
虾写
千术
www.qidian.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虾写

千术

www.qidian.com

第一章彗星

没死？不能吧？自己遗言都写了。欧阳张开眼睛左右看，竟然一片模糊。然后就感觉身体被拽来拉去，还被裹上一层纱布，日，谁拽我小**……

“生了、生了！是位公子！”

……估计是掉到哪个不达地区，手术室和产房竟然混在一起整。不对啊！有人出生，却没有人哭？难道……

“怎么不哭？”一个女声在欧阳耳边响起：“不会是哑……”

“我呸！谁乱说话我割了她舌头。”一个中年男子在不远地方喊道。

“眼睛睁开了。”一个女声更惊。

“让我看看孩子。”一个微弱的声音，根据欧阳分析，这应该是产妇。

男子声音又响起：“抱走，我欧家的孩子和那个扫把星没关系。”

这么毒？这年头还整扫把星？那是彗星，大伯麻烦你有点文化好不好。欧阳深深认为，身为一名警务人员非常有义务制止这样的人身歧视。即使是自己眼睛看不清楚：“哇……”晕，连声带也受伤了。欧阳恍然，自己是从飞机上摔下来的，能活着就算不错，最好别缺零件，能不毁容最好，实在要毁就毁屁股那块，多点摺皮以后还比较耐坐。实在不成，脚跟也不是不能牺牲……喂！我是从飞机掉下来的重伤员，应该是担架上，不带这么抱着走，我是警察，不是布娃娃，不要老掏我**……好困，先睡，醒来一定告你们猥亵病人。欧阳办案，你们一个也逃不了，有证据抓你们，没证据制造证据也要抓你们。还摸，有完没完啊，风吹小**凉嗖嗖……回头再算帐，困死了。

……

一年后的今天，欧阳对着一片田野呆，这一刻他泪流满面，经过自己的推敲和分析，自己十有**是穿越了……不对，穿越是整体穿越，好歹还带着证件饰什么的。自己这情况应该是重生。上帝，重生你也挑个好时代，前年和去年的几场3T号码自己都还记得，怎么就把自己空投到北宋时代，在这鸟不生蛋的年代即使当了皇帝有什么好处？能上网？能泡吧？能喝咖啡？能看电视？能开车还是能打电话？乐趣啊！人生的乐趣啊，都没有了。

更重要是自己十八岁就去警校的最大一个原因就是……成绩太糟糕。虽然不至于是倒数第一名，但是离得也不远，至于大学文凭，还不是因为要考高级督察，利用了一点点伎俩骗出来的，哪有什么科学知识。

用手指算算，水泥是造不出来了，捏个泥人勉强还行。火药也不行……什么？警察就要懂火药？想吃猪肉未必要养猪吧。管理就更不成了，自己那组人被特区警察署评为最不守纪律团队，要不是看自己功绩丰厚，上头早将自己派上街巡逻。

懂枪械，但不懂子弹。懂电脑，但不懂制造。会喝酒，但不会酿酒。会吃饭，但是不会种地……最最悲惨的是自己只知道唐宋元明清这样的朝代顺序，至于详细内容真是不太清楚，毕竟自己是警察，从没想过穿越去抓罪犯。

有什么自己非常拿手，又能在这时代树立光辉的呢？当捕头？不成，身为一个重生人氏，怎么也不能混这么凄凉。

“宝宝上街了！”欧阳还在沉思，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将欧阳抱了起来。

这女的叫王婶，具体职责是奶妈性质。欧阳摇头，由于自己抗拒喝奶，所以其奶妈身份很值得质疑。这女人除了嗓门大，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上街，其实也没意思。这地方叫欧家庄，就百来户人家，五天一个市集，看了一年了，小贩还是那些小贩，赶集的还是那么赶集的。不过话说回来欧家庄可有点来历，当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杯酒释兵权，他的大将石守信有一副将姓欧，就回到了老家。赵匡胤也不小气，笔一挥，欧家庄就算是皇帝特封的庄名，并且免税赋两百年。再加依山靠湖，所以虽然是个的小村庄，不过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不错。

想到这，欧阳看见一个非常年轻的清秀女子在一座桥头位置一直看着人群中的自己。唉……这就是自己那传说中的彗星老娘，说起来真不大，才十九岁，当年是小妾身份嫁给自己的便宜老爸。小妾不会不知道吧？其实就是生育工具，没身份没地位没进宗谱，并且不是电视所说的，正妻死了就可以扶正，不仅如此自己孩子还得管正妻叫娘，称自己为姨。要说自己的娘也倒霉，进门三个月，正妻掉井里，尸体没捞上，有一定的穿越可能性或者是被地下河冲走。再三个月，自己的便宜老爸在一个晚上突然猝死。欧阳按照听到的流言可以判断出，便宜老爸十有**是酒精中毒。然后是一个游方道士判断她就是扫把星……不管怎么说，一切事实都表明，自己老娘是彗星，自己是遗腹子。

看归看，你可千万别过来啊！欧阳向上帝祈祷……上帝到明朝才来中国，现在估计顾不过来这旮的事，还是向玉帝祈祷比较可靠。自己现在的养父，就是自己的亲大伯可不是省油的灯。他有一个儿子两女儿，儿子是县衙的县尉，女儿也嫁的不错，都是书香家族。而大伯自己则是里长，并且兼职欧家庄村长，外加欧家族长。在那个时代，他就是土皇帝，代表着欧家庄的最高权利。小到丢鸡丢鸭，大到结婚生子，都得找他老人家裁决，就这么一

年，欧家庄三个娃子周岁，三娃子的名字都是他取的。对哦……今天自己是周岁，得取个名字，听说还得有个叫狗剩类似的小名。

叫你别过来你还过来啊！欧阳大急，他可不想看见自己老娘被欺负，虽然身为重生人氏，但是就一条看着可怜也足够了，她虽然没被赶出欧家庄，但也只靠给人缝补过日子。过来就过来，不要说话，你儿子的前女朋友都比你大。

第二章周岁

“他婶，赶集呢？”声音很好听。

王婶毫不客气推开她几步：“别过来，老爷吩咐，不能让你见小少爷。”

“他婶，我就看一眼，孩子周岁……”

“我说柳嫂，你真为孩子好，就离他远点。老爷要知道我让你看小少爷，还不得把我赶出家门。”

有什么好看的，长的就象段香肠。这就算了，胸前还带着个狗链……学名叫长命锁，纯金的，自己咬过。可大伯就没想想，一个小鬼带着这东西安全吗？万一遇见歹人解不下来，手起刀落不是害死你侄子。

最后柳氏还是没能将周岁礼物递给欧阳，两眼一抹眼泪哗拉拉。

王婶继续前进，走不多远就和一个说是隔壁村叫他婶的女人交谈。他婶的背上背着个小鬼，见了王婶就解了下来抱在怀里边喂奶边聊天。

欧阳鄙视看了那小鬼一眼，那是个丫头，不仅是丫头而且是自己老婆，传说中的娃娃亲。她爷爷是离休的六品京官，也是隔壁柳家村这么多年第一个六品官员。这小丫头叫秀儿，一点素质也没有，边吃边拉……哼！

他婶很殷勤的要给欧阳买个风车，欧阳眼睛一闭拒绝受贿。

转了一圈回来，王婶她还得兼职煮饭，至于晚上的周岁宴席，是大家一起帮忙打理。欧阳大伯不是什么大世家，一个有点残疾的仆人当管家，一个购买的丫鬟当老两口的保姆，还有就是几个长工。大伯其实人挺不错，这丫鬟等找到好人家，也是按自己女儿身份出嫁，也准备了些嫁妆。丫鬟小翠也是将大伯两口当父母照料。

……

大伯今年其实很年轻，不过四十五岁，但是留在下巴的胡须告诉欧阳，他不仅是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有威严的文人。怎么说呢，反正欧阳是看见自己的20岁正九品县尉堂兄因为无缘由给了堂嫂一巴掌，堂嫂就跑回来找公公告状。大伯立刻托人带话进县城，堂兄立刻屁颠回来领家法，用棍子打屁股十下，而且还特意挑了最强壮的长工下手。

“这孩子奇怪了，出生到现在不哭不笑不闹，一双眼睛明亮明亮的。”说话的是欧阳伯母。

大伯接过来抱在怀里看看，欧阳也看他，许久大伯叹口气：“不管怎么说，终究是我弟弟的唯一血脉，哑巴也有哑巴的活法。”

伯母接过去拿一个苹果摇着逗欧阳：“苹果，宝贝，苹果。”

也叫app1e、法语是pomme、德文是apfe1……欧阳泪奔，身为大宋朝唯一精通四国语言的奇才，你竟然让我跟你念苹果？传出去自己以后在警界还怎么混？睡觉！记得两个月前，伯母为了试验自己是真哑假哑，偷偷在自己小手上掐了一下，自己险些骂句粗话。他可不知道，身处杭州的他能有苹果过周岁，可是花了不少钱。

伯母叹口气：“一逗他就睡觉，这孩子……”

“算了算了。”大伯倒是看得开。

……

当晚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但凡是嫂字级别的女士都去厨房帮忙，厨房不只一个，左右邻居的厨房都是，还有椅、桌、筷等等都是大家凑一起。酒席大约是二十桌除了主桌之外全部在街上，基本本庄人都来了，除欧阳的彗星老娘外。

在吃长寿面之前，是欧阳的表演节目，名曰周晬就是大家熟悉的抓周，将欧阳扔在中间，旁边放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剑、算盘、钱币、帐册、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等东西。

怎么没有枪……欧阳坐在地上感叹，他是知道这节目不表演是不行的，这时候混睡，是会被无良的大人们弄醒。好歹大伯也费心思，多少给他争口气。

好欧阳在地上狠爬一圈，将所有零碎都收集成一堆，然后手拿印章仰天无声大笑：“……”

“……”大伯。

“……”乡亲们。

鸦雀无声，谁也没见过这么诡异的抓周，一干人等目瞪口呆，连一句恭维话都说不出来。身为欧阳未来的岳丈的老爸，就是那六品官倒是很满意的抱起欧阳不停赞道：“有出息，此子必然大有出息。”悄悄泪奔：此子一看就拥有当贪官一等一天赋。

“有出息、有出息！”大家一起附和，至于怎么个有出息大家也不明白。

接着是取名字，这个欧阳心中有数，别人说七说八时候，他在地上用那堆垃圾拼出个太阳图形，什么？你说拼字？那么复杂的隶书怎么是本小鬼拼的出来的。大伙一看，这小鬼有灵气。大伯想想叫欧日不合适，拍板叫欧阳，于是大伯第一次看见欧阳笑了。

周岁就这么过去。

……

三岁左右，欧阳感觉自己声带已经可以清晰的说出话语，就有一句没一句学起来。六岁，开始和村里的同年小鬼上学。而这时候最痛苦的事也就来了，那就是没有娱乐。身为一个能走能跑能玩的人，没有娱乐真是要了欧阳的小命。

每天六个小时私塾，念连他都不大理解的所谓圣人之书。完了以后呢？游泳？王婶打死都不让他去，上山？大家一起吓唬他有狼。在先生和同学眼中，欧阳是一个娇生惯养沉稳的小孩。

不！我不是。欧阳心中吼道：我要k歌、我要兜风、我要吃麻辣火锅、我要上网看虾米的书……打陀螺，没兴趣，丢沙包、跳皮筋、跳格子，一点兴趣都木有啊。欧阳仰天长叹，真不知道历代先行穿越的大家都是怎么过的，这日子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当然，欧阳没想自杀，再说六岁小鬼自杀说出去也要有人信。为情？为钱？或者是因为先生打手板？是得考虑下是不是弄条船下西洋，最少淹死海里人家还找不到尸体……

已经痛苦多年，欧阳反倒是坦然。每天早晨绝对不过六点半就被拖起来，晚上绝对不过七点半就上床睡觉。要说生育不好控制，一到七点半没啥娱乐，只好来点家庭娱乐，除了造人，难道你还指望夫妻一起去看流星？

第三章欧家家法

湖边两小儿垂钓，一个是1o岁的欧阳，一个是欧阳大伯家管家的孩子叫欧平，小欧阳一岁。大伯附近有些地产，用现代话说是个地主，这些地产都是管家打理，按照家长们安排，欧平以后就算是欧阳的伴读。

“小少爷！”长工称呼欧阳为少东家，自己人则都是称呼小少爷。

“和你说过一百次，别叫小少爷，叫名字。”

“不敢，上次我爹听到我喊你名字，回去就是一顿揍。”

“随便你吧！”欧阳感觉实在没劲，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瞎混……当然自己毛也没长齐，但毕竟自己曾经长齐过。

“小少爷，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

“因为我有病。”

“你生病了？”欧平大惊，又要被揍。

“怕什么，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欧阳叹口气：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真不知道自己这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看欧平担心样子安慰道：“骗你的，没生病。”

这时候丫鬟小翠慌张的跑来：“小少爷，老爷让你马上回去。”

“回去？”欧阳看看日头问：“大伯是不是很生气让你来找我？”

“是！”

“是不是刚才有人来找大伯？”

“是啊，先生来过，手上还拿着一册书。”

“哦，你先回去吧，一会就到。”欧阳懒洋洋收鱼竿：“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小少爷别吓我，我胆小。”

“什么麻烦我不知道，不过……只要你听我的，绝对没事。”

……

“跪下！”大伯厅堂一拍桌子。

“是！”欧阳欧平很乖巧跪下。

大伯拿了一册书问：“这本论语最后两页是谁撕的？”

欧平想也不想回答：“是我。”

“少扯了！”欧阳道：“是我，不就是撕几页书嘛。”还以为什么事呢。

大伯阴冷问：“你为什么撕圣贤书？”

“大便！”竹片用不习惯，刮起来疼不说，而且还弄不干净。这书的纸是粗糙了点，但是自己不嫌弃。

“家法侍侯。”大伯喊了一声，旁边的管家和一个长工立刻操起细棍。

“不是吧。”欧阳泪奔，不至于吧？记得上次家法还是因为默写三字经时候作弊的原因。那次想起来都冤，自己本着无私的精神将抄好的三字经送给欧平，没想到这小子不敢接，还吓得哆嗦了一裤子的小便，结果被先生现。虽然先生将欧阳扒光了也没找到证据，但是人家是先生，可以不讲道理，见欧阳背不出来，打了手板不算，还向大伯打小报告。

虽然没有证据，欧阳也宁死不招，但怂恿同学作弊还是挨了家法。事后大伯和先生研究了很久，终于现，这小子的长凳背面刻上了三字经。大伯一边生气一边也是佩服，别说这么小的年纪，就算是普通大人，仅仅靠摸也是不能作弊的。

以前算是调皮，但这次不同，撕毁圣贤书本就是大过，而且还用圣贤去那啥，简直就是大不敬。这也就是小孩，换了官员，可能会被御史弹劾。宋朝尊文卑武，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管家拿来两条长板凳，欧平不用人家说也很乖巧的趴在上面。上次身为举报人一样连坐，今天身为无辜人氏，一体挨打绝对跑不了。

没出息，我这是华山一条路不打不成，你倒是反抗啊！欧阳叹息。

“一！”

“哎呦！”欧阳叫一声，然后急忙瞪欧平。

欧平大悟急忙补叫：“哎呦。”

完了！大伯可是精明人，一听这声音立刻道：“扒了裤子。”

两片牛皮掉了出来。欧阳恨铁不成钢叹气，想自己一代老千之王，怎么屡屡被这死小鬼坏事……

“打20，晚上不许吃饭。”大伯扔了一句话出门，他这是不忍心看。

棍子即将落下，欧阳小手闪电般的拿出两文钱。一边管家看了险些昏迷。欧阳不管，开始喊：“哎呦，轻点。哎呦，痛啊！……”

伯母：“他大伯，你就这么狠？”

“唉……此子性情浮躁，无心向学，一心钻研旁门左道。不好好教训一次，下次必然得便宜卖乖。”

伯母急朝里面喊：“下手轻点，别打坏了孩子。”

“妇人之仁，走走走。”

欧阳朝管家鞠躬：“谢谢管家伯伯，谢谢王二叔叔。钱你们也不好意思收，我就先留着。”

管家和王二苦笑，这都什么事嘛。

欧阳拉起欧平交代：“晚上大伯找我，你就说我因为晚上没饭吃，所以就去村东口姑妈家过夜。”

“姑妈家？”

欧阳小声道：“你爸一会准得出卖我们，我挨打你也跑不了。等明早我先找先生认错，让先生陪我回家，这顿打，就算是逃过去了。下次机灵点……管家伯伯再见，王二叔叔再见。”瞧自己这小嘴甜的。

……

欧阳没去村东，而来了村西。快出村的位置有一茅屋，院子不大，院内门前已经上锁。欧阳看看左右没人，拿出一根竹签捅了两下将锁打开。这古代金属锁欧阳可是研究了好几天，本以为自己无法战胜古人的智慧，却没想自己是过于先入为主。比如这锁叫花旗锁，其实只要按住簧片即可，不用转来转去。有手艺伴身，看来自己想在古代被饿死都难。

不要误会，欧阳毕竟是警察，再穷也不会对百姓盗窃。这里是他彗星娘

的住处。前几天，娘家来人托信，说是自己的外婆病重。但根据欧阳分析表明，这不过是个骗局。猜的没错的话，这娘家是想将自己娘骗去改嫁。

进门，里面很整齐干净，没有什么家具，就厨房有个简单的木柜，米缸已经见底。很简单、很贫穷的房子。房间有个箩，上面还有没缝好的一件裤子，显然走的很急，连东西都没收。一盏油灯，连蜡烛也没有。烧的是松明，烟不小，呛眼睛。

欧阳拿出一百文钱放在床上，反正明天也得被没收，还不如先救济自己的娘。欧阳是小孩当然没钱，但过年时候大伯给一文压岁，然后……有个不好的风俗，过年期间赌博之风甚是风行。欧阳原本对此道也不太了解，但他有个女下属，号称赌场无影手。欧阳虚心学了半个月，直接打败了这名女下属，导致这名女下属后悔连连。从这方面说，欧阳对某些事很有天赋。

既然会赌，过年大伯也不管，欧阳凑热闹的混了初一、初二、初三就凑齐了一百文。凭着少输多赢，没有人知道欧阳已经是个小财主。

第四章太虚子

有人来了，欧阳忙闪到角落黑暗之处，日已落，屋子内一片黑暗。在只有一盏油灯的情况下，欧阳有信心轻松离开。

来人似乎没注意到门锁打开，进了屋子把手中包裹放下，也不点灯先长长叹口气在黑暗中呆。过了几分钟，终于油灯被点亮，欧阳也看见了来人就是自己的娘。二十五六的年纪，已经有些苍老。操起针线开始忙活几天前未完成的工作。

因果都是自己啊！该解决就得解决……

欧阳站到油灯下轻轻问："没谈成？"

"啊？"柳氏吓一跳，再看原来是自己儿子，忙站起来一把就要抱过来。

"别、别！"欧阳汗啊，不来这样的。见柳氏有点傻就道："听我说……我知道因为我的出生给你带来了一生的痛苦。怎么说呢，我先帮你摘掉扫把星的名头，趁还年轻找个合适的人家嫁了，要不我真会愧疚一辈子。"

"……"

交流起来真难，欧阳拍额头继续道："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今天我们谈话和见面不要对别人说起，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能说。第二，三天后当有人请你去赶集的时候，不要拒绝，带上这个钱袋，里面有一百文钱。第三，不要说多余的话，控制好自己情绪……就是看见我被狼叼走了，也要当没看见。其他的我来安排就可以了。"欧阳有点担心问："听明白了吗？"

柳氏抹眼泪："你有这心，娘已经很开心……"

欧阳崩溃，他知道自己人小，说什么别人都不当回事。也不解释交代："记得我和你说的三点。千万记得。我走了。"

柳氏虽然很期盼和儿子相见，但是没有挽留。如别人看那样，她自己都已经将自己当成了灾星。更何况是对自己的儿子，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免得祸害了自己孩子。

欧阳也是无奈，要是真等到自己成年，自己老娘早就人老珠黄。这女人就象是电器。即使是现代二婚全新也折价的厉害。欧阳盘算过，自己娘最麻烦有两点，第一就是那彗星名头，第二就是当过小妾。小妾地位之低比大家想象还要低上很多。要扭转这样的局面，只能是下狠药。当然目前最要紧的是摆平先生，让他帮忙求情。否则那20棍子下来，不在床上趴十天半个月才

怪。该死的欧平，本督察一世英名差点毁在你手上。

先生很好摆平，欧阳用点点眼泪，先生就以人孰能无过，又是一小童，于是一笑而没。虽然大伯仍旧想揍欧阳，但是先生面子他不能不给。那时候老师的地位可比现在的高，要么怎么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于是这2o棍子就记在帐上。

……

欧家庄的赶集是十天一次，其实也就是方圆几十里内的十个大点村庄轮流过集。即使是南方天，初春不久亦是寒冷，但欧阳刚五更就已经起床。五更相当于现在凌晨3点到5点，对曾经的都市夜归人来说，刚到达娱乐的**。

欧家庄傍湖靠山，一到赶集时间，各路小贩或水路或陆路凌晨赶路而来。大家都知道欧家庄有太祖免赋税的圣旨，安康和详，在这一带可以说的上最为富庶村子。

来的当然不仅只是小贩，还有舞弄杂耍、售卖蔬菜菜仔，还有……道士。

此道士名曰太虚子，传说本在深山修炼，有一日打坐被点化后，开始游历凡尘。白白须童颜，没有人知道他多大年纪。但听村中老人，此仙人自五十年前就是如此模样。老人会称呼仙人，说明此人在附近一带百姓之中的声望颇高。事实也是如此，也不知道经过如何，但能将他请来看宅算命测风水，那可是非常有面子之事。

太虚子当然不是赶集来了，他今天是应欧家庄村长邀请，前来看墓地风水。一下渡头，就被人接上。

太虚子看着面前接自己人半响后问：“你家大人呢？”

此人正是欧阳，他很有礼貌给太虚子行礼后道：“大伯说必须自己人来接道长，才显得尊重。”渡头距离村子约五里之地，欧阳接到太虚子的时候，天已微亮。

“恩恩！”太虚子抚须点头：“你可就是欧家族长侄子欧阳？小小年纪，聪明伶俐，将来必然大有出息。”

“道长辛苦，大伯命我备些糕点给道长食用。”

……

行了两里地，太虚子突然眉头一紧道：“贫道内急，小居士暂且等我。”

欧阳一听忙掏出张粗纸：“道长请用。”

有钱人啊！太虚子接过纸不忘说一声：“族长真是细心的紧。”

这时候当然不找毛厕，直接跑到芦苇丛中解决就是。太虚子自认为也是有身份的人，强忍着多跑了几步，以免路上行人现。

爽！太虚子用完纸拉裤子。没想后面一个声音飘来：“真没想到，不食五谷杂粮的仙长也要出恭。”

“你？”太虚一惊转头看见欧阳似笑非笑看着他。

“我劝你别系裤子，一会还得拉。”欧阳见太虚子愕然表情解释道：“是我借大伯的名义托人带书信给你，请你来的。”

“小儿胡闹。”太虚子很生气。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怎么能说胡闹？”欧阳拿出一个小手弩对准太虚子：“自制小手弩，有效杀伤距离五十米，但粗制滥造，估计用一次就得散架。不知道是你这仙人威猛，还是我这破小孩的玩具厉害。”

“呵呵，小儿玩笑……”

“双手抱头，趴在地上。”欧阳喝道：“立刻，马上。”

太虚子是走南闯北的人，立刻看出欧阳一点都不玩笑，但他还是不相信一个小孩……

‘嗖！’一声，弩箭擦着太虚子的脸飞了出去。欧阳没说谎，确实是粗制滥造货色，一箭射出，因为拉力原因，立刻散架。但太虚子还没来得及高兴，欧阳从地上拿起一口已经上弦的弩道：“双手抱头，趴在地上，不要让我重复第三遍，否则这支弩箭将从你左眼进去。”

第五章论英雄

“……”太虚子立刻照做，心中不忘感叹，甘罗十四岁拜相有什么神奇，这十岁小娃能将自己从外地骗来干掉才是本事。看这手段，心黑手辣的劲，估计是陈年的老贼。不过他也精明，知道欧阳没杀他，自己就一定死不了。

“胡子假的，头假的，连罗盘的指针都断了。”欧阳翻包裹叹道：“不知道是老百姓太愚昧，还是你太狡猾，连吃饭家伙都不保养，就想着骗钱。”

“……”

“呵！你还带者相书，临时抱佛脚啊？”欧阳越翻越是苦笑，这丫的不专业到极点，连符纸都是按叠算。就这样的人，也过着富翁的日子？看现代人家和尚多专业，又是开佛学院又是联合会，已经是国际化的管理，还准备上市……

“小哥见笑，混口饭吃。”太虚子一脸的献媚。

“不见笑，如果你不是诬陷我娘的人，我倒还可以教你几招，保证半年一载，大家当你活神仙看。”

太虚子一脸冤枉道：“小哥，说你娘是扫把星的可是你大伯和欧家庄的乡亲们，谁让你娘一出生，爹爹就死了。你看，那么多人背后议论……我这不就是顺乎民意嘛。”

“是怎么回事我比你清楚。”欧阳道：“你现在有两条路选择，第一条为我娘平冤，我让你赚一百文，外带让你做活神仙。第二条路，我扔你在路上，让你毒身亡。”

“毒？”太虚子脸绿绿问：“什么毒？”

“难道你没感觉屁眼那火辣辣又冰凉凉的吗？”

太虚子泪流满面：“我这不是以为是腹泻后正常现象吗？”

“此毒乃是本朝武林一代宗师，身居西域白驼山欧阳峰花费七七四十九天所配置，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形的无名之毒。”欧阳问：“欧阳峰知道是谁吗？”

太虚子一脸茫然：“不知道。”

“我远方二叔。”这点欧阳没说谎，自己的远房二叔真叫欧阳峰：“想好了吗？”

还有选择吗？虽然太虚子不相信四无之毒，但是什么成活神仙的真有点心动。看这小子翻包的熟练劲，还有对各种吃饭家伙的熟悉程度，恐怕其言有几分可信。又闹肚子了……

“拉吧拉吧！”欧阳收弩。

“你不怕我翻脸吗？”太虚子边使劲还不忘自己有好奇心。

“我中午还没回家的话，就有一小鬼告诉我大伯，我被一个叫太虚子的道士拐卖了。”

“……”太虚子擦把汗。

“我伯父是族长。”

“……”

“我堂兄是县尉。”相当公安局长。

“……”太虚子苦笑，这哪是人，这是陈年的妖精：“小哥有所吩咐，我照办就是。”

“有个问题先问你。”欧阳略带好奇问：“看你的皮肤年纪应该在三十左右，可是为什么老人说五十年前就看到你游方？”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太虚子惭愧道：“那是家父。”

“哦，原来是子继父业。”欧阳恍然，只要嗓子动点手脚，加上假假须外加一顶道士帽，很容易就遮挡了大部分面容。再加此人又不是在一地逗留，大家感觉不到什么大变化也属正常。

太虚子道：“现在我有个问题，你就不怕我对你大伯或者别人说你干的事？”

“那也要有人信。”欧阳呵呵一笑：“你真说，我保证有手段让别人当你是白痴。”

……

“要说骗术，当属陈胜吴广。”欧阳道：“利用鱼腹藏字，一呼百应。”

“不不，老弟。要说骗术当属刘邦，从其私放囚犯，斩白蛇，还利用老婆

婆说是赤帝之子杀了他儿子白蛇，结果是越传越广，即使到了现在仍旧有不少人深信不疑。”太虚子继续拉肚子：“一骗得天下。”

“有道理，投资小，成本低，收益高。比吕不韦可强多了。”

“要说吕不韦也算是骗界高手，其实他的手段漏洞颇多，而且知此事之人甚多，如若不是还有三分运气，恐怕也成不了大气。”太虚子道：“要说骗界先祖，当属张仪。其连横之术，当属天下第一，乃是真本事，真英雄。”

一老一小在芦苇丛中煮屎论英雄，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欧阳对太虚子说的民间秘药等等很是大开眼界。而太虚子对欧阳的逻辑整理也深深敬佩。

“骗，分被动和主动。当人们有不解之事疑问之时，这时候出现以神鬼解释，为被动。制造人们不解之事，人们寻求答案之时，制造人以神鬼解释，是为主动。主动者易被看穿，被动者则机会难求。惟有主动与被动结合才是最完美之骗术。”欧阳指指自己道：“我会帮你制造一个神仙名头，但是你答应我以后不得再害人。”

“骗岂有不害人之道理？”

欧阳拿手弩道：“武器坏人拿了是凶器，好人拿了是正器。比如你将扫把星名头算在一个恶霸头上，就是好事。比如你看见一对孤儿寡母，你就可以说，此子乃是xx星下凡，将来必然大放异彩。也许就因为你这话，人家才能活下来，并且还真成了事。即使事后不是，你也可以说，可惜人间浊气怎么怎么着，可惜，可惜啊。”

“偶尔还要牺利为名，一次不赚钱，代表着第二次赚更多的钱。等名一够，你可以从游方道士升级为某某真人，某某神君托付给你某某权利。此乃骗术之大道。”

太虚子赞道：“有理有理，可惜身边无好酒，否则听老弟一席话，当浮一大白。”

“见笑见笑。”欧阳起身道：“接下来就有劳老哥。”

“一切当听老弟安排，临别老哥有一疑问，不知老弟师从何人？”

欧阳回答：“我师父一江湖隐士，命我不得透露其身份半分。抱歉！”

“你我何需客气。老弟慢走。”

“老哥慢拉，还两次就应该可以通畅。”

第六章宝剑初吟

响午时分，柳氏还没准备造饭，有个带斗笠的小鬼就鬼祟的摸到家附近：“柳嫂，我是欧平，小少爷让你现在带上钱袋去赶集，要从西不慢不快走到东。”

“什么？”

“我还要抄小路回去，先走了。”

柳氏有点云中雾里，但既然是孩子留的钱，孩子又要自己照做，自己照做就是。大家可别被某些演义所欺骗，妇女在家地位很低，所以有着夫死从子的说法。柳氏放下手中针线，将钱袋放在怀里，朝市集走去。

道士？柳氏远远看见那曾经批自己是扫把星的道士，忙低了头，有点慌张在市集中走着，她很想逃回家去，但是又惦记着自己儿子说的话，动作很是不自然。才走了几步，就撞到一个捧了豆腐的妇女身上，结果豆腐直接摔烂。

“怎么走路的？”这大嫂倒是有涵养，没象泼妇那般开骂，但是打量了下柳氏之后就生气了：“呸，真倒了霉，赶集撞上扫把星。”

“扫把星？”道士赶到似乎感觉耳熟看了一眼：“咦？你不就是当年我批命的扫把星吗？”

“仙长记性真好。”旁边人打趣。

“不对！不对！”道士也就是太虚子道：“且拿你手让贫道看看。”

旁边人问：“有什么不对？”

“当初我见他，有黑煞临顶三尺，但如今却是金光凌顶。”太虚子道：“小娘子可否将手给贫道一观？”

被打了豆腐大嫂一边道：“他嫂，给仙长看看。”

……

王婶有点奇怪，一向不爱赶集的欧阳突然要去赶集，不过今天大伯和他伯母都去亲戚家做客，家里没人，吃得也简单。于是王婶也没想什么，牵了欧阳的手就赶集来了。走了一段，却看见前面围聚了不少人。看热闹乃是人之天性，王婶立刻用强壮的身躯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少爷挤开一条路。

朝里一看，呵！原来是太虚子正在给扫把星看手象。这热闹她不爱凑，自己还带着扫把星的孩子。怎么说王婶也不太愿意让欧阳难堪。

“我明白了，此乃子荣之相。你子乃是文曲星座下大弟子……”

欧阳怒：老杂毛，按台词念，乱加词老子让你一会游江回家。

太虚子眼角一撇，知道某人有点恼火，忙道：“却也不象，贫道道行还是太浅，有些还是看不透。”

王婶就问：“仙长，你到底看见什么？”她是认识太虚子，其实围观的认识太虚子还不在少数。

“不可说，不可说。”太虚子摇头后道：“贫道错矣，娘子你不仅非扫把星，更有一副旺夫相。娶得你之人，有病则无病，无福为有福，贫道暂且只能说这么多，告辞、告辞。”

“仙长是不是看错了，她一进门，欧家连死两个人。”王婶一边道。

“欧家先祖大功朝廷，但也杀人无数。如若不是她旺夫，恐怕欧家旁系再无血脉，此等还不是旺夫之相？”

王婶不太相信捂嘴一笑：“是不是真的？”

太虚子凝视她一会后道：“不好，你回家，家里有大事即将生。”

“啊？”王婶忙问：“什么大事？”

“印堂黑是为祸事，而你印堂略阴，有事当你是家人，但又不是你亲人。”太虚子掐手指后道：“阴像为水，事由水生……危在旦夕，回去。”

“胡说。”王婶不高兴：“老爷和夫人都去亲戚家，管家去外地，长工们今天放假，难道是猫掉到水里了？”

欧阳在一边道：“不是啊，王婶，欧平好象一早就不知道去哪了。”

“欧平？”王婶一道冷汗流了下来，好象早上起来到现在就看见人了，难道……

旁观人忙道：“王婶，快回去看看。”

又有人道：“大家一起去，一起去。”

……

“欧平？”王婶在院子里大喊，没人回答，立刻急了一身汗出来。她可是看着欧平长大的，早当自己半子。

某旁观者忙道：“大家帮忙找找。”

“有水的地方，会不会是……欧阳大娘当时投井那口？”一个貌似很聪明的乡亲疑问。

“在后院。”王婶一马当先。

“小少爷，救我。爹爹，救我。”众人刚到后院，一个微弱的声音从井下传上来。

“在这里，真在这里。”王婶眼泪都出来了。大家朝井口一看，十米深的井里，欧平手抓木桶，脚拼命蹬着，如同随时可以沉没的小船

“王婶，王婶。救我，有东西拉我脚。”

“你抓好桶，我们把你拉上来。”一个小伙朝井里喊了一声，手抓还是井边绳子用力朝上拽：“好沉！大家帮把手。”

……

很快，欧平就被拉了上来，然后边哭边说自己的悲惨经历。原来他早上睡的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他名字，不知不觉顺着声音就来到了井边，然后……接下来的事情都不知道了。感觉做梦一样，直到脚被割破疼才醒了过来，拼命的抓了井里的吊桶，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时辰之前的事。

于是就有年长乡亲的分析，这口井死过欧阳他大娘，估计是来抓替死鬼。王婶这人实在，不说别的，抱了欧平跑到还没走远的太虚子面前磕头。太虚子也很实在，先前将欧阳娘给他的一百文钱免了，这边还摇手道，你应该谢谢欧阳他娘。于是，王婶感谢之余坚定了信念，将彗星改成了福神。

一干乡亲也是纷纷称奇，奇一，就是道士竟然不收钱，太虚子给他们回答是，因为冤枉了欧阳娘，心中愧疚，如今救一命还一债，自然是应当。如若收钱，大坏修为。奇二，为什么白天有脏东西。太虚子回答：水本阴，井水更阴，白日鬼怪也只能迷惑小儿。这不是妄说，早有井水通黄泉之说。

第七章冠礼

欧阳一边对欧平道：“干的好。”

欧平第一次受到小少爷夸奖，开心的小声道：“五年的水性不是白练的，不过就是太冷了点。”

“我不是让你听到动静再从桶里出来吗？”

“哈欠……小少爷交代我的事，我没一件办好，这次我当然要努力了。”

“你这事就办的很好，记得，到死也不能透露这件事。一会我大伯要问你，你就说你不知道，迷糊迷糊的。”欧阳郑重交代：“你去我娘家可能会有人看见，但是即使有人逗你，你也得死咬着。”

欧平略有点担心：“我就怕你娘露馅。”柳氏看起来实在太慌张了点，她很想说先前刚见过欧平，但是她又知道不能说。她一个妇道人家，实在不懂怎么办，只能将求救的目光频频看向欧阳。

要坏事！欧阳大汗，这没有一个熟练的配合团队确实操作难度太高。太虚子算是专业人氏，知道该怎么做。欧平什么都听自己的，根本不管为什么。惟独是自己这娘……

幸亏太虚子也现不对，走到欧阳娘面前辑行礼：“女居士，贫道这边有礼，看你身子虚弱，我传你八字真言，早晚默诵三遍，当可调理身心，也算贫道一点歉意，你且附耳过来……听好：不急不燥，谢谢我后回家，别回头，否则你儿子就被你害死了。”

柳氏听完忙道：“谢道长。”

太虚子挥手：“快些回去吧。”

目送自己娘离开，欧阳出了口长气。感激看了太虚子一眼，太虚子朝他挑动下眉毛示意自己明白。

随着太虚子潇洒的告辞，这场小骗局终于落幕。这件事也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来。此事到了隔壁村版本是：太虚子手结法印喝到：妖孽哪里走。一个掌心雷将水鬼打回黄泉。再隔壁一村版本是：太虚子仙人手指一掐，仙气冲进井中，不仅将水鬼剿灭，并且将三个小孩安全送出井。再再隔壁村版本：太虚仙人大显神威，单身入黄泉，剑斩妖孽，救得三十名童男童女。再再再……

不管怎么传，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第一，太虚子先知先觉，这点有无数人证。第二，柳氏不仅不是扫把星，而且还是福星，就因为有她在场，小孩才没遇害。第三，太虚子不为钱，不为利……

没几天，欧阳舅舅就派来了轿子，将欧阳娘接走。据说是县里一名郎中早年丧偶，年纪不大，三十出头，无子无女，脾气颇好，想着续弦。于是媒人就找到了柳氏娘家。柳氏不想离开欧家庄，但是欧阳又和其偷偷见了一面，除了叮嘱一些不能说的事外，还真诚让她再嫁，并且说，再嫁也是我娘。最后柳氏还是回了。

欧阳十一岁的时候，柳氏生下了一女。

……

十二岁的欧阳最近很烦，娘找了个好人家，再看自己再有三年就可以行冠礼熬出头了，但却多了一件烦心的事。烦心的事就是隔壁村的柳秀儿，从小就给定的娃娃亲老婆。

以前就算了，最近十天一集，柳秀儿每天都要到大伯家蹭午饭。这吃饭就吃饭，但柳秀儿老用眼角看欧阳，貌似也知道这个不爱说话的人就是自己将来的丈夫。

欧阳对老人提议，和秀儿妹妹什么一起去玩，一起去赶集，或者是去柳家庄串门一律免疫。借口很简单：累了、困了、做功课、帮先生干杂活。

欧平一旁看了就奇怪，终于有一天两人游完泳，欧平忍不住问：“小少爷，秀儿姑娘挺好的。先生也说了，父母之命大于天。老爷虽不是你亲父，但待你恩重如山，为何你总是避着这么亲事。”

“唉……”欧阳看夕阳喃喃道：“海阔任鱼跃，天空任鸟飞。欧平，我现在才知道一诗的意思。”

“什么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人不是都被逼的，否则不至于两者皆可抛。”欧阳道：“欧平，我想进城参加岁考，若得生员名份，一旦冠礼毕，也可借口州试逃遁。”

欧平道：“我前几日听老爷说了，小少爷你一完冠礼，就得先成婚。”

“不是吧？”欧阳惊道：“这么急？”

“听说是因为秀儿的奶奶一直卧床不起，怕看不见孙女嫁出去，他们家长

这才找老爷商量。”欧平问：“小少爷是不是不喜欢秀儿？”

“你少爷我乃是有品位的人，对**的兴趣不大。”欧阳见欧平不明白笑着解释：“也就是说她不是我那杯茶。”

“……”欧平迷茫摇头。

“这么说吧，一个男人有很多事可以做，有很多可玩的乐子。而结婚生子就是断送这一切乐子的根源。”欧阳在夕阳下道：“闺房之乐，不过是人生乐趣一种，和你解释也不明白，以后你就会懂了。”

岁考很轻松被欧阳拿下，一来是他的学问确实凑合，最少在蒙小孩的考试中还算相当凑合。二来，主考的官员都是县级干部，不能不考虑下欧家的影响，还有县尉的面子，既然还算凑合，不让过反倒是说不过去。

……

唐朝印度佛教盛行，而到了宋朝，一些士大夫痛感佛教文化是对大众的强烈冲击，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十五岁—二十岁男子若无期以上丧期，就可行冠礼。

行了冠礼就是成*人，一可结婚生子，二可正式参加各种祭祀活动，三可帮族中事务，四可分得一些田地。

冠礼由欧阳的先生执掌，其实就是加帽子，换衣服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先生比较罗嗦：“我知你有鸿鹄之志，看不得论语三字经，中庸大学皆不入你眼。先生无他教导，切记你尚年幼，锋芒太露遭人嫉恨。君子之礼可行庙堂，但行不得世间诸事。我赐你字：宏学。自己多多思量。”

“谢先生。”欧阳欧宏学跪拜。

第八章潜龙出渊

苦熬十五年，终于是要毕业。但毕业之前还有一个工作要做，那就是填报志愿。

冠礼当晚，大伯和欧阳小斟谈理想刚开了话题，其就被欧阳雷道，大伯惊讶问：“你要考举？”按照先生的话来说，这小子连论语都说不上几句，每次考试靠作弊，就这样还想考举？

欧阳谦虚道：“有道是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第一个先提条件是你得到达基本的要求。不过这话大伯没说出来，左右想想后道：“你既然有志考举，我当然不能不答应。不过，你得先完婚。”

“这……”欧阳汗，他真有普及婚姻法的打算，不过，那似乎造福是自己孙子辈，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大伯坚决道：“这个事情不用多说，算我逼你也好，只要你不成婚，我就不会给你身份文碟。”

身份文碟相当于身份证，这普通老百姓一般没有，但是要参加乡试就必须有。要弄这文碟还有点麻烦，考举的得去县里找国子监，行商的得本村人保荐到县衙办理。这也就是宋朝，换了唐朝，参加科举都需要当官的保荐才能参加。如果当了宋朝公务员，就会有鱼符。上面记载你叫什么，几品官，在哪任职。

“可是，侄子万一考举顺利，这一走就是三年。这不是让秀儿妹妹守活寡？”

“他家秀儿也是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妇人之德还是有的。我看那秀儿内中慧贤，乃是难得的贤妻。”大伯道：“下月初八就是黄道吉日，你如果没有疑义，我就张罗人准备，另外再给你置良地数亩，也好有个生计。”

欧阳是知道，只要自己一完婚，大伯就算是松了一口气，上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下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弟弟。欧阳只能道：“侄儿听大伯安排。”

……

欧平在欧阳耳边道：“大伯托人去县里找你堂哥，好象是给你去办身份文碟去了。”

“你怎么知道？”

“客厅里说的，我人小，别人说什么话都不当我存在。”

欧阳赞道：“干得好。”

“谢谢少爷夸奖。”欧平再道：“少爷，你答应的，逃婚后带上我去见世面。”

“没问题。”欧平打小就没出过欧家村，欧阳上次去县里参加岁考，足让他羡慕好几天，整天拉了欧阳问长问短。虽然他不知道欧阳为什么要逃婚，但是必须坚持少爷为领导，少爷说要逃，那就必须逃，狠狠的逃。

“这几天你在渡口那转一转，文碟一到，我们半路拦截，立刻就走。”

“啊？少爷不打包行李？”

“笨！这么熟一个村子，谁见了我们提大包小包的，都知道我们想干什么。大伯一声令下，别说没上船，就算是上了船，都能被截回来。”

“可是我们没有钱啊。”

欧阳嘿嘿一笑：“钱不是问题。我们最需要担心就是怎么逃出去。只要到了县城，上了官道，我保证你衣食无忧。”

……

张大叔是村里唯一的铁匠，他刚出渡口就被欧平盯上。欧平亲热招呼：“张大叔。”

“欧平啊！”张大叔从怀里拿出一册子道：“这是你家小少爷的身份文碟，他堂哥托我带回来的，你在刚好，帮我带回去，别弄丢了。”

“谢谢张大叔。”欧平心中嘀咕，这小少爷也太多心了，给自己设计了三个搭讪手段，三个拿文碟的手段一个都没用上。

欧平小路溜回村中，找到了帮先生家劈柴的欧阳，远远做个手势。欧阳会意边将地上木柴堆积起来边对先生道：“先生，以后有粗活就让学生们来做，您是先生，要顾及自己身体。您要病了，欧家庄可就多了白丁。我先走了。”

先生一边叹口气道：“你可是要逃婚？”

“……”欧阳汗，大汗，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先生的眼睛什么时候也变得那么贼？

“去吧去吧，事后我会对村长说明。”先生再叹气：“先生我当年也是逃婚离家，三十年未返家，你切不可学我，多回来探望。”

“是，先生。”欧阳叹，在现代，欧阳觉着所有老师都和自己过不去。回了古代却感觉和先生这么投缘。素质啊！教师队伍素质有待提高啊！从这点也看出来，千万别将古人当傻瓜，如先生这样不问世事的人就能看穿自己的小九九，将来行事必须小心才是。

“等等！”先生进屋拿了一个钱袋出来道：“这里有一贯钱，你且先拿上权当路上的盘缠。”

欧阳忙拒绝：“先生，这怎么行。”

先生抚下巴胡须笑道：“这是借，再说你还怕村长不替你还上？”

“谢先生。”欧阳鞠躬。

……

一贯钱可不是小数目，一石也就是一百多斤米也就五百文。先生一下给了两百多斤米，当然非常够意思。这边说点闲话，根据研究折合现代物价，一两金大约是三千RmB，一两银大约是三百。而一两银略多于一贯钱，不过宋朝的货币为历史最为混乱的时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

虽然一贯钱实则不多，但对十几年口袋空空的欧阳来说，不亚于一大笔财富。欧阳这才深刻体会什么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之前他一直就纳闷，走一千里送鹅毛，不如托人送几双鞋，大家都比较有赚头。

欧阳竖立船头，散迎风，一头乌黑亮丽的长随风飘舞。真是不是长头不知道长头的苦。宋朝又没洗水，用的是皂角和猪苓。达官贵人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已经是卫生的表现。欧阳倒有心将自己理个光头，不过自己现在是去考举，所谓身体什么的授之于父母，故意理光头是会有大麻烦的。

“欧平，我们先说点规矩。”

“什么规矩？少爷。”

“第一：每天刷牙两次。第二，夏天每天洗澡，冬天两天最少洗一次。”

“知道小少爷自小就爱干净。我晓得拉。”欧平问：“少爷，我们现在先去

哪？”

“新城县。”欧阳捋袖子：“去赚点盘缠钱。”

“怎么赚？”

“赌！”

第九章赌

宋朝赌博丰富多彩，有球类、棋类、骰类、斗禽、关扑等等，而且参与人员，上到士大夫皇帝，下到寻常百姓，以至地痞无赖三教九流，可谓是无所不包。大家知道的欧阳修、李清照都是好在其中。

球类欧阳不陌生，他破过多个外围集团，不过这些外围无法操纵比赛。欧阳只是纯抓赌性质。在欧阳看来，无法操纵比赛的赌博技术含量不高，这赌他十有四输。

棋类欧阳就陌生得紧，象棋也只会基本规则。完全从两人名声来下赌，他自认输面有六成。

斗禽现代已经很少见，欧阳知之不多，输面也不小。

关扑只有元旦、寒食节和冬至可以举行。宋朝初对赌博管理甚严格，基本就是斩字。到后来皇帝对赌博事业热爱有加，律法就成了空文。特别是在欧阳所在的北宋末年，民间官场、文人举字皆赌成风。到了元朝更不得了，皇帝决定官员升迁就是大殿上扔骰子。

骰类也有赌大小，但上层人物流行玩法就是走棋盘，类似现在飞行棋。有钱有身份用美女做棋子，相当的淫烂。

只有最后一类欧阳感觉最有把握，那就是钱币赌。第一种拿一堆钱摇，买一、二、三、四。开了后四个为一组分，分到最后剩下几个算是几，这赌法叫意钱。还一种叫掷钱，就是现在小孩也会玩的正反面。

新城县虽然是个小县，但也有两个赌坊。不过比起都城汴京百余赌坊规模那是小巫见大巫。

欧平紧张道：“小少爷，先生说赌乃万恶之源。”

“今年大年初一先生还和我挤一桌呢。”欧阳交代：“你在外面等着，如果一个时辰后我没出来，就去找大少爷来救我。”

“可是……”

“听我的，没有错。”欧阳看看赌坊招牌：四海赌坊。心中一笑，不知道是我这现代人擅赌，还是古代人更神奇。欧阳不好赌，因为他几乎没见过靠赌博财的人，他也没见过哪个赌场老千最后会有好下场。

……

肥羊！欧阳撩开帘子进入赌坊，在场几十人同时念出一个名词。看其岁数不大，面如玉、衣裳光洁，一头黑盘的清清楚楚，显然是哪家的少爷好奇心重来此地找乐子。

一个伙计立刻上前：“公子要玩点什么？”

“什么比较简单？”

果然是个雏！伙计大喜招呼：“公子不如玩玩意钱。你且看看。”一庄家会意，在一个瓮中抓一把铜钱入碗，两碗相合开始摇。碗放好，闲家各自在一、二、三、四下注。庄家开，把钱轻倒桌子上，然后用筷子将铜钱每四个拨开，最后剩余一个二。接着就是赔二三倍，赔双一倍，押单或者是一、三、四的筹码吃掉。

好拙劣的手法，欧阳一眼就看出庄家出千。其卷起的袖子内藏有一枚铜板，胳膊朝回稍微朝上一弯再朝下，铜板就在胳膊的掩护下落进碗中混在铜钱堆里。这个手法铜钱只能藏一枚，多了会有声响。也就是庄家愿意赔小吃大，至于庄家如何知道抓的铜钱数量，也许问题在瓮中，也许庄家能依靠重量判断，这个欧阳一时还没办法看出来。

你不出千就算，你要是出千，本少爷包赢。欧阳傻笑一下道：“这个好玩。”

“公子请坐，小的给你倒水。”

欧阳坐下，抓抓头从钱袋抓出一把钱，然后数数，拿出两百文，其余放回去。庄家开始摇钱，完毕将碗放在桌子上招呼：“买多赔多，买少赔少，下注喽。”

一位：五十文。二位：三百文。三位：三百文，四位：三十文。欧阳轻吸口冷气，这回是开一还是四？是单还是双？再轻看眼赌客，丫的，原来三号位是托！大哥，拜托你专业点，看你穿着那么寒碜，但这三百文下去，似乎一点看结果的**也没有。

现在就在一、三、四号位出。欧阳轻摇头，赌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特别是自己只会现代赌具。现在才明白一个老千的话，为什么越简单的赌局就越无法出千。两单一双，少爷我也不是没胆魄。欧阳拿出两百文放在了单上，如果店家精明，第一把就应该让自己这只肥羊小胜。

“开！”庄家摆弄完吆喝：“一，赔单吃双，赔一，吃二、三、四。”

不行，这险太大还不好控制。欧阳站起来：“吵死了，有没清净点的地

方。”

一边的伙计立刻殷勤道：“不如公子试试大小。”

“哦？”

伙计引领欧阳里面走到一雅间，很清净。一张桌子四个人，一个庄家，一个丰韵少*妇、一个脚踩板凳半坐的**，还一个看相貌是行商客中年人。

伙计介绍：“三骰，豹子最大，赔双倍。如出四四一，就为一点。出四四六，就为六点。如三把无对，为无点。”

“好，这个有意思。”

“公子慢慢玩。”

少*妇玩弄着骰子道：“公子，我们可是少了一贯不玩的。”

“我有，我有好多一贯！”欧阳拿出八百文，再将刚赢的两百文穿上。

“老九，那就开始吧！”少*妇把骰子扔在碗里。

“三娘说开始，那当然开始。”庄家老九道：“大家下注。”

……

事实证明，骰子可以由人来控制大小。第一种最低劣最无耻最容易被人殴打，就是将需要点数按在手心，然后借助指力弹出去，骰子落碗，不弹不跳。第二种利用碗底沿边比较粗糙，控制骰子翻滚次数。欧阳只会一种，也是最难学的一种，名为撞骰。就是骰子不先撞底，而是碰到碗边再弹回另外一边，最后才落碗。看上去似乎很热闹，骰子都快跳出来。但其实最多跳三次。而这三次全是用面弹跳，所以可以控制点数。

第十章麻烦

欧阳双手搓骰子，然后似乎很笨拙的扔出去。骰停，欧阳险些昏迷。三娘当先惊讶轻呼一声：“三个六！”

不是啊大姐，我是想四四六，没想你们县碗和欧家碗的质地不太一样，三颗竟然有两颗弹飞。欧阳迷茫问：“这是六点吗？”

**吐一口口水：“哼！这是豹子，庄家赔双。”

老九有点疑惑看了欧阳一眼，应该是运气吧。口音是本地的，但从没见过此人。老九边赔钱边随意问：“公子好手气，不知公子是哪里人？”

“欧家庄！”

“难怪这么光鲜。”三娘道：“欧家庄可是个好地方，鱼米丰足，不上税不纳赋。”

“外面不是这样吗？”欧阳又出现迷茫眼神。

老九打断：“说那么多干嘛，继续。”随手一扔，三三五，五点，不小的点数。

被人怀疑了，得输这把。赢起来麻烦，输就简单多了，欧阳抓起骰子随便扔了出去，顺便还试试这碗的质地。

“三个四！豹子。”其余几人一起看欧阳。

见此结果，欧阳险些吐口血，财神哥哥你来的是不是太不是时候了，我是一个只想靠双手赚钱的有为青年。您老哪凉快去哪呆着。通常意义上说，财神和衰神是对立的，但是天堂和地狱也只有一线之隔，也就是说财神来的同时，衰神也在你的附近——右手被砍掉的某老千语。他这一生唯一欣慰的是，警察没办法给他上手铐。

“四点啊？”欧阳问：“我是不是输了？”又见迷茫。

“……是啊。”庄家憋出一句话

三娘一边道：“老九，开赌场有赌场的规矩。难道你想砸了这四海赌坊的招牌？”

“三娘见教的是。”老九忙陪笑。

……

第三把，也不知道老九是不是被三娘教训，或者被欧阳雷到，竟然扔出一点。欧阳非常非常无奈的用三点再赚一贯。心中捏把汗，麻烦大了。原本打算是在最后时间大杀四方，别人要找麻烦时候，救兵到达。没想到手气太顺，才两把就引起了怀疑。

要出千！欧阳轻扫老九一眼就知道。一个赌场老千说过，当一个水平不高的人准备出千时候，他的注意力会从赌具转移到人的身上。研究表明一场热火的赌博，赌徒有八成以上的注意力在赌具，而看赌客眼睛的次数一小时内不过五次。如果是庄家，对赌具的注意力和人的注意力是五五开，而当庄家只有两成主意力在赌具中时，说明他要出千。

欧阳对赌研究不深，毕竟特区赌博是非法，他办的案子多是诈骗。本来他还担心自己水平不够，但一看见庄家老九的手法心里就乐了。只是中等的碗沿投掷法。

庄家5、5、6，六点，看来这家伙是想开豹子，但手有点生。三娘眼睛一挑，冷眼看了下庄家，庄家立刻变得紧张。

三娘一砸桌子后道：“来人，把他拉出去打。”

话落立刻有两个伙计拉走老九。

“不好意思三位！”三娘打和哈哈：“手下人不规矩。这位公子别误会，我是这家赌坊的老板娘，只是凑个热闹玩玩，绝对没有帮忙出千的意思。”

**道：“三娘的名声新城县都知道的，没必要向一个毛头小鬼解释什么。”

“刚一把通赔。”三娘道：“不如我当庄家，大家继续？”

“好！”

……

三娘当了庄家形势一变，欧阳也拿不准其是不是出千，但是每回点数都颇大。欧阳也小心配合着少输多赢。**和行商人是输多赢少。慢慢的，三娘的眼神有意无意的扫过欧阳眼睛时候停留时间越来越久。

3o贯进了口袋，欧阳觉着差不多，站起来道：“我得回家吃饭了。”

“公子慢走。”三娘含笑朝外喊：“替我送客。”

欧阳出了赌坊，心急如焚的欧平欢喜迎接上去：“少爷……”

“走！有麻烦了。”欧阳小声叮嘱一句，就和欧平不急不慢朝前走。

欧平紧张问：“少爷，什么麻烦？”

“有人在跟踪我们，想查我们的来路。有来路就找来路，没来路我们就要被揍，顺便加抢劫。”欧阳走进一家酒楼，小二还没开口，欧阳先道：“我是你们李掌柜的亲戚，后门在哪？”

小二一指左侧：“进去是个小院，一边是厨房，一边是后门。”

“谢谢，月底给你加工钱。”欧阳扔下一句话，拉了欧平就走。

“……”小二一时间有点迷茫。

“人呢？”两个大汉进入酒楼，左右看看没人，雅间也没有，立刻抓了小二追问。

“什么人？”小二茫然。

“两个十五六岁的小鬼。”

“后门出去了。”

“追！”

“……”不一会迷茫的小二继续迷茫：“两位客官……咦？是你们？”

欧阳呵呵一笑：“一个雅间。”

“里面请！”小二终于恢复了职业本能。

……

“少爷，你怎么知道会有麻烦？”

“因为按正常来说，庄家见赢钱的赌客想走，必然会有所挽留。不挽留就是起了疑心。”

欧平再问：“那万一那个三娘是豪杰人物呢？”

“豪杰多败家。一个赌坊的老板娘是豪杰，这赌坊还能开的下去吗？开赌场一利来自赌，一利来自高利贷。试想一个会放高利贷的女人，会是豪杰人物吗？”欧阳摇头：“而且老九出千那把，三娘在其出手之前不阻止，而是在骰子落定后出言，显然是现赌客有人现了异样。这三娘当即让老九当了替死鬼。”

“还一个问题，少爷怎么知道这家酒楼掌柜姓李？”

“笨！门口不是挂着李家酒楼吗？”

欧平赞道：“少爷真厉害。”

“暂时这里是最安全的。不过那三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女人操持这行业一定不会咽下这口气。”

“为什么这么说？”

“女人要在这行立足，需要花费比男人多的多的精力。而威望是最难竖立的，更别说一个女人的威望。今天她丢了这个场子如果不找回来，恐怕威望要受折损。”

第十一章案件

欧平紧张道：“那我们快去大少爷那躲躲。”

欧阳摇头：“她如果不派人跟踪也就算了。欺负到我头上来，我得给她点颜色看看。”

“少爷……我怕。”

“……”欧阳叹口气：“你这年纪怕是应该的，算了，这次就放过他们。不过你要记得，只要计划周密，即使是刀山火海，走过去也是丝毫不损。”

“比如说这次？”

“我出门，吸引他们继续跟踪，到达五湖赌坊。这时候你就找大少爷，说有人在五湖赌坊打架。至于为什么会打架这我就不细说了。”欧阳放下茶水喊：“小二结帐。”

“少爷，菜还没上呢。”

“我估计他们已经离开这附近，朝远点地方寻找，接着就是杀回来。”欧阳笑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

县尉是官又不是官，他平时责任就是操练乡勇，缉盗抓奸，虽然也有从正九品的官职，但是委任和撤免都是县令说的算。而县令就不一样，属于中央派遣官吏。即使是直属上司再不满意，也得申报六省的吏部，由吏部裁决。

欧峰就是欧阳的堂兄，家就在县衙边上。欧阳岁考时候住过一段日子。堂嫂人不错，两个堂侄也乖巧得很。应该算是和不错的一个小家庭。

房子比普通人家大了一些，不过门口也没什么家丁之类的，门也没关，欧阳就直接进去。已近傍晚，厨房里堂嫂正在生火造饭。

“堂嫂？”

“欧阳，欧平？”堂嫂手忙在围裙上擦拭几下，觉着还是不太干净喊道：“他爹，家里来人了。”

“哥在哪？”

“在内堂客厅会客，也不是什么要紧客人，你直接去找他吧。”

“好！那堂嫂你忙。”

……

“小弟？你怎么来了？”欧峰略为惊讶从椅子上站起来：“你不是快成亲了吗？”

“……”欧阳牙疼，牙疼的不是欧峰的问话，而是欧峰接待的客人，这不就是才见了不到一个时辰的三娘吗？要说三娘见了欧阳也楞了好一会，原本以为他报的欧家村是扯淡，没想到人家真是正统的欧家人。

“你们认识？”欧峰不愧是公安局长，立刻看出不对。

“不认识！”三娘和欧阳同声道。

“欧阳先一边坐。”欧峰对三娘道：“三娘，不是我不帮忙，您是有所不知，昨天县衙出了大事。”

“什么大事？”三娘疑惑问：“我没觉着今天街上有什么不同。”

“你们当然看不出来。”欧峰压了声音道：“昨晚大人的官印被盗，盗贼留字条要黄金百两。我一班兄弟从昨天开始就忙到现在，为避免打草惊蛇，根本不敢大动干戈。”

“官印？”三娘想想后道：“前些日子我听说临近县官印也被盗……后来盗贼不是抓到了吗？”

“抓个屁，就是找个替死鬼，要不早被怪罪了。官印是赎回来的。”欧峰道：“说到这，三娘，你这次可得帮我忙，你**人熟，帮我打听打听到底是谁干了这事。”

三娘苦笑：“我哪熟了，认识就是一些莽夫。能上县衙盗官印勒索的人……三娘我真没有认识的。不过，我一定派人看看这几日有没眼生的人出没。”

“那多谢三娘。至于三娘说的事……”

“算了，我看就是一毛孩子手气好。”三娘似笑非笑看了眼丝毫不动声色的欧阳，心中赞一句：这小子有种，竟然心不跳，面不改色：“还是官印重要，这事我一定留心。”

“那我就不送了。”

“留步！”

贼细分为盗贼、飞贼、采花贼、盗墓贼、窃贼。盗贼：连偷带抢，入室行窃未遂就变身强盗。飞贼：配备专门的工具，爬檐上房，专偷空门。采花贼：配备迷香、**，先迷而后动手。盗墓贼：看地寻坟，代代相传，各有各的本事，窃贼，手法灵巧，趁不备而下手。这理论是虚无子和欧阳煮屎论英雄时候提到的。

要这么说来，这贼就是飞贼。那就难办了。在现代城市中，几乎都是灯火通明，飞贼早就改行为盗贼。不过原理应该都是一样……欧阳站起来道：“哥，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你？”

“我意思是，多个人多双眼睛嘛。”

欧峰苦笑：“现在有几十双眼睛都没能找到人家。”

“那就再多我这双。”欧阳呵呵一笑：“万一我就是福星呢？”

“也好，但你不许乱说话。跟在我身后别乱跑。”

捕快分捕役和快手，领班称为捕头或者班头。州级官府还有马快，负责传送信件。捕快们地位很低，他们后代也不能参加科举。即使脱离了捕快行业，三代之后才能参加科举。他们薪水很低，每年的‘工食钱’不够养家糊口，所以总难免赚点外快。最惨的是，捕快还有破案限制，重大案件一般三天一比限，过了一比就要挨打一次。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捕快能不出败类那就是奇迹了。

欧峰显然在捕快中很有威望，到了县衙朝大家随便一介绍，大家都朝欧阳招呼。欧峰也效率，马上收集信息，和当班捕头开始商量派人出去。

欧阳离开衙房，到处一转就了解了县衙的格局，外面是公堂，左右侧有衙房、班房和文房这样的办公设施。再里面是县官的住宅。并没有规定县官一定要居住在县衙之内，不过大部分官员还是比较愿意居住在县衙内的。一来方便，二来当官的大家都不愿意委屈自己，前任留下的房子、布局差不了。三者来说，难说什么时候就升官或者平调，没必要在当地留下产业。

按欧阳分析，这飞贼根本就没离开衙门附近范围。一个小县出了这样的事，脸生的先被怀疑，出去外面还不如县衙这里安全。一来灯下黑，二来还

可以知道事情进展，甚至还可以知道有没打算付赎金。如欧阳看过的绑架勒索案的卷宗知道，最麻烦不是流匪，而是有内贼，警察一举一动都被他们看在眼里，这样的绑架案一般都是以警察失败而告终。

第十二章生死一线

先可以排除县官的居所，里面人不少，光丫鬟就有八个……倒不是说不能藏人，而是有生理需要时候不方便。

对！如果肯定贼还在县衙，就得知道其排泄渠道。窃贼给县令的期限是两天，这两天可以吃干粮，但是你不能不排泄。即使拉在裤子里也有味道，大家不会闻不到。欧阳在公堂处独自沉思。

“少爷！怎么把我扔了。”欧平在欧峰家上个厕所，欧阳竟然已经走了。

“嘘！”欧阳小声道：“贼就在附近。”

“他那么大胆子？”欧平四处回望，那模样看起来更象贼。

“我说过，只要计划周详，越危险地方就越安全。一个新城县才多大，黑白两道联手有生人迟早跑不了。”欧阳蹲身在地上一摸，然后左手把右手粉尘拨开：“似乎是干粮末。”

“少爷？”

“别吵我，我想想，当天夜里只有两名衙役值班。值夜班要么是睡觉，要么就是两人凑在一起喝小酒。除了那个门，要进入文房拿官印，第一走正门，第二只能是翻墙进公堂。我们先去围墙处看看。”

欧阳和欧平离开不久，五米高的屋梁位置一个蒙面黑衣人轻轻落到了地上心中赞道，好厉害的小家伙，本贼现在要去茅房，看你能不能找到我。黑衣人在县衙就象自己家一样，左右转转，熟门熟路到了茅房。人？他才不怕，人早都上街找自己去了，这附近有的就是自己和两个小鬼，两个小鬼又傻呼呼的去看围墙。即使本贼真是翻围墙进来，你们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

黑衣人进了茅房，解了裤腰带蹲下，突然脚下一沉，朝下一看，左脚一块木板裂开，心叫声不好，急忙左右手抓了茅房的壁檐。

茅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欧阳笑嘻嘻问：“官印呢？”

“你……”

“本少爷先说一堆屁话让你紧张，紧张后松弛，一般人就会感觉尿急。而后我提前来这做了一个小手段。飞贼，你倒是飞一个给本少爷看看？小心别丢下去哦。”欧阳说着说着感觉哪不对疑惑道：“不对哦，你是熟贼，应该可以忍住大的吧……小的你没必要解裤子蹲……”欧阳倒吸口冷气：“妈的，要

长针眼，竟然是个丫头。”

“找死！”黑衣蒙面人一个女音传出，右脚一用力，左手一拉裤子跳出陷阱。双指成爪扑向欧阳。

“玩大了！”欧阳忙左手一格，右手抓了女贼腰间，身子朝后一倒，将女贼扔了出去。欧阳爬起来笑咪咪转身：“少爷我……要命哦……”

却看那女贼没有如欧阳预料那般撞在墙上，而是单足在墙上轻点，落在地上。双手在怀里抄出一对分水娥眉刺在手，反身点在欧阳的咽喉上，这串动作一气呵成，显然有不俗的功底。

“女侠，轻点，我什么都没看见的。”欧阳高举双手紧张道：“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完全可以先考虑他老人家的提议再打算要不要干掉我。”

“来人啊！”欧平大喊。

“不要叫。”欧阳忙给了他一脚：“你想要你少爷小命啊。”大家一到，自己就成了人质，这刀光剑影的，一不小心自己就得报销，自己小命可没县令的官印值钱。再说自己是会一些格斗擒拿，可没说自己会十八般武艺，当然，枪除外。可惜此枪非彼枪。

“……”欧平立刻捂嘴。

“女侠，一看您就是顶天立地的女侠，一定不杀未成年人吧？”

“刚才你看见了什么？”女贼阴沉问。

“拜托大姐，我要是有看见，还需要分析推断吗？”欧阳道：“我真没看见。”

“真的？”

“如果我骗你，就让我爹半夜暴毙。”

“咳……”欧平被这话雷到剧烈咳嗽。你爹就是半夜暴毙的好不好？

“不过女侠，不管你杀不杀我，估计你也没办法回去拿官印了。”欧阳诱导：“还不如趁现在左右没人快点跑。”

“你很怕死吗？”女贼问。

“死有重于泰山，有轻如鸿毛。”欧阳回答：“能死在女侠的手中，我肯定

比两座泰山还重。但……女侠，我上有八十老母……”

“你娘六十岁生你？”女贼喝道：“满嘴胡言，我……“

“女侠听我解释。”欧阳忙道：“这老母是大娘，我亲娘改嫁了。”

欧平忙道：“这点我可以证明。”

“杀人不好，有道是放人一命，胜过七级糊涂。女侠，请你慎重考虑一下。”

“你叫什么？”

“欧阳！”

“好，我记得你。如果……”

“来人，贼人在此。”欧峰前堂寻欧阳未果，就到了后堂，没想到看见如此惊险一幕。

“大姐，说话算话，快点逃吧。我哥暂时就一个人。”要了老命哦，该出现不出现，不该出现时候你却偏偏出现。

“哼！”女贼收了娥眉刺，朝墙跑几步，脚一轻点，轻松翻过了二米多高的围墙。

“小弟，你没事吧？”

“没有！”欧阳摸摸喉咙，也不是没被枪指过，心理素质自己还是过得去的。

“此贼黑衣紧身，官印定然还在附近。”欧峰道：“欧平，你扶小少爷先回去。”

“是。”

……

刚出县衙门，欧平就汇报道：“对了少爷，刚我出大少爷家时候，见了长工王二来找大少爷。”

“他有看见你吗？”

“应该没有。”欧平想想后道：“我是走了一些路回头看一眼，才看见王二，然后他就走进了大少爷家。”

“晕！屋漏偏逢连夜雨。”欧阳道：“别回大少爷家了，立刻走。”

“可是少爷，天都暗了，城门也关了。不如歇一晚，明早再上路？”

“我保证一会我们都得被捆回去。”东窗事，欧阳有点纳闷，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到了明天早晨大伯才会现。除非……铁匠张大叔回去村里，恰巧遇见了大伯。果然！福神和衰神是兄弟。

“那怎么办？”欧平问。

“哥是县尉，肯定会公私一起抓。今天晚上估计黑白两道全城翻我们和那女贼。客栈不能住，我娘那也不安全，她要知道我逃婚，肯定积极当举报人。”

“要不找找什么山神庙或者是……”

“你能想到的，你大少爷肯定能想到。”欧阳问：“如果你要抓我，哪里是你不会搜查的？”

“我不会搜查？”欧平想想后摇头：“我不知道。”

“不管了，先走。边走边看。”

ps：呼叫票票，表藏拉。（此ps适用未下榜每分每秒，以后不再重复）

ps2：存稿还有一两万，败完了大家一起瞪眼。

第十三章和女贼混鬼屋（上)

由于有欧阳堂哥这面子，三娘那的人都无视欧阳在街上晃荡。夜色渐浓，两人走了两刻钟还没寻得避难所。欧阳正准备咬牙去山神庙赌赌运气，突然眼睛一亮指了一间大屋道：“有了！”

欧平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岁考我进城时，哥和我说起的鬼屋。听说已经有三十年没住人，偶尔半夜还会有各种怪声。有游方道士说此地乃是大凶之地，于是官府就封了这屋。”这游方道士该不会是太虚子的爹吧？风格很象哦，都是顺‘民意’。

“鬼、鬼……屋？”欧平一听脸当即绿了，脚肚子开始打哆嗦。刚在那女贼面前，倒还站的住，现在几乎是直接趴在欧阳身上。

“怕你就回大少爷家，然后明天你被捆回去，少爷我一个人出城逍遥自在。”欧阳甩手就走。

“……”欧平一咬牙忙喊：“少爷，等我。”

……

进鬼屋一点难度也没有，只不过这里面气氛确实有点诡异。欧阳左右看看也有点心虚，破旧的屋子、院子杂草丛生，乱七八糟。到处是老鼠、蜘蛛网，水沟边还游动着一条毒蛇。

推开正屋的门，‘呀’一声，欧平立刻闭了眼睛死拽欧阳的衣服。欧阳安慰道：“怕什么，开门不都这声音？”

欧阳左右看看，显然这屋子的原先主人相当有钱，桌椅都是红木制造。里面摆设还算整齐。欧阳站立屋中观察一会后招呼：“欧平，我负责整理一块地，别晚上屋内生火烧了人家家具。你去找一些干净木板铺在地上，顺便将刚看的到蛇杀了，还有老鼠也弄几只。”

“蛇我不怕。”欧平颤抖道：“我怕……”

“怕鬼？你见过鬼吗？”

“没有！”欧平摇头。

“那你为什么就不会认为鬼其实是怕人的？”欧阳道：“去吧去吧，我一会抓个女鬼陪你过夜。”

“少爷，我去就我去，你别提那个字。实在要说，就说脏东西。”

“知道了，快去吧。”欧阳捋袖子整理客厅。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欧阳合上门窗，用火石生起了小火，欧平找来一个破锅的底部，石头架好，就煮起了蛇肉。另外还有几只拔了皮、洗干净的老鼠正在蛇汤完毕上架烧烤。（题外话：福建有个县特产老鼠干，每斤价格近三十元，味道相当不错）

“可惜没盐。”欧阳弄着蛇汤，从锅里拿出一根火棍递给欧平照明交代：“你再去找点能烧的东西，这地方蛇虫太多，晚上火不能灭。”

“好，少爷。”欧平胆子有大大的进步。

欧平出去，一个黑影从上悄悄落到欧阳身边：“我出盐。”她一手已经准备按在欧阳似乎会出口的尖叫嘴上。

“你终于下来了。”欧阳出乎她意料的呵呵一笑：“女侠，你怎么老喜欢爬房梁。”

“哦？你知道我在上面？”女贼甚是惊讶。

“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里肯定有人。我就知道有人肚子饿了。”有什么奇怪，一个警察最基本能力就是观察入微。交警可以在穿梭的车辆中现假牌，巡警可以在盘查人表情中现反常，鉴证可以将现场碎玻璃拼成一块完整的玻璃。混哪行容易，但是要在本行中出类拔萃就不是那么简单。不仅需要锻炼，还需要天赋。如名人说的，如果没有1%灵感，即使付出99%努力也是徒劳。

“我是贼，你不怕我杀了你吗？”女贼凶狠的恐吓。

欧阳摇头：“杀了我就没东西吃，我手艺不错的。盐来。”

女贼递过一个纸包好奇问：“看你年纪不大，但为什么看你做事似乎已经是老江湖？”

“你猜！”欧阳露齿朝女侠一笑：“我说，你蒙着脸不难受吗？”

“哼！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官府派来取我容貌的。”女贼道：“话说，你不是衙门的人吗？怎么流落到鬼屋来借宿？”

“你再猜！”

娥眉刺又顶在欧阳的咽喉上。女贼不猜，她做！

“你不会杀我。”欧阳朝汤里面洒盐巴。

“胡说，姑奶奶我……”女贼跺脚：“你怎么不怕啊你？”

“怕，我好怕的。”欧阳试了口汤，将汤勺递给女贼：“我味道合适，你自己试下口感。”

“你用过的。”女贼拿了一根新的汤勺喝了一口喜道：“好喝。”

欧阳忙阻止女贼再伸汤勺：“野外蛇虫必须沸水煮半刻钟才可食用，否则会染病。”

女贼疑惑看欧阳：“你到底是谁啊？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猜！”

“少爷，我回来……”话说一半，欧平晕倒在地上。

“你不管他？”女贼惊讶问。

“你猜！”晕是一种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当神经线受不了刺激时候，一是昏倒，二是疯。

欧阳的连续‘你猜’显然激怒了女贼，女贼一把抓了欧阳道：“小子，姑奶奶是没杀过人，但不代表姑奶奶不会打人。”

‘咕！’一声，欧阳指指女贼肚子：“你饿了。”

“怪我吗？”女贼一手指了欧阳：“如果不是你多事，我的干粮会放在房梁上吗？”

欧阳给自己乘汤：“可以吃了。”

“不要无视我说的每一句话。”女贼大怒。

“你吃不吃？”

“……吃！”女贼立刻坐下，轻轻拉起小嘴的遮布。

……

欧阳用了一堆的口水，终于是让欧平相信面前那个气呼呼喝汤的人是女贼，而不是女鬼。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欧平的胆色却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姑娘，不知可否告之芳名？”欧平很是文诌诌，毕竟也读过几年私塾。

“你猜！”女贼怒着回答。

“哈哈！”欧阳乐道：“你还真能现学现卖。欧平吃东西，她买卖没做成，心情不好，别惹她。”

“还不是因为你？”女贼觉着自己今天特别容易生气，她最生气的那个叫欧阳一不畏惧，二不生气，似乎什么事都无所谓一般。自己好歹是个贼，是个蒙面的飞贼，还是个会武功的蒙面飞贼。她哪知道，欧阳正在安排她上黄泉路。

“偷东西不好。”欧阳见女贼又要怒忙道：“偷不到东西生气更不好。再说你不也已经得手了几次吗？”

“哼！你以为我偷官印是为了钱吗？”

“哦？”欧阳第一次有点惊讶：“不是为钱？”

女贼很满意欧阳这表情：“想知道原因吗？”

“想。”

“自己猜！”

欧阳：“……”

ps：今天三章，呼叫票票支援。另会建一个意见楼（ps：禁止歪楼，最少十层之内别歪）

第十四章和女贼混鬼屋（下）

欧阳躺在地上闭上眼睛，一边的欧平正在被人套话：“你们一定是不上进，被家长责罚，这才偷偷跑出来的吧？”

“胡说！少爷是为了逃婚，所以准备参加八月的乡试。”

“八月？那不就只有两个月了吗？”女贼再问：“逃婚？为什么逃婚？”

“还不是因为……”

“明天你就和这女贼一起去贼窝吧。”欧阳翻个身：“嘴巴松的和婊子的裤腰带一样。”

“少爷，我错了。”欧平哭丧脸。但也不能怪我啊，这女贼聊天聊着，就将自己给糊弄了。

“满嘴粗话，哪里象读：“我要杀你时候就是女侠，吃了你们一点东西，就管我叫女贼。哼！势利小人。”

“有蛇！”欧阳突然睁开眼睛一指。

“啊！”女贼跳了起来。

“开个玩笑。”欧阳转身：“睡觉！”

“我……”女贼咬牙切齿，拿起脚想了很久很久，终于是没踩在欧阳身上，而是重重踩在其身边木板上。没想这一踩却出了麻烦。

“什么声音？”屋外一个声音传了进来。

欧阳立刻翻身而起，将身边一碗没喝完的汤浇在火上。

“进去看看。”欧阳牙疼，竟然是堂哥的声音。

“可这是鬼屋。”

欧峰道：“王头你不知道，我爹收拾我的手段，比鬼还厉害。”话落，大门被其推开。

王头：“我就奇怪你那堂弟，秀儿我年前见过，清清秀秀，美人胚胎，人又勤劳朴实。爷爷又是告老还乡的京官，还逃个什么劲？”

“唉……女贼抓不到，了不起就说逃了。官印毕竟找回来，可以功盖过。但这小弟可是从我家里溜走的，找不回来，明后天我就得回老家领打。”

女贼趴到欧阳耳朵问：“为什么不要？那么好的姑娘？”

“天下的好姑娘加一起有几十万。”

“什么声音？”欧峰耳尖。

不好！欧阳急中生智，一把对了女贼胳吱窝内侧嫩肉掐了下去。

“啊！”一声不象是人的人的声音响撤夜空。此声似夜枭之音，又似冤鬼悲鸣。其中包含着愤怒、不甘、怨恨还有少不了的痛苦。真的！那地方很痛的，不相信的可以自己试下。本来也就是一女人悲惨的尖叫。但效果却让欧阳大喜。由于女贼隔了蒙面布，那惨叫听起来比杀猪还惨点。

“什么声音？”王头颤抖问。

就这时，女贼怒、大怒，二话不说，直接按葫芦画瓢，在欧阳的胳吱窝里一掐一扭。但她没想到的是，欧阳不是普通人，乃是高级督察，有身份的，怎会随便乱喊。他在痛声没出来之前，一口啃在女贼手臂之上。

“啊……”第二声不象是人的人声音传出。王头清楚听出这声惨叫所包含的情绪。比起上一次似乎多了那么几分苦楚，还有一种说不出来自作自受的感情。

“快走快走。”欧峰也慌了，和王头扔了灯笼就跑。

……

“少爷，你哭了？”欧平拿干柴生起火，看见了泪流满面的欧阳。

“差点大小便失禁。”欧阳一看伤口，这已经不是皮外伤，而是创伤性的伤害。欧阳吸着冷气竖大拇指：“你狠。”

“你不狠？”女贼咬牙忍痛怒拉起夜行衣袖子，手臂汩汩朝外淌血。欧阳这口显然是啃得太实在了。

“你们在干什么？”欧平摸不着脑袋，黑灯瞎火的，他哪看见这些动静。

“你猜！”女贼泪流满面。打自出娘胎来，她还没有这么疼过，这小子完全是朝骨头啃。

事实的真相是，女贼掐住欧阳那片嫩肉，看得，是掐住，不是掐一下。而欧阳为避免喊叫，就啃在其手臂上。于是女贼吃痛，掐的更用力。欧阳则是单手加双脚在地上做急游泳状，死啃其手臂不放松。

“大家都在逃避抓捕……”欧阳喘气道：“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好歹同心同德。”

“要不是因为这点，你奶奶我就杀你祭刀。”女贼也是疼到险些昏迷，吞几口口水后道：“我看你们明天怎么出城？”

“哦？”欧阳眼睛一亮问：“你有办法出城？”

“那当然，否则临近县全封城我是怎么出来的？”

欧阳忙道：“女侠，能不能顺便捎上我们两个？”

“不能！”女贼哼声道：“你不是有本事吗？真有本事就露一手给我看看。只要你们能出城，我负责将你们送到杭州。”

“我们哥俩就是出来游山玩水，并没有什么直达杭州的念头。”

女贼疑惑问：“你不是去参加科举吗？”

“这个……到时候再说。反正凭借本少爷的实力。”欧阳自信道：“肯定落榜。”

“……”女贼疑惑看欧阳，要说这小子也有点本事，但似乎没有什么志向。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女贼更疑惑。

“哦！我隔壁村。罗马村。路多，怎么走都能到。”

“……”欧平迷惑了。

女贼道：“大宋素来对科举万分看中，俗话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是吗？”欧阳不再说话，仰头一倒看着破屋上空的几点繁星。

“你少爷真怪。”女贼见欧阳不理他，就和欧平聊上。

“胡说，我家少爷才不怪，他懂的可多了……”

“睡觉！”欧阳说了一句后闭上眼睛。

……

天刚放亮，欧阳就起身去找水洗漱，回来之时，就看见女贼和欧平正在亲热的聊天。欧阳笑道：“我有那么让你好奇吗？值得你一大早套消息？”

“当然，我是贼也，你连我名字、来历都不问，我当然奇怪了。”女贼一脸的期盼，你问啊，问了兴许我就会告诉你。

“欧平，去洗脸漱口，准备跑路。”欧阳对女贼道：“你愿意说就会说，你不愿意说，我问了也白问。”

“也对！”女贼鲤鱼打挺翻跳起来：“那我就预祝公子州试中举，告辞。”

“拜拜！”欧阳随便挥手。女贼有什么神奇的？当年本督察和第一美女刺客同屋处过，和第一诈骗犯同床睡过。和毒枭情妇露过营，和老千女儿游过泳……一个女贼，本督察见过n个女贼，不亲手抓你是因为现在在宋朝，不是因为打不过你。

第十五章祸根

“衙门人手昨天夜里肯定是倾巢出动。这么一来，现在正是休息的时间。而看守城门的乡兵肯定也没多大精神。”欧阳道：“而我肯定不能上缉捕文书，我们能出去的机率达到了六成。”

“少爷说有六成，那肯定是十成。”

……

城门口四乡兵正慢慢的注视来往人群。根据衙门文，飞贼疑是女子，身材五尺二寸左右（宋一尺约为31公分），面貌不详。而县尉大人私下要找的两人为男性，一名五尺七寸，一名五尺五寸，年龄15，但长相略为成熟，十七八左右。其中一人身有国子监的身份文碟。对这两人不可使用暴力。

乡兵们对女贼的兴趣不大，这贼即使抓在自己手上，赏赐也大家分平，有限的紧。再说自己还有上司要拿功劳。但是帮了县尉的忙就大大不一样。先酒饭绝对跑不了，其次有这人情在，以后就可以少当兵多回家。他们不是禁军和厢军，属于农户抽调出来的义务兵。农活还是得自己干的。所以他们更在意的倒是这一对哥俩。

一个乡兵眼亮，看见百米外一名戴斗笠的少年分外鬼祟，并且一见自己看过去，那少年拔腿就朝城里跑。兵丁忙呼喊：“站住。”

“追！”另外一名兵丁也现此少年，招呼一声，四人立刻朝少年追去。

少年脚力如何比得过壮年兵丁脚力，不到半刻钟就被兵丁们按倒在地。欧峰此时拿了绳索快赶到，但是一翻少年斗笠却楞了：“你是东街米店的伙计？”

“回县尉大人，正是草民。”

“你去城门做什么？”

“有人给小的三百文，让小的这么做。”伙计道：“那人还给小的一封书信要交给县尉大人。”

欧峰忙从其怀中拿出书信拆开看：

哥，男儿志在四方，弟任性还请莫怪。和大伯说一声，屁股上的板子就先行记下。大伯若生气，就让伯母多劝劝。伯母还请多顾及身子。弟少则五年，多则十年必然回转。还有秀儿是个好姑娘，还请哥多上点心，帮其另找

个好人家，弟是无福消受秀儿的美意。另外：女贼：年纪十五——二十，牙齿整洁，口小略有红色唇脂。手指修长，指甲有保养，皮肤细嫩。其右手臂有牙咬痕迹。其有碳熏之味。弟猜其定然是响午之前乘坐马车出城，切记此人武艺不差，身怀武器。

欧峰拿信叹气挥手喝道："集合人手随我来。"

衙役、兵丁全部环城门而立。城门之上弓搭弦，刀出鞘，一派杀气腾腾。

"站住！"欧峰一指一辆马车，车夫将马车停下。

"车内何人？"

"回大人的话，是我家小姐。"

"王伯，是谁这么大胆？"帘子掀开，一名丽人挑帘而出问："这位大人，为何拦我马车？"

欧峰轻轻一吸鼻子，立刻退开一挥手大喊："女贼！"

一声下，城墙上一片的拉弦声。丽人一惊问："我是女贼，凭什么说我是女贼？"

欧峰问："你可敢拉开你右手袖子，让我看看你手臂。"

"……"丽人大怒在马车上跳脚问："是不是你那个没有义气的王八蛋堂弟告诉你的？"

"……"众人无语，穿的这么光鲜，长的如此漂亮的少女，竟然出口成脏。

欧峰喝道："是你自己受缚，还是万箭穿心。"他已经有点杀意，听那少女的话，似乎还牵扯到自己堂弟身上。

"放肆！"少女很不情愿拿出一面金牌："我乃嘉国公主府中之人，谁敢造次？"

"……"欧峰一听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嘉国公主他是知道的。这公主并不是当今皇帝的女儿，而是早逝的哲宗女儿，哲宗唯一儿子出生三个月就死了，最后由皇弟徽宗接了皇帝位置。但是哲宗留下四个女儿。其中三个都早死，惟独就剩下一个嘉国公主。徽宗为感谢自己哥哥死的早，对这个嘉国公主几乎是言听计从，有什么需要能满足的满足，不能满足也想办法满足。别

说是公主本人，就是公主府的下人也比宰相的管家要嚣张。

旁边班头问：“大人，这金牌是真是假？”

“我们哪懂的查验，快派人去请大人。”欧峰四面喊：“把武器都收了。”

“这还差不多。”少女跳下马车问：“你堂弟欧阳呢？”

“回……”回什么呢？要真说起来，自己好歹也是正九品官，这个少女肯定没品。但事实和理论总是有差距。欧峰抱拳躬身说：“鄙人劣弟一早已经出城去了。”

“怎么出去的？”

“这个……是他用人骗开守门乡兵而出。”欧峰大汗问：“是不是劣弟有何得罪姑娘之处？”

少女一拉袖子：“他咬的，你说得罪没有？这跑的还真快。”

“既然是公主府的人，为何要偷盗官印？”欧峰为了欧阳拼了。

“放心，我不会把你堂弟怎么样。”少女一听就明白欧峰话中的意思：“至于为什么偷盗官印，公主知道，你如果有兴致不妨去杭州问问，公主日前正在杭州行宫。”

“下官不敢、不敢。”欧峰肚子里大骂，有病啊！皇宫玩腻了你来玩老百姓。

“你还不错。最少你有个不笨的堂弟。”少女不耐烦：“那个县令还来不来？本姑娘还赶时间去抓小人。”

“马上就到，姑娘稍候。”欧峰一边陪笑，心中叹气：难怪人家都说公主府一个下人抵得上一方太守。

……

“哇！少爷，你就把女贼给卖了？”

欧阳慢条斯理道：“贼分两种，一种是为了生活，一种是为了生存。看那女贼肯定不是为了生存。既然这样如果放任她在民间，会害了很多人。”

“可万一人家是偷富济贫的女侠呢？”

“济自己吧。当看她涂抹的唇脂，一盒最少是1o贯钱。”

欧平喃喃道：“好歹人家和我们……”

“我问你，如果那贼是个男的，你还会惦记着昨夜的缘分吗？”

“……少爷，我错了。”

“你没错！你这年纪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其实你的想法应该要幼稚很多。可惜啊，你和我混，注定要早熟。”欧阳呵呵一笑，在官道上仰天吼道：“天空任鸟飞，自由的感觉真好。”

官道来往行人看疯子。

欧平拉扯下欧阳，欧阳不以为意一笑：“他们是不会明白的。欧平，我们找个地方买几身衣服。顺便看能不能弄两匹马。”

“少爷你会骑马？”

“少爷我梦中学骑。”欧阳呵呵一笑，自己可是特区马会的会员，没事还常打马球。骑术虽不算精湛，但行路还是可以的。

第十六章麻烦

“……”临近县中欧阳无语，要命哦，最差的马也要三十贯，驴最低的价格十二贯。欧阳默然许久后对欧平道：“我们还是走路吧。”

于是欧阳放弃了买马计划，就在临近县内购置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在临近县才呆了不到三天就出了大新闻，当地县令被革职拿京查办。欧阳浑然没想那么多，在他看来，谁当官都是那么回事，老百姓就象是买3T马票一样，要买到本地一个好官，得用岁月做代价。

……

花费了大半月时间，欧阳两人终于是到达了杭州府。这一路欧阳累的，从21世纪的娘胎算起，自己也从来没走过这么多的路。本想着赏花看月，今人之气近古人之风。但没想道，其中真正滋味真不太好受，天气好就算，天气不好，那官道泥泞不堪，各种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

三年一次的州试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杭州府下辖五县（新城和临近为虚拟）考举生员也陆续抵达。生员抵达第一件事就是到国子监登记在册。欧阳在国子监那得到报名不考试不会被追究责任的回答后，很大方的报了名。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是从隋皇帝完全开通了京杭大运河开始，这大运河不仅是漕运要道，更是让杭州在以后千年历史中保持繁荣和展，成为多元文化中心的依仗。而在运河之中，最显眼的不是什么盐船、商船，而是花红柳绿的画舫。

做为两个最古老职业之一的青楼职业，在宋朝中心的商业城市蓬勃展。他们的存在也进一步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在北宋各州之中，杭州太守可谓是最肥美的差事。

“好多漂亮女人。”欧平红着脸低头跟随欧阳在花街之中穿梭。

“可惜你少爷我口袋钱不多，破不了你的身。”欧阳哈哈一笑，这古代**业比现代**业可是要狠得多。根据他在茶楼酒馆闲听，杭州一个挂牌卖身非私的**，过夜的花费大概是5贯。买艺不卖身的，茶水等费用算下来最少得2o贯。最最贵的是卖艺偶尔买身的，在杭州四大名楼中，各自有着这么一名花魁。这个交钱程序就很难说了，也许一文不要你的，也许给你开个百来十金。

欧阳今天带了欧平就是想去混个免费的……

为了提高自己声誉，在每次州考中，各大妓院都会推出自己的营销手

段。比如凤云阁的当家花魁——茗卿，茗为品尝，可以看出是艺名。在俗成的规矩中，一、二等的妓院冠名院、馆、阁。这些都是和官府有关系的。不是暗地的关系，是明面的。比如说这个茗卿她的父亲曾经是朝廷四品官员，但因为经济问题被抄家。他老子被砍，男的被充军，女眷全部卖为官奴。

这次茗卿营销手段是：以诗会友。哪家准举子的诗能被她看中，就可以免费上画舫享受一天的全套服务，最重要是全程免费。

“真好看。”画舫二层，一名丽人手拿扇轻推窗，含羞带臊朝下一撇，一干生员各自赞叹。某些脑残人氏纷纷表，风流一夜，死矣可此等言论。

“少爷，我们来这干什么？”

“带你见见世面。”欧阳补充：“顺便看看这些行当的规矩。”

“规矩？”

欧阳趴在欧平耳边道：“你少爷我要窃考题。”

“……”欧平立刻捂了自己的嘴，生怕自己叫出来。

“我调查过，那些官员常上这个茗卿的船，或谈公事，或聊风花。”

欧平再问：“少爷对茗卿就没什么想法？”

“没有！”欧阳一边道：“只有冒充船夫……可是距离重点也太远了，有点不好下手。唉……如果再给我一年时间，我就可以直接拿了圣旨冒充钦差点自己第一名。”

“……少爷，你太敢想了。”欧平抗雷性有很大提高。

“有什么不敢想，圣旨又不是没见过。那个印我用半个时辰就能弄出来。比较麻烦是那布料。”欧家庄供奉着太祖圣旨，欧阳拿出来看过，问题不大，防伪手段很低劣。可惜自己现在连最基本的官员配置都不了解，话说不到三句肯定露馅。并且这得团伙做案，就自己和欧平人家也不信。

在生员聚集位置不远处有一顶很普通轿子，但注意下周围的精壮汉子又知道很不普通。轿子内一人问：“那个就是你说的欧阳？”

“回公主，就是此人！”

“何需那么麻烦，本宫叫人拿了就是。一看就是个登徒子。”

“奴婢答应过……”

“知道你性子……不过，欺负本宫的人，本宫不能不管。一会拿了交你落，至于你要如何处置他，随你高兴就是。”

欧阳随意转头看看，带点疑惑将目光落在这顶轿子之上，越看他越疑惑，越瞧是越心惊。欧平看了那轿子一眼问：“少爷，怎么了？”

“没什么，希望不是找我们的。”欧阳拉了欧平朝左边走了几步。

“少爷你的诗准备好了吗？”

“诗？”唐诗三百倒会那么两三，至于其他的当然也懂一些，但最麻烦的是，自己分不清楚哪诗是哪个年代的。万一上去吼一句床前明月光，估计直接被扔到河里喂鱼。欧阳道：“没准备。你听好，我现在回客栈，你数到三十后回头看那轿子，看仔细了，有多少人跟随。最后轿子去了哪。”

“少爷怎么了？”

“有点怪，我换了看不见轿子的位置，他们立刻调整了轿子位置又能让我看见。希望是我多心。”

“不就是普通轿子吗？兴许是哪家姑娘来看生员来了。”

“那最少得有个丫鬟陪同在轿外。你看那两名轿夫，随时侯立在轿子前后。如果是富家女的话，轿夫早就一边歇息去了。”欧阳交代：“宁丢勿扰，宁可跟丢，也不要让他们现你。奇了怪，少爷我还没混呢，怎么就有人注意上我了。”

第十七章交锋

玛丽隔壁，真是冲自己来的，轿子倒是时隐时没，但是几条大汉却是两人一组跟着自己。大白天的想搞绑架啊？欧阳摸下巴，竟然跟踪跟踪专家……

“公主，被他现了。”

“不会吧？难道真象你说的那么神奇？”公主惊讶一声。

“公主！”轿外人道：“那人的伙伴在跟着我们。”

“有意思，还真有点门道。”公主下令：“抓住前面那个人。”

“报公主，那人……不见了。”一个大汉回报。

“怎么可能？”公主看看轿外，很普通的一条街，有客栈有酒楼还有澡堂，连个占街摆摊的人都没有，当即怒斥：“你们这群酒囊饭袋，还好意思说是内卫精锐。”

另外个声音，就是那女贼倒是为他们开脱：“公主，他们可能也只是一时大意。”

“恩……那将后面那小子拿了。”

“出现了！”轿前大汉忙朝后一指。

欧阳到欧平身边道：“你被现了，朝画舫位置跑，他们再嚣张，也不敢在那么多生员面前霸道。”

“少爷那你呢？”

“别管我。”欧阳转身朝轿子竖了一个中指，然后呵呵一笑，走进他出来的酒楼之中。

“追！给我剐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公主大怒对轿夫喊道：“你们都去。”

……

店小二朝身后一指：“后门。”

一大汉眼闪精光一手提了小二衣领，将其抓在半空：“我们还没问，你就知道我要问什么？”

“有位公子交代，遇见几个凶人进店，就说后门。”小二颤抖回答后忙补充：“不是凶人，是大爷，大爷。”

“那他人呢？”

“后门。”

“你还说？找打。”凶神恶煞，群酒客夺路而逃，掌柜后面凄凉哀叹但又不敢出声。

小二骇道：“他真是朝后门走的。”

“娘的！耽误时间，兄弟们快追。”

欧阳翻身出了水井，目送几个大汉后门消失。整整衣服进入正厅拍给小二一百文钱道：“压惊费。楼上有靠窗的座吗？”

“有，有。客官楼上请。”小二才不管什么，一百文最现实。

……

窗户开一线，几个大汉轮流前去轿前汇报，看得出来他们那战战兢兢的模样一点都不是装出来的。欧阳就纳闷，到底自己什么时候招惹上仇家的？他不怕仇家，在特区，仇家多的是。不过特区不一样，仇家会按规矩来，这边人家大白天就敢随便在闹市中动手，根本就是目无法纪。

但他们的嚣张出乎欧阳的意外，还没过一会，欧阳就看见欧平被两个汉子架到了轿前。欧阳叹口气，推开窗户喊道：“喂，我在这里，下面的朋友有没兴趣上来喝一杯？我请客。”

“倒还有些情义。”公主道：“不过这么戏弄本宫真是活的不耐烦了。”

女贼忙道：“公主，他们并不知道您是公主。”

“哦？那本宫就去会会他。来人，抬轿入店。”

话落，轿夫起轿，两大汉立刻开路，拆开店门，正准备拆楼梯时候，欧阳出现：“我还是下来吧，免得你们祸害了这么好的地方。小二，上酒，来客人了。”

……

“以下问的话你最好老实回答，否则对你不客气。”轿内的人也不出来，直接问：“你叫什么名字？”

“阳！”

“戏弄本宫，砍了他左手。”

“哪戏弄了，你问我名字。又没问我姓。”

公主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应该是近日到江南游玩的嘉国公主吧。”欧阳轻笑一下，公主？女王都一起吃过晚餐，女王不算，总统总算吧？本督察也和某小国总统一起洗过桑拿。公主。公主你算哪根葱。

“既然知道是公主，为何不跪拜。”女贼忙道。

“雪特！”欧阳想给自己一个耳光，很无奈跪下道：“生员欧阳拜见公主。”

“生员？好大的名头。”

“是名头，是事实。公主要是不满意鄙人这个名头，可以革去。”

“顶撞本宫，你不怕死吗？”

“公主要草民死，顶撞也是死，不顶撞也是死。再说，草民说的都是实话。”

“哦？本宫倒奇怪了。”公主道：“你知道是本宫后为什么一点惊讶都没有。”

欧阳呵呵一笑：“即使是知州大人，也不敢在生员聚集处私抓他人。敢的就只能是皇家人物还有黑~道人物。而皇家在杭州只听说有嘉国公主一人，所以草民并不惊讶，最少刚才并不惊讶。”

“黑~道人物？是什么？”

“黑~道……是我家乡话，意思是说很不讲道理的人的意思。”

“将本宫列为不讲道理的人，你说的倒也是实话。起来说话吧。”

“谢公主。”欧阳站起来问：“可以坐吗？”

“如果你能猜出轿内另外一人，本宫就准你坐。”

“是个女贼，早听出来了。”欧阳不客气坐下，太没难度了。

“本宫欣赏有才学之人，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只要你能说出本宫为什么派……女贼去偷官印，本宫就放过你们。”

“恩……”欧阳沉思后：“如果草民猜的没错，临近县的县令是公主免的。原因就是他能在两天之内凑出百两黄金。至于公主为什么派女贼去偷官印，可能只是你们打的赌，也可能一时兴起，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游戏，皇家的游戏，百姓不了解，也不敢了解。”

“……”轿内沉默了许久后终于传来一句话：“你们可以走了。”

“谢公主。”欧阳喊道：“小二，结帐。”

“还不快滚？”女贼的声音。

“吃饭付钱，乃是正理。我想你们也没兴趣赔老板这扇门，我一起给了就是。”

“来人，给店家百两银子。”公主问：“这样可以吗？”

“谢公主。”欧阳对身边小二小声道：“我酒钱算在那百两银子内可不可以。”

“可……可以。”小二颤抖回答。

“谢谢！”

女贼轿内问：“公主，你……”

“你跟随本宫多年，可见本宫滥杀无辜？”公主道：“你和当地官员交代一声，他这个举人，我点了。回宫。”

第十八章色下留情

“少爷，你一点都怕啊？”欧平颤抖道：“那可是公主。”

“怕就不用死了吗？”欧阳道：“我也怕，人遇见事都怕。不过……这个公主倒还可以。”

“是哦，没杀我们。”

“不是，我说她找乐子会找官员的乐子。”欧阳挥手：“度去画舫，关键时刻，死公主竟然搅局。”

……

“落叶许登坛，淘沙恣意看。传卮工部墨，泼墨校书笺。”一名白衣男子作诗完毕，赢得周围一片喝彩。白衣男子谦虚道：“多谢多谢，怡笑大方。”

“小弟偶得诗一，还请各位兄台点评。”一名褐衣公子收扇吟诵道：“读记天寒境是仙，藏书日落茂陵阡。蛩哀地主梅多雨，鹊喜天官竹起烟。”

“好，好！”

欧平一边道：“少爷，上。”

“上什么上。先给你念下我的诗。”欧阳小声道：“远看一条船，近看一条船，越看越象船，原来就是船。”

“哈哈！”欧平一口喷笑出来。

“这位仁兄，是否觉着在下的诗入不得耳？”一个刚吟诵完毕的书生问。

“不是不是。”欧平忙道：“误会误会。”

书生抱拳躬身：“还请仁兄让大家长长见识。”欧平并不是什么书童打扮，穿着和欧阳这文士差不多。大家误会他也是生员也属正常。

“上！”欧阳忍笑道。

“好！那我拼了。”欧平左右看看，咳嗽一声朗朗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晕！”欧阳险些昏迷，这小子甚有搞传销的潜质，竟然能剽窃本少爷几

年前剽窃的诗。恩！自己脸有点热，你好歹是剽窃自己人的，可你要知道那诗的版权不在你少爷的手上。

“不压韵、不压韵。”周围生员纷纷摇头。

“好一个两者皆可抛。”画舫上女子深有感触幽幽叹了一声：“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声音如同天籁，又有如仙音袅袅，一干生员听得痴了。

“我……我叫什么？”欧平一身虚汗看欧阳。

“欧平！”欧阳补充：“新城欧平，还有在下。”

“新城欧平，还有在下……”

我滴神！欧阳一拉欧平道：“别丢人现眼了，闪。”

……

“少爷，你在干什么？”

“缓过劲了？”欧阳叹口气，雏就是雏，因为一个美丽女人一句话就会喘不过气来。欧阳道：“桌上有晚饭。”

“谢少爷。”欧平拿起碗筷看欧阳用毛笔在纸上涂抹疑惑问：“少爷，那是什么？”

欧阳没回答，将两张画放在一起问：“你看呢？”

“这只好象是凤，另外是一朵牡丹，牡丹和凤怎么都只有一半？”

欧阳问：“有印象吗？”

“……”欧平摇头。

看来是自己要求太高了。欧阳解释道：“这是公主内卫的金牌图案，空白一半是因为插在腰间看不见。”

“少爷，你想干什么？”欧平大惊，那女人可不好惹，今天人家一个不高兴，哥俩怎么死都不清楚。

欧阳还没回答，门外有人敲门，欧阳没说请进，一个丫鬟模样的人就推门进来行礼：“请问，哪位是欧平欧公子？”

欧阳抬手阻止欧平说话问："什么事？"

"我家小姐——茗卿姑娘请欧平公子到画舫一叙。"

"茗卿？"欧平心中又开始挠，似乎是火、似乎是堵得慌，说不出的难受。

"等等！"欧阳提笔写了几个字折好："把这个给你家小姐。欧平，我反正要外出一趟，可能需要三两天，你去见见世面也好。"

"真的？少爷你真的让我去？"欧平大喜，原本以为欧阳会阻止，没想到竟然放自己一马。

……

夜月红烛，轻歌曼舞，女儿之乡，醉生梦死。欧平第一次来到一个全是女人的世界，并且这些女人和他以前见到的不一样，妖艳妩媚，温柔可人。丹田燃烧也属正常。

一曲完毕，舞中佳人缓缓退场："公子稍坐，奴家换下衣服。桌上瓜果点心，请随意取用。"

"好……好……"欧平努力使自己镇静，但……真是太漂亮了，特别是那眼睛，朝自己轻轻一眨，自己就有如一道闪电刺入心扉。

"小姐真厉害，一曲下来，欧公子的魂都没了。"丫鬟给茗卿换衣服。

"唉……我本以为能做出那等气魄诗之人，必然历事颇多，意志决绝。没想到却走了眼。竟然是个雏。"

丫鬟拿出一张纸条道："欧公子的同伴要奴婢给小姐一封信。"

"哦？"茗卿接信展开念道："吾弟年幼，色下留情。如若方便，陪其游玩一日，增长见识。欧阳不胜感激……色下留情？哈哈，这位公子倒也有趣，想必常历风花雪月。"

丫鬟问："既然欧公子不合小姐心意，枉费时间，不如遣他回去？"

"不用，你去收拾下客房。晚上欧公子独寝。"茗卿再交代："吩咐船家，明日一早，游览运河四周风景，无特定行程。"

"是。"

……

公主行宫在杭州西湖边上。本是一富户的大宅，占地面积颇大。如今虽已两更，但门口四名带刀侍卫仍旧笔直站立。侍卫穿皇家禁军制服，腰间并无金牌。欧阳轻哼了一声，原来是要一定等级才有这玩意。

侧门打开，一名中年便衣男子走出来，四名侍卫齐道：“见过王步帅。”

“恩，都精神点。”

“是！”

布帅？这是什么官阶？欧阳纳闷。他哪知道这个王布帅就是宋朝禁军殿帅、步帅和马帅的三帅之一，官达从二品。也就是他负责这次公主南游的安全职责。欧阳虽然不懂，但他是知道帅级别的官都很大，此人没金牌，不是因为官小，反而可能是因为官太大。官大自然认识人就多。此人绝非合适人选。

欧阳再等了一会，还是没现有用的线索，只能暂时放弃。回到客栈已经是三更时分，欧阳剪下一些头，再剪成两厘米长短整齐放在纸上。取来一个瓷盆装上点水，水中放进先前买好的一截驴皮，再将瓷盆放在几支蜡烛组合的简易架子烧烤。边烧边用毛笔一头搅拌。

大约过了一刻钟时间，欧阳挑了挑碗中物品试试后浓度合适。用干净毛笔沾了轻涂在剪好的头根上。然后对着铜镜一根根将头贴在脸上。这就是太虚子牌5o2胶水，胶力十足，不含任何化学用品。不到一会，一个髯须汉子新鲜出炉。

ps：呼叫票票！

第十九章木牌

欧平离家时候穿戴还是比较简陋，这是他爹教导的低调所致。欧阳就换上他的衣服，然后拿根黄色布条当帽子使用捆住头。这样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脸太白。

但这也不是问题，试想太虚子那家伙脸还是红的。欧阳左手边是交代小二熬的药，纯中药，不含任何副作用。这配方是也是太虚牌的，十碗水煎成一碗水就算大功告成。欧阳就是拿不准当时分量有没计错，现在试试，倒是分外佩服自己的记忆力。用干净毛笔蘸了重要朝脸包括胡子一涂，就出现一层腊黄色。不仅能改变皮肤，而且还让用阿胶做的胶水更加自然。

再收拾点零碎，已经是五更天。欧阳也不休息，偷摸着出了门。到市集位置，天蒙蒙亮，已经有不少菜农到达。这些菜弄也没摊子，直接就是竹筐加扁担就地摆卖。欧阳凑近一筐萝卜："大叔，萝卜加筐加扁担多少钱卖？斗笠也要。"

大叔豪爽，直接道："五十文，你全部拿走。"

"谢大叔。"欧阳给钱，试试重量，然后拿出一半萝卜放地上道："大叔这些送给你。"

"你这是？"大叔疑惑。

"今天喜宴，用不了这么多，挑的也累。东家有钱，就当这么萝卜送你的。"欧阳担子上肩膀道："大叔再见。"

真是不挑担子不知道挑担子的苦。欧阳就没想到才走了几百米，肩膀就想罢工。于是他拿在手上当杆铃拎了一会，换肩膀。再杠铃……好容易才将一筐萝卜运送到行宫不远处。

"卖萝卜，上等的水萝卜。"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欧阳注意到，这街普通人不多，尽是行宫里面的人。还有三更就去取山泉的水车。哼！奢靡，欧阳这样的人是不会明白为什么行宫的用水非要去拉远山的山泉。

欧阳才喊了一会，立刻就有侍卫过来轰他："走开，走开。"

靠！还是没牌子。欧阳忙挑起担子，然后'哎呦'一声抱了脚："官爷，脚扭了。"

"快走。"人家才不管你是不是脚扭了，没脚你也得爬走。

“什么事？”侧面出来一名带金牌的便衣：“公主马上就要去栖霞岭，什么事吵吵嚷嚷？”

“回王指挥使，这个卖菜的脚扭了。”侍卫回报。

指挥使倒比较善良道：“扶他起来走走看。”

“是！”侍卫扶起了欧阳。

欧阳脚一颠再‘哎呦’一声，摔到指挥使的面前，这一摔，欧阳度的将金牌朝下一按，下半截图案在腰带下出现。奶奶个腿，凤有这么多根尾巴吗？

指挥使单手将欧阳提正，然后扶好了腰间金牌道：“萝卜就放下，你拿了扁担拄了先走。”

这时候另一名金牌便衣跑过来问：“公主问，什么事这么吵嚷。”

指挥使回头一看，只见正门已经打开，一顶大轿子被抬了出来。忙三十米跑到轿子前回话：“回禀公主，有个卖萝卜的脚受伤，卑职立刻让他离开。”

“恩！”轿内轻轻出一个鼻音后道：“走！”

“起轿。”

在欧阳身边的侍卫忙将欧阳拉跪下交代：“头朝下，别真磕。”

郁闷！又跪了一次，欧阳无奈。

“停轿！”到了欧阳面前，突然轿内一个女音出。轿夫停住，但不落地。

欧阳一身冷汗，不会吧？古代人再精明也不能把自己看穿吧？自己没鄙视古人的智商，但自己在现代也算是聪明。难道回了古代就成了傻子？

“是否有通知当地官府，此地不可当街贩卖东西。”

指挥使道：“回禀公主，菜农是路过。”

“哦，既然是路过，那就算了。走吧。”

“谢官爷。”欧阳是真心感谢他能帮自己糊弄那死女人。

指挥使无所谓挥手：“快走吧。”

“是、是！”欧阳很愧疚的再一摔，本能一般抓了就近的指挥使的腰带，玛丽隔壁，牡丹花下是叶子。靠了。

“走了走了。”这看出并不是所有当兵或者当官的都是坏人，指挥使搀扶好欧阳，带欧阳走了两步后才放手，并没在意欧阳刚才扯了他腰带。

……

欧阳走了一段路，抛弃萝卜。进了一条小弄，左右看看没人，掏出毛笔，拿掉自制的笔套，将纸上空白部分填补完毕。虽然不能说有十分相似，但七分还是有的。虽然如今流行电脑拼图，但素描画像仍旧是警校的必修课程。

接下来就是打造一面金牌……不、不！打造这活不是谁都能干的，还金牌，反正欧阳整不起这么浩大的工程，而且也没那时间耐心等待，更没打算让自己制造的伪文物贻害子孙。

……

“师傅，这么大小的木块，宽度半个指甲，”隋唐时期，官方民间的雕刻到达了顶峰。宋朝更是进步完善，到了元朝，为避免百姓造反，一条街就配备一把菜刀，大家轮流使，所以几乎完全没落：“您看看图。”

“恩……”雕刻工看图频频颔：“你这图太过粗糙，凤羽无一，光秃秃一只。”

“师傅真是高人。”能怪自己吗？毛笔太粗。

雕刻师傅拿起一木屑，上面沾些墨水在欧阳给的图样上加工起来。还别说几笔加工后，凤似乎活了一般。欧阳大喜：“就是这样，还有牡丹……”

“这位客人，一定是看见有人配带这样的饰品才来找老朽的吧。”师傅压了声音：“你可知道那些配此牌是什么人吗？”

欧阳迷茫摇头道：“不知道，我儿子说那牌子好看……”

“不用说了，我明白了。左右是个木制，又是藏在家中玩耍，无妨。”雕刻师傅道：“前几日有客人来我这，我见那牌子雕工精细，特借来一观，原来还是京中吴大师的手笔。”

真罗嗦啊！欧阳问：“不知道师傅需多少日？”

“日？”雕刻师傅哈哈一笑转身从箩筐拿出一面道：“瞬，即可。老朽见那雕工细美，爱不释手，当晚临摹刻造，虽然有九分相似，但一分神似还无法企及。又是仿人所造，境界自然又差了一分。我是正雕，吴大师是刻模反雕，又差一分。这一来一去……”

“五百文够吗？”欧阳头疼问。

“五文即可。”雕刻师傅还是非常谦虚的。

还真有比自己不拿公主当回事的人。“谢师傅。”欧阳给钱的同时，在其桌边花瓶内偷扔了张纸条。

第二十章借钱

接着是去绸缎庄买布料做衣服，宋朝成衣很少，要不在临近县欧阳也不用耽误几天时间。不过有钱能使鬼推磨，欧阳用钱砸到掌柜三个时辰交货，并顺手买了双上好靴子。欧阳虽然钱不算多，但舍得。俗话说小投资小回报，大投资大回报。

然后就是去打金店镀金，唐朝时期，黄金加工水平就已经到了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境地。为避免出现雕刻师傅那样的见多识广的人，欧阳特地找了一个门面很小的旮旯打金店。如他所料，打金师傅并没有见过这样的金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师傅要是知道自己这金一镀，就成了公主府信物，打死他都不敢的。

趁这个时间，欧阳化名共竹就近客栈开间客房。临近傍晚准时到裁缝店和金铺收货。然后回到共竹客栈更衣。

用过晚饭，欧阳回客房对着铜镜打量后深吸一口气，破绽10%，意外10%，八成把握。如果自己有团队和实力，能将破绽减到5%，意外变成0%。欧阳再仔细分析每个环节可能出现的事端后，步出客栈，朝知州府走去。

危险？干什么事没危险。吃饭可能被噎死，出门可能被撞死，坐在家里也有可能被流星砸死。再危险也比不过自己卧底犯罪集团危险。那时酒不敢喝多，怕说醉话。睡觉不敢太死，怕说梦话，身边全是敌人，一不小心，人就被扔进沥青煮糊了铺路。曾经一度造成了神经衰弱，幸亏上头现不对，立刻派出心理辅导专家——一名资深卧底。这卧底给欧阳最深刻一句话就是：最真实的谎话就是连自己也相信的谎话，最真实的卧底就是连自己都相信自己是犯罪分子。要别人信，先你得自己信。

……

四名兵丁站立，一名门客在一边。欧阳走上前，还没等兵丁问话，右手拿牌子道：“公主府，找知州大人。”随便亮一下，又随便的插了回去。

如欧峰这九品官也不敢接金牌一样，兵丁也不敢接。门客忙道：“请将军稍候。小的这就前去通禀。”不一会，门客出来道：“将军请随我来。”

“前面带路。”欧阳很自然道。

知州和通判迎接在客厅之前。欧阳朝厅里看了一眼，只见家丁都在忙着撤桌椅，还有几个舞女退到后堂，显然两人正在**。

“卑职见过两位大人。”欧阳做模样。

“免礼、不敢当。”四十来岁的知州忙隔空扶了一把，欧阳也顺势停住。知州手朝里面一招呼：“将军请……”

“公务在身不敢打扰。”欧阳朝里面看了一眼，知州心喜，这个将军还是比较上道的。欧阳道：“长话短说，公主今日前去栖霞岭黄龙洞……恩……这个……”欧阳有点为难。

“将军但说无妨。”

欧阳压了点声音道：“公主说赐黄龙洞修葺百金，您也知道，别说黄金，白银在市面也不好使，本次公主出游府内就带黄金千两，但没想公主仁善……哦！大人们不要误会，王布帅已经命人快马前往京城，但一来一回恐耗费时日。所以布帅让卑职向大人暂借五十金。这是王布帅的借凭。”缺一百，只要五十，这是一贯的伎俩。

知州接过去一看，写的很简单，就说急需五十两黄金，落款为王。

欧阳一边道：“公主金口却无金，此事关乎朝廷体统，两位大人……”

“知道，我们知道。”知州回头吩咐：“来人，取百两黄金。”这还关系到你们的小命，所以你们才来找我们。

“慢！”欧阳道：“步帅要五十两，大人若给百两，卑职难以交差。如若公主得知……大人恐怕不知道公主的性情。临近县的县令就因为金太多，被公主……”

“知道、知道。”知州擦把汗，这还是自己拿公主手谕，跳过吏部办的。忙吩咐下人道：“取五十两黄金。”

取金时间，通判一边客气一边问：“将军，公主第一次来杭州，可习惯，还有何短缺？”

欧阳回答：“回两位大人，公主金贵，所使所用皆是京府移出，就连夜壶……卑职话多。不过要说缺的……”

“不过什么？”就怕你不缺，不怕你缺。你即使缺个月亮，我们也帮你弄来。皇家人物，重量级的，除了公主刚来隔了屏风见过一面外，大家都还没和这个公主说过话，有需要都是人家那边派个内卫过来。

“恩……”欧阳小声简单道：“两小男童，洗净，轿入行宫，咳。卑职什么都没说。”

“……”两个大人同吸一口冷气，没看出来公主还有娈童爱好。

这时候金到，欧阳接过包袱对两人拱手行礼：“谢大人，公务为先，卑职这就告辞。”

知州有点结巴道：“送……送客。”

“留步留步。”欧阳呵呵一笑，管你有万般怀疑，老子扔出杀手涧雷死你们。他说的男童的事自然是信口，但惟独有这样让人震惊的内幕才能让两个大人没时间没心情来怀疑自己。欧阳快走出门了回头一看，两个大人仍旧保持惊惧的表情互相面面相觑不停擦额头上的冷汗。这一手，可以将前面所可能出现破绽全部掩盖。他哪知道自己给两名官员出了大难题。

这种皇家嗜好，知道了决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如今知道了，要不要准备呢？准备了就让人家知道有人知道自己的怪异嗜好。但是不准备，这又是到现在为止，唯一可以主动讨好公主的机会。纠结啊……

其实两名官员对欧阳并没有过多怀疑，虽然觉着借金唐突了点。因为，先欧阳有气质，谈吐也得体，进退有度。其次虽然没亲手验证金牌，但是从其插的位置和金牌图案来说，和以往来的内卫没有区别，应该没有问题。再次，给百金不要，而只要五十金，更说明此人身份真实。最后：他们也不敢想竟然有人胆敢冒充公主府的人来知州府行骗。所以欧阳最后那个重镑炸弹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是欧阳心细缘故。只不过他不知道，自己那重镑炸弹几乎把整个杭州炸翻。要么怎么说说，匹夫之怒，流血五步，帝王之怒，血流千里。欧阳之怒，天翻地覆。

第二十一章蛛丝马迹

欧阳本来也没想和公主计较什么，毕竟人家是公主，人家有资本嚣张。只不过他一路走来，实在没遇见可以坑的对象。好死不死，公主又主动找上门来，不捞一票实在对不起自己。当然也不排除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么点意思，你横行，是因为治你的人还没出现，并不完全因为你是公主。别说公主，皇帝让自己抓到破绽，自己也不会客气。

欧阳趁天黑，客栈打尖人多，换了衣服戴了斗笠回到了欧阳名字客栈。用热水下妆，仔细清理现场，最后将各种物证打成一包出门扔到了西湖中。再回到客栈时候，欧平已经回来，同在的还有一个光彩照人的美女。

“少爷……”

欧阳有点不高兴，你外面玩就算了，怎么还朝窝里领。这要早回来一会，不是撞上自己化妆前的样子，而且床下还有黄金没有处理。欧阳没理他拿了猪苓道：“我去洗澡，你！送客。”

“少爷……”欧平见欧阳没理他，无奈对那美女道：“我家少爷今日脾气不好，明日一定登门道歉。”

“没关系，奴家乃风尘中人。看你少爷似乎有事要办，但多了我这外人……奴家还是先告辞。”

“我送你出去。”

……

“少爷，那是茗卿顾念……”

“我知道。”欧阳边擦头边从床下拉出一个包裹：“你差点害死你少爷，记得，要带女人，另外开房间。”

“是少爷……哇！”欧平打个包裹眼睛都直了，五个金元宝，拿一个用牙啃一口，金的，绝对是金的。欧平又惊又喜又怕问：“少爷，这……这是什么？”

“都咬过了，你说是什么？”欧阳交代：“本来我想自己干的，只不过你少爷我现在秀未干……你水性好，把金元宝都藏到西湖，注意别让人现。”

“少爷你放心，就算是将他藏在湖心也没问题。”

“去吧，如有异常，丢了包裹。记住，安全第一，别舍不得。”

“是，少爷，我这就去办。”欧平没提茗卿，也没问为什么要将金元宝藏到湖中。他虽小，但知道这是眼前要办的大事。五个金元宝大概五十两黄金，就是五百两银子，将近七百贯钱。

欧阳要的钱不多，按照他估计，两百两黄金本应该可以顺利拿到，但是千术这一行，最忌讳就是‘贪’字。钱是赚不完的，安全第一。五十两就相当现在三斤左右黄金，衣服大件点朝怀里一揣就成。如果是两百两，那运输过程就比较麻烦。什么麻烦？一个成功的犯罪者，不是因为犯罪的手法高，而是对犯罪后所产生的连锁效应有清楚的了解和应对手段。将所有可能都要在脑中过一遍。比如欧阳就想到了公主会找上门，他的底线是，只要你不动粗，你什么证据也拿不到。但是你要动粗，那就没办法了。因为那本身就破坏了欧阳所熟悉的游戏规则，到达了另外一个领域。

……

一个官窑上等花瓶，一千年后可以卖千万甚至上亿的花瓶‘啪’的一声被公主砸在了地上，欧阳成为一千年后人民的罪人，耽误了n点的netbsp;“抬出去。”公主气得全身抖，一干内卫、宫女，包括布帅全部跪在地上不敢吭声。所有人都在问候知州他娘亲。抬轿子进来说是公主交代，也只有公主才能看之物。嘉国公主倒是很好奇让人锨开轿子，没想到竟然是两个**的小鬼在轿子中蜷伏惊恐哭泣。

公主一时间还没明白这算是什么意思，立刻召送礼的杭州知州和通判。知州很会意的要和公主单独说话，然后就说这是按公主要求安排就寝的两小童。接着……公主晕倒了。

醒过来后，公主不管礼仪冲出屏风，给了两官吏一人一耳光，顺脚踢掉了他们脑袋上的乌纱帽，接着才憋出一句话：来人。最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在外的女贼收到内卫的报告，十万火急的到了事现场。在她的安慰之下，公主总算是恢复了一些冷静。

……

“本宫什么时候派内卫到你府上借金子？”公主阴森问。这事可大可小，要是天下百姓知道公主深夜召两**小童就寝，她也没脸活了。

“两个多时辰前。”两官吏趴在地上颤抖回答。

“他要走了五十两黄金，然后说本宫要小童陪寝是吗？”公主轻轻喝了一

口茶，相当平静，她在努力压制心中的愤怒。

“是！”

女贼一边问道：“长什么模样？”

知州忙回答：“回公主，此人脸色蜡黄，髯须粗眉，声音略有点沙哑，左颈位置有块烫伤疤痕。”

“哦？”女贼喝问：“指挥使，今早在宫外，那个菜农是何打扮？”

“啊……”指挥使轻呼一声问：“知州大人，那人身上是不是有淡淡的中药味道？”

“正是，正是。”知州眼泪鼻涕一起流。

指挥使回公主：“回公主，应该是同一贼人。”

公主怒喝：“查，给我查，本宫坐镇衙门，就算将杭州翻过来，也将那人给我查出来。”

“是！”内卫、步帅、知州、通判一起回答。

于是杭州翻了。所有城门只许进，不许出。捕快、兵丁、内卫、禁军、厢军加一起数万人全城挨家挨户的翻找。对外说，杭州出了一个武艺高强的江洋大盗，缉捕令张贴大街、小街，乃至所有的店铺。

三天时间，杭州城被当地衙门筛一遍，又被禁军内卫筛一遍。但根本就没现身上有中药味，脖子有疤、脸色蜡黄的髯须粗眉汉子，反而是生多起生员和兵丁间的冲突。

公主府还是比较有头脑，见如此尴尬局面，立刻命令从金牌的来源出，各打金店先一一被过堂。

……

“回公主，已经证实贼人是将木牌镀金。打金店老板和雕刻师傅形容此人与指挥使一字不差。”女贼报告：“另在雕刻店中抄得信件一封，上有：嘉国公主收，奴婢不敢开启。”

“念！”

“是！”女贼念道：“公主，你好。写这信没别的意思，就是向你求个情，

扣着不知情的百姓不放，有损公主清誉。此致，东南大侠敬上。公主，你千万别……”

“我不生气。”公主道：“来人，吩咐他们，把人都放了，还有给他们点银子。”公主就是大方，货币都按银子算。

“是！”一旁的内卫接令。

“此贼化名共竹，看其行事路线小心非常，恐怕不是普通人之所为。”

“共竹？谐音是公主，好嚣张的贼人！”公主看看留在雕刻店的纸条一眼问：“欧阳查了吗？”

“奴婢派内卫重点查了，在其客房未现任何金器。还有，事当天，他的同伴和一名**在画舫。不过奴婢在看完各人口供之后现少了一样不该少的东西。”

第二十二章笔迹

“哦？”公主来了精神问：“什么？”

“小二说，事前一日，欧阳曾经请他帮忙熬药。奴婢派人查了整条水沟和其房中，未现有任何药渣，难不成是被他吃了？”

一边指挥使问：“要不要抓他来问话？”

“要，但不是抓，是请。”公主看着纸条冷笑：“他以为本宫会在一怒之下毁了这纸条，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会本宫就让他知道什么叫铁证如山。”

女贼问：“公主，你怀疑是他？他可才十五岁，这案子不是陈年的老贼恐怕无法做得如此精细。还有去州府骗取黄金，实在难以想象会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有此胆色。”

“他太有礼貌了，你记得在酒楼那他会对小二说谢谢。再看这信里的‘你好’这词，会有几个人用？再说酒楼那次，他已经显示了和年龄不符的气度。”公主轻轻一笑：“只要验证下笔迹，就可以让他现出原形。”

……

“草民欧阳见过公主。”欧阳跪道：“能在屏风后见到公主之背影，草民真是三生有幸。”

“如果你想坐，回答本宫一个问题。”公主道：“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杭州乱成一团吗？”

“知道。”

“为什么？”

“回公主，这是第二个问题。”

“平身，赐坐。”公主知道和此人咬字一点意思也没有。

“谢公主。”欧阳四平八稳坐在椅子上，顺便喝口茶，一点都不慌张。

公主问：“你能说说为什么乱成一团？”

“听说……”欧阳压了声音道：“听说是江洋大盗。”

公主眉毛一挑笑着问："你说那个江洋大盗名字会不会叫欧阳？"

"欧阳？我？公主你真会开玩笑。我知道，我得罪过你的人。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您，我当时完全是本着为大宋除害心理出。"欧阳道："当然，诬陷草民是应该的。草民，就是比草还多的民，公主愿意诬陷，草民应该开心而终，含笑九泉才是。"

"当听你这话，本宫就可以让人掌你嘴。本宫今天暂不和你计较这些枝末。来人，笔墨侍侯。"公主道："我念，你写。"

"是！"

"公主你好……"公主把信念了一遍。

"公主，你会不会把我写的和东南大侠写的对换，然后牺牲草民一个，幸福杭州全体官吏。"

"……"公主心中暗自一惊，这家伙也太精明了点。今天步帅已经有这样的提议。公主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本宫确实有想找替死鬼的打算，但不会是你，你大可放心。"

"谢谢公主。"欧阳拿毛笔刷刷一气呵成："公主请过目。"

宫女将欧阳写好的字送进屏风，公主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不是。心中冷冷一笑后道："换左手写。"

好歹毒！欧阳赞一个，他不怪自己有麻烦，谁叫自己在新城出风头，咬了公主一口。他没后悔，抓贼嘛。是义务也是责任，即使是穿越。欧阳提笔，比较艰难的再写了一遍。

不是！差距还是太大。难道真的不是他？女贼在一边提示："药！"

公主点头问："你是否在店里熬了药？"

"是。"

"药渣呢？"

欧阳心中大骇，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清理了现场，却把不该清理的东西清理掉。要么说百密一疏。欧阳心中紧张，但面上则略为尴尬回答："这个……恐怕有辱公主圣耳，草民还怕公主一怒就将草民落了。"

"说！赦你无罪。"

“是这样的。当天我朋友和一个**勾搭上了。我年轻血旺喜欢胡思乱想，于是就买了家传秘药……就是**，连药渣一起吃掉，功效翻倍。”

“……”里面沉默了许久后问：“后来呢？你找了哪个**？”

欧阳悲哀道：“后来草民一摸钱袋空空，只能是用手解决掉。”

“噗……”下面几个内卫全笑喷了，几个宫女也是脸红红。

“笑的自己去领打二十。”

“是！”三名内卫回一声，走出门外领打。

公主缓缓道：“我知你有才，但却没想到你竟然当堂口出秽言。”

“对不起。”欧阳还是有点歉疚，对这么多女人说这个，欧阳朝一边宫女拱手陪不是，宫女们纷纷回礼。

“时辰已晚，如不嫌弃，就在本宫这用了饭再走。”

小丫头，还想找我马脚，你找不到滴。那信是本少爷用脚写滴。欧阳抱拳道：“草民只食得粗粮，公主盛意……”

“不白吃，我想你帮我找出这个东南大侠。”

“……不帮行不行？”欧阳沉思后问。

“哈哈，有意思。”公主笑道：“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意思的人。只要你帮了本宫，本宫赐你黄金百两，”

欧阳忙道：“一个弱书生，背着百金容易遭来杀身之祸。”

公主咬牙道：“如果你不帮本宫，现在就有杀身之祸。”

欧阳苦笑：“我没想和你们打交道，要不要过来是杀，过去也是杀的啊？”

“天下有多少人乐意为本宫效劳，你反而避之不及，是何道理？”

欧阳继续苦笑：“那么多人，你为什么专挑我一个。”

“……滚！”公主怒了。

“谢公主。”欧阳没敢问晚餐打包行不行。好歹人家是御厨，自己那的叫伙夫，档次很有差距不说，还要付钱的。

公主对女贼道：“跟着他，小心点，此人甚是狡猾。本宫断定他与此事定然脱不了干系。”

……

“收拾东西，跑路。”欧阳回来第一句话。

欧平立刻开始收拾，边收拾边问：“怎么了？”

“这死公主对我有兴趣。”欧阳道：“不知道想让我当驸马，还是有其他阴谋。你少爷我今天已经有领棍子，外加牢狱之灾的打算，但没想到她脾气比我想象的要好。”

“也许……她是有什么事想求少爷你帮忙。”欧平问：“那个东西怎么办？”

“拿不了了，回头再说。”欧阳突然停手，做个‘嘘’的手势，蹑手蹑脚走到窗户那急一推，窗户撞到重物，然后只听见外面‘啊！’了一声。欧阳伸出脑袋一看，只见那蒙面女贼摔到楼下，于是大喊：“抓贼啊！”

“贼在哪？”一楼立刻有伙计操了各类武器跑到院子，一看真有一个夜行人一瘸一拐，于是大喊：“抓贼啊。”

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

四面人群各自拿了棍棒喊杀，另有三名生员抄了毛笔加入围剿盗贼序列。眼看就要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女贼恐慌之下，小宇宙爆忍着脑袋剧疼一翻，跳上欧阳对面的屋顶。欧阳看其狼狈样子哈哈一笑道：“我们走不了了。那个公主已经开始怀疑我们，这时候走，就是做贼心虚。”

“那怎么办？”

“车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还未有实质的证据。”欧阳道：“就怕他们霸王硬上弓，将你少爷拉去大刑侍侯。”

……

女贼怒道：“应该把他抓回来，给他上大刑，我看他招还是不招。”额头肿了一个大包，疼倒不怕，丑死了不说，今天丢大人，被兵丁衙役外加一群生员追了三条街。还有欧阳那窗户可不是什么纸窗户，而是很实在木头窗户，坚硬而且结实。

“……”公主沉思。

“公主是不是还在想和潘正夫潘大人亲事。”

“礼部几个老东西挑的头，皇上亲自牵的亲事……”公主叹口气。

“所以公主才会对欧阳容忍，是因为公主现他是帮你的人选？”

公主再叹气：“不仅只是亲事。你别忘了本宫出游的真正目的。一路上所谓才子只不过会吟诗做对，风花雪月之人，而这个叫欧阳的倒还真有本事……可惜太不知好歹，本宫这么一棵大树，丝毫没有攀附之心。”

女贼笑道：“恐怕不是不知好歹，而是怕了公主。公主别看他在行宫似乎胆色十足，回到客栈就打算逃跑。”

“你也觉得他是适合的人选？”

女贼想想后道：“我只知道他如果是东南大侠，那就是合适的人选。”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公主眉头一皱道：“我倒是有一计，不仅让他现出原形，而且让他乖乖的帮我。”

……

奇迹生，一天前，杭州天崩地裂，一天后，似乎所有事情都未生过一样，突然恢复了平静，城内的捕快、厢兵突然消失无影。欧阳打探的消息更让他惊讶，公主竟然回京了，而且是悄悄的回，听说只有知州和通判两名大员礼送。

又过一天，骚扰杭州的‘江洋大盗’被处决。这更让欧阳摸不着脑袋。

“也许是公主病了。”欧平一边道：“也许是京城突然有什么事。”

“我最担心是他们没走，反明为暗，派出高手潜伏，一旦我们起金，就手起刀落。”欧阳摇头：“太反常了。恩……明天陪你去看下茗卿，顺便谢谢人家。我们还有多少钱？”

欧平接过欧阳钱袋，再点点自己钱袋后道：“不到十贯。”

“一起放你那，我们下去吃晚饭。”欧阳非需要不爱带钱，重！

欧平点头：“少爷，城中常有生员聚会，或歌或诗，您怎么都不去参加？我听说明天杭州最有钱的张员外还宴请生员，听说要为其女儿择良婿。”

“中举的才是他女婿。”欧阳道：“和那些酸人在一起有什么好玩的？有的连自己起居都照顾不了。聊的诗词歌赋我没兴趣，聊的风花雪月又太浅薄。”

“少爷，你有何打算？”

“打算？我总感觉有人在打算我们。”欧阳道：“我从小志愿就是游历大江南北，这州试到时候随便考考，然后找机会起金，你我二人就可以逍遥自在。大漠风光、热带海洋、冰封雪山、有兴趣我带你去爬世界第一高峰。还可以教你滑雪、滑冰。可做的事多着呢，五十两金子够我们挥霍几年。如果准备得当，以后我带你出国，去欧亚大陆。”

“少爷你说的都是什么？”

“现在不告诉你。”欧阳呵呵一笑：“走，吃饭。”

……

“你点菜，我去下厕所。”

“哦！”欧平招呼来小二：“点菜。”

欧阳知道自己说的是扯淡，还欧亚大陆，在没有飞机轮船的情况下，就

两个人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游历山川却不是梦想。他知道徽宗当皇帝，北宋就快完蛋了。是一年？十年？或者二十年他就不太肯定。国家大事，他自认为没那个能耐，一自己不是出生高官人家，二即使自己当了高官，也无法扭转北宋被灭，人家皇帝不听你的。三来就算自己当了皇帝能干什么？难道推行人人平等，少生孩子多种树？

“恩？”欧阳回来坐下看了眼欧平问：“茶怎么洒了一桌子？”

“刚有人摔倒撞的。”

“哦？”欧阳看看地板问：“摔在你身边？”

“是啊，我还扶了他一把。”

“……”欧阳郁闷问：“钱袋还在吗？”

“……”欧平险些昏迷。

“被偷了吧？”欧阳道：“兄弟，我们靠墙边，谁还朝这边经过？你看这地板，你滑一个我看看。看清楚那人的模样了吗？”

“是个小厮打扮，个头不高，年纪估计也不大。脸有点脏，我前面还以为是伙房帮厨。”

“我去碰碰运气。”欧阳站起来朝店外走去。这条街有一家客栈，两家酒楼。欧阳边走边寻思这件事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公主的人由明为暗，扒窃了两人所有的钱，那两人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起金。如果是这样，也太小看我了，不起金，少爷我一样有钱花。

吃饭时间，这条街又有大客栈，正直州考，酒楼的生意相当不错。客栈虽然也有提供饭菜服务，但一来位置少，二来不是专营，手艺明显差点，就如欧阳如果没事也是比较喜欢去酒楼吃饭。别说菜好吃，就是酒也琳琅满目，可选择性要强很多。

“客官里面请。”

“我找人。”

“哦，有事招呼小的。”

欧阳点头应付过小二，开始扫视堂内，只一眼，他就看见一楼靠角落位置，有个粗衣小厮正在大吃大嚼。欧阳笑下，走过去在小厮面前坐下。

小厮脸脏兮兮，衣服也打有几个补丁，还粘了几根稻草，看来属于夜宿街头性质。小厮见欧阳在观察他，转脸在店里扫了一眼后，口中含了块牛肉嚷嚷：“不是还有空位吗？”

ps：元旦投票将有意外惊喜……会惊喜现今天竟然是元旦。

第二十四章小青？

“不是奴家不帮公子，只是科举之途，历来严厉。为了防止舞弊实行实行糊名和誊录。即使是当今皇上作答，恐怕也得不到任何照顾。更别说泄题。”

“这么严格？”欧阳大为惊讶，所谓糊名，就是把考生名字糊起来。誊录更狠，为避免你在试卷中画图，直接让别人代抄一次，再交给考官。

茗卿掩嘴呵呵一笑：“不过公子不用担心。据奴家所知，《周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进士四考，一考大经、二考兼经，三考论，四考策。而举人三考，大经、兼经、考论。奴家注意到这多年来的举人考，大经多为诗经，兼经多为论语，公子只要对照复习，中举难度不大。”

论语一万多字，诗经有近四万字。娘哦……茗卿可不知道，她面前这位端庄的公子，对这些东西几乎是一字不看。茗卿继续说道：“只要官员不大更替，考题应该还会出自这两经，虽然奴家没有十成把握，但六七成还是有的。”

欧阳苦笑道：“谢姑娘好意，只不过，在下是草包一个，一看这些书就头疼。”

“啊？公子玩笑，欧平公子可是说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胡说。”欧阳悻悻，自己地理就没及格过。当然也怪老师，火山就火山，会喷火的山就是，还要分什么岩什么岩的。

欧平一边道：“茗卿姐姐，我家少爷是什么都懂，就是不懂这些。”

茗卿笑道：“不会是真的吧？“

“惭愧、惭愧。”欧阳汗颜，比起茗卿的款款而谈，自己实在是太丢人了。

“公子真是有趣之人。”茗卿很实在的将欧阳从奇人降级到有趣。

“不要笑话我了。”欧阳投降。

“公子毕竟是读书人，奴家怎会笑话。”茗卿黯然道：“即使是行夫走卒，奴家亦比不上。”

“大家都是朋友，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朋友？”

“是啊！要不这样，我出道谜语，大家一起乐乐。”欧阳道：“恩……一个**男人坐在石头，打一成语。”这些黄色小段，欧阳熟，可以说现代人都熟。

“恩……”茗卿苦思一会后摇头：“奴家不知。”

“以卵击石。”

“以卵击石？……哈哈。”茗卿大笑一声，然后感觉到失礼，忙掩下嘴，不过身子依然轻微颤抖，显然是被逗乐了。

“第二道题，两个**男人坐在石头上。”

“奴家想想……”茗卿再苦思一会后小心问：“是不是一石二鸟？”

“正确！”

“哈哈！”茗卿笑得花枝乱颤，连连道：“妙，妙。公子果然是妙人。两位公子稍坐，奴家失礼，进去整理……”

“别整理了，说了都是朋友，大家开心就好。”欧阳道：“只要姑娘别笑我们是登徒子就行。”

“公子哪里是登徒子，奴家我识人无数，可以看出公子是真心尊重奴家这等风尘女子。”

“说这话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和人聊得这么开心，和姑娘聊天春风沐浴，全身都很舒服。”欧阳道：“无酒不美，欧阳你买点酒。一题一杯酒，你也有份哦。”

“何需买酒，两位公子既然当奴家是朋友，奴家又岂会吝啬？小红，拿酒来。”茗卿道：“奴家偶想一题，请两位公子做答。洞房花烛夜，猜一地名。”

“……”欧阳想了一会摇头，欧平亦然。

“答案是——开封！”茗卿一指酒杯：“两位公子请，奴家陪饮一杯。”

……

三人猜迷，聊天，欧阳用碗表演了一套打击乐的节奏，茗卿甚有兴趣。而欧阳对茗卿说的天下奇事也是好奇之甚。一来一去，时间倒是过得很快。

直到下午欧阳才起身告辞。茗卿委婉的表示只要他愿意，今天可以在画舫度过。欧阳礼貌的推拖掉，并且希望下次茗卿有空可以去找他聊天，不过希望别穿的这么惹眼。

回到客栈，正巧看见小青在收衣服。小青见了欧阳忙道：“小青谢谢少爷收留。”

少爷？欧阳倒不太抗拒这个称呼。即使在现代的特区，富豪们还是有佣人称呼少爷、老爷、夫人的。欧阳点头：“不客气，你忙。咦？”欧阳顺眼一看，心中惊讶一个，好漂亮的姑娘。脸洗干净后，其肤如玉，其唇朱色，其眼清明，别说以后，现在和茗卿站一起也不落什么下风。

欧平不这么认为，他这年纪对没打扮的女生兴趣不大，反倒是觉着大他五岁的茗卿更有魅力。而欧阳是看多了摩登女郎，看见这么清纯的小花难免心中赞叹一句，这么大的清纯可人女生在现代可寻觅不到。

“少爷？”欧平一边叫。

“哦！失礼。”欧阳坦然道：“没想到小青你这么好看。不好意思。”看美女走神有罪过吗？再说自己只是联想到现代社会，并不真是没了魂。

进了客房掩上门，欧阳就寻找到几根头，全在正确的位置上，应该没有人进来过。欧平一进门就神秘兮兮问：“少爷，有没什么现？”

欧阳摇头：“没现有什么监视、或者跟踪我们的人。”他说没有，自然就是没有。

欧平欢喜道：“那小青就是已经有三分可信。”

“看你高兴样子，是不是很开心有人帮你洗衣服？”欧阳朝床上一躺，真舒服：“我先睡一会，你让小青在店里吃，我们晚饭拿到房里。”

“是，少爷。”

欧阳没睡觉，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太平静了，反而觉着有点反常。今天他去画舫，那位置可以说一目千里，但是也没现异常。这太不象是公主的作风，虽然欧阳和公主照面没几次，但对其性格还是有一定了解。至于小青……在两次和公主接触中，欧阳只怀疑女贼这个人可能是小青。不过在新城县，自己曾经啃女贼一口，那伤疤不是那么好消，但刚才看收衣服的小青1ou出的手臂却是平整自然。当然不排除什么宫中秘药的可能……

除了女贼，欧阳实在想不起公主身边还有什么样的人能装扮成小青。不成！本少爷要当一次采花贼。

第二十五章风花雪月

“不是奴家不帮公子，只是科举之途，历来严厉。为了防止舞弊实行实行糊名和誊录。即使是当今皇上作答，恐怕也得不到任何照顾。更别说泄题。”

“这么严格？”欧阳大为惊讶，所谓糊名，就是把考生名字糊起来。誊录更狠，为避免你在试卷中画图，直接让别人代抄一次，再交给考官。

茗卿掩嘴呵呵一笑：“不过公子不用担心。据奴家所知，《周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进士四考，一考大经、二考兼经，三考论，四考策。而举人三考，大经、兼经、考论。奴家注意到这多年来的举人考，大经多为诗经，兼经多为论语，公子只要对照复习，中举难度不大。”

论语一万多字，诗经有近四万字。娘哦……茗卿可不知道，她面前这位端庄的公子，对这些东西几乎是一字不看。茗卿继续说道：“只要官员不大更替，考题应该还会出自这两经，虽然奴家没有十成把握，但六七成还是有的。”

欧阳苦笑道：“谢姑娘好意，只不过，在下是草包一个，一看这些书就头疼。”

“啊？公子玩笑，欧平公子可是说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胡说。”欧阳悻悻，自己地理就没及格过。当然也怪老师，火山就火山，会喷火的山就是，还要分什么岩什么岩的。

欧平一边道：“茗卿姐姐，我家少爷是什么都懂，就是不懂这些。”

茗卿笑道：“不会是真的吧？“

“惭愧、惭愧。”欧阳汗颜，比起茗卿的款款而谈，自己实在是太丢人了。

“公子真是有趣之人。”茗卿很实在的将欧阳从奇人降级到有趣。

“不要笑话我了。”欧阳投降。

“公子毕竟是读书人，奴家怎会笑话。”茗卿黯然道：“即使是行夫走卒，奴家亦比不上。”

“大家都是朋友，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朋友？”

“是啊！要不这样，我出道谜语，大家一起乐乐。”欧阳道：“恩……一个**男人坐在石头，打一成语。”这些黄色小段，欧阳熟，可以说现代人都熟。

“恩……”茗卿苦思一会后摇头：“奴家不知。”

“以卵击石。”

“以卵击石？……哈哈。”茗卿大笑一声，然后感觉到失礼，忙掩下嘴，不过身子依然轻微颤抖，显然是被逗乐了。

“第二道题，两个**男人坐在石头上。”

“奴家想想……”茗卿再苦思一会后小心问：“是不是一石二鸟？”

“正确！”

“哈哈！”茗卿笑得花枝乱颤，连连道：“妙，妙。公子果然是妙人。两位公子稍坐，奴家失礼，进去整理……”

“别整理了，说了都是朋友，大家开心就好。”欧阳道：“只要姑娘别笑我们是登徒子就行。”

“公子哪里是登徒子，奴家我识人无数，可以看出公子是真心尊重奴家这等风尘女子。”

“说这话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和人聊得这么开心，和姑娘聊天春风沐浴，全身都很舒服。”欧阳道：“无酒不美，欧阳你买点酒。一题一杯酒，你也有份哦。”

“何需买酒，两位公子既然当奴家是朋友，奴家又岂会吝啬？小红，拿酒来。”茗卿道：“奴家偶想一题，请两位公子做答。洞房花烛夜，猜一地名。”

“……”欧阳想了一会摇头，欧平亦然。

“答案是——开封！”茗卿一指酒杯：“两位公子请，奴家陪饮一杯。”

……

三人猜迷，聊天，欧阳用碗表演了一套打击乐的节奏，茗卿甚有兴趣。而欧阳对茗卿说的天下奇事也是好奇之甚。一来一去，时间倒是过得很快。

直到下午欧阳才起身告辞。茗卿委婉的表示只要他愿意，今天可以在画舫度过。欧阳礼貌的推脱掉，并且希望下次茗卿有空可以去找他聊天，不过希望别穿的这么惹眼。

回到客栈，正巧看见小青在收衣服。小青见了欧阳忙道："小青谢谢少爷收留。"

少爷？欧阳倒不太抗拒这个称呼。即使在现代的特区，富豪们还是有佣人称呼少爷、老爷、夫人的。欧阳点头："不客气，你忙。咦？"欧阳顺眼一看，心中惊讶一个，好漂亮的姑娘。脸洗干净后，其肤如玉，其唇朱色，其眼清明，别说以后，现在和茗卿站一起也不落什么下风。

欧平不这么认为，他这年纪对没打扮的女生兴趣不大，反倒是觉着大他五岁的茗卿更有魅力。而欧阳是看多了摩登女郎，看见这么清纯的小花难免心中赞叹一句，这么大的清纯可人女生在现代可寻觅不到。

"少爷？"欧平一边叫。

"哦！失礼。"欧阳坦然道："没想到小青你这么好看。不好意思。"看美女走神有罪过吗？再说自己只是联想到现代社会，并不真是没了魂。

进了客房掩上门，欧阳就寻找到几根头，全在正确的位置上，应该没有人进来过。欧平一进门就神秘兮兮问："少爷，有没什么现？"

欧阳摇头："没现有什么监视、或者跟踪我们的人。"他说没有，自然就是没有。

欧平欢喜道："那小青就是已经有三分可信。"

"看你高兴样子，是不是很开心有人帮你洗衣服？"欧阳朝床上一躺，真舒服："我先睡一会，你让小青在店里吃，我们晚饭拿到房里。"

"是，少爷。"

欧阳没睡觉，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太平静了，反而觉着有点反常。今天他去画舫，那位置可以说一目千里，但是也没现异常。这太不象是公主的作风，虽然欧阳和公主照面没几次，但对其性格还是有一定了解。至于小青……在两次和公主接触中，欧阳只怀疑女贼这个人可能是小青。不过在新城县，自己曾经啃女贼一口，那伤疤不是那么好消，但刚才看收衣服的小青露出的手臂却是平整自然。当然不排除什么宫中秘药的可能……

除了女贼，欧阳实在想不起公主身边还有什么样的人能装扮成小青。不成！本少爷要当一次采花贼。

第二十六章采花者欧阳

三更时分，欧平敲开小青门道：“我和少爷出去下，你帮我们看好门。”

“恩恩！”小青睡眼朦胧点头。从门缝一见欧平和欧阳离开，一双本无神的眼睛立刻精神起来。在窗户位置目送两人离开客栈后，从窗户翻下一楼，然后通过楼梯上了客栈对面天字楼的甲字房。两长一短后，一名汉子打开了门。小青走到内屋道：“公主，他们出去了。”

这就是公主所谓的一计，由于欧阳太小心，公主只能派出女贼也就是小青混到两人之中。禁军、宫女由步帅带领已经和銮架一起回京，而二十名内卫则是化成各种职业在附近潜伏。

“你昨天才认识他们，他们今天就半夜出去……一定是试探你。你快回去。”公主道：“不要派人跟踪，别说现在行人稀少，即使白天恐怕也会被现。”

“是！”小青回答。

“你回去吧。委屈你了。”公主倒觉这个游戏很有意思，最少比盗官印可是有意思多了。

……

欧平下水一圈，提了个包裹上来。欧阳在岸上摇头：“难道真是我多心？”

“肯定是少爷多心。”

“希望是这样。”两人回转客栈，一路上仍旧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到了客房，欧平无奈的将包裹里的石头拿出来道：“少爷，小青应该不是奸细。”

“也许。”欧阳还是有所保留。

第二天一早，三人一起用早饭。欧阳在一边随意的问问题，小青回答很自然，父母的名字，姐姐为什么会在京城，擅长什么，识字与否。欧阳听完一一点头。要说他觉着小青可疑，当甩了这包袱，但是他又希望小青有问题，好让隐藏在暗处的公主杀手涧使出来。不过从这两天看，小青是再正常不过的。

既然你不出杀手涧，那只好本少爷出杀手涧。

小青绣花、欧平隔壁听评书，欧阳逛街。日将落，欧阳回来到小青房间拿出张纸道：“小青，你帮我去买点药。”

“好。”小青放下手上绣针，接过纸稍微看了一眼，险些将欧阳活活掐死。这药不是别的，就是流传在江湖中最没有秘密可言的蒙*汗*药。很多人都知道，成分也很简单，所以这药就有个最大的缺点，味道怪怪的，很特别。有点点经验人甚至用鼻子就能辨认出来。

“这是我家乡本地的草药，我看你眼中有血丝，这两天一定睡的不好。刚让欧平买只兔子回来。晚上让店家帮忙炖熟，加上这服草药，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

废话，当然到天亮，两倍的药性。小青忙客气道：“少爷，不用为小青破费。”

“你少爷不是吝啬的人。”欧阳拿出三百文钱道：“去买药吧，你的手好白，哈哈。”

“……谢少爷。”小青心中抓狂。

……

“公主，怎么办？他摆明了晚上要占我便宜。”

“应该不会吧？”公主沉思会道：“会不会只是试你？”

“那万一不是试我呢？”小青急问：“怎么办？”

公主问：“你能不能换一味药，让此药有味而无其他作用？”可别偷鸡不成噬把米，把自己小姐妹清白给搭进去。虽然公主觉着欧阳不象采花贼，但是毕竟不熟悉底细，也不太敢冒险。

“应该没有问题。”小青道：“只要不喝，辨别不出来真假。”

公主点头：“他晚上真要非礼你，本宫准你杀了他。”

“是！”

……

一更时分，兔子和药下锅。二更时分，小青吃完。三更未到，欧阳摸到

了小青的房中。

关上门，欧阳点上桌上的蜡烛。小青闭着眼睛和衣躺在床上，貌似睡着。欧阳边走过去边淫笑：“小绵羊，少爷好好侍侯你。”

“……”小青的右手轻轻摸在娥眉刺上。

欧阳动手，掀了被子，轻轻解开小青的外衣，露出内穿的小红褂。然后嘴靠近小青的嘴，两道呼吸交织在一起。右手向下，拉开小青的腰带。

没反应！难道真是一个不知世事可怜的娃？欧阳双手叉腰看半裸的小青，最少你也会喊救命是不是？欧阳已经布置了连环手段，只要小青一反抗，一台好戏就等着小青。可是都这样了楞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继续吗？当然不能再继续。再继续叫猥~亵！

欧阳轻轻的把小青的衣服穿好叹口气：“不好意思，不过你少爷我见过的艳尸可比你漂亮。”话虽这么说，欧阳丹田还是有点火烧，推开窗户，一轮圆月高挂半空。欧阳忍不住骂了一声：“该死的宋朝，**收费都那么贵。还好不收水费，本少爷洗澡去。”

欧阳离开，小青转身眼睛也不睁开，抱着被子偷偷一笑。

欧阳不是什么君子，在特区对一夜情也看得开。但那得找对象，对小青下手那叫**，在哪国都属重罪，更何况古代妇女对贞洁看得重。茗卿也不成，既然是朋友，互相尊重是应该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否则将来大家见面都尴尬。

欧阳最喜欢就是在酒吧认识一个同样寻找目标的女性，酒店开房，一早各走各的。不知道姓名，也不知道工作地址。至于**，欧阳一般是不碰的。倒不是因为别的，就担心遇见扫黄，高级督察深夜召妓被抓，头版头条，太糗。至于没有扫黄压力的高级**，欧阳没兴趣花半个月薪水解决生理问题。

“睡的好不好？”欧阳在房间内百个俯卧撑后出门，恰巧遇见小青顺口问道。

“恩，谢谢少爷。”小青低头道。

这时候一个丫鬟上楼，欧阳认得是茗卿的丫鬟。丫鬟给欧阳行礼后道：“我家小姐问，两位公子今天是否有约？”

“没有，怎么了？”欧平睡眼朦胧出来。

“小姐说，如果两位公子无事，她今天将登门拜访。”

“好，知道了。谢谢啊。”欧阳客气道。

“不客气，奴婢份内事。”

丫鬟走远，欧平问道：“少爷，茗卿姐姐今天要来？”

“你听不懂中文啊？”欧阳笑着摇头，这小子肯定以为自己还在做梦。

“好耶。”欧平问：“少爷，我们是不是去买几件衣服？要不要从地字房换到天字房？要不要买点瓜果点心？”

第二十七章自己人

“自然就是美。”欧阳不理会欧平：“小青，我们吃早饭去。”

“这个……”

“没那么多讲究。”欧阳知道小青在想什么道：“一起吃饭又怎么了？”

“是啊！”欧平道：“我爹和我讲了一大堆规矩，少爷说放屁。我都是和少爷一起吃的。”

“恩，你要叫我名字欧阳也可以，你要和欧平一样坚持叫我少爷，我也不反对。不过既然和我们在一起，就别那么拘束。吃过饭让欧平带你去做几身衣服。一个姑娘家没衣服换洗是大笑话。”欧阳是打算再过半个月州试完后，将小青送到东京汴梁，帮她找到姐姐。顺便带欧平见识下京城，话说自己其实也挺想去看看这个政治文化中心。还有李师师，一定要去看看。如果价钱不贵的话，也可以适当考虑下干点什么，某些历史痕迹该留还是要留，即使丑点也认了……

……

小青边挑布料边问：“少爷为什么逃婚？据小青听说逃婚的，都是因为另外有相好的。”

“少爷才没有呢。”欧平道：“至于少爷为什么逃婚，我还真没问。反正少爷说逃，那就逃。”

小青再道：“我看少爷不象一般人。”

“那是，少爷厉害着呢。”欧平道：“什么事情都懂，除了读书。先生一直都说可惜，少爷就说，念这书就为了当官，其他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杂科。不过少爷对我说，这样的书不好。”

“不好？怎么才算好？”

“少爷说，念书只是为了识字。少爷还说，应该专科专学才是正理。”

“是什么意思？”

欧平道：“比如当捕快，就要有经验的捕头开课培训。比如你手上的布料，如果有师傅开课培训怎么染色、怎么剪裁，那大家就会很快上手。至于当官也得开专门的官课，一群论语出生的人哪有管理能力。”

小青问："那比如说知州该怎么当？"

"知州？少爷说当官是人都会。但要当个好官，必须精通民事。农田缺水，他能引水来。物价虚高，他能压制。百姓缺医少药，他也能想办法。我就问少爷自己当官话能不能做个好官。少爷笑着说他当不了好官，但能当好皇帝。我奇怪问为什么。少爷说，当今皇帝昏庸，杭州开设造作局，苏州开设应奉局，穷民力而为自己一私之欲。自己怎么干也比他要好。"欧平越说越小声，他是知道这话流传出去的后果。

小青忙道："这话不能说。"

"恩，少爷也交代过不能说。不过少爷说小青你是自己人，真要出卖我们换富贵，也是我们自己看错人。"

……

近响午，茗卿才翩翩来迟，今天的茗卿打扮明显随意很多，衣服也朴质许多。欧阳笑道："我和欧平打赌，我说你丫鬟走后最少两个时辰后才会到，他不相信，看来是我赢了。"

茗卿忙道："让公子久等……"

"别这样，我开玩笑的。迟到是女人的专利。"欧阳道："欧平去街上，估计一会就回来。里面先请。"

进房后茗卿一说来意让欧阳吓了一跳，欧阳没想到茗卿竟然是给自己当老师来了。茗卿拿出："贴经，就是贴掉经的一部分，而贴掉的一部分就要你写出来。"

"……"欧阳张大嘴点下头，顺手擦把额头的汗。

"嘻嘻，公子这表情实在是可以放个鸡蛋进去。"

欧阳再汗一个实话实说："被吓的。"

"公子会天文地理，可不知茗卿会诸家神算。"茗卿笑着神秘道："茗卿已经算出本次州试之题。"

"啊？是不是真的？"欧阳欢喜道。

"当然是真，公子只需背诵千字即可。也幸亏如此，本次州试主考为周礼，要是公子用心念诗经，奴家反倒愧疚。"

“太好了。”欧阳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他当然知道这考题是人家身子换来的。当然即使没考题，人家也得出身子，本就是这职业，要求哪能太高。

“公子愿意和奴家朋友相待，又不贪慕奴家这身子。说谢倒是生疏了。”

“别奴家了，听着别扭，你叫我欧阳，我叫你茗卿就好了……早知道多敲州府点钱，还你自由。”欧阳道：“别说我马后炮，那天下画舫我就问了你赎身价格，两千贯，太黑了。”

“公子有心，茗卿就感激不尽。茗卿也过掼了此等生活。如同笼子中的小鸟，虽然是他人玩乐之物，但真出笼，恐怕又不知去何处。”说到这，茗卿有点唏嘘。

“别哭了。”欧阳安慰道：“等你找到心上人后，就去我村里住着……喂！偷听的，进来。”

“呵呵，少爷，茗卿姐姐。”欧平推门进去，满脸赔笑，身后还跟着一条小尾巴。

小青红着脸道：“少爷。”

“没关系，不过这不是好习惯。准备下午饭，弄点好菜送到客房。”

下午就是辅导课，依了欧阳的意思，就是在书上画圈圈就好。没想茗卿相当尊重圣贤之书，宁可一处一处的教导欧阳，也不愿意在书上做标记。考论，相当作文题，就是拿出圣人一句话，让你论述这句话，用的还得是大经或者兼经里的语句。欧阳七拼八凑出一篇文章，茗卿看了直摇头。

本着送佛送到西天的精神，茗卿直接写出文章，让欧阳自己背诵。直到初灯，茗卿婉拒了欧阳留客，嘱咐要多念多背后悄然告辞。

欧阳也不是普通人，花费了两个时辰将这一千来字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很熟练的销毁证据。

……

“他脱了你的衣服，但又穿了回去？”公主问。

“是！”小青红这脸回答。

“本宫奇怪，按你的性子，刚脱你衣服，你就应该动手才是。”

“奴婢想这欧阳是公主看中之人，非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冒动的好。”小青回答。

“步帅已经催促本宫几次，既然你已经取得他信任，本宫也不再逗留。”公主道：“一切依计行事，到京城再行难，本宫不想当地官员纠结此事之中。”

“奴婢明白。”

公主叹口气：“你我相处多年情同姐妹，无人之时，莫要再一口一个奴婢。”

“奴婢不敢，奴婢告退。”

第二十八章（未发莫点）

“自然就是美。”欧阳不理会欧平：“小青，我们吃早饭去。”

“这个……”

“没那么多讲究。”欧阳知道小青在想什么道：“一起吃饭又怎么了？”

“是啊！”欧平道：“我爹和我讲了一大堆规矩，少爷说放屁。我都是和少爷一起吃的。”

“恩，你要叫我名字欧阳也可以，你要和欧平一样坚持叫我少爷，我也不反对。不过既然和我们在一起，就别那么拘束。吃过饭让欧平带你去做几身衣服。一个姑娘家没衣服换洗是大笑话。”欧阳是打算再过半个月州试完后，将小青送到东京汴梁，帮她找到姐姐。顺便带欧平见识下京城，话说自己其实也挺想去看看这个政治文化中心。还有李师师，一定要去看看。如果价钱不贵的话，也可以适当考虑下干点什么，某些历史痕迹该留还是要留，即使丑点也认了……

……

小青边挑布料边问：“少爷为什么逃婚？据小青听说逃婚的，都是因为另外有相好的。”

“少爷才没有呢。”欧平道：“至于少爷为什么逃婚，我还真没问。反正少爷说逃，那就逃。”

小青再道：“我看少爷不象一般人。”

“那是，少爷厉害着呢。”欧平道：“什么事情都懂，除了读书。先生一直都说可惜，少爷就说，念这书就为了当官，其他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杂科。不过少爷对我说，这样的书不好。”

“不好？怎么才算好？”

“少爷说，念书只是为了识字。少爷还说，应该专科专学才是正理。”

“是什么意思？”

欧平道：“比如当捕快，就要有经验的捕头开课培训。比如你手上的布料，如果有师傅开课培训怎么染色、怎么剪裁，那大家就会很快上手。至于当官也得开专门的官课，一群论语出生的人哪有管理能力。”

小青问：“那比如说知州该怎么当？”

“知州？少爷说当官是人都会。但要当个好官，必须精通民事。农田缺水，他能引水来。物价虚高，他能压制。百姓缺医少药，他也能想办法。我就问少爷自己当官话能不能做个好官。少爷笑着说他当不了好官，但能当好皇帝。我奇怪问为什么。少爷说，当今皇帝昏庸，杭州开设造作局，苏州开设应奉局，穷民力而为自己一私之欲。自己怎么干也比他要好。”欧平越说越小声，他是知道这话流传出去的后果。

小青忙道：“这话不能说。”

“恩，少爷也交代过不能说。不过少爷说小青你是自己人，真要出卖我们换富贵，也是我们自己看错人。”

……

近响午，茗卿才翩翩来迟，今天的茗卿打扮明显随意很多，衣服也朴质许多。欧阳笑道：“我和欧平打赌，我说你丫鬟走后最少两个时辰后才会到，他不相信，看来是我赢了。”

茗卿忙道：“让公子久等……”

“别这样，我开玩笑的。迟到是女人的专利。”欧阳道：“欧平去街上，估计一会就回来。里面先请。”

进房后茗卿一说来意让欧阳吓了一跳，欧阳没想到茗卿竟然是给自己当老师来了。茗卿拿出：“贴经，就是贴掉经的一部分，而贴掉的一部分就要你写出来。”

“……”欧阳张大嘴点下头，顺手擦把额头的汗。

“嘻嘻，公子这表情实在是可以放个鸡蛋进去。”

欧阳再汗一个实话实说：“被吓的。”

“公子会天文地理，可不知茗卿会诸家神算。”茗卿笑着神秘道：“茗卿已经算出本次州试之题。”

“啊？是不是真的？”欧阳欢喜道。

“当然是真，公子只需背诵千字即可。也幸亏如此，本次州试主考为周礼，要是公子用心念诗经，奴家反倒愧疚。”

“太好了。”欧阳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他当然知道这考题是人家身子换来的。当然即使没考题，人家也得出身子，本就是这职业，要求哪能太高。

“公子愿意和奴家朋友相待，又不贪慕奴家这身子。说谢倒是生疏了。”

“别奴家了，听着别扭，你叫我欧阳，我叫你茗卿就好了……早知道多敲州府点钱，还你自由。”欧阳道：“别说我马后炮，那天下画舫我就问了你赎身价格，两千贯，太黑了。”

“公子有心，茗卿就感激不尽。茗卿也过掼了此等生活。如同笼子中的小鸟，虽然是他人玩乐之物，但真出笼，恐怕又不知去何处。”说到这，茗卿有点唏嘘。

“别哭了。”欧阳安慰道：“等你找到心上人后，就去我村里住着……喂！偷听的，进来。”

“呵呵，少爷，茗卿姐姐。”欧平推门进去，满脸赔笑，身后还跟着一条小尾巴。

小青红着脸道：“少爷。”

“没关系，不过这不是好习惯。准备下午饭，弄点好菜送到客房。”

下午就是辅导课，依了欧阳的意思，就是在书上画圈圈就好。没想茗卿相当尊重圣贤之书，宁可一处一处的教导欧阳，也不愿意在书上做标记。考论，相当作文题，就是拿出圣人一句话，让你论述这句话，用的还得是大经或者兼经里的语句。欧阳七拼八凑出一篇文章，茗卿看了直摇头。

本着送佛送到西天的精神，茗卿直接写出文章，让欧阳自己背诵。直到初灯，茗卿婉拒了欧阳留客，嘱咐要多念多背后悄然告辞。

欧阳也不是普通人，花费了两个时辰将这一千来字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很熟练的销毁证据。

……

“他脱了你的衣服，但又穿了回去？”公主问。

“是！”小青红这脸回答。

“本宫奇怪，按你的性子，刚脱你衣服，你就应该动手才是。”

“奴婢想这欧阳是公主看中之人，非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冒动的好。”小青回答。

“步帅已经催促本宫几次，既然你已经取得他信任，本宫也不再逗留。”公主道：“一切依计行事，到京城再行难，本宫不想当地官员纠结此事之中。”

“奴婢明白。”

公主叹口气：“你我相处多年情同姐妹，无人之时，莫要再一口一个奴婢。”

“奴婢不敢，奴婢告退。”

第二十九章阳平趣事

不好，小青跑出几步后马上醒悟，立刻朝左摔下。但这一摔，一股钻心的疼冲到心头，小青忍不住‘啊’了一声。

欧阳忙过去，脱了小青的鞋子只看一眼就知道原因，脚扭了，而且伤到了筋。欧阳问：“痛吗？”

“恩恩！”小青点头心中憋屈，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早知道，早点学会什么事都没有。

“我先帮你揉揉。我看你这几天还是先回杭州住下。”欧阳突然又问：“你裹脚？不难受吗？”

“？”小青疑惑，自南唐来，社会妇女都追求三寸金莲。好大脚也成为漫骂、羞辱妇女最难听的一句话。三寸为金，四寸为银，五寸为铁，虽然没有官方规定，但是全社会都是以此来作为审美的观点。难受是当然的，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可是民间的俗语，充分说明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

“没其它意思，你喜欢就继续裹。”欧阳不反对别人的喜好，如同他从来不阻止别人自杀一般。不过欧阳还是补充一句：“畸形的小脚美丽，是很变态的审美观。我牵马，送你回去看郎中。”

小青问：“少爷不喜欢？”

“不喜欢。”欧阳扶了小青上马，兼职马夫：“你觉着喜欢就可以，不用管我的看法。”

“少爷要是不喜欢，小青就不裹了。”

“……”欧阳回头看了小青一眼玩笑问：“你不会是十八年华春心动吧？”

“这……”小青脸烧，心中骇然，不会是真的吧？小青忙辩解：“少爷不要和我开这样玩笑。”

昏迷，看模样这小丫头片子真有那心……欧阳检讨自己，自己和小青的接触全是比较正常的礼仪。除了今天教骑马之外，自己可没和其有什么身体接触。小青不是欧阳理想伴侣，当就裹脚这一条就不合格。裹脚女人行动受到很大的约束，有的甚至只能扶墙站立。北宋裹脚倒还没有完全化，直到南宋小朱现身。这家伙干的坏事可以说是荼毒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会不会是自己太自作多情？也有可能。人家说自己是少爷，自己不喜欢

她就不干，貌似也说得通。管她呢，到了京城朝她姐姐手里一送，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

有道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大概休息十天之后，小青就表示自己可以上路。欧阳查看一下，觉着小青的伤恢复比自己想象的快，也点头答应。于是三人骑马上京城。

由于不赶路，小青又有伤，三人行进度不快。慢慢的，欧阳倒是惊讶现小青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小女人，能说会笑，还有点古灵精怪。

而小青就觉欧阳可疑，从欧平话中知道，欧**本就没骑过马。欧家村靠山面湖，一边是山路一边是水路，不可能有马骑乘。这问题问欧平，欧平坦然回答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现在正热衷骑马，有问题让小青直接问欧阳。

“天上有没神仙？”欧阳乐道：“应该有，又应该没有。”

小青问道：“那天上有什么？”

“这个太深奥，我回答你一个问题，就会给你带来十个疑问。所以我劝你不要问。”欧阳问：“前面是什么地方？”

欧平在旁边道：“按指路人说，前面就应该是寿州的阳平县。少爷，知道这阳平县有什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吗？”

“哦？”欧阳笑道：“看来你倒是打听清楚，说说看。”

“回少爷，这阳平县县官是虚职。真正掌管霍山县的是当今皇帝最宠爱刘贵妃的父亲。”欧平道：“我还打听到，这个刘贵妃本是个酒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皇上的一个宠妃刚死，心情不好，这个刘贵妃就被杨戬推选出来。现在皇上和这个刘贵妃是形影不离，离开了就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而且这个刘贵妃手巧，自己制衣，不仅皇帝喜欢，京城内妇人都争先仿效。听说刘贵妃还被封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可以说是相当有权势。”

欧阳哈哈一笑道：“阳平县有这么一条大虫，谁当这县官都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进城后，欧阳就知道欧平不是玩笑。街上巡逻竟然是布衣家丁，经过县衙门口，大白天竟然连个衙役都看不见。再看那刘府，门口一口大鼓外加两名衙役，里面是大堂，大堂内布置和衙门无异。最可乐是堂中还悬挂一面‘明

镜高悬’的牌匾。

欧平比较八卦介绍，前几年，这边的县官生病卧床不起，这位刘老爷就越俎代庖。等县官可以理事后，刘家也不知道使什么手段，县尉、建康狱丞还有一干衙役捕快去了刘府上班。县官怒去理论，却被诬陷打坏皇帝御赐花瓶一个，最后只能作罢。这名县官平调后，也不知道刘贵妃和杨戬对皇帝吹了什么风，皇帝竟然扣住这个县令位空缺，让刘家当了阳平王。此事虽然不可思意，但生在徽宗身上，什么事都可以理解。

不关三人事，三人也就是图个热闹。找到客栈，伙计牵走了马，小青负责点菜，欧平知道欧阳挑剔，最低底线是客房不能有虱子，于是先行整理。而欧阳就是洗澡。

“小青姑娘，主上命我等在此等候消息。”一名公主府内卫在小青隔壁桌子道：“主上在寿州亦寻得两名才人，已经返京。不如即可到达。”

“我这边没问题。”小青道：“一切按布置即可。大约半月后到京。”

“是，卑职这就回报主上。”

“你快走吧，少爷……欧阳精明着呢。”

“是！”

内卫走后，小青心中惴惴不安。这一路来，欧阳和欧平对待她象自己人一样。她从小在宫中长大，虽然也常出江湖游玩，但从未感觉有这一路行来的快乐。欧阳虽然狡猾非常，但是性情纯善，和他在一起，感觉不到一点拘束。而欧平和她打闹，如同一对快乐的小伙伴。她心底里真不想让欧阳卷到是非之中。但她也知道公主，公主是不滥杀无辜，但欧阳还是无辜的吗？

第三十章上谷缉盗（上）

“怎么了？你脸色不太好。”欧阳脖子挂条自制浴巾拿筷子吃口菜：“没事吧？”

“没事。”小青露齿一笑:：“少爷，省试有把握吗？”

“没有。”欧阳不为意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学问，可以说是一肚草包。杭州那会，要不是茗卿帮忙，别说解元，估计在落榜人中也是排名倒数第一。”

“少爷要是草包，京城全是草包。”小青这说的是实话，欧阳知道的东西比她想象的还要多。最最厉害还能明娱乐工具：名曰：扑克。小青玩了几次后，迷上了斗地主。一到晚上撒娇、嗲加哀求非拉欧平和欧阳一起玩不可。但她奇怪的是，欧阳一有困意就能大杀四方，没事就抓四副炸弹将自己炸回去睡觉。小青好几次梦见自己一脚踩在欧阳身上，手拿娥眉刺喝问：说！你为什么要拿四副炸弹。欧阳在梦中求饶道：女侠，我这是替你拿的。小青想着想着，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什么情况？”欧阳回头四望，再摸摸自己的脸，没什么不对。

“没，没！”小青忍笑道：“少爷，吃过晚饭我们继续斗地主好不好拉？”

“还斗？都斗了半个月，你不腻啊？”欧阳叫苦连连，原本只是打时间制造了扑克牌，没想到这小丫头玩上瘾了。上瘾就上瘾，水平又不怎么样，除了输还是输。别说自己作弊，即使没作弊，死丫头也基本是输。那牌技那叫一个臭啊。欧阳每每感觉自己在蹂虐幼~女，自己甚至故意放水，这丫头还死盯着手上的牌，专心致志，貌似担心一眼不看，牌就没了一般。

“要嘛，要嘛。”小青使用出嗲**。

如她所想，欧阳立刻起一身鸡皮疙瘩：“好，好，好。拜托你吃饭时候不恶心我好不好？不过……这东西只限我们私下玩玩，不许外泄。”

“为什么？”

“民间赌博已经够疯了，如果有这简单、方便又廉价的赌具，那岂不是更疯？”

小青赞道：“少爷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欧阳汗颜：“我就是不想荼毒百姓。”自己带不来先进科技，也没必要带

来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哪来的先天下之忧。

当晚，三人又凑在一起斗地主。半个时辰后小青脸被画满了乌龟，小青洗完脸赖皮要继续，欧阳送给欧平四个炸弹，自己再拿四个，一庄将小青再打成满脸乌龟。小青只能气呼呼回房睡觉。她决定晚上在梦中继续昨天蹂虐欧阳的美梦。

阳平到汴梁还需要穿过一个上谷县，三人刚进入上谷地面就现此县气氛紧张。路口四名带刀衙役正在盘查每个出县之人，就连欧阳这入县之人也被盘查一番。欧阳询问后得知，上谷县内隐匿着一名江洋大盗。事几天前，本要押送州府处决的一名江洋大盗名曰飞天神鼠突然暴狱，杀死两名牢房衙役后逃脱。

现后，乡兵和衙役四出，封锁各个出城路口。由于冬天已至，飞天神鼠不可能跃山进林，所以衙门在上谷布下天罗地网抓捕此贼。飞天神鼠武功高强且恶名远扬，此事又生在京师附近，当地官员重视非常。

欧阳还了解到，此县捕头展铭也不是普通人，先前也就是他独斗飞天神鼠将其擒拿。只不过由于三天一比限已过，展铭被县令呵斥，再给其最后三天期限，如若未拿到飞天神鼠，将以失职将其下狱。

一路进去，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飞天神鼠，都说此人可以飞檐走壁，刀枪不入。欧阳下马和人一路聊着进城，心中亦有些愤怒。此飞天神鼠武功怎么样不好说，但却是罪行累累。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到处洗劫。手中命案不下百起，另有奸杀、纵火等等罪名。而且一逃出狱就劫杀一家百姓，县衙悬红百两银子捉拿，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飞天神鼠如同消失在人间一般。

欧阳当警察时候见过很多悍匪，他知道这些人已经把一天当最后一天过，没有什么人性可言。没碰见就算，现在遇见了没有理由不帮忙。刀枪不入？欧阳是不相信的，他相信有武功这一说，比如新城那女贼，身法灵巧，动作迅，他自认一招就倒。而按照他分析飞天神鼠应该达不到女贼那水平。否则早就杀出去，何必被困在县中？

“你们今天关好门窗。”客栈内欧阳无视小青斗地主的嗲**道：“我要出去看看。”

欧平立刻紧张道：“少爷，你不会是想去拿飞天神鼠吧？”

“我估计这人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没。”

“可是少爷你赤手空拳的，万一被贼人遇上怎么办？”

“我会喊救命。”欧阳露齿一笑。

欧阳出门，小青在一边急道：“你怎么不拦着他？”

欧平摇头：“他是少爷，再说我相信少爷一定行。”

“行你个头。我去睡觉了。”小青气呼呼回到房间，换了一套衣服也溜了出去。

……

才一更天，街上几乎已经没了行人，只有偶尔路过的里长组织的乡勇巡街。衙役乡兵是派不出来了，路口盘查换班，已经是极限使用，还要顾虑县官的安全等等因素，只能是老百姓自己顾自己。

欧阳这文士打扮没有让巡逻的怀疑，明年三月就是省试，陆续经过上谷县的举子很多。而且逃犯是三十多岁的高壮汉子，不可能是欧阳。里长也只是好心提醒欧阳快回客栈罢了。

躲藏在农村的逃犯为下等，因为农村大家都熟，多个生人出来很难不被现。躲藏在荒山野领的为中等，因为生活寻食不便。最聪明是城市，一来生人来往也正常，二来有丰富的供给，三来，被抓捕还有人质，四来城市地形复杂，不象农村和荒山一目平川。

欧阳已经勾勒出一个最大的可能，那就是罪犯隐匿在某户人家家中，挟持人质，逼迫亲人不举报自己，或者是给自己弄吃的。这个可能是欧阳的可能，也就是如果他是逃犯，一定选择这样的办法躲避风声。

如果是自己，自己一定选择店铺，这样在阁楼或者是内堂都可以知道官兵的动静，而且一家开张的店铺也是最不会被怀疑的地方。欧阳已经想象出罪犯挟持了某老板的老婆或者孩子，老板开张边做生意，边要供给罪犯吃喝。捕快来查，也只会问老板有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之类的话语。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吃喝拉撒排除罪犯躲藏的可能地点，综合各种信息将罪犯藏身地压缩到最小范围。

第三十一章上谷缉盗(下）

米店、棺材店、客栈、酒楼、盐庄、钱庄、肉铺……欧阳边走边看，脑子一直不停在思考罪犯现在的心理。

“站住！”一个低沉声音在欧阳身后喝了一声。

欧阳转身一看，原来是一名单身捕头，看此人三十不到，虽身高六尺，身材健壮，但面容却有几分儒雅。欧阳拱手行礼：“不知可是展铭展捕头？”看其眼中血丝，恐怕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

“在下正是。”展铭手抓刀抱拳回礼：“城内有恶贼，请公子回去。”他就是出来碰碰运气。

“你来得正好。”欧阳答非所问道：“在城内店铺中，有哪一家这几天有店老板的亲人都没露面的？”

“什么意思？”展铭问。

“在下感觉，飞天神鼠有一定可能挟持店家的亲人隐匿其中。”

“哦？”展铭一惊：“公子继续。”

“如果真如我所说那样，条件一：这店不能有伙计。条件二：住家和店铺是在一起。条件三：仍旧是准时营业。”

“一、二我可以理解，为何需要准时营业？”

“贼人多疑，怕官差起了疑心，必然还是按照日常开关铺时间要求店老板。”欧阳道：“但是，由于有贼人出没，展捕头你看，一更天就无店铺营业，大家都是早早关门防贼。如果有一家仍旧是准时开关店铺，那就相当可疑。”

“有道理，没请教？”

“新城欧阳。”欧阳再道：“如是潜伏民家，贼人不好把握有无亲戚来访，而且贼人一逃出就劫杀一家民家，显然也觉得民家不适合隐匿。但店铺则不一样，贼人先前走上一圈，就能知道谁是外地人。”

“外地人店铺、不雇伙计、居家和店铺在一起。”展捕头想想后道：“本县有三家。东街的猪肉店、西街的小食店和裁缝店。”

欧阳马上道：“猪肉店家必然身强体壮，绝非好选。小食店需夫妻帮佣，少一人则无法应付食客。展捕头，不如先去裁缝店一看？”

展捕头道：“这等粗活，我去就好。万一贼人真在，打斗起来恐怕伤了公子。”

“在下也没那等金贵。”欧阳笑道：“请展捕头带路，再说我等是先行查看，并非就此擒贼。”

“死呆子，管闲事。”小青在一旁咬牙，她当然知道欧阳不是呆子，但是她当奸细之外一责任是护送，要将欧阳安全送到公主手上，并且还不能惊动当地官府。

……

“就这家了。”欧阳从裁缝店铺出来后对展铭道：“店老板态度太可疑了，官差敲门，有必要那么紧张吗？而且言语中听出几次想赶我们走，支支吾吾，前言不对后语。”

“展某也看出来。”展铭拿出一个木牌给欧阳：“请公子到衙门班房喊我一干兄弟到此。”

欧阳点头道：“展捕头要小心百姓的性命，还有别透露我底细。”

“展某明白。”

欧阳到了衙门，递上牌子，在休息和值班的十几名捕快立刻出。欧阳一看左右也没自己的事，就回了客栈。办案他们不行，打架自己不行，要给自己有个定位，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是这么个意思。

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小青还以为欧阳一腔热血，肯定要去现场看看，没想走几步人家就进了客栈，这么一来小青大惊。由于窗户外是水塘，她今天走的可是侧门，房门只掩，这万一一阵风吹开房门……

“公子，最近不太平。快回房休息吧。”店家帮欧阳开门，话语中有些埋怨问道：“公子的同伴呢？”

“同伴？”

“是啊！那位绿衣姑娘。刚看见从侧门出去。”

“哦！她已经回来了。”欧阳点头到了小青房间，轻轻一推，里面空空如也。欧阳轻笑下关上门，回到了自己房间。

这一切动作都落在小青眼中，小青心中大恐，看欧阳那淡定神闲的模样似乎早已经知道自己身份一般。

其实小青就一个破绽。当天小青打扮成小厮模样时候，钱是欧平被偷的，而是欧阳去要钱，但小青一见欧阳，似乎就知道自己是失主一般，慌张的表情很正常，但是她却忘了欧阳不是失主不应该慌张。这点欧阳也是到了阳平县无意中才想起来。今夜之事，让欧阳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

“小青，眼睛怎么肿得象馒头？”欧阳惊讶道：“失眠还是失恋？”

“没！昨晚没睡好。”小青低头道。

“那吃了早饭去补觉。漂亮的女人是睡出来的。”欧阳道：“今天我们就不赶路，在这里休息一天。”

“少爷……我……”

小青还没说话，街上就喧哗起来，只听锣声加人声：“抓住飞天神鼠了，抓住飞天神鼠了。”

欧阳朝外一看，四名衙役用木棍挑着一个人的尸体正在游街，前有锣，后有鼓。再看那人的相貌，确实是缉捕令中飞天神鼠的模样。街道两边百姓纷纷欢呼，喜庆之色流淌在他们脸上。他们才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他们就知道坏人死了，有太平日子过了。

“听说展捕头受伤不起。”一名在店外围观的人道。

“该去看望。”另外一人呼应。

“同去，同去。”一名文士也凑热闹。

欧平对欧阳一举大拇指：“少爷，一定有你功劳。”

欧阳得意一笑道：“是本份。”抓贼就是这感觉，有成就感，爽！看看小青问：“小青，你怎么了？怎么不动筷子？”

“我不想吃，我回房去了。”

欧平疑惑问：“少爷，什么情况？”这句话是学欧阳的。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欧阳道：“到了京城，我们先从东吃到西，然后从南玩到北。再去看看传说中的李师师，然后……你就回庄里一趟。”

“什么？”欧平大惊：“少爷你让我回去？”

“是啊！带封信回去。你不送，难道我送啊。”欧阳教育：“没良心的，看看老爹，顺便回去过个年不好吗？”

“好是好。”欧平抓脑袋：“要不，少爷一起回去？”

“我回去就得被逼婚。你回去，大伯一定不放心我，你想不再出来都不行。”

欧平想想后无奈道：“那好吧。”

第三十二章软禁

当天晚上，欧阳去拜访展铭，这才知道展铭受伤是因为救助人质的原因，心中不禁佩服有加。展铭则对欧阳提到的勘察现场、犯罪思维很有兴趣。两人一直聊到三更，欧阳这才告辞。

第二天，三人离开了上谷县。小青一反从前，闷闷不乐，欧阳也不劝导，欧平虽然心中疑惑，但也没多问。心中暗想，是不是少爷对小青姑娘干了什么。

东京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加上周边居民人口多达15o万，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

“小青，你前几年不是和爹来过，帮我们介绍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小青强打精神勉强笑下道：“好吃的有开封小笼包子、鲤鱼焙面、套四宝、清汤东坡肉、白扒豆腐。还有菊花火锅、大京枣、烩面、双麻火烧、芝麻翅中翅、红薯泥、花生糕、五香风干兔肉、黄焖鱼、锅贴、羊肉炕馍、炒凉粉、冰糖熟梨、杏仁茶、江米切糕。”

小青如数家珍，欧平一边赞道：“小青你好厉害，你爹竟然带你吃了那么多东西。”

“是啊！”

“找客栈下马，小青带路，今天我们吃遍东京。”

“好！”欧平举双脚赞成。

小青也打起精神来，地主一般带着两人到处吃喝玩乐。不仅有吃的，还有玩的。女子马毬、水上秋千、皇家皮影等等极具观赏价值的表演。连续三天下来，三人都是天放亮就出门，日落才归巢。

第四天，欧阳把信交给欧平，并且把所有钱留给欧平。欧平心中虽然有万个疑问，但他相信欧阳这么做，必然有这么做的道理。

欧阳送欧平走后，对小青道：“谢谢你，陪我们玩了三天。现在可以去你姐姐那了。”

小青点头，一指城门旁边的轿子：“公子，请上轿。”

“这轿子跟了两天了吧？”欧阳很大方的上轿。龙潭虎穴又怎样？本少爷

死过一次，不怕再死一次。小心穿越到神宗那时代，将吗死娘么掐死在胎中。

……

大多未嫁的公主都住在皇宫，但这位嘉国公主例外。她在大相国寺附近有自己的府邸，将来改造以下就能成驸马府。进入府内，什么侍卫、太监、宫女看起来有些杂乱无章。府内落轿，两名金牌内卫抬轿再朝里面走。内院则显得清净非常，除了几个宫女，只有内卫，连一个禁军、太监也看不见。

公主府邸显得相当阔气，进了内院，还走了近千米才落轿。欧阳从轿子内出来，现自己身处一个小院之中，有假山、有流水、有盆景，正屋位置还有两名宫女侍侯等待。

内卫道："欧阳公子，公主交代请你在此休息一日，如有需要尽管吩咐，但此地规矩森严，还请莫要出了小院。"

"好，谢谢。"欧阳道："你们去忙吧。"

……

"一点都不惊讶？"公主反道惊讶了，看了自己这公主府的规模也不惊讶其为一怪，根本不问请他来的目的其怪为二，不打听不询问任何事情其怪为三。

"是，欧公子一路观赏，丝毫感觉不出惊讶。"

公主沉思一会问："李汉和张玄明怎么样？"

另外一名内卫回道："李公子和张公子都已经和侍寝宫女有了鱼水之欢。"

这时候一名宫女进门道："回公主，欧公子让奴婢给他准备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铁架子、炭、猪肉、花椒、油等等。"

"他要干嘛？"

干嘛？烤肉呗。欧阳拿了一毛笔给肉串上色，刷上盐水、将剁碎的调料均匀洒上去。然后用毛笔涂上蜂蜜。香气满院，院口两名内卫也忍不住吞了下口水。欧阳吩咐身边宫女："鸡翅膀、牛里脊，整条拿下来，然后切成中等

薄片厚度。”

“是！”宫女回一声，出院拿去。

欧阳口叼根肉串转身问：“兄弟，一起吃点？”

内卫忙摇头。

“可惜了。”欧阳一直想烧烤来着，但在欧家庄不敢，出了村子又是一路劳顿。好容易有了临时落脚点，又有人免费供应材料，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只可惜欧平这小子没口福。再可惜是冬天，否则弄个游泳池，边烤边玩，人生快哉。有钱的日子确实比较好过。现代中欧阳每破一案，很多是选择和下属烧烤庆祝，手艺娴熟得很。

……

初灯时分侍侯欧阳的宫女回报：“欧公子洗澡，但让奴婢们离开。”

“好的，下去吧。”公主叹口气问身边小青：“你和他这么久，有现他有什么喜好吗？”

“喜好？”小青想想后道：“听欧平说，他喜欢游泳……”

“不是这些，你明白本宫问的是什么？”

“那奴婢真不知。他对钱财也不甚看中。对女色似乎也没多大索求。”

公主怒道：“难道要本宫派人将欧平抓回来要挟他才行？”

“回公主，奴婢看他，似乎对当今皇上也有所不满……”

“哦？”公主点头：“希望是这样，否则恐怕他就不能活着出这个门。”

……

一大清早，公主派了内卫来请欧阳到嘉国宫。说是请，不去当然不行。欧阳稍微整理一下，就随内卫过去。到达嘉国宫，已经有两名文士在客厅站立等候。大的四十来岁，小的也有二十多岁。见了欧阳进来，小的先拱手道：“寿州张玄明张青泽，不知公子？”

“杭州欧阳欧宏学。”欧阳回礼身转年龄大的文士：“没请教？”

“李汉。”李汉很随意的回了一句，连字也不说，不是很有礼貌。

“公主驾到！”一个内卫喊了一声，三人看见一个身影从堂后走来，走到屏风处坐下。

“见过公主千岁……”李汉和张玄明一起叩拜。欧阳不理会。

“欧阳。本宫知道你有万分不满。也不勉强你。两位平身，大家随意点，坐。”

“谢公主。”

两名宫女给三人上茶，张玄明一闻喜道：“莫非是苏州碧螺春？”

“正是。”公主道：“久闻张公子乃是雅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谢公主夸奖。”

“来人！”公主招呼一声，三名宫女捧着一个盖了红布的盘子而出，到客厅正中，一名内卫揭开红布，三盘皆是金元宝。公主道：“州试三考，省试四考。本宫先来一考，谁回答让本宫满意，这两百两黄金就归谁。”

ps：应广大上帝要求，特删除某些蔬菜！

第三十三章问策

“……”堂下三人都没有说话。

公主很满意这样的气氛道：“礼部几个老头上书给皇上，说本宫到了待嫁之年，如果再嫁不出去，恐怕诒笑天下。皇上恩准，还为本宫相了驸马潘正夫。本宫如今却不想嫁，不知三位可有什么办法？”

李汉起身道：“回公主，婚嫁乃是伦理之事。宋规，年满二十岁，除身体有疾外，不嫁者皆要交纳税赋。公主乃是千金之身，如若不嫁，天下人效仿之则算，万一民间有所议论，对公主名节也不甚大好。”

“废话。”公主怒道：“本宫要是不知道这些规矩，要来问你吗？”

张玄明道：“公主真欲不嫁，可向皇上表明心意，或者借口潘正夫不合适……”

“一群饭桶，欧阳，你说。”

“你不要藐视我的智商好不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欧阳道：“你和皇帝说，就说你梦见哪个神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守身几年以保佑大宋国事昌盛。要不你就说一个月连续作梦。皇帝就算不信，也不敢乱来。这样你就成了人类的楷模，为了大宋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到时候想嫁了，你就再做梦改回来。”扯淡谁不会，主要是草民扯淡人家不当回事，你公主扯淡谁敢质疑你话的真假。再说大宋尊教，和道教过不去，就是和皇帝过不去。

“……”公主沉思。

欧阳再道：“你可以找人帮你解梦嘛。不一定要自己说。谁不帮你，你就说他偷窥你换衣服。”

“……”公主再沉思一会后道：“赏！”

“谢公主，麻烦您叫人换成交子。”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也是宋朝一种商业突破的明。伪造交子按照伪造官方文书罪论处。相当于明清的银票。

“三位公子累了，先回房休息。”公主不理会欧阳的呼声，三宫女也明事理的把三盘子放在欧阳身边。

欧阳左右一看，只能脱了衣服包金元宝，边包边感叹：“不知道你们过些

日子还是不是姓欧。”

“放肆！”欲走的公主听这句话大怒。

“是！”欧阳拿出四个元宝放在桌子上，哈哈一笑走人边走边道：“公主竟然还收回扣。”

一边的小青忙道：“公主，欧阳可能还在气恼，别和他去计较。”

“办大事者，当有容人之量。”公主道：“只要他真有才学，再放肆本宫也忍。小青，你去看下他吧。”

小青摇头：“奴婢没脸见他。”

“恩？”

“奴婢一会就去。”

……

欧阳在小院转了两圈，这才明白什么叫一入侯门深似海，关键是无聊。不过欧阳是个会自己找乐子的人，偏巧这边有免费劳力。欧阳要求他们弄一些三分一之拳头大的沙包，然后弄根木棍，再在墙上画个靶子，打起了高尔夫球。

这边打着，欧阳再吩咐人按照他的要求弄来十枚飞镖，弄个木头自制飞镖盘。自娱自乐，中途一内卫还被欧阳拉去比赛一局。5o1分的比赛制，内卫虽有武功，但仍旧是一败涂地。

小青在一边已经看了半个多时辰，欧阳玩完一把后问：“小青，要不要比一局？看看你这个武林高手到底怎么个厉害法。”

小青默然一会后道：“你还是骂我几句吧。”

“骂你干什么？”欧阳笑着道：“我没怪你，反正不是你也有别人。那娘么是公主，她想对我下手还没有办法？”

“你别怪公主，她也是急了。”小青忙捂嘴。

“这倒有意思。”欧阳开始投飞镖。

“公子有什么衣物要洗的……“

“不用！”欧阳道：“你是公主的红人，我怎么敢差遣你。衣服我自己洗就好。你让两个宫女，没什么事别在我面前晃动就行。”

“哦！知道了。”

“等等！我真没怪你。”欧阳停手道：“我反倒感觉那天脱你衣服很过意不去，你别怪我就好，对了，你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公子尽管说。”

欧阳指下地上的黄金包裹道：“要是哪天我死了，麻烦你帮茗卿赎身，再送到欧家庄居住。”

小青忙道：“你不会死的，公主答应的。”

“唉……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不管是皇家秘事，还是犯罪集团，都是一样。”欧阳道：“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人能让人相信他会保密。”

“什么人？”

“死人。”

小青离开后，欧阳回想到了以前，那是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那次卧底身份被人无意中识穿后，他果断灭口，然后栽赃那人是警察卧底。干卧底这行，对死早有心理准备。虽然是现代大都市，但生死教练一点都不比在古代节奏慢。毫之间就是天堂和地狱。

……

又过了三天，内卫又请欧阳到了嘉国宫。这几天欧阳是看明白，这些内卫全部是公主的死忠。不仅如此，只要是在内院自由活动的都是公主的死忠。有的是哲宗留下的，有些是公主从小的护卫。欧阳在公主府外卖萝卜那次遇见的指挥使，就是十四岁就子承父业，以内卫身份保护公主。也是内卫中为数不多的禁军将领。

“大宋看似安乐，但强敌在侧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南下，而西夏亦是桀骜不逊，我大宋自太宗起，屡战屡败。”公主道：“这次考题就是，如何保我大宋江山。你们每人会配备一名熟知大宋、熟知辽国的内卫。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章程来。还有十日过年，年节后十日，本宫就要答题。”

这些话让欧阳有些吃惊，他倒没想到这公主还有点民族气节，居安思危。不过再怎么折腾也没用啊。你又不是皇帝，不仅不是，连实权都没有。再说几代下来，皇帝们并不是不想对付辽国和西夏，但问题是对付不了。一

个巨大的所在就是骑兵和步兵，冷兵器时代，骑兵是绝对的王者。

和内卫了解情况后，欧阳更吐血。宋朝竟然拥有125万的军队，但是厢军占了大部分，这些厢军其实就是招募流民。职责是供百役，如壮城军用于修筑城池，作院军用于制造武器，桥道军用于修路筑桥，船坊军用于造船，装军用于运输，河清军用于治理黄河，以及负责各级官僚往来时的侍卫。战时最多充当运粮队。正规军也就是禁军只有五十万。

但是当东京就囤积了1o万禁军。西夏那边最糟糕，人家出兵是十万骑兵，自己这边防御是一万混合步兵。但是欧阳询问下去后才现，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最后还是出现在朝廷。

第三十四章篡位

**，败无罚，胜无奖。偏偏无罚是将，有罚的是兵。无奖的是兵，有奖是将。兵将脱节严重。兵无战心。另外没有有能力的将领。童贯这个太监，竟然已经是最能打的将领，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当然，由于抑武，也导致很多本可能出现的优秀青年将领无缘军队。再说大宋以西军最威猛，但是将领却到了青黄不接的年代。换到南宋，朝廷略为重武，成长出一批将领，已经能和金军抗衡并有收复失地的实力。

还有就是刺青这一侮辱性的举措，军队的问题还出在朝廷派遣的文官和太监来监军。欧阳虽然不懂，但也知道，文官主要是决定打不打，武将则决定怎么打，这样才给力。

真正致命是，没有一名强力统帅。看汉武帝，有汉青时候横扫匈奴。汉青死后，国中无大将，屡战屡败。最后虽然逼走了匈奴，但也拖跨了自己。

欧阳没有再问，以上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自己，甚至是皇帝所能解决的。他这次不计较公主手段，反倒是非常用心的钻研这一课题。他还知道灭北宋的是今年刚建立国号的金国，于是他不再理会大宋实力，转而开始研究西夏、辽、还有正在崛起的金国的情况。风土人情，到风俗习惯，他都问。他虽然不是愤青，但是起码的觉悟还是有的，打仗自己肯定跑的快，但不代表在安全情况下自己不会出力。

不知不觉，春节到了。欧阳很惊讶现，公主外府是一片喜色，非常正常的年节气象。而内府甚至连对联都没有张贴。而且这些日子下来，欧阳现不仅只有自己三人进入内府，还有一些神秘人氏也经常出入。这些人全部是轿直入嘉国宫，不露半面。还有公主也不全呆在府内，会经常性的出门。要说过年前后，互相走访也算正常，但欧阳始终感觉怪异。至于小青，基本也不来院中，欧阳很少见到。

还好，公主没忘了有客人在自己家过年。大年三十，在宫内摆下酒席，专请三人。而公主自己则是隔了一道屏风和大家一起同用。

欧阳很纳闷，干嘛整这么神秘？不就是女人吗？三条腿的蛤蟆没见过，两条腿光屁股的女人见的不要太多。

“今日是大年三十，三位公子如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来。”公主在屏风后面道：“委屈大家在此过年，本宫深感不安。”

另外两名公子则马上客气说什么为公主分忧，是应该的。并且锦衣美食已经很满足。

欧阳则举手问："能不能把李师师送到我床上。"

"……"公主大怒，这家伙嘴里从来就没吐出比较中听的话，就这样人还是解元。不过……他是怎么知道有个叫李师师的名妓的？公主道："难道我派遣的女子就比不得一名**？"

大姐，主要是名气。你这宫女全是甲乙丙丁，自己这宋朝破身也不能招呼在她们身上吧？人家是谁？名留千古的历史名人，一夜欢好，才对得起自己宋朝百年游。欧阳呵呵一笑："要是勉强就算了。"

"不要激将，本宫不吃这套。"公主喝问："还有其他要求吗？"

"能不能把我送到李师师床上？"欧阳换了个要求。

"三位慢用。"公主站起来道："本宫累了，先行休息。"她有涵养，不和某人计较。

"真没劲。"欧阳叹口气，继续扫荡桌上菜肴。有什么要求是你问的，说了你就翻脸，讲不讲道理。

"……"张李两人是面面相觑，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公主一次次容忍欧阳的无礼行为。

其实不要说他们，欧阳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就是一听见公主声音就很愤怒。酒足饭饱，欧阳拍肚皮离开，一名内卫跟上，送欧阳到居住的院子里。欧阳进屋一看，热水已经准备好，就让两名宫女离开。相处这么多日子，两宫女知道欧阳的习惯，也没说什么废话就离开。

躺在洗澡桶中，欧阳不禁叹口气。公主要的答题他已经基本准备好了。攀附上皇家人物，本应该是很开心的事，但欧阳却不感觉到快乐。他在现代是个自我的人，有思想、有理想，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喜欢什么。他不喜欢被人掌握在手心的感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封建社会，皇权至上，谁会为了自己去得罪一个公主？

爬出洗澡桶，欧阳拿了浴巾边擦身边在房内走动。虽然是冬天，但皇家没有冬天，取暖用品齐全得很。擦干后朝腰间一捆，就算是完事。但他没想到卧房内竟然有人，走进去吓了一跳，小青竟然坐在床边低着头。

欧阳随手拿起衣服披上，也不看小青问："公主让你代替李师师？"

小青没说话，站起来慢慢解衣服。

“出去！”欧阳道：“别理那个死三八。出去。”

小青不理会，把解下来衣服放在床边。

欧阳喊道：“来人！”

“在！公子有何吩咐？”内卫在屋外道。

“和公主说，她可以去死了。”

“这个……”内卫大汗。

“没事了。”欧阳叹口气。走到小青身边帮其披上衣服道：“我不是流氓。这种事不会干的。”欧阳将其转身，然后边穿裤子边道：“这叫逼良为娼，我就奇怪你武功这么好，怎么就和那八婆混在一起？”

“其实你不要这么说公主。”小青幽幽问道：“你知道王诜吗？”

欧阳摇头：“不认识。”

“他是驸马，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这人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让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皇帝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这样的人却是当今皇上的挚友。两人寻花问柳，经常光顾撷芳楼。可怜那魏国大长公主却在家中被小妾欺凌。有次实在忍不住，就告到皇上那，没想皇上反怪他不会侍侯夫君。”小青道：“公主如今虽然所求皆应，但那是因为哲宗皇帝还有一帮旧臣子在朝堂。如果再有些日子，公主将来定然和魏国大长公主一样下场。”

“……”欧阳倒吸口冷气：“你不要和我说公主想篡位。”昏迷，自己竟然涉及到这种事中，这种事的知情人无论成败，一般都是被咔嚓的命运。

第三十五章关扑

小青不理会继续道：“公主也是看到当今皇上的昏庸无能，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还建立专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神宗变法所得七成被其挥霍。如你所说，穷民力而为一己之私……”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这么多。”欧阳大汗，自己就咬了你一口，后果竟然是参与到了造反运动之中。

“唐有武则天，在其治下只有唐太宗凌驾其上。武则天非李姓，嘉国公主乃是赵姓，又是哲宗亲女，怎么就不能当赵家天下的皇帝？”

“理论上我同意谁当皇帝都比现在皇帝出色。”欧阳道：“最主要是，事成之后，我就得挂。”恩，这是最重要的。

“小青和公主情同姐妹，只要你要了小青，就是小青郎君。公主就不会杀你了。”小青期盼看欧阳道：“今日不仅是公主的意思，也是小青自己的意思。”

“你还太小。”欧阳轻笑下问：“几岁？十四还是十五？”

“年后十五。”

“小屁孩。”欧阳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逃婚吗？那我告诉你，我逃婚是因为我是不会和一个虚岁少了十八岁的女人洞房的。回去吧。乖。”

“可是……”

“再过四年再说。”欧阳招呼：“回去吧小鬼。”虚岁十五，周岁十三，还在长身体的黄金时间，思想育根本就不成熟，竟然要和自己上床。虽然古代人习惯这样，但自己毕竟是现代人，无法接受这样的风俗。再说和未满十四岁的女性生性关系，无论前因后果即为强x。除非换了公主，少爷我日死她。

不过欧阳还是挺佩服公主的，无论是出于哪个目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人已经有篡位的胆识和魄力，而且在大年三十还忙乎这事。这个忙能帮还是要帮，最少也能把花石纲废了。

……

“委屈你了小青。”公主略有点愧疚：“其实本宫刚就是一时的气话。你也知道本宫性格多烈，下次遇见这事情不要当真。今天你真失了身子，本宫定然后悔莫及。”

“奴婢不怪公主。”

“你是喜欢上那欧阳了吧？”公主叹口气：“哪知他却不识好歹。”

小青跪下道：“公主，还请留他一条生路。”

“起来！”公主扶小青起来道：“他说四年是吧？这样，如果当本宫面答应四年后娶你，本宫就放过他。”

小青道：“公主不知道欧阳性格，你越是压他，他就越不服气。还不如顺了他的意。小青见他和茗卿、展铭都可以交朋友，应该是随和之人，但对公主却是话语刻薄，显然用不得强。”

“恩！”公主道：“明天初一，我准他出门一日。”

“公主不怕……”

“怕什么？他是聪明人，即使看破你身份，也只能跟随你来京城。”公主笑道：“似乎我比你还了解你的未来夫婿。”

……

“放假？”欧阳大喜道：“公主今天很上道。”

内卫拿出一个红包道：“公主吩咐给公子的两百贯的交子。”

“这多不好意思。”欧阳接红包后道：“替我谢谢公主。”

“是！”

欧阳朝内卫看了一眼问道：“公主说我有要求可以随便提？”

“是！”

欧阳淫笑：“你的脸好白。”

……

今日正是宋朝法定关扑之日，整个东京大街人来人往好生热闹。街道两边摆满了商品，商品前各自放有一个瓦盆。关扑就是全民皆赌，即使你只有一根稻草，也可以去参加关扑。

欧阳先兑换了十贯钱，一路走去，现目标。一贵妇在几个丫鬟陪同下在路边摆设一对翡翠手镯，欧阳上前问："娘子，多少钱？"

"回公子，三贯钱。"

"能不能少点？两贯。"

"此物是妾身之嫁妆，三贯钱不少。"

"行，三贯就三贯。"欧阳拿出三贯钱放在边上。

妇人示意："公子请。"

欧阳拿起瓦盆内五个铜板一扔，然后拿起翡翠手镯："谢娘子。"他扔出的叫'浑纯'，就是五钱皆背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庄家就没有反搏的资格。

"等等。"贵妇拔下头上簪："三贯，公子可再扑一次？"

"扑！"欧阳放钱，拿铜板一抄，四背一字。欧阳示意："娘子请。"

"公子好手气。"贵妇拿铜板吹口气，朝瓦盆一扔。三背两字。

欧阳呵呵一笑拿簪加本金："谢谢娘子。"

"慢，妾身还有一块上等玉佩。十贯钱。"

欧阳拿玉看看摇头："顶多三贯。"

"三贯就三贯。"

不到一会，贵妇全身上下所有值钱东西全部输光光，最后用丫鬟下注，欧阳委婉拒绝，自己不带贩卖人口的。

欧阳一路洗劫过去，玩的兴起，学大家买了根竹竿，将所赢物件全部挂在上面，然后扛着竹竿一路洗劫。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东京无敌。身后尾随大批群众瞻仰。

公主在府内听内卫回报，亦是惊奇，立刻吩咐："备轿，本宫去看看。"

出了府，一名内卫上来报告："欧公子已经洗劫了朝阳街、正全街。现在正在朝平安街进。"

轿子到平安街，内卫又来报告："欧公子赢得两匹好马，马上全是关扑所

得。欧公子问卑职能不能帮忙牵马回府。”

公主还没回答，另一内卫急跑报告：“欧公子扑到官刀一口。几名差官准备用强。是否阻止？”

“别急，让他吃点苦头。”公主心中舒坦：看你嚣张。

“报！欧公子出示公主府金牌，反抢得官刀五口，官靴六双，差服六件。”

公主吐血问：“他又哪来的金牌？”

一名早上给欧阳送钱的内卫小声道：“卑职今早输给其使用一日。”

“……”公主昏迷。但坏消息还没完。

“报、报！”一名内卫满身是冷汗跑到轿子前结巴道：“报、报。”

一边侍侯的指挥使怒道：“报什么？”没看公主心情不好吗？

“欧、欧公子遇见了皇上，皇上见其所扑物品之盛，大是惊讶。约其到醉仙楼雅间。”

公主庐山瀑布汗，这会肠子都悔青，真不该心存善念，让其出来为祸东京。忙道：“快，再探。”

“是！”

第三十六章坚持理想

欧阳拿扇子正在欣赏，他对面坐着一个伟岸英俊，甚有男性魅力的中年男人，名曰赵乙。另外一个眉清目秀，皮肤白嫩的亦是中年人，名曰：赵努。这中年人还有八名保镖护持在醉仙楼雅间之外，还一名正在帮欧阳看货物。

欧阳收了扇子道："有名看名头，无名看笔头。这扇虽然是玉身所制，但玉本身和这扇子比起来却算不得珍贵。这扇子的题诗一般，又没有名人落款。但最大的亮点倒是在字上。这字写的真真不错。"欧阳不是无的放矢，除了在卧底时候制造文物之外，他的前女友的老爸是古玩字画、玉石玉器圈内知名的专家。当初为了追前女朋友，欧阳可是特意接了一宗古董诈骗案，亲近其老爸，最后才一举拿下。所以欧阳的鉴别能力还是相当不俗。

赵乙哈哈一笑道："这小哥倒真识货。"

赵努一边附和："是极、是极。"

"一匹马加马上的货。"欧阳干脆问："行不？"

"行。"赵乙点头："年节一乐，小哥请。"

欧阳不客气的一扔铜钱，恩，是浑纯。拿扇插在腰间："谢谢。"

赵乙一楞，连续三次浑纯？看了眼赵努，赵努点头。于是赵乙拿出一块黄色石头牌问："小哥，看看此物。"

"哇！"欧阳接过一看大惊："这是灯光冻。"这玩意古代他不知道，但是现代不得了，灯下灿若灯辉，再加这条龙刻画栩栩如生，厚度足，更难得是全石一体微黄色，没有任何杂质。这可是灯光冻中的极品，国宝级别的东东。欧阳把钱袋拍在桌子上道："两匹马、加扇子、再加两百贯钱。"

"行！"赵乙点头："不过，这次能不能让我随从先扑。"

"可以。"

"那就现丑了。"赵努抓起五枚铜板。

欧阳见了一惊，这是行家的手法，关键时刻欧阳急中生智："哈欠！"

声音之大，欧阳感觉自己耳中都有回音。赵努被这哈欠一吓，手中一抖，五枚铜板落了下去。欧阳紧张一看，心中大乐，竟然是四字一背。

“到在下了。”欧阳不理会赵努欲吃人眼神拿铜板一扔，然后看了一眼，就将那块灯光冻石牌塞进怀里。做完这一切，欧阳搓手问：“还有没有什么好货？”肥羊啊，这么肥的羊可是不容易遇见。

“大胆。”赵努火了问：“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不要这么大声，人家好怕怕的。”欧阳拍拍自己小心脏问：“还赌不赌？”管你是谁，就算是皇帝老子来了，今天也得扒层皮。

“不赌了，不赌了。”赵乙给赵努一个眼色后问：“如果我没看错，小哥是动了手脚吧？”

“我可以告你诬陷哦。”欧阳道：“本人乃是堂堂解元，怎么能干如此之事。”出千又怎样？想动手？偶有金牌的。

“你还是解元？”赵乙哈哈笑道：“是哪州哪府的解元？”

“你猜！”欧阳站起来道：“两位豪爽，在下也不小气。日近晌午，我留掌柜处20贯钱，大家随意享用。告辞。”

“小哥慢走。”

看欧阳出了酒楼，赵努疑惑问：“官家……”

“他不是解元吗？还怕他跑了不成，难道我一个皇帝还要和一小民动粗？”赵乙道：“你安排一下，看朕在殿试怎么戏弄于他。我看此子对玉石字画有相当深的造诣，如此小年纪，实在是难得。”

……

内卫一身冷汗报告：“回公主，欧阳走了。皇上输了二十两黄金、一匹上好绸缎、一支御扇、还有太祖留下的龙牌也输了。”

公主喝道：“马上抓他回府。”

“恐怕不好抓，欧公子将东西打包，马匹卖掉后去了撷芳楼。”

“撷芳楼很了不起吗？”

“回公主，皇上和杨戬亦朝撷芳楼而去。”

“……”公主叹口气道：“回府，你让人看着点。”

“是！”

……

两个包裹的战利品还是有点沉的，欧阳刚进入撷芳楼，立刻有个老鸨迎接出来：“哎呦，是哪阵风把公子吹来……”

“东南风。你没看天气预报吗？”欧阳露齿对楞住的老鸨一笑，拿出一个手镯：“我找李师师。”

“公子原来要找师师啊。”老鸨看着手镯成色不错，但为难道：“公子有所不知，这见师师是有讲究的。”

“我有钱。”欧阳道：“相当多的钱。”反正这钱姓欧姓公主，还没决定呢。

老鸨摇头：“师师现在有客。”

欧阳打开一个包袱，里面全是珠玉，还有一张名家画卷。

老鸨识货接包裹道：“公子楼上请。”

跟随老鸨上楼，然后是一条长廊。到尽头后，老鸨敲门：“师师，见客了。”

“来了！”一个甜美的声音从房内传来，接着欧阳就听见里面一阵动静，过了好一会，门才姗姗打开。

很不怎样吧。有道是期盼越大，失望就越大，皮肤干裂，双腿略肥，嘴唇太厚。宋朝的审美观确实和现代有很大区别。欧阳压制下心中的反胃，***，拼了，好歹是李师师，眼睛闭上战决，争取在一分钟内搞定，前提自己恶心可以，小兄弟别临阵退缩。欧阳看下身安慰：委屈你了。

“公子？”

“啊？”欧阳回神。

“师师小姐还在更衣，请公子稍坐。”

“你……不是李师师？”

“奴婢当然不是。”

“早说，吓我一身冷汗。”欧阳从另外一包裹拿出一珠花：“拿去玩吧。”

“谢公子。”丫鬟出去，把门带上。

……

欧阳把东西扔下，在外堂欣赏起来。外堂不大，也就五十平方大小，但却挂满了书画诗词。欧阳有刻下‘欧阳到此一游’的冲动。总得干点什么啊，既然到了第一名妓的房里。

“公子久等！”欧阳还在踌躇时候，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来，欧阳转头一看，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美女正在向自己行礼。欧阳第一眼看到其腿上，双腿紧而无缝，乃极品。皮肤光洁如玉，又是一极品。腰身大小合适，为上品。双峰坚挺高耸未下垂，为上品。薄唇淡雅，一张一合有勾引男人冲动魅力，为极品。鼻子小巧，恰倒好处，为极品。一双眼睛清明，但睫毛略短，上品。笑容有拒人千里之嫌，又有勾引男人入怀之欲，极品。一对小巧耳环恰到好处，极品。综合起来最少可以拿个a＋。

第三十七章夜长梦多

“比我想象要好看不少！”欧阳边脱衣服边道：“夜长梦多，赶紧办事。”

“公子不要这么猴急。”李师师这边接待客人哪有一来就要干这事的。好歹听听音乐，聊聊天，沟通下感情。她哪知道，欧阳就是为留迹来的。

这回换欧阳不懂了，做*爱，交钱，走人，这是召妓三部曲。欧阳道：“时间就是金钱，放心，我是处男，最多五分钟就完蛋。”

李师师虽然有点冰山美人模样，但脾气还是很好，走过来扶欧阳坐下，然后帮欧阳砌茶：“公子有所不知，师师不是什么人都卖身。”

日！交了一包裹珠宝原来还只是定金。欧阳苦笑道：“难怪是第一名妓，收费标准也是第一名。”看现代，进房第一件事是洗澡，**们会帮你洗，别拒绝，因为她们在顺便检查你是否有性病。到了古代是先喝茶，难道是检查有没没口臭？

李师师轻轻一笑问：“听公子口音应该是杭州人氏吧？”

“是吧！”欧阳心不在焉，他在想一会行房不成，能不能退钱。

“看公子打扮应该是读书人。”

“这个……还行。”欧阳问：“要什么标准才能……那啥？”

怎么还纠结这问题，不是和你委婉说了不接你客了吗？李师师还是有职业操守的，微笑道：“公子如果只为那事，师师可以介绍一位好姐妹。”

真没劲，欧阳叹口气。美色什么对他来说只是浮云，既然人家都这么委婉了，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欧阳站起来道：“姐妹就不用了，告辞。”

“等等。”李师师忙道：“公子可稍坐，师师弹奏一曲，也算略尽情谊。”她心里也过意不去，她是知道老鸨收费标准。

丹田火烧，欧阳问：“你会不会弹清心咒？”

“清心咒？”

“恩……节奏是这样的，等、等等、等等……不过那是用电吉他。”那是欧阳办案时工具，能让热或者是愤怒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

“是这样吗？”李师师轻轻一拨琴弦几下。

“不对！我试试。”欧阳单指拨琴弦几下后道：“大概就是这么个节奏。前几下非常刚烈引起共鸣，都是高音。后来慢慢柔和……我傻，我和你说这些干嘛。走了。”

欧阳刚站起来，李师师就拨弄琴弦。欧阳听得心中一颤喜道：“就是这个调，你真是人才，当**真委屈了你，早点改行才是正理……后面柔和一点，但是每一弦似乎都和心脏跳动合拍……对！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本应该加点箫声……笑傲江湖？。”

李师师放琴站起来向欧阳郑重行礼道：“没想公子竟然内秀其中，此曲确实让人静心寡欲，只当是天上有，小女子今日真是大开眼界。”

这内秀是人家的，关自己什么事。欧阳笑道：“你姑娘你聪慧罢了，在下不过记得一个调调，哪来的内秀。”

“此曲还不完善，师师还需一些时日揣摩。”李师师道：“不如公子十日后再来。”

“这个……”

李师师笑道：“公子再来，师师定然不敢再让公子破费。”

欧阳苦笑道：“不是破费，是我来不了。有你这半曲也够了。”欧阳脱了外衣指内衣问：“能不能麻烦你签个名？”

“签名？”

“就是在我内衣写上你的名字。”

“这样啊。”李师师笑道：“公子真是个痴人，可惜今日师师接不了公子，让公子失望，真是过意不去。”师师拿起身边的笔墨很认真的在欧阳的胸口上写下李师师三个字。

欧阳听出了师师的口风松动，只说今日不合适而已。自己不着急，以后有机会。欧阳呵呵一笑小心穿起衣服问：“房间里有人吧？”

“……”师师大惊。

“我看这墨还是现成的，随便猜猜，姑娘不要那么惊讶。”欧阳拱手：“有这签名，我欧阳也算没白来，告辞。”

“公子好走。”

“师师，来贵客了。”一个很远的声音传来。

李师师一听脸色大变忙一把拉住欧阳：“现在不能出去。”

“为什么啊。”欧阳迷惑。

“请公子相信师师，这是为公子好。”师师忙拉了欧阳进内房，自言自语道：“躲哪好呢？”

门外老鸨声音：“师师，来贵客了。”贵字念的特重。

“喂！谁要来啊？”欧阳见师师那紧张模样大是不解。

“嘘！”师师看看床底，里面已经有人，当即急出汗来。

“这么夸张？”欧阳道：“那帮我梳头。”

……

五分钟后，欧阳打开房门，低头行个女人礼尖声道：“师师小姐正在更衣，请公子里面稍坐。”

“新来的丫鬟？”客人看老鸨。

老鸨也是一身冷汗忙回答：“怎么称呼的，是公子吗？”

“……老爷，里面请。”欧阳稍微抬头一喵，日，竟然是赵乙。这家伙很牛吗？竟然能让本少爷不敢见你。不过看师师模样，显然这家伙很有来头。

“恩！”赵努递给欧阳一片金叶子道：“去忙吧。”

“是！”欧阳和老鸨离开。

走了一段，老鸨擦把汗问：“你是周公子还是……”

“哦，原来躲在床下是周公子。”欧阳道：“我说我还一包裹还在里面，就算暂时寄存行不行？”

“行、行。”老鸨道：“保证分毫不少公子的，那金叶子……”

“我的。”欧阳鄙视老鸨，连劳务费都不想给，太抠门了吧。欧阳问

道："那个赵乙是谁啊？"

老鸨脸色大变道："不能说，不能说。公子快脱了衣服走吧。"

按欧阳估计，那个周公子估计是师师的情人，可能是一听到贵客二字很熟练的钻到床下。从这点可以看出，当**的情人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一点，这个赵乙绝对是非常有权势的人。

出了妓院，欧阳也没了再赌的心情。本打算到处逛逛，没想一名内卫早就在妓院外等候。内卫低声道："公主请公子回去。"

"不是一天假吗？"

内卫道："公主说公子太出风头，恐惹是非。"

"那就走吧。"

第三十八章吃

“你可知道那个赵乙是谁吗？”公主冷声在屏风后问：“不知好歹，招惹是非，我看你是活腻了。”

“是谁？”

“那是当今皇上。”

“哦？”欧阳略为惊讶。

“哦？”公主反问。

“哦！”

一边内卫面面相觑，这公主和公子在玩什么语言游戏呢。

“本宫问你，答题准备怎么样了？”

欧阳回答：“回公主，大部分完成了。”

“很好，那本宫就拭目以待。你回去吧。”

“是！”

这回公主有点惊讶，小青在一边道：“我说的，对他好点，他就会配合一点。”

“恩！那也需要有用才行。你真认为他的答题会让本宫满意？”

“如公主所言，大宋积病成疾，恐怕不是一人一物所能救治。欧阳再有才，最多也是根千年人参，吊吊气罢了。”

“唉……”公主点点头，赞同小青的看法道：“小青，父皇有雄心大志，但有高太后钳制，生怕父皇如皇爷爷一般锐意进取，变法图新。于是贬斥朝中有为大臣，放逐岭南。父皇说过，革新为了强宋，但那些官吏一旦触及到他们利益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反对。父皇还说：宋强则皇强。可惜我一女流之辈，如果没有才学之人指点，如何能遂父皇心愿。每天看着大宋被赵佶荼毒，国力一日不如一日。本宫如何能袖手旁观？也只能寄希望一些有志之士，否则即使我取了皇位，又能干什么？”

……

欧阳一直都没想起来有哪个女人篡位的，按照他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公主本有篡位之心，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如今遇见了自己……倒不是说自己多牛，而是因为遇见了自己耽误了原先的行程，比如遇见李汉和张玄明，或者原来历史不遇见两人，或者原来历史遇见其中一人，或者还是遇见两人。想着想着，欧阳觉着还是不要纠结这个问题的好，无论公主干什么，自己的小命是最重要的。

十日之后，欧阳、张玄明、李汉被召集到了嘉国宫。李汉先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革新变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将王安石变法的的细节完善。这套新法本身很有创意，本质就是劫富济国。牺牲中、上级官员乃至皇室的部分特权。减轻了下户地主和农民的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加强中央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财政收入。但是这法令是完全得罪中上官员的法令，推行起来可以说是比较困难。

公主对李汉还是比较满意的，李汉虽然属于剽窃，但是其中细节创新却让阶级矛盾不那么激烈。

而张玄明的理论就是，平文武。将文官武将地位拉平，然后注重对士兵的训练和栽培，可以定制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还有重开武举，其中分将、帅两举。为将有勇，为帅有谋为最低标准。

公主甚是满意，她内心聪慧早看出大宋无一帅之尴尬。

“欧阳，你呢？”

欧阳正色道：“我个人以为大宋之烂已经烂进骨髓，再怎么改都没救了，并且朝廷上大臣基本都是反变法的。即使等你改好了，还没有什么效果人家就打过来了。”

公主道：“那按你看！”

“既然大宋整不好，我们干脆把辽、西夏，还有去年刚建国的完颜金国全部整烂，大家一起烂才是真的烂。”

“哦？”公主道：“这倒是新奇，这么个整法？”

“前五策综合起来就是吃、喝、嫖、赌、毒。”欧阳道：“大家都知道，大宋兵弱在哪，就是没有养马地，人家有马一个打十个，我们没马，只能用血肉去阻挡铁骑。所以用‘吃’字。”

“吃？”

“民以食为天，是人都要吃东西，人这一张嘴，其实是破坏力最强的武器。”欧阳道：“比如菜，绝对的美食。酿金钱菜这道名菜始于盛唐，只要能将这菜普及到辽、金、西夏上。我敢保证1o年后，他们的马和我们一样烂。”

公主忙问：“何解？”

“产生1.5 - 2.5，我换算一下，大概是2两菜,需要搂1o亩草场。十年之内这十亩草场难以提供养殖。另外草场还提供甘草、黄芪、防风、花根、桔梗、知母、龙胆草等药物。不仅可以鼓励他们吃，还可以鼓励我们民间有钱人吃，甚至朝廷还可以花钱收购。让所有食客无菜不欢。我们还可以鼓励黑商，在金钱诱惑下，他们私自去军用养马地收购。所谓商人，十利而疯，百利而狂。至于怎么烹调菜更让人着迷，这个就不是我所懂的。”欧阳真不懂，因为在现代国家强力文禁止菜，未禁止之前，每年因为菜，国家遭受上百亿的损失，草原大面积沙漠化，数据相当的触目惊心，而如此的数据其实只是满足了某省少部分人的餐桌而已，如果全民皆吃……

“鼓励难民去搂菜，不仅是我们的难民，还有西夏、辽、金的难民。二十年后，周遍诸国再无养马地。”晕，自己似乎迈向民族罪人这一行列，但没有办法，自己只对犯罪熟悉。特区政府也是干涉菜的流动，所以自己才知道这么清楚。

“恩，这必须是一个民间团体进行运作。辽、金并不拒绝通商。”除了战略物资外，商人还是有往来，并且还有一定的保护。公主再问：“那喝呢？”

“吃的还没完呢。”欧阳道：“一只猪，如果都食用，我们也无法。但事实是人的嘴之恶劣比大家想象要恶劣。公主吃过鹅肝吗？一只鹅被驯养的价值就是那个肝。如果我们能让敌中上阶层喜欢吃上马的某个部位，我们就成功了。我可以推荐清烤马排，味道相当不错。只取马里脊的肉哦。我们的建议是能吃一匹是一匹，消灭一匹马就等同消灭两个敌人，无论是运输还战马。”

“恩，张公子和李公子先下去歇息吧。”公主等两人走后道：“你继续。”

第三十九章无间道

“其次是喝：敌国气候严寒，冬季他们通常是饮奶酒取暖。奶酒烈性低又护体。但我们可以低价售卖五谷酒。”在近代，五谷酒被游牧民族称之为黑酒，原因就是喝五谷酒时常生酒精中毒，还有坚持一个冬天以五谷酒代替奶酒取暖，均有不同程度后遗症。欧阳道：“酒有酒瘾，这叫酒精侵略，不仅可以荼毒敌国人的身体，更可以让他们依赖五谷酒。我个人认为可以用酒换奶，公主可能不知道，牛奶、羊奶等产品对人体好处多多。有道是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

公主轻摇头：“金、辽毕竟还有有识之士，初期容易，恐怕到了中期就会被朝廷干涉。”

“所以，嫖，乃是重中之重。”欧阳道：“一座妓院可以上通达官贵人，下通黎民百姓。诸如我京师的李师师，就可招引多少权势人物？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并非没有道理。这个具体作用还等我说到下二策再说。”

“恩。”公主道：“赌字，本宫倒还理解。”

“呵呵，公主不理解。所谓十赌九输。输者无生活来源，就是社会不安定的基本因素。”欧阳道：“请高人开赌，可和当地官府合作，也可民间赌窝。金银器皿、牛马羊皆可入赌。放高利让其家破，卖妻当子。社会治安因此也会动荡不安。兵士可赌战马、武器、装备。赌坊一来可敛迹财富收买辽金高官，二来可制造其内部社会矛盾，三来也可逼迫无钱还债之人办坏事。”

“有点意思。继续。”

“接下来是毒，即是瘟病。当年汉朝霍去病将军病死，据说是在漠北之战中匈奴人将病死的牛羊等牲口埋在水源中，因此水源区产生了瘟疫。而霍去病在此处饮食了带有瘟疫的水，而后病倒。我们亦可效仿。”欧阳倒不觉得有多残忍，战时敌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欧阳再道：“还有花柳病、天花、霍乱等疾病亦可人为传播。”

公主沉默很久后道：“你这五策，似乎还有点镜花水月。”

欧阳点头，他看得出来公主对这五策兴趣不算太大，欧阳再道：“所以下二策第一策，无间行者。”

“？”

“法华经中第八地狱，为阿鼻地狱，即是无间地狱。堕入无间地狱的，都是极恶的人，犯了极重的罪，就被打入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之中，永远没

有任何解脱的希望，除了受苦之外，绝无其他感受，而且受苦无间，一身无间，时无间，行无间。”说到这，欧阳声音有些落寞，也想起了那两年的岁月。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黑还是白，杀人、诈骗、绑架，为了爬到犯罪集团高层，多少个幸福家庭毁在自己手上。两年之后，那些视自己为挚友、恩师、爱徒、左右手、亲信、老大的人，全部被自己送进了监狱。

“你……你没事吧？”公主关心问。她第一次感觉到欧阳话语中有着和其年龄不匹配的苍凉。

欧阳摇头道：“无间之道，行者无间。县无间，一县无民心。州无间、一州无民心。无间行者居在庙堂之中，则全国无心。上可迫害忠良、煽动谋逆，下可欺压百姓，逼其造反。可拭君让天下大乱，可诬猛将良臣让其横尸刑场。行者于庙堂，国无宁日。”

公主道：“不太明白。”

“比如杨戬是无间行者，你认为会怎么样？他会鼓惑君心，他会诬陷忠良、他会在皇帝宠爱的女子面前吹风，他还能把细作送给皇帝当妃子。这也就是内侍。如果是大臣呢？三省六部，比如说刑部尚书为无间行者，一可进谗言，二可乱点刑狱，三可诬害有为官员，将无罪变成有罪，将有罪责成斩。这些是文官，如果无间行者是武将呢？挑拨皇室操戈，挑动大臣不满，挑衅边疆。遇不满民众，可屠杀逼反。遇敌对大臣，可假造文书诬陷，或暗杀、或挟持……一人之力，足可倾倒一国。”

“小青是你安插我身边的细作，但功能不多。如果将无间行者联系到妓院、以妓院为中心联系到商队、赌场。我方再配合行者，行者之能力就能挥淋漓尽致。全部单线联系，死一人则线全断，这样就可避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必要时可由行者挖出妓院，故行者必须是忠贞无二，手段残忍、智谋奇佳，坚忍无比之人。”

公主沉默一会道：“听的出来你做过无间行者。”

“不关你事！”欧阳不否定也不否认。

公主也不计较：“二策。”

“我在上谷县遇见了江洋大盗，其在县中一现身，全县之人草木皆兵。此等人心狠手辣，虽襁褓之婴儿也不放过。将这些人送至金辽，一望无垠的草原上打家劫舍，或者形成大规模团伙扫荡每村每户，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这些人不仅可以担当起‘毒’策之责任，还可吸引敌朝廷围剿，耗金费银。亦可将敌国变成恐惧之国，人人朝不保夕。”

“既然是江洋大盗，为何会听我们的？”

“是人就有弱点，或威逼或利诱，公主明白。”欧阳道：“如果以上几策都能执行到位，我相信十年之后，大宋无敌手。我不懂的什么强军富国，只能提供给你这些。”欧阳对付的都是罪犯，罪犯是不会建设的，所以欧阳也不会建设。他只知道什么样的罪犯有什么样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他的提议其实就是组建一个比较现代的大型黑社会。

“公子辛苦，先下去歇息吧。”公主等欧阳走后问：“你们觉着怎么样？”

指挥使出道：“卑职愿意出当无间行者。金国正在到处招募人才，卑职可以去试试。”

“我是问你觉着怎么样？”

“回公主，昔有妲己灭商、西施灭吴。卑职认为无间之道分外可行。看三国，魏国交好蜀国黄皓用反间计，倒不如直接变成黄皓，可灵活左右。欧公子所说其实古来多也，只不过均是需要之时才去收买，如果先行安插，肯定事半功倍。”指挥使再道：“即使我只是一百夫长，也可以用百人冲击敌人，以我一人之命，换敌两百，亦可突袭敌君，取其级。还可斩其大将，通报军情。”

另外一名内卫道：“不仅如此，还可以从中挑拨离间，君不信臣、臣不信官。帅不信将、将不信兵。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旦有疑，我们就有可趁之机。”

公主点头：“看来到了最关键的三考。”

“誓死追随公主！”一干内卫齐声道。

第四十章论篡位

欧阳挥竿，命中圆心。他是看出来了，这公主势力比他想象要大的多。这势力还是天成的。神宗和哲宗变法失败，一干革新臣子被革职、流放。只要公主一上台，这些臣子或者是臣子的后代就会象苍蝇看见大便一般。而这些革新臣子大部分都不是布衣，多是士族之辈。本身影响能力就不小。欧阳已经猜到了公主第三考是什么。

就比如说出千，关扑下来确实现有些人有这能力，但没用，出千还不具备学术性。而欧阳是整合了几千年的出千精华成版。再加其本身这方面悟性甚高，当然就强过古人。还有犯罪，虽然现代都是高科技犯罪，但是高科技使用者还是人。对付人这方面，欧阳是非常有经验。

“公主驾到。”

欧阳不回头挥竿，又中圆心，场地还是小了点，没什么挑战性。

“落轿。”

欧阳回头看了一眼，倒是被公主容貌吸引了几秒。天姿国色就不用说了，这点欧阳早猜到了。按照优生优育的原理推测，男性再丑陋，但坚持和美丽女**合，几代下来品种必然改变巨大，当然你别想着去韩国找，那是金玉其外的货色，一不小心能生个黑鬼出来。

吸引欧阳的是公主的气质。倒还真是有点威严，一派女强人的气质。这相貌去演武则天，绝对一流。欧阳转头，挥竿，再次命中圆心。欧阳这阅历，已经没有能非常吸引他的女人。

“你们退下。”

“是！”一干宫女和内卫退出。

公主在欧阳身后问：“欧公子住这还习惯吗？”

“还行。”欧阳转身擦汗，坐在石凳上泡茶：“请坐。”

公主坐下轻喝一口茶问：“欧公子似乎还是对本宫有所怨恨？”

“你的地盘，你说什么都行了。”欧阳道：“说实话，怨恨说不上。你要真能当个好皇帝，我也会很高兴。”

“看来欧公子知道的不少。”公主轻笑一下，丝毫没有震惊。

“呵呵，这也是你愿意让我知道。”欧阳笑问：“你决定没有？”

“决定什么？”

“决定要不要杀我。”

“我不会杀你。”公主看着欧阳道：“即使是我当了皇帝，你造反我也不会杀你。”

欧阳露齿一笑，表示自己不信。

“听小青说你很聪明，那你猜我今天为什么亲自来此？”

“你来此，就是很奇怪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然后顺便笼络下我，好让我帮你篡位。”欧阳给公主倒茶问：“猜的对不对？”

公主问：“你还猜到什么？”

“从你的眼睛我可以看出，虽然我多次无礼，但你并没有讨厌我。你愿意屈尊来此，还让我这等草民看你真面容，表示你在向我示好。你希望我能成为你的人。按照逻辑推理，你应该很满意我说的计划，或者说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让你对我起了很重的好奇心。”欧阳笑道：“我得警告你，你这样很危险，会有儿女私情的。”好奇心害死猫，有道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坏不是你真正的坏，而是一层神秘、带着点危险的刺激诱惑。

“听说天妒英才。”

拜托，这是职业本能好不好？哪来的英才。欧阳的两个死党，都是警察小头目，三人在一起喝酒就只玩一个游戏，就是抓丁。一人一张牌，谁抓了大王就是丁。在十分钟内，另外两人必须通过观察或者是诱导，指出谁是丁，丁则必须误导两人。这游戏培养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

公主见欧阳不说话继续道：“其实你有没想过，即使我不杀你，你也已经是我这一伙的。事后我败未必会死，你却是一定会死。如果我成，你反倒有一线生机。”

“你在威胁我。”欧阳呵呵一笑：“你很坏哦。我也不和你绕圈子，篡位我有点经验。”全部看电视看电影得来的，当然这个不能说。

这回公主惊讶了：“你连篡位也有经验？”

“篡位第一原则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兵没将十有九败。”欧阳道：“现

在时机不错，兵将脱节，武将地位低。我听内卫说起，汴梁的禁军是三合一制度，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兵之权与握兵之重的分离。但这有个问题，因为互相节制，主兵机构与非主兵机构之间、主兵机构与将帅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主将与偏裨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相互协调，缺乏统筹安排。真正有突情况，而皇帝无法令时候，所有兵丁全部变成摆设。”

“所以根本就不用全部笼络京城第一步，拿了皇帝，这个没难度，人家没事就逛妓院。第二步，写圣旨，不写就伪造。第三步，由你的心腹率领军队将剩余禁军分割，投名状方式让其听你使用。第四步，昭告天下，只要废掉花石纲，民心就是你的。只要你承诺文武平等，军心就是你的。你有名份，更有你爷爷和父亲留下一些有影响力的大臣后代，篡位其实不难。”

“投名状方式？”

“一百人为一都，五都为营，十军为厢。你捞个营长，就是营指挥使问，篡位不？回答篡位的，拉他按手印。回答不的，叫副指挥使进来，和副指挥使说，要么你死，要么你就砍了正的和我们一起篡位。”欧阳再道：“大宋是募兵制，招的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是因为花石纲而逃难的人。这对你很有利，多宣传多喊口号。记得要第一时间将大臣们抓起来，别小看他们的能力，上窜下跳很有本事。”按欧阳看，难度确实不高，没有压力。

“恩。”公主点点头，显然欧阳说的，她都有想过。宋徽宗有几个致命伤，第一，他常只带了几个人就在外面逛，可以很轻松秘密将其拿下。第二，由于花石纲弄得天怒人怨，民心军心皆有。第三，朝廷不和，蔡京一伙和高俅一伙互相看不顺眼。第四点，自己完全有能力依仗名份，篡位统治赵家天下。公主道：“篡位本不难，难的反倒是治国。本宫才学有限，不想辱没了祖宗，最后落得篡位灭国之君的称号。但看王诜之人，就知道我们这些同是太祖血脉的伪公主下场。所以不争不行。”

欧阳道：“最重要是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比如我这样的，能杀就杀，灭口是关键。”

“难道你没听出本宫的意思？本宫说篡位并不难，难的是将来治理天下。本宫想你会长命百岁的。”

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欧阳也不奢望会出个大宋华盛顿，就希望宋朝别被元朝灭了。欧阳道：“谢谢公主金口。”瞧自己这马屁拍的。但欧阳不知道的是，什么都能信，就是别信电视和电影。

第四十一章难？不难？

元宵节第二天，公主开始了她第三考：篡位！

张玄明一听篡位吓得险些昏迷。李汉是老乌龟早先已经猜到少许，虽然还是震惊，但多少有心理准备。而欧阳只是叹气，如公主所说，他现在只能期盼公主篡位成功，否则宋徽宗不会放过自己，自己只能跑路。

李汉清清嗓子道："篡位，一为文篡，一为武篡。文篡一手段是逼迫退位，武则天篡位，是皇帝病重，慢慢在大臣之中安插亲信，最后掌管大权。其弊端就是天下李姓王侯不服，师出有名征讨武逆……"

李汉大概意思是会支持公主的臣子，为数不多，而且多是无权无势的人，而公主本身年纪不大，又是女性，威望很低。和朝廷大臣基本没有往来，要想通过退位的方式，枝节会很多，成功率不大。武篡也有麻烦，他倒不认为篡位有多难，毕竟宋徽宗那德行有很有可趁之机。他说的麻烦出在西军之上。童贯是宋徽宗的宠臣，并且即将封王。他现在是以领枢密院事，兼监军身份在西军，由于西军暂时没有有力将领，童贯这个打了十几年仗的太监反倒有点帅样。此人豪爽非常，中上军官时不时都会得到他的好处，到时候一旦他带领西军勤王，那就麻烦大了。

麻烦一，西军是大宋最骁勇的军队，常年编制三十万，部分主力更是四人就有一骑。即使公主臣服东京十万禁军，恐怕也顶不住。麻烦二，即使东京顶住了，西军军队被抽空，辽军必然全力南下，直接打到京师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李汉认为，当前篡位时机并不成熟。

李汉一席话，说得欧阳和公主心凉凉。欧阳心中不禁感叹，关于篡位自己也实在太嫩了点。公主听了李汉一席话，也感觉自己过于天真。

但李汉话锋一转，也正因为西军无大帅，所以只要找机会收买一些中级将领假传圣旨铲了童贯一伙，西军就不会再有人带领勤王，西军有可能转而观风向。但这老家伙刚给人希望，又继续打击，他说，厢军是地方军队，军权在地方。不管文篡还是武篡，都要顾及地方。如今各州各府有七成以上官员为蔡京或高俅一伙。朝中有人好做官，地方官员也是得攀附的。这样一来，如果对几个大臣处理不好，地方骚乱免不了，还可能被同是赵家子弟所利用，席卷厢军进京勤王。

另外一个，李汉指出，非正常的政权交替，可能会给敌国有趁之机。最怕是有内贼呼应外贼，最后不仅篡位不成，还把大宋大好江山断送。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权交替肯定会让臣子们恐惧，会生什么事，也难以预料。

欧阳一边分析：篡位成功率100%，篡位后被敌国攻击率50%，篡位后被本国攻击率80%。自己的死亡率达到了99%。

李汉说完，大家一片沉默，最后倒是缓过神来的张玄明说话：“篡位本是赌博，当今主上失民心失军心。厢军都是流民所成，多是遭夺地花石纲之苦，恐怕未必愿意勤王。”他也知道现在是一条绳子的蚂蚱，开弓没有回头箭，而且有句话叫富贵险中求：“至于地方官员更不足为虑，他们必然不敢一家起兵，如果要互相联系，不仅耗费时日，还需要有牵头之人。还有敌国，我大宋和西夏、辽多年未战，倒不是说他们不会背信弃义，但要短时间内做出部署攻击我大宋，恐怕也不是易事。如草民看，公主既然有篡位之心，必然果断决绝，不可有妇人之仁。迅控制庙堂、西军、安抚地方。草民认为一要杀，如蔡京高俅一伙，盘踞已久，根深蒂固。杀了他们群龙无，也闹不起多大波澜。二是赏，晋升武将为正二品，乃至正一品，用行动来表明公主重武之心，西军各路将领封赏也不需吝啬，反正朝廷稳定，要不要拿回来就是公主一句话。三要说：通告天下当今皇上的罪行，拉拢民心。四要转：快转移国内矛盾，让朝堂和地方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事上。五要仁，宽怀天下。六要狠……”

公主听了张玄民一席话，连连点头。要么说这两人都是有才之人，剩下一个……公主问：“欧阳，你认为呢？”

“恩……张李二公子实在是才人，我欧阳实在不好意思说。”欧阳说的是实话：“不过，如果要伪造圣旨什么的，我倒可以帮忙，绝对和真的没有区别。”原本以为自己是人才，现在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感觉良好天真无比的小娃娃。看人家张公子，手没抓鸡的力气，但说起砍大臣起来，比切白菜还简单。再看李汉，考虑周详，也不是自己能比的。这才叫智慧，不是自己出出千术就能达到的境界。欧阳这人也谦虚，不如人就是不如人，当然也不妄自菲薄，你们会的我也许不会但我可以学，我会的你们肯定不会，学也学不会。

公主听欧阳回话心中一笑，这家伙也有认输的时候：“据三位公子分析，这篡是可篡，但目前准备还不够周详是吗？”

李汉点头：“成大事者，不急不焦不躁。但切记，此事需要万分保密。”

“恩！”公主屏风后看看三人，这三个都是聪明人，被自己拉下水后，不会自己卖了自己。再看堂中内卫宫女，绝对的死忠。再看自己私下联系的一些官员，都是坚决支持新法，在徽宗时代被排挤的人，而且对他们还没提起篡位之事，保密还是有保证的。公主就觉着欧阳很奇怪，对篡位基本只会纸上谈兵，但是说起其他就头头是道。但是你不会你就不要说，还自夸自己有经验，自己险些也信了他把篡位说那么简单。

李汉道：“当前要事为西军，上策就是剿灭童贯，西军拥立。中策是将童贯调离西军，西军中立。下策是以军制军，展西军中的亲信，遏制西军。”

第四十二章各怀鬼胎

公主点头：“今日本是让大家回去准备一番，没想三位公子是如数家珍。不如三位公子都回去思考一番，几日后我们再讨论此事。”

“是！”三人告辞。

公主见三人离开，走出来问：“你们觉着呢？”

指挥使出道：“回公主，卑职只知领兵打仗。”

“恩，人各有所长。这张玄明倒是难得的人才。”

指挥使道：“卑职认为李公子过于沉稳，治理天下可，但篡位之事，确实是张公子更为胆大谨慎。”

“你一向看人很准。”公主笑问：“那你觉着欧阳擅长什么？”

“此人谨慎精明，有点深不可测，如关扑那天，他能先考虑到财露白的后果，骗取金牌，而后才利用自己所长一路收拾过去。如其提的上五策和下二策，卑职回去后曾仔细研究，现大有可行之处。只是一些直接颇为复杂。按卑职看此人潜力不仅只限于此。”

“恩。”公主若有所思点点头。

……

政治斗争，欧阳一点脑细胞也没有。打小开始他就没接受或者有如此的经历。在他看来，篡位就是呼拉拉一群兵把皇帝废了，然后呼拉拉一群兵升官了，然后……没了！更离谱是这个，某些脑残电影教育，篡位成功与否，主人公的武力值最重要，兵再多，最后皇帝和准皇帝还是要单挑决胜负，当然还少不了一个女人。

“人各有所长，欧公子似乎还在对刚才的事不开心。”公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摸进来。

“没不开心啊。”欧阳收飞镖道：“我这人心态最好，公主多虑了吧？”，

公主笑道：“我这叫收买人心。”

欧阳一听这话，对公主好感加深一分。欧阳呵呵一笑道：“既然我帮不上忙，还不如放了我，免得浪费粮食。”

“不行，欧公子别误会。你应该知道这时期出入不太方便。本宫还有多事要请教，总不能让公子来回奔波。”公主的意思很明白，现在放你，有事找你太不方便。

“我这人心软，禁受不起你这么收买的。”欧阳笑笑道：“只不过，还有两个月我就得省试，再说欧平快来找我了。”

省试也叫春闱，通常在三月举行。在省试的当年举行殿试，这个时间就皇帝来决定。公主一听欧阳还有省试的打算很是惊奇，这会都在议论谋反了，你还没事去考功名。

欧阳似乎知道公主所想道：“公主是个聪明人，如此大事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成。也难说公主哪天没把握，就放弃了篡位计划。还有，我好歹知道大宋官员的待遇，弄个功名，万一被牵连到事情之中，保不齐皇帝笔软，就弄个配边疆，再则说，我好歹是解元，一个解元却没参加省试，多少会惹人注意。”话说海南不错，还有广东，偶可是会粤语的哦，欧阳就没想到那地方怎么就成了流放地。

“也就是说公子还没拿准自己要走哪条路？”公主阴着脸问。

“我精神上支持你的，但最好别奉献**。”欧阳道：“虽然我也知道脱不了干系，但你也看见，篡位一事，我确实无用武之地。”

“怎么没有？本宫觉着你的投名状就不错。”公主犹豫一会后叹口气：“罢了，明早让人送你出府。”

“谢公主。”

……

公主很有信用，没动什么手脚，第二天天刚放亮就让人将欧阳送出府外。送欧阳是那指挥使。指挥使道：“公子如果有需要，到公主府报薛郦之名。”

“……薛指挥使，我们也算有缘分，只说一句，别去当卧底，那不是人干的活。”

薛郦抱拳：“谢公子提醒，天已放亮，公子小心。”

“恩。”

欧阳找到早先来东京住的客栈，空房还在，就再住了进去。原本打算下

午去找李师师聊聊……恩，他还惦记这事，要么说他是一个坚持不懈的非一般人。没想用过午饭，欧平就找上了门。

“少爷！我回来了。”欧平一进客栈就看见欧阳，不由大喜，多日不见，他可是想念欧阳得紧。

死小鬼，不会明天再回来啊。欧阳招呼：“坐，小二，再点点菜。”

欧平随便再点了几个菜对欧阳道：“少爷，年节初一，秀儿家人就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问老爷婚期一拖再拖，到底是什么意思。幸亏你没回去。”

“大伯怎么说？”

“老爷说你正在东京准备省试。”

欧阳郁闷问：“你把信给大伯看吗？”

“给了，可是大伯说你胡闹，说你太不象话了。不过初三时候，大少爷倒是去了一次柳家庄，说你性子野，恐怕是不会回头了，让秀儿再找个人家。回来后听大少爷意思，柳家人倒也有这样的想法。估计这事能成。”欧平问：“少爷一个人在东京过的怎么样？”

欧阳还没答话，上菜的小二道：“你少爷可了不得，如今已经是京师家喻户晓的名人。”

“啊？”欧阳自己惊讶：“什么时候出的名？”

“年节关扑啊。公子不记得，那天公子横扫三条街后突然消失。有好多人都在打听公子是何许人也。”小二一边道：“小的在京师这么多年，可第一见有人赢得如此畅快。”关扑当天他也去了，认得两马拉战利品的欧阳曾经在他客栈住过几天。

“献丑、献丑！”欧阳呵呵一笑，自己还真没想到就这样就成了名人。不过这种事，大家多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过不了多久就会淡忘。

欧平习惯欧阳这莫名其妙的本事，也不惊讶。只是问：“少爷，去报名省试了吗？”

“这不打算下午去，你就来了。”欧阳已经有了计划，省试自己估计是过不了，到时候落榜闪人，一不回欧家庄，二不到处溜达，可以考虑到大理玩上几年。看公主这篡位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再做打算。必要时候还可以更名改姓，重出江湖。至于欧家庄，欧阳不担心被官府骚扰，毕竟有太祖的面子在那。

第四十三章欧试

省试三月，一月底，各地举子陆续上京。东京也变得更加热闹起来。有以文会友的，有品茶吟诗的，有酒中寻对的。不过欧阳都没有参加，甚至连杭州举子们邀请的酒宴也没有参加。他现在还在惦记着李师师。

支开欧平倒是去了两次，只可惜一次人家有客，只拿回了包裹。第二次人家身体不适。而欧平则是惊叹欧阳在一个多月捞了那么多钱。至于公主，一直都没有派人来骚扰过欧阳，如同一早大家都不认识一般。欧平倒是提议去看看小青，欧阳对他说，人家现在日子过得不错，就别去打扰人家。

就在临省试的前几天，李师师竟然派了人过来邀请欧阳，这让欧阳大喜。

“公子，觉着怎么样？”李师师一曲清心咒完毕问。

“不错！”欧阳苦笑。如同考驾驶执照一般，欧阳对考官的兴趣不大，也没心思惦记考试的过程。他想要的就是拿本证。保不齐哪天穿越了回去，自己就可以在警署吹牛：本督察和李师师上过床。他不好色，但人总得有追求。

反倒是李师师道：“看公子似乎很惦记着师师这残破身子，但看公子又非急色之人，不知可是另有缘由？”

“有！”欧阳坦白道：“我的第一梦想就是你一夜欢好。”

“公子倒也有趣。”李师师无由叹口气：“恐怕要让公子失望。自公子上次走后……”

欧阳听完骂了声娘，原来前些日子周公子因为自己的情人接客，所以写了酸词。后来师师不小心当徽宗面唱了出来，徽宗大怒，将周邦彦周公子差点流放。这事以后，妓院不敢再让李师师接客，有权势的王公贵族也只能回避三舍。她的矾楼门前已是冷落车马稀。现在不仅妓院不敢让她接客，就连她自己也不敢接客。

“死皇帝。”欧阳怒，竟然灭掉自己第一个梦想。不过从师师说来，这女子还是不错，她冒着风雪，不怕得罪皇帝清早去送周邦彦。一杯离别酒，断了两人的情义。

李师师大惊：“公子，莫乱言语。”

欧阳呵呵一笑不以为意点头。他是看出来了，就因为徽宗捣乱，师师太

过无聊，这才研究起了清心咒，也才想到了自己。

李师师拿下琵琶轻轻弹起了周邦彦提词的兰陵王，边弹边泪流……但师师没想到的是，她面前这个客人，不知道是因为没有音乐细胞，还有铁石心肠，竟然不带感动的，反而听得有点迷茫。她这词是自怜，由于这词，徽宗将周邦彦调回了京城，还升了官。最后的结局是，徽宗和自己的外宠的情夫周公子谈起了诗画，没事就混在一起填词作诗，而小周同志再也不敢上门。

欧阳进一步了解了徽宗的扯淡。李师师幽幽叹口气："心事无人知，要公子听师师这些唠叨……"

"别这么客气，我今天没付钱。"欧阳不知道自己安慰还是不安慰。毕竟自己今天是本着嫖客的心态来的。欧阳再解释："别说我直接，我听不来这些酸曲。我倒觉着你有点无病呻吟。"

"无病呻吟？"

"就是……"欧阳也不懂怎么说，想了好久后道："你一边很高兴皇帝看得上你，一边又觉着自己红颜命苦。这就不对，所谓有失必有得嘛。皇帝也是人，一群妃子在等他沐浴，他还得抽空来你这赈灾，时间不够。"精子数量更不够。这句话欧阳没说出来，不仅如此，人家还要练字，还要填词做画，还要去别的青楼逛逛，不容易啊，要不怎么说人家是日理万鸡。

"赈灾？"李师师楞了好一会才明白这词的意思，明白之后不禁掩嘴而笑。

"呵呵，师师，我仍旧坚持我的梦想，如果你哪天方便招呼一声，即使你到了八十岁。"欧阳觉着留也没意思，站起来准备告辞。

李师师摇头："师师不想害了公子。想那武功员外郎贾奕与我交情深厚，因在我家中留宿。皇上大怒，差点杀了他，最后师师求情，还是贬到琼州做了个参军。即使之前的周公子，就只敢在皇上生病之时前来，而后，再也……"

"其实你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啊，我听说你有家财万贯，何必还干这一行？"

"师师已经是皇上的人……"

哦，原来如此，欧阳算明白了，这师师还是很看中皇帝一日的。话说回来，虚荣也是正常的，毕竟把三千佳丽都给比了下去。欧阳呵呵一笑："我仍旧坚持。我们有缘再见吧。"李师师和茗卿不一样，后者是奴，没有自由之身。而李师师……当然，**嘛，这思想和理想也不能要求太高。

……

和李师师一会，没影响欧阳心情，除了有些失望之外。最后一天，欧阳临时抱了下佛脚，终于迎接到了省试。

欧阳很庆幸自己没有夹带，考试非常严格。所有人要被搜身，所带的食盒也要被检查。然后是对号入座，接着是锁院。锁院之后，三天之内考四场，任何人不得出入。考生每人一个小间，吃喝拉撒睡只能在里面解决。在考场四处，不少禁军站岗，主副考官不时巡视。要说考生算好的，考官们一般都提前一个月锁院，不能进出，不能和禁军说话或者有任何接触，一干补给全部由禁军完成。

才过了三个小时，欧阳就现有人作弊，一个副考从自己身边经过，在自己隔壁三十七号房停留了几秒，然后转身走了回来。欧阳现他本有点不对的袖子恢复了自然。再严格的考试也架不住监考作弊。

贴经说白了就是填空题，只不过要填的字数多。州试最多是1o个字左右，省试有的甚至是一段话。除非你能把那些破书全背下来，否则是考不了满分。再加那些字词本就生涩难懂，而且有相当比例非常用字，考试难度之高，可见一般。

比如欧阳就被第一题难住，答案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问题出来了，雎鸠不会写，然后洲还是州，欧阳也不肯定。再下句更完蛋，窈窕淑女的窈窕不会写。欧阳大汗，最简单，天天听到的诗句，竟然写不出来。更不要说下面的参差荇菜，念都念不通顺的四个字的写法。于是欧阳的卷子就成了，关关雏鸟，在河之洲。苗条淑女，君子好球。

我滴神……

第四十四章二元

一天下来，欧阳睡的淅沥糊涂。日落上灯，天色黑暗，一些考生要么趴在桌子上，要么躺在自带的草席上休息。欧阳考试不行，但是观察力绝对不要怀疑。他闭眼睛听着时远时近巡逻禁军的脚步声。主副考已经下班，除了值班的外，只有禁军巡逻。

如果没人作弊，本少爷就认了，自己也不好耽误你的前程。但你要作弊，别怪本少爷手黑。欧阳突然睁开眼睛，走出号房，头不回，脑不转，走到三十七号房，一个胖子正在灯下努力耕耘，浑然没觉察欧阳靠近。欧阳一个反手手刀砍在其后脑。别看这小小反手手刀，这一手是打在脑干位置，轻了不昏，重者死亡。不仅部位要拿捏的准，而且力道的掌握也是非常重要。

“八、七……”欧阳默念数字，本来几队巡逻穿插而过，不会有视线死角。但很可惜，由于没有标准，欧阳现有一队伍总是落后人家几步。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在前一队过后，后一队没有跟上，出现十一秒的空挡。欧阳熟练翻胖子作答的卷子，没有。然后就是搜身，两秒时间，欧阳从腰带位置翻出一个不小的纸团。再摸下去，裤子内侧再翻出一个，左脚又现一个。恩！搜身欧阳是行家。

“三！”欧阳离开，二的时候出了三十七号，一的时候进入到自己的三十六号。欧阳刚进去，号子房左侧的巡逻禁军恰巧露出一个头。欧阳一翻查纸条大喜，大经和兼经的答案非常齐全，但是论和策却没有。这应该是副考在知道答题后，立刻抄录的答案。有些字迹比较潦草，非认真还看不清楚。

开抄！欧阳不担心三十七号举报，你倒是敢举报。这叫黑吃黑。再说，三十七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已经昏迷。考试能作弊，下笔如有神。欧阳拿笔一路刷下去，直到第二天黎明，欧阳已经答完了全部的大经和兼经的贴经。然后吃饭，将纸团混合着饭菜吃掉。恩……有点多，味道也不算太好，涩！

接下来是作文题，也就是论。

题目是：论大宋乐悬之配。欧阳看了迷糊，这乐悬是什么东西？但欧阳不是一般人，他有办法，他第一时间翻阅已经答题过的贴经，然后心中就一个感觉：卑鄙，太卑鄙了。先前的贴经竟然没有提到哪怕一点点的乐悬内容。要答题，先要了解要答什么题，欧阳连题目都看不懂，抓笔到中午时分，楞是没办法下笔。

最后，欧阳在睡一觉后被逼急了写道：普天之乐，莫非王乐，有乐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乐必有我悬……翻贴经，继续写：关关乐悬，在河之州……初灯时分，欧阳看大概凑到了五百个字，非常满意的停笔。

最后是策，欧阳一看策倒是吃了一惊，这题目是钱币流通的问题。欧阳知道宋代的金融已经很达，古人也牛。竟然会想出用准备金率来行交子。一种是交子还一种叫钱引，钱引这东西就惨点，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因此纸券价值大跌。交子因为有准备金并且按比例行，倒是非常好用。

这个对欧阳问题不大，现代人即使不懂经济，耳闻目染也知道一些。更何况欧阳这搞过金融诈骗的老千。他用的是美国金融体系，用财政收入做抵押行交子。并且用交子回收铜板，一来可减少重金属的流通，二来可以减少携带铜钱带来的不便。另外他还补充交子分面值，其实欧阳一直很奇怪，什么古代都要按文或者是两做单位。完全可以现在这样，从一百到一块，有多种面值，即使这交子面额也不大，就五贯和十贯两种。最后欧阳还述说了这样的好处。这一长篇大论，欧阳写了一个通宵。

他并不期盼统治者对货币改革，他就希望携带货币能方便点。

……

欧阳并不知道，自己这篇半剽窃策论被惊为天书，几名审卷官对欧阳提出建立国有银行代替私营钱庄看法兴趣很大。不要小看宋人，宋朝金融已经有资本雏形，但问题就在管理不够严格。如铜钱，有州制的甚至还有私人制的。欧阳意见是统一货币，以黄金或者白银做准备金，朝廷统一行纸币。当然也有不少人提出疑义，疑义的重点就是准备金的定位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必须维持用米价来衡量货币，准备金也应该用实钱。

无论等等，欧阳这策论得了最高分，再加几乎满分的贴经，那扯淡的论倒是没有什么人去注意。由于有皇帝的交代，欧阳的卷子也被呈递上去，宋徽宗阅览后深觉有道理，自己每次召妓都是揣了一堆金银，如果都是纸币，那可不是一般的方便。还有一点，徽宗和大臣们敏锐感觉到了这是一个朝廷银行掠夺民间资本的好办法，钱是贬是升，全是银行说的算。并且纸币比起制钱成本要低上许多。

这一策其实就是加强中央的权势和财富，一干统治者怎么还会不满意呢？

尚书省放榜公布考试成绩，欧阳排名第一。

……

解元、省元……下个是不是状元？在房里装病的欧阳大汗，按说不应该啊，自己那论写的有多扯淡自己心里清楚。否则不至于在策中花费脑筋，就想能捞个进士当当。欧阳记得先生曾经说过，切忌锋芒太露。自己露第一次

锋芒就被公主给盯上，第二次得了解元。第三次成为东京扑王，第四次拿了省元。自己真真想低调，自己多大？十六……

先按照逻辑推理，自己会被一干进士为难。其次，正当年少风华，很容易成为各派系拉拢的目标，说不好一品二品的有个丑女嫁不出去，这会正庆祝。再次，太出名了，将来怎么跑路？再再次……反正这个状元不能再拿了，别人拿了状元好歹能替自己挡挡风头。这么说的话，目前处境似乎又不算太坏，还有一个状元挡着。

“少爷！”欧平一身臭汗进来，回身插门：“已经有快马报喜去了杭州府……少爷怎么不太高兴？”

“高兴个大尾巴。”欧阳伸懒腰道：“你少爷我在东京已经够出名了。”

欧平就问：“少爷我就奇怪一件事，要说解元是茗卿姐姐帮忙。这省元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纳闷。”欧阳是不知道，他是唯一被徽宗过问的考生。只要不是太滥，进士是没有问题。现在‘策’正被户部和枢密院研究可行性，论再垃圾也掩盖不了策的光芒，再加贴经第一名，省元也是理所当然。欧阳懒洋洋道：“也不知道是我欧阳丢人，还是朝廷丢人。”

第四十五章踏青

喜报先呼啦到了杭州，然后哗啦到了新城，欧阳堂哥见喜报楞了一盏茶，接着连夜回庄。先生第一个得到消息，一夜不能眠。不仅是他，全村这夜无眠，爆竹吵的！欧阳的喜报又一次折腾了欧家庄，大伯大摆三天流水宴席宴请乡亲。这钱还不是他出的，是县官派下来。大伯心中庆幸，幸亏这小子坚持逃婚。这道喜报不仅让欧家庄全村庆祝，也让欧阳在柳家庄成了人人口诛的忘恩负义的嫌贫爱富的人，更有版本说，欧阳已经娶了xx大员的女儿，当了上门女婿。不管怎么说，这道喜报终于是让秀儿的家人断了和欧家联姻的心。

欧阳不知道那么多，他从来就没拿自己娃娃亲当一回事。由于更出名，李师师那是不能去了，公主也不敢在这风头派人找欧阳，欧阳左右现自己没事可干。倒是有一些进士来邀请欧阳这省元以诗会友，但都被欧阳身体不适所打。

这几天欧阳就没下过楼，出过房间。洗澡水、饭菜全由欧平一人送。欧平一直纳闷，中了省元欧阳怎么反而不高兴，他倒有心请小青过来开解，但欧阳和他正色说过，就当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也没造次。

礼部传来消息，殿试定在五月初一。欧阳一看，还要近两个月，实在是憋不住了，又到了郊外踏青的休闲季节，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出门解闷。这一出门，他倒现自己多虑，其实走在街上，也没什么人认识自己，只要自己不当街大喊：我是扑王兼职省元。

欧阳对群众眼睛不雪亮很满意，和欧平踏青而去。

杜甫诗曰：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倒不是说只有三月三，三月其实都是踏青的日子。古代和现代不同，那时候是很多人参与的一项活动。在郊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会凑在一起整活动，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戴柳、斗草、打球等等。当然也是深闺之女相夫的好日子，更何况是在三年一次的大考之年。

而汴京外的汴河就是踏青的最好所在。虽然已经过了踏青旺季，但人来人往，还是热闹非常。河两边停留又不少华贵的轿子，还有不少窈窕女子在丫鬟陪伴游玩。欧平前些日子来过，就对欧阳解释，这些都是权贵、富户家的女子在相郎君。要说进士们也乐这一口，几人结伴，吟诗做对，也希望有人能看上自己。虽然进士一律赐官，但一者说朝中人有好做官，找个靠山还是需要的。二者说攀富贵之心，人皆有之，三者来说官和官还是有区别的。要知道在汴京中家产过1o万贯的比比皆是，过百万贯的也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多是官商联姻……

要说欧阳长的还算是一表人才，最少脸还是比较白的，衣服又整洁，一路走去很是吸引了不少目光。欧阳挺虚荣的客气，心里美滋滋。接着参加了一场蹴鞠，战术犯规三次，伤一人，被群起指责，泪奔而走。

放风筝，和一貌美女子风筝纠结一起，此等乃是大好机会，怎奈其身边已有护花使者，险些引起一场争斗。

斗鸡下注六把，赢得斗鸡两只。群众怒目赢走赌具之人。欧阳汗颜，自己在公主府可是刻苦用功研究过斗鸡赌行。

最后剩余一个项目——秋千。欧阳默然现，这边玩秋千都是娘么，自己也不好意思去抢人家专利。左看右看，获得推秋千权利两次，可惜此两女子长相貌似钟馗近亲，欧阳借口逃路。

还是自己玩吧。欧平提议之下，欧阳和其脱了外衣，一起跳进冰冷的汴河之中。欧平擅长的是欧阳教导的自由泳，而欧阳比较喜欢蝶泳。两人就在汴河之中比起赛来。要说这一幕比欧阳脸白更吸引人，立刻有几名汉子一起下水。几人商量一会后，一名女子出第一名，欧阳落寞出水将欧平踹回河中。他倒不知道，自己这一游倒是给将来的踏青多了一个项目。

欧平换上干衣服去拿赏钱，欧阳刚换了衣服，身后就有一男子给欧阳递一件衣服。欧阳回头一看惊道：“薛邴？薛指挥使？”

“真巧，欧公子。”薛邴见欧阳东看西看，知道他在找什么道：“公主不在，我是独自出来踏青，恰巧见欧公子浪中腾飞，这才过来打个招呼。”

“我们找个地方小坐喝两杯。”

“前方就有一个酒肆。”

酒肆是临时搭建而成的，没有雅间，全是露天，四张桌子坐满了踏青的人。薛邴要了点酒和欧阳到岸边边喝边聊。

薛邴先道：“还没恭喜欧公子得中省元。”

“客气客气，纯粹是运气。”欧阳打个哈哈道：“公主可好？”

“安好。”薛邴道：“如果不是今日遇见公子，恐怕过些时日我还会登门拜访。”

“这话怎么说？”

薛邴看左右无人道：“得知公子高中，公主就让卑职和公子说一声，如果

可能，还是异地为官的好。”

“……公主有把握了？”

薛郦不否认也不肯定再道：“公主说，欧公子既然不愿意裹进这件事来，公主也不敢勉强。即使将来事败，也决然不会出卖公子。”

“……公主这收买人心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欧阳汗道：“那麻烦薛兄替我谢谢公主。”

“何需客气。不过，要说这张玄明倒真有点才干。”

篡位的才干，估计当年公主没反就因为没找到这小子。欧阳来东京混一圈后，再也不以貌取人。徽宗身边的一干人全是长相出色的人，要按电影来说，那相貌怎么也不能是个反角。当说年节后回京面圣的太监童贯就不得了。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黝黑，颐下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太监也有胡须）。还有蔡京眉目疏朗俊秀，风度儒雅从容，很有点美男子的味道。这些人欧阳都见过，当然是悄悄的见，除了和李师师上床外，看看这些传说中奸臣也是大宋游必不可少的节目，原本以为是一群尖头鼠目的人，但没想个个外貌都非常出色。

其实这些奸臣水份很多，如蔡京是干了很多实事的人。历史奸臣定论标准是小蔡主持过花石纲，他主持期间，连中产人家都能破产。最最主要是他被流放时候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结果老百姓都不卖给他东西吃，活活饿死。

欧阳觉着这些都和自己关系不大，即使是公主篡位成败和自己关系也不大。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实在不成，就卷铺盖逃命。

欧阳还知道公主对自己前五策根本就没上心，对无间道倒是很有兴趣，毕竟宋朝时候还没有特务机关，但欧阳细听之下，自己这国际版的无间道，已经被公主运用到了内斗上，这不能不让他多少有点郁闷。

薛郦和欧阳在一边聊着，欧平倒也识趣没有上前打扰。薛郦向欧阳讨教了一些卧底应该注意的事项，欧阳也不吝啬。直到日西斜，两人才告别。

第四十六章殿试

接下来的日子，欧阳也不寂寞，他上谷县拜访展铭。住了几日后了解，展铭原先的志向也是考举，怎奈自己父亲是衙门捕快，按照投举规则，展铭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的，于是最后子承父业当了捕快。欧阳对古代同行的遭遇深表愤恨，但自己目前前途不明，也不敢过于造次。在展铭的陪同下游山玩水数日后，又在东京周边的县转了转。感受最深的还是花石纲。

十几吨的大石头，用人力从扬州搬运到东京，只为了图皇帝一乐，原因就因为这石头长的有灵气。花石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要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拆毁桥梁，凿坏城郭。

浪费不是罪，比如皇帝只吃一个猪尾巴，把猪其他部位全扔了，即使这样浪费，但让猪农得利，毕竟还是一种比较良性的循环。而花石纲的浪费似乎违反了能量守恒一般，只见糟蹋，只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只为了将一个无用的东西从南边运输到北边。

欧阳也看明白了宋徽宗在历史上昏君位置已经可以排到前三。前二是谁？欧阳不太清楚，反正总得给别人留点位置。

五月初一前两天，一干进士报道，礼部交代殿试的注意事项，比如要少喝水，还有要啃什么植物可以防止殿试尿急。然后是礼仪，见皇帝不仅要跪，而且是趴在地上，名曰五体投地等等。

……

五月初一，龙早抬头，风大、雨急。

讲武殿，一干进士默默等待，欧阳头更低，因为他知道，即将出来的那个人认识自己。

几个月前，他败在自己脚下，败的很惨。

今天，他要来收债。

细听殿外，风更大，雨更急。

他来了，他慢慢的走到欧阳的身边，刻意停留了一秒，他似乎很享受对手拜服在自己脚下的感觉。但他不骄傲，轻做停留，他就朝前走，走到了三十米外的自己专用椅子上。他喜欢这距离，因为这距离不仅安全，更带给他一种强者满足。

对手动了，他敏锐的感觉到对手动了。

脚麻！欧阳怒，走这么一段路走了几分钟，有病快去看医生。

“平身！”徽宗招呼。

“谢陛下。”进士们分了两排站好，低头看地板，这是事先演练过的。

徽宗很满意点头问：“各位都是我大宋的中流砥柱，不要拘束。谁是这次省元啊？”

一礼部官员在一边踢了欧阳脚跟一下，欧阳无奈朝右走一步低头：“学生欧阳见过陛下。”

“抬起头来，让朕看看。”徽宗正确意思是，抬头看看老子是谁。

选**啊，还抬头看。欧阳低头回：“龙颜岂是学生这等人能看。”

“抬头。”

“是！”欧阳抬头一看，然后很惊讶道：“是你？”那模样似乎是非常难以想象之事。

徽宗非常非常满意欧阳的反应，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一边太监喝道：“大胆！”

“啊！是你？”小样的，以为你当了杨戬，我就不知道你是赵努。

杨戬还要呵斥，徽宗抬手制止道：“朕问你，为何你的乐悬之论写的如此废物？”

“学生之才学，无论如何经天纬地，在陛下面前不过是小儿舞刀。”欧阳再道：“陛下武略学生不知，但文韬之高，一扇而知。学生即再学百年，恐怕不及项背。”

靠！和杂家吃一碗饭的。杨戬一边心中诽谤。

徽宗很满意欧阳回答，点点头再问：“你那策篇，朕觉着……”

欧阳忙接话：“陛下一言一行均有大智慧，学生祖上有德，省试前得遇真龙，这才有策篇。”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朝中大臣看了你策篇后，都觉乃是利国利民的好

文。”徽宗觉着总不能老和一个人说，于是道：“谁是第二名？”

礼部官员忙一拉不知趣的欧阳回到行列。

徽宗倒有心，一连问了十名进士。欧阳在下面也佩服，这要记住自己就算了，没想到前十名论和策这家伙都能记得大概。每个进士也没想到皇帝竟然看过自己卷子，纷纷眼泪鼻涕一起掉。欧阳感觉好笑，有两个都五十多了，竟然还象小孩一样。

接下来，进士们就坐，卷子准备殿试。欧阳看白卷祈祷，出策，出策。一般殿试是出论，这论还有生僻论之说。徽宗看欧阳轻轻一笑：“策，盐运之利弊。”

欧阳大喜。

徽宗补充：“欧阳，你是省元，朕特开一题。”

欧阳大汗。

“论乐悬之重。”

“……”欧阳昏迷，这是报复，**裸的报复。

徽宗看欧阳那死灰脸哈哈大笑：“你要答策也可以，不过你得做一件让朕新奇之事。但是，你是天子门生，又不可糟践了自己。”

“……”欧阳想想后道：“我要一个质地好的竹笔筒，外加六颗骰子。”

一礼部官员忙呵斥：“大殿之上，殿试之时，怎能……”

“无妨，来人，去找来。”徽宗道：“如果你所做之事不能让朕满意，你这省元，朕就夺了。”

……

六颗骰子摆放桌上，欧阳拿了笔筒一扫，六个骰子被其套进笔筒。一阵呼拉拉的乱摇之后，欧阳单手插腰，把笔筒砸在桌子上，然后喊道：“六六大顺，恭贺陛下身体安康。”

徽宗很惊奇的伸头一看，果然六颗骰子全是六。龙心大悦：“好，好。有赏。”这个有意思，自己向来都是朝碗里扔骰子，最多是两碗一合上下摇动，哪见过这么摇骰子的。

“谢陛下。”欧阳感觉自己实在有当幸臣的潜力。欧阳再道：“这物还可两人、三人、甚至十人同玩，名曰猜骰。”

“哦？”徽宗吩咐：“来人，再备一付。”

于是乎，欧阳就和皇帝在殿试时候玩起了猜骰。欧阳聪明，输多赢少不说，还狂拍龙屁夸皇帝聪明，观察力敏锐等等。一干进士则被这劈里啪啦的摇骰声整到苦不堪言。要说徽宗也聪明，试了几次后竟然也能摇起骰子，越玩越有兴致。直到最后，礼部尚书实在看不下去，悄悄对杨戬一示意，徽宗才停止了胡闹。

“朕就准你策试。”徽宗意犹未尽。不过毕竟在殿试，这东西不吵就算，这么吵确实不成体统。但话说回来，要的就是这声音。

“谢陛下。”欧阳坐下，这策他觉着不能写太好了，于是就根据当前的盐制挑一些小毛病，然后加几句无足轻重的举措。就算是搞定收工。

第四十七章三元

“状……你妈。”欧阳记得这是自己第一次在宋朝骂粗话，骂了这句粗话，欧阳将脑袋一包，离开放榜地。竟然中了传说中才能中的连中三元，貌似自己是宋朝第二个。这么多年来，宋朝就五名状元没入阁，原先指望出个状元替自己挡挡风头，但没想到……这会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惦记着自己。自己那策不是写得很一般吗？

确实一般，但欧阳忘了他在哪？在北宋末年，庙堂高官早已经没有什么正直的大臣。徽宗当然不会自己一人看卷子，而枢密院几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出名的家伙。一看，好嘛，又来一个同类，而且皇帝还高兴着，点了。要说欧阳这省元好歹有点真实才学，但这状元，水份真真不少。至少连欧平都这么认为。但欧阳不知道，人家皇帝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阴谋……

虽然欧阳不待见这个状元，但是礼部不能不待见，于是就派人去找欧阳商量游街。欧阳心中严正拒绝，但无奈……还是被打扮一番，扔上了白马，然后满东京的展览。一群看耍猴的百姓群起围之，有的还是一路跟随。欧阳看看几个流口水的霉女心中道：姑娘，骑白马的未必是王子，还有唐僧。

连中三元，是多少读书人的梦想，可偏偏中这三元的却是基本不读书的欧阳，欧阳自己都感觉讽刺。要是老赵头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找自己梦中pk。

一时间欧阳成了全东京的名人，少年得志，是何等风光。并且登阁拜相也就将来的事。还有人将欧阳和茗卿故事扬光大，到后面是两人在西湖边，圆月之下私定终身。风流才子，总是大家比较愿意谈论的话题。

欧家庄又被折腾了，县里拨钱，在欧家庄村口修建状元亭。伯父则是见谁都乐呵呵说祖宗有灵。先生也一跃成为状元之师，气呼呼的被国子监礼请到县城书院。

……

得了省元，少爷不高兴。得了状元，少爷更不高兴。欧平没敢问这是为什么，只知道欧阳心情很不美丽。他哪知道欧阳有自己的小九九。欧平这边想着，小二领了一个太监上来。

“咱家奉皇上之命，请状元郎入宫。”

欧阳叹口气，不惊不喜顺口问：“公公怎么称呼？”

“咱家排行老九，状元郎不嫌麻烦，叫九公公即可。”

“有劳九公公带路。”

皇帝请人自然提供交通工具，欧阳就这么乘轿进宫去。宋朝皇宫不大，可以说几个朝代下来最小的，后来还被黄河冲了。几代下来皇帝都想扩大，但周边老百姓不干。雍熙三年，宋太宗欲扩张宫殿，因皇宫附近百姓不肯迁徙，这项计划作废。从这点看，宋初皇帝都不错。由于没有城管，京城百姓的商铺摊位等都挤过了宫廷外的正道。按逻辑推理，城管和拆迁办是为谁服务则一目了然。

……

含光殿，欧阳被平身起来一看，哈！自己竟然被邀请来参加诗友会，同来的还有本科进士一到十名。另外还有三省六部的吏部尚书在场。欧阳旁边一站就大概明白，徽宗这是给前十派官职来了。

这宋朝官很有讲究，分为官、职和差遣。官名是现在的行政级别，就是行政待遇。比如七品、六品什么的。职，就是指馆职，比如在史馆的就冠上x职位。还有大学士等等都是虚衔。这两种是有官无权，有职无权。而差遣则有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这样的字眼。比如xx县令，就是知xx县事。

但凡进士，一律有官职，但是能不能得到差遣，那就要看运气了。毕竟差遣的实缺不多，当欧阳本次录取的进士就有13o多人。哪有那么多的差遣可以安排。

“入幕向云烟，归轩奈隔悬。”徽宗看看大家问：“谁帮朕接了这五绝的下句？”定睛看欧阳，欧阳一头冷汗。

“……”一干进士狂想中。

“状元郎？”徽宗见大家这么客气，开始点名。

这诗意思欧阳明白，就是到了黑夜，要离开云烟之地，想回家，但和家隔了悬崖。但知道意思有屁用，关键得对出来，还得压韵。

幸亏这时候，榜眼在一边念道：“千秋黄阁老，百纳紫金丹。”这后句不承上句，而是反过来说明了这个要回家人的身份，和为什么要和家隔了一道悬崖。

“恩恩！”徽宗点头。有点意思。但心中还是不太满意。他昏不是因为他笨，而是他没有履行当皇帝应该尽的职责。他看得出来，这次进士科的良才有限得紧。最少在诗词歌赋方面，这批进士都不能让他满意。

“和朕说说，你们都想当什么官？”徽宗看欧阳：“状元郎？”

“陛下英明，一切服从陛下安排。”我想当皇帝，你让吗？还不是你说的算。

“蔡太师乃熙宁三年进士及第，你是政和五年进士及第。蔡太师看了你的策和朕说你是实干之人。既然是实干之人……地方官还有缺吗？”徽宗笑咪咪，不是好东西。

吏部尚：“回皇上，而今出缺就知阳平县事令一职。”

“……”一干进士立刻从艳羡变成了幸灾乐祸，欧阳心里也问候了徽宗全体祖宗女性。他哪知道，这几天，御史频频上书，说是阳平县空缺许久，请皇帝尽快委任官员。而杨戬和刘贵妃则在他身边吹嘘，阳平在刘老爷的治下安定繁荣。徽宗见美人高兴，倒也不想这么快放缺，但这事触动了大臣们。一干大臣除了个别外全是科举出身，现在看一个土财主管理整县早就不爽，所以要求朝廷填补这个空缺。

前文说了，这个刘贵妃还被封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可以看出徽宗对她有多宠爱。杨戬一看，确实是顶不住了，于是就给徽宗出主意，这知县谁都不愿意干，倒不如从这批进士里挑一个下去当个空头县令。徽宗深以为然，一来可让美人心安，二来可堵大臣们之口。挑谁呢？挑差的不行，大臣知道什么叫敷衍，而且殿试排名太后，一般是轮不到缺的。

ps：很惭愧的斩断！

第四十八章出京师

于是徽宗就看中了欧阳，这家伙太合适了，他可不想安个刺头惹美人不高兴。欧阳好，欧阳年纪最小。其次可以对大臣交代，我将状元放下去，你们总没话说了吧？再者蔡京也是状元，也外放了好几年，自己一切可都是按规矩办。还有，目前根本就没有地方官愿意平调去阳平上任。看欧阳又会拍马屁，又会赌博，完全是声乐之人。再说这家伙又不会诗词歌赋，留在身边没屁用……可以说欧阳得状元也有这么一个因素。

榜眼还懂点诗词，而探花字写得很好，再加他们都长的不错，这两人自然留在东京。

“还不谢恩？”吏部尚书一边提醒。

“谢主隆恩。”欧阳无奈跪下，他是经过阳平，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这个刘老爷叫刘四女，一遭得志，就到处圈田。在城里也是霸街横市。而一干衙役和县官员都被其收买其中。如前任知县那个凄凉，除了家人，衙门就他一人。反应上去，反被责无能力，最后还是疏通关节，平调到别处任职。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有这家伙，欧阳恐怕也没实缺可放。

“明日你去吏部办理官凭、鱼符，七日内离京赴任。”吏部尚。

“是！”

……

于是欧阳成了第一个被任命的进士，吏部这次办事效率高，第二天上午官凭、鱼符、官服等等已经全部准备妥当。欧阳看看官凭，丫的，从七品。他是不知道，本来那县官就是个正八品的官职，但徽宗比较有人性提到从七品，算是补充欧阳的一点损失。看其它人，虽然也是从七或者正八，或者从八，但留在京城升迁快。升迁后放到地方，那就是一个知州。而且万一被皇帝或者是大臣们看中，跳级也不是难事，而欧阳要当知州，还必须回京深造。

“阳平县？”欧平也倒吸口冷气，那可是一烂地方。当官为了什么？要么钱，要么权，可那垃圾地方什么都捞不到。再加欧阳在京城没攀附，没有根，要调回京不知道要哪门时候的事。欧平问：“少爷，我们真去啊？”

“不去还能怎么样？”欧阳叹口气道：“这不是非逼我收拾刘家吗？”

欧平一边汗道：“少爷，强龙可不压地头蛇，再说人家有强龙做后盾，我们就两只小蚯蚓。”

“你是，我不是，你少爷我脸白着呢。”欧阳笑道：“放心吧，你少爷我收拾人的手段多着呢，再说当个闲官，白拿每月14贯的俸禄也不错。不过……我们得挖个人去。”

“挖谁？”

“你猜。”

“恩……”欧平想了一会喜道：“展铭，展捕头。”

欧阳略为吃惊道：“没想到你竟然猜的到？”

“我想啊，少爷有头脑，不怕人家来阴的，就怕人家来横的。而少爷认识人中，就展捕头武艺高强……”

“横的你少爷也不怕。”原来是瞎猫遇见死耗子。欧阳道：“第一，展捕头为人正直。第二，展捕头比我们知道县衙的运作。第三：展捕头经验丰富，做事有分寸。第四：除了展捕头，我没地挖人了，难道把你大少爷挖来？卷铺盖，准备滚出东京。”

“是，少爷。”

……

马是好马，有钱嘛。刚出村时候，欧平已经有了乞讨的心理准备。但没想欧阳真没骗他，只要上了官道，衣食不缺，不仅不缺，而且还相当有钱。

可这边一上路，欧平就开始担心：“少爷，我们连官印都没有。”

“哈，刘四女哪那么蠢蛋，官印他还得还给咱们。否则一到阳平，直接上书没有交接的官印，吏部外加刑部肯定要追究。追究到最后现，原来前任县官把印交给了刘四女保管，而且新知县到任拒不交还，那他就麻烦了。”

“什么麻烦？”

“很简单，只要不是知县，而盖了知县印的公文都叫伪造公文，我看了这几年阳平的公文，全是建康狱丞和县尉落款但不使用官印。说明这人虽然霸道，但不傻。”欧阳道：“建康狱丞和县尉一个月才几个钱，捕快衙役就更不用说了，刘四女只要出双倍价钱，这些人不听他的还听谁的。”

“可是少爷，既然他们都听他的……”

“怕什么，免掉他们就是。唯一担心就是一旦我将全部人员免职后，刘四女就挑动是非，让我们无法收拾。接着让御史参我们一本，那就比较麻烦了。”欧阳抓下巴道：“得想想办法。硬碰不是真理，人家毕竟是皇亲，还需要四两拨千金，让他吃哑巴亏。”

……

没几日，欧阳到了上谷县，先先拜访了展铭。展铭对欧阳的遭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按说中了状元，应该恭喜才对。但展铭是很了解自己隔壁县的情况。

“大人恐怕知之不详吧？”展铭道：“大人可知道上谷到阳平官道有一条长缓坡？”

“这倒没什么注意。”

“那应该是你白日过，再加科举在即，所以也没有人提醒。”展铭介绍：“此坡叫花子坡。”

“花子？日本女人？”

“什么日本？”展铭楞了一会后再道：“花子坡，就是什么人过去都得成叫花子。在阳平境内有一群匪人，大约三十多人，霸了连云山为强盗。前些年剿过几次，但这些强盗每次都先收到风声，每次围剿，他们都化整为零，消失山中。据展某所知，这个刘四女早些年还未得志时候与这伙强盗已经有所瓜葛。”

欧平紧张问：“难道他们会截杀我们？”

“那倒不能，劫杀朝廷命官可是造反之罪。但刘四女可以让这些匪人和大人明着捣乱。逼迫大人安安静静当个闲官。此为一。刘四女家财万贯，这些年在阳平县经营根深蒂固，此为二。老百姓早知阳平有刘四女，而不知有知县老爷，此为三。刘四女心思慎密，一些事不亲自动手，故无把柄留啊，此为四。大人要破这困局，先要让百姓知道阳平到底是谁做主，否则……”

第四十九章境况

“……”欧阳沉默一会后苦笑：“我原本还想挖展捕头到我阳平县，这样看来，但倒是不敢开口，免得连累展捕头。”

“……”这话让展铭陷入了沉默，从欧阳进门后他就知道欧阳拜访的目的，绝对不是什么顺路。说实话，他是很佩服欧阳的，和他在一起能学很多东西。但，自己在上谷不是一天两天，十六岁就出来当捕快，突然要他离开换个陌生的地方……

欧阳在桌子下给欧平一脚，欧平马上道：“展捕头，不用为难，我少爷绝对不会干强人所难之事。”

“大人，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吴知县那……”展铭还是有点犹豫，当下属最糟糕就是上官不重视自己，要么有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他看得出来欧阳对他相当推重。

“吴知县不是问题。”欧阳笑道：“我早听说吴大人喜欢黄白之物。”

这下展铭倒不好意思了，他虽然有些清高，但也知道捕快这行业的地位。这听欧阳说要用金银来行贿吴知县，而不是让自己辞呈，心中多少还有点感动。

欧阳看得出来：“钱财乃身外之物。”

展铭终于点头：“蒙大人不弃，卑职定然竭尽所能。”

“恩！不过你能不能先帮我件事。”

“大人请讲。”

欧阳道：“我在杭州有一朋友，是官妓。先前曾经答应有了落脚点后帮其赎身。现在多少还算有个落脚点……你也知道路途遥远，一名弱女子需要有人护送。欧平又不识拳脚，所以想辛苦展捕头一趟。”

“大人事，份内事。不知此女子是大人……”

“朋友，纯粹是朋友。”

“那包在卑职身上。”欧阳信守诺言，得官之后还记得当初的承诺，这让展铭多了一分敬佩之心。

第二天，欧阳拜访了上谷吴知县，中午吴知县留饭，欧阳用二十两黄金将展铭转会成功。欧阳后来才知道，这丫的已经接到消息，不久要提回京城，所以才这么慷慨。应该出五两的，欧阳事后想到。

欧阳交付展铭百金外加六百贯交子，再为其购置良马一匹。百金是殿试摇骰子外加礼部状元赏，百金相当千银，相当一千四五百贯钱。欧阳就纳闷，世面黄金不怎么好流通，怎么赏赐反而是黄金呢？要知道如果把这些全换成铜钱，能活活被压死十个展铭。

再加上路费，展铭见欧阳自己就留了百贯钱，也不再说什么，抱拳打马而走。说得多，不如做的好。

……

花子坡，从上谷进入阳平地面一个时辰，欧阳就看见了这条向下的缓坡。左右看看，两山夹一道，绿树荫荫，白天行走也略嫌光线昏暗。两山合名为连云山，一山绵延一山，看过去不见尽头，直到遇河才两边分开绵延而去。

由于宋朝商业达，官道上人还是比较多的。只不过欧阳现，下坡的都很散碎，而上坡的多是几十人一起行走。欧阳问行人得知，虽然这一两年强盗不再出没，但是客商还是习惯了集结一起行走。行人好意劝告欧阳，不管上下坡，到了初灯就不要再走此路。

城外留宿驿馆，驿馆不同客栈，是专门为传递公文和过路的政府官员留宿的地方，条件很一般，但是可以凭借身份免费。本来欧阳这知县上任，早有公文到阳平县。县里本会派专人在最近的驿馆迎接。但此处驿馆却没有任何等候欧阳的人。

驿卒是一名老厢军和一名中年妇女组成，虽然对没人迎接欧阳到任也不奇怪，但自身倒也客气。他们也没接到通知，不过很快整理出一个干净的房间，并且准备热饭菜和热水。欧平询问得知，展铭并未在此地留宿，心中不禁有点担心对欧阳道：“少爷，你说展捕头会不会携款私逃？”那可是两千多贯，展铭干一辈子恐怕也赚不到那么多。

“如果他真是那样的人，现在只是偷钱，将来可能偷命。”欧阳笑道：“再说我信得过展捕头，这事你就不用再想了，实在如你所说那样，我再凑笔钱也不会太难。”

“我就说说。”欧平有点尴尬。他哪知道欧阳被形势逼的在选亲信。这形势不是刘四女造的，而是公主造的。再怎么着也得两手准备。

阳平状况有多糟糕，欧阳有心理准备，但他没想到阳平状况比自己想的

还要糟糕。衙门口全是摆地摊的，石狮子被小孩当马骑，至于喊冤鼓则被小贩拿来招呼生意，每敲一下喊一声：来喽，新鲜的大白菜。大门上锁，欧阳打开，推进去一看，里面已经是蜘蛛的乐园，堂桌上布满了灰尘，当中倒是放了一个布包裹的官印。看着布上倒是干干净净，显然是放下不久。

班房、衙房、文房就不看了，欧阳直接去看自己的住宅……就看一眼，欧平就在一边道："少爷，我们回到了新城鬼屋。"地方是宽敞，看房子结果年代也不久远，布景格局也不错。

"不错的地方，可惜荒废了。"欧阳交代："你收拾一间能住人的屋子，我出去转转。"

"不要全部收拾吗？"

"不用，有人会帮我们收拾。"欧阳道："把笔墨纸给我。"

衙门外，一獐头鼠目人对身边一家丁道："和老爷说一声，新来的知县到了。"话刚说完，欧阳出衙门，对他露齿一笑，心中没由来一颤。

欧阳没理会他，蹲身对一个卖菜刀的小贩道："大哥，卖着呢？"

"哎！要不要看看上等的李家菜刀？"

欧阳接过菜刀问："大哥在这里摆多久了。"

"三年多了吧？"

"我算算，一天算你一文，一年就是三百六十文，再去了零头。"欧阳拿出一张纸道："麻烦你，一贯钱。"

"什么一贯钱？"刀贩不明白。

"有人占了你家门口卖东西，你收他钱不？"

"废话，当然收。"

"就是，你在我家门口卖东西，不给钱说的过去吗？"欧阳拿出鱼符笑咪咪道："要检查下我这知县的证件吗？"

"啊？"刀贩一惊，再看四周，什么卖零嘴，卖香火的全部呼啦跑光，整个县衙门口就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刀贩忙道："大人，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在西街摆卖，昨天开始才被人轰到这边来的。"

“给钱。”

“大人，我没钱啊。”

“没关系。”欧阳把纸递过去：“欠条我都写好了，来，摁个手印。乖了……不要跑，再跑我也认得你，哈哈。”欧阳再转头看向石狮子上的两小童，两小童在那不怀好意的目光下撒腿就跑。

于是县衙门口清净了。这可比欧阳大声吆喝要给力的多。

ps：虾米没看过让子弹飞……

第五十章纵火

“按照小人估计，这毛头小鬼见衙门破败，最后肯定得找老爷您商量。你想他一个外乡人，人不知地不熟的，就是想找人帮忙修葺也找不着。等他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个台阶，然后他当他的闲官，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獐头鼠目叫刘三，乃是刘四女的贴身师爷，此人一肚子的坏水。跟了欧阳转了一大圈到了初灯后这才回来禀报。

刘四女，四十来岁，生得一副福相，边逗笼子里的鸟边道：“京里来消息，说这小子一点势力也没有。但听说有人正盯着这块，做什么都别把事情搞大。再给衙门的人加点工钱，让他们死心塌地跟着我们。”

“小的知道。”

“不好了老爷。”一个家丁慌忙跑进来。

“掌嘴。”刘四女不愠不火道。

刘三立刻给了家丁一嘴巴：“老爷哪不好了？”

家丁捂嘴道：“小的错的，是县衙不好了。”

“什么不好？”

“失火了。”

“失火？”刘四女一惊：“去看看。”

到了县衙门口，大门已经关闭，明火已经看不着，只见了还有一些烟从文房位置冒出来。衙门外围了一大群的老百姓正在对衙门指指点点。远处的刘四女问：“怎么回事？”

家丁回答：“小的刚在街上，突然听人喊走水了，回头一看，好大的烟从衙门位置飘出来。跑近后还有一些明火。小的马上就回去禀告老爷。”

“这一手真绝。”刘三道：“老爷，这小子恐怕不是善茬。”

“怎么说？”

“阳平面上，人人都知是老爷您做主，他来谁知道他是谁？这么放一把火，就是告诉大家，阳平有县官了。”

刘四女轻轻一笑：“这就叫不是善茬？应该说小孩子急功。这呆久了谁不知道他是县官？这么快就按耐不住要摆现自己。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回府。”

……

第二天，刘四女就知道自己错了，衙门口竟然贴出了告示：文房失火，本县之内所有衙役名册被烧毁。三天之内，所有在册衙役、县尉、县丞（建康狱丞）到衙门重新造册。如有未到者，以擅自离职处理。

这下身为衙役的龙头县尉、县丞两人可就慌了。这要不要去造册呢？不去造册以后就没身份了。当然刘家是吃好喝好，但是你要没了那身份，人家还会给你吃好喝好吗？要说人家是知县，只要文书吏部一递，自己也就和朝廷没了干系，以后再敢穿衙门里的衣服出来，那可是冒充官差。一干衙役围了两人问：“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去问刘老爷。”

刘四女也是头疼，没想到这小子出这么一阴招，三个儿子是指望不上了，只能和刘三商量，最后决定，去！

……

“参见大人。”一干衙役和县尉、县丞约好一般出现在公堂。

欧阳正摆现官服，左右看看后问：“觉着帅不帅？”

“……”一阵沉默后，一名衙役牙疼一般哼道：“帅。”

“哎呀，这小子有眼光。叫什么？”

“张大牛。”衙役老实回答。

“欧平！”

“在！”

“给他造册，他就是……你要当县尉还是县丞？”欧阳坐下来问。

欧平没等他说话拿册子念道：“县尉每月俸禄五贯，县丞每月俸禄六贯。”

哇！所有人一片惊叹，原先就一贯左右的工资，直接翻了五倍。张大牛立刻喊道：“卑职当县尉。”有自知之明，县丞是文官。

“记上！”欧阳笑咪咪再问：“本官是不是特亲切？”

“是！”几乎所有人一起回答。

“这个……”欧阳楞了一会，你们也太踊跃了吧？

欧平在一边提醒：“大人，只能有一名县丞。”

欧阳问：“那怎么办？”

欧平：“明天再说？”

欧阳一拍惊堂木道：“退堂，明天辰时再议此事。”也不甩一群衙役，自己走人。

欧平交代：“非衙门造册人员，非有事不得在衙门停留，各位自便吧。”说完他也走。留下一群人大眼瞪小眼。

欧阳到唯一干净的小屋，脱了官服道：“我还以为多少有一两个能用的人。”

“即使先前能用，这么几年过去，也早就没用了。”欧平问：“少爷，现在怎么办？”

“等老刘家应招呗。”欧阳呵呵一笑：“当然我们也不能闲着。”

……

第二天辰时末，没有一名衙役到来。欧阳知道刘家是准备和自己干到低了，他也不着急，和欧平出去闲逛。这么几天下来，再加翻看一些典籍，欧阳算是了解了阳平全貌。要说宋朝确实不凡，竟然有将近20%人口是县城人口，3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三十多个。当然，这个不会阳平。（可以yy下，如果没有外族入侵，中国将能早一千年进入资本社会。）

阳平是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县城有人口五万，下辖八乡六十一村，农村人口20万。徽宗年代，宋朝人口将近五千万。阳平有二十五万人也不奇怪。每乡每镇有乡役，设户长、耆长，有里胥这样的乡兵差役。村一级一般不干涉，或者是欧阳大伯这样的族长当里正，或者是一些有威望的长者担任日常鸡毛之事的裁决者。不管户长、耆长平时一般都不管事。真有事他们也处理不了。

欧阳边看县志边笑道：“看来一个知县其实还挺忙的。”

“大人哪里话。”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将酒菜放在桌子上道：“我看大人每天来我家酒楼喝酒，哪有忙的。”

“珍娘，一起喝一杯。”欧阳招呼。这珍娘是这家王家酒楼的老板娘，她男人姓王，恩，是废话。早些年已经挂了。她就和两个伙计一个厨子支撑着这家不好也不坏的酒楼。

“珍娘可不敢喝。”珍娘笑着朝左边一看。

欧阳会意，他早知道有尾巴跟着自己。不过还是道：“谢珍娘。”

“不客气，大人来一次，相当珍娘来两桌客人。珍娘谢大人还来不及呢。”珍娘招呼：“大人慢坐，我去厨房看看菜怎么还没上。”

“有劳。”欧阳继续看县志：“晕，有六家赌坊，我怎么才见了五家。不得了，都是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老赌坊。”

“少爷打算……”

“胡说，你少爷象是个到处打劫的强人吗？”欧阳正色道：“不要与民争利，咱要当清官。”

第五十一章甘信

‘咚、咚！’一阵击鼓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欧平一边道：“有人喊冤，少爷，要不要去看热闹。”

“看什么热闹，人多地方少去，小心贼又盯上你。”欧阳道：“看这县志，前几任县官名声都还不差，十有**是马屁精编的。”

“大人？”珍娘出厨房见欧阳还在看县志忙道：“大人，有人击鼓鸣冤。”

“是哦，吵死了，你这酒楼开在县衙附近也不是什么好事……”欧阳突然大汗，一手拍掉欧平筷子：“靠！上班了。”原来是别人看自己热闹。

……

一白衣女子和一布衣年轻男子正在衙门外四处张望，附近围观群众一大群。欧阳整理下头上去问：“什么事？”

“你是？”

“知县。进去再说。”围观人真多，欧阳没想到，自己几人一进去，呼啦的看热闹的把衙门门口堵上，看热闹乃是中国人的天性。

“叫升堂吗？”欧平问。

欧阳回头看了眼眼神迷茫的一男一女道：“不升。”升了还得换衣服。欧阳在堂上一坐问：“何人何事击鼓？”别是卖白菜。

男的左右看看，很是犹豫一会后才道：“小民甘信……”

话说这个甘信也是个读书人，但一来这家伙不认识茗卿，二来点背，从十五岁考举考到了二十四岁，仍旧没有中举。但是学业没成，不妨碍爱情。爱情的萌芽是一个几年前明媚的春天，经过也很狗血。一富家女的风筝飘到了念书的他的脚边。然后‘刷、刷’来电。但按照逻辑推理，富家女和穷书生的恋爱一般会遭遇到富家女家里的强烈反对，事实上确实也强烈反对。女的叫苏亭亭，她老子是拥有官府给予的贩盐权，在阳平那还是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接下来故事更狗血，两人虽然在家庭的阻力之下，依旧你脓我脓的自由恋爱。但最后问题出来了，虽然甘信哭求、哀求、恳求但一点用处也没有。苏老爷已经相中了米庄的独子，正在找人看生辰八字。这一男一女那哭的

啊……四处求救无门后，决定徇情。徇情前看见欧阳这衙门开张，以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来请县官给他们做主。

但一看这知县，两人心里都是凉梭梭的。年龄不大，没个手下不说，连官服也不穿。

“就这事？”欧阳很失望，还以为有什么惊天大案，原来是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人家的家务事。

“就这事。”

欧阳一拍惊堂木喝道：“围观每人十文。”

“……”围观全部跑光，欧阳别的名声没有，但是逼小贩签借据的故事倒是传开来。大家一致认为，这知县穷疯了。

“你回去和你爹说，你肚子里有孩子。不嫁是不行了。”

甘信忙道：“不成，这样不是坏了亭亭的名节？”

“都要死了，还说名节。你们真指望下辈子还会混在一起啊。”欧阳道：“不要说。收买一个郎中，然后就说你不舒服。然后郎中一来大惊：哇，有喜了。你！”欧阳指甘信道：“在苏府前跪上一天表示诚意。如果这样都不成话，那就去死吧。”

“这个……”一男一女犹豫。

“死都不怕，还怕丢点人？那就只能说明你们爱情不够坚贞。一点牺牲怕什么。”欧阳道：“哪家父母不疼孩子的，你爹就怕你受苦，所以才不让你们在一起。要是他看……这小子叫什么？”

“甘信。”欧平一边提醒。

“恩，看甘信确实很有诚意，女儿肚子又被搞大了，勉强就招你做个上门女婿。”

甘信忙道：“甘家三代单传……”

“哈哈！你都快去自杀灭种了，现在和我说三代单传？”欧阳道：“两个人在一起就好，难道你还怕你娘子的孩子不叫你做爹？没有什么事情是两全齐美。你又要娶人家，可家里连张能睡两个人的床都没有，你凭什么？就依仗人家亭亭喜欢你？小子，亭亭长的可是漂亮，脾气又好，为了你愿意一死。而你呢？人不是你这样做的。”

“……谢大人责骂，小民如同醍醐灌顶。”甘信拜谢。

“恩，走吧！记得事成后过来付钱。”

“钱？什么钱？”甘信迷茫问。

“你这事属于家事，本不是本县管理的范畴。你再看你们哪有见官的礼节……”欧阳侧头问：“你觉收多少？”

欧平回答：“盐商，有钱，多收点。”

“恩……”欧阳想想后道：“本县这边还缺个主薄，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期间月薪一贯。你要干的话就是县衙的人，今天就算是上司为下属支招。要是不干，就付十贯钱咨询费。当然，你还一个选择，不听本县的，直接和你准娘子一起投了白水河。反正尸体一冲就到了上谷，不在本县管辖的范围之内。”

“……”甘信的脑袋完全没办法接受欧阳这一番话，一时间傻住。

倒是苏亭亭一拽甘信跪下道：“谢大人。”她内心聪慧，知道欧阳顺便送给甘信一个工作，加重甘信的筹码。至于成不成就看甘信自己，人家说很清楚，试用你三个月再说。当然，有这三个月，也够时间成亲的。

“亭亭，可我还想考举……”

欧平一边道：“考举是你死读这位是谁吗？”

“……”甘信摇头。

“此乃当今连中三元的金科状元。”

欧阳转头交代：“低调。”

“是。”

于是甘信就在苏家门口跪了一夜，期间还被揍了两次。直到第二天将近晌午，苏家老爷才让他进门。

……

“第四天了。”欧阳道：“看来这些人是想和我们硬扛。”

“少爷，你真有把握斗的过？”

“这你就不懂了，你们都以为我背后没人，当然，确实也没人。但是这件事上我背后相当有人。那些御史甚至是蔡京都在看着。他们可不想有人坏了规矩，他们更怕哪天皇帝一高兴就将这刘四女封了知县。”欧阳道：“刘四女算是皇亲国戚，可惜一无官，二无职，三无权。他就能搞点小动作。贴榜。”

“是！”

刘家院子立刻收到了消息，家丁来报，新任知县张贴布告招募衙役十五名，其中三名女性。要求识千字。男性年龄20—35，女性年龄20—50。另外招仵作一名。三天后亲自面试。一旦合格试用期一个月，每月700文，转正后月薪四贯。年底有花红、双薪。

县尉道：“刘老爷，一干兄弟都不干了，都闹着要回衙门当差。”

刘四女冷笑一声：“他有那么多钱吗？和下面人说一声，不就是四贯吗？我刘四女还出得起。”

“可是这万一真有人去应招……”

“恩！”刘四女有点头疼道：“看来这小子不太好对付。”

刘三在一边道：“老爷，小的倒有个主意。”

第五十二章四两拨千斤

新布告刚贴还没半个时辰，一汉子伸手‘哗’的撕了布告。然后还对围观人喊道：“走了走了，看什么看？”

欧阳在一边走过来笑道：“这位壮士，撕毁官府布告，按宋律可是要杖责二十。”

壮汉鄙视看了眼比自己还低一个头的欧阳道：“那就抓我啊。”

“……”

壮汉得意道：“这么多人看我撕了你的布告，有人证有物证，为什么不抓我？我听说你们牢房现在已经变成了猪圈。杖二十，哈哈，就凭你，打的疼老子吗？告诉你，阳平这地面还轮不到你这个芝麻官做主。”

“年轻人，说话要考虑后果。”

壮汉不在乎道：“只要你们衙门人能将我抱起来，我就给你鞠个躬。”

“太嚣张，找死！”欧阳右勾拳直接打在壮汉下腭。大汉还没反应，欧阳就抱了他的腰来个膝顶。就这么两下，壮汉就丧失了70%的战斗能力。还没完，下一拳打在了壮汉的肝脏上。然后双手抱大汉，人后仰来个倒摔。壮汉立刻成为烂泥。对付武林高手不成，收拾几个混混不在话下。要说这宋朝混混档次就比较低，看现代，都是拿刀弄铁棍。壮是没有用的，打架第一要扛揍，第二要会揍。比如那一拳打在肝脏，经过训练的人都能忍着，但普通人直接是任凭肝脏抽搐。

“四下！”欧阳抬脚狠狠踩在他脸上，一排牙齿全部松动掉落：“五下、六下……欧平，把剩下十四下完成。”

“是！”

欧阳转身一指围观人群中两个跃跃欲试的汉子道：“扰乱刑罚判‘徒’，袭击朝廷命官，斩立决。”两汉子立刻缩回人群。

欧平明显没有欧阳专业，对人体打击部位生疏的很，只会踢踢壮汉的屁股。欧阳制止，一脚把壮汉的鼻梁踢碎道：“伤十指，不如断一指。踹他小**。”这叫杀鸡给猴看。

“少爷，已经20了。”欧平在一边道。

“恩……再打二十。”欧阳拿出一张新布告塞在壮汉怀里道：“一会回去慢慢撕着玩。下次别以为我们只会读书不会打架。”

……

壮汉被抬回来已经没了人形。要是杖二十，那也就打屁股。但看壮汉，有半数为要害伤。刘四女看了一眼就知道，这是被专业人氏揍的。刘四女转身给了刘三一耳光。刘三捂脸委屈道：“老爷，小的哪知道那一个读书人下手这么狠。”

“哼！抬下去。”刘四女叹口气：“来横的不行，别说人家会打。就算是不会打，我们也不能还手。他打我们就大宋律，我们打他那叫造反。你还有什么馊主意？”

“恩！”刘三眼睛一转道：“他既然想当官，我们就让他当……”

欧阳看着跪在堂下互相漫骂的两人，一个是卖豆腐的，一个是打烂豆腐的。这已经是下午第三伙。欧阳当然也知道是刘四女派过来捣乱的人。这些事倒也算是知县管的事，但这些事上不了刑律，而且很繁琐。刘四女家大业大，合法或者非法圈地养的长工就有百多人，东郊外八成以上农田都是这家伙的。

这一手太极，让欧阳感觉有点麻烦。人家多的是人，轮流过来骚扰，可以将自己所有工作时间填满。有案又不能不接，否则就被对方抓到了把柄。按正常当然没问题，随便让一个衙役处理就行。但是关键就是自己现在身边没人。

这边正想着，外面又有人击鼓。先将豆腐拉到一边，听这对争吵的，原告的郊外田埂被挖坏，水全流到被告田里，但被告否认是自己挖的。

堂下两对人吵闹，欧平在欧阳耳边道：“少爷，这不是个办法？”

“恩！”欧阳一拍惊堂木道：“别吵了。你打坏了人家豆腐，判你赔偿所有损失。卖豆腐的，你打了他两拳，现在打豆腐的可以打卖豆腐的两拳。如果打轻了，本县就告你一个滋扰公堂之罪。打！”

欧平一边道：“滋扰公堂，杖二十。”捏拳头，可是不能让少爷再动手，早上打完人，少爷全身疼。别以为打人者就好受。

于是卖豆腐的狠狠被揍了两拳。欧阳很满意道：“你们可以走了。你们这两个挖田埂的……”

俩田埂忙道：“我们和解了。”丫的，他们述说的案情中，原告把被告娘

子的衣服撕破，按照这位大人的规矩，就是允许被告将原告的衣服也撕破。这么吃亏的事，原告才不干。

“很好，退下吧。”欧阳见两伙人退下对欧平道：“咱们不能这么等三天后招人，谁知道他们会搞什么花样出来。你快马下乡，拿了榜文招募。”

欧平为难道：“少爷，我这一走，这边就剩你一个人。”

“怕什么，你少爷我一个人踏过龙潭虎穴。”欧阳交代：“眼睛放亮点，太老实和太不老实的都别要。”

“是！我明天下午之前一定回来。”

“去吧！”欧阳刷刷几笔写了几个大字。出了公堂，关门朝门上一贴，找珍娘聊天去鸟。

欧阳一走，看热闹的就上去观看，只见门上贴着：下班！有事明日请早。要说这些看热闹的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几乎全城人都在看两边打擂台。起初大家都觉着新知县肯定斗不过刘府，还可能会想着巴结刘府。好让刘家女人在皇帝面前吹吹风。但没想到这新知县才几天就占得上风。人们现在才想起一句话，民不与官斗。

王家酒楼的伙计就不太清楚珍娘为什么对知县这么殷勤，珍娘反倒对他们教育道：“你们觉着刘家能赢？刘家现在不是和知县斗，刘家可是和朝廷斗。刘家得势圈地占田就罢了，还想把持县政。他们要聪明的话，就当个土财主还可以保身。要是不聪明，哪天刘家女儿失宠，后果就不堪设想。官字两张口，说你黑，你就白不了。”三十多岁的珍娘行行色色的人物看多了。看人家苏家，州里有人，但对大家还是客客气气。老老实实贩卖官盐，二十年了在阳平屹立不倒不说，家业更加兴旺。

第五十三章初具规模

“大人，试试珍娘自己做的小菜。”

“味道不错啊。”欧阳赞一声后略为疑惑问：“珍娘，你这手艺可不比福满居的差，但怎么生意就差了好几个档次呢？”

“地小店小。再说我一个寡妇带个十岁的娃娃，生意真好了，也腾不出空来。”珍娘道：“大人慢用，有需要招呼。”

“恩！你忙你的。”欧阳自个喝酒想事情。要说这要想事情太多，这些日子就忙着和刘四女算计，就没静下心好好想过。最要想的一点就是公主的篡位到底能不能成。第二要想的是，手头不太宽裕了。第三要想的是，住的地方太滥。至于刘四女，欧阳没想很多。对付这样的土财主暴户伤害自己脑细胞不值得。

他不伤脑细胞，刘三和刘四女可伤上了。本以为这手太极打的好，但人家来个闭门不理真拿没办法。虽然看似阳平还是自己做主，但那是因为人家还没招人。刘四女越想越不成，不能这么公然的作对。前一任知县迂腐，傻傻跑来和自己理论。而这个人小却精明，不和自己理论，先烧了名册，让自己以为把持的一群人全成了没有身份的人。然后招人将衙役们的薪水提高十倍，他这一涨，自己就得跟着给衙役们放这些薪水。但万一哪天人家真招到了人，自己养一群无赖还有什么用？可是这群无赖不养，到时候肯定还得反咬自己。

刘三也觉是理。他也明白自己家老爷把持县政遭人忌讳。不是欧知县也可能是王知县，李知县。另外，这小子也太难斗了点。

于是一张请柬送到了王家酒楼。

“刘老爷请我赴宴？”欧阳呵呵一笑把请柬放在桌子上：“不好意思，我这边还几家没赴约呢。”这是实话，即使是空头知县也是知县，他到的第二天，就收到了四张请柬。要么是城中大户，要么是有影响力的家族，他都委婉说明等县事稳定后一定登门拜访。这些人也表示理解。而今刘家反倒送来请柬……欧阳没兴趣和刘府打交道。

刘四女一听欧阳这么不给面子，很是愤恨。刘三眼珠一转，一条毒计立刻出炉。

……

第二天下午，欧平从附近乡回来。户长、耆长都很配合，但对欧阳要求

的要识千字很为难。在这边，要认识那么多字一般是读书人，读书人可以干点帐房什么的，但是绝对不愿意去当衙役。要知道当了衙役，三代都不能参加科举。读书人即使自己中不了，也想着后代光宗耀祖。

欧阳也没想到欧平竟然是独自回来，这不能不让他正视这个问题。但他不想降低了这个标准。还好，两天后的面试倒是很多人参加。

要说县城的教育水平就是高点，普遍都念过私塾。很多是两三年后，家长现不是念书的材料，就停止了学业。而女衙役一职则没有一人应聘，要从妇女中找几个愿意当衙役又识字的太难。当然也有一些小地~痞想混在里面。

欧阳看着这挑选出来的二十几个年轻人道："大家都知道，衙役原本俸禄很低。多出的一大部分都是本县自己贴的。所以暂时只留十人。至于怎么选这十人，本县也有个章程让大家心服口服。大家跟我来。"

到了衙门内院，欧阳带二十多人参观了自己这三进三出的破败居所后道："当衙役捕快讲究是个眼明手快。我这边有二十几个纸团，每个纸团有一个负责的区域。谁能最快最好整理好纸团上的区域，就是本县要留下的人。当然，由于区域难度不同，本县会酌情给予加分。"

欧平拿出一个盆子，盆子里有一堆纸团道："修葺房顶的不能漏雨，打扫房间的不能有灰尘。表现最好当场奖励五百文，第二名三百文，第三名两百文。修葺所需要的材料费用，可到我这里登记。"

"交给你了。"欧阳对欧平交代一句出门。他相信欧平会干得很好。欧阳现在是去看看县衙隔壁的临时牢房。

看了很多电视，县官扔牌子喝道："斩！"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在大宋，县官职业其实相当派出所。可以拘留、罚款。但是要到了徒刑、充军、斩是州里决定。真有这样的犯人，县会派出公差押解犯人，带上文书资料到州里交差。州设刑司，会审核定罪，要是'流'刑以上还得交审刑院复核。不说县级别，就是州级别也是没有直接砍人的权利。

而临时大牢就是拘留所，关押的是未过堂的犯人，或者需要延审查明犯罪情节和决定送州与否的犯人。欧阳进去一看，里面是破败不堪，已经成了老鼠的乐园。欧阳转头，还是等招聘下一批人时候再收拾。

接着欧阳去了铁匠铺，铁匠看了欧阳画出的手铐图后表示，这东西可以弄出来，但是他弄不出锁。而且如果要质量好，价格会很高。欧阳表示可以不用锁，质量要好，订做了两副。接着欧阳去逛了下几家赌场，随便玩几把，赢了几百文走人。暂时还不会对这些地方下手，他就是来看看，专业名叫踩点。

再就是去了两家青楼，凤阳楼。听起来象是酒楼，但是每次拆开念就明白意思。阳平有两家妓院，先前一家戏凤楼欧平不在时候已经去过，挺一般的。

这两楼都没有官奴，但是民奴不少。欧阳询问后才知，多是父母还不起赌债或者是其他原因，卖女儿进青楼。也有自己卖身养家的，也有是追求安逸点生活自愿的。两家头愧虽然比不得李师师，也比不得大城市的茗卿，但还算是不错的。

这一天，还走访了各家米行、商铺，甚至郊区的义庄。从清早出门，初灯时分欧阳才回到县衙。到了内堂一看，不由眼睛一亮。要么说都是人才呢，十几间大小屋子全部修葺的整整齐齐，池塘按照要求扩充至后门，还将水井里面杂物全部整理干净。

欧阳对欧平交代：“选好的十个人明天上班，未入选的每人三百文工钱。”

就这样衙门雏形终于是建立了起来。第二天，欧阳安排了两班倒制度，宣布了一些底线，出了底线就地开除。一干衙役均都心服。

第三天，疗伤完毕的甘信开始担任起了主簿职责。这么缝缝补补，阳平县衙终于是初具规模。

“少爷，这么贴钱可不是办法。”虽然有点积蓄，虽然还没到月底，欧平就开始先忧虑上，这衙役的工钱也开太高了。

“急什么。先撑几个月再说。”欧阳不紧不慢道。

“大人，不好了。”甘信火急火燎拿了一份文：“出大事了大人。”

第五十四章松纲

“什么事？”欧阳问。

“您看。”甘信把公文递了过去。

“玛丽隔壁！”欧阳看了一眼大怒，竟然是京城应奉局派来的公文，说是看中了连云山天狼崖上一棵隋朝年头古树，要欧阳立刻封树。欧阳问：“只听说应奉局搜刮的是东南一带，这么连寿州的古树也看上了？”

甘信回答：“刚询问了公差，说是有人特意到京城献宝，京城派人来看后，称此树甚为奇特，已经快马到苏州应奉局让人来搬运此树。大人，我估计苏州那边人一到，我们这边就得徭役，献谷粮。但如今官粮空空，就等七月稻熟，我们去哪找谷粮？还有大人上任才半月有余，就大民夫徭役，恐怕也有损大人威严。”

“我威严不算什么，这应奉局一来，非把阳平和我们折腾到鸡飞狗跳。”欧阳问：“能不能把那树砍了。”

“啊？大人，不仅不能砍，现在就要派人去看树。”甘信道：“在他们人到前如果花木枯死，那大人可是难逃其咎。属下已经派了两名衙役去看守此树。”

“知道了，你去忙吧。”欧阳叹了口气，靠他刘四女，使这种阴招。他知道，这时候自己说的已经不算。苏州那边肯定是和州里的兵丁一起到达。到时候县衙出户籍，他们去征调民夫。按照人手要求，可能会一户出一丁，也可能会一村出十丁的抽。那树欧阳知道，离县城也就十多里地。按他理解就是歪脖子的古松，但问题是歪的比较别致，百多树干竟然凑出一个‘王’字。

本来花石纲一般是不会祸害到淮北，刘四女显然是给欧阳出了一道难题。他通过他的女儿在徽宗面前吹那古松的优美，徽宗就把这事传给了设置在艮岳附近的应奉局，应奉局立刻就派人去查看，一看，果然如此，于是就上了程序。

……

才三天，全县人心惶惶，大家都听说了要移古松之事。要知道那可是棵大古松，两个人抱不过来。再加天狼崖本无路，三面峭壁，那树本就是半崖远观而已，这要将其完整的从崖顶挖下来，再输送到官道，就不知要多少人力。再者还不知有多少冤魂要葬身于此。不仅是县里，这事一阵风都传到了各个乡村，所有人都关心县衙公告，是怎么个徭役法。

欧阳现在就在这棵古松边上，这边已经搭起了一个简易小棚，提供给两名看守的衙役临时住所。此崖平台二十来米，三面悬崖，一面满是树的陡坡，别说是运树下去，即使上下也有危险。

一衙役在一边道："大人……"

欧阳摆手，他在想事情，左右转了一圈后问："这棚子倒是搭的蛮结实的？"

"回大人，小的家里是木匠。这边又有现成的树木，于是就临时搭了这个棚子。"衙役甲回道。

"恩，很结实。这几天辛苦你们了。"

衙役甲回道："如大人所说，辛苦点没有关系。但是大人您看，这数又大又高又弯，如果真要将这古松完整的运到官道，不死百来人恐怕不成。"

"恩。"

这时候半崖位置有一衙役喊道："大人，衙门有事。"

"知道了。"

……

欧阳回了衙门一看，好生热闹。盐商苏家，米商王家、绸缎庄的赵家……等等二十几名本县的头脸人物。还有八乡的户长、耆长、乡绅全部到齐，一个公堂是人潮汹涌。欧阳忙道："看茶啊，本县换下衣服就出来。"

甘信尾随了欧阳入内堂道："大人，这些人一早是去拜访刘四女，想请刘四女帮忙消了这道花石纲。但刘四女却说，自己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亲，再说如今这事已经上了程序，苏州那马上要来人了，也不是他所能阻止。最后就说谁管事找谁去。"

"你意思是说他们先去找了刘四女，然后无奈的才来找本县？"

"这个……"甘信觉着欧阳话中有话，虽然是事实，但这里面还有自己下个月的老丈人。

……

欧阳换了衣服出来，拱手朝四下行礼，大家也站起来回礼，欧阳客气示意大家坐下后道："大家都是我阳平县的头面人物，不知道今天怎么会……"

苏老爷先站起来道：“我们听说皇上欲征古松，这才大人处问问。”他是知道这花石纲的厉害，象他这样的可以不出人，但是要出钱。钱虽然是小事，但他在阳平也有家族的，家族的人都来找他打听这事，生怕裹里进去，他自然是要管管的。他虽然州里有人，但那是盐运司的，根本在这事就说不上话。再说谁不愿意太平点过日子，谁又愿意再过月余阳平就被折腾鸡飞狗跳，这一纲没有三个月根本拿不下来。俗话说的好：覆巢之下，安有好蛋。

“是有这么回事，据说是有人特意上京献宝，还直接到了皇帝那。应奉局的公文已经送来，几天前，本县已经派人封树，现在就等苏州那边来人。”

谁都猜到这献宝人是谁，但是谁又能说？苏老爷叹口气：“大人，老朽见过那古松，如果要将那古松取下，恐怕……今天乡亲们就想和大人商量商量，看有没什么办法免了这道纲。”

“其实本县最近也在琢磨这事。你们也知道本县到任不足一月，没有功绩不说，还要大徭役，大派钱粮。心中有愧啊。”欧阳皱了眉头走了两圈：“要说这事，现在谁说的都不算，我们不算，苏州那也不算，即使是刘娘娘说的也不算。要是真有个能阻止的人……”

“是谁？”一干乡绅忙问。

“皇上。”欧阳见大家失望，轻笑下道：“其实本县到任前也和皇上有过几面之交。觉着皇上并非不讲道理之人。你们想，他哪知道这松这么难运，要知道肯定不成。”

苏老爷问：“要依大人意思？”

“依本县看，真要费这纲还得交好内阁大臣。我们和皇上说，这松不能运，他不信啊。但是大臣们说了，他就得信。”

苏老爷苦笑：“我们哪认识什么一品二品的大员。”

“本县倒是认识，可惜交情不深。”欧阳叹口气道：“大家都是商人，也知道交情不交情的其实就是一个‘利’字。”

“……”几个聪明人立刻明白，一户长小心问：“大人的意思是……要疏通关节？”

欧阳不肯定也不否定：“要说我们这当官的，摊派摊派也许就够了。可是……大家也知道，衙门新立，钱谷一应具空。老实说，我连个税吏都派不出去。”

苏老爷马上道：“大人放心，只要能免了这纲，阳平百姓必然不敢让大人自掏腰包。”

“那本县姑且试试，不过切记，不可扰民过甚。”

第五十五章道之威

各乡绅和头面人物回去后立刻布置摊派。一干百姓听说只要交少量的钱就可以免纲，哪有不干的道理。要说乡绅们也够意思，遇见实在没钱的人家，自己就贴上一点。县城的商户再互相筹集一笔资金。

在他们筹钱时候，欧阳和两名亲信衙役消失了，留下的话说是上京疏通，一干钱财全部交由甘信和欧平打理。

京郊广德宫香火旺盛，此馆非比寻常，乃是御赐冲虚妙道先生——王文卿的道观。这王文卿不简单，秩太中大夫，特进徽猷阁待制，主管教门公事，成为当时统领道教的领袖人物，父母叔妻弟皆得封赠。说他道他是道，说他官，官还不小。他创立了神霄派，至明清，道脉尤存，死后到元代仍旧被册封为冲虚通妙灵惠真。

欧阳在公主府就听说此人虽得徽宗宠信，但不交结权贵，不干预朝政，且能洞察时事，知进知退。事实上此人品德确实不错，屡次劝告宋徽宗勤政练兵，但都没被采纳。

欧阳知道和皇帝讲道理不是可能的事情，一干大臣哪会去管百姓死活。要免纲，只能落在这人头上。

只可惜欧阳太高估自己这从七品芝麻官的能量，虽然进了里面，但册子递进去半个时辰，一点动静也没有。再等了半个时辰，终于一个名叫朱智卿的道人出来："家师身体不适，居士请回吧。"

"恩……麻烦你再通禀一声。"

朱智卿摇头："家师一向不和官场来往。"

"麻烦您再通禀一声，就说令师的母亲遭到了绑架。"靠了，非逼自己出杀手涧。

"绑架？"朱智卿大惊。

"别这么看我道长，不是我干的。"欧阳很无辜道："本县就是路上打尖，听说有两个强人绑了仙长的母亲，这才好意来相告。"

"好。"朱智卿脸色三变后道："贫道这就去禀告。"

要说这效率可没得说，只十分钟，朱智卿就屁颠出来："大人，家师有请。"

“谢谢！”

……

欧阳进了大殿，当即吐口鲜血，***也太搞了。大殿上供奉两座神像，右边的欧阳不认识，左边的那只不要太认识，那不就是宋徽宗吗？

一背对欧阳的道人团坐在地，身子也不转道：“居士远来辛苦，请坐，看茶。”

“多谢仙长。”

两句话后，两人开始沉默。王文卿闭目打坐，欧阳闭目养神。从中午一直到日落，两人都没有开口说话。直到初灯时分，王文卿才缓缓道：“居士养气之修为，似乎和年龄不太相符。”

“求人之时，理当恭敬。”

“贫道乃一方外之人，虽入了朝堂，但无心过问世俗之事。”

“那道长可知你食五谷之物何处所出？”欧阳再道：“你身之遮羞之布何处所出？你无生产，却衣食无忧，可知何处所出。”

又一阵沉默后，王文卿：“居士有何事，请说。”

“事情是这样的。”欧阳把花石纲的事情说了一遍。

王文卿听后轻摇头：“皇上所行，不是贫道所能干涉。”

“只要仙长听我安排，就可救百条性命。”

“碌碌凡尘……”

“你母亲被绑架……”靠，油盐不进，非逼自己用这招。

“看居士必然不是对无辜下手之人，否则必然不会为百姓死活快马到京城，还得罪贫道。贫道之母想必应当安全得很。”

“本县当然不会，但不是本县干的。”

王文卿听出欧阳的杀意后转身，和欧阳眼睛对在一起。王文卿眼神清澈，在其中读不出喜和怒，欧阳眼神洞察，如同苍鹰一般。王文卿叹口气

道："贫道真未想到，轰动东京的状元郎有如此犀利的眼神。"

"所以人家都叫我犀利哥。"欧阳轻笑下道："本县也没想到，仙长确实身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气度。本县一直以为，但凡是教，必然六骗四诈，没想还有真人。"

"鱼龙混杂，并非无龙。"王文卿问："居士就不怕贫道帮完你后，秋后算帐？"

"为了百姓，一死而已。"这当然是胡扯，其实就两项选择，事后卷款跑路，事后卷款继续当知县。不管怎么样，款是要卷的，为百姓谋福利的同时，不能忘了自己也是百姓的一员。不过欧阳挺佩服王文卿，当就通过鼻子闻就知道自己是快马而来。什么？算出来的，打死欧阳也不信，否则会算不出自己老母被绑架？

"既然居士有这心，贫道怎能不助。否则千年之后，此纲之帐必然算在贫道身上。"王文卿道："贫道只能是尽力向皇上说明。至于后果如何？"

"别！别和皇上说。"欧阳凑近王文卿："本县有一策，我们这么……这么……这花石纲自然就免了，就是委屈了道长，本县心里过意不去。"

"就按居士说的办。明日五更。"

"就这么说定了。"欧阳站起来："有劳仙长，本县这就去搭救仙母。"

……

又过了一些日子，一册应奉局公文送到了宋徽宗的案上。宋徽宗很奇怪，这种公文不应该送给自己批阅的。是应奉局不会做事，还是内阁糊涂，竟然要皇帝来批阅公文。打开一看，宋徽宗大吃一惊。这公文是苏州局来的，内容很简单，就问皇帝还要不要那棵古松。

苏州局为什么会那么问？因为他们来人勘察时候，竟然现古松边出现了一间茅屋，而茅屋的主人竟然一个在朝廷官员里面挂了号的王文卿席弟子——朱智卿道长。这下，苏州局不敢动，急忙派人入京询问。

宋徽宗第一时间召见了王文卿询问，王文卿则回答：有一天看星星，现异常。立刻派出弟子寻访，现阳平那松树吸纳天地灵气数百年，久历人间浊气等等乱七八糟，就快化成*人形，此物化身为王，必然祸乱大宋天下，故派朱智卿以身镇之，待时机成熟召唤天雷灭之。王文卿还说，他也是现在才知道这是皇帝御定的花石，还请皇帝定夺。

"灭、灭掉。"宋徽宗根本就不用考虑就做出了决定。到处都是花石纲，

王文卿只灭此地，这是一之可信。王文卿从来没去过阳平，也没有任何亲人在阳平，这是二之可信。王文卿也说了，皇帝如果要，他就不管了，这是三之可信。还有那树是化成王字，而不是龙，或者是皇字，这就四之可信。王文卿从不结交权贵，不会无缘由知道自己要征纲，这是五之可信。树灭不灭，王文卿根本就没有好处，这是六之可信。

有这六条可信，欧阳在个雷电之夜，派人将这松树干掉，顺便接了朱智卿下山。

第五十六章防暴装备

“每户一百文，本县共有六万一千户，总收六百一十万文，折合六千一百贯钱。城中富商和各处乡绅再另外筹得两千贯，总计八千一百贯钱。其中三千贯按大人吩咐，已兑换成两百六十两黄金。其余部分都封在官库之中。”甘信汇报完毕。

八千两银子，七百多两黄金，而且不带犯法的……小钱啊！欧阳交代：“这些天兄弟们辛苦了，拿一百贯给大家分了。其余部分先不造册。欧平一会取二十两黄金给甘主薄，看瘦的和小鸡似的，也该补补身子。”

“谢大人。”甘信听后眼泪加鼻涕，这一招呼就是三百多贯钱，三万多斤米啊，够吃一辈子了。

“小甘啊，钱是赚不完的。关键是怎么赚。记得这事保密，即使是你老婆。”

欧阳说刚完，就有人敲文房的门，一个衙役报告：“大人，有人找您。”

……

欧阳身子刚出现在公堂，公堂外一片的鞭炮声音，锣鼓声音动天地，苏老爷当先，身后四个壮小子抬着一面牌匾，上写：勤政为民。而后还有一干乡绅和一大群看热闹的百姓。

欧阳笑呵呵拱手行礼：“这怎么好意思。”

苏老爷回礼：“应当的应当的。”

“抬进去吧。苏老爷一边说话。”欧阳拉了苏老爷到一边道：“这次买动官员和王文卿一共花了六千多贯。还剩下两千贯，您看？”

“大人自己……”

欧阳正色打断道：“为百姓谋福利乃是本官职责所在，本官自有朝廷供养。如此纳民钱不等同贪污？万万不可坏我名节。”

“恩，大人气节，苏某佩服。阳平有大人这父母官，真乃是百姓之福。”苏老爷赞叹，转身喊道：“大家静静，大人说，想将剩余两千贯还给我们，我们能要吗？”

“不能！”几个乡绅忙道：“大人为此事上下奔波……”

“要不这样。甘信。”

“属下在。”

“将两千贯入了民款，专款专用，任何人不得私自支取。”

“是！”

欧阳对乡绅们道：“我看等农忙一过，不如拿出一千贯来雇佣当地百姓修桥铺路。一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来也让农闲大家还能赚几个钱贴补家用。这钱是民钱，还要听听各位的意思。”

“大善，大善。”一干乡绅纷纷点头表示自己也会出一份力

“还一千贯，本县就先存着，等有需要时候，定然一文不少拿出来。”

……

“王八蛋！”刘四女怒、大怒。没想到自己这绝户计竟然成全了欧阳。

刘三在一边大汗：“老爷，小的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能请得王文卿出面。要知道，那王文卿自命清高，满朝权贵别说巴结，连见一面都难。”

“现在不是想为什么，是想怎么办。”刘四女道：“看人家现在是民心所向，我们却白养一群白眼狼，背后还老遭埋怨。而且他现在手下比狗还忠心，都恨不得叫他亲爹。”

刘三眼珠一转小心问：“老爷，要不要联系那边，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边？”刘四女摇头：“他毕竟是朝廷命官，他要被土匪所杀，必然要追究。说不好追究到我们头上。”

“不杀他，就吓唬吓唬他。再则他现在一直都没有县尉，等一闹后，我们去州里告他个‘治匪不严’的罪名。”

“恩！”刘四女点头：“要得，要得。不过要干净点，最少别扯到我头上。”

刘三会意点头：“您就放心吧，十个雏还能挡住他们？”

……

“谢大人。”十名衙役同声道，一人十贯，十贯可不是小数目。

“大家应得的。这些日子下来，大家都辛苦了，也做的很好。另外每人功绩甘主薄都记录在册，年底视表现放年终奖金。欧平。”

“在！”欧平拿出一个木箱子放在公案上。

欧阳拿出一把精铁打造的小手弩道：“本县有感上谷飞天神鼠之患，故让东街铁匠几天几夜赶工制造手弩十把。每把手弩配备弩箭两只。手弩和弩箭均打有各位的名字。记得，此物杀伤力巨大，对平民不可使用、对普通盗贼亦不可使用，否则按草菅人命之帐算。”

手弩在冷兵器时代的名声比同火器时代的地雷，一样的臭名昭著。春秋时期出现弩，比弓箭射得远，杀伤力强，并克服了拉弓时体力受限制而不能持久得弱点。到汉代，弩机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弩有一石至十石等八种规格，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有时间从容瞄准，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西汉对强弩的展影响深远。不但在秦代增大的基础上，又添刻度，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弩身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37o公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有效射程过5oo米。弩在宋代得到大展，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

而这项兵器在欧洲曾被教廷禁止使用，原因有两个，一个手持弩箭的平民，只要训练几个小时，就可以轻易杀死训练了二十几年的战士。一个最卑贱的人可以夺走一个最高贵人的性命是教廷无法接受的。还一个原因是弩的准确极高，而且箭的设计非常阴毒，按照1o世纪的医疗水平，基本中弩就代表要去见上帝。

欧阳是警察，他当然认为警察应该配备百姓所不能配备的武器。什么？大家有官刀？有刀人多了去了。既然弄不上枪，好歹也要用把手弩。这十人齐，别说是飞天神鼠，就算是再高强的武林高手也能废掉。执法必严，前提是你能执法。

“至于怎么使用？一会我带你们去靶场。”欧阳已经买下了县衙附近民家的房间，稍微改造当成了衙役们办公休闲地点：“可是要记好了，这东西除了自己，不许别人碰。包括自己的娘么。否则扣除三月五成俸禄，废除年终奖金。”

“是！”

靶子分十米、三十米、五十米、一百米和活动靶子。活动靶子当然是靠人力奔跑拉动，顺便可以锻炼体力。在靶场已经准备好了五把手弩专供练习之用。手弩欧阳不陌生，即使在现代还是有很多使用的领域。欧阳再交代了

一些事宜后，让大家好好练习。

第五十七章群贼

欧阳对甘信道：“再招二十到三十名官差，工资降到每月一贯。这边每人带最少两个徒弟为一组。而后再划分片区，由小组负责片区的治安。”

“是，大人。”甘信一边有点担忧道：“大人，县丞一职空缺倒不大要紧，但县尉一职空缺会导致乡兵无。一旦真有强人窜入我县，就依靠差役力量恐怕难以周全。”

“恩，县尉正帮我办点私事，估计快回来了。”欧阳道：“乡兵什么的，还是暂时由各乡户长负责。你抽一点人，负责开关城门就好。”

欧平在一边道：“少爷，你看展捕头会不会？”

“不会，茗卿小脚女人，乘不得马，走不得路。只能乘轿。再加夏季酷热，每天赶路时间必然不多。”欧阳道：“按我估计，还有十天就应该到了。”

欧平再问：“少爷，你看要不要置备点下人。”

甘信一边道：“是啊大人，大人年少未婚，天天在外吃饭也不太方便。而且大人公事繁忙，还自己洗衣服，整理房间，传出去也不成体统。还有大人居所大，再无人打扫看管，恐怕又要慢慢荒废。”

“恩！”欧阳点头：“欧平你看着办。”怎么事情这么多，一直都腾不出手来干正经事。

……

几天后，欧阳和甘信开始算帐，算什么帐？算刘四女的帐。但一路看下来，这老小子做的很干净。甘信边看边摇头：“大人，倒也有农户告刘四女霸占田产。但这是皇上恩允的圈地。虽然亩数有所出入，但要从此面下手，不仅费尽周折，而且就算是判刘四女有错，人家退出田产就没有大事。”

欧阳问：“小刘头在阳平经营这么久，就没干几件大坏事？”

“大人，所谓民不告，官不究。即使有，但无苦主，我们也不能干涉。而且刘家是皇亲，其女又正得宠。要动刘家恐怕不易。”甘信道：“属下翻遍了这十年来的卷宗，现都没有有用之物。大人不如慢慢来……”

“实话和你说，我是有事要办的。如果不能先挖了刘四女，让阳平一片和谐，我就办不了。”

“恩……除非……”甘信压了声音道：“除非我们破了马匪……”

“大人，有马贼在市街横冲，还朝我们这边过来了。”一个值班衙役破坏欧阳先敲门的规矩，气喘吁吁的急道。

“哇！你个乌鸦嘴。”欧阳惊叹一句后问：“他们有多少人？”

“小的没看清。”看的出衙役很惊慌。

“慌什么，放响箭召集大家。”恩，土匪放响箭，不代表官府不能放响箭。欧阳这相当指挥中心，全城何地有响箭，十分钟内就会有支援到达。

……

两个绳爪反扣衙门两扇大门，两马匪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拉扯了绳子跑开。‘扑通’一声，两名马匪被强大的拉力反拽，摔到马下。

公堂之门打开，左右两名挎刀衙役扶门，中间是一名文士打扮正在颤抖的甘信，和身着官服的欧阳。欧阳见马匪如此狼狈关切问：“这门被本县加固过，没摔着二位吧？”

三十一名蒙面马匪，领头的是一袭红衣的娘么，十骑将其包裹其中，另外马匪正在呼哈呼哈的窜来窜去以壮声势。平民百姓根本不敢靠近，纷纷闭门关店。

女匪手中马刺一指喝道：“狗官……”

“记上，诬陷朝廷命官。”

“朝廷命官？哈哈。上！”女匪一招呼，一匹快马直接冲向公堂。

欧阳不紧不慢道：“关门。”

两衙役立刻推门，快马一见大惊，哪有这么赖皮的，但人马已经上了台阶，马势根本收之不住，当下急忙一勒马，马急刹车，人却被惯性拉扯撞到了大门上。要说衙门这大门确实好，质量上乘，根本就没晃动的迹象。

门开了一缝，一衙役将半死的快马拎进公堂。女匪大怒：“好小子。”取弓搭箭……

“关门！”

于是门关了，女匪楞了半响，这箭放还是不放？自己这搭弓拉弦可比不

得两个专业关门的衙役快。我忍！女匪意志坚定的拉着弓，等待大门一开，就射掉欧阳的官帽示威。

“大当家？”手下好意提醒不要这么执着，都拉了半盏茶了，歇歇吧。

“哼！”女匪手一松，箭飞驰而去，半截没进大门。

“大人、大人！”公堂内一片惊呼之声。女匪听了心中一惊，难道那小子正趴在大门那偷听，结果被自己射个正着？刘四女可是千万交代，不能杀了衙门的人，特别是那知县，最多就是卸条胳膊。现在怎么办？

“大当家，撤吧？”

“撤！”

‘呀’的一声，大门又开了。欧阳坐正中端了杯茶笑咪咪道：“美女，你走不了了。在你傻呼呼的拉箭时候，城门已经关闭。看你身材不差，不如从了本知县，本县就免你死罪如何？”

“狗……”

“关门！”

女匪大怒：“砸门。”

“……大当家，用什么砸？”大家就带了刀来。再说哪个山贼没事会随身携带檑木，小心欧阳会告你私自砍伐。

“后门！”女匪打马，前门太结实，姑***直接从你老巢开始抄起。

后门，就是欧阳住所的后门，一条小巷尽头，破败小门半虚掩，女匪一见大喜，马刺一指：“上！”

“呼，呼！”两匹快马一前一后冲了进去。接着女匪就听见两声‘扑通’。疑惑打马靠近一看大怒，这损小子竟然把池塘放在后门，她就没见谁家把池塘放在后门，而且就隔了一条小道。

“救人！”大当家话下，立刻有马上前，远远并且准确的把马绳从后门扔进了池塘。

在淤泥中痛苦挣扎两个马匪一见大喜，急忙抓了马绳，但刚抓紧，一把很无良的剪刀突然在后门位置出现。

不要啊！虽然两马匪心中祈祷，但那剪刀还是很不留情面的‘喀嚓’。于是两倒霉马匪当即在泥水中痛哭。

干这坏事的欧平小心从门边露出一个脑袋喊道：“喂！有本事就进来，进来记得朝右拐。”少爷当时将池塘扩大到后门，实在太英明了。欧阳要知道一定骂他胡扯，自己扩建是因为想改成游泳池，哪是为防贼做准备。

“大当家，不如下马，大家一起翻墙进去？”一马匪出馊主意。

另一马匪道：“万一翻进去就是池塘怎么办？”

“那你倒是骑马进去，你知道那路有多宽？万一人家放个石头什么的，咱们不全挤在一块了？”

院子里头，一衙役报告：“兄弟们都齐了。”

“不急。”

甘信仍旧颤抖问道：“大人，你这是想活捉他们啊？”

“屁！”一群都没杀过人的衙役，战斗力强制扣去80%。欧阳很明白这点道：“我想想！”

第五十八章在下展铭

里面正在商量，外面的却很纠结。这女匪明显是脾气火暴之人，见两兄弟在池塘游了半响也动弹不得，心中急啊。心一横喊道：“放火。”

“……”

“怎么了？”

一马匪小心回答：“大当家，这白天，兄弟们没带火把。”

另一马匪道：“要不找人借个火？”

“借你个鸟蛋。”女匪更怒，她原本就想打马冲进衙门，然后冲穿衙门和欧阳住所扬长而去。但没想那鬼大门比自己想的要结实许多。后门更阴，竟然挖了个大池塘，似乎知道自己会来一般。而且这池塘太恶毒，水不多，就腿那么高，但是下面的淤泥足可以埋掉整个人。

“威武！”一片喊声从巷子头传来。女匪转身一看，那个死小子正带了一群人堵上了巷子。

“看你怎么死。”马刺一挥，三匹马最大容量的并排朝欧阳开去。

欧阳笑咪咪手成喇叭状喊道：“小心有诈！”

“回来！”女匪急忙大喊一声，将三匹马召唤回去。她的心态已经从原先的一根筋，展到两头堵。

“放下武器还有马，本县不杀你们。”一只羊领导着一群狼的战斗力，和一只狼领导一群羊的战斗力，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看着八名衙役手中的手弩，还有几板车燃烧的杂物。女匪终于恢复了一点理智下令：“弃马，翻墙抄他老窝。”

……

还算厚道，墙边还是留了一条路。一个不宽水上走廊曲折的横垮池塘，这一切让女匪心中甚是庆幸。幸亏没有听那小子骗，什么右边有路。

“兄弟们，点了县衙，拆了狗官的房子。”

“嚎！”一干步兵在女贼带领下朝水上走廊进。行了一段路，到了池塘的

中心亭，一个白衣年轻人正在慢慢喝着酒。

“什么人？”女贼喝问。

年轻人很寂寞的一笑，慢慢放下手中酒杯，拿起身边的官刀，站起来转身顺手出刀一削，步匪们骇然看见半个杯子贴在刀锋。年轻人双手抱拳，拳中有刀，刀上有半个杯子：“在下展铭。”

有道是人的影，树的皮。二十几名马匪一听展铭的名头，各自大惊。这展铭可以说是寿州公门内第一把好手。当然再好手也架不住二十几名马匪。但问题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一次最多只有两个人出手。再看人家刚才露那一手，要么其手中是宝刀，要么其功力深不可测。二对一，上去两个死一双，保证不带商量的。

女匪正准备喊退，展铭叹口气道：“后面布下了弩阵，十步之内可以射穿一只牛。展某劝大家束手就擒，大人不爱伤人性命，但也绝对不会放任马匪为祸民间。”

“不要以为我们怕了你。”女匪口风甚硬。

“请！”展铭刀一伸。一干匪徒再惊，那半个杯子竟然还贴在刀面上，这是什么样的功力？难道是传说中的吸星**？

“把武器扔进池塘。”欧阳带了衙役到达堵上水上走廊，一挥手，三十步外一名衙役射出弩箭，准准钉在亭子的木柱上，半截没入其中。

“放下武器，保你不死。”一干衙役齐喝。

“放下武器，保你不死。”后门外一片震动，恩，老百姓有人壮胆，帮忙喊几嗓子也是干的。但步匪们还以为人家大规模援军到达，个个面无人色。

终于，有一个马匪把武器扔进了池塘，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就剩女匪一人持刀站立。

“捆了！”两衙役一组，抓一个捆一个，再拉出来。不一会，二十多名马匪全部被捆个结实，扔在巷中。

女匪左右一看，前有狼后有虎，不禁悲从心来，眼泪一掉，将刀横在了脖子上。

“慢！”欧阳道：“你自杀是可以，不过有些话要说清楚。”

“我不会出卖别人的。”女贼坚毅回答。

“不是，我就想告诉你，你面前那个不是展铭。”欧阳点头：“恩恩，真的。”

“那他……”

“糨糊粘的，你没注意他前面横刀，就是为了糨糊快点干。”

“可是……”

欧阳知道她所想回答：“刀本来就不在鞘中，是被鞘压在下面。鞘压刀，刀粘糨糊，糨糊沾半个杯子，恩……现在你可以自杀了。不过能不能麻烦你头伸出去一点，免得血染在过道，我还得派人清洗。”

“杀！”女匪愤恨之下，朝假展铭冲杀过去。欧阳大惊，原本想打消敌人的斗志，没想到这女人比自己想象的要刚烈。

欧阳急忙喊道：“跳池塘。”

欧阳选的人必然是精明之人，欧阳刚说，他就‘扑通’跳到池塘之中。女贼哼了一声转身道：“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转身就走。

甘信在欧阳一边幽幽道：“大人，你多事了。”

欧阳叹口气：“职业习惯。”看见犯罪分子要自杀，习惯性的劝解。欧阳道：“不过，就剩她一个人，恐怕再也闹不起来。来人，全城搜捕。”

“是！”

……

欧阳把人力全部集中在了巷子里，要再人转去正门截女匪，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女匪也不敢逗留，一路急奔。穿过欧阳住宅，上公堂，一见公堂门大开心中欣喜。

“你是何人！”一个年轻男子搀扶一个娇柔的病中美丽女子出现在公堂门口，年轻男子见女匪持刀喝问。

“你又是谁？”

“在下展铭。你是何人……”

“我斩你个头。”女匪咬牙，十步冲刺，右手刀毫不客气的朝展铭头颅砍

去。

“哼！”展铭左手仍旧搀扶着女子，右手抓了刀鞘一拉，露出半截刀背对上了女匪之刀。

‘铛’的一声，展铭连手也没抖动一下，反而那女匪虎口撕裂，刀直接格飞，人倒退了三四步。还要动弹，展铭一口刀已经架在她的脖子上。要说她也运气，展铭实在是拿不准她的身份，否则要知道她是匪，刚连守带杀，女匪一刀就毙命。

“你到底是谁？”女匪虽败尤怒。

“展铭！”展铭问道：“你是何人，为何会持刀在公堂之处。大人又在哪？”看来这地方不是一般的乱。

“我问你，你是谁？”女贼又一根筋了。

“他真是展铭。”欧阳笑呵呵出现：“展捕头，真辛苦你了。”

“幸不辱使命。”

“公子……”茗卿想行礼，但全身一丝力气都没有。

欧阳看茗卿似乎中暑。左右看看，身边全是男人，于是道：“展捕头，麻烦你先送茗卿到偏院休息，我一会让人找大夫。”反正你都吃这么久豆腐，干脆就再吃点。

“是！”展铭收刀，搀扶茗卿朝里面走。

“我……我和你拼了。”女匪见大家都当她不存在，又怒了，直接冲向了欧阳。

周围人一片叹息，他们知道自己大人的手上功夫，对付高人，或者对付有武器人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对付一个受了内伤的没武器的女子……

鸟蛋，怎么个个都这么能打！女匪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昏迷之前，心里骂了句粗话。

第五十九章搜刮

第二天下午，甘信拟公文，将展铭任命为县尉，自己任命为主薄，另外十名衙役的名单一起造册。派人送往寿州。寿州抄录后，会再派向吏部。没有人会去管展铭升县尉是否合适，这种小事，除非是上司刻意为难下属，否则是不会去计较的。

“一般都是斩立决！”甘信道：“大宋对匪字判决甚重，匪可能绞，也可能是凌迟。”

“人家送了我们三十匹马。又集体投降，还要砍人家啊？”

甘信道：“大人切不可有他心，否则此事一旦被奏，恐怕大人当即免官。如果大人觉的死太惨，可在押送州时，附带说明。州刑应当会集体判斩。”

“如果供出主谋呢？”

“这个……”甘信想想道：“按律会法宽一级，凌迟为绞，绞为斩，斩为……如果大人真不想看他们死，倒是有个办法。”

“说说看。”

“向审刑院陈情，说他们虽然聚集一起，但未有伤无辜之案例。更有主动投械。如果还有幕后主使。估计最多就个流刑。而流刑可以杖抵。到最后是就每天杖责，只要骨头硬，未必会死。”甘信问：“大人……似乎有点妇人之仁。”

“说实话，对那女匪我没兴趣，但是弃械的二十几个人也死的话，就有点说不过去。那以后谁还会弃械？个个顽抗到底，我们不是忙死？”欧阳：“口供问的怎样了？”

展铭回道：“一干匪徒比较配合，但是均不知道是谁主使。”

“恩……展铭，你辛苦点和我跑一趟。”

“是！”

……

一个认罪态度很好的马匪被欧阳选中，三人两骑出城去，朝南行了二十里，穿过几个村子后。马匪很殷勤的介绍：“前面有个荒野酒肆，大当家的每个月都要去喝两杯。小的估计就是在这酒肆和人接头。”

“这酒肆是你们的人？”

“不是。”马匪摇头：“这酒肆本是让赶集路过人歇脚的。”

“恩。”

三人朝左拐，一条山路，略为崎岖，到后面根本就没有路。只能牵马而行，走了小半个时辰，到达一个山谷，面前豁然开朗。几千平方米的山谷，有流水，有青草，还有简易的房舍。马匪一边陪了小心道：“回大人，就是这了。从这山谷可以朝南百里进上谷县，转西也可以进入绵绵大山。”

“恩！逃命去吧。”欧阳见马匪楞住补充道：“聚集成匪，斩立诀，这边有几贯钱，拿去逃的远远的。”

“谢大人，谢大人。”马匪手捧钱，连磕数头后跑路。

“搜！”

“是！”

欧阳从东每间屋子搜刮过去，展铭从西面入手。花费了约莫一个时辰时间，终于搞定。东西不多，也没有什么名人字画，除了一些霉烂的货物外，只有一个木箱子的东西。但，东西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珍珠项链、玛瑙戒指，翡翠手镯、金簪银钗。更有地契三张，黄金两百两，白银一百五十两，交子三百贯。

“怪不得人家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欧阳叹息道：“咱一个知县一个月就赚了脑满肠肥……展铭，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觉着我太贪了？”

“这些钱财如果上缴，到国库恐怕不到五成，这五成用之于民的恐怕不到半成。”展铭道：“大人免纲收得一笔钱，大人剿匪再收得一笔钱，总是强过只知欺诈民膏，却不办事之辈。且，大人提高衙役们十倍俸禄，还将卑职提为县尉，属下一干感激还来不及。大人更是约束官差不得欺街霸市。还开渠修路，出手毫不吝啬。再看大人自己并无奢侈开销，怎么能说一个贪字。”

“展铭你太客气了，其实贪还是有的。话说没钱是寸步难行，不能不准备一点家用。对了，我让欧平帮你在县衙附近物色了一套房子，你看是成亲后搬过去，还是先搬过去？”

“成……成什么亲？”展铭楞了楞。

“那就当我没说，那就等你成亲再说吧。”欧阳呵呵一笑道：“还有件事，

我打算开个免费的识字学堂，让茗卿当先生，再雇佣些生员打下手。你看怎么样？”

“大人说的是极。不识字实在太过麻烦。只不过茗卿她是……”

“**怎么了？心干净就成。没从良之前，我也愿意和她交个朋友。更何况现在是自由之身。怎么就当不得先生？”欧阳对展铭道：“你切莫有此想法，人们都说捕快是下九流，难道你们也自己看轻自己？人不分贵贱，三百六十行。或为生计，或为无奈，但都是人。”他是看出来，展铭和茗卿这些日子勾搭出感情来了。

“卑职惭愧，卑职明白。”展铭汗颜抱拳愧服。

“时间不早，我们还得提审犯人，还有也去看看看茗卿好点没。赶路回去吧。”

“是！”

……

“谁主使的你。”欧阳抓住捆在椅子上女匪的头朝后一扯问，下了蒙面的女匪在火光下却有几分男子雄风，眼神坚定更有别样的魅力。

“呸，姑奶奶不会出卖别人。狗官，有种的拿各种大刑招呼，如果哼一声，你就是我亲爷爷。”

“谁是主使？”欧阳再重复问题。

“呸！”

欧阳站起来交代：“拉到班房，取火把在她脸边，不停问她问题，别让她睡觉。分三班轮流问，一刻不得间隙。每两个时辰灌水一次。水内混合面糊。”

“是！”两衙役同声回答。

欧阳摸女匪脸道：“要玩这游戏，就得有玩这游戏的心理准备……手感不错，皮肤挺好。”

“我呸！”女匪含了一口唾液，欧阳早有准备，手掌一挪，恰巧将其堵在口中，让女匪一阵狂咳。

女匪拉走后，展铭疑惑问：“大人，这是什么办法？”

“疲劳审问法。要么最后她的神经线崩溃，要么她就会招。我看她意志很坚强，疯的可能不大。如果还拿不下来，本县只好出杀招了。”欧阳交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刘四女会想着灭口，展铭，要辛苦你看着点。”

欧平出现道：“少爷，茗卿姐姐准备了些点心，请展大人和少爷过去吃点。”

“好……你找的下人呢？总不能老让人家干这个。”

欧平委屈道：“少爷不是让我去帮助审问犯人吗？”平均一衙役要对付三匪徒，人手确实不够。

“呵！还是我不对。甘信，一起来吃点。”

第六十章玉

茗卿朝欧阳行礼：“还没谢……”

“提谢就不够朋友了。”欧阳呵呵一笑：“再说要谢我也要谢你，如果没你，我怎么可能会得状元。住的还满意吗？”

“恩，很满意。”茗卿回答。

“满意就好，最近比较忙。你有需要就和欧平说一声。自己人，客气就没意思了。”

茗卿手轻遮口一笑：“茗卿定然不客气。”

“对了，别老说茗卿，你原名是什么？”

“回大人，叫刘惠兰。”

“不错的名字，以后就这名字了。”欧阳转头道：“甘信，你想考举最好多巴结下刘惠兰。”

“啊？”甘信不太明白。

刘惠兰倒是大方道：“如果公子有些科举上的问题，确实可以问我。”

“那就先谢谢刘姑娘。”看这模样，甘信倒是信了几分。不过他现在对科举之心淡了，他自认为怎么做也比不上欧阳做的好。看人家，谈笑挥手间，将马匪一网打尽。当遇贼不惊的气魄，自己就做不到，当时可是差点尿裤子。

……

两天后，一份供词放到了欧阳面前。展铭抱拳道：“大人，女匪白莲已经招供，是刘府刘三联系的他。卑职还查到，这个白莲乃是刘四女的表侄女。他爹白振风乃是早先匪，前年暴病而亡，这才让自己女儿当了大当家。卑职还查到，白振风死后，白莲有意遣散一干匪徒，但匪徒们无家可归，这才重新聚拢。这两年来劫客商四次，无伤人命。具体劫得财物无法统计。”

老狐狸！欧阳叹了一句，干事情还是比较清楚的，什么事情都推到刘三的头上，然后刘三只要在刘府一猫，自己这个从七品的小官，可是没有权利去刘府拿人。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根本就没有指向刘四女。

“甘信，我听说刘四女有个儿子叫刘玉的，在县开了家酒楼叫福满居是吗？”

“正是，此人飞扬跋扈，以武力强压菜价，滋扰同行。很多人是敢怒而不敢言。”

欧阳拿笔在供词上一划，然后一点道：“抓刘玉。”

“……”展铭楞了许久后，才抱拳道：“是！”

……

“升堂！”

刘玉被五花大绑而来，跪在地上大喊：“冤枉啊大人。”

“冤枉？本县还没说什么事，你就先喊冤枉？”欧阳一拍惊堂木喝道：“本县就学你，先不问，先上刑再说。来人，上刑。”

“小民知错，小民知错。”刘玉忙求饶，而今阳平人都知道，这阳平到底是谁做主。

“恩……我问你，是不是你主使马匪侵扰本县？”

“不是啊大人。”

“给他看供词。”

一衙役将供词摆在刘玉的面前，刘玉一看大惊：“冤枉啊大人。”

“看你是不想招了，来人，上刑。先掌嘴二十。”

“住手！”堂外一人挤了进来喊道：“住手。”

“哎呦，这不是刘老爷吗？”欧阳忙道：“快看座。”

刘四女哼了一声，大刀阔马坐在椅子上。

欧阳一拍惊堂木喝道：“你们混哪的，本县有叫你们住手吗？”

“……”两衙役一惊，确实啊，大人没叫住手，一个机灵点的立刻拿起地上牌子，一个耳光抽了过去。这声响亮，刘玉洁白的脸蛋上立刻出现一个‘令’字。

“住手，住手。”

‘啪！’又是一个令字。衙役心里道：你不要喊我们住手啊，得叫大人住手。

刘四女那个心疼，又气又怒站起来指了欧阳道：“你滥用私刑，我要告你。”

“停！”欧阳招呼：“拿匪口供给刘老爷过目。纠结盗匪，滋扰地方，攻击县衙，理当凌迟。”

“大人。”刘四女一看供词马上道：“大人，这供词被篡改了，是有人将刘三改成了刘玉，请大人明鉴。”

“哦？你怎么知道是刘三改成了刘玉，而不是刘二改成了刘玉？”欧阳阴着脸问：“刘老爷，你最好解释清楚。”

“这个……”刘四女大汗。

“难道刘老爷知道刘三是幕后主使？”欧阳一拍惊堂木：“盗匪乃是乱国之根本。本县上蒙天子之恩，下有护百姓之职，即使你是皇亲，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老子一样对你用刑。”

刘四女一看那架势，忙道：“我就是猜的。”

“哦？有意思啊！匪是刘老爷的表侄女。而刘老爷还猜到背后主使是刘三，甘信，此事要备案，送到刑部后，让大家都知道刘娘娘的老爹竟然能掐会算，而且特别会算马匪怎么个出没。”

刘四女终于软下来道：“大人，我有难言之隐上禀，大人如果方便……”

欧阳会意一笑：“方便，退堂！”

……

“一千贯？”欧阳将寿州钱庄银票扔一边：“你打叫花子呢？刘老爷可能还不知道女匪的情况，她身一无伤，二无病。可是本县让她怎么说，她就得怎么说。再说，刘老爷我们是心照不宣，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我们心里都清楚。再者，现在人拽在我手里，我怎么说都行，官字两张口，黑的也能说成白的。”

刘四女擦把冷汗道：“不太明白大人意思。”

“你应该知道，你把持了几年县政，着实得罪很多人。那些大臣们不高兴。别说他们，只要是进士出身都不会高兴。对，你女儿现在不错，但是有几年呢？两年？五年？五年后呢？你凡事做的干净大家当然拿你没办法，而今你这小辫子在我手上拽着……”

刘四女思索一会后道：“大人开个价吧。”

“这事闹大了，州府和朝廷都在看着，第一，刘三你必须交出来顶罪。第二，至于钱嘛……一万贯。”欧阳见刘四女脸色道：“你别不愿意，蔡太师、王黼王御史都书信与我，暗示本县要朝刘老爷您身上泼脏水。一万贯，别人吃肉，我也只有喝汤的份。”

刘四女这会肠子的悔青，他真真没想到，欧阳十个雏，能把三十名悍匪全活捉了，其实又有谁能猜到？这一收到消息，他就知道不好。这种勾匪之事，即使是皇帝也不敢轻压。他担心问：“要是刘三……”

欧阳呵呵一笑：“刘老爷混过**，这种事不用我说吧，此事就包在本官身上。此事一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你当你的大地主，我当我的芝麻官，按规矩，三年后本官就得滚蛋，到时候你想这么整就不关我的事。”

“行！”刘四女咬牙：“下午我就将人和钱给你送来。”

“那我就多谢刘老爷。”欧阳心中一笑，毛人给自己书信，自己这不就是讹诈吗？

第六十一章翻脸

下午收到了钱和人，还有一包毒药。欧阳非常佩服刘四女的心黑手辣。丢卒保车乃是正理。只不过……欧阳大门一关，直接提审刘三，要说刘三嘴也硬，即使欧阳把毒药摆出来，愣是不招。欧阳无奈用刑，才用第一道，刘三就撂了。欧阳感叹，封建社会好啊。换了现代，这家伙肯定不会招。

整理口供后，甘信在欧阳身边小心问：“大人，要不做这么绝？刘家又交人又交钱，似乎已经向大人认输。”

“他会认输？再说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刘四女以为本官收钱就会和他同污，不！本官钱也要，人也要。还有不挖掉他，我一点事都做不了。”欧阳道：“展铭！”

“卑职在。”

“带两个人，快马将刘三附带供词和行贿本官的一万贯钱送到寿州。”欧阳道：“不铲除这个盘踞阳平的恶霸，就等于背了个定时炸弹，路上精神点。”

“是！卑职明白。”

刘四女从来不留尾巴，但他这次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他认为欧阳是好财之人。第二，他以为这事真的惊动了朝廷。第三：他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人一边坦诚要钱，一边算计自己的人。第四也是最重要一点，他想不明白，一个十几岁的娃娃，哪来那么深的城府和心机。由于对自己的高估和对欧阳的低估，让他屡犯错误。一没想到一个外乡人撑起了衙门。二没想到能以绝对的劣势活捉全部马匪。三没想到，和自己掏心扉直接谈钱的时候，竟然是陷阱。

州府一见是皇亲勾结土匪，哪敢做主和隐瞒，立刻朝上递。于是这事惊动了朝廷。身为皇亲，勾结马匪冲击县衙，已经可当造反论。这事扔到了徽宗面前，徽宗是哭笑不得。原本就想派个毛头小伙子去当个空头知县，没想到才几个月，就将自己美人的祖坟都刨掉。他倒有心扣着不，但是一干科举出身的大臣却不放松，连连在早朝提及此事。最后御史直接弹劾**刘娘娘。更有几个大学士的老臣口出惊人之言，有匪不办，则天下为匪。

宋徽宗无奈之下，只能是刑部、御史台、大理三司会审。三部到达阳平县后也不耽搁，提人开审。刘四女早被拿了刑部手谕的欧阳捉拿在监，就是他的家没手谕，欧阳也稍微帮忙打扫了一遍。

堂上，白莲承认是刘三用八百贯钱指使她带人冲击衙门，由于是三司会

审，为避免屈打成招，白莲被验身，身上并无新造伤痕。再加酒肆老板证明，见过白莲和刘三见面，于是白莲的口供就没问题。

接着就是刘三，刘三从州又被提回县，上堂后一见如此多大员，立刻尿了。不仅招供了马匪之事，还把刘四女年轻时候也是马匪事情一同倒出。并且还历数了多年下来刘四女在阳平县上干的恶事。接着是一干家丁亲信过堂，完全符合口供。欧阳还组织了百姓喊冤，但凡是被刘四女欺霸过的人都可以登记造册。

十天下来，刑部尚书当堂大骂无耻。最后宣判，刘三被判斩弃市。白莲有欧阳代为求情，并且揭有功，又因其手中并无人命，更有约束众匪之功，改判处流刑。欧阳按照宋律，拿出点钱抵刑，就改为杖责。剩余马匪或充军或杖则。不能判太重，是宋徽宗特意交代，他还想给美人老爹留条命。至于欧阳为什么要花钱启动折杖法，暂且不表。

至于刘四女因是皇亲身份，三司不敢下判，押解回京等候圣裁。几位大员临走对欧阳这位少年英雄赞不绝口，一来欧阳送了点礼物的原因，礼物是金的，名曰土特产。二来，欧阳在阳平县的名声确实很好，有百姓送的牌匾为证，三块，还不带重复。三来衙门人员个个精明能干，而且私访之下，没有其他地方欺行霸市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打完土豪自然是分田地。由于是通匪罪名，刘四女被欧阳清扫一遍的家产全部被查没，但田产总是查不走的。于是就交给欧阳还耕**。就是当年刘四女依靠身份正常侵占的土地，现在还给百姓。可是欧阳放榜几天，就零散几个百姓来要田。一问得知，好多失了田的农民都离开了阳平。于是欧阳放榜，x日公开拍卖田产，所得资金全部列为民款。而且还说了，和县国子监联合，准备兴建一所识字学堂，全县无论年龄、性别、民族，全部可以报名免费上学。每三个月为一班，学习成绩最好的，县衙奖钱一贯，年纪十岁之内的，免费提供食宿。同时，学堂招聘先生十名，月钱两贯。

“欧平，多学点，多看点。”欧阳道：“等阳平上了轨道，你得帮我当一段时间的知县。”几个心腹一起吃饭，欧阳第一句话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甘信忙问：“大人可是要回乡省亲？”

“秘密。还两月过年，年后再说。”欧阳道：“甘信啊，你都和苏姑娘成亲了，怎么没事还老来蹭饭？”

展铭一边道：“苏家今天可是问我了，说县衙公事是不是真那么忙？”

甘信惭愧道：“这两日和贱内有点口角。”

刘惠兰一边笑道：“苏家妹妹可是和我说，说你和王家寡妇有点眉来眼去。”

“对哦。”欧阳道：“你最近去王家酒楼确实勤了点？”

“珍娘通情达理，属下有不顺心之事，都可开道属下，话语温柔……”

欧阳打断：“男人外面玩可以，但要记得顾家。还有，别因为一时之欢而导致感情不合，老婆是原配的好。”

刘惠兰点头：“大人说的在理。妻可同患难可同富贵。外人很难做到这点。是吧，铭哥？”

展铭轻轻摇头：“得蜀而望陇，结果是蜀陇皆不得。”

欧平起哄：“我看惠兰姐就喜欢展大人这一点。”

“小孩子，一边去。”刘惠兰娇嗔后略为哀怨道：“惠兰原为……”

“你快当先生了。”欧阳道：“教人识字，乃是莫大的功德，是吧，展铭？”

“恩恩！”展铭连连点头。

第六十二章打土豪分田地交朋友

“今天不仅有我阳平的百姓，还有附近各县，甚至还有州府的客商云集于此。本此拍卖所得将全部列为民款，做修路、铺桥、建学堂，设立医馆等等所用。本县在此先感谢大家的热心。”欧阳在台上拱手，下面一片掌声。

“第一件，乃是本县私人藏品。”欧阳拿出一件衣服道：“这是京城名妓李师师亲笔签名的内衣一件。”

“……切！”一群小声的切，汇集成一声大声的切，群众们态度是鄙视的。

“那……本县两袖清风，实在没有什么可拍卖之物。甘信。”

甘信拿了册子道：“东郊黄岗南侧良田四亩七分，南行四十步，北行二十一步，东行……”

甘信说完，一汉子喊道：“三十贯。”

真不要脸的抢劫价，所有人一起鄙视这汉子。欧阳一挥手，一名衙役念道：“本次拍卖，每出一次价收百文钱，无钱起哄者按扰乱公堂处罚。”

“……”汉子非常郁闷的朝台下的大缸里扔了一百文钱。

接下来一个客商投百钱后喊道：“我出两百贯。”

这又贵了，按照平**价，一亩良田也就二十到三十贯，这四亩多地最多不过15o贯。而且要是当地人投了就算，一个外地客商凑什么热闹。

“两百一十贯！”苏老爷出手，他打算拿了这块田地交给族里安排。

“三百贯！”这名外地客商毫不犹豫的投钱。台上欧阳不禁看了这客商几眼，三十来岁，四方脸，个子较高，皮肤偏黑。见欧阳看过来，客商很有礼貌的朝欧阳点头示意。

苏老爷也顶上了，投钱后喊道：“老朽出五百贯。”

“哇！”四面一片哗然，欧平凑近欧阳问：“少爷，那人是不是你找来的托？”

“胡说，你少爷象那样的人吗？”欧阳小声道：“我的托只有18o贯的底价。”三百贯，当自己疯，还是当别人白痴。

说话间，外地客商走到苏老爷面前行礼："这位老先生，司某几年前路过阳平，不仅所带财物被洗劫一空，找县衙求助更是被那刘四女欺凌，回家后重病不起，两年未再行商，即使行商也不敢过阳平地面。而今在上谷听说刘四女被抓，山贼剿灭。今日是特来谢欧大人。"

"原来还有这等事由，老朽孟浪了。"苏老爷示意道："对不住先生。"

"谢谢老先生。"外地客商道："六百贯。"

"成交！"甘信一砸锤子，他不知道，这一锤子开启了中国拍卖行的第一锤。后人称为甘锤，要不有句话是：干个锤子。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

拍卖进行的非常有序，欧阳交代甘信不要那么快落锤，可以适当的煽动下人民的情绪。比如说些：土地乃是命脉之根本。还有衣会破，但地不会荒等等的口号。最后交代一句：七成入民款。

他没再出现在拍卖现场，这是甘信说的。当官嘛，要有点威严，这种场合适当到达一下就好。欧阳去了刘府，里面忙得热火朝天。刘府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新办的阳平识字学堂就开设在此。欧阳设计，刘惠兰负责整体施工和监督。这消息传出去后，第一期三百人已经全部报满，正在考虑要不要扩招。

回到县衙，有一人在门外已经等候很久。见了欧阳忙上前道："欧大人，我家老爷在王家酒楼略备薄酒，还请大人赏光中午用个便饭。"

"你老爷？"欧阳听听口音问："是不是姓司？"

"正是。"

"好。"

……

外地商人叫司勘，这可不是一般行商人，而是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行当的商人。也就是辽宋之商，主要是药材、茶叶和绸缎。

"宋辽边境还是屡有摩擦，只有南京特许边境是两边朝廷强令保护。但是通关税颇重。"司勘介绍情况道："如良马等物，恐怕走的就是另外渠道。民间走私多和朝廷大有关系。辽图宋之铁，宋图辽之马。边境军队遇见走私，一般会分清楚是否敌对私物，如果是一律罚没。但有时即使不是，也可能当即杀害抢掠，两方军纪都很散漫。"

“司先生久居燕州，对辽庙堂是什么看法。”

“不敢叫先生，不过一奸商罢了。至于看法？就是一个字。乱！”原来辽的皇帝叫天祚帝，比起宋徽宗之昏庸有过之而不及，更糟糕的是因为历史原因，这个皇位有多人窥探。天祚帝在位期间已经生了耶律章奴的上京叛乱。东京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叛乱去年才被剿灭，但是金的完颜阿骨打却趁机占领东京，以东京为基础建立了金朝。而今耶律淳反心已经是路人皆知，就等待时机起兵。另天祚帝次子耶律敖鲁斡也有谋篡之心。辽从开国以来，叛乱之事多如牛毛，这也是削弱其国力一个巨大原因。

欧阳听了不禁疑惑问：“看先生行商之人，怎会知如此多辽朝之秘？”

“不瞒大人，小的祖上就和辽之权贵有点联系，所以多少知道一些外人不知道的事情。”

“那先生……”

司勘知道欧阳要问什么，苦笑后道：“我爹爹有三妻十一妾，生子二十一名，生女十二名。我是庶子，母亲大人又不受宠爱，当然就只能赚点辛苦钱。”

“唉……一夫多妻害死人。”

“大人。”一衙役出现：“白莲要见大人。”

司勘忙站起来道：“大人公事繁忙，司某也偶过此地，不如以后再叙？”

“不好意思，那以后有过阳平，我做东，你却不可矫情。”

“一定一定，大人要是有机会，可到上京临潢府司府一聚。”司勘很有诚意补充：“南京析津府亦有在下一家司家药铺，大人到那可报我的名号，没准恰巧就在。”

“行，那司先生慢用。”欧阳对司勘拱手，顺便对珍娘一点头，珍娘知道这是欧阳买单的意思，回点下头表示明白。

第六十三章内务篇

又到了白莲挨棍的时间。隔天五棍，要打一个月的。几个值班衙役如同是诊所扎针的护士，到牢房一提，就地开打，习惯、熟练得紧。要说白莲也硬气，不管下手的是谁，也不管下手有多狠，全部扛了一声都不哼。

“找我什么事？”欧阳在公堂随便一坐，一衙役马上端上一杯凉茶来。

白莲跪坐道：“狗官……”

两衙役直接抡起了棍子。欧阳摇头示意他不计较。欧阳问道：“本县到底哪得罪你了？开口狗官，闭口狗官的？再说，你问问阳平人，本县哪做的不好？是昏庸无用，还是祸害百姓？”

“……”白莲沉默一会咬牙道：“你为什么要花钱赎我刑，还不是看中我的姿色，想强霸……”

“天……你有什么姿色？”欧阳大汗，庐山瀑布汗，手一挥：“那谁，和她解释一下。”

“是！”衙役甲道：“按照律法判决，你要被流放三千里。流刑本由州府进行。但由于在阳平判决，所以流放就由阳平负责。”

“……不明白。”白莲迷茫，这和自己赎刑有什么关系。

“我算你听，两个衙役，要送你三千里，回来再三千里，就是六千里。按照本县的工资放标准，外出者每日补助一百钱，工资还照，路上伙食费报销，准许报销每月一次找妓，不得过五百钱，额外交通工具补助三成……你算算，本县要为你贴多少钱进去？还不如花上两百贯帮你赎刑，本县少花钱不说，两官差也少跑小半年。”流刑类似现在的劳改，但是由于交通不达，流在路上时间可是不少。欧阳再道：“按照大宋折杖法，杖满后配役三年，也就是你得帮本县干三年不拿工钱的活，本县一直就缺个养马工，有心雇吧，那工钱开的太狠。你倒是算算，哪个比较合算？要本县上你，你当你是李师师啊。”欧阳咬牙，太鄙视自己品位了。

“要刺配？”白莲大惊，别的都没在意，被刺配一词吓到。刺配就是在脸上刻字。她脸上就是‘犯匪’二字。

“当匪却不明律法。”衙役乙年纪比较大，做事稳重，乃是东京绑架犯之一一边道：“如果是流刑，不仅脸要刺配，而且你这条件会被充为妓奴，身份低如狗，活不过一年。你不感激大人就罢，还满口胡言，真是不知好歹。”

欧阳问："你找我什么事？还没说呢。"

"我……我就想问你想怎么样？"白莲支吾道："如果你非要霸我，我就一死罢了。"

"就这事？"欧阳还以为这娘么良心现，还有藏金点提供。没想到就为这事，自己和司勘可还有得聊呢。

"恩，就这事。"

"……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多忙？你知道不知道我刚才在谈论国家大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这个屁念头会导致大宋灭亡？"欧阳怒道："丫的，今天补打十杖。"

"是！"这是私刑，但是两衙役是不会去问合适不合适的。

"……算了。"欧阳挥手，这可能就是缘分。欧阳这边缺个女捕快，平时遇见一些小偷小摸的女性，一般都是男衙役搜身，这对欧阳来说多少有点不习惯。但他仍旧死啃住一定要会识字的女性，所以一直找不着合适的。这个白莲就很合适，平时可以欺负下地~痞，流氓。重要的是，她敢嚣张，很多人可以反过来欺负她。还可以随便使唤。城门没人开，她去。公堂没人打扫，她去。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否则就加刑期。最最重要一点，有养马经验而不要工钱。

欧阳见白莲被衙役走后，对值班衙役道："我听说最近有人想偷鸡摸狗，坏我规矩是吗？"

"……"衙役甲和衙役乙两人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衙役乙道："回大人，说重了就是调戏，说轻了……"

"今天调戏，明天就是强~奸。我说过规矩的，别不将罪犯当人看。都是念过书的人。本县给你们薪水不少，到窑子可以找一打女人。我不想知道他是谁，你负责拉来打十棍，还有再犯，直接除名，并按以公谋**置。"

"是！"衙役乙回答。短短几个月，欧阳威望已经甚高。这不仅在他的高薪，更在他的制度严格上。衙役甲等欧阳走后，乖乖的趴在地上。

衙役乙叹口气道："说了让你别乱来的，大人说的规矩不多，你偏要犯，这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真冤，就摸一把小贼的手。"

"摸别的地方就不是十棍。"衙役叹口气道："我这当师傅和你说，千万别

坏大人定下的规矩，否则有好果子吃，你别不相信，我告诉你今天大人是给我面子。”

……

十一月底，乃是工钱的日子，按照甘信传下来的消息，还会一起放年终奖金。一个老衙役带两个徒弟，除了当值外，所有衙役集合在公堂就坐。

欧阳出来对大家露齿一笑，让大家感觉其非常和善。欧阳招呼：“大家随意点，工钱，应该的。”

“呵呵！”一干衙役放轻松。

“xx！”欧阳拿着一本册子翻问：“你是早先投奔了刘四女的衙役，我也说过既往不咎。但这月初七你在王家酒楼吃饭没给钱，初八，因为看某菜农不顺眼，一脚踢了人家的摊子，还把人家打了一顿。有没这回事？”

“……有！”

甘信一边道：“扣除当月五成薪水，七成年底奖金，三天之内赔偿王家酒楼和菜农钱。”

“凭什么啊？”xx不满道：“兄弟几个已经很收敛了，换了以前……”

“除名！来人，下了衣服，拉出去揍。”xx还要说话，附近两名衙役动手拉走。欧阳看册子再道：“衙x，你初三当值离岗去乡下是不是？”

“是！”衙x俯道：“小的认罚。”

“恩，按照规矩你必须请假，或者请人来顶你的班。扣两成吧。还有xxx，你泄露衙门事情给你婆娘知晓，你婆娘宣扬全城都知道，扣五成月薪外加两成奖金，你服吗？”

xxx俯：“小的服。”

欧阳合上册子道：“衙役师傅每月是五贯钱，衙役徒弟每月是一贯五的钱。你们可以去到处打听一下，谁能开这个工钱？不过总的来说，大家都不错，本县还是比较满意。衙役师傅年底奖金三十贯，衙役徒弟每人十五贯。”

“哇！”一干衙役纷纷惊呼。两个受罚的衙役泪流满面，一个不小心，竟然丢了这么多钱。

“展县尉主要职责是训练乡兵，所以衙门下月要选捕头两名，有意思的向

甘主薄报名。”欧阳道：“下个月加强巡逻，多备水龙，防止走水。哪个片区走水后没有及时现者，三人同罚。”

“是！”所有衙役齐声回答。

第六十四章后路篇

年节过后，惠兰学堂开张，但是第一天就出了麻烦。有人揭穿了惠兰的身份，国子监官员们大怒，席卷了一群生员来找欧阳要说法，要求让国子监管理这家学堂。

欧阳很简单道：“斗文！”国子监官员同意。他们不能不同意，因为这学堂所有开销都是欧阳负责。

于是，国子监按照科举州试，开出考题。除了惠兰之外，还有三十名城内生员参加。但结果一出来，国子监们只能认输。这么一个小风波后，学堂终于开始上课。

课全是欧阳定的，以识字，写字为主，并且只学日常用字。惠兰对此事也甚为上心。虽然其**身份知之甚多，但学员们从来都恭敬称呼惠兰为先生。偶尔有人提及其以前身份，就会被人群殴。

……

县里的治安有两名捕头和展铭负责。应付州县公文、应酬有甘信这个多面手。家中内事，财政掌握和贪污有欧平。各地户长都算合格，再加一干衙役都比较正直，并且有责任心，似乎该做的事都做了。

“来人！”

“在！”白莲进文房。

“……对哦，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欧阳见了白莲才想起来：“马喂好了吗？”

“都喂好了……谢谢你没刺字。”

“不客气，就你了，拿上东西陪我走一趟。”

……

一品赌坊今天迎来了县太爷，一干赌客见身着官服的知县到达，全部起立惶惶。欧阳微笑示意他们坐问伙计：“掌柜呢？”

“在，在这呢大人。”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从里间出来，他是一头汗水加一头雾水：“小的王麦，不知大人大驾光临……”

“别客气，就是来赌钱的。”欧阳一点头，白莲将一包东西放在桌子上打开，全是黄金，保守估计一百两。

“大、大人。”王麦结巴道：“恐怕小店……”

“不急，听我说。”欧阳道：“赌一把，赌具随便你定。我赢，赌坊关门。我输，这百两黄金就是你的。怎么样？这可是不要本钱的。”

“大人开玩笑吧。”

欧阳反问：“你觉着本县穿着官服来和你开玩笑？”

“……好！小的就舍命陪君子。”王麦咬牙，今天不赌是不行了。不赌十成关门，赌了还有五成希望：“赌大小，大人觉着怎么样？”

“随便。”欧阳轻轻一笑。

……

欧阳拍拍脸色死灰的王麦肩膀道：“晚上本县在衙门设了酒宴，还请赏光。”

“是，王某一定来。”

“记得关门，下一家。”

五家赌坊一天之内全部关门，第六家事先收到消息，闭门谢客，欧阳下令，以窝藏流匪罪名强行破门而入。和干部比流氓，找死！

当夜县衙，六名掌柜惴惴不安坐在席上不敢说话。他们身边有展铭带领的一干衙役横刀站立。其实别说他们，就算是展铭也不知道欧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欧阳不说，他从来也不问。

等了小半个时辰，欧阳终于便衣出来，四下拱手道：“不好意思，公事繁忙。”

“没关系，没关系！”几掌柜忙站起来迎接。

“你们下去吧。”衙役下去，欧阳入座，展铭在他身边守卫。这些开赌坊之人可都不是善茬。欧阳拿酒喝了一口后道：“几位都是英才。虽然都是不入流的赌挡，但能开二十年赌坊而屹立不倒，都是英才。”

王麦抱拳道：“大人，我等粗人，有话您就直说。”

“恩，这么说吧。阳平你们就别开赌坊了。如果哪位有兴趣和本县合作在辽国开一家销金窝的，留下。”

辽国？几人想摸摸欧阳脑袋是不是热，说的话似乎都不经过大脑的。

“与当地赌坊合作，勾结权贵，在临潢府开一家集赌场、妓院、游乐、服务等为一体的销金地，本县手中都是抓奸缉盗之人，开赌档这行还得仰仗各位帮忙……要走，现在还来得及。”

这话很雷人，非常的异想天开。欧阳知道他们会这么认为。比如有人和你说，我们一起去法国巴黎打劫吧，谁都觉着雷人和不可思议。此话后，四名掌柜站起来拱手离开。剩余两人，一个是王麦，一个叫张醒。两人虽然都很疑虑，但并没有离开桌子。

欧阳点头道：“两位有兴趣，本县就说说。好处没问题，我们三人平分……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第一步，必须先选择合作伙伴。”跨国犯罪就是这样，到达一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当地的犯罪集团成为合作伙伴。

张醒三十出头，模样很是干练：“大人，如果真有资金个能力开这样的销金窝，我想不用我们去求人，只要放出风来，自然有人会来找我们。小的曾经去过临潢府，小的表叔就是当地一家小赌坊的伙计。”

“恩，要的。”比如带白面去异地销售，不用上门推销，放点风出来就会有买主上门。欧阳道：“第二步，收买有一定实力的权贵白手入伙，他提供保护，不出钱，但能白拿每月分红。”

王麦道：“这种权贵，大宋和辽国都不缺，只要有钱。”

“第三点，在临潢府郊区收购产业，或者是直接兴建……”

“大人。”王麦道：“你说此事，其实小的年轻时候就曾想过。不怕大人笑话，小的从小就在赌坊长大，志愿就是开一家大的赌场。但是……大人，有两个问题难以解决。”

“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钱。”王麦道：“大人可算过这笔资金，还未有收益之时，当笼络权贵，兴建场地，雇佣打手就需要多少钱？”

“五万两白银够吗？”

“……大人有这笔钱？”王麦言下之意是，既然有这笔钱，为什么还要跑

到辽国去开赌场。

当然有！欧阳先前贪污，抄家，外加把县衙搬空，能凑十万多贯，折合银子也有九万多两。

张醒摇头：“大人，如果是独立经营，当然需要五万两。但是如果是合伙经营，小的看不需要这么多。先行贿权贵之钱可免，甚至有可能让地于我们经营。其次，招募打手自然是合伙人寻找。按小的看，万两足矣。恐怕最关键就是王掌柜说的第二个问题。”

“对！第二个问题，赌场不是豪华就可。如山中私赌，风大气寒，根本就无享受，但赌徒们却能聚集成百乃至上千，为什么？因为赌字。要吸引赌客，需要各种吸引手段。一玩、二赌，两者相应乃是正理。”

“本县知道三十种以上你们不知道的赌法。”欧阳轻轻一笑道：“保证花样百出，玩的上瘾，赌的更上瘾。”扑克一出，谁与争锋。还可以开展群众一起参与的赌马、**彩、拳赛。甚至可以学习罗马竞技场，赌勇士死活，还有完全可以拉女真勇士人一起赌嘛。别老是关在一间屋子里扔骰子，另外赌两军对垒的胜负、赌城池攻坚时日……

第六十五章商业篇（上）

欧阳就说了几样，两名掌柜就点头不止。欧阳重申了好处，即使事不成，两人小赌坊也可以继续经营。张王两人都来了劲。张醒表示，自己和王麦愿意立刻动身去表叔那问问行情。

很难吗？其实不难，只要知道赌博是合法就不难。相当于异地开分店，只要有技术和资金，都不难，人家小麦都把快餐店开到全世界每个角落了。难的只是看你会不会跨出这一步。当然异地开公司也难，人生地不熟，连政府办公地都搞不明白在哪。但如果有当地人帮助，一切都将事半功倍。

欧阳给了两人每人十贯钱当路费，两人表示安顿一下，明早就出实地看看。欧阳毫不怀疑他们会带来无数的难题，但欧阳自信自己有办法解决。

展铭见左右没人在一边道：“大人，似乎如此投资不太合算。”

“我知道，风险大，收益低。”欧阳叹口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这是在铺后路。”

“后路？大人可是担心刘娘娘？”

“不是！即使皇帝想动我，也不敢这么快动手。”欧阳轻轻一笑道：“预计今年朝廷将有大事生。”如果真能打通这条路，自己这县官暂时不干了，可以先去避避。等结果出来，是留在辽国当赌王，或者是回来当知县再说。他想过，如果留在大宋，公主失败，自己保证死无葬生之地。如果公主成功，也不会在乎自己离职。安全第一，自己的小命自己知道金贵。

欧阳想过很多出路，大理不行，和宋的关系太好。西夏也不行，不富裕。金更不成，才建立政权，没事就打仗，一不小心自己就被流兵砍了。辽国虽然和金开战，但目前来说是最为合适一个国家。再说自己只是出去避避风头，有个两三年就回来了。这一回来直接窝到南宋去……唉！兵荒马乱的，当个穿越人想过点小日子确实不容易。

如果顺利的话，业务开展起来，自己下属三十个衙役就可以当分公司经理或者是小弟派出去，接着在各地建立以黑赌为主的犯罪集团，可以绑架、勒索、融资……想多了想多了，惠兰口才好，可以组织一个传销集团。这样组织得有个称号，天地会？洪兴社？红花会？……如果自己上了庙堂，官匪勾结，生意还可以越做越大……欧阳一时间走神，陷入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之中。他想的这些，即使在现代法律制度，可都是有真实案例。比如某代表、某政协是黑社会头目比比皆是。甚至某局长是杀人通缉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看不知道，中国真奇妙。

欧阳不担心王麦两人搞鬼，他们的底早就摸清楚，都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要说这时找别人也成，但是赌徒却是最适合的。欧阳这步棋是几个打算，第一，让阳平没赌点。第二，几个掌柜全尿，自己还可以在赌客身上下手。第三，即使都不成，自己一人孤身北上也不是不敢。很幸运，赌徒们都有小钱赚大钱的心理。听说可以不出一分钱，就有红利，而且还可能是管理者，天上掉的馅饼怎能不啃。

第二天，欧阳包下王家酒楼约见了阳平本地的一些商人，提出了自己想成立阳平商会的构想。一干商人很迷茫，不太明白商会是个什么意思。

欧阳解释道："商会，就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组织。比如苏老爷和州盐运司的关系良好，而商会成员之一某人，因为某些问题要通过盐运司疏通，比如借船运下大米什么的，就可以由苏老爷出面疏通。而苏老爷想在上谷开盐店，吴掌柜，我听说吴知县是你同族的后辈，这关系也可以利用嘛。商会第一目的，就是互相利用资源。"

"第二目的，有道是无奸不商。低买高卖对大家来说是牟利的标准。比如阳平，一个人力量不算什么。但是如果遇见灾年，全体商会成员一起收购大米，就能将附近县的米库搬空。而后再高价卖出，囤积居奇。当然，这是个比方，大米有人管着。这是商会第二个目的：团结。

"第三目的，垄断。比如想在东京开布行，但是已经有多家店，怎么办？用商会实行股份制，邀请商会人员入伙，用大资金压下布价，大鱼吃小鱼，大家一起亏损，挤垮别人店铺，最后自己独营。"

"第四目的：倾销。各州物价不齐，有的差额达到一倍以上。小零碎贩卖差价，中途消耗颇多，利薄不说，而且也多辛苦。如果有商会，大规模贩卖，从北运到南，进行扫荡式倾销。比如大批量在绸缎生产地大量购进，转而在远离绸缎地销售。"

"第五目的，聚集资金炒作，炒作就是将原本不太值钱的物品夸大，让其身价倍增，十倍增。如某地有瘟疫，就倾销一些药品，夸大其词。"这是当年一白醋涨到20块钱的案例。

"第六目的，资金周转，如甲欲投资矿山，但手中无钱，就可用房屋、饰、田地抵押给商会寻求借贷。这样甲有钱了，而乙则闲钱增值。由于有抵押，乙的风险几乎为零。"

欧阳看着思考的商人们道："比如，金朝正和辽国开战，金朝新建，各个领域不齐。无地通商。缺药、缺布、缺盐……几乎什么都缺。而他们当为普通品的人参、貂皮等等物品在我们这却是极其奢侈的产品。本县清河通渭河，渭河通东海，如果打通这商道，恐怕就不是十利，而是百利甚至两百之利。但这绝不是一家一户所能担当。"

苏老爷起身道："大人所言确实有理，但要打通商道，还需寻找胆识之人。"

"有钱雇个胆大、心细的人去冒一次险很难吗？"欧阳想想道："这样吧，你们找人，我出钱，让他去金国一次。成不成，大家再计较要不要办设商会。"欧阳想的不远也不近，一来，也是要为自己手头几个钱升值。二来多个跑路的地方。第三点，壮大社会中商人的力量。

第六十六章商业篇（下）

马上有商人道：“这钱自然不能大人出。老朽认为商会确实有可取之处。不仅有大人所说的优点，而且还有一条，同行之间可以互相商量，价或高或低，可以由我们自己说的算。”

这家伙有点头脑。看现代社会，国外一些达国家是有法律规定，某些领域同行是不能聚集的。而中国，几个挤奶的凑一起，几乎是同一天，全国奶制品价格一起上涨。还有炒绿豆的开一天会，绿豆变成金豆，还有蒜头会、炒房团等等，都是商人纠结在一起。

周围商人也互相议论，阳平三家米行已经凑在一起，一改以前同行是冤家的看法，商量下个月米价一起微微上调。欧阳见目的达到，站起来道：“大家可以互相商量商量，自己再计议计议。钱谁都不嫌多，团结就是力量。”说完这一切，他走人。自己说的已经够多的，至于怎么消化就看他们自己。

……

商人们商量了一天，欧阳喜欢看他们商量，因为他喜欢商人国度，而不是官僚国度或者是强权国度。第二天，十几名商人在苏府反宴请欧阳。

这十几名商人都是阳平的大户，其中还有部分是传承家族。欧洲的家族传承有的千多年历史，但按照记载，中国某些家族传承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无论是怎么样的改朝换代，他们总能屹立不倒。直到那毁灭了中华九成文化的黑暗二十年。坏人没有恶报说的不仅只是高俅。

商人们在宴席上对欧阳提出的商会一致表示了赞成。并且苏家拿出在阳平一间宅子做为商会的聚集点。别小看阳平这地方，在坐十几人最少十万贯身家。宴席上大家推举苏家老爷为商会会长，而欧阳则为名誉会长。而苏老爷带大家认识了他的同族的一个侄子，话说就是这自侄子要通过海路前往金国。

接着，就是商会要合作办的第一件事，垄断。垄断钱庄。初期目标在寿州六县开设连锁钱庄。因为钱庄最容易竞争，现在多数钱庄都是在几个大州设立点，采用飞票方式进行异地支取。总结如下，预设八处钱庄，六县、州府还有东京。县每家钱庄预备金十万贯，州府和东京三十万贯。飞票按金额的1.5%收取，并且办理当地储蓄业务。每存一贯钱，每年收取3o文管理费用。还有贷款业务，用不动产抵押，月息1o%。

大宋是唯一不抑制商人的朝代，宋太祖即位就劝民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财尤先理，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

令。

钱庄最大的竞争就是品牌的可靠性，在大家计议之后，一致认为用阳平钱庄名字比较合适。在欧阳的鼓动下，钱庄采取股份制，任何投资者不参与经营管理，而只负责监管帐目。而总管理者由能干之人担任，分钱庄也由总管理者选拔。第一批投资总募集资金一百五十万贯，欧阳为表率用民钱加自己搜刮之钱投入，占总股本的5%。

第一批管理者在一干家族内部选拔，欧阳负责出题，其中包括经营垄断、行业竞争、招揽储户，贷款对象，货币保管，内部管理等等试题。各股东从自己家族中选拔三到四名精干成员应试。要求，有开创之心，而无守成之意。经验固然重要，但进取之心不能失。

苏家老三，一名叫苏千的庶子脱颖而出。苏千一直在东京舅舅家帮忙打理钱庄。其表多合作多展之策略让一干股东心服。苏千认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将钱庄开设出去，甚至可以开设到金、辽。所缺之钱，可以民间募集，百姓融资入股，异地商家入股合作的方式进行。总股本不变，某地融资之金钱只为增加某地的股份分红，不涉及商会的总股本。

欧阳以为自己这现代人是商业奇才，但苏千等等言论却让他感到汗颜。最后苏千被任命为阳平钱庄第一任o，分店管理人员全部由他自行选择。股东们也有条件，开出每一季度预期。

接下来谈论细节，欧阳觉差不多，就起身告辞。只是表示，需要运钱时候说一声，他派百名乡兵和十名官差负责，当然这名头是，保护当地经济展。

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存钱，但存在家里不安全，又防贼又要防儿媳妇的。阳平钱庄一开张，这让他们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十贯的钱存到钱庄之中，就能换取一个铜牌。铜牌上刻有存的金额，并且每人有一个密码。当你要取钱的时候，钱庄人会让铁匠打开铜牌夹层，里面刻有密码、金额和存钱时间。一旦铜牌被开过，一律视为假牌。

这是针对中产阶级，普通人也可以存，不过没有铜牌防伪。采取记帐的方式，比如xx存了三百文，xx可以在帐本上写数字，比如阳平照天乡红平村一二三四五。xx持有地址半张纸条。取钱时候，纸条必须和帐本撕处吻合，并且说出帐本上的密码，才能取出。

苏千这年轻人动作很快，半个月左右，就在六县一州开设起了钱庄。这会正在和他舅舅商量，用东京钱庄股份收购其钱庄。欧阳并不担心苏千毛躁，有的是人盯着他。这些股东能有这身家，头脑可不是盖的。

阳平钱庄名头很快打响，最少在寿州已经是无人不晓。东京店开张那

天，特意重金请了朝廷有官无职的两名三朝老大学士剪彩。另请李师师在现场轻纱遮脸弹奏一曲，效果非同凡响。钱庄涉及的各种业务也名牌挂出。这一切，当然离不开欧阳的策划。苏千在佩服的同时，也看见了炒作内在的商业价值。

民间动作之快让朝廷一惊，户部细查之下，现原来是策银行篇的状元，主导了阳平钱庄的出现。当然，欧阳没有错的，朝廷本就鼓励当地官员展商业。户部连忙召集能吏商讨开办银行之事。但未想宋徽宗不当一回事，劝戒户部不要与民争利。多代下来，各宋皇帝都是倡导藏富于民的，只是让户部加紧收拢各地制钱权利，行正式纸制货币。

第六十七章跑路篇

二月底仍旧有些春冷，欧阳几口人都凑在一起吃上火锅。惠兰最近很忙，识字班一直在扩充不说，还开设了计算班。这全是因为钱庄在当地大量招募伙计的原因。别地不敢说，当阳平确实是被带动了起来，商业气氛非常浓厚。甲乙互相殴斗，户长也能给各自算上误工费。有工作的赔钱多，没工作的赔钱少，一改过去身份论证。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全县人民一起想着赚钱乃是第一位。一些小作坊，比如织布、比如染房、比如酒坊等等都采取股份制度开始互相联合，减少成本，扩大经营。也不知道是大家认识到识字重要，还是因为欧阳的榜样，大家都规定任何到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必须识千字。识字已经成了立身之本，而不再只是为了考举之用。而今就连农村老太太来城卖鸡蛋，都以能写三文一个的招牌为荣。

“惠兰，要真这样，你就别负责授课，负责学堂的管理。招人再开办点科目，比如酿酒，直接可以为酒坊直接培训人才嘛。或者开办财政成班，以后毕业生都可以到阳平钱庄干活。还可以请钱庄出钱开课，帮他培训人员。”欧阳道：“专科专学才是正理。”

欧平一边道：“少爷，你就不怕展大人心疼？”

“……”展铭当没听见，埋头吃东西。

甘信一边道：“大人，这月税收可抵去年半年收成。”

“对！这个事我和你说下。现在有钱，还要再提高点大家的福利。你就比去年高点朝州里报，其他入民款。”

甘信担心问：“万一户部来人查帐怎么办？”

“这我知道。”惠兰一边笑道：“大人入的是民款，民款民用，又不是大人挪用。等大人真需要用钱时候，再设立一个名目。诸如xx桥需要修补，然后把桥拦上三天就算修补完成。至于工钱和材料费那就好说。”

“惠兰你越来越聪明了。”欧阳赞道：“我敬你一杯。”

“应该我敬大人。”惠兰道：“要是没有大人，阳平也不会是如今这气象。”

展铭在一边道：“大人，惠兰说的有理。不过卑职认为，阳平这气象恐怕不能长久。”

“哦？怎么说？”

“说大人年轻能干也好，说大人勤政为民也好。无论如何，大人如此作为已经引得朝廷重视或者是刘娘娘的仇恨。恐怕三年到任，阳平换一名知县，将又是另外一番气象。”

欧阳摇头：“展铭啊，你多虑了，这都是民间气息。即使我现在想阻止，恐怕也阻止不了。你看那照天乡，已经仿效我们，将各村先生召集在一起开办学堂，不求考举，只求识字。有时候未必是官影响了民，而更多是民影响了朝廷。”

“卑职多虑，自罚一杯。”

“少爷。”欧平一边提醒。

“恩！”欧阳点头道：“几位，我近期可能远行辽国。县中诸事还要请大家多帮忙。”

“辽国？”一干人惊讶问。

“几位都是我亲信、密友，我也不瞒大家，我这是去躲杀身之祸。”欧阳去东京参加阳平钱庄落成典礼时候，小青悄悄给欧阳一个纸条，上写，少则一月，多则半年，避。这是瞒着公主干的。

展铭道：“大人，我展某虽一介武夫，但也读过义字如何写得，大人有难，怎能将展某扔在一边。再说此去辽国艰险……”

欧阳摆手：“未必有难，就是去避避。这县里多事，不能没有你。我留了一册公文，如果有路察使等人来到来，就朝上一递，说我老家生大事，急走而没有递交公文上去。”

甘信道：“大人，到底是什么事？说出来大家帮忙计议计议。百无一用是书生，但甘信还有几分力气。”

“不能说，否则连累你们。”欧阳道：“这事就不要再提了，就这么定了。其实阳平县也算上了轨道，缉盗破案有展铭，处理公务应付官场人物有甘信。有没我这知县，其实真没多大关系。而且一干乡绅和百姓现在都很给县衙面子，实在有处理不了的事，可以和苏老爷他们商量商量，总是有办法的。还有苏千都已经搭上了朝廷上人，无论民事还是官事，总是能帮上点忙。”

其他等人还要再说，欧阳一摆手：“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记得只要抓住钱，衙役都得听话，衙役听话，百姓就太平。如果有什么喊冤的，甘信你就替我处理，要公正，不能因为是可怜人就偏袒，不能因为是有钱人就袒护。

法之一途，公平第一，切记！”

“是！”见欧阳都这样说，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欧阳特意教导欧平学会蚂蚁搬家法将家私搬走，衙役等人银钱让甘信从民钱部分支取。欧阳教导甘信怎么做假帐，少报或者不报收入。钱财方面由欧平和甘信共同管理，展铭负责监督。欧阳交代欧平不许动民钱，民钱只能公用，当然公务员用的也叫公用，只是不能如自己这样扫荡就是。

张醒没有回来，王麦前几天倒是回来了。据王麦所说，张醒还真联系了家赌坊，通过这家有实力的赌坊还接头上辽国相爷李处温。李处温自己倒没出面，委托了管家谈判。谈判结果相府负责提供场地、避免骚扰，还有打通一些关节，但条件要四成红利。虽然最后降为三成，但是仍旧出了预计。原本二四四的分利，现在成了三四三。张醒很无奈，提出如果只有三成，自己这方只出建设费用。赌坊同意，但张醒这方必须负责将赌场名头打响，而且必须见欧阳。

其实人家也就是冲着欧阳这些赌博花样来的，否则人家自己干就成，没必要非拉你宋人入伙。匀出三分利已经算是很高的技术费用，当然人家也明白，有钱大家赚的道理。

欧阳算了算建筑费用，3o亩的场地，保守投资五千贯。他不太在乎红利多少，他就是找个地方混上些日子。当然，本钱肯定要收回来，能坑一笔自己肯定也不会手软。

第六十八章规划

某个清晨，欧阳携带黄金三百两，和王麦一起踏上了前往辽国的路。寿州起程，过河南府、太原府、真定府、河间府。到达边境。欧阳这边有自己开的商条，宋兵让过。到了南京府辽国地面，欧阳又有王麦带回来的相府凭信，没有任何盘剥的再次轻松通过。出燕云到大定府，而后到达临潢府。

路途颇为遥远，两人虽然有良马赶路，但也花费了半个多月。出了燕京，则是另外一番风貌。要说燕云以南，城镇多，人口密。而上了真正的辽国则变化一番，有时候行走百多里都无法看见一户人家。州与州之间分布稀疏。王麦介绍，如果快马的话，从临潢府到金国的东京也就不到十天的路程。而这十天路程中，仅有一个通州相隔。不过现在那些地方已经是军事区，临潢府以北，辽国的军队都在集结。

人少地广，欧阳感叹，怪不得说燕云十六州是辽的赋税重地。要说这事也有意思，燕云十六州是后唐割让请辽兵帮忙内战的。要说辽兵还真没有用武力征服过大宋的一土一木，虽然曾想干过，但没干成。欧阳想起王汉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大家对内斗都很在行，竟然还会割地请外援。

千万不要相信天龙八部中萧远山不懂汉语，在辽国，汉语普及率接近1oo%。

王麦口中还了解，其实辽国朝廷现在比大宋还要烂。就说相爷李处温攀附的兰陵郡王萧奉先，家产之丰，比起大宋几个贪官加一起有过之而不及。满朝文武，除了个把外全是声乐犬马之人。欧阳叹息，大家一起烂才是真的烂，现在就是怎么将金朝整烂的课题了。不过，欧阳喜欢烂地方，因为干净明媚的地方，自己只能当警察。

……

赌坊主人叫萧甘云，四十来岁，长得威武彪悍，乃是正经的契丹人。契丹人仅有耶律氏和萧氏两姓。而司勘家本是燕云十六州的富豪，并不是契丹人。萧甘云不仅和李醒一起亲自来迎接欧阳，也不说什么公事，而是非常豪爽的做东，喝酒。

酒量这东西不是前生能带来的，于是欧阳醉了，但似乎也没醉。欧阳半睡半醒被萧甘云扛到了一别致小院，两名女子替欧阳换了衣服，至于欧阳带的黄金，萧甘云就放在欧阳的枕头边上。

既然这么客气，欧阳也好说话，第二天醒来，洗刷之后，让人引领到萧甘云的四海赌场赔礼。四海赌场是临潢府最大一家赌挡，光伙计就有三十多人，但是赌客数量却不太多。萧甘云对欧阳太有礼貌很不高兴，他说，不管

怎么样，欧阳这么远亲自来了，怎么也算是他萧甘云的朋友，招待周到是应该的。萧甘云恰巧要外出，就让欧阳在赌场随便玩，输多少都算他的。

等萧甘云一个时辰后回来大惊，这个赌场快改姓欧了。只见欧阳一边赌大小，一边猜铜钱，还一边玩掷钱。一群伙计连番上阵，全部灰头土脸败阵而下。最绝的是，所有人汇报，没有现欧阳有动什么手脚。萧甘云这才知道欧阳连踢六家赌场不是传言。当然，他并不知道这赌神竟然是名状元知县。

欧阳见萧甘云回来，随便推倒面前的钱上哈哈一笑道："玩乐而已，收回去吧。"

这话萧甘云不爱听，他道："欧阳，你这就是太不把萧某看在眼里。契丹人言出必行……"

"行！"欧阳哗啦一下把所有钱推到大小的小上说："开！"

"五五六，十六点大。"

"搞定！"欧阳朝萧甘云一摊手："今天我做东，不过不喝酒，实在是受不了。"

萧甘云心中赞了一声，不仅佩服欧阳赌术，更佩服是这五百多两银子说不要就不要的气魄，南人也有真丈夫。萧甘云招呼手下："收了，还不够丢人现眼吗？欧阳，你做东就不要了，你来我家，就是我客人是我的兄弟，哪有客人请客的道理。"

中午这饭，仍旧没提公事。萧甘云有心结交欧阳，介绍了自己情况。原来这家伙能开第一大赌档不是没有原因，其本身竟然也是辽国的贵族，乃是萧太后一脉的族人，在契丹人中也算是血统高贵，虽然家道中落，但是却也过得不错，还有一个叔叔还是王爷。有三个老婆，一个汉人，两个契丹人。

萧甘云这么坦白，欧阳虽然想坦白，但觉着不是时机，只说自己是杭州人，现在居住在寿州阳平，当个小商人。

萧甘云立刻道："兄弟，既然这样，干脆就在哥哥家住下。总好过你风吹雨打的贩卖货物。"

"我们一起开赌场，还怕兄弟没有机会麻烦大哥吗？"欧阳道："只不过，家中有长辈，这边事了，还得回去。让张王两人帮忙经营，对了，张醒，王麦，有没打算这边稳定后，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张醒呵呵一笑："回大……哥，我们已经决定，辽国一个家，大宋一个家。如果这边事成，我和王麦就每人半年轮流回去一趟。"

“恩，也不错。”欧阳已经答应两人，他们一人一成红利，他只要一成就好。王张两人可是知道赌场的利润，要如欧阳说的，霸占临潢府全部赌业，并且扩大到周遍地区，甚至是辽国全境。那一年红利足够他们胡吃海喝十年以上。

……

李处温提供的场地不好不坏，说不坏，是因为贴近临潢府。说不坏，则是因为此地在临潢府扩大以前是乱葬岗。欧阳拿了纸笔在现场开画，也不用毛笔，就用树枝蘸了墨在纸上画，边画边对萧甘云介绍：“左块区域是休闲区域，这叫桑拿室……大哥，没洗过桑拿吧？晚上我给大哥来试试。这边是酒场，里面最少保证3o名小姐（宋朝小姐一词已经有所指向）陪酒，花样晚上再说。这块区域先留着，等咱们有钱兴建个竞技场，选高手斗胜负，当场下注。再过来是跑马场，每七天一开赛，每场七组，每组七马竞技，周围安置看台，此地非会员不能进入，注册会员暂定每年二十贯。”

第六十九章拜访

“右边这块，叫平民赌场，里面就是一些大哥店里的东西。最主要就是中间的正厅。先厅中间一个水力大轮盘。接着左边是骰子区，里面有一配赢、大小配等等。右边是欧克厅，不过目前可能不好开展，只能先让人接受此赌具。北面是拳台，各个贵族们可以让下属勇士上去排队比赛，观众们可以随便下注。南面是**彩。每三天开一次，答案悬挂在半空，我们赌场提供图画线索给赌客们下注，以十二生肖为主，让大家猜本期开奖的号码。”

“这是里层，然后是外层布置，我们行即开彩票。十文钱一张，大奖五十贯。就是卖小砖片，但是一大堆小砖片里面，有我们烧制时候特意镶嵌在里面的信物。每期大奖三名，当然，大奖的我们收起来，中间和最后出手。小奖就无所谓了。”

“在这个位置，就是豪华贵宾厅，里面全部美女侍应。这场地是让有钱人对赌所用，我们抽取佣金。还有**美女飞行棋。还有这边是贷款典当区，为解决大家一时之难而设立的。只能贷款筹码，但是必须有抵押，什么饰、地契、甚至武器、甲胄、畜生都可以。”

还有高档酒店式住宅，接送VIp的专用马车，斗鸡地，狗道……

欧阳这边说，萧甘云一边擦冷汗，好容易插话道：“兄弟，这得多少钱？”

“大哥指什么？”

“当然是人手方面，需要多少人才能看过这场子？”

“大哥放心，可以先用试用期办法招募人。前期付出的工钱并不多。大哥可能不知道那些有钱人，又喜欢赌，又不好意思去赌坊的感受。我敢说，真建立起来，估计皇帝都会跑来玩一天半载。我们针对的主要客户不是一文钱就想财的主，而是有着一大把金银却没地玩，没地花的人。你就说皇帝，天天看**，除了赏钱外，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但我们这就不一样，新奇，高档，好玩。桑拿后可以边被美女按摩，边帮美女按摩，女人玩腻了喜欢马的还可以去看看赛马，也可以去高档赌厅，还可以与民同乐。辽国别的不多，就是什么王爷的多，天天在家逗鸟喝茶不腻吗？兄弟这还是巨多花样没拿出来，吃的，喝的，玩的，抽的，都有。”

“兄弟，你这可是要大哥我的全部身家。”

“大哥放心，这种奢华之地前期投资大，后期成本低。一杯酒外面卖三文的，我们里面可以卖三两银子。为什么人家愿意出这钱，比排场啊。当然，

我们不能叫这酒为米酒，可以换个名称，比如琼浆玉液。吃饭，菜也得来，外面十文，我们卖十两人家都不好意思点。大哥，你要知道只要会住进豪华酒店的，不会在乎百八十两银子。”

萧甘云还是有点担心问：“能行？”

“恩……大哥，你就想想你族里富贵的几个，哪个不是纨绔子弟？你就说说，他们会来玩吗？”

……

“会，肯定会。”桑拿开始后，萧甘云立刻有了决心。冷水浇在烧热的石头上，需要多少本钱？这一身汗出的实在舒坦。

“兄弟给大哥捏几下。”欧阳按摩手法一般，但是萧甘云那个爽啊，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欧阳抬手拿来一杯茶道：“大哥，试试兄弟调制的仙茶。”就是加了少许洋金花的茶。

萧甘云一饮而尽，不冷不热心中痛快，太舒服了，全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欧阳开门，一名半裸女子进房，身子靠在萧甘云的身上，十指在其身来回游动，只这么一会，萧甘云就忍受不了，将女子压在身下，女子身子一滑滚开来。欧阳笑笑，在门外再一招呼，又一名女子进来，和前女子亲吻，身子和萧甘云纠缠在一起……

……

“大哥，感觉怎么样？”欧阳晨练完毕，才见萧甘云软绵绵的从房里出来。房内两女人正在入睡。

“兄弟，要不是今天还有正事，大哥我就不起来了。”萧甘云道：“这两女人可是兄弟事先教导的？”

“小培训了一个时辰而已。大哥你看。”欧阳递过去一册子道：“这是兄弟连夜赶制的**，将这些图帖在那些高档区……我们还可以安排真人表演，让一干只会狗刨的老爷们多点闺房之乐。”欧阳打算连妓院的生意也抢了。反正祸害的不是自己，无所谓。

萧甘云看了两眼后塞回了欧阳：“现在别给我看，这看了，大哥怕今天都没空干正事。”

“边吃饭，我边给大哥介绍下扑克，还有轮盘。”

“好。兄弟能人，大哥我信服。”

……

这一天，萧甘云见识了从没见识过的各种赌具。说干就干，萧甘云让欧阳自己玩着，他负责整体的施工、雇佣和打通关节。水力轮盘雏形弄了出来，外面人一踩水，水冲进来，撞在轮盘底部，轮盘开始运转。然后简易射器射一豆子，豆子转了十几圈后才停下来。

扑克的普及很快，虽然只有一种诈金花的方式，但是立刻吸引了一干赌客们的眼球，成为了四海赌坊最热门的赌具。当这一手，就抢掉了其他赌坊三成的生意。萧甘云也通过赌客传播豪华新赌场下月开业的消息。

这期间，李处温还私下和欧阳他们见了一面，欧阳使点花招，让这奸臣两天没有上朝。女儿乡的李处温非常非常满意欧阳的构想，就是对施工进度很不满意。于是出了手令，让百多名苦役前去免费帮忙。不仅这样，还示意萧甘云，场地不够可以占点牧地嘛。

一切都是萧甘云带人包办，王麦张醒打下手，欧阳反倒没事。想了想，自己在临潢府还有一个叫司勘的朋友，左右没事，在一名特派的保镖带领下，来到了司府。

“在下欧阳，找司勘先生。”欧阳很标准的递上名刺。

“呵！找十六少爷不用名刺，我带你进去吧。”府外家人倒还客气，引领欧阳朝里走。欧阳让保镖在外面等着。

要说这司府还真是大，欧阳在家丁话中了解到，司勘在外面是有房子的，只不过，他尽可能的回来陪自己的母亲。欧阳也来得巧，正好司勘就在。

一间不大的偏院，不过两百平方模样，三间房屋也一般，只有一名丫鬟正在半露天的伙房里熬药。司勘从屋子里出来一看欧阳，如同见了鬼一般，结巴起来：“欧大……大。”

“嘘！”欧阳摆手。司勘会意，让欧阳进入房间，打死他都没想到，欧阳这个在职的知县竟然会跑到这里来。

第七十章宴席

“哈哈！大人真是多才，司某早听说有家大赌坊正在筹建，没想到竟然是大人的主意。”

欧阳惭愧道：“小才，偏才。司兄不要一口一个大人，大家都是汉人，如不嫌弃称呼我为欧贤弟就好。”

“这怎么成，大人为一方父母……”司勘见欧阳尴尬，也爽快转口：“欧贤弟。”

“司兄，我看我得先拜会下令堂。”欧阳感觉真酸。

“多谢贤弟挂心，这边请。”

司母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欧阳还是可以看出其年轻时候定然有几分姿色。司母相比司勘就差多了，不太会说话，而且也不懂说什么。只会招待客人，不仅如此，还显得很拘谨。欧阳也随便打打招呼就和司勘出屋，司勘行礼道：“贤弟，不知明晚有空否？”

“有，我很闲。”现在确实闲，不过再有几天就忙了。

“明晚家父设宴，我们一干儿子每人找一名朋友伴随上席。”

欧阳一听乐了问：“你们家还有这规矩？”

“贤弟有所不知……”原来司家正在挑选继承人，司家虽然不是第一富豪，但也颇有气势。家大业大，辽国各地都有产业，金国占领了东京后，对司家也是客客气气。而今又有辽国的茶叶专营权，说是辽国第一名商也不过分。选继承人，自然不会选庶子，庶子一般都是陪衬。而司家选继承人有个传统，就是要先看继承候选人的朋友。候选人有四个，这当然没司勘的份，但是他也得去凑这个热闹。而司勘常年在外地行商，说到临潢府多是酒肉声乐朋友，上不得台面。而今欧阳送上门，这可是金科状元，怎么能不让欧阳给自己在家宴上赚点面子。

司勘说的坦白，欧阳也不拒绝，拱手道：“明天准时到。不过……千万不要对我这个状元抱太大希望，我是水货，还甩不干。”

……

“晚辈欧阳，杭州人氏，见过司老爷。”欧阳来个对长辈的大礼。

司老爷看上去已近古稀之年，但显然保养非常好，精气神十足。见了欧阳这礼节倒是很满意点了两下头，但一听欧阳说名字。疑惑问："欧阳？这名字似乎有点耳熟？"

欧阳汗一把，这老家伙确实有点意思，手都升到了宋朝那。欧阳忙道："晚辈名字，亦是他人之复姓。"

"恩！一边坐吧。"

"谢司老爷。"欧阳和司勘到右侧第八个位置坐下。

司家宴席是小桌子，一桌就两个位。至于女儿，没有出现。司老爷则是和正妻、两平妻坐在一起。那时候叫左右夫人，平妻这称呼还没出现，不过就是那意思。

自己叫犀利哥，那是扯淡。但欧阳感觉到这司老爷倒有点犀利哥的味道。说话之间，眼神四游，观察自己一群儿子的行为举动。菜上前四道后就停止，厅内一片沉默。司老爷咳嗽一声清清嗓子道："老大，说说你这一年来都干了什么？"

"这一年……"老大五十多岁，被这一问，一脑门的汗。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不就是吃喝玩乐。自己倒是想经营家里生意，但是你让吗？

"我问的是你朋友，看你朋友知道你这一年都干了什么？"

老大带的朋友，长相文才没得说，被这话一问也楞在当场：日，老子是被雇来捧人的，你问这些老子怎么知道？他准备了一肚子的好话，没想到却被第一个问题堵了回去。

老爷子见此摇摇头，示意老大和其朋友坐。然后一路问下去。要么就是一问三不知，要么就是玩乐。竟然没有一个朋友能说出自己儿子这一年都干了些什么。老爷子是分外失望。

轮到司勘这边，欧阳站起来道："司兄是异地走商，去年上半年，我不知道。我和司兄是在下半年在阳平县认识。要说司兄人品确实要得，花费了六百贯钱买了几亩田，还把这些田送给了当地免费学堂，可谓功德无量。"

"哦？还有这事，我怎么没听说？"司老爷问："司勘，你为何要出那冤枉钱？六百贯，恐怕是你一年两载的行商收入吧？"

司勘起身回答："回爹的话。孩儿几年前在阳平行商，被马匪抢货物不说，求救衙门，那刘四女还对小人百般凌辱。这次在上谷，听说阳平知县不仅全擒三十名山贼，更是将刘四女下狱，又兴办免费识字学堂，孩儿认为理

当出这笔钱。”

“恩，你做的很好。我们司家为富也需有仁。”司老爷点点头顺口道：“我们司家和宋朝廷也有些来往，刘四女我是知道的，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这个知县不怕后果做事果断，还有心办学堂……对了，那知县叫什么？”

“……”司勘大汗，看了一眼欧阳结巴回道：“回……回爹的话，孩儿没有打听。”

欧阳站起来回答：“回老爷的话，知县姓甘，单名一个信字。乃是阳平本地人氏。娶当地大户苏家之女。”

“恩，后生可畏。”司老爷摸摸胡子，左手示意两人坐下，继续朝下问去。欧阳心中一把汗，这辽国要知道有个大宋状元加知县来自己这旅游，肯定会打打自己的主意，最少也落个奸细的名头。

接下来的饭就更没味道了，也难为司老爷能记得这么多儿子的名字，一一问下去，孙子怎么样了等等的话语。欧阳蛮同情这老爷子，几个候选人全是草包，反倒是庶子还几个不错的，勉强也能上上台面。

……

一个貌似插曲的晚宴，并没有耽误施工的进程。按照欧阳的思想，桑拿、按摩、轮盘、扑克、色子这几个区域必须先立起来才能营业，赛马地优先候补，而其他设施可以慢慢补充。而开业那天，现场摸奖绝对不能少。萧甘云深以为然，他定做的四千多斤的小砖块已经运到，没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人家就以为是一堆垃圾。

要说古代建筑就是比较简便，人多力量大，不到一个月，赌场已经初具规模。这个时间欧阳开始忙上，他忙什么？培训。

第七十一章开张

“不要就惦记着和客人**。”娱乐区，欧阳一指和冒充顾客的打手腻歪的小姐道：“要喝酒，而且要会喝酒。这一瓶欧式蓝带马爹利可是上等货色。一瓶就是7o贯。你只要能喝掉这瓶酒，你就有十四贯的抽成，明白吗？”

欧阳指左边道：“靠！你就会死板的喝闷酒。要有花样，玩骰子啊，笨。实在不行，就玩两只小蜜蜂。这还不会就比赛脱衣服，他喝一杯，你就脱一件。明白吗？”

小姐忙站起来点头：“明白，大老板。”

“恩，要知道当小姐会不会赚钱，长相还在其次。先必须分析客人舍得消费与否？会不会和别的客人斗气？我告诉你们，但凡是男人，吃不到总是最好的。别一上场就把自己扒光，那是窑子。咱们这是哪？快乐城娱乐中心，你们是有档次的。要挑逗，要细水长留。演戏你们会吗？”欧阳巡看一圈后道：“现在给你们每人半时辰，必须编造一个我也会感动的悲惨故事。记得，这个故事就是以后就骗取客人同情，将自己处在弱女子地位的最好武器。经理！”

“在了，大老板。”一个欧阳亲手从妓院挖出来的三十多岁**殷勤跑到欧阳身边。

“多教教她们，怎么引诱男人，什么情况才能将自己送出去。你们别小看这行业，这行业的学问大着呢。学的好的，每月可以赚百两，甚至数百两。学的不好，被人吃了不说，拿两个钱还不够吃零嘴。好好教，你们好好学。我们去赌区看看。”

“是！”两名秘书同声回答。

一个欧阳米店挖来的伙计跑过来拿了纸念道：“大老板，二五放的风声，今天二九已经注册了一百多名会员。萧老板让我问你，是不是提高下会员费？”

“不提，再散播出去，这两天注册会员的九折优惠。”欧阳道：“提会员费，怎么让他们跳陷阱。还有挖你过来，不是让你当传话的，这点事自己和萧老板说明白，他是聪明人，会明白的。”

“是！”

典当部经理：“大老板，我们已经联系到了城中十家典当行，他们愿意以低利润收我们的货。”

“恩，很好。”

营销部经理：“大老板，请柬已经到了周边各州各县，按您的吩咐，每张请柬送筹码五贯。”

“恩！”欧阳还是比较满意的。

……

“长袖子象什么话。”欧阳到了赌厅一看道：“所有操台的伙计，袖子不能多过手肘。不许留指甲，手上不许有任何饰品。”

赌厅现场经理一边点头：“一会马上就剪。”

“还有我设计的马甲都到了吗？”

“到了，一会就换上。”

“恩！伙计们。一个地方的档次不仅在硬件，更在软件。硬件就是这些设施，软件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你们的精神面貌。顾客就是玉帝，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待父母要怎么样？”

一干伙计手放背后，挺胸同声回答：“顾客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很好。”没有太大问题。

马场经理跑进来道：“大老板，兰凌王、赫水王、临明王……这六个王爷要我们开赛马，他们说要比一比谁的马才是最好的马。”

“这个不在计划内啊。”欧阳想想后道：“大后天中午，一赔六，观众买输赢。记得，不要得罪了几位王爷，我们也试下赛道。”

“是！小的知道。”

欧阳接着巡视客房，虽然间数不多，但都是按自己要求配置的。欧阳看看设施，比较满意。本次投资共花费两万三千两银子，欧阳其实出的不多，就投了四千两。其余大部分是萧甘云投资。原本没想搞这么大，这么豪华。但萧甘云对欧阳甚有信心，都以高规格为主。即使是春宫手册，也是名家绘制再印刷。

侧门一圈的即开型彩票已经准备完毕，每名售票人员面前有一箱子的小砖块，身边配备一名收钱人员。在他们附近有还没立起来的招牌，招牌上写

好游戏的规则，还有内部赌场的介绍，和成为会员的途径。

赌场扣去非常备人员共有两百名员工，其中包括打手兼职泊马、桑拿按摩、足底保健、歌舞酒场……所有正规人员统一制服，胸前有编号。欧阳正看着，萧甘云不知道什么摸过来，拍拍欧阳肩膀道：“老弟，现在全城都等着我们开和。官府对你给的税利和好处很满意，到时候会帮我们来看外围。”

“朝廷怎么样？”

“只有耶律大石有点意见。不过……他也找不出由头。但凡四品以上，筹码都送到位了。估计当天来凑热闹的人不多。兄弟，你这边接待量怎么样？”

“如果都是赌的话，没问题。但桑拿现在就二十间，高档酒店也就十间。”

“这倒是个问题……要不这样，我们先看看情况，实在不够，我就找刘相商量，再建一些。”

“恩，先看看吧！”

……

初一这天，在一片鞭炮声中，快乐城娱乐中心终于开张。这一开张，所有派来值勤的官差全部大汗，抢购小砖块的百姓之多，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千万人浪朝摸奖处扑了过来。不过这在欧阳的意料之中，百多名临时雇佣的壮青年，立刻用身体将摸点堵上，只让人伸进一只手来。这边售奖的训练有素，一人收钱，一人给砖块。摸奖可能是不成了，只能是这样派。

“中了二两银子。”一百姓掰开劣砖大喜喊道：“我中了，我中了。”

“我中了二十文。哪兑奖？”

彩票部经理看看过了一个时辰，对掰砖群中一女子点点头，女子会意悄悄拿出一块准备好砖掰开，然后大喜喊道：“梅花，梅花，我中了大奖，五十两银子。”这话喊出，还没等旁边人羡慕，四个大汉立刻挤到她身边进行保护她前往兑奖处。

彩票部经理在台边喊道：“但凡中过十两银子，**负责保护送回家。大家加油，今天有四个大奖。五十两银子，几年不愁吃穿，彩票有限，谁先出手谁是富翁。多摸多奖，还等什么呢？”

第七十二章开业中……

司刻是司家候选人之一，虽然现在是关键时刻，但奈不住狐朋狗友们起哄，也偷偷凑上了热闹。他鄙视看了看侧门那疯狂的人群一眼，五十两银子？一群乡巴佬。他下马，马上有一黑衣伙计鞠躬接过马匹：“欢迎光临。”

“恩！”态度不错，司刻扔给其一点小钱：“喂好点。”

“是，老爷。”

老爷？听的真舒服。司刻整整衣服从正门走进去。第一眼看见是一名礼装女子：“这位老爷，您要玩什么？”

“你们有什么好玩的？”司刻朝里边走边问。

“那看您喜欢什么了？您看，那边是赌城，保证有您没见过的东西。再远点，有欧式桑拿，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洗澡方式。不过目前只有会员才能去那。”

“会员？多少钱？”

“那要看您的身份？”

“我？司家十七少爷，嫡子。”

“啊？您是原来是司家老爷，真年轻……您不需要办理，我陪您过去拿个会员就成。”

司刻很满意这女人的惊讶，男人嘛，好的就这口。甩手道：“走，陪老爷我去洗那个……什么？”

“欧式桑拿。”

“为什么叫这么奇怪名字？”

“欧式，我们大老板姓欧，他明的。至于三拿，老爷一会就知道了。”

送到娱乐部，女子将欧刻交给两名年轻女子，这两女子没司刻想象那样，一见自已来就招呼：大爷，里面看看啊！这样庸俗的语句。当先一个清秀女子行妇礼道：“清晨喜鹊叫。”

另外一个补上：“原来贵人来。”

两人同声：“这位老爷，里面请。”

“看不出来，还会几句诗词。我喜欢，我喜欢。”司刻哈哈一笑，在两女子簇拥之下进入桑拿房。

……

外间女子帮司刻脱衣服，司刻有点急色一抱，清秀女子轻笑一声避开道：“爷，还没洗澡呢。”

“哈哈！看你跑。”司刻笑咪咪进了桑拿房，四下一看，只有地上烧的石头疑惑问：“不是洗澡吗？”

“爷，不着急。”丰满女子关上门，清秀女子夹出几块烧热的石头，舀了一勺冷水浇下去。瞬间，小屋里热气腾腾。

清秀女子道：“这是一拿，爷，用毛巾盖了脸，先慢慢享受。”

爽！热气冲在身上感觉真不错。司刻道：“恩，不错，爷先享受着。你们不许跑？”

“我们不跑。”丰满女子笑道：“还有二拿和三拿呢。”

司刻摸向丰满女子身体：“能不能告诉爷，什么是二拿？”

“不要嘛。”丰满女子跑开点道：“爷不着急，先得一拿。”

“好好，先一拿。”司刻认为今天真没白来。

……

二拿按摩，三拿双凤戏龙，司刻足足玩了三个多时辰。不仅玩的爽，而且太方便了。要水要饭要酒，拉下铃铛，立刻有制服美女进来招呼。唯一缺憾就是，制服美女不仅不让玩，而且连摸都不让摸。三一号，老爷我记下了，看我一会怎么弄你上床。司刻现自己对制服的诱惑情有独钟。

司刻很满意拍拍被自己拿下，还在沉睡两名女子的臀部。清秀女子醒来：“爷，您醒了？”

“对！带我去到处看看。”

“不行了爷，爷太厉害，我全身都没力气。”清秀女子一拉铃铛，三十一

号出现。清秀女子道：“陪这位爷到处去看看。”

“是！”

“等等。”司刻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金元宝放在自己**：“用嘴拿走，就是你的。”他才看见墙上的**上有这么个玩法，于是似笑非笑看三十一号。

三十一号沉默了半响，抹着眼泪爬到床上，用口叼下了小金元宝。然后一擦眼泪哭着跑出门去。

“哈哈，还是纯情女子。我喜欢，我喜欢。”

三十一号到了休息间，手中金元宝朝天空一扔，一干姐妹纷纷：“啊”了一声。

三十一号得意道：“这就是大老板说的欲擒故纵。她们两人被人玩三时辰，也没老娘一把眼泪赚的多。”

经理出现阴脸道：“吵什么？生怕人家不知道你干什么的是吗？自觉去登记，有三成要上交的。”

“是！”

“还有，这是他在我们这的帐单，一会找个时机交给他。”

“经理，他付钱时候多给的钱？”

“都是你们自己的。”

“我去我去。”一干姐妹争先恐后。

“我的！”三十一号忙藏起帐单。

“抢什么？”经理道：“现在就是开始，我怕一会忙起来，你们都得换衣服去接客。今天不会来很多大人物，你们就看明天好了，还有穿工作服的必须装纯装嫩，谁要卖风骚小心我不客气，都记着点。”

……

赌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常，骰子区最为热闹，扑克区看的人多，玩的人却少。**、二十一点等位置大家都围着看这新玩法。而一名伙计正在不厌其烦的向大家解释玩法。而大转盘最显眼也是最疯狂的地方。大家全部集在一起喊自己所要的数字。生意很好，以至于兑换筹码处增调了一班的人手过去

应付。

“兄弟，彩票最疯，赌场生意比我预计的要好。不过娱乐部生意可比我预料的要差。”

“大哥放心，娱乐部绝对是块没有被挖掘的金山，否则兄弟会特意给他们开个门吗？”欧阳道：“我们去看看赛马场，那才是真正金矿。那谁，广告立起来了吗？”

“回大老板话，立起来了。”欧阳秘书回答：“已经有不少人在打听大后天的赛马。”

“恩！这是试营业。吩咐下去，明早辰时后才接受下注，大后天中午比赛。还有，再贴广告出去，本月下旬开始将举办第一期正式赛马大会。”

“是！”

萧甘云佩服道：“兄弟，不瞒你说，我还真担心今天没有人来。”

“但凡是玩，人都有兴趣。我们可以一项一项开，当前最重要是将本钱捞回来。”欧阳问：“找到人了吗？”

“找到了两人，算是我侄子。精明手脚快。兄弟，真要教他们？”

“当然，有两个老千镇场是必须的。不过，切不可杀鸡取卵。”欧阳再道：“我们最好找个傻小子，让他在我们这一夜暴富，让所有人都以为赌者必胜，也可以让大家看看，即使赢了我们的钱，我们也不会干什么。”

“恩，可行。”萧甘云叹气道：“兄弟如果能一直留下来就好了。”

“有机会的。大哥，我人在辽国，但心里还有点惦记着宋国。不知道从哪可以打听宋朝的消息？”

“恩……如果大宋真有大事生，那最先知道的人应该是司家。我先前看见司刻也有到来，这不过，这纨绔子弟恐怕无心去知晓这些事。”萧甘云道：“除非直接去问司老爷子，这老头能量可大着呢。听说金朝那的高级将领也有他交好的人，更不用说宋朝。”

“有这么厉害？”

“当然，刘相说，他老人家一句话，燕云十六州赋税就得少两成。要他留在临潢府，那明摆就是拿他当人质。别说刘相，即使是当今皇上，对他也要礼让三分。”

“恩，兄弟想办法去问问。”

ps：加更还债，外加春节请假……

ps：书评叶迁Vs欧阳请高手接龙……

第七十三章马赛前夕

“你想打听宋朝的事？”司老爷子看司勘。

“是……孩儿想看是不是去行商的时机。”

“行商？哼！是不是你那知县状元朋友让你打听的？”司老爷子目光如炬：“你竟然敢将宋朝在职官员领到我们家来，你不怕让朝廷找到由头，说我们想和宋朝里应外合卖了燕云十六州？”

“……孩儿不知道父亲大人说什么？”司勘一把冷汗。

“不知道说什么？司德，念给他听。”

“是！”管家司德拿出一张纸念道：“欧阳，杭州新城人，政和五年状元及第。同年派遣阳平知县事。在职期间……”

“……”司勘心中大是惊讶，司家再强势，也不可能把儿子每个朋友底细都摸过去啊。

司老爷子问：“你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名字熟吗？”

司勘忙道：“不知。”

“这小子不得了，主导组建了一个阳平商会，把我设立在东京的钱庄挤垮不说，而且还挖走我的管帐先生，而且我司家在大宋钱庄快慢都得关门。阳平商会现在疯了，用尽手段狂敛收储金，准备从太原开始，一路朝北，最后在燕云十六州开设飞票钱庄，做生意都做到我的地盘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查个清楚。”

司勘忙道：“父亲大人，欧大人有恩孩儿，而且勤政为民，阳平百姓有口皆碑……”

“有口皆碑？那怎么跑来这里开赌场？”

“这个……”司勘咬牙道：“还请父亲大人放过欧大人。”

“要动他早动了，别说一个萧甘云，就是李处温他又能奈我何？”司老爷子道：“这样吧，你和他说，要消息没问题，等他忙完后来找我。”

“是！”

“司勘！”

“孩儿在！”

“你也别想着再到处走商，这世道越来越乱了。澶渊之盟后的百多年安定恐怕都要改改。司家在金国那边有一些生意，你先留点心。我这么多儿子中，你资质不好，但厚道，又能吃苦。肯为你这朋友求情，也算有情有义的人。别让我失望。”

“是！”

“还有，我问问你，这澶渊之盟到底是谁吃亏？”

“孩儿不懂，只不过欧大人说，因为澶渊之盟而通商，看似宋吃大亏每年要纳币，但是其实是辽吃亏。由于卖到宋的东西比宋卖到辽的东西少，叫什么逆差过大，而且辽国因此放弃了铸币权。当从这点看，宋主导辽的货币。宋卖出大量泥土造的瓷器，辽却只能贩卖牛马羊。时间越久，辽就越吃亏。”

“说得好。”司老爷子击掌道：“这个欧阳确实是有真才学。难怪阳平商会势头那么强劲，短短几个月，就放豪言有一万万贯钱的资金。现在想加入阳平商会的人从南到北，各行个业皆有。可惜，我司家家大业大，但家族管理，观念陈旧，束缚层层，庸才英才混合一起，行事还看辈分，如果不有所动作，将来恐怕连立命安身之地亦没有。”

“但孩儿听说，锐意进取，必然顾前不顾后，进的快，退的更快。”

“所以我就想看看这个欧阳，是否有本事驾御这匹已经脱缰的烈马。否则一旦几年后阳平商会倒闭，宋朝经济倒退十年也不是危言耸听。”

“孩儿明白。”

……

赌场开业第三天，皇帝来了。皇帝是被李处温忽悠来的。萧甘云立刻命令人清场，好在即使是王爷，也知道礼让皇帝，大家都很配合。天祚帝很新奇的看了看桑拿房，碍于身份，也没轻试。接着参观了大轮盘，对扑克兴趣亦很浓厚，但对赛马却是有着无比的热爱，询问了欧阳三四次这个第一期赛马准备怎么个搞法。

第四天，这家伙就悄悄的带两个护卫摸来了。由于皇帝的驾临，给**增添了气息，**是一天比一天热闹。李处温非常欣慰的又给萧甘云批了些地。

……

经过大半月的酝酿和试验，第一次正式的赛马比赛终于来开了帷幕。本次共有来自各地七七四十九匹上等好马参赛。总共分为七场比赛，每场七匹。每场第一名可获得五百贯钱，第二名五十贯，第三名五贯。

赌法也相当有意思，欧阳按照特区赌马风格，行3T和三重彩。第三、四、六这3场比赛的前3名共9匹赛驹。三重彩，则是当场的前三。其中3T最吸引人眼球，一万倍的赔率。投一两银子，就有一万两银子的回报。当然，欧阳没说，特区三T一般都是几十万倍的赔率。

由于马票不用观众场地，欧阳也咬牙一狠，第一次就进行周边五州行。按照设想，以后可以全辽行。对外美名其曰：鼓励养马，养好马。萧甘云是忙到吐血，他没想到欧阳要搞这么大手笔，人手根本弄不过来。不过他没埋怨，甚至找自己叔叔王爷要来兵丁帮忙，楞是行了临潢府周遍五州。

赛马前夕，几处数据汇报上来，萧甘云差点晕倒。下注金额竟然达到了一百万贯。其中临潢府占了八成。这些人在圈养赛马地远观判断这些马匹的胜负，他们自认为自己曾经是游牧民族，对马的认识已经能增加他们的胜出机会……事实上，不仅他们，萧甘云也是这么想，他可知道非常多人看马都很准。欧阳听了萧甘云的担忧只是呵呵一笑道，他收买好了两匹绝对好马，并且压注最高的骑手，到时候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打滑，但绝对不会拿第一。萧甘云这才放下心来。

有收买吗？当然没有。本次赛马不仅民间还收到了朝廷的重视。天祚帝是鼓励养马，而且养好马。而且即使是耶律大石也认为**的赛马是唯一的亮点。做为游牧民族，他们对马的感情不只是用热爱来形容。所以天祚帝在欧阳的煽风点火之下，特意派出一支百人军队隔离所有参赛马匹和骑手，以示自己的公正。

第一场正式赛马即将开始，天祚帝亲自光临，还有城中王爷、武将、大臣。还包括近临磺府的州县有权势的人。本期现场观众票没有对外销售，但是欧阳在城中设立了临时五个点，随时由快马通报最新消息。距离第一场开始还有半个时辰，五个点的台子下已经挤满了老百姓，只有一条被官兵强推出的狭窄马道。

第七十四章奥林匹克

要做生意，最好少出千。特别是第一场比赛，不仅不能出千，而且要一炮打响。快乐谷开张欧阳就忙了几天，但是赛马一事，欧阳忙了一个月。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快乐谷赛马场。”欧阳清下嗓子，这么吼实在够戗，但问题是除了自己，没有人上来不哆嗦的，所以只能自己勉为其难。欧阳继续吼道：“我是快乐谷大老板欧阳，也是本次的裁判之一。本次裁判还有，负责终点线的皇马（皇家御用马匹）总管xx和副总管xx，负责清楚犯规选手的……”

这罪不是人受的。秘书等欧阳话告一段落，立刻递上一杯茶水给欧阳湿喉。欧阳喝了几口继续道：“第一场，一号马，烈火，契丹、蒙古混血马，乃是龙化州抿水王的爱马，今年四岁。有请！”

‘咚……’一阵鼓声中，骑手和烈火从马厩中出来，骑手一拉缰绳，马头仰起一声长嘶，露出马屁股上贴着一个‘一号’。

“好！”抿水王一干随从一起喝彩，周围的人也帮助呐喊，声势非常。

“二号马：白雪，耶律大石将军的爱马，听说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全身洁白如雪，有请。”

耶律大石亲自打马而出，手中马刺一挥舞，东南看台响起一片呐喊：“将军威武。”天祚帝亦起身喝彩。

萧甘云秘：“萧老板，白雪下注额非常高。”

“哼！为了威武，还骑在马上，空浪费马力，他拿不了第一。”萧甘云也懂马，一看就知道耶律大石犯了一个最低级的错误。心中还是非常佩服欧阳，本来按他意思是耶律大石最后出场，但欧阳坚持要前三出场。看来这东西学问真是太大了，不仅要相马，还得要会相人。

欧阳吼道：“三号海东青，来自金国……”

“……”所有人大惊，什么玩意，敌国的马匹竟然上了本国的疆土。不过大家看天祚帝似乎在微笑，一时间倒也没有人威，全部面面相觑。

欧阳：“我知道大家有意见，不仅马是金国，人也是金国将领，有请金国完颜烈。”

完颜烈打马而出，四下一抱拳，声音明显比欧阳洪亮：“我完颜烈，乃是

阿骨打大人手下最忠诚的勇士。这位欧老板到边界问我，敢不敢来。我说：敢。欧老板再问：你可能会死，还敢不敢来？我说：敢。我和欧老板说，这次即使我输了，下次我还来。我今天就是要看看契丹勇士怎么招待客人。”

“切……”所有看客不屑。

耶律大石则道：“末将请陛下恩准金将参赛，难道我们契丹还怕了他们女真人？”

天祚帝对身边人说几句，那人大声喊道：“准！不仅准，而且事后无论谁胜谁败，陛下派人亲自送将军回金国。”

“恩，这皇帝是好汉。”完颜烈对天祚帝拍拍胸脯。

一权贵喊道：“耶律将军，一会给他屁吃。”

“哈哈！”所有人一起大笑。

欧阳等大家笑完，继续介绍：“四号马，奔雷。西夏马，来自西夏的虎门将子李欢。”

有意思，太有意思的。所有权贵这会全来了劲。这不仅是赌马，更是赌将。萧甘云秘：“完颜烈是大老板亲自去找的，这个李欢是他派人去找的。听说这个李欢是将门之子，武艺骑术都非常了得。”

“你大老板总是有给不完的惊喜。有宋马吗？”

“不知道，这是大老板策划部，对谁都保密，小的不敢多打听。”

“那就不要打听。”

“是！”

场中欧阳再吼：“五号马，飞云，来自高丽，有请！”

“哇！”高丽人竟然也来参加。

萧秘：“这是假的，是一个高丽商人，不是什么武将。”

“下面一匹不得了，啧啧！宋人有句话叫谁说女子不如男。”欧阳吼道：“六号马，彩蝶。有请皇上爱女——尚公主。”

“哇……”这一出，让在场几乎所有人大惊，今天欧阳是想雷死人不偿

命。这尚公主大家是知道的，前些年西夏崇宗因为顶不住宋朝攻击，向辽求援，并且求尚公主为妻。天祚帝舍不得，就用一个族女封了公主送了过去。这个尚公主能文能武，漂亮可人，几乎辽境无人不知。但谁都没想到她竟然也会来参加。其实连欧阳也没想到，是他策划部一下属的妻子以前是尚公主的婢女，尚公主知道这事后，主动要求和勇士们同场竞技。

“完了！”萧秘书眼泪都落下来：“我压了十贯彩蝶。”

萧甘云悲愤道：“我还压了一百贯的飞云，兄弟啊，你怎么连自己人都糊弄。”

“七号马本来是要留给宋人，可惜路途遥远，而且时间仓促，无法邀请。等下月这个时候，我相信周边诸国皆可来此一试。”欧阳介绍：“七号马：荒野。这位小兄弟和大家都不一样，乃是一个平民，很穷的一个小子，但马技非凡。有请耶律荒野。”

一个十五六岁的落魄男子牵了一匹瘦马从马厩出来，脸上还明显带着很不安的神色。

“啊！绝地马。”懂马人一看那瘦马纷纷大惊。绝地马不是马名，是说马由于度太快，脚上不沾泥而得名。这**跨步虽然小，但是胜在节奏快。绝地马也不是马种。用现代人话说，就是黑人和白人跑步，黑人脚掌天生弹性好。这**训练不出来，也配种不出来，只能是在野马中寻找。

欧阳示意大家安静道：“本人宣布下比赛规则：第一，不能用身体，器具和任何物品接触任何对手和对手马匹，否则出局。第二，奔跑期间不许急停阻挡对手前进，否则出局。第三：落后一圈的马匹必须自觉让道，否则出局。赛程总共八圈，当第一名到第八圈开始时候，会有一声锣响。本次比赛第一名为冠军授予金牌一枚。第二名为亚军，银牌一枚。第三名季军，铜牌一枚。愿比服输，希望大家本着输马不输人精神，不要给自己的国家抹黑。选手就位。”

第七十五章我是穿越人

七匹马整齐在一根细黄线之前，马匹和骑手一般斗志昂扬，鼻子出着大气，马蹄磨地。骑手们也呼吸调整心态，聚精会神。

“预备、三、二、一，开始！”一声锣响，七马齐齐的冲了出去。这一步就看出各人心理素质。白雪争了个先筹，奔雷和海东青落后半个马位并驾齐驱。最慢的是彩蝶和荒野，被锣声吓了一楞。

一圈五百米，八圈就是八里地。这不仅考验马匹的度和耐力，也考验骑手们驾御马匹的技巧，还有追随策略等等。赛马本就不是2大于1的游戏，否则介绍马经的专家早就了，特区马会早就倒闭关门。恩，话说回来，如果是这样说欧阳就已经作弊了，因为他降低了赔率，这点非穿越人最少目前还看不出来。

……

欧阳这边嗓子都快哑了：“白雪领先一个马位……荒野从后圈抄上，越了彩蝶，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天哪，彩蝶力，和白雪一起过了飞云，又追上了奔雷半个马位，马上就要拐弯。飞云加了……看，海东青越了白雪，这度真是乎大家的想象，但白雪不甘示弱，两马在拼弯道，谁先进内侧弯道，谁就能领先半个马身。不会吧，烈火威了，从外道直接插上。箭之快亦无烈火之快，熊熊烈火在这一个弯道竟然领先了一个半的马位，势头无两，这是一股气吞天下之舍我其谁的霸气……还有四圈，到底谁是王者呢？***，给我杯水。”

“快，快！”权贵们坐不住了，纷纷起来呐喊。有几个不文明的已经朝场内扔东西来泄自己心中的焦急。

“彩蝶紧咬荒野，一举过白雪、海东青，跃居第三。女子不让须眉，海东青准备和荒野彩蝶抢内道，加油！草！飞云故意阻挠烈火路线，出局，拉他出场。最后一圈，最后一圈。烈火依然领先，荒野落后其一个马位，彩蝶落后烈火一个半马位。海东青、奔雷、白雪三马齐驱，只有一个半马位就可以追上彩蝶，到底谁才是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临潢府今天如同过节一般，百姓们齐齐看着台上的图示高喊自己下注的马名：“白雪，白雪。”

“白毛，烈火、烈火。”

于是打起来了……

……

“最后大半圈，荒野内道抄了上去，小心啊！草你妈烈火，竟然用脚踹人。出局。”烈火骑手见了荒野追上来，一个着急，很自然用两军对垒方式一脚将荒野骑手踹出马去。但没想到荒野虽然没了骑手，但其本身奔跑**强烈，竟然空跑了起来，如果这马知道转弯的话，冠军是谁已经没有悬念。

抿水王脸色很难看交代：“等他回来，抓去当苦役。”拿到前三他就已经满足了，没想那家伙竟然会踹人，还好这一脚是踹穷小子，万一踹飞了公主，自己可也要担待上。再说这不是让女真人看笑话吗？

“比赛继续，啊？海东青和奔雷突然一起力。战马杀意腾腾，两名骑手眼中燃烧这熊熊斗志，心中爆着小宇宙，拳头拽这大宇宙……”

“快！”最后半圈，就连皇帝也坐不住了，双手拽紧，心中紧张万分，不停的和大家一起呐喊。欧阳感觉自己的声音渺小的不行，自己现在全场唯一听不到就是自己这嘶哑的声音。

“荒野跑错了方向，真可惜。”欧阳尽职的喊着别人听不见的话：“最后一个弯道。最后半里地，海东青、彩蝶、奔雷，三马并驾齐驱。到底是强壮如牛的他，还是娇媚如花的她，或者是沉稳的他。哇！彩蝶似乎在两匹马中杀了出来，以0.01个马位的优势领先冲向终点……”

“彩蝶、彩蝶……”全场一起呐喊一个名字，现在白雪已经没有希望了，烈火被淘汰。荒野跑错了方向。场上只剩余一匹契丹马在追逐冠军。即使下注了其他马的人，也希望彩蝶能胜出。

“我是穿越人啊我是穿越人。”欧阳在群众的声浪中显得比细菌还渺小：“啊！三马几乎是一起冲过了终点，到底是谁第一个呢？”终于安静下来。欧阳吼道：“终点裁判。”

“不用了。”完颜烈下马，抱拳对尚公主一弯腰：“她是冠军，我是第二名。”

“哼！”李欢鼻子出了个气，表示自己赞同这个结果。

“我宣布，快乐城第一届国际马赛第一名是……尚公主的彩蝶。”

“好……”所有人一起呐喊。

马上有两个小孩子跑到尚公主面前献上鲜花，尚公主娇媚一笑，拿起花来朝四下挥舞。呐喊之声迟迟没有消失。

完颜烈转身到欧阳身边道："欧老板，下个月帮我们金国留个位置，我们一定派出最好的骑手。"

"还有我们西夏。"刘欢打马而来道。

"有的，吐蕃、大理我们都已经派人前去邀请。"

台上天祚帝紧张后松弛，这才感觉到自己全身都湿透，全身乏力。过瘾啊过瘾。天祚帝挥手："回宫，朕要三拿。"

"起驾！"

天祚帝出了赌场，只听见到处在喊："尚公主万岁。"心中那个舒坦啊！下令道："告诉那个欧阳，这赛马要好好办，朕不会亏待他的。恩……他是汉人，就封他个中书省尚书吧。"

"是！"

……

"尚书？"欧阳眼中闪星星，那可是正三品的或者是从二品的官。

秘："大老板，在辽国尚书、中书、门下都是虚职。中书省是主管汉人事物。"

"切……"

"不过这官职相当宋朝的正六品，在辽犯事可不受刑，而且刑罚降一等。"

欧阳问："有印章吗？"

"有！"

"这还行。"在宋朝拿了状元才从七品，看这边，自己财来了还拿了正六品官。谁说人家皇帝昏庸，明明很识货，这么英明的皇帝已经很少见了。

颁奖欧阳没参加，快说不出话来了。接下来的比赛也是别人去吼，欧阳是受不了，他估计自己这嗓子没有几天是恢复不了。

要说代吼那小子也精明，很快了学会了欧阳那一套，第二场一路吼下来。然后也歇菜，后备的继续第三场。第一场后，剩余比赛就是纯赌性质。但赌徒们的热情丝毫不逊色国际比赛，个个面色通红呐喊心中的马匹。

第七十六章繁忙

要说今天最失落的人就是耶律大石，不过临走前收到了欧阳的一封信，内写：将军非常人，岂不知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之道理？耶律大石看后一笑："哀兵必胜，有意思，有道理。今日之败，大石获益良多。告诉你们大老板，耶律大石有空定然来拜访他。"

完颜烈和李欢脸色都不好看，但勉强有块牌子安慰。要说完颜烈输了就是输了，心服口服的对冠军鞠躬。而李欢则在嚷嚷，什么契丹没男人了吗？要不是有欧阳派人保护，恐怕已经被揍。

还有那个叫耶律荒野的穷小子，虽然被人阴了。但是却被抿水王看中，招他入府当骑手，也算是一件大好事。

最最高兴的当属尚公主，今天她是焦点，无论走到哪，都有人在谈论她。古代和现代女人都好这口，于是找欧阳要求下次还来比赛。欧阳拒绝道：按照规则，同一骑手只能隔月参赛。并且到时候马匹多的话，还要进行预赛淘汰制。欧阳再补充，只有公正的比赛，才是最有意思的比赛。尚公主点头表示接受欧阳说法，预定了隔个月的比赛马位。

……

"兄弟，我们可是赚翻了。"晚上，萧甘云非常开心，按照统计，总收百万贯，只赔出三十七万。其中有一人中得三T，独得一万贯。

"这个中三T的要宣传，大力的宣传。并且把下次三T奖励提高到两万倍。"

"兄弟说什么就是什么。"萧甘云完全承认欧阳的领导地位。萧甘云玩着女人，看喝酒的欧阳疑惑问："兄弟，和大哥说实话，你是不是身体有毛病？"

"什么意思？"欧阳反疑惑。

"你看，来我这快两个月，怎么都没和女人……"

"哈哈，不瞒大哥说，兄弟我还是童子。"

这话让**和萧甘云全喷了。萧甘云半响没回过神来："童子？"欧阳是童子，那他就是处*女。

"对，守身如玉。"欧阳知道萧甘云不信，也无所谓道："大哥玩的开心就

好。”就看宋徽宗会不会倒台，倒台了就有地交代童子身了。实在不倒，只能找人凑合。欧阳对这方面有追求有需求，但不滥求。

……

**彩筹备之中，三十六选七等摇奖上了策划部的议题。策划的口号是：人人参与。不求打击精准度，但求打击覆盖面。欧阳对这些奖的设立不太乐观，毕竟要玩这些的人先一个要求就不能是文盲。唉……文盲乃是限制了赌博高展的一个障碍。

欧阳私人秘：“大老板，今天中午，刘相在府中请客。下午，尚公主那得花费一个时辰。还有皇上的三拿浴室请您重新布置。晚上是中书省中书令大人五十寿辰。再晚一些，抿水王要您陪同**三拿，小的已经预定了房间。已经决定后勤部和赌厅矛盾打烊后处理。明天早晨，大石将军邀请大老板看马，明天上午安排有每十天部门经理座谈会。明天中午，城中七家赌挡谈判。明天下午都林牙管领和林牙承旨管领要来豪华厅对赌，萧老板说希望您能亲自牌，调解他们的矛盾。晚上……大大后天早晨是大理寺少卿说的对前天**斗殴死人事件交代的最后期限。大大后天中午常衮大员……”

“就没有一个空挡时间吗？非要把我行程安排这么满吗？”

秘：“大老板，这些都是紧要事。赛马会后您现在是满朝关注，西夏、吐蕃、高丽都派使节来见大老板，希望国际赛马会留空缺，这边一直还腾不出时间。燕云那有一商人已经等了近十天，就是想和大老板商量合伙开办赌场的事，也没排上位。”

“别说了。帮我腾个时间，我得去司家一趟。”

“要不就明天中午，赌挡谈判让萧老板带人去？”

“不行，他去就是打。我们抢了人家饭碗，最好给人家个吃饭的地方。我已经准备开分部，比如某档就专营**彩，某档就摇奖，正事！再看看今天有什么不紧要的？”

“今天没了，尚公主、皇上都不能得罪。中书令是大老板的顶头上司。抿水王也不能得罪。除非是四更时候还有时间。”

“你家四更去拜访司家？”欧阳不满道：“再看看。”

“耶律大石将军不能得罪，部门经理会议大老板是绝对不会取消。都林牙管领和林牙承旨管领都是萧老板交好的人……”秘：“四天后还没安排，您看？”

“行，叫人准备下礼物。”

“是！”

累的象条狗，萧甘云越来越知道欧阳的好用。无论是交际方面，还是哄人方面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而且花样多，机敏又有身份。最难得是他不仅能和耶律大石这样的正直的人交好，又能和李处温这样的奸人合的来。实在是……太好用了。话说回来，萧甘云负责赌场内部事务也够戗。他本是粗人，要不是欧阳派给他两个精明能干圆滑的秘书，说不好要得罪多少客人。

不管怎么说，快乐谷**名头已经扬起来了，欧阳也一跃成为辽国的名人。即使是低等的士兵也知道，欧阳现在在辽国红的烫手。最少三个王爷和他称兄道弟，最少四个大员和其呼朋唤友。而在上层人物眼中，欧阳则是一个知书达礼，能知进退的人。慷慨而不俗套，豪爽而不粗旷的人。更值得称道是对人真诚，会说实话，敢说实话，最重要是会说话。这让大家都很欣赏。

……

“不到三个月，欧大人这名头在辽国比皇上还响亮。”司老爷子淡淡道：“真难为司勘能交上你这样一位朋友。”

“老爷子过奖，其实晚辈就懂点旁门左道，擅长阿谀奉承罢了。”

“不！不夸奖。你替屏山王相世袭之子，那分析的可是丝丝入扣。就算是老夫恐怕也没那能耐。不仅推翻了屏山王最宠爱的孩子，而且拉出了最不受人待见的儿子。而且说下来有证有据。屏山王不服都不行。”

“呵呵，老爷子见笑。其实晚辈就是学了老爷子办法，让他们每人带一名朋友上酒宴。所谓近朱者赤，很容易判断的出来。”

“哦？那你帮我看看，我这些儿子中哪个能接我的班？”

“老爷子，您的嫡子都是废物，相信你也看出来了。至于庶子们倒还有几个守成之人。”欧阳想想后道：“如果他们能团结一起，我相信司家会有大作为。如果非要指定一人，恐怕不太稳妥。”

第七十七章甩手掌柜

司老爷子点点头，思考了一会后问：“你觉司勘怎么样？”

“司兄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商人的奸猾。”

“不知小哥能不能帮我个忙？”

“您说。”

“你也知道，我们司家在金国东京有些产业。而今金国虽然没有劫掠，但不代表不会劫掠。完颜阿骨打已经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就重新开张，要么就别留在金国。要说也是我们的错，那地方的布店、米铺……甚至是寿材店大都已经关门。我准备让司勘过去谈谈，看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也好看清楚两国的局势。”

欧阳问：“您的意思是，我陪司兄去一趟金国？”

“对！最少让其把期限放宽到两年，两年之后我想辽金对持之局面必然改变，到时候再看要站在哪一边。”司老爷子笑道：“小哥放心，无论结果，保证来回安全。女真人这点信用还是有的，不会食言你这生意人，但切记莫泄了自己宋朝的底。”

“晚辈这边手头之事安顿，恐怕还最少需要两月时间。得上了轨道才能离开。”

“不急、不急。”

欧阳问：“不知司老爷子可知宋朝那边……”

“并无大事生。要说有，就是阳平商会了。不仅在淮河以北开设了不下四十家钱庄，而且还打通了海路，并且还拿到了朝廷许可，对金通商。这事还没传到辽国，否则宋辽关系就……”司老爷子笑道：“看得出来，宋朝皇帝有意和金联盟对付辽国，这允许民间商队行商金国，恐怕是其一个信号。”

“每代皇帝都欲图取回燕云十六州，只不过和金联合……”欧阳摇头道：“所谓远交近攻，指的是一个强国交好远国，攻击近国。可是按照军力对比……恐怕宋不如金。远交反而是被远交。辽宋百年未战，宋兵无战心，将无战意，所谓久安必怠，恐怕交好金国不会是好事。”这个欧阳深有体会，当警察时候有大行动，动用一些平时文书工作的警察，根本就顶不上用，虽然他们也坚持训练，但是和罪犯对持时候，心理素质总是输了一筹。反看经常出没第一线的，再老也威猛。

“和老夫看得一样啊。唉……”司老爷子道：“看宋和辽之皇帝实在是……说远了，那就麻烦小哥有空时候和犬子跑上一趟，老夫不胜感激。”

“好的。”欧阳有点纳闷，这种事为什么要找司勘？司家还是有比较适合的人。他哪知道这条老狐狸玩的比他深沉。

……

欧阳的快乐城公关部终于成立，十一世纪缺的是什么？最缺扯淡的人才啊！这个班子是欧阳好容易才挖齐的班子。这班子一成立，欧阳工作立刻减少八成。终于也有时间看看报表。

四月份的报表上表明，这个月营业入帐三百六十万贯。其中赛马最疯狂，一百四十万贯的入帐。其次是娱乐消费，有五十万贯。接着是大转盘，四十万贯，扑克前低后高，也接近了四十万，更重要是此物已经让大多数人接受，升值潜力不可估量。

五月份赛马保持劲头，一百五十万贯。娱乐消费由于另外兴建了娱乐场所提供使用，急增到八十万。但轮盘缩水、色子台缩水严重。幸亏扑克台大放异彩基本赌厅营业额和上月持平。另外**彩受到全民追捧，但下注金额偏小。摇彩冷落，属于贴钱部门。

扣除各项开支，四月的最后赢利数为一百八十万贯，五月为二百二十万贯。欧阳苦笑，这不是洗劫辽国吗？

六月份上半月，由于盗版欧克（欧式扑克）的出现，赌厅营业额下降四成。由于专业盗版温泉欧式三拿的出现，娱乐部营业额下降五成，还有**中高管理层和小姐被挖严重。惟独赛马一行势头强劲无两。市场竞争，这是预料之内的事。欧阳合上报表，揉揉太阳穴。现在到了第二阶段，找出路。竞技场即将投入使用，游船赌坊也正在计划，歌舞专厅筹备中。这些有专人负责，欧阳不操心。品牌已经打出去了，即使不成，专业赛马也足够大家富甲一方。最重要是欧阳认为，正常经营后赢利最多是四月份的一成到两成之间，由于大家都是凑热闹的心理，导致赢利的太离谱点。慢慢回归原先价值是必要的。

欧阳托司家把自己分利的四十万贯钱兑换成黄金，存到了宋东京阳平钱庄。接下来就是当甩手掌柜。

临走之前，欧阳千万嘱咐：“什么都能丢，但是赛马权要抓紧了。而今谁也办不动国际赛马。只要不自己乱了心思，这道菜吃得稳稳的。”

萧甘云拍胸脯：“放心兄弟，你早去早回。”

“如没意外，月把时间，大哥多听听两名秘书的建议。”

“知道了。路上小心。”

欧阳和司勘打马领了十几人的马队朝东北方向而去。马队携带一些普通货物，按司老爷子意思是，给金朝一点小礼物。虽然辽金不通商，但是司老爷子如果这点东西都没面子运过去的话，那他也就白混了。

各方面都考虑后，欧阳也觉着这事不过是件小事而已。左边有辽保护，右边有金保护，出几个蟊贼还有十几名强悍保镖。但事实证明，意外是无处不在，即使是铁号，也曾经被冰山干掉，诸如虾米的出生亦只有亿分之一机会。

……

出通州开始四处可见辽兵，和宋不同，这边的辽兵全有作战马匹。司勘看了一会摇头：“贤弟可能不知道，当年辽兵一人两马，可以三天人不下马，吃喝拉撒全在马上完成。但看现在差太多了。”

“恩！士气低落。军纪不严。”欧阳这马队已经被几伙辽军骚扰盘查，要不是有内阁外加南北院开出的特别通行文书，恐怕已经被洗劫一空。出了通州，行进度立刻慢了许多，每天要应付最少四次盘查，四次中最多只有一次是规定的例行盘查。

“有情况！”清一色汉人的马队，一名领头大喊一声，一片小树林后烟尘滚滚，显然有不少人在打马奔驰。这声令下，十几名马队成员各持武器将司勘和欧阳团团围了起来进行保护。一路走来，这是第一次见到还有冲刺的小部队。

ps：下午，一帅哥、一委琐男去还没开挡的一坏蛋朋友酒吧喝酒打牌。

约莫四点，一陌生大叔摸进来，坏蛋男曰：“还没开挡。”

大叔曰：“不是，我就问个事。”大叔摊开手掌问：“你们认识这个电话号码？”

帅哥看了一眼摇头：“不认识。”

大叔凑近小声道：“你认识的……”

委琐男证件一拍：“警察。”

大叔夺路而逃。

问：这是为什么？非脑筋急转弯！

第七十八章金国行

树林先转出一名衣服破败的人打马狂奔，似乎身体在泥中打滚过，看不清楚面貌，看不清楚年纪，甚至看不清楚性别。

领头一看忙道：“衣服是奴服，应该是追逃奴。大家让到一边。”在辽国还有部分地方实行奴隶制，宋边境就生好几起，辽兵袭击商队或者边境，将男女全部带走充奴。但小老百姓的死活皇帝一般都不放在心上，只要不是大规模侵略，这些倒霉人命运，他不关心。

可没想到，那逃奴奔跑到马队面前，也不知道是因为马无鞍或者是其他原因，直接从马上摔下来。这一摔人倒没晕，就是想站起来也是不可能了。脚崴了！“似乎是女真人。”领头说了一句，马队们很冷漠的看着在几米外挣扎要站起来的逃奴。对这些汉子来说，这些事没什么意思，也不是他们管的范畴。

逃奴半跪在地上，似乎恳求又急促说着欧阳听不懂的话。领头翻译道：“是女的，她求我们救救她，她说珊蛮会保佑我们的，还没刺字，应该是新抓来的。”

欧阳问：“她的衣服是被鞭子抽破的吧？”

“恩，对待不听话的奴隶，辽人都这么干。”领头对欧阳道：“公子，我们可管不过来，几乎每天都有奴隶逃亡被砍死。”

“遇见了就管吧。”欧阳看看追兵接近笑道：“恰巧还真有个人情。”

追兵是十几名士兵，这些士兵一看就不简单，不是欧阳路上见到那散漫士兵。领头是一名指挥使，到了逃奴面前正想说话，却先看见了欧阳，忙下马道：“欧大老板？这么巧？”

“耶律将军别来无恙。”欧阳回礼，这个是耶律大石的族人加亲信，虽然不熟，但是认得：“恰巧司老爷子有托付，去趟金国。”

“去金国？那大老板可要小心。”

“没关系，司家还是有点面子的。”

“那倒是确实。末将不敢耽误司老爷子之事……”

欧阳忙道：“将军，你看能不能把这奴隶卖给我？”

“这个……”指挥有点犹豫道：“大老板，这换了别人就算。这个逃奴凶狠非常，勒死了一名兵士，才抢马而逃。大老板别误会，末将就怕此奴太凶狠，大老板不安全。”

“没关系。”欧阳塞给其三锭金子道：“算是那兵士一点抚恤金，回头我再和大石将军说一声。”

“恩……好吧！”指挥抱拳道：“大老板路上小心点，真撒野起来就一刀杀了。”一示意，有两个兵士下马将逃奴手后捆。

“谢将军关心。”

……

追兵走后，欧阳示意去人帮逃奴看脚，没想逃奴拒绝。欧阳问她叫什么，也不回答。看得出来其眼神中对欧阳这行人甚无好感。领头道：“公子，恐怕她是觉得我们和辽兵是一路的。”

“随便她吧。给她匹马和干净衣服，告诉她，我们去的就是金国。”

“是！”

逃奴从那后再也不说一句话，时而仇恨，时而迷惑。欧阳不说话，大家也不解释。反正没多少路就进了金国边境。欧阳了解到，原先辽兵打了败仗，后来耶律大石出兵，虽然也败了两次，但是随败随起，相当坚韧，而且耶律大石的部队也是这样。金兵对付这样的皮糖也是头疼万分，最后只能撤兵回黄龙府，重新维持了边境对持。

欧阳倒是有心去拜会下前线的耶律大石，但没想人家很忙，等待了一天也没回营，只好告辞。而后马队直接跨进黄龙府地界。直到近黄龙府三十里地位置，才被金兵拦截。

交涉事宜一切由领头完成，一番对话，出示文书后，金兵派出小队送马队进城。到了金国地界，特别是黄龙府这个军事重镇，欧阳就感觉到另外一个世界。先是这地方很穷，衣服私民似兵似匪，其次是几乎是全民皆兵。再次是路上都是马粪……

欧阳对那逃奴道：“走吧！”

头领翻译：“……”

逃奴：“……”

头领说："她问，真的放她走？"

"不走浪费粮食啊。"

头领又道："她说她会报答我们的。"

"恩……你问她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贪图的？"

"哈哈！"头领哈哈一笑，欧阳这话说的真有意思，但确实是实话，即使是金国皇帝阿骨打也没有什么可以贪图的。他就按欧阳话翻译了一遍。

没想，这半玩笑话让逃奴大怒打马就走。

头领没在意，一边走一边给欧阳介绍上："黄龙府现在总领叫完颜斡鲁，乃是阿骨打的头号猛将，我们这次就是和他先商量来着，他派人把你们送到东京会宁府。别小看此人，先前就是他以五千之兵力打败六万辽兵。"

"不会吧？"

"不奇怪啊。阿骨打不到两万人打败了天柞帝2o万的亲征军。早先还两千人打败六万人。说实话，女真人很凶狠。就象打架一样，对手凶狠，我们心中自然就怕了几分。而且这两人都是有智有谋。我家老爷子把阿骨打比喻成刘备，能哭，会哭。那打败2o万亲征辽军那次，就是哭出来的士气。骨头却象是关羽，硬，非常硬。所以老爷子说，此人败则枭雄，胜则王者。老爷子话没完，人家就占了东京，还成立了金朝。"

"恩，如同耶律大石一般，他每次输了，就能重新弹起来。生生磨光敌人的锐气。人生在世，能和这些当今名将交往，真是一大乐事。"

司勘笑道："我还以为贤弟是文人，不喜欢打仗呢。"

"唉……能不打还是不打的好。但我们能干什么呢？"欧阳叹口气，他心中是有个理想，但毕竟是理想。

……

到了目的地，完颜斡鲁请进。到了里面后，完颜斡鲁还是比较客气的，特别是看见送来的货物。当即请大家稍微休息几天，三天后，他派小队护送欧阳等人去金国都城会宁府。而聊天当中，欧阳无意得知，阳平商会竟然在辰州开设了商点，虽然只是贩卖一些布料和陶器，但想到可能要遇见故人，心情激动啊。毕竟自己半年没回去了，音讯不通，心中还是放心不下。他已经打算从海路溜回去问问公主：你到底反不反啊？不带这么忽悠人的。

第七十九章野蛮女

第三天，三十人一队金兵到达欧阳等人住处，马队不再跟随，他们要去附近各地的产业看看，有的有任务结交下金人。一个月后，他们将聚集在黄龙府等欧阳两人从会宁府回来。

“女将？”欧阳见了那队长后稍微一楞，但马上明白。金国男女都上阵的，当然由于天生的原因，一般只当运输兵和后勤兵。想想也对，这都在金境内活动，派一队勇士太浪费，人家忙着打仗呢。至于为什么要派人保护，这保护不是为了防御辽国，而是为了防御野兽。

金队翻译介绍道：“这是我们将军的妹妹，完颜兰。”

“幸会。”欧阳拱手道：“在下欧阳，这位是司勘，有劳大家了。”

“欧大老板客气了，完颜烈将军可是在大将军面前说了欧大老板的事迹。”

“对哦，完颜烈将军现在在哪？”

“……”翻译还要说话，女队长一鞭子抽了过去，响亮的声音，翻译后背立刻见红。

翻译忍疼哈腰对完颜兰翻译：“……”接着转头对欧阳和司勘道：“我们出吧。”

欧阳有点小火看了看那女队长，长的很不错啊，轮廓清晰，二十左右。不过皮肤略黑就算了，关键是脸冷冰冰的，貌似是死尸，又貌似是欧阳欠她三百贯钱。欧阳整整盯她一分钟，这一分钟，这女队长连眼睛都没眨动一下。回看欧阳时候，眉毛一挤，似乎在强忍着自己鞭子不落到欧阳身上去。

……

路上为照顾司勘和欧阳，每两时辰休息一刻种。休息时间司勘道：“贤弟，前些日子看你听说有阳平商会在辰州设点，你可是从心里面笑了，是不是想家了？”

“他乡遇故知嘛。”欧阳呵呵一笑：“我看会宁事后，我就从海路回宋去看看，你带话给萧甘云，让他忙着……你说，这时候大宋突然从海路出兵，两万精兵直取长白山。然后呼应辽国进攻黄龙府……金国会败吗？”

“大老板。”翻译打马从前面而来打断道：“兰将军有请。”

“这都走在路上，请什么？”欧阳郁闷和翻译到了前队。

翻译将完颜话翻译道：“兰将军想向大老板学汉语。”

“汉语？你不是会吗？”

“可末将只会说不会写。”

“恩……这样……”欧阳停马，从行囊中拿出纸笔，弄点水随便磨点墨，然后在纸上端正写了完颜兰三个字。将纸递给翻译道：“和她说，这就是她自己的名字，先练会了再说。”

完颜兰接过纸去，上下倒了一会看翻译，翻译汗，自己也不懂，看欧阳。欧阳打马过去，把纸一转就成了。

翻译：“兰将军问你刚是不是笑她无知？”

“胡说。”欧阳靠啊，这什么人嘛。正色道：“我就觉她特可爱。顺便说一声，要我教字，我就是先生，对我要和父母一样的客气。”

翻译这话说过去，完颜兰哼了一声，挥手，队伍继续前进。

夜晚野营，完颜兰带翻译又找上了准备睡觉的欧阳。欧阳一扯司勘道：“司兄，教她写魑魅魍魉四个字，让她忙一晚上，整不死她。”。

司勘苦笑道：“我不会。你写几个给她练啊？”

欧阳一起苦笑：“我也不会。”

“不会吧，你可是状元……”司勘忙停口，老爷子可千万交代莫要泄底。

翻译一边听了大惊忙问：“大老板是辽国状元，还是宋朝状元？”

“状元？我们说的是砖员。”欧阳迷茫道：“就是烧砖的……还状元，你看我要是状元，能不当官吗？”

翻译恍然，和完颜兰随便说了几句，然后欧阳就教完颜兰写字。

“心正则笔正，不求钢劲，只求成型，腰挺直。”几个马鞍凑成一个小桌子，身边生火。完颜兰在火光中很吃力的一笔一划。汗水顺着帽子滴到了纸上。

“哎呀！”完颜兰吓了一跳，忙用手去拭纸上的汗水。

“说实话，我也觉着让你学写你这破名字费劲了点。”欧阳看翻译也去睡了道：“人破，名字更破，姓丁多好，叫丁一完全可以无视老师罚抄名字一百遍的威胁，特白痴的名字配上你这特白痴的傻女人，真是完整的组合。”

“？”完颜兰转头脸上打个问号。

“我夸你漂亮呢。”欧阳觉着自己话过了，有点歉意挪点过去，拿了毛笔道：“我们先把完字拆开两部分，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学。”

这会完颜兰看懂了，欧阳本来想教的，但想想语言不通说的也是废话，再拿了一支笔教完颜兰怎么握笔，力部位。要说这点欧阳也汗颜，身为一个穿越人，为了把握笔习惯改正，没少被先生打手板。先生就纳闷，好好写着写着怎么就变了个姿势，最让先生鸟火的是，欧阳经常习惯性的转笔，笔一转，周围一圈学生全成小花脸。

经过半个时辰的奋斗，完颜兰终于顺利的书写出自己完整的名字，再看欧阳，已经一边睡去了。第二天中午经过一个小镇，完颜兰让大家休息，自己有事走开。

“翻译！”欧阳问：“你怎么会汉语的？”

翻译叹口气：“你没看见那女人打我这么顺畅？我不是金人。我父亲是汉人，我母亲是辽人，住在东京，结果被人抓去使唤了不是。我这身份说好听点叫文书，说难听点就是奴隶。也还好以前住在女真部落旁边，会说女真语言，否则早去运粮草了。”

“天涯沦落人，对了！这娘么怎么连笑都不会？”

“不知道，我是临时派来的。女真就这样，要说他们也可怜，穷啊！为了得一点辽国的施舍，部落的族长们还得装扮女人让辽国权贵开心。辽国让他们用海东青换粮食，就是一种小鹰。要是交不上来，就没吃的。部落之间经常为了抓海东青自相残杀。有三个部族被自己人灭族。”翻译道：“所以他们骨子都硬，不怕死。我听说这个完颜兰，十三岁就和哥哥带族人投奔了阿骨打，打起仗来比谁都凶。两万人打败二十万那得意之战，这女人就有参加。所以很得阿骨打的疼爱，待她就象自己女儿一样，强令不让她去前线，我估计因为这样，她心情才不好……”

第八十章欧水货

翻译话没完，完颜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一鞭子就从其身后抽了下去。欧阳看的准确，一扯翻译，翻译避开了这鞭，而欧阳的左手衣服竟然被打得撕裂开来，皮开血出。“草你妈！”欧阳大怒。司勘在一边忙拉住欧阳，他听说过欧阳会近身搏斗，但这打起来，自己这边肯定得吃亏。

完颜兰在马上看了欧阳一会，没有表情，朝翻译说了句话，翻译道：“今天不赶路，休息。你没事吧？”

“别和我说话，小心再打你。”欧阳把袖子一扯，牙咬一头，手脚麻利的包扎好。

司勘一边道：“我去弄点伤药。”

“这种伤药即使有，也被他们收刮了。帮我弄点烈酒，我烧一烧，免得破伤风。”面积有点大，在古代不太卫生的环境下，还是要注意的。

……

没有客栈，但有没人的民居。镇里管理的知事司给一队人找了个不错的房子。房间不多，但司勘和欧阳还是分到了一间。大部分士兵都居住露天。

“没事吧？”司勘问。

“消毒了，应该没事。”欧阳道：“我现在才知道你爹干嘛让你来，还让我陪着。就是想我们真正来看看金国。”

司勘疑惑：“这……为什么让贤弟也来？”

“增加我们俩的感情，或者是他觉的有必要让我也来看看。”

说话这，没敲门，门就开了。完颜兰和翻译进来，翻译问：“她让我问你有没事。”

“不告诉她。死娘么我迟早忽悠把她卖到窑子去。”

翻译大汗朝完颜兰翻译道：“皮外伤，没有大碍，他说谢谢将军关心。”

完颜兰点头，拿出一本：“她让你帮她念书，解释意思。”

“哪找来的？”欧阳略惊讶，竟然是诗经。辽国也有科举，但是只有汉人

可以参加。而这块地，不是汉人的居住地吧。

“我也不知道。”翻译想想道：“好象是一个姓薛的汉人将军留在镇里的。”

“姓薛……”欧阳大惊跳了起来，立刻感觉自己不对，忙坐回下去。不会吧……地球虽然是圆的，但最少人家还是按照规律运转。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况且现在只是同名。

完颜兰：“……”

翻译忙问：“她问你什么事这么惊讶？”

“恩，你告诉她，因为这本书很少见，能在这边看到而惊讶。”

翻译汗道：“她说你撒谎。”

“是她猜我说谎，别理他。”欧阳把书扔给寺勘：“司兄，你帮她整整。”

“贤弟。”司勘苦笑道：“我会念，但不懂意思。”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欧阳很满意司勘回答招呼：“坐，坐！”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欧阳道：“关关，就是一个地名，雎鸠是一种鸟。意思就是说，关关这地方有一种会叫的鸟。在关关那条河的左边有一边有个身材不错的女人，河的另外一边有个男人在踢球。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什么玩意……恩，这河经过菜地，分了两条支流。漂亮女人还在左边，但有个叫寤寐的人看上了她，想追求她。”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意思说寤寐追求不到，就想要不要换衣服。然后就很悠哉去买。那裁缝店在辗磨的一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日啊，这么深！说啊……说这河不是经过菜地了吗？菜地有人在采菜。然后那漂亮女人就开始弹琴，我估计是看上那种菜的了。最后一句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我滴娘……就是说，这菜地啊，左右都种了芼。芼你懂吗？不懂？那就不好介绍了。然后说那个漂亮女人看弹琴对种菜的没什么效果，就把钟鼓都搬了出来。”

完颜兰听完翻译的翻译，若有所思。翻译传话：“她问，意思就是说有个漂亮女人看上一个菜农，然后这女人用各种手段追求他是吗？”

“**不离十吧。”欧阳一身大汗，要说这编故事也是个体力活。欧阳再看了下一页，马上合上道：“明天再说，我们要休息了。”娘哦……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这怎么编？

翻译道：“她问最后这女子追到了那菜农吗？还是和寤寐在一起？”

欧阳抓狂：“这个……司兄，你看呢？”

“我看……我看应该追到了吧。寤寐应该是睡觉，都睡在一起了。”司勘也是一身大汗，他出的是冷汗，反正他已经被欧阳忽悠晕了。

翻译：“她问，睡在一起就算是追到了是吗？”

“都日了……应该算吧。”欧阳哭：先生，我想你，他们在严刑拷打你学生，救命啊！

完颜兰听完翻译的话，点点头似乎明白意思，出门去了。完颜兰一出门，欧阳忙拿起诗经开看，这要命了，明天这篇得怎么编呢？自己丢人事小，可是身为状元，那就是丢大宋的人。葛之覃兮，难道是姓葛，名覃兮？施于中谷，施肥……浇便便在谷中。哇！那个种菜的莫非就是葛覃兮？这么一来，逻辑就通顺了。古文也不是那么难嘛……恩，后面子孙都出来了，改种桃子。一个儿子养兔子，一个去打仗。但是功劳大被公候仇视，最后成了公侯的心腹。下面就是他孙子追求汉女的故事……孙子貌似渔夫……

由于司勘没有怀疑欧阳学历的真实性，他也跟着欧阳迷糊过了一夜。第二天，随便吃点早饭，一行人继续上路。

路上，欧阳就向完颜兰解释了一个故事：葛覃兮和窈窕在一起，生了几个儿子，然后儿子干嘛干嘛去了，总的来说，这本诗经写的是一个叫葛覃兮人的故事。

解释完后，欧阳刚出口大气，没想完颜兰变魔术般的拿出一本论语。欧阳眼泪哗拉拉，心中诅咒薛柄一万年。一到野宿，完颜兰就拉了欧阳练字。

欧阳对完颜兰好学之心表示了肯定，对其寻得暗师表示同情，对自己被折磨表示痛苦。

还有一天的路程，照例是野宿，欧阳都觉自己快成野人了，七天没好好洗澡，全身难受死。还好这此野营边有条小河，欧阳洗个痛快，整理清楚后顺便把衣服洗了，晾在树上。夏秋季一晚就能干。

第八十一章他乡遇故知

河风吹秀，欧阳烤河鱼，完颜兰又带翻译来骚扰了。翻译道：“她问你愿意不愿意留在金国当她先生。”

“不愿意。”

“她说她可以给你很多钱。”

“钱？”欧阳呵呵一笑：“不稀罕。”老子最不缺就是钱。

“她说可以让你当官。”

咱家本来就是官。欧阳道：“你和她说，不可能的。”

翻译再道：“她说你不答应就杀了你。”

欧阳惊问：“金人这么没信用？”

翻译道：“她说她会送你出金国边境再杀了你。”

欧阳转头用英文道：“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征服我那颗火热的心。”

“？”翻译。

“名人名言。”欧阳看火中鱼成色不错，洒点盐上去。来金国前，司老爷子让带的。差不多了，开吃！边吃边回头问：“一起来点？我手艺不错的。司兄，有吃的拉。”

“哼！”完颜兰吞了下口水，走开。

……

今天月色很好，金兵们围着篝火跳起舞来。完颜兰则依旧冷冰冰的独自一人在一边坐着，似乎在想着什么。欧阳边吃烤肉边对司勘道：“司兄，我可能有点麻烦了。这女人有点狠，未必干不出来。”

“我也看点出来，她似乎在做决定。”司勘道：“不过我想再怎么着，也得送我们出去后再说。可是这一送我们出去，我们一马队，她似乎也拿我们没办法。难道还能追杀到辽境？”

“恩……也有道理。我是杞人忧天。恩……她在擦刀。”

“你说他们会不会不讲道理，直接……”司勘反而忧上了，虽然老爷子打保票绝对没事，但架不住有人犯浑。

完颜兰边擦刀边和翻译说话，手拿刀站起来走到欧阳面前用很不熟练汉语道：“我娶你。”

“啥？”欧阳和司勘同声问。说这话架势貌似是说：我砍你。

完颜兰一挥手，身边翻译道：“她说，她可以嫁给你。而且保证不会让你上战场。”

“不娶！”欧阳道：“有病啊她？”

翻译：“她说，她到了出嫁年纪，而且看你也顺眼，你还能教她念书，所以她可以嫁给你。”

“你告诉她，本少爷看不上她。”

“这个……公子，她拿着刀呢。”翻译好意提醒。

“恩……委婉点，怎么说是女孩子嘛。”欧阳道：“告诉她，我配不上她，她是鲜花我是粪土，她是天鹅，我是蛤蟆。”

“按我看她才是蛤蟆。”翻译笑了下对完颜兰翻译后再道：“她说她知道有个懦弱的丈夫很丢人，她愿意委屈点。”

司勘叹息：“秀才遇见兵。贤弟要不先答应着，等见了阿骨打说明原由？”

“我已经逃过一次婚了，还逃？”欧阳想想道：“直接点告诉她，我不会娶她，她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她呢。合着我忙一天回来，还要看这冷冰冰的脸，我欠她的啊？对了，别忘了提醒她，我们是客人，阿骨打保证我们的安全。一定要说。”

“哼！”完颜兰听完，鼻子出个气，走人。

……

这事以后，第二天完颜兰也没再找欧阳翻译论语，一行人到达了会宁府。会宁府比不得宋辽都城。欧阳了解道，阿骨打建立金朝，主要目的是方便号令，更好整治内务，别不是贪图皇帝之虚名。都城内处处可见秣兵历马。和辽宋那歌舞升平的景象简直是两个世界。

欧阳看这景象，就想起了货币战争论。在现代货币战争中，很多学者都研究宋的‘卑鄙’。澶渊之盟把辽国整烂，而后同样办法把金国整烂。蒙古也想要这样的盟约，想整烂自己，但未想南宋抽风，竟然不答应，一定要打，结果被灭掉。

如果说欧阳有所理想的话，并不是灭了金国，而是灭掉蒙古。他对公主开具的策略目标重心就是在蒙古上。反正他知道，金国最后很烂。辽欺负女真，女真灭辽。女真欺负蒙古，结果蒙古灭女真。更有意思是，金辽开打，宋主动和金联盟打辽，辽灭宋被金打。元金开打，宋主动和元联盟打金，金灭宋被元打。历史的教训，白痴的事干了一次又一次，所以身为现代人，也不要妄自菲薄。

安排两人住在驿馆之后，完颜兰带领金兵们离去。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有两名士兵找上门，皇上有请司公子。

“我们准备一下。”司勘大汗：“这皇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一起见我们？”

“……把我们拆开，司兄，你单独会见阿骨打什么都不要答应。我估摸着会给你先来个下马威，主要目的就是让司家答应把金国产业经营起来。还有可能会让司家开通走私线路。”这么些天看下来，不说别的，当一个盐就非常缺乏。还有铁、布等等基本品。虽然金国占了东京，但是东京相比临潢以南一代还是很贫瘠的，人口不多，耕种地少，基本都是游牧。

“万一……”

“万一就死。我想你爹早就想到阿骨打手段。你算不错，派其他人来刀一举就尿了，什么都能答应下来。实在顶不住你就说，你要听听我的意见。”欧阳对朋友还是够意思的，不仅是对惠兰这样的漂亮女人，对其他朋友也一样。

“恩，我知道了。”

……

一个时辰左右，有人敲门：“欧公子，皇上有请。”

“知道了。”欧阳开了房间，和此人对上一眼，轻笑一下。

此人也轻笑回意：“果然是公子，请！”此人正是薛柄。

两人目视前方，薛柄也不回头，稍微介绍了一下。自从去年踏青后，他

就独身来到了辽边，而后金择才政策一出，他就上了岗。薛柄这人很简单，无论公主是否事成，他都已经被欧阳卧底方案吸引。一年半过去，一直都没和任何人联系，也不知道公主是否得手。

“公子也看见了，辽国根本不足为惧。这女真却很麻烦。如同一只壮年野兽，而宋辽只不过是老朽的大象，虽然庞大，但不会是人家对手。”

欧阳问：“你打算怎么办？”

“杀了阿骨打，女真就会重新四分五裂。不过我官阶很低，再加他并不是很信任汉人，连打仗都没派出去，不容易近身。最重要一点，阿骨打本身武力群，身为护卫都是他族人亲信，再加其狡猾非常，难！”

“恩！记得，没有九成把握别动手。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必须必杀。”欧阳道：“我们少交谈，免得被人怀疑。”

“好！不过公子这次有麻烦了。”

“怎么说？”

薛柄道：“完颜兰要嫁给你。阿骨打很宠爱她，十有**会逼你和其成婚。”

“我要是不同意呢？”

“公子，别指望阿骨打会和你讲信用。一个讲信用的人不会是枭雄。”

欧阳点头，他所知道金宋之盟，辽灭后，金第二年就撕毁盟约，兵临城下。欧阳问：“有什么建议？”

“女真人最喜欢勇士，最讨厌懦夫。”

第八十二章他乡再遇故知

皇宫一看就是伪造大宋东京皇宫建的，薛柄到了宫外回令，另外有一名士兵引领欧阳进入。

“喝！”欧阳刚步进偏殿，殿内两排士兵刀一起出鞘高举，杀气腾腾之极。

欧阳‘啪’的摔在地上颤抖，惊恐看殿内。殿中央坐着一个锦衣人，四十岁左右，体型略壮，一双眼睛如同苍鹰。他的左边是完颜兰，他的右边则是一名闭目养神的中年白眉道士。而司勘则战战兢兢在坐在下面。

完颜阿骨打哈哈一笑对完颜兰道：“这就是你要找的丈夫？熊包的很啊。”

完颜兰喝道：“起来。”

“他听不懂的。”阿骨打挥手，所有士兵收刀归鞘，脸上都带着笑容。

阿骨打用汉语道：“扶他起来，看看尿了没有。哈哈！”

“哈哈！”一名懂汉语的士兵提起地上的欧阳，将他放在司勘的身边。

欧阳缩在椅子上颤抖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不会杀你。”阿骨打和颜悦色道：“你放心吧，女真勇士的宝刀只砍值得砍的勇士的头颅。”

“谢皇上……啊……”欧阳抬头一看险些跳了起来，心中忙叫声不好，凭借意志楞是克服了自然反应。

“你怎么看？”阿骨打侧头问。

白眉道士在一边道：“回皇上，此人和兰将军有生克之冲。”

“哦？什么叫生克？”

“就是和兰将军在一起的话，他将成为一个不吉祥的人。很可能还会因此害死兰将军。”

阿骨打很有兴趣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贫道看其，面白如雪，后景颈处有小黑痣，此相乃五行之中水练金，此人命犯金煞。而兰将军乃是天生金命，本是我大金福将。如果强合，恐怕……”

阿骨打更来兴趣：“你还看出什么，说说。”

“恩……等贫道开天目。”道士捏个法诀，喝道：“神兵赦令！”一双本无神的眼睛突然精光大放。

死贱人啊！欧阳泪奔。这王八蛋怎么忽悠到金国来了。这道士不是别人，正是欧阳孩童时候煮屎论英雄的太虚子。不过看人家现在这身份，肯定是改名了。

“恩……他叫欧，乃是宋人……”

“啊……”士兵一翻译，完颜兰不禁啊了一声。宋人知道不奇怪，竟然连姓都知道。看来这道士有点门道。

“此人父亡母嫁，乃是一等一的水练金之命。若其血洒金国，将灾害无穷。”

“啊？”司勘大惊站起来朝道士行礼：“仙长真是神人，我贤弟乃是遗腹子，母亲在其十岁时候改嫁。”

“……”欧阳忙着抖，这家伙道行确实越来越高。

大殿所有人都惊叹看道士。阿骨打忙道：“你帮我看看朕……”

“不是贫道不愿，贫道修行甚浅，一年只开得一次天目。”

“可惜，可惜浪费在这熊人身上。”阿骨打喝道：“欧公子，朕限你在七天之内离开金境，你可能做到？”

“能、能！”老小子还够义气，这人情本少爷记下了。真没想到，老小子竟然用自己开了天目，又能混吃一年。不过也太扯了，水克火好不好，也对，人家是说水练金。不错不错，越来越会给自己骗术留余地了。

完颜兰听了翻译后大惊，忙道：“阿骨打叔叔？”

“不准！”阿骨打道：“即使你不信道长之话，但你看其熊人一个，怎么配得上我大金完颜兰郡主？今年叔叔定然给你物色一名文武双全的猛将。”

“我……我就要他，他救过我的，我说过要报答他。”完颜兰原来就是那

个逃奴，在一起小规模偷袭中，被耶律大石一队士兵俘虏，混在金百姓之中，而后被抓去当了奴隶，当天被鞭打降服时候，凭借武力突围而出，这才遇见了欧阳一行马队。

欧阳只是感叹：普及汉语很重要，很重要。根本就听不懂两人在墨迹什么，全心全意的抖就是。

“贫道告退！”太虚子也不等阿骨打同意，轻轻一拂，潇洒离开了大殿，所有士兵向太虚子行礼表示自己的尊敬，太虚子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了巫师。出了大殿，太虚子狠擦了把大汗。***，这小子竟然杀到了金国来。模样还装得很象，他一定很奇怪本仙长怎么就混到这来了。恩，就不告诉他。太虚子是既帮助了欧阳脱困，更是让自己神棍等级增加一个级别。一举两得。

……

“就这么决定了。”阿骨打有点生气呵斥一声。

“……”完颜兰低头不回答。

阿骨打对欧阳道：“你既然是宋人，恰巧有艘阳平商会的船五天后离开。这边三天可到辰州码头，我会派人送你过去。但你若再敢踏进我大金国地界，休怪我不客气。”朕和我他还说不利索。

“谢……谢皇上。”

“滚吧。”

“是是！”欧阳手忙脚乱站起来，不小心扯到司勘，在其耳边小声道：“宁死不屈则不死。”

“拉走拉走。”阿骨打看欧阳越来越不顺眼。

……

阿骨打问道：“司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左右观望，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司勘回道：“回皇上的话，司家是商人。商人逐利，目前说，仍旧是辽强金弱。家父的意思是请皇上再宽限两年时间，两年之后必然给皇上一个准确的答案。”

“金弱？”阿骨打拔刀指向司勘。

司勘身子虽然颤抖，但咬牙道：“两年。皇上如不愿意，大可以砍了小人。这样就能换个一口答应的人来和皇上见面。”

“商人逐利到连死都不惧，朕佩服。”

……

夜晚，阿骨打宴请完颜兰。完颜兰仍旧很不开心。皇后劝了几句没用，完颜兰则道：“阿骨打叔叔，不让他死在金国就可以了啊。最多……我也不嫁他。”

阿骨打道：“兰，我待你如同女儿你知道吧？我倒不怕了什么水练金，总有其他办法破解。但一个父亲怎么可能把女儿许配给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的，前天我用刀指着他，他根本没放在心上，他有胆识的。对了他还是……”完颜兰问：“阿骨打叔叔，什么叫状元？很厉害吗？”

“状元？你问这干什么？”

“几天前，司勘说他是状元。”

“……来人，备马！”阿骨打楞了一会后跳了起来。

……

司勘行礼道：“回皇上，欧贤弟中午已经走了。”

“他是辽国状元还是宋朝状元？”阿骨打刀架司勘脖子上喝道：“竟然敢将我视为无物，戏耍朕于朝堂，不说，立斩。”朕和我他虽然说不清楚，但这不妨碍他的自尊心被伤害。

司勘回答：“乃是宋朝状元。”

“还有什么？”

“还有……乃是宋朝阳平知县，辽国中书省尚书，辽国第一赌场大老板，还是……”

“恩？”

司勘无奈道：“还是阳平商会的创始人。也算是阳平商会最大的人。”这些话是欧阳让他说的。欧阳是想让薛柄利用自己身份增加其在金国的筹码。但是时间是四天后，这时候怎么问上了？

“吼！”阿骨打朝天一吼喝道：“来人……火追拿。恩……不要杀他。”面子现在是小事，他敏锐感觉到将此人扣押在金国会带来无数好处。

“我也去！”完颜兰道。

“准！放鹰报！”女真有一个拿手的本事叫熬鹰，也就是驯鹰。鹰是很高傲的动物，要驯服他们只能熬。饿着它，鞭打它，直到它屈服愿意吃自己施舍的食物为止。过程相当残酷，七成鹰会选择死亡，只有三成选择依附。

第八十三章欧急跳床

欧阳不知道会宁府生的事情，还悠闲和两名押送他的金兵在路上晃悠。上午到了休息时候，却见远处有一将飞驰而来。近了一看是薛柄，呵呵，还来送自己一程，不过这不符合卧底的基本要求啊。

“杀！”没想薛柄根本不停马，手中长刀一舞，两名押送金兵大好头颅被砍得冲天而起。

欧阳大惊：“什么情况？”卧底冒险出手，肯定是出事了。

薛柄下马边拉尸体边道：“阿骨打已经识破你身份，想挟持你，最近追兵距离这十里地。”他冒险快马夜行山路，楞是早一步先追兵到达。

“他挟持我干嘛？”

“可以干很多，比如你现在知道的情报。比如让你当奸细。比如让你遥控指挥阳平商会，售紧缺物资，比如奸细拿了你亲手书，混进辽国刺杀大将。”

“想不到我还这么有用。”欧阳鄙视，完全可以强x自己，然后绑架自己孩子威胁自己当间谍。难怪司老爷子不自己来，也不派嫡子来，原来是知道金人在遇见利益取舍时候不会讲信用，派个庶子，不讲信用也占不到便宜。老狐狸，明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还让自己跑来冒险。老狐狸委屈啊：偶又不知道你会去惹女人。

“我也没想到。”薛柄哈哈一笑，而后道：“我相信公子有过人之能，但千万小心，最糟糕是你不会女真语。”

“没关系，尸体我来处理，你先闪。你被抓住必死，我被抓还是活的。”

“搞定了。”薛柄把尸体拖进树阴处，然后黄土盖血，再在两金兵坐骑屁股各刺一刀，两马吃痛狂奔而走。薛柄上马道：“实在无法，公子不要反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临时画的简易地图，小心。”

“多谢，对了！那个白毛道士是怎么回事？”

“要说这道士真有点道行，名曰：太虚真人，游方而来，在皇宫外留话：因为阿骨打之滥杀过度，三天之内，会宁有火神降临，真没想，第二天会宁府一处没人居住的地方就生了火灾，火势甚大。于是阿骨打就礼请他，还在会宁府给他开了道观。接下来，两次预言，两次全中。”

“恩……你和他多沟通沟通，大家都有好处。”

薛柄苦笑：“我这职位……”

“他是我老朋友，说一声就成。”

“……”薛柄赞叹道：“大人交往真是广阔。”

……

欧阳把马嘴捆上，拉进树林捆好。自己则蹲在树林边，看着一队队金兵呼啸而过，心中倍有成就感。竟然派了几百人来追自己，有面子啊。熬到夜晚，欧阳扒下一名金兵的衣服，就近找水洗掉血迹，然后换上开始夜行。

欧阳想过，从这里再回辽边境可行性太低，一不小心容易被野兽叼走。而现在辰州只距离一天多的路程。虽然阳平商会一定会受到监视和照顾，但总算还有地方跑路。

辰州不是宋的辰州。而是距离鸭绿江百多里的一个城市，下辖三个县。而三个县全部设置了关卡，欧阳的头像也被到处贴了起来。欧阳趴在草丛中观察，***，自己又不是地下党，竟然混到了要穿越火线的地步。如果会女真话，欧阳保证自己可以轻松跑路，可惜自己不会。从这点可以看出多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

弃马，翻山。欧阳从地下党变身为丛林战士。花费了一天时间绕过了第一道关卡。可是第二道关卡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四处散落着十人一队的人马巡游封锁。山上观察了半天，欧阳也没现他们之间的空隙，最重要是自己现在已经变成了步兵。

下午，山上的欧阳看见了完颜兰，显然已经有人找到了自己丢弃的马匹，第二道关卡也增加了数队人。如果自己猜的没错话，应该已经有人开始搜山，山并不是很大，迟早会无所遁形。

傍晚时分，天空下起雨来。散布的守兵已经支起了帐篷。雨很大，到了入夜也没停，而且电闪雷鸣的看着都吓人。二更时分欧阳开始下山，这是老天给的机会，不把握那就对不起自己了。由于没有探照灯，欧阳很轻松的摸到了完颜兰的帐篷边。

悄悄的钻进去，里面没有火，一片黑暗。欧阳不敢动，趴在地上等待。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欧阳立刻捕捉到了完颜兰的位置，然后慢慢用雨声掩护肘膝前进。

到了指定位置，欧阳仍旧不动，终于等待来了又一道闪电，欧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去。一压对方身上，欧阳熟练的一转，一副手铐将完颜

兰反扣。完颜兰惊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手一挣扎没挣开不说，手骨还受了伤。接着后脑一疼，晕了过去。恩，欧阳毕竟专业抓人的。

等她醒来时候，屋子里的蜡烛已经点了起来，自己手被捆上，嘴也被堵住，一个男人光了上身，正在蜡烛边吃干粮，而湿衣服则挂在一边。

“你醒了？”欧阳道：“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敢闯你的帐篷吧？所以就随便吃点东西。”

“恩恩……”

“对不起，忘了你不会汉语。”欧阳很抱歉道：“还忘了你不能说话。不着急，等明天早上你送我出去，大家就都自由了。别说我色狼，你是我认识的唯一有价值的人质。”

“恩……”完颜兰突然站起来，身子朝欧阳冲了过去。

“唉……”欧阳转身一脚踢在完颜兰膝盖上，完颜兰不由自主的单膝跪下。欧阳前插一步，抓了完颜兰的腰准备来个过身摔。但想了想还是放了下来道：“你不是我对手，别闹了。小心我把你脚也给捆了。”

“恩……”完颜兰原地跳了几下。

“想尿就尿在裤子里。”欧阳道：“挣扎没用的，你手上加了手铐。为避免手铐锁紧，我特意帮你加了绳子。你要是弄断了绳子……后果自负。唉……第一女猛将，啧啧，不过如此！”继续吃东西。

“恩恩……”完颜兰已经带上哀求的眼神。

“no！我不会冒险的，你们已经不讲信用了。再说……那手铐我也打不开。”天下只有一种锁是没有人能打开，那就是没有锁。

“恩……”

“……”欧阳叹口气走到完颜兰，完颜兰还以为要帮自己松开，没想下身一凉，裤子被拉了下去。

“恩……”这回是极度愤怒的眼神。

“放心，没看。再说那地方又不好看。”欧阳回去吃东西道：“自己蹲，别想跑。”按照逻辑推理，手被反绑的人跑步效率低于平时六成。被脱了裤子的女人逃跑率低于1%。

“恩……”完颜兰还是阴暗处蹲下解决，然后侧蹲出声音。

“真麻烦！”欧阳过去一提裤子，然后拿了腰带给其系上道：“睡吧！顺便说一声，你大腿很结实，我喜欢。”

“哼！”完颜兰倒在自己的简易床上坚持进行怒视欧阳的伟大事业。

第八十四章挟持

黎明号角声，百多金兵聚拢，围着欧阳，还有被反手架刀在脖子的完颜兰。欧阳道：“有会汉语的吗？”

“我！”翻译到达：“又见面了欧公子，有勇有谋，佩服。”

“小心他们听见。”

“他们听不懂。”

“恩，你告诉他们，我这叫反手扣刀，即使放冷箭杀了我，我倒地时候，依靠体重也能抹下她半个脖子。”这话翻译后，百多士兵一起呐喊。

翻译道：“他们要你放了这娘么。”

“哈哈！”太没创意了，看现代，大叫歹徒放人质的都是电视里出现的。真正遇见劫持人质，第一要布控，第二派谈判专家，了解罪犯现在的心理是否紧张，是否有伤害人质的迹象。第三摸底，把罪犯的七姑八婆全拉来。恩恩，一般罪犯都吃这套，只不过一旦亲人出马，罪犯的自杀率颇高。和歹徒说你已经被包围，反抗死路一条，只能让歹徒狗急跳墙。

“叫他们让开一箭之地，否则我先切一个耳朵下来给他们看看。”

完颜兰听了翻译话后，怒回头瞪了眼欧阳，欧阳忙道：“你别乱动啊。”刀已经割破皮肤，血流了下来。即便如此，欧阳手是没有松的。欧阳道：“上马，否则割了你鼻子。听说你们刑罚里有这么一条。顺便说一声，别想着后踹，这些招数对我不管用。”

翻译对欧阳道：“她说，她一定会杀了你。”

“废话嘛，她不杀我，这边一群人都想杀我。”欧阳道：“白痴，本县的心理素质绝对一流，让她不要白费功夫恐吓我。”

“哼！”完颜兰听了翻译后上马，欧阳也翻身上去。马是好马，轻松顶住两人重量，开始慢走。

欧阳交代：“别使坏让我丢下去，否则代价就是你的头。”

翻译跟在一边打马跟随很尽职的翻译。

这么劫持人质行进的很慢，到了傍晚时候，阿骨打率领卫队到达，同时

到达的还有被捆绑来的司勘。

阿骨打拦截还没开口，欧阳刀一转，刺穿了完颜兰的手臂，完颜兰也硬气，咬牙忍着。两边对视一会，阿骨打道：“放了完颜郡主，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她现在需要止血，如果你有时间墨迹的话。”欧阳不提司勘，这时候千万别学电视上，缴械投降，这一投降两个人都可能挂掉。欧阳道：“她的小命在我眼里比稻草还便宜，但在你眼里可是比黄金还金贵。不要挑战我的耐心。我保证司兄中一百刀，她身上有一百零一刀。拿人质来威胁我，你当我白痴啊。顺便提醒一声，万一完颜兰死了，她在前线的哥哥可能会对皇上您有点误会的哦。还有，司兄万一真死了，你不仅没好处，还有大大的坏处。”

“……”阿骨打怒视欧阳好一会后挥手，骑兵们闪到一边让开路。

“我要鸡两只，小铃铛四个，线一捆，烈酒一瓶。我今天要在小山岗那野宿，麻烦你先让你清理一下，顺便弄点干柴。”

“好！”

“半夜有人上来，我就杀人。相信我，能做到。千万不要企图试探我的警惕性。”

……

说山冈，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坡，有些稀疏的灌木丛。但视野辽阔，欧阳到了山冈，把完颜兰的脚一捆，就去布置。铃铛没有，但有小铁片，线圈起来。只要不是有夜视仪，一般没人能摸黑上来而不被觉察。

欧阳撕开完颜兰手臂外衣，完颜兰强挣扎了一下。眼神中除了冷漠就是愤怒。欧阳抬手将其打晕，然后边包扎边道：“你给我一鞭，我给你一刀，大家算是扯平。和你怎么说呢？这挟持人质我是第一次，有很多不熟练的地方，你多包涵……”欧阳感觉自己话很多，这不是明摆自己心虚吗？

不一会，完颜兰醒来，看了一眼包扎好的伤口，又恢复了冷冰冰的脸色。欧阳心中有点纳闷，这女人……据他所知，女真部落同族通婚现象可是很严重的，难道自己遇见了这么一个活宝？欧阳扯了一块鸡肉塞到完颜兰的嘴里。‘呸！’一声，完颜兰把鸡肉吐出来。

“你这就不对了，身体是你自己的……好了，算我错了好不好？第一错在不应该半夜摸女人的房间。但你也不能完全怪我是不是？你要换个阿骨打的儿子来，我肯定不能选你。第二错就应该是捅你那一刀，可是那是阿骨打藐视我的智商所至。我和你说，我长这么大就喂过狗，你身为人类应该感觉很

幸福才对……我真三八，不要心虚，不要心虚。我是正义的使者，地球的卫士，担负拯救全宇宙的重任。”欧阳再撕下块鸡肉放在其口边：“吃一点？但我们先说好，你不许咬我手指。”

完颜兰不看食物看欧阳，欧阳汗道：“你别怎么看我啊，对！我是警察，确实不能干这样的事。但这不是你们逼的吗？唉……你也别以为我是好人，我真的会杀你。”

完颜兰头一伸，咬走了欧阳手上的鸡肉。欧阳点头：“真乖！”继续撕肉。完颜兰头转向酒壶。欧阳会意，转身去拿酒。但没想到欧阳这一转身，完颜兰朝其扑了过来，一口咬了过去。

欧阳人眼角流有余光，听得风声就知道不好，人一倒，让过了完颜兰的头部，手不由自主成拳一个勾拳打在其脸颊上。一拳出手，欧阳跳起来汗、大汗，跳脚道：“身为人质你不能不反抗啊？”拉起来一看，淤青了一块，脸疼得扭曲变形，但仍旧不吭一声。这还好自己是坐着用的是拳头，这要站着，不就直接夹了脑袋摔出去。

欧阳忙把完颜兰扶正，沾了点酒帮其擦伤：“我警告你，千万别想用头来撞我，否则一定是你吃亏。”

“……”完颜兰突然朝山下大喊几声。

“没用的，当人质越是说：不要管我，开枪。警察一般更不敢开枪。人质要做的就是配合歹徒。因为专业的警察会在最恰当的时机选择最好的方式营救你。当然，先你得祈祷，指挥的警察够专业。”

“我是翻译，能上来吗？没带任何武器。”

哈！原来是喊翻译。欧阳道：“上来吧，脚拿高点。别弄断我的线。”

第八十五章大事

翻译道：“她说，只要你放了她，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忽悠，她就忽悠吧。上一次当那是别人狡猾，上两次当那是自己愚蠢。”欧阳道：“你们金国向司家倒是保证的头头是道，可是一翻脸一样不认帐。”

翻译道：“她说，我们只说保证你在金国的安全，并没有答应会让你们离开。”

欧阳道：“这是狡辩。你告诉她，只要我上船离开，我就放了她。”

翻译道：“她说，你在她的士兵面前这么侮辱她，她只有杀了你才能为了自己立威。”

欧阳叹口气问：“杀人很好玩吗？还是杀人能让你的变态心理得到满足？”

翻译道：“不是！她说，女真人生命在契丹人的眼里连蚂蚁都不如。所以他们才要反抗，是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杀人。”

欧阳点点头，表示理解。但又道：“我理解但不赞同你的看法。比如你鞭打他，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尊重他。难道你们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鞭打他吗？你们究竟是为了尊严，还是羡慕契丹人的地位而反抗？农民起义都是这样，原先是活不下去，但是最终却成了让别人活不下去的人。”

翻译道：“她说，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是传道士，没想改变她的看法。让她不要多心。”欧阳道：“但是，现在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反抗，你问她是不是和她从前的处境一样？”

完颜兰沉默很久才说话。翻译道：“她让我和阿骨打说，撤走所有士兵，她送你上船。她说你的说法打动了她，并且看在你救过她一次的份上，她会把你安全送到宋国。我去传话了。不过……兄弟，小心点，阿骨打可不是善良之人，小心人家使阴的。”

“谢谢哈。”

“走了。”

……

两刻钟后，山下所有士兵全部离开，周围变得一片安静。欧阳继续给完颜兰喂食，完颜兰也很配合，眼睛一直看着欧阳，口中轻轻咀嚼。欧阳被这眼神看得心中毛，站起来伸伸懒腰，喝口酒，全身舒坦。再坐下来吃了一会东西，困意上来，已经过三十个小时没有睡觉。

“你不要跑啊，我就咪一会。”欧阳说着慢慢合上眼睛。也不知道多久，欧阳突然感觉自己不应该睡着，急忙睁开眼睛一看，竟然已经是清晨。再看完颜兰，还在，就在自己不远处躺在地上，睁着眼睛看自己。

“不要爱上哥，哥只是一个传说。”欧阳翻身而起，拿酒薮口后问：“要不要尿尿？”

也不知道是不是完颜兰听懂了，点了头。欧阳解开她脚上的绳子，拉松腰带。完颜兰配合的反手抓住裤子，到了一边的灌木从。解决完毕后，再抓起裤子过来，欧阳负责系上腰带。欧阳很想和她说，你最好下次尿尿能用纸擦下，你又不能甩的。但欧阳不傻，知道说了也白说，人家又听不懂，反倒自己尴尬。

接下来的行程很顺利。欧阳直接入了辰州，这么绑一个人，辰州金兵竟然都当没看见。有阴谋。欧阳闻到了这味道。找到阳平商会，出门接待的人见了欧阳一惊：“大……大人？竟然是您怎么会在这？”语无伦次。

哈！还是熟人，这是阳平商会一个股东的孩子，老实并且忠厚，派这来倒也算比较合适。欧阳道：“废话不说，我现在要上船回宋，有没办法？”

“大人有急用，没办法也得有办法。我们货物刚到，换取的一批毛皮，还没上船。”

“不等了，这批货物的损失我来负责。你带我去码头。”

“是！”掌柜让人牵来马，带了欧阳朝码头去道：“大人，这东海可航的船不多。商船都没有合适的。这船还是渔船改装，条件不太好。”

欧阳问：“阳平那有没人押货过来？”

“有的，阳平商会每月一船过来，都会有专门指派的人员。”

“最近大宋有什么大事生吗？”

“有，上个月的事。”

大事终于是生了。

欧阳一听，又惊又喜又怕又忧。按照掌柜说，宋徽宗突然学汉武帝下了罪己诏，诏告天下。说自己无德无能，花石纲祸害天下，所以让出了皇位，当了太上皇。赵玉由于是前皇帝之女，便以长公主身份暂时监国。蔡京代表文官，童贯为代表的西军齐齐表示拥护，并且在数天后，蔡京以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由头，将赵玉升为皇帝。这么几天有数十名朝臣暴病而死。另外就是苏州和杭州的应奉局被百姓捣毁，主管应奉局的朱勔被打死，并且尸体暴于市街，至今无人收殓。还有东南、湖广、四川十多个州九十多县百姓举家欢庆新皇登基。赵玉一时间声望无两，民间歌颂声一片。

这样扯淡的经过欧阳是不会相信的。按照蛛丝马迹推理，公主是先拿了宋徽宗，然后逼迫宋徽宗任命自己亲信为三帅，而后逼迫宋徽宗禅让。宋徽宗为什么会听话，大刑啊！别说他，欧阳自己也觉忍受不了。再说他失踪一两天，没人会在意。宋徽宗唯一没想到的是，赵玉由于弄没了花石纲，得到了民间一致的拥护。北军本有派出去勤军的他的儿子，但没想到军队一听说要进京勤王，集体哗变。十几名东南武将带领军兵连夜砍了领军大将和宋徽宗的儿子，由一名将军上书朝廷，表示北军叛乱已平，恭贺皇上登基。没想到西军也有宋徽宗的儿子劳军……

这种声势之大出乎包括赵玉和欧阳在内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欧阳不知道，历史上宋徽宗的花石纲之狠在他所见之外，那可是将东南百姓都给逼反了，方腊一声招呼，六州五十二县一起响应，另有四州厢军献城。中国老百姓非活不下去，是不会公然造反。花石纲所到之地，税收甚至十倍增加，卖儿卖女之景色非东京所能知之。

而宋朝施行的是募兵制，招募的士兵很大比例就是被花石纲逼迫成为流民的人。卖儿卖女卖自己，难道还要去保护制造这一切的人吗？赵玉的篡位，反倒是让大家看见了希望。再说人家本就是皇家之人，怎么有不拥护之理？老百姓都善良又实在，谁让他们能活的好一点，他们就拥护谁。

最后结局就是，驻扎在各处的兵马，没有任何人敢提勤王二字，皆上表恭贺新皇登基。

欧阳现在就是不明白公主怎么让蔡京和童贯反水的。另外一点，除了花石纲，朝廷状况和宋徽宗在任时候有什么区别？

赵玉的篡位相比唐朝武则天可是多了很多优势。第一，她本是王族，又是前皇帝唯一骨血。武则天不过是名皇后。第二：宋徽宗失德，而武则天篡位的唐高宗也算过得去。第三：宋徽宗时期庸臣满朝，而武则天那时候被称为君子满朝。别小看这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代表不会爆武时代李氏之乱。第二个优势能让百姓对其感激，而不是民间传诵的武逆。第三个优势就是大臣们不会反对。

欧阳担忧的是，蔡童两人乃是一文一武的代表，这两人本是位及人臣，要他们反水，就要付出更大的好处。也难说赵玉现在有多少权利，并且宋徽宗还没死，不是不可能卷土从来。不回去是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ps：本章一出，必然有诸多口水，大家暂且忍耐，下午一章后大家再恣意吐槽！

第八十六章上船

“大人？大人？”掌柜喊了好几声。

“恩？”欧阳这才醒悟过来问：“怎么了？”

“到了。”

“哦！”欧阳放眼一看，简易的码头停泊这一艘大木船，甲板上有不少水手。而船边另外一名股东的儿子叫沈咩正在迎接自己。

“见过大人。”沈咩行礼道。

“恩！沈咩，你们沈家在阳平也算是大族了吧？”

“正是。”

“那为何要勾结金人害我？”欧阳喝道：“船上可都是金兵。”

沈咩大惊：“大……大人怎么知道？”

“哼！你见我不诧异，此为一。水手无所事事，此为二。水手竟然晕船，此为三。你竟然傻傻站在这等我，此为四。”

掌柜大怒：“沈咩，你个王八蛋，没有大人有阳平商会吗？没有阳平商会，你这庶子有这身家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告诉你你一回阳平，你会立刻被人砍死在街头。”

“大人！”沈咩跪下哭道：“他们抓了所有船工，还有我十五岁的孩子，说你不上船，他们都得死。”

“起来吧，伎俩拙劣……”不对，阿骨打没这样白痴。欧阳抓紧了刀四下回望喊道：“出来！”

“没想到却被你识破。”一间屋子里，阿骨打和四名金兵打马而出，挥手喊道：“都下来吧！”

……

船上的金兵下船，被扣押的水手们被释放正准备上船。欧阳喝道：“慢！”

沈咩道："大人，他们都是船夫，我用全家人性命誓。"

"阿骨打，你是想我搜船吗？"

"厉害！"阿骨打喊了几声，三名金兵从船内下来，走到了阿骨打的身边。阿骨打道："你现在可以去搜下船，看还有没有金人。"

"阴谋难防，你可以收买一两个汉人水手，也可以把船弄个洞，还可以在我上船后，万箭齐，射不死我，也让船满是窟窿回不了宋土，方法很多很多。"欧阳笑道："我不敢相信你。"

阿骨打脸色变幻问："你想怎样？"

"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反客为主，我现在想带完颜兰将军到宋朝旅游一趟，下次回船带回怎样？"

"……"阿骨打先用女真话怒吼了几句后咬牙道："你不讲信用？别忘了，这边可是有几十名汉人。"

"一万名汉人在你眼中也没有完颜兰将军金贵。"

阿骨打还要说话，完颜兰则道："阿骨打叔叔，我没事的，我和他走一趟。"

"……好吧，这小子太狡猾，我不能拿你冒险。"阿骨打道："你叫欧阳？给我听着，如果不放回完颜将军，这阳平商会的汉人……"

"我好怕，吓死我了。"欧阳道："沈咩，吩咐人上船，任何人不得离旋梯少于一丈。"

"是！"

欧阳转头道："皇上，放心，我们肯定还有见面的机会。"

"也许我该杀了你。"阿骨打阴沉道："年纪轻轻就敢穿辽挟金，处乱不慌，处事不惊，这份胆识不是每人都有。"

"我相信我们再见面时候，我们不会是敌人。"欧阳呵呵一笑道："少杀人，否则会有报应的。再见！"

……

"起锚！"沈咩大喊一声，几名汉子卷起铁锚，甲板的欧阳朝阿骨打挥手

一笑，终于结束了第一次全国旅游。他亲身的感受到了辽金的风俗习惯、地理结构，农林资源、民族性格、国家优势、领导结构、领导人的权威，民族追求等等。

女真也好，契丹也好，欧阳都看他们是自己人，而他们之间的冲突欧阳看起来更多象是内战。结束内战除了靠打败对手外，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欧阳在甲板思考问题时候，沈咩打断道：“大人，那个女真女子晕船晕的厉害。”

欧阳其实也有点晕，不过小时候没少坐船，虽然是海上的大浪，但免疫能力总是强点。欧阳来到了船舱，看见完颜兰俯身吐的厉害，忙解了绳子，然后完颜兰很配合欧阳把手铐从后面通过脚底移到了前面（具体步骤可问成龙）。

即使这样，完颜兰还是很痛苦在床上翻滚，脸色泛白。沈咩在一边道：“大人，这还得折腾几天才能适应过来。我让人熬点姜水送来。”

“恩，麻烦你了。”

完颜兰再吐几次后，已经吐不出别的东西来，钻到欧阳怀里乱抖。欧阳对这方面没经验，沈咩倒是有：“大人，把她扔到海里淹几次，估计就能适应一些。”

“太残忍了吧？”欧阳道：“那水不好喝，咸的。”

“……”沈咩汗，原来你是说这个残忍。

一渔妇进来道：“姜水来了，我看得给她加床棉被，再拿条湿毛巾。”

“恩！”欧阳打了一勺姜水，完颜兰颤抖的喝了一口，但马上又‘哇’一下全吐了出来。欧阳给其拍背喂水，勉强喝了几口，完颜兰再也不喝，脸色苍白如同纸一般，额头出着冷汗。欧阳很是担心。这明显有脱水的迹象，弄不好会死人的。

“乖，头别转，躺好不动。”晕船时候第一要通风，第二要少让头部运动，第三要闭上眼睛。欧阳道：“我帮你去弄点吃的。”

“……”完颜兰死抓了欧阳手臂不放开。

欧阳将其脑袋放在自己膝盖上，然后将其眼睛合上。即便如此，完颜兰的手还是死死抓着欧阳的手，生怕欧阳消失不见一般。等其昏睡过去，欧阳

才轻轻帮其躺好，盖上棉被。自己出船舱上甲板，为什么？因为欧阳也晕船。

“哇！”吐了口后，欧阳对一边笑看自己的沈咩道：“难道就不准本县晕船啊？对了，忘了问你，阳平最近怎么样？”

“忘了告诉大人，上上个月您被御史弹劾擅离职守，太上皇下圣旨要你立刻进京。我们都说，这是刘娘娘干的好事。”

“后来呢？”

“后来甘大人伪造了一份公文，说您在省亲回家路上摔伤，如今正在扬州一村里疗伤。州府接受了这个说法，但吏部仍旧一月三催要你立刻到京，连禁军都派到阳平来。反正甘大人快折腾疯了。”

“恩，那阳平县怎么样？”

“这个……挺好的吧。”沈咩有点支吾。

那就是不好了。欧阳转了话题问：“总共几条船跑金国，都带什么货。”

“两条，一个月行程。一来一回。主要是盐、还有布料、还有铁。这些听说是朝廷特地恩准我们运卖的。不过税利抽的颇高。”

“恩！”欧阳再询问了海商的危险和各种突事件处理手段。沈咩回答的很有条理。这不禁让欧阳对阳平商会第一任ceo苏千刮目相看。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就是能将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第八十七章晕不死

原本欧阳以为完颜兰会慢慢适应，但没想到出了近海，到远海区域后，风浪更大。从渔夫到船工各种土办法都用了，但三天下来完颜兰除了喝点水外，什么东西都是吃了吐。

“大人，可能是不行了。”沈咩一边小声道，已经有人在准备白布，海葬是目前的唯一的选择。

“恩！”欧阳点点头，虽然只有三天，但完颜兰已经不象是人，披头枯，脸色紫，皮包骨头，口角流白沫，颧骨高凸、眼窝深陷。外加高烧，形同魔鬼一般。欧阳坐在其床边用手帮其梳理干枯的头。虽然这不是第一个年轻的生命要在自己的指尖之中流走，但那多是职责所在。而这人，是因为自己原因丢了性命，欧阳很有负罪感。更何况她的性命还连着阳平商会汉人的多条性命。

完颜兰双手摸上欧阳脸，口中喃喃说着什么。

沈咩细听后道：“她说她要吃东西，叫你不要担心……”

“你看她吃的下吗？”欧阳问。

沈咩叹气道：“尽点人事吧。”

“恩！”欧阳脑中一闪道：“这次我来点土办法。”

渔妇按欧阳吩咐，拿点米熬成稀粥，然后不要米，只要米汤。这是欧阳想起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对中国农村蒸饭方式调查结果。农村蒸饭，将米先用水捞，然后把米汤拿去喂猪，而把米粒放在蒸笼中蒸煮。即使是现代，仍旧有很大比例的农村人在使用这样的方式。而事实是，这样煮饭浪费的营养相当于煮成的饭的营养。

而最营养的办法就是白粥，白粥不是粥，而是米油。先用小火熬煮小米粥，而后分三到四次加入熬煮的小米浆。完颜兰现在根本就吃不了东西，只能用这种办法榨取米中营养变成流质食物。而白粥在现代也是老弱、产妇，甚至是婴儿的补品。

半喝半灌了一碗白粥后，完颜兰入睡。沈咩在一边道：“现在就要看造化了。”

“恩！你去忙吧。我陪陪她。”

“好的，大人，这边有冷水，帮她降温。”

“知道了。”这要是不小心得了肺炎，在这茫茫大海中，神仙都难救。

也不知道陪了多久，欧阳睡着了，梦中他看见自己肚子很饿，于是变成了一只恶魔。用手枪杀死了一个个人，刨开他们的胸膛，取出心脏吃下。但越吃越饿，身边的尸体也越来越多，最后尸体全部变成完颜兰，用很冷漠的眼神看着自己。

“啊！”欧阳惊醒过来，一头的冷汗。一双手正伸过来帮自己擦汗。转头一看，竟然是完颜兰。欧阳忙摸摸其额头大喜，烧退了，看其脸色也好了许多。欧阳忙道：“我去帮你找点东西吃。”可没想，自己这站起来，脑袋一晕，单腿跪了下来，一摸自己额头，好嘛，高烧转移了。

……

沈咩大汗，这好了一个，又倒了一个。还好欧阳这就是劳累过度，再加肝火旺盛所导致。高烧降下去后，喝点清热的草药，就算是恢复了过来。

这么折腾来折腾去1o天，货船上终于没有病人。

虽然已经是秋天，但欧阳还是**了上本身，躺在甲板的椅子上享受着阳光的沐浴海风的吹拂，手边放这一碗烧酒。恩！这是简易版的游艇渡假打扮。欧阳就有这个好处，会享受生活，即使条件再恶劣，这不仅是享受，更是一种心态。

今天风平浪静，虽然这代表货船行进艰难，但也代表难得悠闲的一天。风帆就这样，你急也没用。记得这条航线，还是宋朝廷和金联盟时候打通的，没想被自己主导早几年就打通。酒没了，是要起来倒酒，还是就这么躺着？这是个无聊的问题，也是目前欧阳唯一思考的问题。

这么想着，酒就满了。欧阳侧头一看，原来是完颜兰。大病后的她，脸上不再是原来冷冰冰那样，多少还有点人色。但倒完酒后，她也不看欧阳，走到甲板朝女真方向看着。其适应晕船后，就每天都要问沈咩，还有多久上岸。而欧阳在其病好后，也和其没有什么接触。欧阳学会了拉风帆，学会了掌舵，反正到处找事干，时间充实。

“啊……”完颜兰突然双手指喊道，恩，手铐还打不开。

欧阳直起脑袋一看，原来鲨鱼。看见鲨鱼有什么奇怪的，只要不倒霉到遇见无聊的鲸鱼撞船。

过了小半个时辰，完颜兰被船头的海豚吸引，几十只海豚在船头跃水而

出，场面壮观。引得欧阳也起身观看这些调戏货船，外带鄙视货船度的可爱海豚们，欧阳不由想起了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海豚湾，需要多卑劣的人性才会向这样的小动物们伸出魔爪。

完颜兰看欧阳，这不太明白欧阳那表情，事实上，她感觉欧阳比她所有认识的人都要复杂。欧阳觉，转头看了完颜兰一眼想想问："我帮你画个像好不好？"

"？"完颜兰。

"等着！"欧阳到自己房间，拿了四张纸拼在一起，用少许糨糊贴在一块木板上。然后磨墨，拿了木片当成铅笔。

"你别过来啊！"欧阳把好奇的完颜兰拉到甲板边，回来继续。

要说素描欧阳还是可以的，这是警校必修课程，也是升职的必考课程。要求很简单，需要把见一面的罪犯画下来，虽然现在有电脑拼图，但是素描可以说是电脑拼图的基本课程。

十分钟就出来了，半身素描。欧阳把画板一转，完颜兰好奇看了几眼，再指指自己。欧阳点头。完颜兰歪了脑袋看看画，再摸摸自己，又研究了好一会。欧阳不满道："你就长这样了，不要怀疑本人的素描水平。"

完颜兰点点头，也不征求欧阳同意，一把抢过画板回船舱。欧阳汗……这手劲不是盖的。也是，人家是从小拿刀玩弓的，自己是技术型的，不能比，不能比。

不一会，沈咩被完颜兰拉到甲板，沈咩苦笑道："大人，她要你重画一张。"

"为什么？"

沈咩道："她问我是不是她，我说有八分神似。于是她就不满意，要求我和你交涉，要十分神似的。"

"你告诉她，要再画的话，就把那画板扔进大海。"

完颜兰听了翻译后，想了想摇头，突然莫名其妙笑了下，又去了船舱。

两男人被这一笑吓一身汗。沈咩道："这好象是第一次？"

"是吧，会不会是又病了？"

“有可能！”

第八十八章一亩三分地

这些日子，是欧阳出新城后最悠闲的日子，虽然货船和游艇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但是要求不能太高。完颜兰则是笑得最多的日子，不用沈咩说，欧阳也知道这女子情窦初开，只不过，欧阳情窦早谢了一百零八次了。更何况欧阳知道好花不常开。

二十三天，货船终于离开大海，进入渭河，换乘了准备下货的中型船。再行了两天时间，终于到了阳平码头。原本这船是无法直接靠岸，装货也是小船运到河中间。但是由于这此没有运载货物，吃水浅，倒勉强靠了上去。

码头准备接货的苏老爷见此一惊，竟然没有运货来。再一看下来的人惊呆，竟然是失踪长达八个月的欧阳。

“苏老爷？”欧阳行礼。

“恩？”苏老爷没回神过来。

欧阳苦笑，朝前走。完颜兰忙紧拽了欧阳衣摆跟其后。她除了在军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见所有人表情都是一致惊呆，她感觉很诡异。

“大？大人？”两巡街衙役见了欧阳也呆了，从哪冒出来这是？

“好久不见……”

“大人回来了。”衙役乙大吼一声，把欧阳吓了一跳，这不知道还以为是胡汉三回来了。衙役乙也不理会欧阳，直接朝衙门跑，边跑边喊：“大人回来了……”

面对完颜兰疑惑的表情，欧阳一摊手表示自己也很疑惑。但更没想到，衙役乙吼这一嗓子后，街道立刻有三四家店铺关门闭客。欧阳更纳闷，不至于吧，人家喊的是大人来了，不是大灰狼来了。可还没纳闷完，从衙门位置跑出十几个人来，呼啦全跪在欧阳面前，领头一人手捧状纸喊道：“大人，冤枉啊。”

欧阳还没接状纸，甘信到了，见了欧阳那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大人，你终于是回来了。”

“回去再说。”欧阳道：“来人，把状纸接了，安排他们休息。”

“是！”衙役乙回答。

欧阳脸色不太好，边走边问：“什么情况？有状纸怎么不接？”

“大人，不仅有状纸，还有圣旨，九公公跑了第二次，要你马上上京。”

“状纸为什么不接？”

“这个……说来话长。”甘信叹口气道：“还是先说朝廷吧……”

这个月，宋徽宗移到了杭州行宫居住，给欧阳的坏消息是，在几个月前，李师师已经被册封为明妃，而今和宋徽宗都在杭州。篡位的手段也露了形。在宋徽宗的原班人马中，蔡京是一派的，对高俅这个不是科举出身的太尉水火不容。而高俅对枢密院的太监童贯可分外看不起。篡位生在一个夜里，要说宋徽宗自己该死，有了李师师，仍旧热衷妓院淘宝。

而公主早先就用卧底办法在宋徽宗护卫中安排了亲信，妓院中早有布置，当夜一举成擒。而后派护卫亲信，以皇帝名义请大臣们轮流到妓院。张玄明在妓院中主持欧阳的投名状，给xx一把刀道：“进去，杀了xx。杀了就和我一起篡位，不杀，一会我让他来杀了你再和我一起篡位。”最后蔡京杀了高俅，梁师成因为‘谦让’，被杨戬干掉。

所有参与篡位人员，每人写一书信，歌颂宋徽宗的恶毒。同时，公主内卫拿圣旨接管了京城马步弓帅位置，带兵进行宵禁，并且洗礼禁军。第二天早晨，指挥使以上的将官宣布对公主效忠，一干朝臣才被放回，每家都有禁军前后门把守。直到第三天，大臣们才被通知上朝，而这时候宋徽宗的责己昭已经由快马布告天下。至于京城王爷们即使想动，也斗不过军事管制的公主，而宋徽宗三十二子，在京三十人，全部被强行关押。言语激烈的几人，被张玄明喝斩街头。

这是京城生的一切，九公公本是哲宗的老人，知道的多。又知道甘信是篡位主谋之一欧阳的亲信，故对甘信并没有多少隐瞒。

最关键的是西军大营，童贯被两名中层将领以公主有赏赐带到将领亲兵营扣押了下来。要说童贯这人也怕死，历史上这人为了保命，竟然敢公然违抗圣旨逃命，最后就是因为这件事被砍。同时被抓住的还有代父劳军的宋徽宗最喜爱的儿子，老规矩，要么你干掉他儿子，要么你们一起死。童贯选了一，他很明白，即使自己勤王成功，宋徽宗迟早要算算自己贪生怕死的帐，再加公主加封为王和终身免死令的诱惑下，选择了公主这一阵营。

朝廷无忠臣，这是宋徽宗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失去民心。本来还摇摆不定的大臣们见了民心之所向，再也不敢有多余动作。并且人家公主说的好，前朝是什么制度，现在就是什么制度。她年纪尚轻，还要让诸位大臣们多给意见。

公主的口号很正义，她拿出帐目公示，从神宗一代变法以来，国库的银钱已经被宋徽宗掉挥霍七成，就此下去，国将不国，官员的俸禄都快成问题。她是皇族，不忍心看着大宋灭亡在宋徽宗的手上，这才篡位。同时宣布，自己不当皇帝，只监国，让大臣们计议一个有为的皇储出来接位。

这手做的很漂亮，帐目公布后，不少大臣和王爷皆骇然，有大臣当场道，奢靡如此，如纣王之过矣。退朝后，一干大臣们找蔡京商量，蔡京则道：主上失德失民心，而今罪己昭布告天下，即使想复位亦不可能。大臣们心领神会，第二天早朝，就有官员请公主即位。公主拒绝，说哪有女子当皇帝之理。而后两天，群臣连续上表。公主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这时候北军叛乱生，进一步巩固了公主的皇权。以至于各地都不反感公主篡位。外加新皇登基，废花石纲，大赦天下，开恩科，那是好处多多。

虽然是流血的篡位，但是事后证明，各地都安定繁荣。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的都是美国的利益。这事情欧阳不陌生。如公主代表的就是封建主、权贵们的利益。她不会剥夺他们的特权，也不会改变国家。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换个皇帝罢了。而对欧阳来说，他有了一个可以说话做事的契机。

欧阳肯定是反封建的。如果说他真有理想，就是将国家的体制改变，真想强国，换一个皇帝最多也只是一代而已，长远的展就是制度的完善，百姓的价值观的变化。可是他独自一人，无兵无将，真能骗走一个制度吗？

第八十八章一亩三分地

这些日子，是欧阳出新城后最悠闲的日子，虽然货船和游艇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但是要求不能太高。完颜兰则是笑得最多的日子，不用沈咩说，欧阳也知道这女子情窦初开，只不过，欧阳情窦早谢了一百零八次了。更何况欧阳知道好花不常开。

二十三天，货船终于离开大海，进入渭河，换乘了准备下货的中型船。再行了两天时间，终于到了阳平码头。原本这船是无法直接靠岸，装货也是小船运到河中间。但是由于这此没有运载货物，吃水浅，倒勉强靠了上去。

码头准备接货的苏老爷见此一惊，竟然没有运货来。再一看下来的人惊呆，竟然是失踪长达八个月的欧阳。

“苏老爷？”欧阳行礼。

“恩？”苏老爷没回神过来。

欧阳苦笑，朝前走。完颜兰忙紧拽了欧阳衣摆跟其后。她除了在军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见所有人表情都是一致惊呆，她感觉很诡异。

“大？大人？”两巡街衙役见了欧阳也呆了，从哪冒出来这是？

“好久不见……”

“大人回来了。”衙役乙大吼一声，把欧阳吓了一跳，这不知道还以为是胡汉三回来了。衙役乙也不理会欧阳，直接朝衙门跑，边跑边喊：“大人回来了……”

面对完颜兰疑惑的表情，欧阳一摊手表示自己也很疑惑。但更没想到，衙役乙吼这一嗓子后，街道立刻有三四家店铺关门闭客。欧阳更纳闷，不至于吧，人家喊的是大人来了，不是大灰狼来了。可还没纳闷完，从衙门位置跑出十几个人来，呼啦全跪在欧阳面前，领头一人手捧状纸喊道：“大人，冤枉啊。”

欧阳还没接状纸，甘信到了，见了欧阳那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大人，你终于是回来了。”

“回去再说。”欧阳道：“来人，把状纸接了，安排他们休息。”

“是！”衙役乙回答。

欧阳脸色不太好，边走边问：“什么情况？有状纸怎么不接？”

“大人，不仅有状纸，还有圣旨，九公公跑了第二次，要你马上上京。”

“状纸为什么不接？”

“这个……说来话长。”甘信叹口气道：“还是先说朝廷吧……”

这个月，宋徽宗移到了杭州行宫居住，给欧阳的坏消息是，在几个月前，李师师已经被册封为明妃，而今和宋徽宗都在杭州。篡位的手段也露了形。在宋徽宗的原班人马中，蔡京是一派的，对高俅这个不是科举出身的太尉水火不容。而高俅对枢密院的太监童贯可分外看不起。篡位生在一个夜里，要说宋徽宗自己该死，有了李师师，仍旧热衷妓院淘宝。

而公主早先就用卧底办法在宋徽宗护卫中安排了亲信，妓院中早有布置，当夜一举成擒。而后派护卫亲信，以皇帝名义请大臣们轮流到妓院。张玄明在妓院中主持欧阳的投名状，给xx一把刀道：“进去，杀了xx。杀了就和我一起篡位，不杀，一会我让他来杀了你再和我一起篡位。”最后蔡京杀了高俅，梁师成因为‘谦让’，被杨戬干掉。

所有参与篡位人员，每人写一书信，歌颂宋徽宗的恶毒。同时，公主内卫拿圣旨接管了京城马步弓帅位置，带兵进行宵禁，并且洗礼禁军。第二天早晨，指挥使以上的将官宣布对公主效忠，一干朝臣才被放回，每家都有禁军前后门把守。直到第三天，大臣们才被通知上朝，而这时候宋徽宗的责己昭已经由快马布告天下。至于京城王爷们即使想动，也斗不过军事管制的公主，而宋徽宗三十二子，在京三十人，全部被强行关押。言语激烈的几人，被张玄明喝斩街头。

这是京城生的一切，九公公本是哲宗的老人，知道的多。又知道甘信是篡位主谋之一欧阳的亲信，故对甘信并没有多少隐瞒。

最关键的是西军大营，童贯被两名中层将领以公主有赏赐带到将领亲兵营扣押了下来。要说童贯这人也怕死，历史上这人为了保命，竟然敢公然违抗圣旨逃命，最后就是因为这件事被砍。同时被抓住的还有代父劳军的宋徽宗最喜爱的儿子，老规矩，要么你干掉他儿子，要么你们一起死。童贯选了一，他很明白，即使自己勤王成功，宋徽宗迟早要算算自己贪生怕死的帐，再加公主加封为王和终身免死令的诱惑下，选择了公主这一阵营。

朝廷无忠臣，这是宋徽宗的悲哀。更大的悲哀是失去民心。本来还摇摆不定的大臣们见了民心之所向，再也不敢有多余动作。并且人家公主说的好，前朝是什么制度，现在就是什么制度。她年纪尚轻，还要让诸位大臣们多给意见。

公主的口号很正义，她拿出帐目公示，从神宗一代变法以来，国库的银钱已经被宋徽宗掉挥霍七成，就此下去，国将不国，官员的俸禄都快成问题。她是皇族，不忍心看着大宋灭亡在宋徽宗的手上，这才篡位。同时宣布，自己不当皇帝，只监国，让大臣们计议一个有为的皇储出来接位。

这手做的很漂亮，帐目公布后，不少大臣和王爷皆骇然，有大臣当场道，奢靡如此，如纣王之过矣。退朝后，一干大臣们找蔡京商量，蔡京则道：主上失德失民心，而今罪己昭布告天下，即使想复位亦不可能。大臣们心领神会，第二天早朝，就有官员请公主即位。公主拒绝，说哪有女子当皇帝之理。而后两天，群臣连续上表。公主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这时候北军叛乱生，进一步巩固了公主的皇权。以至于各地都不反感公主篡位。外加新皇登基，废花石纲，大赦天下，开恩科，那是好处多多。

虽然是流血的篡位，但是事后证明，各地都安定繁荣。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代表的都是美国的利益。这事情欧阳不陌生。如公主代表的就是封建主、权贵们的利益。她不会剥夺他们的特权，也不会改变国家。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换个皇帝罢了。而对欧阳来说，他有了一个可以说话做事的契机。

欧阳肯定是反封建的。如果说他真有理想，就是将国家的体制改变，真想强国，换一个皇帝最多也只是一代而已，长远的展就是制度的完善，百姓的价值观的变化。可是他独自一人，无兵无将，真能骗走一个制度吗？

第八十九章官字两张口

“大人！”展铭在衙门内抱刀行礼，虽然声音很平静，但也感觉到有一丝激动。欧阳觉着这激动不是因为看见自己还活着，而是见到有人整理烂摊子而开心。

“正好，你带这女人去铁匠处把手铐打开。”

“是！”

“欧平呢？”

“在内院，可能还不知道大人回来。”

“少爷……”欧平冲出来嚎啕：“真的是你……”

“废话，当然真的是我。”欧阳道：“欧平，边洗澡边说话。”

衙役进公堂道：“大人，苏老爷和几位老爷前来拜访。”

“这么急拜访？”欧阳反问。

甘信一边道：“大人，可能是因为状纸的事。”

“哦？合着和他们有关系？不见！”

“是！”

……

浴桶里欧阳看状纸，欧平在一边道：“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酒场累死了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酒场给了他们亲人一贯钱安葬费。苦主不干，告到衙门，虽然仵作检验后证明是累死，而非其他死因，但是苦主要求主持公道，带了些亲友守在衙门，说一定要等到你回来。到现在尸体还放在义庄，没有下葬。”

“累死？”只听说工蚁是累死的。

“是啊！少爷可能不知道。本县酒坊、布坊等都联合在一起开场子。如少爷说的垄断经营，技术共享，资金庞大，降低成本。生意一直很好，做到了州外去。”

“这是好事啊！”欧阳道。

“可是，少爷不知道，那边工人每个人每天要工作九个时辰。”

“草！”欧阳跳起来。

“少爷先别骂，他们是定了契约。上面有一条写到，如果场方要求加班，雇工除病外必须执行，否则扣当月五成工钱。多请人他们就要多付工钱，这些人已经将一个工人当两个甚至三个人使。”

“哼！原始资本家的嘴脸这么快露出来了。”盘剥劳动力，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最重要是因为工人多，岗位少造成这现象。

“现在更糟糕是，阳平所有手工作坊，什么烧窑、码头都这么干。前些日子，有个女工累流产，丈夫还跑去场子闹，砸了几台纺车，结果被场子里人打一顿，押到衙门来了。甘大人头疼万分，最后无奈按照宋律仗责那男人。甘大人说，他也很同情这些工人，但是契约都是那些雇工亲手签的，他也没办法。”

“这种事在我意料之中，但没想到这么快暴。”欧阳道：“你去和苏老爷说一声，晚上我去拜访他。”

“是！”

……

洗个热水澡就是舒坦，欧阳一拉官袖喝道：“升堂！”

下面跪着苦主，那个死了儿子的父亲只会喊冤枉。欧阳摇头道：“来人！”

“在！”衙役抱拳而出。

“抓酒场场主。”

“是！”

酒场老板叫张德民，别说是他，不少干了昧心事的人一听说欧阳回来都叫声不好。他们是知道欧阳的处事风格。张德民很快被抓回来，跪在堂下面，咬紧牙关，围观的人甚多。

顽抗？欧阳漫不经心道：“按照宋律，这人死了不仅活该，而且还耽误了张老板您的生产进度。张老板怎么还那么好心贴钱，应该递状纸向死人的家

里要赔偿啊。”

“大人明见！”张德民大喜。

“这么吧，你是想本县和你讲道理，还是想本县和你不道理？”

“这个，自然是讲道理。”

“很好！”欧阳道：“甘信。”

“在！”甘信拿出一张纸念道：“本人愿意清扫阳平县所有街道，每天保证工作在九个时辰以上，被现偷懒一次杖十。张德民。”

张德民大惊：“这……小人从没写过这样的契约啊？”

“给他看，看是不是他签字的笔迹。”

“是！”

张德民看了大惊，这确实是自己的签名，就连自己德字老少一点都一模一样。张德民忙磕头喊道：“大人，小的冤枉啊，这肯定是伪造的啊。”

“此信经过展大人的验证，即使你把官司打到州里去，也没有用。”欧阳道：“前面的字，是本大人的写的。很符合你的风格吧。你也是自己写契约，让别人签字的。来人！”小样的，当然是你签字，老子是从你交税款的签字那拼下来的。

“在！”

“带上棍子，监视他扫街道去，敢慢一步，就地责打。打死了拉他儿子上，妻子，女儿不想执行契约，可以卖到窑子补他的债。”

“是！”

“慢慢……大人，我要不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的。”张德民连连磕头求饶，实打实的磕头，额头一片血肉模糊，果然是官字两张口，说你黑你就白不了，宋律不可怕，可怕是流氓会宋律。

“好！第一，赔偿苦主一百贯钱丧葬费。第二，立刻将所有工人工作时间减到五个时辰之内。第三，杖十！”欧阳道：“不知道张老板是想讲道理，还是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小的选不讲道理。”

“带到一边打去。”欧阳一拍惊堂木道：“退堂。”

……

甘信道：“大人，您这样确实能让阳平这些场主老实，可是毕竟治标不治本。”

“我知道。”欧阳头疼。

“还有，四家米行好米兑劣米，劣米兑沙子。您看县里住的谁不要买米？这些人黑了心了。，全县的裁缝一起涨价三倍，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外县做衣服的。”甘信道：“猪肉贩子凑一起涨……同行现在不当冤家，全部互相联合组成小圈子，用股份方式坑害百姓。大人，这可不是您的初衷啊。”

“难怪有几家店见了我就关门。”欧阳道：“暂时他们是不敢了，至于将来，我来想办法。你放出风去，谁敢顶风做案的，不要客气全部朝我这报，整他家破人亡再说，，赚钱赚的没人性。”

“是，大人。”甘信提醒：“大人，您得马上上京啊，这两道圣旨都还在香案上供着呢。”

“恩！”

展铭终于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大人，这女子是哪里的人？”

“女真，我绑架她才回来的。现在金国从皇帝到全体百姓都想干掉我来着。”欧阳道：“人呢？”

展铭回答：“我安排惠兰照顾她，惠兰现在住在学堂附近，房子有富余，还有人照顾！”

“恩，我明天上京，这边都看着点。另外我听说有巨盗横行，青、齐、至濮州间，攻陷十余郡城池。有这回事吗？”

第九十章内务

“回大人，有的，匪叫宋江，起兵时三十六人，听说初起兵时濮州万兵不敢撄其锋。不占地盘，专杀贪官污吏。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往讨。宋江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副手吴加亮武力过人。卑职看，有可能会窜进寿州。其队马不停蹄，四处转战，而今已有数千人马，其一地绝不逗留过两日，故非常难以围剿。”（此宋江为史载）

欧阳点头：“知道了，万一他真来，避开他，别送了性命。”

“卑职职责就是训练乡勇，抓奸缉盗，不敢惜身。”

“不对！据我听说，是因为宋徽宗的挥霍，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他们活不下去，这才被逼反。”

“大人，卑职是县尉，职责是保一方平安，不是为其鸣冤。”

“恩。”欧阳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展铭要去了现代，一定是个好警察。一个好警察就是守护法律底线，犯罪者可怜没有同情之心，犯罪之富裕没有攀附之心。

……

衙役乙早已经晋级为捕头，他在一家米铺道：“钱老板，实话和你说，大人要我们去查访谁家在卖良心，这时候犯事一句话整到家破人亡。你别看不起大人，我跟他大半年，对他手段可了解得紧。”

钱老板连连点头：“是极是极，刘四女说办就办了，何况是我们。我已经让伙计们把米整理清清楚楚，绝对不敢麻烦大人。”

“那就最好了。”

“兄弟！”钱老板塞过几个银子：“这是一点小意思。”

“别！”衙役乙忙道：“不是和钱老板你矫情，这时候收钱相当自找死路。和你说，今天有个新近的兄弟打张德民板子，就因为手下留了那么点情，现在在监牢里接受审查。你给我钱，等于是害了我。大人不在时候就算了，这要在了……大家都得按规矩来。”

“是的是的。”钱老板再问：“您看，这是吹的什么风？”

“按我的了解，大人还是鼓励大家赚钱的，但是又不能坑人。说实话，我虽然跟随大人时间最久，心中也是没底。这正忙约束弟兄们。走了！”

“慢走慢走。”钱老板送其出门后叹口气：“又不让坑人，又想让大家赚钱，什么意思嘛？”

……

“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必须良性展。”欧阳到了商会，一干股东包括ceo苏千都在：“他们那手段完全是杀鸡去卵。苏千，你说说。”

苏千点头，站起来四下行礼道：“如今的钱庄应运，每个帐房工作不过四个时辰，而且分早晚两班。为的是什么？为了他们不算错帐。很多老钱庄一个帐房先生管一个店，帐目漏洞百出，而且还私下贪污。比如阳平钱庄，我们有四名帐房，三帐房负责存纳记录，第四个只负责审核三帐房上交的帐目。对！阳平钱庄其实一个帐房就够了，但是我雇了四人，就是要避免出现老钱庄出现的错误。”

“看张德民这事，你说谁还敢去他那干活？没人怎么办？他就要提高工钱。”苏千道：“那倒不如我将这工钱多雇几个人。我最近在研究大人离开时候说的分配制。就是每月的赢利，比如其中三成就是股东的收益，三成为钱庄的资本，还有四成呢？做为奖励。比如阳平钱庄盈利一百贯，那就拿四十出来做为奖励。那上谷钱庄就5o贯赢利，那他的伙计只有2o贯的奖励。这样会怎样？伙计们会拼命，他们会去找那些不存钱，后者是把钱存在别的钱庄的人，说服他们把钱存在我们钱庄，还可以去找那些需要钱，又有抵押的人，不去找亲人借钱，而找我们贷款。这是其一。其二，这样的好处是，让伙计们把钱庄当成自己的生意，一旦有蛀虫出现，马上会有人举报。其三：分钱庄负责人不合格会直接影响伙计的收益，所以他们会不客气反应。”

苏千再道：“这样，一来守成，保证我们独占地方没有人再敢开钱庄。二来开拓，这种制度挑起员工积极性。我不用规定他们加班，他们一有时间自然就会去找财源。”

欧阳点头：“不错，不过你分配方案应该再细点，分为，拿死钱的，拿活钱的。不要大锅饭。各位看呢？”

各股东细想后连连点头。

欧阳再道：“压榨员工，不如鼓励员工。比如可以定指标，一个月纺十匹布，底线低一些。多出来的就有提成。如果连续三个月少于五匹，就开除。这样你不要求工人加班，他们也会自觉的加班。但是……大家心理都有度，赚钱赚到累死人的事，不要再生。”

苏千一边道："还可以从优秀的工人中提拔为工头，甚至经理刺激下面人的工作热情。"

苏老爷叹气道："大人英明。老朽初见张德民那契约没有挺身喝止，实在愧对乡亲。而今看张德民酒场工人今天全部走散，但定单却积压如山，如无法完成，不仅被告到官府，而且还沦为罪徒，实在悲凉。"

"这事还要麻烦在场大家，把工人都说服回来。本县带头成立商会，不是想大家为富不仁，也不想着百姓仇富，亦不是为了青天大老爷的呼声。就想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都凭自己劳动赚钱。苏千和我说了，这些月，大家分红不多，但是钱庄已经拓展了出去，大家也要理解苏千少分红的缘由。"

"我们理解！"股东们并不是鼠目寸光之人。

"对了，还有一点。以后行金国之船，不要再带盐和铁，带陶器、书籍、美酒、丝绸这些物品。"

苏千很精明问："大人是不是看出有何不妥？"

"确实不妥。"欧阳把在金国所见略为说了一遍道："具体也不好说，等等再说。"

苏千点头："大人既然这么说，一定有这么说的道理。我会吩咐人去办。"

苏老爷苦笑道："我们都老了，这将来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他就没看出来，金人野蛮和自己行商有什么根本关系。

第九十章内务

“回大人，有的，匪叫宋江，起兵时三十六人，听说初起兵时濮州万兵不敢撄其锋。不占地盘，专杀贪官污吏。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往讨。宋江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副手吴加亮武力过人。卑职看，有可能会窜进寿州。其队马不停蹄，四处转战，而今已有数千人马，其一地绝不逗留过两日，故非常难以围剿。”（此宋江为史载）

欧阳点头：“知道了，万一他真来，避开他，别送了性命。”

“卑职职责就是训练乡勇，抓奸缉盗，不敢惜身。”

“不对！据我听说，是因为宋徽宗的挥霍，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他们活不下去，这才被逼反。”

“大人，卑职是县尉，职责是保一方平安，不是为其鸣冤。”

“恩。”欧阳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展铭要去了现代，一定是个好警察。一个好警察就是守护法律底线，犯罪者可怜没有同情之心，犯罪之富裕没有攀附之心。

……

衙役乙早已经晋级为捕头，他在一家米铺道：“钱老板，实话和你说，大人要我们去查访谁家在卖良心，这时候犯事一句话整到家破人亡。你别看不起大人，我跟他大半年，对他手段可了解得紧。”

钱老板连连点头：“是极是极，刘四女说办就办了，何况是我们。我已经让伙计们把米整理清清楚楚，绝对不敢麻烦大人。”

“那就最好了。”

“兄弟！”钱老板塞过几个银子：“这是一点小意思。”

“别！”衙役乙忙道：“不是和钱老板你矫情，这时候收钱相当自找死路。和你说，今天有个新近的兄弟打张德民板子，就因为手下留了那么点情，现在在监牢里接受审查。你给我钱，等于是害了我。大人不在时候就算了，这要在了……大家都得按规矩来。”

“是的是的。”钱老板再问：“您看，这是吹的什么风？”

“按我的了解，大人还是鼓励大家赚钱的，但是又不能坑人。说实话，我虽然跟随大人时间最久，心中也是没底。这正忙约束弟兄们。走了！”

“慢走慢走。”钱老板送其出门后叹口气：“又不让坑人，又想让大家赚钱，什么意思嘛？”

……

“什么意思？我意思就是必须良性展。”欧阳到了商会，一干股东包括ceo苏千都在：“他们那手段完全是杀鸡去卵。苏千，你说说。”

苏千点头，站起来四下行礼道：“如今的钱庄应运，每个帐房工作不过四个时辰，而且分早晚两班。为的是什么？为了他们不算错帐。很多老钱庄一个帐房先生管一个店，帐目漏洞百出，而且还私下贪污。比如阳平钱庄，我们有四名帐房，三帐房负责存纳记录，第四个只负责审核三帐房上交的帐目。对！阳平钱庄其实一个帐房就够了，但是我雇了四人，就是要避免出现老钱庄出现的错误。”

“看张德民这事，你说谁还敢去他那干活？没人怎么办？他就要提高工钱。”苏千道：“那倒不如我将这工钱多雇几个人。我最近在研究大人离开时候说的分配制。就是每月的赢利，比如其中三成就是股东的收益，三成为钱庄的资本，还有四成呢？做为奖励。比如阳平钱庄盈利一百贯，那就拿四十出来做为奖励。那上谷钱庄就5o贯赢利，那他的伙计只有2o贯的奖励。这样会怎样？伙计们会拼命，他们会去找那些不存钱，后者是把钱存在别的钱庄的人，说服他们把钱存在我们钱庄，还可以去找那些需要钱，又有抵押的人，不去找亲人借钱，而找我们贷款。这是其一。其二，这样的好处是，让伙计们把钱庄当成自己的生意，一旦有蛀虫出现，马上会有人举报。其三：分钱庄负责人不合格会直接影响伙计的收益，所以他们会不客气反应。”

苏千再道：“这样，一来守成，保证我们独占地方没有人再敢开钱庄。二来开拓，这种制度挑起员工积极性。我不用规定他们加班，他们一有时间自然就会去找财源。”

欧阳点头：“不错，不过你分配方案应该再细点，分为，拿死钱的，拿活钱的。不要大锅饭。各位看呢？”

各股东细想后连连点头。

欧阳再道：“压榨员工，不如鼓励员工。比如可以定指标，一个月纺十匹布，底线低一些。多出来的就有提成。如果连续三个月少于五匹，就开除。这样你不要求工人加班，他们也会自觉的加班。但是……大家心理都有度，赚钱赚到累死人的事，不要再生。”

苏千一边道："还可以从优秀的工人中提拔为工头，甚至经理刺激下面人的工作热情。"

苏老爷叹气道："大人英明。老朽初见张德民那契约没有挺身喝止，实在愧对乡亲。而今看张德民酒场工人今天全部走散，但定单却积压如山，如无法完成，不仅被告到官府，而且还沦为罪徒，实在悲凉。"

"这事还要麻烦在场大家，把工人都说服回来。本县带头成立商会，不是想大家为富不仁，也不想着百姓仇富，亦不是为了青天大老爷的呼声。就想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都凭自己劳动赚钱。苏千和我说了，这些月，大家分红不多，但是钱庄已经拓展了出去，大家也要理解苏千少分红的缘由。"

"我们理解！"股东们并不是鼠目寸光之人。

"对了，还有一点。以后行金国之船，不要再带盐和铁，带陶器、书籍、美酒、丝绸这些物品。"

苏千很精明问："大人是不是看出有何不妥？"

"确实不妥。"欧阳把在金国所见略为说了一遍道："具体也不好说，等等再说。"

苏千点头："大人既然这么说，一定有这么说的道理。我会吩咐人去办。"

苏老爷苦笑道："我们都老了，这将来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他就没看出来，金人野蛮和自己行商有什么根本关系。

第九十一章立宪

欧阳三更才回到衙门，没想刘惠兰和完颜兰已经等候很久。刘惠兰道：“大人，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不见。展铭对你还好吧？”

“……还好。”刘惠兰小声回了一句道：“这姑娘耐不住，一直要朝外走。我又不懂她说什么，只能把她带来这了。”

欧阳看完颜兰，换了一身宋服，淡蓝色的衣装使完颜兰如同兰花一般，再加挺胸抬头，和宋女们稍低头不同，一派内敛而不收，姿色相应引人观。欧阳不禁多看了两眼：“惠兰，我明天要上京，说实话，我也不懂她想干什么。要不我派人去码头那找下沈咩？”

“这个时间，人家应该休息了。”

欧阳无奈对完颜兰道：“你和她回去好不好？过几天就送你上船回金国好不好？”

“好！”完颜兰用汉语回答。

欧阳大讶，又问：“你是笨蛋好不好？”

“好！”

欧阳大笑，刘惠兰捂嘴乐道：“大人，你真坏透了。”

“你带回去吧。我派人送你们过去，这些天要麻烦你了。”

“大人哪里话。”

……

欧阳本想单独上京，展铭却考虑现在风起云涌，再加有宋江这巨盗，于是一同陪伴上京。一路上，展铭也感觉自己多心了些，这天下还是很太平的。阳平距离京城不远，就两天的马程而已。

入了京城，仍旧是一模一样，看不出这曾经生过篡位的风波。路上偶尔常见大小便，商贩吆喝。皇宫通道也是一样被商贩们占领了一小部分。到了皇宫前，欧阳缴旨，立刻有禁军入内通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个太监出来，欧阳一看，熟人，九公公。九公公见了欧阳道："欧大人，皇上请您到御花园。"

"展铭，你先找个地住下。"

"是！"

……

一身华丽宫服，四名宫女随之而后，皇帝正在御花园中散步。九公公走到附近后道："陛下，阳平知县欧阳到。"

"恩，你们都下去吧。"

"是！"

赵玉转身看欧阳，欧阳拉衣服，拉袖子，拉裤子，拉了半分钟。赵玉忍不住一笑道："罢了，不想跪就不跪吧，何必装模作样。亭子那边坐吧。"

"谢皇上！"欧阳而后道："不知皇上叫我来……"

"你要说臣或者微臣，直面称呼朕要称呼陛下。"

"是，不知陛下叫微臣来……"

"自然是烦恼之事。"皇帝叹口气。她看得出来也感觉得到，朝臣们都有欺她年少，得位不正的味道。而她原本答应的起用一干旧臣，受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还有由于马汉和张玄明没有功名。大臣们也是极力反对他们入庙堂。总的一句话，她有兵权，但没有皇权，朝里连一个人都没有。最为主要是，大臣们说的都是祖制，比如流放臣子的三代不得为官，比如太祖说过，非科举之士不得举官。再加她现在皇权不稳，威望不高，所以难受得紧。而就在这时候，她想起了自己还真有个科举亲信，那就是欧阳。话说亲信是过份了点，但是总算是自己人。

"登阁？"欧阳想想后道："陛下，这个不是解决办法啊！再说我一个人……微臣一个人，也斗不过这些浸淫官场几十年的老虫，再加我臣……微臣对庙堂规矩不熟，奈何不了那些老虫。"

"老虫？哈哈！"赵玉哈哈一笑道："没错，老虫。那你这只小虫有什么办法？"

"恩……办法是有，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立法！"

“立法？”

“对！我们先立一些大臣们不能反对的法令，然后循序渐进，巩固皇权。”

“怎么个立法？说说看。”赵玉来了兴致。

“立法，就要先立宪法。所谓宪法，就是连陛下您也无法推翻的法令，是大宋将来接班人也无法推翻的法令。”

“说说！”

欧阳将茶一饮而尽道：“先一点，规定国家体制。您是皇帝，您立的法令，就是君王立宪制度，因为您将通过法令来管理国家。”

赵玉点头：“继续。”

“第二，规定君王为军队的最高指挥。”

赵玉摇头：“不太明白，这有什么用，我本来就是。”

“错了陛下。比如军有军法。如果有人下令攻打您怎么办？按照宪法，不管是谁篡令，这道令是无效的。当然，真有人篡位就没有人在乎宪法。但是只要让宪法深入民心，让所有人知道宪法是不可改变的，那要军队篡位的人就要掂量掂量，自己下属军官可是誓的……就是他们进入军队时候，必须誓遵守宪法，拥护陛下。”

“恩，你的意思是，就是把宪法普及。让大家知道大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国家。然后全国的法令都不能违背了宪法，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这意思。”

赵玉问：“可是，如何普及，难道要粘贴布告？”

“这个没问题，微臣准备办一份报纸。”

“报纸？”

欧阳点头道：“是啊！记载了您在朝上所说的话，比如您指定的法规，比如您的政治措施，然后排版成册，分到全国各地。比如您说阳平县减税三成，但是我不减欺瞒着您怎么办？这时候报纸出现了，老百姓一看，皇帝说减税，县衙竟然还照收，然后我就完蛋了。”

“这个好，这个好。”赵玉喜道：“身居高位，最怕就是令不达位，皇帝说一套，下面人做一套，就这算了，肥了他们，还将所有罪过都扣在皇帝身上。一会你去皇家造作局，先弄个样本出来给朕看看。你继续说宪法。”

“是！”欧阳道：“规定我国号为宋，规定我国之领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哈！”赵玉洒然一笑问：“人家打我们难道也受宪法约束？”

“不是的，宪法制定是为其他法令服务。比如一旦辽国入侵，这就触犯了我们宪法。这时候，您就可以布三级全国动员令。所有乡兵、厢军、禁军进入备战状态。各地官府谷粮充为军粮，抽丁押运。二级动员令，所有民间铁匠铺停止民用，转而全力生产军事武器，抽丁进运输队。一级动员令，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年满十八青壮男性一律从军，由县或乡为单位，输送作战区域，女性全部后勤补给。全国停止生产，全民皆兵。”

第九十二章扯淡

“这个……老百姓干吗？”能这么问，说明赵玉还不傻。

“所以要通过报纸，让大家爱宋。保卫国家，保卫人民。还可以通过报纸将敌国妖魔化，比如他们占领就是要屠城霸妻。大宋皇帝赵玉号令全国，为使不亡国灭种，布三级战争动员令。具体如下：第一什么什么的。还可以宣传，比如有个士兵杀敌受伤，我报纸就将这士兵捧为英雄吹嘘。最主要是口号不能喊保卫皇帝，要喊保卫大宋，保家卫国。”

赵玉疑惑问：“为什么？大宋不是朕的吗？”

“当然是您的，但你看宋徽宗，谁去保卫他？我们转移概念，保卫大宋，国家啊，大家自豪啊！保卫皇帝，就一个人，人家不搭理。但是大宋安全，您不还是大宋之皇吗？”

“哦！明白了。”赵玉道：“这个动员令不错，我大宋五千万人，团结一心，谁敢侵之？最重要是你说的那报纸，很好用。不过……那报纸会不会宣扬一些对朕不利的话语？”

“陛下，那报纸可是微臣办的。”

“明白，朕明白。”赵玉道：“这报纸有想法，有意思。”

“俗话说，天子犯法，与民同罪。接下来就是很关键一条宪法：律法面前，人人平等。”

赵玉摇头：“那不是把我自己也套里面了？万一李汉他们犯事，我怎么保他？”

“陛下，您是唯一拥有特赦权的人。再说这话是人喊的，您见过被自己抓起来的皇帝吗？但是……”欧阳小声道：“这点就可以抓大臣。您也无奈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想铲除某个大臣，抓个痛脚就可以了。是圆是扁还不是您说的算。”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执行起来……”

欧阳道：“可以把大理寺独立出来。要特赦不特赦反正权利在您那。但是大理寺必须按要求办案子。没有人给他们压力，他们就能公正严明。您就交代，官员案件最后调查结果必须您过目，并且批准才能执行。”

赵玉摇头：“不会有大臣们同意的。”她说的是事实，宋朝官员待遇很

好，非不得已，皇帝一般不杀官员。最多也只是流放。神宗后，太后流放改革派到岭南。没想到保守派的人反而不答应了。纷纷上书说，此例一开，恐怕将来我们也会被流放到岭南。这句话就深深刻画出宋朝官场的轮廓。所有官员都希望朝廷对官员越宽容越好，即使是政敌。所以赵玉说的是实话，即使她现在已经是皇帝。在她看来，欧阳的前几条宪法都是维护自己统治的，这点她很满意，大臣们也没理由反对，而且还会赞成。但这条……赵玉摇头："此条不准。"

娘的，这条是最重要一条，你竟然不准。欧阳想想后道："那就下一条，个人私有财产受到保护。"

"这条是什么意思？"

"您想想，这个世界谁的私有财产最多？还不是士族、官员和商人们。您这是变相增加他们特权。当然，老百姓也保护，什么破锅破碗的都保护。"

赵玉问："这条有什么用？"

"当然有，第一让大臣们感受宪法的好处。第二，俗话说破家值万贯，老百姓也开心啊。第三……"

赵玉眼神一冷打断道："第三，比如花石纲是百姓的私有物件，因为这条规定，所以就不能充公了是吗？"赵玉淡淡道："官差破坏良田，就触犯私有条例了是吗？这大宋到底是朕说的算，还是老百姓说的算？将来朕是不是去你阳平，连道路都不敢加宽，生怕朕破坏了庄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赏圈地，还要受限制你这条？你居心何在？"

"陛下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欧阳淡淡回答："在我阳平地面，官差即使因为缉盗破坏他人财产，都要赔偿。因为我知道，如果不严加管理，恶吏多多。"

"恩……"虽然欧阳说的有道理，但赵玉还是感觉这条很不妥当，至于哪里不妥当一时间也说不出来。挥手道："这条再议，下一条。"

欧阳稳定下心情继续道："人权平等。"

"……这又是什么说法？"

"您没下民间，不知道民间很多垢病。一个父亲，将妻子、子女当成自己财产。平时还好说，但有些乃是赌徒，卖妻卖女，惨绝人寰。此条就是规定，父亲，没有买卖妻子、儿女的权利。"

"再议，下一条。"不着边啊！赵玉感觉欧阳在扯淡。而欧阳也觉着自己

在扯蛋，扯自己的蛋。

“……微臣没什么好说的了。陛下还是让大理寺按您自己意愿去整理吧。”欧阳话语明显有些不满，不是一代人，实在没想法。

赵玉看了欧阳一眼，并没有生气。她知道欧阳属于实干人才。别说这是自己的人，即使不是，这才能也得笼络下，语气温柔问道：“朕看你明明看你有备而来，为何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微臣知道陛下必然不答应，何必浪费口舌。”

“不说你怎么知道？”

欧阳道：“我看没有那必要了。微臣说的您同意的几点，还请皇帝派专人出台相关法令。微臣最敬佩诸葛孔明，其治蜀以法治国。条条目目上说明，百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微臣也只有如此之能。此事还是交给大理寺吧！”

“这样吧，明天早朝，我特宣你上殿。到时候看看文武百官的意见如何？”欧阳虽然官小，但是是赵玉手头唯一有资格上台面的人，赵玉态度还是很好的，还是让欧阳看看百官意见，免得对自己有意见。

“是！”

“对了，小青现在住在我早先的公主府里，那边房子多，你不妨也住进去。”

欧阳则回：“回陛下，微臣已经定了客栈。”

“哦？难道你真不想入朝为官？”

欧阳答：“回陛下，微臣入朝，谁去办报纸？谁来帮陛下歌颂。”

“恩！”赵玉点头道：“一会陪朕用膳，顺便说说这一年你都跑哪去了。”她才不相信欧阳省亲受伤了快一年。

第九十三章朝议

“哦？”赵玉大是惊讶：“你竟然在辽国打了根基，还去了金国？”她真没看出来，欧阳这个文弱书生胆识非凡，在敌国开赌场就算了，竟然还在金国绑架人质而回。

“微臣擅离职守……”

“你是怕万一朕失败被牵连吧？”赵玉道：“朕也不怪你，难得你有这份魄力……和朕说说，你都看见了什么？”

“根据我看，辽国**不堪。且军纪涣散，内部权利争斗严重。大小王爷上百人，各自有封地不说，还各有兵马。有句俗话说，最坚固的堡垒也能从内部攻破，根据微臣来看，辽国不足为惧。反倒是金国，上下一心，虽然目前兵少粮寡，但是却如同一条恶狼一般。就如同两边打架，甲这边人多，乙那边虽然就一个人，但是他不怕死，他死也要拉甲这边一个垫背的。而甲这边人都惜命，所以谁胜谁败真不知道。”

“恩……太上皇当权那会，和大臣们计议，要和金联盟一同出兵。这事暂时就搁那了，朕原本过几天就议议，燕云十六州能拿回来那就是千古明君，而且张玄明也劝朕要转移大家注意力。但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我们是在驱虎吞狼。”

欧阳回道：“陛下圣明。金人和辽人像比，少了信用二字。看我大宋和辽澶渊之盟，虽然边境多有摩擦，但确实未有战事开启。但观金国，从微臣之遭遇就知，利字一途，远胜其之信用。我大宋和金人联盟，无异于与虎谋皮。”

“恩……那你说怎么办？”

“两军对垒，义庄财。要是金强辽，我们就资辽。如果是辽强金，我们就资金。两边打仗，我们拿好处。比如将铁价格提升1o乃至一百倍，两家贩卖，打压战马价格。”

“状元的身份，商人的头脑。”赵玉笑着点头：“朕看可行。商人逐利，我们亦逐利充实军需。不过只贩卖铁器似乎……”

“回陛下的话，我有心弄个兵工厂，集合大宋人才研究武器，我们可以把武器买给辽，还可把武器卖给金。”

赵玉来兴趣问：“什么武器？”

“目前只是构想从火药入手，至于能折腾出什么新鲜东西出来。就要看匠师们的本事。”欧阳补充道：“再就是想办法怎么个克制骑兵。只不过这私造武器……”

“朕准了，不过出了就给朕先过目，别到最后金辽都有好武器，我大宋却没有。”赵玉问：“欧阳，你说就算是金灭了辽，能打我们吗？”

“陛下您这话问的……这么说吧，阿骨打的皇宫就是仿造咱们这皇宫造的。他的会宁府正在设计改造，就是咱这东京的布局。游牧民族哪个不羡慕咱们中原的繁华？”欧阳道：“从秦开始，咱们就没少吃游牧民族的亏，他们都将我们当成可以随便提取的仓库一般。哪年他们年景不好，就派兵南下洗劫补充他们给养。秦、汉下来还有五胡乱华，唐太宗这么有为君主也吃了大亏，我宋自开国以来就更是吃亏连连。”

赵玉点头：“偏安，历朝历代都是偏安。”

“恩。陛下您看，您是有为之君，但你能保证您之后不会再出宋徽宗这样的子孙吗？为绝后患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统一，民族大融合，用耕种代替游牧，用汉语消灭他们本身语言，用汉服去掉胡服，用汉俗代替他们习俗。”

“说得好！”赵玉击掌道：“这亦是朕的想法，朕本次恩科重开武举，就想先寻大将而治军。”

“陛下，未必就一定需要武力。”

赵玉问：“你有什么想法？”

“这个……暂时还没有。”

“你就先想着，朕行朕之策。只希望那些老虫们别没事阻挠才好。”

欧阳呵呵一笑道：“陛下不是开恩科了吗？”

赵玉微笑点头：“希望有有用之人。”

……

第二天早朝，欧阳在殿外吹风，里面正在讨论赵玉所说的宪法。大约半个时辰，赵玉宣欧阳进殿。

当先一名文官道：“陛下，臣以为以仁义治天下，乃是正理。唐时太宗李世民，宽刑重仁，四海升平，万国来朝。藩国尽皆臣服。有道是，半本论语治天下，不可失了自汉来的祖制。”

“就是！仁治已是千年来的俗例，为何还要弄什么宪法，真是多此一举。”

欧阳道：“微臣乃是阳平县令，最近却很迷惑。有一案件还请各位大人一解。说有一孝子的母亲病重，需要猪肉做药引。孝子无钱割股肉下药无效，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去猪肉摊上偷得一块。猪肉贩当场抓住送到衙门，请问各位大人，我该如此处置？”

蔡京低眉顺耳，一句话也不说。一名四品大臣则出身道：“其情可抿，不仅不需责罚，还可上表朝廷，推举孝廉。”

“这么处置确实是仁了。可是大人，猪肉贩岂不是损失了一块猪肉之钱？谁去补这钱呢？难道就算他倒霉？此事一出，那天下孝子是不是都会以此名义偷物，乃至洗掠？”

“这个……”这名大臣一噎问：“那你说怎么办？”

“下官按照律法，判他偷盗之罪。”

大臣反驳：“难道你就让其母病死？”

“其母有乡亲资助倒还活着。”欧阳道：“下官只是想说，违法必究，这就是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孝子还是什么。都必须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借口虽多，但律法无情，无亲情，无人情，这样才成方圆。”

赵玉问：“众卿家怎么看？蔡相？”

被点名蔡京出道：“回陛下。欧大人所行合法，孙大人所说合理合情，请陛下圣裁。”

少宰张邦昌则出道：“陛下，微臣认为欧大人有举法家之嫌，读圣贤之书，却思量……”

“本朝不以言致罪，再说大宋也是有律法的，怎么说了几条，这金科状元就成了法家的人！”赵玉无视张邦昌问：“蔡相对前几条有什么看法？”

“可行。至于所说法之平等，恐怕还需斟酌。臣不是说此条不好，但也需细细推敲。此事应当让大理寺负责。”蔡京再道：“至于私有财产一事，臣认

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五湖四海皆是陛下所有，怎有私有一词？民间藏富有宋律保护，但是认定为私有不可侵犯并且保护，臣觉过之。”

赵玉点头：“蔡相意思是，此条可施行，但不可上宪法？”

“陛下既然要以宪法为国之根本，此条自然不可上。”蔡京意思很明白，宪法不宪法无所谓，但是妨碍我们利益的就别上了。他们自己有多少土地，这些土地是怎么得来的，他们心里有数。

“那宪法一事，交大理寺再议吧。”赵玉道：“欧知县想办报纸一事，大家又怎么看？欧知县，你和大家说说具体的。”

“报纸内容，第一，记载朝廷的法令，告之民众。第二，记载各地新闻。第三，训导百姓。第四，防病之理。第五，道德宣传……”

对报纸，大家很新鲜，但也不太在意。他们大概弄懂，就是和书籍有得一比的东西，但是记载在一张纸上，不是成册。蔡京等是知道欧阳是赵玉的亲信。听说欧阳不入庙堂，准备边当知县边行报纸，都觉得这样很好。至于欧阳提出的记者一事，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最后赵玉下圣旨：准许欧阳办报纸，并且为报纸名曰：皇家报。大概意思就说，办报纸是皇家特准办的，而记者则算是皇差，名曰：皇家记者。所有开销可以找大内报销。欧阳本人被封官为正七品保安大夫。

第九十四章反挟持

拿圣旨出皇宫，欧阳心情还算不错，他早知道这些人不会同意立某些宪法，但是只要有宪法，并且把宪法定为宋之根本，一切事情都可以慢慢解决。至于报纸……他知道，从皇帝到大臣们，还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舆论的力量。只可惜，这报叫皇家报，到时候会不会被封杀，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欧阳。”一个丽人在不远处轿子中露出脑袋喊道。

是小青。欧阳把圣旨扔给了拉马等候的展铭，展铭手忙脚乱好容易接着，心中大汗，别不把圣旨当回事啊！这落到地板上可是会被参大不敬只罪的。

“小青，好久不见了。不会是特意等我的吧？”欧阳走到轿子边问。

“就是等你的啊！”小青见了欧阳心情甚好道：“现在我也是郡主了哦。皇上把我入了宗籍，我现在叫赵小青。而且还把公主府改为郡主府赐给了我。”

“参见郡主。”展铭行礼后提醒：“大人？”现在下早朝的人多着呢。

“参见郡主！”欧阳也一行礼：“下官还有事，告退！”

“喂……”

欧阳朝小青一点头，上马。一名下早朝的大臣看了不屑道：“文官骑马，成何体统。”

身边人道：“算了吧，人家愿意当个知县就不错了，否则最少现在是个五品。”

“啊？”小青一惊，欧阳竟然不愿意来东京为官，这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

从东京钱庄提了五万贯回到阳平地面，欧阳就和展铭一起去学堂寻刘惠兰。刘惠兰正在给每个先生安排课时，见了欧阳忙招呼：“大人，您回来了。”

“恩！我找你有事。要不去你家说？”欧平按照欧阳的吩咐，给惠兰购买了一套学堂就近的房子。原本欧阳以为展铭会搬过去同住，没想展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和惠兰的关系就维持在原先地步，再也没再进一步。而今

这房子就惠兰一个人住，有两名仆妇打扫家居，洗衣煮饭，雇佣费当然是民钱里扣，这事面上也说的过去，毕竟惠兰是先生，而今算是桃李满天下，走在街上认识不认识都会尊敬招呼。

……

完颜兰正在对窗练字，欧阳一边看了问：“这女人没撒泼吧？”

“没有，好得很。一直夸饭菜好吃，饭量可是有点大哦。很虚心学习，现在已经能写二十几个字了。”

欧阳点头道：“展铭，还三天有货船去辰州，记得把她送上码头回金国。”

“是！”

“里面坐！”惠兰招呼：“芹婶，泡茶。”

……

“报纸？”惠兰楞了会问：“大人？”

“我就想请你当副总编，这边还有圣旨，算皇差。你看，现在国子监也习惯了学堂，让他们接手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回头就去弄家印刷厂，这报纸只先在阳平内行，等有规模了，我再派驻人到东京，乃至各地。”

“大人有吩咐，惠兰自然是要答应的。不过，这报纸写什么的？”

“暂时分四版，第一版：国内新闻。第二版：国际新闻。第三版：本地新闻。第四版：律法普及和生活小知识。比如饭前便后要洗手、比如伤口的简单处理、比如病人养病的环境等等。”

“这个行。”惠兰喜道：“大人这事有意义。只不过，我能帮上忙吗？”

“当然能，我这人文化水平你不是不知道。”

“行，只要大人需要，尽管吩咐。”

欧阳惭愧道：“我就是瞎折腾，还让你们受累。”

……

印刷厂直接买现成的，欧阳有钱加有权，再将附近民居买了下来。不过

这么一打听，才知道现在阳平地面有点拥挤，农村人口朝县城涌来，道路狭小，运输货物的马车等经常堵塞街道。得想办法扩建城池。或者是在阳平郊区专门开一家工业区，作坊之类全部搬离县城。欧阳回衙门后，就让甘信去规划和测算这笔费用。

“咦？”欧阳看送水进来的白莲惊讶问：“新皇登基没大赦天下吗？”

甘信一边回答：“有的，不过白莲说自己没地方去。我看县里也需要个女衙役，再说马匹还得有人管，就让她留了下来。大人，您看？”

“恩，就留下吧，白莲你现在住哪？”欧阳道：“你现在不是苦役，总不能让你还住马厩那吧？”

白莲无所谓道：“我的有个安身地方就可以了，谢大人关心。”

“……你暂时先住我家吧。看看再过些时间盖一间集体宿舍再搬过去。”欧阳补充道：“放心，不会霸你。”

白莲脸一红忙回答：“谢大人。”

……

第一份报纸在三天后出炉，有了活字印刷，不要太方便。欧阳唯一觉着可惜的是，报纸只印了一面太浪费。也就这天，沈咩带了完颜兰来见忙碌的欧阳道：“大人，她说她不回去。”

“来人。”

“在！”一跟随衙役回声。

欧阳看了完颜兰一眼道：“叫上县尉大人押她上船，小心人家来横的。”

“是！”

“出去吧！”

沈咩拉了完颜兰出印刷间，耐心道：“姑娘，欧大人是答应阿骨打皇上送你回去。你如不回去，恐怕阳平商会的宋人都要遭殃。你不如先回了金国，如果你真想再来大宋学字，就征求阿骨打皇上同意，再随船而来。不是更好吗？”

“他在船上不是这样的，对我很好。怎么一回来就变了？”完颜兰很委屈看里面忙碌的欧阳。

沈咩回答：“姑娘，大人公务繁忙，身系重责。你也看见了，大人不在时候，这县乱成什么样。再者说，大人乃是金科状元，又是一地父母官，而且深得当今皇上的信任。恐怕……听大叔一句劝，你摊不上的。”

“我就知道不能放他回来。”完颜兰神情落寞。

“呵呵，想的开就好。”

“我想不开。”完颜兰突然一个箭步冲进印刷间，一把刀学欧阳架在其脖子上喝道：“跟我走。”

这个变故让所有人惊呆。两名衙役立刻取弩上弦对准完颜兰。完颜兰道：“要么你跟我走，要么我带走你的尸体。”

沈咩翻译。欧阳举手让大家别紧张，慢慢转头温柔道：“你先回去，过几年我就去看你好不好。”欧阳心中苦笑，她把自己挟持回去，然后自己再将她挟持回来，接着再挟持、反挟持……

第九十五章大宋第一报

“不好！”完颜兰直接用汉语道：“走！”

“那谁，看我干什么，没见手下都印糊了？楞着干嘛？我被挟持关你什么事。度出来快马送一张到皇帝那，然后阳平地面边边印，百张一单位。几个乡全部得到。”欧阳吩咐：“每乡免费帖一份，另外每张1o文钱，概不赊欠，不要忘了。”

“大人！”甘信如同没头苍蝇一般撞进来，见了这情景一楞，但马上道：“皇上派人来问，报纸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这就给她送去。”欧阳对沈咩道：“告诉她，我这边事多着呢，没空陪她瞎胡闹。”

沈咩回答：“她说她不是瞎胡闹。她说你一回宋，根本就不理她了。”

欧阳抱歉道：“我确实没时间。你看一回来，上窜下跳蚂蚁也比不上我勤奋。然后又上京，现在又不是打铁趁热的出报纸吗？”欧阳见完颜兰没有一点讲道理的痕迹。只好含情脉脉的看着完颜兰：“你不是想让我娶你吗？”

完颜兰被这话问的脸一红，心神一颤，不知处在何地，而后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欧阳一手拿住刀背，一手扶其身道：“身为劫匪最大忌讳就是爱上人质。来人绑了抬上船，出东海再放了她。报纸也捎上一张，记在阿骨打帐上，顺便告诉他，下次有兴趣订阅的话，数量多我给他八折。”欧阳很明白，完颜兰不回去，阳平在金商会会被阿骨打血洗了，下一船带回来就不是貂皮人参，而是人皮人心。欧阳是知道金人的残暴，不会将他族人命当回事，他们为了生存，都能灭自己族人。

“是！”

……

早朝时间，九公公在一边拿了第一封报纸念道：“国家大事版：初三早朝，皇上驳斥了一些官员无为，严正指出，民生乃是我大宋之根本。身为官员，就是要替百姓做主。皇上同时指出，农乃立国之根本。各地必须大力扶持种植行业，大力打击囤积居住奇之奸商。同会上，淮南西路按查使xx大人汇报了路查所见，百姓安康乐业，同颂天子之德。另工部侍郎对淮河治理提出具体措施，皇上当场详问，立准执行，并且追拨1o万贯修筑大堤。户部上报了今年人口增长势头。兵部和礼部对在职武将参加武举进行论述，皇上定三日后再议，两部各自上表再做定论……”

赵玉听了一段点头："还可以，就是……这不是七天前的早朝吗？"要说自己都快忘了。

九公公一边回道："陛下，阳平来京就得两天。欧大人派来人说，年前只能七天一版，年后可以达到五天，甚至是四天一版，到时候内容也更加丰富详细。"

"恩，这么着，让欧阳派个人来朝，每天记录朝会内容，然后送达阳平选精要部分印。"赵玉道："你继续念。"

"国际新闻。据本报特约记者报道，在辽国临潢府开设了一家三十亩的豪华**。其中最吸引眼球当属赛马业。每月举行一界的国际赛马比赛已经举办了三界。其中辽人夺得第一名两次，第二名两次，第三名一次。金国获得，第一名一次，第二名一次。西夏获得第二名一次，第三名一次。宋国获得第三名一次……"

"有这回事？"赵玉转头看大臣们。

枢密院蔡卞出："回皇上，西军被邀请参加了两次，亦有通报枢密院。臣等以为这些都是竞技小事……"

"小事？这等名次不是让金辽吐蕃等看轻我大宋？传旨西军，必须出好马参赛，拿了第一名，重重有赏。"

"是！"

赵玉点头："这报纸好，朕不出宫就能得知天下之事。继续。"

"据报道：金、辽边境时有冲突。而今辽国主大将耶律大石，金国主大将完颜斡鲁对持。耶律大石字重德，耶律阿保机八世孙。其军事才能历来为辽人称道，他坚持"养兵待时"，虽然屡遭失败，但均能善于把握时机，随败随起。完颜斡鲁，金国开国功臣，曾筑九城与高丽对战。两万兵力大破六万辽人于益褪，攻取沈州，封南路都统。两方时有冲突。"

知枢密院事曾布出道："臣愧领知枢密院事，只听说耶律大石此人，只知其是名将，但不知其人有如此之能。臣有罪。"

"那你觉着这报纸好是不好？"

"自然是好。"

"恩，继续念！"

“本地新闻。”九公公念道：“新皇登基，加开恩科。各路生员汇集各州等待州试。采访寿州通判耿大人，耿大人道：科举乃是为国输送人才，下官上蒙圣恩，定然竭尽全力保证应试之公平。记者问：有什么措施保证科举公正？耿大人答道：糊名制定然还要实施，考官临时委派，知晓考题三人已经全部和外界隔离。州试期间，将有百名厢军进行监视。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耿大人还道：我们绝不无视一个人才，也绝不放过一个蠢材。”

“本县消息：东市斗殴之事业已查清，非有组织斗殴，起因是马车刮蹭，按律对双方一起责罚。东郊民窑失火，所幸现及时，未有人伤亡，财产损失大约四贯，外加母鸡一只，暂无人认领其尸……”

“鸡毛之事。下一版！”赵玉道。

“是！广告：阳平钱庄，您最值得信赖的钱庄。经营各种存贷业务。如果您还为了没钱创业而愁，请您来阳平钱庄。如果你为了身边金钱不好保管愁，请来阳平钱庄。我们定然本着顾客就是玉帝的服务精神，为你排忧解难。阳平商会集团行政总裁：苏千，副总裁xxx。总店地址：寿州阳平县东街，欢迎来人洽谈各种合作业务。注：广告：广告就是广而告之，本报不负责证明其真实性。广告有陷阱，相信需谨慎。”

赵玉忍笑问：“还有吗？”

“有，还有版小知识。”九公公念：“冬季即将来临，气候干燥，皮肤开裂。需多喝开水，忌生水。室内烧火取暖注意房内通风。万一失火，必须第一时间就近寻找衙役出响箭，童子不可近火场。还有：吃东西之前要洗手、上完毛厕要洗手。任何肉类必须蒸煮全熟才可食用。”

赵玉问：“各位卿家觉着怎么样？”

“不错不错！”所有大臣一片赞同之声，除了那个广告之外，大家都觉得不错。

“既然不错，传旨，升欧阳为枢密都承旨，从六品，那知县还兼着。”别的不说，当是朝廷那新闻给她带来就不是一般的好处。

第九十六章金辽大战

欧阳对惠兰交代：“前面就按这么办着，我这边选四个精明胆大的人，两人驻州，两人驻京。尽可能每四天出一版。不要写坏事，先歌颂着，什么蔡京都吹一吹，还有西军童贯，我让人快马去采访。总的意思就是，百姓们都很好，官员都很尽职，皇帝也英明神武。”

惠兰摇头道：“大人，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说实话。”

“当前要把报纸这玩意影响力扩大出去，一旦皇家报深入民间，就可以慢慢再说实话。”欧阳道：“现在一说实话，人家直接把报纸封了列为禁刊。”

“恩恩，我明白了。大人真是深谋远虑。”

“小意思，我想办法再找几个人去金国和辽国找消息。”什么深谋远虑，这就是参照ccTV的做法，先成了中央报再说。

“大人，衙门有人找您！”白莲在外通报。

“好，我这就过去。”

……

找欧阳的是王麦，欧阳让到里间，两边客气了两句，王麦道：“刚回来，就听说大人已经回来了，这才忙来拜访。萧老板可还以为大人在金国呢。”

“生意怎么样了？”

“除了赛马场，其他都一般，亏本不至于，但也赚的不多。”

“是原来赚太多，结果小钱看不上眼吧？”欧阳笑道：“其实就是这样，你豪华，必然有人更豪华。看了一家赚钱，谁不眼热。所以我让萧甘云把重点放在赛马身上。这东西已经有名头，别人只会朝我们这挤着排队。有关于金辽战争的消息吗？”

“有！阿骨打自率两万精兵，准备攻击辽西。天祚帝亲率70万大军准备攻击黄龙府，再将阿骨打消灭。听说阿骨打转兵准备用两万人和七十万辽军决战。”

“两万对七十万？”欧阳惊讶，难道因为自己的出现，让阿骨打白痴了？

“大人有所不知，这些日子临潢府调动平凡，和小的交好的将领说，女真

现在也只有三万多的士兵，这战必然是鱼死网破之战，辽军全国精锐尽出，恐怕阿骨打凶多吉少。”

“恩……”欧阳叹气，这金败还好，万一金胜那不是又压制宋一分？为什么欧阳认为金会胜？废话嘛。这历史还是知道的。可惜自己不在辽国，否则必然弄个战争赌，那就赚翻了。毕竟辽人都想压自己赢。

“辛苦你了。”欧阳道：“好好休息吧，有半年娱乐时间。”

“是！那小的告退。”

……

重大国际新闻：辽国皇帝御驾亲征七十万军队，金国皇帝尽起两万女真精锐！

本报刚收到消息，天祚帝动用南北两院大军七十万直取黄龙府，女真领完颜阿骨打亲起两万精锐。目前战事不详，据知情者透露，此战胜负五五之数。本报记者兼皇家报副总编刘惠兰就此事采访了欧阳欧大人。

欧阳大人立刻肯定道：“辽军必败。”

刘记者问其究竟：“欧大人，您为什么说70万打不过2万人呢？”

欧阳坦然道：“辽70万军士，有打仗经验百中无一。民可安逸，但军若安逸，则国灭在即。反看女真两万人，无一畏死之人，人人皆是身经百战之士。”

“就凭这点吗？”

“本县听说，辽国内可谓动荡不安。掌兵权之人并非皇帝一人。这大军在外，内有握兵之臣或之王，恐怕会内有动荡。一个人有外伤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有内伤。如内外双伤，不倒则为奇迹。”

本报记者就此事还采访了资深专家，广阳郡王，领枢密院事，现为西军监军的童贯童大人。童大人对边境有如此大规模冲突表示了惊讶。童大人在翻看了以往两军对垒的形势胜负认为，金人偏长以少胜多。而辽人确实有号令不明之嫌。但要说两万人能打败七十万人，那确实难以置信。

本报记者问：“童大人，如果宋、辽、金各出一百人互杀，谁能取得胜利？请注意，所有言论都必然呈皇上过目。”

童贯思索许久后回答：“金必胜出，以一敌二而胜出。”

记者又问："如果将来有十万金兵南下，我大宋能否抵抗？"

童贯道："如真有那天，老臣定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童大人，我问的是，能不能敌得过？"

童贯再思索许久后道："今天采访就到这吧，老臣军务繁忙，恕不接待。"

本报记者就此事还采访了名将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将军。种师中出身于世代将门之家，祖父种世衡及兄长种师道都是大宋名将。

种将军接受采访时候道："辽为虎，但一山不容二虎。金为狼，不出则已，一出必然群起攻之。末将看，金有两成之胜算，若是如欧阳大人所云，其国内不合，金有七成之胜算。至于你问如果金国十万大军南下……末将老矣，子皆庸碌无为，观军中并无一帅之才。末将认为当务之急，收纳良将为佳。"

"何为良将？"

"进可攻、退可守。知敌知己，爱惜兵士。虽百人之力敢突入万敌之阵，虽万人之力敢避敌百人之锋。"

记者纳闷问："前者我知道，后者……"

"前者乃是猛将，后者乃是大将。"

本报记者还就此事采访了制置使姚古，但未想姚古丝毫不将皇差放在眼中，三言不合即让家人哄出。

……

赵玉收报纸问："诸位卿家怎么看？"

知枢密院事蒋之奇出道："微臣并未得知黄龙有此大战……"

赵玉怒道："朕不是问你有没此事，是问你怎么看。"没说你没用，反而自己找骂。

"这个……古来多有以少胜多之战例，但绝没有两万人打败七十万人之先例。微臣认为童大人所言极是。我大宋禁军马匹配备不全，百人对战自然吃亏，但是两万女真要败七十万辽人，实在……不是微臣所能想象。"

“退下！”赵玉脸色有点难看看蔡京：“蔡相？”

“回陛下，臣主领宰相，职责为约束百官，治理天下。边疆战事非臣所能议论。陛下还是要多听听枢密院的看法。不过臣认为，既然如今胜败未知，不如等结果出来后再做计较。”

一枢密院的出道：“蔡相所言极是，如辽胜，我等不必再议金，如金胜，我等却不仅要议金，更要议辽。如今事态不明，确实难以定夺。”

“恩，有理。”赵玉点头道：“对了，传旨姚古进京叙职。”

蔡京俯回答：“是！”

第九十六章金辽大战

欧阳对惠兰交代："前面就按这么办着，我这边选四个精明胆大的人，两人驻州，两人驻京。尽可能每四天出一版。不要写坏事，先歌颂着，什么蔡京都吹一吹，还有西军童贯，我让人快马去采访。总的意思就是，百姓们都很好，官员都很尽职，皇帝也英明神武。"

惠兰摇头道："大人，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不说实话。"

"当前要把报纸这玩意影响力扩大出去，一旦皇家报深入民间，就可以慢慢再说实话。"欧阳道："现在一说实话，人家直接把报纸封了列为禁刊。"

"恩恩，我明白了。大人真是深谋远虑。"

"小意思，我想办法再找几个人去金国和辽国找消息。"什么深谋远虑，这就是参照ccTV的做法，先成了中央报再说。

"大人，衙门有人找您！"白莲在外通报。

"好，我这就过去。"

……

找欧阳的是王麦，欧阳让到里间，两边客气了两句，王麦道："刚回来，就听说大人已经回来了，这才忙来拜访。萧老板可还以为大人在金国呢。"

"生意怎么样了？"

"除了赛马场，其他都一般，亏本不至于，但也赚的不多。"

"是原来赚太多，结果小钱看不上眼吧？"欧阳笑道："其实就是这样，你豪华，必然有人更豪华。看了一家赚钱，谁不眼热。所以我让萧甘云把重点放在赛马身上。这东西已经有名头，别人只会朝我们这挤着排队。有关于金辽战争的消息吗？"

"有！阿骨打自率两万精兵，准备攻击辽西。天祚帝亲率70万大军准备攻击黄龙府，再将阿骨打消灭。听说阿骨打转兵准备用两万人和七十万辽军决战。"

"两万对七十万？"欧阳惊讶，难道因为自己的出现，让阿骨打白痴了？

"大人有所不知，这些日子临潢府调动平凡，和小的交好的将领说，女真

现在也只有三万多的士兵，这战必然是鱼死网破之战，辽军全国精锐尽出，恐怕阿骨打凶多吉少。”

“恩……”欧阳叹气，这金败还好，万一金胜那不是又压制宋一分？为什么欧阳认为金会胜？废话嘛。这历史还是知道的。可惜自己不在辽国，否则必然弄个战争赌，那就赚翻了。毕竟辽人都想压自己赢。

“辛苦你了。”欧阳道：“好好休息吧，有半年娱乐时间。”

“是！那小的告退。”

……

重大国际新闻：辽国皇帝御驾亲征七十万军队，金国皇帝尽起两万女真精锐！

本报刚收到消息，天祚帝动用南北两院大军七十万直取黄龙府，女真领完颜阿骨打亲起两万精锐。目前战事不详，据知情者透露，此战胜负五五之数。本报记者兼皇家报副总编刘惠兰就此事采访了欧阳欧大人。

欧阳大人立刻肯定道：“辽军必败。”

刘记者问其究竟：“欧大人，您为什么说7o万打不过2万人呢？”

欧阳坦然道：“辽7o万军士，有打仗经验百中无一。民可安逸，但军若安逸，则国灭在即。反看女真两万人，无一畏死之人，人人皆是身经百战之士。”

“就凭这点吗？”

“本县听说，辽国内可谓动荡不安。掌兵权之人并非皇帝一人。这大军在外，内有握兵之臣或之王，恐怕会内有动荡。一个人有外伤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有内伤。如内外双伤，不倒则为奇迹。”

本报记者就此事还采访了资深专家，广阳郡王，领枢密院事，现为西军监军的童贯童大人。童大人对边境有如此大规模冲突表示了惊讶。童大人在翻看了以往两军对垒的形势胜负认为，金人偏长以少胜多。而辽人确实有号令不明之嫌。但要说两万人能打败七十万人，那确实难以置信。

本报记者问：“童大人，如果宋、辽、金各出一百人互杀，谁能取得胜利？请注意，所有言论都必然呈皇上过目。”

童贯思索许久后回答：“金必胜出，以一敌二而胜出。”

记者又问：“如果将来有十万金兵南下，我大宋能否抵抗？”

童贯道：“如真有那天，老臣定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童大人，我问的是，能不能敌得过？”

童贯再思索许久后道：“今天采访就到这吧，老臣军务繁忙，恕不接待。”

本报记者就此事还采访了名将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种师中，种将军。种师中出身于世代将门之家，祖父种世衡及兄长种师道都是大宋名将。

种将军接受采访时候道：“辽为虎，但一山不容二虎。金为狼，不出则已，一出必然群起攻之。末将看，金有两成之胜算，若是如欧阳大人所云，其国内不合，金有七成之胜算。至于你问如果金国十万大军南下……末将老矣，子皆庸碌无为，观军中并无一帅之才。末将认为当务之急，收纳良将为佳。”

“何为良将？”

“进可攻、退可守。知敌知己，爱惜兵士。虽百人之力敢突入万敌之阵，虽万人之力敢避敌百人之锋。”

记者纳闷问：“前者我知道，后者……”

“前者乃是猛将，后者乃是大将。”

本报记者还就此事采访了制置使姚古，但未想姚古丝毫不将皇差放在眼中，三言不合即让家人哄出。

……

赵玉收报纸问：“诸位卿家怎么看？”

知枢密院事蒋之奇出道：“微臣并未得知黄龙有此大战……”

赵玉怒道：“朕不是问你有没此事，是问你怎么看。”没说你没用，反而自己找骂。

“这个……古来多有以少胜多之战例，但绝没有两万人打败七十万人之先例。微臣认为童大人所言极是。我大宋禁军马匹配备不全，百人对战自然吃亏，但是两万女真要败七十万辽人，实在……不是微臣所能想象。”

“退下！”赵玉脸色有点难看看蔡京：“蔡相？”

“回陛下，臣主领宰相，职责为约束百官，治理天下。边疆战事非臣所能议论。陛下还是要多听听枢密院的看法。不过臣认为，既然如今胜败未知，不如等结果出来后再做计较。”

一枢密院的出道：“蔡相所言极是，如辽胜，我等不必再议金，如金胜，我等却不仅要议金，更要议辽。如今事态不明，确实难以定夺。”

“恩，有理。”赵玉点头道：“对了，传旨姚古进京叙职。”

蔡京俯回答：“是！”

第九十七章新城规划

退朝后，一个亲信大臣跟随了蔡京询问。蔡京淡淡道：“皇上未必就在意了辽金战局，而是转移朝野视线。”

大臣恍然：“蔡相明见，那姚古？”

“难逃流放之罪，约束大家不可上表求情。”

“蔡相留步。”一个内侍急跑到跟前道：“陛下请蔡相拟旨，由蒋之奇为主考，欧阳和张玄明副主考主持下下月武举。”

“知道了！”

大臣见内侍离开问：“这是怎么个讲究？”

“张玄明这个酷吏恐怕要上位了。”

“那欧阳？”

“此子聪明之甚，虽是皇上亲信，但知朝中水深，避阳平而居，做事端正，并无其他野心。闻其乃是个实干之才，无需过多揣摩。”话语中蔡京对欧阳还是颇有好感。这当然是因为欧阳给他安排了一期专访，主要是茶叶法的修订。大宋的律法还是比较细的，从茶叶，到盐，还有矿石，都有法制管理。只不过法是有了，但执行的对象却有区分，法律成为一些官员拿来当似利的利器。一旦落在他们身上，却有‘违御笔’这样的论调。也就是朝廷出的官员内部保护法。

欧阳深知道一个社会最重要就是法律，他原本希望用法律壮大商人，而如今他则看清楚，如果有希望，也只能是用商人来修改法令。只不过这件事他暂时无暇顾及，虽然即将过年节，但他最近很忙。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欧阳开始分权。民事诉讼全部由甘信负责，刑事则由自己和展铭负责。翻整班房，分几个区域。有专门办理税务的，有专门调解矛盾的，有专门管理工商的，还有专门调节矛盾的，另外还有欧平的会计部等等。这些人都是从原先的衙役中选拔，要么说欧阳当时那么困难也是要选识字的人。这些人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忠诚度也比较高，用起来比较好使。

其次，就是军工厂的建立。这说是军工厂，其实就是在郊区的一个作坊。欧阳利用和州里关系过的去，去厢军中作坊中要来了几名老工匠。还从皇家作坊要来几名对火药有认识的人，其余百人全部是打下手，对火药有所

认识的杂役。所以与其说军工厂，不如说是个研究所，人数加一起还不到东京官方武器作坊的零头。

欧阳对火药懂的不多，也没给大家留课题。欧阳只是说：威力越大越好，安全第一。研究中死亡，抚恤金三百贯。如果有研究通过，有额外奖金。如今钱的问题实在不大，别说欧阳自己那身家，就是阳平的税利一年抵得上前十年的总和。

还有就是新城扩建，甘信这头孺子牛在大干苦干一个月后，终于是把各项预算报了上来。但他没想到，欧阳看了预算高达30万贯后，自己精心搞的报告，被否决到一文不值。

“要城墙干嘛？修建房屋干什么？”欧阳道：“把东门城墙拆了连接出去。那些土地画成各种形状进行拍卖。只拍卖使用权，不拍卖地契。我们凭什么帮他们兴建场地，空地划出去。从西门修一条环城路通向东门，这样运输马车等就可以不用经过城内。城内只做商业区，但凡是作坊的一律撤出城外。不用强制，新城作坊十年内免税五成，城内作坊土地可以向官府交换新城土地。新城必须有统一的排水道……”

甘信边点头，边在新城图纸上笔划。欧阳指这图纸道：“近东门这几块地我要了，报社、印刷厂、造纸厂。军工厂要移到山旮旯去。还有在新城中心要留一块设立衙门派出所，从这一直延伸到清河大堤……你整理好后，可以贴出布告出去，然后有兴趣的可以来看图纸，也可以实地勘察，统一到三月某一天拍卖，有资金没项目不准投拍，知会惠兰，广告打两期。”

“大人，这样布置恐怕要工部批准。”

“恩……你安排让惠兰派个记者，采访下工部尚书。事后，把图纸递过去，顺便送上点礼物。”

“是！大人，这些土地不好四方的划分。”

“把不好划分的留下来，到时候可以设置点店铺。饭庄、酒楼、或是日用商品店用。这些店铺先不出售，等新城起来后可以卖个好价钱。”

甘信点头：“最近这几个月，州内好多人都来阳平当雇工，还有难民涌来了三千多人，但是，大多都不识字。是不是可以优先安排他们修建道路和开拓新城，一来工钱低，二来让他们边工边上学堂，几个月后好歹也能自己谋生活。都靠舍粥总不是个办法。”

“提议不错。还有，如果有一技之长的，真有用的，可以向阳平钱庄贷款生活费去识字，吩咐各场主，工人文盲率过三成，重罚，至于重罚理由不用说太多，反正能罚到就是，他们心里明白。”欧阳吩咐：“商业、工业都提

升，农业也别停了。你下个通知，但凡耕田荒废一年的，由乡或村或族收回。额外开田的可以免收五年五成粮食。再安排一些有经验的老农民定期到学堂讲课，费用衙门里出。”

“是！”

“还有，甘信，你事情多。可以适当配一到两个助手。”

甘信喜道：“谢大人。”

“圣旨到！”九公公携带圣旨外带二十名禁军而来。

没别的事，一来就是让欧阳去当二月底武举的副主考，二来是赵玉给欧阳一些绸缎、黄金，还有两名侍女的赏赐。赏赐倒是正常，这么几个月下来，皇家报虽然只在寿州周边和东京销售，但对赵玉皇权的巩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用俗话说，就是新皇人气旺。赵玉非常满意。在年节之前，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第九十七章新城规划

退朝后，一个亲信大臣跟随了蔡京询问。蔡京淡淡道：“皇上未必就在意了辽金战局，而是转移朝野视线。”

大臣恍然：“蔡相明见，那姚古？”

“难逃流放之罪，约束大家不可上表求情。”

“蔡相留步。”一个内侍急跑到跟前道：“陛下请蔡相拟旨，由蒋之奇为主考，欧阳和张玄明副主考主持下下月武举。”

“知道了！”

大臣见内侍离开问：“这是怎么个讲究？”

“张玄明这个酷吏恐怕要上位了。”

“那欧阳？”

“此子聪明之甚，虽是皇上亲信，但知朝中水深，避阳平而居，做事端正，并无其他野心。闻其乃是个实干之才，无需过多揣摩。”话语中蔡京对欧阳还是颇有好感。这当然是因为欧阳给他安排了一期专访，主要是茶叶法的修订。大宋的律法还是比较细的，从茶叶，到盐，还有矿石，都有法制管理。只不过法是有了，但执行的对象却有区分，法律成为一些官员拿来当似利的利器。一旦落在他们身上，却有‘违御笔’这样的论调。也就是朝廷出的官员内部保护法。

欧阳深知道一个社会最重要就是法律，他原本希望用法律壮大商人，而如今他则看清楚，如果有希望，也只能是用商人来修改法令。只不过这件事他暂时无暇顾及，虽然即将过年节，但他最近很忙。

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欧阳开始分权。民事诉讼全部由甘信负责，刑事则由自己和展铭负责。翻整班房，分几个区域。有专门办理税务的，有专门调解矛盾的，有专门管理工商的，还有专门调节矛盾的，另外还有欧平的会计部等等。这些人都是从原先的衙役中选拔，要么说欧阳当时那么困难也是要选识字的人。这些人明白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忠诚度也比较高，用起来比较好使。

其次，就是军工厂的建立。这说是军工厂，其实就是在郊区的一个作坊。欧阳利用和州里关系过的去，去厢军中作坊中要来了几名老工匠。还从皇家作坊要来几名对火药有认识的人，其余百人全部是打下手，对火药有所

认识的杂役。所以与其说军工厂，不如说是个研究所，人数加一起还不到东京官方武器作坊的零头。

欧阳对火药懂的不多，也没给大家留课题。欧阳只是说：威力越大越好，安全第一。研究中死亡，抚恤金三百贯。如果有研究通过，有额外奖金。如今钱的问题实在不大，别说欧阳自己那身家，就是阳平的税利一年抵得上前十年的总和。

还有就是新城扩建，甘信这头孺子牛在大干苦干一个月后，终于是把各项预算报了上来。但他没想到，欧阳看了预算高达3o万贯后，自己精心搞的报告，被否决到一文不值。

“要城墙干嘛？修建房屋干什么？”欧阳道：“把东门城墙拆了连接出去。那些土地画成各种形状进行拍卖。只拍卖使用权，不拍卖地契。我们凭什么帮他们兴建场地，空地划出去。从西门修一条环城路通向东门，这样运输马车等就可以不用经过城内。城内只做商业区，但凡是作坊的一律撤出城外。不用强制，新城作坊十年内免税五成，城内作坊土地可以向官府交换新城土地。新城必须有统一的排水道……”

甘信边点头，边在新城图纸上笔划。欧阳指这图纸道：“近东门这几块地我要了，报社、印刷厂、造纸厂。军工厂要移到山旮旯去。还有在新城中心要留一块设立衙门派出所，从这一直延伸到清河大堤……你整理好后，可以贴出布告出去，然后有兴趣的可以来看图纸，也可以实地勘察，统一到三月某一天拍卖，有资金没项目不准投拍，知会惠兰，广告打两期。”

“大人，这样布置恐怕要工部批准。”

“恩……你安排让惠兰派个记者，采访下工部尚书。事后，把图纸递过去，顺便送上点礼物。”

“是！大人，这些土地不好四方的划分。”

“把不好划分的留下来，到时候可以设置点店铺。饭庄、酒楼、或是日用商品店用。这些店铺先不出售，等新城起来后可以卖个好价钱。”

甘信点头：“最近这几个月，州内好多人都来阳平当雇工，还有难民涌来了三千多人，但是，大多都不识字。是不是可以优先安排他们修建道路和开拓新城，一来工钱低，二来让他们边工边上学堂，几个月后好歹也能自己谋生活。都靠舍粥总不是个办法。”

“提议不错。还有，如果有一技之长的，真有用的，可以向阳平钱庄贷款生活费去识字，吩咐各场主，工人文盲率过三成，重罚，至于重罚理由不用说太多，反正能罚到就是，他们心里明白。”欧阳吩咐：“商业、工业都提

升，农业也别停了。你下个通知，但凡耕田荒废一年的，由乡或村或族收回。额外开田的可以免收五年五成粮食。再安排一些有经验的老农民定期到学堂讲课，费用衙门里出。”

“是！”

“还有，甘信，你事情多。可以适当配一到两个助手。”

甘信喜道：“谢大人。”

“圣旨到！”九公公携带圣旨外带二十名禁军而来。

没别的事，一来就是让欧阳去当二月底武举的副主考，二来是赵玉给欧阳一些绸缎、黄金，还有两名侍女的赏赐。赏赐倒是正常，这么几个月下来，皇家报虽然只在寿州周边和东京销售，但对赵玉皇权的巩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用俗话说，就是新皇人气旺。赵玉非常满意。在年节之前，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第九十八章赏赐小插曲

欧阳一听倒是稀奇，怎么还赏侍女。九公公含蓄的稍微解释了一下。原来赵玉看欧阳没一点成亲的打算，就让小青选了两名官奴给送了过来。官奴这词在大宋并不陌生，欧阳修就写有今日一觞难得共，聊对捧，官奴为我高歌送，这样的词句。官奴男性是官营手工业的机构的重要成员。女性在汉武帝时候多为军妓，到了宋代多在青楼，也有部分是权贵的婢女。至于官奴的来源也很多，一道是刘惠兰那样的。一道是父亲无力还公债被充的，一道是无力交人头税，自愿为官奴，还一道如盗匪未成年的子女等等。官奴没有户籍，统一管理，不用上人头税，没有人身权利。而且即使主人同意，也不能外嫁的，主人不要，可以退回奴营。如果身死，还会有专人来调查，这恐怕是这些官奴的唯一权利。就这点权利也是云烟，就算是她们现在死在欧阳面前，欧阳最多也就交点钱罢了。

欧阳家也有两个丫鬟，仆妇一名，还有一名男性干体力活的称为家丁。但这些人都是雇佣性质，随时可以辞职。原本按照标准，欧阳还得有四名轿夫，不过欧阳全免了，反正也找不到轿子。

而欧阳面前两个女子，大的二十不到，低头行礼，文静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惧怕。小的则十八左右，畏缩在大的身后。虽然瘦弱，但都是美人胚胎。

九公公一边道：“欧大人，这可都是处子，皇上专门交代，咱家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挑出来的。”

也就是不收钱的泄欲工具呗。欧阳看着两人皱眉头问：“九公公，能不能退货。”

九公公呵呵一笑道：“大人，你要是慈悲就收了他们。说句粗俗点的话，你收了，她们就给你一个人玩，你要是不收，不知道她们得应付多少男人。说不好派到军中……”

“你看我哪点象观音了。”欧阳道：“九公公里面请，准备了点酒菜，不要推迟。”

“好说，好说！”九公公也不客气的跟随欧阳而走。两名官奴则在欧平的带领下去内院。

甘信在一边问展铭：“你怎么看？”

展铭低头道：“大人心中有数。”

一熟悉衙役问：“展大人，什么有数？”

“但凡是官奴年轻女子，必然有统一教导礼数。这大的还好，小的那娇柔却是欲盖弥彰了。”展铭道：“看来大人日子似乎也不是很好过。”

甘信摇头：“也许相反，或者可以说是当今皇上太看重大人。”

……

酒席比较简单，临时准备的，没多少好货色。九公公这行干久了哪会不知道，这说明欧阳平时吃的就很随便，九公公也不挑剔。欧阳举杯问：“公公，你我也算是熟知，不知皇上这是怎么个意思？”

“欧大人果然目光如炬，实不相瞒，那小的也确实是官奴，不过……”九公公犹豫一会，还是得说，否则怕欧阳误会了：“这女子本是小青郡主的奴婢。“

欧阳反倒不明白问：“小青的奴婢？”

九公公问：“大人莫是忘了和小青郡主有婚约？”

“婚约？胡说。谁说有婚约的。”欧阳抓下巴抓头想了好一会，就没想起和谁有婚约来着。

“这个……反正皇上说有。咱家就知道郡主的意思是，如果实在要玩女人，就别出去玩了。咱家猜啊，郡主恐怕是担心大人哪天不小心就突然成了亲，所以才留个亲信在大人身边。”

“这么开明？”欧阳苦笑：“九公公，我和小青真没婚约。”

“这个咱家不知道。”九公公笑咪咪不是好东西道：“反正人是带到了，**一刻值千金。郡主都这么开明，你这未来的郡马爷，不能辜负了这番好意哦。男人嘛，要么好权，要么好钱，但好色这关，全都跑不掉。”

和一太监淫笑，欧阳没兴趣，他只能苦笑思索，自己什么时候和小青就有婚约了？难怪皇帝让自己也可以住到郡主府去，可是，哪有的事呢？对小青欧阳可没想法，来这世界，要说有想法的第一就是李师师，当然那是一夜欢好，娶她欧阳是不干的。虽然欧阳思想开放，但也没打算娶一双玉臂千人枕，一点红唇万人品的人。第二让他有点冲动就是完颜兰，最少比较合自己口味一点。但是婚姻这词还距离一万八千里。没有语言沟通，没有互相的了解，结婚是不干的。至于第三就没有了。

……

送走了九公公，欧阳回到自己家，招呼一声：“开会！”这是内部会议，开过几次，主要是协调自己和佣人之间的思想差距，比如菜里盐放多少，是否需要宵夜，衣服洗晒习惯等等。要想过的舒服点，这些事得摆在明面上来说。

两名丫鬟，一名仆妇、家丁。外加欧平和两官奴小院集合。白莲想凑热闹，欧阳制止，严格来说白莲虽然住在自己家，但却是自己员工，不是自己家人。当然看热闹可以。

“你们叫什么？”欧阳问两名官奴。

大的说话道：“老爷让我们叫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妓甲？妓乙？欧阳略过这问题指了大的问：“你会什么？”

“？”大的不太明白。

“比如小翠、小萍他们会洗衣服，打扫房间、整理杂务。李婶会煮饭买菜，收拾材火，阿三会休整院子，搬米运物。”欧阳问：“你会什么？”

“奴婢不会。”大的羞愧。

“什么都不会？”欧阳反问，合着自己还得白养她们？

小的忙道：“我们会捏腿，锤背，端茶，送水……”

“会纺织吗？”

“不会！”

“会缝补吗？”

“不太会！”

欧阳怒问：“除了被人日，你们还有什么生存价值？”

“咳！”白莲在一边小心道：“大人，你吓到她们了。”

“恩！”欧阳脸色好一点，其实他生气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他也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的火。欧阳缓口气再问：“会算数吗？”

“老爷，您别问了。”大的眼泪哗拉拉道：“我们打小就是学服侍人的活，妇人礼节，还有只学怎么讨男人欢心。”

“那你们可来错地方了。这地方没人需要人服侍。”即使两个丫鬟，也没帮欧阳穿过衣服，端过夜壶。负责只是杂活而已。

“大人！”刘惠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在一边笑问：“大人火气怎么这么大？按惠兰看，这两个都是美人胚胎，可以说是千中选一。有多少男人可艳羡大人的艳福。以后有个一子半女的，大人再收她们为妾，帮她们脱了贱籍，反倒是帮了她们，一番造化。”

欧阳呵呵一笑：“惠兰，你怎么来了。”

“唐州、蔡州、光州派人来，问能不能派驻记者到他们州里。”

欧阳摇头：“暂时还不行，必须对招募的记者进行一定的培训。我这边忙完就抽个时间统一安排一下，然后再派出去。”

ps：百章后入V，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有个作者调查，希望大家有空去看看。

第九十八章赏赐小插曲

欧阳一听倒是稀奇，怎么还赏侍女。九公公含蓄的稍微解释了一下。原来赵玉看欧阳没一点成亲的打算，就让小青选了两名官奴给送了过来。官奴这词在大宋并不陌生，欧阳修就写有今日一觞难得共，聊对捧，官奴为我高歌送，这样的词句。官奴男性是官营手工业的机构的重要成员。女性在汉武帝时候多为军妓，到了宋代多在青楼，也有部分是权贵的婢女。至于官奴的来源也很多，一道是刘惠兰那样的。一道是父亲无力还公债被充的，一道是无力交人头税，自愿为官奴，还一道如盗匪未成年的子女等等。官奴没有户籍，统一管理，不用上人头税，没有人身权利。而且即使主人同意，也不能外嫁的，主人不要，可以退回奴营。如果身死，还会有专人来调查，这恐怕是这些官奴的唯一权利。就这点权利也是云烟，就算是她们现在死在欧阳面前，欧阳最多也就交点钱罢了。

欧阳家也有两个丫鬟，仆妇一名，还有一名男性干体力活的称为家丁。但这些人都是雇佣性质，随时可以辞职。原本按照标准，欧阳还得有四名轿夫，不过欧阳全免了，反正也找不到轿子。

而欧阳面前两个女子，大的二十不到，低头行礼，文静的脸上流露出几分惧怕。小的则十八左右，畏缩在大的身后。虽然瘦弱，但都是美人胚胎。

九公公一边道：“欧大人，这可都是处子，皇上专门交代，咱家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挑出来的。”

也就是不收钱的泄欲工具呗。欧阳看着两人皱眉头问：“九公公，能不能退货。”

九公公呵呵一笑道：“大人，你要是慈悲就收了他们。说句粗俗点的话，你收了，她们就给你一个人玩，你要是不收，不知道她们得应付多少男人。说不好派到军中……”

“你看我哪点象观音了。”欧阳道：“九公公里面请，准备了点酒菜，不要推迟。”

“好说，好说！”九公公也不客气的跟随欧阳而走。两名官奴则在欧平的带领下去内院。

甘信在一边问展铭：“你怎么看？”

展铭低头道：“大人心中有数。”

一熟悉衙役问：“展大人，什么有数？”

“但凡是官奴年轻女子，必然有统一教导礼数。这大的还好，小的那娇柔却是欲盖弥彰了。”展铭道：“看来大人日子似乎也不是很好过。”

甘信摇头：“也许相反，或者可以说是当今皇上太看重大人。”

……

酒席比较简单，临时准备的，没多少好货色。九公公这行干久了哪会不知道，这说明欧阳平时吃的就很随便，九公公也不挑剔。欧阳举杯问：“公公，你我也算是熟知，不知皇上这是怎么个意思？”

“欧大人果然目光如炬，实不相瞒，那小的也确实是官奴，不过……”九公公犹豫一会，还是得说，否则怕欧阳误会了：“这女子本是小青郡主的奴婢。“

欧阳反倒不明白问：“小青的奴婢？”

九公公问：“大人莫是忘了和小青郡主有婚约？”

“婚约？胡说。谁说有婚约的。”欧阳抓下巴抓头想了好一会，就没想起和谁有婚约来着。

“这个……反正皇上说有。咱家就知道郡主的意思是，如果实在要玩女人，就别出去玩了。咱家猜啊，郡主恐怕是担心大人哪天不小心就突然成了亲，所以才留个亲信在大人身边。”

“这么开明？”欧阳苦笑：“九公公，我和小青真没婚约。”

“这个咱家不知道。”九公公笑咪咪不是好东西道：“反正人是带到了，**一刻值千金。郡主都这么开明，你这未来的郡马爷，不能辜负了这番好意哦。男人嘛，要么好权，要么好钱，但好色这关，全都跑不掉。”

和一太监淫笑，欧阳没兴趣，他只能苦笑思索，自己什么时候和小青就有婚约了？难怪皇帝让自己也可以住到郡主府去，可是，哪有的事呢？对小青欧阳可没想法，来这世界，要说有想法的第一就是李师师，当然那是一夜欢好，娶她欧阳是不干的。虽然欧阳思想开放，但也没打算娶一双玉臂千人枕，一点红唇万人品的人。第二让他有点冲动就是完颜兰，最少比较合自己口味一点。但是婚姻这词还距离一万八千里。没有语言沟通，没有互相的了解，结婚是不干的。至于第三就没有了。

……

送走了九公公，欧阳回到自己家，招呼一声：“开会！”这是内部会议，开过几次，主要是协调自己和佣人之间的思想差距，比如菜里盐放多少，是否需要宵夜，衣服洗晒习惯等等。要想过的舒服点，这些事得摆在明面上来说。

两名丫鬟，一名仆妇、家丁。外加欧平和两官奴小院集合。白莲想凑热闹，欧阳制止，严格来说白莲虽然住在自己家，但却是自己员工，不是自己家人。当然看热闹可以。

“你们叫什么？”欧阳问两名官奴。

大的说话道：“老爷让我们叫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妓甲？妓乙？欧阳略过这问题指了大的问：“你会什么？”

“？”大的不太明白。

“比如小翠、小萍他们会洗衣服，打扫房间、整理杂务。李婶会煮饭买菜，收拾材火，阿三会休整院子，搬米运物。”欧阳问：“你会什么？”

“奴婢不会。”大的羞愧。

“什么都不会？”欧阳反问，合着自己还得白养她们？

小的忙道：“我们会捏腿，锤背，端茶，送水……”

“会纺织吗？”

“不会！”

“会缝补吗？”

“不太会！”

欧阳怒问：“除了被人日，你们还有什么生存价值？”

“咳！”白莲在一边小心道：“大人，你吓到她们了。”

“恩！”欧阳脸色好一点，其实他生气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他也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的火。欧阳缓口气再问：“会算数吗？”

“老爷，您别问了。”大的眼泪哗拉拉道：“我们打小就是学服侍人的活，妇人礼节，还有只学怎么讨男人欢心。”

“那你们可来错地方了。这地方没人需要人服侍。”即使两个丫鬟，也没帮欧阳穿过衣服，端过夜壶。负责只是杂活而已。

“大人！”刘惠兰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在一边笑问：“大人火气怎么这么大？按惠兰看，这两个都是美人胚胎，可以说是千中选一。有多少男人可艳羡大人的艳福。以后有个一子半女的，大人再收她们为妾，帮她们脱了贱籍，反倒是帮了她们，一番造化。”

欧阳呵呵一笑：“惠兰，你怎么来了。”

“唐州、蔡州、光州派人来，问能不能派驻记者到他们州里。”

欧阳摇头：“暂时还不行，必须对招募的记者进行一定的培训。我这边忙完就抽个时间统一安排一下，然后再派出去。”

ps：百章后入V，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有个作者调查，希望大家有空去看看。

第九十九章地雷

“恩！”惠兰点头看两名官奴道：“大人，惠兰刚说的不是玩笑话。只有那样才是真正帮了她们。”

欧阳笑问：“难道我长的很象喜欢做好事的人？你看看怎么安排她们？总不能只吃饭不干活吧。”

刘惠兰苦笑：“恕惠兰粗俗，大人若不要她们身子，惠兰也不知她们能干什么。”她们和惠兰不一样，惠兰好歹是从良了，即使这样当了先生还被国子监人歧视。封建社会，这人就是分了三六九等，不仅是事实，也是封建主们制定的规矩。否则欧阳将展铭从捕快提到县尉，展铭也不会那么感激。所以不仅是封建主们，就是展铭这样的大丈夫，当捕快时候也觉职业下贱。再怎么说展铭也是公差，而官奴则是贱籍，她们对自己都没有看法。如刘惠兰说的，她们最高追求也就是落到欧阳这样人手里，然后帮助生个孩子，这就是她们最好的归宿。

可惜，她们倒是想生，但欧阳却不干。换了很多人都认为回古代就是要玩女人，怎么多怎么来。但欧阳毕竟有警察的根，再混蛋也不会弄两个**隶在家里。这不仅是不尊重她们，更是不尊重自己。相反，他宁可花钱去妓院进行钱肉交易。赵玉没想到的是，自己一时的大方，成了欧阳最为头疼的难题。

最后无奈，只能采用欧平的意见：“你们就帮忙大家打打下手，两人一屋子，每月零花每人四百文。不许到我房间，不许打听公务，不得收取外人钱物。”

这个事情好解决，可是小青的事情呢？按照欧阳经验，这初恋是最靠不住的，这丫头怎么就不移情别恋呢？再说，好感也有限得紧吧，没必要在自己这小树上吊死才是正理。

……

“所谓记者，就是记录真实的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皇家报的风格。某些事实可以不说，但是禁止乱说。每条从皇家报出去的消息必须真实。这点是最最重要的。”欧阳道：“派驻外地，不许吃请，不许收受他人好处，一旦现，就地除名，并且以皇差舞弊罪名缉拿。不需要你们有什么太多才干去编造故事，那不是记者。身为记者，最大的要求是手快。现在每人一张纸一枝笔，都站着写。你们要把我和刘副总编的谈话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然后再重新抄录上交刘副总编。明白吗？”

十几名招募，和衙役中抽选的准记者齐齐回答：“明白！“

……

“为什么你们就不垫块硬木呢？”欧阳看交上来的抄录摇头：“为什么你草稿一定要写马字呢？你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字上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欧阳提笔在纸上打个圈：“你们看，这样不就成了？用心研究，草稿是给你们自己看的，你们自己看得懂就好。但是必须负责完整的翻译成大家能看懂的文字。多练练，纸管够、墨管够。谁要觉自己不行，吃不了这份苦，趁早说。每月三十贯的工钱可不是白开的。”

“是！”所有记者开始忙乎上。

刘惠兰给欧阳一杯茶道：“大人，要不要寻几个记忆好的？”

“不用，人都是练出来的。”欧阳看惠兰愧疚道：“都是我不好，你一来就让你弄学堂，现在又问报纸事情忙乎，都没时间注意自己的事。那个展铭是什么意思？”

“大人，惠兰能做事已经非常开心。至于展大人那……一切随缘吧，不敢劳烦大人过问。”

“那成，那我就说工作的事。”欧阳道：“可以适当开些专栏，增加报纸阅读的娱乐性。比如可以采访下玉匠，看怎么个分辨好坏玉。可以比较下市面流行的各种胭脂水粉的特色等等。”

“这些没有问题，我会安排人。”惠兰道：“大人，惠兰看了上月帐目，我们足亏了三千贯钱，您又不让报上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放心，前期一定是亏损的，主要一来大宋识字人不多，二来名头不够响亮，三来销量局限。这些慢慢都会好起来。我听说，东南那边有商人来，洽谈广告业务？这可以接嘛。人少，我们广告费用就开少点，人多，我们就开高点。不要以为我是阳平商会的股东，就一定要做阳平商会的广告。做广告，有奶就是娘，谁钱多，帮谁宣传。”

正说着，‘咻’一道响箭飞上天空，欧阳一看位置大汗，那不是郊区军工厂的位置吗？慢道：“我去看看，你费心。”

“恩，大人小心。”

……

昏迷，欧阳到现场一看险些晕倒，自己那亩大的军工厂还没有半点的收益，就在熊熊燃烧。十几名衙役正在组织人灭火。欧阳一看火势喊道：“不用

灭了，烧光了算。”他是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全是火药啊。欧阳问的是：“死了多少人。”这边有专门从广备攻城作挖来的专家，广备攻城作是宋朝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真宗时期日出弩火药箭七千支,弓火药箭一万支,蒺藜炮(内装有带刺铁片的火药包)三千支，皮火炮二万支。到了宋徽宗这家伙，竟然经常没钱开工。欧阳挖他们来，为了是让他们从制造火器转行为研究火器。这把火别把这些人才全部烧光才好。

“大人，成了，成了！”一个黑漆的人冲到欧阳身边激动道。

“成了什么？老师傅？”

成了什么？欧阳听了这老师傅介绍后一楞，按照道理应该是先出火枪才对，怎么会先出了……地雷。欧阳所不知道的是，金兵攻打陕州时候，宋人已经用上了地雷，不过那时候叫火药炮，和现代地雷也有差距。史载：炸炮制以生铁铸，空腹，放药杵实，入小竹筒，穿火线于内，外用长线穿火槽，择寇必由之路，连连数十埋入坑中，药槽通接钢轮，土掩，使贼不知，踏动机，震起，铁块如飞，火焰冲天。

这老师傅制造的就是这玩意，铁壶，塞满火药，整结实。然后小竹筒插在里面。火线接出来，火线被一钢珠和火石包夹。当有重物压在钢珠上时候，会打动火石。火石点燃火线，而后爆炸。缺点也显而易见，先不能保证百分百爆炸。再有必须踩在钢珠之上才有可能打火成功。最后一点，别看这房子烧的热闹，威力确实不算太大。否则欧阳城中就能听见爆炸声。

第一百章武举

久肇事者很兴奋对欧阳比似平证明自只没白拿匪阳...竹姚为了表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一般。欧阳道：“里面放点铁针，铁珠什么威力是不是会更大？”

“对啊”。肇事者大喜，跑一边研究去了。

欧阳其实并不算高兴，或者说他心中很矛盾。地雷最廉价的热武器，展起来的后果欧阳心中有数。但是，又不耳否认，战争是资本、社会展和进步的最重要一个环节。有战争必然就会死人，比如这地雷，将来炸死的恐怕并不只是士兵。

死两人。伤七人。这就是研究的代价。欧阳在焦黑的尸体面前深深反省自己。自己要一外行人就算了，可是身为一个现代人也会竟然会漠视火药的威力。这两人可以说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死亡的。

人下葬了，抚恤金也给了，死难的家属都感激欧阳的大方，并没有人去责怪欧阳，但欧阳感觉还是不痛快之极。心情郁闷，有话无处说更加让他堵的慌。喝了八分醉，独自去了凤阳楼。老鸠乃是有阅历的人，见了这情况心中有数了几分。一边虚与委蛇让人照顾着，一边派人去衙门找人。

宿醉而醒最为难受，头疼，口干，全身酸麻麻的。欧阳懒得看身边的女人，一拉内衣摸把小弟弟。恩，坏事似乎没干成。晃悠下床，只听身后传来一个熟悉声音：“大人，你醒了？”

“白莲？”欧阳惊的三魂全丢，不会吧。酒后乱性，把人家给上了？欧阳不是什么君子。但他还是比较喜欢收钱那种。

“我也睡着了？”白莲下床。有点迷糊。欧阳看是和衣而睡。收回了三魂。抚摩下自己蹦跳的小心脏。

“你先睡会欧阳跑路，出房间，找老鸠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原来，昨天晚上老离到了衙门，恰巧白莲在值集。于是就跟随了过去。没想欧阳一见白莲一把抱住喜道：老鸠，这很好嘛，要胸部有胸部，要屁股有屁股，结实不死板，上等货色啊。至于脸，欧阳没看见，他是半趴在地上的。一到了床上，欧阳就睡着了，衣服和鞋子还是白莲帮忙脱的。到了下半夜，白莲因为寒冷和困意也上床休息。

白莲很大方，也很直接。她对欧阳说，当马匪时候和马匪睡一起取暖都是很正常的事。欧阳本来就看得开，他主要担心人家姑娘家看不开。白莲这态度，这事就如同没有生过一般。但是他没想到因为这件事。却给自己带来

不意想不到的麻烦。

军工厂在年前恢复了研究，欧阳统计了下，因为这场意外，导致自己直接损失高达一万七千贯。这苦只能自己咽，没地报销。

所幸的是，皇家报十一月销量大涨，达到了一万份。最大销售量来自东京。如今看报、读报和听报已经成为东京百姓闲暇的娱乐之一。如同现代一样，一些百姓也开始对国家政策进行评论，对皇家报报道的各项物价涨跌也很关心。唯一不满意就是，内容实在不够看的。欧阳也没办法，当先几个记者都是衙役中抽出来的，不专业不说，而且思想局限。就说朝会。楞是没有一个记者敢去。最后只能展了九公公这个特约记者。按照展趋势和饱和度估计，十二月份皇家报收支将达到平衡。记者培完毕后，分派附近州后。再成立专门邮递马快，盈利指日可待。并且还可以当地商人联合，以批的方式让其代为销售。

欧阳是看见了其中的利润。卖出十万份，那就是一千贯。

当从东京人口坠万，就可以看出其中巨大的商业价值。苏千也看出来了，但是由于是皇家报，欧阳也不敢擅自出让股份。但是欧阳看上了阳平钱庄的密布，正在商量让阳平商会成为二级代理商，朝北面扩展。

又是一个年节，甘信有家有老婆，本准备和大家一起吃火锅。但被欧阳喝令了回去。苏老爷子对这个女婿是越来越不满意了。阳平地面谁都知道王家寡妇和甘信有一腿。甘信也是奇了怪，苏家姑娘好容易是同意其将王寡妇迎娶，但甘信却不同意，并且表示，自己以后绝不招妻不纳妾。欧阳是看出来，这小子既想吃饺子，又不想打包回家。带回去他觉着对不起自己老婆，但是又迷恋王寡妇，不过心中又有理智。别人的家务事，欧阳不好管。再说这是作风问题，说破天去也就是男人外面有情妇。总不能要求自己手下都是柳下惠或者是圣人吧。人或多或少总是那么些毛病。就如同欧阳百忙中还惦记着要和李师师上床一样。都是毛病。

惠兰和展铭虽然坐在一起，但是两人”欧阳看，即使结婚也可以说是对模范夫妻。相敬如宾。都是闷葫芦，于是欧阳就提了：“展铭，你看你和惠兰这亲事什么时候办了。别小看我们惠兰，现在皇帝那都是知晓的，而且还佩服有加。欧平也是自己人，左右做个见证，你看？”

展铭犹豫了一会后道：“这个还看人家意思。”

惠兰大方许多

“恩！这一月要记者培市。二月我得去东京武举。三月。新城土地拍卖规划，还有东京省试报道。四月，拓展周边报纸市场，要不五月吧。”

“一切听大人安排。”

“欧平，这事你上点心。家具。房屋翻新，还有嫁妆等等。”

欧平点头：“少爷，你就放心吧。”欧阳最近越来越忙。欧平也是难得和他在一起吃饭，这种事自己能担的就担起来了。比如年节贺礼，人情来往，全部都是他来做主。

欧阳也希望饭局上多点人，虽然目前各职位配备都很齐全。但是真能坐到一起说些外人不能听的话，也就这么几人还有一个甘信而已。

展铭道：“大人吩咐，钱也使得上，再有州里都知道大人是皇上身边的人所以火药这边供应都很齐全。”

“这些有你负责我就不操心了。过年，不说公事，喝酒，吃东西。”欧阳话题一转：“我这边也想和你们聊聊，你们说这武举得怎么个举法？”

“前几朝设有武科，一比武艺，二比策。三比兵书，中得后赐武职。不设庄园。本朝唯一武状元本是文状元，改武职业，这才有武状元一说。”惠兰款款而谈道：“但武之一途，地位低下。选武往往不得已。这三比又大限制了人才的挖掘，读书，读死书。看如今，多是子从父职从武，而多数人还是重文，即使当个正八品知县亦比正五品团练使威风。”

展铭则道：“一人再勇，恐怕也无法力斗百人。为将为帅自然不能轻冲敌前，武艺之说，似乎用处不大。卑职孟浪，大人不要见怪。”

欧平表自己意见：“三国中张翼德一声大吼，吓退百万曹兵，

“扯淡，即使是顺风的情况下，相距一箭之地，声音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欧阳道：“现在战场谁没个弓啊弩的，一个外表出众的大将冲在第一个。保证马上就变成刺猬。你当敌人都傻的，擒贼先擒王谁都知道。”

惠兰笑道：“大人似乎已经有所想法。”

“是哦，想法是有，只是不知道我随便这么一改，人家会不会有意见。”

“这个大人可以放心。武举算杂科。说白点，除了进士科大家都盯紧外。明科、算科等等大家还真没什么注意力。如果不是大人对辽金战局有所看法，即使当今皇上也不会这么在乎这次武举。惠兰看皇上选了这三人做考官，可是大有深意。主考蒋之奇是老好人。老朽不堪用，只不过是提升下武举的重视程度。副考张玄明，一个八品皇差，乃是皇上的亲信。但是却入不了朝。这次派他为副考，看来有让他入主枢密院的心思，或者最少是笼络下新进将领。至于大人，皇上不是不知道你花样百出，她就想你能想出个办法

来真正选出几名将帅。”刘惠兰道：“惠兰一直收到东京传来的新闻，对这些事还是有点了解的。”

东京传来的新闻不少，但是能用的不多。主要是不能说。刘惠兰原先也不明白欧阳为什么不让。后来明白了，看现在很多大臣们对记者都很客气，问什么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说了不该说的话，报纸也不会刊登出来。而且适当良性暴光，让他们在京城和皇帝面前身价颇高，好处越多，他们就会越支持皇家报。

“成！那我就折腾。对了！年后，衙门的事我管不了那么多。展铭你得好好配合下甘信。”欧阳目前一是报纸，二是军工厂，三是阳平商会。阳平如今一派和谐，威望也够了，总算是能安排自己的事。

年节关扑，法定节假日。欧阳出门随便扫了几个摊子，一干百姓就望风而逃。早听说当地知县是个赌神。欧阳见此情形也汗颜，自己这不就是去报社顺路玩玩嘛。对这个节日。欧阳交代的指导思想是，维持秩序，保护但不鼓励。主要是避免强扑之事生。

报社今天没人开工，放假一天。只有惠兰一人在忙着看州、县和东京来新闻稿。欧阳进去，惠兰看茶后，欧阳道：“我写一下，明天之内印出来。后天所有快马出。各路军中投递四份。然后在一月之内，尽可能把全大宋境内全部投递张贴。这样才有可能让大家赶上二月底的武举。你记下。”

“恩，大人请说。”

“武举分将举、帅举。将举最低要求：弓开二石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马上箭十中二。如有高强马上竞技者，要求酌情放松。帅举：识千字，知晓兵书、胆色过人、知人而善任…”

“大人！”惠兰提醒道：“将举可以，但是帅举似乎没有标准。”

“帅举进行我还得问皇上行不行，先扯着。”帅就是战略制定者，大战役的指挥者。亦可成为局部地区的指挥官。灵活机动的用手中资源完成任务。为将就不用考虑那么多，说朝哪打，领兵朝哪打就可以。

“恩，惠兰记下了，大人继续。”

“将头名者奖百贯，帅者前五名奖五百贯。当场兑现！”

武举报名人数达到了武则天开武举以来最高。不仅有来自各地禁军的中下年轻军官，更有来自厢军，甚至是乡兵中的士兵。民间习武者也跃跃欲试。一时间武举风头无两。二月的东京武举之风竟然掩盖了三月的科举士子们的风头。

于是不少大臣就有了意见，赵玉则是轻描淡写说，武举是一直举行的，欧阳这举法也没有违反了祖制。声势浩大也是人家欧阳的功劳。谁不满意可以自荐为科举主考。反正朝廷花费在科举上面的银钱绝对要比武举高上几倍。

大臣们想想也有道理，也确实没有理由找武举的麻烦。于毒朝廷一幕就算是揭过去了。

二月二十五号，帅举正式开始。在禁军校场，禁军环绕四面。三百名报名帅举的汉子笔直站立。几名主考官台阶上就坐，种师中这老将也被欧阳请来在一边休息。额外的人还有欧阳从培人的中选出来，特驻东京的皇家报负责人：李逸风。小伙子人很精神，本来是一名药房伙计，但记忆力甚好，药房中百多味中药位置错落无序，但其三天后可以一丝不差的抓取药物，虽然说不上天才，但也算是个人才。

欧阳站起来呵呵一笑道："本官就是个从六品的文官，今天这边可是有好几位都是正六品的大人。不过。本官虽然是副主考，但蒋大人和张大人看得起我，所以我就算是主考官了。先说一声。如果不识字，趁早走。否则一会别怪本官手黑。"

一干汉子都没有动静。

小第一道：某地"比如就是东京，被十万骑兵所围。你自率领五千步兵禁军前来救援，问你会采取哪种方式救援。你们面前有桌子，有笔。有纸、有东京周边地图欧阳略掉必考的孙子兵法等兵书，直接考实用性。欧阳补充道："军情况紧急，东京朝不保夕，尔等距离东京不过半天路程。

留给你们思考的时旬不多，半柱香时间必须有答案，点香。"

欧阳坐下，种师中一边道："大人此考在理。但是五千步兵似乎

"当然没办法，这问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下官只是想看看他们的性情欧阳呵呵一笑："打败战也要败的好看点。"

张玄明在一边道："欧贤弟小没有标准答案，如何判定？"他平时文雅非常，款款有礼，谁都看不出此人杀人却如同杀鸡一般。

"小回张兄。为帅者无论决策是对或错，必须要有个决策。这题毒的其实是他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做出判断。并且调整好队伍战略欧阳知道抗日战争，逃或者战都有说法。最怕就是主帅犹豫不决。结果战也没战。最后还逃的仓促，还不如一开始就整齐编制，并且节节撤退。身处劣势全部逃跑成功，也算是保存有生力量。即使全部战死，也可以说消耗敌人有生力量。都

有好处，唯一没好处就是，想战又想跑，结果两头不落好。

张玄明赞道：“欧贤弟真乃有心之人

半柱香是细香，而不是现在寺里一柱几百块钱的高香，再加校场风大，不一会就燃烧成了灰烬。欧阳算过，这些时间够一个普通人写两百个字，而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十几个字就可以了。

思考没写、或者写得很犹豫的被欧阳全部踢出局外，这一阵，淘汰人数八十人。

“欧大人，你看这写得真不错。””哦？”欧阳接过种将军一张纸看完不禁也赞了一声。上面说：四千人由副将带领急援东京。剩余一千精兵选水路用一天或一天半时间，直取敌人腹部，袭烧粮草。诈兵成前后包夹之势。观其行，或朝北引开围城之兵，或迂回调动使敌疲惫，寻小股而歼之。这个有才，不是五千人一起上船，是因为他知道周边弄不到那么船只。在四千援军掩护下，一千人目标不容易暴露。袭击弱小目标引起敌人注意，为东京减少压力。只不过。这一千人是回不来了。

欧阳看名字：韩世忠。恩”不认识，先前他就看过所有科举的人名字，岳飞没找到，其他即使有名将，也没有他认识的。欧阳问：“谁是韩世忠？”

“末将在欧阳看了过去。其人三十不到，身体魁梧、风度潇洒、双目有神。手脚甚是粗壮。

张玄明一边小声道：“这个韩世忠我知道，崇宁四年，西夏扰边，其率百人夜袭，斩五将夺一关。经略上报其功，为童贯所疑。而后两天连斩三将。袭敌营一次。杀千人。童贯无奈补其为武副尉。此人能弓开十石飞马射箭，十中四五

“我就说五千万绿草中怎么也有几朵牡丹花。”欧阳露齿嘿嘿一笑，韩世忠下面打个冷颤，这看着自己笑的也太诡异了。什么意思？欧阳示意：“坐吧”。“是！”韩世忠席地而坐。

第一百零一章武举之纸上谈兵

第二道题，你货醒来现，自只的万轻装步兵营怀”阻人一万骑兵相距十里之地。四面平原，跑你是跑不过人家，打又打不过。你该怎么办？顺便说一声，如果战死。就不能再参加下面的考试。这次给大家时间多一点，两柱香。”

张玄明这次迷惑了：“贤弟这是什么题？”

“嘘”我也不知道。”欧阳小声道：“主要是看看他们有没办法。否则我都会，直接让我去当帅得了。”

卷子收上来一看，五花八门小什么情况都有，显然一干人也被欧阳这考题逼的鸡飞狗跳。欧阳边看边忍笑，要说这都是逼出来，真不是胡说。有章法点的就每多少距离留多少兵马，节节抵抗，消耗骑兵的锐气。这还行，骑兵冲刺也是有距离的，一旦骑兵没有冲刺力，马匹疲乏，对步兵的杀伤将大大减轻。不靠谱的也有，有的承诺赏金多少带领大家血战，有的化整为零，四面逃窜，能跑多少算多少。

欧阳挑出了韩世忠，看了看，这次就比较一般，选了最有利阵型节节抵抗，入夜后再收集一些敌人衣服乱战。靠谱是靠谱，但是”似乎没有达到期待值。

倒是另外一张卷子吸引了他，上面说，如果敌人从东而来，和亲兵换衣服，亲兵率领一千人朝西逃跑。

自己和副将各带三千人西南西北方向逃跑。其余当成乱兵。自由逃命。按他估计，敌人有很大可能会先取主将，甚至希望是生擒。一旦先头部队过去，他和副将将一起力，将敌人中间砍断。一旦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敌人的弓失去威力，敌人的骑兵也不敢贸然冲刺。这个时候，亲兵一千人做为战场唯一置身于外情形的军队，进行反击。打金人手段那是一个卑鄙，这考试算是轻的。历史上有副将诈俘乱出情报的，有水中投毒的，威名最盛的就是顺昌之战。前面一轮卑鄙完了，后面明了铁浮图和拐子马，拿斧头的一队全部砍马腿，拿标枪一队全部刺敌人。此人威名之盛，田万金兵几百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将领愿意带兵去打他，都被祸害怕了。最后无奈只能是皇帝亲征。而后，还水鬼凿船，空城布火药，手段无耻和卑鄙，乃是抗金将领中的异类。而在抗金之前，西夏的家长已经用他的名头去吓唬小鬼。

“这个”是刘仲武将军的后人。”种师中看了名字，立刻就知道了其身家。

“刘锜！”欧阳喊道。一个白面人站了起来，朝欧阳抱拳行礼。欧阳看了看，年纪很小的，也就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长的还是很儒雅斯文。

“坐吧！”

此轮淘汰一百二十人，剩余一百人

“第三道题，你本来是被派遣前往寿州御敌，三日内到达。但是行了一天路程后，快马来报，说你身后，距离你半天路程的阳平县正在被敌人攻击。而今你有五千人马，而阳平则只有七千敌人。你们是选择回军抗令保护阳平，或者是听从军令前往寿州？”

种将军道：“大人此题出的好。老朽年轻带兵，就曾出现过两难。一面是军令，一面附近城镇遭遇西夏兵的侵扰。”

欧阳问道：“那老将军怎么处置？”

“有寇必诛，末将就带兵去和西夏兵打上了。”

欧阳问：“后来呢？”

种将军苦笑：“不怕大人笑话，那次是末将败的最惨一次。我军虽然顺利击溃了西夏散兵，但未想到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的奸计。等我军按军令赶赴好水川之时。宋军等援不到，已然大败。李元昊衔尾追杀，西北禁军万人精锐在此役中散失。此亦是末将这一生之最大丑事。”说话间，苍凉之色非常。

欧阳劝慰道：“老将军且宽心，两军对垒有胜有败。再说老将军劳苦功高，这几十年下来可是为大宋守卫边疆，立下无数汗马功劳。”

“是啊，老将军且宽心。”张玄明道：“不过，军令如山。一名将领的失职，可能会导致大军的全盘失败。不从军令，而凭借自己感情做事，势必会影响大局。”他们款款而谈，却没想到一边欧阳甚是汗颜，连忙在心中改了正确答案。本来嘛，他是警察，他的原则是，为保护人质安全，可以暂时放过犯罪分子。再看种将军说的军队就不是那么回事。如自己这般脑袋一热，打乱全盘部署，“一…有可能失想想抗日战争，**不是不想和日本换巩，顶不过啊。只能是放弃地盘，用空间换取时间。事实也证明，这个做法虽然让占领区平民受到了荼毒，但是毕竟是保护住了半壁江山。当然，这也变成了不抵抗政策。不管怎么说，自己以人为本那一套，在战争中是行不通的，要么怎么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三道试题之后，现场就剩余二十来人。种将军对欧阳更是佩服，这家伙什么地方都不说，就说自己管辖的阳平县。不可否认当中有些选择保卫阳平县的选择，有给欧阳马屁的可能。他浑然没想到，结果虽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但事实的经过颇为曲折。

“在场的二十几个人，按照事前研究，就算是通过考举。但是”总是要有个王者，再者大家是不是赵括，我也不知道。本主考对军事不太熟悉，所

以”先吃饭。每个人都就地吃，有人会将饭菜送过来。

“皇上驾到。”校场外一声呼喊，赵玉和几名亲信，还有内卫到达。大家忙上前迎接，让其坐到了主考位置。

赵玉看看场中低头吃饭的二十几名汉子问：“欧阳，怎么样？”

“不排除有黄金被剔除的可能，也不保证这边留下的都是金子。只能说，这些人的含金量要比被剔除的那部分人高。”

“恩！”赵玉点点头道：“各位将军。”

“在！”所有人忙放下食盒，站起来行礼。

“这欧阳常和联说，和武将打交道，不要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最好。那联就直接说一句。武状元、榜眼还有探花会有三个职位。第一个，枢密院。这么多年下来，枢密院这个最高军事机构却连个武将出身的官员也没有，有的甚至都不知道一个士兵大概有几斤力气。你们说是不是大宋的悲哀？第二个：西军。西军乃是我大宋囤积最精锐最庞大的军队，西军地方统制，也不多，就三个州。但好歹也有几万精锐禁军。不仅要练好，而且还要能打仗。第三个西南方面，镇守西夏边陲。这是个苦活，但联也绝不会亏待了。”赵玉看了看大家再道：“现在就算是殿试了，没有什么排场。你们都很年轻，以后就是保卫我大宋的脊梁。有你们在，外面的农民才能安心种地，外面的商人才能买卖商品。有你们在，我大宋同胞就不会受到欺凌，不会如同畜生一样被人掠夺，”

张玄明在欧阳身边小声道：“你写的？”

只”欧阳惊：“你怎么知道。”

“话语中有你的味道，我闻出来了。”

赵玉再道：“大家抓紧吃饭，欧大人一会还要难为大家。”赵王小站起来道：“欧阳，都按你说的安排完了。要是你整不出个名堂出来，别怪我责异你。走了！”

“恭送陛下！”

“几位上来吧！”欧阳招呼二十几人上了高台阶。然后对身边的一名禁军使个眼色。禁军会意，开始敲鼓。

不一会，三千禁军涌入校场整齐排列。要说这看上去还是真养眼。高俅这家伙虽然卓政松弛，但是最少表面功夫还不错，只不过拿的武器有点怪，

不是长枪、大刀，而是竹竿，木刀，而且就连箭也没有箭头。二十几名武举不知道欧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面面相觑。

“韩世忠！”

“末将在！”

“刘镐！”

“末将在！”

“你们各自从里面挑选两百人，你们自认为可以带领作战的两百人。然后各自任命将官。”

“是！”

虽然不明白，但是既然说了就要做。韩世忠和刘镐下场挑人，捏捏脚，捅捅身子，有时候还提提重量。花了约莫半个时辰，两人已经挑选好了自己的人，整齐排列，自己站在前头。欧阳点头道：“两位将军，你们有一天的宽裕时间，带领你们的部队前往阳平县。

县里我都安排好了。韩世忠你守东门，刘镐你守西门。这边有本官个人支援你们的五百贯钱，算是你们的军资，要买什么随便。但是别把人饿死了，也不许劫掠百姓。武器不许配。说几点规则，第一点，大将不许动手，只许指挥，否则出局。第二点：武器上有石灰，中石灰者死。第三点，任何和裁判谈话者，军法从事，情节严重者，斩！”

第一百零二章攻防

请问大人，我们要守几什么敌人攻击我们。 ，

“守几天不好说。至于敌人”欧阳挥手，禁军开始继续擂鼓，场内没被选中的禁军从东门退场，而后西门外震动，一队队骑兵飞驰入校场。欧阳一指道：“剩余的举人，将每人率领三百骑兵在一天后出。不过放心，两天出一拨，这么算下来，似乎你们要支持刀天。现在还有个福利，你们可以用钱购买士兵。骑兵连人带马。十贯。步兵五贯。需要购买可以向一边的军需官登记。千万别想去阳平买，一个乡兵就要三十贯。而且本县提醒一句。上谷和阳平的物价很高，最好是在京城买了东西再走。其实你们也不用担心，你们是守城一方，骑兵多少还得去弄撞木，攀爬工具。而且你们也只要负责一个门的防御。另外一点，武器免费，在阳平有准备好的。箭每天有定额、竹竿管够，刀也管够。”

韩世忠道：“大人，阳平日夜不休息一天马程。步兵最少也得再天才能到过，”

“现在你们是大帅，不是我。我已经和他们说了，在比试中杀死敌人，和真实杀死敌人一样军功小并且立赏。违令不从者，军法从事。后勤，我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你们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就开始了。

刘镐问：，“是否能鼓动阳平百姓驻守？”

“这个就看你们口才，反正一句话。只要不是用强制手段让他们帮你的，坑蒙拐骗有招都可以使。你们不是还五百贯钱吗？没准就能买个几千人欧阳道：，“至于其他举人，败了没关系。你们表现好坏自然有人打分。事实上，本官礼请了十多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和士兵担任裁判打分，现在就在阳平等着呢。你们一人有一匹马，还有问题吗？”

“没有！”两将转身喝令：“出”。

两将带人马而去，欧阳问：“现在敌人你们都看清楚了，你们选择攻东门的必须扛旗上写“东攻，的字样。谁打第一阵？。

“末将愿取东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集。

种师中在欧阳身边道：“刘光世。其父刘延庆和我还有些交情。冉父亲是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

“后门官啊欧阳点头：，“你要有志气不受庇护父亲的光环之下，就拿点真本事出来

“末将得令”。

欧阳又问：，“第一波谁攻西门？”

“末将张俊愿往！”

张俊？这人有点熟悉啊。欧阳抓头想了一会大悟，去杭州旅游游览到岳王庙时候，有一排人和秦栓一起跪在岳飞庙前的，就有个叫张俊的。不会就是这家伙吧？

“欧贤弟？”张玄明一边提醒。“哦！准了欧阳醒悟过来道：“每人挑三百骑兵，明天的这个时辰出。军费五百贯，可以从南门进入阳平买食物等用品。但是不得和他们生包括言语上的冲突。规则你们也听到了，在城门外，有准备好的武器。”

“是！”

好戏开场，身为皇家报第一名正式记者，也是驻东京的负责人李逸风同学，立刻派出快马前往阳平。估计两天后，报纸就可以出来，他还得带实习记者跟随张俊和李光世记录现场表现。刘惠兰那边也准备妥当，大群实习记者全部准备就绪。这段日子，皇家报将去除国际和本地新闻，只布国内新闻和武举新闻。

阳平人早得知了风声，百姓们都翘期盼这场好戏的开场，街头巷尾纷纷议论，县城比乡下赶集还热闹。不仅他们，不少军队将领，枢密院、礼部，还有赵玉的钦差等等都开始朝阳平出。当然阳平大小小客栈也准备齐全，高举屠刀，准备狠狠宰杀一场，在欧阳的投意之下。全部房价上涨王瑰。

虽然武举不新鲜，但架不住欧阳花样百出。能这么近距离，并且安全欣赏热闹的攻城战，谁都愿意凑热闹。欧阳唯一后悔的就是，应该把这日子办成旅游节。凹四不提升鳃都说不过去。

总的来说，欧阳的安排让大家全部赢利，朝廷那可以得知每个将领的特点，皇家报销量将急剧增加，当地的产业得到大规模的展，阳平品牌打了出去。唯一有损害的恐怕就是进士科的利益，举子们突然现原本最受人注意的他们，今年关注度达到了历史最低拜连客栈的小二都不吹嘘帮某某进士端过水，而是吹嘘自己曾经帮默将领牵过马。

文官们虽然有意见，但也觉着欧阳这考法有意思。如果欧阳砸了，他们自然会进表弹劾。但是欧阳要是成了，他们也挑不出毛病。再说，还指望皇家报帮自己吹吹呢。工部尚书那份专访可是送到了家乡，家乡是一片轰动，谁都夸自己家乡祖宗有灵。反看，那个被流放的姚古，家乡人都羞于提及。

虽然现在报纸销售很局限，但是取使是东南人运气好也能弄到几份。更有部分行脚商人，开始带回已经过期很久的报纸，但销量还真的不错。主要...二看头，行商的看物价。典当的看鉴别，公门的看政治，姐看胭脂，说书的在报纸上就可以找题材，即使是农民也能偶尔现种田的经验访谈。更有生活小知识，防病治病的小窍门等等。而欧阳这名字，跟随着一期期报纸的售，也深入民间。更有人吹嘘阳平如今遍地是黄金，一天就能赚半贯钱。阳平的名声也被打了出去。

再看武举比赛，张俊刚出京城就吃了大亏。谁都没想到刘镐根本就不急朝阳平赶，而是算好了张俊的宿营地，埋伏好后进行了夜袭。张俊虽然应变甚快，但是被冷不防来了这手，三百骑兵损失百人。这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被刘镐弄走了一百五十匹马，剩余马匹有八成都被画上了白灰表示死亡。也就是张俊现在就剩余两百步兵和三十几匹马。而刘骑损失二十余人，但拿到了百五战马，还抢得军费两百贯。

如果这不算糟糕，更糟糕的是，黎明时分，张俊在管道刚整理好剩余军队准备鼓舞士气，刘镐骑兵根本没走远，近距离来个突袭，三轮之后绝尘而去，张俊的兵力十去五六。张俊真是欲哭无泪，见过坏人，没见过这么坏的人。说好了攻城战，现在变成了抢劫战。而今士兵剩余百人，马匹六匹，军费五十贯小这日子还怎么过哦。

随军记者李逸风对张俊深表同情，对刘骑特别鄙视，昨天晚上身为记者，脖子竟然被人画了白灰。更糟糕是自己傻傻用水去洗，皮肤现在还疼着。不过，他也只敢朝事实写，否则饭碗立砸。

再看刘光世，时辰一到，三百骑兵日夜兼程直接奔赴阳平。他疯，韩世忠更疯，一得到军令就不休息，立刻朝阳平狂奔。一天之后，刘光世到达阳平东门，韩世忠的兵马才进了城不到一刻钟，两边兵士全部累趴下。两将领远远相看，各自叹息：何必呢？早知道这个结果，不如大家商量一下互相留点体力。

第三天比赛结果：东门两路损人不利己，直到日落都没有力气互相起进攻，打个平手。西门张俊几乎已经被淘汰出比赛，刘镐得到好几天的休整时间。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四方。

刘光世怒道：“韩世忠***属兔子的。”

韩世忠则庆幸：“幸亏没让士兵们休息。”

张俊悲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刘镐年少深沉曰："才消灭第一拨。"

阳平县内热闹非凡，在近东、西门区域，已经被划出了军事区，除了城门守军、裁判和记者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军事区，当然，你可以爬墙进入。所有百姓全部从南门走，结果南门交通堵塞不是一般严重。

李逸风由于张俊队伍没有跟随价值，就混到了韩世忠队伍中。夜晚李逸风跟随韩世要巡城问："韩将军，已经一天半了，为什么刘将军还不起进攻。"

"他在耗，兵法云：一鼓作气。他在耗我守军心神，鼓舞其士兵士气。要么不攻，一攻即狂风暴雨，你死我亡。"

李逸风再问："东门没有护城河，你认为刘将军进攻会撞城门或者爬高墙？"

"按正理来说，自然是四骑兵举抬木撞城门"我顺便问一句，你们知县欧阳大人是不是有打算拆了东西二门？"

李逸风将韩世忠惊为天人道："韩将军高见，不仅是门，最好城墙也拆掉。阳平这会正准备扩建。"

"阳平人有钱啊！"韩世忠感叹一句后突然大喝："敌箭来袭"心防护。"突然又纳闷，怎么就十几支箭，而且还是响箭。

"报！箭上有信。"

韩世忠道："念！"

"韩兄，如若有种，明日辰时出门单挑。你胜，这三百骑兵全部归你，剩余四百军费拱手奉上。"

"回书，刘兄一路辛苦，还是早些休息。

过了一会，响箭又上来："春露寒冷，韩兄不要冻了，将来不能人道小弟愧疚。"

"王八蛋！"韩世忠深吸口气道："回：我在召妓，你若有种就这时间攻上来，与我同乐。"

响箭："你行吗？""回：有种你来。"

李逸风边叹边写：“两将领互相人身攻击，都意图激怒对方。从此看，韩世忠虽处下风，但立场坚定。刘光世虽咄咄逼人，但可看出心情烦躁。”

“能不烦吗？”刘光世道：“兵法云，十倍而围之，你看我现在有多少兵马？”

禁军将领道：“将军宽心，武们有援。”

“哈！难道他就没援？主考说不定就安排下面的举人呼应韩世忠击溃围城兵马。再说再来一名举人，谁说得算？不行，明天一定要打了。”

禁军将领摇头：“将军，他主守，我等主攻，三百对两百并没有优势。敌人又防御滴水不露，各个位置都安排人手监视我军。我军攻城器械不足，怎么攻？”

“今天月黑，你选二十壮士爬墙而上。一旦混乱，响箭为号，我等强攻城门。二十壮士学敌人把左袖子撕掉一痢二二。我们给他们来个浑水摸阳平的城门不高。瑁“尔卡，摸上去二十人不是不可能。

“四更人最嗜睡，末将这就去准备

“恩！”刘光世道：“来人，盾手保护，擂鼓惊敌，五十骑兵左右两翼埋伏。”只要韩世忠敢派人出城攻击擂鼓队，自己这五十骑兵就动。如果不出动，那就鼓声先疲荐敌人，为二十壮士爬墙打好基础。

但刘光世没想到是，弗世忠比他想的更为拼命，竟然一夜不睡觉，坚持巡视。由于他的巡视，使得原本打算偷懒的士兵们，无奈也打起精神。刘光世定的二十人突击计划始终没有空隙使用。第二天黎明，刘世光示敌以弱，一副摆明折腾一晚上，全军疲惫的模样，更有数十士兵在城门不远处睡起觉来。但韩世忠也不出击偷袭，不管你搞什么花样，一律不动。下属士兵每班六个时辰分两班轮流防御。

东门僵持状态，西门那则是死战状态。昨天，有七成有功士兵被刘镐放假游玩，妓院暴满，酒楼也是人声鼎沸。所有开销从缴获的敌军费中划出，士气分外高涨。但没想到，已经十去七八的张俊突然垂死，挣扎，上谷所有军费购买马匹，得十五匹。二十轻骑追袭到阳平西门，不休息，趁了夜色直接爬墙起突击。

刘镐没想到敌人七成被歼，但未有溃败，而且来得如此迅，睡梦中惊醒仓皇应战。二十人掌握主动在军事区中放火突袭，刘镐有百多士兵夜出未归，只有六十几名慌了手脚的士兵。有数打无数，又要顾虑刘镐自己性命，结果反被压制。虽然通知了城中夜宿的士兵，但是木刀木枪都被焚毁。百多睡眼朦胧的士兵取拳头而战。

最后结果，虽然消灭了二十张俊精锐，但刘镐本部损失过百人，购买的粮食被焚毁。刘镐为自己的年轻骄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回合交手，东门仍旧是屐着状态。西门两败俱伤。

而后，东、西攻方援军到达。刘世光当场让出指挥权自己担任士兵一职，将兵合一处。张俊这边则是带了种余几十名士兵潜伏，准备侍机而动。

接着，东门出现了惨烈的攻城战，六百人攻击两百守兵。虽然有所保护措施，但是还是因为意外摔死了一人。弗世忠部虽然守住城墙，敌人损失八成，但是城门已经破败不堪，外加其部只剩余不足百人，形势不容乐观。

西门攻城战出现了戏剧一幕，两百攻方士兵上了城墙后，现变成了两百五十名士兵。攻方身份标志是缠红腰带，但是刘镐早准备了五十条红腰带。最后城墙上展开了莫名其妙砍杀。攻击方立刻将剩余百人换装派上去，进行全部清除。但未想刘镐突然大开城门，剩余三十骑兵直取功方主将，将其生擒马下。

西门第二波攻击方宣告覆灭。刘镐六十残兵和张俊八十残兵进行了最后的拼杀。刘镐虽然人数少，但控制了马匹。最后，刘骑剩余十人，全歼两波敌人。

这两波攻击后，刘骑放弃比试。韩世忠部在顶住第三波攻击，再坚持了一天半后，在第四波援军到达之前，放弃比试。

种师中跟随欧阳来到阳平，观赏了两边的大战评价道：“弗世忠乃是大将，刘镐乃是奇将。刘光世乃是稳将，张俊乃是韧将他点评，韩世忠象是卫青，能统筹大军，谨慎小心，勤军为将，稳扎稳打。

刘镐象是霍去病，谁也想不到他的部队会出现在哪里。刘光世和张俊则略逊这两人一筹，但使用得当也是良才，足能独挡一面。除了这四人，欧阳还安排了打援队，突围救城队等等攻城战中所可能出现的局面。只不过，而后的考生虽然可圈可点，但却没有第一批四名考生表现之出色。按照裁判们总结，就是一般，有空子给别人钻，别人有空子也没抓住。他们比较象是在进行一场演习，谁的人多拳头大，谁就能占上风。偶尔有那么几名小聪明的将领，只可惜顾头失尾，经常局部占了便宜，却失了大局。

而且在后面的比试中，出现了作弊行为。有用自己的钱充为军费的，有东西两军熟悉互相借调的，有套话裁判的，有从南门进攻引骚乱的。按照欧阳理论，只要不被抓到，作弊也是一种能耐的理论似乎也过得去。但是欧阳这个老手早就想到各种作弊的可能，一个接长作弊的学生不一定是名老师，但如果是老师一定是一名擅长抓作弊的老师。

还有另外的插曲，如兵不从将出现了几次，欧阳没有客气，直接责罚兵丁。至于补偿，那是不需要的。种将军说的好，一个带兵的连兵都挑不好，

还怎么谈的上养兵。还有插曲就是有兵丁在城中寻衅滋事。被展铭带人全抓了起来。

比：原本更三千，后来一看月票真多，样命加更两千，只能这样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第一百零三章事后

二宋报报道的很详细，赵玉根本就不用欧阳卜表，她众办看得明白阳平武举的细节。在皇家报中还有特约评论，采访了一些阳平和东京的百姓，让他们对这些将领表现表述看法。而后，还有一些资深将领对所场战况的点评。

文官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纲则是上书肯定了这次武举的好处，进表请以后的武举都模拟战争进行。其对韩世忠大为推崇。

将近二十天的武举终于落下帷幕，二十多名举子还有主考官们会集东京。赵玉还是比较有分寸的，让武举们等着，先进行科举的殿试，结束的几天后，才宣所有人上殿。

赵玉道："各位将军，今天不是殿试。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联今天倒是想看看你们会不会推举个第一出来。

谁先说说？"赵玉等了等。见没人接话。就点名："欧阳，这边大部分事都是你负责的，你先说说，你看谁比较行？"

"回陛下，其实大家表现都很好。既然很好，就要看比坏，看谁比较不坏。刘镐将军先前是赚了大便宜，但而后因为目中无敌，吃了大亏。张俊将军，虽然前期被动，但坚忍之极。刘光世将军让我最敬佩就是，能让出兵权，合兵为一小同心同德。至于韩世忠将军，微臣不知道怎么说。"谁都知道状元、榜眼、探花是从这四人中产生。虽然后面的将领也有表现，但也只能说可圈可点，没有什么亮点。就连皇家报民间调查，九成五的百姓都是投这四人的票。

韩世忠出道："回陛下。末将最遗憾就是没能和刘镐将军比试一阵。刘镐奇计百出。而后就因为年轻而失了一招。如果扣去这一失，以少胜多，以劣胜强，几战堪称完美。

赵玉微笑道："失了就失了。刘镐你自己怎么看？"

"回陛下，家父从小就责罚末将骄傲自满性情。但末将分毫未放在心上。此之一役。刻骨铭心。末将之失，远大其他三名将军，今日是统百人，如若统十万人，末将将成千古罪人。"

"你自己明白就好。"赵玉看另外两人："你们也说说。"

张俊道："败军之将，辜负陛下盛意，无它好说。"

刘世光：“末将未按军令拿下东门，已经失职。”

“你们说呢？”赵玉问大家道：“他们四人都很谦虚，那就你们说说。”

一武举道：“韩将军行如风小守如山，不急不躁，末将佩服之极。”

一干武举都表自己看法，可以说韩世盅的支持率最高，其次是刘光世和张俊。刘骑因为出现一个带兵人不应该出现的重大失误，即使是胜将。但支持率在四将中排在最低。赵玉点头，当庭点韩世忠为状元，赐官朗卫大夫，出差秦凤路都总管。可以从将举中胜出者选四将赴任。秦凤路是宋和西夏边境的重要防御线。虽然如今宋和西夏边境摩擦少。但是一来是历练，二来原都总管老朽病多，上表告老还乡，正好有这个缺。

边境中最重要是河北东、西两路，其次是永兴军路。而秦凤路虽然没和辽国接壤，但西临吐蕃。北临西夏。也算是军事重路。

刘光世为榜眼，赵玉看出此人脾气不错，而且胸怀有度，职派河北东路观察使。官为德州防御使。

张俊为探花，派河北西路都约监，齐啡刺史。

其他人等各有官职，至于刘镐有点出人意外。被派到河北西军正将。虽然只是正七品。但是却到了大宋最强军营的指挥行列。除了韩世忠外。刘光世和张俊都只能算是副手，而刘骑这正将麾下可是有正统，的万人兵马。虽然他受上面管辖，但是这万人都是他负责练、出兵。

大家正奇怪为什么没人留在枢密院时候。赵玉问欧阳：“你这武举可是多有大臣表示精彩，你是愿意继续办报纸，还是到枢密院？可说好，你要是继续当知县，这官是升不了。”

“回陛下，微臣推举一人，副主考张玄明。其对军事甚有心得。本此武举微臣关照不足之处，其都无私出谋划策，不贪功，不居傲。”

“这个”赵玉为难道：“祖制非科举不能举官，即使前朝高俅高太尉。亦是有军功在身

“回陛下，千里马难寻，伯乐更难寻。有伯乐才有千里马。而今张玄明副考选出良将，这有大功于大宋”

“容联考虑考虑，你上个表吧。”

欧阳点头道：“是！”

出了殿，韩世忠朝欧阳行礼："多谢大人提携

"别！韩将军。您现在可是正五品，一路的实权军事长官。我欧阳就一个小小知县。您朝我行礼，不是折杀我吗？"

"恩"大人的恩情末将就心领了。"韩世忠道："末将还得去挑选将领

"恩，好走！"这人真是，怎么着也要先庆祝两天再说嘛。

其余人见韩世忠下台阶，各自朝欧阳答谢。他们不是笨蛋，看今天不算殿试的殿试，只有欧阳这个副主考在场。他们得官，这点恩情还是有的。再者也佩服欧阳。最少把这武举办的公平。即使他们输了也服气。

欧阳只是说："武将乃是我大宋繁荣的之根本，只要你们互相团结，没有外敌敢轻动我大宋疆土。"

刚说到这，九公公出来喊道："欧阳大人，皇上有请。"

"各位告辞，以后有经过阳平地面，记得来找我喝两杯。"

"一定。一定！"

"联今天很开心，陪联走走。"她开心并不都是因为武举成功，还有是因为自己这皇权终于稳固。

"是！"

赵玉道："其实也就你这一个人，能和联这么走走。其他人"即使是蔡京，都是跟在联后面一声不吭，揣摩联的心思。他不高兴联看不出来。他心理想什么联也看不出来。还是你好，有什么没什么都在明面上，说话也说的舒服。"

宫内慢走，九公公落在最后小欧阳被九公公严正警告后落后赵玉一个身位。欧阳挺不习惯这么走的。不过听了赵玉这话还是道："您是皇帝嘛。而今您这威信是立起来了。现在如果要有人反您。我估计东京的百姓都不答应。"

"短短几个月，这是你的功劳。联记得。"赵玉笑道："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朝会，所有大臣说话都小心翼翼，生怕话语被记录出去。联挟大义一说，他们也不敢反对。少宰张邦昌前几天在朝会上说有一个大臣枉法一个案子。结果百姓们都去了解这个案子。原来是张邦昌的家丁无理打瞎人的眼睛。最后确定断的很公正，大家说张邦昌是奸臣，是坏人。弄得张邦昌称病在家好几天。到现在也不敢上朝，现在正忙着约束家丁。哈哈，可是笑死联了。"

欧阳一边也笑道：“这是他找死，睁着眼睛诬陷人。我想他原本就想给那大臣一点难题，让他知道下自己的权威。每想到老百姓好奇心这么重。我听说一天之内大家都议论上了。”

“恩，你做的好。阳平被你治理也不错。路查使报上来说，你在阳平是有口皆碑。几乎找不到对你不满意的人。而且阳平现在可以说是个富县。只不过”赵玉顿了顿看眼欧阳问：“只不过，上缴的税收为什么只比往年多了一成？”

欧阳忙老实回答：“回陛下的话。我做了假帐，将钱扣了下来。不过您放心，这钱我没花，都花在了阳平身上。”

“联知道，否则早治你的罪。只不过，一个衙役拿的俸禄竟然过了一个正七品的官员，是不是太多了点？”

欧阳一惊，不会吧！这事知道人不多。衙役现在面上工钱是五贯。但私下奖金可都是内部的事。甚至连某些衙役本身都不知道怎么算的。这怎么就被人知道了？

“这事联也不想计较，但联要听个说法。你编也好，说真话也好。”

欧阳回道：“自然是真话。高薪养廉，平时这些衙役都是靠欺压百姓赚点养家钱。我想不如提他们工钱，这样他们就会不再干那些事。另外我那边的衙役不仅只是衙役，有的分管工商、有的管理税收、有的管理农务，有的管理交通。这些都是有油水的，工钱高了他们自然会想值得不值得去捞。再者活干多了，总得多拿点钱。您看啊，他们拿了五贯，比如去喝酒用掉了一贯。这一贯老板赚了八百文，我衙门抽税两百文。而老板还给伙计一百文，酿酒的三百文。这样老板就得了四百文。这四百文他给老婆买了一只誓子，县里又抽了四十文”您看！钱最后都回到了衙门，但是衙役有酒喝了，店老板多了根警子，酿酒的吃上了肉”怎么循环下来，百姓们的生活提高了，但是却没有人有损失。”赵玉想了又想才惊讶问：“那是怎么多出来的呢？”

“劳动啊！老百姓养猪卖钱小肉贩子卖猪肉”这么一层层下去，大家付出努力，就有了收获。其实这样的规则户部肯定是知道，只不过您少接触罢了。”

赵玉满意点头：“难怪连蔡相都说你这人实干。比起那些整天上表招呼这那的人强太多了。”

“谢陛下夸奖。”欧阳道：“我那军工厂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产品。只不过性能还在改造之中。大约再过两个月，我会带给您看看。”

“知道了。”赵玉似乎随口道：“这边还件事，你和小青的婚事”你看什么

时候办了？”

第一百零四章生米煮成熟饭

“……”欧阳吸口冷气忙道：“陛下，这事我们的商量商量，我没想娶小青。”

“哦？那你想娶谁？那个女马贼？”赵玉轻描淡写道：“胡闹到妓院去了，难道嫌朕送给你的两个侍女不好看？

kao！这你也知道。

“你是臣子，换了别人，朕直接下道圣旨让你和小青完婚，你能不从吗？只不过朕不想那么干，你身居朝堂之外，朕担心哪天你自作主张和哪个女人结了婚，最后朕的小青还得当左右夫人。小青和朕情同姐妹，以前都是她年纪小小为朕奔波，现在朕想给她一个归宿……”赵玉转身看欧阳：“你不会逼朕下圣旨吧？”

“……陛下不婚，微臣哪敢婚？”

“哼！当年是你出的主意，说朕守身十年，天佑大宋。你忘了？”

欧阳庐山瀑布汗问：“这事，陛下您能不能不管？”

“不能，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赵玉道：“前些日子小青找我哭诉，说你变心了。”

“胡说，我变心就娶她了。”欧阳道：“陛下，强扭的瓜不甜。京城这么多才俊，现在恰巧科举，随便弄个几个状元给她玩玩就很好了嘛。”

“切莫胡说。”赵玉问：“你就回答，娶还是不娶？”

“不娶！”

“来人！”

九公公上前：“在！”

“送欧大人到林云宫歇息，顺便通知皇家报社和阳平衙门，说欧大人正在京中筹备和和庆郡主大婚一事。”赵玉这算盘打的好，用欧阳石头砸欧阳的脚。这消息一出去，最少在阳平那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欧阳忙道：“为避免有对陛下不善消息流出，皇家报每一个字布必须本人签字。否则即使有圣旨也一字不。”

“反了你！”赵玉大怒看欧阳。

“为陛下服务！”欧阳无畏反看赵玉。四目近距离对视良久，欧阳可怜巴巴道：“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

赵玉听这话心一软，但立刻更加生气，什么意思？合着我让你跳火坑啊？九公公在一边看着心惊。他知道赵玉的脾气，虽然不明白赵玉对欧阳为什么放纵，但是再放纵也有个限度。人家前面已经很委婉了，而今……

“打入天牢！”

“陛下，这不合适。”九公公忙道：“欧大人武举刚毕，这马上就进天牢，不仅阳平，即使是大臣怎么也交代不过去啊。难道陛下要全盘否定本此武举？这次派官职过于大方，已经有很多大臣不满，如果这把欧大人打进大牢，说不好，明天奏表弹劾，欧大人就出不来了。”

赵玉听这话想起了欧阳的好，如果不是因为小青，如果不是因为这家伙在妓院胡闹，自己还真就放过他。赵玉叹口气挥手：“罢了，先囚禁在林云宫。”

死女人软硬不吃，欧阳继续挣扎道：“回陛下，你留一个男子在宫中……”

九公公忙按了欧阳的口连连回道：“是！”

……

于是欧阳失踪了，皇家报京城负责人李逸风在接到阳平催促后，连忙打探消息，最后得知欧阳进了皇宫竟然再也没出来。究问其事，特约记者九公公言语躲闪，不愿意正面回答。只是说欧阳冲撞了皇帝，而今被皇帝软禁，不久皇帝气消就可放回，让大家不用担心。

林云宫是冷宫，在皇宫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附近几个宫都是宋徽宗遗留下来的妃子住所。欧阳生活当然无缺，即使看守的内卫也都很客气，除了出宫外，要天上星星也将其弄来。比起旁边的冷宫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看守的内卫都是公主的亲信，欧阳大部分都见过。他们一致口径就是让欧阳答应了婚事。欧阳没理会，皇帝也不来，连九公公也没来，完全是一副持久战的模样。终于到了第七天，来了第一名访客。

欧阳想过有一万个人选，但还是没猜到第一个来劝自己的竟然是李汉。

李汉的话很简短也很诚恳：“欧大人，现在不是你同意不同意婚事的问题。而是你臣服不臣服于皇帝的问题。从一开始，皇帝陛下就没收服过你。到了现在，她将你当亲信看，但你似乎却无所谓。不可否认你确实帮了很大忙，但是……最为无情是皇家。你娶得小青郡主，将来只要你不谋反，万事都留得身家和性命。你一不要钱，二不要权，三不要女人，这样的气节李汉佩服。但这样一个气节之人，皇帝可能会认为心腹吗？”李汉还说，当初在公主府，他为什么和宫女**？为的就是要让公主知道自己是他是自己人。

“多谢李兄，这些事小弟省得。”

李汉见欧阳坚决无奈摇头回报皇帝：“在下无能。”

赵玉点头问：“其实朕就奇怪一件事。欧阳既然没有心上人，为什么就不愿意娶小青？而且如此抗拒。”

“从欧阳话语中可以得知，他对婚娶看得甚重。按在下看……就算了吧。说句陛下不爱听的话，没必要为了小青折损一名能臣。”

“唉……只能这样，还能怎么着？”

九公公在一边道：“陛下，其实这种事不妨问问杨戬。”

“杨戬？”她登基后，杨戬外权被收回，这点蔡相等文官是绝对支持的。而今杨戬留在宫中只担任一些虚职。不过九公公这么一说，赵玉也觉有道理，正面突破是不成了，一些阴谋诡计可能还比较有用。

“朕不想见他，你去安排就是。”赵玉不喜欢和杨戬打交道，如果不为了避免人家说卸磨杀驴，早处置了他。

……

“**？”

杨戬点头道：“对，太上皇在时候，咱家和欧大人打过几次交道。后来刘四女的事情，刘贵妃让咱家去调查过欧阳。无意中得知，欧大人乃是逃婚而出，而今并未有爱慕之人。如果咱家看的人没错，只要让其和郡主一交合，这事就能有八分把握。”

九公公点头：“也是，反正迟早的事。咱家这就去请郡主进宫劝说，你让人把酒菜送进去。”

“晓得！”

九公公看看天色，已经是下午。立刻出宫到了郡主府上，也没和小青明说，只是说皇帝现在把欧阳软禁在宫中。而后解铃还需系铃人，让小青入宫劝说。小青摇头，不愿意去，觉着很丢人。九公公则说，最少本人去和他谈谈，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小青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下来。

到了宫门口，李逸风早等待多时，直接拦截了九公公。九公公无奈让小青先进宫，被李逸风拉到了就近的酒楼雅间。这一坐下，李逸风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诉："老哥哥，这边一天一道询问，我可是快被逼疯了。不仅是报社，衙门，还有阳平商业协会的苏千亲自到了东京。不管什么，一定要给个说法。"

"什么说法？老弟，你这就不懂了。报社和衙门就算了。这苏千是来摸水深的。他担心就是如果阳平换了个知县会怎么样，如果欧大人被下罪，阳平商业协会会不会受到牵连。还有以后还怎么在阳平赚钱。"九公公人老成精："实话说，不仅他惦记着，很多人都惦记着这事。武举的几个现在还没离京，也在担心欧大人这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还有大臣们也打听，皇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现在已经不关欧大人的事，现在关系的是，皇上怎么个变化。为什么会这样，会对欧大人怎么样。咱家告诉你，真正关心欧大人死活的估计没几人。"

"老哥哥，这话我听不明白。"

"你真是。这么说吧。起因大家不知道，但不少人知道欧大人是因为顶撞了皇上，皇上才留下他。但是又不送去大牢，又不送去大理寺。这是为什么呢？是李汉这些人要失宠？或者是皇帝要收了皇家报？或者是准备趁这个机会打击前朝官吏？而后这个起因是什么？有人猜测，欧大人顶撞是因为武举让皇上不满意，有人说是为阳平商业协会的强大让皇上不满意，有人说是阳平官吏贪腐让皇上不满意，有人说是因为和金辽勾结不满意……老弟，这人啊，就是喜欢猜，见风就是雨。"

"老哥哥，我就求您给我个准信，这起因到底是什么？"李逸风补充："好歹给兄弟一个另谋高就的机会。"

"不是咱家不告诉你，这事关乎皇家体统。再者，如果咱家告诉了你，反可能害了欧大人。你就回去告诉他们，天还是一样的天。咱家走了！"

"等等！"李逸风忙拽住道："还件事，我收到风声，蔡相正在示意户部到阳平查帐。我从户部那打听点消息，说是欧大人未上报就将八百难民入了阳平籍贯。这事确定吗？还有，这查帐是怎么个查法，来查帐的人都是谁？"

"有这事？"九公公想想后摇头："这事咱家还真不知道。这样吧，咱家安排人打听一下。你最好让阳平那做足了准备，别被人抓了把柄。"

“还有件……”

“还有，咱家这会还有要事呢。”

“老哥哥，算我求您。这记者饭不是那么好吃的，我好容易堵您一次，您就帮帮忙。要不，我给您磕头……”

“别，别！少来这套。说。”

第一百零五章天大的误会

九公公还在扯淡，小青已经见着了皇帝。小青见了赵玉就抹眼泪道：“要不就算了。”

“怎么能算？”赵玉爱怜的摸摸小青头道：“你从小就在朕身边吃苦受累。这十多年来朕还能让你委屈了？这么说，如果不是朕看欧阳确实也不错，勉强配的上你，也不会答应这事。可惜是个薄情人。朕问你，这么几年下来，他有给你送过东西吗？他有给你带过口信吗？他有去看望过你吗？而今朕已经给他台阶下了，但却死不悔改。要不是刚完了武举，牵扯太大，朕直接就将他下了狱，先磨他几年性子再说。”

小青深叹口气道：“我……我不敢去见他。”

赵玉问：“你怕他骂你？”

小青苦笑：“我怕他不骂我。喜儿和我说，她看欧阳那可忙了，经常不着家。他要是为这事耽搁了这么些时间，肯定讨厌我。他要骂我就算，他要是不骂我，说明心中恨着我呢。姐姐，不如放了他吧？”她也没想到赵玉会把欧阳给软禁了，对赵玉的举动她很感激，对欧阳的绝情她很意外。

“岂有此理。他也就一个从六品知县，给他富贵他还矫情……”

小青哀求道：“陛下，他性子拗得很……”

“算了算了。不见就不见吧。”赵玉叹口气：“依你，朕去和他谈谈，要实在不答应就放他回去吧。他这一关，皇家报连一版都没出来，久了，议论就多了。”

……

“赵努？不对，应该叫你杨戬，杨公公。”欧阳呵呵一笑道：“这是准备和我喝两杯？”

杨戬一边让人放酒菜一边道：“欧大人，咱家哪有这等福气和您喝两杯。而今的杨公公只是个有名无实的总管罢了，所担待的事也就照顾下膑妃们的起居饮食。这酒菜九公公吩咐，为一会来的贵客而置办的酒菜，您可别先偷嘴。”

“放心，这点风度我还是有的。”欧阳拱手道：“杨公公您和我说个实话，这皇帝到底什么时候会放我出去？”

“只要你陪好这位贵客，咱家看明天就能出去。”

“真的？”欧阳大喜。他知道皇帝耗不过自己，只不过以为自己最少得呆个上一个月，没想到七八天就搞定。

杨戬笑道：“先提条件你不能赶贵客出门，也不能无礼。她开心了，你自己也就开心了。”

“谢公公，公公慢走。”

……

“皇上驾到！”

欧阳起身站立，就知道是这家伙，贵人……

“你们下去吧！”赵玉进来看看一桌酒菜吩咐人退下后道：“看不出来，你倒是会糟蹋大内的钱。”

欧阳恭敬道：“回陛下的话，这是九公公安排的。微臣哪有心情喝酒。”

“九公公安排的？替朕倒酒。”赵玉看着杯子酒满道：“欧阳，朕知道你是大忙人。不该扣了你不放。但是，这小青的事，你得给朕一个准话。娶不娶？什么时候娶？”

欧阳小心问：“陛下，这不娶有什么下场？”

“不娶把你贬为九品官。”赵玉把酒喝掉，也有点好笑道：“那你就说说，你为什么不娶？说真话，说实话。这边就我们两个人，没必要腋着藏着。”

“这个您听得明白吗？……对不起，我说就是。简单说，就是要有个化学反应的过程。一个男性见到自己喜欢的女性后，会分泌出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爱情。陛下您是忧心忧国，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这东西。”

“爱情？”

“恩，比如我喜欢上哪个姑娘，我心跳会加。”

“……”赵玉一感觉，心中一惊，自己心跳竟然真的加。忙镇静镇静问：“然后呢？”

“然后，丹田有点堵，有点憋气，说不出来的难受。似乎有点喘不过气来。”

赵玉深喘气几下后问："还有别的吗？"

"恩……"欧阳想想，把酒喝掉后道："很想和她接近，她不小心或者无意中看来的每一眼，都让自己脸红，激动……陛下，你的脸怎么红了？"

"有吗？"赵玉摸摸脸，有点烫，忙咳嗽两声，再喝杯酒道："有点伤风。"

"陛下您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赵玉看了欧阳一会道："你坐过来。"

"是！"欧阳换了位置，坐到赵玉的身边。

赵玉问："你意思说你有喜欢的人了？漂亮吗？"

"一般，比您可差远了。"这个欧阳清楚，绝对不能在别的女人面前夸别的女人漂亮。

"真的吗？"赵玉眼神迷茫，抓了欧阳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

欧阳狠喘几口气，什么情况？……不会是？欧阳左手拿了酒品了一口险些昏迷，竟然有催*情药成分。这类诈骗可是屡见不鲜。迷*幻*药、安眠药、催*情药，乃是三大软性骗术的基本。而且这催*情药最为麻烦，多是被利用的厅等场所迷jian之上。一旦第二天起来，药性已经过去，再加身体无暴力痕迹，即使报警，警察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起诉嫌疑人。曾经有一个团伙，专门迷jian囡囡（**女，**的一种）而后拿照片录象要挟钱财，或者逼迫卖淫。由于网络的展给**带来了非常大隐蔽性，重案组最后无奈求助反千组。欧阳出马，盯了半个月后，以藏毒罪抓捕团伙重要成员之一。由于罪行相较得失，犯罪嫌疑人立刻辩解自己带的只是催*情药，绝对不是什么毒品，为了让警察相信他被人诬陷，全盘供出所有犯罪分子和作案细节，这才让重案组摧毁了这团伙。而欧阳也是那一次开始对化学药物行骗课题进行研究。研究后他悲哀现，这种药物比找**便宜了六成，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在质量的比较下，**竞争力明显不足。

欧阳忙道："陛下，我们被人下了**了。"

"什么药？"赵玉已经迷失了自己，浑身躁热。将欧阳手从脸朝下摁在胸膛上，迷离笑语："替朕宽衣。"

宽不宽？这是个问题。不可否认，欧阳身体虽然没有耐药性，但是他有警觉。一边是药力催和赵玉**的真实触感，一边是灵魂理智的告戒。灵魂的

告戒虽然让他没有继续下手，但是客观条件却让他舍不得离开赵玉的身体。

这样的痛苦分外残忍，赵玉一拉罗带，外衣打开，里面薄纱内衣虽然看不到东西，但是却人淫想。欧阳咬牙一跺脚道："等等，我拼了！"左手抓了酒壶灌了一大口，现在不能怪我了，然后直接抱起了赵玉朝内间走去。

……

九公公回宫面圣见到小青，当即三魂不见了七魄问："你……你怎么在这？"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小青疑惑反问，这人老就是糊涂。

"皇上呢？"

"她去见欧阳了。"

九公公一听险些晕了过去，急忙出门招呼："你、你，跟我来。"

"是！"两名内卫立刻跟上。

到了林云宫外，六名内卫整齐站立。九公公一看不好，这欧阳也只有两名内卫看守，连忙上前问："皇上进去了？"

内卫回答："是！"

"进去多久了？"

内卫想想后道："大概不到半个时辰。"

"完了！"九公公脑袋一片空白，险些晕倒。

身后两名内卫扶住忙问："公公？什么完了？"

九公公挣扎起来阴森道："如果让你们去找杨戬，找到后不问任何话，一刀砍了脑袋，能办到吗？"

"能！"两名内卫立刻回答。

"快去！"

……

禁欲将近二十年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一些劳教人员出来后说的：在监狱看见一只母鸡都能浮想翩翩。欧阳已经是第三次骑上赵玉的身子。赵玉根本也没有了理智，一双手将欧阳后背扣的血淋淋。到了后来，竟然不自觉的开始配合起了欧阳，口中也出呻吟之声，越来越大。

林云宫是个小宫，房间小，木制结构，隔音效果不好。几个内卫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九公公忙道："你们散开，守护附近一带。任何妄语者，斩！"

"是！"几名内卫也隐约明白是怎么回事，连忙散了出去，把守附近。

第四次，两个青年男女不知疲惫的交合。赵玉的声音已经肆无忌惮的在夜间扩了出去。其中之兴奋不是九公公所能知会，他现在正紧张盘算着怎么掩盖事实。附近的几个冷宫是别想要活人了，最关键是现在欧阳的死活。到底是死，还是活？

近四更天，里面的战争还没结束。欧阳含口酒喂给了赵玉，赵玉含口酒给欧阳。在毒药的催促之下，两人不知道什么是疲惫，唯一想着就是用对方填满自己的身体。欧阳大秀其道，玩的性起，各种姿势轮流上阵。他是老手，已经老手到下意识的控制节奏。赵玉是欧阳怎么要求她就怎么做，要她怎样她都听话。甚至连......都做了。她没感觉到羞耻或什么，她很快活。一来是药物的作用，二来是欧阳的技巧，三来是因为她也压抑了很多年，年岁一到，自然生理想象。

五更时分，欧阳泄最后一丝精华，终于是压榨不出一丝力气，抱着同样软绵绵**的赵玉进入睡梦。

第一百零六章护步答冈之战

天亮了……欧阳睁开眼睛，右肩膀有落枕的迹象。转身看怀中人，一双眼睛正看着自己。所有片段在欧阳脑中光回放一遍，欧阳大惊失色，蹭的窜到床的另外一边。抓了被单看赵玉。现在他脑海的名词是：剐、鞭尸、挫骨扬灰、遗臭万年等等……

四目相看了很久，赵玉眼睛一直都没眨过。欧阳看不出其脸上是什么表情，只知道自己干了一件最为糟糕的事。有多糟糕，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欧阳准备好歹也说点漂亮话，即使是死，也得死得有风度一点。或者说说，这下药和自己没关系，勾引是你干的，微臣只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险些精尽人亡，功在社稷，利在千秋……

但他还没开口，赵玉下床了，裸着身子下的床。拿起地上的衣服背对欧阳慢慢穿好，期间一个字也没说。穿上衣服后，赵玉坐到了铜镜面前，慢慢的整理头。这么整理了大约半个时辰，赵玉才站起来，朝门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思考了好一会才说话："说出去，灭你欧姓全族。"

"……"

赵玉不再停留，步出了房间。九公公连忙迎上，跪地磕头。赵玉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直到九公公磕了一脑门子血才说话："杨戬死了吗？"

"死了！"

"这事不许别人知道，特别是小青。"

"是！已经和小青郡主说过，陛下有要事处理。她昨晚已经回去了。"

"恩！"

九公公忙问："陛下，里面……"

"他要是死了，朕怎么交代？告诉他，他可以回去了。"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赵玉这道哑巴亏打死也得朝肚子里咽。史官早有记载她守身十年之事，而今却被一场乌龙迫害成妇女，怎敢宣扬出去。难道说欧阳迷jian她？说出去也要有人信。或者说自己伙同太监下药迷jian欧阳？这种事的事实说出去被天下人笑死。杀不杀欧阳，赵玉考虑了一早上，而且还特意给自己换衣服的时间重重考虑。最后她得出结论，要灭口反而不能杀欧阳。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欧阳被囚禁，这么一死，吏部先要询问，为什么死啊，死后怎么算啊？这边就得编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理由、证据不充分，大臣们可不答应。今天杀欧阳，明天就是蔡京。再者，小青那要怎么糊弄？难道说一不小心掉到池塘了

死了？再者欧阳现在对她可是有大用，话说晚上那事完全不能怪人家。思来想去，楞是找不出一个欧阳可杀的理由出来。最后无奈，一行清泪有苦自己咽，被人占光了便宜，还不能声张。

“是！”

……

欧阳是逃一般出了皇宫，没想李逸风却拦截：“大人！”他觉着自己已经快成为堵皇宫专家。

“帮我找辆马车，度回阳平。”

“马车？”李逸风道：“我们那有马。”

“马车！”欧阳再次强调。脚肚子在哆嗦，也不知道是劳累过度还是吓的。这状态骑马实在是太勉强了，再说一听‘骑’字，就没来由的一身冷汗。

“大人……”

“不许采访！”欧阳知道李逸风要问什么，直接掐断。

李逸风不敢再问，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即使是蔡京也不敢说不许采访的话。能说的除了皇帝，也就自己这顶头老板。李逸风扶着腿软的欧阳边走边嘴欠问：“大人，他们是不是虐待你？”

“……”欧阳怒视。

“不问不问。”李逸风忙道，他看得出来，欧阳是吃了不少苦头，腿软，脸色青，黑眼圈两道。在阳平再艰难，最少还能管个饭饱，管个觉够……可怜啊！

送到报社，一名打下手的记者，还有两名马快立刻找来马车。一名马快亲自送欧阳回阳平。只留下一脑门问号的李逸风。什么情况？得，还得去皇宫堵去。但没想到，这次见了九公公，九公公一个字没说，直接让人把李逸风揍了一顿。都是这个王八蛋，拉自己采访，结果采访这样的乌龙出来。

……

“大人，你回来了！”衙门内一片大喜。虽然这衙门现在没了欧阳不会不行，但是欧阳一不在，他们底气都少了几分。

“大人，拍卖新城土地已经准备差不多，后天开拍……”甘信见欧阳脸色

很差关心问：“大人，没事吧！”

“……”这问题难度太高，欧阳还真不懂怎么回答。只能摇头道：“没事！”

也不管别人，直接穿出衙门，到了自己的住所，欧平正在院子忙着，一见欧阳大喜：“少爷，我就说你吉人天相。”

“不废话，你把那两个官奴送到小青的郡主府去。”所有事件全是这两个官奴惹出来的。没有她们的告密，这小青会到皇帝那哭诉吗？没有小青的哭诉，皇帝能软禁自己吗？不软禁自己，自己能到现在脚肚子还吓得还不利索吗？欧阳就不承认是自己纵欲过度造成的生理现象。

“不要啊大人！”现场就在的两官奴忙给欧阳跪下：“大人，我们错了。”

“少爷，到底什么事？”欧平一边问。

白莲也被惊醒，从屋子中出来，她第一次见欧阳脸色这般难看。

“错了？你们告密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现在。”

“告密？”欧平和白莲同声问。

“是！一个是小青的人，一个是皇帝的人。皇帝知道我做假帐克扣税款，连衙役工资和福利都知道一清二楚。就连我和白莲你在妓院同床睡觉人家都知道。欧平，我不是让你看住她们，不许进我卧室，不许让她们打听消息，不许她们和衙门里人来往的吗？”

“少爷……我错了。”

白莲一边解释：“欧平没错，他每天都忙着帮你应酬，哪里有空去理她们。”

“没事了……白莲，你和欧平送他们去东京。欧平，你告诉小青，不要责罚她们了。”欧阳挥手：“走吧，现在，马上。”

“大人……”

“没得商量！我这边不可能会留你们，走吧！”

……

回到家里，欧阳总算是安心一点，泡在热水桶中开始揣摩赵玉的心思。

顺便想想是不是要去辽国避避风头。这事是可大可小，身为皇帝根本就不用别的解释，以帐目造假之名目，就可以把自己这个从六品小官砍上十次八次。要么说伴君如伴虎，两人都开心的事，干嘛整这么血腥。

洗完澡后，欧阳马上忘了这事情。刘惠兰一直等他回来分派记者。当前一步计划就是驻派附近四州。每州两名记者，两名马快。

考核成绩比较差的十几人组成皇家报营销部和人事部，营销部的任务第一是寻找当地一级和二级代理商。俗点就是，找零售商。人事部的要任务是展当地记者，保证在三个月之内，能培训出两名当地记者。而后老记者再调离此地，展下个州。北上西扩这条路，则有阳平钱庄为代理。

按照阳平钱庄如今的分布形式，相对报纸行的密度虽然不能让欧阳满意，但是胜在有点有接力。苏千在研究后，决定按照欧阳的看法，另外成立阳平信息商业协会，也就是专门卖报纸的。虽然对盈利苏千不太期盼，但是却能利用报纸提高阳平钱庄的信誉。毕竟皇家报可是官方媒体和主流媒体。

……

“欧阳年少轻狂，顶撞当今皇上。皇上责罚其思过。”九公公在一边念道：“欧阳因宪法进展缓慢一事和皇上起了争执，言语顶撞。皇上怒而将其囚在宫中思过。而后，欧阳体会皇上苦心，痛思改过，皇上本着宽仁态度，又念其年少冲动，赦免其过放回。”

赵玉脸无表情：“继续。”自己的身子就这么被轻描淡写掉了。

“国际重大新闻，完颜阿骨打两万精兵血洗七十万辽兵。据本报特约记者沈咩从金国带回来的消息。金朝皇帝完颜阿骨打在距黄龙府百里之处迎击天祚帝。两军大战两天一夜，在女真即将筋疲力尽之时，辽国生暴乱（尚为得知是谁所为）。天祚帝回军平叛，但未想完颜阿骨打突振精神，携万余残部追杀而去。终于在护步答冈位置追上辽军，并且左右包抄，断其退路。万余残兵包围六十万人，辽军惊惧，溃不成军。两天两夜，累死之女真人不计其数。护步答冈血流成河，杀死俘虏辽军，不计其数。此战追击三百多里，预计辽军死伤和被俘虏人数过三十万，其中有三万人集体投降。”

所有大臣面1ou恐惧之色，枢密院的安焘连连道：“陛下，不可信，绝不可信。”

“朕也觉不可信。来人，宣沈咩进殿。”

……

沈咩礼毕后道：“草民自年节前一个月，就被欧大人吩咐关注金辽大战。

草民已经四月未回。护步答冈血流成河是草民亲眼所见。脚踩之下，拔之不起。尸体无人收殓，一眼看去，如同朽木一般堆积。草民当场吓尿了裤子。再看附近百姓，疯者十有三四。为防瘟疫，阿骨打下令全部焚烧，臭气几十里之外可闻。草民用全家性命担保，所言绝对属实。打听得知，辽军起20万骑兵，50万步兵。先行剿灭就是骑兵，步兵全部溃败。金兵起的是一万五千人的骑兵，五千的步兵。”

“……”一片死般沉默后，赵玉问：“你还知道什么？”

“阿骨打自听说天祚帝70万亲征后，在两万将士面前跪哭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女真人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祚帝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祚帝，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所有将士无不哭泣，全皆决心死战。”

第一百零七章擒贼

云系出跪地道！“项羽的彭城！战用万骑兵击败刘联军，力倍悬殊。

李世民昆阳之战对比是2万对刃万，旧倍的悬殊。

滞水之战是东晋的8万北府兵击败前秦水陆步骑共四万，旧倍的悬殊。

臣信也！”“兵部。

枢密院都伞个章程出来。”

赵玉喝道：“退朝！”她手心中是一把冷汗，她真没想到，欧阳说的竟然全中。

种师中先前分析，也只是说辽军可能会败，但不会死那么多人。

现在从这战况看来，这场战役足可以导致辽国的毁灭。

辽灭了下个是谁？只要不是一个昏君，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只要不是太白痴，都不会以为金国是善良之辈。

北宋灭亡的根本就是知己而不知彼。

沈哗悄悄问九公公：“大人让我悄悄问下，他有事找皇上，敢不敢来？”“这个”九公公有点头疼，他也看不明白赵玉现在在想什么，只能道：“暂时别来，过上几个月再说。

“是！草民知道了。”

“皇上要见他。”

一名内卫出来一指沈样道。

“你们欧大人最近身体可好？”赵玉轻描淡写问。

“回陛下，还可以吧。

就是忙！小的也是等待了两天才排上号。

现在新城正在扩建，大人把一些场子从县城迁移出来。”

“恩”你和他说一声，有空来京，联有事找他。”

“是！”“联问你，金人性情如何？”“残暴、凶悍。

他们粮食不多，让俘虏来的辽人干活，但是食物每天定量。

直到饿死和累死的人够多，食物可以养活了为止。”

沈样拉开外衣道：“陛下请看，这一处刀伤因为草民喂一快死辽人一口水被砍的。

如果不是完颜兰将军阻止，恐怕草民早就身异处。”

刀伤不浅，赵玉点头问：“这完颜兰是谁？”“是完颜阿骨打亲信部落，其部落领完颜轮鲁乃是其一等一的勇将。

而这个完颜兰就是完颜斡鲁的妹妹。”

“她为什么会救你？”沈哗回答：“她被欧大人绑架而回时候乘坐的就是草民的货船，后来回金，亦是乘坐草民的货船。”

“哦！”赵玉恍然：“欧阳说绑架人质才回到大宋，原来还是个女的。

不对啊，欧阳绑架了她。

她反而会救你？”沈洋回答：“这可能是爱屋及屋。

完颜兰爱慕欧大人。

转而对草民也有所照顾罢了。”

“哼！你们这欧大人倒是风流。”

沈洋一听不对忙道：“回陛下。

欧大人尽心为阳平百姓，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事。

其行正言明。

绝对不是浪浮之人。

阳平县内有口皆碑。

请陛下明查。”！欧阳指点道：“这新城到清河大堤，一是为了不占农田，二是便利水路交通，三来，地少才能卖好价钱。”

甘信点头道：“如今新城大都拍卖而出。

剩余的大都是风水不好。

欧阳笑下道：“我已经让人把说风水不好的几个游方道士请去监牢看看风水，等再过他们两天出来，那些地方就会变成黄金宝地。”

骗钱就骗钱，阻本大人的财路就不对了。

要说地基不好就算，还风水不好。”

“万一有人能打到我们这里，那点破城墙也没用。”

欧阳一指道：“走了小半天，到那家酒肆休息一会。”

一看这酒肆就算是占地经营小他的背后正在盖一家饭庄。

别看就一片帆布，但是六张桌子坐的满满全是人。

新城现在一片火热的建设场面，再加监工、掌柜等巡查施工状况，人是不少，而且附近也就这么一家酒肆供应酒水饮食，生意好是想当然的事。

“大人？甘大人，快请。”

酒肆老板一见这两人，忙让伙计从里面搬了桌椅出来，而且还交代，餐具都用开水过一次。

“半年女儿红，外加半斤卤牛肉，两碗鸡杂碎。”

欧阳和四面的食客回礼完随便点了点道：“就这些吧。”

“两位大人稍坐。”

掌柜忙去招呼厨房。

东西很快就上来了，这后来先到并没有让周围食客不满意。

欧阳和甘信边吃边聊着天。

过了一会。

一个黝黑精壮汉子打马而来，捆好马后一屁股坐到了欧阳板凳上喊道："老板，一斤老酒，再来点下酒菜。"

掌柜忙出来道："这位客官。

那边还有位置。"

"这儿宽敞。"

他说的是实话。

别的地方都很拥挤，惟独欧阳这桌，就两个人。

欧阳挥手："没事！""呵呵。"

汉子呵呵一笑道："还是书人明白事理。"

"看兄弟是外地人吧？"汉子点头，把欧阳的酒拿过来喝了一大口："好酒！要说你们阳平人就是富裕。

这边坐的没酒也有肉。

看其他地方，还喝酒吃肉，都是吃了这餐没下顿。"

溶飞摇头！"据我所知，并不是泣么糟从新皇心，泼了花石纲。

少了额外的税赋后，百姓生活还可以吧。"

"可以个鸟！"汉子忿忿道："你就说我家那八百里水泊。

说是太上皇收的，我们还以为换了皇帝能还给我们。

没想到还是一个鸟样。

去割一个莲蓬，卖三文钱，就要上一文的税。

你们说。

吃什么？更可气是，州里那些鸟官，在其中还要再加下水税。

一艘乌蓬船碰水一次就要一百文。

这运气不好，鱼没打着，还得贴钱进去甘信问："那没钱呢？，小"抓了，逼你家里人找钱给你还债，或者直接把船充公。"

欧阳道："你这事得去找皇家报啊，让他们帮你们说说。

当今皇上最看不得这事"去***，我刚去了小门都没让进。

说让我去什么接待处。

老子是来说事，不是来借贷的，当场我就把桌子掀了欧阳笑咪咪问："砸到人了？""哈哈，砸到了两个，还一个叫什么总编的女人，吓得尖叫一声，搞得我都被吓一跳欧阳喝口酒淡淡问："家江是不是就在附近？""你？"说时迟那时快，欧阳趁汉子一楞，抽取甘信长凳子。

身子旋转反身砸在汉子背上。

但这一砸，欧阳大惊。

板凳被砸断了。

但是那汉子只是被打退坐在地上。

汉子大怒："你这鸟人，老子，""伤他人者，扰乱地方治安者。

杖十，羁押三天点子扎手啊！欧阳脱下外套准备应战。

汉子喝问："你是御"本地知县欧阳"。

没想汉子一听摆手："我不和你打，你是好官。"。

你打伤人，如果让你走了。

那我就不是好官了。"

"小真的要打？""可以玩玩"那我就不客气了钵大的拳头直接砸了过来，欧阳一侧身子避开，脚尖踢在其膝盖个置。

汉子不自觉的跪在地上。

欧阳顺势一转要扭汉子的手。

没想汉子天生神力，在劣势之下横扫胳膊，竟然把欧阳扫了出去，欧阳

倒退几步，身形踉跄。

真真不好对付。

欧阳主动进攻，人到。

抓了出拳汉子的手。

勾腿来个过肩摔。

没想那汉子虽然神力，但对打架也在行。

反手抓了欧阳的后领，两人一起摔倒。

汉子在地上转身踹脚，欧阳先一步滚了出去。

肌肉太结实，自己的力气无法对其内脏造成严重打击。

欧阳冲刺过去，倒地用出了剪刀脚。

这不是电影中的剪刀脚，而是实在的中国武术实战搏击。

双脚夹其小腿，而后身子甩起最少内度，强行扑倒敌人。

这一招大是出乎汉子所料。

人再次摔在地上。

脚还在纠缠。

汉子一拳打向欧阳的面门，没想欧阳对这套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举其拳头的时候，左手肘已经朝下击了下去。

狠狠的撞在其打来的拳头面的。

汉子这下吃疼，忍不住一声闷哼。

还想再甩，欧阳已经腾出一只脚踹在他会阴之上。

然后，欧阳很轻松给他戴上手销。

“伤人、破坏财物小拒捕欧阳喘了大气站起来：“罚款旧贯。

或者做义工一百二十天。”

“啊！”汉子不理会欧阳，全身肌肉暴出，而后大吼一声：“开”。

只听“啪，的一声，手待竟然被其强行挣断……

不会吧！”欧阳大汗，香蕉的，开作弊器也不带这么耍法的。

眼看汉子又要进攻，而自己这边力气已经用光。

只能准备挨打。

“凤尾箭！”百米之外，一口箭飞驰而来。

欧阳一看大喜，白莲和展铭骑马杀到。

这一箭就是白莲所。

只不过，这力度成，但是方向”欧阳忙中不乱。

一掀桌子把箭挡了下来。

箭钉在桌子上，入木三分，箭头距离欧阳脑袋不过几寸之距离。

欧阳心跳如蚤，联军误伤也不带这么凶狠的。

白莲大汗。

忙收弓取弩。

汉子看得莫名其妙。

这么一楞中，展铭飞驰跳马而来。

刀出鞘喝道：“看刀！”一刀斜斩向汉子。

汉子朝左边一避。

没想那刀有灵气一般，刀尖朝左边拐了一分。

在汉子的手臂上戈下了一道长伤口。

又过了两招，汉子虽然神力，但吃亏在没有武器上。

再加展铭的名头不是吹的，几刀之后，刀锋就架到了汉子的脖子上。

白莲很利索把汉子绑上，打个强盗结。

而后才喃喃问："大人，你没事吧？，小"武器管理规定。

在人员密集处禁止使用箭弩。"

欧阳黑着脸道："这箭还好是朝我来了。

要是飞向他们怎么办？""我错了！"白莲低头认错。

现在大家都聪明。

勇于认错惩罚多少会轻点。

"算了，甘信帮大家买单压惊，每人送半斤酒。

所有费用从白莲俸禄上扣"是！"（访问h】

第一百零八章敌袭

阳平基本没有开堂审问，刑事部门将汉子堂中送就溉荡叭阳在堂上问道：“叫什么？”展铭已经开始组织乡兵，并且立刻派人快马朝州内通报。

“的官。”

“哈，前面不是夸本县是好官吗？怎么你犯法抓了你就成了狗官？”

汉子一噎。

“我原来还想，你们可能是被逼活不下去的。没想到，你们真是一群不讲道理的刁民。我问你，如果你娘无故被人掀桌子砸伤，你生气不生气？”

汉子不说话。

“你们这些人，原本是为了不受欺负而反抗，到最后都成了欺负别人的人农民起义就这样，先是活不下去，而后一旦得势，又开始欺负农民。

汉子想了想后很直爽道：“老子错了。老子给他们磕头赔罪。你也不是狗官，老子给你磕头。”

“没人稀罕你磕头欧阳问：，“报上名字，然后关监狱、赔钱、做义工。三选一。自己选一个。”

甘信一边道：“大人，此人可能是宋匪匪之一，这样处置，恐怕让朝廷人抓了口实，我们不好交差。”

“我又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只知道他在阳平这弄伤了人，砸坏了东西，还吓到了惠兰欧阳道：”对了，你不知道你吓的那人是谁吧？这么和你说，城中没有一万，也有八十是她的学生，你这要拉去游街，转一圈就会被白菜砸死，暴尸街头，还不带有人同情你给你收尸的

汉子一惊道：“啊？是先生？”

一衙役接口：”也是我先生

“我叫吴加亮汉子终于放下强硬的态度。

欧阳到是很欣赏他这点，问道：“来江在哪？”

“这个我不能说。”吴加亮道：，“出卖自家兄弟的事，老子是不会干的，

不过明天可能就会路过阳平。”

“先带下去吧”。细节只能是慢慢再问了。

甘信道：“大人，而今麻烦了。这东西城门都被拆了。城墙也破败不堪，新城那根本就没城墙保护。这宋江万一真的来”阳平岂不是如同待宰的羔羊，没有一丝防守之力？。

“恩”欧阳其实也在头疼这问题。他现在才知道这城墙的作用不仅只是防御外**队所用，更重要是治安需要。本来欧阳想学现代。按点来设置警察局，不过他没有想到，万一是大规模团伙洗劫而来怎么办。城墙在。大大抑制了城镇的展，这点是不需要质疑的。但是没了城墙又要考虑到大规模流匪的突袭。当然小规模不担心，衙役近百人，一人一弩不是吃素的。

目前阳平县有常驻乡兵百人，外加扩充的衙役队伍八十余人，还不到两百之数。而宋江那却是千多骁勇老兵，几乎是人手一马，机动性非常之强。宋江到来无疑给欧阳一个巨大的难题。

一老衙役道：，“当前最需要担心是新城方面。两面开阔，一面临水。一面靠城，几乎是防无所防。如若被匪徒从新城突进阳平，后果不堪设想。不如立刻组织百姓修摹东门，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但我阳平物资充足，工人众多。大人出面，各场主必然会给面子。只需要一日，就足可让东门如新。西门位置，两山夹抱，而且地势徒峭，宋匪多马，从那处来的可能不大，不过也可调集工匠修辈。以防不备之需。南门结实非常，倒是不用考虑。”

欧阳摇头：“一百八十人，即使给我们加条护城河，能抵挡的住吗？还要兼顾三门。人员根本无法分配。”

其信道：”要不大人避避？”

“怎么避？当说阳平钱庄，就有钱二十万贯。万一被洗劫，这损失如何补的回来？”欧阳想想道：“我阳平别的没有，就是要什么材料就有什么材料，要什么工人就有什么工人。来人，召集工匠修耸西门。再拿我帖子找那些场主们要工人，还有全城铁匠，全部去军工厂。

今天近黄昏，按吴加亮所说，即使会来，也是明天的事。”

军工厂在南门郊外，衙役们先清理了南门通道，大批工人铁匠全部顺利到达军工厂。军工厂火药储备没有问题，铁器储备临时从各场调集。工人们被有序的分配给各技术人员打下手。专门填装火药的，专门上火线的，专门搬运的。而东门位置，又有大批工人正在按要求挖毁道路。入夜，点上火把松明，轮流休息上阵。

要说这事碰见居民，人家不爱保卫你阳平。但是场主就不同了，而工人们又不能拒绝这样的要求，不管愿意不愿意，全城所有工人当晚都加班加点开工干活。

一车车地雷连夜被拉到了东门，接下来就是技术活。耸兵上阵开始按照以前练那般埋设地雷。老师傅现场安排坑位。经过月余的改良，并且在欧阳的示意，有地雷改成了拉动起爆的方然泣种方式限制引地背眺小的区域，但是比起踏雷来说，要安全许多。

在破败的东门城墙，堆满了火药包，火药包上接一根引线，三十名专业投包手准备就绪，投包手投的是欧式火药包，火药包主体脑袋大瓷器盛装火药，下面有个木柄方便手握投掷。在他们身边还有箱箱烈酒。唯一庆幸的是看过武举的表演后。阳平乡兵到是有那么几分禁军素质，只有不到三成*人哆嗦，逃兵情况暂时没有出现。

但是这一切实战的可靠性是多少，不仅是别人，就是欧阳心里也打个问号。他现在就是对农民起义非常反感。阳平之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就十几名老衙役，还有白莲和展铭而已。报信一来一回，州里的援军最快也得三天后到达。

黎明时分，东门的城门勉强可以关上。城下地雷的引线都被拉到了不高的墙头。工人累了一晚上都去休息，部分富户已经开始出城逃命。这宋江不仅杀贪官污吏，而且还劫富济贫。即使是中产家庭也开始出南门去乡下亲戚那避难。

展铭巡视各门，忧心仲仲，按他专业来看，即使准备了一夜，这城还是无险可守。城墙破败，都不用登城工具，直接徒手从裂缝处攀爬就可以到达。那地雷能不能炸死人不知道，但一爆炸把原本破败的城门震坏是肯定的。他信手抓了一个忙碌的白莲问：“大人呢？”

“大人在衙门

“在衙门干什么？”

白莲看左右没人小声：“在写圣旨

辰时，除了值班的外，所有的衙役和乡兵睡觉休息。欧阳等正在小摊吃早点，一眼看去，昔日繁华的阳平，现在是一片荒凉。街上的行人少，开门做生意的店更是少之又少。贫穷而受到欺压的县城百姓是热烈欢迎宋江这样的人到来。而富裕忙碌的阳平，所有百姓都已经把宋江定革为宋匪。因为他的可能到来，使得自己店铺不敢开门，使得学堂关闭、使得工厂停工”严重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苏老爷等人找到了欧阳，劝欧阳和他们一块从水路暂且离开阳平。欧阳则是安慰：，“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你们先走，不用担心我们。苏千，钱庄的钱都转移了吗？。

“怎么转移。”苏千苦笑道：，“不过我把存根帐薄全部带走，亏就亏我们一家吧

“恩，放心。力万贯他们真要全拿。肯定跑不快。到时候州里和京里的援军一到，要么他们得扔了钱逃命，要么他们就得被包水饺。”

苏千道：“按我听说，宋匪都是把钱送给集穷的百姓。”

“那更没事，未必有人会要，未必有人敢要。本县宣传了这么久的劳动所得的论调，不会一点作用也没有。你们快走吧

“恩，那我们走了。大人千万个心。”

目送这百多人离开，欧阳问道：，“有乡兵也衙役逃跑的吗？。

展铭回答：，“乡兵跑了三个，其中一个被乡兵自抓了回来揍了一顿。大人放心。大部分乡兵还是听话的。至于衙役，一个没走，他们对大人有信心

“有信心？。欧阳苦笑。他自己都没信心。对方是一千多号善战的士兵，自己就这么百来未上过战场的人怎么抵挡？

“咻。东墙上一声响箭冲上天空，欧阳等人站立起来，终于来了。

在东城墙看去，漫山遍野的骑兵从西北位置不急不慢的朝东门而来，当头前行一骑兵扛了一面大旗写着“宋，字。而后还有三十六面旗帜跟随在后。骑兵们也有秩序的分跟这三十六面旗帜慢慢前进。

展铭在一边如数家珍道：“这就是宋江的三十六头领，分别是他好友花荣，吴用，朱全，雷横。他的亲弟弟宋清，以及江州大牢里曾经同生共死的戴宗，还有小跟班李逸。还有他的徒弟孔明孔亮，及贴身护卫昌方郭胜。还一部分是依附其的人，青州的降将秦明黄信。清风山的燕顺，王矮虎，郑天寿，扈三娘，揭阳镇的李俊、李立、穆弘、穆春、张横、张顺、童威、童猛，薛永、侯健。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第三部分是招募来的，自己来投奔的石勇，戴宗招募来的杨林，李逢招募来的汤隆，焦挺，炮旭，朱富等。情报上说李俊为的揭阳镇派系，在其中自成一派。”

白莲道：，“很奇怪，如果他们急冲锋而来，估计我们这边有半数人都要被吓跑。为什么还这么晃晃悠悠的？。小

这个本官是知道的，欧阳吩咐：“白莲，你去把吴加亮带来

第一百零九章接敌无畏

小江人马行到距离东门二里！地停下骑兵单身刷出，肥确而来。

展铭吩咐：“不要放箭。”

骑兵到了城门，抬头喊道：“你们谁管事？”欧阳回答：“我！”“我们大哥说了，他知道阳平是个好地方，这官是好官，百姓安康。

不想骚扰了阳平。

这次纯粹是路过，只要放了我们吴将军，借一条道。

我们必然不动阳平一草一木。”

“这个”不是我们不答应。

主要是你们吴将军不答应。”

欧阳喝道：“带上来。”

吴加亮上了城门一看，大声喊道：“大哥！”“二弟。”

十几名骑兵包夹着一名汉子奔袭而来。

看这汉子，并不是黑脸矮个子。

其身高颇高，威武之甚。

皮肤略黑，手脚健壮，目如朗星，甚是精神。

到了就近，汉子道：“你受苦了。”

吴加亮摇头道：“大哥，我没受苦，他们没有难为我。

你常说大丈夫敢作敢当。

而今我这边伤了人，犯了事，我已经答应欧大人留在此地当义工。”

宋江道：“你别中了他的奸计。

你是朝廷要犯，就算他不拿你，难道别人就不拿你？说破天去他就是一

个七品芝麻官，就算说话算话，还得看看朝廷的脸色，我们”“六品！”欧阳拉下身上官服纠正道：“从六品，麻烦看清楚，谢谢！”宋江被欧阳这话呛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遇见有这么个官，畏且无惧面对千人悍兵，说佩服有那么一分，还有一分则是疑虑，欧阳的高深莫测让他有点看不清水深。

而就在这时，李逸风这个倒霉回阳平探亲被困的东京记者伸出脑袋喊道：“你好宋江，我是皇家报东京记者战负责人李逸风，请问您有没有空接受下本报的专访？”“采访？是什么东西？”宋江疑惑问，皇家报他知道，名头不他注意到皇家报就是因为那护步答网之战。

而吴加亮也因为如此。

才会独自跑到阳平来找报社。

至于采访，对他来说是新名词。

“报纸！”李逸风展开一张皇家报喊道：“就是这个，你说的话会被印下来，然后到全国各地。

我问你问题，你回答，这就叫采访。”

欧阳笑这对展铭道：“这小子敬业，有前途。”

宋江被李逸风整的一楞一楞的，想了好久才道：“我不要采访，放了我二弟。”

李逸风点头道：“那好！我标题就写，宋江无胆接受采访，就顾惦记着逃命”“小子找死。”

十几名骑兵同时怒喝。

“你要素材不要命啊。”

欧阳汗一把。

他当然也知道。

这宋江访谈录会带来多少的报纸销量。

而且人家一看，这皇家报就是牛，不仅能采访天诈帝和完颜阿骨打，也敢采访匪徒。

“好，你问！”宋江制止大家喧哗，吃了这道激将计。

李逸风清清嗓子道：“请问，你当初起兵是怎样一个想法？”“活不下去怎么办？”宋江道：“官府不让我们活，我们只能自己找活法。”

李逸风边记边问：“请问您是否打算就这么一路打杀下去吗？对明天您有什么看法没有？”宋江回答：“明天我们打算去唐州。”

李逸风险些昏迷，这家伙相当的光明磊落，定定神道：“我是问未来，将来你们有什么打算？”宋江对这个问题想了好久”，李逸风觉着自己太为难人家，人家是流窜匪徒，有今天没明天。

于是换了个问题：“难道你们就打算一辈子这么流窜吗？或者你有考虑建立自己地盘，或者你有考虑招安。

或者你有考虑就地解散大家，隐居起来？”展铭在一边小声道：“大人，宋江已经接近地雷杀伤范围，要不要再引诱他前进两步“杀了他，别人会疯狂报复的。

不急！动用武力是最后手段。”

白莲点头：“就是，我们马匪有个规矩，头领被杀，谁能杀了杀头领的人，以后就是头领。”

“我们马匪？”欧阳问。

白莲忙道：“他们。”

都忘了自己现在是混白道的。

李逸风再问：“请问，如果现在给你们活路，朝廷愿意招安你们，你们会不会愿意投降朝廷？”这个问题宋江还是不回答或者没有回答。

欧阳出声道：“宋江，我问个问题。

你觉着你们能打下阳平县吗？”“这位大人真是说笑了。”

宋江呵呵一笑道：“莫说是阳平，即使是寿州也一日可下。”

“要不这样吧！你、我一边各出一人单挑。

五局三胜。

如果你胜出。

我不仅免了吴加亮的罪放了他，而且阳平让你过，我再赞助你们一千贯的军费怎么样？”这输和赢自己都不吃亏，兵法叫立自己于不败之地。

宋江冷笑：“我有必要和你比试吗？”“你先看看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欧阳挥年，道响箭卜了半空，十几名衙役起心一挡六持续三秒连环震天之声，火光尘土浓烟从东门外冲起数十丈之高。

几亩之地一片肃杀之气。

声势之高壮，不仅宋江这十几名爆炸范围外的骑兵被震摔在地，马匹四下逃散，城墙上的人亦东到西歪。

就连三里外的骑兵队也炸了营，马匹受惊，不受控制的四下逃窜。

宋江一干人忙追马整兵。

一阵乱轰轰。

等整理清楚后，浓烟已散。

欧阳在墙上喊道：，“不仅是此地，老实和你说，昨天我们全城一万多人忙了一晚上，在阳平所有的街道上布下了这地雷包。

这点算诚意吗？。

“没马的宋江不说话，丢人啊，十几个骑兵变成了步兵，会头土脸仰头看人家趾高气扬。

要说欧阳这话，宋江到是已经信了三分。

“再让你看看我们都还什么武器”小欧阳挥手，一个衙役点燃了火药包扔下城去。

“轰。

的一声，而后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过后，东门的两扇城门“呀。

的一声终于倒塌在地。

欧阳解释道：“火药包内有各种钢珠铁片。

爆炸之后，所有铁器飞射。

比箭快三倍有余，加上火药包震杀力，轻松弄塌一面城门，对了，你应该知道城门的结实程度吧？就算是数骑擂木冲击，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撞开的。

继续”。

两名衙役搬起两坛酒砸了下去。

酒遇到正在燃烧的火苗后，熊熊燃烧，组成了一道火墙。

欧阳道：“这酒阳平每日可生产五百坛。

而今储备一千九百坛。

火药包储备三千七百斤。

地雷包不计其数。

难道你真想让你的手足来试试这鬼神皆怕的东西吗？。

“上”。

展铭一挥手。

四十名衙役立刻出现在城墙，几乎在一瞬间，四十枝弩箭整齐插在宋江面前，大半没入土中。

展铭道：“昨夜共生产手弩一百二十把，其中带火药的箭枝六百枝。”

有前途，都在背后加了零。

欧阳问：“宋江，这难道还不算有诚意？如果你非要强攻，鱼死还是网破，是不是还要斟酌一下？”“圣旨到”。

一名太监打扮的人走上城墙，拿出圣旨喊道：”，兹赦免宋江一干人等，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

兼兵马都总管，”“停！扶公公下去歇息欧阳道：“他有没姿格接这道圣旨还是未知数宋江道：“暂且等等，我和一干兄弟先行商量说完，奔跑回去。

马跑光了，这回是走回去还是跑回去呢？宋江感觉自己丢死人了。

“我知道阳平县进了大量的火药，我们在濮州时候不就是拿了两名寿州的官差，就是为调配火药到阳平的一名头领道。

另一头领道：“看这鸟官的模样，别说我们不稀罕，即使稀罕那圣旨。

似乎也得打败他，否则宁死不让。”

“大哥，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另另一领道：”刚才大家也看见了。

那火药之力，确实不是人所能企及。

城门有多坚固你们不会不知道。

一个火药包就整塌了。

即使我们和他们混战一起让他们不能使火药。

但人家有手弩。

我看就算是能打下阳平。

咱兄弟们也要死伤惨重。”

“火药确实非人力所剿氏挡。

但不是不能解吴用在一边道：“春季多雨，一下雨，火药全都没用“听我说！”宋江摆手道：“兄弟们起兵为的是什么？不就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吗？而今新皇登基，梁山水舟还民之所有”“大哥，你想招安？”“招安也得有招安的说法一头领道：，“莫说我们还怕了他们。

宋江打马而来道：“大人，我等同意和大人比试这五局三胜“好，你要胜出，圣旨给你，你想被招安，或者继续流窜随便你。

你要是败了，跪在我面前磕三头小叫声爷爷，然后再接受招安“好！君子一言，驰马难追宋江抱拳道：”我且暂退，一刻种后出人比试展铭小声问：“大人，为什么还让他磕头叫爷爷？”“你没看出来？宋江是愿意招安的。

这侮辱他，反而是给他台阶下。

他很明白，如果胜负都要选招安，下面头领会不服气。

而今这话一出，招安与否已经成为次要，面子与否成为主要。

即使他败了，给我这么一跪他也有莫大好处。

第一，他招安了。

第二，他是为兄弟们受这样的侮辱，不会让兄弟们看不起他，反而让他成了言出必行的真汉子。”

白莲点头：“我们绿林好汉就佩服这样的汉子”他们绿林展铭恍然：“大人意思是侮辱他反而是给他面子。”

“也可以这么理解。”

欧阳道：“白莲，你打第一阵，告鼻你一个打架

第一百一十章后果

一一道白击单马出阵，翼道雷横出阵！李谴风担恤背吓六

李逸风喊道：“第一阵，开始！”

“杀！”雷横打马奔驰而来。

白莲一转身左手从身后马上拿起一个火药包，右手抄一火把。雷横一惊忙停马喝道：“你赖皮。”

“你是男子，我是女子，为什么不说你赖皮在先？”白莲正气喝道。

“这”雷横郁闷，这冲上去，人家点火一扔，跑都没地方跑。

再说，即使炸不死自己，马一惊，可能被马活活拉死。还没比，看武器就知道自己已经输了八成。而且人家就不止带了一个火药包，马屁股后面全是，最少带了四个。欧阳和白莲说，打架第一秘诀，别人空手时候你拿刀，别人拿刀时候你拿枪，别人拿枪时候，你拿炸药。

宋江叹口气：“鸣金认输。”

这一认输，全体兄弟都不爽了，强烈要求群殴。宋江在众怒之下。只得出马过来找欧阳商量。欧阳一听也感觉惭愧。确实不带这么欺负人的，于是拱手抱歉道：“小丫头欠管教，你看要是你们雷兄弟抹的开面子话，我就算这丫头输了。”

这叫什么话吗？左一口小丫头，右一口小丫头，这不就逼自己输第一局吗？宋江抱拳光棍道：“输就是输了。”也不说别的，打马而走。回到自己人身边道：“他们不会再用火药了，花荣兄弟，你马上功夫、箭术都为最好。人又机警，打第二阵。最好莫伤了人。”

“得令！”

“第二阵，阳平县尉展铭对阵花荣，开始！”

两马对冲接近，花荣抬手一箭，但未想到，展铭手中官刀一舞，射向马头的箭被磕飞。花荣一见大惊。知道遇见了武林高架有马上功夫和拳脚功夫之分。一个武艺再高的人上了战场，挥出来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在一对一的对局之中。武功好的人可以轻松拿下一名猛将。因为两者习得路子完全不一样。马上功夫重力，随时是和十几个人一起砍杀。而拳脚则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最多也就是一对三所用。

花荣一看，就知道自己这输面就达到了七成。果不其然。连续两箭都被磕出。两马交错，对方出现了战场不可能出现的一招，跳到了自己马上，将自己和其一起摔下马去。接下来根本就没有了悬念。短打小巧的功夫完全压制了自己笨重的长枪横扫。几招之后，花荣挨了三拳七掌一十二腿。彻底被打趴下。

白莲一边道：“大人，下一阵您不会打算亲自上吧？”左右都没能人了。欧阳手下也就他们两个勉强上点台面。

“不会！”欧阳道：“吴加亮，今天是义工第一天，你上！”

“我？”吴加亮一楞。

“恩，义工就是什么工都得干的没工钱的人。顺便问一句，你不会放水吧？”

于是吴加亮上了。没想这次宋江亲自出手。两兄弟对在了一起。

“二弟，别的闹。”

“大哥，我反正也打不过你。”吴加亮也是一头大汗。这鸟官没有不敢想的，也没有不敢做的。

于是两人很温柔的战在一起。吴加亮道：“大哥，我这阵是输了，但下面你可要把招子放亮点。他那边有个压阵女魔头。”

“女魔归”

“恩，刚到的女魔头，叫完颜兰，听衙役们议论，人家单马一刀在护步答网连斩三十六名辽军猛将，天生神力，凶残无比。”

宋江一惊问：“女真人怎么跑这来了？”

“海路，听说那个女人是他们知县的女人。千万别让兄弟们丢了性命。”

“当工人偷懒是比较正常的。”吴加亮在欧阳的怒视之下，结巴的说个理由。

展铭问：“大人，下一场谁上？”

“上个小屁啊！随便叫人去亮个相就撤。”欧阳苦笑：“想不到老实人也会耍滑头，这次是打败了。”

于是一个乡兵颤抖着上了阵小对方刚嚎了一嗓子，乡兵掉头就跑，度之快，让所有人尽皆汗颜。

宋江心中咯噔一下，下一场就该是对方的第一猛将出马了。2万破刃万。真没想到自己在大宋土地上竟然能遇见这样的猛将。宋江问：“下阵谁接？”

李逡提了一双板斧道：“大哥，我去！”

“恩！我给你督战。”别人会听撤令，惟独这李逸是不听的，宋江打算还是亲自看看风，免得折损了自己的小跟班。

第五阵，宋江跟随李逡出马小宋江落后一截，到了比试区域外停马。而东门处缓缓行出一马。乃是一名手提大刀，长的很象男人的姑娘。

“大哥，我不和女人打。”李逸立刻不干，比武艺，他比吴加亮还要高点，怎么就和一娘么打上了。

“弟弟，小心啊！”宋江看了那姑娘大汗：“要是哥哥没看错，那刀最少得有百来斤重。”

李逸风见双方都进了再域喝道：“第五阵，金国护国大将军、金国兵马副都儿几毗！对阵李洼一，一那个李洼，别怪我没提醒，泣个宗颜必贸歹口等一等的猛将，没看皇家报的护步答网金辽血战吧？其一人取辽军百名将领头颅。冲散十万辽兵。无有一人敢挡。顺便说一声，她不会汉语。只会杀人。记得以后多看报，报纸有时候关乎性命，顺便说一声，在东京和寿州各地都有销售，零售价旧文。”

“喝！”完颜兰一打马匹，手中大刀一伸，如电一般奔驰而来。

“认输！”宋江忙大喊一声。没想完颜兰根本不理会。

李逸风也帮忙喊：“停手。”

“算你聪明！”完颜兰停马大刀挽花插地，一甩秀，甚是柔美。

完颜兰怎么来的？按逻辑推理，她是随船过来的。谁的船呢？按逻辑推理是跟随唯一跑金宋的阳平商会船过来的。再研究事实，事实是不久前沈样去面见了皇上。按照时间推理。也就是说沈样去见皇帝的时候，另外一艘船刚到金国。在这么几天的时间，可能从金国到达宋朝吗？

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完颜兰就不会是完颜兰。完颜兰呵呵一笑道：“其实”我叫欧阳，本地的知县。从六品。刚才拿了点胭脂水粉，再改变了下型，

换了身姑娘家的衣服。”

“刀，”

“木刀，打从一开始我就让人去装饰了。这木刀还是武举时候留下的。也有几斤就是。”欧阳笑道：“怎么样？招安吧？要不然你就不守信用杀了我，继续亡命。”

宋江跪下磕头喊道：“爷爷！”

“客气什么。起来吧！欧阳挥手：“有请圣旨，让你们人都过来吧”。

欧阳很不客气，朝死里封官。三十六名头领最少也是正七品的武官。而后也不让他们进城。直接派人送他们上京面圣。宋江倒是真把圣旨看了又看，丝毫没有破绽。于是让所有人放下武器，一起上京。要说这宋江，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史实，都是很有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起兵只对付官吏，从不反朝廷。另一方面他有抱负，但却无从施展。按历史记载，这宋江是被包围时候才接受招安的。但问题是之前一直都没人招安他。

甘信在一边道：”大人，假传圣旨，足够流放之罪的。您不仅假传，还自拟，还乱封官

，我也知道很麻烦

“麻烦不麻烦其实就是皇上一句话。皇上要夸你有功，你就有功。皇上要追究你假传圣旨，也就是流放一罪。”

欧阳笑咪咪：”所以！立刻开版皇家报，宣传下本县的英雄事迹。多用点好词。什么临危不惧，什么兵法诡诈，什么镇静自如。什么指挥有方。还有运筹帷幄什么都吹一吹。还得歌颂下皇上的仁德。还有，我写个表章。替他们求个情，展铭你快马辛苦跑一趟。”

“是”。展铭赞道：，“大人，说句实话，卑职最敬佩大人临危不惧。那么多人都逃了，大人却留下来。”

“恩”悄悄告诉你，其实我蛮希望你们把我打晕弄走欧阳苦笑：，“我这不是皮薄。没好意思跑吗？”

“总算是挡过这一劫了甘信出口大气。

“恩，看皇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赞赏我们。我们就马上上表。说城墙都被破坏了，希望工部能拨点钱和劳力下来

“大人不是不用城墙吗？。

“这个小”不是自己钱用起来不心疼。两码事

宋江一行刚近京城，京城就开出了数万兵马出来。枢密院的张玄明带领人马将宋江千人包围。宋江忙交圣旨。张玄明拿了圣旨看后冷冷一笑吩咐：“所有人等就地休息，鼓噪者杀，意图逃跑者杀，煽动闹事者杀。”

赵玉一看圣旨大怒：“联何时有出过这道圣旨？张叔夜前几日才上表要招安宋匪，这还没和大臣们商讨，哪来的圣旨？”

“回陛下，微臣是接到欧大人的快报。点了兵马截取宋江一伙。欧大人还说。宋江等人是可用之才，希望陛下能网开一面。”

“联明白了，合着这圣旨是欧阳自己写的。他想干什么？想造反吗？。赵玉大怒：”假传圣旨，还为匪徒求情，他当他自己是什么人？”

张玄明一边道：“陛下息怒。先前兵部收到阳平急报，说宋匪即将袭取阳平。而今，看这架势，兵不血刃的将横行近一年的强匪拿下”事有权急。这伪造圣旨罪名看上去就小了。”

“他捧你，你当然为他说好话。”赵玉想想后道：“重新拟旨，官不变，但把实权都给扣了先派到禁军中。另外送匪徒还乡，另一干匪将真有本事。联也敢用。

“是！”

“还有，叫欧阳立刻上朝会解释。这事闹这么大。难道还能遮人耳目不成赵玉想想后道：“小让他自己机灵点，到了朝会就不是联想保就能保的。”

“是！”

第一百一十一章军火生意

二隶报加开考版很详细的沫说了本次遭摊的经过，从屉游甘龋吴加亮开始。也拈述了阳平一日三惊的景象口最后知县欧阳率颌大宗和众匪斗智斗勇，在新皇的恩威之下，貉于降服这伙匪徒。

这些拈述很轻巧忽略了圣旨之事。只说欧阳唱空城计展示威力之后，和匪徒们定下赂约。结果三胜二负，匪们投降口

赵亚等九公公念完不菩大臣们议纶喝道：“宣阳平知县。”

“知阳平县事今欧阳见过陛下。”

张邦昌打头阵出道：“陛下欧大人身为一方父母官,临了假传圣旨降服匪徒,虽才大北。但如月欧大人上次在庙堂所说，此凤不可涨。错耶是错,还望陛下给予贵罚,以掂天下人之口舌。”他聪明了,月欧阳上次的黄例来压郝欧阳。欧阳上次就说接熊律法责罚了菲个净乎,为的是抑制此风口而今欧阳假传圣旨,虽然和孝乎一样，出点是好的,但是却不能不惩罚。

赵圭闸：“大理寺聊假何圣旨旗律当如何处置？”

“回陛下欧大人是保安大夫。罪诚三分,族律当流放峪甫。”大理寺少卿疥充道：“但撒臣看此事也是欧大人为保一方百姓,无奈之举口看宋匪流姜十余州,无人敢挡其鲜

赵圭喝问：“你这是在替他求特？”

“搬臣只是以事讣事。”

工部尚：“陛下，臣本分说。本次欧大人亦是无奋之举。由于举办武举，阳平东西城门城墙破败不堪口百多乡兵无险可守,如何防得欺千善战马匪。”

户部尚：“陛下，臣派人查知，阳平正在扩充新城，早才毁城墙的意目。城防破败，非武举之过。”

侍卫马罕副都拈辉使刘延庆出道：“回陛下末将认为欧大人无讣才万般过错,但毕竟以阳平之微薄之力，护百姓一方。北馈甚大。可奖不可惩。”

张邦昌一边张笑：“你儿乎刘光世得了人家好处你当父亲当然这么说。”

“我是以事玲事。再说，我儿子程了榜眼那是公正出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捎杀宋匪需要多少人马、要耗费多少粮草令我口站着说估不腰疼。”

马帅出柜自己人道："他家丁弄瞎人眼睛没想到自己眼睛长到头上去了。"

掷史中永王鞘出："难道为了北劳就可以假传圣旨吗？"

"哪里假传了后来陛下不是拈安了吗？"

两边开始了争吵新皇登基以来庙堂第一次出现了吵闹。以前多是蓉京一伙人、高休一伏人、童贯一伙人，还才粱师成一伙人，对互相看不顺眼造咸了口而今天则是比较立场鲜明,也说不上谁才多少私心,说欧阳才北劳的多是将颔,一来是因为他们了解宋江的厉害,二来这次欧阳才北不赏，下次他们才北可能也不赏。三来,欧阳举办武举时候,特别重视将领们的意见，大都将领对颐阳都才好感。

而张邦昌才乖心也是为了制止欧阳功劳过大挤身朝堂。欧阳在阳平的口碑和别的她方不太一样，别的她方好官是因为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口而欧阳这边是提高百姓生诺水平口前者是苦干,后者是能干。能干之人总是被人嫉妒几分口再说欧阳确实被捏实了把柄,虽然皇家极没说，但大臣们都早知道其中的曲折。宋江会投降,那个圣肯是重中之重。

会出现这场面还才一个原因就是赵亚没才亲信大臣。宋珠宗车头,虽然大臣们才隔阈，但是皇帝才办法。处理这事,就直粳和高休议纶，处理民生和蓉京议站,一旦定下来，别人说毛都没用。

赵玉在上面也颇为头疼，这北劳自然是才的诈也没栋杀。但是那假传圣旨也是才的。皇权至上,她可不愿意天下人郁仿敢欧阳行为。于是辞辞手让大家安静问："蔡相，你怎么看？"而个赵玉还是真的捉传重蔡京的。

蓉京低头走出来道："回陛下才功雷赏，才过雷罚。靠面大家争吵，主耍也是因为到底欧大人是北大还是过大所导致。这个"臣无法区分，还猜陛下定夺。"

似乎说了似乎又什么都没说。

但又一针见血点出问题所在这就是屹立庙堂老臣的威力口赵王、点头道："大家都说了很多，不如让阳平知县自己说说。"

"这个"欧阳抓头道："回陛下的话，糙臣一开始就想跑的。但是搬臣那县尉说了他的职责是保一方平安,虽死无憾。因为这恬,搬臣就不好意思跑了,但微臣留下来，不是等人家来杀的,阳平也不是芋人家来洗劫的口于是臣就和吴加亮把酒言欢,蚕出了一些宋匪的为人口从其为人看,此人还是想依附我大宋朝廷口微臣就悲,即使是匪，也是哉大宋的人,能少死点就少死点,于是就武武看

能不能说服他们。至于圣旨,确实是微臣花费了一个时辰伪造的。撒臣干了，就不会不认,靖陛下圣载。”夫二二击了，但是从你为朝迁官员来者，你舰确实是犯律了四烈以住的却矩,这知县当的好,就赏你黄令百两口但犯律不可不责，贬你官职为正八品的太常博士,三年不可升迁，众爱卿者如何？”

“陛下圣明！”群臣齐道口这前才养京说估定了性质赵击再族这性质赏罚,也算是说的过去口这三年不可升迁,也让一些老臣放了心。而个才个张女明识到了枢密院,再识个这么能干的欧阳,大家可吃不诣口

谢陛下。”

“听说你带了点东西，你先退下殿外候着！”

“是！”欧阳跑路，他知道朝议的事没自己椅嘴的份。

朝会完毕，大臣们流水而出。颐阳这个小八品的官在殿门口奉人就拱手口大部分大臣还是很才修养的四礼，就连蓉京也是客气和欧阳交谈几句。

大臣们散去一内卫出来道：“欧大人，陛下巳经让人知会殿、马、步三帅，还才兵部和枢密院的大臣到禁军校场口您直楼过去就好口”

靠！你早说啊，让自己在外面吹子一个时辰的风。这是故意的口

欧阳到了校场该来的大臣们都来了，但是赵玉却没才露面口欧阳带了十几名工人在一边等候口又等了半个时辰,赵亚的基驾貉于到达,上了主位坐下示意。身边内卫喊道：“欧大人,陛下靖你过来说恬口”

“是！”欧阳跑了过来口

“是什么东西？”

“这个！”欧阳拿出一个她雷遭：“造侨四十文的好东西。”

“哦？看看！”

欧阳一脾手十几名工人立刻开工，在一名老师传的安桥之下，花费了一刮钟的时间，将百来颗她雷埋设完牛口两名工人牵了栈跑到欧阳身边。

“这其中才子母连环雷，单兵雷、燃烧雷”只耍一拉，就一起炸了。”欧阳道：“还持面举盾保护口”

一名禁军喝了一声，百名禁竿持了大盾牌在大家面前布起了防残。

张女明笑问："欧贤弟，行不行啊？别膘这么大架势一会熄火。"

赵亚道："不用担心联口开始吧。看毒你带来什么东西。"

"是！"欧阳在盾牌后一拉绳子，轰的一声大执颤扦一下，而后盾牌后的人就听见咖丁当当的声音一名盾手出一声惨叫。

大宗一者原来是把手拈络露在外面，被碎片砸得血肉棋糊口

欧附手拈也疼痛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恶吓得面无人色，一手紧紧捏了自己三根手拈，左古一毒，大家都被这震撼的爆炸吸引,没人在意,忙挣脱开来。

"栋盾！"欧阳吩咐道："报数。"

十几名工人开始对场上的草人开始盘点过了一会,一名工人过来报告："报！埋雷一百，分布一亩执大小口范围之内,草人之支膘木积全部析断。范围之后力尺草人，均中十至十五嗽钦片,虽入之不深,但亦可切开皮肤勺

才达么会北夫镇静不镇静的都镇静了下来口欧阳一边道："我大宋最缺马匹,但不缺火药勺北乃守土的利器。"

赵亚四顽闸："众爱卿如何看？"

步帅出道："好！"

一干军事才关人员皆道："好！"

赵巫点头又问："还才吗？

"火药包！"欧阳一样手，远处一名工人拿了火药包点上引残，扔出十来米又是一声棵炸识合燃烧的壮观场面。这此由于离的很远，戚力不大,所以也没盾护。欧阳在一边遏："陛下,这根本不雷要怎么个练,直捉点燃了扔就是。这也就一个人,耍是才千多士兵一起扔,就算是千军万马恐怕也靛近不存口"

步帅道："欧大人这好是好口但末将所知,这火药包一遇见下雨,就无法使用。如果我们依甘火药,那到了雨天岂不是只能报退口"

"不急。"欧阳碑手。

十几名工人拿了水瓤朝一名拿炸药包的工人泼水工人等全身都湿透后，蹲在她上，拿火石一打,奇迹般的点燃了火线。然后朝扔出,又是一声爆炸,威力毫不逊色先前的爆炸。

“好东西！”几名将领大喜口

“下官还在让人改进形状，让这东西能扔得更远。”

“好！”赵玉点头：“根好，你做的好口你把目纸交兵部大量生产。”

“陛下！”颐阳狭然一会小声道：“陛下这些玩意从研宛到制造都是微臣的私房崭。”

赵亚问：“什么意思？”

“陛下您看，反正你造也是造，我造也是造。不如直狻朝椒臣购买就可。您需耍多少，下个定单，微臣那边就个力生产。”

赵玉好好想了一会才明白：“你意思是你不会把制造方法交出来，而是想卖络联？”不是她智育低，实在是欧阳捉议太雷人口

第一百一十二章军备竞赛

陛下英明，一一如果陛下买了，那微臣又有钱继续开始砰州圳刚东西。以后等我大宋军队全部换装完毕，辽金还骑在马上冲锋，您说，合算不合算？”

“放肆！做生意做到联的头上来了赵玉大怒喝道：“拿下”。两名内卫立刻把欧阳摁住。

张玄明忙道：，“陛下息怒，其实欧大人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哦？什么道理？”

“陛下看，为什么我们火药不能防水。而欧大人制造的能防水？据微臣所知，在欧大人那，一个研究火药的师傅，每月就有三十贯的薪酬，而我们这才三百文，整整一百倍。再说陛下，既然欧大人要卖那我们买了也不吃亏。

要是现在拿了欧大人，以后不是没有新武器出来了吗？汉武帝时，不是曾经为刀锋锋利曾派使节不远万里寻找月氏国寻找配方吗？再说我们还可以，”张玄明挡了欧阳视线做个手势。

赵玉点头看欧阳道：“恩”欧阳，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联怎么就没出你有此等恶劣的品质？”

“回陛下。不是要钱不要命，这是一种运行模式。微臣答应工匠，销售获得的利润的一成可分配到他头上。那这些工匠就更加玩命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模式，就如同东京作坊一般，大家拿几个死钱，反正按葫芦画瓢就是。再说您看天下百姓，手艺有传儿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说法。华俏的麻沸散就这样没了，您看如果当年有这么个运行模式，华坨专门去研究药物，而我们专门生产，麻沸散还会没吗？所不定弄出阿斯匹林出来

“也可以！放开他赵玉问：”东京禁军先行购买一批，你们需要多少？”

殿帅出道：，“火药包最少一万个，地雷东京无用

“好，一个四十文是吗？联现在给你一张定单。一万个火药包。来人”。赵玉吩咐：”给他四百贯！还有联下手谕，允许你调配附近州县火药，按官价购买。”

“陛下。”欧阳大汗：“那是成本，卖怎么也得一百文一个。”

“一百文”成！就一百文。一千贯”。

“谢陛下欧阳欢喜接过交子，军工厂终于是见钱了。

“等等。”赵玉纤手在欧阳那一抽，拿走四百贯道：“这是税收四成，欧大人，不会不知道商人要上税的道理吧？……欧阳一楞，每个火药包赚力文，运输费用就去了o文。每个赚旧文，一万个，”赚,叨贯？我靠！不够开一个月研究工匠的工资的。

赵玉很满意欧阳表情问：“还有什备好东西？。

“没了”。欧阳坚决回答。

赵玉轻轻一笑道：，“欧大人，其实你这手段倒让联看出点意思。而今辽衰金强，这样，联准许你将这两样武器卖到辽国，但是税一样要抽”便宜你点，三成。你要是换回了战马，联高价购买。只不过要卖出去的东西必须得到枢密院的批准

周围大臣将领听了一楞。皇上这是什么意思。想了想后，张玄明先喊道：“陛下圣明接着在场人都醒悟过来各自呼喊不提。赵五小这一手可谓是一举多得。先当是税收这块，能赚不少。其次，变相资助辽国，让其和金国战争打成胶着。这里面最关键一点，就是欧阳出的这两样产品，利防守不利进攻。再次，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强项，比如马上箭，马上砍杀之技巧。再再次，火药使用对辽人和金人来说，只局限在鞭炮之上。即使三方一起展火药，大宋也是渔利。先大宋的科技高，火药制造必然比两国纯熟。其次大宋步兵为主，如果三国一起展火药，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就荡然无存。再有，大宋是火药主产地，一旦有战事，控制火药出口，将抑制死其他两国的展。最后一点，各种火器能卖不能卖小还得枢密院说的算。

赵玉这手在现代叫冷战之军备竞赛，谁耗的过谁，一目了然。辽金的生产力加一起也不是宋的零头。赵玉不笨，她早想好，欧阳喜欢研究就研究他的，自己这边可是掌握着无数的能工巧匠，迟早让欧阳没这饭吃。回头就让张玄明负责起来。

欧阳当然不知道赵玉的“恶毒，想法。在他看来，赵玉最多是模仿造造罢了。造质品不要太容易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唯一的出路就是展新武器。

阳平军工厂规模不大，但是却分工细致。有专门研究导火线的，有专门研究火药配方的，有专门研究器械的。临走时候欧阳下了课题，开花炮。要说中国“能人真多。比如烟花。先爆炸。而后冲上天空再爆炸乓叭泪看，这就是大炮的雏形。对于实心弹他兴趣不大，那东西砸到砸不到完全凭运气。至于开花炮，欧阳也有索引，什么燃烧弹、红磷弹、爆破弹都可以搞搞。

身为现代人，虽然没养过猪，但也是吃过猪肉的。虽然不会制造，但是使用原理是知道的。比如子弹，就是撞针打击在火药上。爆炸后弹射出弹丸。欧阳自己制造了雏形，一个打火机大小的瓷包火药圆柱体放进铁管中，圆柱体内有引线拉出来，点燃后爆炸，将铁管内弹珠射出去。但问题出来了，由于不是专业人才，先无法解决因为火线密封问题，爆炸后有三成威力从火线口窜出来，这样一来危险，二来弹珠的初度不够，欧阳抓抓脑袋，想不出办法，就扔给工匠们去解决。

最少自己是进步了，看最早火枪，从枪管塞火药，还要捣结实，然后放子弹太麻烦。批量生产同一规格的压缩好的火药，能大大节约上膛时间。

无论怎么搞，欧阳就几个目的，第一是压制游民民族优势，第二是赚钱。可没想第一笔生意就亏的淅沥哗啦，魏的武器税收可不是盖的"话说回来，魏确实不算很高就是，娱乐场所都得貌多税。但是要知道现在都是手工制造。

欧阳没有懈怠，即使亏本。他深信钱途是光明的，乱世出武器，战争是推动武器商人财的大好时机。金国、辽国、吐蕃、西夏、大理……都是未挖掘的金库。

“陛下，您看能不能从东京造作局匀点工匠给微臣。微臣那边熟练工着实不多。”

赵玉想了想道：“东京造作局不行，联准你招募三千厢军。还有，这次阳平县尉展铭表现着实不错，这样吧。封展铭为武义郎，知阳平厢兵指挥之事，负责管理厢军。”厢军受制于侍卫马罕司、侍卫步车司。相当与后勤兵，他的设置，一来是统治阶级为避免阶级矛盾，而招募被吞并了土地流民，二来是让他们成为战时的运输队，三来可充当修桥修路军用作坊的劳力，处在边境的厢军还有自己的番号，也担任一些作战任务。四来，他们承担了百姓本要承担的劳役，对社会展贡献很大。只不过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和区分，脸上都有刺青。唯一的好处就是，实在活不下去当了厢军，最少还有饭吃。赵玉再问：“这样总是可以了吧？不过好处给你了小你也得担待起来。别喊的高，却连一件武器都弄不出来。”

“谢陛下！”得，展铭现在是从七品实权官，自己身为他上司，竟然是正八品的小官。

赵玉又道：“工部尚书上表，说阳平城墙需要修葺，要二十万贯钱。”

欧阳大喜：“陛下圣明！”

“不准！”赵玉道：“一个小县的城墙就要二十万贯，联之天下有多少县？每人朝联要二十万贯，联去哪找那么多钱？这事联和几位大臣商量了下，看

在武举之事确实破坏了部分城墙份上，免你阳平上交两年税赋，但必须把城墙给支起来。再生流匪入境，无险可守，联拿你问罪。”

欧阳怒，老子去年总共才上缴八千贯钱，已经是寿州第一赋税大户，你一句话，一万六就变成了二十万，虽然你是皇帝，但不带这么不讲道理的。小心历史重演你一遍。

想到这，欧阳心中还是有点戚戚，这次上京心怀忐忑，但没想皇帝和什么事情都没生一样，也没爱占自己，也没恨上自己。

京城事了，欧阳回到了阳平，这一进衙门就现气氛不对。白莲拉了欧阳到一边小声道：“大人，户部派来的官员正在书房查帐。”

“奇怪吗？”欧阳奇怪问，这查帐是常事。

“甘大人说，这次主查帐的是新任户部侍郎，原登州掖县县令宗泽。此人非常难对付。”

欧阳倒吸一口冷气小这人可是个刺头。在满朝和谐之中，这家伙可以算一个异类。这家伙勤政爱民，地球人都知道的。但是此人当官有个特点，从知州当到知县不说，而且还处处得罪人。而且得罪都是权贵、家族、上官、京官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按照朝廷大臣们的想法，看在是进士出身份上，扔在旮旯里烂掉就算了。欧阳真没想到这家伙五十来岁时候竟然去了户部，而且第一件事就是负责查自己的帐。看来朝廷有人想给自己穿小鞋啊！

第一百一十三章查帐

白莲道：“甘大人说，此人不好色、、不好钱、不好权、不好名……“

欧阳苦笑，这样的人，自己也很敬佩，只不过摸到自己头上，自己就不敬佩了。人嘛都是这样，平时看反**很过瘾，一旦自己成了**份子，忒讨厌反腐的影视作品。虽然欧阳没将阳平中饱私囊，但是毕竟有事实。

“展铭呢？”

“也在里面。”

“咳！”欧阳喊道：“圣旨到，展铭接旨。”丫的，竟然太监也不派一个，让自己顺路当公公。

“大人？”展铭出来一楞，忙小声道：“大人，且莫玩笑，里面有人。”

“真的！”欧阳把圣旨扔给展铭自己抬脚朝书房走。

……

“欧大人，老朽宗泽，久闻欧大人之名，今日一见，着实是少年英雄。”宗泽谦虚的先朝欧阳行礼。

“别、宗大人折杀下官。你可是六或五品正经朝廷差官。”欧阳客气道：“阳平地险民恶，还劳宗大人下驾，真是委屈了大人。”

“为朝廷办事，哪有委屈。再说阳平可不是什么穷山恶水，老朽来时候微服，给了一乞丐一文钱，没想乞丐反倒和老朽说：你打乞丐呢？”

“哈哈！宗大人真会开玩笑。”欧阳示意：“宗大人请坐。甘信，去换点好的茶叶来。”

“回大人，这是最好的了。”

“胡说，一点味都闻不到。”

“……这叫碧螺春，香味确实比不上大碗茶。”甘信很委婉的表示对欧阳的鄙视。这大人，一到夏天最喜欢扔两片茶叶泡一缸的凉茶，甚无品位。

碧螺春欧阳是知道的，是绿茶的一种。欧阳喜欢的是乌龙茶，其实两者区别不大，就是一个酵的过程不同。欧阳汗颜道：“见笑，见笑！”

宗泽呵呵一笑道："身为父母官，品茶在次，倒是造福百姓为先。老朽看欧大人这阳平可是富庶，一个普通人家没有个一两件黄金饰品，反倒象了外乡人。"

"宗大人见笑。"

"不见笑。不过……"宗泽拿过一本户籍道："老朽无意中现，年节前后到现在，竟然新开了四百户，共一千一百人，还让阳平钱庄给予借贷维持生计。不知道欧大人可有将此事公文呈于户部？"

"这个……正在造册！"

宗泽点头："恩……还有，老朽微服之时，去了家纺织场，听人说这纺织场一年上缴给县里的税收就达到了三千贯之多，可是老朽翻来找去，最多只看见三百贯。不知道是不是下面百姓凭空议论？"

"怎么回事？"欧阳问。

甘信马上回答："回大人，确实上缴三千一百贯，但入了民钱。"甘信拿出一本帐簿道："其中一千贯用在了八乡的道路修葺上，有各乡户长开具的细节名目。还有一千贯，用于资助学堂，主要是下十岁童的饭菜、住宿、衣行、治病等用途，明细帐和余钱多寡，还要请国子监出具帐本。还有七百多贯用于民保。但凡年过六旬，无子者、残疾者。若无恶名，每月补贴两百文钱，这部分钱还包括孤寡老人的过逝后的安葬费用。"

"等等……"宗泽问："这一人两百文实打实贴出去？"

"回大人的话，除了部分性格倔强好强之外，符合条件的有六成*人拿到此钱。大人可下民间查访，大人定是想这么一来会入不敷出，但有三成百姓，愿意在死后将田产等物事交入民保，这大大减轻了县里的负担。"

"滴水不露啊！"宗泽点头一笑，拿出本帐本道："不知这钱如何解释。"

欧阳一看，原来是工资本，上面记载了公务员放的薪水。欧阳呵呵一笑道："大人有所不知，这钱是欧某私人帖的。"

"哦？欧大人是怎么来的这么多钱？"这倒是新奇。

"大人有所不知，欧某在辽国有家大赌场，初开张就小赚4o万贯，而今月入万贯。此事欧某有禀明过皇上。再加欧某又是阳平商业协会的股东，阳平钱庄，阳平海运颇有赢利，拿点小钱贴补下下属，那是应该的。大人要是不信，可去东京阳平钱庄查询，四十万贯一次入帐，已经分两次共提了十万贯

到阳平帐上，来源都是辽国派过来的钱财。”

“大人真是生财有道。”宗泽头疼，原本以为抓住了人家的痛脚，没想到人家条条解释得清楚，有据有理，实在无从反驳。但他不相信没有猫腻，看来这事不是自己带两个人能查清楚的，并且还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工程。要查清楚，先得知道欧阳有多少私钱，这还得去辽国拿帐本。而后再查问每家每户上缴的税款，最后再统计。这种事即使有大排场也难，人家现在是阳平王，只要稍微交代一声，所有交税的单位都一致口径，自己根本没办法。而且这不仅是县城，税务的进出还有八乡六十一村，如此庞大的工程，即使是宗泽也是心里毛。

欧阳道：“大人，其实大人就担心下官会不会贪污。这样吧！下官建议大人查两样。第一，下官的日常开销是否奢靡。第二，下官的老家是如何景象。”

宗泽点头，这两点说得有道理，但他相信，欧阳敢这么说，自己就知道查不到什么。再说欧阳在阳平名声确实好，即使被他整治过的人，也觉着他处事公正。就连那个被打了扳子外加赔钱的张德民也是对欧阳赞赏有加。如果不是欧阳让阳平商业协会人出面，说服回工人开工，那些定单早就让他破产到一文不值。再说阳平这地谁希望欧阳倒霉？好人不用说，即使是奸商也很欣赏欧阳重商的作风。不说别的，当说欧阳专门腾个房间放牌匾，就知道欧阳在阳平地面上的地位。

欧阳这边早收到消息，户部被蔡京指引来查帐，事先怎么能不做功课。宗泽微服月余，明查一天，楞是没现有任何违规之处。北宋就这点麻烦，即使皇帝知道欧阳干的事，但是她知道，和大臣们查出来性质是不一样的。北宋时期由于有不以言治罪的法则，政治风气还是比较活跃的，大臣们的话皇帝不能无视。反看皇帝要施行政务，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和明清两代有着本质的区别。

欧阳还知道有个叫朱熹的南宋人奠基了所谓父为子纲等等的封建礼仪，而曲解了孔圣之道，导致中华道德思想进行了大逆转。这种人可以说是欧阳倡导平等之人的眼中钉，只不过而今实在拿不准出生了没有，这才没有派人寻找。欧阳也不急，只要这名字敢露头，自己立刻就让人给做了，不管其是八岁还是八十岁，保证让他全家死光光。

宗泽又继续明查暗访，不仅在县城，而且还深入乡间，甚至到了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让他惊讶的是，即使是非常偏僻的自然村，也有专门的衙门告示帖，上面有衙门各种规定，各种福利。询问得知，这是欧阳专门的设立的邮快，每乡两个人，任务就是张贴告示和报纸，每十天一次。告示的保养由当地的头面人物负责。

他还现，欧阳这名头在阳平比他想象的要响亮，调查了解，这种情况和

其改善民生有着重大的关系。欧阳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需要。强调主题是两条，劳动者报酬，有劳动能力不参加劳动者，可饿死街头。无劳动能力者，有最低保障。在阳平，劳动者也分了四等，最低等是懒惰劳动者，只为明天饭菜忙碌的人，次等是苦力劳动者，再有是识字劳动者，最后是私企管理者。由于普及识字，苦力和识字即使同样是耕种，也出现了区别。识字者可优先租借耕牛、工具。在农闲可到学堂接受产粮大户老农的经验指导。

在工场中，识字者和不识字者的工钱平均是三比一。宗泽还了解到，满十岁童子未识百字，其父将优先供予劳役。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可耕种人均土地面积增加，多渠道的钱财来源，农村比起以往更为富庶。另外还有衙门鼓励开荒造田的政策扶持，提高低粮价，抑制高粮价……宗泽将要重点查询的破坏国以农为本这一条划掉。不仅没破坏，而且农业大有展。

宗泽本次来，户部已经给他勾绘出重点。所查一切除了一条外，其他都属子虚乌有之说。而这条就是……读书人少了。识字人多，不代表读书人也多。一是商业、工业节奏的加快，二是阳平未有任何鼓励举子措施，三是国子监重点负责识字，四是印刷排版朝商业高利润进化，五是枯涩难懂的文字在阳平的销量远小于一本通俗小说。

科举是朝廷选拔官员之重，而欧阳身为状元，本地学识废弛。生员一体责罚，要说阳平对欧阳有意见的人，就是那些生员，还有几名举人。宗泽拜见了国子监左右一问就得知，欧阳动了手脚。成立了一个阳平书院，把一干古董全部扔了进去，而真正的国子监是连论语都解释不清楚的人，而他们日常工作就是教导人识字，还有研究扬杂科。但这些人的俸禄竟然是阳平书院人俸禄的十倍之多，其中有两人因为授课出色，竟然达到十五倍之巨，甚至都过了正四品官员的俸禄。V

第一百一十四章第一次金融风暴

宗泽是很公正的人，他把阳平见识的汇总非常详细的报到了户部，户部在第二天朝会前就把这份上表递程了内阁，而后内阁再递到了皇帝那。

张邦昌道：“陛下，宗大人道，据他所查，有三成的生员放弃了续读，而本地这两年的生员资历仅仅多了八人，这是大宋极为罕见之事。”

赵玉问：“国子监怎么没有上报？”

“回陛下，上面说的清楚。国子监有人报到了州里，州里也派人来询问，但没有下文。”

“朕就奇怪一件事，这欧阳不是鼓励人识字吗？怎么反落个废宋根基的罪名？”

蔡京在一边道：“回陛下，欧大人是重字不重文。朝廷选仕是选文不选字。臣看欧大人出点虽好，但有些急功冒进。”

“恩！”赵玉点点头问：“那你们的意思是？”

“不如换任知县。寿州刺史一职恰有空缺。”

“从五品？不准，朕说过其三年不得升迁，这么快就反悔，天下人会如何议论。”

王黼道：“蔡相的意思是，这欧阳得挪个位置，大臣们都是科举出身，现在都在议论着呢。欧大人报纸办的好，不如就调回京城，陛下也可以当天就看见最新消息。”

“恩，让朕考虑考虑，你们上个表章！”

……

这消息被李逸风挖出，第一时间送到了阳平。一干人等听说这消息皆是大惊。苏老爷倒是见识的广，一句话点破了其中奥秘：“阳平现在是香馍馍。”而今谁都知道阳平这知县将是最肥的缺。

李逸风道：“京城谣言说，三年知州，比不得阳平一书吏。”

“人家眼红了，嫉妒了。”甘信一边冷笑道：“我每月拿一百贯，他们看不下去，自己想来拿了。”

苏老爷点头："主要是大人风头太盛，而今这一路谁不知道大人的名号。办报纸、起武举、收宋江。还有阳平商业协会，阳平军厂。最糟糕是，大人朝中无人。而皇帝那边，当然是希望大人上京专心办报，她自然是求之不得。"

欧阳呵呵一笑："这意思是，我呆在这阳平，让朝廷上下都不舒服了？只要我换个位置，大家都开心了？"

"是这个意思。要不也不会让宗泽这样名声甚好的官员来查阳平。"苏老爷道："得想个对策，否则阳平再无出头之日。"

甘信道："不如直接去见皇上，告诉她，大人你不想走。"

"皇上问：你为什么不想走呢？是因为阳平富庶，还是因为阳平没了你不行？或者是你以为天下就你最能？"

"……"甘信苦恼，还真没能站的住脚的不走理由。现在痛脚被人抓在手上，皇帝出于保护欧阳目的出，也会想将其调换下岗位。再说，真赖不走，大臣们可是要参上了。

一直没说话的苏千开口道："按我看，只能来个釜底抽薪。"

"说说！"

"直接上表辞呈。"苏千示意让自己说完："第一，皇上答应了欧大人的辞呈。欧大人就可以专心展阳平商业协会。这自私的说，大人不要介意。第二，皇上答应了欧大人的辞呈，派人来上任。我们完全可以同心架空了他，大人当人隐身知县。这不同刘四女，我相信全阳平都会支持大人。阳平好就好在已经无需外界供给。钱，我们有。人，我们也有。第三，皇上答应了欧大人辞呈，我们就来个十万百姓上京。"

欧阳笑道："其实第一点也不成，有句俗话说的好，一个阳平人是一条龙，一群阳平人是一群虫，两个再能干的人，总有各自做事风格。可以撤了苏千我上，但是绝对不能有两个主管理者。"

苏千佩服道："大人倒还笑的出来。"

"难道哭？"欧阳道："放心，即使到了岭南，我们也还有合作的机会。就当我是去开拓南方市场好了。"

其它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左右也说不出个名堂出来，大家只能告辞静观其变。没想到，此事第二天就传了出去，立刻成为阳平地面第一大事。欧阳

很明白，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关心自己的前途如何，而是关心下任知县是谁，是怎样一个作风。但百姓也明白，没了欧阳，以往好处和坏处都会打打折扣。

而欧阳则关心是遗留在阳平的两项产业。第一是报社，报社不在于不动资产，而在于刚能独挡一面的记者们。这方面问题不算大，记者们都表示愿意和皇家报一起存亡。其次就是军工厂，赵玉第一笔订单钱已经收了，厂规模虽小，但也日出八百枚火药包，交付定货也就这么几天的事。现在问题一是工厂是否还能继续经营，二是工厂搬迁的规模有多大。

展铭招募厢军一事，也因为这半路出的程咬金而耽搁，而对外军事贸易也因为这突变而暂停了商议。展铭本人对欧阳感激不是言语所能表达，两年多时间将自己从一个捕快提到了县尉，而后又升到了六品官。他不善表达，只是说欧阳去哪他就去哪，任官几品他无所谓。反正他本不是本地人，而且惠兰也得和欧阳一起搬迁。

不管怎么说，此消息带给阳平是一片死气沉沉，由于对未知的恐惧和担忧，导致场主无心管理，工人无心开工，学堂无心教授。即使是农民也在谈论是否囤积粮食。欧阳在时候，囤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无论年景如何，衙门会根据市价的变化来稳定。丰年收粮，贫年卖粮。所以百姓囤积只有损失而没有收益。

再看朝中上下，现在都看着阳平这块。这事要说也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阳平的表现直接开始影响到了东京。先酒类、纺织类产品，由于阳平场主推脱定单，价格上扬。珍稀药材，貂皮等奢侈品由于阳平商业协会暂停对金贸易，价格攀升。预计猪、鸡、羊等生畜由于阳平养殖场的停止供给，将来会有大的变化。

由于恶性循环，零散储户出现恐慌性提现，虽然苏千调集大量资金到阳平压制此事，但毕竟泡沫严重，各地储户都有提现的迹象，再加周边经济一体。阳平钱庄紧急知会户部，钱庄随时都可以因为兑现不出现金而倒闭，需要朝廷紧急借贷资金。做为几乎是北面地界垄断钱庄，他的可能倒闭，户部在派人调查后深感恐惧。立刻上表请皇上准许民间借贷，赵玉看了以后决定亲自传唤了苏千。

……

“要借贷三百万贯？”赵玉倒吸口冷气问：“这算是什么道理？”

苏千明白赵玉的疑惑回答：“回陛下，借者随时可提储金，多付点手续费而已。但是贷者期限未到，钱庄无现币。这三百万贯只是第一期，而后还望朝廷能在两月之内借贷阳平钱庄五百万贯。如此钱庄才能渡过危机。”

赵玉听了苏千这话感觉甚是可笑：“你自己做不好生意，凭什么要求朝廷帮你的忙？”

“苏千为阳平钱庄负责人，定然赔上全部身家外加性命，但阳平钱庄危难消息一出，各地储户定然开始疯狂套现，以阳平目前资金储备，总有千万之储蓄血本无归。”

“有这么严重？”

户部侍中回道：“确实如此，现在消息还未传开，只是寿州东京等地，钱庄银钱倒还能勉强兑现，一旦消息蔓延北部真定府，人人要求套现，钱庄无钱供给，定然引骚乱。”

赵玉锁了眉头：“这事怎么开始的？”

“……”户部加苏千皆面面相觑，而后齐齐看皇帝。

“……”赵玉惊讶问：“为何如此看朕？”

苏千硬了皮头说：“就因为陛下想调任欧阳欧大人。”

“笑话！一个知县的调任，还能导致全国慌乱。”赵玉有点狰狞道：“欧阳不想走可以说，没必要来要挟朕。”

户部尚：“非是欧大人之错，欧大人已经使用各种手段安抚百姓。但……微臣这么说吧。阳平乃是富县，其存储资金之高，虽然不能比及东京，但也相差无几。一听说欧大人可能调任，场主们生怕后来知县盘剥，纷纷停产卖出场子，此为一。场子停工，导致大量涌进阳平的劳力无钱谋生，提取存储现款。而场主的原料、贩卖都是由阳平钱庄异地完成。他们的停产，导致原料供给贩卖方提现。而如此大规模的提现，百姓得知后也加剧恐惧，外加欧大人即将离任，百姓们为安心，普遍认识还是将钱银放在家中合适。如此恶性循环，导致阳平钱庄的总店在四天之内，有九成储户提现。阳平钱庄无力供给，从寿州、东京附近等地调集银钱。消息一出，谣言四起，从而导致了如今大动荡。陛下就看东京，提现之人从街头排到街尾，足足五里之长。”

“……”赵玉不说话。

“还由于欧大人的即将离任，场主停产卖厂，阳平新城建设已经瘫痪，外地投资客欲哭无泪。总的一句话，阳平现在都在处理手头的东西，他们认为只有换成了现钱才安心。还有因为这思想，一些奸商还囤积物资。陛下看，原本有三家养鸡场供应东京城内，而今两家停工，一家半开工。由于其他州县鸡还是零散养殖，成本甚高，所以现在东京鸡价番了一倍。还有瓦场，早先因为瓦场的大量供给，挤破或者吞并了东京附近的瓦窑，而今场主抽现金

而出，拍卖场地，瓦之贵，比同绸缎。”

“由于场主们自私自利，阳平停工后，大量无业百姓涌向四方……”

第一百一十五章烦恼之事

够了！”赵玉喝止几人再说。她真不知道，市场垄断能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原本还觉不错，由于阳平商业、工业的展，让东京物价受益非浅。没想后果却是如此严重。她不知道，欧阳是知道的，比如现代中石油石化破产，导致原油价格上升，又会导致汽车行业低迷，又导致零部件厂家的倒闭，导致无业工人增加，平均劳动报酬的降低……这就是破产企业，要是如阳平钱庄这样的国有银行破产，最少在现代是不敢想的事，那将是金融大地震，经济水平倒退十年以上。赵玉阴着脸问：“谁和你们说欧阳要调任的？”

“……”一干人都没说话，扯淡嘛。地球人都知道谁要去阳平上任，人家皇家报都披露了，而且还是采访的吏部尚书，你现在倒反问这白痴问题。

“传出话去，欧阳最少还得在阳平再任十年知县，喜欢当，让他一辈子当知县得了。”

“陛下英明！”

赵玉让大家滚蛋后，肚子里憋了一股气，着实堵的慌。她原本就认为调任欧阳这个小知县，根本就没什么事。但没想到市场反应如此激烈。她却不知道，欧阳现在如同是商业的风向标。除了刚才说的，商人们还担心是朝廷开始重拳抑商。

九公公一边递上茶。赵玉就问：“你说这欧阳是不是太离谱，他想留就留，朕还动不了他？”

“回陛下的话，此事和欧大人确实没有关系。据咱家所知，欧阳还有阳平钱庄部分的股份，钱庄倒闭，他绝对没有什么好处，还可能赔到倾家荡产。主要是……百姓们猜疑。”

“猜疑什么？”

“您想，阳平这县被欧大人治理没得说。而今，欧大人任期未到，又无过错，陛下又说三年不予升迁。没几天突然要欧大人调任，百姓们自然各有各的想法。最主要就是说，陛下要抑商了。”

“胡说，朕怎么就抑商了。民富则国富。难道换个知县，能抑制阳平的展，甚至说会破坏阳平？”

“……按咱家说看，还真的会。”九公公一边道：“陛下看现在官员，有勤政爱民的，有廉洁奉公的，有贪污横行的，有搜刮民膏的。但却没有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陛下看欧大人敢做能做。民窑合并一起，技术互通，质量

比得上官窑，价钱却是官窑的四成。再看养鸡的，欧大人把他们叫在一起，从诸鸡中选种，再选经验丰富者管理。集合一起划出区域养殖，长的快不说，人力物力大大节约。陛下再看对金通商，阳平钱庄，全民识字，还有皇家报等等这都是欧大人的手笔。陛下您说，除了欧大人，谁还能干出这些事？”

“唉……朕一直听说欧阳是实干之才，还真不知道他实干了什么。就以为他小打小闹，了不起就是勤政爱民，但没想到这家伙干的事着实不少。”赵玉想想问：“朕不懂，蔡相他们难道也不懂吗？”

“陛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欧大人朝中无人，平时又从不结交大臣，逢年过节也少送礼。来了京城几次，却从没拜访过即使是吏部等等人员。他要是没出息，看在是您的亲信和其状元头衔，谁都不会去计较。但是由于其重武举之举轻视科举，惹得大臣们不满也在情理之中。还一点……”

赵玉道：“别吞吞吐吐的。”

“还一点，李汉、张玄明、欧阳。这三人谁都知道是陛下您的亲信。卡了这么久，被陛下推张玄明到了枢密院。欧大人政绩斐然，如不打压，哪天恐怕就替了蔡相。这么说吧，您现在任命欧大人当宰相，官员可能会多有不服，但东京这地面，百姓支持欧大人绝对比蔡相要多，毕竟欧大人干的事都条条纲纲摆在那，蔡相干了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吧？”

“……”

九公公再道：“其实就一点，陛下您没将欧大人当自己人看。欧大人在帮陛下忙时候，自己好处也从不拉下，外加很多见解上的矛盾，所以陛下您就觉欧阳实在算不得亲信。”

“人老成精，这话倒真没错。”赵玉看九公公道：“只不过，这些话为什么现在才和朕说？”

“回陛下，早先说，陛下也听不进去。”

“行了。你让大内和礼部下个公文给欧阳，就说下月，朕亲自去阳平看看。”

……

阳平县衙，欧阳正在整理行李，根据李逸风的消息，再有一两天就会有新知县出来阳平，自己交接之后，得回东京吏部报道。由于阳平钱庄的麻烦，所有贪污银钱转移也是比较困难的。欧阳自己倒不缺钱，但难保什么时候心血一来潮弄点玩意还要花到钱。风闻已经有人准备立德政碑，苏老爷等

人也凑了些东西让欧阳带上，算是代表阳平百姓的一片心意。所谓百姓恨贪官最少在阳平不是真理。

展铭正在负责军工厂人员善后，工人们就地解散，老师傅则是就地待命，工钱照给，这些都是财富，将来实在没地安排，就推荐给朝廷也算是功德无量。还有剩余火药，还得专人押向州里。

皇家报转移就简单多了，印刷厂可以打包，记者可以转移。从风头看，欧阳即使没处去，这报纸还是得办着。

“少爷，酒席准备好了。”欧平进来道：“客人们都到齐了。”

“恩！”欧阳放下东西出门，到了王家酒楼，里面的人纷纷站起行礼。人不多，也就二十来人。

欧阳回礼后，倒一杯酒举起道：“全县欧某最对不起就是大家了。新城开胎死腹中。虽欧某定然会全力劝说新知县继续开新城。不过……让大家投钱卖地，我欧某对不住大家，先干为敬。”

“大人言重了。”一名场主道：“我们所投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再说，即使没有道路连接，难道就干不了事了？大人无须惦记许多，却让我们愧疚难当，大家干吧。”

“干！”一干人都没有去责怪欧阳，谁都知道欧阳也是无奈。况且欧阳投资在军工厂的损失他们也都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这事摊上了谁也没办法。

一名场主问：“大人，什么时候走，我等也送送大人。”

“估计就这一两天。也得等新到的知县到任才行。”欧阳拱手道：“这知县人也不坏，清廉之名甚佳，大家倒不用顾虑许多。”

一场主笑道：“大人，说句实话，咱阳平这地面不怕贪官，就怕庸官。清廉之官只不过是洁身自好，而有为之官才是阳平之所需。”

“各位过奖了。”欧阳谦虚回应。

“报！”白莲进入客栈道：“大内公文还有一道皇上口谕。”

“什么事？别和我说你和甘信没偷看。”

白莲不好意思笑下后正色道：“皇上口谕，责令阳平知县欧阳，立刻澄清调任谣言，解决阳平钱庄事宜。如处置不当，定当重责。还有口谕说让你一辈子都当知县，没出息的东西。”

“好！好！”一干场主听了这消息大喜，这欧阳不走，阳平所有事都要回到原先轨道去了，而今最重要是把那些遣散的工人都找回来。这时代可没移动电话，找人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苏千这小子确实有点能耐，欧阳不知道是，苏千不是因为有能耐才整这出，就是因为没能耐，钱庄形势严峻，无奈铤而走险才整这出。反正无论多烂，只要欧阳还在任，这烂摊子欧阳就要帮着收拾。欧阳拱手道：“大家都吃着喝着，本县去处理公务。”

“大人慢走。”一干场主怎么坐的住，一看欧阳离开就各自散去。

……

第二天夜里，欧阳一圈子的人坐在一起愁眉苦脸。钱庄事小，昨天就立刻了皇家报，除了把留任消息公布外，还说明，任何人在阳平钱庄五天之内存储的用户，可以归还先前取钱额外加收的费用。此优惠政策只针对阳平县。苏千第二天回到阳平，不太明白欧阳为什么只针对阳平。欧阳向他解释，这叫姿态，比如卖菜刀，每一家都是卖1o文，惟独有一家是卖15文，货品虽然一样，但是15文店的生意未必就比1o文的差。如欧阳所想，报纸一出后，阳平钱庄开始排起队伍存钱，谁不心疼提前取钱的损失，这能补回来，谁不干呢？欧阳对苏千交代，可以适当开设一些贵宾客户，享受免费存储，低息贷款刺激钱庄复苏。

金融稳定，商业自然也稳定，虽然现在物价一时半会下不来，但那也是迟早的事。阳平达的工业，和即将投入使用的新城工业区，对周边的物价影响可是不小。欧阳兼并小作坊，大规模合作生产销售的模式，已经有东南客商前来学习。

至于大家苦恼的是什么，是那份公文。这是礼部和大内一起的公文，说下个月下旬，皇帝将来阳平县巡查。没写来多久和来的具体日期，写的多是要求的内容。第一：皇帝的行宫要多宽敞，必须有……等等设施。第二：皇帝饮食标准，从水到食材要怎么怎么样。第三：跟随皇帝前来的禁军、内卫、内侍、大臣、大臣侍侯、轿夫等等一千多号人怎么怎么的安排。第四：路面铺黄土十里。第五……总共一十三条要求，甘信每念一条，所有人就吸一口冷气。

ps：明日请假一天！允许有反对意见……

第一百一十六章化悲愤为商机

欧阳抓掉两把头后痛苦道：“行宫勉强可以解决，把衙门大门移个地方，公堂改造一下，连同我住所，让人把游泳池填了，后门拿两块木板一隔拉到巷子圈地，公堂外再圈点，对付能凑上两亩大小，而后再朝右边打穿马厩，应该可以凑到三亩。把马送到郊区我那印刷厂先养着。”欧阳道：“还有饮食标准，这水要到四十里外去提，二十里外是悬崖，难度太大，让大家拐弯饶远路去五里外的清河拉就可以，但必须绕四十里，否则出问题不好交代。食材挑剔归挑剔，但阳平货足，还整的起，泔水还可以卖给养猪场创收，收点成本也好。还有黄土什么都不是问题。现在问题是本城就六家客栈，加城外正在建设的两家，实打实就八家，客房数量就两百来间，而且没有一间符合大臣们标准。”

“数量不难。”甘信道：“那暂时租借民房。但是这要求的大小……”

“不管了，多大的人，一个客房也塞不进去。甘信你上表说一声就是。再墨迹让他们不要来。”欧阳不爽道：“来一趟整到鸡飞狗跳。”

欧平一边插嘴道：“少爷，他们这一来一去，即使他们报销了一些，但我们可要贴非常非常多钱进去。”

“要不找个人冒充金国使者，拉住皇帝让她别来？”欧阳天马行空。

展铭不理会他扯淡道：“我这边可以去州里借三千把人维持外围治安外加运输，但是这也是一大笔开销。总不能让人不吃饭。一个人每日就算3o文伙食费，三千个人一天就是九十贯。万一呆十天，光伙食费就要九百贯，还有住宿费用，一点补助还是要的，免得州里说我们不够意思，这块怎么也得就得两千贯。”

甘信道：“黄土现在一方是八十文，再加雇佣工人铺洒，这一块预算最少三千贯。有部分食材要从东京运输，以十天量计算，大概需要三百贯运输费，运水需要一百贯。衙门移动址需要一笔钱，修葺行宫还需要一笔钱。拓宽街道，必须拆除部分建筑，赔偿也需要些钱。还有制作工艺品送给大臣、大内。各大臣还得雇佣向导……”

欧平道：“如果皇帝心血来朝，要下乡去看看，这一动又是需要一大笔钱。到了乡里的接待费用，雇佣长者陪她傻了的唠嗑费用，雇佣劳动力夹道欢迎费用，补助停止生产损失的费用……”

“停！”欧阳头疼问：“大概需要多少？”

甘信翻白眼掐手指，好大一会后才说：“最少也得准备一万贯，这还是皇

帝不下乡，只呆十天。如果要下乡，最少再加三千贯，她要是每乡都走一遍，衙门基本就得破产。另外按十天来算，本县的生产能力将大大受到侵害，还有新城墙总得修个样子吧？她到后倒是七月农闲，可是我们准备却是在六月农忙……”

“一句话，最好她不要来。”欧阳道：“她一来，阳平鸡毛鸭血。”

“那是，就说他们是二十日到，那二十日那天就要封东街一天，所有到新城的货物要转南门出去。而新城出的货物也要转南门。本来我们阳平交通就很紧张，突然没事多了这么多轿子，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秩序。还有他们在阳平时候，路就是他们霸了。大人也知道，我们是牛车马车接连不断，非堵死不可。”

欧阳摸下巴：“赔本的生意，咱是不做的。现在皇帝自己送上门来，我们不做点文章就白亏了我们这些人。贴多少钱，我们都得赚回来。”

“怎么赚？”

“后天见报！”

……

皇家报阳平专刊。九公公解释道：“就是专门为阳平加的刊物。上面说，欧大人将在七月下旬举办男女皆可参加的阳平钱庄全民运动会。项目有：射击、举重、游泳、划船、赛跑、蹴鞠、打架、跳远、跳高、登山……民强则国强，健身少病，本着如此精神举办本次运动会，本运动会由阳平钱庄冠名举办，阳平酒业为唯一指定运动会酒精饮品，阳平民窑为唯一指定使用瓷器，阳平养鸡场为唯一指定用鸡类食品，东南茶叶商业协会为本运动会唯一指定茶类商家……”

赵玉吐口气问：“这小子又要搞什么？”自己这思想实在是跟不上欧阳大脑的运作。

“不知道，不过这报纸有每个项目的规则。比如射击，分马射和步射，百米之外中靶多寡为胜。第一名纯金金牌一块外加五百贯奖金，第二名纯银银牌一块外加两百贯奖金，能完成比赛者各有十贯奖金。参赛选手由各州县挑选，每县推举的选手每个项目不得多于两名。最后还是团体奖，金牌最多的县……五千贯奖励，真有钱。第二名县奖励两千。接着是一千，八百。所有参加报名的县并且有选手完成其中一半比赛，最少可以拿一百贯。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皇帝和文武重臣将亲临现场。”九公公心中赞道，这句话真毒，此话一出，附近各县要不要派人参加就得掂量掂量。九公公小心问：“陛下，您看？”

“挺有意思的，我们也参加，从内卫中选。”

九公公继续念：“同时举办阳平第一届经贸洽谈会……”

……

欧平边签字边道：“本人代表是杭州新城参加游泳比赛项目。”

甘信给牌道：“编号杭州新城游泳o18！”

展铭：“上谷，参加打架项目。”

甘信：“编号寿州上谷打架o3o。”

展铭一惊：“打架的人报名这么多？”

“参赛选手不得乱打听其他选手消息，否则取消比赛资格。”甘信嘶牙，这两个家伙竟然敢不代表阳平。小心自己报名那毛笔戳死这两人。

欧阳在一边呵呵一笑。甘信看着排队的长龙道：“大人，本地报名率过四成。散人不少，除了附近州县，西军东军，东京禁军、大内也派人来参加。北上到太原府、真定府都快马派人来说留位置，他们正在组织人员。西到兴元府一线，人昨天到了。扬州来了六个县。现在造册选手近百来人。东南杭州最远，五县全来，其中新城人员出满，很给大人面子。西南那边只到永州，人来的也少，只有两县十几人。已经腾了不少民房供给客商，外加订购的帐篷供给运动员。住是挤了点，不过还行。”

“不错，不错。”

甘信道：“大人，这参加的人住宿、吃饭免费，我们不是赔了更多吗？”

“先皇帝就不会下乡了，并且能简则简，这是一笔。其次，住宿紧张，房价提高五倍，东京那可不少人来看热闹，这是一笔。比赛期间不是有商业洽谈会吗？可以引导商家和外地联盟，去外地办场子，这是一笔。宣扬阳平，提升阳平品牌效应，这是一笔。为全民注重健身，这是一笔。阳平钱庄联系东南、西南、西面的合作商，这又是一笔。第一次办，肯定得亏钱，但要是来年，或者两年办一次，那就可以赚钱了。这次赞助商掏的不多，但下一次就难说了，这又是一笔。皇家报在各区域打响，为下一步东西南北扩充打好基础，这又是一笔。还有等等，所有明面上我们确实是亏了，但是隐性资产

增长了不少。”

“不太理解。”甘信摇头。

欧阳拿起两个杯子道：“其中一个是阳平窑，卖2o文。另外一个巴州窑，卖1o文。你会买哪样？很多人就知道，阳平，好地方啊。那地方东西便宜，质量又好。巴州？在哪？没听说过。所以有两个钱的人都会买阳平窑的杯子，这就叫品牌效应。还有做生意，阳平人有实力讲诚信，这也是品牌效应。如果我们只是内产内需，就没必要了。但是我们想着扩大经营，就得有名头。”

甘信点头道：“大人意思是，衙门就是给他们一个好的品牌，好的环境。生意成不成就看他们自己。”

“恩，再过些日子，还会开大学。开商业管理课程，主要就是解决这些商户开设分店、分场时候所需要的人才。毕竟是异地经营，需要系统的培训。将落后的家族管理慢慢的剔除，进行有规模、有程序的商业活动。”欧阳说的就是他的初衷。他如果是爱钱，早有花不完的钱财。他的思想就是，作为一个人，可以有缺点，但总是得点光，散点热。虽然前途艰难，但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他认为，展工、农、商是是重点。其中阶级矛盾自然也多，但是如果能引导的好，也是能互利互惠的。由于工商的展，人均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价格上涨。这对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好处。即使是地主阶级也有很多选择，可以把田地卖给官府，投资商业。可以分包，保证收成。可以雇人耕种，毕竟粮价只会高不会低。而欧阳的识字政策，恰巧也满足了地主们的雇工来源，一些难民甚至比原先的长工更勤劳，更廉价。现在普遍的契约就是，在xx家当长工两年，xx家负责其两年内学习千字。这是福利措施，因为外地民众非特许是没有资格上阳平学堂的。

……

距离第一界阳平全民运动会、商务交流会、万物博览会开幕式只有三天时间。运动员们统一被安排在城外，阳平第一时间就去边关采购了百来套帐篷，由西军运动员一起押运回来。主体育场设置在南门，那边原本是良田，衙门出面买了，纯露天性质，平整一下就可以使用。商务交流会设置在了阳平商业协会。至于博览会则就是一些虚名，只有阳平人参展。时间仓促，即使阳平再有财力，也无法在古代不达的交通情况之下，将所需配备齐全。

而另外一方面京城赵玉没有跟随銮驾，而是和十几名内卫，还有小青微服乘轿到达阳平。一到东门就被一名衙役拦截了下来。衙役问：“几位是参赛、参商还是参观？”

内卫问道："这有什么说法？"

"参赛的东门进，参商和参观的西门进。"

"我们参赛，这是凭证。"

衙役接过来一看心中一惊，竟然是大内开出来的凭证。这要参加比赛，必须有官府开出来的凭证，上面写运动员几人是谁，还有随队的有谁。衙役双手递回凭证。

"我们走！"

"慢！"衙役道："对不起各位大人，上面有令，阳平内不许乘轿。不远处有驿站，你们可以把轿子存放在驿站处。"

"大胆！"内卫怒道："这可是两位郡主。"

"这要放轿子进去才叫大胆。"衙役脾气很好解释道："阳平县小，人员拥挤。衙门已经责令，即使婚嫁，也不许在这几天内乘坐花轿。"

"算了，落轿！"赵玉说了一声，轿子放下，赵玉走出来道："把轿子送到驿站去。"

"是！"

衙役一边热心道："各位郡主、大人可以直接去南门运动员接待处报道，他们会引领你们去住的地方。地小人多，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大家担待。"

三名内卫开路，赵玉和小青中间而行。一进东门就知道衙役不是扯淡，整个东街交通拥挤。五米宽的道路本很通畅，但几步就有一两米宽的台子搭建。

"阳平七彩琉璃瓦，砖头的价格，皇家的质量。"

"瞧一瞧，阳平服饰郑重展现今年的流行服饰。"瓦台的前面，左右两边各有一米宽的长台。左台为男，右台为女，十几名俊秀的青年男女各自穿个不一样的服装在台上站立。

小青指一套白领短裙装喜道："姐姐你看那件衣服。"

赵玉点头："还不错，过去看看。"

"哎呀，这两位娘子有眼光，这套衣服名曰夏凉。"一名伙计接待过来介

绍道：“这套衣服乃是本县欧大人亲自设计春韵、夏凉、秋思、冬馨中的一款。作料我就不多说了，当说这款式，甘信大人说了，乃是取‘半抱琵琶半遮面’的诗句，看上去庄重，但又保留女性的诱惑力。再搭配一条专门的肉色紧身裤，绝对极品。”

“他倒有这闲功夫。”赵玉轻轻一笑道：“帮我各拿一款。”

“各一款？”伙计一楞忙道：“娘子，这春韵和秋思已经订到了十天后，就是夏凉你需要，也得五天后才有货取。”

这时候一女子走过来道：“小柴，帮我做两套大红夏凉，回头送货过来给你钱。”

“先生好。”小柴忙哈腰：“是您大婚用的吧？不敢要钱，明天我就给您送过去。”

赵玉见那女子走后不满问：“不是要五天吗？”

伙计解释：“您不知道，她是皇家报的总编，不仅是我，也是我们掌柜的先生。原本是五月就大婚，但县中事情多多，什么宋江刚完筹备上，皇帝又要调任大人。好容易平息下来了，欧大人这边又搞运动会。所以请您见凉，总得给人家先补上活才成。”

小青在赵玉耳边道：“姐姐算了，了不起让欧阳给我们专门设计几套。大家都穿，岂不是不好看？”

“也对！那算了伙计，我们再看看。”

“好咧，对不住，您慢走。”

“阳平金器旗舰店，足金的分量，前卫的款式……”

小青问道：“那谁，什么叫旗舰店？”

“回娘子的话。”一女伙计道：“欧大人说所谓旗舰店就是龙头。我们金店在寿州和东京都有分店，他们就只能叫阳平金器东京分店了。”

小青问：“这是什么？”

“这叫头环，是我们欧大人设计的，我给你戴上试试。”女伙计拿起纯银打造的头环给小青戴上，然后拿了铜镜给小青一看。

小青看镜中人喜道：“老板来一个。”

“好咧！娘子再看看，还有纯金手链，细而不俗。”

“姐姐，你也来看看。”小青招呼。

进入金店转了半个时辰，一名内卫才提了一小包出来，身后女伙计很客气道：“慢走，明天再来啊。”

“三彩胭脂，紫色高贵淡雅。红色怡彩照人。橘红可爱纯真。”

赵玉凑近问：“这东西是不是又是欧大人设计的？”

“也有点关系。欧大人说，别老是红红红的，能不能有点创意。满大街女人的嘴唇都是红的，猴屁股也是红的，红烧肉也是红的。于是我们掌柜苦思冥想终于是弄出了其他好看的颜色。这紫色前个月已经在寿州销售，而这橘红可是新品。两位要不要试下？”

“好，试试。”

……

“貂皮批肩……”

伙计还没吆喝，小青脑袋就伸过来问：“这貂皮是不是你们欧大人弄出来的？”

伙计如同看白痴一样看小青许久后才回答：“貂皮是貂他**弄出来的。”

“哈哈！”赵玉捂嘴忍不住笑起来。

“讨厌了。”小青脸刷的通红。

赵玉边笑边道：“要了，两件！”

……

而后还有女式小皮靴，各式洗水，皮肤保养品等等。只一个东街所购买的东西，就得两名内卫来提。最后一名内卫实在忍不住提醒道：“官家，我们是来查访的。”

“……”赵玉一楞，对哦，竟然把自己来阳平的目的给忘了。自己可不是来购物的，而是来查访欧阳的所作所为。赵玉看下日头，已近中午吩咐道：“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一内卫回答：“刚卑职一路走来，现但凡是酒楼饭庄基本都满了，不如找家民居。给些银钱，又可住宿又可吃饭。”

“你安排吧。”

“是！”V

第一百一十七章拒捕

接待赵玉的是一名中年妇女。据她说，她的男人是民窑的小工头，两个儿子，一个被派到了上谷县阳平钱庄当监督，另外一个现在去了唐州当记者。这几天都没人在，所以家里也宽敞。内卫为了低调，送上了十贯钱当茶资。中年妇女也不扭捏，收了下来。只不过赵玉却被自己问的第一个问题弄红了脸。她的问题是："不知大嫂收入如何。"

中年妇女一回答，赵玉险些给内卫一巴掌。这一家子一个月收入竟然快两百贯钱。这十贯茶资给的太丢人了。中年妇女明白，笑着解释："你们是第一次来阳平吧？在阳平，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工钱是两贯，技术工是二十贯。管理工就高了，你看我外子和大儿子，每人都有近五十贯。"

赵玉倒是新奇："那你家收入是阳平一等一的吧？"

"才不是呢，你就看我外子的掌柜。当说烧的瓦，从低档到高档都有，批量生产成本低，把县外民窑都挤垮了，现在寿州五县还有东京，除了东京小部分市场外，其他用的全是阳平民窑的瓦。质量好，冰雹都砸不坏。再加现在扩建新城，需要的砖瓦多，窑子忙乎着呢。你看，都快开运动会了也没办法回来。"

赵玉道："你说挤垮是怎么挤的？"

"欧大人说，市场竞争不在乎几种。第一是质量，第二是档次，第三是价格。他老人家说，普遍民窑生产物品单一，瓦就一种瓦，砖就一种砖。这样顾客的选择性就受到了限制。而我们做生意，要按顾客的购买力来生产产品，而不是生产了产品后再去寻找顾客。欧大人还让几家有经验的民窑合并，实行股份制，有些秘密配方共享。而且还设立了阳平民窑技术研究机构，专门研究怎么改善民窑产品，从控制成本到选土选料，都有专人去研究。"中年妇女道："不是我吹，你们街头看见那七彩琉璃瓦了吧？绝对比官窑专供皇家使用的上档次。但价钱却只是官窑的四成，我们可是从官窑里挖了不少行家出来。"

"挖人？"

"恩！欧大人说，一个阳平小县不可能技术全面，也不要沾沾自喜，不仅要开拓，而且还要吸取倒闭人的技术和经验。比如有个老师傅在官家那每月是三百钱，你们就和他说，我开每月三十贯，看他来不来。等技术挖来了，就减到十贯嘛，但是做人要厚道，过河拆桥少干，否则以后挖不到人。"

赵玉来兴趣问："他什么时候说的？"

妇女边倒茶别道：“每月阳平学堂有两节工商课，都是欧大人亲自去上的。好多人听的。”

“你们这欧大人就有这么好啊？怎么全县都在提？”

“你这什么话？”中年妇女有点不满道：“这么说吧。我家里盐罐满的、存金也不错。想吃什么也都买得起，想做衣裳马上可以去做。你看看我姐姐家，那官是不错，什么勤政爱民，把自己累吐血了还坚持公务听说，而且三餐不见肉，看起来是个好官。但是我姐姐那吃的是什么？白米饭也是三天一食，平时就是杂粮，而且一天两餐半饱半饥。穿的衣服都是我这边送过去的，还舍不得穿。吃的也是，天天就东抠点钱，西省点钱。欧大人说了，他反对浪费。但是钱不是省出来的，钱是赚出来的。”

“这……阳平就没对你们欧大人有意见的？比如那些收入低的，会不会眼红？”

“我和你说，只要不懒。去学堂学上几个月字，而后再学两个月场子的培训，每月最少也有两贯多钱。你说的收入低，一是懒，那没办法。二是身体残疾。身体残疾的，衙门可都有照顾。比如每人每月可以向米行拿米二十斤，猪肉三斤。这些都是报到衙门的帐。逢年过节还有专门的福利金下去。”中年妇女道：“我去煮饭，你们自己随便。”

赵玉笑道：“大嫂不高兴了，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好，吃了饭，我们出去转转。”

……

又转了一下午，赵玉终于现阳平也有反对欧阳的，那就是地主。虽然欧阳也想了办法，但总有部分地主对欧阳不太满意。最重要是工商的展，导致农村人口的减少，也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对小百姓是好事，田多了。但对地主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而且还有欧阳那道令，但凡荒废一年，没有客观理由的，官府将收回田地，交于族长或者就地拍卖，所得拍卖款将给予地主。

古代的地主其实倒不算太坏，按照欧阳看，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看得最多还是能省。如地主们就绝对不会在年节参加赌博，而他们长工则是年前拿了钱，年节就赌掉。他们对自己也抠，菜里舍不得放油，这样自然就摆到了长工们身上，长工们就觉着地主在盘剥。由于欧阳处事公正，还有米价的稳定和缓慢上扬，地主们有意见也有限得紧。

傍晚，赵玉打大部分内卫去南门报道，自己带了两名内卫和小青游览起了西街。东街被设置成商品摆设，西街重点则是产品展示，此地所有产品不零售，只批。也就是阳平商人寻找二级代理商，或加盟或合股在外地开分

店。

本次客商来的要比运动员多得多，这边接待也有规格。陶瓷商人有陶瓷商人接待，纺织有纺织的接待，养殖有养殖的接待。虽然外行，但赵玉看看那产品的质量，部分确实已经过了皇家。特别是布料和纸料，水准相当的高。一名接待者道："这位娘子，你说什么都可以仿造，但惟独这技术不能仿造。没有技术是仿造不出来的。如果你要加盟，只要负责生产，我们有专门的师傅去你那负责指导。"

"我就随便看看。"赵玉点头，这边的人比东街少了不少，多是在展示台后面屋子谈生意的。赵玉凑近一听，无论是什么生意，要求都是契约。条条款款写好，摁手印再签字，而后再送到南街临时衙门办事处落书。衙门那有专门负责公证此事的衙役。交纳几十文后，衙役会把这契约抄录，让双方签名入挡封存。

按说法，此街可以会保持一个月以上，皇家报在宣传运动会的同时，也对商业协会进行了宣传。不仅有外出，也有引资。比如茶叶一途，阳平基础就很薄弱，也没有自种地，这就要和东南商人谈商路，代理茶叶朝北面销售。

赵玉点头对小青道："这办的还挺有谱的。欧阳不自私。"

"不自私，什么意思？"

"这些商人去外地开分店，税收可都是其他县的事，和阳平没有什么关系。他也鼓励人家这么做，倒真难得。"

"难得就难得，姐姐，你走了一天饿不饿？"小青摸肚皮。

"饿了，北街头刚看了有家王家酒楼，你们去看看有没位置。"

"是！"两名内卫接令。

……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一名内卫来到赵玉身边道："官家，有位置了。"

"去了这么久？"赵玉和小青到北街进了酒楼，却见酒楼内人满为患，连站着吃东西的人都有。而在二楼最好的靠窗临街位置，自己的一名内卫肃立一边，地上有点狼籍。再看四周，全部食客都很愤怒看自己的内卫。

"怎么回事？"

“回官家，小的看这位置不错，等吃好人一走占了位置。可是却有人说已经有人排号了，我们兄弟不服……”

赵玉问：“动粗了？”

“是，打伤了一人，赔了他钱，他不要。”

王家寡妇在一边道：“这位娘子，我是这店的老板娘，这位置确实有人家排的，等了半个时辰。”

赵玉道：“多少钱，我们买了就是。”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这做生意就讲一个理字。还请娘子让人让出位置，再让他们给受伤人道个歉，一会有空位一定先安排你们。”

“这倒希奇，我听说做生意讲的是个钱字。”赵玉一示意，一锭金元宝放在桌子上。

王寡妇还没说话，那个被打的食客朋友从怀里拉出三个金元宝砸在桌子上怒道：“在阳平你拿一锭金元宝就敢充有钱人。”

王寡妇忙安抚道：“大人说来得都是客，我看算了。大家都消消气。”

食客道：“就因为这话，要不早带人揍他一顿。”

“你说什么？”内卫怒问。

“怎么？打人还有理了？”

“打你又怎么样？”内卫一掌拍在另外一食客桌子上喝问，桌子当即倒塌。

“住手！”两名衙役上了二楼问：“掌柜的，怎么回事？”

“这……事情是这样的。”王寡妇把事情稍微说了一遍。

“请这位朋友和我们走一趟吧。”衙役指了那个打人的内卫道。

内卫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寡妇一边道：“算了，算了。”

衙役道：“掌柜，这不能算。要是一张桌子，那你说算就算。这无理伤人，乃是刑事堂那边的事。我也没办法……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拿了你走？”

“来横的？”内卫微微一笑，轻轻亮了个架势。

衙役叹口气道：“亮哥，麻烦你了。”

“小意思。”一直没说话的那个吴加亮单手朝内卫捞了过去。内卫一看其空门大开，冷笑一下右手一挡，左手黑虎掏心。但没想到左手这一拳如同打在铁板上，再看右手也不好，根本就没挡住对手一捞。急忙左手回救，双手一起朝吴加亮右手扫去。

‘喝！’吴加亮喝了一声，非常不讲道理的用蛮力将其双手拍开。而后抓了内卫的右肩胛骨。吴加亮道：“别逼我伤人。”

“看剑！”小青见如此，掏出一对分水娥眉刺急攻吴加亮双眼。吴加亮大惊急退。没想那娥眉刺有灵性一般，跟随而至。吴加亮连退数步才出了攻击范围。

衙役忙拉住吴加亮道：“几位身手在下佩服，不过最好还是跟我们走，否则我们只能出响箭打扰展大人了。”

“展铭？”小青问，这人她是知道的，还在宫外见过一面。

没想这一问让衙役误会是挑衅，手中弩箭射出窗外，响声一路不停。所谓响箭就是掏空的箭，上面留孔，在空气中飞行因为气流的作用出声响。

事情越闹越大，不一会展铭带了两名衙役出现在酒楼，看了几眼小青后疑惑道：“这位小娘子有点眼熟，他们犯了什么事？”

“伤人，拒捕。附带民事的强占、破坏桌子。”

“请几位和我们走一趟吧。”展铭抱拳。

“展铭，你不认识我了？”小青忙问。

“很是眼熟，只不过公务在身，不敢细想。拿了！”

“是！”两名衙役上前，两名内卫挡住推了衙役，衙役退了几步。展铭脸一沉，刀也不出鞘直接劈了下去。两名内卫左右一分，没想刀有灵，突然朝左边一扫，打在一名内卫肩井穴上，内卫身子一麻，被展铭欺进，单手反扣。

于是小青又出手了，娥眉刺一拿出来，展铭一惊，手中震动，刀鞘飞出，不守反攻，‘铛……’的一阵连响，砍出七刀。小青没想到展铭如此骁勇，虽是先出手但被人反占上风。拼力气她可不是对手。这七刀砍得她全身酸麻。急忙后撤一步踮脚跳起从空中直取展铭。展铭招式用老，小青的灵活大是出乎他意料。但他百战经验足，弃刀，一双肉掌接了上去。左手掌当即被刺穿，展铭也不哼一声，趁敌力气用老。右掌劈在其肩膀上，一声骨折的声音，小青摔了出去。

再看两内卫，被展铭伤了那人被三名衙役联手拿住，而另外一名则被吴加亮拎在手中。展铭忍痛喝道：“拿了！”再看因为小青受伤站起来的赵玉道：“这位娘子，也请和我们走一趟。珍娘，这边损失清点一下，明天到衙门报个帐。”

“这些都是小钱，展大人你手没事吧？”

“没大碍，一会上点药就好。”

……

两内卫和小青被捆绑到临时衙门，赵玉跟随而去，这种事是小事，到时候看见欧阳说一声就好，她其实也就是想看看衙门的作为，只是没想伤到阳平这地面还有人能伤到小青。但到了临时衙门看了一楞，欧阳竟然不在，负责审理此事竟然是一个不认识的文士。

“我叫甘信，本县主薄。这伤人拒捕本是展大人管理范畴。但由于其和你们有交手，为避免有失公允，由我来审理。审理之后，如有不服可提出上诉，并且说明上诉理由。另外，如果你们不懂大宋律法，可以聘请懂律法的师爷为你们解释。如果没钱，现在说出来，我们会替你指定一名师爷。”

赵玉挥手：“不用，我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是一个小主薄审理此事。欧阳呢？”

“欧大人公务繁忙，如果你们非要欧大人审理的话，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按排期来说，最少要七天之后。这样，我们只能将三人暂且收监。”

“……”赵玉一看甘信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只能道：“我们是运动员。”

“哪的？”

“大内！”

“大内？”甘信一惊。

“是，这两位是内卫，这位和我一样，是郡主。”

“……”两个郡主加内卫，甘信楞了半响才道：“看来此事真得大人出面，先给郡主松绑。”

“报！”欧平进来道：“大人去了梅田乡。后天才能回来。”

甘信看看门外，门外伸出一巴掌，然后又做了几个手势。甘信摸摸下巴思考了良久后道：“你们是几品官？”

“八品。”两名内卫回答。

“八品伤了七品的展大人，就是以下犯上。这事县里没权限管。来人，押解到州。”甘信又道：“这位是郡主，不知道可否有身份印信可以证明？”

“回大人，伤展大人的是我。”小青忙道。

甘信看门外手势后道：“白莲，送这位郡主回京交与大内。如果真是郡主，请陛下给予责罚。如果不是，送刑部问罪。”

“是！”白莲点头抱刀。

“慢！”赵玉想了好久后道：“他们是来参加运动会的。”

“按照本县规定，运动员中有一人犯事，所有同县人员取消比赛资格。对不起郡主，我也只是禀公办理。来人，通知大内参赛队，他们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是！”一名衙役抱拳而出。

来真的，赵玉大汗。这真就算了，最重要是人家说的条条在理，字字有据。怎么办呢？赵玉一手阻拦，一边冥思苦想对策。这时候要么就是亮明了身份，只不过，这身份一亮，人丢大去了。甘信也不急，坐在椅子上等着，反正门外有高人指点。

赵玉无奈问道：“如果他们不是大内，那要受什么刑罚？”

“伤人者责打十杖，并且赔偿伤者损失。而后有两个选择，第一，监牢一月。第二，义工六十天。”

“能不能不打？”

甘信道：“你们是大内的人，自然可以不打。不过为避免百姓不服。皇家报必须对外澄清他们三人的身份。也请郡主体谅民情。衙门做事力求公正，总要给百姓一个说法。不知道郡主要怎么选择。”门外翘大拇指。V

第一百一十八章阳平游记

赵玉想想道：“赔偿伤者损失没有问题，至于监牢和责打我听说大宋律中有责杖法。”

“恩！确实是有。但是……”甘信一指小青道：“但这位郡主吧，拒捕，持械伤的是朝廷命官。按照宋律，可是可以以造反论罪。当然，如果真是郡主，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就算了，可是伤到了朝廷命官，这最少也要交到大内责罚的，大内也必须回文阳平县下文。”

“大人，你在干嘛？”展铭的声音从外面飘进来。甘信额头落下一滴大汗，展铭啊展铭，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欧阳，你给我滚进来。”赵玉楞了三秒后怒，大怒，非常怒。

“哎呀，来了。”欧阳屁颠进来行礼：“微臣见过陛下，不知陛下何时到达，没有远迎，还请恕罪。”

“啊……”甘信大恐，竟然是皇帝。这个死大人，忽悠死人不偿命啊，连自己都忽悠。忙下来拱手哈腰：“甘信见过陛下。”

“恩！”赵玉走到主堂位置座下，一拍惊堂木喝道：“还不松绑。”

欧阳忙道：“松绑，呵呵！微臣原本打算去梅田，现忘了东西，没想到竟然有幸见龙颜，真是大幸。”

“哼！你当我会信你鬼话吗？你……”

赵玉还没说完，欧阳突然一捂肚子：“哎呦！”而后直接倒在地上，两眼翻白，手脚抽搐，口吐白沫。

甘信大惊忙喊：“大人病又犯了，快抬到郎中那去。”

“是！”四名衙役抬起欧阳，和甘信逃一般出了公堂。

赵玉左看看右看看，公堂之内连一个人都不剩，只有自己这四个人在那傻。还没回过神来，外面一阵脚步声，而后听见展铭吆喝：“封锁院子，保护堂内人安全。”

“是！”

“……”赵玉默然，再看堂下三人，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

“***，皇帝怎么微服来了。”欧阳摸下巴道：“死展铭，差不多就处理好了，非要喊大人，搞得本大人成了小人。”

甘信一边道：“展大人耿直。大人是不是一早就知道那个人是皇帝？”

“是哦，所以才让你处理啊。人家是有身份的人，她哪好意思和你们计较。但是我就不一样了，她特好意思和我计较。”这道理很明白，你被狗咬了一口，你要和狗去计较就失败了，当然是和狗主人去计较。虽然比喻不恰当，但就是那么个意思。

“大人，真的取消大内队比赛资格？”

“不用了，甘信你一会让皇帝签个字，就说是特许大内队参加比赛就可以。”

甘信汗道：“我不敢。”

“那就随便叫个不知道她是皇帝的人去。”

‘啪’的门被踢开，两名内卫出现道：“奉皇上手谕，抓欧阳到堂，死活都要。”

“女人讲道理，母猪会上树。”欧阳留下一句轻飘飘话跟随两内卫而走。

……

“大人病好了？”赵玉面无表情问。

“这个……时好时坏，和天气有关。”

“算了，朕要是和你计较这小事，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此次朕微服就想看阳平到底是怎么回事。先前虽然有些误会，但是朕还比较满意。这样吧，你这做东道的陪我们出去走走，免得我们见人就问，好生尴尬。”

欧阳道：“回陛下，如果您要出去看的话，这三位可能就不能露面了。不监押在牢就算，这还大摇大摆的和微臣一起出去……实在不太合适。”

“恩？你就非要办他们吗？那是小青，难道你就不认识了？”

欧阳苦笑：“认识，只不过国有国法，县有县规。陛下您要我陪您去玩，

这问题不大，可是要是加上三个凶徒，微臣可是不好解释。”

小青问道：“我怎么就成凶徒了？我是郡主啊。”

“拒捕，伤人，袭官。”欧阳道：“要不陛下就陪他们在这边呆着吧。反正微臣是不能和这三位一起上街。”

赵玉点头道：“算了，你们三人就呆在这吧。”

“是！”

“我们走。”

出了临时衙门，欧阳一挥手，一名乡兵跑过来，欧阳道：“不许屋内三人出门。”

“如果……”

“要么他们不出门，要么你们全体义务去修路。”

乡兵立刻道：“是，大人。”

……

“欧大人有礼。”一名乡绅抱拳。

“有礼，有礼。”

赵玉叹口气道：“这才走四十丈，你已经说了二十次有礼。”

“礼多人不怪……有礼有礼。”欧阳看太阳西下，一片晚霞问：“陛下还没吃饭吧？”

“别叫陛下，现在是微服。你就直接称呼我名字好了。”

“是……陛下名字叫什么？”

“赵玉。”赵玉道：“吃饭吧。”

欧阳和赵玉一起进了王家酒楼，接待伙计一看赵玉楞了一下，但马上热情招呼：“大人，您楼上请。”

赵玉笑问：“这会有位置吗？”

“大人来，自然是有位置的。”到了二楼，伙计和人少的桌子商量一下，两伙人拼在一起，让出一张桌子出来。欧阳拱手道谢，拼桌之人回礼说了一些客气话。

赵玉问：“如果他们不让怎么办？”

欧阳呵呵一笑道：“实在不让，我们就去厨房支了桌子吃饭。一出锅就能吃，比他们爽快。”

王家寡妇听说欧阳来了，亲自热酒上来，看了下赵玉略为惊讶，把酒放在桌子上道：“大人，这位娘子是……”

“我远房姑姑表叔堂嫂亲家的女儿。”欧阳道：“那闹事的三人都扣下了，你记得整理财产损失，明天一早送过去。”

“恩，大人慢用。”

赵玉不满道：“你不能直接说表姐吗？”

“哈，说你是我表姐，谁敢让你带的人赔钱。”欧阳给赵玉倒酒：“最近这些天，家家户户挂灯笼，三更天之前，街上还热闹的紧。一会带你去转转。”

赵玉道：“左右看这阳平被你收拾着实不错，不过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有才能却甘居一个小县，还利用阳平钱庄来闹事？你又不是没钱的人。”

“先要澄清一点，阳平钱庄这事不是我干的，我还特意安抚百姓来着，但俗话说的好，树倒猢狲散，我说话也没什么底气。至于你问的……我就是一县之才。你看，在县里基本都是我说的算，到了州里，左右有知州通判互相制约，还有官吏多多，上面要来人，还得朝下面去派人。如果我再兼起军工厂和报纸的事，分身也不成啊。”

“恩！不过我想知道，这朝廷总不能让阳平钱庄制约了吧？”

欧阳点头道：“初设立钱庄我就有这个想法，所以为什么钱庄是一路朝北扩大，而放弃了其他地方。为的是其他地方也有如此的钱庄兴起。据我所知，以洪州、杭州、扬州为一体的东南钱庄学习阳平钱庄模式现在搞的不错。按我设想，如果大宋有过五家的大钱庄存在，即使倒闭一两家，也不会太大的麻烦。比如阳平钱庄倒了，东南钱庄可以朝朝廷收购阳平钱庄。第一拿下了阳平钱庄的根基，第二，百姓们不会恐慌，第三这钱庄倒闭最大的可能就是资金周转不灵，新股东一入手，问题就不大。所以现在就是阳平钱庄做大了，而没有同行跟上，所以其倒闭才会有大的影响。”

“恩！”赵玉点头，确实有道理。收购倒闭的钱庄，不仅是支付起债务，也同时有收贷款的权利。赵玉再问：“太上皇那会就议论行大宋币，但经过户部研究，现实际操作很难，特别是就连大臣们普遍担心的纸币会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人说会天下大乱，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很简单，就是让钱庄展起来。而后朝廷把制币权交给钱庄。比如去年国库收了一百贯钱，今年钱庄就可以印刷一百贯的纸币，而后把铜钱交给朝廷，纸币自己行。这样用财政收入来抵押，钱就不会贬值。”欧美国家很多是用明年预算的财政收入来抵押，但这种作法对大宋来说过于先进。欧阳再补充道：“这样一步步下来，就能用纸币替换掉市场流通的铜币。还有公布官方黄金价格，比如一两黄金兑1o贯，朝廷储备黄金，物价高低都可以由朝廷来控制。比如钱不值钱了，朝廷就可以用储备黄金回收钱币，钱少了自然就值钱。钱太值钱了，朝廷可以用钱币买进黄金。利用黄金本位，就可以达到朝廷控制物价的能力。”

“这个我会交给户部研究。还一件事，李汉考举又落榜了，而张玄明现在也就一个六品官，我也不好再升。你有什么想法吗？”

欧阳笑道：“这个谈钱我可以，谈政治我就不太懂了。不过我知道高俅的升迁之路。太上皇也不敢升高俅的官，于是就派他到要打战的军队中，而后拿了功劳就慢慢顺理成章上去了。”

“你意思是……”

“个人意见，你姑且听之。现在辽在对抗金，而他本庇护的西夏现在可是没人可帮。从真宗开始，我们打西夏败多胜少，老是吃亏。一来呢，是练兵。二来呢吞土。这三来，西夏强令禁止和我大宋贸易，如果能打到他们允许贸易，我们就可以进行物资侵略。四来，西夏可是有养马地。五来说，可以让我的军工厂生产的武器有一定的实战机会，看看缺点在哪，有什么要改进的。”

赵玉摇头：“这么多年边关一直安静，突然攻击，恐怕师出无名。”

“师出之名可以制造。前几十年不是打我们打的很痛快吗？灵州、永乐城现在还在西夏人手里。西夏人先败我大宋，而后再败辽1o万大军。我收到消息，西夏现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今打算向金国称臣。”

赵玉惊讶问：“你怎么知道？”

“我让人用钱收买了西夏的一名高官，本来就打算为将来的皇家报提供西夏的国际新闻，但没想到挖出了这么件事。吐蕃、辽、西夏、大理都有我收买的特约记者。”

“此事我会让兵部和枢密院，还有韩世忠去计议。”打西夏自然是用秦凤路的军队，东西两军还要预防辽国。赵玉按照计划，本早就要打仗了，好转移下内部一直存在的矛盾。但金国强盛后，她又怕打垮了辽国，给金人可乘之机。而欧阳提议的攻打西夏，倒是真有可为。

萨达姆打科威特的原因就很简单，就是怕兵忘战，给他们找点事做。当然，这倒霉家伙生的时代不对，早给一两百年，你打了就打了，没人会去管你，当然那时候石油不值钱，没什么值得老萨欺负的。欧阳想的也很简单，第一军工厂一直在亏损。第二皇家报必须有爆炸型的持续新闻，而爱国新闻为重中之重。第三阳平钱庄可以打进西夏，进行经济侵略控制西夏财富。第四转移所有人对阳平的注意力，别没事给自己穿小鞋。

“算了，不说这些。”说话间，两人都随便吃了点，赵玉道：“陪我去走走。”

“去看看南街吧，现在那可是热闹。”

“好！”

……

南街被称为运动街，这里驻扎了针对运动员的各种办事机构。隔几步就有志愿者，参赛选手有困难都可以找他们。这些人部分是学堂就学的人，部分是犯事的义工，部分是无聊，还部分是场主们摊派出来的工人。他们领导人是衙役，他们负责了运动员们的吃、住、行。南街还有是八块巨大广告牌，上面用纸拼在一起，上面写了比赛日程和比赛细节。比如游泳，二十二日。而后在左边写了已经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名字和县属地。游泳分三项，第一是自由泳，就是大家自由随便游，总分一百，第一名一百分，第二名五十分，第三名三十分，第四前十名分别是二十分到一分。第二是五十米短距离游泳，第三是三里地长距离游泳。最后总分第一名为金牌得主。团体分数第一名县为县金牌得主。年满十五，少于六十男女都可参加。

“射击分马射，步射，和一里地抛射。打架是抽签淘汰制。”欧阳介绍道：“这是大会组织委员会，负责比赛细节，裁判也是他们负责管理。再过去是安全委员会，至于职责比如负责打捞快被淹死的运动员等等。”

赵玉笑道：“你倒是真能搞事。”

“这不算什么，辽国的国际赛马比赛都是我主导的。今年时间太仓促，我打算明年邀请金、辽、西夏、吐蕃、大理来参加。到时候我们大宋就以州为单位上场，减少人数。”

赵玉点头走了过去，对一个刚询问完细节的黑小子问道：“小哥，你是参

加什么比赛的？”

“我游泳。”黑小子憨厚回答。

欧阳问：“你有没十五岁？”

黑小子‘嘘’了一声道：“其实我才十四。”

赵玉和欧阳相视一笑，赵玉问：“你是哪的人？”

“海州的。”

“啊？那好远的。为什么这么远来参加。”

“他们说了，谁赢谁就能上报纸，而且海州也能上报纸。州里大人说了，只要完成比赛，路上费用阳平会出。还有谁拿了前三名，回来之后免全家赋税一年，这边还有奖金拿。而且冠军可以落户阳平哦。傻子才不参加呢。”黑小子落寞道：“可惜是在河里游，要是海里就好了。”

欧阳拍拍他肩膀：“加油！”

赵玉边走边道：“你这阳平也太小了，明年真要办，就去东京办。”

欧阳勾了个人过来问：“多少人报名了？”

“啊？大人？回大人的话，到今天，总共有四十五个县报名共二百七十一人。”

“住的情况怎么样？”

“安排他们五人一帐篷，现在还不少空闲的。吃方面也跟得上，蔬菜和肉还有鸡蛋都有。大人放心吧。我们有分寸。”

赵玉和欧阳两人出了南门，一眼就看见在宽阔之地，支架起了几十顶整齐的帐篷。欧阳介绍：“这边安排了郎中、厨房，还有一个临时衙门治安维持所。总共投入了五十多人。一天保证三餐，全部干的，有肉。”

“恩，再朝前走走。”

“恩？再朝前就没人了，就是去梅田乡的路。”

“叫你走就走，哪那么多废话。”

……

月光初上，但是很给力，毕竟和十五的月亮有点血缘。赵玉慢慢走了一会后道：“那天的事我不想追究。”

“哪天？”欧阳没明白。

“我杀了你。”赵玉咬牙。

“……”欧阳恍然忙道：“谢谢啊！”

“就当没生过。小青你要娶就娶，实在不想娶，我也不勉强你。但是你现在又生产军工，又搞报纸，又当商人，还连同各国。我就想知道，我如何能相信你？”

“这个……陛下你看，我就呆在一阳平，说破天去，也就您特批下来的三千厢军，能造反还是能通敌？我也没和大臣们来往，过寿请柬来，也是派人送上一份礼物。您说我能干什么坏事？”

（文（字（阅（读（

第一百一十九章阳平闲话

赵玉沉默一会道：“总是感觉看不透，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钱你不在乎，权你不追求，美女送到你家，你也不放在眼里。你就说宗泽，人家好歹还好个名。你呢？你好什么？”

“陛下你这话说的真贴心。”欧阳感动道：“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好什么。可能追求一种成就感。你看阳平人都富了，大家开心了，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如同陛下希望的，万国来朝一样，成就感啊！”

“是吗？”赵玉叹口气道：“不过和你说话就是舒服。即使是九公公，对我说话也是边掂量边说。可惜，我是皇帝，追求不得儿女私情。”

“恩恩！”欧阳点头赞成赵玉这伟大的想法。

“我想调你入京，你知道最主要是为什么吗？”

“那是陛下提携。”

“装傻！不过接下来我要说重点。即使你我有一夜之情，即使……我是皇帝，你要是干了出格的事，我杀你也不会手软，你想呆在阳平，就别一出手就让朝廷震动。朕治下无数个小县，就数你这边事情多，还从来不消停，也没打算消停。即使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臣们呢？回头那生员的事你放在心上，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今年岁考最少得出四十名生员出来。”

“恩恩，陛下英明。”

“夜深，回去吧！”赵玉想想后道：“还有，再有两个月是蔡相的六十寿辰，我和他说起过，你虽然是芝麻大的官，但名声在外，这请柬应该会派到你手上。我劝你最好亲自去。我看得多了，别说你这，即使荒唐到无边的事，只要朝中有人帮你说个话，下场完全是两回事。”

“是！”

刚回了城，就有衙役赶来报告：“大人，杭州新城代表现在已经到了东门。”欧阳交代的，这要亲自迎接的团队，东门一报号，就得找自己来。

“我这就过去。”欧阳看赵玉：“要不，你先回……”

赵玉看左右没事道：“一起去看看吧！”

“哥，你亲自带队啊。”欧阳见了欧峰喜道，有道是他乡遇故知，虽然说

不上知，但毕竟有故字，欧阳见了欧峰分外亲切。

欧峰见了欧阳也是高兴：“哥看看——不错，还结实，气色也好，就是没休息好，眼睛血丝多了点。这回头我也好向爹交代。看看，都是咱们县里挑出来的能手，爹爹说，这路费就欧家庄掏了，别管金银铜，最少拿几块牌子回去。”

“是极是极。”欧阳朝后拱手：“乡亲们好，一路辛苦了，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请大家先歇息，明天我再派人带大家到处逛逛。来人，带大家去休息。”

“大人客气，客气。”一干运动员客气回应。

欧峰悄悄靠近欧阳小声道：“欧阳，你没现里面有熟人吗？”

“熟人？”

“柳秀儿啊！”

“哪？”欧阳回头四望，再打量一遍摇头：“哥，你不要吓我。”

欧锋扫了几眼惊讶道：“咦？去哪了，驿站那还在的。我和你说，这柳秀儿现在住在京城他爷爷早先一名门生那，这次特意在路口等我们一起来阳平，怎么不见了。”

“我派人去找吧。”欧阳吩咐一名衙役后，紧张问：“她嫁了吗？”

“听说是有人家了，过几个月就过门。”欧峰看了眼赵玉问：“你媳妇？”

“扯，有媳妇能不告诉大伯吗？我介绍一下。”欧阳道：“这是我堂哥，新城县尉欧峰。这位是……”“是他干姐姐。”

欧峰抱拳：“有礼了妹子。”

“见过大人。”

欧峰在不意一点头道：“有地方喝酒吗？”

“有！”欧阳看赵玉：“你……”

“一起去！”

北街是原县衙的所在，也是主要的农产品买卖市场。入夜后，就按惯例

被翻成了夜市。简易的搭棚，有炒菜有喝酒，还有唱曲的，洋洋洒洒三十几个摊子占了部分道路。欧峰一看笑道：“欧阳你倒是弄的不错，哪象我们新城，一到二更就和鬼城一样，哪有这么热闹。”

“说起来也是误会，有一天遇见几个来阳平讨生活的难民，我看他们又不识字，心一软就让他们入夜弄点小炒和酒。没想到这一弄，大家都来劲。你也来得巧，皇上要来了，明天这里就封街。”

欧峰笑道：“你这倒霉劲，看看我们新城，别说皇帝，就是州官半年也不下去一个。你这皇帝一来，少说也得贴上万而八千贯的吧？不过你们阳平人有钱，折腾得起。”

“呵呵！赔钱的买卖。”欧阳见赵玉脸色不太好，忙打哈哈道：“哥吃什么，这边有几家经典菜，火锅、酸菜草鱼、内脏暴炒等等，还有普通家常菜一样也不少。”

“这六月天吃火锅？随便吧，主要是酒要好，我最喜欢你们的阳平唐酒。什么李白沉酿、杜甫大曲，味道好，而且还便宜。即使到了新城那价格也不能算贵。”

“大人您来了。”一家最热闹的排挡伙计一看见欧阳到达，立刻停手迎接，马上有人将准备好另外的桌椅搬出来。身为知县，这点特别优待还是有的。

“来几个拿手菜，酒要好酒，把唐酒十种，每种打上一盅。”

“好咧！”

三人坐下来，欧阳问：“哥，大伯和大伯母身体怎么样？”

“没得说，就是我娘是一天叨念你好几遍。爹则说，你忙，等你闲了自然会回去看看。”欧峰道：“欧阳，我就纳闷啊。你一个状元，阳平这边又搞的不错，怎么一点升官的迹象也没有？这大宋下来，三年一个状元，可也有几十号人。只有五个没有登阁，除了英年早逝，最少也上四品。咱们那还指望你登阁拜相，光宗耀祖呢。你会不会是得罪了什么人？”

赵玉在一边道：“给他升，他自己不干，非死赖在阳平。”

“这阳平现在可是肥缺，欧阳你要朝中没人，能升就升了，迟早不是你的。”欧峰虽然是最底层的官吏，但也看得透。但凡是穷山恶水的地方，一般都是朝里不待见人呆的，而且一呆可能就是几十年。而如同杭州扬州这样的肥缺，要么是朝上有人，要么就呆不长。竞争太激烈，每几年就会出百多当官的，哪有那么多的缺可补。而阳平早被人吹得遍地是黄金。事实上也确实

是。欧峰随便看看菜单，再看附近的人点的菜，就粗算出这一个小摊一晚上就有一贯的收入。当然这前提是阳平人要有钱，才能这么热闹的消费。

“您放心拉，皇上和我说了，让我这辈子就当阳平的知县了。”

“胡说！”赵玉道：“皇上什么时候这么说了？”

“恩……吃菜吃菜。”

欧峰喝了几口酒后道：“这次来还有正经事。第一是东南钱庄找上我们家了，他们说马上要朝北开店，希望你能帮他们在皇家报上连打十期广告。这第二是，爹爹问你，需要不需要自己人打下手，如果要，欧家庄还是有能干的人，总比外人用起来顺手。这第三吧，我这边还有知县委托的，想搞点副业办点场子，不过钱不多，你看有没合适的项目。”

“这个第一点，得和皇家报广告部联系，要收钱的。现在阳平瓷器每期报价是一百贯，看大家谁有钱了。

至于人手，就不需要了。我这边够用。还有副业，我倒真有想法。这样吧，明天我让欧平带你去见见阳平商会的人，我再出十万贯投资，这边还真有几个商人在寻找东南茶叶合作商。主要是拿了东南茶叶去辽换牲畜，去金换皮毛、人参。而后再转回来卖，利润高得吓死人。”

“十万？”欧峰小声道：“你还真敢捞。小心皇帝知道，直接把你砍了。”

“……”，赵玉埋头喝酒。

“哥你放心。”欧阳瞄了眼赵玉道：“这钱是弟弟在辽国赚的，弟弟是辽国都城第一大都城的大老板。这上面有辽国相爷罩，下面有贵族势力，一直都开的顺畅。”

“你少吹。”欧峰鄙视道：“你干脆说辽国皇帝还是你干爹。”

“哎呀，哥你怎么知道？”欧阳道：“辽皇帝的爱女尚公主是我正经结拜的干妹妹。”

“……”赵玉喷了口酒呛到，她是相信欧阳说的是真的。原来这小子避重就轻，只对自己说在辽国开了家赌场，但没想到却和辽人上层混那么熟。

欧阳忙拍赵玉后背喊道：“伙计，来杯水。没事吧？”

“咳！”赵玉缓缓道：“没事。”

欧峰呵呵一笑：“你看把你姐姐笑的。趾见笑，我这弟弟从小就不吹牛，就不知道出来这么几年怎么多了这个毛病。”

“报！”一名衙役抱拳道：“大人，抓住那个女子了。”

欧阳汗：“我说要抓了吗？”

“……”衙役心中不满，明明是你说的，该使用点武力就使用一点。

欧峰道：“麻烦这位差爷带她来下。”

柳秀儿很快被一名女衙役带了过来，女衙役道：“回大人，是在南街抓到的，还一路打听临时衙门在哪。”

“你去忙吧。”合着是找自己去了。

“是！”

“秀儿，坐！”欧阳抱歉道：“不好意思，下面人理解错了。”

扯淡，怪别人理解错了。赵玉在一边感觉好笑，刚才那如临大敌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柳秀儿对几人行礼：“欧阳哥哥，欧大人，给你们添麻烦了。”

欧阳看柳秀儿，真是女大十八变。以前看上去很清秀，现在看上去更清秀了，还多了几分含蓄的韵味，一把乌黑大辫子特招人喜欢。欧阳忙招呼：“坐吧！你怎么来了阳平，也不先招呼一声？”

“恩！”柳秀儿坐下，并不回答欧阳的问题。反倒是看着赵玉几眼道：“姐姐真漂亮。”

“你也漂亮。”赵玉拿出一个翡翠手镯给柳秀儿：“这送给你的，总不能让你白叫姐姐。”

欧阳见其要推辞，一边道：“拿着。”顺眼朝赵玉怀里看了一眼，不知道还藏了什么东西。

“恩，谢谢姐姐。”

柳秀儿的加入反倒让气氛尴尬了起来，欧阳两兄弟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两人都觉着挺对不住人家的。柳秀儿有意，欧阳却无心。赵玉看小女生误会自己身份吃醋也觉挺有意思。结果让这餐饭吃得非常平淡。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柳秀儿看欧阳对自己确实是连一点意思也没有，也死了心，答应欧

峰明天就回京城。欧阳假意挽留了一句，不等其答应立刻让人找来白莲负责路上安全。顺便交代一句：回去也要回去，不回去也要回去，免得家里人担心。

欧峰状态不好，喝高了。

欧阳抓了几个伙计把他送到自己的临时衙门的客房。而赵玉这边，欧阳还是陪了小心问："你看，你的銮驾明天傍晚才到，你今天是去哪里住宿？"

"我在城中找好了人家，你送我过去吧！"

中年妇女对赵玉很不满，不说一声就走掉，快三更才回来。不过见欧阳后，所有不满全消了。欧阳说这是自己外地表姐，很感谢人家的收留。妇女忙答不客气，还帮忙烧了热水，相当殷勤。

一切事后欧阳道："一会我会派人过来巡逻附近，加强保护，再让小青他们过来，你好好休息。"

赵玉问："你送我回来，难道一点非份之想也没有？"

"有！"欧阳老实回答后道："但我不敢，走了。"确实不敢，天下女人千千万，没必要给自己找不自在。上错女人后果有多严重，看看现代社会的悲剧就知道了。有多少男人因为上错女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了爹的。这万一不小心搞出点事来不是惹了一身骚。再说就算排除万难，有性人终成眷属，人家是皇帝，自己这叫什么？驸马？皇夫？面？内子？多么不光彩的历史一笔。本来人家历史课本上写：欧阳，政治家、商业家、文化家、军事家、明家、外交家。其为大宋种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种子，为中华展和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作用......背死那群死小鬼。这么写多好啊！可是万一......课本就成了：欧阳，性学家。其作为皇帝的私宠，统领后宫三千帅哥，为人朴实大方并且无私，平均每三天为自己老婆推举一名帅哥伴床，其清风亮节道德高尚，是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道德代表人物，其精神将永垂不朽，和日月同辉。

表当和皇帝止床是一件爽事！鸭梨很大的。

他鸭梨大，赵玉也不小。上次事后，她紧张了一个月，生怕自己怀上。这可是关系到她的皇位。第一是她说守身十年，第二，也就因为她愿意守身，那些王爷们才对她篡位抱平淡态度。不管怎么篡，都是赵家的人，再说宋徽宗虽该死，大宋可是赵家的江山。这万一不守身，生出个娃出来咋算？算太子？还是算杂种？难道说巫山**梦中交配而得？

不可否认，从认识欧阳开始，赵玉对欧阳就有了好感。要不欧阳就活不出公主府，也活不出皇宫。不管怎么说，在赵玉看来，对欧阳奉献了身体是

可以接受的，但是要为了欧阳丢了江山，是万万不可能的。

第二天下午，皇帝的空銮架到达，欧阳城外十里迎接。而后赵玉、也顺理成章的入住翻新过的衙门，虽然简陋，但就这条件，赵玉没有过多的挑剔。东京现在是一位和赵玉关系颇好的王爷监国，蔡京、张玄明一文一武官留守。赵玉现在聪明的紧，只要有张玄明抓住了兵权，什么事都不会生。欧阳在銮架到后衙门外听宣，按照规矩去看赵玉。由于赵玉的到达，东门和北街全封，北街是赵玉居住的地方，而东门要负责专门采购一干人的食材。这方面欧阳没出人，而是州里派来了三千厢军，由一名防御使指挥。但是这三千人的日常食宿还是要欧阳解决的。不出人，出钱总是应该的。

赵玉在当天会见了阳平国子监，召见了皇家报的副总编刘惠兰，召见了展铭，期间对两人婚事进行关怀询问，而后召见了苏老爷等一干阳平头面人物。最后还和两名阳平告老还乡的官员一起用了晚膳。原本就等着后天开始比赛，但未曾想当天晚上禁军却和当地衙役冲突了起来。

事起一文盲摊主，由于看不懂告示，也没听别人诉说，当天晚上又在封锁的北街开起了排挡。禁军当然不答应，不仅把人打伤，而且还砸了摊子。摊主报案，十几名衙役一起动手，抓了这名禁军军官拉回审讯，而禁军军官部下听说老大被抓，立刻有数几十人围了临时公堂要求放人。由于展铭和欧阳在南门外巡视运动员，事态进一步展，而后等他们赶来时候，已经是百多乡兵外加百名衙役包围几十名禁军，并且准备用聚众闹事之罪，将所有人都抓了

第一百二十章开幕

照例感谢‘口米—口米’

都指挥都使也赶到现场，和欧阳一合计，两边马上散了人马。

至于那禁军军官和那摊主被赵玉命刑部尚书亲审，必须当夜完成。刑部花费了半个时辰，判摊主为错，有不敬之罪。按照赵玉意思，就地责打十杖后放人。至于衙门办事，仓促草率，听信一名之词拿人，为本事的由头，故严厉斥责欧阳，并且将两名捕头责打。

这本是个小插曲，这个倒霉摊主即使在欧阳看来也有咎由自取的意思，但是这么一判出来，第二天禁军就现了阳平地面的不和谐。几名指挥使外出吃早点，却被告之东西卖完。再看其他营业场所，对禁军都高挂免售牌。除了供给大内，禁军后勤一早转了一圈，连颗米都没买到。

到了近中午时分，欧阳派人逐户通知，商品才开始对禁军销售，但是除了大米、盐等朝廷规定的商品外，所有价格都上涨十倍。直到下午经过欧阳的耐心劝导，一切才恢复平静。似乎一切都没生过一般。

开幕式在简陋的露天体育馆，其实就是一个小山谷，运动员都在下面，观众都在山上，相当的贴近自然，真正的绿色运动会。

“什么叫宋运会精神？说到精神，有不屈、有坚强等等。但是宋运会的精神是公正、公平ゲ和公开。要求每位参赛选手不仅是对自己，而且是对对手不要使坏。你们各自代表了你们自己的县，你输了不丢人，但你使坏丢的不仅是你的人，还丢了你县的脸。”下面是近三百名运动员，欧阳站在临时主席台上道：“本次比赛纯粹是竞技性质，私人恩怨什么不许生。如果现有某人违反规则，由裁判委员会认识之后，将取消其县下ゲ届的参赛资格。下面有请皇上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第一天是开幕式，还有部分比赛的预赛，预赛就是由于某项目人太多的缘故。比如游泳这一项目竟然有八十多人报名，这全下了清河，清河都得涨几寸水位。

“……”噼里啪啦的一片鼓掌声，这是事先交代的。

赵玉在九公公和两名宫女的陪同下上台，这冷不防朝下一看，三百双眼睛齐齐看来，确实有点怵，定定神后道：“大家都是我大宋百姓。朕就说一个道理。身体好的人，病少不说，而且还比别人更有力气。不管是种田，工坊，即使是商人也要有个好身体。谁也不愿意被人喊药罐子是不是？”

“是！”

赵玉满意点头：“朕宣布，第一届大宋全民勹运动会开幕式开始。

欧阳在台上一边喊道：“第一个节目：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于是颠覆传统音乐的欧式音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不仅有歌曲，还有舞蹈。欧阳亲自小秀了一把珍藏的架子鼓，虽然技术水平在现代人眼里只不过是初学者，但是在大宋还是赢得了阵阵掌声。

魔术、杂技、口技、相声花样白出，一个时辰的娱乐节目表演虽然由于事先准备不细导致破绽百出，但每个节目都给予观众们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欧阳是没办法看什么戏曲能看一个时辰，既然自己是主办，大家喜欢不喜欢也都得喜欢。

赵玉在一边和小青笑说：“这家伙也太能折腾了。”

“很好看。”小青点头

“赚足了风头他。”

一场娱乐节目让所有人意犹未尽，欧阳这是没时间折腾，比如歌曲他就教一个人，而后又这个人再教下去。他也不会什么五线谱，凭借着多年k歌和跑不了多少调的优势硬生生的传导了下去。所有参演人员都是周边寻找。演唱和舞蹈基本是上谷和阳平****团组成，欧阳已经给他们妈妈商量提议，将妓院改为歌舞团，条件允许可以进行全国巡回演出，比卖身子利润要高，不能是缺哪行就干哪行，做人做事要追求最大利润，身为****理当要有所追求才是。

接下来就是下午开始游泳预赛。吃过午饭后，所有选手到东门外新城清河口就位。按照一二三的号码排列，一组二十多人先行比赛。半里地的缓慢逆流比赛，前十名进入决赛。清河一边是大山，一边是县城堤坝，围观群众在堤坝边上观看，河中有数十条小船负责运载裁判和抢救落水者工作。

参加游泳的不仅有男性，还有三名女性。一声哨响，二十来人齐齐跳水，场面相当壮观。但入水后即可生了混乱，水里竟然开始打架。而且是混架，谁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反正造成了大面积的混乱。

欧阳呵呵一笑，早知道了，挥手。一名衙役鸣锣。几条渔船驾驶而来，将过半分钟还在原地者刨的全部捞上了船。最后一看没有打架的人氏，就只有六人。于是第一场预赛当即结束，这六人进入决赛，其他人淘汰。这些人不仅要自付路费回家，而且不能再吃公粮。

事件总是要调查的，这么一问就知道了，百姓们倒是还客气，但是禁军和内卫则出了问题。事情起因是一名禁军下水后，让后面的人抓了腿朝水里摁了一下借势前行。这禁军大怒，从水里出来就给了一名内卫一拳。内卫莫

名其妙挨了一拳，当然不愿意，就和禁军在水中搏斗起来，这一搏斗又撞到了其他人，外围的禁军和内卫见自己人被欺负，朝中心汇集，这样又将本不想打架的百姓挤在了一起，而后就是一片混乱。

欧阳悄悄做个手势，某群众演员一鼓噪，三十几名观众们冲过来将这二十人中除了两个是阳平人外的其他人暴打一顿。这没办法，违反了规则不揍你，下面还有人模仿，反正我也不说是我揍的。

这么闹了一个时辰，第二场预赛开始，这次欧阳学精了，让所有运动员上船，而后船只一字排开，这样一来就不会让大家全部纠结在一起。先前还顺利*] ,~. ~ ne ~ 最快，但比赛到了一半就出了问题，一名落后的禁军心急拽了他身边一领先运动员的脚。裁判看得仔细，当即用渔网捞起禁军。禁军上岸后，欧阳还没做手势，就被ケ一干百姓自揍一顿。这习惯结果成了后来比赛的俗成，任何犯规运动员都要被观众海扁一顿，以至后来成立了专门的观众扁人小组，个个是彪形大汉。

第三场预赛，大家就老实了许多，规规矩矩的比赛，不小心碰到对手，心中就拽一把冷汗。这边不管你是不是内卫还是禁军，打了就打了，你去皇帝那告状，人家都不爱理你。于是第一个比赛日就此和谐又不和谐中落下了帷幕。

第二天，是赛跑。先开始是长跑，这也是要产生第一枚金牌的项目。报名者一百多号人。要从东门开始从外城饶到南门，再到西门进县城，出东门到清河边，总距离是二十多里。中途可以休息喝水甚至是吃饭，但不许抄近路。

比赛一开始，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内卫、禁军立刻形成了第一集团，当然其中还有阳平的两名衙役。观众们的观看地点只能在下面，而城墙上属于贵宾席，有茶有水有人侍侯，乃是一干大臣们的地方。

出南门后，第一集团分裂。东京禁军明显体力跟之不上开始掉队，而东西两路禁军的参赛选手确有苦练，身体素质相当不错，和阳平两名衙役一起前进。赵玉在上面看了脸色不太好道："殿帅，这是一个什么说法？"

殿帅一边汗道："回陛下，卑职接任后现，先前高俅在位时候，训练禁军都是练的花架子，一起舞刀弄枪弄得热闹。而西东军，却是身着三十斤，带了武器奔跑训练，大宋缺马，他们就是要和马去比。"

"哼！天天说东京禁军是精锐。要不是这么一比，朕还被你们糊弄过去。"

一边的李汉道："陛下，您还看出了什么？"他是皇差的身份，也只有这时候能露面。

“什么？”

李汉道：“大宋东南西北的身体都各自不一，西南耐力显然胜过了东南耐力。而西北的耐力最为高。陛下这可是有大玄机。民之身体，一为练，二为养。俗话说，吃多少东西就有多少的力气。陛下，这里面可有各地的民生情况。”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欧阳很纳闷的左看右看，也不知道是自己这政治水平低，还是眼力不行，除了禁军外，其他都没怎么看出来有什么大的区别。

一大臣道：“西南苦寒，西北多战，民风彪勇。东南虽好，但却是太上皇在位时重点盘剥之地。微臣曾在东南任职，花石纲过处，普通人家一天有一餐半饱之饭，已经算是富庶。”

“这事不要提了。”赵玉冷冷说了一句，她愤怒的现，自己的内卫竟然不是欧阳衙役的对手。她哪知道，衙役晨跑乃是必修课。这跑步和身体有关系，但也有大技巧，呼吸和脚步配合能让人事半功倍。

“加油！”阳平地面百姓则是大喜，太能耐了，这比钱别人比不了，这北身体别人也比不了。按客观来说，这两衙役的日常伙食可是比这边所有人都要好的多，再加是主场以逸待劳，优势楞是多了几分。

而今内卫也落下了，只有西北禁军四个人和衙役齐头并进。赵玉、再看了一会怒道：“传朕的话，要是拿回来一块牌子，每人黄金百两，拿不回来，杖责侍侯。”

“是！”一名内卫飞奔下城墙。

殿帅也挥手叫来亲兵小声道：“和他们说，输也不能输的太丢人。否则回去有好果子吃。”

“是！”亲信也奔下城墙。

这两条信息带到，内卫和东京禁军立刻有所气色，两名内卫竟然追上了第一集团。欧阳对身边白莲道：“吩咐，急救队准备。”

“是！”白莲朝两名内卫位置出响箭。

赵玉疑惑看了欧阳一眼不满道：“你就这么看不起朕的人？”

“呵呵！”欧阳这边刚一陪笑，立刻见了一名内卫扑通摔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是休克。急救队立刻赶到，将内卫拉到路边，而后胸外挤压外加人

工呼吸，内卫悠悠的醒转过来，再灌上一服早准备好的冷汤药，拉到树阴之下休息，这就算是没事了。

赵玉叹口气问：“欧阳，朕一直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人？你怎么就知道他会晕倒？”

欧阳还没回答，另外一名内卫也晕了，内卫全部被淘汰。再看其他人，有的已经开始快走，跑不动。这么一会比赛才到了西门。

“兄弟们，禁军就你们那点面子了。”一名东京禁军的将领在城墙上大吼，他吼的是西北禁军，这时候不能分那么清楚。在这样的长跑比赛要是输给百姓，那是丢死人。

阳平人不答应回喊：“刘三毛，干掉禁军，这月窑子钱我请。”

“张富贵，干掉禁军，我帮你找小老婆。”

“干掉禁军，干掉禁军。”那天晚上的小插曲终于让观众有了敌我分别。观众们开始跟随选手跑了起来，呐喊加油。有道是禁军露头，全城喊打，不知道还以为禁军造反。

“阳平知县惹不得，原来阳平百姓也惹不得。”刘邦昌不阴不阳的飘来一句话。

“刘大人，这边比的是能耐。”赵玉替欧阳回答。

“是！”刘邦昌不敢再说话。

甘信在欧阳耳边道：“大人，这少宰似乎和你过不去？”

“长太帅，被人嫉妒是正常的。”

再看比赛，已经快出东门。两衙役虽然有部分优势，但怎奈这两名西北禁军乃是童贯选出来的一等一的好手。出东门时候，就将两名衙役拉下。

赵玉挥手：“咱们去前面看看。”

“是！”一干臣子怎能不答应。

才行了一段路，就听见终点那不少人在呼喊：“禁军威武。”近了一看，果不其然，禁军拿了第一名。金牌得主还在跪地而泣，似乎不相信一切是真的。纯金牌一块，外加五百贯的奖金，这辈子省点都够花了，怎能不兴奋？

再等了半个时辰，能跑的选手终于都陆续到达。最后统计，西北禁军包揽了前二，阳平衙役是三四，新城有个小伙子第五。最让人没颜面的是，东京禁军四人只有一人完成比赛，而且是十二名。

颁奖典礼，金银铜三牌由郡主小青放。阳平人也比较厚道，纷纷鼓掌祝贺。金牌得主先咬了口牌子，而后又喜极而泣，四面抱拳。

接受皇家报采访，李逸风问道："请问冠军，你现在做为大宋最能跑的人，你心情如何？"

"激动！"

"除了激动呢？"

"还是激动。"

"你有什么要对读者说的吗？"

"我很激动。"

李逸风无奈塞给其一个纸团："按上面写的念。"

"我不识字。"

"我勹日，你一边玩去吧！"李逸风泪流满面写道："先要感谢西军的栽培，如果没有西军就没有我的今天。还有要感谢皇上给了我这个机会，还有要感谢阳平举办的这次活动——最后冠军第三次喜极而泣，记者照顾其情绪起伏，暂时放弃了进一步的采访。"

下午是射击的预赛，要求百步之内，十中四。不过能来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物。即使是新城的代表也是欧阳大伯去深山老林里挖出来的猎手，第一轮下来仅淘汰不到两成。赵玉没去观看，但听说了战况后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看大部分都能拿到路费，于是接着又进行第二轮淘汰，移动靶。移动靶是让一个人拉了几米到的风筝无规则的跑动，三箭中一则晋级。这一手下来，让大家都不适应。但一看成绩，禁军们脸上甚无光彩。

禁军不打战已经很多年，训练用的多是死靶。而民众中来参加的多是猎人。有道是靠山吃山，只要你靠着一座大山，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而打猎则是重中之重。不可否认部分猎物会原地等箭，但更多则是奔跑中的猎物。这就有一个提前量要估计。所以这一轮下来，禁军系统八名运动员，只有韩世忠负责的秦凤路一名禁军最后一箭晋级。而相比之下，百姓的晋级率高达五成。欧阳见人数差不多，于是就停止了晋级比赛，结束今天的赛程。

虽然傍晚，但欧阳还是忙。这一来要细致比赛细节，二来要筛选投资杭州新城的项目，三来还要接待排队等候问事的商人，四来还得了解皇帝和大臣们的接待情况。幸亏衙役数量众多，而且多数可以独挡一面。再加甘信这名能吏主内，展铭主外，倒是少了不少的事。

“大人，惠兰姐刚在街上找到我说，如果大人有空过去用晚饭。”白莲入内通报。

“晚饭？”欧阳摸摸下巴，惠兰应该知道自己没什么时间，她也不是不懂事的人，这在百忙之中自己过去用晚饭可能是有别的事。抬头看看天空一片火烧云，肚子也确实饿了。于是放下公务道：“白莲，你让甘大人看着点，有事叫人过去找我。”

“是！”

第一百二十一章刘惠兰的请求

虽然已经不再授课，但惠兰仍旧住在学堂的附近。学堂这些日子被衙门征用，也不改造，依旧宽敞，把三品以上的官员全部赶了进去，再雇十来个人伺候，大臣们虽然不太满意，但也知道条件如此，倒也没有多说废话。

敲门，仆妇开门。欧阳入内仿佛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外面的嘈杂和自己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院子和房子都被刘惠兰布置过，有树有花，看着相当舒服。刘惠兰在客厅迎接抱歉道：“劳烦大人，心里过意不去。”

“哦，那么客气。”欧阳笑道：“倒是你的婚期一拖再拖，我心里过意不去。但没办法，展铭能干，只能多劳。”

“那还不是大人提携，大人里面请。”

入了客厅，当前是一桌酒菜。一名女子着罗裳从里间出来问：“姐姐，来客人了？”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欧大人。”

女子大概二十摸样，一双眼睛颇大。说不上天资国色，但是气质绝佳。所谓气质，有书生之气，有将军之气，有王者之气，即使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和一个慈母都有自己的气质。娇柔者、抚魅者多和气质无缘。气质是能力和自信一种外在体现，这很难学，投手举足自然恰当，不做作。

一般气质多出在朝气之中，城府深之人往往看不出气质之所在。而这位女子则本色的流露，看就是看，不遮掩。说就是说，语气干净利落。就连其身上的衣裳也看得出其简洁而不简单。

要么这是个很会搭配的时髦女子，要么就是一名随意所性的女子。

“见过大人。”就连行礼也是一下到位，会的也快。

“客气！”

“大人，这位是我小时候就认识的妹妹。”

“小娘子好。”

“妹妹，你先去吧，我有事和欧大人说。”

“嗯！”女子入内。

刘惠兰看其入内，知道这隔音效果，听还是听得见的。她让她走开，只是为了其少几分尴尬。刘惠兰给欧阳倒酒问：“大人，幸苦操劳，惠兰先敬大人一杯。”

“别这么客气，知道你有事。直接是吧！”

刘惠兰点头给欧阳满上看看内间想想后刀：“她……其实和惠兰以前是做同一行的，这次本来是来阳平游览，没想到却遇上了我。”

“这倒让我有点惊讶，那气质不像啊！”欧阳自认为识人无数，怎么也没将这女子和**连在一起。

“唉……这事说起来话长。”

“那就别说了。”欧阳道：“需要银钱，你和欧平说一声。”

“不是，银钱惠兰倒还有几个。大人且听我说。我妹妹是因为父亲欠了巨款，无奈将其打小卖入大户人家为童养媳。可未曾想十四岁那年，她未来外子病死。这在长大点，本来也没事，但你看长的还有几分姿色，被一名京官给看上了，大户人就把她转卖给京官。这京官年过半百，有妻有妾。京官想强上她，她宁死不从，还弄伤了京官。于是京官一怒就把她扔到了妓院。最后被老鸨子下药……后来就破罐子破摔接客，我这当姐姐听着心里很难受，还亏她笑的出来。”

“……”欧阳沉默一会道：“这事天下皆有，你别想太多。你意思是这卖身契还在那京官手上：”

“是啊，听说已经两年没问过她了，估计已经忘了。”

“那京官叫什么？”

“王鯆！”

“靠！”欧阳一惊：“这惹的是三品大员啊！”

刘惠兰小声道：“我看妹妹暗藏匕，这旺铺又随驾来阳平。恐怕她不是纯粹来观光的。我生怕看之不禁，惹出祸事。这才无奈请大人过来商量。”

“这事有点棘手。”欧阳道：“你不知道，这旺铺和蔡京是一伙的，最近常给我下套。这三品说大，我还没放在眼里。只不过，牵扯他一人恐怕就是牵扯一群人出来。而且这旺铺有卖身契，连逼良为娼都算不上。即使是皇帝，也不好说这事。”

刘惠兰犹豫了一会后道：“大人，要是为难就算了，我自己想办法。”

欧阳摇头：“你来阳平帮我很多忙，从没提过什么要求。这事没办法我也会想办法。”

“大人有什么办法？你要强留妹妹，妓院那肯定不敢隐瞒旺铺，到时候恐怕不仅妹妹要走，连大人都被连累，这可是诱拐妇女之罪。”

“……”欧阳苦恼了好久后道：“我让白莲过来看住她。别说刺杀不可能成，即使成了，阳平这地面就没安生日子。不管是为你，还是阳平，我来想办法。”

“不劳大人大驾。”女子走出来道：“我答应大人不会给阳平带来麻烦就是。老贼害我如此之苦，不杀他，我恨难消。”

“要杀也要先杀你父亲。”欧阳道：“虎毒不食子。自己欠下的赌债，自己死了就好了。本县还没听过有赌债女还得道理。”

“不要说我爹，我不用你帮忙。”女子冷声道：“反正我不会给你添麻烦就是。”

“可事实是，你成为了一件商品。你爹卖你，大户人家买你，王黼买你，这都是等价交换。唯一的过错就是你爹把你当成了商品出售。”

“……”女子无语。

欧阳想想后道：“而今之计只能是……我娶你。”

惠兰大惊：“大人这可不成，你现在还未娶妻。”

“不当妻，当妾。这样不用再朝廷记录，也不用通知我家人。我这边也忙，没时间操办。两个月后，你和我一起去给蔡京拜寿。蔡京说一句话，王黼肯定要交出卖身契。再说，你是我的妾，王黼,*不会因为你而激怒我。”

女子小声道：“你七品小官……”虽然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白，你是那根葱？

“胡说，我是八品。这你就不知了。”欧阳拿酒喝了一口叹气道：“他们知道现在给我穿什么小鞋都没关系。但是如果因为我女人的缘故，说不好我就答应皇帝上京当官，那时候他们日子可就不好过，再说，不用别的，皇家报损他几句，他就得跳脚。再再说，你多大的事，这么个顺水人情他要不做，他怎么当这么久的大官？他死拽了不放，我丢人，他更丢人。”

刘惠兰想了一会后道：“这样倒也是个办法。”

“嗯，完事后我把你休了，再给你笔钱，大宋不想呆了，可以去辽国，那边有我的基业，有人照顾你。金国我也有熟人，安顿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也没有问题。”唯一就是自己得朝蔡京低头，不过这也是赵玉的意思，赵玉说了，最少让别人为难你。也巧好趁这个机会，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欧阳问：“你怎么看？”

“不许看！”刘惠兰见女子还有话说，直接道：“就这么定了。妹妹你暂且住我家，等皇上一走腾出房子，你就直接嫁过去。你放心，大人行的君子之事，不会对你动手动脚。再说……大人貌似也没空对你动手动脚。”

“呵呵，展铭对你说了？是哦，这边事情一结束，我就要去辽国一趟。”欧阳道：“那破工厂赔钱赔烂了，总得去收点利息是不是。就委屈你新娘没两天，丈夫就要开始忙上了。”

刘惠兰轻轻一笑说：“大人做的事正事。妹妹，坐，一起喝一杯。即使有名无份，也算是缘分一场。”

“谢大人！”女子坐下来举杯道：“大人帮惠兰姐之事，红玉已经感叹之极，没想大人愿意为我这残破身躯……”

欧阳摇头打断道：“要按你这么说，惠兰是不是就嫁不得展铭。惠兰是不是就不能当皇差？惠兰是不是就不能当先生？要想别人不看不起自己，自己要看得起自己。佛曰：众生平等。你又不是李师师那甘为名誉和钱财堕落，怎么就残破身躯。残破身躯……难道你想领衙门的福利金？”

红玉迷惑看刘惠兰：“什么是福利金？”

“嗯……就是衙门专门供给残疾人的钱。”

“玩笑话。”欧阳呵呵一笑道：“惠兰，这事你和欧平拿主意。这边运动会结束后就搬过去。这样子也做像点。”

“好，谢大人。”

欧阳站起来：“我那边还有事，得走！你们慢慢吃着。”

“大人慢走！”惠兰送欧阳出去回来坐下有点不满道：“你怎么不一起送送，太失礼了。”

“哦……我就在想这个知县为什么愿意帮我？”

惠兰道："这么说吧！你这事要是在阳平，只要上衙门一说，衙门也会还你自由。换了是别人，或用钱，或用点手段就可以。但你这事毕竟要撞上三品官员，所以大人这也是无奈为之。"

……

欧阳从不认为自己是当代的活雷锋，说到底帮其的原因就是因为刘惠兰。刘惠兰自从来到阳平后，自己这边有麻烦的事，她从来不推脱。而且也从来没提什么要求，也没有让欧阳照顾。虽然人士自己赎回来的，但自己这三元也是人家捧出来的。所以既然刘惠兰开口，自己怎么也的答应下来。

至于纳妾，说心里话是不太愿意。倒不是自己毛病，而是得喝朝众人直接对上干。以前有个什么事，大家都在打太极，玩心照不宣的一套。互相之间从来没有撕破脸，即使朝上有言语冲突，讲出来都还有点道理。最少都是在说公事，以公论公。而今摊上这私事却要抛弃立场，欧阳是不愿的。他一直走的中间路线，不结交大臣，不合大臣们有利益来往，如果不是如此，宋江一事，也不会有人帮他说话。同样蔡京从不诋毁欧阳，也不指责欧阳过错，也有这么一层原因。

以前朝中多是文官立派，互相攻击。而今朝廷就比较明朗，文武互相对立。这个没立场其实一直是最好的立场。这些欧阳本来不太懂，但李汉却明白，这事他好意进的建议。路上想的多，但欧阳这边一回到临时衙门，直接把刚的事忘到脑后去了。

"大人，东京禁军派人来说，他们已经朝东京调人，希望能插队比赛。"

"比赛开始后不接受报名。"

甘信一边道："大人这可不成。这不是东京禁军的事，而是关乎到禁军几帅的颜面。人家刚特意派了马军副都指挥使刘延庆来，还留了名刺，相当给大人面子。再说上次抓捕禁军事情，刘都指挥使可是一边向着大人说好话。"

"唉……我一直让大家公正无私，记得上个月，有一衙役的舅舅犯了事，上了堂他愣没说明关系，结果打了不说，还赔了钱。我这边要开这个后门，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欧阳苦笑拿起笔签字："准了。"

甘信收公文劝慰道："大人不要如此想。下面人会理解的。再说天下为公也只能是我们阳平地面说说。真出了阳平能找谁说去？"

"恩，你忙吧！"

第三天早上本是打架预赛、蹴鞠预选赛同时举行。这两场预赛最为吸引

人的眼球，即使是赵玉也来了兴致。于是在她干预之下，这两场预赛就分到上午和下午。原定下午举行的举重决赛被推迟到第二天的早晨。

早上开始的是打架。别说这词雷人，要说欧阳整出自由搏击出来更雷人。

打架也有打架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要以裁判为主。一块半米高的台子，三十平方大小，出台者为负。另有不得对倒地的选手加击。任何人倒地后起来必须由裁判衡量是否有能力再战。报名选手总共五十多人，有十多人来自禁军，六名大内，还有展铭这样的攻门好手，剩余一半来自民间。

第一场就是重头戏，西军对阵大内。

两人朝台上一战，同样的人高马大，彪捍无比。裁判欧阳朝中心一战道："废话不多说，违反规则者扔到观众群中暴打。敢殴打裁判者，扔到选手群中暴打。一柱香定胜负，如无胜负，双双淘汰。预备，开始！"欧阳这也是无奈，其他比赛规则可以定死，但这比赛为了顾及安全和比赛的流畅，大家都没什么经验。说实话欧阳也没经验，但毕竟吃过猪肉，大概知道猪长什么模样。

开始一声，两硬朗选手战在一起。内卫耍的是套路，禁军耍的实战。内卫的拳头会从诡异角度出现，而禁军招招实用，绝不脱泥带水，而且还是朝人死里招呼。这一打，两边旗鼓相当，由于都是进攻而没有防守，不到一分钟，两边都鼻青脸肿。但看两人的精神头，显然没将这些伤放在心上。

突然，禁军喝了一声，生生吃了内卫几下，抱死了内卫。利用惯性脚下用力跑上几步，两人一起摔出台外。欧阳喝道："停，西军禁军胜出！"

内卫不满问："他不是也出了台子吗？"

"你先着地，你着地一瞬间就代表比赛的结束。所以他胜出。"

"西军威武！"不少西军选手齐齐吆喝。

"娘娘的！"内卫悻悻骂了一句，这也不怪他，战场打仗讲究就是不择手段，为的只是赢。而内卫们多的是切磋。

欧阳看名单念道："下一组，东京赵小青。"小青报的不是大内，而是百姓身份报的东京。

小青一声紧装脚下一垫，飞上了台子，左右一抱拳，四面喝彩："好！"

"对阵，上谷展铭！"

“好！”如雷的声音响起，一片的鼓掌声，观众们纷纷起立。

展铭从台阶走上去，也不说话，朝四面抱拳，叫好之声彼此起伏。欧阳道：“规矩都知道了，我就不废话了。预备，开始！”

一声开始后，小青左脚后退一掂，身子凌空双脆飞击展铭。现场有识货的喊道：“好一招鸳鸯腿。”展铭见来势，不攻反守，双手为门挡了下来。那识货的叹道：“展大人有麻烦了。”

一边人问：“为什么？”

“鸳鸯腿变化不多，但这姑娘使的是鸳鸯连环腿，对付此招最忌讳就是落了下手。”说话之间，小青已经落了下来，但其手在地上一撑，手为脚，脚为手连续出击展铭各个部位。展铭见了一惊，忙专心防御。防御者必然吃亏，虽然大部分攻击被格挡下来，但是展铭也吃了几记。小青得理不饶人，步步为营紧逼。

欧阳在一边怒，笨啊，不会倒在地上装死啊。这样一来对方只能停止进攻，喘息的机会不就来了吗？无论从哪个角度出，他都希望展铭解决掉小青。这丫头打从认识开始就在给自己添麻烦。先是盗官印、再是篡位、然后逼婚、现在是闹事。当然盗官印小青被自己卖了，篡位自己没损失。逼婚让自己上了皇上，至于闹事她现在还是待罪之人。属于皇帝特赦参加比赛性质。

识货摇头：“这样下去，展大人必输。”招招互封，展铭迟早要被逼下台。展铭现在状态是防，而不是招架，根本就没有回力的机会。他倒是有心两败俱伤，但小青攻击的脚法太刁钻，都朝要害里踹，吃上一记都受不了。再有一点小青的力气虽然不如他，但轻身术比他要好上很多，身子灵活之甚。

关于书评一些常说到的问题（免费

1、就是老韩，虾米很惭愧的说，原先就知道一个韩国忠，看汉武大帝知道，至于他……后来看宋史才知道这么号人。至于早先知道人物有李师师，因为她知道了宋徽宗，当然还有宋江。岳飞是知道，但一直以为是南宋才出生。蔡京知道的，童贯知道的，但不知道是太监，而且也不知道是帅才。按照虾米的逻辑，既然咱这个大陆人都不知道，那香港不学无术的家伙自然也不知道……

2、就是女人，想象，一个英俊、有前途、谈吐得体又年轻的男子，有点人喜欢总算比较正常。没人喜欢那才是不正常……

3、皇权，这点可能有点误会，北宋时候虽然还是皇帝说的算，但是政治气氛好。老赵留下的不以言治罪根本，当然后来被朱熹什么都颠覆了！

4、主角的身份，不少人说欧阳督察身份，这点就是不太了解，所谓高级督察，名字好听，其实就是一个刑警队长，在香港有几千个督察，实在没什么大不了。

5、女皇。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连文化大**都能生。而且朱熹前女性地位还是过得去的。否则不会太后权利如此之大。

6、官员抄家。其实例子很多，就说童贯就是斩挂头颅在城门，全家罚没。其实罪名就是抗旨。朱勔流放后再处死，李彦，抄家赐死。梁师成官方暗杀。这也就这一代，再上还有很多。

7、科举。宋时叫解或者州试，再是省试，最后殿试。和明清大有区别。即使殿试也有点扯淡，比如有交卷最快为状元的，最慢为状元的，字迹漂亮为状元的，这些主观成分高。

8、禁军。杯宋末年，全宋禁军就5o万出头，什么八十万禁军教头为浮云。

9、花石纲，深入了解后现，虾米根本就写不出其流毒的一成。

1o、宋江，这其实是个小团伙，北宋前后总有近百起农民起义，按照时间、影响来说，宋江位列中等。

11、虾米，人帅脾气好，社会

责任感强，有幽默感，顾家，从不欺负虾女。

12、蝴蝶，绝对木有奸情。

ps：议论11、12的夜夜梦芙蓉，日日见恐龙！

第一百二十二章比赛进行中

眼看展铭退到了台边，欧阳咬牙小声喃喃道：“小青，我喜欢你。”

‘扑通’一声，小青被这话雷到停止了动作，摔在台上。

“开个玩笑！”欧阳忙喝道：“选手倒地，暂停。”

“看打！”小青大怒，就地飞起，单手直取欧阳面部。这一招使出两人心中一暖一寒。欧阳是暖，想起了刚认识这个丫头时候，就是从毛厕用这招打自己的。虽然说不上感情，但是毕竟是故友，自己使诈的手段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

而小青则是心中一寒，记得当年这招，自己被其一格，然后被扔了出去。自己在墙上一掂脚又杀了回来。可关键是这哪有墙呢？果不其然，欧阳不由自主的伸手一挡，而后顺势把小青朝身后扔了出去落到了沙地上。

这一扔欧阳一惊，忙朝蠢蠢欲动的观众席位喊道：“不许殴打女性选手！”

小青不领情朝欧阳一呲牙：“哼！”拍屁股走人。

某人问：“识货的？欧大人这招怎么看？”

“这招……很一般！”识货的人举头四看，摔绞在大宋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且有也属于把势，大家也不屑去研究。

“我宣布，展铭胜出。”

“……”展铭很纳闷，自己手指头都没打人家一下，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赢了？

小青回到皇帝身边还是气呼呼，赵玉笑道：“欧阳对你说什么？”

小青仍旧咬牙：“这人太坏了，他不向着我就算了，怎么还去帮别人。”这么一说，感觉是分外的委屈，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赵玉叹口气：“改天姐姐替你收拾他。”这小子是全才啊，读书拿状元，当地方官则地方富甲大宋，会设计衣服，懂胭脂水粉、会赌博、会做生意，这会连打架都会，还有不会的吗？赵玉心中真有几分好奇。

接下来的比赛就没原来那么有味道了，几乎都是强弱相争，一个照面大

家都知道胜负关系。要说这高人还真不少，有吴加亮的天生神力，有内卫的精巧拳脚、有灵活无比的民间武术，还有实用的军中搏击。选手的性格也多，有坚韧的、有硬朗的、有阴坏的、有胆小的。总的来说，这场预赛有一定的观赏性，但是略低观众们的预期。

中午吃饭，负责治安的衙役来报：“大人，有人在开赔率。”

欧阳想也没想道：“恩，告诉他，衙门要抽七成，不干，全抓了没收所有赌资外加老婆小妾。”

“是！”

另一衙役报告：“大人！有两名选手在街上打起来了。”

“让他们打到半死不活再出面，省力气。”

“是！”

“大人……

欧阳怒：“让不让吃饭了……是你啊！”

“恩！”来者就是红玉，提了一个篮子道：“惠兰姐说大人最近吃的随便，我弄了几个菜拿过来。”

欧阳点头：“甘信，加筷子，红玉你一起吃。对了，我顺便介绍下，这边运动会完我就纳妾，大家互相认识下，以后有什么互相关照下。一边上药的是展铭你应该认识，也是你姐夫。拿筷子是甘信，这个叫欧平。”

欧平忙道：“原来是未来的如夫人。”

欧阳笑道：“别紧张，就是糊弄别人的名头，具体的以后再说。”

“坐吧！”甘信招呼一声红玉坐下道：“我就奇怪，大人什么井候有时间找相好的。”

展铭一边道：“你倒是有时间找相好。甘信我和你说，苏家小太姐如果要是找大人主持公道，这官司你包输。”

“得！我现在已经和你们教导那样，家要回，每个月只在外面逗留不到三天，表现很良好了吧。”

欧阳笑问：“人家苏家不是答应你可以纳妾，而且孩子也姓甘，这样对一

个上门女婿，可是不多见。”

“唉……”甘信停筷子道：“大人，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他们对我越好，我就感觉越不喜欢回苏家？”

“这叫愧疚。”欧阳道：“苏姑娘为你都可以去死，婚后操持家里外事务得体大方。对你又是体贴又加。而苏家什么都不缺，你对她越好，她就对你越好，搞得你感觉欠了债一般，所以就想躲着。”

“也许吧！”甘信苦恼。

“我看不是。”红玉问：“我能说话吗？”

“可以，吃饭聊天，坐下来的都有权利。”

“我见过很多男人，妻不如妾，妾不如偷。但是男人们忘记了最关键一条，为什么妻不如妾呢？因为妻子是有责任感的，她要顾家。而妾呢只要想着讨好男人。我想甘夫人一定是有说道甘大人，所以甘大人就觉着烦。而后外面找的人就不会唠叨甘大人的不是。无论是甘大人的缺点或者优点，在她温柔话语中都是优点。”

“说得好，一针见血。”甘信赞叹道：“我一直就想不明白这关节，原来问题出在这里。没请教如夫人高姓大名。”

“不敢，妾身父家姓梁，名红玉。孟浪之处，大人不要介意。”

甘信赞道：“就凭我们几句话，就能说出问题所在，哪有不敢之道理。就连欧大人也一直没说出问题所在。妻要顾家，有兴家之责，而他人则没有，这话说的真好。大人，我看如果方便，就真娶了，这是块宝玉，有见识得很。”

“胡说，这姑娘有事找我帮忙，还是惠兰的姐妹，我是趁火打劫的人吗？”欧阳对梁红玉道：“你不要介意，我们都习惯在饭桌上乱说话了。”

“我还是去订几件饰。”甘信站起来道：“再夸一句，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最}}快这世上还是只有老婆好。”

“去吧去吧！”

甘信走后，梁红玉一叹道：“他却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则定然不会将我和大人牵扯在一起。”

展铭一边道：“大人真要娶你，不会顾及你以前的身份。大人所说，婚娶

就一种条件男女有情的。

不过，这纳妾倒是可以假戏真做。大人公事繁忙，欧平被其指使忙不过来，根本也顾不上家里事。倒是真需要一名贤内助。就是听惠兰所说，你即使终身不嫁也是不当妾的，但是要当夫人，似乎还没到那一步。毕竟大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从京城到阳平多的是姑娘家盯着。

“我长的很象唐僧吗？”欧阳叹口气：“其实这么说，从当官以来，我就在玩火。刘四女、阳平商会、抑文重商、皇家报、军工厂……也不知道这火什么时候就能把自己给烧死。我为什么不要家族里人帮忙，就想，以后烧死的就我和欧平算了。这真娶老婆生孩子。自己这么一死，老婆孩子即使不会被牵连，恐怕将来也难过。”

欧平道：“少爷要横死，我也不独活。”

展铭摇头：“大人哪里话，即使大人不测，阳平人再没良心，我展铭和甘信也不会看大人孤儿寡母受罪。”

欧阳笑道：“吃个饭怎么说了这么多话，红玉弄的菜比我家可是强多了，大家多吃点。”

“恩，你也多吃点。”梁红玉帮欧阳夹菜。

蹴鞠比赛被欧阳重新定了规则，长一百步，宽五十步。球门高八尺，宽二十一尺。人员配置等等全部是按照现代足球的标准。唯二有区别用的是藤球而不是皮球，草地换成了薄沙土地。欧阳试过做皮球，最大缺点就是重，一脚踢过去，脚拇指差点折了，只能是将藤球加以改造。还有犯规各种细节都早在皇家报上说的详详细细，还有各种比赛时候用的动作的绘图。并且这蹴鞠比赛有额外的欧阳私人掏的两千贯奖金。只要是打进第二轮的队伍都可以拿到钱。

赵玉和观众们一看这场地如此之大，球门如此之大，纷纷在心中咒骂欧阳，非要把那么好看的比赛整成这样。但是伴着主裁判欧阳一声哨响，大家才知道比赛有多么好看。

第一阵：东京代表队Vs扬州代表队。

东京的水平就不用说了，扬州的水平那也是不低的，而且还对规则钻研训练了很久，就是冲着第一名一千贯的奖金来的。这一出场还使用上了战术配合，互相穿插，三两脚球就到了东京队的前场。扬州前锋准备射门，一个后卫舍身一挡，球打在其肩膀上拐了个方向朝球门死角飞去。守门员忙扑过去，学了欧阳提供的防守动手小人图，单手把球拍了出去。

这一幕看着所有观众捏一把汗。东京队开始进攻，大脚开出，自己前锋头在球上一点，而后用个假动作甩开防守球员朝大门冲去，扬州队由于是全攻全守——也就是后卫现在还在对方球门附近，于是一个单刀球出现，剩下前锋和守门员的较量。

识货道：“哇，这人可是厉害，东京第一蹴鞠好手，听说可以球不落地，每头和脚顶着走上三里地。”

却看前锋逼近球门抬脚要射，守门员出击。前锋脚下一绕，竟然晃过了守门员，脚下一用力，球没有悬念滚进了球门。

“好！”

“一比零！”欧阳抓了扬州队的队长道：“叫你的人注意防守，后面一定要留人。”

“知道了！”

比赛继续，接下来就是身体对抗的拼抢。扬州队身体素质要好，控球时间多余东京队。但东京队后方放死四个人，扬州队要进攻就要投入更多兵力，但又担心后防不稳。结果是攻不成攻，守不成守。反看东京队1个个脚法花俏，耍起球来相当好看。但缺点就是太独，脚下球屡屡被抢劫。气得一干禁军们大吼：“传球啊你个鸟人。”那么大空挡没看见啊，他们恨不得自己上去踢两脚。

比赛时间为半个时辰，三刻后，扬州队换人。上来一个矮个子队员。这队员一上来，扬州队全活了。只要球一被其拿在脚下，就能**不离十的传到最适合人的脚下。传球之精确让观众大呼过瘾。反看东京队被这打整的狼狈不堪，扬州队一鼓作气大举压上，终于敲开了东京队的大门。

但欧阳哨子先响起来，跑过来喝问：“你丫的抱住守门员干嘛？”

“他要扑我们的球。”一汉子振振有词的回答。

相当有哲学道理的回答。黄牌！进球无效。比赛继续。汉子被队员们好一顿埋怨。再过了一会，欧阳亮红牌了。东京那个最优秀的进球前锋因为被三个人看死，球屡次丢失，大怒之下给了一名扬州队后卫一拳，结果被欧阳出示红牌。前锋口出脏话，被欧阳自己摁住暴打一顿，拉了其身扔出场外。

“这就是侮辱裁判的代价，比赛继续。”没有人有意见，规则都是写好的。东京队立刻调整战略，全面龟缩防守。气得扬州队个个咬牙切齿。于是第二场打架不可避免的出翊山了。欧阳立刻将两人罚出场外，这两人聪明，欧阳一亮牌子，不说二话，立刻就朝场外逃跑。

比赛最后几分钟，大家体力跟不上，这时候出现了震撼一幕，东京队一替补中场，依靠脚法和体力连过四人，从自己前场奔袭对方球门，并且破门得分。引得全场观众起立呼喊。在最后时刻，扬州队也没妥协，在欧阳秘密指点之下，竟然打出了漂亮的二过一配合过人进球，为自己挽回了一丝颜面。

比赛结束，如同是开幕式一般，许多观众们久久不愿离去，这场比赛有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比赛结束后，开封府尹亲自到东京代表队探望，并且放言，赢一场比赛开封府奖励一百贯钱。赵玉也特意从大内拨钱重奖获胜队伍。

接下来是举重比赛，这个就不需要任何的预赛，要求很简单，搬运巨木到三丈之外，沙漏计时，大概五分钟左右。每根木头已经称好，打上各自的重量，谁搬的最多谁就胜出，唯一规则是木头不得着地。欧阳本想搞现代举重，但是却有不少自己人质疑：举到头顶有什么意思？欧阳想想也是，这比赛下来，游泳、赛跑、跳高、打架等等都有用处，即使是蹴鞠也相当有观赏价值。惟独是举重这举上头顶有待商议。于是就来个搬运巨木的比赛。

这节目赵玉不爱看，文官们甚至武狗兴趣都不大，这举重观众也比前几场比赛要少了三成。欧阳也无奈，这比赛总有冷门和热门的比赛。看世界杯那热火劲，全球收视率比奥运会还高。而奥运会中，比赛的门票价格差距有的多达十倍以上。

观众虽然热情不高，但换班休息的衙役都到了场，为吴加亮加油。而禁军的选手一律遭到鄙视，上来就被口哨二整得后来的禁军上场前都先向观众们解释：我们是东军的，不是东京禁军。本次运动会东京禁军铜牌都没拿到一块，和比赛前打架得罪了主场观众有很大的关系。

砍阳今天没到现场，他在审稿。刘惠兰身子弱，得有规定的休息时间。完不成的工作只好欧阳接手，至于其他人，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那谁，这个新闻要讲究个客观事实，你看看你报道，把东京禁军都写成了瘟疫，扣一成薪水。”

“是！”记者忙回答，一听说老大要来审稿，大家都提了小心。要是刘惠兰，最多说几句，然后把不适合的地方指出来。但老大手黑，指出不适合的地方还要适当收点劳务费。

“你们看看。李逸风就写得很好嘛。能在能吹的地方吹，能在事实面前写事实。小李，下月你涨工钱。”

“谢大人。”李逸风大喜。他已经准备在东京买屋，娶老婆两牟。

“恩——那谁，这是娱乐体育新闻，不要整篇象国内国际新闻一样念悼词。细节方面写的不错，还有观众的互动采访的也不错。还行。”欧阳整理后签字道：“就这么吧。”

一干记者入蒙大赦，忙点头出外。欧阳按照重要性在一张白纸去画出各篇报道所放的位置，而后签字交给负责印刷的经理。干完活，沈咩前来拜访：“大人，听他们说，我一回来就先来找你，有要事。”

“对！我已经和阳平商会打过招呼，你再过二十天再起程。”

“大人是否有什么吩咐？”

“有的。”欧阳拿过来一节竹竿，上面套着一个铁圈。在铁圈边有个简易小罗盘道：“这叫探雷器，你见了阿骨达就，随便说说。”

沈咩小心接过这玩意问：“大人，卖多少？”

“五百文一根。”

“……”，沈咩噎了一下：“大人，这么简单的东西，会不会卖太贵了？”

“坐地起价，他可以落地还钱不是。你别小看这东西，按照金国现在的水平未必能做。特别是这个小罗盘，是找手工作坊定造的，即使金国能大量制造，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

除非他们不打战，否则肯定得订。唯一就是订多订少的问题。这么吧，买十送一，我再给你打九八折的权限。事后你抽成20%。”

第一百二十三章比赛结束

“成，我试试！”沈咩担心道：“大人，这不是资金吗？”

“实话和你说，这东西能探测埋的不深的铁器。我打算先卖一批铁地雷给辽国，接着卖一批探雷器给金国，而后卖一批瓷地雷给辽国，再卖一批探雷器给金国。然后再改造改造，先卖个十圈地雷再换别的武器。”

“大人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身家，显然不是得之偶然。”

“听你这话在说我人品不好。”

“不敢不敢……”沈咩忙道：“大人，朝廷不是不答应资金吗？万一被朝廷知道……”

“哈！这玩意能称为武器吗？”欧阳笑道：“有人想靠这东西告我，那就是太幼稚了。你一会去找下李逸风，把金国见闻交给他。”

“是，那我先下去了。”

“恩！”

欧阳的军工厂展的不错，绝对不是明面上的东西。事实上，欧阳正在和韩世忠还有张玄明三线联系。准备卖一批武器过去。开花弹现在还没研究成功，但是却弄出了利用猛火油和红鳞燃圡烧圡弹出来。一炮打出半里多地，落地之后，能燃烧十平米大小。欧阳本想用白鳞，后来才知道白鳞在大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除了这个外，还有专门攻坚的炸圡药包。而今有师傅正在研究大宋空军，恩，就是利用孔明灯带少量的燃烧火圡药顺风飘向远方。

最有杀伤力的应该就是连环火箭。七七四十九个密格，内放大量火圡药，再加上粗箭枝。点燃引信后，四十九枝一起射，威力惊人，一扫一大片。最大的缺点就是用了一次后，必须整上好久才能准备第圡二次射。

至于准备出口到辽国的地雷，欧阳现自己有点蠢。为什么踏雷就不能用。而今的工艺水平别说老天下雨，就是放在地上几天，地雷都无法启动，根本就不会对平民造成大威胁。

而欧阳最想要的枪却一直处在困局。先这子弹就非常麻烦。黑火圡药有许多的弊端，容易结块，威力不足，无法依靠撞针击，即使是大炮也处在点火阶段。火圡药的改良是欧阳布置的最重大课题。

吴加亮获得了举重的金牌，这小子乐疯了，竟然答应到现场打气的衙役

兄弟请一个月的夜宵。由于蹴鞠比赛的热门，结果导致剩余各项比赛成了冷门。街头巷尾谈论的不是谁的力气大，而是谁球传的好。两天一场的比赛从队伍到队员都被人们分析，分了欧阳七成利润的倒霉地下庄家，也将重点放在蹴鞠上。

第二二次出场的寿州代表队对阵菱州代表队，这个叫火星撞空气，菱州未比气先衰，主场优势可不是一般的恢弘。连寿州通判都亲自到来阳平现场看比赛。这一场比赛演变了进球大战，一共打进了七个球，只有一球是菱州利用点球罚进。全场的叫好声不绝，如皇家报所报道，菱州队输给观众七成，输给寿州不过两成而已。还一成是输给裁判，其实这裁判也算公正，只不过观众给的压力太大了点，实在不能不对主场观众进行一点妥协。

在各项比赛慢慢产生冠军的同时，蹴鞠比赛八支队伍也产生了四强。分别是东京、寿州、真定府、隆得府四支代表队。所谓府，权限和州差不多，只是由于管辖面积大，人口多，而升为府字。当然知州官阶一般不如知府。

在皇家报的专家评判中可以看出，寿州是四队伍中实力最弱的一个球队，甚至还不如被淘汰的扬州队。而东京则是被公认最强的队伍，成员个个素质过人。但在半决赛时候，他们并没有撞在一起，而是分别对上了对手。

最后寿州和东京进入四天后最后的总决赛。此消息一出，大批东京人开始涌向阳平，毕竟也算不上远，有马的话，慢赶路两天就能到。东京的人几那可不是盖的，一百五十万的人口，这一股脑的来了大几万人，导致阳平交通、饮食、生活等等全面瘫痪。就连封街的东街也不得不临时开放，供东京人露宿。至于门票就更麻烦了，原本比赛都不售门票，但是这一场也不售的，非生踩死人事件。欧阳非常心黑的开出，一张票2o贯的天价。这会东京人不干了，谁不知道阳平人有钱，而且这钱还是入民款，等同的捐款一般。

闹起来之后，赵玉让户部的人去和欧阳商量，商量最后结果是，东京获得两成的票，每张一贯，阳平这边也是一张票一贯。由于场地限制，只能提供五千位置，这让欧阳把肠子都悔青。这要整出第一届运动会那就算是赢利了。

比赛到今天已经接近尾声，最可惜当属展铭，由于乡里生了命案，无奈只能放弃比赛带人下乡。杭州新城成绩不错，一枚划船的银牌和欧平拿到的游泳金牌。而欧峰也和几名有意在新城开茶叶基地的商人洽谈不错，就等运动会结束，带商人到新城亲自看看。按照计划这商人负责包销所有种植的茶叶。

欧阳正在赵玉那请圣旨。按照欧阳来看，这要去辽国就得体面的去，如果没有官面上的文章，人家皇帝未必会将自已这个军火商当葱看。赵玉对这点倒不吝啬，让人写了道圣旨。内容是，宋辽乃是兄弟之邦，听闻辽被女真人打击，心急如焚烧。所以派出使节欧阳携礼品前来问候。赵玉还写了封书

信，由于有盟约，天祚帝年长，赵玉称其兄长。说了欧阳带了一些武器前来，但由于武器是民间经营，所以具体事宜她不方便干涉，但她相信能在对抗女真人的时候起到重大作用。

促使她这么爽快还一个重大原因，女真的进展神，竟然已经占领了辽东京全境，而今统治版图不少于辽国，虽然阿骨打正在重点整治内务，但前线仍旧没有放松对辽国的攻打，由于全辽女真部落的归顺，使得其女真本部~兵力就过了1o万。再加有西夏人要投金的消息，让她很快下了独断。

并且让欧阳带话给韩国忠，军需将优先供给秦凤路，让其厉兵秣马准备大战。欧阳这边要一走，展铭也立刻没空，招募三千厢军，还要安排他们可不是一个小工程。由于欧阳不在，作为剩余唯一一名朝廷正式官员，还得分心管理县内之事。

这边拿到圣旨，欧阳还得安排善后。先是皇家报的扩张不能停。欧阳以阳平县两天马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重点圈定蔡州、光州、唐州和楚州。在这四个地方将设立印刷厂。每两天将有一份皇家报送到，第二天这四个地方必须出报。这是第一阶段，而后按这四州为基础，再朝外再送。按照欧阳估计，这样下来，最多2o天，皇家报就能到大宋每一个县城。这边重点是组织专门的邮快队伍，这让展铭从招募的厢军中挑选。四州每州驻扎1o名邮快，这样专业传递，度就提了上来。

军工厂，除了研究，生产方向重点在投掷型火⼟药包、连环火箭、燃烧炮这三样产品上。

内政打理除了依靠甘信之外，苏老爷等人物也要拜访交托，有些事官府人出面还不如他们这些人的一句话。

除了蹴鞠之外，所有比赛冠军皆名花有主。本次由于是两个近城的互战，再加宋时政⼟治气氛不浓厚，东京的百姓就去皇帝那请⼟愿，要求从外面请裁判。当然这是小事，他们连皇宫主通道都占了一半做小买卖，有外国使节来他们都不挪地方的，这点胆子他们还是有的。朱熹这家伙没出来之前，皇宫外还挂有大鼓，任何百姓只要敢敲这鼓，九成九都能见到皇帝，而且皇帝还不敢不见，这是老赵留下的规矩。当然，没事你乱敲就不是乱打11o被警告的下场。

北宋皇帝都随和，要不不会想扩建个皇宫还得和周边百姓商量，百姓不同意，他们也只能作罢，最后整的宋皇宫是历代朝代中最小的，最后不小心还被黄河给埋了。这要换了朱熹之后是不可以想象的。赵玉听东京人意见觉着也有道理，即使没有皇家报的炒作，这场比赛的关注度已经非常高。让欧阳当裁判她真不敢保证这小子会不会耍心眼。但由于规则是欧阳定的，外面还真找不到裁判。于是特意下了圣旨，让三省六部各自抽官员现场监督，任何有争议的判罚，都要严查，保证做到公正、公开、公平。

比赛定在下午，但上午已经生十几起斗殴事件，冲突两方都是东京人和阳平人。当然阳平不吃子，主场优势不仅在踢球上上，打架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结果欧阳无奈让所有衙役停止轮班，再从皇帝拿调来三百禁军，外加百名乡兵，才勉强制止场面的混乱。按欧阳想，这情况怎么也得蹴鞠展20年后才成。

但他没想到的是，皇家报的煽动威力在其想象之上，在皇家报一干记者大肆宣传之下，这已经不是球队间的竞争。阳平的突然崛起，让本不太看得起外地人的东京人很不舒服。但凡是都人看外地二三线城市总感觉高人一等。而阳平由于生活条件甚好，也看不得东京人的嘴脸。而今寿啡正在商议改府，让他们更多了点热情。在皇家报的渲染之下，这场蹴鞠的胜负更大程度是代表两城的面子问题。

寿州知州也赶赴而来，和通判一起看了运动开，而后承诺，赢了比赛，每人额外再加两百贯的奖金。开封府尹也不甘示弱，钱一样拿的出。从官面到民间，火inde药味十足。

比赛前夕，五千人的观众席涌进了万人，薄弱的衙役和乡兵根本无力阻止百姓的不讲道理横冲直撞。最后赵玉派圡出所有护卫禁军才把事压住，至于已经进场的几千人，所有人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伴随欧阳一声哨响，比赛终于开始。运动员们皆是干劲十足，如同上了条一般。东京队一开场就玩上命。但没想到，占据主场优势的寿州队竟然不要脸的除了前锋外，全部人开始防守。也不逼抢，拿到球就一个大脚开出去。虽然藤球被欧阳加工过，而且还是沙地，但滚动距离现代足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在蹴鞠中主要就是带球，传球一般空传，不传滚地球，力量不好把握。这样一来，大大有利了防守方。

前三十分钟，东京队完全占据了场上主动，但过了这三十分钟形势突然逆转，寿州队开始进攻。这会两边一比，东京队大惊，自己这边队员体力消耗差不多，但寿州那边似乎才完成热身。两边一撞，东京防线被打的淅沥哗啦，这时候东京队出狠招，不踹球只踹人，连续踹倒两名寿州队员。场面失控，寿州队长给了两名肇事者一人一拳，而后被两人群殴。这时候欧阳出面了出示了三张红牌，正色道：“比赛打架者，罚下场。”

没有人有意见，但是东京人这边就很纳闷，为什么是对方先动手，为什么打架自己占了上风，但事实是自己却比对方少了一个人。一股很浓厚的阴谋味道。接下来证明了这一切，一寿州成员来了招猴子偷桃，对方大怒给了他一拳头，寿员给了劝架的东京队员一拳头，而后遭到回击。哨子响起，这三人全部出场。东京队惊惧现，目前情况是七打九，自己这边足足少了两人。

最后十分钟，寿州不再挑衅，在观众们的呐喊声中全面进攻。体力透支，人数劣势的东京队再也挡不住寿州队，连续被灌了两个球，一干球员跪地泪流。寿州队毫无悬念的战胜了东京代表队。

事后裁判欧阳接受了皇家报的采访表示：这是一场公正公开公平的比赛，东京队的实力本远远在寿州队之土，只可惜年少冲动，队伍因为打架减员严重，再加体力后继无力，所以失败也不算是意外。来年七月，本县还举行阳平杯大宋蹴鞠赛，希望所有州府踊跃报名参加。

连续十天的运动会终于是落下了帷幕，当天晚上阳平清河边大放焰火，大鱼大肉的烧烤宴请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第二天早上皇帝起驾离开，外加运动员们上路，阳平终于清净了一些。当然还有各地还在涌来的客商参加还没结束的贸易洽谈会。

根据皇家报报道，洽谈会三十天内，总计达成了一百一十个项目，涉及三十一个县，总计投资达到八百万贯。皇家报对东南钱庄没有参加表示遗憾，因为这些项目的贷款只能由阳平钱庄放。在这些项目中，阳平的养殖业、酿酒业、陶瓷业、造纸业最为引人关注，是各地客商优先引进的项目。而大部分属于资金流出，外地客商提供场地、人员，阳平提供技术管理，资金投入互相商量股权比重。而这些产业带动了物流的展，阳平前些月开张的大宋物流相当的火暴，马匹等运载工具缺口甚大。

赵玉对此非常满意，这阳平一动，明年的国库收入有望增加三成以上。由于有这点事实定论，同行的官员都没有对欧阳再提出疑义。而欧阳这边也没损失，当地的产业需求已经接近了饱和，交通的不达，只能是异地办场，再进行周边市场的垄断口这次对阳平商会收获很大，注册加入阳平商会的不仅有本地的几乎所有产业，而且外地客商注册甚多。加入商会虽然需要每年交纳会费，但是好处也颇多。最直接一条，只要你在阳平商会注册，而后你所在的城市就不会出现阳平商会同产业的竞争，如果出现此类问题将由阳平商会仲裁。违规商家如不接受仲裁，有可能面临阳平商会的制裁。

“汉萨同盟？”梁红玉看文案上的字轻轻念。展铭和刘惠兰在运动会结束两天后大婚，第二天欧阳就带了十几个人北上辽国。而梁红玉这边欧阳也没办酒席，直接让甘信在户籍上加了这么一人，就算是完事。而梁红玉也入住到欧阳家中。

只不过，欧平进来很客气道：“梁姑娘，你不能进来少爷的内室。丫鬟也只能打扫外间。里面东西都是我来整理。”

梁红玉笑问：“是不是我还不如丫鬟？”

“不是这意思，这一直是大人的规矩。”

“汉萨同盟，就是将各地商人联合在一起的一种模式。目的，保护商人利益。必要时可团结影响朝廷政策，并且对同盟商家提供保护，反击外来非同盟成员的物资侵略，影响各种物价……”

欧平一手抢过：“梁姑娘，玩笑开大了。请！”

“难道就没有女人进过这里？”

“曾经有皇帝恩赐下来两名官奴，就因为私进此地被少爷驱逐。”

梁红玉叹口气道：“欧平你别多心，我就是有点好奔，好奇你少爷主屋怎么设计这么大，里面都有些什么。再说，他好歹是我丈夫，即使我是小妾，总有让我看看他的起居的权利吧。”

“……梁姑娘，实话和你说，这边就是娱乐室等设施，展大人和甘大人经常自圡由出入游玩。不过大人临走交代，你不是自己人，真的非常抱歉。”

梁红玉并不在意欧平的直接，毕竟人家说的是实话：“那惠兰姐算不算自己人？”

欧平抓头：“这个……是吧！”

“如果她带我来呢？”

第一百二十四章北上

“我好奇嘛，惠兰姐你就带我去吧。”

“有什么好奇的，里面都是男人的东西。”刘惠兰笑道：“什么桌球室、飞镖厅、架子鼓，我去了一次，输得一蹋糊涂，没什么好玩的。”

“就这些啊。”梁红玉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大概也知道大概作用，有点失望道：“你要说这欧平太小气了点。我就拿他的没写完的手稿念了几句，就和我翻脸抢走手稿。我当然知道不能乱看，但是我也就想试试他到底当我什么人看，再说我进去看看怎么了？”

刘惠兰笑问：“结果是不是很失望？他到底没当你是自己人。”

“恩！”梁红玉轻笑道：“他到底还是嫌弃我的出身。”

“说不嫌弃是不可能的。你我都知道，男人哪有这么大度。我和你说，这边如果不是大人有意的捧我，我和你姐夫还没准成不了。而且即使你落花有意，大人也是流水无情。按我看，大人要是天天那么忙，这辈子都甭想成亲。”刘惠兰道：“所以我琢磨着，总要给大人安排一个女人管家。欧平毕竟顾不上家里的事。所以我也有意思你能留下来。你要当妻，说实话挺难的，就连郡主都没入大人法眼，为了这个事，他能和皇帝顶上，被扣押皇宫都不应承。但你要愿意当妾，总还有点希望。”

梁红玉摇头：“他真心实意的留我，当妾也可以。但他虚情假意或者可有可无，惠兰姐你也别说。我就是再进窑子，也不会让他看扁。”

“胡说，不许再提过去的事。”

“我本来就是不怕说。”梁红玉笑道：“我不怕命苦，但想留点自尊。”

惠兰看了梁红玉一会叹气：“知道你倔，好了，这事就这样吧，不说了……你姐夫回来了。”展铭进来对梁红玉点下头就算是招呼，惠兰接过官刀温柔道：“吃过饭了吗？”

梁红玉识趣道：“姐姐，姐夫，我先走了。”

目送惠兰离开后，惠兰有点不解问：“夫君，先前你看红玉可不是这态度。”

展铭摇头：“夫人有所不知，大人临走前顺口对我说。他就奇怪一件事，你原先是官家之人，怎么会认识这个大户人家的小媳妇？这些天事多，一直

也没空问，有空了又忘了什么事。”

刘惠兰回答：“哦！那是我爹还没犯事之前，小时候在一次挺隆重宴席上认识的。我爹爹和他爹爹说既然我们合得来，不如交换了信物，说是就让我们做一对义姓姐妹，只不过后来一直没见着。要没信物，你倒以为我大街上还能认出她来？”

“那就更不通！”展铭眼中精光一闪道：“这结拜姐妹估计多是一种父辈结交之意。你爹爹乃是四品官员，怎么可能和一个赌徒拉关系？”

“也对哦！”惠兰想想后道：“你说会不会可能是商贾之类人物，而后就因为好赌而家道中落。”

展铭摇头：“娘子你不是朝廷中人不知道，当官打心眼看不起什么商人。当然你说的也不是不可能。算了，如此凭空瞎猜，倒不如我一会亲自去趟京口和东京查查。只不过我担心，如果她是撒谎，并且有备而来的话，恐怕不好找到其的破绽。你让李逸风去吏部帮我弄一份这数十年姓梁的六品以上官员资料，看有没一个叫梁红玉的女儿的官员。真姓名必然不敢隐瞒，否则在你这就露了马脚。”

“午饭后，我准备点干粮你带上，路上东西不干净。”

展铭抓了惠兰手道：“还是夫人你细心体贴。”

……

欧阳这边根本就没惦记上梁红玉，就连李师师他都快忘的差不多。对梁红玉他确实可有可无，可有可无不是当妾，说的是工作。工作还是有的，当一个皇家报扩张就缺乏管理人才。而梁红玉的洞察入微，倒真能是个帮手，只靠刘惠兰一个人真不成。当然现在人还不了解，也不好下定论。

一行车马队由十几名衙役、五十名军厂工人组成。欧阳现在纳闷的是，自己貌似是正经有圣旨，吏部礼部有文书的使节，手拿一根节仗，怎么看这阵势象是去逃荒的。上次册封展铭，圣旨也是自己顺路带回来的。看电视上，使节最少也有几百人马保护。但欧阳不知道，事实上，古代使节一般就是官员自己的护卫。不会额外加拨给你军队保护，但是可以去吏部报销费用。辽国使节在太宗来宋，就六个人，还一个是使节的小妾。倒不是说不重视外交关系。这规模和是否使节无光，而是和使节的身份有关。要是一品、二品不用出国，去个州里什么的，前拥后呼上千人。既然是八品，反正也就是这么一个待遇。

再说古代这使节说的不是人，而是物。就是这铜节仗。上面刻有龙、虎、人。这三图案也有讲究，比如去辽国，平原多，用的是人节。去沼泽多

的用龙节，山区则是虎节。欧阳现在拿的就是人节。要说这东西那是相当好用，这叫特别通行证。无论哪国哪关卡都不会对你进行检查，直接放行，相当现代的外交行李。可惜这节必须归还，否则暗藏一把，走私起来不要太简单，看你赵玉怎么抽我三成税金。

使节到处，就不是住驿站那么悲惨了，而是官府接待。而这一路朝北，多的是阳平商业协会，自然也少不了阳平人。欧阳的待遇可一点都不低。有吃有喝的近了边关。近了之后，欧阳吩咐转道，转向西面秦凤路，韩世忠也早收到消息，很客气的带了十名下属将领在一个小县外三十里地迎接欧阳。

欧阳见了韩世忠下马拱手："将军，你这可是正五品，下官只不过是八品小知县，这排场未免太客气了。"

韩世忠也下马回道："大人玩笑话，在县里略备了酒菜，给大人接风。"他生性豪迈，实在不会接欧阳这话。

"咱都是办正经事的，吃饭时间也还早。我这边事了还得去辽国，不如直接先看货吧。"辽完了还得去给蔡京拜寿，这时间可不是一般的紧张。

韩世忠也不客气道："大人爽快，韩某佩服。此县十里之处乃是韩某临时营帐，韩某住家也在那处，不如过去歇息，也试试拙内的手艺。"

"成！"

马上聊天，韩世忠先给欧阳介绍了身后的将领，都是他的爱将，自己人。而后欧阳得知，其实这秦凤路虽然是军事重路，但是实力却不怎么样。名额是禁军有四万，厢军六万人，但老弱病残占了相当比重。再加军事废弛，兵不知将，将不知帅，虽然韩世忠到后整治一番但积弱成疾，非一时半会能完成。而如今说的上精锐的，就韩世忠抽选出来三千人左右。

欧阳笑道："将军不如在军需上动点手脚。将本来的十万人压到五万人的编制。用十万人的粮钱去养五万人，精兵自然就出的快。"

"亏空？"韩世忠惊问。

"什么叫亏空，这钱又不落你自己腰包，君子坦荡荡。当今皇上这些事理还是明白的，五万精兵和十万废兵谁更有用。再说，你应该有接到皇上的手谕，让你秘密备战吧？不管你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抓到耗子都是好猫，抓不到老鼠就是坏猫。将军明白我的意思吧？"

"大人明见。"韩世忠佩服道："大人一句话就解了韩某的困局。不过，韩某还有一事请教，如今军中其他物资还好，就是马匹非常短缺，整个秦凤路不到八百马匹，上得了战场的更是要打打折扣。"

“这个……大人就要胆子再大一点，按下官看有个途径叫走私。”

“走私？”韩世忠小声问。

欧阳点头道：“对！据下官所知，辽境内茶、铁、陶瓷、绸缎从大宋过去的边关抽税甚重，而其马匹却是非常便宜，一匹战马不过十几贯钱而已，但拿到宋内，就达到了四十贯以上。”

韩世忠想想后摇头：“大人，这秦凤路可未和辽接壤。”

“所以要胆大。”欧阳道：“这走私路线一早我就看了，有三条，第一条沿西夏边境进入辽边境。第二条，过西夏夏州境。第三条，借路东军。”东军就是河北东路，西军为河北西路，都是军事重路，八成的大宋精锐禁军囤积在这两路。

“恩，第一条有大半是秦凤路管辖。”韩世忠拿出地图边看边道：“东军管辖的黄河东侧沿长城入西夏边境倒是可以，但唯一是这五十里的边境，有部分长城西夏有屯军。如果要和东军商量，恐怕我秦凤路养不起那只大狮子。”

“这个没有问题，下官和辽国的司家有点交情，他们和西夏边疆的关系颇好，如果让他们当中间人从宋境接货，这事也许能成。这回头下官让他们和将军联系。”

韩世忠感激道：“那就多谢大人。”他真是佩服，幸亏自己没有慢待，这司家也套上关系，不是一般能人。

……

到了军营，韩世忠引见了自己的妻子白氏。欧阳一看白氏就知道是贤妻良母的造型，虽然也颇有姿色，只不过贤妻良母的男人一般都有二奶就是。白氏去安排酒菜，而欧阳则让马队把拉的东西送到校场。韩世忠出将令，两千禁军集合，除了部分亲兵外，全部由将领带领离开驻地。

为保密措施，等人都离开后，欧阳才开始，先推荐了改良型的单兵火药包，火药包的威力很大关键在捣实这一环节上。而欧阳这火药包不是靠人力捣实的，而是依靠水车，激流冲击水车，捣器转下来砸在固定好的火药包上。而火药配方也被改良了一些，主要是提纯细磨，虽然大不了多少威力，但总聊胜于无。另外火线也是军工厂研究成果，是泡到几种草药中煮，烘干之后，外面加了油纸、布裹，只要不是浸泡水中，是可以在雨天使用，还一个优点，燃烧时间更易控制。

接着是火箭，欧阳只带了两台，个头不算太大，但相当的沉，四马拉一

台。密封的铁管只露出箭头。在后面点火，一旦点燃，四十九枝箭就会**而出。射程在一百步左右，虽然比起弓箭要近，但是近距离的杀伤力巨大，而且只要单兵操作。缺点就是真打仗，用完一次估计就没时间理会，韩世忠将其定位为一等一的守城利器。

再是一门小型炮，个头小，射程也就三百步左右，但是炮弹一打，远处就是一片火，而且还不易扑灭。

最后是炸药包，重达五十斤，可以由推车推到城门处点燃。试验了下，再厚重的城门只要两包炸药同，基本也就倒塌的下场。

韩世忠对这四样东西非常满意，但却为难道：“大人，虽然皇帝手谕要末将积极备战，但是打战这么大的事，朝会还没议论过。更别说如此大一批款项调拨。”他意思是，你有好货，可惜我手里没钱。

“这四样东西皇上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枢密院的张玄明张大人已经全部验过，价格也算合理。你只要将所需清单开到张大人处，他会和皇上说明而后交兵部采购。”张玄明看上去斯文有礼，但其骨子里却是鹰派。反看李汉倚老卖老，但却是鸽派，主张团结大臣，内和而慑外。张玄明的上位，这战火迟早要燃烧的，这点他和欧阳的目的是一拍即和，从他思想和欧阳主导的商人利益来说，动战争是两人的共同目标。张玄明不仅能让自己有更大的权利空间，而且还能提高军将在朝廷中的地位。

但此目的任重而道远，蔡京他们这些文官儒家思想是不会想看见战争的生。如他们所想，唐太宗那万国来朝的繁荣就是他们追求的理想。

韩世忠不笨，但他不爱去理会这些枝节，对他一个热血武将来说，有仗打，有精兵、有良马、有利器、有后勤，就比什么都来得强。就因为这点，所以张玄明要欧阳向韩世忠转告：“重点在灵州、永乐两州。这两城我们可是师出有名，是他们前皇帝李继迁从我们大宋夺去的。到时候朝廷会下使文，要求西夏归还这两城。”

“大人放心，大丈夫保家卫国，开疆拓土，人生理当如此。西夏之夺土之恨必然要报。”韩世忠一看差不多道：“来人，把这些东西封存入库，对外言语者，就地正法。大人，拙内已经准备好酒菜，今日就暂且在营中休息，一来是感谢大人的提携，二来是感谢大人送来的利器，却莫推辞。”

“肯定不推辞。”欧阳笑呵呵回答。

酒席间几位亲信大将作陪，韩世忠也提出了一些目前存在的问题，欧阳能解答的就解答，不能解答让他去问张玄明。还有监军的事，欧阳认为如果要打仗，可能会派李汉过来。让韩世忠让给其一些功劳，还说明李汉这人脾气臭了点，但是人倒是不坏。

由于是说事比喝酒多，所以韩世忠也没把欧阳给灌醉了，当晚安排了两名营ji服侍欧阳。在唐朝营ji泛滥，到了宋有所收敛，一般供给无家眷当官使用，边关城镇中多设乐营。这些人多有犯罪或者是配流放，也不排除是被诬陷的妇女组成。如白莲当初如果是流方到边境，就只有营ji一条路。营ji属于官给，每月值一旬勤。但历朝都禁止**，也就是一个ji女一天最多的接待量就是两人。还一种属于购买，比如有官职的将领没老婆，可以买一名ji女在身边。而ji女根据罪行有三年、有五年等几种卖身，一旦年满就可以拿了路费回家。买ji女不是免费的，有些成色好的相当的贵。这制度到了明清才消亡，而到了南宋也废除了强制为娼的条例，有苦力和娼ji这样自行选择。

陪伴欧阳自然是极品，是韩世忠一早从州郡带来安置在县中。欧阳没推辞其好意。到了自己住宿营帐，让两女子一边睡去。旅途疲劳，还得日女人，那是给自己身体增加负担。男人并不都是象电视上说的，看了漂亮女人就可以拉裤子，多少也得看看自己有没心情。影视作品那个牛，刚打完仗的小日本，无视被*掉的战友尸体在一边瞪眼，也不急着打扫战场看还有没敌人活着，而是就地对女人拉裤子……再说喝完酒的男人并不都急色，相反喝了有点酒的男人许多是想睡觉。韩世忠心意是好的，但是没考虑到欧**体情况，还塞了两个。

第二天起早，韩世忠送出三十里地后挥手告辞，欧阳携带马队前往边关。有节仗没麻烦，这特别通行证一亮，两边的军官都得迎接。欧阳的大名在辽国可是响亮，辽将不仅没有搜查，而且还派出一小队人马护送欧阳前往临潢府。欧阳也不吝啬，直接打赏其十斤上等茶叶。上辽将领大是乐呵。早听说欧阳大方，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第一百二十五章升官发财

到了大定府，司家迎接，司老爷子对欧阳上次金国的遭遇分外愧疚，特意派亲信老远迎接，并且表示有任何要求，只要办的到的，一定照办。欧阳受到如此礼遇，心里就骂了声老狐狸。如果自己不是有展前途，这家伙还会愧疚吗？自己真挂。他只要当司勘面挤两滴老猫尿就是。快到临潢府欧阳回头一看，好家伙。自己在大宋没毛人护送，一到了辽国，护送队伍就百多人。

刚到临潢府，萧甘云又带了十多人来迎接，见了欧阳第一下就来个熊抱："兄弟，想死哥哥了。"

"我也想哥哥。"欧阳道："不过兄弟这次来有点公事，完了一定去拜访哥哥。你们这四车和大哥走。大哥别嫌弃，一点小礼物。"

"兄弟才是见外，这么老远还带东西来。哥哥就不打扰兄弟公务，完事了我们大醉三天。"

欧阳笑道："好！"看得出来这个萧甘云对他还是真的有义。当然其中不排除自己长的象财神的原因。欧阳感觉来辽国就象自己家一样，熟人忒多。那为什么欧阳在大宋那么吃不开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利益。辽国这边官员上下谁会担心欧阳有作为。

……

阳平！

展铭和甘信看着收集回来的信息默然，李逸风办事效率没得说，但是，事情却有蹊跷。梁红玉所说的京口那家ji院确实有个叫红玉的女子，但是人家是艺名，本名叫王保富，而且在两年前已经暴毙，至于那个大户人家纯属子虚乌有。根据李逸风来的消息，这五十年有梁姓六品以上官员十二名，但是没有一个女儿叫梁红玉，而且这些梁家后人都在正常轨道，没有任何人流落民间。李逸风甚至连户部都查了，这五十年比较有名头的梁姓商贾，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指向。

甘信问："展铭，你是担心什么？难道是担心这女子是有人派来害大人的？"

"我不下定论，但此女子身份有些扑朔迷离，而且你想也太巧了。她在我夫人面前摔倒，我夫人扶她时候，恰巧看见信物。还编造了这些谎话，说没图谋那才奇怪了。"展铭问："白莲，那女子有什么异样？"

“异样？倒说不上，就是在帮我联系房子，想让我搬出去住，好象还挺热心的。平时就是一个人坐在池塘边上呆。对了！她前几天还去衙役们训练馆，还学着玩手弩。那天，训练完后清点现少了一把训练专用弩。本想报给大人您这，但是没多久，梁红玉又帮忙找着了。”

“还有这回事？”甘信道：“要不抓起来问问？”

展铭摇头：“只是可疑，但一点证据也没有。抓起来最多只能证明她身份有问题。如此一个女子，除非用大刑，否则不会招供。但是在这情况下，对大人的小妾用大刑……似乎很不合适。再说惠兰那边也不好交代。”

甘信点头：“而今就是要找出她的真实身份。白莲，你带二十名衙役去京口，每个乡每个村的查访，看看有没蛛丝马迹，任何一丝线索都不要放过。”

“是！”

展铭喃喃道：“既不是官员，又不是什么商贾。那是什么身份让一个四品官对其另眼相看，还让女儿结拜呢？”

甘信问：“会不会是什么救命恩人。”

“……有这可能，你这边查着，我派人查下惠兰父亲生平，希望能找出有用的东西。”

“好，我们分头查询，天大地大，我看这女人能躲到哪去。不急，大人还有一个月才回来，我们还有时间。”甘信想想后道：“你可别忘了招募厢军的事，那边一有消息就需要人手开工。”

“放心吧。州里的大人们都有帮忙。”

……

天祚帝哈哈大笑：“却没想到宋朝使节竟然是欧阳你。”

什么叫昏君，这就叫昏君。换了别人，总是有几分防备之心。而天祚帝反而因为是欧阳而开心。难道你以为熟人我就会给你打折吗？欧阳忙道：“微臣不是有意隐瞒，请陛下恕罪。”他说的含糊，这微臣到底是辽臣还是宋臣。

“什么罪的。”天祚帝很和蔼的一挥手问：“不知道这次宋朝为何突然谴使来辽？”

“这是陛下给陛下的书信。”欧阳汗啊！也只能这么说了，难道是这是吾皇陛下给吾皇陛下的？两面当官有时候确实有那么点小麻烦。

天祚帝毫不在意接过书信边看边点头，而后叹口气："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这国丑也是遮挡不住，还让皇妹费心。"

"兄弟之邦，理当如此。回陛下，微臣带来一些利器，定然能让女真人不敢嚣张。"

"恩，去看看。"他倒不抱什么希望，事实是而今辽国全国都弥漫着失败的情绪，天生勇猛的契丹人一败再败。如果不是阿骨打主治内务，如果不是耶律大石在前面苦苦顶着，这临潢府会不会易主还不好说。

……

一片安静的土地，八匹空马急驰而过，而后就是震天之响，一阵火焰完全吞没了八马，其中有一马还飞起一米之高。天祚帝一看喜道："好！来人，看看这马都死光了吗？"

"慢！"欧阳制止道："这叫子母鸳鸯雷。刚炸的是子母雷，而鸳鸯雷还未启动。这招就是留给敌人以为区域安全后再次在同地杀伤敌人所用。"地雷安全炸角一般是15度左右，当然也得有一定距离才不会被连环引爆。

天祚帝挥手："再上！"又四匹马被人打马奔驰，一过雷地，果然又是连环声响，此响比之前威力更加凶狠。铁碎片激射在铁盾上，如同死亡协作曲一般。天祚帝喜道："有此利器埋于敌必经之路，包准敌人有去无回。"

萧奉先一边道："陛下，东西是好东西，只不过，如果敌人避开此处……要知我大辽平原众多。敌还可死士派出，而后跟随攻击。"

欧阳道："陛下不用担心，微臣还带来了惊天甩手炮。"欧阳终于是给火药包取了个学名。一挥手，四个甩手炮放在了校场。欧阳面对一干将领道："大家都没接触过吧？不担心，下官卖的就是普通人也能用的东西，不要训练，不要研究，只要拿得起就能用。不知道哪位将军愿意试试？"

一名小校出："我来。"走过去拿起甩手炮，一名工人简单教导其如何使用几句。

欧阳呼喊："放马。"

话落，四匹马朝小校奔驰而来，小校不紧不慢点燃甩手炮，而后投了出去。不过由于是新手力度没掌握好，结果力量不足扔到了马的面前。甩手炮应声爆炸后，处在爆炸杀伤范围的两马悲鸣一声，身中几十枚铁片，再跑了两步倒地而死。而另外两马由于有前两马遮挡爆炸物，伤倒不多，但是却是受惊，分了左右，没命狂奔。其中一只竟然在惊慌之下撞击在墙上，马脖折

断，最后一命呜呼。另外一匹虽然在养马人连连命令之下，仍旧四处逃窜。

“好！”天祚帝和一干将领尽皆叫好。这可是对抗女真人一等一的好东西。原本两边都是马战，但现在辽之马战完全不和女真人在一个档次。有了这新东西，当然是好。最关键是即使这东西被女真人缴获，并不会如同别的武器那般耐用，而是用一次就没。而自己则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在欧阳见天祚帝之前，一干大臣就议论过了，得出的结论就是唇亡齿寒，宋希望自己帮其顶住女真人。虽然看起来挺无奈的，但是这却是非常实在的道理。也就因为这道理，大宋必然不会断了这物资。今后也简单，无非是火药，有个一两年时候，辽国自己也可以制造，必然不会受制于宋朝。现在最关键是打几个胜战，提升士气、民气，抑制女真人的嚣张。

欧阳在一边适宜道：“这两样东西还很便宜。子母鸳鸯雷一套二十个，每个四百文，这样一套只不过八贯钱。但是别说杀的人，就是马匹，一匹战马再便宜也要十贯，这一轮就能炸掉敌人百多贯钱，女真钱多还是陛下钱多？”

“恩！”天祚帝抚须颔。

“甩手炮，每个四百文，也是级廉价的物品。最重要是，使用这些根本就不用精锐。会扔石头的人就会使用。陛下想想，敌人万马冲击，而我这边只要千人人手一个甩手炮，死不干净的也伤了八成，我方骑兵随便一冲。杀死万人不费一兵一卒不是梦想。”

李相一边道：“我说欧阳，你好歹也是我们辽国的官员，这价钱能不能便宜点。”

“……这样吧，下官冒死打个九折，宋陛下那下官会重点说明宋辽之好。”

“行了！”天祚帝道：“这子母鸳鸯雷朕定五千套。甩手炮朕要十万枚。”

四万加四万，**七十二，就是七万两千贯。而后换成马匹，一匹就算是2o贯，可以换三千六百匹，一匹大宋卖五十贯，就是十八万贯，扣去那死女人抽的七万两千贯的三成两万贯……哇哈哈，所有成本加一起最多不过两万贯，自己白赚十四万贯。人生寂寞如云……什么边关税？赵玉抽了三成，还收边关税？辽更不用说，这名义是援助，你敢朝你自己皇帝头上拔税？欧阳看辽国倍有家乡的感觉。

这办事效率就是快，很快有人和欧阳计较了细节，欧阳听后大喜，这家伙只要自己运到边关就是。当然少不了试货，这点欧阳不担心，自己是有人品、有道德的奸的。能卖的都是能炸响的。欧阳很大方将所有剩余十套雷，和三十枚甩手炮送给辽军。萧奉先立刻派人将这些押送到前线，准备打个小捷。

欧阳当然不会不懂人情，接下来开始大派礼物银钱，只要是京官，或多或少也能拿到一匹绸缎。阳平绸缎由于夏季，再由于大家追求款式，有点滞销状况，欧阳六折收的。但辽京几乎所有人对欧阳的印象大好。欧阳又趁机提了阳平钱庄的事，意思是和辽商合伙经营钱号。李相挥手，这东西是商家东西，让欧阳自己看着办吧，朝廷不管。

定金先给了三成左右，其中一万贯是现钱，一万是马匹、皮毛的当地价格。欧阳打通一些关节，用了三万贯购买了千多匹战马，再雇佣当地人和自己大部分工人拿了免税文书回大宋倒卖。辽国是相信欧阳信誉，再怎么说大宋皇帝不会为了这点钱丢人。

欧阳前后在临潢府呆了二十天，这十五天的时候，前线来捷报。说是在子母鸳鸯雷的作用下，歼灭了一千女真本部人，而且还重伤女真第一猛将完颜斡鲁，也就是完颜兰她哥。按照目击人说，完颜斡鲁有没有性命之忧不知道，反正近期无法再战。

那天耶律大石高处探敌营诱敌。完颜斡鲁中计带领一千本部冲杀而来。半路落到了地雷阵中。耶律大石下血本，十套全摆上了。而后两百骑兵左右杀出，三十枚甩手炮全用了，最后除了完颜斡鲁卫队外，其余人等被全歼。女真人这仗败的莫名其妙，再加主将受伤，又是辽军士气大振之时，退兵百里到坚城。此战是为金辽开战以来，辽国取得的第一场真正意义的胜战。

天祚帝大喜，立刻下圣旨，封欧阳为翰林学士承旨，正五品闲官。这可有说法，一来是笼络示好。二来是看看这宋皇帝到底会不会再信任欧阳。别人好自己就不好，顺带挑拨也是好事。反正辽国毛损失也没有，成不成都无所谓。欧阳接旨心中感叹，自己在大宋是状元，又搞的风生水起，为国库增加这么多的钱钱，但官是一天比一天小，到了正八品，估计去从九品也不是不可能。这辽国自己两次都是边赚钱边升官。人生啊……真是莫大的讽刺。

……

于此同时，金国辽阳府这边，沈咩献上了探雷器还有几枚地雷。完颜阿骨打看着地雷，恨不得直接吞下去。这千人都是女真的精锐。再有一将难求，完颜斡鲁重伤。这些都不是最关键，最关键是现在士气不稳，军中有谣言说这是xx神怒。这才是最致命的！

阿骨打缓缓问：“国师，这可真是什么妖孽？”

“贫道为此事特开天眼，哪是什么妖孽。此物乃是宋阳平所造。”

“欧阳？”阿骨打冷冷问。

“正是！”

“宣沈咩。”

……

沈咩恭敬道：“回陛下的话，这些东西是小的在阳平军工厂偷的，欧大人说，如果地雷是矛，那这探雷器就是盾。可在数十米之外探察到地下是否有地雷。”

“偷的？”完颜阿骨打冷笑道：“直接说吧！”

“……”沈咩擦把冷汗，这家伙貌似要杀人，这家伙可没把汉人辽人性命放在眼里。沈咩定定神道：“回陛下，实话说，是欧大人让小的来推销的。一把五百文。”

“五百文？真的有用？”

“所以小的带来了地雷，有没有用陛下让人一试就知道。”

“不就是磁石吗？”

“敢问陛下，金国可有磁石矿？还有这罗盘做的精致，陛下巧匠即使能做出来，但这距离恐怕也达不到吧？再说在下只不过是一名中间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士，沈咩为了钱钱也是顶上了。言下还有意思是，你别砍我这中间人，否则你弄不到这东西的。沈咩补充：“有了这东西就可以取雷而出，为己所用，相当划算。”

“恩……价钱倒是合适，不过你就带这几个铁疙瘩过来，朕不能信。”完颜阿骨打道：“这样吧，我派几个人和你去宋，这船皮毛先不收钱。试货后，要是合适，直接就地订购好不好？”

沈咩没由来的毫毛一竖，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突然问自己好不好。不过沈咩想想也没觉怎么样，而且人家说的也有道理，于是点头道：“好！”

如果是欧阳一定会看出阿骨打在使诈，金国并不富裕，物资短缺严重。而阿骨打愿意免费一船货，而且还不谈论价格，这和其为人精明性格可格格不入的。如今阳平商业协会在金国的点已经没有原先那般重要，提供的物品阿骨打很不满意，当他知道这些事都是欧阳主导后，早有了点想法。

……

快乐城赌档在非赛马时间，显得非常冷清。萧甘云叹道：“兄弟，这边的

收入也就刚好一个开支。休闲部勉强有点盈利。”

“恩！”欧阳知道，朝廷有不少人和商人合作来分这块蛋糕。而角斗场由于一些原因无期限的停工。休闲部有经验和姿色的女子被挖的严重，欧阳看现在的成员，和糟菜区别不算太大。欧阳不以貌取人，但是这是娱乐地方，大家开心的地方，出现在这就不对了。面上看总盈利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萧甘云是相当不满足。欧阳道：“既然赌厅利润不高，就压缩空间腾出地方来搞麻将馆。”

“麻将？”

欧阳点头：“对！和骨牌差不多，不过有定制好的规则，别小看麻将，可有着妇女之友的美称。主要打击面在有钱人、有权人的妻子和小妾上。然后将此地慢慢变成一个社交场所。”

第一百二十六章回东京

萧甘云承认自己脑子跟不上欧阳的思维摇头道：“不明白。”

欧阳笑道：“比如有人想升官，看见有缺就会想怎么弄情报。这让自己小老婆约了老大的小老婆来打麻将，边打边输边套话，只要能办起来，相当有经济价值。再说，既然美女被人挖的差不多，只剩下帅哥资源，怎么能不利用？我一会写个规划先来个麻将全民普及，通过内眷传播，而后慢慢进入正题。估计有个三个月左右这地方就可以盈利，而且这生意和国际马赛一样，吃死了别人也就抢不走了。”

“……”，萧甘云还是不太明白。

“没关系，一会我和策划部说。”

萧甘云叹口气道：“兄弟，你一不在，好好的局面被我破败成这样。按大哥看，你宋朝的八品官不当也罢，不如来辽国我们兄弟联手，一定是财源滚滚。”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兄弟后天就得告辞。”欧阳已经派人先回阳平置办礼物，并且携梁红玉到东京等自己。自己就不先回阳平，而是贺了寿再说。欧阳说完笑道：“大哥，怎么就没想去宋看看兄弟。”

“这档扔在这边，我倒是想去。”萧甘云呵呵一笑后道：“辽国现在一直在打败仗，如果再败几次，你大哥我可能就要被征调到军中。这边生意不好，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这个。”

“打仗没人喜欢。只不过，我们不喜欢打，但是女真人喜欢。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奴隶和女人都是打仗赚来的。尝到了甜头不可能会这么快罢手。要么女真灭亡，要么女真灭辽再灭宋，否则这战不知道会打到什么时候。”欧阳生产武器就是因为这，因为要不要开战的主动权完全不在大宋这边。与其等金人兵临城下，还不如早做功课，最少现在战火还没燃烧到大宋这边。古代打仗可没现在这么文明，从三国开始，以曹操为代表，动不动就是屠城。很多死亡数十万的平民被屠叩杀只不过是史官笔下一句话而已。

再看中国历史，宋拥有全世界的八成生产力，但灭于外族。明cpI占世界的七成，灭于外族。民国十年黄金生产，由于日本的入侵，底子薄弱，而后加上上千万人的内战。接着是文化大革叩命，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慢慢复苏。二十年后才回强国之列，再加以前五胡乱华等等，这就是多灾多难的中原。文明对上野蛮，受伤的总是文明。总结来说，中原人没想侵略，但朝朝被侵略，根子就出在制度。而现在女真人是战争的起国，自然是要对付的目标。

如衣足饭饱的萧甘云也不喜欢打仗，但其还有有契丹人的血性，拍拍胸脯道："女真人要进临潢府，那也得是在我死后。"

"大哥不用担心，有兄弟卖的一批武器，最少半年内阿骨打不敢乱动。我再和陛下说说，开放武器交易，人再凶狠也没有武器凶狠。"有句话叫人才是根本，这句话很多国外将军不同意，如某将军所说，说笔厉害的，是没见识过自动武器。（选自使命召唤之名人名言，顺便说一声，这游戏真真不错。）

"兄弟要得。"萧甘云招呼："走，不醉不休。"

欧阳苦笑，这个月酒没少喝。

说实话他虽然有点酒量，但不爱喝酒。讨厌不是酒的味道，而是喝酒后第二天的身体处在亚健康状态。精神、身体、包括脑子的反应都要差很多，他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只不过，酒毕竟是古代社交礼仪不可缺少一部分。看现代多好，一人拿枝啤酒吹着风，聊着天，没有工作的打扰，那才是享受。

第二天欧阳拜访了司老爷子，司勘在金国打理生意，并没有遇见。而司老爷子对欧阳说的走私不置可否，答应派个能干的人去和韩世忠接洽。倒是阳平钱庄让他很有兴趣。司老爷子道："别说是辽，就是金，老朽也开得。只不过这股权……"

欧阳笑道："阳平商会占五成一，这一直是各处开分店的规矩。老爷子可以去打听打听，阳平北上到辽边，哪家钱庄没有赢利。"

"老实说，钱庄赢利与否老朽不太关心。欧大人年少能干，应该不会不懂。这钱庄垄断后，掌握一地的钱庄就等同掌握一地的经济，一地的权利。我想让物价高点，可以加高储蓄手续费还有降低临时取储的手续费。打个比方，如果全大辽的人都把钱存进老朽的钱庄，那老朽已经是实质的辽皇帝。"

"所以……"，欧阳问。

"所以老朽必须要五成一的股权。日常经营由老朽打理，阳平商会只在初期提供帮助和品牌。做为回报，钱庄盈利的六成归阳平商会，如果亏本，不让阳平商会掏一分钱，而且还交付一定的赔偿金。"

欧阳摇头："司老爷子，不是我直接。如果没有阳平钱庄这金字招牌……"

"哈哈！"司老爷子笑道："在辽国，这司家钱庄比阳平钱庄名头要响亮百倍。"

欧阳点头："不可否认，但据阳平钱庄的了解，司家大部分产业都是实业。多是店铺、地契、矿山。能流动的资金似乎不太多。这要开钱庄必然是大手笔，一次开出最少五家，敢问司家有如此大的储备现金吗？"

"所以，我们才想让阳平钱庄入伙。否则我司家一人即可。"

欧阳笑道："老爷子，事情是这样的。辽国已经有两名有实力商人亲自到阳平商谈钱庄之事。但似乎没有司老爷子您这边的人。不是晚辈吹牛。这司家钱庄和阳平钱庄一起开，即使司家名头再响亮，阳平钱庄也似乎能撑到最后。司老爷子恐怕不知道现在阳平钱庄所掌握的银钱，恐怕已经过司家在金在辽在宋的所有产业。再说阳平钱庄是苏千说的算，万一这小子头脑一热和别家定了契约……阿骨打曾经亲自书信苏千，希望在辽阳、率宾、黄龙府、长春州四地同时开设钱庄。晚辈一力阻止，阿骨打这才逼迫司家要在东京和女真控制部开设最少四家钱庄，以方便内务飞票之需求，吸引商人交易，而屏弃物物交易。"

司老爷子悠悠道："你应该知道辽金最有实力商人是谁？而且战乱之际，钱庄占领者时时更换，惟独也就我司家可以无论谁主政都可保钱庄安全。"

"也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我们在等司老爷子的意见。但……老爷子应该知道辽国采购武器之事。那可是反败为胜的利器。如果展得好，是否可以说，最少女真人无法再越城池一步呢？阳平钱庄大可放弃金国苦寒之地，转而专心经营辽国钱庄。"

司老爷子摇头："这武器是好，但掌握权却在大宋手上，哪天说断就断。"

"老爷子明见，这武器是晚辈生产的。而钱庄也是晚辈的份。"

"……"可老爷子沉默良久道："让老朽再考虑考虑，最多两月，老朽定然和苏千联系。"

"那晚辈恭候佳音。"

离开临潢府之前，耶律大石让人带来一件缴获的虎皮大衣，一口锋利的宝剑给欧阳饯行，并且说明军务在身，不能款待，同时感谢欧阳提供的武器，希望大宋能完全开放武器交易。他是聪明人，知道欧阳带来肯定不是全部。对宋有威胁根本不会批准被带到辽来。这还得走外交渠道，他已经文书给天祚帝，希望天祚帝派出使节到宋谈论武器进口之事。要说也有根据，根据盟约，两国是兄弟之邦，这边多年来大家一直相安无事，就是最好的诚意。只要问一句，宋是希望大辽是邻居，还是女真人是邻居，答叩案就呼之欲出。辽国承担战火燃烧的后果，而且还愿意出钱购买武器，宋朝似乎已经

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顾及。欧阳这边起程，阳平却是如临大敌。展铭等人没有想到，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连最基本的逐村排查都做了，但楞没摸清这梁红玉的身份。摸不清楚身份就不知道目的。而欧阳身边一名衙役回来说欧阳吩咐让梁红玉和礼物一起上京，让他们更增添了紧张。

展铭道：“从目的出。第一，是大人仇家派来的。最有可能是现在在杭州的刘四女。在这之前，大人一直和梁红玉没有什么接触，根本就没有给她动手的机会。而现在在东京，我们人不在身边，机会是无所不在。

白莲道：“按大人所的。逻辑合理。皇家报很出名，惠兰姐身份她肯定是知道，于是利用惠兰姐接近大人。但没想到大人竟然视其美色无物，于是想到了用手弩。暗藏一把，画下图形，自己制作或者让同伙在外地制作。东京和大人相会，寻空隙杀之。”

“恩！”展铭点头：“第二个目的，是官面有人派来探察大人。”

甘信道：“也非常有可能。皇帝曾经送两官奴，被大人一气驱逐回去，当时我就感觉非常不妥，不排除梁红玉是皇家之人。还有一个特意调宗泽到户部，而后命其查阳平帐。这一切显然是大臣们想抓大人痛脚之所为。而宗泽抓到的事，却被有意无意的化解，他们必然不死心。明查不成，那就暗访。”

展铭道：“第三个可能，这个梁红玉可能真是冲王黼来的。在阳平看没机会，而大人却答应带她去参加蔡相的寿席。再加她身藏手弩但有身份掩饰不会被检查，有死志而杀王黼，不过是举手之劳。”

“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是状元，即使是皇上亲信，大人连坐不斩也最少要流放，而且那些大臣是不会放过大人。”

“以上假设都说得通。还有一个假设。”展铭道：“那就是梁红玉说的都是真话，她在街上是恰巧跌倒在我夫人面前，她去训练馆恰巧那天有人遗忘了手弩。恰巧没人知道她的存在。”

白莲道：“大人说过，但凡是巧合过多之事，必然有异常之事。展大人这个假设成立的机会太低。”

刘惠兰在一边道：“我虽然不懂，但是也知道她如果是奸细，大可不必这么着急。就是担心其是来刺杀。而一个弱女子刺杀必须有凶器，如果她没有凶器，不是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有道理。”几人点头。

刘惠兰道：“明日我带其逛街，你们派人搜查住家。”

“还有。”展铭补充：“为避免其带在身上，明日要寻个店演场盗窃戏。所以人搜身。”

“就这么定了！”

刘惠兰犹豫会道：“万一是真，你们不要过份难为她。再怎么说他爹爹和我爹爹有交情。”

“当然！”

第二天，刘惠兰放下事情约了梁红玉去逛新城，梁红玉听了有点惊讶，要说这新城倒也有几分热闹，但是欧阳一不在，刘惠兰工作量加大很多，别说是新城，就是县城刘惠兰也是少逛。不过既然刘惠兰派人说了，梁红玉也没有拒绝，左右反正没事，就换了件衣服寻刘惠兰去了。

新城虽然是工业区，但由于干净整洁，又有专门的排污道，地面打青石，街道宽敞，衙役马上巡逻，还有绿化带，环境比旧县要好上许多。不仅有各种场子，配套的客栈、饭庄、饰店、裁缝店也有。

刘惠兰本就是在旧县城边的报社工作，见梁红玉来了，也放下手中工作，亲热的拉了手说了一些悄悄话，而后就上叩街去了。

梁红玉一出城，立刻有人监视上。展铭带了几名衙役前往梁红玉住的屋子搜查。还没开始，一个衙役跑进来道：“两位大人，王家铁匠从老家回来，说临走前有人托他打造过一把手弩和一支弩箭。不过他说那天是三更，来人戴了斗笠和蓑衣，没看清楚长相，不过可以肯定是女的，除了图纸之外还有官府的官印文书，话也没说上几句，王家铁匠是最早帮我们打弩的人家，里面刚好有现货，又因为第二天要赶早，留下了文书，把弩和箭给了人家。”

展铭伸手：“文书。”

“这边！”衙役掏出一张纸。

“字印是真的，内容很简单，就弩一把箭一枝。一比一划都是用尺子压住画出来的。大人官印都放在内卧。”

欧平一边道：“梁红玉初来的时候就两次进入少爷内屋被我现制止，我看九成九是她跑不了了。”

展铭道：“搜！”

“是！”

十几人一起动手，但结果让几人失望，连蟑螂洞都搜查过去，当没有半点弩的影子。展铭再带人检查了梁红玉经常呆的池塘，派人下水，但仍旧一无所获。这时候梁红玉突然从后门回来，见了大家也不惊讶，而是微笑道："姐夫，掉什么东西到池塘了，引得如此大的阵仗？"

"小东西。"展铭饶开话题问："梁姑娘几时上京？"

"明天吧，这要看大人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一个寿桃而已，早就已经拿到了。"

梁红玉点头："那我就不打扰大家了。"

梁红玉刚消失，负责盯梢其的衙役一头汗的出现："大人，跟丢了。"

"怎么丢的？"

"她突然和我说，说惠兰姐晕倒，让我赶紧去看看。我去饰店一看，惠兰姐好好的，再转头一瞧，她人已经不见。"

"……"展铭点头道："能看出跟踪，能用话甩开惠兰和跟踪，说明她意识到有危险，恐怕是看穿了在饰店的布置。有这样头脑的人，一是被精心培训过，二是江湖人氏，第三有可能是武将。"

"武将？"

"对！而且还是打过仗的。"

欧平一边笑道："展大人玩笑，这大宋这么多年没打仗了，即使有也是对西夏用兵，规模小不说，而且这丫头估计还没出生……"

"不，除了对外用兵，太上皇在位时候，花石纲流毒，民乱四起，几乎是每年都有地方在剿匪。"展铭道："立刻通知李逸风，查兵部，就查这些年可能被诬陷、问罪的将领，还有他们的子女情况。另外再查当年是谁上表弹劾他们的。"

"是！"

"白莲，你带两名衙役看住梁红玉，陪她上京，一旦有消息，可以自行处置。"

"是！"

展铭叹口气："只想朝文官查询，却没想去查武将。"他心中没底，还四天就到蔡京寿诞。估计欧阳明天就得到东京。这边快马到东京，李逸风还得找关系偷摸查阅或者寻个由头采访，时间非常紧张。不过东京有欧阳坐阵，展铭还是放心几分。

欧阳并不知道这些事，到了东京，报社安排了住处，正在痛快泡热水澡。说实话他比较喜欢淋浴。但是除了在自己家外，其他地方没有那设施。在家里，有专门的洗澡间，洗澡间上放了桶，热水烧了倒在在里面，竹子接下来，下面有个铁制的喷头。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不好控制水温，还有特别是冬天时候前面洗着热，后面就过于凉爽。所以到后来，也只有夏天使用。

第一百二十七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李逸风正在洗澡的欧阳边上汇报工作顺便负责递毛巾，其实这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没办法，只能兼着。这想想，朝里的二品三品大员，自己采访的时候都要整理清楚，而后泡上好茶接待自己。再看这八品官面前待遇，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要么怎么说县官不如现管，要知道这属于义务性质，不带有补贴的。

“阳平这边都还平静，没有生命案，但有一起恶虎伤人之事。后查到那人只是被野兽夹夹了腿，纯属民间谣言，已经澄清，肇事者三人仗责。朝内最近两个月没有人再议论阳平的事。几个内阁大臣和枢密院的最近很忙，一天三次朝皇宫中跑。童贯被皇上召了回来，呆了三天就走，想采访他，但是他客气说，以后再说。”李逸风道：“蔡相六十大寿，估计到时候宾客不少五百人。许多地方官都携带礼物亲自上京。皇上还亲自书写了大宋名相四个大字送予其祝寿。”

欧阳问：“沈咩呢？”

“还没回来，本来按照海程应该前几日就该到达，可能海上行船不易。另外第一批军火总价四千贯已经在去辽国路上，大人应该有撞上才对，估计还五日就可以到达边关。”李逸风想想后再道：“还有一件大事，惠兰姐她怀喜了。”

“哈！这是好事……也是坏事，要找人对付她的工作。还有吗？”

副总编……李逸风流了下口水继续道：“还有一件事，展大人对梁红玉父亲有疑心，怀疑其曾经是朝廷官员。特意让小的查了吏部的资料，但是没有现。”

欧阳点头问：“展铭对你说什么？”

“没说，就让我帮忙查下。没说原因也没说事。”

“李社长，阳平有人来找您。”一名记者在外面喊道。

欧阳道：“你先出去，我就来。”

……

欧阳默默听完衙役的汇报后问：“查兵部？展铭怀疑这女子是为武将之女，为了报仇而混在我身边，借寿诞之时动手报仇？”

“是！”衙役回答。

欧阳交代：“小李，拿我名刺到枢密院，请张玄明大人帮忙查查。”

寿诞开始的前一天，梁红玉和白莲携两名衙役带了礼物来到了皇家报东京总社。稍微休息一会后，欧阳就派人传话将梁红玉单独请了过去。

“话说池州有一名梁姓五品武将，其父亦为将，有一子亦为将。三年前，太上皇当政，花石纲流毒，百姓造反者一年数起。话说有一伙千人暴匪突急攻池州某县，接报后梁将带了两百人星夜前往守卫。两边交战多日，贼众愈大，梁将不能支。而援兵迟迟不到。无奈梁将只得撤离。但未想，回到池州后现，由于其离开，致使池州空虚被一路贼匪攻破，知州通判皆身死。此事朝廷震怒，王黼为使到池州，将梁将父子下狱，而后论败将失职之罪斩。其妻其女充为官奴。梁将有女名梁红玉，被充为京口营ji。这边有点怪异，据说梁红玉到现今仍旧没有接客，说是军中有人秘密吩咐乐营。而其母虽然在东京造作局，但也因为有人吩咐，未有体力劳作。时间太紧，本县还真不好查此人是谁。”欧阳笑问：“我说，这和你同名同姓的人，你认识吗？”

梁红玉睁着一双大眼睛迷茫回答：“不认识。”

“昨天晚上本县去看了梁妻，身子不错。本县已经以军厂名义。托了点关系将梁妻送到了阳平。梁妻感激之中对本县说，其女流落乐营，面色白嫩、眉如新月，朱唇小口……本县就纳闷，这乐营中不都是长这样的吗？”欧阳道：“但本县还真有点本事，这点本县很佩服自己。在开封的乐营之中，本县的人找到了认识梁红玉之人。此人上月才派到东京，据她说，两个多月前，梁红玉突然逃离乐营，而后不知所踪。”

梁红玉笑道：“大人，你和我说这个干什么？”

欧阳叹口气摇头道：“你介意让我摸下你身子吗？”

“……”梁红玉沉默了一会后道：“不介意。”

“转身！”欧阳在其身后很专业的摸下来，没有，除了饰，连硬器都没有。

门外有人敲门，欧阳开门，白莲朝欧阳摇头。欧阳会意关上了门，想想后拿出一个信物道：“你的买身契已经毁掉，这边有一千贯钱，你走吧。”

“你舍得我走？”

欧阳笑道：“舍得！”

梁红玉想想咬牙道："我就是你说的梁红玉，但事实不是如此。我爹爹驰援那小县，是因为那知县是王黼的亲信，州里急令之下才弃州而去。而州里的数千军队无大将，一听说有贼来攻，全部逃窜。致使池州落于贼手，而我爹爹因此求援不能。但事后池州承宣使只被降级处理，而我爹爹和兄长却代人受过而死。至于你说的照看我们娘俩是我爷爷曾经的下属，是为东京一名指挥使，上个月暴疾而死。我不属他营地，他为免我沦落，用钱贿赂管事，管事也领情就将我这么放着，但久未收钱，已经开始逼迫于我。适逢阳平开运动会，我就逃了出来，为得就是要手刃王黼，为父为兄报仇。"

"其实你爹也算是打了败仗，而且最后结果是两头都没顾上，两名大员身死，百姓被洗劫。身为一名将领却没有点当机立断的魄力。百姓出钱出米养着，不就是希望遇见事时候，有将领挺身而出。但看这后果……似乎也不算太冤，天下比这冤的人可多了去。"

"话是人说的……我原来是是想杀了王黼，但是我遇见了你。"梁红玉凑进欧阳道："我为了你，我愿意什么仇都不报。"

"我一个字也不信。因为那上表的根本就不王黼，而是当时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也是蔡京为使去的池州。"欧阳冷道："你要杀的是蔡京，但没想到他没来阳平。而后阴差阳错，你就计划利用刘惠兰认识我，最后和我一起给蔡京贺寿，杀了他报仇。"

梁红玉默然一会后道："我虽是你小妾，但一直有名无份，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带我进去。"

"你开玩笑！"欧阳叹气道："听话，你走吧。你才多大年纪，年轻漂亮。不值得为了一个身子半入土的人陪葬。"

梁红玉一笑道："好吧，我走。"

"……"欧阳心中打了个突，这么爽快？于是喊道："白莲。"

"在！"白莲一直在门外。

"梁姑娘身体不适，先送回阳平。"梁红玉身无寸铁，而白莲还是有点武艺，而且性子比较警觉。欧阳只派白莲还一个意思就是让梁红玉有机会跑路，就当大家从来都不认识一般。至于你将来是死是活，就不是自己所能关心的。

"是！"白莲推门道："梁姑娘，请！"

梁红玉朝欧阳一抱拳道："欧大人，我祝你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也不等欧阳说话，转身就走。

“钱也不拿！”欧阳摇头，他知道这样性格的女子是不会拿这钱的。

……

蔡府有多大？反正是相当的大。门口一面金字招牌写着蔡府就说明一切。不是所有人都能用金字的。门前迎客最少有二十人，个个精明能干，见了一顶轿子就上前搀扶，而且也有眼力，能一眼就知道来人的身份，还能叫得上姓氏。寿席还得等俩时辰开始，府内正唱着戏，茶水有，休息房有，点心也有，只要你招呼一声，能进得了这地方，绝对不会把你怠慢。

蔡京正在书房陪几名大员们喝茶，门外来报：“老爷，门口来了三个女真人。说是他们皇帝久仰蔡相大名，派来给蔡相您贺寿的，还带来了两只千年人参。”

一名官员哈哈一笑道：“蔡相贤名远播，连女真这蛮荒之地也派人来贺，我记得女真人还没拜访过朝廷吧？”

“不要乱说话。”蔡京微笑。

门房问：“老爷，您看要不要请礼部的人？”

“要，请礼部的人接待。但是，这人家是贺寿来，俗话说，来者皆是客。又是远到而来，又携带如此贵重礼品，这酒还是要让人家喝的。我看就麻烦礼部尚书陪陪人家。回头皇上来了，引见一下，私事国事两不误。你去安排吧”

王黼一直是联金的代表人物，见门房走后在一边道：“合着我意思，皇上这策出的太错了。什么帮助辽人对抗金人。难道是金人占了我燕云十六州吗？”

“此事不得议论。”蔡京道：“当今皇上圣明，自然有她的道理。”

“这道理也是和一群武人议论出来的道理。”张邦昌摇头：“太祖一直都是抑武之策，看来到了本朝，却要改改章程。”

“报！老爷，阳平知县欧大人到了。老爷吩咐的，此人到要告诉您。”

张邦昌一边酸道：“还是蔡相有面子，老夫去年了请贴给他，他倒好，直接派皇家报东京记者送给老夫一袋土特产，还是东京产的。”

“年轻人不懂事，多多磨练就好。”蔡京笑道：“这位可是当年太上皇拿来和我相提并论之人。有才有德，将来必然位极人臣。”

张邦昌一边问：“欧阳都带什么来了？”

“一个纯金的大寿桃，足足有两斤，上面还刻了五福之图。”

“好，好！”蔡京抚须。

金桃？恩恩，最少看起来是。最少外表一层是。除非你蔡京会把它砸开，否则他就是金桃，实体的哦，里面绝无空心。皇帝都敢晃点，何况是一宰相呢。虽然这东西他俗，但是俗也有俗的好处。

身为皇家报东京站的负责人，李逸风自然也受到了邀请，这进了蔡府就给欧阳当上了导游：“那个人不得了……”

“你已经说三次不得了。”欧阳鄙视：“能不能不用记者的手段糊弄我？四品的几个让你叫嚣半天。”

“大人，这个可是真的不得了。那位可是前宰相赵挺之的公子，鸿胪少卿，莱州知州赵明城。”李逸风压了声音道：“只不过这家伙很没骨气，他父亲死后，他被蔡京诬陷，和夫人隐居青山乡13年。去年实在没办法朝蔡京示好，而后就得了个莱州知州的位置，其人对金石甚有研究。不过我要说的是他夫人，他夫人在京城比他更加出名，自称易安居士，其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翰林大学士。”

“啊！”欧阳惊问：“他夫人是不是叫李清照？”这女人他认识的，这是某考试的内容。这考试不会考宋徽宗是什么人，也不会考韩世忠是什么人。会考的是李白、杜甫等等，李清照自然也没落下。这题目出的欧阳到现在也有气，不仅问李清照号什么，还得默写她的词，还要说她是什么什么家。关于她的考题不仅出现在填空题，还出现在选择题、判断题和默写题中。这教育体制啊，从小风气就以背诵唐诗宋词为荣。欧阳父母也没落下。所以欧阳打小对诗人深有怨念。更操蛋是，父母望子成龙，小学就择私立学校，没想那面试老师第一件事就是让欧阳背诵李清照词。欧阳哼了两句醉花荫接不下去，而后直接被oVeR，回家之后，父母伤心之情景让他现在还记得，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三年后，那所名校的两块玻璃惨死在欧阳的魔爪之下。

而今见到了主作俑者，欧阳心中感慨万千。有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虽然是近一千年后的仇，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第三大仇家。三仇都是小学结下的梁子。第一大是爱因斯坦，第二大是全美州大陆人民。第一大让自己生平第一次不及格，就因为写成了爱迪生，都是姓爱，亲戚一家的竟然给了零分。第二个让自己第一次作弊失败，考地理美州大陆，自己拿了历史书去查南北战争，越作弊越郁闷，最后才现乌龙，丢死人。

“引见！”

“没问题！”李逸风交际广泛，过去几句话先和赵明城聊上，而后就认识了李清照。恰巧欧阳又晃了过来，恰巧这么一介绍，于是都认识了：“这位就是人称易安居士的李清照，李娘子。在金石圈中是有名的专家。”

“幸会，幸会！”欧阳拱手成礼打量了李清照，很清秀，也很有韵味，保养不错，乃是熟~女中的一品，最少在大宋这时代有这么品种实属难得，有机会可以考虑代替李师师圆满自己的大宋游，顺便‘报仇血恨’。

李逸风再介绍：“这位是阳平知县……”

“欧阳！”李清照喜道：“早听说欧阳这名头，政和状元，东京关扑王，大宋第一能吏，一句话可以让大宋增添三成库银，没想到却是比妾身想象的要年轻许多。”

你提别的就算，怎么提关扑？欧阳不知道，李清照对赌博很有涉猎和研究，在其早期词牌中经常有所反应和突现。即使流落到南宋还对赌博念念不忘，其打马赋中有这么一段话：千金一掷,百万十都。樽俎具陈，已行揖让之礼；主宾既醉，不有博奕者呼！打马爰兴，樗蒱遂废。实博奕之上流，乃闺房之雅戏。这里的打马就是宋赌博的一种。欧阳惭愧道：“娘子见笑了，欧阳没那么大本事。”

“欧大人会关扑，可会玩欧克？”

欧阳迷茫问：“欧克？”

李清照拿出一付扑克道：“这是辽国流传过来的，这边等候无聊，刚还和内子商量一起玩乐……欧大人？”

“没事！”欧阳压制一口喷出的鲜血道：“娘子有所不知，我刚从辽国出使回来，而今辽国流行欧麻。”他祖母的，传播就传播吧，没事怎么就砍掉两个字，明明是欧式扑克。

“欧麻？”李清照有兴趣的问。

欧阳汗道：“那个挺麻烦的，还要专门的工具，不如我们找一地，请赵大人一起斗地主去吧？”合着自己别的贡献都不突出，这传播赌具却是一等一的好手。

赵明城犹豫道：“这个……”他是想找这个机会多认识下朝中人的，可是不愿意浪费黄金时光。

“算了！”李清照道：“内子应酬繁忙，一会再一起小耍。”

“成！将来有空到阳平，我那边有珍藏的欧麻。”欧阳拱手道：“赵大人，下官暂且告辞。”

“恩！”赵明城轻轻点下头。

李清照一边叹道：“夫君，你不结交此人，恐怕是顾此失彼。”

“一个八品知县……”

“一个八品知县能进得了寿席，难道夫君不觉着奇怪吗？”李清照摇头：“夫君真是把心思都放在书画金石上了。”

……

欧阳拱手：“宗大人！”

宗泽见了欧阳眼睛一亮：“欧大人。”

“多日不见，宗大人气色甚佳。”

宗泽摇头：“在这纸醉金迷之地，哪来的气色。”

果然是刺头，这话欧阳听了就算，别人听了就实打实的多想。这么大年纪，怎么还这么不会说话做事。欧阳不知道是历史上宗泽比现在倒霉。告老还乡竟然被乡绅强行扣押软禁长达两年，最荒唐竟然没有官员去过问他。这人得罪的人比欧阳想象的要多得多。欧阳笑道：“宗大人有着一双慧眼，纸不能醉，金不能迷。我且那边打个招呼。”还是少和他说话比较好，免得别人对自己有意见。V

第一百二十八章寿宴血战（上）

“张兄！”欧阳拱手。

张玄明回：“欧贤弟，一边说话。”两人来到湖中亭，张玄明左右看看没人道：“你来的辽军小捷消息我收到了。前几天，皇上找内阁大臣还有枢密院聊了事情，估计明年开春就会对西夏下使文，武器定单会尽快拧定，你莫要误了工期。”

欧阳惊讶问：“他们不反对吗？”

“怎么反对？灵州、永乐本是大宋之国土。太祖、太宗时候还对辽用兵，为的什么？就为了还土于宋。这是祖制。要是我们攻击别人，这些大臣当然有意见，但是是收回失地，大臣们不敢在这名头上说话，最多就分析会不会打败仗等等。不过我先交个底，有句话叫将在外有所不授，如果韩世忠出兵冒进开向西夏其他国土，胜有赏，如败则以擅自出兵问罪。”

欧阳惊讶问：“你意思是？”

“这叫党争，总不能让大臣们抓到我和皇上的不是，总得有个替罪羔羊。”张玄明自嘲般笑下看远处道：“那个赵明城也是党争的牺牲品，不仅改朝换代，就是换个权相，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还是佩服贤弟，不入庙堂，左右逢缘。”

“哈哈！”欧阳一笑。张玄明要真正掌握枢密院，韩世忠打胜仗是必须的。而欧阳提供的武器则是提高胜率的保证。欧阳这边赚钱，张玄明还可以利用阳平钱力布置战略，所谓战略就是汉化党项人。在宋邻居中，辽最强，西夏最为桀骜，吐蕃弱小封闭，而大理与大宋世代交好。

中国人都喜欢内斗，即使张玄明现在的对外，也是为了增加自己内斗的成本。从这点来看，其和欧阳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最少目前两人的目标一致。那就是打仗，打胜战。战争不仅是破坏，更多的是推动社会的展和文明的进步。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黑战争、两伊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什么美国一百年参加这么多战争，国力不仅没衰弱，反而跟随每一次战争增强呢？最关键...，仗要在外地打，胜仗要多，利益要足。如法国就没那么好运，号称第一强大的陆军，结果二战被灭国，事后军事力量、国际影响力差了很多。

正事说完，张玄明想到来了三个女真人闲聊道：“你觉着阿骨打这人怎么样？”

“血腥、刚强、有计谋、决断果敢。他说一句话，头脑已经思考了十次。

常常是话中有话，连套带问。”欧阳摇头道：“此人真的不好对付。你别说是太上皇，就是我们皇上，也颇有不如。”

“唉……朝里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这种人是我们瓜分辽国的盟友。张邦昌就上表说：我取燕州繁华，金取大辽之蛮荒，何乐而不为？我上次上表，请朝廷减少东西路两军的驻军，结果他们都不同意，皇上只好召回了童贯询问，没想到那死太监也说不妥。你看如果我们撤掉两路一半人马，辽国就能提回二十万精锐人对金作战。”

“唉……忘了说正事。按照阳平那市场调查，军中所用棉被、帐篷、军衣等等物品比阳平批价格高了三成，而且质量也差了一等。你如果需要回扣，这事也可以商量的。还有单兵压缩干粮正在研究中。”

“……”张玄明无语。

……

这时候白莲正押送梁红玉回阳平的官道上。所谓好奇心人人有，白莲也有，而且她还是女人，于是在路深处小解完，出来就对已经下马休息吃东西，并不逃跑的梁红玉开问：“红玉，你为什么那么热心帮我在外面找房子？”欧阳可是交代她，路上给点机会让人逃跑，但没想到梁红玉却是分外认命。

梁红玉递过干粮给白莲笑着回答：“这个欧阳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

“……”白莲摇头。

“一个姑娘家，却住在未婚上司的地方。传出去很难听，你大大咧咧不在乎，他是没人提醒。只不过如此下去，你名声有亏，却是嫁不出去。你想想阳平那地，谁敢和他去抢女人？”

白莲恍然点头问：“那训练场的手弩是你偷的吗？”

“是啊！”

“那去王家铁匠的也是你了？”

“恩！”梁红玉点头。

白莲就疑惑问：“那你打造的手弩放在哪了？你行李什么可都查了。县衙内外都翻了底朝天。”

梁红玉笑道："当天我就扔到清河中，你们自然是找不到。"

"为什么？"白莲实在想不明白梁红玉的意图，这么辛苦弄到的手弩说扔就扔。

梁红玉则道："其实，说到这问题，还得从你第一个问题说起。除了为了你的名声好之外，还有一点点私利。你是女性，在衙门值的都是日班。几个下人江湖经验不足，耳力又不好使，欧平呢挺忙的，一到晚上就睡得香。所以我如果要进入欧阳的房间只能是夜间你不在时候进去最安全，所以才想着支开你。"

"恩！你是为了拿官印制造手弩……不对啊，这么麻烦制造的手弩，你为什么就那么扔了？"白莲和展铭欧阳等人混了不短时间，对察访案件也有所心得，但是对这个问题确实分外想不明白。

"很简单！"梁红玉调皮一笑拿出一张请柬道："因为我不是去偷官印，而且是偷请柬，只是用官印吸引你们的注意力罢了，欧阳需要请柬吗？我做了一份假的，他即使不拿请柬，蔡老贼也肯定有交代，一到门口也有人接待上了，自然也进得去。"

"你……"

梁红玉笑道："要手弩，你身上就有。要请柬，我有现成的。还有最重要一点，我从小当男孩养。在军营中，刀枪棍棒，拳脚功夫都有涉猎，他还是查我不细，其实我生有神力，能开十石之弓，百步之内箭箭中靶。你……不会是我对手。"

"什么意思？"白莲大惊。

"意思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了是现在这个局面，你看我包裹里男装都准备好了。他对我很好，我不想连累他。"梁红玉笑起来很好看，如同是春天的草原，让人不敢轻易践踏："你放心，我不会伤你，而且你不用浪费力气反抗。"她是正规军，白莲最多是流匪，两人处在连刀也拔不出来的距离。

……

傍晚时候，赵玉也来了，这个事她不能不来。别说过六十的是蔡京，即使是普通的京官，赵玉也会派人去参加寿宴的。她自然是蔡京亲自迎接到内堂。蔡京边走边聊："陛下，这边还有金国皇帝派人来贺寿，陛下看如何处置为好？"

赵玉倒是吃了一惊，这还真没想到："金国？既然是贺寿，来者皆是客。蔡相真是名动宇内。"

蔡京谦虚道："蒙陛下夸奖。"

"一会也让朕见见，听欧阳说完颜阿骨打可是人杰，看看其派了什么人来。"

蔡京回道："一名是郡主，还两名听说是其左右手。那个郡主会说一些中原话，但很生硬，臣这就让他们过来。"

"恩！"

不大一会，三金人和礼部尚书过来，一名内卫出阻挡了一下，将两男性女真人的身体搜查一遍，而后那郡主张开双臂，赵玉摇头叫停："下去，象什么话。"面子问题很重要，再说，自己身后身边还有四名武功极好内卫，其中一名是阳平运动会打架冠军。

那郡主也懂礼数，走近一点弯腰道："金国完颜兰见过陛下。"

完颜兰？好熟的名字。赵玉想了想问："你是不是认识欧阳？"

"是！"

"朕想起来了，欧阳上次和朕说过，他是绑架你回大宋的。好可人的姑娘家，这欧阳就下得了这样的黑手。对了，欧阳也来了，你们有没叙旧？"

完颜兰道："给蔡相贺寿乃是公务，不敢先私后公。"

"说得好。蔡相。"赵玉道："一会帮他们和欧阳安排在侧席。这故人比礼部接待总是好一些。再说放在侧席，也没有辱没了他们。"

"是！"

完颜兰点头："谢陛下，我等告退。"

这小子艳福不浅，难怪看不上小青这样的小姑娘。赵玉问："欧阳呢？"

一内卫回答："刚进来时候看见欧大人和张玄明大人还有赵明城夫人在斗地主。要不要卑职过去叫他？"

"不用了，他们玩吧。朕这边还要和蔡相絮叨絮叨。"欧阳回来交节仗回礼部，赵玉一直还没空见他。这使节回来，最重要是带回消息。使节的所见所闻都会被记录在案，将来很可能做为对一个国家政策的评判标准。消息封闭的情况之下，道听行商人途说，可信程度着实不高。而欧阳带回来的信息

则显得比较有参考性。而且欧阳这搞报纸的，肯定有在辽国安插记者，所接触所认识的层面比别人来得都要高。

……

李清照不知道欧阳为报千年前的仇使坏，输的一塌糊涂外加莫名其妙。欧阳肚子在坏笑，边打牌边诽谤：让你再写那么多词，让你再写那么多词。当然这不算最过瘾的事，最过瘾是罚小学老师抄课本，十遍！这是欧阳打小的梦想。

“娘子，有没兴趣到阳平大学任教？”

李清照问：“什么大学？”

“就是阳平大学，预计明年投入使用。除了专门的工商、技术、商业、金融等专业课程外，比如诗词歌赋、练字、绘画等也打算开办。工商那些先生是有现成的，而休闲课程说实话，阳平那真没这方面的人才。”

如欧阳所想，李清照婉言谢绝：“内子事多，还得帮忙操持家事，恐怕要辜负欧大人的美意。”

“没关系，没关系！”再打你俩炸弹。

一边的张玄明则道：“欧大人，能不能开办军课？欧大人常请一些有经验的农户讲农课。我就想请一些有经验的老将军，比如种师中将军来讲课。各地将领按值来听课。我还可以帮忙打打下手。不是挺好的？”

这家伙是想笼络各地的将领，欧阳笑道：“当然可以，阳平提供场地。到时候一旦开始，一定通知张大人。”

李清照道：“今天手气不坏，怎么却是盘盘输？”

“娘子让我们，呵呵！”欧阳道：“我听说太上皇在杭州似乎也有点拮据，你看请他来上文课怎么样？”

张玄明笑道：“如果他愿意落下面子，那还真可能成。他这一生多是陶冶书画文字之中，对这方面有着奇好。如果不是一国之君，必然是我大宋一大家。”

两名家丁到三人身边道：“张大人、欧大人，赵夫人宴席快开始了。三位请跟小的们入席。”这是有招呼交代的，没招呼交代的一般都是按官品就坐。蔡京可是大手笔，府内灯火已上，宴席中还有歌舞表演，当然也少不了祝寿的戏。大家边吃边看边聊天，享受谁都会。

……

“哎呀，怎么坐侧席？”欧阳倒是有点惊讶。这也太给面子了吧？

家丁在一边道：“这是皇上吩咐的，说是有三名金使也坐这桌。欧大人去过金国，一会还请略为接待。”

“金国？”欧阳摸下巴，不对啊！消息闭塞，金国怎么知道蔡京过寿。再说即使是阳平商业协会人多话，但直接派使前来似乎也唐突了点。除非是阿骨打是派使来大宋，遇见蔡京过寿的突*况，临时改变了计划。

张玄明笑道：“坐吧坐吧！其实还小半个时辰才开始，我们是拉来压桌的。”左右看看，这边五桌入席只有自己和欧阳。想想也是，这能坐五桌基本都是四品的人物。总不能别人等自己。

欧阳也笑笑，不客气的倒茶，两人在桌子上聊天。

……

梁红玉一身男装递上请柬，门客打量了她好久，没听说要来这么一号人物，这谁啊？再看请柬，上面写了欧阳，这不是进去了吗？梁红玉先开口道：“我叫甘信，是阳平的主簿，跟随大人来的。先前去皇家报办了点事，大人让我拿这请柬自行进来。”

男的女的？门客左右看了看，再看看请柬，那是真的，笔迹错不了。甘信他是听说的，上面交代，欧阳可能会带一到两个人，再看别的官，左右都带人的，多是带亲信来认识各位官员。门客点头道：“欧大人可能已经在席。来人，带这位去下席。”接待规格陡然下降，欧阳是有专人领进去的，而梁红玉只能是幕僚身份和别的官员非官亲信在一起用餐。

梁红玉跟随家丁来到下席，人倒是热闹也友好，这边坐的不仅有幕僚，还有一些文人雅客，名气不大又无官职，只能是在这边。梁红玉左右拱手为礼坐下，稍微打量了一下。勉强可以看见主厅门口，中间隔了一个人工小湖，小湖上有平台，正在唱戏。梁红玉压了声音问身边人：“请问茅厕在哪个位置！”

“那边左拐！”

“多谢！”

……

接下来是各位官员的入席，而后是礼部尚书和三位金使。欧阳一见惊讶：“啊？完颜兰？”

“好久不见！”完颜兰面无表情点下头。

“哇，你会说汉话！”欧阳再吃一惊，这学外语可是门艰难的工程。

“欧大人，不得无礼。”礼部尚：“这位是金国郡主。”

“哇！你竟然是郡主……”欧阳习惯性的惊讶一下，恩，是郡主是正常的，不是郡主才是不正常的。

张玄明一边忍笑：“欧大人，坐！失礼了。”

“不好意思。”欧阳和完颜兰坐正对面，拿起茶杯道：“以茶待酒，一路辛苦了。”

“不辛苦！”完颜兰皱了眉头把茶喝掉，从其态度看，似乎觉着茶里面有一只苍蝇一般。

张玄明一边小声道：“人家不爱理你，没看出来？”

“哇！她竟然不爱理我。”欧阳小声回。看完颜兰，正在和同桌的同伴在用女真语言交谈，看了也看欧阳一眼。

“哈哈！喝茶喝茶。”张玄明道：“我和你说，这边位置安排可是有大讲究。除了我和三个女真人之外，全部是进士出身。并不是全和蔡京交好的，你看李纲，太学生陈东这些都是在朝中被排挤的比较正直的大臣也在席。”

欧阳问：“怎么就没见王爷什么上席？”

“他们有专门的厅。蔡京的意思很明白，还是科举为先。但凡不是科举之士，上不得台面。”

“皇上驾到！”

一声呼喊，所有人起立。赵玉在蔡京的陪同下进厅，边和蔡京说什么，边双手示意大家请坐。皇帝入席，身后站立两名内卫，九公公侍侯一边。而主桌上的全是三品之内的文武官员，等皇帝就坐后，才坐下来。一般皇帝请臣子吃饭，是分桌的，不过也看各皇帝的性情。比如赵玉今天就吩咐不用那么麻烦。反正正厅没几个会正经吃饭的。菜一道道的上了，欧阳看了一眼，全是喂猫的量，看上去倒是别致，但是份量实在是袖珍了点。要么说去人民大会堂是吃不饱肚子的。V

第一百二十九章寿宴血战（下）

“欧阳！”赵玉道：“和大家都说说，这次去辽国怎么样？”

“是！”欧阳道：“回陛下，还成！”

赵玉不满问：“什么叫还成？”

这问题怎么回答？欧阳想想后道：“最少辽内没有人议论到要攻击宋之事。而今矛头多在金国那边。至于其内政，似乎和以前没有多大区别，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

“恩，明天你来见朕时候，再细说吧。”赵玉拿杯子：“今天不适谈公事，蔡相！你劳苦功高，朕先敬你一杯，祝蔡相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这如何使得！”蔡京忙站起来双手拿杯子，再墨迹客气几句而后一饮而尽。

接下来菜就上得慢，大家开始敬酒。按照以前的规则，这赵玉喝了几杯意思一下后，就会离开。但今天赵玉似乎也不着急，和身边的大臣有一句没一句聊着，看上去分外和蔼可亲。欧阳伸脑袋看了一下，那一桌子的菜竟然没动一下，连筷子都没湿的。

完颜兰站起来，拿起杯子走到欧阳身边：“这杯我敬你，祝你长命百岁。”

欧阳拿杯子站起来：“谢谢啊！这有空就去阳平看看，惠兰还时常提到你。”

不远处的赵玉笑着对身边大臣道：“这古有昭君出塞，不知道我大宋的欧阳能不能……”

赵玉话没完，愣住当场。

欧阳酒刚入口，突感觉腹部一凉，低头一看，完颜兰手中一口短细剑出现在自己的腹部上。抬头和完颜兰凝视了一秒，相当的不敢相信。但欧阳毕竟是欧阳，不会去追究为什么，而是左脚把完颜踹出几步，这时候才感觉到有点喘不过气来。

“杀！”完颜兰身后两男子同喝一声女真语言，手拿一双筷子左右一分朝欧阳扑了过去。这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中。欧阳职业本能起了作用，掀桌子挡住一人，接着后退。

“有刺客！”

“保护皇上！”

喘息的欧阳悲哀的现，武力值过六十的全部去了赵玉那桌子，还拉开人墙让赵玉等大臣离开。而自己则距离有能力救兵十多米之远。事态严峻，没容他多想，欧阳抓起顺手椅子砸到了攻击而来的刺客甲头上，刺客乙跟随攻击而来，完全是一付同归于尽的打法。

完颜兰则手拿一口带血的剑呆立当场，眼角现有人分刀要过来，二话不说，拿剑朝还没出厅的赵玉跑去。欲救欧阳的内卫大惊，连忙改变前进路线拦截。

就这么一会，正厅乱成了一团。虽然里面空间大，人比较少。但突然来这一出，却让大家手足无措。

“喝！”欧阳咬牙憋气，抓了刺客甲的腰，身子朝后一倒，将其脑袋撞在地上青石板上。而腹部的血则如箭一般**出来。这一扯动造成了大量出血，一瞬间让欧阳气力衰竭。刺客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手持一双筷子直插欧阳双眼。

左右一看，距离他最近的小厮也有四米之远。完了……

“快去帮忙！”赵玉回头也看见这一幕，急忙招呼一声。两名内卫立刻朝欧阳这边奔来。可惜他们不会瞬移。但他们不会，有东西会。一支弩箭光一般突然出现在刺客乙的脑门上，刺客乙定了半秒，倒了下去。

欧阳转头一看，原来就是那个小厮，手中还拿着弩，很关切看着自己。欧阳有气无力道：“逃！”持弩出现在这，无论是谁，只有一死。就连三帅也没有携带任何兵刃，只有两名内卫带了刀。

小厮就是梁红玉，她回头看了眼已经出厅的蔡京轻轻摇头。一名内卫已经冲向了梁红玉，欧阳忙喊：“刀下留人！”

内卫一楞，但还是收了几分力气，刀架在梁红玉的脖子上喝道：“跪下！”

“刺客跑了！”却看完颜兰趁厅内唯一两名带刀的内卫没空理会自己，拿剑连续刺伤几人突出厅外。

内外厅皆乱成一团，大家纷纷逃窜，掉入湖中之人数不胜数。李纲喝道：“蔡府家丁守护进出路口，任何人不许离开。就职武官喝令附近人就地蹲

下，乱动者杀。”

欧阳爬行几步，上半身靠在墙壁，对看他的梁红玉笑了下道：“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不怕死，你没难为白莲吧？”

梁红玉摇头道：“她很好。”

欧阳不肯定自己有没有伤到内脏，但是这出血就要了老命，要是身体完好，受伤的是别人，只要不伤到内脏，他是有办法处理的。但换了自己……欧阳抓起衣服角用手摁住伤口道：“那谁，转告皇上，她救了我，能不能不难为她。”

内卫摇头道：“欧大人应该知道，无论什么目的，携武器上厅，等同造反。再说卑职本次也难逃其咎。欧大人还是少说话为好，太医马上就到。”

开封府兵丁比太医来的要快，立刻在指挥下封锁各个路口。并且由三名官差带领带兵进入相府。

“陛下没事吧？”开封府尹第一件事就是去问安。

“朕没事。”每个大臣都要问一句，赵玉听了心烦问：“抓到刺客了吗？”

“还有一名仍在逃窜，陛下放心，路口全部封死，晾那刺客插翅也难飞。”

“哼！”赵玉怒道：“竟然让刺客携带了武器入席，三个女真人万里之外到我大宋行刺，如入无人之境，传出去岂不是让全天下笑掉大牙。”

“陛下息怒！”开封府尹一声冷汗趴在地上。

一名官员在一边道：“陛下，这事有蹊跷。这三个刺客好象就是奔着欧大人去的，会不会什么私仇？”

“恩？”赵玉想想后问：“有活口吗？”

内卫报告：“一人死，一人昏厥，还一人下落不明。”

“让人撬开那活的嘴。”

“是！”

内卫道：“陛下，刺客还未寻到，夜色昏暗，请陛下快快回宫。”

“恩，起驾！”

……

“太医！怎么样？”欧阳问。

太医边洒药粉，边搭脉回答：“剑身短小且细，入身后本无出如此大之血之可能……”

欧阳叹气道：“太医，你就直接告诉我，这剑中内脏了吗？”

太医是个老头子，鄙视了一眼欧阳：“你告诉我，哪个内脏中剑后，你还能和我这么说话。本无大碍，但应该是你强行使力，伤口加大破裂。”

“太医，我要不使力，您连我最后一面都看不到。”欧阳问：“能救吗？”

太医高深莫测回答：“得看天意。”

“……”欧阳大汗，还得看天意：“那为什么我现在这么清醒？就感觉疼的厉害！”

“一会就迷糊了。”

开封府尹上来紧张问：“王太医，欧大人可有性命之忧？”欧阳要死，他可得负一定责任。为什么？不为什么。就如同运动会有个大臣被人干掉，欧阳也要倒血霉一样。真的不为什么。

太医搭完脉，点了头，这会不糊弄了道：“回大人，创口不大，又不伤到内脏，一会上点药，注意调理，年轻人这身子骨应该没有性命之忧。”

欧阳道：“府尹大人，麻烦你件事。”

“欧大人请讲。”你别是交代遗言啊，府尹一把冷汗，兄弟你可不能就这么死了，你死了我还怎么升官，即使是蔡京恐怕也逃其责。

“那个拿手弩的救了我，还望留几分手。”

“好！”府尹答应相当痛快，只要你开心止了血活了，什么都好说。

太医点头道：“要开始迷糊了……恩，晕了！很一般嘛，尽会在皇家报乱吹怎么处理伤口，都被你说了，还要我们太医干什么？”太医显然对皇家报布的小常识有所怨念。

……

蔡府内外乱成一团，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欧阳，而是因为刺客的存在。皇家报听说蔡府生行刺大事，全部双眼放出绿光冲向蔡府。而后拉了逃出来人一打听，原来自己老大生死未知，小老大李逸风受伤，群记者悲叹一秒后一记者道：“本期皇家报在阳平销量有望突破八万张，后续报道有望突破十万张，在东京销量将达到新高。”

记者甲给了他一拳：“心动就快行动。老大就是老大，要么他常教导我们，有新闻要上，没新闻制造新闻也要上。他亲自制造了一条大新闻。”

“现在如何分工？”

记者甲道：“分头采访。老大说过，身为新闻人，不需要你去关心别人的死活，而需要你去记录别人死活的过程。你负责皇宫一路，你负责开封府，我负责蔡府报道，你紧急从阳平调人跟踪老大生死进展，还有朝廷的反应也要记录，准备一些白包送给受伤和死难者的家属，顺便套话采访。我们必须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务求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四名记者立刻分开。记者甲正准备走向蔡府，却没想刚走两步，一个人贴到了身后道：“走！”

“你……你不会是刺客吧？”记者甲颤抖问，一个硬家伙顶住了自己后背。想想也是，刺客是一个人，加上自己两个人，再加自己脸熟，挟持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废话少说，走！”记者甲在威逼之下，无奈的转身朝来路走。不过心中还是有些许安慰，自己现在是独家采访参与此事的刺客。此报道一，李逸风就要被自己踩在脚下。没办法，内部竞争太激烈，虽然没有下岗的危险，但是奖金工资还有抽成却有大大的不同。平时李逸风吃肉，他们只能喝到刷锅水。现在李逸风受伤，自然要换换胃口。

“你好……”一条小巷一个黑影喘息拦住了两人去路，记者甲借旁边微弱的灯笼光一看，险些内出血，这竟然是李逸风。李逸风一瘸一拐扶墙走过来道：“完颜姑娘，在下皇家报驻东京分社社长李逸风，能不能麻烦你在挟持人质的同时接受下本报的采访。”他目光锐利，大腿被捅一剑同时，就立刻锁定了目标，陪其潜水，钻狗洞，好容易抄个近路把其堵在这条黑巷中。

这就是敬业，一名合格记者的职业精神！现代战地记者精神和古代勤劳勇敢人民的结合，总是能产生某些怪物出来。

……

欧阳听了太医的话就知道自己挂不了，心中没有什么负担的昏迷了过去，毕竟不用去猜这死亡后的门是五彩世界还是无尽深渊。睁开眼睛，是白天，但不知道是哪个白天。一名道士在自己身边撑着脑袋偷懒睡觉。上班时间睡觉者罚款，取自阳平衙门守则第十七条。

欧阳没去想自己在哪，而是在想完颜兰为什么要杀自己。假设阿骨打要杀自己，要杀的理由和完颜兰陪葬的价值似乎不太符合。这边大将受伤，转手把大将的妹妹拿去送死，阿骨打即使是讨厌完颜兰也不可能出这样的昏招。

还一个可能，完颜因爱成恨，这也不对。她喜欢自己是应该的，但自己一直未有娶妻，又没上了她，她凭什么因爱成恨？

再有可能，她认错人了。这个可以忽视不计，大宋如自己这么出色的人物，一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

再再一个可能，她目标本不是自己，但是看了自己后，满腔爱意无法表达，顺手给了自己一剑以表达对自己的爱慕……这个猜测似乎离谱了一点。

按照当时情况分析，完颜兰如果是公务，杀死皇帝的机会略低于杀死自己的机会。这要干当然也是干大票的。自己八品，一破知县。人家无品，万人之上的皇帝。怎么说也是干掉皇帝比较划算。再说一般女刺客对刺客目标有感情，最后一定会弃暗投明，从剑战展为床战。怎么到了自己这边，非常实在的捅了一剑过来呢？这可是古代，要是没有大内医生和药品，普通人基本就是玩完。

他纳闷，赵玉也纳闷。她召见了李汉张玄明，第一句话就抛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说当时，刺杀谁不行？为什么非要冲着一名知县去？厅内当四品官员遍地都是，再说她如果借给朕敬酒的机会，朕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难道真的是因为私人恩怨？”

张玄明摇头：“不可能，微臣当时就在欧贤弟的身边，要说那女刺客就算了。两名男刺客那眼神绝对不象是什么私人恩怨，完全是盯死了扑过来。微臣觉着有可能是女真人一次刺杀行为。”

李汉摇头：“完颜兰我听说过，在阳平呆了些日子。此人乃是完颜阿骨打第一爱将的妹妹，这刺杀行动一般求的是同归于尽，不可能派出这样权贵人物出来。微臣觉着应该是私人恩怨。早听说欧大人和这个女真女子有所暧昧，欧大人年少，有可能是占了人家的身子却不认帐，结果……”

“咳！”赵玉咳嗽一声，怎么听起来在说自己呢？赵玉问：“那个昏迷的女真人醒了吗？”

“回陛下，估计即使醒了，恐怕也是白痴。欧贤弟那一下是下了死手。”

“报！”一名内卫在门外道：“阳平展铭携阳平商业协会宋金商路的沈咩求见。”

“宣！”

……

沈咩道：“回陛下，这三个女真人是跟草民船来的大宋。但一进入渭河，三人翻脸，将我等捆绑在船上。而后搭乘小舟上岸。后来当地一渔船经过，这才救了草民。”

赵玉问：“他们为什么来大宋？”

沈咩回答：“完颜阿骨打说要找欧大人定货，所以派人来阳平看货色。”

“什么货？”

“……罗盘加一竹竿，加一磁石。”沈咩擦把冷汗。

赵玉一拍椅背喝道：“你当朕白痴，来人……”

“等等。”沈咩无奈道：“此三物组合可成探雷器，可在数丈外探到地下之物。”

“等等！”赵玉想想后问：“欧阳这边卖地雷给辽国？”

“是！”

“而后卖探雷器给金国？”

我也觉着这么干不厚道，但人家是大人，我能怎么办。沈咩一身冷汗：“……大人还说，回头再卖探雷器不能探的地雷给辽国，再卖能探探雷器不能探的探雷器给金国……

“知道了。”赵玉叹口气：“反正一句话，这小子就是要钱不要命的主。而且卖金国的一定没打算上税。不过……这完颜阿骨打似乎也没理由杀欧阳啊？”

“似乎……完颜阿骨打对欧阳甚为忌讳。每次船到金国，他都要派人问我们最近欧阳在干什么，和什么人来往等等。”沈咩道：“草民感觉，其对欧大人甚有防范之心。”

张玄明在一边道：“大概也许就是这样。陛下看欧贤弟送到辽国那批武器，就助屡战屡败的辽国打了一个小捷，金人事后退兵百里固守，不敢接战。如果能除了欧贤弟，陛下看，这辽国没有武器供应，会挡的住如狼似虎的女真人吗？微臣还听说，阳平商业协会因为欧贤弟的游说，早停止供应女真人铁、盐等物资，转而是瓷器、绸缎这样的奢侈品。我想欧贤弟一早就看出了女真人的野心。而完颜阿骨打似乎也会觉察到欧阳事事抑制女真。特别是军工厂所出品的东西威力大大出人意料……微臣此前已经看了欧贤弟献的几样新东西，可以说相当可怕，这才展几年，如果持续展下去……阿骨打是个有见地，会识人的人，否则也不会从一小部落崛起，打败强辽，占据大半江山。”

“不通！”李汉摇头：“这完颜兰可是郡主，如你所说，他真是一名枭雄，定然不会派出大将妹妹做死士，这可是寒了将士们的心。”

“报！”内卫在门外道：“阳平日报到。”

“一会再说。”

内卫道：“上面有独家采访刺客完颜兰的报道！”

“……没想到皇家报比开封府的还有手段。”赵玉不知道该悲哀还是该庆幸：“呈上来！”

“是！”V

第一百三十章党争和制衡

九公公念道："完颜兰承认本次刺杀目标为阳平知县欧阳，完颜兰不承认本次刺杀是金朝廷授意，完颜兰不愿说明刺杀原因。而后完颜兰打伤记者逃离，皇家报已经通传各地报社，对其可能逃窜路线进行勾绘，群策群力，一旦现，立刻挖出第一手材料。蔡府刺客一事，本报将跟踪采访。任何有线索提供者，本报将给予重奖。另欧大人暂无性命之忧，但由于身体状况暂时无法接受采访，阳平地面基本稳定，阳平商业协会正在研究对金进行经济制裁。"

九公公喘口气继续念："按照阳平商业协会研究，可能采取以下手段。第一，与金海路交易无期限停止。第二，前往金辽边境，高价收购各种物资。第三，对女真人各将进行高额悬赏。第四，与辽商人联手开设钱庄，控制钱币流向金国。具体事项还在研究之中，暂未公布。"

"阳平各界人氏对此事表示关注，纷纷表达对金人的不满，希望朝廷严惩凶手。当地乡绅齐力悬赏一万贯要完颜兰级。寿州各县开始严查，避免完颜兰逃窜入境。完了！"

赵玉点头道："展铭。"

"卑职在！"

"朕问你件事，你要老实做答。"

"有所知，不敢隐瞒。"

赵玉问："这个欧阳现在有多少钱？"

"……"展铭心里咯噔一下支吾道："卑职主管县尉之职……"

"有十万贯吗？"

展铭大汗，良久后回答："要多点。"

"五十万？"

"……"

"一百万？"

展铭庐山瀑布汗道："回陛下，这东京商贾过百万之人也比比皆是。"

李汉在一边道：“陛下，微臣所知，欧大人得财有道。如果要这么算，微臣听说有些官吏身家千万。”他没明说，但赵玉知道这是事实。

赵玉摇头道：“朕不是那意思，你们不要多心。欧阳现在在东郊广德宫养伤，朕已经派人保护，你们就不要打扰他休养。阳平事多，你们暂且回去。”

展铭和沈咩离开，张玄明道：“陛下，那个梁红玉怎么处置？”

“让开封府审清楚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顾念其有救护之功，留她个全尸。也就因为欧阳受伤，否则朕还要拿欧阳问罪，好色不要命，找个刺客当小妾。”

“是！”

……

梁红玉在开封府大牢中，日子过得要比别人好一些。过堂时候她一句话都不说，不管府尹说什么，她脸上都很平静。府尹在第三天后迫于压力终于食言，对其开始用刑。但即便如此，梁红玉仍旧是一字不吐。

第四天是鞭刑和夹指棍，府尹还算有点留情，没下狠手。只不过再过一两天再不招，恐怕他也没办法。这欧阳面子要给的，如果欧阳死了就算了，没死小心人家阴自己，这家伙可有一群记者下属，随便挖点自己花边新闻，自己就吃不消。但朝廷催得急，而且让他快些了结梁红玉之事，把重点转移到刺客身上。

牢房里，府尹亲自来看梁红玉，一张写好字的纸，外加一只笔和一个印泥。府尹道：“梁姑娘，欧大人吩咐本官不要为难你。皇上已经说了话，给你留个全尸。不管你是什么目的，在这供词上画个押，本官保证不会为难你家人。”

梁红玉朝纸上一看，上面写自己意图刺杀蔡京。看来官府是摸清楚自己身份的。当下点下头，也不签字，拿拇指摁了个手印。

府尹收纸道：“三天后绞刑，梁姑娘有什么需要尽管知会一声，也算本官对得起欧大人的交托之意。”

“谢大人！”别人客气，梁红玉也终于是开口客气一句。

……

“绞刑？”欧阳惊讶问。

李逸风点头：“这算好的，如果是图谋皇上，恐怕是剐刑，其母也不得善终。其实这案子不用判了，她冒充家丁就有图谋不轨之罪，而后还拿携了武器……条条死罪。要不是大人你让内卫求了情，又看在救了你一命上，恐怕下场没这么好。”

“死了还下场好，你这什么逻辑。”欧阳勉强站起来，走了几步后道：“我要见见她，帮我打通下关节。”

“这个没问题，可是大人这身子不能轻动，否则伤口开裂，麻烦得紧。”

“少扯淡，小心扣你工钱。”欧阳问：“完颜兰找到了吗？”

“没有！”

“她要回金国没那么简单，海路陆路都是敌人，估计就是就地潜伏。人多地方她话语生硬不方便，你要找她，重点查查郊区、或者是城内尼姑庵、或者是什么清修之地。特别是道观，如果是我，会依仗道为国教，不能搜查的说法，潜伏在道观之中。”

“恩，我这去准备，白莲，你们看好大人。”

白莲和一直留在阳平两名衙役点头：“放心！”

……

李逸风手脚很快，虽然事情有点难办，但大部分人注意力还是在刺客身上。李逸风用点功课，终于是拿到了刑部的文书。欧阳和白莲进入开封大牢，而后朝狱卒一示意，白莲会意的每人塞了点钱。

狱卒也上道，拿了钱后，把区域清空。而后打开大牢，白莲外面等候，欧阳进去。梁红玉靠在角落，披散头。身着白色囚服，衣服上到处是鞭打后结成块的血迹。这普通人是不换衣服的，一般自己携带。而换了囚服一个原因是重犯，还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死刑。

欧阳扫开梁红玉额前的头，现原来睡着呢。把食盒在旁边一放，坐到其身边。他由于有刑部讯问文书，也没有时间限制。狱卒们也不理会，于是就这么坐着。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梁红玉闷哼一声，显然是伤口又疼痛，悠悠醒转过来。

见了欧阳，梁红玉被吓了一跳，小心问：“是你？”

“是啊！”欧阳笑了下问：“疼吗？”

“都是皮外伤。没想到你会来。”她一早就知道欧阳没事。

“你放过仇家而救我一命，不来看看你，我不就是畜生了吗？”欧阳打开食盒道：“先吃点东西。”

“恩！”梁红玉点头，去拿筷子，但手骨受伤却拿捏不住。欧阳接过筷子，夹起糕点食物喂到其口中。

欧阳边喂边道：“我没把握能救你。”

梁红玉摇头吞咽下食物道：“不是没把握，是救不了。就算是皇上恐怕也不敢轻赦我，否则对蔡老贼无法交代。你不用操心。在乐营，他们已经开始逼我接客，我逃出来就没打算活，总算是能留着清白身子。”

“这两天他们不会为难你，你也自己养养身体，别亏了自己。”

“恩！到时候你会来送我吗？”

“会！”欧阳点头：“你想吃什么？”

“你来就好，吃什么无所谓。”

欧阳点头问：“你母亲那边要通知吗？”

“不要，不让她知道。就麻烦你照顾我娘，这辈子是不能还你，下辈子……”

“当牛做马也会还。”欧阳笑道：“太俗，有点新词好不好？”

“恩……那就下辈子我当你小妾，把你侍侯舒舒服服的。”

“这个还成！”欧阳站起来道：“我还有事要办，这两天可能没时间过来，你照顾好自己。”

“你事多，去忙吧！”

“恩！”欧阳出去，拿了一张交子给狱卒头头道：“换个好点地方，干净的衣服，让人外面侍侯着。”

狱卒一看那交子面额忙道：“欧大人放心，卑职保证梁姑娘就象在自己家一样。”

出了大牢，白莲问：“大人？你真想救？”

“干嘛不？不过确实没把握。大后天午时问斩，时间紧了些。”欧阳道：“你一会去东京阳平钱庄提1o万贯，全部换成黄金。”虽然有折仗法，但是此法只对流,徒,仗,笞。绞之上有钱也无法使用。

“大人，要黄金何用？”白莲也是知道律法的。无论从公从私，这梁红玉都得死。

“要救梁红玉，必须通四路。一路皇上，二路蔡京，三路百姓，四路武将。蔡京用黄金，百姓有皇家报，武将处我还有点熟人。最麻烦其实就是皇上。”

“为什么这么说？”

欧阳苦笑小声道：“她本是篡位上位，对这种暗携兵刃接近自己最为敏感。这边四路，除了百姓有把握糊弄之外，其他三路把握都不大，特别是这皇帝一路，非常麻烦。如果这四路都做好了工作。而武将那边估计可能大点，毕竟梁父死还是有点冤的，再让人把耶律大石送我礼物转送，而后时机成熟，会帮着说一些话，就是担心时间来不及。”

白莲问：“蔡京可能知道梁红玉的身世，恐怕……”

“未必，蔡京此人深藏不露。会利用任何优势为自己牟利。钱送上去，又笼络到我，而后我答应每年都有孝敬的话，此人有可能会帮忙求情。让我欠他一个大人情。这人情不是给我的，而是给别人看的，将来我要是为难了他，不用他说，官员们都会议论我的忘恩负义。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你可以是小人，但是有些规则你触犯了，会让人不耻。宗泽为什么不遭人待见，太正直。有什么说什么，不管是有恩有仇他都公事公办。李纲这人有能力，但是为什么上不了位，因为连皇帝都觉着他和别人合不来。你说我们衙门，如果展铭和甘信和我合不来，衙门还会正常运作吗？”

“大人，你不象是懂这些的人啊。”白莲略为惊讶。

“不是我，是广德宫王文卿教我打的这四路。”方外之人，心如明镜，看得明白也看得透彻。

“他……为什么？”

“恩……可能是害怕他**再次被绑架。哈哈！”

“……”白莲大汗！

欧阳凑近白莲小声道："还件事，你好歹在黑道混过，给你笔钱你能不能找点亡命徒劫法场？"

"……"白莲立刻将脑袋摇的象拨浪鼓一般，就是有人家也不敢啊！你以为所有人和你胆子一样大。劫法场都想得出来。

"也是！"欧阳叹口气："时间太紧，否则去阳平把火箭连环炮运十几台来……"

"嘘！"白莲忙制止欧阳继续再说，这在大街上。她看得出来，欧阳是在强自镇静，其实心中还是挺无助的。按她算下来，这四路真拼下来，欧阳也会有**烦。特别是利用皇家报煽动百姓，事成不成不说，事后绝对够喝一壶的。

果然，欧阳回到广德宫后仔细想想，又改变了主意："皇家报不能参与进来。否则将成为朝中人的忌讳。虽然迟早的事，但落到这事不值当，否则别人现在警惕，就掐死了记者们道德的培养。这事还是得圈子内解决。"

王文卿点头道："欧大人，你说朝政亦好，你说军务亦好。其实就在两个人身上。第一是皇上，第二则是蔡相。而今庙堂势力非太上皇那般零星分布，帝王玩平衡之术。而如今文官几乎全以蔡相为马。武将方面如今还上不得台面。但如果欧大人只求这两步，恐怕将来却有些麻烦。"

欧阳问："什么麻烦？"

"枢密院为大宋军务最高处，蔡相此人却是骨子中的主进士者。非进士不得举官，乃是他处事的标准。如大人这些年所行并非没有得罪蔡相，但其总是以你年少揭过。张玄明代表的是皇上，否则这个六品官谁会把他放在眼中，而今在他治理下，武将归心，隐隐有和文官对持之势。文武对立是将来必然的局面，也是帝王玩权衡的一种手段。大人在阳平所为，武将那处都为之叫好，各处也很给大人面子，否则大人以为想查乐营就没人为难吗？如果大人为一女子而向蔡相示好，而后又帮蔡相做了这么一两件事，恐怕以后就加入了党争。一来，大人的军厂恐怕不易赢利。二来，诸如对外用兵，商家这块就无法在其中牟利。三来，各路皆有兵马，阳平货出四方，恐怕也会受到不必要的麻烦。"

欧阳问："有这么夸张吗？"

王文卿笑道："庙堂党争本就是朝朝就有之事。有识帝王必然不会让其中一方坐大，而进行互相权衡。比如有人上表，要增加商税。如果大臣们一气同污，皇上哪来的决断？这时候另外就有人说此理不妥，皇上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而偏向一方，真正做到一权在手，又不会被他人说独断专行。如梁居士之事，主裁决权其实是在皇上那，但是大人需要有人上表引争论，这才会

由皇上独断。只不过大人是想请谁上表呢？是和大人同是状元的蔡相，还是日常交好的枢密院，这可就要斟酌斟酌一二。所以贫道才说利用百姓之说，全是从大局出。”

“……”欧阳沉思。

王文卿再道：“大人武举也罢，军厂也罢，都是公务。而今这事为私事，拿捏恰到好处是为关键。看大人阳平所为和皇上的态度，只要大人愿意，直上庙堂不过是寸指之事。朝中历练几年，登阁也非难事。就因为大人前程似锦，所以此事才分外敏感。”

“仙长意思是，如果我就一傻蛋，这事反倒好办了？”

“非也，如果大人无能，这谁会为了大人去说话？”

欧阳问：“仙长有何两全之策？”

“有！就是把过程反过来。以一力说服皇上，皇上有心要放，必然在两边之间讨论，这时候又出了制衡一说。如果皇上无心，那她就只和一边商量，最后和大人说，群臣皆反对，朕爱莫能助。”王文卿道：“只不过，当今皇上对携兵刃近身之事甚为敏感，要想说服她，恐怕会非常艰难。”

“……”欧阳摸下巴几根毛般的胡须沉思，一个风险低，回报高的计划慢慢形成。

……

“放了梁红玉？”赵玉看小青问：“为什么？”

“恩……”小青想想后道：“梁父确实罪不致死，其三代为将无功劳也有苦劳……”

赵玉问：“谁让你说的？”

“……”小青道：“没有谁。”

“哼！不说朕也知道。”赵玉挥手：“绝对不可。持武器近朕身，意图暗杀朝廷一品大臣，说放就放，这皇家还有威望吗？百官会如何议论？朕如何向蔡相交代？回去和他说，朕如不是看在他重伤未全愈的面上，现在就办了他，那梁红玉可是他小妾。”

九公公在一边道：“陛下莫要生气，这欧阳也是，家里让他结婚，他逃婚。陛下指定婚姻，他硬抗。而今却为了一个官ji的死活来惊扰陛下，真是个

不识抬举的东西。”

赵玉冷道：“不许胡说，这欧阳也是看在梁红玉救了自己性命才闹这些事。他要是不闻不问，朕倒还寒了心。”

小青迷惑问：“这是问好还是不问好？”

“……”赵玉真不会回答。这欧阳要不折腾，此人就是无情无义。这欧阳要折腾自己又很不爽。

九公公在一边道：“这欧阳也奇怪了，这谁都看不上，当当就看上了这梁红玉。话说回来，陛下，如果欧阳真对其有深情，这梁红玉一问斩，欧阳会不会就废了？”

“胡说！朕派人调查过。他们根本就没同房，而且就只有几面之缘。什么深情？”赵玉看九公公：“恩？你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欧阳结交内侍，这罪名可大可小。”

第一百三十一章狐假虎威

“欧大人绝没有和咱家有私下接触。”九公公忙回答，接触的是李逸风，和欧阳真没关系。

“这事就这样吧。”赵玉有点不耐烦：“欧阳也算尽到心意，朕准他到时候去送这女人一程，尸也让他收殓，全了他情义之名。”

“这个……”小青看九公公，九公公摇头让她别朝下说。

赵玉感觉到后问：“怎么？”

小青道：“姐姐，我答应欧阳，帮他救出梁红玉。”

“你答应帮他救女人？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要说这欧阳也好意思开口。”赵玉道：“朕还没找他算老帐。朕只是让他资辽御金顺便赚点小钱。他倒好，两边一起赚。小心朕把他军厂充公。”越想越生气道：“坏事干了这么多，现在还得寸进尺，着实可恼，真恨不得抓来先打一通扳子。”

“那个……”小青壮壮胆子道：“他说皇家报副总编刘惠兰有身孕了，而梁红玉恰巧是接替帮忙的人。”

赵玉看小青无奈道：“你就让他骗吧。阳平附近设点的四州不说。当看东京这边就有近十名皇家记者，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梁红玉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报纸，连基本运作行都不清楚，怎么就成了副总编的接任者？不过……这小子培养人才倒是还可以。那李逸风只是一个伙计，却被他造成了人才。只要是李逸风的报道，都很有观看价值。而且也替朕分了不少忧。”

小青小心道：“他说，姐姐您还欠他两个官奴”

赵玉原本还想着欧阳功劳，而今一听这话大怒，一拍椅子站起来：“反了他。宣他进殿。”

“是”九公公回答。要说女人确实不讲道理，你确实是欠人家两个官奴，圣旨还在人家家里呢。当然这官司欧阳敢打，也没人敢接。

“慢，让蔡太师也一起来。”赵玉冷笑。

九公公忙问：“要不要请张玄明大人？”

“不用”让蔡京来就是想压服欧阳，张玄明一来定然要和蔡京唱对台。这事情到时候自己办了，欧阳要怪也会先怪蔡京去。

……

“今天不是朝会，两位卿家随便坐，不要拘束。”赵玉关心问道：“欧阳，你伤怎么样了？”

“回陛下的话，没有大碍，再修养几日就可恢复。”

赵玉笑道：“下次记得在后面加一句，蒙陛下关心，不胜感激。”

欧阳正色道：“对陛下的感激，微臣一直放在心里。”

“恩”赵玉对回答满意问蔡京：“那个梁红玉什么时候处决？”

蔡京回答：“回陛下的话，明日午时。”

赵玉点头道：“欧阳，最近有人流言，说梁红玉是你的小妾。”

“是但没有同床。”

“原来是真的？”赵玉惊讶一声后，皱眉头苦恼了一会道：“这就不好了，要说这人言最是可畏，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说，轻者失名誉，重者失性命。要是外面不明事实人乱说一通，恐怕倒让臣子间生了间隙。但我大宋历来不以言治罪……怎么办呢？朕看这样吧，明**来监刑，这就能让市井流言不攻自破。”

“是微臣领旨”欧阳站着低头回答。

欧阳这么温顺让赵玉反倒很不满意，自己现在是找茬来了，你竟然这么顺着，那就太没意思了。但欧阳温顺，赵玉也不能耍无赖，只能点头：“恩，那你们下去吧？”

欧阳略为惊讶问：“陛下没其他事？”

“没了”

“……陛下，这梁红玉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欧阳再问。

“没有”赵玉反问：“什么意思？”

欧阳看看蔡京，两人皆面面相觑。心中同时诽谤：吃饱了撑着，把两人叫过来就这么几句话。直接下个公文不就得了。欧阳和蔡京道：“微臣告退。”

“下去吧”赵玉很不爽，心中打个大问号，这欧阳什么意思？前面让小青来求情，现在这么爽快的答应监刑……

出了殿外，欧阳摇头道：“蔡相，你会不会感觉有点异样。似乎皇上希望我们有人为这梁红玉求情。”

蔡京抚须思量：“确实挺怪异的。难道皇上有心要放了那女子？”

“你说这点小事招呼我就成，怎么还拉上蔡相，再说这下道公文给我就好。难道……蔡相认识这女子？”

“恩？”蔡京皱眉头，他是不认为欧阳会为了一个没同床的女人去得罪好多人。即使会，这让欧阳来就好了，为什么让自己也来？不对，难道是因为皇帝知道了梁红玉的身份后试探自己？梁父的案是自己办的，稍微推敲一下也知道属于致罪过重。皇难道敲山震虎，手里拿捏了事实在看自己的品德。这事闹这么大，梁红玉又几根头肯定也被查清楚，何况还背这么大的案子。最少皇帝也会知道梁红玉是为了什么而带兵刃上厅。不好、不好蔡京一头汗，难道皇帝是要对自己下手了？想念到此，蔡京对欧阳道：“欧大人，还请和本相再见一见皇上。”

欧阳正色拱手：“蔡相有所请，欧阳不敢拒绝。”

……

内卫报告：“蔡京蔡大人，欧阳欧大人求见。”

哈哈，露出小尾巴了吧。赵玉重新温习了一遍呵斥欧阳的话后道：“宣”

但赵玉没想到是，两人进来后，蔡京先扑通跪在地上连声道：“臣罪该万死，请陛下恕罪。”

罪该万死的是你身边那个，你出什么彩？赵玉纳闷问：“你何罪之有。”

“回陛下，梁红玉之父的案子是臣办的，当时仓促武断，听了片面之词就将其父下罪问斩。事后想起来却是觉此案经不得推敲。想一州之将，怎会无故舍弃州危而驰援小县？为何只带走了小部分兵马？这知州通判为何会身死？此案让臣越想越心惊。”

“……”赵玉纳闷看欧阳，欧阳低头看地板。

蔡京磕头：“梁红玉是为父仇寻臣而来，而今又因为如此遭难。恳请陛下责罚臣，也请陛下留梁家一血脉。”这家伙是演技派。

“……”赵玉沉思良久也不明白其中关节，只能点点头：“蔡相起来说话。此女要杀蔡相，蔡相反之为其求情。此真是高风亮节，要么俗话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朕没有看走了眼。至于你说的罪……朕就觉重了点，但是也合情理。再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蔡相无须在此事上介怀。”

“谢陛下。”蔡京跪拜。欧阳在一边非常非常敬佩这家伙，凭空捞了级印象分。这家伙不仅没赔，反而赚了一把。

“恩，你先下去吧。梁红玉之事朕还要考虑考虑。”赵玉道：“欧阳你留下。”

“是还请陛下对梁红玉网开一面，臣告退。”

……

赵玉看了欧阳良久，直把欧阳看得心毛才说话：“你给他什么好处？”

“没有，人家是宰相，肚子能撑船。”欧阳低头道。

“直说吧，你是不是想救这个梁红玉？”

“是”

“只要你告诉朕，你给了蔡相什么好处，朕就放了她。”

“欧阳对列祖列宗誓，绝对没有给蔡相任何好处。”

赵玉仍旧疑惑问：“当真？”

“当真”

赵玉斜视九公公，九公公在一边无奈喃喃道：“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赵玉琢磨了一会险些吐血：“合着他是用朕去吓唬了蔡相？”

九公公小心道：“这个……陛下召蔡相来，似乎就唐突了点。一国之相自然会揣摩陛下的心思和用意。”当然召蔡京来，也是为了欺负欧阳来着，没想到却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欧阳还是半死不死的吊了个膀子低头。

不生气，不生气。赵玉闭上眼睛深吸口气道：“看不出你欧阳还有这么深

的心计。”

“陛下何出此言？”欧阳抬头，好一双迷茫的眼睛。

赵玉又生气了，连连点头道：“好，好你想救她是吧？好，朕看看你欧阳是怎么个有情义的人。一百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三十三贯的赎刑费。”

“……”欧阳倒吸一口冷气结巴道：“陛、陛下你怎么会知道的？”这是自己在阳平钱庄的所有资金，包括赌场收益、买卖武器、贪污的民钱、皇家报流动资金、军厂采购资金、这几年阳平商业协会的分红收入、甚至还有自己关扑赚的钱。换句话说，这可是欧阳全部的现金。

哼心虚了吧赵玉面无表情问：“赎不赎？”

“……能不能便宜点。”欧阳大汗，这可是日常开销的钱。部分衙役、军厂、报社的工钱都从里面支。眼看就要月底，这要全去，自己少的近一万贯的资金还得另外想办法。

“……”赵玉摇头。

欧阳咬牙道：“好，我给”

“你……”赵玉怒指欧阳喝道：“再交出你的军厂，皇家报社，阳平商业协会的股份，还有你的官帽，官衣……滚出去。”

“是微臣这就去提钱。”欧阳夺路而逃。

九公公知道赵玉为什么生气，小心提醒道：“陛下，您是一国之君。”

“知道了”赵玉道：“把梁红玉提来见朕，朕倒要看看是何方妖孽。”

内卫进门一步道：“陛下，欧大人问陛下是要现钱还是钱庄凭证？”

“叫他滚。”

“是”内卫出门对一边的欧阳道：“卑职估摸凭证也行，欧大人慢走。”

……

换了别人还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转帐，里面涉及太多的手续。但欧阳有特权，交代一声，直接拿走一百一十三万贯钱的凭证。少的部分等各帐目整理清楚后，再告诉他就可以。而此时梁红玉也被提到了皇宫。

“罪民叩见陛下。”

赵玉也不让其起来道：“抬头”

“是”

赵玉摇头：“虽有姿色，但也并非国色嘛。”

“……”

“一百一十万贯。一百一十万贯，可以卖多少这样的女人？”赵玉看九公公。

九公公回道：“乐营之中，极品为一百贯。”

“也就是可以买一万个。”

帐不能这么算，欧阳的命他自己愿意出一百二十万贯。九公公一边没敢说话，他知道赵玉是吃醋了。他先前已经委婉提醒过赵玉，你是皇帝，不可能和他在一起的。他相信赵玉有分寸。话再说回来，你是国色，人家欧阳还没掏钱呢。

“只要你答应朕一个条件，朕就放了你。”

梁红玉:问：“陛下请说。”

“去大理，终身不回大宋。”

梁红玉道：“回陛下，嫁鸡随鸡。罪民虽与欧大人无实，但有名分在先。要去大理，也得是欧大人休了罪民才能去得。”

“如果他不休你，你宁愿去死在街头？”

“……”梁红玉想了良久咬牙道：“是”

“……”赵玉沉默。

内卫报：“禀陛下，欧大人带了银钱前来讨旨。”

“拟旨吧。”赵玉叹气。

“是”九公公松了一口气。

……

样子还是要做的，梁红玉被带回了大牢，而后九公公到牢中宣旨。圣旨意思是，由于蔡京的求情，有感梁红玉之孝心，特赦免其死罪。流放三千里。圣旨完了，一边的刑部官员则念公文，意思是启动折仗法，交赎金一百一十三万贯钱，免除罪名，就地释放。

这边人一出来，九公公、刑部官员就被李逸风等几名记者堵上了。李逸风问："请问刑部侍郎，这一百一十三万贯是不是太多了点？"

"……"刑部汗，兄弟你这问废话，放在谁身上最多也就几千而已。祸水东流一指九公公："在下是奉命办事，具体要问九公公。"

九公公则一指梁红玉："喂你们怎么都不采访当事人？"

李逸风抱歉道："我老大的女人，没有请示不敢采访。九公公，为什么梁红玉会被特赦，这蔡相为什么为梁红玉求情？有没有什么内幕？"

"不知道"

"请问，这赎刑费是皇上开的，还是刑部或者是大理寺开的？有大宋律法做依据吗？还有您觉得这一百多万的赎刑费够黑吗？以后还有没有更多的？"李逸风死拽了九公公的衣服继续问："您本人对此事有何看法？你不说就不让你走，用暴力就告你殴打值勤皇差。兄弟们，围了哪里跑？"这可是大新闻，最少在阳平是大新闻，有娱乐价值也有新闻价值。最近副总编要退役一些日子……

……

欧阳扶梁红玉上马车，马车缓缓而行，记者们纷纷让道，堵谁都不能堵老大。虽然记者守则没有规定，但是曾经有血淋淋的教训。教训完了还没处喊冤的。

"受苦了"欧阳看那满是伤痕的手，结皮后更显得刺目："这王八蛋府尹，我叫他留手了。"

梁红玉摇头表示自己不在意问："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其实这是个商业道理，你的命在皇上那值一贯钱，但我的命在我的眼里是无价的。你救了无价的命，我还你有价的命，算来算去还是你亏了。"欧阳笑道："放心，钱没了可以再赚，你要死了，我可不安心。"

"其实要换了惠兰姐，还有甘信、姐夫、甚至白莲你也会出这个钱是

吗？”

欧阳犹豫了一下后回答：“是”

这话回的梁红玉有点伤心，但她也知道是实话。自己和欧阳接触得很少，愿意这么干完全是看在自己舍弃了仇家，转而救了他一命的份上。但其也只是这么一想而已。

欧阳道：“回阳平后先修养几天，而后你跟惠兰一段时间。要是成，就接替她位置干些日子。要是不成，各处都还有记者站缺人。东京这边也缺个女记者挖女眷的料。”

梁红玉道：“我也不求当妻，你别变着法子撵我走。”

欧阳叹口气道：“你别误会，我没嫌弃你意思。只不过你也看见了，连金人不远万里跑来杀我。我名头上是挂阳平知县，其实阳平上的事管得真不多，但是无论是商、还有军中，一走都需要好久的。这么说吧，我对自己的前途不太看好。而且在家时间不多。特别是明年，恐怕……有得忙。到时候你守活寡，我过意不去。”

“原来你是看轻我的人品。”

“……成，我娶你当妻。”欧阳看梁红玉的手，他是了解这有多疼，所以他一向都不轻用大刑。

“不你有这心意我已经很高兴。”梁红玉苦笑道：“我乐营身份，又是犯将之后，将来在你仕途上可多阻挠。你前途无量，将来朝廷要封我个浩命夫人，岂不是讽刺？你对我好，妻和妾不都是一样？”

“行，就依你。”欧阳不挑。而且梁红玉是至今唯一打动他的女人。即使对完颜兰也只是有好感而已，那一剑可是把不多好感刺的粉碎。他大概猜到了完颜兰的目的，估计她哥哥重伤不治，而后将仇恨转嫁到自己头上。欧阳感觉自己挺冤的，难道说你哥哥死在刀枪之下，也要去找打造这刀的铁匠报仇？自己卖的是火药，又不是原子弹。从道义上来说，你哥杀了多少人？要按这理论，金国铁匠全被杀光光都不够。自己只卖军火，对军火造成的任何后果是不承担任何责任。

梁红玉突然问道：“你和皇上是不是……”

“……”欧阳大汗，你怎么看得出来？

“是不是私下里关系挺好？看得出来她对你很生气但是也没寻你麻烦。”

“恩，篡位前就认识的。”欧阳转移话题问：“在宴席上，你为什么救我？那时候要杀蔡京可是简单得很，所有人都去保护皇上了。”

“官人二十岁不到，他半个身子已经入土。”梁红玉闭着眼睛笑一下，这是欧阳前几天对她说的话：“你说我应该怎么选择？”

“选择很正确”欧阳对外吩咐：“白莲，出城直接回阳平，行李让记者站的人回阳平时候捎带回来。”

“是”

第一百三十二章洽谈会

欧阳忙吗？其实倒不忙。县里的事已经分工完毕，管理工商的，管理农事的，管理学堂的，管理卫生的，管理交通的……等等都有专人负责。在这些专人上面总负责人是甘信。而缉奸拿盗，治安等等有展铭总负责。展铭还兼三千厢军的老大和打理军厂的事务。

厢军驻扎在远郊，距离县城有八里多地。距离军厂就两里地左右。这边形成了个村落，各种小商贩们都运送物资来赚个小钱。这边厢军待遇比其他地方要高，除了吃住外，还每月有一贯钱的薪水。这三千人大部分是招募的，小部分百人左右是展铭找州里转来的，谁都没想到这边厢军的待遇会如此之好，以至许多州里厢军开始托关系想挤到阳平厢军中来。

厢军多是难民，他们拿得钱除了消费，很少有人会去寄钱，而这笔消费和阳平息息相关，也就是欧阳所说的繁荣经济中的一个策略。而今阳平当前的难题是，申请户口人实在太多了点。最早规定落户的是有手艺的人，而后增加了会识字，还有手艺。但甘信现在看看，这两个条件太宽松了，要是如此展下去，恐怕阳平还得再扩。人口增加虽然是好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坏事，衙役的数量必须成比例上涨，而且还必须提供这些人住的地方，还有工作岗位。而今已经有不少本地人不满，他们的工作机会都给外乡人占了。鉴于此，甘信出布告，两个月内不办理落户。

欧阳一回到衙门，还没空安顿梁红玉，就被甘信和展铭堵上。

甘信客气一句：“大人身子没事吧？”

“没事”

而后甘信说正题：“最近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主要是户口一事。而今出现了几种麻烦。最主要是民间的转户之风甚重，阳平男和外地女成亲，外地女落户几天后，男休妻，而女则再和外地男成亲。就这么一转，一户就多两人出来，而后就光明正大来衙门办理就工补助，接着再抢本地人工作。我把律法翻烂了也没找出个说法。”

“……”欧阳苦笑，农转非。这是由于自己这县资源分配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而导致的后果。按现代来说叫非法移民，但是都是大宋的地方，能弄个暂住证出来已经雷死人，难道还能把人家驱逐去境。

“官人，这事恐怕要和族长们谈谈。”梁红玉在一边道。

恩……这是不**治的好办法，但这并非自己所愿。欧阳是想把阳平弄成法治地区。即使其他问题，可以利用政策调整来完成。通过族长来管理，这

自己已经想过的，但是会无形中加重族长的影响，让其成为一个非法的执法机构。在封建社会，族的力量是强大而团结的，甚至都成为一种信仰。士族横行和这个现实并非没有关系。欧阳轻轻摇头道："这样吧，实行绿卡制度。外乡人符合条件入户阳平，给居住证，待遇基本和当地民众一样，但是不享受部分福利。居住满五年户籍，有突出贡献者送房子外加户籍，再给其三个入户名额。

甘信汗道："大人，这办法是好。但是衙门人手本就不够，再分出一个部门，岂不是要另外再招人。这衙役俸禄已经有不少人有意见，如今这人数已经赶上寿州当差的。知州可是留话了，让大人稍微收敛一点。"

"每街成立居委会，由大妈大婶大叔们负责。工钱可以开少点或者不开。可以把随地大小便的罚款权交给他们。同时负责自己区域可疑人口查报。抓到坏人奖金都归他们，反正这奖金是刑部出。与其让他们闲着聊新闻，不如找点事给他们做。"

"这是个办法。"甘信喜道："这些大婶可是比一些衙役们还精明，那唠嗑本事能把人家祖宗三代都聊出来。而且还可以分掉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

"呵呵，正式介绍一下，梁红玉……"

展铭道："大人，我们有看报纸的。一百一十三万贯。展铭见过如夫人。"

梁红玉脸有点烧道："刚才唐突，姐夫和甘大人莫要见笑。"

甘信道："如夫人是不熟悉这阳平县衙的作风，哪来唐突之说。"

展铭道："大人，第二批武器已经上路，我派了三百厢军外加二十名衙役押送，估计小半个月就可以到辽边。第三批预计下月中旬上路。另外大人要多注意安全，我估计金人行刺未成，恐怕不会甘休。"

欧阳疑惑问："难道真不是私仇？那为什么不刺杀皇上？"

"另外一船回阳平时，带来这封没署名的书信。大人请看。"

欧阳接过去一看，是汉字。上面大概意思是分析了完颜阿骨打为什么要杀欧阳的原因。原因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东京造作局已经存在几十年，但是从来也没出现如此好用的兵器，而阳平军厂一年而成，说明欧阳的本事。其二，欧阳和辽国上下关系密切，而武器援助也直接体现了其的态度，还有欧阳是宋坚决联辽抗金之人，对辽庙堂和宋庙堂都很有影响力，不除不行。其三，从阳平对金贸易货物的变化，已经可以知道欧阳非常敏感金国的真实的威胁，其和司家又关系密切，恐怕会有后续手段，不除不行。其四，其主管

的皇家报正在慢慢煽动宋民的反金情绪，恶化女真人形象。总结来说，就是欧阳是很有能量的反金分子。而且这欧阳才当官几年，将来万一上了庙堂，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杀此人。信中还说道完颜阿骨打把欧阳比喻成十万铁骑。但怪异的是，信中只提到刺客两名，为男性，并没有说到完颜兰会参加刺杀。

最后信中说，女真如今对火器甚为忌惮，今年恐怕不会再有战事开启。

展铭道："我想此人身份重要，故此信未外泄。大人，我看日常出行要最少配上两个人。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还是小心点好。"

欧阳摇头："金和宋毕竟交通闭塞，要派刺客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再说，比如派你到金国行刺一个官员，你觉有几分得手可能？估计半路就被怀疑是奸细。"

展铭点下头道："不过大人还是小心为好。"

"恩对了，完颜兰抓住了吗？"

"没有，东京附近州县全部设卡盘查，但未现踪迹。我估计，她是遁入深山，女真人从小狩猎，必然不会担心饿死。再加如今秋季，恐怕其在等待风声一过，潜回金国。"

欧阳叹口气："我最担心她不走，这女人性子有点倔，说实话，我并不怎么想看见她尸体，只希望她早点跑回金国，大家不再见才好。"

甘信道："路途劳累，大人还是和如夫人先行歇息吧。"

"恩"

进了内堂，欧平在家迎接上来，先关心下欧阳的伤势，而后看了眼梁红玉不阴不阳的小声道："少爷，一百一十万贯啊，值吗？"

欧阳笑道："惠兰那两千贯你不是也觉着不值。"

欧平呵呵一笑道："我让人烧点热水。"

"恩。还有，你催促下，那匹辽马尽块出手，价钱低点也成，快没米下锅了。州里火药钱还欠着呢。"

"放心吧少爷，我心里有数。"

到了内屋，梁红玉问："对了官人，我一直想问，什么叫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欧阳想想，这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在全欧洲统治者的抵触之下衰弱，十六世纪消亡。其是以德意志为的欧洲一种商业同盟。拥有同盟武装，曾经打败丹麦强定贸易条约。同盟垄断波罗地海所有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沿海城市全部设立商站。

其实力相当可怕，可以动用同盟城市中武装力量强行迫使他国签定贸易条约。宗旨是打击海盗、打击掠夺行为和取消不合理的通行税等保护商业的行为，转至在海外扩展商业势力，垄断商业利益，压制来自同盟外的德意志城市以及来自英国、俄罗斯和佛兰德本土的商业竞争。而后同盟为打通贸易线，自行建造海军。而且城市之间还有规则互动，一个同盟城市德国人在英国同盟犯罪，如果感觉有审判不合理，可以提出在任何同盟城市重新审判。其规模之大，财礼之雄厚让所有欧洲统治者惧怕。如汉萨同盟左右着丹麦和瑞典的王位继承人人选。而英国国王甚至不止一次将王冠抵押给汉萨商人换取贷款，或向其央借舰队和海员。最后同盟商人被其他商人仇视，所有国家也联合起来压制同盟，同时各国鼓励海盗对同盟船只进行袭击，甚至将本国舰队改成海盗舰队削弱其力量。最后拿破轮对同盟进行了致命的打击。

欧阳当然不会照抄，但是这汉萨同盟真是提醒了他。不能只展阳平，而是要带动全宋一起展商业。不能只从商人入手，还要从地方官入手。如杭州新城就是安插一个点。新城商业展起来，就是让知县得到实惠的时候。而后大家慢慢仿效，潜移默化，并非没有可为。如阳平钱庄钱币来往，很大部分是州或县派出兵丁押运。

“官人？”梁红玉一边问：“是不是我不该问？”

“这个还在构想，而且解释起来非常复杂，也不是我能解释好的。水烧的差不多了，你先去洗澡。”

“恩”

统治者虽然还没有警惕，但是不代表以后不警惕。这盆是火，弄不好会烧到自己。欧阳躺在太师椅上想到，目前重点还是战争。辽金的战争，还有宋即将开始的对西夏的战争。不能输，输了再来就难了。

梁红玉洗好澡回来，见欧阳盯着自己，一反原先的大方，羞涩一笑低头不说话。欧阳笑着把她一把抱起来走进寝房：“在床上等我回来。”

“……”梁红玉不说话，点点头。

洗澡、关门。具体内容省略一百八十万字……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欧阳坐在梁红玉身后轻轻梳理其散乱的

头："看什么时候抽个时间带你回下老家。"

"……"梁红玉轻摇头道："官人，我想买几名苦人儿当使唤丫鬟？"

"恩？"欧阳问："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官人有些事不方便让外人知道。买来的丫鬟看见看不见的都不会乱说。官人你不知道，如今府中下人可是和外面人有些来往。当说仆妇婶子，我就现她有听墙角的毛病。其他也罢，如果有其他言语散播出去，恐怕不太妥当。"

"恩，说着有道理。"

"官人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如果此次真行刺成功，官人必然要被连累。"

欧阳轻笑道："事后我想想，你已经上了两道菜，为什么一直不动手？拿手弩在手，别说是蔡相，恐怕要弑君也不是不可能。"

"我在阳平两月，一直看着官人的作为。也听闻朝中有人找寻官人的麻烦。原本计划官人最多受点责罚罢了，但想想最少这阳平知县官人恐怕是不能做了。所以进进出出一直犹豫不决。"

"你有奇计，又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随了我这个知县，是不是委屈了？"

"你待我有恩义，哪有委屈之说。"梁红玉闭上眼睛享受欧阳的梳理道："我知道你只是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并非真心想娶我。但是却让我做妻不说，还愿意如此细心的梳理我的头，其中柔情我自品得。"

"你喜欢，我天天帮你梳理。"欧阳道："还有一点，你救了我，我一直没谢你是因为你是我妻子，份内事，不用谢。"

梁红玉嘴角一翘轻笑道："我喜欢听这话，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

洞房后也没有摆酒，不过欧平等人倒是对梁红玉客气了很多，梁红玉也没把欧平当外人。暂时也没去刘惠兰那帮忙，而是帮着打理下家务，慢慢熟悉欧阳的为人处事的性格。刘惠兰对梁红玉终究留下来很是高兴。展铭甘信等人不置可否。欧阳唯一不满意的是，梁红玉虽然出身军营，对礼数还是注重了点。欧阳让她把母亲接过来，但梁红玉却说小住可以，要就久住不太合适，就是在附近买了间小房子，没事就过去看看罢了。

几天过去，完颜兰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如同消失在人间一般。东京那边倒传来消息，那个活的刺客终于熬不住刑开口，此事果然是完颜阿骨打授意进行的刺杀行为。针对的就是欧阳，而完颜兰的加入，非常偶然。其是偷偷跟随两人上的船。而完颜兰的哥哥已经身死，想是完颜兰把这笔帐算到了欧阳头上，自己喜欢的人杀死了自己哥哥，这种事她是没办法接受的，于是自告奉勇的前来刺杀欧阳。她是不会去理会欧阳不承担武器造成后果的论调。

欧阳的财政危机因为那批辽马的买卖已经缓解了过来，而后辽国后期款项或钱或物分批来，钱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阳平商业协会和朝廷贸易洽谈会与会者三人，苏千、欧阳、张玄明。

苏千一开口就知道对西夏下做了很多功课："西夏地势平坦，凉州和瓜州两地农事展甚好。虽然行的是汉事，但风调雨顺，再加土地肥沃，人均种植面积大，其粮食价格只有大宋的四成。如果能占领这两地，商业协会可以大批购买和豪夺田产。当地雇工廉价，是为极大优势。而后将粮食加工内运，利润相当可观。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是为西夏重畜牧业之地，据我所知，除了朝廷圈地养马一小块外，其他地域都属无主之地，自由放牧。此地有十倍之利。而西夏的毛纺、采盐、造纸印刷、金银制造、玉器加工等行业相对大宋略有落后，更别说是阳平之工艺，大有可为。另外在辽、金西夏中，西夏是唯一自制钱币之国，阳平钱庄一旦进入，可以区分贷存，贬低货币，用西夏币购物，用宋币卖物，一来一回，利益颇高。"

张玄明道："澶渊之盟，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夏的议和，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绢十五万三千匹。苏总裁，这货币恐怕多还是宋币。唉……朝廷苟安如此。本官就希望，一旦占领某地，阳平商业协会能迅跟进，保持当地的稳定，汉化党项人。"

欧阳道："这个挺简单，一旦占领立刻帖榜招工。如凉州和瓜州可以设立粮食加工场，河西走廊设立毛皮加工场。还可以招募当地人前往宋当雇工。倾销式的卖宋服，要求好看且价格低。同期在这些地设立茶叶、绸缎等等商站。对百姓体恤，增加他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生活的条件。养殖业也要跟进，生活好不好，和能不能吃上肉有很大关系。只要在一地经营数年，让西夏其他地域羡慕此地之生活，私下迁移而来，而后再兵征讨其他地方，恐怕百姓都会反水。"

第一百三十三章扩张

张玄明点头：“一边是细粮加红烧肉，一边是粗粮加青菜。可行。”

“西夏地广人稀，养殖、种植、制造等行业大有可为。”欧阳道：“到时候可以鼓励难民入西夏。”

张玄明点头：“这些措施我会整理上表。现在就是要打胜战。”

苏千道：“这个我们也不会没有表示。阳平商业协会到时候会重金悬赏。一个左耳一贯钱。预备出资五十万贯，足可让我军气势如虹。”

张玄明大喜道：“到时候，还可以去借辽军，反正是同价格，每战一结，我想辽军必然不会拒绝。”

欧阳则是苦笑：“如此一来，宋辽过处，恐怕普通百姓也要死于非命。”

“必然不能屠城，至于城外百姓……贤弟多虑了。”

一贯钱可以买很多很多米，会去当兵的要么是祖传，要么就是生活所逼。别人的命，自己的钱，欧阳已经看见了血洗的场面。军队过处，寸草不生。战争是丑恶的，但又是必须的。别说欧阳，无论是谁都无法不经过战争就进行民族融合。如宋苟安一时，却无法苟安一世，在零碎的战斗中西夏已经占了宋近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与其别人动战争在自己国家破坏，不如自己动战争将战火燃烧到其他国家。自己要想是如何在战争过后收拢难民，维持经济，改善生存条件。

欧阳也喜欢享受，不喜欢打仗。但即使他再自私也知道金要亡北宋。最少这会大大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且再看看这繁荣的阳平，这些善良的百姓，就忍心这些都成为灰烬吗？欧阳道：“可以联系吐蕃一起出兵，所占领土我们用钱或者是物品换。钱不够还可以上调。公开收买敌方将领，献城全军降则赏千贯。可以让西夏成为众人围攻的目标。再加东西军借调四万精兵，如此之仗还不胜，我亲自杀韩世忠。”

“恩，韩世忠的武器定单再有几日会到。他密信我说不要其他援军，但要借调西军刘锜本部一万两千人。西夏在鼎盛时期可是全民皆兵，我担心他会不会太自满了点。“张玄明很谨慎，战争是为政治服务。此战胜和败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简单。大宋多年未战，胜战更是几十年前的事，张玄明不能不谨慎。不打，他始终是个有权无名的六品官，李汉还得继续去科举。打败了则他二十年内别想升迁，文官士族的权限再步放大，甚至可能凌驾到皇权之上。此战必打，打则必胜。

“韩世忠在武举中看得出是一名稳重之将，不会无地放矢。想想也是，他资历尚浅，要调动东西两路的将领，人家未必会服气。而刘锜在武举中相识，同科，对他又推崇，用起来反倒更加顺手。”

张玄明轻点头：“希望如此。”

“对了，忘了正事。”欧阳拿出一盒子道：“军备干粮，军厂和粮食加工厂一起研究的成果。谷类、豆类等为主，五斤的脱水干粮可以支持一单兵五天的食量，缺点就是如果水喝多了，相当的撑，而且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试吃的十个人，在第七天后基本一见这玩意就反胃。不过这价钱相当便宜，一斤只要三十文，不用煮，直接可以食用。”

“……”张玄明沉默一会道：“十文”

“不卖。”欧阳怒：“一斤米都要十五文。”

“那就十五文。”张玄明甚是大方。

欧阳道：“你想想，如果有一千人携带了这东西，就可以不挪窝就地趴一个月……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吃苦。这一千人就成了奇兵。这打仗打的不就是后勤吗？再说万一哪天粮草一把火被人烧了。这东西存上几万斤，烧就烧，谁怕谁。还有天天吃这干粮，可是能大大激士兵的斗志，看见一城，就如狼似虎的冲进去找包子。”

张玄明咬牙：“十六文。”

“皇上敲了我百来万贯，足够买一万万斤的。”

“实话和你说，你那笔钱充了国库。太上皇对东南破坏严重，东南部分州县还在免赋税，还部分也是减免。你皇家报不会不知道。打仗到处要用钱，如收你那批战马后，朝廷还打算再补充一万匹。这一匹五十贯，就是五十万贯。采购的武器少说也是百万以上。还要准备占领地的安养生息，军功赏赐。哪一笔是小开销？而且这钱我说的不算，要报到皇上那，找户部，这还牵扯到内阁们的意见。”

“不卖万一这被你们列到军资去，我还得上三成税。赔大了。”

苏千一边道：“苏某觉着合算，朝廷可以省下不少押运粮草所需的银钱和人力。”

“……2o文，不上税。”

“25”

“2o”

“24”

“2o”

“你赢了。”欧阳痛心道：“谁让我爱国呢。”

苏千一边叹口气，张大人你谈事就好，谈钱又不是你强项。这大米确实是十五文，但是人家有说用大米做吗？被忽悠了一道。接着人家利用你同情心，百万赎刑费来蒙你……这东西一斤成本价就七文不到。

张玄明问：“最近有没出新武器？”

“没有，最近重点是火药的威力。我听说东京造作局已经开始模仿阳平军厂东西，立刻展更高科技，以免到时候被东京整垮了。”

“呵呵”张玄明不好意思笑下：“其实，这次来我想问下这火线的配方。东京那试了无数次，但是都无法定时间。”

“配方三百万”欧阳笑mimi。

“当我没问。”张玄明：“回头就请道圣旨来。”

“掌握火线蒸煮配方除了我外，就一名老工匠。就算是杀了他，他也是不会说的。”

“唉……我一直觉着你不是贪钱之人。”

“萧何也不贪钱，但为何要霸占农田？”

张玄明点头，很满意欧阳的回答道：“事情谈完，那我先告辞了。”

欧阳送两人出衙门回来吩咐听值衙役道：“请刘惠兰和展大人晚上过来我家吃晚饭。”

“是”

……

宋禁止掠夺人口为奴婢，违者死罪。但是允许用雇佣形式定下契约。而奴婢一词在官方中用女使来表示。在宋法律中不存在贱民这样的说法，即使

是官奴。但民间风气依然，按照契约相成主仆关系。其实这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而辽金虽然学习宋的东西，但还处在半奴隶社会。而事实上，所谓的女使在雇佣期间，犹如卖身于雇主，毫无自主权。雇佣期间，雇主可以占有女使的身体，女使没有性自主权。

欧阳面前就是这么两个人，先前他雇佣的丫鬟和仆妇虽然也是契约性质，但是比较现代的契约。而他面前放的契约则是宋代的标准契约。两名准女使年纪不大，十三四岁的样子，很拘谨，不敢抬头看欧阳。

欧阳审理过一个案件，说是一个奴婢被主人强x后自杀，其姐姐把主人告了上来。虽然那主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却不是公堂上的努力结果，而是欧阳私下的小动作。欧阳看看那相当卖身契的东西无奈，她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找个好主人。她们相比官奴则是多了几分期待。如欧阳大伯的小翠，遇见欧阳大伯，到了年纪就让她出嫁，平时待她如同女儿，这就是运气。运气不好，霸了身子不说，**、毒打还不给饭吃。

梁红玉一边道："官人，她们原来是寿州一家员外的丫鬟，前些日子那员外因儿子赌博而家破，这才想着再卖了她们。年纪都小，还勤劳，长的也清秀，重活也能干得，最重要是还识几个字。"

"……"欧阳看契约，契约十年，说两人自愿到欧府为女使，而后全是主人的权益，主人基本没有义务，而她们基本没有权利。就连延长契约与否都是主人说的算。

"官人是不是不满意？"梁红玉道。

"先让她们吃饭吧我去下文房。"

欧阳何尝不想要，只不过如今自己是这阳平的榜样，而阳平则是别人的榜样。梁红玉交代了一声后寻欧阳而来，对值勤的衙役摆摆手，走进文房。双手放在欧阳肩膀上轻轻揉动道："官人，不想要就算了。红玉也不是没吃过苦，还有欧平帮忙，这家还整得了。"

"我家夫人怎么能是一个干家务的。"欧阳拍拍梁红玉的手道："我在写契约，这样契约不成。写好了，这契约明天再上皇家报。这律法一套，民间一套的作法得改改了。"

"官人，这……恐怕有所不妥吧？"欧阳这是挑战民俗还有士族。

"你男人有策略的。皇家报每期都有律法普及，当提到这条律法时候，再把契约放上去做做样子。当然，这契约还不能大改，只能是先保证她们的基本权利。"

“基本权利？”

“恩”欧阳点头：“吃饭、休息和*房。按照旧约来说，这雇佣期间连身子都是主人的，这就太过了点。最后这点我还在考虑，是不是时间到期，双方都有解约的权利。”

“大人，妹妹”梁红玉还在思考，刘惠兰在门口招呼一声后进来道：“展铭还有点琐事，可能今天晚点才能前来。”

“你来得正好。”欧阳把旧契约和自己拧定的几条契约放在一起道：“你看看”

刘惠兰稍微看了后道：“大人，这恐怕即使上报，效果也不大。律法规定很含糊，只是对逼、骗、掠等方式做了详细规定，这三样皆为死罪。而对于买卖契约朝廷是不禁止的。而且大人有所不知，佃户这身份亦如同这样，唯一真正区别就是多了条可解约一权。所以地主豪强多以借贷和高利贷形式留人。阳平钱庄的开启其实已经让地主们很不满，否则他们不会向朝廷下表，要求朝廷强制钱庄提高贷款门坎，同时提高贷款利率。这时候再拿契约说事，恐怕不仅做不到潜移默化，还可能水火不容。”

“恩”欧阳点头：“相当有道理，那你看这契约？”

“大人前面写的吃饭、休息乃是天公地道，这两点任谁也不敢挑刺。这强霸身子……大人，实在说，虽说有几个不愿意的，但是多还是愿意的。一些奴婢幻想献了身子就能变成小妾，甚至是夫人。我不说这条不好，只不过这条上契约，将来这官司就多了。并非奴婢就是善良之人，刻奸耍滑的亦多。诸如大人的女使告大人有非礼之举，而后又制造点证据……大人，本朝律法是要求你说明你没有非礼之举，可是要如何验得？这条难最后一条，解约，恐怕无法施行。”

“那我不是白死脑细胞。”

“惠兰倒有一想法。这契约规定必须写明是否包括身子这条。说实话，这强霸的事一般少有主人家处心积虑，多是一时兴起。如果多了此条，最少能有一定作用。大人还可以上表朝廷，说明原委，以朝廷规定在契约中强行加入此条。”

梁红玉问：“姐姐，如果人家说不同意就不买，那即使规定还不是一纸空文？”欧阳赞赏，梁红玉很有中国广电总局的思想，为了防止暴力，网络游戏pk必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当然，你不同意就上不了游戏。那思想的智商着实不高。

惠兰回答：“那最少有这方面心里准备。也不会出现寻死之事。大人常

说，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这世道有太多不平，哪能事事求圆满。”

“成，就这么定。红玉你陪惠兰坐坐，我去弄烧烤。”

欧阳出门，梁红玉拉了惠兰手道：“姐姐真能干。”

“这能干不能干还不是因为在报社工作的原因，怎么？还想不想来帮姐姐，或者专心当你只会讨男人喜欢的小妾？”

“恩，明天就来。要不，官人以后就看不起我了。”从刚回阳平的一句唐突的话，而后一件小事，从小及大。梁红玉根本就不知道欧阳脑子里的想法。这比较起来，自己连衙役都不如，最少人家衙役还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是欧阳的底线，什么事即使违法干了也可以。

……

“给展铭留一只鸡。”欧阳道：“惠兰别担心，这烧烤火气是大，但是孕妇还就真不怕火气大的。还有让展铭陪你多走动，没事就和宝宝说说话。”

梁红玉笑道：“难道宝宝还听得见？”

“有一定可能哦。”欧阳招呼：“欧平，磨蹭什么呢，过来。”

“来了来了。”

惠兰笑道：“妹妹，改天你得让大人给你露一手，大人厨艺可不差。”

梁红玉苦笑：“我什么都差。”

惠兰知道梁红玉所想转移话题：“大人，今天不会只是请我吃烧烤这么简单吧？”

“还真有点公事。”欧阳道：“从下一期开始，推出一个新栏目。大宋地理介绍。先从我们有派驻的记者站的开始，各地的风土人情，依山或者靠水，有没自然灾害等等。最好有当地官员的采访，放那么一两句话。”

惠兰问：“大人且说个目的，我好审稿。”

“煽动民族情绪，到时候笔锋一转，写到了灵州和永乐这两处被西夏占领的地方。估计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出现。”

惠兰点头：“明白是加印还是剔除另外内容。”

“加印但不提价钱。”欧阳道：“第一批记者出去了，第二批也要抓紧培训，这批人中部分将来要派到宋西夏、宋辽、辽金边境去。另外大宋邮快人还是太少，让展铭从厢军抽三百人出来。分成小队派驻有记者站的地方，由社长统一管理。”

“恩”扩张计划已经实行了第一步，在周围四州建立了印刷站。如唐州在收到阳平快递报纸后，必须第二天复印出来，要求三天之内供应到唐州县一级。唐州在寿州的西面，必须三天之内投递到西面的第一个州均州，而内容则增加唐州部分。暂时就只能投递如此，等记者培训出来将在均州开设记者站和印刷厂，而后四路齐飞，将大宋所有疆土全部覆盖。虽然开销增加，但是报纸的销量也增加。如唐州扩张，欧阳只要付出一个印刷厂和记者站的开销就能吃掉唐州的需求。而看原来，阳平总站负责着周边派驻记者、投递、印刷的所有花消。无形之中，将采访记者的付出分担到了其他地方，相当于成本减低，而销售量增加。宋有五千万人，却只有一家报社，如果识字率达到三成，欧阳就赚死了。

扩张还一好处，如媒体一说的是品牌，二是人力资源。一旦全国形成网络，那时候皇帝即使想收回皇家报，恐怕也要掂量掂量影响。毕竟封建主们不可能为记者这样当皇差无品人开出高报酬。另外一点，这是一种自我的价值，李逸风为什么那么拼命？钱的原因只是一部分，记者们的社会认同感的荣誉是欧阳培训的，欧阳也让他们知道他们和老百姓、官员们有什么区别。记者的道德高低直接影响到舆论可信程度和报纸销售量的。

虽然有不少好稿，但欧阳都暂且扣下。目前报纸还在萌芽阶段，不能过于敏感，如同早期的央视焦点访谈让几乎所有当官都恐惧而被封杀一样，在封建社会被封杀更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在中国，说良心话的人有，但一般都是在最底层。

第一百三十四章三面埋伏

欧阳掌握的两大工具，第一是武器，这是对外的利器。第二是报纸，这是对内的利器。这两样目前都给统治阶级很大的好处，但迟早会有有识之士上书提醒，所以必须保护这弱小的火苗。欧阳不求自己能改变体制，但求能留下点资本种子。最少让中国不用再过一千年才进入资本社会，因为那代价实在太大了。要留种子，就要保护，不能零打零散，要凝聚起力量。钱庄破产一事有人还在惦记着，只不过而今大家目光都被欧阳拉扯来拉扯去，没有人去细心研究。而现在朝内上下都隐约知道要朝西夏用兵，更是没空去理会。

刘惠兰见欧阳出神问：“大人？想什么呢？”

“没什么”欧阳呵呵一笑。

“妹妹啊大人有时心思太重，还要你开解开解。”

梁红玉点头：“记得了。”

“有红玉在，其实我已经感觉好很多。”欧阳笑道：“总比那时候一群大男人，外加白莲一个男人婆，连句问寒问冷的话都没有好。”

梁红玉道：“明天我就要去帮姐姐忙了，恐怕平时是问不上。”

欧平插话：“那两个丫鬟倒也聪明伶俐，别是将来她们问上了。”

“扯淡。”欧阳白了欧平一眼：“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刘惠兰哈哈一笑道：“大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是因为要留着没食物时候慢慢吃。并不是兔子不想吃。”

“放心吧”欧阳抓梁红玉的手：“我没那么多精力。”

“报”一衙役进来：“大人，东京记者站来消息，要你先亲自过目。来人马上要走，说等大人回话。”

“恩？”欧阳接过来一看大惊，完颜兰竟然被李逸风挖了出来。传来消息说，李逸风和四名记者前往周边的道观、尼姑庵悄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东京西面，和郑州交境一座山的三霞女道观现了完颜兰踪迹。记者以走失妹妹为名询问，有一人特征和完颜兰基本相符。而且其是晕倒在山下被救而回，并且还是一哑女。记者不敢惊动，就推说自己妹妹脚是瘸的应付过去。然后立刻回东京通报，李逸风询问欧阳：采访、报官、置之不理？

欧阳立刻回了第四个答案："告诉来人，我明日上京。"被捅了一剑是事实，亏了百多万贯也是事实，官府悬赏一千贯是事实。诸多事实告诉欧阳，有仇必须要报，但是不能只报仇而不捞好处。这朝廷也是会打白条的，这武器也好，干粮也好，自己这边都得先垫钱。当然，火药的购买欧阳也是打的白条。所以欧阳交了所有流动资金后，军厂根本就不用停工，白条在手，天下我有。

白条在民间欧阳是不鼓励的，即使是酒场找衙门赊欠粮食，欧阳也否决。允许贷款来购买，但绝不赊欠。酒场面对欧阳这做法，也只能在批售卖中收现金。经济就是这样，一家白条，家家白条，形成三角债。而全部用现，则是干净清楚，而且还让阳平钱庄飞票中赚上一笔。不飞票是不成的，而今阳平产业都是万贯生意，别说带那么多钱不方便，也不安全，并且路途也不近，来回耽误生意。而飞票的异地取款则最好的解决了这个矛盾。

第二天一早，欧阳、展铭、白莲外加二十名身手最好的亲信衙役集体上京。所有人全副武装，不仅只是武器这么简单，还带了**等下三滥的东西。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活捉完颜兰。活的才可以卖钱，死了分文不值，还得付下葬费用。而且欧阳打心里还是不希望完颜兰死，虽然说不出一个理由。

梁红玉送出衙门外反复叮嘱："千万要小心，此女人乃是战场之将，血腥味闻多了，而且其孔武有力……要不我和官人去吧？"

"知道了。"欧阳抓了梁红玉的手握一下，表示自己心中有数。翻身上马道："一定快去快回。"

……

上京后不入京城，城外李逸风和两名记者等候，汇合一起取道郑州。此事不能惊动别人，否则别人拿了就是一刀砍了，他们是痛快，欧阳那一剑就是白挨了，完颜兰犯的事不带附带民事诉讼。

在导游的指引下，到达了山脚。而后在山脚村落歇息一晚，再向当地人打听了三霞观的布置，最后欧阳、展铭、还有白莲先行侦察，二十名衙役按照布置跟随当地导游随后跟上占据各个路口。

三霞观还是比较清楚的道观，在北宋时候不少女道观香火不旺，慢慢转变成窑子，还美名其曰合体双修。三霞观坐落在半山位置，有绵绵后山，北面还有一条路口。二十名衙役的任务就封锁这两条路还有下山的路，衙役们换成便装，这是有讲究的，要去道观抓道士，可不是一个令牌可以解决。道教在宋是为国教，道观搜查最少要得到一路提刑的批准，还必须有道观所属地州通判的批准。

道观不高，也就海拔六百米的样子。山路也不陡峭凶险，风景甚好。一个多时辰欧阳三人就到了三霞观。虽然看不出香火旺盛，但人丁却不少。

“三位居士打哪里来？”

“东京。”欧阳客气回答：“本次是替母还愿，母亲两年前在此许愿，如果有后，必然来此清修十日。还请道长行个方便，需要多少银钱，只管开口。”

门客又念声道号：“三位居士里面请，贫道这就去知会观主一声。”

“道观不小，有外、中、里三层。”展铭小声道：“少爷，恐怕不好入手。”

“恩打听这边有一百多名清修道士，还有在后山苦修的，还有闭关的。万一这完颜兰是被派去照顾苦修和闭关的，那想不惊动她，恐怕比较难。”欧阳问：“你们有什么看法？”

白莲小声道：“少爷，放火吧。火烧之后，道观必然会集合弟子清点人数。”

欧阳更小声：“你除了山贼那套，有没点别的意见？”秋冬交季，气候干燥，点火小了，一脚踩灭，火大了，整山可能烧起来。

展铭则道：“抓个人逼问？”

“逼问可以，但要灭口。”欧阳苦笑道：“这是道观，出了问题肯定会找到我们头上。这侮辱道教罪名可大可小。最好能找到完颜兰，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偷走。”欧阳边走边看后道：“一会找人拿几贯钱询问。”

展铭忙道：“大人，这方外之人看钱甚清，如果拿捏的不好报了观主，说我们乃是不之客，恐怕直接把我们轰下山去。”

“当然不能直接，一会我去里面烧香，你们游览时候在谁谁面前掉个钱袋，只要她敢把钱袋放在怀里，过上一会就去找她。要是还给你，就不要试了。我就不信了，百多号人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

洞箫响兮风欲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正厅内的墙上刻这一诗。欧阳知道，这诗的作者叫张润玉，居衡山，而后游方四方，相当有名气。从晋到宋，有修为的女道士颇多，而且都很出名。特别是衡山，几乎所有有名气的女道士都和其有点关系。

“居士，贫道有礼。”一个上了年纪的老道姑引见，身份是观主：“只不过，本观有规矩，不留宿男客。居士真的有心，贫道可在山下让人结一草庐，每日辰时上山一起做功课，也算是代母还愿。”

这提议实在是……太扯淡了。欧阳拿出二十贯的交子道：“一点香火钱，还请观主莫要嫌弃。”

“居士客气了。”观主想想后道：“还请内厢用茶。”

“多谢观主。”欧阳道：“家母对三霞观历来推崇，常说此观非比寻常。在下想走走看看，不知是否方便？”

“当然，除了内院是弟子们的居处之外，居士尽可随意。”

“那就不打扰道长，我等随便走走看看。”

“居士随意。”

……

一名年轻貌美的女道士被展铭压到墙角，展铭左手肘顶住其脖子，右手拿着钱袋问：“这位道长，这是怎么个意思？难道三霞观都是尔等宵小之辈？”这就是欧阳搬用俗称掉钱党的伎俩。掉钱党多用于诈骗、抢劫和讹诈，对贪图小便宜之人有着百打百中的准确性。

女道士惊惧道：“居士，有话好说。”

“当然好说。这边有十贯交子和散碎铜板四百文。打听个事，说了不仅这事就这么算了，而且钱袋也归你。”

“居士请说。”还有这等好事。

展铭问：“前些日子你们是不是在山下救得一名哑女，她现在在哪？”

“她？她被观主安排在后院，平时就是砍柴，煮饭。”

“带我去后院。”千万不要小看一座女观，里面不排除有江洋大盗这样的能人。虽然机率很小，但不能不小心。

于是展铭变成了这女道士的哥哥，没有任何阻挠的来到了内院。内院是群女道休息的地方。厨房、厢房、洗刷等生活都在此地进行。这还是小观，如东京的广德宫，里面有四分支，每个分之有几百人，生活了几十年，人还未必认全。

入了内院，女道士和弟子们一打听，领了欧阳朝最左边一间厢房而去。还没走近，那厢房打开来，一名粗布打扮的女子走了出来。其和展铭眼神一对大惊，立刻扔了手中的水捅就跑。展铭看得真切，这不是完颜兰还是谁？喝道："哪里走"扔下女道士追了过去。

回马枪展铭追到一个圆形拱门，正准备确定完颜兰逃的方向，一口短剑从左边斜刺而来。此招为反手，力量甚足，展铭因为暗访，并没有携带兵器，当下一看，脚步一停，身子后仰避过这一刺。但如此反常规的动作，人体自然是受不了，展铭腰间一疼，闷哼一声，想是闪了腰，追之不及只能目送完颜兰进入另外一个圆形拱门离观入了后山。

完颜兰入山奔驰，突然急停。凝视不远处那片山林，衙役们的衣角隐约看见，冷冷一笑转身就走。

展铭惹起的小骚乱，引来了观主的质问。欧阳很上道的再奉上一百贯，观主无视，也不问缘由，要求欧阳等人立刻离开三霞观。欧阳担心事闹大，那即使抓住完颜兰也捞不到好处，只能是赔罪几句，离开三霞观。

出观后，展铭叹道："这完颜兰手上功夫多是马战演变，但是乱而不慌，倒是有几份大将风度。"

"报"一名衙役道："贼欲入后山，我等被其查踪迹，贼折返而回。"

"不好办了，惊动了她。"

白莲道："大人，这事观主定然要过问。如果知道其的身份，有可能将其驱逐观外。"

欧阳摇头："白莲你这不了解这出家人，出家之前的事她们是不会计较的。否则哪有那么多被通缉坏人或入道，或入空门。这边除非是按照正常程序，从提刑那拿缉捕文书，说明此人罪案甚大，观主才会把她交出来。不过如果那样，我们还有必要带这么多人来凑热闹吗？"宋犯罪之人，有几个出路，一是自宫去当太监，一是当道士和和尚，只要不是罪行重大，一般都不会再有人去追究。当然，不是你愿意当就可以的，要进去这三地方还得看造化。反过来说，如果当太监或者和尚等的人犯罪，那是要追究的。如果之前有案底，那就是罪加一等。

宗教就是这样，一方面为稳固统治阶级做出贡献，但同时因为不事生产，再出一些败类，规模太大，又会被朝廷打压。如同现代一些乡村还有道士和和尚的混合体存在，平时装神弄鬼，做道场又做的不僧不道。生活是过得富裕，但也有民间传言，这些人的后代是没有好下场的。其实换了现代，警察要去和尚庙抓人，也并非是一张拘留证那么简单，涉及到等等方面的原

因。一要考虑社会影响，二要考虑宗教影响，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白莲道：“放火吧”她还是比较热衷暴力解决方法。虽然她不太明白欧阳为什么非要抓活的，但是欧阳说了总是有他的道理。

“你除了放火有没别的建议？”欧阳道：“现在出山的路口已经被封死，但是我们总不能和她这么耗着。万一把观主惹火，派人报官，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展铭道：“两个选择，夜行，放火。但是后果都很严重，一旦被现，迟早会追到我们头上来。”

“风险和回报不成比例”欧阳想想：“还是得让她自己出来。”

“大人有什么想法？”

“撤，所有人撤离”

……

完颜兰直觉告诉自己，欧阳在使诈。其不仅撤走了后山的衙役，而且还撤走北面路口和山脚下的所有人。一连三天，据下山的道士说，山脚的村中根本就没有外人。但这样的信息反馈让完颜兰更加不安。

如果欧阳不使诈，这报到开封府去的话，区区一座三霞观是保护不了自己的。而今之路只能是逃。但是选哪条路逃呢？后山最为安全，但是后山过了清修之处后就没有了道路，只能是翻山跃岭的行进。北路较为安全，直接可以出东京和郑州地界，但路程长，要走一天的山路。下山最直接最快捷，一个时辰不到的时间。走哪条呢？

欧阳道：“不用去想她会因为方便而走哪条路，关键是她走完这条路后会干什么。北路长，一天的路程走下来，即使身体再好的人也想找个地方吃饭休息。而北路出口最近的村子已经布置人手，这路不用担心。下山也不怕，她必然会采购逃命用的物品和器具，最少也得弄一套衣服。这边有展铭一个人潜伏也就够了。最担心还是走后山，这一入大山说不好什么时候出来，或者能不能活着出来。”

白莲问：“如果她走后山怎么办？”

“后山可能性不高，因为我布置了疑兵。”欧阳道：“弄了几个假人当然一切还要看运气。”

有人？完颜兰趴低身子，她已经出了后山，可是一进入无路之山，却现

不对。远处隐约之中可以看见布装，而鸟们从不聚集到这块区域，几乎听不见鸟鸣之声。完颜兰心思聪慧，这也代表着她多疑，一见如此，没有继续前进，而是摸回来，朝北路进。

但没想到，出了北路小道之后，等待她的竟然是除了展铭之外欧阳所带的所有主力。二十个人，人手一弩将其半圆包围。白莲带队队长喝道：“你跑不了了，放下武器。”

欧阳笑mimi道：“你真跑不了了。不过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你去死”完颜兰怒喝一声手提短剑冲了过来，欧阳这回是看清楚，是一口比小手臂短一些的剑。剑身没有开刃，可以轻捆固定在手臂之上，需要使用的时候，右手可以直接抽出来。看来为暗杀自己，这女人没少下心思。

第一百三十五章绑架

“你哥死了？”欧阳问。

“呸”

欧阳早有准备，手一挡拦截下唾液，而后擦在完颜兰的衣服上：“我很纳闷，你哥死，你找我麻烦干什么？”

完颜兰怒道：“如果不是你送给契丹人的东西，我哥怎么会死？”

“哎呀，那就麻烦了。白莲，回头通知这两支弩箭的制造铁匠，告诉他们，他们是抓获金国郡主的元凶，让他们快点逃命。还有我们在村中吃过饭，他们也是元凶，还有卖衣服的什么，都是元凶，让他们快跑。”

“是，大人。”白莲笑着回答。

“雇辆马车，带走。”欧阳不理会想吃了自己的完颜兰，挥手吩咐。强盗理论就是这样，合着你屠杀那么多人没感觉愧疚，自己死了哥哥就到处报复。太不象话了

……

完颜兰被秘密押解回阳平，打进重犯大牢。这大牢可不是什么大木棍凑起来，而是精铁打造的监牢，落成一年多，本是为了关押穷凶有力的罪犯所用，但一直没使用上，精铁都开始生锈，而今算是迎来了第一位客人。

欧阳在文房把书信封**给沈咩：“把这封信交给完颜阿骨打。”

沈咩好奇问：“大人，这次是卖什么武器？”

“胡说，我象是那么不讲信用的人吗？这是勒索信。”欧阳道：“不用担心，他绝对不敢伤害你。事成之后，还是两成分红。”

“好”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无本买卖不做白不做。沈咩收好信道：“大人就等我的好消息。”

“对了，告诉他，那个探雷器如果还要，也是可以商量的。”

“……好”沈咩汗，还惦记着呢。欧阳则心中回答，废话，自己这边的陶瓷地雷已经研究完毕，完颜阿骨打不买自己的探雷器，人家辽国就不会买自己的陶瓷地雷。

沈咩刚出门，一名女衙役报：“大人，犯人绝食已经三天。”

“灌”

“是”欧阳善于模仿，这是看农户喂鸭子中得到的灵感。学名叫填鸭式。欧阳不担心阿骨打不答应条件，毕竟自己要求也不高，三船货而已。自己这被赵玉敲诈，不找人敲诈下，心理着实不平衡。即使一切都是你完颜阿骨打指示，那你自然要为这一切来买单。阳平包括大部分衙役都不知道这重牢的女子是谁，看守完颜兰，负责喂食的除了两名女衙役之外，都是参加了围捕的衙役。

完颜兰虽然倔强，但在一次的填鸭式后就停止了绝食的行为。那滋味不是人受的，捏开腮帮子，塞饭进去，灌水，而后用硬物塞进食道，部分食物进入气管能咳出血来。既然死不了，何必那么费劲呢？刘惠兰在得知完颜兰秘密关押的消息后，弄了点小菜，亲自送了过去。陪她一起去的还有展铭和梁红玉。

完颜兰虽然结束了绝食，但是一天就一餐，欧阳交代的，为避免其自残，必须控制其体力。刘惠兰看了第一眼就对欧阳不满：“大人也是，好歹也有些感情，怎么连饭都不给吃饱。”

展铭一边道：“什么感情，那一剑可是她刺的。我反觉大人有点妇人之仁。”

“你们走”完颜兰有气无力道，原本是中午吃饭，因为听说刘惠兰会过来，担心喂太饱，所以中午一餐被省掉。

“兰妹妹，好坏吃一点。大人其实不想为难你，只要你们皇帝的赎金一到，就送你上船。”

完颜兰冷道：“他还有脸勒索。”

“这话不对”梁红玉道：“你们皇帝刺杀在先，难道就不能勒索？怪不得官人说，女真人，包括你也没有平等看待异族。说你们因为掠夺而尝到甜头，必然会不停的掠夺下去。”

“他主力对金自然是这么说。你们哪知道女真人被契丹人欺凌的过去。强迫女真人每年交纳大量马匹、貂皮、珍珠、海冬青。契丹官吏到女真部落一转，看见姿色过得去，强行带走**，而后就扔在部落边让其自生自灭。契丹人看我族为非人，我族为何要将契丹人当人看待？”完颜兰道：“我哥死，我并不怪他，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对女真人？难道我们注定要受欺凌？”

“如果女真族愿意归入大宋版图，不仅可以把你们族南迁到宋，而且也如宋人一样对待你们。”欧阳突然出现道：“你们愿意吗？”

“我不想看见你。”

“你们可以结束游牧生活，可以和汉人结婚生子，朝廷和我阳平还会大力帮助你们生产，可以免税免赋。送你们农具耕牛，送你们田产房屋。教导你们识字懂礼节，如同汉人一般生活。你们可是愿意？这些我都和皇上谈论过，其绝对赞成。”

“……”

欧阳道：“你们以前很愿意，但是你们现在不愿意。因为你们过得很好，你们认为女真是战无不胜的，因为你们认为女真不仅可以灭辽，甚至灭宋。你们要当上等人，你们要其他民族都舔你们的脚趾。将别族人当成牲口一样随意使用和买卖，这是一种成功和荣耀。”

完颜兰忿忿道：“我们没有想要和宋人打仗，我们就是要报契丹人的仇。”

“你们也许是这么想，但是阿骨打却不是这么想。”

“官人，你来了？”梁红玉迎了上去。

“恩。”欧阳点头道：“所以只有打败你们，而后再开出如是条件，你们才愿意放弃武力。否则战争就不会结束。你也可以转告阿骨打，只要你们放下兵刃，归纳到宋版图，所有条件都有效。我们甚至可以派军队抵御契丹人的进攻。”

完颜兰摇头：“我说不过你。否则在金国时候你已经死了。”

“还有一点，我知道你们物资贫瘠，如果你们愿意卖土地，大宋也愿意买。当然是按州为单位买卖，至于价钱好商量。”欧阳道：“我已经给辽国去了书信，如果有需要，辽国的土地我们也可以买。”

完颜兰咬牙道：“金辽打仗，你们却在捡便宜。”

“呵呵，一个州可以换三船军火。目前你们有资格换的是辰州、苏州、开州。你回去后，可以转告阿骨打，用土地换物资，实在是件很划算的买卖。不仅包括地雷、惊天炮，还包括霹雳炮、燃烧炮、火箭车，我相信他也会动心。或者直接用钱买，一个州五十万，要现金有，要银票也有。”

“……”这倒真是一个好提议，完颜兰心中明白。而今金国缺的就是物

资，铁、盐、粮食什么都缺。如果真能拿土地换取物资，完颜阿骨打未必不干。五十万贯钱，可以买到多少粮食和铁器。完颜兰问：“什么时候放我？”

“一个半月后，等沈咩从金国回来。”欧阳道：“希望你最近不要再闹绝食等事件。”

刘惠兰忙道：“妹子，吃一点。”

“谢谢惠兰姐。”完颜兰倒还真吃起了东西。

……

梁红玉问：“官人，土地换钱之事你没报朝廷，是不是不太妥当？”

“你官人又不用朝廷的钱。三州加一起一百五十万，这钱我还借得起。”欧阳道：“将来你官人只有钱多到没地方花，不至于几百万都出不起。”

梁红玉担心道：“万一金人真答应，而后不讲信用，强行夺回怎么办？”

“放心吧，只要完颜阿骨打敢卖，我就敢买。”

“报”一衙役道：“大人，枢密院公文。”

“恩。”欧阳接过公文，没猜错，是武器的定单，其中甩手炮订的金额的最高，二十万枚。地雷定的最少，五千枚。这边利润就没有辽国那么高，去了税算了成本，也就赚个三成而已。第一批三成货品，交货期限定在明年二月之前，第二批是五月，第三批和第四批必须在七月之前全部交纳完毕。有了三千的厢军加入，又到了农闲时候，工期并不成问题。欧阳吩咐：“把公文转交展大人。”

“是”衙役接公文而去。展铭早就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军厂之上，其配备文案三名，负责财务、运输、出厂、工期安排等等细节。而今火药的研制又有进一步的成果，不再利用人工石磨研磨，人公磨出来也有火药也有半大小米粒，专家现，研磨工序之重要性远大于烘干。从欧阳那水力得到启，利用水力冲击，带动研磨，可碾压到粉末状。

最重要一点就是天平的产生，一改用称的粗略计算，让火药的比例比以前更加精确。而就因为天平，让专家们可以使用各种比例去试验火药。反复验证后，得出了威力最大，又最不容易吸潮的火药比例。精确的天平出现，让配试火药更加科学，除了提纯工艺一时没办法全部解决外，军厂的火药已经有近代火药的雏形。

……

欧阳家雇佣的两个丫头确实挺能干，而且对梁红玉甚为忠心。欧阳面上不说，但心里有数。这家比已经要整齐干净许多，饭菜之类也是可口许多。梁红玉已经开始学习审稿，其为人没有架子，也不为难记者。但比起刘惠兰又严格了几分，并且记忆力甚好，上个月过跟踪报道，而没有及时出稿的，她都惦记在心中。见过一面的记者也都能叫出名字。而且其心细如，能从行文中读出新闻的水份比例，记者们尽皆叹服。

另外梁红玉也开始出差，也不远，就是周边四州，每月要下去一趟。但来回折腾每月有半月时间没能在家中。欧阳一个人时候就感叹，女人是黄脸婆自己不喜欢，女人是事业强人，自己怎么也不喜欢？

完颜兰已经被送回金国，而金国三船皮毛、珍珠、人参价值过2o万贯的赎金也让欧阳甚为满意。随着刘惠兰每天工作的缩减，梁红玉终于也不再去外地，专心负责起副总编的工作。两人的感情倒是日俱加深，从原来的恩义到了现在的男女之情。

而欧阳也不清闲，而今重点也是在军厂这方面。张玄明也是每月都下来一两次视察。皇帝也派出内卫到阳平看军厂的进度，三方都非常重视来年这一战。

一切都顺利，欧阳翘脚公堂之上，左手茶右手看每月例行公文，还是满自在的。而今这公堂门庭冷清，衙门左右一排房子都买下来改造成办公地点。基本没花钱，扩建新城用的是地契换，有地契和附近居民调整一下房子，很快附近产业就归纳到欧阳的私人产业进来，当然是办公性质，欧阳还没打算放租。这做派已经过了中国二三极县市行政水平。统一一排门面，门口挂有单位，还有牌子清晰写着这个门面所办理的事项。即使是告状，也是有人去分担的。除非是脑袋烧热了非要来敲衙门的鼓除外。

当然，按照规矩，衙门还是要开的，而今公堂就如同欧阳的私人办公室一般，除了门口值勤的衙役偶尔聊两句外，没有人来打扰。不能怪欧阳懒，不少案子欧阳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比如有个婆婆来告媳妇，说其谋害亲夫。询问了下原因，原来是其儿子两日未归，而之前曾和媳妇暴口角，婆婆历数了儿媳妇暴力对待儿子种种事。于是欧阳带衙役出马，用醋洗了整个房子，未现血迹，房子后山查新土。而后全村进行走访，毛都没现。折腾了两天后，那男人却晃悠回家，原来是去窑子里找相好的去了。欧阳讯问婆婆，婆婆就承认，她说的自己儿子被媳妇娘家人毒打纯属子虚乌有，而她编造这些谎言，为得是让衙门帮忙找儿子回来。

还有等等案件让欧阳都哭笑不得，于是设立了刑事组，接到刑事报案，立刻有人前往确认。伤害案会有人进行伤害评估和调查，命案则由展铭或者

欧阳再去调查。这样一来，欧阳和展铭就轻松很多。

一般人现在也不去公堂骚扰，但今天却有人来。值勤衙役报告：“大人，有个叫李德财的庐州商人求见。”

欧阳喝口茶道：“生意找商业协会，被偷被抢找刑堂。”

“是”衙役出门外，过了半盏茶的功夫又回来报告：“大人他跪在那不走。”

Tmd打扰自己好心情，欧阳道：“让他进来。”

“是”

那个叫李德财的一进来就扑通跪在地上喊：“大人，救命啊”

“……”欧阳放下公文问：“被抢还是被偷，还是有人要拐卖你？”

“大人，有人要害草民。”

“害你？谁啊？有恐吓信吗？有恐吓证人吗？”

李德财道：“是庐州的郑平。”

“兄弟啊，庐州的案子你跑寿州来？寿州是京西北路，庐州是淮南西路。这老大的老大都不一样，你告我这来，我倒建议你去告御状比较合适。”欧阳心理道：你扯淡嘛，难道看本官英俊潇洒不远百里跑过来瞻仰？或者是看我欧阳好欺负？

“大人，听我说。”李德财见欧阳没让自己起来，也就跪在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事情说了一遍。原来这李德财是庐州梅县做纺织生意的。上次阳平商贸洽谈会也来参加，并且还付了1o贯的阳平商业协会年费。后来商业协会人带他参观了一些厂子，回去后也学着人家进行改革扩大经营。原本是有展前景的，可没想庐州也有一纺织厂的商人叫郑平，其是淮南西路‘节度使留后’的侄子，看梅县吞并着庐州市场，还威胁到自己的地盘，于是勾结了庐州的通判以莫须有罪名扣押了李德财，利用关系让庐州内所有印染厂不予提供印染材料，并且让梅县知县以纺织品税品未上清楚为原由，拒绝让其在市面上销售。最后李德财出来后现，自己的货品积压，工人们等着支薪不成，已经告了官。梅县县令已经封了纺织厂，不日将拍卖纺织厂用于抵债。

“起来吧，一边坐。”这不是地方保护，而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欧阳想想后问：“你加入了阳平商业协会，怎么不先去找商业协会的人呢。”

“找了，苏老爷他们说，如果是在寿州就算了，但在庐州他们也不好插手。草民被逼的没办法，只好来麻烦大人为草民做主。”

明哲保身。欧阳吩咐：“来人，带李掌柜下去歇息，另外通知下去，明天晚上商业协会开会。”

“是”

……

第二天晚上，阳平商业协会十几名阳平有钱人一听欧阳为这事开会，都面面相觑。苏老爷先说话：“大人，这事我们是知道的。但一来事在庐州，二来还涉及到四品大员，三来这事我们即使想帮，也没有办法。四来，庐州对我们阳平商业协会还是比较照顾。”

“都是这么说。”欧阳摇头：“你们就没想将来有一天这事落到你们头上怎么办？你们有没想过哪天我调任，或者死了，也有人这般勾结官府吞噬你们财产怎么办？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利益，就没想过，这事不是王德财倒霉，而是王德财让人眼红。我当时组建阳平商业协会，目的就是想大家抱成团。你们看过蚂蚁过河吗？一只只过去全被河水冲走，但抱成一团过河，牺牲了小部分蚂蚁，但大部分蚂蚁还是活着。”

第一百三十六章以本伤人

苏千点头道：“这事要是我们不管，那人家在我们这入会就没有了意义。我觉着不能袖手旁观。”

“你懂什么？”苏老爷教训道：“自古民不与官斗。我们都很同情李掌柜，但我们确实是爱莫能助。”

苏千道：“爹爹，大人既然让大家开会，必然是有办法。孩儿觉大人说的对，商人要抱成团，否则我们商业协会真没存在意思。大人以前说过，商业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家。”

十几个董事成员互相看了看，苏老爷点头道：“大人，先说说你的看法。”

“第一，垄断庐州印染材料，逼迫印染接李家的活，同时让郑平那纺织厂无法印染。这问题不大，我看了看，提供印染材料的周边场子，有很大部分有我们商业协会的活。他们不敢得罪我们。第二，调动附近几州商业协会的纺织厂，降低纺织品销售价格，半个月内饱和庐州市场，压垮郑家。这点和他们说明缘由，我相信他们愿意让利，否则事落他们头上，就没人救他们。第三，阳平钱庄放李德财贷款，免掉拍卖。第四，组成律师团，告到节度使处，如若不成，上京告御状。必须是熟知律法的人组成，一举一动按法进行，别让人抓了把柄告个煽动造谣之罪。第五，通知东南钱庄，请不要给予郑家放贷。第六，对郑家其他产业进行打击，以本伤人，耗**最后一文钱。第七，皇家报将跟进这次商业纠纷事件，真实报道。最后一点，一旦接火就没有回头之路，不接受郑家任何服软条件，必须一口气打死。最后将郑家划进黑名单，其子孙子侄任何产业经商，都进行干涉封杀。”

“……”欧阳话完，董事们低头思考，交头接耳。

苏千道：“贸易会上，很多商家入会。为得就是我们保护他们。同商业协会不在同地同产业竞争，帮助商业协会产业，帮其压过竞争者是我们的保证。我知道各位叔叔伯伯的担心，就担心我们做大了，枪打出头鸟。但小侄要说，这阳平钱庄已经做大了，上次差点倒闭。但是皇上为什么也不压制钱庄呢？一来是无法压制，二来于法理不服，三来，钱庄每年交纳多少税金，朝廷也有数，当去年已经过了茶税，再过几年全大宋的钱庄将盐税。成为大宋国库第一来源。我们即使做大，但是一没兵丁，二没反朝廷。做大了朝廷反而好管。国库增资，百姓安康，有饭吃有钱花，社会稳定朝廷何乐而不为？”苏千并没有说朝廷现在对外政策很多要通过民间商人进行。

一名董事道：“而今，我们好多身家都在外地，老朽在黄州、舒州也有产业股份。如果此事不管，将来外地产业有难，别人必然也袖手不理。而今我

们有都有几个钱，每人出个几万贯摆平了此事，对阳平商业协会声誉也大有好处。”

欧阳道：“可能不用出什么钱，只要相关产业链进行遏制。没有原料、没有加工、没有市场，任何人都玩不起。再说即使要钱，全商业协会百家商人，还怕斗不过区区一暴户？”

“干了”一干董事点头。

“恩，苏千就麻烦你派人联络大家。我们也先礼后兵，商业协会开一书信过去，让郑家缩手，如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

郑平把信扔到了一边不屑道：“阳平商业协会手好长，竟然伸到了庐州来。来人，等李家厂子一拍卖，全城纺织料子提价三成。”他是算过，外地即使运货过来销售价格也只会比自己本地提三成价格之高不低。

但接下来的事让他知道什么是商业制裁。

先来报告的是印染厂，厂主哭着和他说，印染厂没原料了，有人说了，要原料必须签定契约，只接李家厂子的活。接着是倾销，几乎是一夜间，庐州四个县和州里纺织料子全部饱和，无论是麻布、棉布、绸缎，其市场价格仅仅郑家的一半。百姓们见便宜哪有不占的道理，立刻着手购买。

郑平也不是普通人，立刻让人抢购，这几乎是成本价的不买白不买。但越买越心惊，市场上的货物不仅没少，而且收到消息。寿州、江宁府、黄州、舒州等六个地区全部开始对庐州进行赔本式的倾销。郑平这次终于意识到是阳平商业协会的报复行动，于是立刻停止收购，转而降低价格出售积压商品。但他一低，阳平商业协会开始疯狂收购。这么一进一出郑平惊惧现，自己的原材料已经用光。而本地提供麻、棉等物资的厂子已经全部停止向他供货，外地就更不用说，连毛都买不到一根。

以本伤人啊他们是赔钱赚吆喝，几轮较量下来，自然是阳平商业协会更吃亏，但是阳平商业协会那财力根本就不郑平能抵挡的。现在厂子几百人不开工白拿薪水，是解散他们还是留下呢？关门，自己投资到纺车、场地的钱全部打了水漂，那可是全部身家性命。不关，他们会耗到什么时候呢？

郑平还在犹豫时候，消息来了。郑家亲戚家业全部受到了大面积的打击，其中有两家场借贷了阳平钱庄的钱，被告官没收了产业，人也关进了大牢。家族已经有人要郑平回话。更是在这时候，节度使突然派出兵丁将庐州通判、梅县知县缉拿，自己的叔叔也被调到了闲职。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阳平商业协会的专门打官司的一群人，人家还说节度使这边没说法，就直接告

御状。罪名很简单，欺压良民，强夺私产。

更要命的是，当初弄这场子朝东南钱庄借贷了钱，而今人家逼着自己还钱，不还就告上官府。郑平唯一纳闷的是，很多不是阳平商业协会的人，怎么也朝自己下死手？

“所以说，人要看报纸，商人更要看报纸。”欧阳边看报纸边道：“皇家报是你生活的伴侣。”这报纸有记者的采访，把两家纺织场争斗过程写出来，里面虽然不涉及官府，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官*商*勾*结。身为一个没官勾结的商人，最恨的就是有官勾结的商人。舆论的正面全给了李家，而负面则全给了郑家。不少非阳平商业协会的商人，也愿意少赚点，或者亏点小本钱进行落井下石。

苏千道：“大人，郑平已经准备拍卖自己的纺织场。”

“卖不了。”欧阳道：“庐州知州说了，这纺织场部分侵占了农田，应由官府收回还耕于民。一个不走偏门的人，是不会捞那么多钱。一个走偏门的人，总有无数的破绽。”

“恩。还有，预计本次阳平商业协会总亏损过30万贯。我爹爹说了，他拿五万贯来补这个债。其他人都有表示。我说了您意思，就是按原始股份比例来贴。”苏千说完有些不解道：“大人，我认为此事有不亏钱，甚至可以赚钱的办法。比如只要我们钱庄贷款扶持李德财，或者控制原料……”

“要多久？一年还是十年李德财才能挤垮郑平？李德财会不会半路收手？苏千啊这不是郑平一家的事，而是表明阳平商业协会的一种态度，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我们不惜赔本。而且这事了后，加入阳平商业协会同盟中商人更多。有人保护他们，相对他们在别人需要保护时候也会挺身而出。的确，这事我们亏了。但是我相信一旦有第二件事，商业协会商人会自觉的团结。这次不是就有两家纺织场，还有一家原料厂自己贴补部分亏损吗？能加入商业协会的生意人，都是有点见识的。知道什么叫舍小钱赚大钱。不要指望外面三文钱一个鸡蛋的卖主会为之出力。对了，这次表现好的要记得，以后有好处先惦记人家。”

“恩，知道了。”苏千知道欧阳说的是西夏那边的事。西夏战乱之后，在统治者看来要收拾残局是相当头疼的事，但对商人来说却是一本百利的好地方。当说粮食生产基地，一个商家要能拿到百亩之田，那就赚翻了。西夏种植业多在平原，耕牛等农具使用分外方便，战乱难民又是级廉价的劳动力。畜牧业也有达的地方，宋内皮革业不达，价格居高不下，很大原因是由于原料的供给不足，这设立一个养殖、加工基地再销售到宋，那利润不是盖的。几方都有利益，朝廷希望是占领地安定，商人追逐利益，武将希望商人出钱鼓舞士气打胜战。

道理谁都知道，但谁能在这好处里面捞着吃的呢？只能是那些勾结上了军队的商人。没有军队的保护，商业是无法开展。甚至都不允许开展。还有圈地，必然要损害当地人的利益，没有军队的帮忙，是拿不下来的。还有零售市场商人也眼红，这几十万的奖金，军队要怎么消费？这可是一个大市场。

欧阳这边刚送走了苏千，又有人来拜访。来人是东南钱庄的总掌柜周安，非常上道，上来就放上盒子包的礼物。并且客气道："一点小意思，请欧大人笑纳。"

欧阳呵呵一笑道："周掌柜，你要是有我这知县份内事，不用送东西。要是阳平钱庄和商业协会的事，送礼物也没什么用，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

"一点土特产而已，大人言重了。"

"拿人的手软，看来我们没法谈事。"

周安听欧阳下逐客令忙道："那就先谈公事。"

"周掌柜请讲。"欧阳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客套的话不爱说也不爱听，他没打算把自己精力耗费在这方面上。如现在领导今天一个会明天一个会，其实他们需要就是一纸文件而已，可笑的是还有文件精神座谈会，连文件都看不明白的人，看来也只能当领导。纳税人如果有选择，肯定不会去养一群废物。要么阳平在欧阳带领下，节奏相当的紧张呢。

周掌柜早打听了欧阳的处事风格，当下进入正题。东南虽然有赵玉扶持免税赋等政策，但政策施行时间不长，各处破坏严重，目前是朝温饱问题去了，如北面这样颇有富裕是差太多。所以东南钱庄虽然开办起来，虽然也联了八州，三十一个县。但是资金却是断链的严重，最主要是存款跟不上贷款的数目。而且由于还是半家族管理，疏漏颇多，坏帐时有出现，还生几起贷款收不回之事。

介绍了目前的处境，周掌柜就开始说想法，最好的想法是欧阳说服阳平钱庄合伙，东南钱庄主控股在东南展。即使不成，想欧阳出面帮忙邀请阳平商业协会的成员参加杭州开春后举行的贸易会议，就是大规模引资。再差一步，是希望以扬州和杭州为中心，开展一个商业区。

东南现在政策好，有些地方免税三年，有些地方减免半税五年。再加东南劳力比北面的便宜许多，去那边办场确实大有可为。这也是因为交通不便利，只能是针对一州或者数州的市场开办场子。

周掌柜道："小的来时候已经和杭州、扬州的官员们打过招呼，两路的路查使都很赞成小的看法。"当然赞成，地方富庶一点，捞也捞多一点，生活也

过得好一点。亏了是别人的，赚了自己有份，傻子才不干。

欧阳沉思一会道："周掌柜，我和你说实话吧。你来的不是时候，要换了半年前，或者是一两年后，这投资当然没问题。东南人口众多，居住密集，这么一个大市场谁不想进入谁就是傻瓜。但是目前……"

"小的知道是西夏那边。"

欧阳有点吃惊："你怎么知道？"

周安苦笑道："估计现在全西夏人都知道了，何况是和官府有点联系的小人。大人，在下也不贪心，就是扬州、杭州两地最少让在下拉点钱过去。如阳平这般，一地兴起，周边附近都有好处。扬州有码头，还可以行船南下或者北上，大有作为，而且扬州海产一向是有名的。而杭州乃是四大商港之一，又是东南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其中丝织品，即使是阳平恐怕也不及项背。"

"我知道，杭州一州加县在城有20万户，百多万人，莫说是东南，在全宋也是前三甲。"欧阳道："要不这样，我带你引见下商业协会的董事，具体说个计划，再从外地给你联系外地商业协会注册客商。阳平本地的人现在心思放不到东南那。这大宋要有钱还是属东京，百万之人不在少数，千万身家也时有耳闻。"

周安喜道："如此是最好了。大人您是不知道，这干钱庄的最怕穷。当地要穷我们都得一起喝米汤。这东南钱庄名头似乎和阳平钱庄一个响亮，但却是金玉在外，败絮其中。一年多下来，盈利都不敢说，当撑门面这架子都入不敷出。"

欧阳笑道："周掌柜，这阳平钱庄该学的你不学，不该学你的你倒学了全。其实我一直想找你，苏千也想见见你，做个君子协定，大家划清楚了片区，左右不过界。至于东南钱庄的垢病这样也非常容易解决。来人……请苏千回来。"

这转头刚走，又被叫了回来。苏千有点纳闷，进去后欧阳一介绍，心里有了几分数："周掌柜，苏某在阳平洽谈会可是伸长了脖子等您，没想您老却看不上小小洽谈会。"

周安苦笑："苏掌柜见笑。说实话，不是周某不想来，而是不敢来。阳平钱庄有钱万万贯，我东南钱庄有钱万万文。来了借贷放不出，不是砸了招牌。"

苏千和欧阳说的一样："周掌柜别怪苏某唐突，东南钱庄似乎不太应该和阳平钱庄学。不瞒你说，欧大人一力阻止钱庄南扩，原因是因为朝廷的忌

惮。所以到了淮河，我们就停了脚步。”

周安自然知道苏千的意思道：“淮河为界，倒是非常清晰。”

“周掌柜别误会，这我们两家界限划了清楚，你们钱庄就能起死回生。”

“愿闻其详。”

“这两年东南安养生息，百姓其实还是有几个钱的。但周掌柜却不能学阳平钱庄，阳平钱庄进出都要收钱。而东南钱庄……苏某建议是进给钱，出收钱。简单说就是别人存钱你那，你给予利息，别人找你贷款，你多倍利息收回。有钱才能放贷，有钱才能飞票。”

周安想想后道：“此事周某想过，但是万一阳平钱庄也学周某这般……”

“所以我们要划界，互通有无。订立一个标准，在标准中自由调整。这样阳平钱庄肯定要吃亏点，但说实话，你们钱庄不做起来，朝廷就一直惦记着我阳平钱庄。枪打出头鸟，苏千为此还险些赔上全家人的身家性命。”苏千道：“将来成熟，我们两家可以互设钱庄，明面竞争，私下默契，有钱大家一起赚，毕竟钱是赚不完的。”苏千说的就是制衡的重点，一旦有东南钱庄制约阳平钱庄，朝廷人就会对阳平钱庄放心。当然，这样的代价是丢失部分市场，但这是注定的从激进扩张到稳定展的重要一步。

第一百三十七章校长人选

欧阳一边说：“只不过我多嘴一句，你和你们股东那些家族里人多是纨绔子弟，而且之间防范心甚重。看阳平，股东的酒囊饭袋儿子也很多，但总有几个出色的，而且大家都放心苏大掌柜。周掌柜如果没这份魄力，恐怕也没资格谈别的。做商人的，有钱就是娘。谁能帮你赚钱，谁就你嫡亲儿子。不能帮你赚钱，还让你赔钱的就是孙子。你这点一点都没学到阳平钱庄。”

“唉……”周安苦笑：“大人未成家不知道其中复杂。当说周某夫人和两位左右夫人，就有子六人。这一人去分店当掌柜，另外两位夫人就不满意。有道是加和万事兴，想要一碗水端平，难啊”

欧阳想想道：“我看这么着，这年节后开春三月左右阳平大学就要成立，现在正在招生。其中经贸课程是阳平钱庄抽调的几位大掌柜授课。有东京钱庄的、有应天府的，都是一等一的业绩最好，声誉最好的干将。学业为期半年，结业成绩优秀的你就自己斟酌着办。周掌柜，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可是能坏一锅汤。”

周安喜道：“有这样课程那太好了，在下也可以明正言顺让一些人离开”

“不过……要交学费的，每人一百贯”欧阳笑道：“这不是义务教育，不好意思，总不能本县再贴腰包吧。”

“好说好说”一百贯对能做这样生意人来说，小钱。

“对了，太上皇在杭州怎样？”

周掌柜笑道：“不瞒大人说，这失势就失势，日子可过得不太好。杭州知州和在下说，朝廷每月让杭州调拨一笔费用给行宫。可是这太上皇生活颇为奢靡，单说从东京拉下来的妃子就有二十多人。杭州可是受不了。每月按例供给，除了皇上特意交代的王皇后给予大内特别体恤外，其他人日子还是过得颇为清苦。即使这样，太上皇每写字要最好的文房四宝，青楼一样逛，经常还请一些当地的知名文人进宫喝酒作诗。可怜那皇后屡屡找娘家要钱贴补行宫费用。最糟糕是……”周安小声道：“太上皇因为荼毒东南，百姓们对他很不待见，行宫街上买的东西都比别人贵几分，太上皇有感于此，做了不少诗词。幸亏当今皇上气度，也不计较，只让杭州管理好行宫的出入官员。大人你是……”

欧阳知道他是怀疑赵玉派自己去下黑手，当下解释道：“这阳平大学什么都不缺，就缺一镇校之人。看我那群教师，虽然个个有能，但个比个的没名气。先前我和皇上聊了，皇上也头疼太上皇的胡言乱语，这聘他个差事倒也是好事。她就怕太上皇抹不开面子，她也不好逼人家，就让我自己看着办。”

周安一笑道："其实这事也简单。欧大人帮在下这个忙，这点小事包在周某身上，周某其他不成，但在扬苏两地还能办些事，保证让太上皇如坐针毡。不知大人何时去杭州？"

"下个月，十一月中旬吧。"

"那好，在下会事先安排。"

……

镇校之人必须是要有的，一个大学有名气与否在于有没名气的文人。从古到今，从外到内都不能免俗。比如在近代黄埔军校的声音有资格最大声，周恩来是我们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是我们校长。本校出多少多少将领，出多少民族英雄……换一个地方，我们是xx师范的，xx是我们的毕业生。谁服气你啊（特指，非指师范毕业生）

李清照拒聘在情理之中，再说她的名声欧阳还不太满意，镇不住场。可惜苏东坡，欧阳修都没了。左看右看楞没看到什么人才。这才想起了打宋徽宗主意。要说这家伙在圈子内是公认的大家。一手的瘦金体，到了现代还无人敢叫板。那一手画也是叫绝。其设立的翰林书画院里门生多多，此人拉来占山头，份量十足。

这想法早就有了，就是想这家伙不会那么落面子，跑来给自己亲点的状元打工。但没想周安是拍胸脯一口答应下来，这让欧阳大喜。要么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宋徽宗这条老龙，小蛇就可以收拾他。

宋徽宗本和朝里一些官员还有来往，但是东南百姓对宋徽棕态度很恶劣，这些官员也不大敢来往。这叫民愤，这不能怪老百姓，就因为这家伙，百姓的女儿还在当ji女，害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没事又跑到东南这花石纲流毒最重地方来颐养天年，不仇视才有鬼了。

欧阳觉着自己这知县当得越来越不象话，没事就到处跑，和那些勤政的官员比起来，实在是贪污有愧。但是在县里左右又没事，再说州里派人下来，或者是知州等下来，已经习惯了欧阳的不在。反正到时候有人接待的好好的。这方面自然是欧平的功劳，这州里武文主要官员和将领生辰时经常都会收到一些礼物，价钱也不高，但是也低不了。所以欧阳爱跑随便跑，欧平留下就好，没人在乎欧阳不在家。

……

十一月的杭州，却生了不大不小的事。百多百姓齐齐朝官府上告宋徽宗，说由于其的奢靡无度，导致他们家破人亡，要求州里给他们做主。宋律

法内规定，民告官不得越级，但宋徽宗是官吗？答案是否定的。而百姓那边却是据据有实，连哪道纲都说得清清楚楚。只不过州府是不会接这样的状纸，但是也不好驱逐百姓。于是百多人全部跑到郊区行宫门口围上了，州里忙派兵丁保护。这些人自然是周安指使的，不过周安没想到，自愿加入围堵行宫百姓在几天内过了四千人。后来想想也对，现在农闲……

欧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带了四名衙役到的杭州衙役名曰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是第一第二批的老人。带他们一来外面琐事有人处理，二来也是为了安全考虑。手弩在身，刀法又得展铭指点，但凡小伙的贼人基本可以无视。

宋徽宗在行宫内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失势的皇帝，比脱毛鸡还不如。儿子生了一大堆，但他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别指望了。刚开始还有一些官员不怕赵玉来看望自己，后来跑来了皇家报杭州专版，大肆渲染，结果造成了第一次百姓围行宫事件。官员们一看，这和皇帝作对是叫有骨气有气节，惹众怒惹皇帝怒那就是奸臣，于是都不再理会宋徽宗。而正因为皇家报，封死了宋徽宗东山再起的可能，来往也只是一些舞文弄墨的人罢了。

“这个欧阳，还是朕亲自点的状元。”宋徽宗忿忿，就是这该死的皇家报。每次在提高赵玉境界的同时，还要拿自己做比较。比如赵玉对东南安养生息，连续不间断派出路巡使监视官吏，和自己那会死活不管盘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人气都被其拉足了。

王皇后在一边道：“太上皇，您只能称呼自己为孤。”

“走开”宋徽宗烦道。

一名负责保卫安全和监视的内卫：“报太上皇，阳平知县欧阳求见。”

“他来干什么？不见”

王皇后道：“还是见见吧。”

“不见”宋徽宗甩袖子站起来，准备到内宫。

“微臣见过太上皇。”没想欧阳直接闯进来，拱手弯腰行礼。

这次连王皇后也生气了：“好你个欧阳，真视哀家无物……”

“哦我是有太上皇特别恩赐的龙牌。”欧阳拿出龙牌，这东西是关扑赢的，赵玉一直想弄回去，但又不敢欧阳去对赌，只能放在欧阳那。欧阳道：“太上皇，微臣是路过此地，见有刁民闹事，特意来看看太上皇。”

宋徽宗冷哼一声问："赵玉派你这鹰犬来干什么？"

倒是王皇后客气道："来人，看茶。"

"……"

王皇后左右一看，连个应声的人都没有。不禁叹口气，这使唤人本来也有十几个，只不过后宫有二十多位妃子，什么郑氏、王氏、刘氏、还有李师师。这些都是宋徽宗所宠爱的女子。

"来人"欧阳吩咐一声。

"在"两名衙役上前，在桌子上放下两个盒子。

欧阳走过去，把盖子掀开，顿时满物金光闪闪。欧阳拱手道："黄金百两，在下私人一点意思，请太上皇和王皇后不要嫌弃。"

黄金百两，相当一千四五百贯。是杭州府提供给行宫的两月花消。宋徽宗脸色马上好了三成。轻点头道："看不出来，反倒是你还记挂着朕。"这些年头多余的开销都是妃子们凑的。

"太上皇哪里话，如果不是太上皇亲点和提携，微臣怎么做得阳平知县。"欧阳客气道："不过微臣看这杭州刁民确实是太不象话，还有这杭州府也是，任凭刁民做怪却不驱散。"

宋徽宗也是后悔连连，原本有其他行宫可以选择，就想着杭州文人墨客多，气候好，于是自己却选了杭州。但没考虑到这里是花石纲重灾区，也是拥护赵玉最热烈的城市。官府那边也是阴奉阳违，委屈自己上书和赵玉说自己想搬行宫。但赵玉却道，国库空虚，一动就要多少多少钱，请太上皇暂且忍耐为推脱。

王皇后道："欧大人，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和皇上说说，即使搬到我娘家德州去也好些。"她父亲是德州刺史，官名颇好，赵玉对其也是赞赏有加，之所以对王皇后另外拿大内体恤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欧阳道："回皇后的话，即使去了德州恐怕……皇后的父亲清明如水，再加德州地贫人少，想也不比此地好上多少。"

王皇后道："要不大名府……"

欧阳歉意道："这个，皇后知道的，皇驾不可轻动。这一动必然要从东京调派大批人手过来。而今皇上对东南免减税赋，这恐怕有点难。"

“唉……哀家也知道。只不过这杭州地面实在是难呆。”王皇后好容易见到正式官员来访，又那么客气，对朝廷又有一定影响力，又是赵玉的亲信，已经带了几分哀求的口气。

欧阳想想后道：“微臣阳平那正想办家大学，这校长之职一直空缺。如果太上皇愿意就任的话……”

宋徽宗和皇后都明白，这是赵玉觉着宋徽宗话太多的缘故，准备给其找点事做。宋徽宗刚摇头，王皇后先问：“什么是大学？”

“就是大宋人才基地。预备先开设工商管理，金融贸易，市场策划，宋律，还有文课和画课。这其他都找到合适的人。就是这文课和画课一直没有合适的教授。主要就是吟诗作对，词牌书画这方面的。”

“也就是先生？”王皇后摇头：“欧大人美意哀家心领。”

“微臣斗胆，这太上皇的书画词牌乃是大宋一绝，无人能出其左右。太上皇亦是常以诗字会友，即使在杭州亦是。而多有才俊有所忌讳，再加杭州路远，无法在侧。阳平就在东京左近，民风淳朴，又无花石纲之累。太上皇可以荡舟清河，和文人墨客饮酒对诗。闲来又可以微服民间。”

宋徽宗摇头道：“阳平的铜锈味太重。”他内心已经有些向往，但也考虑到当地的风情。

“就因为铜锈味重，急需要一大家改善。只不过，微臣也只是个知县，所以太上皇要带个三妻还可，但是妃子们要全带去，阳平那可没有那么多的地方。还有太上皇到任，按照规矩，每月是一百五十贯的薪水，每年逐加一成，年底享受双薪。微臣知道这说钱太委屈了太上皇，但泱泱学子，无人教导，乃使大宋全是谈钱之人，急需太上皇亲临。百五贯在阳平也是足够日日买醉，文房四宝也可以每月一换，生活方面绝对不会有问题。再者太上皇也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这个嘛……”宋徽宗看皇后，最后一句那是打动了宋徽宗的心。再也不求着赵玉给口饭吃，自己能挣了。但是这百五贯并不算很多，阳平物价比杭州可高得多，这妃子确实是不能带太多。难道要打她们走？

欧阳道：“太上皇可以先行过去，等慢慢有基业，再将各位娘娘接过去。娘娘们还可暂住此地，我想杭州也不敢轻慢了。”

王皇后想了好一会道：“此事还要斟酌，不如请欧大人先回，容我们考虑几日。”

“是”欧阳转身道：“张三，李四，你们这几天白天先在行宫里帮忙干点杂

活。太上皇、皇后，这两人都是能干之人，好歹也能帮点忙，尽管吩咐。”

“难得欧大人一片心意。”王皇后道：“那就有劳了。”

“客气，客气，微臣告退。”

出了行宫，王五道：“大人，这开百五贯是不是亏了点？”

“亏吗？一个学生我收两百贯。”欧阳呵呵一笑：“这太上皇的名头在那，有钱人家谁不愿意让自己子弟多陶冶下情操。虽然是笔小钱，但绝对不至于亏本。再说这帐还报到大内去，皇上不意思下好意思吗？再者有他坐镇，保证阳平大学生员滚滚来。”

赵六点头：“难怪大人将大学设到了郊区，那边宽敞。”

“唉……阳平县城现在寸土寸金，这不是被逼的吗？”城墙已经开始修了，新城修的可谓是不伦不类。而老县城现在这地价不是一般的高。如宋徽宗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买四五平方地的。而就因为人太多，靠近县城的西门郊区已经兴起了建小别墅，形成了一小片住宅区。欧阳也抽人派出治安人员。只不过如此展下去，欧阳也没把握能不能把捏的住。现在甘信正在怂恿欧阳申请阳平吞并上谷改州制。欧阳则是否决，升州后多了通判，多了很多官吏节制，还有管理必须数量的军队，他没那么闲。

阳平无北门，东郊朝清河延伸成为新城。西郊则是小别墅住宅区外加一所大学。只可惜南郊路小山多，无利用的价值，只是拿来安置来阳平淘金的难民所用。上月统计，阳平县有户三万，人口十二万。农村也从原来20万人增加到了30万。而经济的展，对奢侈品和精神享受的需求也高了起来。但阳平的县城土地价格太贵，已经没有什么展娱乐的前景。而今之计，就是到南郊清河对面那块荒地，那边还有几千亩的土地，但是要架桥，要建轮渡，要平整那边土地等等，哪一件都是烧钱耗心的事。这事已经提到了议程上。只要欧阳拍板，立刻会有阳平当地‘房地产商’进驻。好几家有实力的商人都在盯着这块肥肉。那块地可以开ji院、开戏场、什么三拿也可以搞。有人还打算搞家百货场。还可以盖民居、酒楼。沿河可以开画舫……

要说这些地产商也是欧阳怂恿产生，早先是炒卖东京土地，而后炒田产，他们对房地产事业有着深刻的了解。欧阳则是感觉越来越把握不住这些有钱人。要么有人说过，十利而疯，百利而狂，有千倍的利益不惜动战争……说的是自己。由于欧阳每月的多元素授课，让商人们看见了市场的广阔，商机无处不在。欧阳只能是勉强控制阳平商业协会，利用阳平商业协会来制约商人。这短时间人家还会给面子，过个八年十年就很难说。

第一百三十八章年节

蔡京出宫回到了家，李逸风还在到处欣赏着墙上字画，见蔡京回来忙上前道：“蔡相辛苦，不知……”

“这利国利民之事，皇上又是又识之君，哪有不准之道理。”

李逸风大喜，轻轻放了一东西在桌子上道：“那李某先告辞，密码六个一。”

“来人，替我送客。”蔡京看了眼那信物，是阳平钱庄的信物，可以提五千贯钱。他现在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欧阳要开官课？这官课可是没有什么赚头。李逸风虽然没说是欧阳求他办事，但是蔡京不傻。只不过他寻思，欧阳开的这课程内容对朝廷倒是有大帮助，但是对他似乎一点好处也没有。难道这家伙真是忠君爱国之君子？

从欧阳事事表现看，对朝廷也算得上是尽忠。朝廷要打仗，人家就号召商业协会捐款，还降低武器售价，并且还利用皇家报鼓舞民气。先前武举也是在帮朝廷忙，贸易会又让地方和国库增加收入……这么看此人品德确实还可以。蔡京对欧阳的唯一不满就是，其间接压制士子。而今这阳平大学文商对半的课程，倒让他对欧阳增了几分好感。

而关于奸臣一说……一般奸臣都出现在昏君的身边。比如说秦桧兄台，他只是主和派，他代表着是皇帝的利益和皇帝的想法。否则你倒是想奸，一句话就把你撤了。蔡京是有钱，但郭子仪钱也不少。这些都不是评判的手段，评判的标准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是张邦昌联金之想，也不是因为私利出，而是对金辽不了解。有道是一朝明君，一朝名臣。一朝昏君，一窝奸臣。反过来说，汉武帝残暴一面完全被其驱逐匈奴的光辉所掩盖，其如果没有成功驱逐匈奴，那他就是暴君。一干臣子奸臣的名头就要落下去。

……

在阳平大学的施工现场，梁红玉提出了蔡京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欧阳楞了一下回答梁红玉：“就是拉关系啊这么多实缺的官送到阳平面上，大家喝点小酒，有钱一起赚。阳平商业协会以后在人家地面上也比较容易。”这是杭州知州和通判给他的灵感。当地办产业是一条，最好是让这些官员们入股大型产业。这样即使将来他们升了官，也有分红。而后形成一个商业官场大联盟。将来弄几批后，朝廷再想抑商，那就是直接打击官员们的口袋。而商业矛盾则有商业龙头阳平商业协会进行调节仲裁。什么官员没那么多钱？可以找钱庄贷款嘛。

欧阳没有蔡京和赵玉想的那么深远，或者说是他们把欧阳想深了。至于聘请两名太学士也有讲究，这两人身体好，还能活十年八年，两人的门生可是多多。门生再不孝，也不敢和自己老师过不去。请这两个人相当于朝朝廷交纳保护费。赵玉和蔡京要知道欧阳这真实想法，恐怕当即吐血身亡。含蓄的人遇见务实的人，吃亏的总是含蓄的人。这赵玉哪怕问上一句，欧阳说不好就把真实意图说了。但人家含蓄……

阳平大学建设由阳平第一施工队负责。欧阳回到了古代，看盖房子算是开了眼。打好基础后，十几个壮汉一人拿住一根柱子，大家一起使力，把柱子推到定点位置，这房子宽架就算完成。虽然是古代人智慧的结晶，但是欧阳感觉不科学。于是就出现了第一施工队，

第一施工队是欧阳入股的一家当地企业，其主要就是盖房子和装修。其针对是富裕人群。在初始会拿出设计图。比如沟水朝那里流，比如客厅多大，内屋多大，比如用什么材料。还有创新的吊顶设置，不再是一抬头就能看见瓦片。采光度等等也有标准。创新东西很多。最重要是设计，设计考虑到方方面面，不用落成之后，突然想东挖井，西打墙。你有要求说完，设计部会拿出图纸给你看。当然如此的服务收费标准自然高。设计部两个都自认为是欧阳亲传的徒弟，捞起钱来不会比欧阳善良多少。

阳平大学是免费设计，成本开工的项目。进度并没有由于报酬不高而降低，相反进展迅。教学部分在中间，左边是普通教师、后勤的住宿点，右边是教授级带花园的小别墅，前面是学生的居住地，后面是食堂，食堂前还有运动场。

欧阳对梁红玉道：“这里是将来培养栋梁人才的地方。”

梁红玉笑道：“官人把学费开那么贵，不是拒才于门外？”

“前面几期当然贵，后面就降下来。然后还会有奖学金，成绩优异者可以获得。”欧阳道：“否则第一批都是穷孩子，怎么吸引人家的目光？怎么引起朝廷的重视？怎么引起民间的热议。再者第一批都是有基础的人，比起没基础的穷孩子出人投地要容易许多，如果十年后才有出息，这大学还有谁来？这就是品牌效应再说，地方还是小，要扩建只能一步步来，僧多粥少只能是用钱提高门槛。”

大学金融课程教师抽阳平钱庄出色掌柜两名，主要课程是资本的流通、扩大、展、利用。工商课程是从阳平当地优秀场主中选择，主要课程是产业链的建设，原料、加工、销售三部分重点教授。特别是销售一环节，为其重中之重。阳平大学不教人家怎么烧砖头，只教人家怎么卖砖头。企业管理由苏千抽空教授，主要课程是人力资源的挖掘与安排。宋律主要教导熟悉宋律法课程，为将来各种官司提供律师。

这些课程中收费最低是医课，分兽医和普通医生。兽医教师由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辽人担任，而今商业的展带动畜牧业的展，物流农耕养殖行业牲畜众多，对于动物病，一直是宋内最大的空白。普通医生则是挖脚退休的三名太医，挖这三人可不容易，人家不愿意给出真才实料。其中最强硬的是居住在东京城内王太医，他最简单观点就是教会学生，饿死自己。医术只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欧阳开了两百贯月薪没打动人家，大怒之下差点派白莲去游说。而后还是依靠李逸风帮忙，把其独子拉到赌场，小亏了几千贯。最后才把其拿下。欧阳不担心其耍诈不好好教导，王太医这人信誉还是好的，答应下来事从来没掉链子。

欧阳叹口气道：“唯一问题就是这副校长的人选。惠兰忙着生孩子，其他有能力的都忙着做生意，我又顾不上这头。”

“可以让甘大人负责。”梁红玉道：“官人没事过来看看就行。”

“甘信忙衙门的事，又忙金尊大饭店的事，又忙着和真娘**，又要应付苏府，你就不怕他累死？”欧阳想想，自己身边还真没一闲人，要么只能是从衙役中选，不过那太不上台面了，这边可是有太上皇加不少官员，而后还会有武将。欧阳叹口气：“实在没人，只能是从记者那边抽人过来。”

“李逸风？”这个是记者中的小老大。

“不东京那边是重中之重。不仅是皇家报，还涉及朝廷、商业等等方面。”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李逸风是集行贿、受贿、打探消息、挖墙角等为一体的全面展人才。当然圈子内比李逸风强的人有，还不在少数。但是没有名气。欧阳道：“我不担心别的，课程反正安排好了，大家不会牵扯。就担心太上皇、还有当官的闹事。我万一不在，没个头面人说话。”

“哎呀”梁红玉眼睛一亮：“官人怎么把他忘了？”

“谁？”

“官人常说的刺头啊。”

“刺头？”

“宗泽啊这人连皇帝都敢上表责之，处事甚为公允。”梁红玉道：“恰巧他又是朝廷官吏，朝廷这边派了人，最少能看着太上皇，皇上多少也安心一些。宗泽此人只认理，不认人。当初户部派其下来查官人帐的时候，其可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不吃不拿，一点马虎都没有。妾身听说，即使太上皇也怕了他几分。”

“对头这家伙朝中间一站，谁都不敢沾晦气。”欧阳喜道：“还是我家红玉

聪明。”这家伙实在是太合适的人选了。即使是自己，调解矛盾也要顾虑几分，人家不用，人家本来干的就是得罪人的行当。无理的想和他讲理，太祖转世都不成。至于宗泽会不会来？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户部早不待见宗泽，其一上班看见同僚们毛病就要说，又不讲人情。户部前几个月就和吏部联系，看有没旮旯空缺。只不过而今空缺紧张才没安排过来。自己去户部一提，保证户部尚书感激自己祖宗十八代。

……

上表赵玉，就说自己开设大学是为了大宋储备人才，需要朝廷能派名官吏来监督管理。这要求不仅不过分，而且赵玉还很满意。于是就让吏部找人下去，吏部早有户部和欧阳的勾结，报了宗泽。赵玉对此人派此地甚为满意。有此人在宋徽宗身边，宋徽宗称呼自己是朕都会被其委婉批评。什么？宋徽宗辞职？来了这地方，难道还是你说的算吗？

这么些琐事一来二去，年节也终于是到了。

今年这年节就少了些人，甘信不在，展铭惠兰搭伙。就剩欧阳、欧平、梁红玉还有无家可归的白莲。最后在欧阳的坚持下，两名丫鬟珠珠、秀秀一起上席。欧阳很是佩服梁红玉的取名能力，放了现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宠物。

两名丫鬟以前显然是被*待的对象，而今到了这边，伙食不错，活又不累，自由时间还多。而今长的光泽圆亮，又加乖巧懂事，可人又可爱。欧阳也没拿她们全当外人看。

今年年夜饭讨论的议题是：欧平、白莲的终身大事。欧平很简单道：“少爷不成亲，欧平就不会有想法。”欧阳和梁红玉不叫成亲，真正成亲是要双方父母下媒书，而后族长入族籍。而欧阳正妻生了男娃娃之后，欧平才会改口叫上老爷之称呼。

欧阳笑道：“哪有那么多讲究，喜欢就说一声。你也常去各官府地送礼打交道，不管是公主郡主，京中商贾，只要看得上说一声。白莲你呢？”他也真没现欧平春心动，当然不排除自己没注意到。

白莲可不一样，过了年就是二十四岁，早开始交人头罚款。白莲回答简单：“没看上眼的。”

欧平道：“白莲姐倒是在惠兰姐安排下相亲了几个，身家都还清楚，品德也不错。但白莲姐就是看不上。说这个没学识、又说那个没气魄。还有，什么没气度、没思想等等。”

白莲无所谓一笑：“只求大人不嫌白莲在身边碍眼就成，成不成家，真没

关系。”

梁红玉摇头：“这可不成，女大当嫁。这事我也上点心。你要看不上什么权贵子弟，商贾人家，就找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再不满意，那么多记者随便挑，挑准了让我家官人给你做主。就从这欧府出嫁，谁都不敢看轻你。”

欧平笑道：“白莲姐，你可不要用我家少爷标准来挑人，不过这么挑人的话还真有一个。”

“谁？”欧阳都好奇了。

“苏千啊”

“死开，人家有老婆了。欧平这事得和你说，一夫二女，这二女都不会开心。女人天生好妒，当然男人也天生小气。即使明面上不说，私下也郁闷得紧。这将来左右都生了孩子，一碗水端不平，家中琐事纷争太多。善良不等于无私，你看皇上的三千佳丽，哪个不是勾心斗角的？这不仅涉及到男女之情，还涉及到家庭建设。其中之复杂不是你所能知道。”

白莲疑惑问：“大人你又怎么会知道？”

怎么知道？自然是看得多了。这种事在九十年代的香港非常普遍，内地一个家，香港一个家。比如欧阳前女友的父亲就是这样，而后内地的妻子死了，两个孩子来投奔自己。那家庭矛盾真是……这也就是孩子，要是把那妻子也转过来，后果不堪设想。而到了欧阳这代人就不这样，分化出几个标准，一是情妇已经取代了两妻世俗，入主已婚家庭。一夜*入主年轻人思想。当然一夜*也有一定的道德底线，比如欧阳这圈子，有女朋友，基本就不会去沾手，如果沾手在朋友圈中也是要被鄙视和谴责的。但有了家庭还在外面乱来的，反而正常了，事业有成又没个情妇什么的都不好意思出去说，追求完美的最好有个把私生子。道德标准变化无常，有时让欧阳这样收入无忧的准精英人才都处在生活的迷茫之中。而工作又成了麻醉迷茫的工具……

“少爷，你想什么呢？”欧平一边打扰。

“没什么”欧阳摇头，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不会理解。这是一种对道德的迷失，对伦常的迷茫。多元化的文明充实，反倒是让人看不明白。这些问题已经是欧阳这代人最大的问题。他们希望道德，但同时又践踏道德。叛逆、压力、外来文化冲击、道德底线，这些有自主思想的人受到的伤害却是最大。欧阳转换话题问：“一会是什么节目？”

“打麻将”梁红玉和白莲异口同声回答。女人对此项运动她们的兴趣和男人对某项运动的兴趣基本持平。但最可恶的是，两人补充一句：“但不和你打。”这不能怪她们，和欧阳打扑克打麻将，从来就没赢过。就是他一家大杀

四方。后来梁红玉借枕头风一打听才知道，合着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官人明的。

“行，你们玩。”

……

欧阳身靠在衙门口，看得到处放鞭炮热闹的人群，反倒是有几分失落。欧阳不喜欢鞭炮，现代人大都不喜欢。那东西吵。所以欧阳觉着如同是这世界之外的人一样……想想，欧阳反道释然，自己本来就是这世界之外的人。欧阳交代值勤衙役：“通知兄弟们，加强巡逻，注意防火。”

“是”衙役有点奇怪，这话今天已经交代三次了。衙役们也是减少了休假加强巡逻，怎么还惦记这事？

欧阳也觉着自己有点唐突，挥手笑笑。这时候一队马队从远处而来，近了一看，是五名大内打扮的人。当先一位是太监。只见那太监手拿圣旨道：“阳平知县欧阳接旨。”

靠，九公公都放假了，自己怎么还得接旨。欧阳无奈道：“公公稍等，这就去准备香案。”

“不必了。”太监下马直接念，两个意思，一个是体恤欧阳一年辛苦，特赐黄金百两。二是重点，任命欧阳为遣秦凤路监军使，二月初三之前必须赴任。而后稍微客气把黄金给欧阳后，就和内卫打马而走，显然还要再去下个地方传旨。

第一百三十九章西夏特约记者

欧阳拿圣旨有点纳闷，怎么自己当了监军？琢磨想想，也对，自己这监军还担负着商人和军队之间的协调工作，还有监督武器的运输工作。看来自己这监军不是那个目的的监军。正规的监军估计还是李汉，大小人家李汉是皇差，皇帝身边的人。

如果二月初三要到达秦凤路，那一月中旬就得准备上路，算算时间，宋徽宋自己是接不上了，不知道会不会闹翻天，不过宗泽在会好一些。大学开业自己也无法参加……不过这些都有人去负责，否则成立一个临时的大学筹备委员会就没有任何意义，拿钱就要干活。

阳平商业协会有意思开拓西夏的名单已经出来。涉及的领域很多，其中种植业竞争最大，有四家都想吃一口。其次是皮革原料，也有三家在抢夺。这都不是问题，阳平商业协会就是化竞争为同盟，按照股份配备就可以。

二月肯定还不会开打，自己武器是二月交货第一批，还得熟练些日子。再说朝廷开春后才会正式下使文，要求归还灵州、永乐州两地。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打仗也都是要借口的。等使文一去一回，朝廷再正式下令出兵，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七月份阳平有第一届大宋蹴鞠邀请赛，已经有十多个州报名，预计比赛要持续一个多月。八月下旬有阳平第二次贸易洽谈会，是阳平商业协会壮大的重点。这些都是要事先准备的，自己不在，必须把事情规划到细节。不过这些工作量对欧阳来说并不算什么，古代节奏再快，也快不过现代经济社会。一个大案四十八小时没破，就会有无数的压力接踵而来。一边调查案件，一边要和律政署联系，一边还要接受内部调查，这样的日子欧阳一样拿下来。这就是忙碌命啊

不过欧阳拿到手这圣旨确实有点不伦不类，两个差遣的差事并在了一起。原来是要先免知县的职。但赵玉现在还真不敢乱调欧阳知县职位。但是西夏那边的事又少了欧阳不行。这打仗并不只是战士们冲锋，涉及到方方面面。政治、后勤、战后等等都要考虑进去。最后反正装糊涂的下了这么道圣旨。

……

当天晚上欧阳没有办公。先是陪梁红玉耍会麻将，而后被驱逐。再是自己玩了几把桌球，觉没劲。最后接受甘信和展铭邀请一起去喝酒聊天，这才找到了打时间的办法。到了一看，原来是惠兰顶着肚子正在和苏氏打麻将，两个男人不好这个，这才拉了欧阳出来。三人随便商量了一下，就去了真娘的家，没想真娘也去打麻将了。最后很无奈，三人骑马到清河边晒月亮喝酒。

第二天一早，法定关扑之日，去秦凤路的第一批武器也开始上路。这批武器到了东京附近，会由东京禁军派三千兵马押送。欧阳也大方，每个运武器的每人五百文红包。他没闲着，苏千那边也没闲着，都在讨论瓜分西夏商业的利益。而今对西夏人作战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连西夏人已经派出中央侍卫军、擒生军。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京师卫戍部队。派出来的三千质子军全部由西夏豪强子弟组成，忠心度高，战斗力强。

擒生军意思擒拿敌人为奴隶，总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西夏还有在编地方军50万人，这些人不脱离生产，打仗为兵，不打仗为民。总来说西夏属于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而这种制度很大反映了其社会特点，那就是还存在在游牧和奴隶制中。

根据皇家报来的报道，在边境永乐州，西夏军队围兵八万，在灵州围兵五万。而韩世忠的总战斗部队不到十二万，这还包括被其精简为运输部队的四万人。但西夏麻烦的是，吐蕃在阿柴地区集结了三万人，而辽国大同府也不安静。

吐蕃还是部落型国家，部落对中央命令不爱听从，这三万人是吐蕃六谷部潘罗支领的下属。潘罗支是宋朝廷认证的盐州防御使兼明州西面都巡检使。吐蕃和大宋一直有共同防边的军事体制，防边防的就是西夏。

而辽国其实还在观望，朝廷还在讨论要不要帮宋人打仗。条件很优厚，控制一个州，事后可把此州卖给大宋10万贯。内部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武将，他们认为不应该在和金对持阶段，再去帮宋的忙。而且一旦他们威胁到西夏，对付他们很可能是三万精锐的卫戍部队。

看似大家都占不到什么便宜，但宋却多了两样秘密武器。第一是韩世忠这名将领，第二就是火药武器的第一实战。韩世忠已经针对火器设置出了阵形，比如分了掷弹军、破城军、防御军三个专门兵种出来。韩世忠上表说，自己可以战胜过一倍的敌人。

……

阳平商业协会有意思在西夏展的，开出底线和希望展的项目，由苏千总结后来和欧阳商量。总的看主要两种情况，一是围绕在种植业、皮革这两大块，二是边境办场，专门对宋北和对辽贸易生产基地。至于零售市场、饭庄等建设兴趣不足，大家表示没有兴趣要这些芝麻。这边生产没有合伙性质，因为周边没有有实力的商人。但利益也是显而易见，交通路程短、人力资源廉价，占领区低税。这里场子一旦兴旺起来，将覆盖太原府、真定府，甚至是东西两路军需。简单来来一块砖头如果从阳平拉到辽边，各种成本价格就达到了三文。而在边城，人力廉价，土地充裕、税收低廉，路程较近，拉到辽边成本仅仅一文。即使是从边城反倾销阳平，成本价也不过两文。以边城为中心建场，将有非常重要的销售覆盖面积。

当然你要去真定府办场距离辽边还更近，但是除了距离差价，其他因素就差了很多，并且如果不是和当地人股份场子，麻烦也是多多。

简单说这地方就叫无主之地。但话也说回来，这边城办场风险也颇高，最主要就是军事冲突。不过这些投资的钱虽然有赌博性质，但能上苏千名单都不是穷家，输得起也玩得起。欧阳和苏千商量后，将阳平钱庄资金北调，重点布设在兴元府到真定府一线钱庄之中，做为启动的储备资金。

年节后，这些事就上了程序。还没过元宵，初十左右苏千任命了代理ceo后，自己和欧阳一起北上，股东们暂时不去，苏千得到允许，将灵活把握这些股东们承诺的资金。随行的还有二十名衙役，这些衙役多从事文案工作，让他们去不是去杀敌，而是兼职当帐房、招募人手等一些琐事。

……

到了东京，按照圣旨调了三百禁军为监军的卫队，而卫队长是赵玉身边的内卫，任职在东京禁军的营指挥使，名为朱达，是欧阳的熟人。这当使节可以没排场，但是当监军不能没排场。而且还有讲究，如果欧阳非正常死亡，卫队所有人有可能要陪葬。这点在军队中是普遍的认识。将领的亲兵在将领死亡后，如能夺回尸，罪减一等。如果没有，一般都是处死。

朱达三十不到，但是生性豁达，这趟对他来说是美差。他就不相信欧阳没事会跑到敌阵中去。按照俗成，欧阳这样的一般距离战场不少于一百里。到时候即使欧阳想壮烈，只要一声令下，捆了跑路，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身为卫队还有两个职责，记录战场真实动态。还有就是起到一定的监视监军的作用。

欧阳就是感叹，身为一个八品官，一直领导着展铭就算了，现在还领导上京城实权军事将领。和辽那边比，还是宋比较实在。辽那边都是浮云，有官无职。

到达永兴军路的河间府的后开始转道，这河间府直北上辽边，官道甚为好走，而转到秦凤路则不然。由于短时间的频繁运输物资、兵马，这条本就有点垃圾的路现在就更为垃圾。不过在人力胜天的冷兵器时代，是没有机械化部队，有畜生有人力，除了走的不舒服外，除非下大雨，否则运输还是能保证的。而且京兆府在去年已经派人开始修补这条官道，加固桥梁。要么说，打仗其实不是一家一户的事，不动则已，一动则全身。

刚开春，气温不高。欧阳估计也就三四度左右，由于是骑马，所以度也没有放太快。朱达一边介绍道：“秦凤路是宋内最为苦寒之地。大规模军队物资调运烦琐。和西夏打了百年仗，但每次规模都在数万之间，也有这样的原因。如这样规模在几十年前对辽中倒算小意思，但放在秦凤路实属罕见。”

欧阳问：“朱将军，这是为什么？”

“西宁州出西凉，多是峻岭。而且还有长城防护。再加西夏这一路卓罗和南军司常驻擒生军达到七万人。处处是易守难攻之地。还有这些地形常易被断粮道。而要维持粮道，所花费要十倍前方将士的厢军。大人莫看这战斗朝廷投入军队较少，但是花钱却一点都不少。所以此地一直不敢大动。这也是西夏人屡次犯边，视我等无物的最重要原因。再者，一旦突出卓罗和南军司之地，就是西夏之都兴庆府。里面卫戍部队乃是精锐……”

“等等，这质子军三千人是精锐、这卫戍部队两万多人是精锐，皇帝卫队万人是精锐，再加擒生军也是精锐……怎么都是精锐？”

朱达苦笑道：“大人不知，西夏军制是仿造宋和辽制度建立。大人以上所说乃是常驻军队。而注册的地方军队其实是百姓组成，一旦征召就此入伍，归军司管辖。据说当今地方军队都有5o万人。这些人纪律确实散漫，但是单兵作战力强。他们而且还有章法，三人为一组，名曰一抄。一抄中还有分职，主力、辅主、负担。打仗时候，负担负责约束不需要马匹、背负口粮。主力主打，辅主策应左右。这样的队伍对我宋军大规模阵型作战构不成威胁，但是其灵活机动，零散袭击却是能以一当十。再者这西夏以党项人为主，每当战斗就胁迫或者利诱他族人参战。各族奇怪打法数不胜数，而西夏军又没统一服饰，我军认不清敌人，这点亦是吃亏不少。”

“还有西夏工匠工匠技艺精湛，如擒生军中的精锐两万铁鹞子，全部是一色冷锻铠甲，十步之内，劲弩不能入。还全部配备夏国剑，锋利无比，兵器一交，宋军大是吃亏。”朱达道：“西夏政和年初夏攻我定远，朝廷大怒，谴童贯为陕西、河东、河西经略使三十万重兵攻之，再命熙河路经略使刘法领步骑15万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领5万兵出会州。如此规模终于是打败了西夏，西夏无奈上表企和臣服，此战宋军损失过十五万人。但二年后，又犯我边。大人是商人应当知道，朝廷打那么有一仗要花多少钱，而西夏打那一仗要花多少钱。宋再富裕也耗不起，只能是据险要之地守之。”

欧阳笑道：“朱将军是对韩将军不看好。”

“末将不敢。只不过，这单一路，目标明确，行军已无秘密可言。虽有辽和吐蕃牵制部分西夏军，但是……”朱达停顿会道：“要按末将所见，应多路齐出，让西夏人疲于奔命，才能择其弱而破之。”

“将军这么想……估计西夏人也这么想。”欧阳道：“打仗我不行，不过倒知道这将来打仗靠的就不是人多。”

“那靠的是什么？”

欧阳道：“如将军说的，这敌人有夏国剑这无所不摧的利器，又有冷锻铠甲这样无箭能入的防御。一个可挡我们百名军士。那我们就不能有一人能瞬间杀死百人的利器？五十万，哼要是宋军都不怕死，后勤补给得上，就算是两百万正面对宋十万之军也未必能胜。还有，据我所知，西夏朝廷现在国库空虚，这打上一月两月估计还撑得住，这要打上半年，恐怕他们哭都来不及。全民皆兵，谁去收粮食？谁去运粮食。小朱啊打仗还讲究耗，如同是做生意，两家同样的店互相压价，死的总是本钱少的那一家。”

“啊？韩将军是想用耗之策？重兵占据险地，让敌攻之不能，又不敢不守……这倒是个好办法。”

“得这不是韩将军的看法。我就瞎猜。我就想，要是我来打仗，我肯定用耗的。而后还悬赏，带马逃兵过来的给二十贯，在敌人营中点一次火二十贯，杀一名将军五十贯……所有人可以到一边领赏钱而后到宋居住。回头我再把马和武器卖给宋朝，拿了钱再买……我觉着西夏怎么也受不了。”欧阳摸下巴，打仗和做生意貌似差不多。

“……”朱达汗道：“没大人您这样打仗的。”

“为什么不行，我有钱。”欧阳一甩头：“咱买土地生意都做到金国去，还怕一个西夏？一样买，买城买人买马买武器买将领。”

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再说西夏人也不是铁板一块。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这些民族和宋也混过，比如有个部族就向宋朝要官衔，宋朝不准，这部族就投了西夏。欧阳别的优点没有，就是大方。他已经口头向阳平钱庄贷款一百万贯，再加年前把百万民钱入私人帐户，外加辽国武器贩卖的后期回款，在钱庄准备了两百五十万贯的钱。就在他队伍中，有两车拉的全是银子。这年头人都是有价的，如马格那什么莲，就是捂了下身裙子挺ru房的那个好莱屋影星就说过，千金买一吻，但五毛钱就可以出卖灵魂。

“报”前卫打马到中军：“欧大人，前面有个戴斗笠的人说找欧大人。”

“他说什么？”

前卫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恩”欧阳道：“张三，拿一千贯。”

“是”张三从皮包里拿出一张交子。欧阳接过打马前去。

朱达疑惑跟上去，却见欧阳在那拦路虎面前下马问：“等多久了？”

“一个月”那人交过一东西。

欧阳把交子递过去。那人看了下交子点头问：“还需要什么？”

欧阳递过一张纸。那人迅浏览了一遍道：“有些有难度，怎么接货？”

“庆州平县旺福客栈，找一个叫张三的人。暗号，今天你吃了吗？回：脑白痴，年轻态。”

“记下了。”那人没有再废话，把斗笠拉低几分，上马扬鞭转头而走。

……

朱达挥手让队伍继续前进，很好奇的朝欧阳放东西胸部不停扫视。欧阳被看得很不自在，自己招供道：“这人是我特约记者的家丁。”

“特约记者？”

“恩……就是给他钱，帮我弄消息的人。是皇家报驻兴庆府的记者收买的。”

朱达惊道：“大人派人都派到西夏去了？”

“是啊，吐蕃、大理、辽、金都有我派驻的记者。不过一般不露面，就是记录下大概的事情，也不采访。每两月回一次消息而已。”欧阳笑着反问：“要不你以为这皇家报的国际新闻从哪来？”

ps：龙套名字书评随手抓壮丁，如果有意见可以留言

ps2：这几章确实有点闷，但没有办法

第一百四十章战略会议

所谓皇家报国际新闻，就是根据一个事实进行扩写，虽然和完全事实有所出入，但是总有几分神似。比如大理突然派出三千人马，据说是朝xx地方维持治安去了。这个新闻在研究之后就变成：大理xx生暴*，军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目前暂无流血冲突，本报记者将进一步关注事态进展。虽然为了安全考虑，记者们回来报道很片面，但是总强过不知道有没生事情好。欧阳本来打算是很简单，就是要提高报纸行量，增加国际新闻则是其中重点，于是就每个国家都扔了一两个记者过去。

而欧阳在西夏这个特约记者，是派驻西夏记者牵线的。和九公公性质不同，九公公基本属于义务工，平时就混几个茶钱，早就辞职不干。而这个特约记者则不然。基本每条消息开价都在千贯以上。朱达非常好奇这特约记者给欧阳什么报道，竟然价值千贯。欧阳也不回答，你就猜吧，反正不告诉你。

……

到了秦州地界。韩世忠派了亲随将领带两百人迎接。这么大排场亲随将领还客气：“欧大人，韩将军军务繁忙，实在无法抽身，这才让末将迎接大人到西宁州。”

欧阳回道：“将军辛苦了。”

“请”

过了秦州，这就看出几分军事路的影子。从熙州、兰州一线就可以看见这两地之间已经成了后勤中转站，各地抽派的厢军众多，本次后勤全部由枢密院负责，调派到负责后勤乃是枢密院正三品的老臣曾布和御史李纲。曾布虽然是老好人，但是和童贯合作多年，对后勤调度很有经验。事实上，在李纲的监督下这些人员、物资的调动确实井然有序。

再过去就是边境大州西宁州。虽然西夏人已经知道宋要从西宁州出兵，但是这个方向先前是无险可守，这些地方是凉州地界，也是有名的种植地。到处都是平原。凉州之西，是瓜州，朝东则是宋这次要收回的灵州和永乐州。只不过要从西去灵州，必过横山。横山三县扼守交通要道，乃是西夏人对付宋军一贯倚重的天然屏障。童贯那一仗就是用血肉拿下这三县，威胁到其都兴庆府的安全，西夏人才乞和。如果不是因为宋军元气大伤，而三县对西夏人无险可守，也不会决定撤兵。

至于凉州，西夏人不担心，一望无际的平原，宋人不会傻到和西夏骑兵去肉搏。

时间还是比较充裕，欧阳和苏千朱达两人边聊天边行军，看西北风景，指点各处商业机会，旅途倒也不寂寞。终于在一月底到达了西宁州管辖地界。到了这地方，韩世忠另外安排了亲信将领陪同苏千。苏千带了十名衙役和欧阳分开。欧阳是监军身份，要去大营报到。而苏千则要去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日常人工工资，道路情况，种植养殖情况等等数据。将来要真占领了西夏一两州，这里就是物资中转的大本营。至于选择哪个县为中转，那就有很大学问。从西宁州到庆州到延安府过黄河到达太原府，这是一条必须的通道。至于秦凤路各州市场，苏千不看好，人口比较分散，人口基数也不高。只有把物资送到太原府，才能说得上一本百利。

韩世忠不是笨人，他知道一旦秦凤路繁荣起来，自己所能掌握的军费就会大翻身。商人的重要性他很了解。所以对苏千丝毫不怠慢。苏千想知道什么提供什么，苏千想去哪里，骑兵全程护送。韩世忠很明白，这苏千是来投资的，而欧阳是来帮自己打胜仗的。

一直到了西宁州（非西宁，今河北鹿泉市）距离边境最后一个县城拢县，欧阳终于是见到了韩世忠。韩世忠带人迎接到军营外，一番客气后韩世忠小声道："李汉李大人听说你到了，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也不出来迎接。"

"他脾气就是这样。他要是看你落难了，他会主动帮帮你。他要看你得意了，不喜欢理你。我估计他就怕人说攀富贵。这老东西气节是有，但就是不会念书。他特别对我这状元不满意。"

"哈哈"韩世忠笑了个，这李汉来了几天，脸都臭臭的，难道因为自己是武状元？

"刘锜呢？"欧阳左右看看，这李汉不迎接自己是对的，但是刘锜不迎接自己就有点说不过去，虽然自己不在乎。

韩世忠轻轻一笑道："刘将军不在。"

"啊？"

"李大人也追问好几天，刘将军和其本部人马一万两千人去哪了。"韩世忠道："我只是告诉他在西宁某县休整。事实上……"韩世忠小声道："刘将军已经带本部出，他临走交代我和大人你说句话。"

"什么话？"

"他说那口粮真不是人吃的，狗吃了一次都不吃第二次。"

欧阳汗道："我下次让人加点糖。"

第一批武器到后第三天，刘锜已经出，其一万两千人全部换为骑兵。在夜幕笼罩下出边关，沿长城朝西行军两天进入吐蕃边境待命。其日常补给由吐蕃潘罗支部落完成。

欧阳的到达，基本人员已经到齐。于是就开始了第一次战略会议。韩世忠道："使节在三天前入西夏，估计十几天后能回到大宋。根据本将斥候侦察，在凉州有过两万的擒生军和地方军队五万人。其主帅是西夏皇族一支李家父子。父李坎，子李欢。这李坎是名老将，政和之战就是其带人击破永兴军左翼，结果让永兴军十万人陷入包围，最后死伤达到四万之多。

"横山为界，西北部归西夏，南部为宋地属永兴军路延安府绥德军。但永乐、灵州都在其北面位置。要取这两州，必须最少破一县。要威胁西夏，必须破三县。这里也是西夏人防御之重点。三千质子军、五万擒生军、十万地方部队全部集结在这三县。西夏近年灾患不断，国库空虚。所以他们本次就想坚城而守之，而我永兴和河北军路也不会懈怠。本次目标也不是灭亡西夏，而是取地则算胜。"赵玉倒是想如政和那样三路兵马齐，但是要钱，要准备时间。再说本次战斗的目的是胜利，占个一州半州，或者西夏人低头乞和就够了。

欧阳摇头："韩将军情报似乎有点问题。根据我这边的情报说。横山那边还有三万擒生军由嵬名守全老将带领，埋伏在横山和西凉之边。如我军主力取横山，其将突入我后军，直取西宁府，断我军之后方。如我军取凉州，他们将和凉州左右包夹我军主力。"

韩世忠一楞问："三万人抽出来，他们不要横山了？"

"要，一旦我们打横山，黑山威福军司将由河西走廊开进增援横山。我主力在哪个县，他们就开进哪个县。而且辽人不会帮我们了，西夏的黑山威福军司送了辽人五千战马，所以他们就可以抽走部分防辽的军队来对付我们。西夏皇帝李乾顺不是善人，他十六岁就灭母夺权。他**梁氏我们都知道，两次对宋战争的起者。后来政和年被童大人打败，李乾顺就扣了其母和我们说和，把罪过都推到了其母身上。"

"这个……"韩世忠问："大人哪来的情报？"

欧阳笑笑道："有钱自然有情报。将军知道什么叫质子军吧？其实就是由贵族子弟组成，但实质是当人质的。后来质子军屡立战功，深得元昊信赖，成为一只重要力量。质子军保留了下来，人员还是贵族子弟，名字换成了更好听的'御围内六班直'。既然是贵族子弟，纨绔子弟总是多的，恰巧有这么一人他的老子是枢密院里不得志的一……不过将军也知道，不得志不代表不接触机密。"欧阳把一份东西递了上去。

韩世忠看了几眼大惊：“这李乾顺亲自带领三千亲信卫队，两万卫戍部队在凉州城内指挥？这凉州岂不是有将近十万部队？而且还都是精锐中的精锐？难道西夏这次不仅不想守，而且还想攻我后方？”这代表着不能将所有部队都投入进攻，而要在西宁安排相当的防守力量。虽然有天险城郭，但也最少要留三万人。这秦凤路被精简之后，只有七万多的禁军，留三万人，不就只有不到四万？五万凭什么去打人家？

韩世忠看地图沉思许久后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派刘锜本部沿边境奔袭支取瓜州和沙州。敌人如救援，我主力寻隙击之。如敌不救援，由瓜州转道逼近兴庆府，迫使敌主力增援。同时请吐蕃三万人出，威逼宣化府，让周边地方部队不敢救援。”

李汉轻拍桌子道：“韩将军，朝廷是让你们取灵州和永乐州，你们这般不是舍弃重点而不顾。这样的布置即使我外行也看出。要拿回其中一州也绝对不可能。”

韩世忠道：“李大人，目前此两州敌人重兵囤积四方。就靠我这不足十万的人马，要强取这两州绝对不可能。”这就是游牧民族的优势，他们一瞬间可以集结起几十万的军队，而宋要集结这么多军队还要顾虑到后勤补给，兵员转运、边境安全等等问题。

“不可，瓜州在西，灵和永乐州在东。”李汉道了：“纯属乱谈。再者，这去瓜州可是路途遥远，刘锜将军第一次正式带兵，什么事情都可能生，韩将军想过没有？”

“……”韩世忠看欧阳，最少也得有一个监军支持自己才行。

欧阳想想道：“韩将军，要是以一个商人来说，瓜州太远确实没什么利益。而凉州、永乐、灵州这三地已经学宋制，人口比较集中，受宋文化影响比较深。”、

“可是这是在打仗。”

“可是打仗不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吗？”欧阳道：“韩将军还有别的看法吗？”

“……有”韩世忠叹口气道：“凉州五十里位置有城叫天惶县，此县两面靠山，西夏人疏忽，在此城没有驻兵，此城对西夏人用处不大，但对我军却是个极佳的前哨，一不小心可能突出西凉直取兴宁府，所以一旦被我军占领，敌人必然全力争夺。如刘锜将军拿下此城后，能坚守两月，我主力可趁敌人调动机会拿下横山。但关键是先刘将军占城之前不能被凉州现，其次，一旦拿下，这十多倍的敌军围城，怎么守？能不能守住两个月？”

李汉点头："拿下横山，就截断灵、永乐两州和西夏的通道，拿此两州如囊中之物。还可威胁兴宁府。此略甚好。"

韩世忠苦笑："原本和刘将军也是这么商量，但是认为凉州驻军过多，还有这万多人行军很难不被现。而今这凉州还有李乾顺坐镇，恐怕即使占了，不出十日，天惶县必然被攻破。"

欧阳叹口气道："如果你采购了阳平军厂的地雷，就不会这么说了。阳平地雷，乃是防御战的作弊器，不怕骑兵、不怕步兵，乃是守城保土的利器。现在下定单还来得及，我马上派人截掉运往辽国的最后一批武器，里面几乎全是地雷，两千套鸳鸯连环雷。"

韩世忠苦笑："欧大人，这么多地雷也要运得进去。"刘锜本部就带人手两枚的甩手炮，外加两包五十斤的炸药，连大炮都没带一门。

"要不就耗吧，他们肯定耗不起。"欧阳又开始推销自己的想法："敌不动我不动，大家干耗。他们是全民皆兵，吃了半年就没吃的了要回去弄粮食。我们不用担心，后方多的是人种粮食。我阳平都是从外地买米吃，本地那米仓都暴满了。可以便宜点卖的你们。"

"有道理"韩世忠没理会欧阳卖米想法，反而喜道："敌人就是耗不起。如果我主力占领天惶县，物资和武器迅跟随进去。即使被围，他们没有三个月也拿不下来。兵法云：十倍而围之。他们不放五倍人马，一旦懈怠，我就派出精锐突袭而出，绕过凉州城取兴宁府。他们要是把我们围死……如欧大人所说，他们耗不过我们。特别是有了欧大人的那个军粮……我看看，主力展开佯攻西凉，挡住第一波攻击，可以拿到最少三天的时间，这三天足够物资进城和城池修葺。可能还不止三天，他们必然要猜测我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最少会有五天时间。"

欧阳汗道："韩将军，西宁你不要了？"人家不管你直接打西宁不就好了？谁的损失大？

"两位大人看现在呆的陇县怎么样？"

欧阳汗道："很不怎么样，比我阳平好不到哪去。"

"确实，我来此地本一直要加强军防，但手中无钱，琐事繁多。"韩世忠问："但此地只有南北两门，又在两山包夹之中，要进西宁，必拿此城。两位大人觉着刘锜能不能守住此城？"

"……能"欧阳道。

"不能"李汉道鄙视欧阳："只要四万精锐，三天之内必破城。一旦破城，

西可取西宁州，东可取兰州，南可取熙州。这打别人不成，反被人抄了后路，侵到自家中来。即使韩将军拿下灵、永乐州，恐怕也是不赦之罪。”

欧阳反鄙视：“四万人？等我第二批武器一到，十万未必能拿下。”

“破铜烂铁，需知人力胜天。依仗欧大人那些小聪明，必败无疑。”

韩国忠见两监军掐起来忙道：“如果可行，这两城都必然被围。失任何一城则等同兵败。我只担心李乾顺会舍弃兴宁府，甚至是我主力所在的天惶县，全力攻打拢县。要知拢县也是我主力唯一的退路。但是一旦拢县顶住，那我在天惶就大有可为。或凉州、或兴宁、或横山。哪处都可去得。”

欧阳道：“我同意韩将军的观点。要不拿凉州或者灵永乐，商人来凑什么热闹？李大人怕什么。到时候守不住，我们到时候就说，要回去面圣跑路不就可以了。”

“……”群将默然。你跑了，罪过是刘锜和韩世忠的，打赢了功劳还有你们一份。这年头还是当监军好。

李汉怒道：“我没你那般无耻。出东京老朽就誓，此战如败，李汉绝不苟活。”

“我不赞同，有道是逃跑是更好的保存力量。勾践也被打败了，人家要是如你这般不苟活，那以后怎么灭吴？有本事你给我找个打败后死了还能回来报仇的人来？”

“我……”李汉脑袋转了一遍，项羽等等确实没有自杀后再回来了……李汉怒道：“你死了还能回来报仇？”

欧阳呵呵一笑：“韩将军还是想别的法子吧。我看李大人还是怕死的。”

“胡说。”李汉更怒：“就这么打，你小子也不许跑，要死也拉上你。”

韩世忠圆场道：“两位大人，其实守拢县没那么恶劣。刘将军现在还在暗处，西夏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有另外一支奇兵。等他们现后，要再调人马过来攻打拢县，这一来一回时间可就长了。也许不用那个时候，我主力已经取得胜利。”

第一百四十一章空城战（一）

欧阳道："我还是写封信，让他们加班加点开工，多送武器过来。对了韩将军，这奖金是有了，你主力那我就不跟随了，你得看好别乱报军功。"不好说，韩世忠就不会拿免子耳朵凑数，即使他不干，不保证其他人也不干。

"韩某军纪严明，这点大人请放心。"韩国忠道："说实话，带兵也有些年头，第一次见到打仗前夕士气高昂之军队。"没有士兵愿意打仗。

李汉道："郭子仪散尽家财，部下士兵士气高昂，舍身用命。都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任何意外，西夏接到使文后，连商议时间都不花，直接驱逐了使节。而欧阳亲笔书信劫持的运向辽国的子母鸳鸯雷也已经运到位。

按照计划四月拢县开始出师。

这出师也有讲究，要祷告天地上苍，这祷文是由朝里一个大学士谱写，欧阳一边听着也不太明白，大概和祈祷妁意思差不多。这宋朝比较文明，看历史上金朝就不一样，出师是拿女人内脏祭天，韩世忠就曾经败在女人内脏之下．．．．．．

欧阳不担心韩世忠能不能守住，因为没有守不住的可能。先韩世忠摆出是和西凉军决战的架势，而后转道突然袭击天惶县，主力再掩护身后物资进城。吃的没问题，喝的也没问题，那一带地下河还是比较多的，打井并不难。而后是被敌人围了，这个欧阳更不担心，有了新式武器还怕被围？前面布一大片地雷就够人家折腾的。韩世忠的守城战必然是无聊又无聊。关键是怎么保证士气。

欧阳担心的是拢县，这边城墙薄弱，而且海拔低于敌人所来之位置。由于其他路要防备西夏人从他们那入关，兵源是无法大规模补充，了不起只能是厢军上。火器再厉害，人家十个换一个，自己这边就受不了。看来万事还是要以和为贵，特别是自己有一定生命危险的时候。

按照战略，刘骑带本部佯攻横山牵制敌人注意力，在韩世忠进入天惶城后立刻撤向拢县。其本部乃是清一色的双骑兵，机动灵活，问题不大。所以暂时拢县现在只有两位监军所率领的六百卫队战斗力。当然还有朝南城运送物资的厢军。问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口但接着刘骑回拢县稍微休整，会带走小部分兵马取瓜州。不占地，破坏后即退入吐蕃边境，目的就是让敌人疲于奔命。按照计划五月刘骑本部回来，三天休整后出，六月上旬到瓜州，用投毒等办法将瓜州农业尽可能破坏，导致当年敌人颗粒无收。

这是一改以前夺城占地的战略，而打起来一次经济战，消耗战。如韩世忠上表朝廷所说，这战可以打一年甚至是两年，从根本上瓦解敌人的社会经济。激化敌人内部民族舟矛盾。这种战略法就是逼迫敌人进行消耗，乃是针对游牧民族的一大战法。韩世忠还道，游牧民族最看重是如河西走廊这样的养马地，一旦威胁，敌人必然倾巢出动，因为那是敌人民族之根本，而今占据天惶县就是卡在敌人咽喉的鱼刺。

赵玉对消耗战不太满意，但也知道，要急进并且有战果，最少要动用过四十万军队，征调的厢军更是过百万，当日常消耗的物资，她就打不起。而韩世忠这个战略只需要不到十万的人马，守城战日常消耗又少，最重要是这种战略能完全毒害敌人社会体制，让敌人实力大幅度的削弱。说破天，即使是韩世忠全军覆灭，这西夏的经济、战斗力、牛产力要倒退很多年。并且国内矛盾加剧还会四分五裂。

跟随韩世忠主力的有皇家报六名记者，也许一时半会不回报道，但是总是要有人去的。而坐镇在拢县的则是皇家报的精锐记者团一东京记者团。

欧阳这边也无聊，左右太平静了。身为一个监军，有权无职，后勤有李纲、日常卫戍有朱达，厢军管理有当地知县。李逸风没空和欧阳扯淡，苏千又到处忙碌。欧阳悲哀**为最后一个闲人的李汉也不爱搭理自己，自己这日子过得真是非常非常的无聊。

熬了一个月后，五月初二，刘骑本部回师，立刻被记者团包夹轰炸。刘镐不敢怠慢，这记者团是皇差，其总老板是监军，只能是有问必答。结果欧阳现，这不用听刘骑汇报，直接看报纸得了。一切都很顺利，韩世忠的主力部队成功吸引西凉的西夏军，刘骑顺利拖住横山三县驻军。韩世忠足足给后勤进城开出了八天的时间。

西夏人现上当后，立刻两路追杀包围刘骑孤军。刘骑逃跑度不是一般快的，敌人两师会合后现，刘铸已经在百里之外。好容易抓获一名意外迷路掉队的宋军才知道。刘骑竟然是一人两马的配置，几乎是不停息的朝南逃窜。而西夏军还要面对刘骑的使坏，比如埋几个地雷，水源地投点毒什么的，追别人当然是追不上。只好就地驻扎，等候李乾顺的命令。

而韩世忠那边要比欧阳想象的要好，西夏人被地雷炸飞几人后，竟然就不再进攻。战争结束后才知道，原来党项人和其他各族对谁去当第一批人肉探雷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欧阳事后泪奔，完全可以卖一批探雷器给西夏的。

刘锚回来欧阳一样无聊，人家没空，自己很有空。欧阳这才明白一句话，做为一个军人，要耐的住寂寞。每天欧阳就是和几个留守身边的衙役们吹牛喝茶。打消磨这大好青春。五月初五，刘骑带五千兵马无声息的消失，留下一名得力副将和七千兵马负责拢县的防守。

副将姓章名栏。乃是欧阳主持武举中的一名进士。刘骑走了才三天，就火急火燎的找上监军府：“报！斥候现敌两千军队正朝拢县奔袭而来，距离百里。”

“不会吧？这么块，还大胆子，两千人就敢袭击拢县”欧阳惊讶问。

李汉怒道：“还不是你那群记者，把刘将军五月初要离开消息散布出去。”

“我让他们报道是迷惑敌人，报纸上说刘将军带本部人马直取横山。这是在帮刘将军的忙。”欧阳恍然：“这西夏人应该是看了报纸，以为拢县没驻军了吧？唉．．．．．．．相信媒体害死人的。”

“报！”一名将领进来道：“奔袭拢县乃是西夏精锐质子军。”

“哇！财了。”欧阳喜道：“命令，全部生擒。”

一干人等昏迷，章栏一边道：“大人有所不知，这质子军战斗力非凡，身着冷锻铠甲，个个孔武有力。往年和质子军的较量中，我宋军皆损失严重。”

“．．．．．．．那就抓一千。”

李汉怒道：“胡扯，立刻布防，惊退敌军。”

“你胡扯，老子是监军。”欧阳怒，把人家吓跑了，相当把两千座金山吓跑。

“四，我才是正牌监军口”李汉拿圣旨在桌子上一排。

欧阳挥手，王五也拿出圣旨一拍。

“．．．”章栏一干武将一头冷汗。这刘筒走前交代，拢县没什么事，各司其职就好。按照布置这事是章栏说的算。怎么两个监军先掐起来。

欧阳肺踩椅子，把帽子朝桌子上一砸喝道：“老子八品。”

“我．．．．．．．”李汉被呛着，自己貌似是九品，连官帽都没有的。

朱达心中道：老子六品都不敢出去说，就怕丢人。

“李四、王五，请李大人里面喝茶。”

“是！”两衙役拉了李汉朝里间走。朱达和李汉的卫队长官面面相觑，互相点点头，装傻好了。

章栏忙拦住要朝外走的欧阳道：“欧大人，这指挥军队之事．．”

“事后你们军队提成三成。”欧阳凑到章栏耳边小声道。

章栏犹豫：“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啊。

“只有两成了。”欧阳恐吓：“再不配合，事后给你穿小鞋。”

“三成好一点。”

“可以！”

带领两千质子军的不是别人，正是欧阳的熟人，曾经在辽国国际**会上拿得第三名的李欢。要说这质子宰真不是盖的，李欢等人一人三马，是将自己捆在马背上不停息的奔袭而来。

“报！”斥候道：“李将军，敌军大开城门。”

“大开城门？”李欢想想后问：“是不是还有华傻瓜在墙上弹琴，城门口还有几个百姓在慢悠悠扫地。”

斥候惊道：“将军真乃神人。”

“三国演义的空城计。”李欢鄙视不读：“传令造饭休息一个时辰，而后缓步前进，步步为营。”

“是！”

吃饱休息好，质子军前进。近了拢县，李欢出前带十几骑打马到拢县一箭之地，只见墙头一人正在抚琴弹奏，身边两小童站立，一面旗帜随风飘荡，上写一个欧，字。李欢冷笑道：“敌心中胆怯，其琴声不仅难听之极，并且手中颤抖。”

你弹两个时辰试试？欧阳拿了竹子拨琴，手指是不敢用了，疼！

西夏副将一边道：“将军小心敌人有诈？”

李欢一摊手问：“那你意思是攻不攻？”

“这个．．．．．．．”副将越想越纠结，你不开大门还好，你一开大门反

倒没底。

李欢淡淡道："当年可马懿就是被吓走的。"

副将问："那怎么办？"

"来人，五十人小队前去试探。"

"是！"一名将领接令。

赵六大声喊道："小心地雷。"

欧阳叹息："你叫慢了。"

话落，轰的几声火光冲天而起，四名西夏士兵马匹被炸死，其本人也跌出数十米，不昏则晕，四人一起不醒人事，不知是死是活。

小队控制好马匹后，见此情形立刻去抢四人，但没想到刚前进一步，又是轰的两声，两名士兵马匹被炸，两人也摔得昏迷。

"鸣金！"李欢看得仔细，立刻下令让人撤回来。

这边西夏人一撤，城门就出来四名士兵，不惧地雷的走到四名昏迷的人面前，扛了就走。而后出来两个人，当了西夏军队的面在埋地雷。这不可气，可气的是这两人喊的话："我们埋了地雷，．卜心啊！"

"报！"一名士兵朝欧阳报告道："抓获四人，都是活的。"

"恩，救醒之后逼问姓什么叫什么，老爹是干什么的，家底有多少钱，然后让他们写赎书．．．．．．等等。"欧阳交代："西夏币不收，黄金一两兑十贯钱。把他们铠甲剥了收起来，以后拿出去拍卖。"

"是！"

"可惜啊，把马炸死了。这都是好马。"欧阳心疼，一匹最少能卖力贯，这么轰几下几百贯没了。

李四一边问道："大人，你看他们还敢进来吗？"

"我和你说啊！他们不敢进来，更不敢浪费这机会。这生死是小、，将来万一出个大宋演义，他们就彻底丢死人。所以啊！他们还会来。"

章栏道："大人，这里面全是临时布置，要一口气对竹两千人，又要生

擒，恐怕很困难。”

“所以胃口不要那么大，先热身。对了，你们有没注意到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上好的兽皮缝制的？”

“恩！全是一张皮，没有缝补。”

欧阳吩咐：“拔了！”

“是！”

谁说打仗不赚钱。赎金就先不说了，这铠甲卖两百贯绝对是有，刀枪不入哦，虽然款式差了点。西夏剑吹毛而断，两百贯买回去做装饰总是有人愿意吧？反正这拿到阳平，两百那是抢的，还有衣服，纯皮的……

“报！“一名士兵道：“在四人身上搜出二十两黄金。”

欧阳无所谓莲：“给刚才扛人、埋地雷姆几个兄弟还有负责报信的你分了。”

士兵当即感动到泪流满面：“谢大人。”

章栏吞了下口水，二十两黄如…怪不得这家伙一听说是质子军来，立刮生龙虎猛。阳平就是阳平的，即使一堆**都能看出钱途。章栏在一边道：“大人，现在已经傍晚，关不关城门？”

“不关吧！万一他们没事半夜爬城墙，摔了怎么办？”欧阳道：“开着，里面埋伏的兄弟们换班休息，加紧准备抓大鱼。”

“是！”

李欢的对面吃起饭来。十几名女子流水一般端菜到城墙，虽然看不见，李欢还是吞口水，可以想象是多么丰盛的一餐。副将在一边道：“将军，看这模样，可能城内真的有埋伏。”

“就因为这么象，所以本将军感觉就是空城计。”李欢道：“这人叫欧阳，是辽国快乐谷赌档的大老板。花样多，对人性很了解，赌场各种设施都是针对不同人群。”

副将道：“万一本次就是针对将军您的呢？”

气…”李欢被这话一噎，思想又进入了死胡同。

欧阳这边在夜色初上时候有了收获。一名士兵道："大人，四人已经招供。有一人是米擒氏族族长的二子，还三人都是拓跋氏党项人，两人父亲是一方的王爷，还一个父亲是朝廷的三品官员。"

欧阳沉思一会道："那个二子黄金一千两，可兑换马匹五百。王爷的黄金两千，官员的黄金五百。再问问，如果是独子，翻一倍。让他们写好之后先放着，到时候统一敲诈。"

"是！"

欧阳看远处敌人叹道："能把他们一窝端子就好。"

章栏道："如果正面决战，我军有火器，全杀了倒是可能，但是全部生擒，可是难。"

"年轻人，不要那么血腥。反正左右不是无聊得紧，找点乐子赚点小钱不是很好？"欧阳道："慢慢来，我们又不急。"

"报！"一名斥候上城墙道："敌军就地宿营，未有出兵动向。"

章栏道："敌军定然在后留有骑兵，我等一偷营，其就反压制冲锋。"

欧阳点头："把炮抬两门上来，轰一轰。"

"打不到吧？"

"吓唬他们的。"欧阳道："这么多武器不消耗，我赚毛钱。每半个时辰打五，小章，安排人值班，让埋伏的弟兄都精神点。

我去洗澡。"

质子军当晚被虐待很惨，刚入睡就听见震天的雷声，急忙列队准备迎敌，但敌人影子都没看见。再睡，再被轰．．．有心堵了耳朵吧，但又怕敌人真来偷营。直到清晨，全军人疲惫不堪，李欢无奈下令，后退十里安营。这再呆几天，自己要想成白痴，士兵个个神经衰弱。

章栏接到军报险些哭出来急忙叫醒欧阳："敌人跑了，要不要马上追击。"

"跑了好啊。"欧阳边穿衣服边道："十有**今天下午就有免子送上门来。"

"为什么？"

“因为我给他们留了几个破绽。“欧阳不紧不慢道：“针对人性设计完美的骗局并不算是成功的骗局。而针对逻辑设计的骗局也不算是成功的骗局。人的自信、自得、疑虑、焦虑、等等牲格都是人的持点。一个完美骗局比如包括对环境的理解，对对手设想处地的思考，对事件背景的解析。而后利用对手的无奈、不甘、疑心、面子还有人类都有的好奇进行深入揣摩。利用这些特点以被动方式接受对手主动的试探、观察。保证其保持入木三分，但又不知深浅。对手一旦对未知有了好奇，就会如同火焰一般越烧越热烈，而后靠自以为敏锐的判断和逻辑推理，最后跌入陷阱。”

第一百四十二章空城战（二）

章栏一身大汗根本听不明白：“大……大人，是什么意思？”

“简单点说，你为什么喜欢赌博？是因为纯粹为了赢钱吗？”

“不全是，就是大家都摊牌那一瞬间……”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如同钓鱼，当鱼上钩你提竿一瞬间是最刺激的，追求也是那一瞬间的感觉。钓到了吗？钓到了什么？我们的对手现在就会想拢县里面到底有什么？是陷阱还是空城计。他越想会越难受，而后他就会自作聪明开始分析。而我留给他的几处破绽，也必须是专心分析才能得出的破绽。当然，之前还有一个先提条件。”

“什么条件。”

“他得够聪明。或者自认为自己够聪明。”欧阳笑道：“我相信他最少不笨，或者说他最少认为自己不笨。”

……

如欧阳所想，李欢正在纠结。这事情生的背景很明确。自己这么狂奔而来，为得就是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旦拿下拢县，大军就可以直入宋境。自己不明敌情就退，给对手喘息的时间，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自己，这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必须得弄明白拢县到底有多少兵力，而且必须尽快弄清楚，否则增援一旦上来，或者是组织起厢军保卫，自己拿下拢县的代价就大了。李欢有自信，凭借自己这两千人，可以拿下五千宋禁军。

但是不是陷阱呢？

李欢跳到了第二个陷阱，开始分析。分析如下：假设拢县真有大批宋军，那宋军有几处不符合常理的地方。第一，火器使用的唐突，如果敌人闭了城门，用地雷和大炮就可以把第一波进攻军队打懵，而后开城门，骑兵冲击，自己只能是掩护撤退。而敌人却把地雷埋在明处，大炮也在射程之外放着，这种暴露实力而没取得应有的战果，非常不合理。

第二，经过大炮一夜的折腾，敌人必然知道自己这边没有休息好。在自己后撤十里的时候，竟然不派兵给予追击或者骚扰，这大反军事常规，又是非常不合理。

第三，单兵实力的对比，由于甲好武器好训练好伙食好。质子军一个能顶五个宋禁军这是多年战争来两方共同的认识。交换身份自己对上质子军，

选定然是固守城池，不露实力，给予敌人最大杀伤，而后趁敌人疲惫，全军反击，甚至可以覆灭敌人。但是对方却不这样，而是摆出了一座空城。

第四：对方实力要过自己的话，一点进取精神也没有，那就太反常了。要知道破了质子军对西夏的士气打击有多大？对宋军士气有多大鼓舞？驻军大将官连升两级也不是不可能，而他需要的只是拿士兵去卖命……

反常太反常了。李欢说完自己分析，几名副将连连点头有理。李欢道：“既然千里奔袭，不知敌虚实就且退兵，岂不是贻笑大方？萧银，带领一百人直取拢县，进入后控制城门。王大水，带一百人策应左翼，金受，带领一百人策应右翼。我自带大军中路接应。”

“是”

……

“来了”城墙上看去，只见西夏军队牵马而行出现在视线中，而后一分为四缓慢前行。前队再行了一段路后停步。直到左右两边展开到为后，前军开始上马。当头一名将领长刀一举喝道：“杀”

“杀”群兵策应响应。

刚用过午饭，欧阳边剔牙边道：“我们得离开，否则来一轮箭雨就报销了。”虽然只要一滚就有遮挡物，但欧阳是有知识的人，知道什么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道理。

朱达忙配合喊：“保护大人。”

……

却看那前队的萧银在冲刺之后，放出四匹空马先前踏雷，小部队紧随其后。两声轰响，三马倒地而死。还一马却是穿过浓烟冲进城内。萧银大喜，一夹马肚子喝道：“杀”

士兵们士气大振甩着武器同喝：“杀”

进了城内，左右一看并没有现敌人。只有远处有不少人在搬运货物。萧银又是一喜喊道：“兄弟们，冲”

还没等兄弟们回应，一阵金响，街道两边屋顶上突然出现了无数人。这些人都没有拿武器，而是各自拿了一个麻袋外加一个铲子。萧银还没明白过来，无数的白色粉末铺天盖地的喷洒而来。

“中计，快撤”萧银急忙刹马，正想调头，突然感觉眼睛疼痛难忍大怒：“王八蛋，是石灰。”刚说完这句，只觉身后被撞击一下，人摔出马外。但他毕竟训练有素，这时候马上掉头朝回跑绝对被踩成肉泥，于是一抱脑袋滚到一边喊道：“冲、冲”冲过石灰地就可以了。

骑兵们虽然乱成一团，但还是有三十匹朝前冲击，不过由于沾了石灰，眼睛疼痛，只能是打马前冲，武器是不敢挥了，会误伤的。但他们没想到是，出了石灰地，面前是一道猛火油点燃的火墙。他们敢冲，马匹却不敢冲，虽然不少马的眼睛也进了石灰，但总能感觉到热。即使是战马，天生也怕火。

章栏喝道：“关城门。”

外面李欢大惊，根本就没看清楚城里生了什么事，就看见城门关了起来。当即喝令：“左右翼抢城门。”身后信号兵令旗一举，左右两翼一起冲向城门，主力也分批次开始前进。

“掷弹兵”章栏城头一声高喝，城墙出现一百多人，左手举火把，右手拿甩手炮，还有两个是举炸药包。

“放箭”李欢下令。

“缩头”一百多人脑袋全部回去。章栏喝道：“点火”

王大水和金受左右两翼同喝：“冲”

“准备”一百多个甩手炮被举了起来。

李欢见了心胆皆碎，急忙喝道了：“鸣金”接着他就看见甩手炮如雨点一般的从城墙上扔下来。当先几个勇敢冒失鬼连人带马被炸成碎片。

“准备”城墙位置又出现百来个正在燃烧火线的甩手炮。

“撤撤”李欢大急，这是不要本钱的扔啊忙抢过锣自己敲了起来。这回命令起作用了，再也没有人丧生在甩手炮之下，但却有不少人摔下马来。

“准备”第三轮甩手炮又被扔了下来。章栏露出一个小脑袋左右看看敌人走远喝道：“再扔两轮。”

欧阳满意点头：此子甚为上道。再消耗一些，自己就可以打报告要求买自己的武器，自己那边一窝人要吃饭，谋点生计真不容易。欧阳身边的朱达问：“大人，可以下手了吗？”一条街乱成一团，多是捂了眼睛到处逃窜，还有被马匹践踏出的惨叫。

“差不多了，估计现在他们已经敌我不分。”

朱达挥手，身边人开始第二道鸣金。街边各门大开，里面冲出人来，抓起一个人就朝里面扔，里面的人捆结实后，抓了敌人脑袋朝准备好的菜油缸里捞几下就算是清洗眼睛了，而后扔到角落中。不到一盏茶的时间，死的活的全部就擒。

接着是灭火，收拢马匹。人多好办事，过了约莫一个时辰，统计数据就报到欧阳那：“报敌死三十七名，生擒七十名。缴获马匹八十九匹。”

“扒”

“是”

“报有两名女子。”

“扒”性别歧视是不对的。欧阳交代：“谁毛手毛脚直接砍了。”

“是”士兵想了下问：“是不是也上刑？”

“招了就不上，不招就上。这还要问啊”即使按照日内瓦公约，战俘也是要报番号和姓名的。自己一言一行可都是国际精神。

“是”

章栏在欧阳身边到：“大人，这些只是小苍蝇啊。”他惦记着人家主力呢。

“苍蝇再小也是肉。再说，这街最多只能容纳两百人，一旦对方人多，控制城门朝城墙一冲，我们就麻烦了，还有我们准备时间也不够充分，要不刚才还可以再让两百进来。”欧阳道：“再说，他们未必会不继续送菜。”

“不会吧？”章栏问：“那么笨？”

“和笨无关，我们今天暴露实力了吗？没有，露面只有扔甩手炮的一百多人。敌人还是会有侥幸心理的。”欧阳笑笑道：“再说，我听说明天有雨。”

“有雨？”

“没听说蛤蟆大声叫，大雨明天到吗？”

“……”章栏汗道：“末将只听说蛤蟆大声叫，大雨马上到。”

“开个玩笑。我估计敌人晚上会趁大雨强袭城墙。”

“为什么？”

欧阳解释：“下雨石灰、火药都用不上，我相信他是这么认为。”

“那为什么是晚上，为什么是城墙？”

“笨白天开了大门不敢走，当然是晚上爬墙啊。”

“……”章栏擦把汗道：“大人英明。”他不明白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

……

当天晚上下雨了，只不过……没有人去爬墙。将欧阳奉为财神外加再世诸葛亮的几千宋军在大雨中趴窝了一宿，第二天，感冒率达到了30%。

身为一个大人，必须要有威严。欧阳交代道：“要注意士兵们的身体，虽然快到夏天，但衣服还是得穿，现在这样，很影响战斗力嘛。”

“……是”被训斥的章栏很乖巧。

“昨天趴窝的每人一两银子。”欧阳吩咐：“王五，你安排下。”

“是，大人。”

李汉在旁边叹气，有钱就是好啊。一把银子砸下去，什么事都摆平。钱不如人多、官不如人大，只能喝茶看热闹还能怎么办。

“报”斥候进入监军府道：“敌军消失无影。”

“啊？”欧阳和章栏皆是一惊。

“兄弟几个四面查出去三十里，未现有敌人踪迹。由于昨夜大雨，也没有留下任何马蹄痕迹。”

欧阳点头，这出去一片是平原，有的也只是数十个不高小山包一点树林，没有一处可以藏住两千人马。欧阳问道：“没有一点痕迹，应该是入夜后到两更天，一个半时辰最多。章栏，你们军队可以在大雨夜晚行军三十里吗？”

“夜晚又是大雨……”章栏想想道：“困难。夜晚再加泥地泥泞，快一点马

匹就会打滑、还要背负物资……还有一望数十里，敌人必然行有四十里地。恐怕太难了。而且末将多嘴说一句，这质子军根本就不用逃跑，他完全可以就地待援。我们城中虽然有七八千人，但正面要对上，吃亏还是我们。说不好还丢了城。”

“那他们为什么要跑？”欧阳摸下巴反问：“难道在玩消失？”

“玩消失？”章栏不解。

“你婆娘和你吵架，你婆娘的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而后躲在白痴也能找的到的地方等你的来找，”

“找个屁，敢离家出走抽不死她。”章栏拳头孔武有力在桌子上一放，中气十足。

和此人没有共同语言。欧阳想想：“我估摸着这家伙是在哪个地方躲着。这两千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也许就在哪个山坡一猫还真不好找。”

章栏问：“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欧阳道：“我还是坚持他会在一个雨天的黑夜爬墙。”

“那万一不是呢？”

“不是就不是呗。反正抽一支队伍出来，专门负责夜晚的埋伏。其他人照旧，我们再想几个陷阱让他跳”

……

李欢确实没走远，事实上他把部队化整为零，分了六支队伍各自藏身小山包之中。欧阳这边派出的斥候根本就没去想一个地方能呆两千人，所以就略了过去。

军事会议，李欢道：“而今上策就是抓捕敌军斥候，探明城中虚实，而后再做打算。中策，趁敌人松懈，夜袭拢县。占据城门之后，大军突入。下策是原地不动，等待援兵，七天左右两万铁鹞子就会到达。”

王大水道：“上策恐怕不行，一旦斥候没有回去，打草惊蛇。再者，斥候都是机警之人，都防备得紧，走道选择都很好，我们不好埋伏。”

金受道：“下策也不可，万一援兵到后现城内不过几百人，这质子军还要不要脸？再者，我们日夜兼程，而今就最后三天口粮。”

李欢叹口气道：“我哪有不知，只是这中策太过危险。兵法云：知己知彼。可如今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主将是谁，有多少军队。贸然攻击，恐怕血本无归。”

王大水道：“大人，如果敌军没有大开城门，我们会如何进攻？”

“自然是破门破墙。”

“那末将就不明白，敌人开了城门，将军怎么反而胆小了？难道之前我们就知道拢县内的虚实？”

李欢一噎，倒还真是这个道理，由于自己疑心，结果派出小股部队去送菜。难道这才是空城计的真正意图？李欢道：“让我再考虑考虑。”对手实力实在是太虚了。

“……”下属武将面面相觑。

……

欧阳看着这个皮肤甚黑，站在自己面前傲视自己的汉子问：“你是萧银？”

“哼”

欧阳喝口茶挥手：“阉了。饭后再说。”

“是”两名禁军扯了萧银就朝外面拉。

“且慢。”萧银忙道：“有话好说。”自己表现可是有气节，按照书上说，有五成可能他应该帮自己亲自松绑，而后因为佩服自己胆识而放了自己。还有五成就是拉出去砍了。但是哪本书哪段评书也没提到会拉出去阉了。

欧阳对身边章栏道：“章将军，你这兵倒是不错。老子说的话不听，反而敌人叫且慢，他们就慢了。”

章栏脸上挂不住一拍桌子喝道：“楞着干什么？没听见欧大人的话？”

“是”两禁军忙拉了萧银就走。

萧银咆哮：“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欧阳摇头：“又不杀你，你怎么做鬼？拜托你有点脑子好不好，本县就是考虑到阳平七月有个蹴鞠大赛，少个跳***的太监。”

萧银大恐，这死自己不怕，但是这活受罪……急忙跪在地上喊道：“大人饶命。”

欧阳点下头，两名禁军松开了手。欧阳慢悠悠走到萧银身边道：“其实我可以放了你，还可以放了其他所有人。”

“谢大人不杀之恩。”

“但是……你得带头写一封劝你老子投降的信。信上说，你因为受到大宋的感召，所以决定做个宋人。劝你老子弃暗投明，一起和你到大宋过着快乐的生活。”

“……你还是杀了我，杀了我。”萧银暴躁跳起来，左右看看朝柱子撞了过去。

没想欧阳伸脚一勾，其摔个狗啃泥。欧阳叹口气：“由于你冥顽不化……来人，拉到乐营中，等其坚挺时候再切。”

“是”两禁军非常坚决的把萧银拉走。

欧阳挥手：“王五，让李逸风跟踪采访说服。”

章栏这会不明白：“大人，这……为什么那么麻烦？”

“每个人都有被利用的价值。”欧阳道：“这萧银的老子的老子是辽人，是黑水镇燕军府一名和辽关系颇好的将领。只要他敢写劝降信给他老子，而后我们再告这信，他老子估计就没好日子过了。即使那皇帝英明，但也不敢把权利分到其手上……蟑螂，带下一个。”

是章栏章栏心中鄙视其吐舌后喊：“带那两个娘么。”

“回头就把你进士废了。”欧阳道：“你是有功名的人，说话要检点……哇，这两个娘么真有野性。”

第一百四十三章空城战（三）

两名女子两大一小，前凸后翘身材完全符合现代人审美观，皮肤略黑，更有几分健康色彩，外加绳子后捆紧绑，身体更有曲线……只不过，自己乃是状元加监军加父母官，说这话就不太对了。欧阳自觉着自己失言，左右注意一下，没有人取笑自己。恩……是不敢。欧阳咳嗽一声走到两女子身后凑到情人距离问道：“你是日利部落的酋长的四女紫瑟，你是月利部落酋长的二女儿幻玉。对吗？”

“是”两女子唯一不同别人过堂的地方，一不用跪，二是欧阳卫队负责。

“月利和日利自从跟随李继迁起兵反宋死了好象不少人。再加和宋百年战争，两个部落原本加起来有八千多人，到现在反而就五千多人是吧？”

“……”两女子不答。

欧阳问：“有没有兴趣和大宋混？”

幻玉没说话，紫瑟则道：“回大人的话，我x利祖先本是宋太祖赐封的四品官员。而后无奈才归顺西夏。我父亲常说，党项人荒yin无度，穷兵黩武。政和年间早有离开之意。但准备上书童大人之时，两边却讲和罢兵。如大人能放了我们，我们定然说服部族投宋。”

李汉一边悠悠道：“这日利我是信得过的，但月利据宋记载和拓跋氏党项人一直走的很近。”

“有这回事？”欧阳问。

“恩，听说代代联姻。”

“来人。”欧阳吩咐：“把那谁卖到窑子去，三天内她不死，就抄了窑子，拿窑子主问罪。”

“是”

幻玉直接被拖走，紫瑟脸色煞白。欧阳和颜悦色道：“不用担心，我们是朋友，他是我们敌人。来人，给紫瑟姑娘松绑。”

紫瑟松绑后跪地道：“大人放心，我必然说服父亲带部族来投。”

“欧某代天下生灵感谢姑娘。赵六，带紫瑟姑娘下去换衣裳，替我设宴款待。”

“是”

……

一间民居，换了宋服后的紫瑟被热水粉扑的脸还是红通通的，赵六张了嘴流了一桌子哈喇。紫瑟一笑道：“大人贵姓？”

“不贵不贵。”

紫瑟妩媚一笑给赵六倒酒：“大人是哪里人？”

“阳平”赵六双手捧杯子，手摸抓紫瑟小手。

“那可是好地方。”紫瑟把手抽回来道：“那大人一定是监军欧大人的亲信了？”

“说不上。”赵六叹口气：“前面还张三李四王五呢。”

“哦？怎么没见到他们？”

赵六道：“都征调上城墙了。”

“啊？你们不是欧大人身边人吗？”

“唉……就是大人倒霉，摊上这个差事。你说守一个破县，竟然就六百监军卫队……”赵六突然住口。

紫瑟当没听见道：“但看欧大人似乎心中有数。”

“那是，三天后从西北调的两万禁军就到了。”赵六摸紫瑟有意无意伸到自己面前的爪子道：“都说西北寒凉，却没想姑娘长了一双好手。”

“脚也不错的。”紫瑟咯咯一笑，脚抬起来朝赵六大腿摩擦而去。

……

月利的幻玉被人又带了回来，不仅如此还松绑赐酒席。欧阳举杯道：“多谢姑娘。”

幻玉自嘲一笑：“要谢就谢你的大刑。”

“那些下人不懂事，下手重了，我欧阳这边给姑娘赔不是了。如果不是姑

娘，我们绝对不会知道这个紫瑟竟然是李欢的未婚妻。”欧阳道：“我是商人，讲的就是信用。姑娘如果要回月利，欧某送白银百两。姑娘要去大宋，欧某送姑娘一座大宅子外加良田十亩。”

幻玉问：“现在就可以回家吗？”

“这个……得委屈姑娘三天。”

“报”赵六回来报告：“大人，那女子送走了。”

欧阳问：“她问了？”

“问了。”赵六疑惑问：“大人，明知道她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告诉她实情？”

李汉一边道：“捞功呗。”

欧阳道：“你以为我愿意啊，朝廷圣旨一道接一道，问有没有斩获。再说配备了这么多火器，又是守城。六百人对付他们足够了。”

“哼”李汉不言语，自己喝酒。

……

酒席结束后当晚赵六来报：“大人，幻玉逃跑成功。”

“好立刻让南郊外的兄弟们回来。”欧阳摸鼻子：“玩不死你，竟然合伙来蒙我。”

赵六问：“大人怎么知道她们是糊弄？”

“这日利和月利可能不假。如果看得没错，这个幻玉是李欢真正的未婚妻。而那个叫紫瑟的则是幻玉的卫兵。李欢是皇族，而紫瑟竟然不识字，这就太假了。既然是政治联姻，识字是最低标准。再者，还有异性的侵略。紫瑟被摸到手臂等位置时候，显得比较麻木。而看幻玉则不然，有陌生男子接近她身后她都会呼吸加快。你说李欢这样身份会娶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吗？最最重要一点……”欧阳笑道：“即使我的所有判断错误，这样一个情报带给李欢，他必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赌徒心态，在情况未知之下还要一博。更何况是掌握了这样的线索呢？”欧阳道：“举了例子。有个商人带了1o贯商品去江南做生意，中间人撒谎，到了杭州后他亏了三贯。而后又有一个中间人说，如果他现在去扬州的话，剩余七成商品可以卖到2o贯。你认为这个商人会去扬州吗？”

“会”赵六道：“反正都亏了，而且近三倍的回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对头。现在我就是那中间人，用的筹码是拢县。不怕他们不来。”

赵六又疑惑了：“那大人为什么说火器之利？不怕吓到他们吗？”

“这个是欺骗一个环节。李欢如果怀疑这是个骗局，也会考虑到你所想的这点。而这点又印证了两女人话的真实性。还有一点，提醒火器就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必须想办法减少火器带来的损失。这样一来，他们的进攻方法就局限，我们就更容易的应付。”

赵六继续问：“那敌人会用什么办法？”

欧阳道：“这问题得问章将军和朱将军，他们面对这情况会如何动攻击？”

章栏道：“这问题末将和朱将军研究过。有韩将军使用火器，而后我们在敌人面前也露了白，所以不可能再秘密使用。要破火器第一个办法近身混战，让火器无用武之地。但我军斥候四出，而且城墙上一目了然，敌人想要在白天混进，几乎是不可能。唯一有可能就是黑夜，派出小股人马登城到墙头我军激战，而后主力跟上，全军步步为营跟进纠缠，迫使我军不敢使用火器。占据城墙后立刻对我军进行追击，形成胶着状态。这个对敌人最大缺点就是放弃了马战。如果是步战，我大宋禁军不怕什么质子军。”

朱达道：“第二个办法是细作，派少量人潜入城被放火。拢县左右两山虽然险峻，但是人亦可走之。如细作绕到南门进入，四下放火。只要火起，我军必然不敢用火器，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引爆，还陷入混乱之中。这个办法可以使敌军保持骑兵团队，但缺点也显著，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细作身上。”

章栏道：“第三个办法，决死冲锋。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全是死士，冲进城后无视我军火器杀伤，四处放火，逼迫我军放弃火器。”

朱达：“第四个办法，马阵。敌人现在配备是一人三马。两千匹马为一个单位，进行两次冲锋，肃清道路，拉开火器攻击距离，而后主力跟随而入。这个办法是破釜沉舟，一旦敌军失败，我军骑兵四出，敌马疲惫，必然被我军击溃，绝无侥幸。”

欧阳点头道：“第二个办法敌人肯定不能用，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不说，拢县已经是军事重县，李纲大人调运物资，其人心细如，希望渺茫。第一个办法可能性也不大，黑夜爬墙最是危险，而且我城头灯火通明，成功机

会很小。现在就是最后两个办法，没有例外的，这两个办法都是直冲进城放火。”

“如果采用是这两个办法，末将倒有一计。”章栏道：“保证一个敌人都跑不了，也只需要一晚就可以布置完成。具体办法是……”

“恩，现在唯一担心就是……这两个傻女人找不到李欢主力，我们瞎折腾。”欧阳下令：“章将军，你去安排。除了必要的值勤人外，厢军包括监军卫队随便你调用。”

“谢大人。”章栏大喜。

两名将军出去，李汉不咸不淡道：“所谓物以类聚，这个章将军对大人似乎很是敬佩。”

“李大人，这战场如同商场。我翻阅过政和年间那场战。现宋和西夏两军都缺少战略性，通常生战斗是两军不小心相遇，而后两边主将鼓舞，大家杀到了一起。而多次战役表明西夏人设伏多多，多用诈败之计。小胜多则为大胜，积累而成最终胜利。而两边四次战争都掏空了两边腰包，国弱民虚。所以我认为打西夏只能是打经济战。”

“？”李汉不明白欧阳说的和他说的有什么关联。

“这两千质子军全部是西夏权贵、王爷、高官子弟组成。不用多，只要有五百人落到我们手里，西夏就乱了。而如果我们抓到全是死人，对西夏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活人……人总是会有私利。或者私下赎回，或者答应我们一些条件，或者干脆弃官出逃。而即使这些人的父亲全是愚忠之人，那也得想想他们皇帝会放心吗？一个国家三大件，政治、军事、经济。只要瓦解其中一项，其他两项自然瓦解。比如一家米店，他的进货、卖货、储存这三个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这家店就开不下去。”

李汉沉默许久后叹口气：“我确实不如你。我一直以为你抓活的纯粹是为了钱。”

“当然，钱也是要的。”

李逸风敲门进来道：“大人，萧银搞定了。劝降信我也带来了。”

欧阳看了几眼劝降信问：“怎么说服的？”

李逸风简单明了道：“我告诉他，西夏是李乾顺的，**是自己的。”

“没看错你。”欧阳笑道：“最近阳平那边报纸销量如何？”报纸采取的是

当地印刷行单刊，而后把单刊到阳平总印的办法。恩，边疆人民的购买**甚强，毕竟跑路还得要收拾东西。

“一个字，抢”李逸风道：“听那边兄弟带消息来说，不少文人雅士都写了诗词激励民心。往年每次和西夏战争都会生几起暴*，我看今年估计不可能。民心所向。哦，对了。按照大人要求，塑造了几个英雄。有舍身抵挡弓箭，为进攻部队铺平道路的。有举炸药包炸城门的。群众反响很热烈。朝廷那边也说了，这些英雄父母朝廷无偿供养，其子无论几岁都封官。另外捐款数目急剧上升……”

“阳平民间捐了多少？”

“四十万贯。”

“叫人给甘信带个话，三十六万入民钱。”

“是还有金国来使朝会皇上，具体原因还不知道。我不在，他们掏不出九公公这只老精龟肚子的货。辽国也将在近期谴使来朝。另外根据辽国的消息，开春后，金辽打了三次，规模都是几千人，辽人两胜一败，抢回了通州两县。而今大军都在通州境内对持，辽人还调走了防西夏的部分兵马和防宋的部分兵马。”

……

“报”第二天夜里，一名士兵报告：“城外现十几名可疑的人，没有举火。”

“……”欧阳郁闷问：“不会是质子军吧？不是让他们别爬墙的吗？”

你自己否定人家爬墙的可能，不代表就剥夺人家爬墙的权利。这话当然不能说，士兵道：“可能是，不过估计他们没有现我们现他们。章将军问现在怎么办？”

欧阳想想道：“告诉章将军，宁可打草惊蛇也不能让他们上城墙。否则他就要保证上城墙的人全部不能活着回去。”

“是”

欧阳翻身起来，身着睡衣就出去，门口八名卫队紧跟。睡衣是欧阳自己设计给自己穿的。反正生活得提高。梁红玉已经装备上了xiong罩、内裤等新式武器……

……

出门到了北墙附近的露天指挥所，朱达见了欧阳这睡衣一楞道：“大人，这衣服倒是挺别致的。”

“有眼光，我亲自设计的。”欧阳问：“什么情况？”

“章将军带了几十人举火把在城墙上巡逻一圈，估计他们拿不准巡逻时间，不敢贸然上爬。”

“恩”这可不是电视剧，巡逻士兵就看眼前的路。巡逻巡的就是城下。

不一会章栏回来道：“城外暗哨回报，那些人都撤了。要不要派出斥候？”

“不用，估计距离我们不会远。现在才二更，让兄弟们打起精神，估计今晚有戏。”

“是”章栏道：“大人还是先去南街休息，有什么指令派人传达就好。朱将军，这边有我就够了，你还是和本部人马保护两位大人的安全。”

“好”

……

这次欧阳猜的没错，李欢距离拢县并不远，但也不近。当然，这东西是判断题，有错有对的很正常。由于夜晚的马蹄声太大，太接近了必然被现。李欢接下属回报说城墙是不定时巡逻时候，他陷入了沉思……

幻玉在一边急道：“你还等什么？等敌人援军到再攻吗？现在夺了拢县，里面可是有大把的物资，足够支撑我们拿回天惶。此战一胜，四下抢掠，宋军攻势自然瓦解。”

“幻玉，我们吃过一次亏的。”

“为将者，最忌讳临阵犹豫不决。你若怀疑我们就此撤兵待援，否则就全力进攻。必须马上下决断。”

身边将领齐点头：“是，请将军下令。”

撤？那是不可能的。无论是面子问题还是敌人援军达到问题，都不能撤。而且李欢也是倾向城内兵力不多的看法。否则按他看，城里早杀出来了，哪会如此被动挨打。李欢点头道：“王大水，你带一百人抢城头。金受带领五百人第一波冲击，中途遇见抵抗不要恋战，直取南街，造成混乱。幻

玉，你带一百人第二波攻击，进城后，趁敌人混乱，分开北街两边四下点火。其他人等和我第三波次攻击。大家记得，无论什么情况不许掉转马匹，否则城内狭窄队伍展不开，会陷入被动。”

……

火把被点了起来，排列成一条毒蛇形状，全朝拢县开进，毒蛇终于露出了毒牙。城墙上的章栏心中还是有点紧张，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强自镇定后挥手：“撤鸣金。”

王大水第一批勇士一百人先到城下，迎接他们没有预想中的箭雨、檑木或者是擂石，甚至是地雷也没有。不能犹豫，身后人就到。王大水喝了一声，几十条绳子被扔到了不高的墙上，也不知道又做什么手脚，下面士兵一拉紧绳子，快的朝上爬。

第一百三十五章空城战（四）

西夏爬墙军甲：“为什么有门不走，而要爬墙呢？”

西夏爬墙军乙：“……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我现在就在想，墙上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说话间，金受带领的五百骑开始进入城内。不可否认李欢还是有点水平的，明白军队必须展开才有战斗力。而且利用多路进攻手段扰乱敌人。虽然各种手段都对，只不过……

西夏军甲第一个爬上城墙，只见南城灯火辉煌，而北街则死气一片，连一点火星也没有。西夏军乙则是四顾，这城墙上连一个守兵也没。即使他再傻蛋也觉着怪异。要知道即使一个普通的小县，也是有乡兵驻守城墙，更何况是军事重镇。如果说是冬天，还有可能开小差。但现在近夏天，最可疑的是连一个基本的照明也没有。

西夏军乙问道：“怎么没火兄弟？”

西夏军甲一举火把道：“有”

西夏军乙只觉着眼前一亮，不过这不是西夏军甲的功劳，而是一条火龙突然在北街出现。火点在南北街道交界位置，但几乎就在眨眼功夫直接蔓延到了整个北街。再看一眼，军乙大惊，从城墙上看下去，北街竟然空荡荡一片，遍地的狼籍，连一座稍微象房子骨架的东西都没现。而此时，进城后准备点火的幻玉手拿火把傻楞当场，什么建筑物都没有，朝哪里放火呢？

而部分进入城内主力军统帅李欢脑袋就一个词：中计。这时候南北街中突然火源点火光四射，箭枝破空声不绝于耳。抬头一望，就看见金受先头部队如同被割草一般连人带马倒下去一片。

几乎是同时，在数条火龙的照耀下北街明亮非常。李欢看清楚情形后吐口血，宋军竟然拆毁了北街几乎所有建筑。而后挖沟倒进猛火油当做照明工具。这是多么败家的打法，要知道猛火油可是很贵重的，日产量非常低。但败家的打法让他也完全看明白了目前的处境。

两百多台黑漆漆的火箭车一字排开将南城和北城隔绝。看那火箭车全部生铁打造，高四尺，宽两尺，目估重量在百斤以上。不用说其中杀人的火箭，即使是当成障碍物，马匹就越不过去。

撤？撤就代表把金受先头部队全断送了。最要命是后面部队根本不知情。自己和他们同样是在冲刺状态，别说转马头，就是一停，后面的骑兵就会把自己撞成肉泥。临危之中，李欢没空招呼，咬牙打马朝左边转去。后面大部队自然就跟随自己主将转向左边空地。

绕了半个圈子，李欢终于下令：“撤”再绕半个圈，自己就能回到城门。但……南城突然火炮齐鸣。无数的燃烧弹朝北门呼啸而来，几乎是瞬间，北门变成了地狱熔炉，温度之高让人不敢靠近。

“将军，中计了，怎么办？”一名护将边转马头制止马匹骚动边问。

怎么办？冲、肯定是冲不过去。南城兵力他已经看清楚，什么六百人，最少五千人。左右两边全是骑兵，中间三排的长枪步兵，整齐队列静静的在那看着自己这边一切。更要命是火箭车后还有火箭车，一列三台。再神勇的马匹也跨不过去。撤倒是还有机会，可以上城墙，从城头下去。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自己舍弃了马匹。在平原舍弃了马匹被骑兵追击，还不如自杀算了。李欢脑子一直有个词在打转，那就是：全军覆没

这时候又是一片呼啸声，燃烧弹补充烧上。南街位置两台火箭车被四名士兵艰难移开，而后一个声音喊道：“放下武器，徒手从这里过来，免死。”

而后全宋军一起高喊：“放下武器者免死。”

“王八蛋。”李欢怒吼：“萧银，是不是你？”

声音再次出现，萧银拿掉布帽骑在马上出现在小小通道之中喊道：“没有用的，李将军，人家后面还有两万骑兵。”

一匹马缓步到萧银身边：“在下大宋卑将章栏，向大家保证，只要放下武器，吃好喝好。要大米饭有，要滚烫的鱼汤，有。要油腻的红烧肉，有。要漂亮的娘么，也有。只要放下武器，所有一切都有。顺便说一句，本将耐心好，但是管火箭车和燃烧炮的兄弟耐心可未必会好。”

“年轻人，耐心要好。”几匹马出现，四面盾牌遮挡身后说话的人：“我叫欧阳，阳平知县兼秦凤路监军之一，不过只拿一份俸禄。各位西夏英雄幸会。李兄，我们可是熟人，怎么见面也不打招呼。”

李欢讥讽道：“我没看见你的面。”

“这个……，不好意思，本县有漂亮美艳娇妻一名，流箭无眼，不想这么快早逝。再说我要是死了，各位兄弟每人一两银子的奖金还怎么？”

“hoho”全体宋兵精神大振，这打仗选智将、猛将、儒将，都不如选个富将。

欧阳举手让大家安静道：“李兄，相信你已经把目前情形看得非常清楚，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这已经不是打仗。这叫屠杀你不怕死，难道你忍

心你的部下象杀鸡一样被杀死你面前？这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所有人不用当奴隶，不用劳动。吃管饱，喝管够。其实我的目的也很简单，李兄你也知道我是商人，这不管什么东西在我眼中都是有价的。不要多心，不杀你们就为了几个赎命钱，你们家里有钱得很，不会在乎这两个小钱。另外……你最好劝劝城墙上的兄弟，马已经被吓走了。他们要跑的话，我这边只能开杀戒快解决你们。别怀疑我话，火箭车，一次七七四十九口箭枝，无视你的冷锻甲。火炮八十门，甩手炮不计其数。这么和你说，拢县的装备储备可以正面打你们十万人。”

“我们和他们拼了。”一个护将咬牙道。

“怎么拼？朝哪拼？”李欢深叹口气，欧阳的话他全信，他不怕死，但不能让自己兄弟们无辜送了性命。即使他想带大家去死，也要大家同意，看现在个个萎靡不振，士气极为低落。不要说没地方拼命，即使有地方拼命也不会是人家对手。李欢闭上眼睛道：“下马，弃武器。”

一片的金铁声，欧阳对身边人道：“你们收拾，我睡觉。王五赵六，每人二两银子分了。”

“是”

……

第二天早上，李欢被邀请和欧阳共进早餐。城门位置正在全面修葺。昨天的火炮轰炸后，城门被烧没了。而后重建北街工作也得做。人多不怕事多，禁军不调动，也可以从后勤厢军那抽万把人去干。

“请坐。”欧阳面前放着早点，很简单就是油条、包子和豆浆。十几米外李欢面前也差不多，但多了一盘肉。欧阳道：“这早饭不吃容易得胆结石，为照顾你口味，特意加了道肉。”

李欢模样甚是憔悴显然一晚没合眼，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问：“你想怎么样？”

“你问我想怎么样？你老婆被我抓，我也没对她怎么样。所以不是我想怎么样。”欧阳顿顿道：“而是我们想怎么样。”

“我们？”

“对我们调查过，你是皇族身份。如果你愿意，大宋可以封你为西夏王。”欧阳制止李欢打岔道：“你先听我说，当从这仗看来，你觉着西夏这次受的了吗？我听说围困天惶城那边的军队已经有了逃兵。想想也是，饿着肚子还要挨火器，谁都不想干……我和你说说我的个人目的，就是将西夏建设

起来……我先问你，你知道我阳平一个普通工人薪水是多少吗？”

“……”李欢不说话。

“两贯识字的最少四贯。我只花了三年时间，今年阳平税利是四百万贯这也就是阳平一个县，你知道大宋有多少个县吗？西夏怎么可能能耗得过大宋，昨天使用的所有火药，我下属一个厂子两个时辰不到可以全部弄出来。你如果想要为西夏党项人保留点火种，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选择选择。我们皇上是说，取回灵、永乐。但我可以告诉你，只取这两地，我也没兴趣折腾，我一天几万贯的入帐，何必跑来这鸟不生蛋地方一句话，。横山以北归你，西凉到瓜州归我。到时候我可以投资一千万贯帮你恢复民生。”

李欢讥笑道：“你做的了主？”

“我已经向朝廷上表，成不成不好说。如果朝廷不答应，而你答应了，我可以放了你。如果你答应了后，朝廷答应你再反悔，别怪我手黑。”欧阳再道：“不要再幻想了，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已经下了重金悬赏，一个党项人的耳朵是一贯钱。再过半个月还有消息在兴庆府散播，但凡是西夏人愿意迁徙到大宋居住的，每人五贯钱。战士到我军面前连马一起缴械举家而走的五十贯，再送良田一亩。杀死一名副将来投，一百贯。杀死主将来投，五百贯。你想想，这几年西夏贫困之甚，有多少人能抵挡住这诱惑。现在我希望你能出面收拢起义的军队，但再过三个月，恐怕你就没有这个价值。”

“你好无耻，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李欢压制怒气，这是赤1uo裸的用金钱挑战道德，挑战人性。再团结的纪律部队总也会有害群之马。或者说总有一些人需要钱，比如家人生病，比如娶妻生子，比如孝敬父母。更何况在诱惑面前有多少人不会低头呢？

“本人还准备以一百万贯买两万铁鹞子军，准备一百万贯买两万五千卫戍部队。”欧阳喝口豆浆道：“人一旦太有钱，钱就没了意义，不花难受。”

“……”李欢擦把冷汗，别说别人，就是他这皇族也第一次听说拿百万贯为单位的生意。

“我已经派人去游说朝这边来的铁鹞子。你猜成不成。”欧阳露齿一笑：“不好意思，你们养军队，我拣现成的，说实话我心里确实有点过意不去。”

……

铁鹞子，就是将冷锻甲加长包裹战马，使人马为一体，全重最高可达到400公斤。其最大优点就是冲击步兵方阵。即使是骑兵死亡，而马仍旧是带着重量冲向敌阵，践踏敌军。西夏的铁鹞子，辽国的铁林军，金国铁浮屠为那

时候最强的三支骑兵部队。

“我乃宋军使者拢县驻守将军章栏，要见你们将军。”队伍行进中有一骑兵阻挡，章栏面对百多铁枪，在马上毫无畏惧的抱拳报名号。欧阳本想派别人去，但是章栏一意请缨，而且他说，别人去估计看见敌军就尿了，而且没有一点重要职位，人家未必愿意理你。欧阳考虑许久最后还是准了。并且给了他一个保命锦囊。

铁鹞子的主将叫嵬名守全，是一名参加过政和年间西夏和宋大战的老将军。资历老，人倒不老，四十左右。在后军听闻有宋使，挥手道：“带他来见。”

……

章栏不卑不亢抱拳道：“见过嵬名将军。”

嵬名守全一挥手道：“别整这套虚的，有屁快放。老子还要赶路。”

章栏笑下道：“将军可是要去会合质子军取拢县？”

“你什么意思？”

“回将军的话，李欢带领的质子军除了一百多人战死之外，其余人等已经全部归降大宋。”

嵬名守全拍案而起：“妖言蛊众，来人，拉下去砍了。”

“慢”章栏拿出一包东西：“这是质子军的兵符，军旗，还有一干将领的随身小物件。将军不妨先看看。”

嵬名守全一把抢过来，放在手中展开一看，没有假，全是真的。嵬名守全冷汗一身：“不……不可能，质子军怎么可能会背叛？”他宁可相信全军覆灭，也不相信质子军会反叛。

“不仅是质子军，日利部落，月利部落全部归顺大宋。这个暂时我没有证据。”

“……”帐内将军开始互相交头接耳

嵬名守全扫视了他们一眼，帐内安静了下来。嵬名守全道：“说吧，什么意思？”

“圣旨：册封嵬名守全将军为大宋威北将军，其子为大宋骁勇校尉。所有

从军将官官升一级。”章栏把圣旨放在桌子上道：“另外，只要各位将军愿意归宋，无论哪一行，我大宋皆奉上资金，总数为一百万贯供各位将军分配。这是阳平钱庄提钱的信物，上面写有一百万贯随兑随取。”

“放肆如此看轻本将，来人，轰出去。”

“且慢。”章栏道：“最后一句话，大人托我给大家带最后一句话，只要铁窑子伤亡不过三成，协议就依然有效。如果过三成，大人将赶尽杀绝。”

“哈哈……听到没，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嵬名守全冷笑道：“就凭你们宋军骑兵，一群只会骑马的步兵？”

“……呵呵”将官们随便干笑两声。能到这位置都不是笨人，这章栏有这么大口气，即使打个折，也有几分真实。两千质子军装备不会比他们差，说背叛就背叛，其中肯定有鬼。

一名将官问道：“你们大人是谁啊？”

“欧阳”

“欧阳？”一干将领皆是一楞，这要说大宋皇帝是谁他们未必知道，但是说欧阳他们却是知道。国际赛马会的大老板，阳平知县，阳平商业协会的创使人，皇家报的总编。此人为一女子砸钱百万贯之事早就传遍大江南北。说别人花一百万贯买这支部队他们未必会信，但此人说一百万，绝对不带任何含糊。富翁、美女总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何况是那么年轻的人，更带有点传奇色彩。民间已经有不少人以欧阳为版本在写评书。欧阳赎梁红玉就是宋版的千金买马骨的故事。

章栏道：“欧大人说，各位将军忠义他知道。但是他让末将告诉大家，他已经收买了西夏朝廷的多位高官。西夏军的一举一动，将领的名字，他都了如指掌。”

嵬名守全怒道：“胡说”

“如果胡说，这质子军怎么会全军投诚呢？”

“这……”嵬名守全身子倒退一步。

“话尽于此。将军要杀就杀。”

“来人……”

一名将官忙道：“将军，两军交战，不杀来使。”

嵬名守全感觉到了将官们隐约的降意，这些人都不是什么权贵弟子，多是骁勇善战之人提拔起来。一个小将领能有几个钱，一百万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数目。刚说话那个，有五个孩子要养，还有父母年迈在堂。平时就是糊弄帐目弄几个钱。还有在外面有相好的，还有本来就贪财的，还有先前被贬官的……让他稍有欣慰的还是有半数将领不为所动，眼神中扔就果敢之色。但这些多是刚进入带兵行列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连一句话也没说。

“拿上你的东西，滚”嵬名守全喝了一声，两名亲兵进来。

章栏抱拳点头道：“谢将军不杀之恩。”不杀自己说明嵬名守全已经动摇，要是真愚忠，就应该是砍了自己，绝了起义之路。如欧阳说的，他没要求章栏说服他们，他只要求章栏去种个种子。这打肯定要打的，光耍嘴皮是不会让人家心服。

离开后章栏看锦囊上写：拿李欢换当即感动。无论李欢是叛是降或是死，李欢的价值远大章栏。而欧阳如果是把李欢交到朝廷，那可是大功一件，而私放李欢，不仅可能破质子军功劳全无，还可能会被问罪。能有这气魄干这事的，除了欧阳还有谁？

第一百三十六章大破铁鹞子

章栏安全回来，欧阳摆酒祝贺。在酒席上斥候来报：“报铁鹞子行军度放缓，估计后天才会到达拢县。”

“恩”欧阳拿出几锭银子道：“这么多天下来，斥候兄弟最为辛苦。这二十两银子拿去先给兄弟们分了。”

“谢大人。”斥候大喜。

斥候出去后，李汉怒气冲冲进来，喝退左右道：“你想死啊，又伪造假传圣旨。”

“……”章栏一口菜喷出来大惊：“大人，那圣旨是假的？”这家伙明明和自己说这是皇上有先见之明。欧阳伪造圣旨是死罪，自己这传圣旨的也难逃干系。

欧阳安慰道：“怕什么，又不是第一次。”大不了当九品官嘛，你敢有十品，咱也敢当。

“年轻人，听我一句忠告。但凡是锐气十足，往往不得善终。”李汉道：“古往今来有太多教训，锋芒太露又不小心谨慎迟早要吃苦头的。”

欧阳笑问：“李大人要告我？”

李汉不屑道：“老朽不会做小人之事。”

“那就是了，小章一会把圣旨烧了。”

“恩恩”章栏站起来道：“末将还是现在去烧了，安心点。”那是定时炸弹。

“去吧去吧”

李汉见监军帐中就剩余两个人道：“你要是真的把铁鹞子弄到手，这场战打到这我们就算是胜了。不过你有几分把握？”

“这人东西真不好说。你看李欢，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当然他确实是那样的人。但是这骨头还是硬的，软的硬的都不吃，说实话我有点佩服他，毕竟有这样骨气的人不多。不过我想，这铁鹞子再是铁军，毕竟有几十名队长，总是有一些人有私利的，不求全收，但求多收。”

李汉点头问："那李欢怎么处置？"

"我是个生意人，一个生意人是不会因为对顾客有好感就给他打折，也不会因为有恶感就不出售商品。该利用还得利用。"

李汉道："这我知道，完颜阿骨打派人刺杀你，但你还是刺杀归刺杀，生意归生意。不过你还是得听我一句话，为人处事别那么张扬。"

"晓得"

……

铁鹞子是敌人到达的第二批主力，亦是刘锜回来前，敌人最后一批主力。而西夏的大部队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计划出来，按照他们说法就是观望。观望韩世忠到底是什么打算？有没有突围的可能。其次观察前头部队是否拿下了拢县，拢县宋军是什么配置。再者是突然出现的一支神秘部队，击溃了宣化府甘肃军司的一千擒生军后朝西而去，人数不多的队伍深入境内是什么目的？横山以东的宋永兴军是固守还是择机进攻？

四面队伍一展开，西夏军感觉到兵力捉襟见肘。最主要就是出现在后勤问题上。要调动部队，就要相应的后勤跟随，而保护后勤的兵力少了，生怕被人抄了。后勤兵力多了，自己主力战斗力就要减少。还有一点，这次战争，宋的军马大大增多，光韩世忠主力就有一万六千骑。就因为有这么多战马让西夏人很不舒服。西凉无险可守，以前宋军也不朝这边打，平原决战西夏人完全占据上风。但如今人家有大规模骑兵部队，万一突破西凉就直接到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不仅是通向兴庆府的通道，而且还是西夏最重要的养马地。

对西夏人来说，拿下天惶县是上上策，但是宋军火器的犀利让他们闻声变色。地雷可以用畜生去踩踏，但是甩手炮怎么防？一接近，雨点般的甩手炮，一轮过去，城墙数十丈内无一生灵。还有天惶县敌军偷营战例，军囚小队伍冲出，冲进营中也不杀人，到处安放点燃的五十斤炸药包。等击溃偷营的死士，一个营全部被炸上了天。

也试过雨天攻击天惶城，但雨天攻击度缓慢不说，人家的火器仍旧照常使用，只不过是起手动手多了点，攻击频率缓慢了点。西夏军中有见识的将军已经上表，这支宋军有和西夏军决战的实力，如今固守一定有阴谋。四月开战，到了五月下旬，阴谋出现了。十几万西夏大军的粮草快消耗怠尽。这些年，西夏生产在政和战后有所恢复，但是远远无法供应同时运动的五十多万部队。宋军进攻时间选得恶毒，三月到七月是庄稼的种植和收成时节，但战争却干扰了生产。想到这时候，西夏高层终于明白了，这次宋朝军队没想和自己死拼，而是在拼国力。更明白了那支神秘部队定然是朝产粮大州瓜州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夏高层连续下令，铁鹞子必须拿下拢县，并且横

山一线驻军抽出八万人和主力会师后朝拢县急前进。

接到命令的铁鹞子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到达拢县附近近十天的铁鹞子正在距离拢县十里的地方安营。倒不是说他们不想打，但实在是敌人太无耻

第一场战斗，敌人埋设了大片地雷。死伤几十人后部队撤回。

第二场战斗，马匹踏雷。四骑檑木撞城门，但让他们惊掉眼珠子的是，轮流上阵，死伤千人，撞击城门过两个时辰，城门都被撞变形了楞是没撞开。

第三场战斗，继续撞门，这次门是撞开了，但是全军人都哭了。门的后面竟然是城墙。实打实的和周边城墙连在一起的城墙。谁都没想到宋军竟然卑鄙的把城门给堵死，留下一道假门。

第四场战斗，爬墙。敌人延续着卑鄙，竟然在墙上镶嵌了无数的三角铁蒺藜，碰到就是一道口，而且头顶还有火油侍侯。

这么几天下来，铁鹞子损失两千来人，宋军十伤无人死。这个数据比例让铁鹞子的士气达到了冰点。更糟糕的是受伤的铁鹞子士兵，由于缺医少药，天天哀号。昨天宋军派来使节，说欧大人有好生之德，愿意把受伤的铁鹞子带回去治疗，无论好坏，十天后再送他们回来。嵬名守全不忍心让几百受伤的士兵和将领等死，只能是答应下来。

今天，堵住北城门城墙被宋军自己拆毁，送伤员进拢县的将官说，虽然现在没有堵塞，但是里面却摆满了火箭车。而且城内宋军秩序井然。有两千骑兵时刻待命。还有就是拢县内外最少拥有厢兵过两万，一个征集令就可以很快投入战斗。

嵬名守全把圣旨朝旁边一放叹口气道："怎么攻？好意思攻吗？咱们几百弟兄还在人家那治着。"

一将官道："将军，不打恐怕不行，朝廷大军一到，说我们延误军机，可能直接问罪。"

"好就算我们不要脸，那你说，我们怎么打？人家现在只是防御。火炮、火箭车都还没用上。十几万人围了天惶县两个月都没打下来，我们两万骑兵怎么打？"

另一将官道："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将军，不如我们……"

“住嘴。”嵬名守全呵斥：“而等拿的是西夏之钱，食得是西夏之粮。定当报国身死，怎能贪生怕死？”

“报”一名斥候进来道：“格木将军带了三百弟兄去了拢县，现在在城门那下马交武器。”

“……”一干将官默然。铁鹞子百人为一队，千人为一伍。别说是队长，即使是现场几个伍长也有了厌战的情绪。嵬名守全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叹了一声后：“大家回去后约束自己的兵丁。”

“是”

……

欧阳问道：“格木将军，你们是愿意继续当兵，还是到宋内当个百姓？”

“败将不愿再杀人。当一民即可。”

“好一会我让章将军派人送你们去秦州，在那边有专门负责此事的朝廷的官员。”欧阳拿笔写了几个字后封好道：“此信可在秦州阳平钱庄兑换三千五百贯钱，再加朝廷会拨给你们的农具和田产，我想你们会过得不错。不过本监军要说一句，最好通知你们的家人一声，将来也有地方找你们。”

“大人有所不知，铁鹞子多是宋政合年间战死将士们的遗孤组成。我们这三百人，有家室的也就十几个人。只不过希望大人能另外给个凭证，他们要回西夏接亲人，而后从永兴军路那里出西夏。”

“没问题。”欧阳看李汉：“老哥，帮忙盖几个印子哦。”

李汉又不冷不热：“你不是监军吗？怎么连印都没有？”话是这么说，倒也没耽误走到一旁的文案提笔书写。他和欧阳不一样，他可以用大内的身份写书信。欧阳最多也就是秦凤路的监军书信。

……

当天夜来，这十几人骑着特赐的劣马潜出北门。但出了北门他们却不急走，有部分人摸回了大营，寻找自己感情好的一些弟兄诉说了投宋的待遇。这一来让其他人等艳羡非常，纷纷开始议论。

第二天清早，嵬名守全收到亲兵的报告，又有两百多人跟随他们小队长投了宋军。而且现在军营中谣言四起，军心不稳。说拿不下拢县，全军罚为奴役，还有说拿不下拢县将官们一个都活不了。

亲兵这边汇报时候，**名将官闯进大帐。嵬名守全喝道：“你们要造反吗？”帐内外亲兵刀出鞘。

一名将官道：“将军，你看这朝廷每天一令下来。如果我们拿不下拢县，我们身为将官都逃不了责罚。望将军三思。”

另一将官道：“质子军投降在先，我们有什么不好说的？”

“将军，而今军心涣散，人人思归。这不是打仗，这是去送死。我们就不想弟兄们白白死在这里。”

“……罢了，想去就去吧。”嵬名守全叹口气道：“但老夫决不会降。”

“将军我们一走，你定然被问罪。”

嵬名守全怒叱：“再不走，本将军改变主意。”

“哥几个，走吧”

嵬名守全坐在空荡大帐中呆，怎么就莫名其妙败了呢？虽然死了一一些人，但对铁鹞子来说根本就没有伤到筋骨。是火器，是火器让大家感到绝望，大家不想无谓的送死。不是，是钱，是安逸。自己不是也有安逸的念头吗？西夏给不了，但宋朝可以给大家这样的生活。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有合适的价码……

“将军，他们全反了，带了军队去了拢县投降。”几名年轻的将官冲进了大帐。

嵬名守全苦笑一声：“传令，退兵”再耗下去，整支队伍都没了。

……

“总计八千九百人集体投诚。”章栏汇报：“还有零散的一千六百多人。李大人正在安置他们。愿意从军的到兰州整顿，不愿意从军到秦州。一切井然有序。估计近几日还会有零散逃兵而来。”

“普通士兵五十贯，小队长二百贯，将官一千贯，不要克扣，这点小钱我出的起。”欧阳道：“王五，拨给李纲李大人那边十万贯钱，就说是我欧阳私人馈赠。再拿十万贯派给禁军弟兄们，打胜战没奖励怎么能行。另外，李汉，你能不能派人送表朝廷，除了功劳表外，火器需要补充的要补充齐备。猛火油快用完了，也要调。”

“现在指使起我来了。”李汉不满。

“我八品。”欧阳呵呵一笑。

章栏问：“敌军才走一天，要不要派骑兵追击？”这事本来是他的职权，只不过欧阳大把钱砸下去，自己早成了欧阳的传令官。

“不用这几千败兵就是瘟疫，他们会把事实夸大到处传播。杀了他们我还得贴军功钱，不杀他们反倒能帮我们宣传。”欧阳笑道：“西夏败局已定。小李，知道怎么稿吧？”

李逸风笑道：“大人，你就瞧好吧。”

……

欧阳眼睛都不眨砸出去八十万贯，用金钱完全瓦解了称霸西夏和宋边多年的铁鹞子。再加先前俘虏两千质子军，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赵玉先看军报，再看报纸而后问道：“你怎么看？”

九公公回答：“自然是好，西夏内忧外患，如刘将军瓜州再起火，恐怕西夏会大规模溃败。如此一来，凉州必入我手。凉州入手，东可威胁横山，北可威胁河西走廊，乃至西夏都城兴庆府。”

“今日早朝蔡相带了文官们上表说，军需粮草耗费颇大，说什么王师大捷，让韩世忠他们见好就收。说万一逼急了西夏人，孤注一掷，恐怕大好局面付之东流，你怎么看？”

“蔡相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拢县驻军万人不足。仓促从其他地方调动军队，号令不明，后勤不给，又要防备西夏人声东击西，恐怕……只不过，咱家从没听说打胜一方先行求和之道理。”

“这和书迟早会到，你意思也是赞成和谈？”

“这个……陛下恕咱家多嘴。韩将军、刘将军、还有欧阳大人都是有见地的人。如我等阉奴闭塞宫中，如蔡相之人只念得圣贤之书，如陛下也未经历沙场……”

赵玉问：“什么意思，不要拐弯抹角。”

“陛下看，欧大人是个会吃亏的人吗？”

“他吃亏？又下了三十万贯的武器定单，五万贯的军粮，十万贯的阳平大米，三万贯的阳平兵服，他会吃亏？”赵玉怒道：“唯一坑了他一百万贯，朕

还觉得亏心得慌。上次上表不是说战况，而是和朕商量能不能也卖地雷给金国。原因是说探雷器一直没买家，觉着亏了。”

九公公道：“其实秦凤路这边花消确实不大，既然欧大人是个不会吃亏的人，不如就让欧大人自己折腾去吧。”他不好说大臣们的小九九。

赵玉摇头：“你不懂，朕求的是胜战，可以稳固皇权，建立威信。如果再打下去有个万一，大好局面不是白白浪费？”军事服务于政治，即使是内部权利的斗争。这点赵玉还是懂的。她之所以不满意韩世忠的耗战略就是这个原因。没想到欧阳却搞了两个大胜出来，闻见此讯，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见好就收。

……

刘锜已经回到了拢县，一路顺利，到了瓜州就在灌溉水源地投石灰加各种草毒，拔苗的秧子死亡面积达到了七成。而后直入吐蕃境，避开追兵。横行千里之后再出吐蕃境到达秦凤路的岷州。

小股西夏军队已经到达拢县外，刘锜回到拢县，不顾疲劳连夜布置。连使两个阴招吃掉几股小队，逼迫西夏前锋后退二十里扎营。

这天刘锜刚回将府，就看见欧阳在自己住处独自品酒。刘锜把铠甲交给亲兵进去后道：“大人，出什么事了？”

“朝廷刚来了圣旨。任命我为钦差，负责和西夏人谈判。底线是拿回灵州、永乐州，还说钱可以给他们一些。”欧阳苦笑一下：“见鬼了，打败的还没求和。打胜的先委派和谈官。”这年头和千年后一样，怪事特别多。

“md”刘锜一听怒道：“而今如此大好局面却要和谈？我们耗一天，就是耗掉西夏一分国力。和谈岂不是又要让强敌睡卧身边。等他们强大，我们老掉牙，再东咬我们一口，西啃我们一块？韩将军带部下啃那猪都不吃的军粮为了什么……”

“猪还是会吃的。”欧阳纠正，这个有实验过。顺便提醒，那东西是自己卖的。

刘锜不在意道只顾生气：“不能和谈，一旦和谈就前功尽弃，再耗一些时日，韩将军就能直取河西走廊，甚至攻占兴庆府，将党项人扫到辽边。”

ps：由于昨晚被逼迫看了一集‘回家的诱惑’，当场里焦外嫩，重伤十级，故明日休息停更一日疗伤。

ps2：任何对ps有意见，诅咒其看‘回家的诱惑’2o遍

第一百三十七章突围

欧阳摇头：“这是枢密院和蔡京一起上表的。几乎全部大臣都同意。甚至连老百姓也多是赞成取利之后，王师北还。我皇家报倒是煽动了，但朝廷守利，百姓过于善良，非常无奈。不仅如此，童贯为的西北军将领也表示和谈是比较好的结局，现在大宋就怕人家西夏不知道我们有和谈之意。”

“不行”刘锜坚决道：“如此一来等同放虎归山。”

欧阳点头：“不就两个月吗？如果刘将军和我一条心的话，这事倒还有点转机。”

“大人请讲。”

“不过事先声明，将来会有很**烦。”

刘锜道：“为将者保国扩土乃是本份。”

“那就好。”

……

李乾顺亲带五万擒生军、两万五千的卫戍军还有十万地方部队取拢县。西北面的军司兵力几乎被其抽干。除了此部，其余部分分两部，一部是卫戍横山，一部是包围天惶县。如此庞大的规模用兵不用说西夏，即使是宋国也是不敢轻动。伴随着而来的是国力的迅消耗，十年下来安养生息的成果在一夜之间付之东流。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必须立刻占领拢县，打通对外通道，以战养兵。

但是让李乾顺万万没想到的是，先头轻骑兵万人部队遭遇了投宋三千铁鹞子的冲击，宋朝骑兵再兵分两翼包围了先头部队，一天一夜，先头部队投降大半，剩余部分不是被歼灭就是四面溃逃。

如果这不是最糟糕的，那更糟糕的消息还有。第一个坏消息是军队士气，由于控制口粮，又要加紧行军，逃兵越来越多，有部分翻过大山直接投奔了宋军。按照军中流言，有编制军队整支来投，士兵每人五十贯钱，将官分两百、一千、五千三个档次。零散士兵，携带了马匹武器的四十贯，只携带马匹的三十贯，什么都不携带的五贯。另外所有投降士兵可人均分到一亩地。

第二个这次宋军战斗力非常强，先是火器的使用。往年宋军也有使用火器，但是受限条件大，火药易潮湿，但是这批火器不仅没有以上缺点，威力

加成，武器创新。特别是手炮，简直就是西夏军的噩梦。其次宋军士气非常高，有道是一鼓作气，但宋军士气一直处在一鼓之中。看见西夏军如同是豺狼看见猎物一般兴奋。还有一点，宋军协调能力强，各种兵种各司其职，整体战斗力比之前高上不只一星半点。

第三个坏消息，本此宋军作战不讲以往章法，如韩世忠先陷自己于绝境，刘锜千里突袭一不占地，二不打仗，只对农作物下毒手，肯定还有其他手段要防范。

第四个坏消息，由于质子军大部被俘虏，一些权贵已经和宋军私下进行联系。最糟糕是一些高官用和不用都是一个问题。已经有消息称，宋军目前有一种以情报换人质的说法。

第五个坏消息，辽国突然对西夏主战的情绪占据上风。皆是说西夏辽边已经没有重兵，此事不动手更待何时？

第六个坏消息，吐蕃和宋的交易市场大开，宋商人正在全力收购吐蕃在西夏边境掠夺的人口、物资、马匹、武器、陶瓷等等。目前有消息说，吐蕃另外几部也蠢蠢欲动，也想一次西夏国难财。

第七个坏消息……

唯一一个好消息是，宋朝已经露出风声，有意和谈。

李乾顺当然不愿意和谈，他想都不想也明白，在这样情况下和谈，灵州、永乐必然被割出去。而这两州对西夏的重要，相当燕云十六州对辽的重要。几名进言和谈的官员已经被他软禁起来，这些人的孩子还都在宋军那边当俘虏。

为避免逃兵叛变，李乾顺卫戍部队两万人为先头部队，遇见逃兵，格杀勿论。

……

刘锜在城头静静看着远方一片连一片的军营，敌人太多了，不仅出拢县所能承受的压力，也出了自己心理的承受压力。相同，打了几个胜战的士兵们士气见了此情形并不高，接下来要进行的大战才是最要人命的。

欧阳不知道什么也上城墙来：“敌人是我们的十五倍。”

“太多了。”刘锜苦笑：“每人一口唾液，拢县就会被淹没。”

欧阳笑道：“你应该这么想，西夏人在孤注一掷，只要这场战斗结束，西

夏人再也无力防守我们的进攻。我们对西夏的战争也算是基本结束。”

刘锜道：“大人很有信心？”

“信心说不上，刘将军怎么看？”

“城墙薄弱，再加先前之战斗多有破损。虽然临时加固，但难挡敌人之锋芒。”刘锜道：“城在天险，但也就因为天险，如敌抢墙头，我军最少只能三百人防守。对付小股部队是容易，但西夏军要是不顾生死的决死冲锋，恐怕……”刘锜的担忧还没说完，敌人专业的攻城设备即将到位。

“最后一批武器也已经到位。”欧阳道：“我个人认为敌人无法依靠强攻拿下拢县。再者刘将军也不是束手就擒之人。”

“恩，末将已经学匈奴之法，派出部队把敌人尸、病死的畜生埋在方圆五十里内的水源口。而今到了夏日，尸体腐化，敌又是最需要喝水的季节，应该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刘锜道：“另外末将从永兴军路调来了十台投石车，专门投掷五十斤的炸药包，敌不会不顾及。还有末将已经让一些要钱不要命的降兵回西夏军充当细作，勘察西夏军后勤补给情报。如果顺利，到时候可以把五千个炸药包当成粮草送到西夏军大营。”

欧阳赞道：“将军如此多智，还怕西夏军不破？”

刘锜苦笑道：“末将唯一担心就是敌人决死冲锋。”

“应该不会，西夏和宋不一样。他们朝廷的兵力就是卫戍、质子军。而擒生军隶属各个王爷或者军司，他们视这些人为自己的势力。还有地方部队，是民众组成，不可否认他们游牧生活让他们单兵作战能力强。但是一旦战场有变，或者是士气低落，先逃跑的必然是这些人。将军应该知道，一人溃败可以卷走十人，十人可以卷走百人，百人可以卷走千人。”

“恩”刘锜点下头，突然道：“来人。”

“在”章栏回声。

“命人将五里之内所有道路挖毁。用炸药包炸山，把大石杂木铺到四面。而后从山下引下水来，连续浇灌地面。”刘锜再道：“另外请李纲大人调集厢军，三天之内在二里外构筑三道环行高墙，墙高两米，前面留百部火箭车，留观察孔。”

“是”

欧阳问道：“刘将军，这是什么意思？三天构筑的城墙，恐怕不够牢固

吧？”

“前一段阻止敌军冲锋，后两里地乃是燃烧炮所能企及的射程。而后掷弹兵埋伏墙外。一旦被敌攻破一道，可以马上后撤到第二道，而第一道破墙又成了阻止骑兵前进的障碍。欧大人，只要火药后勤补给跟上，这五里地将成西夏军的地狱。末将在这里将敌军打到不敢攻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西夏军的决死之心。还有火箭车，沉重无比，敌人要拿走，没火药一无用处，又阻止机动，我军可趁机杀戮。敌不拿走，攻击被打退后，我军可以拿回填装火箭。还有每墙配备几个炸药包，选死囚点引，又可杀伤敌人，又可破坏路面。”

欧阳汗道：“刘将军，那一台火箭车可是一百多贯钱啊，一排放百台就是一万多贯。”

“末将只求胜，对其他事物不感兴趣。”

“得，你比我大方。”欧阳知道其他事物还包括他自己麾下的所有士兵。

……

刘锜这边干的一切，自然被西夏人斥候回报李乾顺。李乾顺一听这些阴毒的手段就知道自己的胜算又少了一分。这种战法和先前不一样，先前的欧阳是以不伤或者少伤自己人为基本目标，而刘锜布置是最大可能杀伤敌人。李乾顺叹口气：“此将视自己之生命亦为无物。换了以前自然不怕，但如今军心不稳，如此修罗手段恐怕士兵都心生畏惧。”

一将领问：“陛下，附近水源被宋军投毒，误喝此水士兵已经病，传染百人之多。我军内缺医少药，只能是放一边等死，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攻城器何时到达？”李乾顺问。

“七天之内。”

“七天……”

“报”一名传令兵手拿令牌进入大帐：“韩世忠亲率一万骑兵冲出重围，朝河西走廊逃窜。”

“出来了？”李乾顺大惊，逃窜个屁，人家是突围。急忙问：“怎么出来的？”

“是负责西北面一部三千人全部投敌，放开防守。”

“西北部……西北部是往利氏，乃是我党项自己人，怎么会投敌？”李乾顺更惊，要说其他少数民族就算了，但是党项八部一向忠诚有加，怎么会投敌？

“据说是往利氏部落酋长的女婿萧银回来劝说，好象还拿了五十万贯钱收买这五千人的往利氏。而今往利氏残兵部分进了天惶城，部分接了族内长者直出永兴军路。横山守军以为是正常调度，故没有阻拦。至于往利氏和宋朝还有没有其他协议，暂且不知。”

ps：停更当日，月票有二十多张，这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百三十八章剐来使

“有钱了不起啊？五十万贯，联也有。”李乾顺怒，大怒。一千贯买一个人，好毒的手段，这毒计已经过了宋军城前的布置。一千贯足够一个人在大宋衣食无忧生活一辈芋。如今西夏国内贫困交际，往利氏人先抱了宋朝大腿，而后在西夏寻个安身之地，又有钱花，王八蛋才不干。

“另外……听说围困天惶军内有流言，但凡部落起义归顺宋朝官封一品，赐王，并且以一个族民一百贯的价钱购买。先前被俘虏和洗脑的质子军已经三两潜回部族军中进行游说。由于天惶县被人突围，而今天惶县围困士兵军心涣散。带兵王爷请陛下回军整顿军务，振我军之士气。”

“宋朝怎会如此下作？”李乾顺这会是愤怒加恐慌。看宋朝这架势，似乎是扔钱不计贯，全部按万算。这仗还怎么打？从来就没听说汉人会如此大方。别说大方，以往的军功奖赏可是几国中最低的。这次一反常态，钱如同是草纸一般随意洒出。动则就是万贯。李乾顺相信，现在在天惶县大部分士兵不是仇恨苹叛者，而是嫉妒，为什么这好事没落到自己头上。

一直在大帐中最后一排最后一位的麓名守全道：“陛下，不是宋朝下作，而是宋军中有人钱多到不知怎么花。”

“谁？”

“欧阳！”

“那个百万买一妾的欧阳？”

“是！现在是宋秦凤路监军。“党名守全道：“末将听说，他一张手信可以在阳平钱庄调集金钱过万万贯。其人不求高官，生活也不奢靡。是真的钱多无处花。”

李乾顺问：“他哪来那么多钱？”

“据说他是辽国赌场大老板，月进万贯，又是阳平商会的股东，月进数万，亦是阳平钱庄的股东，去年年末就分红数十万贯。其阳平又被免赋税两年，所能贪污之税款年入百万。还有其是宋皇家报的掌柜。最来钱是卖火器，其中对辽武器交易一次就获利二十万贯，并且交好辽朝上下。辽国对我西夏态度急变，应当和此人有很大关系。”

李乾顺冷哼一声：“怪不得有传言，伞国阿骨打舍得派出郡主刺杀他。”

一名文官道：“据说本次攻西夏，亦是此人一力怂恿。陛下，而今四处兵

丁无战心，还是派使和谈吧。据臣所知，宋皇帝得位不正，此次乃是正位之战。而今已经收到效果，应当会见好就收。

“一屁股债啊，一屁股债。”欧阳看秦州阳平钱庄掌柜给自己的皇帝能不能给报销。花了这么多钱，可别是赏黄金百两。黄金万两现在我都看不上。十万两才能补上亏空。”

苏千哈哈一笑道：“大人，不过是小钱而已，又不收你利息。再说实在不行，就把你军厂股份卖一部分。现在有多少人都在打大人军厂的生意。就是我，我也在琢磨着能不能弄点。”

“想都别想，我将来的养老钱就指望这块了。“欧阳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年军厂起步，我朝里面扔了多少钱，只见赔钱，不见进帐。”

“所以我是极佩服大人。皇家报也是初期亏损的厉害，大人楞是坚持下来。”

欧阳警惕道：“皇家报也不许打主意。实在不行我把衙门抵押给你们钱庄。”

“我要衙门干什么。“苏千苦笑，拿来开工资再：“大人放心，钱庄有定制。对有固定收入的客户，一律是从贷。”

欧阳问：“哪天我入狱了，你们会不会卖我老婆。”

苏千脸色一正道：“大人，要是在下敢这么做，回头祖坟都被人挖了。而今阳平人有钱，但也记得大人恩义。再者大人钱花哪去．在下看得一清二楚。这边西夏战争，大人钱花出去众多，但是事后好事自己却不参伙，我看在眼里佩服之极。大人即使有个不测，留下孤寡，但丹要受半点委屈，阳平人死后也不敢见大人。”

“刘将军。“苏千起身道：“二位大人慢聊，我还有点琐碎之事要处理，暂且告辞。”

刘骑喝退左右后小声道：“使节真的来了。”

“现在人呢？”

“章栏扣下了。”

“刚报了身份就拿下，周边都是我的人。”

“恩，萧银已经带人反了，韩将军一部已经朝河西走廊而去。最多月余，

可取兴庆府。”欧阳问：“那使节能收买吗？”

“使节不能，使节带来的那个副手好象能。”

“恩，那就按计划行事。“欧阳道：“左右我们也没损失，不就是钱吗？”

副使节带回了欧阳身边的王五。王五此人胆色不足，又是帐房出身，这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副使节报告：ｉ陛下，按照宋军异说，他们派联络使节到我军中，并带来谈判细节。”

李乾顺脸色一变问：“正使吴巴达呢副使擦把汗道：“吴大人叛了！”

靠！去一个没一个，这吴巴达可是除了宗室最值得信任的官员。李乾顺急问：“怎么叛的？”

“宋军有榜文，但凡西夏投诚的二品官，奖赏两千贯。吴大人说过一旦西夏和宋和好，他就没有机今有钱就是好啊，想买什么买什么。李乾顺险些内出血，这家伙可是自己身边人，各地兵力特别是京城部署一清二楚。李乾顺顺了两口气后道：“宣宋使！”不能纠结这些事上，耽误了正事。

王五进帐，半礼道：“大宋丞旨使王五参见陛下。”

“免，你们宋军想怎么谈？”

“我家大人欧阳是宋皇上亲点和谈钦差，他提出几个建议。第一，谈判两军暂时停战，如果陛下同意，我大宋立刻派出信使让韩将军部按兵不动。”

李乾顺点头：“准！”这是好事，韩世忠一万五千骑兵一直是他这几天下来的阴霾。

“第二，请陛下拧定谈判地点，欧大人意思是把和谈点设立在距离拢县十里一个废弃的小村中。”

这村子是两军的中心点，李乾顺再点头：“准！”

“第三，谈判人员，我大宋将派遣钦差欧阳欧大人到场，欧大人希望陛下能派出说话算数之人。”

“我方派遣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前去会谈。”

王五知道，这两人通宵蕃、汉文。又擅长诗文，很得致力儒家学说的李乾顺喜欢，一个被封为濮王，一个为舒王。并且还有实在差遣。按理来说，这两人个是没问题，可惜这两个人是当不了西夏的家。欧阳事先有交代，所

以王五也不追问再道："第四，两边只得配备两名随从，不带武器。"

其实李乾顺也很无奈，在欧阳的砸钱攻势之下，真正能放心就是本族宗室成员。李乾顺对第四点同意："准！"

"第五，谈判时间定在三天后辰时。"

"三天后？"李乾顺反问。这多拖一天就是耗一分国力。最好就是下午开始谈，马上谈。

王五心中一笑，脸上略为惊讶问："陛下很着急吗？如果陛下着急，微臣可以回去通报大人，改在明天辰时。"

"就三天后。"这是谈判，不能弱了气势。

刘锚在一间阴森屋中看一张纸，他的不远处是血肉模糊的西夏使节吴巴达。刘骑把纸扔在一边道："你说这些根本没用。直接说吧，我需要西夏兴庆府的情报。比如现在驻军多少驻军方位，官员名单、私奴武装能力、官员性格、当地有影响的人物等等，你懂我意思？"

吴巴达咬牙道："你们是借派遣和使通知韩世忠之时，递上这份情报吧？你们根本就不想和谈是不是？"

"我看你根本就不想招。"刘骑吩咐："来人，上剐刑，每一钱肉保证割足十刀以上。"

"畜生，亏你等还是礼仪之邦，两军交战，不伤来使，你们不知道吗？"

刘铸笑下："仁义道德谈了几千年，越谈越吃亏，而今本将要换换谈法，为将者心不狠手不毒，如何为将。仁者无敌，你还是死后去找孔圣人聊吧。我如果是你，就实在拿了这一千贯到宋朝里做个富翁，免得这般遭罪还不落好。"

刘锚出门，欧阳正靠在屋子外晒太阳，欧阳一见刘骑脸色就笑着安慰："哪那么容易，这个可是重臣，又被儒家洗脑，总要有点耐性。

当然如果他不是嚷嚷自己乃是西夏的军机重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罪。"

刘锚道："我还一直以为大人不赞成用大刑。"

"对百姓能不用就不用，但对他用大刑就等于救我宋军百多将士。再说平时高官厚禄养着，总是要有点代价的。"欧阳道："这个李乾顺也真是的，礼仪之邦，不代表所有人都愿意讲道理。再说按照大宋律法，没有禁止对他国

使节上大刑的说法。至于什么不伤来使，也没有明文规定。”

“怪就怪他太有价值。”刘骑性子是宋将中的异类，他为追求胜利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他不惧骂名，不惧得失，甚至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刘骑吩咐：“你们听着，没我和欧大人的手令，即使天兵天将来了，也不得入内。”

“是！”一干亲兵同声喝道。

“大人，小酌两杯？”

“好，我们也计较计较和西夏人谈判。”

第一百三十九章差距

夜晚城墙喝酒，清风徐徐。刘锜叹道：“这等异族就是欺我中原礼仪之邦。中原强如唐时，就万国来朝。中原弱时晋时，就五胡乱华。”

欧阳笑道：“我就是个商人，就懂得在手中筹码最多时候，千万要把对手赢个底朝天，不能给对手喘息反击的机会。”

“报”一名亲兵上城墙道：“皇上谴张邦昌张大人来劳军。”

“劳军？”刘锜疑惑道：“三王爷不是刚劳军完吗？怎么又来一个劳军的？”

“去看看”

张邦昌正由李汉李纲还有曾布接待在南城乐营中饮酒。曾布是枢密院的，李纲是后勤一定要配备的监察御史，而李汉是监军，刘锜是城内主将，本来就是这么个接待规格，但由于此战有两个监军，所以比以往多了一人参加接风酒。

张邦昌酒过几巡就说明了本次劳军的意图：“皇上让我问问，西夏和谈使者派了吗？”

欧阳摇头：“至今没有。”

张邦昌道：“皇上意思是派个人过去问问。”

欧阳呵呵一笑：“张大人，这谈判就象是做生意，人家没说话，我们先急着和人家接洽，似乎不好谈。再说我大宋而今打的都是胜战。韩将军而今直袭西夏都城兴庆府。他们都不急，我们急什么？”

李纲官品和张邦昌相同，很直接道：“皇上圣明，这前方进展顺利，前方将官皆言无半点和谈之需要，为何朝中如此紧张？十年前对西夏开战，是因为某些人想捞军功。十年后对西夏和谈，是因为有些人不想见别人得了军功。张大人，朝内大臣是这个意思吧？”

张邦昌微笑道：“李大人何出此言？”

李纲道：“韩将军直取兴庆府，此功若成，乃是宋自开国以来第一奇功。恐怕封个王不会是难事吧？有人不希望武在文上，而有些人有胜有败的当了十几年的监军，没有大胜就封王，相比之下脸上挂不住。”

李纲说的这有人，代指的大家都明白。一个自然是蔡京，还一个就是河北西路监军童贯。李汉打哈哈道：“李大人喝多了，来人，扶大人下去歇息。”

“我自己会走。”李纲晃悠起来道：“酒后才能吐真言。”

刘锜挥手让人快点扶下去，而后抱拳道：“张大人，目前真的没有西夏使节来访。至于派人过去……末将感觉非常不妥。世间哪有胜战先求和的，此事末将亲自上表和陛下说明。我宋军威武，定然不会先派出和使。”

“恩”张邦昌承认刘锜讲的非常有道理，只不过朝廷有人急了，才会想出自己这边派使过去这样扯淡的点子。张邦昌道：“不用将军上表，此事我回东京后自然会说明。确实没有如此派使的说法。近日西夏军可有行动？”

“敌主力由其皇帝李乾顺带领带五十里外安营。先头部队是西夏的卫戍部队，距离我们三十里。目前敌攻城器械还未到位，暂时还不会起进攻。”

“我军士气怎么样？”

“士气高涨，皆欲求与敌一战。”

……

这场酒宴喝下来张邦昌还是很满意的，而几乎就在同时，吴巴达熬不住酷刑，终于屈服。按照cIa研究，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套弄不出情报是方法不对。任何人在酷刑之下都会屈服，唯一不同就是屈服的时间长短。

第二天凌晨，一名校尉带了情报出城，行了十里地就被西夏军队拦截了下来。校尉递上了欧阳亲笔的书信，西夏将军一看，上面内容是：承陛下旨意，命令韩世忠部就地休整，期间不得对任何目标进行攻击。

校尉被请到了李乾顺帐内，李乾顺询问了几句后非常满意宋军的和谈态度，于是立刻出信兵和其一起上路，要求追击围堵韩世忠的西夏军队，不得对韩部进行攻击。等宋校尉上路后，李乾顺立刻吩咐下去：“调动横山守军，迂回包抄，将韩部歼灭在河西走廊。”

虚情假意，勾心斗角中，欧阳等人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麻烦是张邦昌根本就不急回去复旨，而是在拢县和周边欣赏风景。而按照计划，今天欧阳必须动身和西夏人在无名小村进行谈判，否则西夏人肯定会觉察到不对。而张邦昌一早就派人邀请欧阳陪同自己去视察后勤线路。当然这不能怪张邦昌，皇帝是有交代的，而负责后勤的李纲和张邦昌不对头，有欧阳这个万金油陪同，会好很多。

刘锜道："大人要是去陪张大人，无法前去谈判，西夏人定然会起疑心。大人如果去和谈，张大人也定然会起疑心。"

王五一边道："大人，时间不多了。"

"恩……"欧阳考虑许久后问："能不能把张大人弄晕一天？"

刘锜苦笑："大人，李大人是钦差，有钦差卫队。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有叛逆的罪名。"

欧阳挥手："那就下药，有本事他们卫队自己有厨师。"

"……只能是这样了。"

……

近无名小村，王五赵六先行出。按照商定的规矩，两边卫兵互相搜身，而后双方进去小村中查看是否有埋伏。这事王五他们可比西夏卫兵上心。刘锜交代，对方的谈判人员对我方没有价值。但是欧阳对对方可是很有价值。不排除对方下黑手的可能。

李乾顺并非没有想法，只不过韩世忠一部在他看来比欧阳更有价值。这要换了完颜阿骨头打，肯定是先制欧阳于死地。欧阳一死，就破了宋军砸钱威力。即使换了宋皇帝来，也没有这等砸钱的魄力。

三人落坐在卫兵准备好的椅子上，王五负责欧阳身边护卫，赵六牵马，随时准备逃命。但让两人没想到是李仁忠、李仁礼竟然和欧阳聊起了诗词。左一个状元，右一状元的恭维说的欧阳这等人脸都有点烧。

最后想拖时间的欧阳反常态的把谈话重点转移到了和谈上来："两位大人，这和谈也有和谈的说法，不知道两位陛下是否有什么章程？"

两个一开口就知道不是生意人，也不是什么谈判专家。上来就扔出了不可能的价码："吾皇意思是，第一，宋军退回秦凤路。第二，释放被宋军俘虏的质子军。第三，改之前宋夏议和中宋岁赐绢十三万疋、银五万两、茶二万斤。改为岁绢二十万疋、银八万两、茶三万斤。"

"……"欧阳哭笑不得到："两位大人，是不是搞错了。现在是我宋军占优势。两位这三个条件是不是太……"

"此言差矣，此事乃而等宋军挑衅犯边，违反了宋仁宗皇帝指定和约，实属不忠不孝。"李仁礼："而宋军在我大夏境内多有杀戮，又可谓为不仁不义。但吾皇陛下宽宏大量，两国亦是友谊之邦……"

“据欧某所知，当年党项人被吐蕃追杀，是依附了唐朝才建立了城郭。而宋太祖在时，你们也请称臣。但是雍熙二年，李继迁会同族弟李继冲诱杀宋将曹光实，并占据银州，攻破会州。又向辽国“请降”，被契丹人封为夏国王。至道二年，李继迁截夺宋军粮草四十万石，又出大军包围灵武城。这臣子反君，哪有那么多道理？”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事实是大夏胜出。君不见宋真宗即位后，割让夏、绥、银、宥、静州给大夏，并且承认大夏乃是独立王国。”

“哼”欧阳对宋真宗不屑一个，要说封建王朝有个好君主很重要。看这个宋真宗胆小怕事，人家就继续欺负上来。这承认人家独立之后，西夏人不满足，继续攻陷宋朝重镇灵州，改名西平府，后又攻取西北重镇凉州，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截断西域向宋朝的入贡，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向宋朝卖马。人家都欺负到鼻子上来了，宋真棕仍旧是以忍为主。而后西夏就更夸张了，派大军攻取瓜、沙、肃州三个战略要地。可见不将敌人扼杀在摇篮中的结果就是养虎为患。

欧阳道：“我方的意思是，西夏交回灵、永乐、西凉、瓜、沙州，和半个河西走廊。并且支付战争赔款三千万贯。”

“竖子无礼。”李仁礼怒道：“你也是读书人，哪不知万事和为贵。如此条件岂不是逼我大夏全国皆战？”

“不如先吃午饭吧？”王五在旁边道：“吃好喝好，一会可以再谈。”

……

两边吃饭，王五小声道：“大人，这根本就没得谈。为什么他们还要谈？”

欧阳笑道：“不谈是不行的。比如我们想的就是韩将军部快拿下兴庆府，而他们就想着消灭韩将军一部。大家都在拖时间。不过也得看出来党项人胃口不是一般的大，而且也是看准了宋朝好欺负。”

王五读过几年：“宋以儒治国，但又曲解儒的意思。以至代代苟安一方。别说他们，就算是大宋百姓和将士们也只求安乐。大人看军中，除了刘将军一人年少气盛，锐意进取外，即使是韩将军也多是保土守国的念想。”

!!!!!!!!!!!!!1!

!最!!小!!!!!!6!

!新!!!!说!!!!k!

!!!最!!!!网!!.!

!!!快!!!!!!!!て!

!!!!!!!!!!!!!n!

第一百四十章诬陷

“恩”如郑和下西洋，到了哪一地都从没有将此地占为己有的意思。这就是儒家思想。和欧阳主张的资本制度建设有很大冲突，资本就是扩张和掠夺。要说欧阳也觉自己不仁义，但是现在谈仁义，将来就没谈仁义的资本，不趁地球村建立前多干坏事，将来就会被别人干坏事。如赵匡胤就看见些未来的展，想要先下黑手把党项人一锅端，只可惜是后代不争气。寄希望到一两个明君身上，倒不如规范制度。任重而道远啊……

赵六道：“我看，除非换个混蛋来，否则不可能谈的下来。”

王五疑惑道：“他们还不够混蛋？”

赵六笑道：“我说换个混蛋换大人来谈。”

“你们别说，就算是混蛋来，这灵、永乐要是不拿回来，还得打。即使这路打败了，还要派另外的兵马。而今朝廷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拿回这两州是不会罢休的。”欧阳道：“我琢磨着党项人也懂这个意思。他们现在是坐地起价，等着我们落地还钱。这边谈着，那边等着结果。一旦韩将军被灭，我们这边也没什么好谈的。如果韩将军进了兴庆府，再假惺惺的把灵永乐还给我们。”

王五道：“这谈不谈的似乎就看韩将军那路。”

“当然，在计划中。韩将军本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他的成败关乎整个战局。”

……

这样的谈判注定没结果，下午双方进行了诗词探讨，欧阳没实力但皮厚，剽窃了这一两年宋人做的诗词，反正又没版权责任。最后双方商定，三天后在同一地点再次举行会谈。欧阳没想到是，回去后迎接自己是刘邦昌阴霾的脸色。

“欧大人这是从哪里回来？”

欧阳下马笑道：“打猎。”

“怎么是空手打猎，猎物又在哪？”

欧阳正色道：“我大宋仁义治天下，怎能对生灵下狠手？”

刘邦昌问：“你不是打猎吗？”

“是啊”

“空手打猎？”

“我大宋仁义治天下。”

“我……”刘邦昌感觉对方当自己是傻子。一甩袖子怒道：“欧大人，别以为本钦差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也许不知道吧，那个吴巴达在我手上。”

一边刘锜苦笑轻轻点头。欧阳看刘邦昌问：“那吴巴达现在在哪？”

“自然是在本钦差卫队保护之中。欧大人想杀人灭口吗？”

“刘将军。”欧阳怒道：“你可知罪？”

刘锜无奈道：“不知。”看来自己要被黑锅了。不过刘锜大方，谁让这家伙是在自己人眼皮下逃出去的呢。

“吴巴达杀官欲投西夏，怎能还让他潜逃在外？”

刘邦昌忙问：“什么意思？”

“刘大人不知道？这吴巴达乃是刘将军麾下一个兵丁，前几日私离拢县去了西夏军营。回来后被我等拿了下来询问。但没想此人身手甚好，一个夜晚杀了看守的校尉逃窜。刘将军快马带人追到了西夏军边，才将人抓回。”

“胡说。人家明明是西夏的和谈使节。”

欧阳不理会道：“刘将军，我以监军身份命你，火将叛逆吴巴达就地正法，以正我军士气。”

“是”刘锜喝道：“召集亲兵卫队。”

“是”三个亲兵卫队长立刻上马召集人手。

刘邦昌怒道：“尔等想杀人灭口？”

一直没说话的李汉悠悠道：“刘大人，欧大人乃是皇上亲点的监军。莫说是一罪卒，拢县内外几万人，说杀都可杀得。来人，吩咐钦差卫队不可擅动，否则以同犯论处。”钦差加监军比钦差多了点点权利。

“是”李汉卫队立刻上马。

“哼”刘邦昌怒道：“本钦差定然如实禀告皇上。告辞”

刘邦昌一走，欧阳朝李汉拱手：“谢谢老哥。”

“谢我？不用，我这是在帮自己。你私扣和谈使节，我也难逃其责。现在只要把吴巴达杀了，一切都没有证据。皇上也不会不袒护你我，而你和刘将军又是在册的功臣，此事定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邦昌做不起文章来。不过……”李汉道：“恐怕回头你这个和谈钦差的名头可就没了，朝廷必然立刻派和西夏接洽。你的如意算盘可就打空了。”

欧阳虚心道：“老哥哥……”

“哈，用不到我时就叫老不死，没想到你欧阳也是个势利之徒。我可不是帮你，而是在帮刘将军。”李汉小声道：“立刻派人上表，军中有流言，说西夏人觉着和你谈判太吃亏，于是使了离间计，贿赂刘邦昌要换和谈钦差。”

“这个……”

李汉道：“你需要的是时间，而今真相无法掩盖，只能是浑水摸鱼赚取时间。你本来就在赌，如果韩将军不成，我们干了天大好事，都会因为兵败被问罪。如果韩将军成，你干了天大的坏事，都只会是有功无罚。”

“哈哈，有道理。”欧阳笑道：“这韩将军跑路度没得说，武举那时候骑兵都追不上他。肯定能在敌人包围之前拿下兴庆府。谢谢老哥，这人情我欠你的。顺便问一句，这个吴巴达怎么逃出来的？”

“不是逃，而是刘大人撞上的。今天早上，你走了不久后，刘大人就开始上吐下泄，恰巧又在路边，内急之下句推了一间屋子进去想借个毛厕，就现了八名刘将军的亲兵正在看守吴巴达，吴巴达也精明，一见他那官服，立刻喊冤。”李汉笑道：“要么说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事实终究是事实。年轻人，举案三尺有神灵，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这是恐吓本县、本钦差、本监军。走了”欧阳交代：“晚上有空过来研究研究和西夏人和谈，老头你的功劳本官会给你记着。”

……

刘邦昌很生气，吴巴达的级已经悬挂城头，罪名是勾结西夏。更让他生气是，吴巴达的名册被造了出来。乃是大前年招募的洪州人，隶属斥候。询问十几名斥候成员，大家一致赞成斥候队伍中有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很明白，这得罪哪一边都不能得罪欧阳这一边。先欧阳也是钦差，而且外加监军

和散财童子。其次自己一出卖，第二天可能就被派出去单骑攻打十几万西夏军。而得罪刘邦昌问题不大，反正上面有人扛着，下面又有十几个人人一起顶住。这就叫欺上不瞒下。

刘邦昌也看出来了，这欧阳一伙人是要将西夏打穿打烂，这种事情他是不允许生的。为什么？究原因就是因为功劳二字。文官集团原本就想皇帝就想要一两个胜战稳固皇权，顺便提拔下青年武将，再让李汉上位。但按现在趋势展，韩世忠的功劳并不是没有可能封王。而身为监军的李汉，功劳自然也是大大的。从宋太祖时候起，就有开疆拓土的打算，但是由于士族的阻挠无法大规模进行。而韩世忠这边是有借口。西夏最少有二十个州是宋立国后零散被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还是后唐送人，宋都立志要拿回。横何况是宋朝丢的土地，宋人自然更要拿回。这种功劳即使不封王也得官拜相公。

欧阳道："能不能派士兵假扮山贼干掉他？"

李汉鄙视："钦差卫队三百人，难道要和皇上说，在我们附近还有千人的山贼吗？再说这谋害钦差之罪，相当于弑君，天下无人可赦。你再大功劳也得处斩。"

欧阳苦笑："老哥，我真舍不得花钱在他身上。"

"十万对你欧大人来说只不过是小钱。"李汉摸胡须不为意道："一旦表章送到朝廷，朝廷肯定会调查刘大人收受西夏贿赂的罪名。而此时出现刘大人十万贯的阳平钱庄信物，足够其折腾一阵子。到时候我们是驴是马就已经见了分晓。记住，我不是在帮你们，而是在帮我自己，否则朝廷接报，定然免了你钦差，还会撤了刘将军的职权，到时候会怎么展，还真没个数。"

"成割肉了。"欧阳恨恨道："这笔钱肯定又被充了国库，md，我欠朝廷的啊"

李汉淡然一笑："这几年你从阳平捞的'民钱'恐怕……"

"哈哈，今天天气真好。"欧阳问刘锜："刘将军，你说西夏人会不会进攻？"

刘锜道："如果韩将军得手，西夏必然来攻。如果韩将军失手，西夏定然不会来攻。按时间推算，韩将军由于要清理河西走廊，会耽误点时间。按照我们信使的路程，估计结果就在这十来天左右。"

"到时候可就是一场血战。"

"报"一名亲兵进帐道："有个西夏人摸到城墙下要见欧大人。"

“请”

……

求见的西夏人三十出头，身子很是强壮，开口就行伍人的口气，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在下嵬名窝窝，见过各位大人、将军。这为就是欧大人吧，有人让我问下，覆灭卫戍军多少钱？”

“……好大的口气。”欧阳问：“怎么个覆灭法？”

“杀了卫戍将军和各路卫戍将领，而后五千人来投宋。”

欧阳喜道：“你开。”

“二十万贯”

欧阳拍板：“成交时间地点，怎么交货？”

第一百四十一章攻城器械

嵬名窝窝道：“进攻拢县之前，必然有常例的作战会议，到时候下手取了诸将之性命。而后带兵来投。”

欧阳问：“你主上是哪位？”

“事且机密，不敢透露。事成与不成还未知。主上只是让卑职先来探探路。”嵬名窝窝道：“既然大人如此大方，就等在下的好消息。告辞”

“慢走，送嵬名将军。”

嵬名窝窝一离开，欧阳、刘锜和李汉同声道：“有诈”

三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再哈哈一笑，李汉先开头道：“嵬名乃是西夏皇族拓跋氏族的本姓，西夏人依附唐后，被赐李姓，但这些年下来，有部分拓跋氏族人开始转回嵬名之姓，以示独立。要说嵬名背叛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机率要小的多。你看那嵬名守全在将官们要炸营时候，宁可回去挨罚，也不跟随背叛。所以我感觉有蹊跷。我想是他们借用嵬名守全的姓来麻痹我们。”

刘锜道：“在多起叛逃后，西夏军派出剩余一千质子军中五百人监视卫戍部队，而卫戍军则监视中军和后军，防止叛逃。要潜逃一两个人简单，但五千人这样的大举动要瞒过质子军，恐怕不易。欧大人是怎么感觉对方有诈？”

欧阳惭愧道：“我这边没想那么深，就感觉对方应该最少派个会杀价的人过来。先报价不说还如此爽快……如同平时做生意一般，这样的人十有**不是抢劫踩点，就是使用假币。”

“没想到西夏人的智谋要高了一等，之前和宋战争他们多使离间计和诈败。现在会反间了。”刘锜呵呵一笑道：“只不过太不娴熟，一眼看去破绽如此之多。”

……

第二天，张邦昌让人交代一声，也不和人招呼就离开拢县回京。而同时刘锜这边的表章也送向朝廷。他是负责将领，抓奸之事是他的主职责，他来说明会比欧阳上表有力得多。

这两天，前来拢县的西夏逃兵散碎增加不少。刘锜一反常态，突然表示所有人即使愿意也不再编入宋军，而是送到秦州去转接。一来二去，又到了第二次谈判时间。

这此西夏人只来了李仁礼，两边闲扯了很久，都没有进入正题，而后李宗礼开始品尝欧阳带来的酒，欧阳也陪饮。于是这么一天谈判日就这么过去了。

十几天后，也就是拢县等待韩部消息时候，回到东京的张邦昌把欧阳、李汉、刘锜和韩世忠全给参了。理由很简单，罪名是违御笔。违御笔以违制罪之。违制在中国古代是大罪，等同于欺君罔上。要说也有道理，这几人视和谈为无物，私扣对方和谈使节，为了自己私利，而无视圣旨。

但朝会上太学生陈东上表称，西夏人不敢和欧阳谈判，故贿赂张邦昌让其更换和谈将领、带兵将领。这点大家都明白，西夏人被欧阳的钱砸怕了，再说和欧阳去谈判确实比较难。刘锜本次不是给皇帝上表，而是上表大理寺和御史还有李纲推荐的忠正之人陈东。果不其然，前两个部门一点声音都没有，而陈东则毫不畏惧的跳了出去，其手上还掌握了一份供词，供词是秦州阳平钱庄掌柜提供，其证明在不久前，有人在那开了户，用的就是张邦昌的名字，户头十万贯。而且店内帐房伙计都可以证明此人携带西夏军符。

张邦昌喊冤说，说既然潜到大宋内，为什么还携带军符暴露身份。

陈东呵斥，那是因为可以自由来往西夏边境所用，因为没有军符，在这个时期会被抓捕。

一边说的有据，一边辩解的有理。赵玉头疼万分，询问百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于是就按照程序，将交大理寺审理。如果是无辜的，那就可以说明欧阳他们确实违御笔，如果不是无辜的，那就说明欧阳他们是有功劳的。

蔡京朝会上询问，是否要再派和谈使节。

赵玉直接否掉，绝对不能让西夏人的离间计得逞。

张邦昌进了天牢才想明白一件事，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和钱斗。他的身家比欧阳有过之而不及。但是欧阳钱砸就砸了，谁都知道这家伙是富翁，而他的钱不是说砸就砸，会被御史参的。用十万贯，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人会使这样的手段呢？

没有糟糕，只有更糟糕。皇家报一向不批驳朝廷官员，最多就是说点花边新闻赚点眼球。但这次一反常态暴料：张邦昌有汉奸嫌疑，其参在前线奋战，并且捷报连连的韩将军、刘将军、欧大人和李大人。其中描写非常详细，说是刘锜抓到了和西夏人勾结的一个宋军斥候，斥候无意中透露西夏人畏惧宋此次攻势，要使离间计。而后就是西夏人在秦州转帐，将附近各州飞票集中转帐到张邦昌的名下。当然报纸也说了，此事还不明朗，也不排除有可能西夏人拿十万贯故意陷害张邦昌，报纸还是很客观，只说明事实，当然

有部分是采访的假事实。

说西夏人陷害张邦昌，这个借口很烂，谁也知道张邦昌根本就没有陷害的价值。按此推论，汉奸罪名几乎是坐实了。而舆论干扰司法，大理寺先入为主的从有没有问题升华到调查有什么问题。

而皇宫的赵玉接到了李汉的密折，看完后沉默了很久，而后叹口气不再干涉此事，对有大臣上表再派钦差一律无视，并且派人拿手谕给李纲，允许调动利州路的后勤物资，并且还批准了对欧阳军厂的采购计划。

赵玉身为一个皇帝，起码的政治觉悟还是有的。宋征军两文就不用说了，两武韩世忠和刘锜都是自己提拔起来，并且委以重任的将领。她和谈目的很简单，就是见好就收。而今这四人都表示可以继续打下去，她也只能是支持下去。

……

根据奸细来报，西夏的大型攻城设备已经到位，有扭力型弩车、云梯车、行炮车、攻城车、冲撞车、临冲吕公车。还有搭车、钩撞车、火车、鹅鹘车等等，西夏全部家当都拿了出来。

原本守军依靠城池可以一个换五个甚至换十个，但这些器械出现却改变了这个事实。刘锜深感压力。别小看这些，比如云梯车可以升的比城墙还高，不仅可以俯瞰城内，而且还可以弓箭压制，又可以直接攀登。这些器械的弱点就是怕近战，必须有士兵保护，以往战法就是利用步兵压制器械，也就是说要开始大规模的战斗。

刘锜道："按照细作消息，这些器械现在在后营组装，再加上各部协调，预计三天后会推到前营，而后起进攻。如果三天内不能破坏这些器械，拢县恐怕无法守住。"

欧阳摇头："敌人分出万余卫戍部队保护，要偷袭要收买，恐怕难度都会很大。其实强守未必没有办法，火炮射程很远，这次器械大部分都是木制结构，再加路面被刘将军弄得乱七八糟，应该可以压制。"

"此事我们早先谈过。如西夏军不能决死冲锋，我军定然可以胜出，但是如果配备这些器械再加决死冲击，恐怕拢县危也。"刘锜道："我守军由于敌众我寡士气不高，必须再严重挫伤敌人一次锐气才能扭转全部局面。"

"怎么做？"

刘锜道："联系投诚我们的西夏兵丁，携带炸药包进入敌营之中点燃……"

“不成”欧阳摇头道：“这些人就贪财而已，不太可能愿意冒如此大风险帮我们运送炸药包。而且规模小了不行，规模大了容易被敌人觉察。”

刘锜笑道：“大人没明白末将的意思，人多自然不行，而且也没那么多人愿意为钱送命。但是如果只送一个炸药包呢？甚至就只送一个甩手炮呢？大人看，这些器械肯定要各部协调作战，这时候定然是众将云集，如果能来了中心开花，炸死几个，这进攻时间肯定又要推迟。而今我们的优势是，西夏军中各部都有我们收买的奸细。投诚就算了，这些人愿意为了钱冒险潜回西夏军，就说明这些人对钱有多看重。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相信找几个愿意冒险的人还是有的。”

西夏军各部混杂，除了质子军、卫戍部队之外，其他都各有所属。这些人群混在一起，互相不认识是很正常的，这也就给宋军派遣收买细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欧阳摇头：“要说其他部就算了，这中军大帐可是由五百质子军组成。大家都看见了，这质子军被我们全部俘虏后，才十叛其一，忠诚度非常高，要想混进去恐怕不太容易。”

“让细作抓住章栏，并且打断章栏的腿。用车推章栏去敌大营邀功。到了中军外，由质子军推进中军。章栏说服过嵬名守全，将领们听说章栏被擒，必然前来观看，这时候再点燃车内藏的炸药包……”

“那章将军就变成了灰尘。”欧阳坚决道：“不同意。”

刘锜道：“大人，这是战场，不能有妇人之仁。章将军忠义必然不会拒绝……”

“我不会同意的。”欧阳道：“我是监军，这事我否了，另想办法，钱不是问题，需要多少尽管说话。如果没有其他法子就准备守城。让李纲大人优先运送火药。”

第一百四十二章定时炸弹

刘锜叹口气，避免一个人死为小仁，避免千万人死为大仁。但这事他还真没办法说服欧阳。他再怎么说也就是韩部的副将，即使韩世忠自己在，也要掂量下监军的话，何况是他呢。

欧阳道："我倒是有点想法，派人运出几门燃烧炮，而后对后营来那么几下，而今是七月底，酷热之季。后营着火，必然能烧掉部分器械。那些水可是都有瘟疫的，西夏军敢不敢就近拿水灭火也说不定。"

"恩，有道理。"刘锜喜道："这样一来，西夏军必然缴获火炮和未射的燃烧弹。如果有细作敢点燃安置在火炮内的炸药包，方圆数里之内必然是一片火海。我隐伏一方的少量骑兵可趁乱冲击敌后营，用甩手炮炸毁器械。快冲穿后营突围。大有可为"刘锜想得比欧阳深。

"不用细作，我可以试做一个沙漏定时器，不过需要厢军帮忙。"定时器军厂略有研究，但由于点火办法粗陋，无奈最后放弃。而欧阳说的定时器属于山寨简陋版的。抽出沙漏隔离板，沙漏开始漏沙。一旦沙漏重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沙漏翘起。沙漏另一头是火石，开始撞击打火线。这样成功率不高，但是一旦西夏军把宋军丢弃物资弄回去研究，路上颠簸就会导致火石连续撞击打火线。而另外一方面沙子全部漏完，给予杠杆另外一边火石更大的重力，也就是说只要触碰装载定时器一下，就有可能引爆。一旦引爆波及到旁边的燃烧弹和填装火药，将进一步继续爆炸。与其说是定时炸弹，还不如说是触摸炸弹。为避免麻烦，定时器可以和炮弹混在一起。

"就这么办。"

"成，我去城外找李大人要人做模子。"

……

欧阳对定时炸弹略有了解，不过宋代的定时炸弹和现代区别几乎是两样东西。不过难度不大。一箱百斤的燃烧弹内放置一个未必会爆未必不会爆的装置还是比较简单。只花费了两个时辰时间就搞定一切。当夜，章栏带了身着西夏人服装百多骑兵携带两辆装载火炮的马车出城，燃烧弹用马驮总数为十箱，总共百弹药。

按照计划，有十骑负责射炮弹，吸引敌军注意，而后逃窜。等定时炸弹爆炸后，渗透潜伏的剩余骑兵将冲击后营，用甩手炮对所有攻城器械进行破坏。这些器械是西夏的所有家当，一旦毁坏六成以上，西夏人只能以人力面对坚城。按照西夏军目前的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对拢县造成威胁。所以此战不仅是破坏敌器械，更有可能是拢县的最后一战。

第二天晚上，按照细作的消息，所有大型攻城设备将组装完毕，第三天早晨会推向前营，而后根据部署分派到各先头攻城部队。

拢县的斥候尽出，潜到敌后军附近观察。而城内五千精锐骑兵整齐待，除了几个主副将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生什么事。这在西夏人中有细作，不能否定人家在拢县就没有细作。此战过后，无论成败，欧阳和李汉都要后撤到距离拢县百里的兰州后方。

两更刚到，斥候来报：“敌后营有零星炮声”按照路程计算，估计就是一更天的事。

近三更斥候来报：“敌中军后军杀声震天，山冈看出，密密麻麻全是火龙。”

三更末斥候来报：“敌后营数十声爆炸后，一片火海。”

刘锜下令：“命斥候撤回”看情况计划已成，章栏一干人的生死他不太关心，他只关心敌会不会报复攻击，如何应对可以生的攻城战，如何让两位监军撤离拢县。如铁鹞子都是清一色骑兵。而如今西夏大军步马两开，弓手不在少数，来几轮箭雨洗城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天清晨，欧阳等上路，临走欧阳交代：“刘将军，钱需要花就放心花，我这边给你留了每张一千贯的信三十封，还有两小车散碎银子总共四万两白银，你自己看着办。”

“多谢大人，大人路上小心。可在兰州摆下酒席，等末将和韩将军凯旋而回。”

“恩走了。”

李汉再拉了刘锜交代几句：“朝中之事有皇上担着，尔等这边就是要打胜战。”

刘锜抱拳：“两位大人尽管放心，末将心中有数。”

……

出了拢县，李纲根据刘锜命令开始收拢厢军，挑选有过战斗经验，身强体壮之人参加后备战斗部队。一路走去，有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其实大家都知道，此战未必会打起来，但是西夏人王牌尽丢，难说有没有鱼死网破的念头。

李汉拉了欧阳乘坐马车，马车内备了酒菜。欧阳看看外面那些衣服满是补丁准备拼命的厢军，再看看自己乘坐舒适的马车，真切的感觉到什么叫等级差距。事实上任何社会人都是不平等的，关键社会是不是是一个比较平等制度。比如科举，可以让一些没机会出头的人出头，但是读书人群受到了限制，如果能普及教育，尽可能让所有人都有读书的机会，那平等就会多一些。

李汉问："想什么呢？"

"老哥，我想上表朝廷，以县甚至是乡为单位开展义务教育。十五岁之前，除不方便人氏之外，所有人必须取得学堂毕业证书，否则不可婚娶。学期三年。主要是识字、知法、了解社会。你觉着怎么样？"

李汉没回答，玩着杯子许久后道："老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掩饰和使一事吗？"

"不知。"

"忧天下之忧而忧之人大宋倒也有几个，但有这心思，又有才干办实事的人，老哥我就看见你一个。但老哥看不见你哪象圣人。钱是赚了，但都不花在自己身上。凭你才学要升官，一点也不难。女人更不用说了，看得出你对这方面追求也不高。钱、权、女人你都没兴趣，反而天天惦记着这些不该你操心的事。办军厂、开皇家报、开设阳平商业协会，这边赚着钱，这边又大把大把扔钱。到底是为什么？"

欧阳笑着反问："老哥，韩将军我不知道，这刘将军你看在眼里，又要协调后勤，又要侦测敌情，又要调配兵马……几天下来每天睡觉不会过两个时辰，难道他也只是为了升官吗？"

"不一样。"李汉摇头道："刘将军乃是求名不求利之人。但求千古留英名，不求当世贵一生。但看你，却不是一个好名之人。"

"其实差不多，追求就是社会的认同。老哥，这人幸福有三种。第一是基本需求，比如吃、喝、穿、住等等。第二是性需求。而第三是社会尊重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位。但又不全是，这社会尊重需求还包括成就感。比如有人说北方种不好大米，这时候有个人不信，精心的种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结果产量和南方差不多。能做到别人不能做的，他就感觉有成就。再者看，父母望子成龙，孩子有出息了，自己脸上也有光彩。这些都和钱权女人没有关系。老哥，我们是上档次的人。满足前两样很简单，但要满足第三样却不容易。你看蔡京，他有维护这士子们的心，只要涉及到这方面，他都会据理力争，你看寿宴那摆设，宁可得罪王爷，也要抬高进士们的身份。宗泽，有不对就会说，他的眼里没有沙子，没有忍字，这样人对大家来说叫刺头。但你看看，连太上皇当朝时候都得畏惧他这个七品官几分。要从这边

看，老哥别说我多话，这张玄明还真不如他们。

“你直说我也不如就算了。”李汉叹口气道：“当说蔡相设莆田木兰坡，得罪诸多人而不顾，确实有大功绩。老弟，你这功绩不如就让了老哥，老哥我也不想参与朝廷党争，请一道旨，耗费余生，让天下人皆有学堂可上。”

“这个……”

“其实我早看得明白，我考不得进士。要想在文官中任职，官不过五品。既然这样不如踏实干点实在事。将来临死之前，看看自己的成就，也能含笑九泉之下。”李汉呵呵一笑道：“就这么定了，我们先说说眼前吧，你这战打算打到哪个底线？”

“底线是兴庆府以南，包括瓜、沙、凉、灵、永乐五州和半个河西走廊。老哥看，一旦打通这条线，就可以恢复对西域的商道，可以重新接受西域的进贡。西汉时期，西汉大将就曾在高昌屯田。回鹘各部一直以中原为宗主国，乃是丝绸之路必经的重点。老哥知道一匹绸缎运过去可以卖多少钱吗？不仅要打通，而且还要修路，修一条万年路，直通黑汗。”

李汉苦笑：“你野心不是一般的大。这丝绸之路可多是沙漠戈壁，要修一条路出去，别说工程浩大，但黑汗如今愿意不愿意还是个问题。”

“工程问题不大，高山山川少。至于黑汗不同意……不同意就打嘛”欧阳呵呵一笑道：“用金钱和士兵铺路，把宋制搬到他们国家，同化他们民族。我还想将来把黑汗当成对西方的商业中转站。而后持续西扩。”

李汉道：“你倒忘了，还有辽金在侧虎视眈眈。”

“唉……其实皇帝要聪明一些，就要允许我朝他们一起卖废旧武器，让他们互相消耗国力，最后两边都成叫花子，我拉一车武器就可以买他们一座城池。”

“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多大事。你志向远大，却不可贪多。不过你也是脚踏实地之人，我说这话倒是多余了。”

第一百四十三章七败

当天夜里在一家军镇休息，拢县快马来报：“报，西夏人谴使和谈，愿意交还灵、永乐。”

“哦？”

信使再道：“刘将军让小的转告大人，那天一把火不仅烧掉大部分攻城器械，而且还烧毁了敌七成粮草。而今西夏大军不足十天粮草。”

“让你们只打仗不生产。”欧阳阴笑得意一下，终于是要耗光西夏的精气神了。欧阳吩咐：“谈可以谈，让刘将军派人和他慢慢谈。”

“另外，今天早晨，那个嵬名窝窝又来了，刘大人准备在明天夜里全歼这五千敌军，给西夏军最后一击。”

李汉一边道：“老弟，你守几个月城不如刘将军一夜死的人多。”

“这打仗嘛，死人总是不能避免的。”欧阳对信使道：“你和刘将军说，能降就降，少杀人，不用替我省钱。”

“是卑职告辞。”

这边拢县的信使才走，又来个报信的，一问原来是河北东路的军使：“报西京道辽军三万骑兵突入西夏，三天内攻克三州，而今占据夏州停兵止步。”

“把消息到拢县。”

“是”

欧阳和李汉还没讨论，这边又有信使找来：“报吐蕃阿柴部，从青海出兵，而今攻占了西夏的宣化府。”

“哇四面包围终于形成”欧阳大喜，朱达非常上道在桌子上摆上地图。欧阳边看边道：“老哥，北面有天惶县几万人和韩将军本部一万五千精锐骑兵。南面是我们拢县。西面是吐蕃人截断西去之路，东边是契丹人。这么一来，这西夏十几万大军外加横山一线，全部被包围了起来。西夏缺食少医，我看他们是真心想和谈。”

朱达道：“而今小半个西夏没了，西夏人实在控制的地方就是兴庆府以北，白马强镇到黑水镇这一带。”

欧阳道："我不去兰州了，我得回拢县。这和谈必须要谈。"

李汉不明白："你原先不谈，现在为什么要主动谈？"

"如果不放走这十几万大军，一来有可能和我们鱼死网破。二来没了他们谁去打吐蕃和辽国？老哥看，灵、永乐、横山、西凉、瓜、沙这几州全部在南面，而今已经是是非之地，三国总兵力加一起快过西夏人。如果他们舍弃这一带，不仅可以让我们三国狗咬狗，还可以抽兵而出，抵御吐蕃和辽人再朝前推进。我们可以用粮食和他们做交换，再拿了肃州。再朝吐蕃买了宣化府。这样以西凉为防御中心，这一片国土就算是稳固下来。"

李汉道："可是我们这回头就帮上西夏人，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永远的朋友。老哥你看，这片可是好地方，有种地福地瓜、沙。有养马地凉州。而且还通回鹘，这边商业展起来，西有回鹘，南有吐蕃，北有西夏，东有辽国。没有比这更好的商业线路了，我得马上走，让刘将军别杀嵬名窝窝，免得节外生枝。"

"恩"李汉吩咐："来人，分两百卫队给欧大人。老弟万事小心。你尽管放手，皇上那边我会上书说明。"

……

于是欧阳又杀了回来，连夜赶路到达拢县，直接到了北面大帐，也不等亲兵通报直接进去，却看见刘锜和嵬名窝窝正在讨论事情。刘锜见了欧阳一惊站了起来，而后又镇静下来道："大人回来正好，已经商议好，嵬名将军趁傍晚会议动手，事成之后，我军骑兵接到信号，掩护嵬名将军带五千人马进城。"

欧阳道："杀他们干什么？西夏人已经败了。嵬名将军把这张地图带个李乾顺，只要同意归还红圈标识的州县，下午我就在小村等你们使节。机会就一次。"

嵬名窝窝疑惑问："什么意思？"

"河北东路已经抽调了三万精骑，河北西路抽调五万精骑，日夜兼程，估计四天左右就会到达拢县。同时后勤厢军编了四万守城部队，你们西夏已经没有后路。十几万大军烟灰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我难以想象这十几万精锐军队消失后，你们无粮无兵无后勤，怎么抵御吐蕃、契丹和我大宋联手？这张地图就是你们唯一机会，收好，别弄丢了。"

刘锜摊手："看来戏唱不成了，早上刚接到快报，韩将军已经在七天前拿下兴庆府。而围困天惶县西夏部，由于没有粮食已经开始宰杀战马，士兵十

散二三。”

欧阳道：“只要你们答应条件，我大宋将分四批提供你们两千石粮草，可以解你们当前之危。”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我是诈降？”嵬名窝窝问。

“恩，你演技并不好。”欧阳道：“你应该感谢我，否则你五千骑兵必然被刘将军虐杀。”

“……好”嵬名窝窝沉默一会，拿起地图道：“末将这就去禀告皇上，告辞。”

嵬名窝窝走后，刘锜担心道：“大人，你要这些地方末将不反对。但是你要拿两千石粮草救济西夏人，恐怕会有**烦。”就是刘锜这个武将也知道，欧阳这是剑走偏锋。资敌攻盟，宋朝变成了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宋朝是不会接受的。中原人都好面子，朝廷更好面子。一有利益立刻翻脸，朝廷受不了辽人的指责。西夏人有了这批粮草，并且宋军威胁消失，辽国孤军深入，下场如何，明眼人一望就知。这个黑锅可不小，朝廷不能不有所交代。而身为始作俑者欧阳，必然当其冲。按刘锜想，可以接收这些地方，而后停战。但是资助敌人反击盟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哪里不知道。”欧阳苦笑道：“可是如若没有这个条件，西夏人左右都没好处，哪会乖乖的交出这些地方。如果他们把十几万人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城去，要啃下来恐怕要耗费很大的功夫。”这些地方可不是没有守军，瓜、沙还好，但是距离拢县太远。灵、永乐有横山天屏，凉州还有五万守军，花几千石粮草换取这些地方，这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而且西夏重兵都在南面，等宋军花了好多力气收拾完时候，辽人已经把该拿地方全拿了。

刘锜叹口气道：“此战功劳本是大人最大，可惜了啊但末将定然配合大人，有任何需要尽管说。”

……

无名小村

本次西夏人和谈拿足了诚意，李乾顺亲自出马，两名文官陪同左右。从这场面看，欧阳知道西夏人急了，目前他们面临亡国的可能。这是西夏出现的重大的战略错误所导致的局面。

第一早先对付宋军，西夏最多只出一个军司人马大概十万人对付，而真正战斗人员不过数万，但是连续遭遇败仗。贞观五年至六年，宋军多次进攻夏，夏军一再被击败。而后打胜战是四部军司齐齐兵，分两部，一部追袭，

一部反攻城。这样的战法讲究就是快，让宋军头尾不能相顾。但本次，宋军一反常态，以守为攻，用少量人马调动西夏军大量人马。而如此大规模召兵生在春夏两季，导致种植停止。而宋朝早露风声，西夏人准备战争是在年前，而后四月开打，一直拖到了而今八月。全民皆兵的战争制度，如果不能有效的以战养战，必然是被耗费一空。

第二，西夏军事机密的泄露。西夏人知道宋朝有意思朝西夏用兵，但是不知道规模，不知道带兵将领，不知道从哪个位置入侵。如果按宋朝公开说的灵永乐，那和秦凤路关系一点都不大。反看宋朝，却是对西夏年节前后布置的兵力了如指掌，而后兵力变化也甚为熟知。

第三，是宋军大规模配备的火器犀利非常，特别是甩手炮的秦凤路士兵普及化，让宋军在冷兵器时代成为单兵之王。一个携带了两枚甩手炮的士兵可以干掉最少六名西夏骑兵。

第四，内部动荡，此次战争最失败莫过于对拢县的第一场大战，竟然被其生擒了近两千质子军。朝廷本还是信任这些被俘虏质子军的家人，但没想到造就了萧银引部放敌叛逃的事件。而后又矫正过枉，导致大量政府部门官员被闲置，后勤补给造成很大困难。从攻城器械如此久才到主战场就可以看出来，西夏办事效率已经极为低下。

第五，对手不讲道理，翻开古往今来的战争，都是两军相争，当然也有个把收买将领的，但从没有把钱当了草纸的打，不仅买将领，士兵也买，马也买，甚至连几块牛肉干都收。出的价值又是巨恐怖的天价。去年西夏全年税收也不过五百万贯，而宋朝整队加零碎收买，加上奖赏士兵的花费已经达到了两百八十万贯。铁鹞子不攻而破，往利氏人放敌进心脏，全军士气低糜。细作混杂，大军无任何秘密可言。并且宋朝一反往年重赏将而轻赏兵的政策，对宋士兵进行大规模的奖赏，宋军士气之高，令人恐惧。

第六，宋军两名将领的杰出表现。可以说对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西夏人根本不知是哪方神圣。但是这两人统兵的能力却让他们大为惊怕。韩世忠稳如泰山，刘锜锐如匕。两个如此有性格的将领让西夏无法应付。反看西夏，几个将军从头到脚资料宋军手上都有，一成不变的打法早就被人当成儿戏。

第七：朝廷直接掌控的人马不多，各地王爷、军司、部落在火器面前都不愿意当炮灰。

第一百四十四章拢县和约

当然失败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西夏一直和吐蕃交恶，比如没有派遣专人游说辽国等，客观还有这两年自然灾害严重，国力削弱等等。事情就是这样，成了就是胜点多，输了就是败点多。挨打可以变成忍辱。所以最主要就是成或败！

不管怎么说，而今是以失败者坐到这个位置上来。李乾顺打量了欧阳好久才叹一声道："没想欧大人是如此年轻。而今就有如此出息，假以时日，恐怕无我等生存之地。"

"多谢陛下夸奖，其实在下就是钱多了点。对打仗真的一点都不懂。"欧阳客气道："倒是陛下贤名在下略有耳闻，勤政爱民，整顿吏治，减少赋税，注重农桑，兴修水利。"

"如果不是兴修水利，重农废牧，恐怕也到不了今天这个下场。"李乾顺明白，自己最大错误就是在牧向农转变之时，仍旧采用了游牧民族一直使用的全民皆兵战法。士兵过于依赖朝廷的补给。

欧阳道："人都是向好的看，从原来居住帐篷到现在居住房屋，以前只吃肉，现在有青菜有粮食有商品。难道为了一直打胜仗，就坚持游牧？再者说如果没有转变，冷锻甲，西夏剑从何而来？鞋下似乎过于自责。"

"有句汉话说三十东河东，三十年河西。唐时，我党项和吐谷浑联合抵抗吐蕃被灭，而后依附中原强盛，对吐蕃穷追猛打，'口米—口米'对中原也吞土夺城。

没想又反过来，吐蕃和中原反对我党项侵蚀而来。"三十多岁的李乾顺说起话来如同五十岁一般，振作下精神道："欧大人恐怕已知道我党项人如今的艰难处境，朕也不瞒你，而今西夏说是内忧外患一点都不为过。"

"确实知道。"欧阳问道："陛下考虑的怎么样了？"

"朕的意思是让出灵、永乐于宋军。而宋朝立刻撤回兴庆府、天惶县的宋军，并且交纳一千石粮草。"

欧阳又拿出一张地图："陛下，在下的意思是，从灵州到瓜州，这一线在下都想要。"

李乾顺阴着脸道："欧大人这是趁火打劫。"

"其实在下感觉还是陛下合算。"欧阳摊开地图道："先西夏就不再和吐蕃

接壤，等于陛下少了一个敌人。其次，这一带是要弄工业区，就相当把西夏边疆带动繁荣起来。再者，宋朝可以打通丝绸之路，必然不会再对西夏用兵。”

凉州控制半个河西走廊，是养马之地。而瓜、沙州又是农业大州，这两块肉乃是李乾顺的心头肉。李乾顺有点愤怒道：“欧大人会不会觉着自己胃口太大了些？”

“陛下，请恕在下直言。目前形式，这些地方我大宋也可自取。在下不忍看生灵涂炭而已。再者就算宋军不取，西面吐蕃虎视眈眈，东北面辽国重兵加境。即使宋军原地不动，这些地方也不会再是西夏的。”欧阳道：“拿别人的东西来卖，一向是我们商人暴利之所在。陛下看，一旦有军粮补充，又去了兴庆、天惶后忧。陛下可以轻松将辽入侵之军驱逐出境。而吐蕃占据的宣化府，在下可保证其不再出兵骚扰。”

“……”，李乾顺不说话。

欧阳想想后道：“陛下，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这几年来大宋废花石纲、重养民生，重用年轻有才将领。火器替代刀剑成为主武器。陛下要知道，本次出军仅有秦凤路一路，而且支援此路后勤不过二十个州而已，即使在下的陛下打败了这批，只要朝廷愿意，立刻能派出另外一批。五千万的人口，年入税利三万万贯。如果是我，我定然学大理。不仅每年可以从宋那钱贴补，而且不用养兵，对宋贸易又能占很大便宜。而宋也从未有吞并大理的念头。一直是兄弟之邦。所以陛下不用担心宋强盛后会吞并西夏。”

欧阳这话就是比喻，如大理，宋朝哪一代使用的都是笼络政策。意思也很明白，只要你们不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也不会打你们的主意。

李乾顺道：“按欧大人身份，似乎说不了那么远。”

“回陛下，在下现在是钦差，就是代表宋皇帝和陛下说话。你看我身边带的文吏，乃是宋之史官，他会将在下一言一语完整记录下来。我这人不怕事，陛下真要愿意，我可以拼了荣华富贵和陛下签下三十年不侵犯条约。每年赐西夏物品一样不短。三十年内即使你不留任何兵丁在边疆，宋也绝不入侵。”

李乾顺闭上眼睛思考良久后问：“河西走廊如何说？”

“五百里为界，将河西走廊一划为二。”

“其他皆可，但沙州不可。此地未和吐蕃交界，离宋军甚远，又无辽患。”

欧阳摇头“沙州虽不和吐蕃交界，但和回鹘接壤。在下先前已经说了，最重要是宋要打通西域商路。而且陛下看，上半年西夏已经没有收成，沙州不过是鸡肋，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个俗话说，抱着金子被渴死。舍不得眼前的利益，必然是损失更大的利益。还请陛下三思。”

李乾顺道：“如果是这等条件，我亦有条件。第一，四次年内送粮草为八千石，第一次三天之内不少于一千石。第二，年赐钱增加到三十万。第三，大米年赐两千石。第四，开放火器交易。第五，让出宋永兴军路黄河西北面的两县土地并入西夏之夏州，以让西夏有险可防。第六，交回所有被俘的质子军。第七，定河西走廊交界处为商业交易区，和两国互往的唯一通道。第八，不再视西夏为臣，‘口米—口米’而是兄弟之邦，只能下国书。”

“陛下，第一条有点难，据在下所知，这西夏还有些余粮，足够几日开销。只要大军撤到横山，粮草自然随后送到。第三条年两千石……两千石就是三十万斤，恐怕有些难度，还有第四条恐怕不成，这个要我朝皇上同意。第五条恐怕也不成，谈判谈到丢土回去肯定是死罪。第六条，大部分质子军他们不愿意回去。至于其余事项我皆可应之。”

“朕说了八条，你否了五条。”李乾顺皮笑肉不笑道：“而且还是主要的五条，欧大人似乎欠缺点诚意。”

“陛下明见，就因为有诚意才会否决。如果没有诚意在下就全部答应下来。但是做的到的在下自然会同意，做不到的在下也不敢同意。”这个道理个体工商户盘店时候就明白，但凡有挑剔转让费高，又墨迹说装修不好，地点不好等等的一般都是有心人。而谈几句就说不错不错，这好那也好再考虑考虑，一般都是不会是买主。

李乾顺真不想谈了，但是目前时间紧迫，自己这边粮草告急，边疆告急，每拖上一天就耗费实力一天。只不过欧阳说的是有道理，但条条都是强盗条款。要东要西，好处却一点都不给。这没法谈。但又不能不谈。不是每个皇帝都是谈判专家的。他不知道一开始欧阳就在误导他。

欧阳提出的理论是西夏能在本次和谈中得到什么好处，西夏不答应和谈会有哪些麻烦。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欧阳只字不提西夏人不答应这条件会给宋朝带来多少麻烦。秦凤路兵力全加一起不过十万左右。哪有那么大的能力进行四面长线作战。如瓜、沙两州距离遥远，先前刘锜去那并没有攻城，而要拿下这两城最少就要三万兵马，而秦凤路的军马三万匹左右，韩世忠带去一半，步骑混合还要考虑攻城器械，还要考虑西夏人偷袭拢县，几乎不可能。

相同，凉州有五万驻军，生啃的话依靠而今兵力根本拿不下来。灵、永乐两州有横山天屏，要拿下更是艰难。所以说，欧阳手头没有任何实力能拿下地图上画圈的任何州县。

一个聪明人不代表在学术界有出息，一个化学教授不代表知道洗衣粉怎么用。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李乾顺本人算是贤君，但对谈判一点经验也没有。再加上形势逼人，更让他没有思考的时间。

接着李乾顺讨价还价了，将年赐钱、茶、绢提高三成后，两边达成了公识，欧阳代表宋朝在拢县和谈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协议重点如下：第一，宋和西夏为兄弟之邦，宋承认西夏为独立王国。第二，西夏让出先前占据的沙、瓜、宣化、西凉、灵、永乐。并且让出半个河西走廊。第三，宋必须在年内运粮草八千石予西夏，其中第一批一千石十五日内到达河西走廊。第四，双方在河西走廊开设贸易站。第五，宋军交还李欢、金受等总共六名质子军将官，死活皆可。第六，西夏人进入宋国务工，不得有歧视待遇。‘口米—口米’第七，所交还州县部族，愿意北迁者，宋朝以每人三贯钱给予补贴。西夏不得强制他人北迁。

第八，为恢复经济，西夏向宋借无息三百万贯钱，年内给予。五年后，将分十年还清。第九，宋朝约束吐蕃不再北进。第十，西夏享受辽国同样武器出口待遇。

78546523456412357

第一百四十五章问罪

这条约岁然星火送阳平皇家报加印，但也是在十天后才见报，民间闻之是一片哗然而在西北，几天前李纲被钦差欧阳任命为暂代凉州知州和防御使，负责接受凉州户籍钱和粮食是不指望人家留下了章栏被任命为暂代宣化府节度使，宣化防御使，负责和吐蕃沟通，购买宣化府，这钱和粮食，甚至一部分的人口是不指望吐蕃留下了任命曾布为灵、永乐州知州和防御使，带领永兴军路士兵进驻灵、永乐朱达被任命为沙井知州和防御使，李汉卫队的将军被任命为瓜州知州和防御使，带本部三百，外加一千厢军先期开往任命李汉为宋和西夏和谈使节，负责协调两国协议的履行同时抽调秦凤路的兰州、西宁州、嫩州等地方官员百多人，派到各地，暂待某官职，最优先事情就是安抚四方部族

而宋朝廷这回也忙乱了，他们比百姓先三天得到了上表之前一点消息也没有，欧阳突然来这一手，让朝廷大为棘手赵玉和内阁开了三个时辰的会，而后连夜下了十几道圣旨，让那些以前在宋夏边境任职的官员全部去这些地方擦屁股而后命令枢密院从东军、西军、抽调八万兵马交韩世忠指挥卫戍西北在任命曾布为永兴军路监军，调配人马驻防灵、永乐并且要求户布调取大批粮食前往沙、瓜、宣化

见报第二天，仍旧是出圣旨，任命欧阳为西北钦差，东、西、永兴、秦凤路资源可以随意调配派出张玄明为秦凤路监军，敦促各方面物资尽快到位下旨从阳平大学处调集部分官员，前往秦凤路任地方官并且任命了一批的盐运使、提刑司等等相关配套设施

这些都是基本需求，并且听从欧阳上表建议，每州都特意成立宋商管理部，专门负责阳平商会在本地投资的项目由于本次阳平商会出资颇大，赵玉投桃报李所以这些地方的场子一律是阳平商会专营．而且还下圣旨，要求官员对商人多加礼遇

宋来一直是丢地，而今如此大疆土的回归让大家都惊讶万分谁也没想到，十万左右的兵马竟然干下如此功绩朝廷这边又下旨，封韩世忠为秦国公，封刘骑为护国公这赏赐比所有人想象要低宋制爵位分十二等，不封王就算了，最少得是四级的国公而事实是这两人却是六等的开国公，不少人都拿此两人和封王的童贯做比较，得出朝廷略有不公的说法

而让他们惊讶的是，朝廷时李汉、曾布、李纲、一干将官，甚至是士兵也大小有封赏，毫不吝毒而独独少了监军加钦差欧阳那一份到底是另外有大赏赐还是有其他的原因？直到九月中旬，各州粗定后，答案才出来

朝廷公开下圣旨，免欧阳钦差、监军之职即刻拿京问罪什么罪？罪名为损国体赵玉在接受采访时候道：“辽国派使说我大宋背信弃义按照当初盟约，

双方同时进攻但未想欧阳为一己好处，竟然私助西夏钱粮武器，以至孤军深入西夏境内辽军，被十倍兵马包围，最后全军覆没而今辽军大军囤积边境，似有问罪之意，此是至檀渊之盟后宋边最大的危机，而欧阳之举有挑拨兄弟友邦之嫌”

有记者问：“和谈条件是朝廷许可的吗？”

答：“联只准他息事宁人，两边罢和绝时没有让其有姿西夏之意其擅自做主，调动军粮，出售拢县囤积大批火器，乃其一人之意”

此事见报，民间和朝廷掀起大波澜不少官员纷纷进表求情说欧阳功大于过，请皇上三思而后行也有不少安员跟表弹劾欧阳

而明眼人则看得明白，原本拿京问罪官员是要先免全部官和职，而欧阳的官虽然还是八品，但还挂在那阳平知县也挂在那甚至欧阳麾下的皇家报每期印的总编还是欧阳

前面是内卫统领的三百东京禁军，后面是大理寺官员带领的三百禁军，中间人是骑马欧阳、苏千还有一辆空囚车虽然没有明示，但所有押解欧阳的士兵和官员对欧阳象祖宗一般，就生怕人家不高兴欧阳吩咐就地休息一天，把苏千找来，立刻有人去办

欧阳道：“通用银票印制的效果如何？”

苏千摇头：“不敢投入，假冒还是比较容易的您说的水纹、纸制都无法达到要求虽然已经派专人研究，但是短期内很难出市”

“恩，如果连你们掌柜都辨别不了真假，还是别去动这念头“欧阳道：“这次商家为大宋做出了典范，皇上必然不会亏待各位商家再者她也希望这边富裕起来而西夏那边元气大伤，最少五年内不会再乱打主意你让商家们放心经营不过记得，商会必须是阳平商会说的算商人众多，总有利益瓜葛做事出错可以原谅，但是要追求公正阳平商会必须一直保持强势”

“大人放心”苏千道：“前些日子，我爹给我来信，说是阳平商会大股东讨论后说，大人差额的一百三十万贯的帐阳平商会挑了我爹说朝廷让大人背黑锅，我阳平商会可不能做这么不仗义的事，我爹还吩咐我打点这一路各家掌柜，大人就算是要南方的水果，说句话就能送到眼前”

“苏老有心，你帮我写信谢谢大家还有一点你要记得，除了灵、永乐外，地方官也好，朝廷官吏也好这边暂时是韩、刘两人说的算不过我想看在我面上，难为你们绝对是不会的但是要投机取巧，他们都是忠正之人，就要看你们自己的能耐毕竟这一带现在属于军事重路”欧阳道：“至于灵、永乐两州，目前还比较好用钱打开局面这事你心里明白就好”

“多谢大人指点“苏千看看囚车担心问：“大人此去不会有事？”

“要说我这也是咎由自取先前是我利用在辽国的关系让他们出兵我这边拿了好处，立刻把人家卖了说实话，我忒不厚道了点我手打已经请我辽国的大哥帮忙打点上下，估计闹不出战争来再说，此战一过，辽国可是怕了宋几分未必有胆子两面开战惹毛了我，让人送阿骨打十船甩手炮”

苏千笑下小声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着我们皇上不厚道”

“这就是政治她最少要拿个人和辽国解释解释她倒不怕别人骂她背信弃义，而是怕人家说我们中原背信弃义从古到今这么多典故说孝、梯、忠、信、礼、义、廉、耻，义排在第六位，她不能不做点样子当然不排除她直接砍了我对辽谢罪”

“不会蝴”苏千大惊

“难说，女人心海底针”欧阳哈哈一笑道：“开个玩笑，如果真有打算杀我，你具不到我的”

而后欧阳再交代了一些事，比如要针对各部族的需求进行供应，比如可以购买部族土地，将部族南迁对回鹘宁可不赚钱也要先打开商路如果对黑汗有所难处，可以让韩世忠和刘铸帮忙解决口欧阳重点还是谈了丝绸之路，引进西面的马、粮食、水果，出售宋的陶瓷、绸缎、茶叶并且还略带提了些经济侵略和货币主导战争的构想从早晨一直到了下午时分，因为马上到秦州，苏千才告辞

近秦州，欧阳上囚车秦州人早就等待夹道欢迎几乎所有人都想来看看这个传奇人物官惩恶霸、单骑走辽金等等早就上了评书最火还是寿宴遇刺，而后百万买妾的故事而今又流行起了欧阳摇羽毛扇子，布空城计等等

欧阳挥手向四面人招呼，群众们欢呼加猛烈内卫看看身后情景一眼哭笑不得，好容易是进了秦州府进府后欧阳就被放出囚车，和知州通判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欧阳肯定了秦州今年来做的贡献，对其无私支援而大胜西夏大加赞赏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比如道路状况还是不够良好等等知州和通判认真听取了其意见，对其谈话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表示努力负责好秦州商业的责任

一夜品酒看歌舞，第二天清早趁人烟稀少出城而后是每到一城押解队伍都受到了欢迎官员们都知道阳平商会在占领地的动作，都想通过欧阳分上一杯羹对押解队招待的非常客气欧阳也不敷衍，其对每州情况都有了解，一路指点商机而过而今这阳平早就成了每个当官者楷模看欧阳花钱那气度就知道，身为一个富裕县的父母官有多么多么的幸福例子就在杭州，杭州是除了

足球赛、和西北战事外别人关注的最大焦点虽然没有欧阳百万为单位的气魄，但是那知州却有千贯赎一妓气度造船业、航运业茶叶、渔业还有批业的展，已经让杭州成了除阳平外大宋另外一颗明星在减免税赋中上半年上缴国库的税利翻了两倍，赵玉大喜之下批了民之父母的牌匾送给杭州府而杭州得了谁的指点和协助，大家都是明白的

第一百四十六章能者多劳

州府对欧阳客气还有最重要一点，不少官员看见，一个地方一旦富裕起来，其民众幸福度要过任何清官任职的地方。而且吏部每年对部分官员的考评，开始参考民生意见，过程由皇家报记者全程监督。不过一些年老的甚至是退休的学士上表对当前民间和朝廷体察民生为任职风气表示了担忧。最主要是拜金主义，原先大宋衡量人的标准先是士，其次是礼。对道德看法比较高，而今这股提倡利益为先的风气着实让他们担忧。

道理很简单，早先人家夸自己孩子是个读书人。而现在大家夸自己孩子是个有钱人。读书考不得进士，即使是个举人，也比不得商贾之流，社会认同比原先低了很多。各地已经生多起如此事件。最典型就是生在欧阳老家新城的事。一个茶叶商人休了在京六品官的女儿，并且让其三个儿子转行不再读书，而学做生意。这在以前是万万不能出现，那女儿身份叫下嫁，下嫁给一名商人。而今这商人有这气魄敢休妻，最少是没拿自己老婆的身世当回事，要么人家说，有钱就是横。

大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在慢慢受着冲击。而蔡京等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风气，代表士族上了万字表给赵玉。这事欧阳知道，他不放在心上，如同红色老一代说80后是毁掉的一代，原因就是80后从小浪费严重，自我为中心，叛逆思想，对教科书、红色电影等都抱有怀疑态度，不再人云亦云，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社会和历史等等。以至当时某些领导人说，中国要毁在这一代手上，应该再来次文化大**。

欧阳所做的就是影响和潜移默化。一个小孩去打预防针肯定是不干的，你和他说打了预防针不会得病等等好处，他是不会理会的。但你和他说，打了预防针今天可以不用上学，他有可能就干。再和他说打了预防针不仅可以不用上学，还可以吃到洋快餐，他九成就会干。**社会就是这样，统治者是以自己的需求来灌输被统治者思想。而民主社会是被统治者需求成为统治者关心的事情。

……

囚车到东京，东京当天可谓是万人空巷。开封府早预料到这情况，派出大量兵丁官差维持秩序。张玄明和囚车内的欧阳小声道：“欧贤弟，你手段耍的可真聪明。”

“什么手段？”

“你让皇家报大肆吹捧西北战事皆是皇上的英明指挥，还总结说此战，皇上功劳占了七成。”

欧阳惊讶道：“我怎么不知道？哪天的报纸？”

“前天”张玄明笑下道：“那就是你们皇家报有高人。诬陷钦差，杀来使，皇上本来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但看了报纸后态度却大为转变。昨天早朝，有几个马屁精上表，说皇上乃武功之君，请皇上泰山封禅。”

“这战和武功没什么关系。”欧阳边朝群众挥手边道：“而是和钱是有太大关系。”

“天牢到了。”

所谓天牢，就是朝廷直接掌管的监狱。东京天牢的兵丁官差由开封府派出，而掌管的则是大内。东京有三座天牢，一为大理寺掌管，一为开封府掌管，一为宗人府掌管。为什么要专门的监狱呢？士大夫待遇高，别说在宋，即使在现代到了监狱生活也是比普通罪犯要好，在现代中国的某核电站附近就有专门关押高官的监狱，法律也经常都会人为的不公正，变相提高某些人地位。

东京天牢中一般都是政治犯，普通罪犯罪行再大，即使恶贯满盈也没有面子进这地方。而欧阳要进哪座府着实让内阁们头疼一阵。欧阳是状元，但官实在太芝麻，勉强算士大夫，这就是有资格去天牢。大理寺是关押犯律待审的官员，主要是经济问题。开封府一般关押的主要是京官。而宗人府一般是关押皇上亲自过问够级别的官员或者是宗室人员。把欧阳拉过去一比对，经济问题不用说了，肯定没有，人家现在是家徒四壁，审问也不需要，欧阳把事情都干在明面上，大理寺去不了。

再看欧阳也不是京官，开封府去不了。由于又不是大官，宗人府也没资格去。要说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派钦差没听说哪朝派个八品官去当钦差。即使有也会临时封个官，也有个名正言顺之说。但事实是，欧阳确实是钦犯，按规矩欧阳犯事是去寿州或者是西宁府监狱，但其犯事时候身份是钦差加监军，西宁府和寿州又没资格管他。

对这个怪胎身份，内阁们也是头疼万分，特意找了礼部研究很久。礼部好容易翻出了隋朝一个案子，也是皇帝亲点的地方官钦犯，最后是交给了宗人府。想想也有道理，左右都挨不上，只有宗人府对上一条，也就是皇帝亲自过问这一条，于是就塞到了宗人府天牢。

宗人府内卫对内阁这个决定很不爽，弄这样一个人进来，是对他凶点好呢，还是温柔点好呢？说难听点大家都是皇帝的鹰犬，要把欧阳折磨半死，回头自己找麻烦。要是礼遇欧阳，又怕皇帝事后找麻烦。这种是是而非的犯人是最难侍侯的。

……

赵玉问：“欧阳进去了？”

九公公一边回答：“进去了。”

“有说什么吗？”

“说了。”

“什么？”

“说……麻烦大家了。”

“没了？”

“没了”九公公问：“下面人拿不准，让咱家问一句，这欧阳怎么个接待法。”

“怎么接待？”赵玉反问。

九公公道：“是残羹剩饭，还是家常便饭。天牢潮湿，要不要……”

“干脆让他搬来和朕睡一床好了。”赵玉怒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目无君王，朕说让他见好就收，他不理会，还把西夏派来的使节秘密杀害，还诬陷朝中重臣。”

九公公忙道：“陛下息怒，不过而今这局面确实是不世之功。”

“就因为这样，否则他还能活着回东京？”赵玉叹口气道：“我知道他能干，能干到连金人都怕他。能干到不废多少兵马就替朕拿了那么大地盘，将党项人逼得差点亡国。但他对圣旨有意见，可以上表和朕说。朕是不讲道理的人吗？视圣旨为无物，这钦差名头倒是挂上了。这次不打压下他的气焰，以后朕还敢用他吗？”

九公公小心道：“陛下，欧大人说破天就一个八品官。陛下您是九五之尊，是不是大题小作了点？”

“官虽小，能耐大了去。你不见辽使突然态度转变吗？触手伸的可长了。”赵玉道：“就这样吧，也别虐待他，但也不优待，先关两个月再说。”

“陛下”内卫在门外道：“辽国司家想见见欧大人，不知可否？”见犯官简单，但见钦犯可是要皇帝口谕的。

“司家？”赵玉看九公公，似乎有点印象。

九公公道：“辽金第一大商。秦凤路有他们帮忙走私的一万多匹战马。是很大一个人情。”

“恩，这事朕知道。”赵玉吩咐：“见吧”

“是”

又一名内卫来了：“报太上皇派人来见欧大人，不知可否？”

“准”这个不用商量，得给人家面子。

不过半盏茶时间，内卫又来报：“东南钱庄的掌柜想见欧大人，不知可否？”

九公公忙道：“听说这掌柜在京城等了两天了。听说是关系到扬州、杭州、洪州三角经济区的事，此人可是帮我大宋国库赚了不少钱。”

赵玉挥手：“准”

“报阳平甘信有紧急公务要见欧大人。”

赵玉一拍桌子喝道：“什么公务？连个白身都来扰朕？”

内卫壮了胆子道：“说是多人抢夺阳平荒地之事。还有阳平大学之事，还有对辽对金物资出口准许内容……”

“准准准”赵玉心情很不美丽。

“报”

“滚”

“……是”内卫擦把汗，门口两名内卫对其甚为同情。

九公公忙代赵玉喊：“慢。什么事？”敢骚扰皇帝，一定有点正事。

“西夏派来的专使。”

九公公小心问：“陛下你看？”

“朕累了，你看着办吧”赵玉头疼，这肯定是对和约的事进行跟进的使

节。自己把欧阳一扣，他不知道找谁去。

“报”又有不怕死的倒霉内卫来了：“皇家报总编刘惠兰，对在太原府设立记者站，主对辽销售报纸之事，要见欧大人。”

九公公忙帮着解释：“陛下也知道，欧大人负责的事多。这有军务大家都不敢打扰，即使打扰了恐怕也见不着。这会欧大人好容易回来了，这就全部堵上了。陛下看，也都是正事，而且估计也多是急事。恐怕他们还感谢陛下这么快把欧大人抓回来。”

“朕听说欧阳已经身无分文了？”

“听说是，其拖欠阳平钱庄百多万贯，阳平商业协会人给顶了。”

赵玉道：“让内务府拿五百两黄金给他家人。”

“这个……”

“对哦，人家看不上眼。五百两黄金……”赵玉自嘲一笑：“那就让户部和兵部，把购买火器的钱结了。”

第一百四十七章琐碎之事

司家找欧阳原因很简单，苏千到西北开荒。阳平钱庄势力停止扩张，代理ceo不敢拍板辽国钱庄的事。司家一看，除了苏千外，能做主的就剩余欧阳一人，好容易是等到欧阳被抓回来，这急忙就约见上了。

司家人道：“欧大人，这书信你也看了。我们老爷子的意思是，阳平钱庄可以占五成一，但是日常管理由司家负责。即使是苏掌柜也只能提意见。司家答应，绝对不砸了阳平钱庄的招牌，如果有做的太过的地方，阳平钱庄可以把司家负责钱庄盘点结业。”

欧阳想想问：“金辽战事如何？”

司家人回答：“小的不太清楚。”

欧阳把信放在一边道：“我不能这么快答复你。原则上我同意，但是我必须根据金辽实力比再上一两条。司老爷子应该明白，做大生意，最好把钱赚在明处，条条纲纲写明白最好。这书信也太过笼统，就写了几条底线……这样吧，十天之后你来拿信，我拿一份计划书出来，保证阳平钱庄不会主导司家负责的钱庄。”

“好，那就有劳欧大人。”

“等等”欧阳拿笔写了几个字：“麻烦你去下皇家报，让他们把最新的金辽战况拿给我过目。”

“是”

第二个会客是宋徽宗身边的一名下人，下人对欧阳客气得紧，递上一封：“大人，你可是回来了。这是太上皇让小的给大人带的信。”

“哦。”欧阳拆信。

那人道：“太上皇的意思很简单，要么他回杭州，要么宗泽滚蛋。”

火星撞棉花上了其他宋徽宗都凑合过，但惟独是受不了宗泽。宗泽是标准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他有耐心和恒心，只要宋徽宗敢说一个朕字，他就会一直和宋徽宗说道理。信上面写，宋徽宗恼火了，让下人扁他，结果几个下人全被阳平县拿了，以袭官之罪论处。后来宋徽宗干脆自己动手，事件起因是宋徽宗对一些学生大说赵玉老子的丑事，结果宗泽就开始讲道理，宋徽宗让下人动手，下人不敢，于是就亲自动手。宗泽脚来身受，一点都不反抗。宋徽宗踢了几脚后泪奔而走，请了三天假在家，门都不出。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折了大脚趾。

宗泽就是兢兢业业的人，分派他干什么，他都能认真干好。宋徽宗每天拉了自己老婆诉苦，说自己这生最大的错误就是点了这个老东西进士。

欧阳点头，和那人聊了阳平大学的事。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甚至有官员自己跑去听工商、金融课。一干商人和官员们关系也很好，称兄道弟，以后一旦有实缺准备官*商*勾*结一起干买卖。

医课开展也不差，原来兽医地位在宋是很低的，但是随着对牲畜利用的增加，兽医已经成为热门专业。阳平物流牛马车几千匹，在十几个州有点，而就三个兽医根本顾不过来。还有大规模的养殖业更需要这方面人才，其薪水如同被暴炒的股票一样，急飚升，目前达到了一百贯一个月。

军课一直没开，地方空在那，也是因为实在顾不过来的原因。

另外杭州委培，开设造船、海运课程。虽然说不上火暴，但还是有很多人就读。了解完毕。欧阳挥手让他走了，那人出了天牢才现，扯淡嘛，自己是来投意见书的，竟然被当成了问答机器。再想进，门口人说了，还得有皇帝的口谕。再说后面排队的也不干。

接下来客人是东南钱庄的掌柜周安。周安几件事情比较复杂。先是金人和他联系进口一些朝廷管制的战略物资。第二是希望开通金杭海上贸易。第三金人想买一些船只。第四是东南钱庄引导杭州海运到东南亚。这些条条都是大事，周安虽有魄力，但也要掂量掂量，说不好是要掉脑袋，或者是血本无归的。而欧阳对他的不吝教导，让他对欧阳甚为信任，一收到欧阳被抓消息，立刻来东京等着。

“周掌柜，前三条暂时不能答复你，我还不太清楚辽金最近的战况。至于第四条，我很肯定说，要是做成了，不仅赚死不偿命，而且周掌柜有机会名留千古。你说这些地方，我统称为东南亚。不过别想着怎么海运赚几个小钱，要把商人带进去，按照他们的条件开场子。比如你运货到东南亚一卖，空船回货还得回别人的货，不如自己开场赚一笔。”

周安道：“他们要是不愿意呢？”

“东南一带是有水师的，而今我的军厂正在研究船上装炮。等这事情搞定，他们要不干，我们就打。”欧阳交代：“周掌柜可以先熟悉熟悉这些地方。阳平商业协会而今是占了西北面好大土地，大有可为。周掌柜就不想想朝南展展。这些地方现在都很弱，说不好，水师还能打下一片大好江山。”

周安若有所思点头：“周安再谢大人提点。另外东南商业协会也已经成立，和阳平商业协会也有所沟通，大家不饯行展。我们商量，能不能请大人

赏个脸，如阳平商业协会一般当这商业协会的名誉主席。”

“你可想好了，我当上了有时候会断大家的财路。比如阳平商业协会那边，我就禁止他们对金出口某些货物。还让他们少侵占东南市场等等。”

周安笑道：“大人，我等都不是笨人。只不过我周安的名头实在太小了点。而大人的名头在商人眼中就是财神在世的活招牌。”

“行，改天我出去了就行。对了，你最好留一两个人在阳平，两家商业协会有消息可以互相沟通。钱是赚不完的。回头我也让阳平钱庄派人到杭州联络。”欧阳道：“这点气度有吧？”

“大人说的，同行未必是冤家。当然的事”周安拱手道：“大人身在天牢还公务繁忙，周某就不打扰了。”

“周掌柜慢走。”东南亚……好地方啊欧阳想想后吩咐道：“叫下一个”

一名内卫在监牢外白了欧阳一眼，兄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过这内卫也是赵玉身边的老人，在欧阳软禁时候有过照面，年纪稍大也不计较，帮忙喊了一句：“甘信”

“来了来了。”甘信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了两个衙役。三人也没对欧阳表示任何问候，就气喘吁吁的把一堆公文放在临时安放的桌子上。

“哇”欧阳大汗：“你不会这大半年都在休假吧？”

“不是的大人，这份是清河南边那块荒地的基础设施规划图，里面有排污管道图，总共有三项方案，一是清河上游，一是清河下游，一个清河中游。如果是走上游的话，可以按照大人要求建立过滤池，中游成本高，下游无法设置。”甘信继续道：“这份是通荒地的桥梁设计图，还有三家建筑公司的报价和材料。这是轮渡的基本费用，保养费用。而且还要深挖航道所需要的工期和费用，另外就是有意向荒地展商人提供的项目……”

甘信指着第二堆文件道：“这些部分是两家建筑公司阳平大学村的二期规划，按照大人要求，以大学为中心建立小村落，饮食、休闲等等要跟上。还有部分是新城违规建筑，或者是占地建筑图，大部分场主愿意补贴点钱。但是有些人占的是公共设施……最后一部分是必须大人签署的公文，有犯科的，有州公文回文的，有户籍上报的……”

甘信指第三堆文件：“这边部分是上半年财政收支，民钱收支等等。部分是军厂新武器的图纸和参数，里面有所需要的物资和成本，让大人考虑一下是否上报朝廷采购……”

欧阳抬手制止其再说下去道："你有两个秘书和一百多名资深衙役，这些事你自己处理就行。难道你没看见我在坐牢吗？"

"大人，主要是很多拿不定主意。"

"第一，公共设施是大家享有的东西。比如道路，比如草地等等。这些都规划好的，谁占就拆，钱不管用。非公共设施你看着办。第二，这几家建筑设计公司都是有水准的，你就想想你如果是住在荒地的人，你会喜欢哪项方案。如果都喜欢，谁便宜找谁。甘信，现在阳平有钱，你可以先不考虑钱，而是考虑舒适和生活环境的问题，当然报价也要合理。第…，至于签字，官印不都在你那吗？随便学我的签字就成，没有人会去计较。第四，军厂所有研究成果目前概不生产。现有武器清单，只接朝廷允许的单子。"欧阳问："还有其他事吗？"

"有"甘信道："听闻已经出现海上走私船队，专门运送大人禁止交易物资到金。阳平商业协会而今几乎已经没有再对金国有贸易。"

"恩，知道了。"走私这是迟早要出现的，这个心中有数。欧阳道："你告诉军厂的师傅，重点研究重炮。不一定要开花，但要求是打的远，炮弹易保存。"

"嘿嘿"甘信笑下道："展铭一早就已经让军厂研究了，而今是略有成果。燃烧弹可以打出四百步，实心弹可以打出七百步。"

"有见地，虽然我们不靠海。但是走私这样的事迟早会引起朝廷关注。这抢了百姓的钱，朝廷会以为是鸡毛蒜皮之事，但是走私是抢朝廷的税款，肯定会重拳打击。到时候重炮一卖，又一笔收入。"

甘信道："还有，阳平学堂一名老学士和我聊天说，说大人所为可能会有些麻烦，也许会被人借题挥，但也不至于危及到性命，让大人放心。"

"知道了，去忙吧"

"皇上驾到"一声高呼响澈天牢。

第一百四十八章自以为是

两名宫女，八名内卫，外加九公公随后服侍赵玉轻捂了下鼻子皱皱眉头，这霉烂的木头味道着实不好闻才走几步拐了弯就看见欧阳却见还没换囚服欧阳在一间牢中当中而坐，面前是一张文案，身边的人正在忙着收拾小山一般高的文书几人见了赵玉，忙一起低头道：“参见陛下”

“欧大人命都不知能不能保住，却还如此繁忙，勤于公务，真乃是我大宋官员的楷模”赵玉不冷不热的说了句话，一边九公公放下椅子，赵玉坐在通道那道：“你们退下”

“是”甘信，衙役，‘口米—口米’还有天牢听差的全部离开只剩余赵玉的随从和欧阳

赵玉问：“欧大人，你应该说，承蒙陛下来此地看望罪臣，不胜惶恐之极”

“承蒙陛下……”

“哼免了”赵玉道：“你就一直没将朕放在眼里皇家的威严在你面前一文不值你可知罪？”

欧阳汗道：“陛下何出此言”

“朕问你，你为何要杀了西夏使节？”

欧阳回答：“回陛下，微臣……”

“罪臣”九公公忙纠正

“恩，罪臣罪臣认为陛下的圣旨不符合当时的情况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杀使节，对外宣称使节投宋，一来可以拿到兴庆府的守军布置，给韩将军便利二来可以了解西夏在拢县外的详细军力三来可以极大打击西夏军的士气此乃一石三鸟之利，何乐而不为？”

“你的圣贤书都读哪去了？忠君，你没有礼义你没有你这叫什么？你这叫不择手段要是大宋人都学你，利字当头，天下岂不是大乱？”赵玉道：“你别不服气，我问你，那天刘将军设计西夏攻城器械万一失败，一旦西夏人总攻，拢县守得住守不住？拢县丢失，西北无防可守，大批的军资任由西夏人劫掠再者陷韩将军部于死路，你想过没有？有人说刘锜阴险卑鄙，手段无耻但朕看你就是祸国殃民草菅人命”

“陛下，西夏人根本就不是‘口米—口米’真心和谈非得逼到他们走投无路，他们才会和谈罪臣承认胜的侥幸但陛下看浇水之战也侥幸，两万女真败七十万辽军也是侥幸

再者就算拢县被破，西夏人也不敢深入，因为已经形成了四面包围韩将军可从兴庆府取横山，永兴军路兵配合打通灵永乐辽人在北面肆虐，吐蕃在西南出兵如果是那样，西夏灭国可待所以即使拢县被破，他们只能抢夺当地物资，而后急援四面”

赵玉淡淡问：“你没错？朕就不相信你没私心”

“……确实有，罪臣一想打通丝绸之路，二是想占据沙、瓜和凉州这三个大有商为的地方”

赵玉道：“你们守到四方，任何人不许接近”

“是”九公公知道赵玉要单独和欧阳说话，内卫们开始看附近监牢是否有犯人，把这个区域全部清空

赵玉叹口气：“完颜阿骨打怕你，李乾顺怕你，你可知我也怕你”

欧阳摇头：“我不会伤害你，你怕什么？”

“我问你，你做这么多，是为了什么目的如果是为了那一夜，我不仅马上放了你，而且封你战功”赵玉道：“如果有其他目的，你最好也老老实实说出来即使你贪恋的是皇位，我也不会杀你”

“大宋繁荣，但底子却是积弱成疾你看我们四面，四面都是游牧民族大宋没养马地，每年购买马匹花费的数目就占了军费的三成我办军厂就是不想你成了亡国君，我成了亡国奴还有你看，宋开国百多年，生了百多起百姓暴乱，为什么？但凡他们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造反怎么才有饭吃呢？我就想，有劳动就有饭吃但是这样机会不多，如果不展商业，哪有那么多机会劳动呢？至于钱庄……你也知道，异族入侵时候，都是烧杀抢掠可是我们中原人都怕事，没有人敢战出来抵抗但我不行，我看不得自己老婆被人强*奸，亲人被屠杀，所以我不仅会反抗，而且还会预先把这种苗头掐死现在好了，北面的人都把钱存到钱庄，以后有人敢打我们，我们就喊一声：你们不要存款了？于是就会众志成城，抄了木棍就上了”

赵玉被这话给逗乐一笑道：“你说的有道理，看西夏人侵我多州，但是百姓们非被强迫，都不愿意帮助守城”

“恩，因为他们觉着就是换个管理者而已，就象是换一个知县该交的税还得交，没什么改变”

“恩，你意思是一改以前的国库来源，降低普通百姓的税赋重点展商业填补国库支出？”

“你看，阳平一家养鸡厂去年上缴税利是盈利的三成八千贯，而我未到任阳平之前，全县的税利加一起一年就三万多贯而展商业后去年税利达到了四……万贯”

“四万，是四百万”赵玉鄙视其一眼道：“但有官员上表，说欧平之风不可涨，说孝悦忠信礼义廉耻才是我‘口米—口米’大宋之根基还说你不忠、不信、无礼、无义，还无廉耻，乃是我大宋第一误国之大奸臣也有人说，你爱民如子，功绩赫赫，为国散尽家财，乃是大宋的栋梁之臣为了争论这点，朝会差点打了起来”

欧阳问：“你怎么看？”

“我认为，不能帮完颜阿骨打的忙”赵玉道：“说你奸臣，我不信，那么多事摆在那，你不是说你忠臣我不信，篡位你逃跑，一点护主的意思都没有还有这次，有旨不尊”

“忠臣多横死，奸臣多遗臭”欧阳笑道：“所以我两样都不想当”

“那你要当什么？”

“能臣”

“能臣？”赵玉若有所思

“恩”欧阳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片告话

赵玉没事一般问：“还有件事，金国派来使节，希望我们能合攻辽国将来把燕云十六州给我们”赵玉问：“你怎么看？”

“不行，金国现在很穷很穷，辽国多年战争下来也是国力耗费，本想这次从西夏捞一笔，没想却被我坑了你不会是想要一个有强大军队的邻居？”

赵玉摇头：“难道宋国就挡不住金人？”

欧阳道：“你看，这次拢县，刘将军最担心就是西夏人决死攻城而能做到这一点，辽不行，西夏不行，但是女真却是做的到他们可以用自己尸体堆出一座山来爬城要我看，我们就坐山观虎斗，两边卖武器，卖到他们买不起，而后拿城池来换目前应该立刻提高铁的出口价格，现在我们自己有养马地，完全可以把铁翻十倍价格出口同时进行货币侵略战”

“怎么说？”

“辽，女真都用宋钱比如我们现在在市场流通有一千贯钱，用了一百贯朝辽买东西买完之后，我们再行一千贯钱，辽人手中虽然还是一百贯钱，但是他能买的东西就只有五十贯钱的东西你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赚回五十贯这课题阳平钱庄正在研究，准备用低准备金行对辽银票，最后导致辽经济全面泡沫，经济体系全部崩溃”

“……”，赵玉擦把汗，听不明白

“这么说，比如我在辽买了一块地一百贯，‘口米—口米’而后我把地一百二十贯……”

赵玉摇头，走到欧阳身边道：“不用说了，知道你不负我就可以”

“……”欧阳感觉这是话里有话，想想还是不能纠结其话中是不是有话，沾惹上皇家是非是很麻烦的如李汉所说，大宋杀三种官，第一，造反、篡位第二，功高手握兵权第三，就是涉及皇位的事于是继续道：“战争，有军队侵略，有经济侵略，干货币侵略，有文化侵略比如说货币侵略，辽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放弃了铸币权，宋币成为其最重要的流通货币，相当于辽国经济就抓在大宋手中你也知道，这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后勤来源就是经济不过这个课题我只是模糊认识，要找些专门人才来研究策略文化侵略，现在正在进行，大理、西夏、辽、金三国都在推广儒家思想经济侵略，就是投资，控制产业这点目前来说是比较难的，别人要害部门是禁止投资的为引导经济侵略的出现，我想将辽国赌场上市……”

“上市？”赵玉有气无力问，根本听不懂

“对，比如说阳平窑，总资产现在是一万贯那就行一千份股票，其大股东占据其中的六成非交易股份这一千份中每份股票价值为20贯，一千份销售完毕应该是两万贯等于阳平窑的资产为三万贯大股东占有六成，虽然分了部分股份出去，但是实际资产却达到一万八千贯，盈利近倍而购买这些股份的人，称为小股东，没有管理权，但是可以拿到分红比如阳平窑年赢利是一千贯，大股东占有六百，其余四百就分配到一千份股份的持有人手中，当然分不分是大股东说的算这样一来，好处很多，可以短时间迅融资，扩大规模如果一旦热钱进入，股价炒到40贯，80贯，甚至一百贯，资产就成几何上翻，最后等群众眼热时候，开始抛盘……”

赵玉头疼打断：“你能不能说点我听的明白的”

“恩——就是把以为自己聪明的百姓们的钱，骗到一两个人的手上的一种过程”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就是让辽国动荡不安”

“另外，我这边还有成立舰队的构想”

“停，你上表，我慢慢看”赵玉疲惫道：“帮我喊人”

“来人”

“在”

赵玉闭眼睛揉着太阳穴道：“起驾回宫”

第一百四十九章弹劾

由于有交代，欧阳的牢房被打扫一番，而后里面准备好了蜡烛、文房四宝，外加比较舒适的小床。下个客人是惠兰，惠兰明显比较上道，不说别的，先拿出几盘吃的，还带来一盅小酒。惠兰边倒酒边道：“大人西北劳碌，却是不世之功，辛苦了。”

“呵呵，惠兰你客气了。听说你生了一对大胖小子。”

惠兰点头道：“这还多亏梁妹妹教导的产前运动，生产那么顺利。不过我想，应该是大人教导的。”

欧阳呵呵一笑否认：“我教导的？我是男人”

惠兰见欧阳不承认，也不说这话题，换了话题：“大人和韩将军和刘将军可还有书信来往？”

“恩？”欧阳疑惑问：“什么意思？”惠兰似乎不会管到这闲事，即使是梁红玉也不能管。

惠兰见欧阳误会解释道：“大人，皇上还是看重你的。不管你怎么闹，只要有一点你别碰的话，她不会对你怎么样。”

“那点？”

“……”惠兰见他不明白，引导问：“大人可知为什么你立如此大功劳，却身陷身陷囹圄？”

欧阳道：“因为辽国。”

“不对辽国只是一个由头。大人落到此地真正原因是，交好韩刘两将军。”惠兰见欧阳还不太明白，干脆把话说开：“大人有军厂，大人有皇家报，这两样产业之犀利朝廷上下不会不知。而朝廷也需要这两样犀利的产业，这就是朝廷一直对此不闻不问的原因。但是，大人如果加上兵权，那就不一样了。西北开荒，黄金宝地，不是没有担心大人哪天在西北挥手高呼，自立为王。大人你看看，种师中带兵之将，和大人关系颇好。宋江一伙而今也是武职，和大人也颇有牵扯。再加大人开新武举举得的一批将领，大人你说，朝廷能不忌讳吗？”

欧阳听完吸了口冷气，原来赵玉的刚才所有的话都不是废话。什么不负我，自己听着还以为是儿女情长，但却更有别的意思。一开始就说奸臣、忠臣。还有还谈到了钱，根本就不在乎是四万还是四百万，似乎根本就不担心

自己贪污一般。而自己傻傻的却和她大说对外对内的政策和想法，人家根本就没兴趣听。

“大人放心，皇家报已经把本次功绩归给皇上。”皇家报从后勤、准备、战略意图等等分析，都说是赵玉在主导。而韩世忠和刘锜只不过是实施者。这样一来韩刘两人的护国公就算是配上了。二来，用皇家报来说明，就是说明了欧阳的一个态度。惠兰听说拿欧阳问罪消息后，可是煞费苦心。不仅连夜浏览战时新闻，而且还把李逸风从西北调回东京。谁都明白，除了欧阳外，谁也办不了报纸，如同是谁也当不了阳平知县一般。

最简单原因就是钱。换谁当总编和阳平知县都不敢给自己下属支那么高的工资。但阳平经济又展迅，你开个三瓜两子，别人宁可去打工。按照说法，一个衙役每月不过几百文钱，而阳平达到了人均2o贯，近百倍。还一个别人当阳平知县，敢用那么多衙役吗？人数州里。但是一开除衙役，必然会烽火四起。还有别人敢管那些有钱人吗？哪个不是上面都勾搭上人了？

欧阳不知道的是，并不是没人提过换知县和总编。但是赵玉权衡之后，否决了这提议。皇家报没了欧阳和那一批记者，会变成什么样根本不敢猜。还有阳平会怎样？因为这两件事带来的连锁反应会怎样？如同有人说要撤童贯河北西路监军一样，赵玉不是不想，而是顾忌太多。

赵玉也明白，没有欧阳，这次西北最大可能就是打成胶着状态，两败俱伤。即使拿回了灵永乐，宋国也是得不尝失。所以就因为此，赵玉亲自来大牢，给欧阳一次自己申辩的机会。

惠兰听欧阳说完和皇帝说的话大惊：“这……大人，你不会说就别说啊自古来，奸臣和忠臣朝朝皆有，各皇帝也是心知肚明。而真正遭皇帝忌讳的恰恰就是你说的能臣。恩……大人也知道萧何自污的故事，也要有所行动才是，否则圣旨一下将你贬为庶民，那就糟了。”

萧何为避免刘邦忌讳，派手下侵占良田。而后又怂恿受害者告御状，刘邦一怒，将萧何问罪下狱。最后刘邦批了其大面积良田，放他出来官复原职。欧阳苦笑：“懂是一回事，但不知道怎么做。”

惠兰如数家珍的分析了前朝之臣，蔡京为权臣，因为他位重结党，太上皇不会不知道。但是比如改革一些新法得罪人的地方就可以交给其做。梁师臣是太监，但又是实权官员，这个可以算是一个奸臣。太上皇也知道，一直无所谓，因为皇帝也需要有人办点不合规矩的事，但现梁师臣和权臣有私下来往后，起了忌讳之心。宗泽，直臣。太上皇也知道，但是他受不了，也不喜欢他，尽可能遗忘他。忠臣代表为李纲，但其被贬两次，提升两次，用的时候就提，不用时候就贬，但毕竟还是有一定位置，这样臣子死后，朝廷也是要意思意思。庸臣，人云亦云，尊规守矩，朝内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而能臣就要追述到王安石那代，变法革新，富国强军。但最后王安石在忧愤和遗

恨中而死。即使是死后几十年，朝廷还不放过他，被削去舒王封号，还停止了王庙配享。再看自古能臣，王安石，长孙无忌，商鞅等等一旦过了蜜月期，基本非死则隐，都没有一个好下场。当然还有现代的……朱老。惠兰的总结就是四个字：泰极否来。

“先是钱，大人把自己身家都垫到国事之中。如此行为实在太过于高风亮节。而今民间流传评。哪个皇帝希望臣子在民间有如此威望？大人以后应该把钱买房子，买田……”

“我买了啊阳平北街县衙附近可都是我的名下。”

“不是这样……”惠兰叹口气，那是欧阳先买下新城的荒地，而后建设产业，交换城中的地，再调配民居而得。根本是两回事嘛。惠兰道：“说女人，大人有钱，当可置办四个五个小妾，没事就和小妾们饮酒做乐。消息传出，大人就是个没有志向之人，不足为滤。”

“五个？”欧阳想想，五个女人全部窝在自己身边，今天这人和自己说那人坏话，明天那人和自己说这人的坏话，而后生一群小仔……打个冷颤问：“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权，升官。你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往上爬。”

“做人真难”欧阳把脑袋靠在冰冷的桌子上呻吟：“我现在算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常说英年早逝，原来是谁能干谁就死的快。”

惠兰笑道：“大人不必沮丧，看得出皇上还是看重大人的。所以大人做不到那…，也要记得，万万不可和带兵将领有所联系。应对目前的境况，大人只有一个办法能让皇上放下心来。”

……

“弹劾？欧阳弹劾韩世忠，弹劾刘锜？”

蔡京点头道：“是的陛下，臣整理表章时候看见。欧大人弹劾刘锜将军滥杀，弹劾韩世忠将军私自抢掠兴庆府金银。”

赵玉点点头：“即使朕这局外人也知道，打仗哪有不滥杀的。至于抢掠金银，多年战事也颇有记载，但都是小事。”

“那陛下看？”

“不过此风不可涨，堂堂王师怎能惹人垢病。下旨斥责两名将军，将爵位降一等。”

“是”

而派去的人还没到西北，韩世忠和刘锜表章来了，弹劾欧阳身为监军，废弛军务，整天在乐营之中寻欢作乐。赵玉对这两起弹劾很满意。她不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多么虚假，但是这弹劾却是隐讳表明了双方的态度。除了军务，双方是没有交情的。

接着赵玉下旨申斥了欧阳，将欧阳的官职贬到了从八品，相当一个大县的县丞。打了一棒后，赵玉又下旨，说欧阳在此战中破质子军和铁鹞子有大功。有过则罚，有功则赏。从大内拨款三千贯，在欧阳老家欧家庄修筑一座大功亭，并命翰林院起草拓文安置在亭外，内容就是欧阳的功绩。而亭名由赵玉亲手书写。赵玉这笔在封建社会中，是对一个官员非常高的恩赐。

而一向冷静聪慧，了解政治的惠兰提醒欧阳，皇帝已经不知道欧阳对什么赏赐感兴趣了，这‘名’一字必须贪图。而后帮欧阳起草表书，表明了欧阳接旨后眼泪鼻涕一起流，对皇恩感动十八辈子。欧阳则悄悄对惠兰说，还不如开放对金部分武器贸易呢。

欧阳出了大牢，但暂时还是留在东京。这对辽国有个交代是要的。至于怎么交代就由欧阳和辽使谈。而欧阳早就把赌场上市的细节报到了辽相刘处温那里。凭借对刘处温的了解，这样资产大翻倍的游戏肯定会玩。并且还会让辽国不要难为自己。

第一百五十章对外武器出口贸易

在等辽新使节时候，朝廷上下一致同意了赵玉的提议，以杭州为主港建立舰队的构想。朝廷下单向杭州定做十艘适合远航战斗的大船。而杭州则向阳平军厂采购重炮装备船只。在同时，朝廷也定下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战略，目的当然是万国来朝的繁荣景象。根据此战略，朝廷任命李钢为太子少保，西北道节度使，负责和回鹘沟通屯兵在其境内，同时向黑汗下使书。按照估计，回鹘问题不大，其对中原人多多欢迎，而黑汗则态度不明朗。为防备将来可能的战争，西北道的韩世忠开始备战，阳平军厂又来了定单。

……

见过辽使，辽使接受了欧阳误会的说法。但已经近十一月份，朝廷仍旧没有让欧阳离京回任的命令，而是负责和辽金谈判武器之事。而这个时候，阳平钱庄终于在辽国的南京开设了第一家钱庄。宋辽之间开始了飞票。几天之内，辽国的大同府、大定府、临潢府三家阳平钱庄同时开业。另外一方面辽金战局仍旧僵持，甩手炮和地雷在进攻时候并不好用。辽使本次来还一件事就是递交国书，明年开春将有辽国使节团来宋谈论放宽武器出口之事。而在东京的还有金国使节，目的也是武器的交易。

辽国看中的是能防止骑兵冲击，又可以大规模杀伤敌人的火箭车。而金国看中的是重炮。欧阳一听说金国想要重炮，倒是吃了一惊。这重炮的研制过程绝对是保密的，即使大规模生产，工人也是不会知道这重炮的威力。而且第一批货还未交付杭州。金人竟然知道重炮可以打出里外，并且知道可以填装两种炮弹。

金人最少在阳平厢村有奸细啊欧阳一边写信让展铭盘查，一边坚决否定，重炮绝对不可能外售。辽国的盗版甩手炮已经出现，但是由于没有最好比例配方，并且不知道天平存在，所以缺点太多，威力、使用性和安全性和阳平军厂货色不是一个档次的。甚至比起东京仿造的甩手炮也大有不如。

欧阳有几个绝不泄露的秘密，先天平就一台，只有实验区的老师傅知道，并且只有他们使用。其次，火药精确配方只有老师傅和其三名徒弟知晓。三名徒弟负责就是火药调配。再有就是火线配方也只有这几人知道。盗版太严重，为财路为将来安全，不能不防。赵玉对欧阳这个做法是赞成的，比如东京造作局的东西对外根本没有秘密可言。至于炮多大，炮弹多沉，这个不是问题，瞒也瞒不住的。

金使下了国书的第二批使节团，跟随高丽的船队到达了东京。普通使节其实只有传话的功能，而下了国书的使节则是有很大的自主权。金国见谈判使节无为，所以派出了正式的使节团。使节团一百三十人，有卫兵有文官，而使节的负责人大家竟然都认识，就是在寿宴上刺杀欧阳的完颜兰。完颜兰

来的目的很简单，女真的武器和辽比太落后，局部非常吃亏。如果女真拥有辽同样的武器，打败辽人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一来启动了连锁反应，辽使立刻再下国书，说使节团已经从临潢府出。他可是担心宋脑袋一热，把什么重炮都卖给人家。还一反应是，八名武功很好的内卫被派来保护欧阳。难说完颜阿骨打是不是再想行刺。

欧阳在东京，梁红玉倒是时常来。但由于皇家报内容扩大，惠兰一个人忙不过来，她也只能是小住几日就回阳平帮忙。有道是小别胜新婚，这么别别聚聚，倒是有另外一番滋味。

……

“这是弩火药箭、弓火药箭、皮火炮、蒺藜炮……”张玄明非常殷勤介绍东京造作局的产品：“这些都是皇上恩准卖出产品，郡主你看？”

完颜兰面无表情问：“皮火炮可以打多远？可以使用几次？”

“这个……关键是携带方面。轻盈之极。一名骑兵就可以带一门。”

“张大人，我主上意思是最少三百步，而且最少能使一百炮弹。”完颜兰道：“至于价钱，或是你们开价或是以苏州为代价。”

张玄明笑道：“郡主，这苏州根本就不接宋土。说句难听的，今天姓宋，明天一不高兴就能姓金。”

“欧阳呢？他对苏州兴趣可大的很。”

“欧大人近期和辽使有事相商。”

完颜兰问：“这甩手炮李大人做的了主吗？”

“当然做的了主。”

“我说的是阳平产的。”

“这个……”

完颜兰道：“能不能替我引见皇上？”

“皇上近日龙体欠安。”两边是世仇，赵玉干脆都不见。反正能卖的东西都摆在桌子上了。要是喜欢送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为了不接壤的金国得罪辽国是不明智的，同样，宋辽是邻居，让辽灭了金同样也是不正确的。赵玉接

纳了欧阳的说法，在两国之间打平衡，让他们消耗国力。张玄明殷勤再介绍：“阳平产的探雷器，正宗的阳平货……”

……

欧阳这边劝道：“兄弟，不是我罗嗦，我感觉你们犯了错误。买什么炮，最好就是买船，买二十艘大船从海上抄他们后路，打他们后方。”

辽使摇头：“我皇上意思是，请宋朝不要出售武器给女真人，否则可就伤了辽宋兄弟之邦情谊。”

“这个……买一点嘛。船不买，你可以考虑再买一批地雷。”

“欧大人，你那地雷只能埋七天，如果下雨，第二天就不响了。”

“那是以前。现在是高科技。”欧阳拿出一张图纸：“最新单兵地雷，可以在湿地埋上十五天。售价也不高，每个才一贯钱，一匹马可以换十几个哦。”

“真的？”

“真的”欧阳道：“口说无凭，不如现在去东京校场埋好试试效果？”

“好”

……

张玄明埋怨欧阳：“你就见见那个完颜兰吧，说了一天，我嗓子都干了，人家就是要买阳平货。”

“见她干什么？反正朝廷又不同意对他们出口，摆明的浪费时间。”欧阳嘿嘿一笑道：“今天辽人又定了一万枚新式地雷，每颗一贯。”

“不是吧，你就换换引线，每颗就贵了六百文？”

欧阳笑道：“他愿意买，我也没办法。不过别说，这次货色不错。而且根本不用埋。踏面积大，敌人冲锋，自己逃命时候朝后面地上扔几个就成，追上来基本就歇菜。”

张玄明道：“那女人难侍侯，我觉着她也明白不可能出售给他们什么。来此的目的就一个，约束我们对辽出口火器。要没火器，辽人还真不是金人的对手。”

太监到来：“皇上有请两位大人。”

……

赵玉找这两人的目的就是武器的出口。赵玉当然不会贪图那几个小钱，但是此消彼长她还是很乐意看见的。什么是战略，这就是战略。自从什么武功皇帝，还有功比汉武的言论出来后，赵玉确实比先前多了一份野心。虽然其骨子里还是苟安，但总算是有些进取精神。而根据欧阳的估计，北宋去年的国库收入是辽国的50倍，是金国的700倍，不是没有可为之处，他始终坚持，有钱有一切。

而这武器出口，大臣们皆无话语权，只有枢密院和欧阳参与。赵玉看看两人道：“而今情况你们也知道了。女真人愿意将苏州割让我们，换取的不过是对辽武器禁售。你们怎么看？”

欧阳道：“即使我们不对辽禁售，女真人还是愿意把苏州送给我们。苏州贫瘠，靠海但渔业不达。造船业，海运业几乎没有。人口稀少，近亲通婚严重，人口素质很低。对于女真来说，有一座苏州没一座苏州根本没关系。而送给大宋后，我们就可能把苏州建设成一个商业城，要在此地投进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至于金人要不要拿回去，或者是让苏州孤悬海外，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了。所以微臣看，女真人是想最大可能榨取苏州这废品价值。即使是一箱甩手炮也是好的。”

张玄明点头：“微臣同意欧大人的看法。而今女真人掌管的疆域虽不小，但贫穷，人口少。部族分居，根本没有形成真正一个国家。但我们所忌讳的战斗能力确实不一般。骁勇，不畏死。而他们也认识到，自从辽国有了火器之后，骁勇的价值打了一大折扣，一个骁勇的将军，能被敌人刚征召从军的士兵弄死，这让以强者为王他们很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不想学习辽国仿造火器，因为他们不想放弃自己民族的特长个个性。他们所希望就是在辽金战场上不要出现威力大的火器。而这点我想，就是当初女真人行刺欧大人最重要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辽国还是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但是金国即使想生产，物资、技术都贫瘠得很，一旦辽人武器越来越好，女真人就会没有容身之地。”

第一百五十一章小鞋

赵玉道：“有理。而且他们甚为忌惮我大宋。他们即使灭掉了辽国，但却要面对上我大宋最好的火器。这次使团真正目的是他们要和我们盟约，即使称臣也可以。这目的一旦得逞，女真就一石三鸟，一来挑拨宋辽关系，二来辽战场威力火器减少，三，可以得到我们的援助。而事实上金使确实通过礼部说了这看法，而礼部尚书和几位大臣都上表，说什么贞观置万国为藩，此乃天朝景象。”

“陛下看，火器没出之前，这西夏人把我们当天朝了吗？不知道陛下听说过农夫和蛇的故事吗？”欧阳见赵玉摇头道：“有个农民很善良，一个冬天，他上山拾柴火，结果看见一条蛇快被冻死，于是就想上天有好生之德，又觉着好人有好报，于是就把蛇放在自己怀里。但结果蛇在温暖的怀中苏醒后，就把农民给咬死了。所以微臣就想，即使要救这条蛇，也要先把他的毒牙先给拔了。”

“朕明白你的意思。”赵玉道：“如果现在我们资金帮助其打败辽人，而将来金人未必就不会眼红中原繁华而入侵。而辽国那边，内部矛盾重重，朝廷**，根本不足为惧。种师中老将军给朕上表，说十万辽人未必是三万西夏人的对手，而三万西夏人未必是五千女真的对手。老将军还是主张助辽御金。”

欧阳道：“微臣有点不成熟看法，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赵玉白了欧阳一眼，什么时候会这套了，挥手：“说”

“如果辽人愿意归还燕云十六州的话，我们可以从海上直击金国后路，形成尾包夹。又可以借高丽边城驻军，从陆路出击。人不需要多，微臣看了，如果女真人愿意送苏州，我们就要了。建设一个军事要塞。而后扩大杭州舰队规模，以大宋登州为码头，苏州士兵一边屯田外加海上补给，应该可以自给。如果金人欲取苏州，一船三十门炮，百船三千门炮，沿海路轰击金人，再配合苏州架设重防，来多少死多少。舰队还可以一路北上，开州、辰州都在打击范围之内。一旦这三州控制，金京辽阳府就危在旦夕。微臣命军厂全部力量投入大炮的研究之中，分了行走炮、炮台、船炮三种。行走炮利用牲畜一力拉动，但体积比较小。炮台预计目的就能打出五里地以上的燃烧弹，开花弹正在研究，现在就是炮身即使为铁造也不够结实，生几次炸膛事件，所以必须先提高铁质。船炮射程目前在一里左右，燃烧弹会少点，暂时只能应付船战和攻击码头。目标是提高到最少三里，这样才能从海上攻击陆地。”

“……”赵玉沉默一会道：“不少大臣担心朕好战特意上书，兵，凶也。乃是国家重器，非必须不可轻用。治国以仁德，交国以宽德。”

欧阳道：“微臣一直认为，忧天下之忧而忧，不能别人已经准备好了，我

们还歌舞升平。即使我们不联辽灭金，也要有所准备。杭州舰队必须大规模扩建。百船万兵乃是最低标准。陛下看，即使我们不想打别人，陛下能想到别人有我大宋如此造船术会不会来打我们呢？如果金国有百战船，他们也沿岸南下，一路侵袭，我们处处设防，但处处无防。到时候四处被侵。”

“……”赵玉沉思。

张玄明道：“微臣也不赞成欧大人联辽击金，但是欧大人所说扩大杭州舰队的规模，微臣觉着甚为有理。”

欧阳诱导：“陛下想想，在岸上一看，万船奔腾之景象让哪国敢不臣服？谁不畏我天朝之威武？”

欧阳说的让赵玉有点血气沸腾，夕阳之下，一万无际的船队威武占满眼前的大海……赵玉回味一会后道：“准在杭州、扬州、登州、福州水师为中点，连成杭州舰路。此路设四品诸卫将军，下辖三万人，保我大宋海疆。只不过……不知谁担任主帅为好？”

“不如让刘光世去试试？”张玄明道：“此人不争小利，凡事以公为重。其气度非凡”

赵玉正准备点头，欧阳却摇头：“不成，此人在武举中大方将指挥权交给别人，很多人甚至是微臣都认为其人有气魄，但后来据李逸风说，刘将军有将才，但怕事。他说刘将军那不是大方，而是推卸责任。即使打输了也是别人指挥的错。所以我觉不妥当。”

张玄明沉思一会问：“难道调韩、刘两位将军？”这两人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了。

欧阳提议：“丝绸之路为重，要不这样。明年不是又开进士科了吗？反正现在让水师先分船，最后选拔一将出来统领。”

“朕也觉刘光世不妥。童贯和朕说，当年四人中，刘光世最适合是打胜时之战，张俊最适合打败时之仗，韩世忠最适合打攻坚苦战，而刘锜最适合打运动战。而这四人中，惟独刘光世非独挡一面之才，而且有点畏死之心。”赵玉道：“这么吧，国库也有盈余，战船订购由枢密院负责。但不要给朕弄几艘渔船了事。这设计出来的船模，也别给朕看，送给欧阳你审批。”赵玉最明白，这事除了欧阳没有更适合的人了。欧阳手下有能人，自己也是能人，一研究就知道好不好。而且这人对钱没感觉，也不会被人行贿。唯一缺点也是这人对钱没感觉，特别是别人的钱。赵玉话刚出口就有些后悔，这小子败家的形象在秦凤哭是有血淋淋事实，绝对不会为自己省一个铜板。

欧阳拱手道：“陛下放心，微臣下属有个设计院，对测绘甚有研究。到时

候会开出一系列数据，比如排水量、载重量、最高航、最低航、坚固度等等都有统一标准。张大人，钱不是问题，只要有货。”

果然是这么想的。赵玉考虑是不是要从户部派个人到阳平专门看管民钱。阳平民钱的糊涂帐被弹劾了不下十次。但里面来往之复杂，没有一个官员愿意去查清楚。连宗泽这样的人都宣告败退，何况是别人呢。再说欧阳自己确实也没干什么奢侈的事，这事雷声不大，雨点也不大，没几天大家都忘了。赵玉想想道：“欧阳，这也快年节了，你也快一年没回阳平，朕看应付金辽使节之事就让张玄明和礼部负责，你明天就可以离京。”

“谢陛下。”欧阳大喜，终于解放了。

“左右没事，退下吧。”

“是”

……

第二天，欧阳携八名衙役回阳平，这八人全是展铭安排来的保镖。别人保镖是威风，而欧阳这边则是必须要的。即使赵玉也认为金人会有再刺杀欧阳的可能。所以，欧阳和完颜兰一面也没见上，就分开了。

进了阳平，还是那么的热闹，见了欧阳的百姓先是一惊，而后拱手道喜，说什么贵人自有天佑等等的话。欧阳也下马一路客气进去。但才走了十来米，欧阳脸色沉了下来，走到一家商店面前陈列品前拿起一双鞋子看了看，再看看底部，果然印着阳平第二鞋厂的名头。伙计见欧阳冲自己店来，早就通知掌柜的。掌柜急忙跑出来侍侯一边解释：“欧……欧大人，这个就是样品。”

“罚五百贯，认不认？”欧阳问。

掌柜忙回答：“认、认”

欧阳转身对八名衙役道：“是他们胆子太大，还是你们胆子太小。”

一名年老的衙役道：“大人，这事不能怪兄弟，也不能怪掌柜。这是太上皇到拿手谕让鞋厂做的。鞋场主本来不愿意，但是太上皇是谁，最后只能应承了下来。而后有好多人见这鞋子好看，都朝鞋场定，价格开的很高。鞋场也是有股份的，有钱不赚是王八蛋，再说一拿到东京那就可以明面销售。”

“恩”欧阳点头，这鞋叫小鞋，红色全皮，相当精致好看，适合十岁左右小孩和裹脚人氏。欧阳当初就明令禁止生产此鞋，并且要求阳平商业协会注册商家禁止生产销售此鞋。由于商品的垄断，导致小脚女人出现小鞋荒，只

能穿幼童鞋，或者是塞棉花，或者是自己制。这法令也导致很多女性放弃小脚。欧阳道："你带人抄了鞋场，所有这类鞋全部焚毁。将场子记到阳平钱庄黑名单，两年内不得贷款，不给予批地，股东不参加任何竞标，对非阳平贸易税增加五成。掌柜的，罚款就算了，你负责让所有鞋店交出小鞋。"

掌柜擦把汗连声道："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鞋不能卖，但是既然是欧阳说的，那就只能不卖。这政策还有附属几条，比如因为裹脚女子无法参加正常劳动，原则上不优先招聘。裹脚女不享受县衙生产补贴，不享受残疾福利，不享受低保等等……这些条令效果很好，而今新一代的女子基本都放弃了裹脚。也有不少地方官也认为，裹脚女人劳动力受到很大限制，也学阳平出台相关的法令。因为这事，欧阳又被参了。但表都没送上去，直接被内阁否了。地方官是有一定权限布地方法令，只要通过州里的审核就行。毕竟要想想，赵玉是不裹脚的。

第一百五十二章官字两张口

赵玉后来听说此事，也明白为什么欧阳宁死不娶小青，因为小青在欧阳眼中就是一个残疾人。对欧阳这行为赵玉是赞同的，她小时候也裹了几次脚，后来实在疼的受不了才作罢。她也无法想象这些妇女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但由于是民间之俗，她也不好干涉，没想欧阳先难，此事深得她意。而后还想着是不是要把所有裹脚诰命夫人等级降一降。

欧阳这边对小脚事情不太上心，倒是想到了宋徽宗那。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人家好歹是曾经当过皇帝。也不知道这一年下来干了什么坏事。

……

果然被欧阳猜中，宋徽宗这一年下来把自己当成阳平王了，其岳父刘四女更是胡搞瞎搞，先是让他被改建成学堂老宅子的人搬出，而后开始收拢以前的家丁，开始盘算自己的被没收的田产。这事闹到了州里，州里倒是公正，说这些东西都不再是刘家，已经充公，刘四女的皇亲身份也已经被夺，平民越级告状，打了20棍。

一计不成，刘四女又起一计，按照祖制，以宋徽宗的名义要地，但衙门均不给予理会。刘四女思来想去，最后竟然在阳平开起了赌场。这一招他是做对了，一来县衙真没办法，二来阳平无赌场，其一家独大，阳平人钱又多，赚的流油。而因为他的带动，赌场在阳平死灰复燃。欧阳回来之前，已经有六家赌场开门营业。

而欧阳这边刚出东京，六家赌场包括刘四女的赌场一起结业。谁都知道，谁也赌不过欧阳。于是每人卷了一笔巨款在家里偷乐。

“你们每月拿多少钱？”欧阳呵斥道：“这情况连一封信都不写给我？”

“……”堂下一干衙役，还有展铭和甘信都无语。甘信壮了胆子道：“大人，这县衙事情太多，人家后面毕竟是太上皇。我一个白身，展大人又是武职。州里又不想惹这麻烦，所以我们也真没办法。再说大人在西北军务为重，我们哪能为这点小事烦大人。”

“恩……”甘信这话也是有道理。欧阳想想抽出一支令牌道：“抓刘四女到堂，另外吩咐下去，另外五家赌档掌柜要想出逃，连人带畜生全拿了。”

“是”展铭接令问：“大人，这什么罪名？”

“罪名？需要和他们说罪名吗？”欧阳道：“先抓人，回头我编一个。”

“是”展铭点兵：“你你带人看住……你你，跟我走”

“是”

甘信见人走后问：“大人，什么罪名？”

欧阳边翻宋律边头疼：“在想”总不能告他乱扔垃圾吧？

欧阳还没想出来，展铭带人折返道：“刘娘娘挡住家门，呵斥我们是……大人的狗腿。”

“哈哈”欧阳大喜再拿令牌喝道：“罪名拒捕，抓刘娘娘包庇拒捕犯，有道是天子犯法，与民同罪，一起抓。”

“这个……”展铭感觉也太牵强了吧。虽然是有拒捕之嫌，但是是因为你去抓人才产生的拒捕之嫌。还有那刘娘娘说拿就拿，也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甘信对他做个眼神，展铭忙接令：“是”

……

人很快被抓回来了。也不审问，关进牢中。欧阳正在文房用脚写信，看得甘信是目瞪口呆。结巴道：“大……大人，你……你诬陷他们勾金走私？”

“不行吗？”欧阳道：“官字两张口，我凭什么就不能诬陷。”

“报”衙役道：“太上皇来了。”

“这么快”除了当皇帝外，欧阳其实还是挺喜欢宋徽宗的。这人在后世就是书法大师，乃是艺术家。过了千年也是独一份的瘦金体。这么有天分的人不好好搞艺术，为子孙后代多留点传世之品，多教点学生，让几千年后文物都不值钱。反而天天为刘四女这样的小人找自己麻烦。可惜了欧阳一勾笔道：“收起来，迎驾”

……

“微臣见过太上皇。”欧阳吩咐：“看坐，看茶。”

“免了”宋徽宗阴脸问：“欧大人是状元，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虎落阳平被犬欺？”其把平阳故意说成了阳平。

“这个……阳平境内但凡有老虎出没，都是用火药驱逐到深山老林。”欧阳装傻糊弄一句，而后道：“不知太上皇亲临到此，有何吩咐？”

“欧大人是和孤装傻是吧？”宋徽宗问：“为何派人擒拿孤之岳丈和孤之爱妃？”

“刘娘娘是因为辱骂官差，强挡房门不让官差入内抓捕刘四女，犯有包庇之罪。”

“那刘四女是什么罪？”

“这个……微臣这就准备升堂，要不太上皇一边观审？”

“好。孤正有此意。”

……

刘四女跪在地上，而刘娘娘则是有座位的。本来刘四女这身份也是有座的，但有前科，早就是平民。欧阳一拍惊堂木喝道：“刘四女，你可知罪？”

刘四女还没回答，刘娘娘先蹦了起来，手指欧阳喝骂：“姓欧的，你一朝得势非要赶尽杀绝吗？这朗朗乾坤，你一个小小芝麻官，以下犯上。你就不怕天理昭昭，不得好死吗……”

欧阳也不急，朝后一靠椅子欣赏美女威，要说这宋徽宗艳服不错，这刘娘娘称得上是人间尤物。

大约过了十分钟，刘娘娘才喘口气，狠狠的泄了一下这么多年的怨气，心中分外痛快。欧阳这边掏掏耳朵，一拍惊堂木喝道：“日近晌午，将犯人押回牢房。退堂”

宋徽宗怒道：“欧阳……”

“太上皇，这要吃午饭了，万一有人说微臣虐待刘娘娘，不给饭吃，那就不好好了。”欧阳挥手：“退堂都傻了”

“威武”一干衙役忙喊号子。

刘四女和刘娘娘又被弄回了监牢。这刘四女叫拘押。而刘娘娘名头是暂留。按照规定，如刘娘娘这样，或者是有爵位的人犯了事，可以请人暂留。等事情弄清楚后，会把案子给州里，州里也没权利，会再到京里，等京里裁定。

于是大堂就剩下宋徽宗和两名门口值班的衙役。宋徽宗一时就尴尬了。走吗？那下午还得跑一趟，看欧阳这架势，自己不到，人家就不升堂。慢慢

关，慢慢审。这一来一回可是麻烦。不走……人家又不留自己吃饭。想来想去，也不回去了，直接出大堂在外面随便吃点。两名赵玉派的内卫不表任何意见，反正宋徽宗去哪他们就去哪。

下午，宋徽宗又催促上了，于是又开始升堂。

这次刘娘娘再也没有耍泼，自己一骂，说不准人家说要喝下午茶了。再者她也看出来来，欧阳根本没把什么恶毒话朝心里去，自己再刻薄也只是白浪费口水。只是让自己老爹爹白吃了一餐馊饭。

欧阳一拍惊堂木喝道："刘四女，你可知罪？"又回到了早上的那一套。

"草民不知。"

"还不知，早上有人在公堂塞了一封信，乃是金国使节团写给你的书信。好你一个刘四女，竟然敢里通外国，走私资敌。你该当何罪？"欧阳挥手："拿给他看。"

刘四女看了几眼大惊喊道："冤枉啊，定是有人栽赃。"

"证据在前，还敢不招。来啊大刑侍侯。"

刘娘娘急道："你……"

"娘娘，本县都是按规矩来的。太上皇也知道，而今刁民甚多，都是先上大刑，看看再说。"

而衙役这边就乱了。大刑？刑具基本都坏了，难道临时定做？还好一名老衙役老练，这说大刑也没说什么大刑。于是立刻弄了十根竹签进来。此刑名为插针，一般针对是女性罪犯。

"冤枉啊"刘四女大惊，跪在地上连连乱窜，最后一把抱住太上皇的大腿哭道："太上皇，小的是冤枉的。"

宋徽宗道："欧大人，这案还没弄清，说不准是栽赃嫁豁。如此早用大刑，孤认为非常不妥。"

"恩……"欧阳觉着有道理点头，挥手让人把刘四女拉回堂中，惊堂木一拍喝道："刘四女，本县问你，你若不是心中有鬼，为何拒捕？"

"这不关我爹爹的事。"刘娘娘道："是我不让官差进门。"

"来人，给刘娘娘画押。"

刘娘娘忙问：“画什么押？”

欧阳倒惊奇了：“刘娘娘阻挠公务，包庇亲人，辱骂官差。刘娘娘都承认了，理当画押啊”

“我……我没说。”

欧阳为难问：“你们最好商量一下，到底是谁辱骂官差拒捕的。”

“这……”刘娘娘和刘四女面面相觑。欧阳把一个大难题扔给了他们。辱骂官差按刘娘娘身份说不算大事。但如果是涉及里通外国罪名，那就是大事了。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很纠结，即使最后证明刘四女是被冤枉的，但刘娘娘画押了，这供词就会交到东京宗人府。宗人府肯定又要有相应的处罚。毕竟是地方官正式公文告刘娘娘干涉地方刑狱，他们不能当没看见。而这罪名说不好就会被夺了名份。毕竟内宫干涉外政，是很忌讳的。

这边还一个陷阱，如果刘四女爱女心切，说是自己干的。那就拉展铭出来做证。证明刘四女在公堂给假口供。按照规矩，先打了再说。

第一百五十三章欧平恋爱了

不过，最后还是刘娘娘比较仗义，自己认道：“我画押！”

第一步达到，欧阳很满意。于是挥手：“刘四女，你说你和金人没有来往是吗？”

“没有丝毫来往，绝对没有。”

“可是有证人说，你在开设赌场时候，有金人去你赌档赌钱，可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刘四女硬挺。

“哈哈！”欧阳笑道：“刘四女，你怎么就能知道没有呢？难道去过你赌档的人，你都能一一记下？”

“这个……草民意思是，草民没有看见有金人出入。至于金人是不是在草民不在时出入，草民不得而知。”

“恩，这倒有可能。”欧阳点头问：“刘四女，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说谁会诬害你？”

你啊，还能有谁？刘四女当然不会说这么直接。低头道：“总是那些小人。”

欧阳问：“太上皇，你看这案子还有疑点吗？”

“孤看，刘四女必然是被诬陷，其人老实本分，哪会里通外国。

“那好，当场放人，退堂。”

这么一出，让刘四女、刘娘娘和宋徽宗抓不到脑袋。不过没事就好，大家也回了家，刘娘娘特意安排酒菜给自己爹爹压惊。三更入睡后。展铭带人又来敲门：“开门。奉命，抓盗匪刘四女到堂。”

完了！刘四女悲叹一声，还以为只是偶然遇见之事。但没想到这个欧阳手段之歹毒世间少见。于是，刘四女又被抓到了大牢，和几个小偷关在一起。

第二天，收到消息的宋徽宗和刘娘娘又来了。欧阳升堂。原来，昨天晚上，一家店的店门被石头砸坏。根据目击者说，砸店是一名男性，但夜色昏

暗，看不清楚。目击者画了凶徒的背影，欧阳看了之后，立刻下令："抓刘四女到堂！"升堂后根据掌握的证据和刘四女提供的证人，最后刘四女无罪释放。

下午，刘四女又被抓，这次由于宋徽宗有课，所以到了第三天早晨才开审，又是无罪释放。现在就连傻子都明白，欧阳是黑了手朝死，里玩刘四女，顺带折腾宋徽宗。知县有权将可疑之人过堂，这是人家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是宋徽宗厚脸皮找宗泽，宗泽只能表示，如果欧阳陷害，他不会不管。但目前欧阳都是按规矩办事，他一个户部官员，没权利过问。

到了第五天，刘家终于顶不住，刘四女已经有精神病的征召。最后，刘四女将所有家产捐献给县里铺桥修路，这件事才算过去。再看另外五名掌柜，主动将在赌场赢利所得全部上缴民钱。而这事其实已经闹到了朝廷中，朝会上有大臣说，欧阳这是欺压皇亲。赵玉反问，欧阳哪里做的不对？那官员想了半天也没说个名堂出来。于是这场闹剧就算是画上一个句号。

另外一方面，欧阳对宋徽宗是真客气非常。不仅提高了宋徽宗的薪水，而且还私人赠送了一艘游船，船工工钱全部由县衙负责。让他可以不去大学上课，而带了学生们飘荡清河之占——不少人不解欧阳举动，欧阳则回答："对于有真才实学之人，我一直都是佩服的。更何况太上皇乃是当今书画的第一人。"这话传到宋徽宗耳朵里，宋徽宗分外受用。这以后反倒是不再给欧阳找麻烦。带着他挑选的有天赋的学生，亦师亦友的教导游玩，感觉也甚是快意。以至到后来，带了学生们公费游览大宋大好河山，也教导出了一批流传千古的名家，和留下了不少经典著作。

"官人，我听说李师师一人独住在新城。"梳头时间，梁红玉看着镜子的自己，有意无意道。

"太上皇玩腻了呗！"欧阳道："不过每月也有几十贯的家用，应该可以生活了。再者这李师师有千金之身家。"

梁红玉笑道："我听说官人没当状元时候，就很仰慕李师师的风华绝代。"

"不、不！"欧阳解释道："说仰慕就重了。其实就想交好一夜而已。"

"红玉又不是醋坛子。"

"不去喽！"欧阳呵呵一笑，想上李师师，原因就是李师师是名人。而看现在趋势，自己老婆比李师师有名得多。再说都和皇帝上床了，这名也留够了。

再玩下去，不小心自己就陷进去。欧阳道："倒是你，我听说你最近和惠

兰闹别扭。”

“……”梁红玉不说话。

“皇家报是你官人负责。但是不是你官人的。你年纪尚幼，而且从小在军中，对时局把握，和新闻的尺度都不够火候。这副总编的位置你是不成的。惠兰自然也是知道这一点，要不在坐月子时候，还坚持要人把稿送到床前。”

“是红玉任性，回头就和惠兰姐赔罪去。”梁红玉叹口气道：“其实红玉真正希望的是驰骋沙场，如官人那般，一破质子军，二破铁鹞子。那是何等威风。”

“战场凶险，死活都在一念间。你这性子刚烈过之，实在不适合沙场领兵。”欧阳不知道的是，历史上梁红玉战死沙场被割了级，不过三十出头年纪。欧阳道：“再者，真正打仗冲锋陷阵只为下等，运筹帷幄为中等，上等乃是兵不血刃。你官人我不爱看死人，白花花的尸体让我看了感觉很有罪恶感。”

“但官人又知道，打了看得是别人尸体，不打将来看的就是自己的尸体。”

欧阳点头：“所以打仗为下乘，你也别天天惦记着去沙场。我舍不得。你天生神力要是没地泄，我们就多在床上教练教练。”

一听这话，梁红玉脸色有点难看：“官人，这么久了，肚子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没有是正常的。从东京回来，我是车马劳顿。而后呢你在危险期去了趟东京。回来就是安全期。不急的，你我都还年轻，再说我也没打算这么快当爹。”

“可是人家会说闲话。”

“哈，你这性子还怕别人说什么。夫妻和半谐美满最为重要。”欧阳想想：“你要实在想沙场的话，你就帮忙想想，怎么挑出一名舰队将领。这将领统辖三万人，百艘战船，他必须具备哪些素质。还有，你父亲就是我岳父，曾经担任过押解漕运的将官，你应该也知道点水上东西。这舰队怎么编列，如何才能有最大战力。还有船和船之间如何联系。反正你现在在皇家报负责事情不多，有空可以考虑考虑。对了，我哥捎信给我，说伯母身子不好，卧床半年，就是朝廷立功德亭时候，被抬了出门一次。这年后，左右要没事，你和我回老家看看好不好？”

“我去，不合适吧？”梁红玉为难。这上酒场小妾可以，但回老家拜祖，

估计自己身份是不行的。

“回去老家就是把婚事办了。给伯母冲冲喜。不许废话，就这么定了。名不正言不顺。惠兰和我说你面上不说，但心里有时候还是凄苦的。”

“哪家官人会对自己小妾如此好？红玉早就满足。至于……”

“就这么定了。”欧阳有点不耐烦道：“从东京回来后，这媒人跟流水一般。今天说是东京某官的独女，天姿聪慧，贤良孝顺。明天说是哪个封疆大吏的最宠爱的女儿。他们也不想想，你官人我就从八品的货色，哪有那福气。”

“官人，你这官可是越当越回去。我记得最高时候，官人是六品。”

“官不在高，管用就行。”

“对了官人，你可知在阳平大学就读的一个叫周屏的女子。”

“不知道，老师基本知道。学生基本不知道。”

梁红玉笑下道：“官人左右回来了一月，就没现点蹊跷？”

“蹊跷？”欧阳想想：“貌似除了欧平贪玩经常找不着人外，似乎没什么蹊跷。”

“欧平是看上这个周屏了。”

“哦？”欧阳来精神问：“这周屏什么来头？”

“东南商会大掌柜的女儿，从小学做生意。是周家后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只可惜是女儿身。否则周掌柜也不用烦恼后继无人。”

“恩……明天我去阳平大学看看这个周屏。”

今天的金融课是欧阳亲自上，如此消息让课堂人满为患难，工商甚至是医科学生都拥挤而来。欧阳今天上的课叫无形资产。而今人越来越聪明，欧阳也不敢太扯淡。而这无形资产却是商家一直忽视的部分。欧阳是用提醒的方法来授课。

一眼扫过去，六名女子。这个比例比起学堂二比一要差非常多，但也算是一项进步。

欧阳用石灰石在板上边写边道：“所谓无形资产，说简单的一点大家就明

白，就是信誉。比如贷款时候，钱庄都会先分析商家信誉。说复杂的一点就是影响力。比如两件同样的商品，一件是阳平产的，一件是东京产的，在东京市场调查得知，这种情况出现，阳平每卖出十件，东京只能卖出一件。谁知道为什么？”

一名女子举手道：“因为大家对阳平生产信任。”

“信任怎么来的？”

“因为之前阳平多数商品或者是比东京的便宜，或者是比东京的质量要好。价格、质量、款式等综合比较，阳平总能比东京的更有优势。久而久之，大家就会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念头，将阳平当作产业的龙头。”

“恩，说的好。这就是无形资产。你叫什么？”

“周屏。”

第一百五十四章又是年节

这就是周屏，欧阳仔细看看，长的有几分姿色，衣装很干净很简单，加上其自信，透露出一股务实和青春的美。身上没有多余的饰，但是需要的笔记，文房四宝一样不缺。欧阳点头道：“无形资产很难一夜成就，但是却容易一夜尽没。其代表了场业的形象，而场业的形象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一是员工的素质，二是产品的素质，三是……”

……

一节课上完，掌声响起。欧阳点头谢谢大家，而后收拾文案，和几名金融课程的授课先生交谈一些看法。这时候周屏凑上来问：“大人，学生有一事不明。”

“恩？”欧阳道：“你说。”

“您说有成，用暴力方法扩充无形资产，还可以通过炒作等手段，带有欺骗性质的手段进行宣传。这样一来，这无形资产会不会经不起考验？”

“恩……吃饭时间到了。”欧阳道：“不如边吃边说？”

“好”

……

阳平大学食堂被改造过，那是宗泽对甘信提出的意见。宗泽说先生和学生混在一起进食，不太成体统。甘信也觉有道理，于是就隔离出了一些包厢专供先生使用。在食堂中学生只可以选菜，先生可以点菜。当然，你愿意和学生一起，也没人会说你不对。

欧阳就去了包厢内，随意点了些东西道：“你是周大掌柜最得意的女儿吧？你爹爹常说起你，说你可惜是个女儿身。”

“我爹爹倒是常说大人有见地，而且人很好。”周屏帮忙倒茶道：“学生还知道大人在西北立了大功，朝廷赐亭显恩，除了宋初开国，可没有什么人有如此礼遇。”

“会说话。”欧阳呵呵一笑道：“其实我请你吃饭就是想打听下欧平。”

“他……啊”周屏皱了眉头想想，一会才道：“学生知道大人的意思，只不过……欧平是个好人，对学生也很好。只是学生觉着欧平没什么进取之心，再者学生暂时也没有打算婚嫁。”

“恩”听得出来，周屏对欧平还是有点意思的，只不过欧平那性格让周屏有些不喜欢。欧阳道：“如果你说的是身份是下人，倒是误会了。我和欧平从小就兄弟相称，他一直当我是兄长，我也一直拿他当弟弟看。他在阳平出的力，不会比甘信他们少多少，只不过不是在明处。”

“这个学生是知道的，只不过……”周屏想了好久才道：“可能是学生在大学接触的学长们，多是有野心之人，似乎欧平就少了点……”

“目标和理想？”欧阳问：“是不是少了这两样。”

周屏点头道：“恩恩，就是。他没有什么做人目标……”

“哈哈”欧阳笑道：“如果你将来的官人有进取心的话，那你只好没有进取心。周屏啊，你不是找生意伙伴，而是找官人。你是将官人定位为合作伙伴呢，还是恩爱的白头夫妻，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人呢？你受挫折了能给你鼓励，你成就了能替你高兴……欧平从小和我在一起，我出什么主意他都不反对，即使是馊主意，他也支持我，而且还帮我善后。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有他，我这屁股早被打开花了。其实我看，你还是想明白为什么要找丈夫再说。这年节快到，学校要放假。年节后，我恰巧要回老家，也会顺便拜访下周大掌柜。别误会，我欧阳不干强人之事。你愿意不愿意，我不做主，你爹爹也不做主，让你自己做主。我想你爹爹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你看好不好？”

“大人有心，学生感激不尽，学生一定会认真考虑清楚，到时候给大人一个答复。”

“恩”欧阳转话题：“刚你问的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凡是百姓都有盲从之心，还有贪图小便宜之心，先要给百姓们洗脑……”

……

梁红玉亲自下厨弄了几个菜问：“官人，怎么样？”

“估计能成。其实我对这周屏还是有好感的，但是我感觉太委屈了欧平。此女子野心甚大，看的出来不仅想将来接管东南商业协会，而且比苏千刚上任时候更为激进。凭她的聪慧倒还真有可能。只不过欧平和这样一个强势女人在一起，恐怕并非什么好事。当然，关键是欧平喜欢。”

“官人打算和欧平明说？”

“我不干涉他的选择。他要我就帮。但是我必须和他说清楚可能出现的后果。毕竟这么大的男人，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怎么选择也都是他的选

择。”

“这少男少女一怀春，后果是想不到的。”梁红玉笑道：“现在欧平事有眉目，那白莲呢？年后就二十六了，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家。去年倒还有媒人上门，今年到年末，连一个媒人都没有。她自己不在乎，但好歹也算是官人身边的人，不想想办法也不行啊。”

“我改行当月老好了。”欧阳头疼，白莲是异类，这女人什么都随便，惟独是对丈夫的眼界高。达不到标准的，宁可没有。而更糟糕的是这评判眼光是从欧阳身上出，拿别人和欧阳来对比。这样整，能找得到男人才叫见鬼了。

欧阳想的这话和梁红玉说过，梁红玉小心问：“要不，大人纳……”

“扯淡，上司和下属绝对不可能。而且人家就是崇拜你官人，不是爱慕。”欧阳道：“这事要说清楚，关于女人方面的事，我不会再考虑。你也别那么大方朝欧家塞女人。”这话出去，白莲误会就大了。

“官人生气了。红玉夹菜赔罪。”

“没生气，”欧阳苦笑：“你哪学的这套。”

“官人不是说，女人有三大天性，一说谎、二撒娇、三寻死吗？”

……

近一年没回阳平，阳平又繁华了不少。珍娘的金尊大酒店着实替她赚了不少钱。这让习惯利润对半有赚，一倍赚番了她喜上眉梢。一个酒店最大的赢利不是餐饮，而是客房。客房成本极低，而且维护费用也低，对软件要求也低。再加来阳平谈商都是大生意，这金尊大酒店生意好得没边。

至于清河那边的荒地，全部由甘信做主。预计明年六月之前，所有土地可以平整完毕。这边主要是动用农闲的农民，一来是增加收入，二来是让他们农闲时候不要只惦记着赌博。赌博的危害欧阳也考虑过，准备让惠兰开设专版，每期说一个因为赌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以警示世人。

腊八时候，皇帝的恩赏照例到了，这次送了一杯御酒，还有一对名师打造的对兔应和兔年吉祥。而欧阳送到州里批假也完成，州里根本就不问欧阳要去干什么，衙役这边一说话，就有人帮忙拿到了知州那，而后盖上官印了事。这州里和欧阳关系颇好，就连宋五大官窑之一的寿州窑欧阳商量一下，就被阳平窑收了。再者即使关系不好也不会为难，欧阳现在明面还是知县，但是实际上已经可以算是四品朝臣。如西北监军、钦差大臣，承辽使等等，干过的事早越一个知县所能干的事。而且其和不少地方官关系颇好，早有了

权臣的雏形。

今年年节，欧阳这边桌子上多了一个外人，宗泽。宗泽没有携眷来阳平，而且放假后大学就他一个人。看其孤苦零丁，欧阳就把他请了过来，也吩咐下面人开春后把他家眷接过来。刺头归刺头，欧阳还是佩服宗泽那性子。宗泽的事，欧阳和赵玉说起几次，赵玉则摇头表示，这人一日在朝，朝中不得安宁。其在宋徽宗时候，进士后还是闲职一个八品官，竟然敢上表弹劾梁师成。欧阳这边也打算了，让宗老头在阳平颐养天年好了。

白莲还是那么大大咧咧，丝毫不觉着自己马上二十六了。欧平则有点心不在焉，几次交谈竟然会走神。展铭比原先更加稳重。惠兰还是爱和梁红玉一边私聊。甘信破例带了挺着大肚子的苏氏和大家一起吃年夜饭。看得出来虽然在外面还不干净，但是对自己妻子，甘信还是疼爱有加。苏氏对这情况还是比较满足。女人凑一起聊孩子，聊化妆品、聊八卦。而男人则是半公半私的说话。

“最近盗抢事件减少一些。”展铭道：“但是却现不少来阳平卖孩子的事。”

“拐卖人口？”

“恩，审了几对夫妻，他们都说自己养不起太多孩子，但又怕孩子将来受了委屈。送到阳平这地方来，孩子以后生活条件也好点。有点甚至是不卖，直接送。”展铭皱眉头道：“大人，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非要生六个七个，还有一对竟然生了十一个，别说是他们，就算是我这么多孩子也养的吃力啊。”

欧阳叹口气道：“其实他们是不想要。但你想象一下，到晚上黑灯瞎火，左右没事，只能进行最原始的运动。我还听说孕妇从房上跳下来，想制造小产，结果一尸两命。看来只能是皇家报再次增版，建立个母亲专栏。能引导就引导，不能引导这事我们也管不上。”

第一百五十五章匪？

甘信道：“我就头疼这户籍，按照大人要求，任何不识千字人不得落户后，虽然有所减少每月增加。但似乎大家都将阳平想成天堂了，黑户比比皆是。”

“废话，这几千亩的荒地要开，这是多大的工作机会。还要盖房子，没有几年是弄不下来，而阳平这边工钱比其他地方高出一倍，孩子也能找机会上学堂，自然是全家跑来了。”欧阳道：“不过放心，目前秦凤路也需要大量工人，而杭州、扬州、洪州三角建设也需要大量工人，各地也学着展商业。再过半年一载，这情况就能大大改善。”

一直没说话的宗泽道：“老朽就是佩服欧大人这气度。为他家好而叫好。”

“宗大人，真只有阳平一家富了，不出五年，这地方肯定受不了。”谁都跑来，一个县人口过东京，那是多恐怖的事。欧阳道：“其实除了这千亩地，阳平已经接近饱和状态，无能力再接纳多余人口。人口如果再增加，没有任何益处。这年节后我要离开一两个月回家省亲，这边还要麻烦大家还有宗大人。”

宗泽客气拱手道：“自当竭尽全力。”

……

欧阳虽然经常不在阳平，但是阳平已经如同上了轨道公司一般运作。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外加甘信一文，展铭一武监督，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事。要么说穿越后实在没本事就是当老大，老大不一定要有本事，关键是小弟有能力就行。

临走之前，欧阳去了军厂。军厂研究重点在重炮和炮弹，而这两样产品对铁铸工艺要求非常高。目前军厂能生产射程达到一千五百米的实心弹和过一千米的燃烧和初级开花弹。但是成本太高，一台六百米的重炮造价不过几十贯钱，而千五米如果要射开花弹，最基本造价每门在三百贯以上。即使这样炮身的质量也不够好，使用几次后就得冷却，否则一样会炸膛。一台不太实用卖价要达到千贯的炮，即使是大宋估计也没兴趣采购。

而欧阳的枪得到了突破，子弹生产了出来，射程百米，填装一次弹药花费约1o秒。虽然有了雏形，但没有多少战场实用性。而且有效杀伤更低。欧阳对枪械比较了解，指导一些现代枪支的构思，具体怎么弄让师傅们自己想。南宋时候就出现了突火枪，射程达到了两百三十米。由于实用性非常低，所以最后被朝廷放弃。欧阳投入巨资，而且有现代枪械理念，只要铸造

工艺跟上，解决好一些关键问题，枪械迟早是要成形的。

研究所在和生产所在是两个世界。而研究地除了展铭、欧阳和几名老师傅和几名徒弟之外，包括甘信也不能出入。研究地不是展铭负责，赵玉在看见新火器好处的同时，派出五名内卫掌管研究地的安保。里面的卫兵全是从大内抽出来的禁军。一方面是保护这地方，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监视之用。兵者，凶也虽然赵玉让欧阳放手研究，但对这么危险的地方不敢完全信任。要知道这里面一张图纸就可能让金或辽成为军事强国。

研究地分火器和铁器两块，宋铁出产量当时世界产量的八成，但是制造工艺却没有跟上，也没有人对这方面进行研究。虽然也有提炼钢，但是那产量成本之高，让人恐怖。要不然欧阳重炮的成本也不会会达到三百贯之巨。这东西就不能如甩手炮那般批量生产，百炼才成钢，一门重炮不仅成本高，而且需要的人工和花费的时间都是欧阳远远无法接受的。身为一个穿越人，欧阳很惭愧，早知道当时就应该了解钢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研究铁器一方面自然是为军厂服务，另外一方面一旦有所突破，将成为一件非常紧俏的商品，欧阳对这点没想藏私。

元宵节后，欧阳、欧平、梁红玉还有两名丫鬟一起上路。梁红玉本来是想和欧阳一样骑马，后来感觉不太妥当，就雇了阳平物流的马车，一辆她乘，一辆两名丫鬟上路。除了他们，还有八名衙役跟随，这是赵玉的意思，说如果欧阳再单独出行的话，她就派内卫来保护，欧阳想想也对，驻金记者收到有风声说，金人还是想对欧阳下手的。而这风声，则是薛柄打探而知，情报可信度相当高。

欧平看这路人少，山路又崎岖，和一名衙役闲聊，衙役介绍道：“前些年，东南这带匪患甚重。自从新皇登基之后，东南大治。对匪皆取笼络之政。有名的无名的纷纷被招安，有的留军中，有的回去务农。而今这道路甚为太平。”

“这匪多是难民所成，但是部分捞到好处后，不会甘心放弃抢掠。”欧阳道：“年前不是两州联合剿了一伙盘踞多年，一百多人的匪众吗？”

几人正聊着，突然路边草丛窜出十来人，当头一个身高七尺二寸，一脸胡须渣子，肩扛一口大刀喝道：“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

“哈哈”欧阳忍不住哈哈一笑道：“这台词，真滥。喂我说你们就十二个人，我这边有十个男人，为什么劫我们的道？”

一匪对领头道：“大哥，他不怕我们。”

“废话，当然不怕。我们有八口刀，你们就一口。”欧平也乐了，这群匪众有的还拿木棍，有几个甚至是空手。看来干哪行都得有眼力，对象看清楚很重要。

“大哥，看来这伙人不好惹。跑吧”

“跑？”欧阳摇头：“跟我去庐州吧，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你是谁？”领头刀一指喝问。

“阳平小小知县，欧阳”

领头大惊喊道：“扯呼”一干匪徒立刻逃窜。

欧阳挥手：“抓，能不杀就不杀。”

“是”八衙役两马留下，其余六马四面追去。这些压抑都算是展铭的徒弟，对付那些连武器都没的人，拿下不过小意思。

只不过欧阳很纳闷问欧平：“什么时候劫道的怕知县了？”

一衙役笑道：“大人不知道吧，年前小的听了一段子，说是大人手持一百单八斤的方天画戟带一百精锐骑卫，在万军之中直取铁鹞子主将嵬名守全，嵬名守全大惊之下急忙夺路而逃。于是就成了欧阳打破铁鹞子”

“哈哈”欧阳笑道：“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你看三国评那么多兵丁都是吃素的。一匹马再快，也足够对方出两轮飞箭的。”

“姑且听之，他们姑且信之。”衙役笑道：“总不能说大人钱砸死了铁鹞子吧？大家不爱听。再说大人还算好的，你听韩将军和刘将军，那就是天神下凡。”

说话间，十几名匪众被衙役们驱赶到了道路中间，看得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反抗。领头的双手抓刀，紧张的看着面前一切。欧阳问道：“你当劫匪多久了。”

“第二次。”这些人身份出乎欧阳意料之外，原本以为就是没了土地的难民，但没想到是一群混混。他们平时没事就聚集在镇里赌钱，敲诈勒索，耍泼弄奸。而后庐州的经济开始展，官府应阳平商业协会要求，加强了多这些破坏经商的人打击。去年有两个因为勒索不成，调戏商人的娘子，摸了几把胸脯，结果商人娘子上吊。这两人被官府抓了刑。阳平商业协会听商人哭诉大怒，出钱打通官府，将两人斩。对常和那两人一起耍的这些人进行赶尽杀绝。再加本地商人的私人家丁联合一起对这些游手好闲的人进行殴打驱赶，

最后被逼无奈，这些人要么逃去外州，要么就上山。

在现代只有混混逼的商人活不下去，而在古代却是反了个。欧阳听完哭笑不得。在法制健全的年代好人不受保护，在目无王法的时代却是坏人遭殃，这案例一定让研究法律的很无奈吧。欧阳觉着有必要暂时停止自己目前做的百姓基本权利的上表。本来他是想对百姓几个基本权利进行说明，而作用则是用温和态度制止暴民的出现，缓解阶级矛盾。这些混混如此嚣张，就因为律法惩戒太弱。

欧阳当警察人知道，一个混混能影响一条街周边居民的安全指数。为打击黑社会犯罪分子，特区特别出台相关法令，任何人只要敢说自己是黑社会成员，或者言语让公民误会其是黑社会成员，无论其话语真实与否，可以判处最高两年监禁。一旦有肢体冲突，造成轻微伤害，将判最高五年监禁。如有恐吓、威吓、勒索，可以达到十年。这法令是近年才出台，对黑社会进行大面积铺杀。而看中国大陆就比较搞笑，去年年底福建省某县级市，几十名混混非常嚣张到当地最繁华的街道，对每个商家进行了收保护费行动。现场持续时间很久，事后一干商人包围公安局要警察无出警要个说法。但过去四个月，最后人没抓，案没破，不了了之。以至当地中小学生以自己黑社会为荣，以敲诈同学为本事，以认识参与收保护费的混混为骄傲。如段奕宏说的，当善遇见恶的时候，总是善先受伤，要做就做一个善的恶人。

第一百五十六章规则

“少爷，在想什么？”继续上路，欧平见欧阳不说话，忍不住问。

“没什么。”欧阳笑了下道：“对了欧平，那事考虑怎么样？”

“……少爷，我真不知道。”欧平抓脑袋说：“如少爷说的，有哪个男人愿意和强女人在一起。我一直就想找个贤良女子。不过……”

“不过，你心里放不下她是吗？”欧阳叹口气，少年怀春，还好也是见过大风大浪，还有思考能力：“时间不多了，再过十天就到杭州，这左右你都得给我个说法。”

“少爷，你怎么看？”欧平问。

“还是要我说？”欧阳无奈笑下道：“如果周姑娘是生意伙伴，我会很欣赏她，而且很愿意和她合作，和女强人合作其实比和男强人合作要舒服的多。但如果周姑娘是我弟媳，我看不得她欺负你。”

“也许……也许未必就会欺负。”欧平想想：“也许将来是我欺负她。”

“欺负有精神和**。她打你自然是不会。比如你觉着她突然说要出门几天甚至几个月，你会怎么想？她回来后你问东问西她会不会不耐烦？而今做生意都是男人，周姑娘长的又漂亮，你放心她去外地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很久？还有将来生孩子，你管还是她管？她对孩子的感情会过对商场的热心吗？欧平，人只有一辈子，只有一个20岁。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才现自己做了个错误的决定，那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所以在做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你准备好了吗？为将来所可能出现的后果做好承当责任的准备了吗？知道白莲为什么要求那么高吗？就是因为她不敢面对婚姻可能产生的后果。当然，人都是会变的，一切都不知道。也许没那么糟，也许会很好。”

欧平皱了半天眉头还是问：“少爷，你看？”

“怎么还是我看。”欧阳叹口气：“好吧你看我，我娶红玉，就会完全信任她。但……毕竟我们是经历过生死的……要不这样，周掌柜要向阳平派驻人协调两边的关系，我就提议让周屏来，你们呢先处着，要觉着合适就这么定了，要觉不合适也没多大损失。你看怎么样？但有言在先，终身大事别再我看了，你自己决定，好坏后果都是你自己负责。”

“这个办法好。”欧平大喜，在和周屏闲聊中他就感觉到了这女人的志向。知道周屏绝对不是一个好妻子。但是心里真割舍不了。而今欧阳出这种两全的想法，是最好不过了。

“初恋嘛，没多久就腻了。”欧阳朝欧平嘿嘿一笑：“最美好的物事从来就是最短暂的，比如说流星，比如说**。”

“……”欧平羞红脸，急忙回头看身后，还好马车远着。欧阳有次无聊，写了册十条处男必知送给欧平做为性教育的启蒙。欧平是知道这些用语的，拿了那十条又想看又不敢看，抓挠了好多天。

……

到了庐州，把一干人犯交给州里。和州里协调后，州里将把这些人派边疆。而后欧阳等人再南下，到淮河走水路，到扬州最后到杭州。而今一看杭州就一个字：乱。刚进城门，前面就在吵架，原来是运木料和要出城去码头货队撞在一起。两边各有货车二十几辆，街道原本就供人行走，这架势活活的把路堵死。而大家看见又来欧阳这么一群占道的人，心情更加烦躁。原本规定货车是东进西出，但这码头是在东门位置，又运的是官货，运货的自然就拽了点。而木料这边也是官货，脾气也小不到哪去。两边争执许久，谁也不让步，越吵越激烈，大家已经开始捋袖子准备武斗。

“简单、简单，看在下来处置”欧阳不知道哪抓来一手白灰，四名衙役一字排开，欧阳在中路洒石灰，将道路一分为二。分好大概轮廓后欧阳道：“各自约束自己的车队，都朝左行，不得越白线。这样就都可以出去了。”

“啊这位先生有本事。”两边同赞了一声，各自让后面的车队移到一边。

梁红玉在旁边看着不明白：“官人，难道他们先前就没有想过这个办法吗？”

“夫人有所不知，这依靠人的自律和用规则强律是两回事。原本没线，大家不占点便宜感觉吃亏，即使有方案，但是目测很不准确，还是会起纠纷。都想为什么我要让你。而今规则出来了，这就有了对错之说。过线就是错的，这么一来，大家都守规矩，按规矩来办事，这路自然就通畅了。”

“官人真能干。”梁红玉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如同皇家报流程。记者可以写错字，但是校稿没现就是校稿的错，印错了就找印刷。如果没有这样规定，大家都可以指责记者写错。那记者临时快笔哪能要求那么高呢？

“欧大人”周安带了几个人迎接道：“刚听说大人到城门，在下忙让人腾空路来。没想人刚到，大人就把事给解决了。”

“周掌柜客气。”欧阳下马客套。

周安忙道：“大人这边请。”马上有人接过马绳。

车队一走，左右开始议论：“这什么大人，要周大掌柜亲自城门迎接？上次户部来，人家也只是在州府前迎接。”

“你这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杭州的连中三元的欧阳欧大人，皇上亲赐大功亭。”

“难怪真年轻。真是后生可畏。不过怎么连个牌子都不举。”

看得出欧阳在杭州还是很有名气的。

……

知州出面接待欧阳，知州是杭州人，对欧阳评价极高。欧阳不仅已经入了新城县志，而且还入了杭州的州志。不过说回来这县志其实比州志更加权威。州志代表一般是官方色彩，而县志则是更有民间气息。

虽然杭州展如火如荼，特别是朝廷那笔百艘战船的大定单，将杭州经济拉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知州只入股但不参与商业管理，这是欧阳先前的意思。知州放心下面人的造船工艺，只是对什么数据不清楚，民间造船现在还用不上精细图纸。也幸亏有欧阳名下的建筑公司派来设计师解决这一问题。

如同天平一般，这天平在战国春秋时候就有，但是精确程度不算高，又没有专业的保养和精密的砝码，总是不尽人意。而图纸一说，也是这样，以前常是老师傅吆喝，慢慢拼装。欧阳则是让设计人员帮忙画出中学生都会画的立体图。把每个部位所需要材料的名称、长度、宽度、厚度全部弄出来，这样一来，就能进行半原始的流水线作业。但目前设计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问题，这设计是以战斗力为主，还是以船员为主。

如现代武器，俄制类型武器注重战斗力，美制类型武器注重兵员生活的环境。欧阳的意思是，在配备基本战斗力之后，可以适当考虑生存环境。基本战斗力就是，船只两舷最少各配15门以上重炮，顺风航行度不少半时辰25华里，逆风度不少半个时辰8华里。欧阳再次强调，钱不是问题，有多好的货就有多好的价钱。

大家都知道欧阳对美酒兴趣不大，半公半私的聊天说事，而后到周安名下的产业随便休息会。傍晚周安在府中安排了酒菜，再次邀请欧阳过去。

酒席上两人都没说起周屏和欧平之事，似乎都是有所犹豫。而两人谈论的重点是周安提出的邮政业务。邮政业务阳平也有开展，但是主要是为皇家报所设，民间投递信件也就是在西北战事时候针对启用。

周安的规划是，比如杭州到东京将近一个月的路程，每封书信收费五百

文。到寿州少点四百五十文，据此类推。东南西北开辟四条邮路，每州设立办事处，接收和分信件。

欧阳点头，这里面还是有局限。比如大部分都是以州为单位。县级的就要看当地的情况而定，不过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周安的打算是，南北互通，他手再长，也伸不到北面去，但只在南方邮政，又太过于局限，所以他的意思是，找阳平商业协会合伙。两边各出一个人协调管理南北事务，而后再派一个大老板也就是netbsp;欧阳同意，将来展起来，也能帮上皇家报的忙，于是当场写书信让阳平商业协会斟酌考虑。接着是两边商业协会的联络人，欧阳说了欧平的事，周安同意周屏暂时先去阳平担任东南商业协会办事处的掌柜。事成不成，就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另外一件事，周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今货已经到了交趾。交趾又名大越国、安南。这地方是宋的属国，现在朝代叫李朝。几十年前，宋还设立了郡来管理，但目前都是他们自己人管理。对中原也算友好。周安的意思是以此地为中心，对老挝这些国家进行商品销售。

但欧阳认为应该重点是是琉球、麻逸。特别是琉球群岛，大宋是有基础的，三国时候孙权就派一万士兵驻扎此地。欧阳的理解的，目前大宋的人口越来越多，迟早是要开这块市场。而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怡人，适合种植和养殖还有渔业。最重要一点是不用交税。而且距离中原也不远，一旦形成船队运输，物资内输，将大有可为。

第一百五十七章回乡琐事（上）

周安表示同意，但也说了自己意见。如果航运业能如欧阳所说那么达，这生意自然可以做。自己也可以当王。但如果航运展不起来，那就只是痴人说梦。周安和欧阳说，这些地方他会派人考察，有没有价值将来再说。不过言谈中周安很奇怪，欧阳说东说西，为什么不说日本。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日本是在七世纪之后的名称，而之前都是说倭国。不过那时候不含贬义。

欧阳摇头：“自唐朝来，日本就多向中原派遣遣唐使。但是根据文献记载，日本当年将隋、唐朝和新罗列为外患。为的是什么，原因是隋朝统一中原，而高丽新罗吞并了日本在高丽的据点。据我看，此国有豺狼之心。虽然而今他们对宋都以君父名义，恭敬有加，但我感觉此国很不妥当，非灭之不安心。”

“大人乃是智者，说不妥自然不妥。我只是听闻此地出产白银。”

“周掌柜真是消息灵通。”欧阳笑道：“放心，将来杭州舰队一成立，我定尽力促成对日本威势。而后周掌柜的东南商业协会和阳平商业协会联手，白银不就滚滚而来？再者，周掌柜看，在中原挖矿采金死人，官府什么都得管管，但那边……”

欧阳没说完，周安大悟，欧阳说的其实就是强盗行为，直接用武力逼迫日本日下矿掠夺白银。这可不是什么十利百利，如果真能弄下来，那可是千利、万利。周安立刻道：“大人放心，周某在东京也有几个熟知，就是和某些大臣门下也有所来往。时机成熟，我们一起力，定然促成杭州舰队之事。只不过我担心，朝廷几个老人腐朽不堪，一直以中原礼仪之邦自居，对此事必然大加干涉。如大人所知，对西北道用兵，拿回故土，朝廷内仍旧争斗不休，这……”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欧阳道：“我同意周掌柜的看法，要朝廷这么做，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如果皇上好大喜功，封禅泰山，那四夷皆服的名头，她未必就不想要。关键是日本和大宋现在关系太好。俗话说不打笑脸人，要朝廷兵，确实难。”

“可以安排一场刺杀。”周安道：“理由就是日本恐惧皇上的英明，惟恐其将来不利日本。这样一来名分就有了，皇上再宽容也不敢不信。有个成语叫兴师问罪，他们刺杀皇上，皇上派出舰队问罪也有名头。到时候，我们再处理一点小节制造点事端。还有，将来派罪犯可以不去岭南，直接去日本。慢慢将日本变成中原人主导。”

“周掌柜，这姜还是老的辣。”欧阳举杯道：“干杯，庆祝将来白银滚

滚。”

“干杯”

“周掌柜，这杭州舰队各面武将明年武举将选出，有良才的话……周掌柜知道怎么做了。”

“知道，知道哈哈。”

……

小住了几日，欧阳参观了造船厂、货物中转批市场、航运码头。欧阳就感叹，这阳平怎么就清河这条小水沟，要是面临大海，自己用钱就能把辽金砸趴下。欧阳也提出几个建议，比如设立用工招募地。各地流民可以到此地等候，进行统一的招募。还有人多，卫生状况要抓上，否则很可能产生传染病。设立专门负责批市场管理的机构等等。

县比不得州，州里可是有专门的军队设置。杭州在册的厢军就有五万多人。这比例还是很高的，而今大宋厢军虽然也有近百万人，但是杭州能占这个比例，肯定是有下一定功夫。大船厂设立在扬州，欧阳没兴趣折返回去，只是说下次回阳平路过再说。而三角中的洪州，则成了木材加工基地。杭、扬两州所需要的木材很大比例都是洪州提供。这么三角产业展，使这三个地方人口剧增。再加去年淮河大水，难民多，这三个地方就成了难民们的选之地。

周安也不死板，做为东南商业协会的行政总裁，也是有分布的，比如新城就是专门的茶叶种植基地，而临近县则是茶叶加工基地。两边从水路运输直接可以到扬州一个县。而后此县负责纸包后，或运到扬州上船卖到各地，或进入杭州的批市场交易。每县要么造纸，要么伐木等等总是有自己一个行当。欧阳对周安安排很是佩服，这换了自己，自己没办法做的更好。自己擅长的是扩，而这边则是固，将三州联合成为一片。当然，他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来，自然和普通人不一样。

商人可不是官人。当官途径是考举，能过不能过和运气等很多因素有关系。当商人则是综合实力较量。想比之下，周安如今这地位虽然不高，但过程之艰难不亚于蔡京。

由于欧阳毕竟是从八品的芝麻官，知州为防有人说话，不敢出面礼遇。几天后欧阳离开，周安安排了马队送欧阳去新城。按照正常逻辑，这经济好了，大规模的劫匪出现比率就会低，再着欧阳这一行人都不是吃素的，不需要周安安排。但周安还是坚持，按他说，而今这官道正在修葺，又是主要的陆地通道，有他派出去的人，路程会比较平坦。

由于是经济一体，各县都会抽调农闲农民对自己县内官道进行修葺。这是学阳平的，农民可以增加收入，而后再转换成消费，带动经济。刚开春，农作物还没下地，官道上确实乱七八糟。还好有周安派来的十几个人，一直在前面协调，欧阳这队人也没多耽误时间，在拥挤处，货运的队伍都让欧阳这边人先过。

梁红玉出来透气道：“官人，这修路四个月，用路八个月，很不划算。”

“这路用的太狠了，而且只是填填补补的黄土小石路。别说是重货过，就算是雨天过客，也弄得坑坑洼洼。”这个问题是全大宋的问题。而厢军步军最大一个作用就是修路。欧阳很惭愧，不知道水泥怎么整的，也不知道沥青是怎么弄的，更别说橡胶轮胎。这边还算好的，秦凤路那边打仗，就为了把物资运上去，动用厢军加劳工就有几十万。光修路就花费了几十万贯。要么说古代非游牧民族打仗，打的就是后勤。

“照我看，这茶叶、大米就算了。如果是鸡鸭或者是水果一类的东西，这路上要耽搁些时间，钱就打水漂了。”

“东南还好，除了陆路还是水路。北方那边才是真麻烦。”欧阳笑道：“你也别把我当万能的，对这路，我还真没办法。”

由于产业的建设，导致大批的货车出现。有牲畜的也有人力的，即使有人开路，几天的路程，欧阳一行人也是花费了十来天才到新城。欧阳想好了，回去打死也要走水路。这走陆路其实就是为了重温一次当年离家的自由感觉。

到了新城，迎接人马甚巨，鞭炮、锣鼓等全摆了出来。有头有脸的乡绅都来迎接欧阳。这面子可算是摆足了。但也是应该的。不说欧阳当官的事，就算是其投资当地十万贯做采茶基地也是应当的。这投资可不能算十万，欧阳拿的十万是作为本地投资入股，又阳平那边商人再注资管理。一来一回，那钱就多了。一种产业带动产业链，价值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而当地官府也知道欧阳是位低权重，再者新城富裕起来也让他们有视金钱为粪土的能耐，所以也是接待相当殷勤。

梁红玉在欧阳身边笑道：“这就是衣锦还乡。”

“错是惠兰版的浩荡皇恩策略。”欧阳伯母只是卧床不起，并不是什么要命的病。欧阳是应惠兰要求回来感动的。将自己塑造一个爱名之人。赵玉到时候一看，丫的，原来你吃这一套，那就好办。于是欧阳以后也好办了。

接下来第一个拜访的人物一定是先生，这要是过先生门而不入，很有可能会被参的。这种非律法，而全民皆重视的道德礼仪是万万不能少的。先生早就在国子监内翘高了脚等欧阳。欧阳进去把礼数做足，先生还是比较满

意。

但先生仍旧教导：“当年给你取字为宏学，就是想你不拘小节，学天下所能学之事。凡事先学而后做，心中才有三分把握。而今你虽然官职卑微，但总是可以算是栋梁之才。万万不可为了身外之物而耽误前程。”

“先生教导的是。”

“有点风月，倒也算是小雅。但我听说你西北期间，流连乐营，却是大大不该。幸好有功而无过，以后切记要多加小心。”

“先生教导的是。”

“还有，忠君爱民，乃是当官的本分。你抗旨不遵，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但凡事讲究一个因果。此次没事，不代表下次没事。我赠你韬光养晦四个字，你且好生琢磨。这为官做人，都是一个道理。”

“先生教导的事。”

“恩”先生很满意欧阳态度道：“今天就在这边吃饭吧。”

“是”

第一百五十八章回乡琐事（下）

第二天去拜访的是欧阳生母柳氏，这就可去可不去，毕竟是改嫁的，在朝中没有注册。这次带的是梁红玉一起去。虽然有县里事先提醒，但柳氏是真没想到欧阳会来。虽然有所准备，但也是手忙脚乱。幸亏欧阳同母异父的十一岁妹妹也能帮忙，买小点，烧水泡茶。柳氏除了这个女儿，还有一个八岁大的儿子。柳氏现在丈夫是县里为数不多的郎中，看得出一家人生活虽然说不上富裕，但也算得上小康。不过丈夫这几天送儿子去杭州上学堂了，没在家中。

梁红玉把手镯套在欧阳妹妹手上问：“叫什么？”

“王保福。”

欧阳恶寒一个，这名字也太滥了。不过身为当代‘口米—口米’文人代表宋徽宗女儿名字也是滥得没边。什么赵金奴、赵金罗、赵富金。欧阳问道：“上学了吗？”

柳氏一边说：“女孩子家上什么学。这家我一个人也操持不过来，她在家还能帮上点忙。我不是也不识字，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话不是这么说。你看杭州扬州和洪州，还有阳平附近那一带，不识字嫁都不好嫁。你说妹妹将来就找个好人家，不识字可不好找好人家。”

梁红玉一边道：“是啊婆婆，现在场子里有事通知就在场门口写上，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说是场主通知大家去拿过节钱。可结果识字的都去拿钱了，不识字的什么都没有。婆婆你看，这哪个当了工长的不认字？上面的人都是文下来给工长看，一个场子百来个工长，总不能一个个通知吧。”

王保福很懂事道：“爹说好的学堂贵，还有弟弟将来也是要拿状元光宗耀祖的，我却是迟早是要嫁出去的赔钱货。”欧阳弟弟是去杭州里上学的，那学费确实不一般。但先生更是不一般，乃是特聘的告老翰林。

“真懂事。”欧阳摸摸王保福的脑袋，从包裹拿出一张白纸，再拿出一个印泥。把王保福的手印按在上面道：“妹妹现在也是有钱人了，”

柳氏疑惑问：“什么钱？”

“我打算把在新城的采茶股份转到了妹妹名下，回头我让人办了契约送到采茶厂大股东那。”欧阳道：“每年也就万贯左右的分红。契约是死契，不能再转了。保福乖，要听话。要是你为了弟弟好，这钱可不能让你弟弟花上。还要记得，十八岁之前不要嫁人。”

“这合适吗？”柳氏忙问，她可是知道万贯是什么概怂

“有什么不合适的。”欧阳道：“女孩子就得要有几个钱。但你要听我的，这钱就不能让弟弟花上。否则将来就是一个败家子。三边是弟弟，一边是妹妹，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但看得出来这弟弟已经有很好的照顾，听说还雇了专人在杭州侍侯起居。而我这妹妹这天气还光着脚在地上走，几件衣服都是旧衣服改小的，我这当哥哥的当然要说句公道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梁红玉一边道：“官人，你觉着保福敢不把钱交给家里吗？这钱交到家里，小叔子还能好吗？”

“……”欧阳想想也对，对柳氏道：“这么着，这契约我就交给我哥管，你有难处尽管找他。这保福我带在身边。

你看怎么样？”

“行！”柳氏一口答应。

欧阳叹口气，商量都不商量就答应，就可以知道王保福在这家里的地位。其实这事已经很普遍了。不仅是这时候，就是90年代末的农村，仍旧是这样。一个女孩子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煮饭，不起就会被骂懒。而男孩子则是母亲帮忙穿衣服，父亲负责背上学。记得2000年一个调查，农村男性学历比女性学历要高出两个年级。为什么女性会被歧视，第一个原因是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嫁，字。女性体力本不如男性，再加上小脚一说，基本没有什么劳动能力。而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现在养的都是别人的媳妇，而儿子则是养老送终的。别人的事没办法，毕竟这是观念。但自己的妹妹不能看着让她受委屈。既然留在这不合适，那就带走。阳平在大宋这重男轻女的风气还是比较轻点。要么说重男轻女是和经济达于否成正比。在越穷的地方，一个女孩出嫁的聘金就越高，名曰买老婆。一次性买断。而富裕家庭则是关心女孩将来在婆家过得好不好，会不会受委屈问题。别说聘礼，可能姑爷需要买房时候还会慷慨解囊。

而古代通奸惩罚更是说明重男轻女，女的要浸猪笼，男的却只有点小麻烦。把错误的责任全加到女人头上，本来就是不公平。即使是赵玉当了皇帝，女性地位却没有多少的提高。但这时候女性也算是庆幸，这朱熹出来后，女性仅剩的一点地位也被剥光。欧阳又想起了这人，有灭他九族的打算，只要自己挂之前他敢露名。

柳氏本想留饭，但欧阳看王保福在家待遇，心情不是很好，也没给柳氏面子，招呼一声，过些时间回阳平会捎上王保福，就离开了。让欧阳真正生气不是王保福家里地位，而是连柳氏身为女人的人，都有很严重的重男轻女的情节，这才是他无法理解的。什么女人同情女人，根本就是扯淡。

县里又耽搁了几天，欧阳看了几处的采茶场。阳平出产就是不一样，面积大，管理规范。每亩之间都有隔离，避免虫害传染。还有精品区，专人管理，卖大价钱的。按照协议，此地茶叶粗加工后可以送到扬州再加工，也可以把生茶卖给东南商会进行处理。欧阳觉着现在什么场子都不具备从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能力，技术管理都跟不上，也赞成这么专营的办法。但要求批要有竞争，避免垄断而导致的价格压低。

回到欧家庄，那就郑重了。伯父请出祖宗牌匾让欧阳跪拜后才进村。村口就是大功亭，显然没有丝毫克扣，几千贯钱把亭子建的非常阔气。石料、木料、雕刻全是上等货。

进了村，第一件事去祠堂上香，伯父歌颂了祖宗有灵什么的，还说本庄乃是大宋名将之后，说欧阳没有丢人。说到激动处，唏嘘不已。

这么玩了欧阳一整天后，终于是进入正题。欧阳先看望了伯母，没有想象那么恶劣，让人扶着还能行走，听说是赵玉送来太医的药，服了后才有气色。

欧阳马上吩咐人，回去后找几个退休的太医来看病。

接着是梁红玉的事，伯父早听自己儿子说过，心里还是不满意的。他觉着欧阳前程似锦，又是状元，又有大功朝廷，长的又一表人才，怎么也得和高官联姻。而梁红玉在乐营呆过，又是小妾名分，要转正他是不愿意的。不过伯父小时候对欧阳虽然严厉，但也是宠爱有加，再者欧阳也这么大了，见多识广。伯父也知道要替欧阳做这个主，已经是不可能了。要么说翅膀硬了。最后看梁红玉几日下来表现着实不错，也就勉强答应了下来，好歹也算是将领之后，而且还救过诀阳。

本来是要下媒书，而且还要请梁红玉的母亲到场。但……如同高中考本科和专升本一般，还是有一定够区别。不过媒书还是得有的，有个明媒正取的名份，而后在祠堂拜过祖宗，梁红玉就上了族谱，名正言顺成为欧家夫人，当然这族谱上不是写梁红玉，而是写梁氏。欧阳还得报案到吏部，里面还是写xx地方梁氏。

一切安定后，伯父就找欧阳说话，主要议题也是担心欧阳太能干，他举的例子就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伯父道：“祖训有云，欧家人不得掌兵。你这次虽然是监军文职，但却大包大揽。宋来对官员甚好，只要不掌兵，一般都不会有杀身之祸。一朝天子一朝臣，忠君不仅是爱君，更是爱自己。只要你忠君，即使有天大过错，都可全身而退。你明白吗？”

“侄儿明白。”

“明白就好。我们先祖临终前曰：宋朝乃是赵家天下，不是李家也不是王家。近百年来赵家人处处有王。当今皇上几年前之所为，为什么没有什么阻挠？不是因为花石纲，也不是因为太上皇无道，而是因为她姓赵。”伯父道：“你所为我都清楚，但你却是错了。忠赵等同忠国。忠国未必就是忠赵。”

“伯父教导的是。”欧阳苦笑，自己怎么一路被上政治课。

“你别不以为然，据我看，这朝中下个倒霉的不是你，也不会蔡京，也不会是劳苦功高的将军，而是童贯。异姓封王，又是前君的王，手握重兵，把持军需，又非恩科出身，朝内树敌颇多。先前可能不敢动，但当今皇上武功新成，正是意气奋之时，自然要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有秦凤路这支虎狼之师，童贯要是聪明，就该立即请辞。

第一百五十九章功盖汉武

“伯父你真是不出半步门。就知千里事。”欧阳赞一个。这事欧阳不知道，但是也能看出点名堂。新火器虽然没有取代冷兵器，但却成了边防军必备武器。而各路都有派送，惟独是童贯的河北西路，这本是优先配送的精锐，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搪塞。一会借口秦凤路战备，一会说河北东路要和秦凤路成犄角。一会又说阳平军厂没有工期。童贯几次上表都被搁置。看得出赵玉还在给童贯机会，毕竟童贯也算是有数的军事人才，弄回来在枢密院任职，也有用武之地。

“其实从皇家报和你哥说的话，就能猜测出七八。”伯父道：“就看怎么看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咱欧家先祖担心子孙们不懂事，惹了忌讳，特意留下祖训。从祖训可以看出，这朝廷内斗的险恶。”

伯父为什么说这些，原因就是皇家报报道的明年五月专门为杭州舰队开武举恩科，伯父希望欧阳不要再去当主考。陆路而今有名头的将领是你门生，水路也是你门生，你还让不让皇帝混了？其实这事惠兰也和欧阳重点说了，欧阳在和赵玉说舰队事时，也表示别让自己累着，让别人当主考吧。赵玉点头，最后决定来个以老中青三代将领为考官的比试。

在老家住了一个月，衙役也幸运的寻找到了退休的太医，太医看过后表示，只要精心医治，欧阳伯母还是可以起来行走，但是没办法再干重活。欧阳大喜之下砸了万贯，于是太医也大喜，这为皇帝看一辈子病赚的还不如这一笔。其表示定然在半年之内让欧阳伯母下地行走。

三月中旬，欧阳告辞伯父离家。这每年一界的足球赛要开始准备，这武举也要开始了。西北的苏千也差不多要回来商议事情，军厂那边也应该有点动静。事情多，没办法。

到了新城接王保福，欧阳见到了保福他爹，两人实在没什么说的，他爹对欧阳带走保福也没什么意见，两边没话说，欧阳也就再免了一餐，客套请大家有空可以去阳平玩，而后就带了保福上路。

保福很懂事，嘴也甜。换了一身漂亮新衣裳后，长的又可爱。连一干衙役都很喜欢她。到了杭州，再次拜会周安。周安也恰好安排好周屏前往阳平，左右一看，刚好带上，于是船队中就多了周屏带的十来个人。要说周屏一个女孩也不容易，没带下人，带的都是从周府内部选出来的人，一路上还给他们补习教导。而欧阳感觉周府这些人怕周屏胜过怕周安。

周屏加入，欧平纠结上了。在欧阳身边呆的是抓耳恼腮。和他说什么都是心不在焉。欧阳一看，这小子还没过劲，于是就把欧平打到周屏船上去，自己也乐得清闲。至于这对小男女会不会生一些不该生的故事，欧阳就不管

了。大家都是斯文人，总不至于谁被逼的跳河吧。

……

一路坦荡的回到阳平，身为一个知县旷工是很不正确的行为。同行们都很羡慕欧阳这个知县。有钱拿不说，不呆在县里一样有钱拿，最重要是即使呆在县里，县里的琐事不处理也有钱拿。欧阳对某知县笑谈，其实我们这些读书的最没屁用，既然这样，不如就让他们去管理好了。大家各司其职，工作效率一上去，欧阳想找事都找不着。

如欧阳回到衙门，展铭和甘信就问候了几句，而后夸奖下王保福，也没有半点汇报工作的意思。过了没一会，欧阳才知道，他们不汇报工作是因为他们消息不够灵通。

先找上欧阳是苏老爷，这两人加苏千可以说是阳平商业协会的龙头。苏老爷一般不问事，欧阳也不做具体的事，欧阳原本以为苏老爷就是来走访一下，没想到却带来一个应该算是坏消息的消息。

欧平帮周屏去安顿，梁红玉则带了王保福去买些生活品，外带报名学堂。欧阳把苏老爷让进文房。苏老爷客套几句后就进入正题："大人，太学士陈东可认识？"

陈东？说不上认识。不过不久前在张邦昌一事中，自己借他的手用了一下。说熟嘛，朝廷内即使是李纲也说不上熟。此人刚正不阿，性格有点象宗泽，但比宗泽会识时务一些。但能力比宗泽相差颇多。欧阳点头："认识，不知苏老突然问起，有什么原因吗？"

苏老爷点头："刚收到消息，陈东在前日早朝上表，历数了亦官亦商之十大垢病。请皇上禁止本地官员参与行商。"

"大臣和皇上什么看法？"

"大人是知道的，这京里的官哪个和商人没有说得清道的明的关系。当场就被一干大臣们呵斥，请皇上将陈东降罪。但让人奇怪的是，皇上却觉两边都有道理，于是就这么被搁置了。"

欧阳想想后道："苏老是怀疑这陈东是皇上指使的？而朝廷似乎想搞什么？"

"恩，据消息说。宋纸币即将行。"苏老爷道："大人也知道，这朝廷币不是不行。但是朝廷准备多少实钱呢？"

恩，这是个准备金的问题。朝廷准备金越低，宋币就越不值钱。这赵玉

要是来个空手套白狼的话，商人的损失可不是一星半点，最麻烦是钱庄的损失。原来你存一贯钱，但现在一贯钱只能买半贯的东西。老百姓自然是不干。而拥有钱财最多的商人资产也会大面积缩水。如果朝廷收一百贯钱，一百贯钱的纸币，那根本没有区别。如果收一百两百，那问题就严重了。

欧阳给赵玉的进表是行债券。或者是收一百行一百二这样比较温和的办法。或者是委托阳平钱庄行纸币，收铜钱，最后用黄金来作为衡量标准。

苏老爷道：“陈东表上最重要一条就是，商人可能主导宋的经济。而行纸币则控制了这样事情生。老朽也不是不同意朝廷放纸币，但是这实钱多少一点都不知道，确实有点心虚。说不好，阳平钱庄就可能倒闭。”

欧阳皱眉头，这国家行钱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多出来的钱是要老百姓消化的。经济增长之下，可以适当增加。但欧阳却不感觉赵玉想适当增加。否则这事她必然要和自己提起，毕竟自己是赞成的。欧阳提出以税利为标准，比如去年国库收一百贯，今年收一百二十贯，那就可以相应行三十贯左右的纸币。但你要行两百，那就通货膨胀了。虽然宋没有这个通货膨胀的概念，但是户部的人不会不知道影响。

国库没多少钱，欧阳是知道的。西北打仗，买军火，东南减免税赋，安抚西北、杭州舰队船只、码头、军营建设费用。还有……要这么看来的话……欧阳道：“苏老，皇上好象有点急功近利了。”

“恩，老朽也这么觉着。”皇上要钱，自然是有用。打通丝绸之路，能让她在历史上记下重重一笔。但要打通这条路，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要将这路变成常备路，更不知要花费多少银钱。其次封禅泰山，要说赵玉也勉强也有资格，但是根据欧阳无聊时候计算。诸方蕃王跟随，铺设道路等等费用，最少不低两千万贯，这还不算百姓们的损失。

再或者……欧阳大惊：“难道皇上要联辽对金，或者是联金对辽？”对金，舰队连雏形都没有，对辽更是扯淡，两败俱伤，金人捡便宜。但只有这个解释最合理，也最能解释为什么赵玉突然有杀鸡取卵的态度。欧阳忙喊：“来人，把惠兰找来。”

……

惠兰来了一说，欧阳知道麻烦大了。完颜阿骨打派儿子上表东京，而且以藩王身份接受了赵玉的册封，尊宋为父国。并且说将年年入贡朝拜。

苏老爷倒不觉有什么问题，而是道：“大人，你刚才也说了皇上急功近利。这偌大的一个金国成为藩属，等同将金国纳入宋内，这是多大功绩。”

“苏老爷有所不知，这金国……”

惠兰笑道：“大人，如果光是这事，惠兰定然派人快马知会。只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朝廷派户部尚书为钦差前往辽国临潢府商议购买燕云十六州的新州、武州、应州、莫州之事。”

欧阳纳闷问：“什么意思？”

“是杭州舰队。皇上大力组建杭州舰队，并且五月公开武举举将。辽使团说愿意和宋重修盟约，两国一致对金。而金国收到消息则是大为恐惧，一旦宋舰队真和辽盟，宋人从海路包抄金人后路，金人基本就算是败了。所以上书臣服。”

“哦”欧阳放下心来，这赵玉确实有点急功，急着想拿回燕云十六州。不过在各种办法中，选择了一个很商人的办法。

惠兰道：“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这西北大胜后。皇上特意抽选了几十人进行研究。皇上现在很明白，大宋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就不叫问题。”

似乎是自己和赵玉说，利用货币贬值办法从辽人那抢劫财富的。恩……赵玉行纸币也有道理。相信其会把最大的损失计到辽人那边。燕云十六州一拿回来，那可是功比汉武。如果兵不血刃拿回来，那是功盖汉武。

第一百六十章又上京

惠兰笑道：“大人，皇上又不是昏君，大人又常有进言。大人是不是把皇上想得太不堪了。”

“恩，确实是把她想垃圾了。不过怎么不派我去谈判，这我拿手啊。”

“别说，原本还真有这念头。但是上书省说，大人和辽人关系过于亲密，再加上大人省亲，于是就派了别人。”惠兰道：“大人要有兴趣，我这边有临潢府前几日刚到的消息。不过，可能还有个对大人不好的消息。”

“什么？”欧阳疑惑，这谈判还能谈到自己身上。

“本次谈判，朝廷用的筹码是大人的重炮。”

“……”欧阳汗问：“他们知道不知道造一门重炮需要多少时间？”

惠兰想想道：“我想他们是不知道的。据说都是以百门为单位的谈。朝廷从大人处购买，而后交换州县。”

“一艘战船就算是四十门配置百艘就是四千门。阳平也得一年后才能交货。”欧阳突然一悟大汗：“Tmd，皇上是要逼我交图纸。”

“啊？”惠兰有政治头脑，但没商业头脑。想想才明白。欧阳这是官啊，难道欧阳敢不支持朝廷拿回燕云十六州吗？阳平军厂的规模根本无法朝廷所需，只能是东京造作局来搞。而欧阳自己和赵玉说正在研究长远重炮，说明普通重炮保密价值不高，再者别人要盗版，也得一两年后的事。根本没有其他理由拒绝交出图纸。

“克”欧阳怒道：“原本指望一笔横财，没想到死女人不仅算计金、算计辽，把我这样老实人都算计了进去。”

“嘘”苏老爷和惠兰急忙让欧阳禁声。

一旦得出最佳的火药配方，接下来就是密封、铸造等比较边角的问题。普通重炮其实并不难造，结构也很简单，就是用火药推力把炮弹推出去。欧阳不怕赵玉要重**纸，他怕她要火药配方和引线配方。这两样流传出去，那才是最最致命的。阳平军厂的火药已将近达到了近代黑火药水准。比例、研磨工艺都大有讲究。一旦这些落到别人手里，那大家将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要知道知晓核心机密之后，配置火药不要太简单。为保证进步，难道自己要开始研究TnT？

……

事实证明，古代人的智商不亚现代人。古人输给现代人有几点，现代人拥有一些知识的浓缩。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人家研究了n年，现代人一听说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其次古人受到的道德约束比现代人要强要广。他们在无形中告戒自己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

而欧阳在西北战场的表现给了赵玉很多的思考。她现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如果不利用辽金的矛盾好好做文章，而和君子一般碌碌无为的话，她觉着亏了。如她这样的人一旦引用上吃亏、占便宜的观念，道德似乎已经不太重要。

赵玉一方面同意将金国列为藩国，另外一方面也同意卖重炮给辽国。按照欧阳的看法就是两者拆开来看是没有冲突的。这种事在欧洲很常见，两国争端，都想借助第三国的力量，而第三国就从中渔利。说近一点二战的美国吧，日本侵华，侵略东南亚，美国从政治和经济上是支持日本的。而后因为触动了自己利益，美国就翻脸了。同样的例子在欧洲很多，但是在中国却是少有，或者没几乎没有。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约束人行为一种道德准绳。远的不说，现代中国就是这么吃大亏。美越战争中国无偿支援越南武器、资金、药品。但没过多久，越南**站稳之后，就生了持续数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而今这个名称早已经和当年战死的英烈们一起消失。

赵玉也是挣扎很久，一方面是野心的膨胀，史书留名，千古一帝的名利，一方面是传统道德的约束，臣子们的约束。很多大臣说，无信不可立国，可以两不相帮，如这般万万不可等等。但凭借西北大胜的威望还有皇家报等各种政策，大家都知道，大宋现在就是她一人说得算。有大臣甚至用刚愎自用的字眼上书。

同时，赵玉也现欧阳眼光的锐利，这一切的起因就是欧阳强力支持组建大规模的杭州舰队。一个女人在宫中，如同是一种变相的软禁。男人可以有三千佳丽，但女人呢？除了公务，还有什么能打时间的呢？

赵玉：“宣欧阳”

……

“要命的圣旨终于来了。”四月，欧阳拿圣旨悲叹。虽然圣旨上写的字不多，但是欧阳很明白这赵玉让自己上京是个什么情况。而今大宋对外有两大优势，一是钱、二是火器。

随便收拾了一下，欧阳看着一个扁盒子犹豫很久，最后一咬牙把盒子揣

进怀里。为防止路上意外，还带了展铭另二十名衙役一起上京。什么意外？金使团可是一直没走，保不齐人家半路抢劫。

到了东京，到宫门缴旨。禁军进去通报，两刻钟后就有内卫出来："皇上有旨，阳平知县欧阳到偏殿暂且休息。"

欧阳被带到偏殿，这本来是妃子的宫殿，虽然早已没有人居住，也有几个宫人正在清洗。总是要找点事让她们干的。赵yu女性未婚，这宫人无入管理，现在由宋徽宗没带走的一个妃子暂管六宫。

欧阳到后，宫人们送上瓜果点心退出殿外。前年有个例子。赵玉让新科状元在偏殿休息，结果有宫女勾搭。事后宫女杖死，而状元还是状元。而今女性当皇帝，六宫清苦之甚，不过好歹还有机会熬出头，但赵玉年轻身体好，这一代宫女基本是没指望当什么娘娘了。

"皇上驾到"下午，欧阳本想打个盹，没想赵玉反倒来了。

除了九公公外，所有人退出。欧阳苦笑一下道："陛下，微臣怎么有种当妃子的感觉。"

赵玉皮笑肉不笑道："哦？你有这个志向？"

"不知陛下召微臣上京有何事。"欧阳擦把汗问。这赵玉皇帝当越久，就越来越会笑里藏刀。

赵玉点点头："坐召你来，是有那么几件事。第一件事，你这阳平知县也当了好久，政绩突出，民间赞誉有加。朕一直在想，这么个能人放在阳平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再者，开国百多年来，没有一个状元到现在还是从八品的官职，也该调整调整。礼部尚书带了几个老学究到辽国，谈了这么久，连一点进展都没有，朕想撤了他。"

"……"欧阳不语。

"这升官可是好事。爱卿怎么不说话？"

好个屁，而今在阳平那多舒服。有钱赚又不用管事。每天就是溜达，无聊可以帮人设计下衣服鞋子。这一当京官，就不是那么舒服。京城御史成群结队，骂句粗话都可能被参。欧阳正色道："回陛下的话，陛下让臣当一辈子阳平知县，微臣不敢不从。"

"至于装出这样子吗？"赵玉道："朕知道你当土皇帝当习惯了。俗话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阳平你最大，在京城，四品官都一抓一大把。不过，这谈判……"

“陛下，不知道派使节出去，有没有给使节们准备回扣的钱？”

“回扣？”赵玉看九公公。

九公公一边道：“陛下，就比如一斤白菜卖给宫里1o文，但他想卖这个价格，就得给管事的一斤两文的好处费。”

赵玉点头：“具体说说。”

“比如李处温是权相，而他顶头上司其实是萧奉先。而辽国其实王爷们的权利也很大的。还有天祚帝，此人也是昏庸无能。微臣相信只要金钱铺路，应该问题不大。”

赵玉犹豫道：“这有点不合适吧？”

“什么不合适的，比如燕云十六州，一个州卖一百万贯。但俗话说拿人家手短，他还好意思卖一百万？可能五十万就卖了。而且陛下先不着急拿回这富裕的州县，而是拿贫穷的，让人家感觉这边油水不多，可以卖。一旦这事开了先例，以后辽打仗打穷了，就会第一个想到还有几个州可以卖呢？”

“可是此事传出去的话……”

欧阳豪爽道：“微臣把李逸风借陛下用些日子。此人皮厚油滑之极，非等闲人可以媲美。”

“朕知道，前些年他用每月一百贯的代价，连哄带骗，把朕的亲信都挖去当特约记者。”赵玉点头：“此事可……朕不明白，为什么朕一直头疼的事，你一句话就能解决？”

“陛下的手下都是刚正不阿，读了万卷圣贤书的人。微臣的下属都是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土，但凡有出人本事者，皆用。而这些人偏偏还就不会读：“而很多事，让这些人去解决反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陛下想想，要蔡相去骂人，蔡相一定文绉绉的写一堆，被骂的根本听不明白。而这事就要街头找泼妇。阳平就有这么一泼妇，从早可以不带重复骂街到晚，微臣着实欣赏其能力，准备介绍其到皇家报公关部上班。”

“……”赵玉沉默一会道：“欧阳，有没人告诉你，不会说话就不要说？朕可以不计较，但这话传到外面出去，你可知自己会有多**烦？你说者无心，但他人听了，就觉着你在诽谤本朝科举制度，选才无能，轻者革去功名官职，重者问罪下狱。”

欧阳惶恐道：“陛下，第一件事刚说完就给微臣扣这么大帽子，可是和第

二件事有关？”

第一百六十七章论事

赵玉宛然一笑：“你倒比朕想得要机灵。这阳平是个小地方，朕又打算大力展火器。可惜啊，这东京造作局铁师、火药师，只要经验老到的全被你欧阳挖光了。”

“回陛下的话，陛下乃是大宋第一有钱人，微臣比不了。陛下如果开每人每月五百贯钱，这些人自然又被陛下挖来了。”

“开工匠五百，那朕得开你这八品官几百呢？”赵玉道：“朕不要别的，只要你交出火药、火线配方。朕可以赏你百万。”

“钱微臣看得很轻。”欧阳从怀里拿出一个扁盒子放在桌子上道：“这就是陛下要的配方。”

“……”赵玉一楞，没想到欧阳竟然把配方带来了，挥手道：“呈上来。”

九公公要拿，欧阳一手按住道：“慢陛下要强军富国，微臣不敢藏私。但……有事要和陛下说个明白。一旦这配方到了东京造作局，一年之后，辽金人等皆可盗配。两年之后辽金火器不下大宋。”

赵玉微笑道：“这点朕知晓，只不过你还可以继续研究……”

“陛下玩笑了，这些是欧阳多年来的心血，投资过百万，耗费心血更是无数，还有许多师傅因此而丧命。而今说没就没，微臣哪还会有心思再去研究。”

赵玉变脸道：“你在威胁朕？”

“陛下，微臣说的都是实话。陛下看看庙堂，哪个不是追权求利？再看平民，但凡没有好处之事，即使被逼无奈，也干起来没有精神。”欧阳道：“包括三千厢军，外加几百名技工，和几名老师傅，所有人要吃饭，他们追求的成求感都在这个小盒子中。微臣来时，几名老师傅听说此事后已经向微臣请辞。他们说，他们的钱已经花不完，一直还致力研究，那是微臣在难时对得起他们，他们富庶了才不能对不起微臣。陛下，这盒子不是我欧阳的，而是他们的心血。谁在哪一行不愿意被称为大师，他们在火器这行就是顶级的大师，就因为有这个盒子。此中之物已经接近颠峰，很难再有更好成果。”

“……”赵玉沉默一会道：“但阳平军厂生产能力，朕信不过。”

“所以微臣带来了另外一些图纸。”欧阳拿出一个纸袋道：“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微臣带来的有重炮结构图、甩手炮结构图、地雷结构图等等，除了

里面锻铁的要求，都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东西。陛下可以这样，东京造作局全力生产主件，而火药部分，由阳平军厂调配。如此一来，工期就上去了，而秘密却还掌握在我们手中。”

“朕是这么认为的，你将最耗费时间，最耗费金钱的事交给东京造作局，而成本最低，最简单的事留在阳平军厂。”

“……陛下要非这么理解也可以。”欧阳汗一把。

“那将来朕是不是只要付火药钱就可以了？”

“恩，是的。按照我们最新定价。一石调配加工后的火药是一万贯。”

赵玉看九公公，九公公小声道：“陛下，未调配之前一石平均价是六十五贯。”

赵玉一口血没吐出来，加工后竟然涨了一百五十倍左右。除了这人，估计谁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劫身为皇帝的自己。欧阳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微臣的钱也就是陛下的钱。微臣人口甚多，这个要吃，那个要喝，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少哭穷。当朕不知道吗？而等倒卖马匹，而后将质子军，铁鹞子的军马、冷椴甲和西夏剑民间私卖……”

欧阳忙道：“陛下，那是微臣拿点本钱回来。”

“一石一千贯”

“微臣并非奢靡之人……”

“两千”

欧阳沉默会道：“一万”

“三千”

“陛下乃是九五之尊，内有国库千千万。微臣皮厚，不怕丢人。一万”

“你信不信朕将税提高到八成？”赵玉要挟。

“那就重新定价，一万八一石。”欧阳低头道：“陛下也知道，当初微臣是怎么拿钱去填军厂的无底洞。那时候陛下可一点投资的意思也没有，和别人一起看微臣笑话。”

“投资？”赵玉眼睛一亮道：“欧阳，你军厂用的是不是厢军？你军厂用的是不是我大宋的土地？你也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股份要怎么个算法？”

“八千，不能再少了。”欧阳苦丧脸道：“再少，微臣就求陛下收下盒子。”

“八千就八千。”赵玉很满意点头，丝毫每现自己被欧阳狠狠坑一笔：“把盒子收起来。这事就这么定了。现在说第三件事，相信你也看见了，四月的东京已经非常热闹。由于有前一次武举，再加是选杭州舰队将官，这次武举不仅是朝廷关心的，也是百姓关心的。更是金辽两国关心的。你有什么新招，说来听听。”

“回陛下的话，微臣本次回乡省亲，答应伯父，不敢再当主考官。此事还是问他人较好。”

“学聪明了？”赵玉点头：“也好，朕不勉强你。但说说看法总是好的。”

“恩，这大海作战比不得陆地。先是设备要跟上。指南针，海图绘制，微臣还在设计了一套非常简单旗语。就是用挥舞旗帜的办法，指挥附近的船只，这事和张玄明大人说过，他将上表让武进士们到阳平大学上课。所以本次科举最低标准是：识字，有学习能力。其次要年轻，资质不能老，最好非某路军的将领。微臣不想有些陋习带到舰队中。再者性格刚强，海战是一个新领域，必然有失败或者是达不成任务之说。如果能吸取失败教训，奋图强乃是上品。因失败而胆小谨慎，是为中品。因失败而胆怯而一不振，为下品。陛下到时候安排他们必输之局，看他们表现而定。困兽犹斗，乃是极品。最后一点，任何将官必须有和船共存亡之素质。船在人在，船毁人亡。”

“……朕觉着你倒是最适合担舰队主将。”赵玉审视欧阳，这小子真是文武双全，几乎就没有不懂的。

欧阳惭愧道：“回陛下，微臣家有娇妻后，每出门都带最少八名护卫。怕死得很。任不得武职。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怕死，乃是国之大幸。”

“这么说你文武都不行。你当文官贪钱，当武将又怕死。留你何用？”赵玉笑问。

“这个……”

“好了”赵玉道：“你几句话就解决了三个问题。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陛下请说。”

赵玉沉默了好一会道：“童贯”

“童贯？”欧阳略有吃惊，这事他猜到一些，但是应该不会是问题吧。

“童贯封王，其在兵部也有人脉。你可知道为何河北西军全会听一个监军的吗？是因为这十几年来，西军的后勤都是他和他亲信一手包办。有一次他病了半月，西军竟然上表朝廷，说不知道去哪要粮草军需。另外此人大方非常，仗义疏财，而且非常有度量。太上皇在时，后宫妃嫔、宦官、宫女、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天子近臣等等，时不时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不少好处。因此，太上皇耳边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称得上好评如潮。更重要是其心细如，对太上皇和朕的心理具有极强的洞察力，每每能够事先预知我等的意趣意图，于是说话做事很少荒腔野板，从而大得欢心。”

“陛下，看得出陛下对童大人还是比较赏识的，但为何？”

“手握重兵，但交好大臣内侍。又和地方官员关系亲密。”赵玉淡淡问：“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欧阳寒一个，去年自己不就是这样的人吗？而且还得加上，外通辽国，交好吐蕃，与金生隙。欧阳看赵玉，赵玉却没动自己，已经给自己非常大的人情。欧阳不知道，这没打胜战之前，赵玉不会那么想。一旦有威望了，人就会胡思乱想。否则哪会有温饱思yin欲这句话。欧阳问道：“陛下意思是……”

“童贯对我大宋是有功的，朕也没打算将他怎么样。这次请他回来本是担任武举的副考。但既然你推辞，就让他做个主考吧。如果他聪明，暗示都做的差不多，应该会借这个机会上表辞去西北监军一职，这枢密院还有他的位置。如果装傻充楞，只能是……”

赵玉说了一半，不再说下去。这次无论童贯什么态度，一旦来了东京就走不了。看得出赵玉没有什么杀心。欧阳想起，当年篡位时候，这童贯是第一个支持赵玉的高级军方人氏。也就因为有最精锐的西军的支持，赵玉的篡位才会如此顺利。而伴随着韩世忠西北大捷，年轻将领派系的崛起，赵玉已经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再加这一年来，对西军后勤的慢慢控制，实际上已经可以直接到军营对童贯下手，而不会惹出其它麻烦。但赵玉还是希望体面一些。

赵玉道：“人常说，三品的大学士比不得八品的小知县。最主要就是一个实差。但三年一科举，一科举进士少则上百，多则三四百。如此庞大的规模哪有那么多的实差可派遣。”

ps：书评有新调查，欢迎大家点击投票

第一百六十八章万年历

欧阳问："而今陛下的声望自然没有问题，但换了童贯，谁去西路监军呢？"

"朕打算并西路到东路之中。"赵玉道："韩将军上表，朝廷兵力配给虚乏。东路西路本是防辽人。马匹后勤配给皆为优先，而西路则是重中之重，囤积了近五十万的禁军。但是这几十年来，宋辽边境一直和平融洽。反倒是兵力物资配给最少的秦凤路，战事连连。"赵玉道："韩将军的构想是…为犄角。秦凤路现在改名的西北军路为一点。河北东、河北西为一点。纵深东京和突前的永兴军路为一点。西北军路战线长，一旦西夏人翻脸，永兴军路和东京这点完全可以和西北军路一起驱逐西夏人。而且对吐蕃不能不防，这一点北可进西夏，西可去吐蕃，乃是犄角中之重。"

欧阳摇头："这个微臣不懂。不过如此一来，河北防御似乎薄弱了一些。"

"韩将军说，辽人不来就算。一旦入河北，河北东军将慢慢朝永兴军路西面靠拢守住敌西扩，将辽人放进河北后，永兴军路由南朝北堵截包抄。同时西北军路直取大同府。如此三军力，不仅可以将来犯之敌包围，还可乘势拿下燕云十六州。"赵玉道："但朕看，韩将军过于小心。而今西夏五年之内无再战之力。辽金打得火热，世仇加现仇，可谓不死不休。辽人几乎不可能对大宋动心思。政和年间，东、西、永兴、秦凤四路精锐一起攻西夏，如此内防空虚之下，辽人甚至都没有人上表对宋攻击。更何况其现在内忧外患之际。"

欧阳小心道："陛下，微臣是不是知道太多了？"

"不多。朕看出来了，这打仗没钱不行。让朕大开眼界的西北军路，那沙瓜几州，朕以为定然会爆大小暴*。但没想到商人一到，让当地人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赚，人人有饭吃。朝廷做不到，朝廷多是安抚，拿钱拿粮安抚。而商人则可以开办场业，让当地人干活，而后劳作换钱换粮食。这当地人对新朝廷自然是抗拒，有的还想着作乱多讹朝廷点钱粮，但是对商人却不抗拒。再加上你俘虏的铁鹞子和质子军的人游说，倒是太平得很。所以朕觉着有些事商人出面，比朝廷出面要好很多。"

"陛下说的是。商人逐利。宋好他们就好，他们也自然会为宋做点打算。而今西北军路好大一个市场，不仅有丝绸之路，而且劳力廉价，土地廉价，税利低下，货品完全可以反销大宋。而做生意以和为贵。要部族人下来干活，自然要和部族的酋长打好关系。朝廷人去打交道，再谦恭也有威压之意。但商人去打交道，则全是互利互惠的关系。"

商业进入总比军队进入要让人能接受，中原对少数民族政策甚好，但人家未必心服。商人不同，你部族不来，总有别的部族来。民族和谐与否他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是否有钱赚。

“恩，听说你已经是东南商业协会的名誉主席，你这身为商人的代表，知道这些自然是必要的。”赵玉道：“有些臣子说，担心商人坐大。但朕不担心。因为朕知道只要你不乱来，商人坐大坐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李汉写信给朕，说你此人没有一点野心，忠君爱国也不值得怀疑。朕看也是，这有野心的哪个不想朝上爬，你商场影响，如果再进庙堂，甚至是内阁，这天下就是欧家的天下。”

欧阳勉强笑下：“陛下，别开这样的玩笑。”

“朕不开玩笑，朕说的是实情。你结交官员不结交大臣，这点很好。”赵玉道：“其实上次违旨不能全怪你。朕毕竟居深宫之中，即使庙堂大臣对西夏对辽对金又了解多少呢？对了，朕想改国号为宣武，你怎么看？”

“回陛下，这改来改去微臣觉没意思。不如来个万年国号。”

“哦？怎么说？”

“将宋开国定为零年，而今开国八十年，就以大宋八十年计。而后一代一代下去传承。”

赵玉品位点头：“有点意思。这各种年号八十年间用了一轮又一轮，可是真正人们记住有哪几个？小时候听人说政和x年，朕就要掰手指推算是几年前的事。而直接说大宋六十四年，朕就能一目了然。此事准了，回头朕就下旨，定下万年国号。”

“陛下英明。”

赵玉点头：“今晚就在宫中用膳吧。”她心情着实不错，几个问题，欧阳已经一一解决其中关键。而唯一没说的童贯一事，赵玉相信欧阳心中有数。这对欧阳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欧阳去传达自己的意思吗？为什么叫欧阳呢？朝内文臣对童贯都不太满意。童贯原先交好的人由于改代，或死或贬。内宫、内侍也全部洗过。而让关系好的去说，也不合适，这会让他更加生疑。看欧阳身份得当，官不大，但有个皇家报总编名头，和童贯认识而不熟悉。虽是文官，没看轻童贯。再加本身有军功，童贯也会客气几分。

……

和皇帝吃饭其实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如果身边都是赵玉亲信就算了，偏偏还有排场。而且这吃饭贼浪费时间。一个时辰了，才吃了一半。欧阳快坐

不住了。赵玉看在眼里笑道：“知道这皇帝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吧？特别是女皇帝。”

“是啊”欧阳赞同附和一声，确实不给力。天天在宫中。男皇帝还可以玩女人，女皇帝除了看公文就是想办法打剩余的时间。自己当知县，当年可是忙得和狗一样，但凡诸事总是有代价的。要当官，就得十年寒窗。而后靠机缘、靠努力、靠智慧、靠胆识来升官。而看皇帝，牺牲的则是自由，孤独而寂寞。深宫怨妇？欧阳打个寒颤。再看赵玉，没有半点怨妇的味道。而今只有意气奋，野心勃勃。野心并不是贬义词，特别是对现代人来说。有野心可以理解为有理想有目标。在古代这样的人不多，欧阳看的多数人都是跟随日子飘荡，很少有为命运抗争的人。祖先留下的生活轨迹，他们就跟随着重复。当然，自从自己来了，很多人就有目标了，最少有个赚钱的目标和动力。

赵玉道：“小青快出嫁了，你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欧阳忙道：“回陛下的话，微臣已有妻。这次来东京就是来吏部登记在册。”

“啊？”赵玉一楞问：“谁？”欧阳没一点动静突然结婚，还真是吓到了赵玉。

“梁红玉啊回乡省亲。我伯父对其赞不绝口，所以就撮合了。微臣想，这伯父和微臣亲爹一般，话不能不听，于是就从了。”

“是吗？”赵玉轻摇头道：“你啊不是朕干涉，只是朕看你家夫人性情可不象是个安分当做闲内助的人。”

“其实是微臣实在受不得媒人烦扰，干脆就娶了梁红玉。”

“你就不怕小青知道了伤心？”

“回陛下，小青和微臣在一起那年纪，根本就不是稳定感情的年纪。今天爱这个死去活来，明天可以为那个去上吊自杀。说不上什么伤心。看东京，多的是风度翩翩的才子。微臣哪攀得上郡主。”

“唉……说你没野心，确实没野心。”赵玉已经就想欧阳什么都没需求，是不是有阴谋。最近看清楚了，这人还是比较淡泊的。钱不能没有，但也不需要太多。权最好有一点，没有也没关系。她和欧阳似乎都忘了那天晚上生的事。欧阳忘是正常的，一夜*嘛，在酒吧是很正常的，以后即使遇见，也当做没生一般。而赵玉忘记，原因要复杂的多。

欧阳转移话题问：“陛下，这小青郡主嫁给谁啊？”

赵玉摇头：“由于朕无子女，小青身份特殊。她既不是皇家血统，但又和朕关系亲密。辽、金两国都派人来提亲。朕倒有点犯难。”

政治联姻啊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是小青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好事就是小青会过得很好。按照目前来看，宋越强大，小青地位就越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女人嘛，到了年纪就知道，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比找一个自己爱的人要好。追求什么爱情，爱情就是流星和那啥……

欧阳再转移话题：“陛下要觉着闷，可以出宫巡游，到处走走。微臣那阳平大学都是大宋将来的栋梁之才。西北军路也可以去看看。对了这七月又是一届大宋蹴鞠赛。本次不仅有大宋各州报名，而且辽金大理都会派人参加。”

“去你那？会不会太打扰地方了？”赵玉慢悠悠道：“前年可是有人说，没事跑来添乱嘛。”

“这个……怎么就传到陛下耳中。”欧阳鄙视九公公一眼，此人是最有可能告密的人之一。欧阳道：“这次不一样，阳平有家金尊大酒店，在郊区有四套豪华别墅，虽然比不上陛下的行宫，但总比县衙改造的舒服。”

“再议吧。朕事务繁忙，未必有时间去。”

第一百六十九章细作

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欧阳告辞出宫。宫门特意为其留住，欧阳一离开，宫门就合上。欧阳见此对赵玉还是有点同情的。展铭一干人等了一下午都没走，见欧阳安全出来终于是松了口气。而后早有人联系好客栈，按道理来说，很正常一晚就这么过去了。

但……二更，欧阳在展铭房聊完事，却现……

“盒子没了？”展铭大惊。轻轻嗅了下道：“迷香。”房间内的两名衙役不醒人事。

“恩，我也闻出来了。”欧阳吩咐：“来人，带他们下去休息。哼我特意安排了两名衙役和我同屋，没想到还是丢了。看来军厂内有奸细不是假的。”

“恩”展铭点头。知道欧阳带资料出来人不多，普通人接触不到。能接触到就是几个老师傅和他们亲传徒弟。但要是这些人没必要偷盒子，凭记忆就能写下来。唯一有可能就是有人和外面人说了，或者提到此事。而后被奸细知道。一路上欧阳人多势众没敢下手，只有在东京大家懈怠时候下手。

虽然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但欧阳也不着急，苦笑道：“原本是拿来忽悠皇帝的，现在反倒不知道是忽悠辽人还是金人去了。”

“也有可能是西夏人。”展铭还是考虑比较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那配方根本就不是正确配方。欧阳出门咬牙拿上，就是冒险担了欺君的罪名。这火药宁可毁掉，现在绝对不能公开。道理很简单，万一哪天赵玉死了，来个昏君。别人就拿更先进武器打了过来。欧阳早明白，不更换制度，秘密就不公开。不能提前近千年先来八国联军。中国人明了火药，但由于慷慨，结果反倒是被人拿了火药上门欺负。在这样的思想下，欧阳当然不会带出真配方，这盒子完全是个幌子。要是皇帝问罪也想好了，反正不会杀自己，大不了就当个平民专心当商人也不错。

清末火药配方是硝80斤、硫10斤、炭10斤。非常粗浅的搭配，而阳平军厂已经接近了黑火药最佳威力的配方。至于具体是多少，不方便说。

“很可能是金人。”欧阳道：“辽人未必有这胆子和心机。而金人做事情真有点不择手段的意思。”

“金使节团还在东京。一来是关心我大宋武举，而来是游说对宋关系。”展铭道：“要搜查金使节团，只能是上报朝廷。”

“不可，那事情就大了。展铭，我只有一个要求。通过这件事找出阳平军厂的奸细是谁，但不要惊动。养着将来有大用。”

“大人放心，绝对没有问题。”展铭拍胸膛。先前虽然有查，但敌人在暗处，他不动，就没有什么办法。而今在时间这么紧迫情况下传出情报，必然能现蛛丝马迹。

细作这词最早出现在军中，军中为调查敌人城池的布防情报而设立情报人员。后展为国家安插。白居易上表的‘请罢兵‘一文就写道：臣伏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大小尽知。从这句可以知道，当时中原已经叫中国，而且四面八方皆有细作潜伏在中国内。当然，这些人一般上不了大台面，所以危害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是可以看出，如回鹘这样和中原少来往的国家已经派出细作，辽、金、吐蕃、大理、西夏自然也有。欧阳悲哀的是，大宋除了自己放的记者，仍旧保持大国风度，并没有向周边诸国派出细作。即使算有，其实也就薛柄一人，伴随着和宋经济和政治交往。精通汉语和女真语的薛柄，外加神棍太虚子的帮助，最近开始受到重用。而薛柄从来没有和除了欧阳之外人联系，专心当好一名金臣。

赵玉似乎忘了有这么一号人的存在，欧阳也没提。但欧阳感觉赵玉可能确实是忘了。薛柄曾经是她下属中难得几名有实在兵权的人，而事前却消失无影，赵玉不可能没有其他想法。赵玉虽然不会派细作，但是却会利用人。西北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们遗孤，是朝廷统一收养。这些小孩长大后，必然是赵玉又可以倚重的一代人。

这件事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展铭单身回阳平，而欧阳暂且留在东京，几天后童贯将回东京，自己这名说客还是要干点事的。

但凡帝王都会顾及下名声。宋徽宗这样的人都一心惦记着燕云十六州，何况是赵玉呢。而童贯前代封王，在西军中影响力颇深，许多将领是其提拔起来。虽然不至于会哗变，但如果是宋徽宗来处置还好，赵玉处置他就有些不妥。所以说服童贯自己请辞是最好的结果。毕竟童贯几十年来也有大功朝廷，这点是无法抹杀的。

宋的几个有影响力的大臣，高俅，此人无功，并且由于当了太尉，东京禁军战斗力下降明显。梁师成，此人有破坏无建设，目无法纪。伪造圣旨，因之权势日盛，贪污受贿，卖官鬻职等无恶不作。朱勔这个怂恿花石纲出现的人没什么好说的。其余如蔡京虽然贪，但还是有贡献有点气节的。童贯跟随神宗的宦官李宪这监军，出入前线，有军事基础。其十余次深入西北，对当地有很深的了解。而西军被誉为大宋最精锐的禁军，他是功不可没。如果说此人是废物点心话，那其他路的禁军更是废物。

童贯回京，并没有太招摇。而不少人都已经听说童贯为本次武举的主考，对他的消息也甚为上心。有没机会得皇帝亲点，也就看此人。欧阳在路边的小食店看着童贯回京，前后加一起不过二十来人，这对他的身份来说已经是非常低调。

“张三”欧阳吩咐：“下午帮我去童府投名刺，约个时间。”

“是”张三问：“不过大人，按照规矩，他是武举主考。他一进府，门外全是东京禁军的人。这名刺能不能递上去还真不好说。”这叫武举的封院。为防止出现舞弊，童贯在这期间内不得会客。购买生活所需都是禁军完成。如科举一样，封院的禁军全部由大内统领。即使是记者，也不得和考官有所接触。

“可能会因为我长的比较英俊。”

也许欧阳确实是比较英俊。张三到童府外递上名刺。按照规定这名刺会备案，并且再制止访问。不过备案是备案了，但没有禁止。一名将官拿了名刺进童府商量了好一会，最后回张三：“后天辰时，广阳郡王恭候欧大人。”

……

准备了一些礼物，欧阳带张三李四准时赴约。门房通报后，童贯出厅相迎抱拳道：“久闻欧大人威震西北，今日一见果然是神采飞扬，绝非一般等闲之辈。”

“下官侥幸，倒让郡王见笑。谁不知郡王乃是西军栋梁，而今被尊为主考，可见朝廷对郡王不是一般看重。”

“客气，客气。欧大人，里面请。”

欧阳是第一次近距离看童贯，其人五十来岁高大魁伟，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黢黑，颐下生着胡须，一眼望去，阳刚之气十足，一点不像是阉割后的宦官。反而有点老将的古风。

看茶完毕，童贯吩咐：“你们都下去吧。”

欧阳这边也点下头，张三李四和一干人等都出了门外。

左右没人，童贯道：“欧大人，本王是个行武之人。什么客套话不爱听也不爱说。欧大人别告诉我，是仰慕本王来的。”

“其实，下官是嫉妒郡王。”欧阳笑道：“本来以为今年主考还是下官，结果没想到……呵呵，郡王别多心。下官有祖训，不得再担这个主考。”

“哈哈，这倒是希奇。”童贯道：“本王还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祖训。”

“郡王有所不知，下官先祖是太祖皇帝猛将中石守信的副将。后来归乡，太祖皇帝特让欧家庄免赋税百年。下官可以说是从出生就是皇恩沐浴。”

童贯抱拳：“失敬失敬，没想欧大人还是名将之后。”

“郡王客气了。我年后回乡省亲，就被族长痛斥。后来才知道欧家祖训上说：后代祖孙当官不得掌兵，掌兵不得掌权，掌权不得封王。”

“……”童贯听出点味道来，并不说话，静静听着。

“下官就纳闷了，问族长，为什么？”欧阳继续道：“族长就反问下官。这太祖英明不英明？下官回答英明。族长又说，那当今皇上和太祖皇帝比呢？下官回答，各有千秋，都是明君。族长又说了，既然这样那我问你，这太祖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下官摇头。族长说了，臣子们对君上自然是忠心耿耿，但是臣子们的亲属和下属呢？他们会不会有想法呢？下官一想，有道理啊。这太祖皇帝释兵权的把臣子们将来的麻烦给抹了，而后这些臣子们富贵一生，荫及子孙三代。又不用戎马苦难，又可以安享后半生。子女金帛，房产土地一应具有。族长又教训下官，说下官在西北掌权又掌兵。皇上圣明自然放心，但是保不齐朝内有人看下官不顺眼，东挑错西找茬总是不妥。”

童贯沉默一会道：“本王戎马二十载，西击西夏，北拒辽人。但朝中常有人弹劾本王，皇上慧眼都压了下去。但本王确实有些心力交悴。”

第一百七十章武举前夕

欧阳笑道："这恐怕由不得郡王。下官所知。这西北一战后，皇上有意在枢密院设置一个军机处。"

"军机处？"

"是啊。主要就是战略上的问题。比如对西夏当时用了耗，耗尽西夏人的国力。但这招对辽人却不管用。那要怎么对辽人呢？郡王看看，这枢密院的人要么是没上过战场的。而上过战场的又不熟河北地域，这熟河北地域的却没有战略眼光，时常就求一胜而已。"欧阳道："皇上说了，这打仗就是要规划。如同盖房子一样，要先定好建多大的房子，柱子要多高，梁要多大，客厅在哪等等。如果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先弄柱子，结果现柱子挤到了客厅，那客厅只能朝后挪，又现后面是梁，这样下来真不好办。再看以往打仗，这路出这边，那路出那边，几路齐声势了得，但是这几路有没有目标呢？是见一个敌人杀一个，还是见一座城占一座呢。"

童贯点头："有理，皇上英明。如西北对西夏一战来看，本王觉着还是有诸多侥幸。如果从一开始就有打算，那大可不用守天惶县。瓜沙两州防御薄弱，可占据此两地，西夏人大军来救，让其长途奔袭。当然，这皇上定下占据天惶县不可说不是一招妙棋。"

欧阳拱手道："这当年要有郡王在朝中坐镇，恐怕这拿的不会就七州而已，可以将西夏人彻底驱到北面荒凉之地。"

童贯忙客气道："欧大人抬举。"

欧阳叹口气道："可惜啊，皇上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组建这个军机处。皇上说，军机处关乎大宋国运，天下可领此处的只有三人。第一个是韩世忠韩将军，但朝廷为打通丝绸之路，而后还要维持此道，韩将军无法分身，再说西北粗定，也不敢轻易换将。第二个是种师中老将军，可惜老将军年世已高，连粗线地图到看不清楚。而第三个人就是……郡王你了。"

"本王？"

"对啊，郡王正处心思慎密之时。而郡王在政和年间总领大将军，四路出兵西夏。对各军路了如指掌。对北面地形又是知之甚深。对辽人脾性又看得透彻，再加军中威望，不做第二人选。"

"军机处，倒是有点意思。"童贯点点头，这是一个运筹帷幄的部门。他一个阉人贪图什么？钱？女人？都不是，自然是权利。而根据欧阳所描述那样，这个军机处的权利可以统领三军。让去哪就去哪，说不心动是不可能

的。当然也比不得自己在西军当土皇帝，不过童贯也了解欧阳前面说的话意思。看来即使自己想再回西军，恐怕也做不到了。童贯道：“童某身受皇恩几十载，皇上说去哪，童某自然就去哪。”

“久闻郡王忠心。下官佩服。下官以茶代酒敬郡王一杯。”

“慢，喝茶就没意思了。”童贯招呼：“来人，备酒席，本王要和欧大人痛饮一番。”

难得糊涂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明知道朝廷想对自己下手，这装糊涂，感恩戴德并非一件坏事。再者现在叫先礼，自己不答应或者怎样，那就只能后兵。再说按照欧阳意思说，不仅王不撤，连官都不降。唯一就是实在差遣没了。

欧阳酒场不如童贯，还没到中午就被放倒。童贯见此呵呵一笑，让张三李四扶欧阳回去休息。一出童府，欧阳就醒了：“md，还好早点装死。这家伙不是一般能喝。”

张三笑道：“兵者诡道，大人在这普通酒场上赢了童贯一局。”

“未必，他是有怀疑的，不过不想在这枝节上去怀疑。既然我醉了，不管是不是装的，就当我是醉了。童贯这做人不差，从这点其实也看得出来。要换了你们几个，没喝趴下是不会让别人走的。”

“还真是。年前喝酒，王五借口老婆一人在家，什么孩子生病。最后急了说房子着火，但我们硬不让。后来王五可是大吃苦头，被老婆跪了三天的地板。想想，那时候我们就装傻，既然他不愿意说他怕老婆，我们就当他借口是真的。这样一来两边都好下台。”

“所以啊，这局我没赢，他没输。”欧阳还是有点头重脚轻道：“这童贯也算是个人才。皇上也是明白人。要帮下面人找准位置。还是喝多了，后劲真大。”说完这话，被风一吹，欧阳吐了出来。

一马远来，大内服饰，下马后道：“皇上有请欧大人。”

欧阳呵呵一笑：“你看我这样，还能去见皇上吗？你是谁？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张三忙道：“大人，我家大人这样子真没法见皇上，不如酒醒后再说。”

“也好。”

李四见内卫走后道：“大人还是输给童贯，人家下黑手，专上后劲酒。”

“我猜一早他就猜到大人会装醉，结果就真醉了。现在估计还得意着呢。”张三道：“抬起来走吧。”

……

赵玉笑看着揉太阳穴的欧阳：“喝醉了？”

“是，头疼，想吐。”欧阳最讨厌这感觉了，这是喝到伤了身体才会出现状况。

“事情怎么样了？”

“按微臣看，童贯应该没有问题。否则不会借酒桌和微臣玩这小把戏。”欧阳这边一上头就开始装醉，但没想人家使的是陈年老酒，还很客气说年份不够请多担待。结果后来越喝越感觉上头。该死的童贯还好心打开窗户让自己吹风清醒一点，难道他不知道喝多的人最不能吹风吗？

赵玉很满意点头：“朕越觉着身边离不开你了。你真不想上朝？”

“微臣现在是地方官，陛下再宠信别人不会太计较。一旦上朝，那微臣说的话就会被误会是陛下的意思。要么群起附和，要么群而攻之。微臣如果有蔡相这资历，当然无所谓。但微臣这年纪似乎太早了些。”

“也有道理。”赵玉同意，很多官员没入朝在外放之时还是不错的。但是入朝后人际交往复杂，政见不统一，总是会改变许多。如欧阳这样挺好，一个知县没人难为他，他也不用交往什么大臣。阳平又近，有事招呼来就是。

“陛下圣明，这一个好的官员做出成绩也是要一个好的环境。比如宗泽大人就说过，他外放穷县当知县时候，衙役素质低，没有一人识字。而主簿又是一个酒鬼，他手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用的人。一个县虽然不大，但也绝对小不了。除了县城还有乡村，无奈之下他只能亲力亲为。”欧阳道：“微臣觉着提高基层衙役的素质最为重要，毕竟这些人是直接和百姓打交道。而陛下也知道，宋开国以来，暴民百起，如果下面人能把事情做到位，微臣想是不会生如此之事。”

赵玉问：“你有什么想法？”

“第一是提高衙役们的俸禄。而今有些地方衙役一年才七贯的工食钱，如果拖家带口根本没办法生活，只能是或和官员勾结，或欺行霸市。但恶性循环，如此环境商人不敢来，此地就越来越穷。陛下看而今大宋生活还过得去的几个州县，哪个都是私下提高衙役们的待遇的。或者直接钱，或者是额外补贴。”

“在讨论你入朝与否，倒让你绕到衙役去了。”赵玉道：“朕不怕和你直说，这衙役，快手都是贱业。你阳平一家搞就算了，其他人也是背地里弄。知道为什么？因为人有三六九等之分。就是你欧阳也是这么认为。不识字的连落户权利也没有，小脚女人官府不补贴税赋，连生孩子都不享受你官府的福利。虽然你是想促成这两件事，但是你别忘了，你也在给人分等。朝廷这边也是一样，你可知道为什么朝廷要限制僧侣？”

欧阳想想道：“尊道吧？”

“不对因为僧侣不纳税，不劳役。如果不加以限制，厢军从何处招募？土地谁去开垦？你认为谁会不愿意能不劳而获呢？”赵玉道：“如你说的衙役一般，衙役素质低，但是如果把象你这样高素质的人充了衙役，你是否觉着浪费。你可知道而今各行都缺你所说的高素质人？如你阳平，确实不错。但是你阳平可为大宋贡献了人才？这三年来，无阳平人禁军，无阳平人厢军，人口却是每年翻倍。但你分文不上缴税利。你可知道阳平是为何那般富裕？不是你欧阳能干，而是阳平在抢掠。你们挤垮了东京和寿州多少产业，而把多少好处收进囊中。难道你当朕真的看不明白吗？”

欧阳道：“陛下，微臣不苟同。微臣确实指使大家收购产业。但是陛下比较就知，以前一场每人每天出一件商品，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出三件商品。生产成本降低，再加技术完善。质量和价格都是之前无法媲美的。当然确实有部分人破产，还自杀。但是如果没有吞并和竞争，社会是没有进步的。”

“朕知道，朕也知道阳平在西北战事，和战事之后阳平商业协会的贡献。但商人贡献都是图回报的。”

“……”欧阳沉默一会：“无利不起早，这不仅说的是商人。即使阳平的衙役没有那份诱人的薪水，他们也不会自律的。”

“说到重点，就是个利字。”赵玉叹口气：“商人逐利千古衡理。而你在让全大宋百姓都开始逐利。以利益而驱使他人，你觉着将来这朝堂上还有宗泽、李纲这样的人吗？”

欧阳知道赵玉说的是真理。因为激进逐利，道德水平必然会下降。一边是社会的进步，一边的道德的沉沦。难道真的是成反比吗？现代人的冷漠是怎么来的？很多新闻都说过，某人因为帮助一人，结果反被那人冤枉的事。为什么要冤枉，当然就是利字。而如此事情一多，全民道德水准下降。前不久一个新闻，一名大婶被车撞了，老外经过下车要帮忙，但同行的中国助理制止了他，助理下车把现场拍完照做为证据后，才对大婶进行救治。而在宋朝，欧阳审案，什么纠纷两边对质，做贼那个必然心虚。这为什么？就因为有一条道德的无形力量在约束。而现代多是法律约束，大家都懂法，大家都玩法。

赵玉见欧阳不说话，语气缓和点道：“朕也知道，你还是有心的。阳平商业协会内部规定，即使是吞并他人产业，也有适当的补偿标准。或入股，或钱买断。也还没有出现用钱勾结官府，无良欺霸之事。但有没想过，哪天你不在了，这些商人还把这些规则当回事吗？陈东上表举例子说，比如东京鸡肉全是一家所产，一旦这场将鸡肉价格提升十倍而追求暴利，那百姓买不买？”

垄断的弊病欧阳自然知道，但如果不垄断，就无法快推进社会进步。欧阳道：“陛下，微臣会在近期内起草商业法，用此手段对陛下担心问题进行约束。”

“恩，茶有茶法，盐有盐法。”赵玉道：“对商人还是要说法的。你写好之后让人送过来。朕亲自过目。”

“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欧阳现赵玉已经越来越老道。考虑事情也越来越有逻辑。而自己根本就没进步，都是在吃老本，用的手段也都是借鉴现代社会或者历史上的做法。统治者哪能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暴民，但有时候很无奈。比如说梁山八百里水泊，朝廷因为宋徽宗的无节制挥霍，对西军东军的粮钱根本供应不上，只能把水泊收为公有。

赵玉当然也看见商业展带来的好处，国库充实，百姓安康。以前不是没有皇帝想过建立水师，但花费颇为巨大。而生产力提高后，造价等问题就降了下来。但有利必然有弊。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平衡，才是赵玉这统治者最想知道的。而欧阳立商业法就能把商人有一定的限制，这对平衡之说绝对是个好事。

……

又过了几天，童贯上表朝廷，说自己年事已高，恳请辞去西军监军一职。朝廷同意后下旨，任命童贯为枢密院军机处参知政事，官居二品。同时将河北西路和河北东路合为河北军路。三犄角进可攻，退可守，守护互望的北面军事大体结构正进行大改造。所有细节皆由张玄明负责。

又过几天，朝廷和皇家报同时颁布了大宋商业法。对商人进行了一些限制。比如一些商品禁止囤积居奇，一些商品禁止县外买卖。跨县商业案件都由各州提刑商业司负责，州衙和县衙不再干涉此类纠纷案件。并且规定一旦某商品价格反差过两成时候，户部有权派人询问，如无正当提价或降价理由，论罪。等等此类，总的来说，如同是加强中央集权一般，朝廷加强了对商业的监视集权。削弱地方官对商业的控制力。同时法令也保障了一些商人利益。总的来说，这次商人利益不仅牺牲不大，而且还有好处。牺牲大的是地方利益，加强了中央权利。

阳平商业协会之前对民生产品都有规定的，而对哄抬物价也有规定。商人们见了这法则，都知道对自己经营的干涉不大。而且一旦当地有官府为难商人，还可以直接去州提刑司上诉，乃至可以直接投递状纸到户部。当然，这么一来，也削弱了阳平商业协会和东南商业协会的影响力。不过股东们却胸有成竹，因为欧阳无意解决了他们一个大担忧。之前已经有非常多人担心商业协会权限过大，影响力过大的问题。而今这法令一出，朝廷采用是比较温和方式，虽然失去了一些权利，但商人毕竟不是政治家，说的毕竟还是利益。

而牺牲最大的地方官们，也很懂事，他们开始对行业入股。不贪污，不受贿，每月只求花红。事管的少，又有钱拿，这商业法出台，对他们来说并非是没有一点好处。

……

武举还半个月，回阳平欧阳正在书房看一张银票样板，边看边摇头：“不行这银票成本是高，但是我们印制的多是百贯，相比之下这成本就很低了。但仿冒成本太低，回去告诉苏千，让印刷厂师傅加紧研究。银票是拿来流通的，必须是有点防伪知识的老百姓都能认清真假银票。这个银票要认还得上两天课。”

“是”来人带了样板告辞。没人喜欢揣了一大包铜子上街。而交子面额小，流通量少，铜钱还是主要流通手段。银票本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技术不成熟，仿造容易，不能为。最少要做到欧阳也仿造不出来，这才算成功。

白莲通报：“大人，完颜兰求见。”

“她来阳平？还求见？”欧阳没说见不见，而是看几份皇家报简报，里面写了，在耶律大石和大批火箭车的帮助下，辽人上月连克三城。而今战火逼近了黄龙府。两边形式似乎回到了护步冈达之战之前。当然，而今女真的军力不会再是两万，而是三十万。欧阳大概猜到了是什么事。把简报收起来道：“有请。恩……一会请夫人上茶。”

“是”白莲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开口。

第一百七十一章武举惊变（一）

完颜兰似乎没变，脸上还是冷冰冰的，表情不多，貌似韩国人造美女，也没带随从，单身一人。而欧阳身后却有武功比较好的张三和李四两人。没办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欧阳拱手迎接：“完颜郡主，好久不见，请坐。”

“是啊，好久不见。这阳平可是一天一个样。我也险些迷路。”完颜兰客气一句坐下，态度还是比较友好。

“看茶”欧阳说了一声。

“来了”梁红玉端了两杯茶上来：“请用茶。”

欧阳忙站起来道：“夫人，怎么亲自上茶。”

“完颜姑娘是故知，再说红玉有今天，也要感谢完颜姑娘。”梁红玉把茶放在完颜兰面前道：“完颜姑娘请用。”

欧阳纠正：“夫人说错了，是完颜郡主。”

“谢谢”完颜兰勉强笑下，拿茶喝了一口。

梁红玉坐在欧阳身边问：“不知道郡主登门有何公务？”

“公务说不上，只是偶尔心血来潮，来阳平看望下故人。”

“也是。早听官人说起，郡主乃是女中豪杰，在阳平也居有多日。而今阳平变化婆大，不如红玉带郡主到处走走？”

两个女人对话，欧阳就在一边喝茶，心里在揣摩着完颜兰上门的原因。辽人而今火器虽然说不上普及，但也是很有威力。特别是携带方便，使用简单的甩手炮，完全抵消了女真人在冷兵器上的优势。年后进的一批攻城专用的炸药包，更是让女真人恐惧。无论多结实的城门，两个炸药包必然摧毁。如文明这个单机游戏，身为中国展出万里长城就可以保不受侵略。但到了火器文明时代，万里长城就成了摆设。只会冷兵器，也只有冷兵器的女真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无论是士气还是损失。

但女真人很怪异，他们不求拥有和辽一样的武器，却是希望辽和他们一样没有武器。对这点欧阳很不明白，后来想想才恍然，明朝时候已经有威力巨大的开花炮，但到了清朝时候却制造不出来，清末的火药配方比明还不

如，专家给出答案是丢了，从这可以看出女真人的想法。欧阳不知道的是，想法大概对，但清朝满人并非宋时女真。

面对梁红玉的热情，完颜兰终于道：“欧阳，能不能单独聊聊？”

欧阳没回答，手按刀柄的张三先说话：“皇上有旨，欧大人不得单独会见金人。否则一干侍卫全部问罪充军。”这条是有的，不过不是圣旨，而是手谕给展铭。赵玉生怕欧阳利益上脑，被金人给吃了。

完颜兰摇头：“我没带武器。”

李四道：“展大人不带武器，可以搏杀一只猛虎。”

梁红玉笑道：“郡主不要介意，这皇恩浩荡，我等总不能不给皇上面子。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

完颜兰想想，看来也只能这样：“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希望阳平军厂停止对辽供应火器。

“噗嗤”梁红玉笑了出来道：“郡主，您不是开玩笑吧。我家官人这军厂每月能有几十万贯进帐。这说不卖就不卖……再说，朝廷也是同意的。不过我听官人说起，朝廷已经有所松口，这甩手炮一类的东西金国也是能卖的。”

金国？金国根本买不起。金国和辽人比财力，等于西夏和大宋比财力。完颜兰不知道，宋国现在在找金辽平衡。金人要是输太惨，那谈判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临潢府的谈判一直在进行。而今宋已经那回了燕云十六州最穷的一个州——莫州。而今正在谈第二穷的州。赵玉也想明白，钱国库有，主要是土地和成就。历史上谁管你这州是穷是富裕，拿回来就是功劳。

而今金国打得很惨，宋这边也有所担心。童贯下密书给欧阳，让他想点办法让金人有点还手之力。最好能反下辽人一两个城，这么打就好看了。而今军机处制定的战略就是：利用金辽关系，用金钱或者其他代价拿回燕云十六州。欧阳想到办法就是走私，一来因为免税可以降低销售价格，二来不会引起辽不满。但是好处还是要的……

金辽去年打了四战，辽一败三胜，很占便宜。唯一输的一次是被偷营，而后被追了百里地。但连辽人也没想到的是，女真人缴获了不少火器但却没拿出来用，也没有进行针对的研究。

完颜兰惨笑一下问：“这金人还有值得你欧阳贪图的东西吗？”

“有啊”欧阳道。

“什么？”

“人口”欧阳解释：“现在用不到，但不久之后就用得到了。”

“哼，你当我们女真勇士是什么？”完颜兰怒。历史上金国人口极少，史载，最后金国因为人口缺乏，远渡日本抓了几百人回来当劳力。欧阳和金人谈人口，相当是问老虎，你卖不卖皮。

欧阳摊手：“郡主，你也知道我是生意人。生意人讲究是拿出最少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回报。朝廷已经否决了你们拿土地换武器的提议。你我都知道，你们皇帝阿骨打信誉实在是不怎么样。如果你不能提出更有利的方案，我看我们没得谈。”完颜兰问：“你还看中我们女真人什么好处？”

“只有人口，而且是壮劳力。大宋西北路那边，因为在履行和谈前，西夏人劝走了很多部族，而今导致那些地方生产力严重不足。而西北苦寒之地，中原人也不爱去。虽然朝廷现在改流放地到西北，但郡主也知道，那是杯水车薪。而今大宋太平安乐，想抓人去真不容易。如果金国愿意提供两万的青壮，去西北无偿劳动三年的话，这条件我们就可以慢慢商量。对辽人出口火器是朝廷说的算，但我可以延缓工期。如果金国有需要，我还可以开设海上走私路线。不过，话说回来，就一个前提，此事属于私下交易，大宋或者阳平都不会承认有走私事情生。”欧阳提示：“两万人，三年。从你们使节团来宋也已经半年，其实三年时间很快过。三年之后这些人还是金人。”

对一个军事国家来说，两万人就是两万勇士。完颜兰感觉很悲哀，国家穷困到要出卖劳力。欧阳这边也有算盘，按照西北现在工薪，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薪水是两贯钱。那三年就是七十二贯。两万人就是一百四十四万贯。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劳动力紧张，而且还能捞上一笔。再说，三年后还不还的……阿骨打做初一，自己就不能做十五吗？

欧阳道：“当然，这海上运输货物还是要钱的，这两万人只是我们开始信任的一个先提条件。”

“你不去当强盗真是太屈才了。”

欧阳笑下道：“我为刀俎，人为鱼肉。实话和你说，如果换了我个人的意思，等金人被欺负到不行时候，就让金国并入大宋版图。我相信女真人了解契丹人将来会怎么报复。而那时候契丹人已经疲惫，国家也因为战争而烂成一团。只不过朝里人目光短浅，一心惦记着燕云十六州。”

“……”完颜兰不说话。

欧阳道：“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而今我确实没办法。如果你同意这些条款，可以和张玄明张大人直接联系。如果没有其他事，郡主请吧。”

金国最痛苦就是和辽国进入了拉锯战，两边仇恨之深，已经是不死不休的一个局面。而最最痛苦莫过于宋朝不仅隔岸观火，而且大战争财。宋朝这个庞大生产力的怪物一旦耸立起来，金辽即使联合恐怕也未必是其对手。完颜兰在宋呆的时间不短，非常明白，即使金人灭掉了辽人，宋人必然要下死手。也就因为这点，完颜阿骨打上表称臣，但这在中原几千年来屡用不鲜的招数今天没得用了。

看以往无论是匈奴还是突厥，当弱小只要表示和中原和顺，不仅能避免两边战火，更能从中原得到莫大的好处。中原无论谁当皇帝，对藩王的赏赐从不吝啬。但这次宋朝却转了脑筋。不图虚名，只求实际。自从西北大捷后，朝廷以仁义治国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完颜兰不知道的是，商人渗透朝廷是为主要原因。宋朝士族力量是很强的，而一旦士族和商人勾搭，后果就成了这样。比如杭州舰队，如此大修土木的工程，朝廷反对声音寥寥无几。大臣们几乎是一边倒的拥护。对辽长期和谈收取十六州，朝里也没有意见。不动兵枪拿回十六州，没有再比如此更好的结果。

金人的生存空间因为宋朝的态度转变，而一步步被压缩。护步冈打前后，女真人以战养战，全民皆兵。没想火器犀利出现。辽人迅巩固了防线。耶律大石还学习宋的'耗'字诀，利用辽比金强盛的国力，来一点点消耗金人的实力。金人掌控版图虽然不小，但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再加是军事之国，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人数比例过少。再下一步，伴随宋对海上走私的打击，金人将更加困难。更别说宋人火器进步加强。

“告辞”完颜兰见谈判无果，也不可能再有进展，于是起身告辞。

欧阳吩咐：“夫人，帮我送客。”

“郡主这边请。”

……

五月中，欧阳上京。不过不是为了武举考试，而是为了报道武举考试。欧阳租下东京一家印刷厂一个月，所有稿子都由东京出。而这次武举名单一过来，欧阳惊喜现岳飞出现了。这个没有政治觉悟，但擅长打仗的人一直是欧阳耳闻人物。在特区，第一位是关二爷，第二位就是岳爷了。他的故事欧阳打小就知道。也特意留意一些对岳飞的历史分析，很多人都说岳飞之死，就是因为其没有政治头脑，和皇帝的思想战略有冲突。有兵权有声望，但是除了掌兵打仗外，没有其他需求。

其实宋已经有实际例子。狄青功高被贬，他就很不明白为什么，宰相文

彦博悄悄告诉他："无他，朝廷疑尔。"非常不讲道理简单的理由。这样的人达的快，但死得也快。

周掌柜重点推荐了一名水军将领，名李宝。年不过十六，非常年轻。周安是听说此人虽然出身农家，但非常重气节。小小年纪就能说不愧天地乃为大丈夫。而后观察现，其人不仅有气节，而且也有胆略。于是就施点小恩，把他安排到漕运中当个兵丁。四月时候，打听其它左右漕兵，大家都说此人性格合不来。其因为顾公忘私，惹漕运将官大怒，罚其连当三值，两天两夜，仍旧坚持不偷懒打盹片刻，周安见此人确实可用，于是就将其以乡兵兵头身份推举到武举。

而这批参加武举将领都是清一色年轻人，最大不过三十五岁，最小的十四岁。有的出身将门，有的出身商贾，有的出身士族。韩世忠和刘锜两名将军的伟功让即使是士族也对武举来了兴趣。更何况本次是挑选杭州舰队的将官。虽然大家不知道主将是不是也从这边产生，但是杭州舰队规格颇高，杭州舰队设帅司，就是经略安抚司，乃是从三品的大官。下面的正将也是六品之上，即使是副将也有从七品的待遇。

宋朝虽然重文轻武，但是工资却不是这么算的。正一品宰相每月三百贯俸禄。而正二品武官节度使却有四百贯，并且每月公用钱有的重军路达到万贯可以支配。即使到了南宋，经济拮据时候，官员俸禄就一半，但是武将的钱还是全部照给。如此眼热的职位，谁不想抢呢？

本次武举也是有规定的，任何参选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推举。或者是县级以上推举。但凡沽名者，事后将追究推举人。第二，将官子弟。朝廷在册九品以上武官子弟都可参加。但凡四品以上差遣将官必须推举一人参加。第三：参举者必须识千字。

条件很宽，而且还有强制推举，本次参加武举人数竟然突破千人，这可以说是宋开国以来最大规模一次选拔人才。欧阳私下和主考童贯有联系，两人密谋了三天，制定出了一套选拔规矩。虽然有人想和童贯打招呼，但内卫负责起居，除了皇帝只有欧阳可以见到童贯，谁也没办法。而欧阳也有人套近乎，只不过其身边跟随不少记者，一见有人套近乎就先采访：你家参加武举的叫什么？结果欧阳也是生人勿近。

而副主考是韩世忠、种师中，还有一干陪衬的枢密院和礼部的人。韩世忠显然成熟很多，回来后也没去拜访欧阳，任何访客一律不见。种师中倒是有开门接待，但年事已高，大家一见才现，这种老将军也是当陪衬的。

在开始前一日，大家也看明白了。真正主考其实是三人，童贯、韩世忠还有欧阳。童贯负责识人，韩世忠负责能力鉴定，欧阳负责出点子。而每人都有御史台的人全程监视。宋朝对作弊的严格态度不是盖的。

……

东京校场，一千多名汉子全部换上禁军服装在禁军校场站立，每人背后还有一个编号，面前是一张桌子还有石头压住的纸、水和墨。将台上三十几名主副监察坐立，而欧阳带的记者团则在侧面。童贯左右看看，站起来喝道：“我乃本次主考童贯。这位是副主考韩世忠韩将军……”被叫到名字的依次站起来。

介绍花费了不少时间。介绍完后童贯坐下，也不说话也不言语。烈日暴晒了半个时辰，将台上的人喝了几碗酸梅汤后。童贯再站起来，从身后拉出一个人来道：“为将者，令达而行。上将言语，必然要听之详细。军情紧急复杂，一字可生，一字可死。现在你们就写下我手拉这位大人的官职，还有名字。交头接耳者，驱逐出场。开始”

李逸风擦把汗道：“大人，这不是扯淡吗？三十几个人怎么认得到。而且童贯话语还带家乡口音。”

“军中传递消息，经常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消息无法完整传达，口音也是你说的一个原因。”欧阳道：“不过那人不是官，是京郊借来一个百姓。这题其实考的很深。第一考注意力，是不是真有人能记下。第二考观察力，从此人表情来看出此人是什么人，你也知道，童贯刚那动作可是粗鲁，有谁会这样对一个有官职的同僚吗？童贯前面提示了，令达而行。可是如今命令不明确怎么办呢？这轮被淘汰的人就是，写错了百姓身份的人。而晋级的则是白卷、写对，或者是分析对的人。”

李逸风恍然道：“我明白了，就是在军情不明朗情况下，你可以分析，可以静观，但是绝对不能乱猜。”

“恩，这边写错了就一道题，而领兵后猜错了，就可能要死几万人。”欧阳再解释：“交白卷为稳重，不轻易下笔。童贯说这样的将领会立刻铺设后路，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准备。”

第一百七十二章武举惊变（二）

一声金响，十几名禁军进入考场。将偷窥他人答题的人拿下驱逐出场。童贯道：“这当将领以后，你们是不可能再靠别人。你带领一万兵马正在行军，而后敌情不明，难道你们也能作弊？为将者，没有侥幸。收卷”

第一批被淘汰了一百三十人。那边看过试卷后，欧阳让人拿了过来。看岳飞和李宝的。李宝没有意外交了白卷，他这样性格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会糊弄欺骗瞎蒙。而岳飞卷子却是准确的写上了此人的官衔、名字。看得出童贯也有点惊讶，让岳飞跑到跟前，一一的细问下去，让其吃惊的是，岳飞竟然能说出这边大半人的官衔和名字。

按照现代来解释说，大脑会自动排斥一些无聊的自认为不重要的信息，而这么无聊的人物介绍要记忆这么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强制自己去记忆。这必须是注意力非常集中的人才能做到。而后还暴晒了一个小时，即使是强自记忆，也会因为是短暂记忆而忘记。这就需要点专业，观察细微，在叫一个名字时候，能观察到他和别人不同之处。

童贯治军很严厉，否则也不会让西军成为精锐。当下也不休息，继续道：“你手下有三名正将，十二名副将，四十二名校尉，还有一万二千名名军士。现在打了胜仗了，一名正将拔旗，一名正将保障了粮道，一名正将保护了主将。现在朝廷赏赐你一万贯钱，你要如何分配这钱。并且说明分配的理由。开始”

欧阳道：“利益分配这是最深的学问。以往很多战例说明，这战利品分配合理不合理，是一支军队有没战斗力的标准。你想你杀十个敌人拿了一贯，别人杀了三个人也拿了一贯，有的怕死躲在后方，也拿了一贯，大家心理会平衡吗？而朝廷不可能把赏赐分那么细，那就要看主将们是怎么想的。”

李逸风点头：“大人，其实最主要就是三名正将如何分配是吗？”

“正将副将是有战功表的，惟独没有战功表的是这些军士。正将即使没拿到钱，兵部那也会有记录。而军士没拿到钱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些将领都明白，明面上的赏赐最好都给军士，平均分配给正将给下属，还是按功劳来兑现，或者说三将功劳大小认定。最最主要其实是分配理由。为什么要平均分？为什么要给某将多点？”

“如果大人分的话？”

“我就平均分。”欧阳呵呵一笑道：“当时刘将军可是很不满意我这分配方案。最后我让他去做主。”

“收卷”

这次童贯送过来了三份卷子，能送过来，说明他比较看重这三份卷子。人老成精，为避嫌疑，他所有看中的卷子都会给韩世忠和欧阳浏览。而欧阳这边还有皇家报的报道，需要炒作出色的举子。毕竟这是大众的需求。

第一份是李宝，他的主张是三将都有功劳，缺一则不可能有胜战。在军队中本就是各司其职。所以他意见是将赏赐平分三将，三将再分到下属中。

第二份是岳飞，岳飞认为攻城拔寨是以血肉相搏，其危险程度和重要程度高于其余两职守，而在三职中，拔旗职守最没有人愿意担当。所以他认为，拔旗部应该多予赏赐。并且说明，自古来，攻城之伍历有嘉奖，比如第一个进入城池，第一个上城墙，这关乎全军的士气。

第三份是一个叫木石的二十岁参选人。欧阳第一眼就吃一惊，这木石竟然是阳平推荐的举子。可是自己一点都没印象啊。不过也难说，自从工作分流之后，这种事就是甘信做主。甘信岳丈又有那名头，未必就会为了一两个闲杂人等和自己说。

欧阳看那答题，上面写着，军曹记功，赏赐要以个人为主。先拿一部分赏赐给最为英勇的将士，而后再以三部过失得功而论。即使拔旗，但代价惨重亦可少赏。即使押运粮草但兢兢业业，也可以得重赏。木石还说，在军队中，没有可能让部将选择职守的可能，应是主将分配。

三人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是各自看法都有道理。在宋禁军中虽然有分差，但是赏赐有的分，有的却不分。并没有明文规定。

当场阅卷耗费时间颇多。等三轮完毕日已西斜。看得出这批人身体素质还是过得去。从午时到日落，仅仅晕倒十几人。很多人说宋军训练负重过美军，虽然也有很多人并不同意，但也可以知道宋军锻炼还是比较艰苦的。这其实是第四关，考体质。身为一个将领比士兵还先歇菜，那是不行的。

高俅当太尉来，东京禁军玩的都是花架子，一起喊号子一起舞刀分外好看。在阳平运动会之后，东京的禁军才开始向东西两路军看齐。士兵的体质问题是宋军中衡量实力一个很大标准。宋人缺战马，所以步兵体质显得尤为重要。

于是第一天武举就算是结束了，十只去三，这让很多人都认为这批武人的素质都不错。按照欧阳的意思，为保证公平。所有举子全部单间睡眠，伙食供应一日三餐。由东京禁军负责管理。任何人不得窜门打扰他人休息。欧阳这手并非没有顾虑，以往文武举，在科举前后都会有一些小聪明人拉伙拜山头，妄图为将来可能的仕途多交几个知己。甚至生科举前醉酒无法参试的事件。有些人固然也是愿意多点朋友，但有些人则是面子问题，勉强接待访

客。

而童府这边，童贯、韩世忠和欧阳正在讨论，九公公亲临现场。御史台也派人来监视这场会议。

韩世忠先道："这三人中末将觉着木石有点怪异。从履历上看，此人并为有行伍经验，但在烈日下挺如松，显然是有多年的训导经验。其答题工整，非曾从军之人不可能做的出，此人是阳平县人，欧大人还请上心。"

"没问题，下官已经派人回阳平查此人祖宗十八代。"

童贯点头道："还有岳飞，显然是习过武的。在推举人介绍看出，其十二岁时，一枪在手，一县无敌。这等人才似乎去海上浪费了些。如果真有如此本事，投奔韩将军帐下，假以时日，必然是陆路一员猛将。"

欧阳道："猛将再猛，最多一个打十个。郡王带兵多年，亦是运筹帷幄，威名远扬。"

童贯笑道："见笑。如欧大人说的。我们先选帅，再择将。如果真让一名帅冲进敌阵，那其他兵马谁来指挥。"

九公公一边插嘴："李宝呢？"史载，李宝，生卒不详，1139年也就是十几年后聚众抗金。有此威望推测应该最少是中年人。失败后投奔岳飞，被任命为河北路统领。说明其有一定年纪。金帝完颜亮分兵四路大举攻宋，其中由海路兵7万，战船6oo余艘，企图攻取临安。李宝被授为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率水军3ooo人，战船12o艘迎击金军舟师。胶西现金军船队正在停泊避风，他利用金军不善水战、战船油帆易燃的弱点，乘其不备，借助南风，用火箭、火炮等兵器施以火攻，继以短兵格斗，一举全歼金军舟师。其后不问政治，无人迫害，老死。可以说此人是中国海战第一人，实力如此悬殊，并且还取得全歼战绩，最后间接逼死了金皇。

"按今天看，此人表现不亚另外两人。"三人想想后，韩世忠下定语："看推举人说，此人甚有气节，在漕运司当兵丁时候。上司命令他站岗两日，他不仅遵守其间不偷懒，并且最重要是，他不问为何要站岗两日。此人性情末将很是欣赏。"

"韩将军，你想挖人啊"欧阳笑下："两位，如果你们要挖人，你们会挖谁？"

韩世忠道："李宝，此人性情当可为一员猛将。忠于职守，放哪都放心。"

童贯笑道："那本王只能要岳飞了。如当真如此武艺，派为正将，对敌中

可出奇不意，其作用不可估量。”

欧阳道：“那木石就没人要了？”

韩世忠道：“此人还不了解，但岳、李二人性格是跃然纸上。如果我和郡王没看错，木石隐瞒行伍经历大有可疑。”

“恩，推举人写的是县衙……”欧阳站起来道：“干脆，我就去拜访下这位木石。”

“也好。”韩世忠道：“不过，为防万一，大人还是带上侍卫。”

“好”虽然三人都没说，但都疑虑此人可能是细作。阳平展起来后，各地形形色色的人增加了很多。不象其他地方，来个生人，几个八婆就传得谁都知道。阳平有难民、生人来反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九公公道：“咱家和欧大人一起去吧。”他带有两名武功好的内卫，再说他出宫目的就是赵玉要他重点了解这三个人。先前因为禁军封院，自己没好意思去打扰。现在欧阳提出，他还是有兴趣的。

……

举子们的休息地是借了郊外广德宫的闲置厢房。欧阳和九公公到了，守卫还不让进。直到欧阳出示赵玉手谕，又来了禁军指挥使认得是九公公，这才放行。九公公得意一笑：“欧大人，咱家有时候可是比你有面子。”

“多谢九公公。”废话，你去阳平看看，你要是能借到一文钱算你厉害。

十几排整齐的厢房，门上挂着牌子，每个门外都有一名禁军站立。此排场看出，朝廷是非常紧张这次武举。禁军让开，欧阳敲门：“开门”

“……”里面没声音。

九公公问：“会不会是睡了？要不明天再说？”

“开门”欧阳加大嗓门，左右厢房伸出了不少脑袋，但这编号197的厢房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欧阳问禁军：“里面人离开过吗？”

禁军回答：“回大人的话，没有。不过晚餐后进去就一直没出来。”

有点蹊跷。欧阳挥手，两名内卫明白，一名内卫手揌刀柄，另外一名直

接抬脚把门踹开。厢房内非常简单，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桌子上有一些行走江湖常用的化装品。厢房内空气有些闷热。但床上却有一人用棉被紧裹身子，只留一些头在外面。

“是不是生病了？”欧阳看九公公，也难说。虽然先前少人晕，但是回来后不少人都有中暑的迹象。这里也特意安排了太医。

九公公点下头，一名内卫上前，轻轻扯了几下被子，但被人抓了实在。回头看了欧阳一眼。欧阳点头，内卫一使力气，把被子用力一扯。但没想到，被中人力气不小，内卫这么一扯，竟然没扯动。

这么一来，谁都看出不对，两名内卫立刻刀出鞘。门外禁军出警报，立刻有巡逻禁军在房外侯命。

这时候，床上人突然跳坐起来，而后被子一掀，表情担忧看着欧阳。

欧阳一见，险些昏迷。上帝……这年头真是什么事都可能生。比如自己的穿越，比如这家伙竟然是……自己老婆。姓梁名红玉。

梁红玉怎么会在这？当然会在这。她早就向欧阳表达自己的理想是戎马生涯。而朝廷这次举将，早让她心痒难忍。本来也不敢去，后来不知怎么着听了花木兰的故事越想越有道理。再加欧阳经常说人的理想，还有自我价值实现一些当代的话语，于是一咬牙就来了。

九公公阴这脸道：“欧大人，你是不是要给咱家一个解释。”

“这事情……哈哈，误会，都是误会。”欧阳庐山瀑布汗啊，姑奶奶你想来直接说啊，难道你就肯定我不会答应？虽然本次武举没有说明女性不能参加，但这改颜科举是为大罪。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麻烦您老就没考虑考虑？

“误会？”九公公道：“这话留着和皇上说吧。欧大人，欧夫人，两位请上马车”

……

梁红玉胆怯道：“官人……”

“你就不想想后果啊。”欧阳叹气，也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将心比心，这年龄自己自己是不会想什么后果。否则也不会被人哄骗去当卧底。当初就是电影看多了，好玩，刺激。欧阳苦笑：“你说这事传出去是佳话呢，还是笑话？”他当然知道梁红玉是有理想的女人，在自己耳边说了不下一千次，说其最想干的就是领兵打仗。他一直也没放在心上，毕竟是封建女人，再说还结婚了。***，没把她肚子搞大，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

这事有多麻烦？应该是非常麻烦。刚摆脱了自己掌兵的负面影响，没想到自己老婆奔舰队主将去了。最最麻烦是向皇帝怎么解释呢？说一不小心，老婆溜了出来？这对欧阳和当前气氛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美谈，而是笑柄。当然，欧阳不在乎。但是你不在乎，不代表官员们不在乎。欧阳苍蝇再小也是士族，士族是不会看这种笑话生。

“红玉没想那么多。对不起官人。”梁红玉也知道是玩大了。不过她哪次不是玩大？

……

赵玉深夜被叫醒，本来很不高兴。但听说这事，看着殿下两个人也是啼笑皆非。暗暗还是佩服梁红玉的气魄，有当年自己篡位时候的魄力。赵玉肘撑龙椅，手撑脑袋：“朕还想是不是东京有人造反，才有人这么大胆子打扰朕。没想是你们这对鸳鸯。”

九公公忙道：“回陛下，这事要没个说法，明日武举不好进行下去。”

“不怪你，宫中孤寂，有这等事解闷，倒也不错。”赵玉道：“欧阳，你先说吧。”

“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微臣夫人又是圣人说的最难养的那部分……”

“哼什么小人与女子最难养。混帐话。”赵玉道：“梁红玉敢私自从军这胆略，朕佩服。和小人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认为朕就是小人吗？还是以为禁军将领都是小人？”

“微臣是小人。”欧阳汗，这人家孔子说的，你找人家去啊。

“不和你说。梁红玉，你说，你为何要私自参加武举？”

梁红玉道：“妾身祖上皆为大宋将领，曾祖父、祖父、父亲、兄长世代为将。由于家父犯罪，梁将一门只剩余妾身一人。妾身为女儿之身，又为人妇。官人待妾身甚好。本不敢妄想。怪只怪妾身一时糊涂。这武举在即，妾身辗转反侧，一时着了魔，请陛下恕罪。”

欧阳道：“陛下，念是初犯，不如就罚点钱。”钱能摆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赵玉不理会问九公公：“梁红玉武举表现如何。”

“回陛下，主副考官赞誉有加。”九公公回答。

赵玉道：“欧阳，你常说公正公平分析对待每个人和事。朕现在和你分析。梁红玉有三不该，一不该隐瞒夫君。二不该改容换貌。三不该假造公文。朕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这二和三，都是律法的事。按照折杖法，你欧阳视金钱如粪土，朕也不想追究。但第一条如何呢？家不和，国不兴，这是你欧阳说的。如果朕纵容，那大宋的还有家吗？为妇者，不思教夫相子，却参加武举。你说此风可涨不可涨？”

欧阳只能道：“请陛下明示。”

第一百七十三章百日夫妻四海分

赵玉道：“梁红玉有心报国，朕是佩服的。但和伦常不和。朕说的不是什么女子不能为将之说，而是身为妇道人家，却有如此行径着实难办。欧阳你写份休书吧，朕恩准梁红玉继续参举。”

欧阳一惊：“休书？不至于吧？”

九公公道：“欧大人，这是皇恩浩荡。陛下看你劳苦功高才这样安排。欧大人试想，如果明日御史弹劾。不仅大人受牵连，这休书仍旧要写，梁氏还要问罪下狱。而今如此处理，陛下可特准梁氏继续参加科举，而欧大人休书在前，又可以如同没事生一般。最多不过是街头巷尾一些流言而已。”

赵玉道：“科举门生，皆为天子门生。弄虚作假是为欺君。而今你补份休书，梁红玉就是自由之身，这参举又没有说女人不能参加。其参举就名正言顺。朕赦了她的罪，她也可以继续武举。”

梁红玉大惊道：“不要，妾身不要再参加什么武举……”

“他们说得有道理。”谁没有理想呢？现代那么多工作狂，那么多年轻人不都有理想吗？他们可以牺牲亲情、友情、爱情。为了理想而奋斗。欧阳一朋友老婆是名摄影师，他一直很尊重老婆理想，让老婆地球疯跑。最后老婆和别人走了，大家安慰这朋友，朋友苦笑下说，最少我娶过不是只会打扮的俗人。

生活和生存是两个话题。现代很多人为了生存而奋斗，而生活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后追求一种价值。如果梁红玉继续当一名碌碌无为的梁氏，那只是生存。欧阳当然是舍不得，但他现一直都没正视梁红玉的理想，甚至不了解梁红玉。他还现自己和封建男人想法没什么不同，给女人一个安全的环境似乎就够了，却忽视了梁红玉自身价值要求。一门心思为其做主，否决或者肯定一切。他现在才知道，梁红玉最想要不是一个好官人，或者是一个稳定的家庭。梁红玉始终没有放下心中的梦想，按现代话说，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但安分这词在现代是绝对的贬义。没本事、没能力、没魄力等等。

……

休书代表着梁红玉必然榜上有名，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关系就很复杂了。比如赵玉面子、欧阳面子等等。欧阳想过在现代可能会离婚，但没想到去古代也会离婚。半夜三更，欧阳把梁红玉和休书留在了皇宫。

回到报社后，欧阳找来了李逸风吩咐，这事必须要写清楚明白，否则民间的议论会让两人都没颜面。重点是把梁红玉写成一个奇女子。而后再吩

咐，东京的事让李逸风负责，自己一早就回阳平。

报社不少记者都没睡觉，一听这个事情，皆是叹息。原本是郎才女貌一对人，结果却是郎才女才的一对过路鸳鸯。记者们当然知道什么是自我价值，这也是欧阳对他们说的口号。倒是没有什么人说梁红玉有什么不对。不少记者担心此事会成为欧阳笑柄，李逸风则道，难道大人就没考虑过吗？于是各位记者开始整理编造资料。

……

欧阳回阳平是赵玉要求的，名为避嫌，实为保护。这事这么处理是最好的结果。从梁红玉报名开始，无论如何，欧阳都不能和其有夫妻关系。梁红玉犯罪。欧阳不仅会被株连，而且这事件关乎士族们的脸面。当然按照惯例，最后这些过错将由梁红玉一人扛下，谁叫她是女人。

梁红玉的军事才华欧阳是知道的，无聊时候梁红玉常会拉欧阳说西北战事，辽金战争，可以自己一直没朝深处想。欧阳想到这些事洒然一笑。四名衙役这几天都不敢怎么说话，一行人在路上晃悠了四天还没到阳平。不过欧阳的心态比他们想象的要好，也不醉酒，也不召ji。似乎很享受优雅安静的旅途。

一回到阳平，城门口衙役就通知：“大人，来了三伙媒人在等大人，清一色的京官。”商人是不敢凑这个热闹的。

“有必要这么着急吗？”欧阳吩咐：“转去东门报社。”

惠兰见欧阳来，忙放下手上所有工作，泡好茶后才叹息一声：“可惜妹妹好容易有个归宿……”

“惠兰，你怎么知道她现在归宿会不好？”欧阳道：“我觉着，人最幸福的就是能干自己想干的事。”

“大人说得有点道理，只是可惜了。再者我还是对大人有些鸣不平。大人如此条件，可以说是万人无一之选。年轻，有功名，有前程，有人脉，有势力，有头脑。对自己夫人又关爱有加，在外也没有其他女人……”

欧阳笑道：“再夸下去，展铭知道会吃醋的。对了惠兰，现在衙门不好回，你让人给两个使女带话，让她们收拾一下找梁红玉去吧，这边有个信物，可以兑现十万贯，密码是她的生辰，也算是我的一点意思。”

“好吧”惠兰起身，在门外找个老记者交代几句。老记者点头就去了。

……

原本热闹的一个家现在就剩余欧阳和身后小心陪着的欧平。当然还有修葺游泳池的师傅，和正在厨房弄小菜的王保福。欧阳一笑道：“欧平，还记得五年前我们出新城，口袋里就先生给的一贯钱吗？”

“当然记得。”欧平道：“其实我一早就看那女人不对……”

欧阳挥手制止：“即使你早和我说了，也是如今这样子。你觉着我会不放人吗？我只是想说，短短五年时间，从一贯钱到而今百万身家。天子宠信，声名远扬，有多少人能做到？”

欧平绝对赞成点头：“那是，少爷要是愿意入朝为官，用不着几年就能权倾朝野。”

“是吗？”欧阳想想道：“对了，回头随便去请几个使女，别让保福累着。”

“恩，一早就在办了。”欧平道：“那女人的衣物已经全部收拾掉了。”

“大人”展铭门口出现：“惠兰让我带点酒菜过来，陪大人喝上几杯。”

甘信露出脑袋：“还有我，也来凑凑热闹。”

“你们啊，小看我了。这种事虽然少，但也不是没遇见过几回。”不就是失恋吗？谁没有过啊。欧阳道：“既然来了，欧平你去帮下保福，大家一起吃饭。”

……

情场失意，商场得意。展铭先扔出重镑炸弹：“大人，突火枪已经达到大人要求的射程一百步，二十步内穿透一寸木板。压缩好的火药纸包后从后膛放入，再从枪口放进铁珠。而后把引线插入小孔，点燃后就可以射。熟手这过程大约是念六个数。但造价不菲，成本是三十贯一枝。最主要是军厂目前能力，即使全力生产，每日也就十枝左右。还有压缩到标准的火药包，目前全力生产也只能保证每日百包。”

“不错，不过不用生产，而今所有的枪械都在改进中，有样板就够了。”欧阳问：“这火药能不能通过撞针击？”

“可以，但机率很低而且安全性不够。”展铭介绍，不是不能用撞针击。但一来臭弹多，二是，如此一来必须是金属代替纸包密封火药，目前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欧阳知道子弹是怎么回事，并非针直接撞上火药，而是撞上点火装置引燃火药，俗称底火，而后爆炸一瞬间造成巨大的推力。别看这么

简单，这边设计到多个学科。欧阳是务实的人，拿来邀功东西是不屑的，必须能有实战用途。

一名值班衙役进来道：“报，大人，圣旨到。”

一名欧阳不太熟的公公宣旨，大概意思就是，因为欧阳办理皇家报有功，任命欧阳为太子侍讲，正七品的虚职。而后赐一对玉珊瑚。

欧阳客套几句，公公也很客气。这宣旨的态度态度很大程度就是皇帝的态度。欧阳再笨也知道，赵玉出这圣旨是告诉一些人，欧阳还是欧阳，皇帝的对自己宠信没有因为这事而转变。

……

经过十来天残酷的淘汰，一百三十名武进士华丽的诞生。武状元人选争论非常激烈。枢密院和将官们一天争论也没有结果。连赵玉到现场也是有点举棋不定。如果是陆军，这武状元非岳飞莫属，但是由于是舰队水路，李宝却有些优势。而综合实力看，梁红玉也不差，而且对海战的火炮了解如数家珍。

但所有人了解，梁红玉绝对是不能当武状元。韩世忠看好李宝，童贯看好岳飞，两边一直没有妥协，态度还相当坚决。赵玉于是就想到了欧阳。欧阳也懒得上京，让来人直接给赵玉带话，就是让两人阐述自己为什么要加入杭州舰队，并且上书说明当了杭州舰队主将后，将如何规划杭州舰队。

这一来，李宝就不成了，李宝只是笼统说为国出力。而岳飞事先有做功课，对海防重要性有所了解。他说如果没有海舰，将来面对敌人处处设防，却只能是处处无防。还上书了他构想的杭州舰队组成结构和一些粗浅的战船队型。

于是岳飞以绝对优势胜出，李宝曲居亚军，获得榜眼。而梁红玉并非探花，只是同进士出身。名分内定，但圣旨没有出，暂且扣下。因为所有进士将在张玄明带领下前往阳平大学学习。欧阳虽然没有当过兵，但是对海上舰队一些的了解知识显然要多于仍旧是一片空白的大宋。

……

除了这些人外，同来阳平的还有九公公这个皇帝的左右人。一干举子都被带到阳平大学不得外出。而九公公则是蹭到了欧阳府上。

九公公进入文房客气两句，就看见桌子上欧阳正在涂鸦的白纸，拿起来转过来倒过去看了几眼，很迷糊问：“欧大人，这什么啊？”

“aBcdeFg……”欧阳念完见九公公更加迷茫解释道：“是旗语基础语。比如说吃饭”欧阳拿起手边旗帜挥舞几下后道：“这样别的船队就知道你说的意思。”这个工程很辛苦，欧阳是特区人，是不会拼音的。但如果用英文来教导，恐怕要非常复杂。最后只能是用26个字母，用特定旗帜的颜色摆出特定的姿势，让所有人强背。也就是欧阳自己创造和规定一套旗语出来，这工程不是一般的浩大。

欧阳拿起一面红旗道：“这是数字旗，挥一下就是一。比如要说一百九十。挥一下停顿，挥九下停顿，最后双手高举红旗代表是零。三组动作代表三个数字，这样就能在海上船和船之间传递消息。”

九公公开桌子上一叠半人高的纸问道：“欧大人，这些……”

“有部分是规范好的旗语。有部分是海上常见疾病。还有一些作战的套路。”

九公公赞道：“欧大人，咱家看，还是你当这个主将好了。”

“那不行。”

“为什么？”

欧阳笑道：“我不爱吃海鱼。”

九公公倒也不挑剔，选了间屋子就随便住到了欧阳的家里。随身的几名内卫也凑了个房间。欧阳家里现在是热闹非常，阳气十足。

进士们第一个课程和欧阳无光，按计划先去清河晕船。虽然清河比不得大海，但是毕竟进士里面旱鸭子甚多，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游泳自然也是少不了的。东京来的五百禁军全由展铭指挥，按照欧阳要求，每天把旱鸭子们淹到半死才能罢休。

由于梁红玉也在其中，赵玉本想照顾欧阳面子，但想来想去谁也没有欧阳合适，再者她也想见识下欧阳这个天上地下事情都懂一些的人本事。要么不会派九公公亲自来。

终于在最后一个旱鸭子也能勉强让自己不沉下去后，第一阶段训练就算是结束了。本来这些训练是由军队完成，但是海上这一套有经验的将领确实不多，即使有也是漕运司的将官，那还不如请几个渔夫来搞定。

清河边台阶上展铭喝道：“我叫展铭，乃是欧大人任命的副教。皇上说了，谁受不了这苦，可以自己滚蛋。自然功名也没有了。听明白了吗？”

河滩的人面面相觑，这人谁啊

“没听明白。”欧阳一边笑道：“每人横渡两次清河，半个时辰后才完成的今晚没饭吃。”

“一个知县管我们？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一个汉子喊道：“皇上是让我们来阳平大学学东西的，不是被你们吆来喝去。”

“除名”

张玄明忙道：“欧贤弟，此人成绩尚好，而且他父亲是……”

欧阳打断：“早先也说了，到了阳平就是下官做主，这做主可不是只管他们吃喝拉撒。宗大人，您是阳平大学的主事。您看？”宋徽宗带了几个学生云游去了，阳平大学就是宗泽最大。

宗泽点头：“拉走，除名”

下马威很有效果，所有学员都乖乖的开始再横渡清河。欧阳对张玄明道：“张兄，别怪我手狠。这接下来的东西可能要让他们疯。如果现在不杀鸡，后面只能把一群鸡都给杀了。”欧阳知道要一群粗人学习aBcd，那可不是闹着玩。但是旗语之重要相当于陆军的传令兵，绝对不能缺少。

……

休息几天后，阳平大学海事课程正式开课。一百多名进士站立等待，不是他们不想坐，而是没板凳。只有桌子和文房四宝。欧阳等人进来，张玄明和九公公在角落位置坐下。群进士齐道：“先生好。”

“好”欧阳道：“我欧阳也不是什么能人，只能是把知道一些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好的想法，尽管和我说。今天没椅子，是因为今天的课很枯燥，我怕你们打盹。今天要说的课程是：通讯”

“……”下面很吵闹，都是武人出身。欧阳进来时候就没停止聊天。而今一听什么通讯，更是交头接耳。

“我上课有几个规矩。”欧阳不理会自顾说：“上课期间说话者驱逐，打扰别人者驱逐。允许睡觉。”

“……”欧阳声音显然不够大。

“你、你、你……”一连点了四十几人欧阳才道：“立刻离开，否则暴力驱逐。顺便说一声，将来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取消功名。”

‘刷’课程内立刻鸦雀无声。在展铭带人进场后，四十几个人只能耷拉脑袋离开。欧阳转身在板上写了26个字母而后道：“古代我们通传军情最主要手段是焚烧干粪便，如狼烟。但如果在海上，百船一起行动的话能烧吗？主帅有令，苦于海上风高浪急，船只相隔甚远，要传递消息怎么办？”

一进士回答：“主将突前，众船随之而上。”

“恩，有道理。陆地打仗，主将指挥此部包抄、此部埋伏、此部后起力，我且问你那要如何随之？”

“这个……派斥候通报。”进士抓脑袋道：“难不成你还有办法让每船都知道主将的细致安排？”

欧阳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旗语基本语二十六个字母。除数字命令外，其他命令下达将都由这二十六个字母组合完成。顺便说一声，以后课堂要称呼我为先生。”

“是，先生。”

“先你们要熟练记得这二十六个字母的念法才背诵旗语……”欧阳开始一个个念，进士们很怪异的跟随念读。欧阳看李宝倒是非常认真，心中笑下，此人性格就是这样，做什么事不问为什么。

第一百七十四章教授

一个时辰的课都学这二十六个字母，这课上得一干进士是手脚软。但更过分的是，欧阳下课道：“每人抄写一百遍，明日交卷。少抄或者是抄错者，重罚。不是我危言耸听。错一个，相当错读军令，关系到一船人性命是小，万一覆灭了整支舰队才是大事。虽然这旗语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到，但身为舰队将官，必然要一字无误的翻译出来。”

张玄明跟随欧阳出来道：“贤弟，学这个有什么用？”张玄明的话让大家有所共鸣。

“行。我示范一下。”欧阳道：“展铭，你拿了旗帜和张大人去远处。张大人说什么。你就打什么。”

“卑职只懂七八，多是死记硬背，可能还会有错舞。”

“够了，你也才学了七天而已。”欧阳回头看进士们再道：“你不至于比一群进士还笨吧？”

展铭憨厚一笑道：“大人玩笑，谁能比进士还笨。”

“……”一干进士大怒。但接下来一切让他们只能心服。展铭远处打旗，最后张玄明回来对下答案，百分百全中。这些命令包括：率队迎击东南来敌，准备靠码头，四号船负责警戒了望等等。

这一切也让进士们大开眼界，原来还能这么玩。早先也就是悬挂灯笼表示一些非常简单的命令。大家这才知道欧阳这是有真才实料的人。欧阳道：“没上课自己凭人缘找人补课。找本先生补课的，一节少了一万贯免开尊口。明天没交作业，同罚。”

展铭喝道：“此课堂马上要上金融课，没抄清楚请加快度。”

“亲娘哦。”也不知道谁悲叹一声，全部冲进课堂，开始按葫芦画瓢的抄写板上的二十六个字母。

展铭走到梁红玉身边道：“红玉，惠兰让你有空过去吃饭。你不错，现在是大宋第一奇女子。”

“姐夫，怎么说这话。”

“没什么，我走了。”在历史上，韩世忠在劣势情况顶住金人猛攻，而后因为疏忽被打败。但仍旧功大于过。朝廷上下皆对其赞誉有加。但没想到，

梁红玉上表弹劾自己的丈夫失机纵敌，请朝廷问罪。这一义举，使举国上下，人人感佩，传为美谈。朝廷为此再加封她为“杨国夫人”。从这点可以看出，梁红玉或者是一个喜欢出名的人，或者是一个视国家比丈夫更重要的人。她的性格注定她不会是欧阳身边的花瓶。志不同，则道不合。

惠兰找梁红玉吃饭的目的是……别以为九公公来玩的，人家正在观察其和欧阳关系。如果两人没关系，梁红玉就能作为皇帝亲信半控制舰队。

旗语学习很艰苦，特别是熟悉二十六个字母后，开始背诵字母组合。不仅要翻译，而后还要能准确打出这些组合词语。这课程几乎让所有人都失眠。每天在梦中也是看着二十六个字母漫天飞舞。而这时候人的能力开始有了差别。学习能力快的，已经可以打旗语。学习能力慢的还在背诵字母组合。

李宝是第一个完成所有标准旗语的人。但也花足了半个月。而后李宝才知道，展铭那天的表演是张玄明和欧阳唱双簧。后来大家知道这套旗语是欧阳花费了六天就设计出来的，不禁在感叹之余，佩服万分。

第二个课程是海上注意事项。欧阳一开始就说了，非战斗减员是最需要避免的。坏血病就是其中最大一个课程，原因就是长期没有补充维生素c导致。所以船上必须携带菜干，而且必须要吃。欧阳顺便介绍了海上物资的选给。第一要保存期长，蔬菜干虽然味道不好，但是要有。另外淡水的储存办法，和在海中收集淡水的办法。

欧阳拿器具介绍道：“锅、吸水的布。只要这两样，就能在海水中提到淡水。”

一进士问：“先生，海水不能喝吗？”

“绝对不能”欧阳对几个海边长大的进士道：“为什么不能喝，下课后可以问他们。”

其实很简单，煮海水，布吸收水蒸汽，而后拧布到容器中，就可以简单提到淡水。欧阳摆弄完一次道：“将来你们谁在海上被渴死，千万别对阎王说当过我的学生。现在我们开始对方向进行比较精细分位。平时我们总提到东南、东北这样模糊的概念。但在海上一个刻度差别可能导致航行距离的增加，和迷路的可能。在战时很可能还会贻误战机。”

黑板上画了一个手表，欧阳道：“把方位分成十二点。船头位置为十二点，船尾位置为六点。这样一来就可以配合旗语，给予最大的快反应时间。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大家多多练习，要把这刻度变成本能，明天抽查，不过者，俯卧撑一百。明天教导战术理论课程，过三成不合格者，全体同罚。下课”

群进士起立恭敬道：“先生慢走。”只要有心人都可以知道，欧阳教导内容的实用性。而他们不知道，欧阳也只会教导这些。

“大人”惠兰等候在课堂外，见欧阳出来道：“这边走。”

走了一段，欧阳见左右没人问：“怎么了？”

“起初惠兰也没感觉什么，不过如今这般教导下去，天子门生恐怕都变成了欧家门生。”

欧阳不为意一笑道：“惠兰，这教导他们多一点东西，将来可能就会少死一些人。我欧阳再能耐也不过是一条人命。畏头缩尾没意思，反正兵权我不碰，皇上想咋滴就咋滴。”

惠兰呵呵一笑：“惠兰倒是浅薄了。老惦记着朝廷疑惧，反倒是耽误大人正事。”

“你来不会就想说这事吧？边吃午饭边说。”欧阳走进食堂，有专人迎进包厢。两人随便点了几个菜。

惠兰给欧阳倒上酒道：“最近……听说这些举子中对红玉不是很友好。他们越尊敬大人，对红玉就越有看法。本来红玉就是女儿家，如不是皇上特准……”

“惠兰，别说干大事。就说要做事情的人，总是不能没有委屈的。既然她选择走这条路，那她只能走下去。再说九公公都在看着。”欧阳道：“你放心，红玉性子我知道。你还记得她在皇家报和你闹别扭的事吧？”

“当然记得。当时有篇报道她想，我给扣下，结果就争执起来。她后来还私自到印刷厂，被我现，派人快马追回。”

“恩，她性子就是这样，认为是对的就一定要做。那篇是报道京里某官奢靡的生活吧？”

“大人记性真好。”惠兰点头：“大人说过，这宋官都差不多。吃点喝点玩点，只要不是欺男霸女，或者是杀人犯科，这种事就不要管了。”

“恩，这是避免当了出头鸟。大家都这样，你突然报道一个人，会导致其他人联手反对。红玉性子比较简单，不会全盘考虑这报道的影响。比如说这次，她也没考虑私自参加武举，等于是我们的夫妻缘尽了。你也是知道的，否则连生孩子时候都不敢放手让她去做。”

“红玉性格豪爽。”惠兰叹口气：“也许戎马一生确实比较适合她。”

“恩，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欧阳问：“我倒是想问问，皇家报目前扩张到了三十几个州，怎么销量反而提升不是很明显。”

惠兰道：“大人，这北路、南边都不错。但东面和西面百姓认字程度比较低。通常都是一个人念，几百人听听凑个热闹而已。一天前刚收到消息，朝廷任命李汉为翰林学士，并且任命其为巡视钦差，主要事情就是集资办学。”

“恩，这老头终于是干了。”欧阳道：“回头我给他封信，再捐点钱给他办学。”

赵玉本想趁势升了李汉，却没想李汉对朝堂没有多少留念。而是想起了办学。在其坚持之下，赵玉只能准允。封了个官，再给了几万贯钱，派了卫队后让他办学去了。而李汉第一目标就锁定了少数民族比较多的成都府路。

……

第二天是战术理论课程。对这个问题……欧阳还是很有纸上谈兵的心得。为什么这么说，玩过游戏的，特别是一些模拟海战比较真实的游戏，对风向，对各种战术都有很高的要求。欧阳道：“顺风快，逆风慢，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基本道理。而将来的海战，多以炮战为主，这就要求避免自己船只主体对着敌船的侧面……”

一进士举手道：“先生，据学生所知，除了我大宋，并无其人有能力造战船。”

“目光短浅，坐下”欧阳在黑板上画了个圆，而后开始涂画道：“这是宋、这是金、这是辽。东南而下是印度尼西亚，再朝东南是澳洲，再朝南就是加勒比海，再朝南……算了，将来都是由你们来开拓。我只想告诉你们，不要老以天朝自居，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海的另外一边，还有几十个不弱大宋舰队的大国。”

“先生怎么会知道的？”一名进士小心问。

“我猜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欧阳扫视一眼，继续道：“海战中风向非常重要，甚至是转败为胜的关键砝码。至于怎么抢占风头，这个理论教不了你们什么。再过一个多月，第一批十艘舰船要交付，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体会和挖掘。还有一点接舷战，利用风向和度靠近敌人，而后甲板人登上敌船。这也是海战中常见的情况。至于攻守如何进行，这是留给你们的课题。为遏制敌船度，还可以主攻击敌风帆，如何攻击，也是你们研究的课题……”欧阳不懂是不会装懂的，但是也绝对不承认自己不懂。反正大家认为自己是懂的，装高深莫测高人状还是可以的。

又到了下课时间，欧阳宣布：“明天为实践课程，我已经弄了几艘中等渔船在清河。明天会有专人教导你们把舵、升降帆等技巧。”很巧，这个学科欧阳也不懂。在游戏中下个指令，电脑会自动调整帆的位置，达到最高度。现实就不行了，还是让他们自己琢磨去吧。

欧阳再道：“阳平马上要举办蹴鞠比赛，五天之内通过实践操船考核者放假一个月，未通过者，帮助船主打鱼半个月。今天课就到这，下课”

“先生慢走。”

一进士小声道：“我估计是拿我们去抵租船钱了。”

附近人纷纷吸口冷气，要按这么说，即使全部人表现都好，这边也有半数人得去当半个月的渔民。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敢说自己是天子门生，不让欧阳糟蹋。有几个有点背景顶牛的，被欧阳除名后，朝廷竟然还对欧阳进行了嘉奖，并且取消了顶牛人的功名。再者，大家也知道欧阳确实有真才实学。

现在大家议论的是，欧阳怎么可能懂那么多。有些熟悉欧阳的进士，已经把欧阳生活轨迹给画了出来。从小在欧家庄，而后出来州试、省试。然后到了阳平，再到辽，再到金，最后回阳平。哪个阶段也不可能懂这么多。这事也只能是好奇心重的私下议论。看那些年少老成的，都开始复习今天所学。

……

梁红玉一直和欧阳没有来往，她是最为刻苦的几个学生之一。别人有疑惑，她没有，她是相信欧阳的学识。欧阳也没找她说话，没事就带九公公到处参观游览。九公公看了直感叹，东京不如阳平许多。

而这个时候，欧阳收到了一条消息：辽国临潢府生皇位之争。次子被天祚帝囚禁。次子夫人娘家王爷联络多位王爷要求天祚帝释放次子。具体情况个动态不明朗。

内乱一直是一个国家最头疼的问题。大宋的百起农民起义，还有辽国时常生的叛乱，都严重消耗两国实力，造成内部混乱和不团结。而辽国为半封建半奴隶制度，中央集权很不完善。到处王爷都是自己私人兵马，占据一地，不交税赋。

才第三天，消息又来了。金趁前线军心不稳，突袭通州，并且占据通州这个临潢府和黄龙府这个咽喉之地。耶律大石大败，带兵后撤到沈州。女真人兵锋直逼临潢府。一直有小胜的辽朝大惊，一方面从宋边境抽出大量士兵，一方面从西辽调动军马，还一方面立刻对宋出售两州，换取武器。

这次出售的可是‘高科技’。而今最好的重炮一百门、配给千燃烧、实心弹，火箭车四千台。但让后来收到消息的欧阳哭笑不得。如此强悍的装备大部分没拉到前线，反倒是拿去卫戍临潢府，再过两年这些武器都是垃圾。而前线士兵还是地雷外加甩手炮。按照欧阳构想，这一批采购，足可以打一次战略上的胜利，直呼可惜。虽然物资量大，但阳平只提供火药，简单不能再简单。反倒是东京造作局，成为东京最为繁忙的地方。

还一个变化是，金人终于开始正视火器。并且在小规模的冲突冲使用了一些缴获的火器。虽然金人没有辽人弃马玩火药的魄力，但也开始慢慢尝试在冷兵器中配合使用火器。而接着，宋朝对火药进行了大规模的管制，制止火药外流。一切如欧阳所说，一旦火器被大家所接受，冷兵器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后所有人都依赖上火器，而失去自己民族的特色。

这些事直接影响的是欧阳赌场的收入。负责看场的王麦回来，本次带回来每月分红平均只有一千来贯。欧阳对金很不满，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赌博业的健康展和自己的收入。

七月的蹴鞠大赛，是大宋第三届蹴鞠赛。并且蹴鞠正式更名为足球，而名头也变成我爱唐酒杯大宋足球邀请赛。本次参赛以州对赛淘汰后路为单位，共有十二路参加比赛，辽、大理、金也派出自己的代表队，再加东道主阳平代表队，共十六支参赛队伍。本次冠军奖金达到五万贯，但凡入围的队伍皆有千贯奖金。经过前两届的摸索，这一届几乎已经进行了完全商业化运作。

本次比赛分四组打小组赛，前两名晋级淘汰赛。

比赛期间，住宿、食品价格全县涨三倍，其中一倍回赠组织委员会，其是县衙下属一个专门机构。闲置房屋可开放出租，租金多寡由组委会决定，非组委会同意，不得留宿陌生人。具体管理，由各街居委会协调。

这球赛一届比一届吸引人多。这几年下来，宋民开始富裕，来阳平的人更是多到无法想象。一些场主被迫交出一部分场地供给露营，而聘请的街道清洁工则是叫苦连天，即使有修建的五座公厕投入使用，但到处可见黄白之物。

这种接待能力让民间和朝廷都很不满意。朝廷已经考虑接手由官方办理球赛。

而本次，金、辽两国参加比赛更多的是政治目的。来观看比赛的不仅有民间，连朝内大臣不少也告假而去。而各路的主官们更是视此杯为荣耀，都志在必得。阳平这边的政治价值不容小视。为保护这些人安全，东京禁军抽调了数千人来协助维持治安。

年节关扑，清明踏青，端午赛龙州、重阳登高等几样民间大规模的活动之后。阳平球赛也加入其中。并且竞技胜负本就吸引人的眼球。民间对七月足球的热情过了传统节日，慢慢形成了另外一个传统节日。

第一百七十五章十字军

阳平大学那边，宋徽宗强势回归，他对蹴鞠的热爱不是盖的。而且在欧阳改造之后，这足球已经基本是现代足球的规则。欣赏度、激烈程度大大提高，加上刚出产的薄皮足球，他是一定要回来的。

想比之下他很欣慰，他知道赵玉也是喜欢蹴鞠的。蹴鞠本就是上流社会观赏的一种运动。自己这个太上皇不愁吃不愁喝，还想去哪可以去哪。比起赵玉可是爽多了。

阳平大学本已全部放假，不放假的也被渔民拉去当苦力。惟独是武进士中还有人还在用功。不是背课，而是在和医课班的教授正在研究一些对付海上疾病的办法。这人就是岳飞。欧阳说的海上疾病的非战斗减员让其很重视，但欧阳也是高谈阔论，除了部分疾病外，都没有说对付的办法。岳飞当然不知道欧阳其实水平就那样，也不敢去打扰欧阳，就找了在阳平大学内退休太医教授聊这些。

偏巧这太医是海边长大的，对渔民患的病都有所了解。太医说了很多，但对一种海员高非常致命的腹痛，却没有办法。太医建议岳飞还是去问欧阳，说不好欧阳就知道。

“这病叫急性阑尾炎，其实陆地上也是有的。”欧阳没让岳飞失望，虽然岳飞算是学生，但对岳飞还是很客气的。礼让进来后还看茶：“主要是…起因。饭饱而暴动，酷夏贪凉，还有便道不通和寄生虫。海上高是事实。”1977年国外学者报告,在一二级军舰上施行外科急救手术病例中,急性阑尾炎占81.6%。而在八十年代中**舰远航史上，每次都最少有两例的急性阑尾炎。

“先生，那要如何救治？”

“目前无法救治，只能是预防和赌运气。”欧阳道：“海上航行时日多，食物局限。便密或者痢疾是常出现的，也是导致此病高原因。所以卫生一定要跟上，特别是不能喝生水。至于赌运气，就是一旦有这样的病人，必须卧床休息，禁止进食，只能喝烧开的凉水。运气好的话，可以化险为夷，运气不好……只能是痛死。”动手术其实并不算复杂，但没有消炎药，根本就是饮鸠止渴。

“恩”虽然有点帮助，但实在没有确实的效果。岳飞没见过海军，但见过陆军。陆军的卫生情况已经是非常糟糕，更何况是海上军队。岳飞道：“不可吃饱，注意卫生。学生记下了。”

“岳飞，怎么关系这事。今天可有两场比赛。”

“如先生说的，这海战还是一片空白。学生多用点功，将来可能就能少死一点人。”

“恩，你去忙吧。”欧阳想起一事：“等等，我这边有份地图送给你，可能不是很精细，但最少有个轮廓。不过不许问，除非必要也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地图之事，绝对不可提起我。”什么地图？当然是世界地图。至于岳飞无法完全消化的担忧……就让岳飞自己烦恼去吧。

在几个优秀进士中，岳飞虽然年轻，但却已经有大将风度。如他说的，打仗只不过是一天，甚至是一个时辰的事。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仅要会用兵，更要会养兵。

欧阳在岳飞走后，继续写表书，意思是，自己能力也就这么多了，再过一两个月就让这些人正式上船实习，是死是活就看他们自己的。并且对岳飞大加赞赏，称其不仅有能力，而且还忠心皇上，一力举荐其为杭州舰队主将。并且附带一份船员职位配置。

足球比赛很精彩，一场比赛几家欢乐几家愁。喝酒打架闹事的人也不少。四强为东京、辽国、金国、还有杭州代表队。辽人的水平大家心中有点数，举一国之优秀人才凑一支队伍的能力还是有的。而金国作风凶狠，为了抢一个球，可以豁出性命，让对手未战先惧。

而这个时候，阳平大学杭州舰队继续开课。由于杭州船厂大大缩短了工期，第一批重炮也从水路运向杭州，这边的课程进度就变得比较紧张。

接下来解说就是职位。欧阳道：“不可或缺的职位，船长。一船的主将，可以调动船上任何人干任何事，船长的权威必须得到保证。第二，了望手。兼职旗手。眼力要好，能看见友军的旗语，能最快现敌人、岛屿、陆地或者风暴。第三，甲板主官，这是白刃战的指挥者，攻时能最快登上敌船。守时能遏止敌人。还有专门负责风帆的，炮手，舵手等等。船上必须各司其职，调换岗位要谨慎。因为哪个部分少人，都可能影响战斗力。甲板主官有武勇则行，了望手技术含量高。而要求最高则是主将。远航并非陆地行军，船员们情绪很复杂，身为船长并非以威武压服就可了事，但也不是躬亲那么简单。人事最复杂，也是最麻烦一门学问，这个课题我教不了你们什么。什么性格人带什么样的军队，你们好自为知。”

欧阳再道：“木匠必须有，郎中每船也必备最少一名。管理食物的必须是刚正之人。至于为什么，可能一两年后你们就会清楚。今天课程是用指南针画海图。”欧阳拿出几样东西道：“这叫折尺，这叫圆规，这叫三角板。接下来半个月，你们将会上最痛苦的课程。因为要画这些，必须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而学会画海图后，最大好处是船只不易搁浅，并且为后来人提供准确的海事情报。不要求很高，最少你们要画出大宋海疆的航线图。本来这是专门测量的机构完成，但而今没有，只能是你们自己在训练中负担起来。”

航海图被称为金钥匙，当然你可以没有，但是危险度就高了很多。一旦作战，没有航海图，甚至会辨认不清方向。欧阳没要求他们很高，只是要求他们必须了解这航海图的重要性。绘制航海图工程庞大，乃是非十年内就有所成就东西。

……

东京代表队经过苦战，最后获得了我爱唐酒杯大宋第三届足球邀请赛的冠军。而不久之后，经过阳平大学的考核，八成的武进士将开赴扬州接收船只，同时还会有任命的圣旨在等待他们。剩余不合格的两成，赵玉意思是欧阳再培训，欧阳推辞身体不舒服。于是朝廷就让这些人到各军路中报道。具体状元等名次将在扬州统一宣布。

虽然球赛结束，大学毕业一届人，但阳平还是原先的繁华。欧阳这才体会到一句话的意思，地球从没有不能离开谁。即使是万岁们。

过了这么几个月，上门的媒人也少了。衙门里清静非常。欧阳每天要么和宋徽宗游船，要么钓鱼，也是清闲得很。似乎这边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一般。

而这个时候，西北军路和黑汗之西汗开战了。

黑汗分东汗和西汗。东汗亲宋，而西汗自称为桃花石博格拉汗，意思是中国皇帝。黑汗乃是八世纪突厥接受伊斯兰教为国教后成立的国家。西汗对上大宋自然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想法。而东汗则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想法，全力支持宋军对西汗的攻势。

而欧阳听到这消息后本来不为意，西北军而今非常成熟，又有两名名将带领，和东汗人配合，一定吃不了亏。但是后来无意想起了一件事让其大惊，那就是这时间正是欧洲干了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丝绸之路可是直接到了欧洲，而十字军是天主教对异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一种极端行为，有可能和丝绸之路交汇，最后撞在一起。大宋自然是异教，这时候和欧洲大规模极端运动撞在一起是福是祸呢？这么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宋军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十字军面前呢？

接着就是敢不敢说的问题，这事情很严重也很重要。目前一切都很顺利，这出了黑汗就是阿富汗（古译什么，西域？），而后就是波斯，接着战争重灾区。不管怎么说，这事也必然要知会韩世忠一声，将来不小心对上，也有个心理准备。想念到此，欧阳就动笔写了一封天书给韩世忠。

这信送得很隐秘，是让展铭找出不惹眼，但又绝对信得过的人送的，并且一定要亲手交到韩世忠手中。如果这信暴光，欧阳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自己知道那么远的事。再者，和韩世忠书信往来是为大忌，欧阳即使有事，也是通过商业协会转达，做的光明正大。

韩世忠收了密信，心中甚是奇怪。甚至还想到欧阳想窜他谋反的可能。但开信一看，他糊涂了，也看不懂了。欧阳的信写的太详细，太复杂。让对这方面一点都不了解韩世忠抓狂。而后专心的研究了一晚上，终于是大概意思看的明白。

欧阳第一部分对这时代的基督教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做了阐述，并且说明教皇在欧洲的地位。人民和国家对宗教的狂热。第二部分说明了异教徒，主要是伊斯兰教、东正教在天主教国家看法，还有他们出现矛盾最主要原因。第三部分分析了伊斯兰特点和特色，还有一些宗旨。第四部分说明了欧洲国家可能存在的战力，还有欧洲国家一些排兵布阵，攻击防御的常用手段。第五部分，对欧洲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这五部分看得韩世忠云中雾里，还好有第六部分，对十字军东征的少量描写，主要是提到，一旦到达波斯境内，商队可能卷入边缘战争之中。一旦出波斯，可能会进入战争的中心。欧阳让韩世忠自己决定，出黑汗是否还出兵，遇见战争是退守还是战斗。或者是更改丝绸之路避让战争。

韩世忠不敢隐瞒，第二天立刻快马报给朝廷。称是军中细作在阿富汗探知。赵玉和军机处召开会议，可以肯定即使出兵兵败之后，十字军也不敢深入宋境。于是下达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西北军道必须负责商队的安全，宗旨是宋不主动参与哪方的战争，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让韩世忠小心处理各方矛盾，既不落了口实，也绝不能损了国体。死命令是丝绸之路务必打通。

东汉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了罗马。其连接了印度、希腊两个古文明。据史载，往返约一年左右，但是其中来回货品的价值徒增千倍。当然这钱是一方面，朝廷最重的还是面子。贞观年间，据记载，有过万名胡商落户长安成为唐人，说万国来朝夸张、吹嘘了点，但也不是没有根据。而丝绸之路，从唐中叶由于战争频而衰弱。到宋更是连黑汗这本有中原囤军的丝绸门户都被西夏人阻隔。赵玉不能没有野心。特别是韩世忠转的战斗力比较，宋军从后勤和战斗力，到武器的先进，都胜过天主教和伊斯兰人。更有巨大的生产力做后盾支撑，不会怕了谁。

朝廷根据这一情报进行了大动作，为西北军道募集二十万名禁军，马匹三万匹，沙瓜州所有粮食不再返销大宋，而是朝廷购买直接充为军粮。河西走廊养马地专供西北军道使用。

这消息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西夏李乾顺被宋朝这如临大敌的手段吓着，立刻谴使来问。没想这消息只有军机处和西北军路的韩刘知道，而且属于保密性质，问了半天，也没套出一点消息。西夏人见此，更加确定了宋军将毁

盟约进攻西夏。转而再次停止生产，进行全力筑城挖沟备战，如此一来国力更衰。

而欢乐是欧阳一干好奸商。为什么说好奸商，原因是出点是好的。沙瓜两州本年所产粮食反销大宋，大宋粮价暴跌四成。农民苦不堪言。欧阳带头号召全体商业协会收购粮食。光阳平一县就满三十仓。收购只不过半个月时间，粮食价格提升到原先价格。而今朝廷动作一出，粮食价格恐慌性的暴涨三成。欧阳转手一卖，把粮库卖干。仅仅几个月，因为做好事，所得利润真是闻者恐怖。

赵玉闻知此事，一直就怀疑那个潜伏到阿富汗的细作是欧阳这些人派去的。当然她不会去问韩世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西北军道庞大，李纲开始重点管理后勤和内务，而节度使一职当然是韩世忠拿了，武将当节度使，就是说明此地正在开始积极备战。而如此手段意外让本要坚决抵抗的西汗臣服了。和东汗商议后，从两国之间开出一条宋路，并且四城供宋军囤兵。而宋军也客气，一旦西汗让步，就设立交易城，让三方在一地进行贸易。韩世忠则有点踌躇，万事具备，这欧阳不会是晃点自己吧。万一出去后没什么事，搞这么大场面，自己怎么交代。

此事中，赵玉看见了武力带来的好处，自己一举兵，西汗就臣服。更加深了其对武力的了解。更理解欧阳那句话：弱国无外交。

折腾来折腾去，反正也折腾不到欧阳头上。欧阳还是在阳平过着太平日子。赵玉也有小半年没去烦他。欧阳没事就去上课，现在人越来越专业，欧阳不敢露拙，开始对基本数学、化学、物理等进行讲解。后来一说才知道，这数学家中国早有了，于是专心教授化学和物理。而化学根本就没有基本物品可教，最后决定，教物理了。什么物理守恒原理，什么万有引力，什么蒸汽机，没有他不敢拿出来说的，只有他想不到的。

接着欧阳就在民间成了大宋第一博学之人。据说天上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部知道。

这一年下来，周边诸国最大变化是金辽都打烂了。辽金难民或者逃兵开始从陆路和海路涌进大宋。但由于朝廷为避免和金辽关系恶化，这些难民都不给予落户。但一些黑心场主开始雇佣这些人，干最累的活，拿最低的报酬。虽有御史台上表和民间反应，两大商业协会和朝廷对此情况视而不问。

……

有诗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今年的年节虽然少了梁红玉和两名使女，但多了王保富和周屏。惠兰等人也旁敲，说来年替欧阳相一个绝对可以列为大宋十大杰出贤妻良母的夫人。欧阳笑说他们太墨迹。

此时欧阳怀里还有一道圣旨，由于五成战船已经交付，并且军事码头等建设已经完成，朝廷任命欧阳为杭州军路巡查使。这事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虽然欧阳还干着知县，但连大臣们都知道，欧阳官不大，但权却不小。最重要是上面人都知道，阳平富裕稳定，大宋也能富裕稳定。万一裁撤了欧阳会带来什么后果，得不偿失，不如就让欧阳兼着。按照朝内人说法，欧阳影子其实已经出现在朝堂。

巡查使和路查使不同，他们虽然都属于为避免路安抚使权利过大而设置的监察机构，但巡查是不常驻的，并且由中央临时委派，虽然官职不大，但是权限很大。

巡查使就不是带几个衙役上路，御史台会派人跟随，史官、上书省、中书省等机构都有派员。户部、吏部也是有人参与。由于是军路，枢密院和兵部也派出人来。总的来说就是中央派来的检查团，也许这些人在京里屁都不是，但到了地方，那份量可就大了。

第一百七十六章海军秀

但给欧阳准备官服却有点麻烦，虽然已经飞回七品，但是后面都是六品五品跟随，也有点不象话。但是此事非欧阳又不能胜任。按照多人回报，欧阳是唯一一个能知晓杭州舰队战斗人的人选。当然，他们不知道是，欧阳每次上课重点都要说理论、理论。最后赵玉干脆当不知道，直接批了，让这伙人快点上路。

路常设两司，监司和帅司，监司分漕司、宪司和仓司。帅司就是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而节度使是数路的最高武官。当然宋官之复杂那是相当复杂。

岳飞现在是帅司的经略安抚侍郎。这官不算大，但上面的老头都聪明，岳飞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干涉和过问舰队的事。海州、扬州、福州是杭州舰队三大军港和军营所在。检查团先到的是海州，按计划就跟随迎接的舰队南下，直到福州，结束巡查。

其他几司官员都来迎接，帅司老头推说自己身体不适，让岳飞代替接待。而在海州军营一看，欧阳就不乐意了。欧阳问：“为何不统一服饰？”

“？”大家不明白。

“陆是陆，海是海。海军自然要有自己的统一的服饰。”其实欧阳对禁军服装也不太满意。这套件外套，穿起来好看，一跑步随风飘舞。但是不实用。欧阳道：“海员在海，衣服必然要耐磨好洗。还有鞋子，布鞋。布鞋遇海水，必然渗进，等转一圈回来，这脚也变成腊肉了。”

岳飞忙问：“先生您看？”

“恩……据我所知，阳平商业协会在西凉州有皮革加工点，不妨去订做几万双。”

“大人说的是。”一干官员附和。

欧阳知道他们想什么，一定是想皮革厂生意不好，所以自己假公肥私。欧阳笑下道：“不过，也要你们定的到才行。”本想照顾照顾你们，既然你们要那么想，就自己想办法去。

港口没有其他问题，不远就是厢军营后勤支援。卫戍兵力三千步骑混合。欧阳只是道：“你选几个点，将来运重炮设立炮台加入港口防御。”按照目前水准，只要铸造工艺跟的上，这炮还是可以打很远很远。

“是”帅司的负责记录。不过也看得出来，岳飞还是有放精力到港口的防守上。船只要修葺，补给。一旦被偷袭，只能是依靠陆路快反应力量来防御。

接下来欧阳和部分官员登上指挥舰—岳飞号，另外官员各自分派到船只。按照欧阳阳平大学的想法，所有船只名称用船长来命名。每支舰船编队为八艘战船，两艘补给船组成。欧阳先前查过，船长都是认识的，而且是学业还不错的学生。不过有两艘战船没有名字，询问得知，此两船还没定船长，暂时由旗舰直接掌管。欧阳点头，这兵源问题不大，但将源有点空虚。那百多进士，不合适的不在少数。

这船刚开了一个时辰，大部分官员吐趴下。岳飞询问欧阳：“先生，是不是降低航？学生刚上船也是晕了好些日子，知道其中的滋味。”

“这船是拿来打仗的，又不是旅游的。”欧阳道：“我看这不象是战斗阵型吧？”

“先生明见。这是摆好看的。”岳飞道：“自然是不能这么一字铺开。先生看，那两艘是十点方向左侧舰，一旦有警，第一时间脱离舰队从十点方面迂回。在战斗队型中，自然是优先保护补给船和旗舰。这时候如果来个阵型演练，学生怕诸位大人身子承受不起。先生放心，学生定然不敢有一日懈怠。”

“只不过我想看。”欧阳呵呵一笑道：“最近不是有不少走私船吗？一会围一艘给我看看。”

“先生，那些船可是……”岳飞小声道：“朝廷有私下交代的。”

“抓，又不打沉。”

“是，先生。”岳飞下令：“出响炮，旗语，所有船只准备随时接敌。了望手升台。”

“是”

欧阳看得很爽，响炮一出，另外九舰了望手上了了望位置。而后旗语一挥，十船开始各自进入位置。至于还在晕的官员们……反正又不是自己晕。

也是运气好，才航行一个时辰，就有岳飞亲兵到船长室报告：“报前舰九点现不明船只，疑是货船。”

“和兄弟们说，这是先生来考察我们作战能力。把船想成敌舰，不许开炮打中敌船。”接着还协调。某某船保护补给船，某某船协同包围，某某船强占上风以防敌援军，某某船强行登船，某某船协调策应。

欧阳听着新鲜，这有些旗语还是岳飞他们在自己基础上设计出来的。有前途。欧阳赞道：“好，来人，去拉个没昏迷的史官记载下。”

“先生，这多亏您教导的旗语，否则我这主将也下不了如此复杂的命令。也不可能让全编队协调。”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舰队一动静，几个海边长大的官员强忍难受到了甲板观看。刚看见西面出现一个黑点时候，前队三船一分为三。一船慢行，两船侧行包夹，始终把侧舷对着‘敌人’。而看身边，补给船紧紧跟随旗舰，还有三船成三角进行保护。

‘轰’一声，前队左右两船侧舷位置流水一般喷吐出一串炮弹，落到商船的不远位置，打起道道浪花。岳飞介绍：“如敌船被包围，一定会转侧舷对我。这时候慢行前船突然力，追求最近距离的接舷。学生给接舷安排了铁爪，挂绳。一旦勾住，就可以凭借人力直接拉近。身手好的，甚至可以直接荡到敌船。”

果然，前船突然力，对了商船头部冲插而去。两船交错，水浪互打，商船摇摆不定。而宋军则有准备。呼拉拉的甲板几十根绳子抛了。而后几十名汉子一喊号子，迅把两船拉进。接着就是架板冲上商船。

岳飞介绍：“正规接战，必然还有组火弓手，船接近之时，出两轮箭后持兵器准备登船。如此一来可以让在甲板准备之敌慌乱。还有先生的甩手炮，也在两船合适位置扔出。学生对这甲板战还是有自信的。目前主要是升降帆不熟练，影响船只反应时间。学生正对这方面进行加强训练。”

“岳飞，一边说话。”欧阳拉岳飞到一边道：“其实……我就是看着热闹，至于其中有什么玄机，互相怎么配合，你知道就好。再说朝廷来的人，也就是来看这杭州舰队的成绩表。接待上头人要一套，高俅知道吧，他训练禁军时候，东京禁军十万人齐舞大刀，那叫一个好看。太上皇真是满意得不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朝廷对杭州舰队就两个要求，威武，还有能打胜仗。这打不打得胜，谁也不知道，那必须是将来你有成绩了才能说。但这好看……”

岳飞为难道：“先生，您是做实事的人，怎么？”

“岳飞啊你想想，你这边不整热闹威风一些，朝廷会重视这路舰队吗？后续的资金补给还会想到杭州舰队吗？即使是订好的正在制造的另外五十艘战船，也有可能延误工期。”欧阳道：“有一点你要学学人家韩世忠。朝廷官吏一律由别人接待，少说少错，错了也是别人的。这样就不会因为这事让西北

军路被人惦记。再者就是要威武，韩将军可是有专门的三百依仗队，清一色的五尺七寸的汉子，平时也不练杀敌，就是练走步，喊号子，专门糊弄上面巡查的官吏。你看你刚才摆那些实战干什么？都知道是商船，旗帜一舞，十船破浪而去，敲鼓喊号。场面就好看了。”

岳飞恍然：“多谢先生，岳飞明白了。”

“明白什么？”欧阳反问。

“先生意思是朝廷一看胜果，但在胜果之前，必然是要看舰队风采。如果舰队不能让那些外行人看得满意，将来这舰队必然不受重视。要打胜战，不仅只是打胜战，而且还要顾及朝廷人的想法和看法。”

欧阳点头：“孺子可教。”他早看出来了，岳飞就是属于太务实的人。看现代哪个国家没有仪仗队。为了什么？就是表演，要说战斗力，这些人连正规军队的厨子都不如。

岳飞担心道：“可这次……”

欧阳摆手：“这次我最大，但不可能每次都是我来。以后你也别亲自接待。让官高的文官来接。你就说你训练繁忙。”

岳飞点头后想想大悟：“难怪先生让学生让他们晕船，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这士卒在海上的艰苦。”

“恩，最后一点，而今初具规模，没事就要打打战。一来让士兵们练手，二来也有点成绩给朝廷看。我知道，你不爱做样子，但你要想这杭州舰队更强，少不得朝廷的支持。”

岳飞恭敬问：“请先生明示。”

“五十船威风八面的在高丽、辽金海域开上一轮。”欧阳道：“第一印象最重要，这福州我们就不去了，你让在杭州的舰队开赴过来会师，而后直接北上，一来做秀，二来也考考你们的短航能力。”

“学生明白。”岳飞喊道：“来人，派船登岸……”

“慢”欧阳道：“再让人赶制五十面大旗。蓝底红字，上写大宋，悬挂每船船顶。再有对外说就是例行巡逻，护商船，缉私船。那个旗你要是有更好的创意，就自己改了。”

……

花费了不少时间，也还好欧阳是本次巡查的老大，没人废话。五十船终于全部会师在登州附近。而后一路北上，从日本边上巡游而过，再入朝鲜海峡。而后朝西，巡游半个朝鲜半岛，经过高丽的开城、西京到了金国海域。最后进入渤海，在辽海域巡视一遍回海州基地。

每到一海港城市，按照欧阳吩咐，都会派出小艇靠岸，由一名船长带领向当地的负责人递交‘大宋海军外交名片’里面写着宋海军将不间断不定时对附近海域进行巡逻，打击走私，不反对渔民捕鱼，但会对渔船进行搜查。这其实就是一张示威的名片。船队离开之时，还例行船炮齐鸣，威武壮观，让所有海港惊惧。

这一轮下来花费了三个月，但效果是显著的。金辽高丽都有展海军的念头，而且也摸清楚了对日本、高丽、金、辽的航海线、港口情况，当地经济，甚至是当地驻军情况。当然，代价是惨重的。有八艘战船搁浅，其中两艘损毁严重沉没，其中六艘视情况要修补一到半年不等。幸好早想到这样情况，并无人员遇难。木材等修补物资的补充也有步骤的及时到位。虽然没有生战斗，但这一行对杭州舰队的诸将获利非浅。

几个月的海上艰苦，一干官吏本是多有怨言。只不过欧阳毕竟是本次老大，人家都没说话，自己墨迹。有可能会被在其例行上表文中穿小鞋，那就可大大耽误仕途。于是乎，大家也只能没有意见。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赵玉竟然率领不少大臣在海州迎接杭州舰队的到来。这一殊荣让岳飞感动不已。上表责己，说由于自己好大喜功，结果导致舰队损失惨重。赵玉没说话，在赐酒席时候却说，岳飞不仅有功，而且有大功。至于损失的船只，那是无法避免的。另外在殿帅、马帅和步帅中增设海帅。任命岳飞为大宋海军都指挥副使。至于正都指挥使由枢密院的曾布担任。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嫌岳飞年纪太轻的权衡办法。而实际权利全在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

炒作，不仅可以是商业的，更可以是军事的。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就是炒作太空概念。欧阳虽然对军事不了解，但不可否认其是炒作专家。炒作肯定有泡末，但欧阳相信岳飞的军队是不会出现泡末的。一敬关二爷，二敬岳爷，身为特区的欧阳对岳飞有着盲目的信任。虽然是盲目，但欧阳不认为是一个坏事。

历史岳飞被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兵权太大。而编队主将梁红玉由于是赵玉开绿灯，始终都是向着赵玉。而另外一编队的主将李宝，感激的却是东南商业协会周安的提携。这样比较复杂的军中关系，对兵权分流有很大好处。

做秀还在继续，要做就做全套的。岳飞红着脸带领所有的船长在海州宣誓，忠于大宋，忠于皇帝，保卫海疆，从海上打击所有敌对国家。

赵玉非常满意。和陆军相比，海军她比较不担心。这海军最最重要就是后勤。而这三万海军如果上了陆地，那就是离了水的鱼。赵玉已经有了几分汉武帝的性格。

欧阳后来才知道赵玉为什么一点怪罪岳飞意思没有，还给其加了那么高的官。原来岳飞走了那么一圈后，日本、高丽、金皆派使节前来朝贺。而辽那边的谈判则顺利的很多。而今有识之士才认识到，金、辽、宋的实力对比成了宋、辽或者金。大宋成功利用的自己强大的生产力，短时间内竖立了两只强军。

没有生产力一切都免谈。就说火器，如果不是大宋有充足的火药让欧阳糟蹋，也不可能形成武器。还有铁物资、工匠等等都是要生产力支撑。商人富裕，就是国库充实，没有这点，哪有魄力建设舰队。杭州也一样，如果不是学欧阳挖来四面的人才为己所用，根本也交不出合格的货出来。再加上欧阳带来的先进生产思想，利用图纸等形式让科技持续进步，富强不是梦想。

也因为这些，今年的科举，除了进士科外，明算、明字、明法、明经等杂科也倍受关注。特别是明算科，已经有商人私下和这些举子们联系，愿意包费用送阳平大学深造，再为自己场业服务。就比如造船厂，画图纸、测量、定规格等等一旦入位，效率将大大提高。即使是东京造作局，也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赵玉在海州宣了欧阳，先是肯定了他主导的一切事情。而后道："欧阳，朝廷有意接手阳平大学。朕也打算，将来这进士科的人都要去大学，合格了才给功名。你看……"

"回陛下，陛下不如建在东京建一所皇家大学，里面集研究、学术为一体。人才最为关键。"

"再建一所？"赵玉点头："好提议。欧阳，昨天梁将军见朕，她和朕说你竟然在这几个月都没和她说一句话。"

欧阳回答："陛下明见，海风太大，微臣嗓子太小。"

"装糊涂。看得出梁将军对你还是有眷顾的。"赵玉道："你就没想法？"

欧阳回："陛下，就因为微臣也有眷念，所以才支持她。儿女情长，她也当不得这个将军了。如陛下一般，陛下如果嫁人生子，诸多赵姓王爷还能看陛下坐在龙椅上吗？到时候必然是天下大乱之局面。梁将军也一样，自古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看微臣，而今有点小成，但也是牺牲了玩乐，数次从险境中逃生。如微臣只会吃喝玩乐，恐怕也不能和陛下有如此亲近说话机会。"

“说得不错。”赵玉轻轻一笑：“朕怎么就觉着越看梁将军越顺眼，原来和朕一样，都是一个苦命人。另外，朕问你，这挂起大宋旗帜是怎么回事？”

第一百七十七章一年又一年

‘回陛下’这舰队和禁军不——样，多是对他国。海e往来船只多多，怎么辨认是自己国的船只呢？所以微臣就想了这个办法。只不过，微臣觉着还是要设计点图案出来，也就是大宋国的国旗。”

“联知道，你在早些年上书的宪法中说过。联回头就让礼部拿出个章程出来。”赵玉笑道：“这岳飞的字也太难看了。”

“回陛下，这大宋是微臣写的。当时船上就微臣一个状元，陛下见笑。不过官员们都褒奖有加，说微臣的字飞虹无比，字中有意，乃是千责难见的……”

赵玉乐道：“看不出来，你欧阳也如此不要脸。好了，联明日就回京了。你回阳平后记得把本次杭州舰队的行程造表上来。”

“是，微臣告退。”

第二天，赵玉回京。第三天，巡查团也离开。欧阳到了上书省缴了圣旨，而后回到阳平开始写表章。而欧阳没想到……起棘手的商业纠纷正在阳平等着自己裁决。

被告人是东南商会的汝州的汝窑。原告是阳平商会的定州的定窑。定窑告汝窑以卑鄙手段弄走自己两名师傅，导致商业机密外泄。定窑以白瓷著称，出品一般都是中高档商品，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独到匠心。欧阳用的枕头就是定窑出的，上面的图案确实生动。

而汝窑是宋五大名窑之，被钦定为宫廷御用瓷。其特点是釉层薄而莹润，柚泡大而稀疏。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属于高端用户的选。

面对定窑的指控，汝窑全盘否认，称只是掌柜认识两名师傅，知道两名师傅退休，留喝水酒一杯，再无其他利害关系。至于汝窑为什么白柚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技术提升到定窑一个水平，掌柜解释说，乃是自己投入了大量金钱和人员研究，花费了两年才有这样的成果。

两名师傅也到场，说自己绝对没有拿汝窑的好处，也没有泄露和教导汝窑那些印绘技巧。

原本这事是东南商会驻阳平办事处和阳平商会协商，但两边联合查了很久，也说不清楚到底谁在撒谎。要说定窑也不是没有理由，两个师傅退休后两个月后，汝窑的印绘手段突然提升到一个高度。而定窑依靠的就是印绘精

美，而今商业机密泄露，导致的损失无法估量，自然不干。

定窑是民窑，汝窑是官窑，本来不会互相冲突。但是商人说动朝廷大臣，官窑对外销售。而相同，朝廷也从民窑定瓷器。定窑之所以有名，也就是历史上是少数被指定允许供应朝廷瓷器的民窑。

欧阳问了一天，拉了两边商会脑密谈。周屏先表态："汝窑信誉绝对是信得过的。而且确实两年前开始研究印画技巧。"

而阳平商会这边苏老爷则是道："这印画是千百年经验的积累，绝对不是一年两年能研究出来的。就说定窑两名师傅，也是当了十五年徒弟，练了一手茧子，才有资格在瓷器上印画。这汝窑说画就能画出来，如果不是有高人教导培刃，达不到这般水准。"

周屏道："既然苏老爷子这般说，晚辈只能是让掌柜把汝窑全部画师请到阳平来了？"

"周姑娘，话中何必带刺，我们是两边说话的人，自然要公正公平。"苏老爷道："按老朽的看法，不管事实如何，要汝窑放弃这技术恐怕是不可能的。定窑那边肯定也是清楚的。所以只想代定窑商量个价格。"

"汝窑没错，为什么要赔钱？"

"周姑娘，这印画风格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没有专人刃导无私教练，恐怕汝窑到不了这个水准。猫腻肯定是有的。"

"苏老爷子……"

"停，既然到我这边来，当然我做主。"欧阳摇头："白莲，送客。"

"是！"

欧平在欧阳身边道："少爷？"

"这周屏也不是什么很有本事的人。"欧阳苦笑："他们都没想过，无论汝窑有错没错，这汝窑一定要背黑锅。"

欧平奇道："为什么？，、

"这事民间传闻定然是汝窑的错，即使我判汝窑胜。这是民间的传统认识。如果不惩治汝窑，商家互相依靠钱、势力来挖角破坏，恐怕迟早到恶性竞争一步。所以谁对谁错友本案一点不重要，重要是如果没有明显的证据，汝窑必背黑锅。"

“证据？少爷要什么证据？”欧平问。

“这件事没有证据。

两名师傅即使反过来说自己是被收买了，也不会采信。最重要是，如果再挖证据，耗费时日不说，汝窑定然无法正常生产，而汝窑是官窑，定货不断，停的时间久，必然会误了工期。”

欧平听出点意思：“少爷意思是，两家会起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都是供应宫廷的商家。”

“有可能是定窑想吞全部定单诬陷，也可能是汝窑想霸占定窑市场。如果是前者，我们再找证据，恐怕就误了汝窑工期，而且非常耗费时日。”欧阳道：“定窑如果是诬陷，这招就是一石二鸟。”

欧平问：“少爷，那汝窑真是偷师呢？他没想到后来？”型硼

“他也有好处，他如果真偷。等于是偷到一门技术，最多这一两年生意不好，但是这个风头过后，他就可以说，已经制裁完了，可以正大光明的生产了。他们很明白，商会再大，也不能控制他们现有的产品技术流通。”欧阳转头看欧平呵呵一笑问：“知道为什么和你说这么多吗？”

欧辜脸一红，支吾许久才道：“少爷怎么知道周屏让我来打探大人心思？不过，我保证不会告诉她。”欧平忙誓。

“不用，你还信不过，我信谁？不过我想你把原话转告给她。这样她就会拿个两边都有利的方案出来。 ，、

“什么方案？”

，恍如……定窑可以接手汝窑完不成的某些工期。再比如汝窑在某些领域可以让给定窑一些股份，让定窑带来正统技术，总比现在形象神不象要好。

或者两家可以在某地合开一场，利用两家所长，造出最好的瓷器。我恰巧想到，这丝绸之路对外，那瓷器可是重中之重。第一批军队护送的商队在今年八月就要起程……

北军路决定用商队来试探基督和伊斯兰国家们对大宋的态度。这丝绸之路如果只到阿拉伯国家是没前途的，要去就要去到欧州、印度、希腊。阿富汗被一万匹绸缎迷住，已经允许宋朝军队在设定区域内自由进出。护送商队的是三千精兵，而后还有四万精锐骑兵在百多公里后策应。而今西北军路正

对第一批要钱不要命的商人进行招募准备时机成熟就出阿富汗入波斯。陆地丝绸之路三条，但无一例外必须是以黑汗或者阿富汗做为起始点。

这场商业纠纷经过欧阳的调节，还有周屏、苏老爷的沟通，最后汝窑和定窑达成协议。两边不许对对方的领域进行突破也就是汝窑不得再用定窑的绘制技术。同时两窑成立汝定窑场，汝窑占据其中六成股份。汝定窑是**两家之长生产的最为高端的奢侈品瓷器。

商业纠纷欧阳处理过很多，但这么棘手的很少。而棘手原因不是因为两窑竞争的小动作，而是因为周屏一力袒护的原因。欧阳对这点很不满意，虽然面上不说什么，但书信一封给周安，里面就几句话，内容是欧阳认为将来如果是周屏接任东南商会大掌柜南北商家必然行同水火。周安回信，表示明白，并且书信周屏专心展南北邮政道的事上。

时间过得很快，欧阳已经是二十三岁。在阳平他已经当了六年半的知县。这一年来，欧阳都很低调，赵玉似乎也忘了这个人，不再宣他进京。不过比如年前的奖赏从来没落下。

宋对外战略也取得初步战果。西夏部族由于国内贫困导致的矛盾，和西北道展的迅，开始和宋官员联系回迁之事。两国一年来都很太平虽然在河西草原偶尔是小队伍对峙和冲突，但没有造成战争的后果。

辽国已经割让出燕云十六州中的五州，以换取宋对辽的武器、粮食供应。一年以来，其国内再次爆叛乱，最后天诈帝杀了次子，才安抚下来，但内战导致难民遍地，国内展紧张。

辽国不好过金人也不好过。其向大宋出售大量的劳动力换取物资，导致国内青壮人口剧减。

让金辽一起生气是宋的舰队，所有出海打渣的渔船必须在宋登记，交纳税赋。否则一旦现，杭州舰队必然将其船凿沉，并罚船工当三年以上劳役。莫小灰灰提供。

这政策不仅对的是辽金，对的还有高丽和日本。这几个税钱，朝廷当然看不上，而且会造成周边国的纷争。但欧阳上表却说服了赵玉，上表理由很简单，刃练舰队。如同以前宋辽边境，宋人常被掠夺一般，金辽对汪民的生存确实不太关心。

宋舰队已经登陆日本的九州岛，先兵后礼，在九州划了一块宋土出来，为巡逻舰队提供补给。而商人则开始和日本大小大名联系，开始开采日本的白银。日本大小大名近百大名连连内战，所以有联系的大小名都很痛快答应了宋的要求。并且还开出给予宋土的条件，对敌对大名进行海上打击。同年，宋开始在日本宋丢驻扎禁军，保护商人不受匪徒的劫掠。而血腥白银也

开始源源不断朝宋运输。宋的海运业在这年取得突飞猛进的展。

而在丝绸之路西线的君士坦丁堡就没这么顺利……

三千宋军正在和近十万十字军正在对持。

丝绸之路重点线路西段，西段重点线路起点就是君士坦丁堡。西段中无论是北路、西路、南路全部要经过君士坦丁堡，可以说此路通畅，丝绸之路就算是打通了，因为有三个方向可以行商。而十字军除了打击伊斯兰教外，吞并东正教也是其中一个目的。而东正教的最重要城市大秦主城君士坦丁堡。

参加十字军都有自己的目的，诸多缺少土地的封建主和骑士想以富庶的东方作为掠夺土和财富的对象；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地的商人想控制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而获得巨大利益；而罗马教皇想合并东正教，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天灾与赋税压迫的许多生活困苦的农奴与流民受到教会和垂建生的号召，引诱他们向东方去寻找出路与乐土。正如《欧洲的诞生》指出，十字军提供了一个无可抗拒的机会去赢取名声、搜集战利品、谋取新产业或统治整个国家——……或者只是以光荣的冒险去逃避平凡的生活。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骑士十字军兵分路，1o97年会合于亚洲，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o97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进城后杀了7ooo人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十字军横征暴敛，促使人民不断起义，政权动荡不定。

宋军护商大将章栏，而十字军是法国德弗鲁瓦。其在占领的耶路撒冷成立王国。被誉为圣墓的保护者。威尼斯商人和其达成协议，使其魔手伸到了君士坦丁堡。

事悄开始并没有如此糟糕，每遇见一个城市，章栏都会派人进入说明，即使是语言不通的十字军，对行商的赛里斯人抽税之后都给予放行，并且还提供一些交易场所在城内进行。

仙……名威尼斯商人却现了商队所带的都是绝对昂贵的货品时候，动了歪念。不过德弗鲁瓦并不同意攻击临时驻扎到君士坦丁堡东城的宋商队，他认为这可以让东西方长久商业往来。但商队临行前，却出了状况。

宋军两名士兵救了两名蒙脸逃走女奴隶，导致局部生一些冲突。宋军有严令，只动用了冷兵器，两方有伤无死。章栏知道此事时，城内大军已经出动，将宋商队全部包围起来。章栏立刻命令就地防御。

原本两名奴隶不算什么，但其中一名奴隶却是东正教主教女儿，在大秦

的民间声望很高。，四年，东正教和天主教决裂。天主教视东正教比伊斯兰教更为危险的教派。而此女人城破被俘虏后，传说背负有一个神秘使命。几年来，十字军一直没套出秘密，但没想一时松懈出了事，奴隶却被忠心的教徒救出，被现后，教徒被杀，奴隶带着一名使女就逃到了宋商地，跪求保护。

一宋军副将负责巡逻，见了此事，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看见两名弱女子向自己求助，于是就收留了两人。结果追兵到来后，由于两边语言不通，打了起来。这三千禁军是大宋精锐中的精锐，一个对俩毫不吃亏，很快把几十人驱赶。本来此事可以互相交涉解决，章栏识大体，不会为了两个女人得罪地头蛇。但威尼斯商人却利用此事说赛里斯人乃是东正教的盟友，这商队就是为了那个秘密而来，结果全城军队包围了宋军。

德弗鲁瓦原本还想谈判，毕竟他是知道丝绸之路。但没想有人鼓噪，局部产生冲突，十几名宋军被杀，禁军立刻动用甩手炮，炸死数十人。两边部队都是喝过血的，立刻投入战斗，而后宋火器犀利，让十字军不敢靠近。于是决定用弓弩困死宋军。两边语言本不通，要经过双层翻译才明白，而今一交火，都知道是个不死不休之局。章栏事先有韩世忠交代，立刻派出十多名猛士突围求援。

又是年节，年节的到来说明一个人正在慢慢成熟，也说明一个人在慢慢死去。

欧阳的年节是热闹的，不仅年节，但凡节日，大家都陪欧阳一起过。虽然美名蹭饭，但是欧阳知道这些人是来陪自己的。

“你们觉不觉着哥哥胖了？”王保福问。

一干人一起点头，包括宗泽这个厚道人。甘信笑道：“自从去杭州舰队回来后，这一年半，大人每天就是游玩。不胖起来才怪。”

“胡说。”欧阳捏捏脸道：“我不觉着。”

惠兰问：“大人，这一年来这么过不闷啊？要不年后来皇家报帮忙。”欧阳到处溜达，阳平玩几天，去杭州玩几今天，又坐船和宋徽宗去淮河上饮酒逛妓院。

“不是吧。”欧阳笑问：“你还准备再生两个。看……展铭那脸色可是吓得不轻。”

展铭摸摸绿脸道：“青菜相印绿。”

甘信点头：“好诗，老展，你可以去科举了，就这诗的水准，保证连中三

元。”

“圣旨到！”一名内卫跟随衙役进来，根本就不等衙役通报直接喊了一嗓子。

“恩？”众人一愣，这赏赐给过了啊。再说圣旨一般都是公公传，怎么内卫直接来了。而且今天是年节，现在是年夜饭，再大的事，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任欧阳为西北军路钦差大臣，立刻进京。”内卫收圣旨道：“欧大人，大家都在外面等着。”

欧阳惊道：“不会马上就走吧？”

“皇上说，片刻不得耽误，十万火急。”

展铭道：“左右没事，白莲，去叫张三李四，我们陪大人上京。”程序太怪异了，不能不防。

内卫无所谓，只是催促道：“快些！”

第一百七十八章正面交锋

让展铭白担心，还是真的圣旨。一行人马不停蹄，一路换马急驰。第二天下午就到了东京。宫门外一落，马上有太监迎接：“欧大人，皇上命咱家在宫外等着，一见欧大人立刻引领去见皇上。”欧阳边走边问：“什么事啊公公？”“大事。”太监道：“西北大事。韩将军的四万禁军对上了十五万的敌人，具体情况咱家也不知道。只知道韩将军八百里加急，请皇上立刻调欧大人到西北处理此事。”八百里加急，就是一天要跑八百里。换马不换人，已经是最高的标准。其实按照但当时最高度是一天五百里。韩世忠一向不是高调的人，这开出八百里加急难道是真和十字军冲突上了。要知道八百里加急，无论品阶官员都得让道的。

欧阳反而不太着急，这么远的事，自己急也没用。难说现在仗都已经打完了。到了殿内，赵玉也不客套,把事一说，果然是十字军。

韩世忠接到章栏部报告后，立刻起军,同时朝宋出急报。而后一路扫荡路上小股十字军的伯爵、子爵等。直到近君士坦丁堡时候二十里，被十字军大部队拦截，这才出了八百里加急。请朝廷马上派欧阳到军中处理此事。朝廷先收急报，效率倒没拉下，正在规划西北军路的战备。但没想事情如此恶劣。一队宋商被包围二十天，而主力则和敌大部队对上。一旦交火都是不死不休之局。赵玉一接报，见韩世忠亲点欧阳，立刻下圣旨封了欧阳为钦差大臣让其进京。而说句实话，赵玉根本不知道前线到底生什么事。

欧阳一看地名，大概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基本意思就是基督教内讧,章栏刚好凑上了热闹。二十天章栏还活着，一来说明其生命力顽强，二来说明十字军有点心虚。从目前装备看,十字军知道宋军的基本装备。而韩主力一到十字军这大象是不是能否下这只豹子还在未知数，更恐惧宋军是不是还有后手。而韩这边除了欧阳信件对十字军有所了解外，根本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个配备，。而且看十字军和欧阳信件有一些出入。他哪知道，欧阳都是看电影得知的。目前也不敢轻动。不打和不和，只是派人交涉要求送食物给被困城内士兵。

欧阳问：“陛下有什么看法？”

“看法就一个，不得丢了联的脸面丢了大宋的脸面。”

“臣闻泉州为主,还有一条海上丝调之路。”

“朕现在说的是陆路。”赵玉有点不高兴。

“陛下能否赐笔墨？”

“赐！”

欧阳画子个图,又顺手撕了图，又画,,按照自己所知道，君士坦丁堡其实就是土耳其。但是貌似没有海路连接。要么走印度的马六甲海峡绕过非州，要么走白令海峡或者是直接朝美洲再到地中海。但哪条海路都是遥远艰难无比。欧阳放弃道：“陛下，不知何时起程？”

“何时起程,,韩将军联是知道的。非有大事不会用八百里加急。你休息一日，明日一早起程。

刘将军在西凉整军，联已经让人告诉他，说你会跟随他的两万骑兵一起去君士坦丁堡。“赵玉想想后道：“此事未卜，情形复杂，你看要不让展铭陪你同去，策应你安全。”

“不可，军厂和阳平少不了展铭。微臣带了另外三名下属同行就可。”

赵玉点头：“联从大内再抽八名内卫做你的贴身护卫。”

“谢陛下恩典。”

白莲第一次有机会和欧阳一起去看战争，心中很是激动。上次张三李四等人从西北回来那吹的，简直是羡死同行。每人一套刀枪不入的冷锻甲，还一口锋利无比的西夏剑，外加一匹战马，全是战利品，挂在家中墙上，那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虽然白莲是个山贼但是见识还真不广。出了东京一路朝西，才知道到处不一样。而进入西北军路之后，又现有点阳平的意思。道路非常繁忙。运进运出的货车非常多。商业繁荣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军事。即使白莲不懂行也看出，这西北禁军绝对是亮练有素的军队。这几年韩刘两个搭档没少在训练这方面下功夫。

到了凉州，已经有一名副将等待：“见过钦差大人。”

“不客气，刘将军呢。”

“回大人的话，刘将军带了百门重炮生怕耽误行程，故先行一步。让末将带领五千骑卫恭候大人一起上路。”

欧阳吩咐：“休息一晚明日起程。”

第二天一早，军队开始出。欧阳看着这五千骑兵新老参半打听后得知，韩主力也是如此。精简的部分老士兵是回到西凉亮练新兵,作战部队新老参半。欧阳点头,看来西北路战斗力不仅强大,而且还能持久。在他们出同时，第

三梯队最后一组战斗梯队两万步兵也将在1o日后出，这支步兵全是重火器装备。最先进的重炮，火箭车全部由他们运输。

行进是没有问题的，经过的国家大都是伊斯兰国家，听说宋军要去打十字军，都是欢迎至极，并且还派出向导。

欧州人没想到的是，他们眼中的赛里斯人似乎要和自己决战一般。先是他们主力部队筑城而起,再是援兵的陆续到达。看赛里斯的样子,似乎要和自己打一次持久战。

德弗鲁瓦现在是后悔到肠子都青了，他刚收到消息，东正教的人已经和宋军取得联系。还有几个国家正在请求宋军帮他们拿回圣地。由于两边沟通巨大障碍，德弗鲁瓦根本搞不懂宋军想要干什么。

别说他,韩世忠也不太清楚这十字军想干什么。虽然同意送水和食物给掌栏，但打又不打，放又不放。对于东正教的请求，韩世忠只是委婉说，自己只是带兵之人，做决定的人还没到达。章栏们有阳平“狗粮”支撑，东城占据一块地方又河水,又送了一批必须品，暂时挨下去问题不大。当然只要十字军敢进攻章栏”自己这边也定然全面开战。

接下来到达的百门重炮和刘锜本部。相比韩世忠，刘锜听说自己直属部下章栏被围数月，心情就很不好了。韩世忠考虑刘锜的状态，和其本部的士气。也为了探察虚实，同意刘锜本部出战，他中军策应。

阳光明媚，一片平坦，百门大炮整齐的分三排排列在十字军主力三里之外。炮群左右各有五千骑兵。十字军感觉到了宋军的动静，也立刻布置防守。一个个方阵摆了出来。和中原打仗不同，欧洲是按整齐方阵为单位。或骑兵,或步兵，使用的武器也是宋军见所未见。

一阵鼓声，十字军按照训练的节奏开始整齐又慢慢朝前推进。刘锜道：“换燃芈烧芈弹。”身边亲兵立刻站上马背,拿了两面旗帜挥舞。

炮群将官下令：“全部换燃芈烧芈弹。”虽然过了一年多，但是开花弹仍旧没有投入使用。成本太高,工期太长，到了连欧阳都无法忍受的地步。

刘锜翻身上马,一万骑兵立刻跟随上马。十字军鼓声开始急促起来。他们行进度也加快。重骑兵方阵已经进入冲击距离。

突然一声呐喊，四个骑兵方阵气势汹汹奔袭而来。刘锜翻身下马，全军也下马保持马匹体力。

亲兵看了一会道：“将军，进入第三炮群覆盖射程了。”

“放！”

“是！”亲兵上马背旗帜挥舞。

后三十门炮几乎同响，炮弹直接砸在十字军的骑兵方阵之内，挨着他们的盔甲燃烧。一时间骑兵方阵大乱。刘锜喝道：“第一炮群放,断他们后路。”

十秒一炮弹,火焰把骑兵方阵和步兵完全隔绝开来。刘锜再下令：“第一炮群换实心弹，第三炮群停止射击，第二炮群三后停。”然后上马喝道：“雁行阵。”

宋军再翼无限展开,朝敌骑兵方阵冲了过去。这一举动让十字军大喜。如此分散兵力的冲击对上骑兵可以说是愚蠢之极。立刻有炽爵士组织还没慌乱的骑兵对宋军反冲击，妄图刺破宋军。

但他们没想到，刘锜本部根本就不是骑兵”而是骑马的步兵。乃是韩军中专门研究火器的部队。两边一接近，十字军就现无数的甩手炮如同雨点一般铺面而来。而宋军则一转马停住了。这时候十字军才知道，为什么宋军骑兵不成方阵，就是生怕后面人撞上。这雁行阵完全是玩甩手炮的阵型，最喜欢打的就是游牧民族，还有十字军这样集团冲锋。

“人间地狱啊！”欧阳刚到达就听说打仗，二话不说忙和韩世忠上韩部自筑城的城头一看，哈，差点错过好戏，这十字军被人家刘锜黑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战场接下来步兵中的掷弹兵威”刘锜本部全部下马，两人一组一个打火,一个扔甩手炮，雁阵慢慢推进收紧。没有一名骑兵能冲过如此密集的爆炸。当然甩手炮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刘锜见差不多了，第一炮群炮身也快坚持不住即将炸膛，于是命令：“撤！”

一万步兵立刻跑回马边，变成骑兵有秩序的跑路。而同时第二第三炮群开始梯队轰炸掩护。

硝烟散去，一堆巨大的尸体群，外加目瞪口呆的十字军步兵和射手方阵。一名xx骑士见宋军正在艰难撤走火炮，拔出佩剑大吼一声，十几个步兵方阵开始跑步推进。欧阳叹了一句：“难道他们不知穷寇莫追，特别是别追刘将军的部队。”

韩世忠见欧阳这么说放下心来，看来欧阳还是支持和人家打仗的。一边笑道：“刘将军这次火气有点大，大人也知道章栏是刘将军的爱将。”

“那是。”欧阳话落,十字军的脚下突然轰炸连连，被抛弃在地的地雷开始大显神威。虽然十字军非常英勇的步步密集推进,但是越勇敢，死的人就越

多。欧阳叫来一个士兵说了句法文：“释放我大宋被扣人员，否则血洗十字军，踏平法兰西。把话学好，传下去，让一百个嗓门好的人给我一起吼。”

“血洗十字军，踏平法兰西。”君士坦丁堡军事负责人德弗鲁瓦听了这话大惊。这知道十字军不奇怪,知道法兰西就有点奇怪了。对方更能说法语，更是怪中之怪。更让他惊惧的是宋军送来的信。

标准格式的法文，上面写：阁下,我是大宋七品钦差大臣，兼阳平县长欧阳,主管此地事务，暂时有相当你们法兰西国王权限。由于你们扣押我大宋商队和军人，我陛下非常不高兴。阁下看见的不过是大宋前军，接下来的两个月，将有过一百万的大宋军队云集在此地。如果阁下还是执迷不悟，我们将会进入地中海让法兰西这个国家消失。大宋有句俗话说，知到敌人情况知道自己情况则百战百胜，你们这群十字军的来历我很清楚，也很了解你们的目的。据我所知，你们有训练的士兵不过十万,其余都是流民、小偷、强盗组成,,别怪我太坦白,惹毛了本钦差，把你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

最后通蝶：三天时间，释放我大宋子民，否则大宋将向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所有国家，包括天主教教皇宣战。大宋欧阳。大宋八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午时。

惹了大麻烦了。德弗鲁瓦没想到一个小冲突竟然惹出百万强悍军队。他即使认为欧阳百万是吹嘘,但早上战报已经在他手中。自己这边战死四千名骑兵,有爵位的四十来名。但敌军丝毫未损。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战斗。自己部队在敌人面前一点还手之力也没有。

宋军事作战会议……

这条路其实民族成分非常复杂，有突厥、有大秦的反抗势力，更有众多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游骑兵。突厥在唐玄宗时期基本被驱逐出北方,而后就在中东一些国家繁衍。身为伊斯兰教的他们对嫉妒教分支东正教的大秦是水火不容，两边时有争端。而大秦的反抗势力是东正教的死忠，一边想拿回君士坦丁堡，又得留意突厥国的入侵。而大食阿拉伯的轻骑兵集团，则是以消灭十字军为己任。大宋则是要打通丝绸之路，各方的利益全部在君士坦丁堡浮出水面。

兵力对比，阿拉伯，突厥等都没有办法对付十字军的重骑兵，十字军占领一地就建立城堡，但十字军的弱点是人数少，不可能有效的控制某一地区。结果造成就是敌对双方都走进行着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丝绸之路到君士坦子堡一路，经过和阿拉伯人控制国家波斯，相比十字军他们都很友好，而且后来听说是对十字军进行战争，无条件的让宋军通过,一些国家还设立据点让宋军后勤休息。

刘锜换了身衣服,进帐地欧阳抱拳行礼：“欧大人真乃是神人。不仅预知此

地之事，还会写胡人的文字口末将佩服佩服，怪不得人家说大人是文曲星下凡。”

“刘将军客气”请坐。”欧阳见人到齐,并且帐内都是自己人道：“皇上意图很简单，打仗不怕,就怕打败仗。西北军道的沙、瓜两州所产粮草全部由朝廷收购供应。河西走廊所有马匹也充入西北军道。除了西北军道常设的十万厢军之外，还从他路抽调二十万厢军押运粮草。

韩世忠道：“大人，按照末将探察的情报，这要拿下君士坦丁堡，凭借目前我西北军战力，定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解决。”

欧阳笑问：“韩将军，拿下了干什么？是为东正教存留火种,还是送给波斯人,或者是帮助阿拉伯人打败侵略者？他们打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韩世忠一楞，这问题他还真没想过。这地方不同宋边境开战，打下来就是宋土。如果强行占领此地,自己就要面对东正教和阿拉伯人游击，最麻烦是畅通无阻的粮道可能也会被破坏。孤军深入，难以为继啊,,

刘锜笑道：“将军何需担忧，既然是欧大人来了，肯定是有便宜占了。”

“刘将军玩笑！”欧阳拿出地图道：“红线是朝廷要打通的丝绸之路。而君士坦丁堡是重中之重。一到此地向南、向北、向西都是绝对来钱的商道。此地在军事上亦可称为咽喉之地，是阻挡西、南、北三个民族的重要点。老实说，我真想要这地方。”

韩世忠摇头：“大人，这个恐怕太难了。如果只是短期占领，倒不是什么问题。但要长期驻守，别人是不会答应的。大人也说这附近民族复杂。信仰更是极端非常。大人也看见了,虽然是第一次面对我禁军火器，但敌逃跑者甚少。”

刘锜道：“末将急着打这一仗,是因为我军内诸多水土不服。所以才先行难提升士气，威慑敌人。沙漠太多，马行进度远低骖鸵行进度。而我军几乎没有骖耻队。”

韩世忠点头：“末将看，最多也只是扶持当地政权，让宋商经过时多个歇脚处。”

“不成,投资不成比例。朝廷花费了这么多钱粮,结果我们打几仗收兵，一点实质的好处也没有。”欧阳道：“波斯是我宋军后勤的必经之地，只要我们和其打好关系，保证兵道和粮道通畅，再利用他们民族信仰矛盾，我认为占领此地不是梦想。”

第一百七十九章谈判

君士坦丁堡是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这时候还是大秦人和十字军割据的场面。韩世忠想想道：“也并非没有所为，如果能利用他们互相矛盾，也有可能。先前，已经有大食、大秦贵族派使来拜访末将。但末将觉着事关重大，不敢乱见他们。”

“相比他们，我大宋在此地方而是最没有利益的一国。但波斯和大食各部关系甚好。如果波斯也派使来谈判，恐怕不好打算。”欧阳想想道：“左右先看看十字军的态度，看其三天内是不是会释放章将军。”

“只能这样了。”第一次会谈无果，别说是韩世忠，就是欧阳其实也不太弄懂这么民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从路上见闻来看，这十字军知道自己兵力不足，所以多是采取安抚，和挑拨部族自相残杀的办法。但这手段并非无效，一些被法占领的城市，当地军民对法、德文化还是挺亲切的。

而十字军明上说是极端宗教行为，其实是混合了商人一种冒险掠夺行为。君士坦丁堡是十字军从海上登陆的第一站点，此地的十字军实力和忠诚是为周边最高。

“报”一名亲兵进来道：“十字军派人送来书信。”欧阳说他们叫十字军，士兵们自然跟着称呼。总比叫，喂，那个等等好。

欧阳拆信一看笑道：“鸿门宴，人家请我明天晚上吃饭并且谈判。”

“去还是不去？”

“去”欧阳道：“只有我们和十字军的关系亲密一些，那些在一边看的人才会紧张。好处就会许诺的更多。我写一信，一会叫人送过去，顺便明天我也去看看章将军。”

……

欧阳带了张三李四、白莲还有李逸风同行，韩世忠这边虽然担心，倒是没有劝阻。反正是下令战备，一旦欧阳没回来，不管什么代价也要全灭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

欧阳到了君士坦丁堡，一队骑兵迎接，下马后，领头一名骑兵行骑士礼用法语道：“德弗鲁瓦伯爵派我塔拉夏迎接阁下。”

欧阳下马有礼貌道：“你好，尊敬的骑士。不过在这之前，我能不能先去看下我的子民。”

“当然可以。伯爵吩咐，阁下愿意去哪都可以。”

这刚听说昨天宋援军打了大胜，章栏一干人皆是士气高涨。傍晚时分，章栏例行巡视防卫，却见一群人从西面而来。于是挥手喝道：“准备战斗。”

号令之下，大家立刻进入工作岗位。其实就是数道壕沟和堆砌的石墙。在和敌人多次小规模教练之中，重骑兵给大家的印象深刻。而壕沟加甩手炮的作用在对付重骑兵中最为突出。刘锜本部都是专门使用火器的部队，章栏也甚有心得。

“啊？”来人走近，章栏一惊道：“是欧大人……兄弟们，是欧大人来了。”

“是我，但不用喊这么大声。”欧阳下马，扶起半跪在地抽噎的章栏道：“通知下去，兄弟们受苦了，回去后每人奖励一百贯。”

“谢大人”所有士兵一起呐喊，让塔拉夏一干人吓了一跳。这才认真打量欧阳，虽然不明白他们说什么，但可以看出来欧阳的威望之高。

东城被章栏改建成了驻地，附近房屋被拆毁，材料拿来做屏障之用，前面布设地雷。当然这也是十字军没有全力进攻让他们才能活到现在。聊了几句欧阳得知，这里最困难就是疾病，由于各种疾病已经死亡了八十多人。再加黑心欧阳在军粮中不加任何盐成分，长期食用，倒致全身乏力，进一步破坏免疫力。同行的阳平医科毕业的三名军医虽然都在，但手头已经没有草药可以使用。

跟随军队的三十名商人和两百多匹驼畜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幸亏被困时候季节比较寒冷，这要到了盛夏，必然是瘟疫四起。欧阳看望大家后临走交代：“再委屈两天，两天后他们不放人，我们就打进来。你们要打起精神，活到我们来救你们。”

“末将定然不辱使命。”

……

德弗鲁瓦五十来岁，样子并不特别，标准的法国倔强老头模样。两边拥抱后，德弗鲁瓦非常惊叹欧阳的年纪，特别询问是不是贵族血统。

欧阳则笑道：“伯爵大人，人不分贵贱，这似乎也是天主教上帝的意思。看看我的随从，这位女士叫白莲，乃是贼寇领，其占据大宋梁山泊一线，手下忠诚士兵过十万。”

“啊，真是看不出来。”德弗鲁瓦对白莲行礼，然后抓了其手亲了一下。白莲刷的连耳根都红了，要不是欧阳事先交代，估计这时候就拔刀砍了过去。

“张三，其拥有的土地一望无际。健壮的骏马跑三天三夜才能到头。”

“你好，张三阁下。”

张三见是介绍自己，人家又打招呼，抱拳道：“失礼失礼。”

失礼？怎么翻译？欧阳想想后道：“他说，他不过是诸多贵族中的一员罢了。这个叫李四。乃是大宋著名的哲学家，其身望在大宋中最为有名。”

李四抱拳：“幸会”

“这位叫李逸风，乃是一名记者。就是记录所有的事实告诉平民的人。”

李逸风掏出欧阳研制的水笔和纸问：“这位大人，我代表大宋五千万人向您提问，请问您知道大宋国的存在吗？”

经过翻译，德弗鲁瓦回答：“是的，我们国家称呼你们为赛里斯人，你们丝绸和瓷器在我们国家比黄金还要贵重。”

“谢谢”李逸风问：“请问大人，为什么你们当初要扣押宋人，是不是贪图宋人的丝绸和瓷器？”

“不不不。”德弗鲁瓦忙道：“据我所知，此事是一个威尼斯商人的挑拨所导致。我们十字军乃是奉教皇的命令铲除异教徒，乃是正义的军队。怎么可能贪图商人的商品而导致误会的生。”

“如大人所说，但我皇上听说此事后，震怒非常，而今准备派出了三千艘战舰前往地中海准备进行大规模报复，不知地中海诸国有多少海军实力。”

“上帝，三千艘，你们那到底是什么国家？”德弗鲁瓦大惊，这距离欧洲大航海还有几百年，这边就能出几千艘战船。

李逸风回答道：“我们是已经有四千年的文明的国家。最后一个问题，大人，你打算怎么解决此次争端？”

“争端？不，这只是个误会。”德弗鲁瓦道：“这是因为一个自私的威尼斯商人导演一切，一切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停止这个错误。这次我请欧阳阁下来，就是要解决这个误会。”

这句话欧阳答：“据我所知不是误会。德弗鲁瓦阁下。据我了解，这教皇起十字军的意义是铲除异教徒。在进入君士坦丁堡前三天，你们就屠杀了过七千当地居民，其中包括很多的妇女和儿童。你们的暴行似乎和圣经的教义有很大出处。”

“我们所指的是极端异教徒，主要是背叛上帝的东正教和耶路撒冷邪恶的伊斯兰教。我可以誓绝对没有对贵国有任何企图。并且欧洲多数国家包括教皇都愿意重开丝绸之路。一方面是商品往来，一方面是文明的接触，还一方面是可以进行传教。”

欧阳抱歉道：“请原谅我的失礼。”

“欧阳阁下，你们子民我们马上可以放出，只不过，他们之中有从我们处逃走的两个奴隶，如果阁下愿意将这两名奴隶还给我们，我们奉上3o名处*女和一百盎司的黄金。”

“呵呵，阁下真会开玩笑。不瞒阁下，我而今有的家产值一百万两，相当有一百多万盎司黄金。”欧阳道：“还是不要用钱来yin*我了。不过你提议的释放被困人员提议，我非常欣赏。我希望能早点再见到他们。”

德弗鲁瓦点头：“那不知贵军有何打算？”

“暂时没有打算，我们要等国内的消息。不过，德弗鲁瓦阁下，我相信我国会因为贵军释放被困人员而对贵军赞誉有加。”

德弗鲁瓦摇头：“欧阳阁下，如果不能交回两名奴隶，恐怕我无法释放贵国被困人员。”

“哦？”欧阳一皱眉头，看来这两名奴隶有点名堂。之前询问章栏，章栏根本就没提到有这两个女人，就是说看来着不善，叫大家小心，结果打起来了。十字军刚打了胜仗，而章栏一伙人也视自己为大宋精锐，并且都是杀过人，打过仗的，最后就以武力角斗起来。欧阳问：“不知这两名奴隶的身份？”

德弗鲁瓦马上道：“不过是长的漂亮一些。”

“阁下在开玩笑？”欧阳感觉自己的智商被鄙视。

“欧阳阁下，我想只要将两名奴隶送交我们，一切事情都好商量。”

欧阳问：“否则呢？”既然吹牛吹出去了，当然要有点派头。欧阳干脆来个非常渴望打仗的形象。

“否则就伤了两国的感情。”

欧阳点头：“确实不能为了两名女子伤了和气。这样吧，一个奴隶十万盎司黄金。”

“欧阳阁下，我必须郑重告诉你，你这是讹诈。”

欧阳摇手指：“不，德弗鲁瓦阁下。不是讹诈，是抢劫。但事实是你的军队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我们再和大秦人合作的话......条件很简单，君士坦丁堡还是你的，五十万盎司黄金或者等价商品，我们帮你解决了反对势力。钱不够可以用士兵凑，每个士兵抵一盎司黄金。”

火药味出来了。要么说弱国无外交。这几个月德弗鲁瓦打听了宋的情况，确实得到了一些消息。宋的强大在他的想象之上，否则他也不会相信真有百万军队奔赴而来的言论。德弗鲁瓦一摊手：“好吧，这两名奴隶我可以不要，但做为条件，我希望得到她们的尸体。”

“可以”欧阳道：“一具尸体一万盎司。”

“......”德弗鲁瓦险些没骂娘，也还好他是有理智的人，按照目前状况，即使把所有十字军全部调集在一起，恐怕也无法抗衡大宋在君士坦丁堡驻扎的军队。他就是不理解，似乎宋军根本就有准备一般。这边人一被困，过去不到一个月，大军就杀到了。没多久，又来了一批军队。很显然，第一批主力完全是已经准备好打战的。德弗鲁瓦甩手：“尸体我们也不要了。明天我们就释放贵方被困人员。但我希望贵军不要再挑衅，最好立刻撤走。”他算看出来，斯文的欧阳背后有着恶魔的影子。此人比他想象的还要难缠。

最重要是十字军一向为之骄傲的重骑兵方阵在敌人面前不堪一击，让德弗鲁瓦对军队信心达到了冰点。他不知道，他面对这支部队对付过西夏的铁鹞子这样的重骑兵。而铁鹞子还是散开攻击，而密集的骑兵方阵就是嫌宋军的手炮威力不够大。德弗鲁瓦已经感觉到了危险，面前这人从说话来看，不仅是个强盗，而且还是一个商人。商人追求的是利益，而最大的利益则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能放，一旦释放了被围困人员，这人很有可能会翻脸。但是不放，人家未必会在乎这三千人的死活。一旦给了口实，如此精锐的军队联合抵抗势力，恐怕并非是城内十字军可以抵挡。

欧阳道：“我大宋国意思是，第一释放我大宋被困人员。第二由于十字军一方无故引争端，故十字军必须向大宋进行赔偿。第三，根据双方友好往来，宋军将退后五十公里。第四，宋方保证不先对十字军进行挑衅。第五，宋商队经由十字军控制地区和国家，不交纳任何税金，当地必须保证宋商队的安全通行。”

“不可能”德弗鲁瓦怒极反笑：“阁下是不是将我英勇的十字军战士视为无物？”

欧阳真诚道：“德弗鲁瓦阁下，事实是我们确实没将十字军看在眼中。昨天早上的例子也看见了，我们拥有你们所没有武器，我们拥有是你们想象之外的战术。古老的东方充满着智慧，但同样不缺少力量。”

“上帝是不会原谅你们的。”

“阁下，上帝已经被你们拿来做借口屠杀、抢掠。所以我很相信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欧阳道：“至于先前我提出的条款你们能不能接受，我不太关心。我现在关心你们是否会释放我被无理围困的三千人。”

一名幕僚凑近德弗鲁瓦道：“阁下，还是要先稳住这群东方魔鬼。”

“哈哈”欧阳笑着用德语道：“我们暂时还不是魔鬼，最少目前不是。”

一干人惊呆，没想到欧阳连日耳曼语都能说的这么流利。

欧阳很有礼貌半鞠躬道：“明天黄昏是最后期限，我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要出现战争。但一旦战争起，我们将正式向所有地中海国家宣战，正式向罗马教皇宣战。告辞”

欧阳点头，转身就走。没想门口两名盔甲男手中长剑一举拦住去路。德弗鲁瓦还没说话，张三拔剑出鞘，直接斩在两口剑上。‘铛’两声连响，一口佩剑被荡开，另外一口被斩成两截。

小样的，不要和西夏剑比锋利。欧阳不再理会，直接走了出去。厅内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阻拦好还是不阻拦好。

有骑士问：“伯爵？”

“不能扣押此人，否则将成为对方进攻的口实。”德弗鲁瓦道：“我必须写信给教皇，请求更多的英勇战士。”

“那些人怎么办，放还是不放？”

“放”德弗鲁瓦：“放了他们可以给我们争取足够多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的军队。我不相信一支军队是没有弱点的。”

……

第二天早晨，十字军撤走了防御章栏的军队。韩世忠派的小校引领三千人离开君士坦丁堡城。大军也随之后撤百里到一座少量十字军占领的小城，宋军驱逐了城内不足百人的十字军，进驻此城。

“有钱，相当有钱。”欧阳道：“白莲，和他们说说。”

白莲道：“我们跟随大人前天去了他们的黄金议事宫。大人说长的有点象教堂。皇帝宝座有三个台阶。全是用黄金、象牙、珍珠、宝石镶嵌而成。还有宫门……”白莲一路描述下来和欧阳去谈判留心所见，这个宫殿简直就是黄金和宝石构造而成，连每一道门都有黄金宝石镶嵌。

欧阳道：“我这边打听清楚。为了鼓舞十字军士气，统帅为了奖励骑士们的战功，公开下令部下可以在一周内在攻占城中实施任意的烧杀抢掠。十字军还在大秦的领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他们的封建领主占领了大片土地，并对土地上的居民进行残酷压榨。比如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子爵的封地。而原来的大秦国家现在只有控制西北面的色雷斯、马其顿一些土地。”

韩世忠点头：“据一些愿意为我们提供消息的东正教居民说。在君士坦丁堡实在控制范围内其实只有不到八万的军队。还有六万是东正教的叛徒充当。再过去是阿拉伯大食境内，十字军吞并了不少部落，大食中有四万左右十字军军队。不过大食轻骑兵一直在反抗，他们一直没办法继续前进。不过他们目标的耶路撒冷已经在十字军的控制之下。”显然，韩世忠学到了不少新名词。

第一百八十章布局

刘锜道：“按照目前掌握情报看。波斯、大食共同的敌人是大秦和十字军。大秦的敌人是波斯、大食、十字军。波斯和大食都是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十字军本次明面上就是对付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而我们兵粮道必须经过的波斯，其实就是主反对十字军的伊斯兰教国家。”

欧阳指地图道：“现在各方都不明确我们的身份，我们最少得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立场。这两天，各方来军中的使者都很多，都希望我们能站在他们一边。波斯王子还亲自来说，只要我们驱逐十字军，将允许我们在波斯国内设立永久的城池和兵战。并且允许我们在这些地方驻扎不过五千人的军队。不可否认，波斯的女人身材都很好。”

“……”韩世忠汗一个，这思维跳跃太厉害了，于是问：“大人，这个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请波斯出向导，并且允许军队通过，韩世忠没少和波斯人打交道。什么女人的，他真没注意。

“顺口说下。”欧阳道：“我个人认为，其实现在实力最小的大秦还是有反击的力气的。毕竟他们还是一个国家。而不管大食也好，波斯也好，他们都是以部落为单位生活，很容易被分化不说，而且没有凝聚力。我唯一奇怪就是统一信仰东正教国家似乎处在互相分裂状态。”

两将军都点点头，韩世忠道：“去年我们游说波斯让路，先前他们是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对部族进行收买后，一切都变得简单。比如这波斯王子希望的其实想让我们阻止十字军可能对波斯的入侵，而是不担心十字军会对大食不利。他们虽然是同一个教派，人数最多。但阿拉伯人战斗力绝对是最低的。除非他们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

刘锜道：“就比如完颜阿骨打，他能整合所有的女真部落形成势力。但据我们所了解，目前阿拉伯没有这样的人。”

欧阳问：“章将军呢？”

“我让他先好好休息。”

“叫他，还有他救的两个女人来，我有事问他。”欧阳皱眉头。

……

跟随章栏而来的是两名蒙面女子，欧阳有点纳闷，这大秦信奉东正教，希腊人分支。女人不要蒙脸吧？询问后听了章栏回答，欧阳楞了三秒。

“回大人，她们说是因为她们长的太漂亮了。说是会勾引男人的毒蛇什么的，所以才蒙脸。”

“不错啊章栏，会听希腊话。”

“稀饭话？”章栏一楞忙道：“是她们学的快，会听汉语。”

韩世忠道：“章栏，你擅自营救无关人员，引得我宋和诸国生隙。你倒是有心说情，还不知请罪？”

章栏一楞：“是因为她们打仗的？”

“果然是红颜祸水。”欧阳苦笑，章栏竟然不知道为什么被困。欧阳一指道：“你们两个下面纱，本钦差不习惯和人这么说话。”

两名女子互相看了看，解下了面纱，堂内‘忽’的一亮……]

欧阳斥责道：“别点了，节约蜡烛，运一趟不容易。”这运送物资确实是比较艰难的，战线拉太长。这也是宋军高层一直就有的担忧。一旦波斯人翻脸，骚扰后勤线路，军队只能是大败而回。未雨绸缪，宋军而今都在节约各种资源。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后顾之忧，也不至于退兵百里，避免和十字军消耗。

“这个叫尼克斯，这位叫盖亚。”章栏介绍。两个女人长相确实很不一般，身材高佻，黑碧眼，一眨一放电。但她们面前的三人都是大宋一等一的杰出青年，反应之低很是出乎这两个女人意料之外。

欧阳吩咐：“拉出去砍了。”

“是”两名卫兵立刻回应，虽然感觉欧阳太糟蹋尤物，但是命令是要坚决执行的。

那个叫盖亚的女人用不熟练的汉语问：“什么是砍？”

“……”一群男人木然。

章栏忙阻拦道：“大人，为什么？”

欧阳道：“她们一个名字是希腊神话中的地母名字，一个是黑夜女神的名字。玛丽隔壁，当老子是白痴的，拿两个假名字来晃点我。”

“慢”那个盖亚忙道：“我叫明亚，是东正教主教的女儿，她是我的使女。”

欧阳不理会其服软问：“韩将军，军内隐瞒不报，如何论处？”

“重者枭，轻者二十军棍。”韩世忠虽然不知道欧阳意思，但立刻吩咐：“来人，拉下去打。”

“是”

两女人被拉下去，欧阳才解释道：“这些人都有政治苗子，她们是能隐瞒就隐瞒，她们不会相信我们。如果不用强硬手段，无法让我们取得有用的信息。”

刘锜问：“大人觉得她们有用？”

“当然，我怀疑她们掌握着下任主教人选。大秦现在还是有一定势力的，而主教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比皇帝还大。如果这个主教人选是我们选择提供的的话……”那时候基督教国家主教最大，大秦抵抗势力分裂，一定是没有正统传接的主教。而十字军一直扣押好生对待这两个女人，一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标准警察的作风。

韩世忠点头：“竖立傀儡刘将军。”

“末将在”

“让当地居民帮忙，派出探子和残余大秦有势力人接触。”

“是末将这就去安排。”刘锜领命而去。

……

屁股完全血肉模糊的两个女人被拉回了堂内。执刑的士兵没有丝毫的放水，否则他就得挨四十军棍。欧阳也不避讳，就直接在她们身上翻找了起来。但连鞋子都扯开了，楞是没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欧阳问：“传位的东西在哪？”不可能是口述，否则没有公信力。

“没有”明亚呻吟着回答。

“不可能没有。”欧阳道：“就凭你的身份不足让大家信任，必然留有主教的遗书。如果你们不想再吃苦头的话，我劝你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交出来。”

“没有。”明亚咬牙。

欧阳手摸到了使女的脸上，明亚眼睛一眨。欧阳心中一动，把使女面纱

摘了下来。这举动让使女大为恐慌。欧阳知道得了正题，拿了面纱对烛光一看，并没有什么文字，最多只能看见贵族奢侈品数条金线。再摘下明亚的面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欧阳拿两面纱沉思，这主教当然是在有危险就准备这东西，必然也想到自己女儿逃不出去。面纱落在敌人手中的后果很严重。如果不指定主教，抵抗势力必然会因为主教位置进行争斗。十字军突然袭击围困君士坦丁堡过了半个月，半个月时间足够论证接替人，搞些机关手段。

而更让人疑惑是德弗鲁瓦的态度，很想要这两个女子。甚至是尸体也可以。显然德弗鲁瓦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疑惑。但是都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没想却这两人逃跑。

欧阳想着，把两个面纱一重合，却惊奇现金线不是吻合的。也许是手工出现的失误，欧阳不信邪，把其中面纱一转，重合在一起，惊喜现上面写有文字。不过……是希腊文，自己不认识。

“混蛋。”明亚喊着希腊语，不顾伤痛扑向欧阳。

白莲在一边早有准备，拿起刀柄狠狠砸在其脑门上，明亚立刻昏厥。欧阳吩咐：“白莲，你带二十名钦差卫队看守这两人，给她们上点药。活人比尸体值钱。”

“是”白莲吩咐卫队：“拉下去。”

韩世忠等人一拖走，拍桌子喝道：“章栏，你胆子越来越大，本将出前吩咐，非自卫绝对不可搅入到民族争斗之中。你倒是担任了大秦的护国使者。你可知陛下对丝绸之路是何等厚望？你妄辜天恩，身为大将却不知审时度事，你可知罪。”

“末将知罪。”章栏忙单膝跪下。他和这两个女人没什么接触，先前安排他们到商人女眷那一起照管。没想到这两人还怀有如此使命。

“还好刘将军不在，否则定然拿你问罪。顾念你本役未丢大宋面子，此罪暂且记下。”

“谢将军。”

韩世忠挥手：“出去吧”

“是”

人出去后，欧阳见韩世忠期盼看自己，惭愧道：“韩将军是不是当我是神

人，这文字我真的不识。不过可以抄录下来，将字分几段让懂此字人翻译。”宋军内倒有几个会波斯语的，如果再找到懂波斯语和希腊语的，就可以把上面的文字翻译出来。这不能怪欧阳，这学外语主要是看其国力强大不强大，希腊这样的小国家，实在上不了台面。再看日本人虽然让人讨厌，但日语为什么热门，就因为经济实力强。否则非洲x土著语言早就进入九年义务教育。

十字军是两年前拿下的君士坦丁堡，虽然刚开始占领采取了烧杀抢掠方式。不要说欧洲人文明，是因为到了后来不能不文明，一千多年欧洲的展历史都是抢夺历史。接前面的虽然，有虽然必然要有但是。但是从那事以后，十字军的统治者还是用了怀柔和分化政策。并且开始用不算太激烈的手段改变当地人的信仰。

说到信仰，那是一种能让人脱离了正常人思维的东西。如共军的信仰，确实已经过了**抵抗酷刑。而各种教派的信仰自然也是。不过由于TnT没有出现和火药的垄断，或者是登哥还未出生，并没有出现人体炸弹等恐怖袭击。大秦的人多是聚集在未被占领几个地区做抵抗势力。而安置眼线自然不会少。

宋军的强势进入，很快成为一个天平上重量级的砝码，宋军倒向哪边，哪边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且富庶宋朝资源，先进的生产力都是几方所期盼的。德弗鲁瓦自然是希望和宋军一起铲除大秦的反抗势力，而大秦则希望拿回失地。大食希望能驱逐十字军，波斯希望能削弱十字军、大秦反抗势力的力量。

根据分析，波斯人不能得罪，否则就要正面开战保证粮道。波斯可不是小国，这打起来不知道要猴年马月。欧阳认为打波斯比打法国还要麻烦。毕竟法国人的性格好对付，恩，意大利也不错。得意志几个国家不能碰，人民太凶。想左了，继续分析。十字军能和平共处其实是最好的，毕竟对地中海国家将来是贸易之重。大食那边就比较遥远，而且这几年战火烧的很开心，可以不理会。大秦反抗势力基本现在就是防守，得罪不得罪关系不大。

以上是从坏处分析，欧阳继续开始分析好处。在各好处中，支持大秦反抗势力是最有油水。一旦帮他复国，割几块地作为兵商站，那是非常好商量的。大食方面好处也多，特别是部落容易分化，非常有可为。十字军则是最滥的选择，每个城都封好了领主，现在要他们吐出来不愿意不说。而且毕竟算孤军深入，将来说不准就被*掉。而和大秦合作，可能可以占地达百年，两百年，甚至还可以同化附近居民，成为宋中东一块领土。

……

欧阳拿了一张椅子坐在床边，笑mimi看着趴床怒视他的明亚。欧阳见其这般态度解释：“你不知道，在宋就是这规矩。说谎是要被打的。”

明亚明白意思，但表达起来还是比较吃力，想了好久才问：“你想怎么样？”

欧阳道：“我决定支持你们对抗可恶的十字军。”

“条件是什么？”明亚先是一喜，但看了欧阳大灰狼的表情，心立刻悸了一下。

“条件是君士坦丁堡归属宋国领土。”欧阳看过，这君士坦丁堡靠海，将亚欧分为两边。而且其陆地可以到达黑海，是黑海出公海的唯一通道，水上交通没得说，一旦战船行到，说打谁就能打谁。从陆地上看，此地乃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南西北都有国家可走，是亚进欧，欧进亚的咽喉所在。君士坦丁堡共有十六个大小城市，人口五十多万，气候温和，地产富庶。绝对是一等一的好地方。

“？”明亚显然没理解欧阳的意思。

欧阳耐心解释：“君士坦丁堡你们被抢走了是不是？”

“是”

“现在我想请你们用别人抢走的东西，换来我们对你们的支持。”欧阳道：“非常非常合算的买卖。不过，别敷衍我，将来一旦拿回来，必须由主教宣誓，此地永久属于大宋领土。不过我可以保证，宋在此驻军，不仅不会欺压你们，反而会对你们提供必要的保护。”

“我想你是高估了我。”明亚道：“别说是我，现在国内没有任何人能做这个主。”

“确实没有。但对于一个宗教国家来说。主教就是领袖。只要你配合我们定下主教，主教就能整合各方面势力。而后和我们宋军配合，将十字军驱逐出你们的国家。”

“这个提议……”明亚想想后半转身看欧阳：“提议不错，但是我在你眼中却看不到一分的真诚。”

“这是圣旨。这是大宋皇帝的命令。任何人包括皇帝自己都不能更改。”欧阳拿出圣旨念道：“奉天……得君士坦丁堡后，宋军不得有挑衅等任何行为，并且视对大秦国有图谋的国家为敌国。”欧阳收圣旨道：“将来我们可以订下友好条约，我大宋最好面子，绝对不可能违反了条约。”

“恩……”明亚还在沉思。

欧阳笑道：“其实不管怎么样，你们一点损失也没有。毕竟你们目前有灭国和灭教的危机。即使将来我们不守信用，你们就当是再对一个十字军。而那时候我们不守信用，不是刚好在你们包围圈内？”

有道理，明亚反问：“你们不怕我们不讲信用吗？”

欧阳正色道：“我大宋一向以德服人。用真心换真心是我民族一向对外交流的高尚品德。俗话说，人给我什么，我给人什么的。相信我，我也是真心的。”

“我终于在你眼中看见了真诚。”明亚点头：“我会尽力的。”

搞定了小女生后，欧阳会见了波斯王子。两边客套扯淡，欧阳对波斯让路，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波斯王子则客气，久闻中国什么什么的。欧阳边附和边在肚子骂娘，没一万匹绸缎你会久闻吗？

转入正题后欧阳道：“王子，你说的事可以放心。十字军必然不会再东侵。而大秦残余势力也无法对波斯构成威胁。”

王子通过翻译问：“我想知道详情和宋军的打算，也好向父王复命。”

欧阳道：“王子应该知道，只有一个分裂的国家才能对波斯没有威胁。”

“恩，不过怎么分裂呢？”

“很简单。”欧阳拿出简单地图道：“从波斯到君士坦丁堡一线，目前虽然是宋军驱逐了十字军占领，但王子知道我们根本无法把战线拉这么长。所以想将部分领土赠给波斯。当然，明面上自然是我们两国交恶。而后这西北一块，自然还是大秦占领。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将由我们宋军接管。这样一来，大秦被我宋军一断，成了两个部分。而且我们和波斯也成了互相呼应之局。刘将军，你解释一下。”欧阳对一直只看不说话的刘锜道。

第一百八十一章密谋

“恩”刘锜指地图道：“大秦分割两块后，西北大秦如果想进攻波斯，西南面大秦由于宋阻隔，根本无法提供支援。波斯对付只有四成实力的大秦我想应该没有问题。而如果大秦要进攻宋土，波斯就可以趁机北上侵占。这个局叫螳螂捕蝉局，除了波斯之外，谁都不敢妄动。有这样势力阻隔，即使十字军再想来，怎么也到不了波斯。最大好处就是，波斯西面已经没有敌人，接管的领土也没有人敢不服气。因为你们是从宋军或者是十字军手中夺取的土地。”

“好，非常好。”波斯王子非常满意这个局面问：“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欧阳道：“只需要你们将自己占领地整理清楚。十字军的残余小部分势力，还有大秦的不满人氏，将他们清除掉就可以。”

“恩”波斯王子道：“如果是这样，我就恳请父王把这些封地赏赐给我。”

欧阳道：“一见王子就感觉相当投缘，我听说贵国王子甚多，如果需要用钱疏通关系，尽管开口，我欧阳对朋友愿意插自己两刀。”

波斯王子大喜站起来行礼：“那我就多谢了。”王子太多，这个王子聪明，去弄块封地自己干。再者将来有大宋这个强力盟友帮忙，拿王位也并非不可能。

……

接着是第三家，大食使者。

两边又是先客套，欧阳抱歉说军务繁忙，怠慢使节，两国是兄弟之邦，还请恕罪。大食使节反客气，对付邪恶的十字军乃是全伊斯兰人民和他们朋友共同要之事。

客气完了就是正题。欧阳道：“贵使应该知道，这大秦和十字军其实也有点渊源。”

“那是知道的。”使者道：“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不和起来。”

欧阳点头：“所以我认为，即使没有十字军东征，这大秦也是大食咽喉的鱼刺。”

“恩，其实多年来多有冲突和战争。但这大秦的骑兵犀利无比，我们很被

动。”

这个欧阳知道，玩过帝国时代，拜占庭的骑兵不是一般的猛。想想千年之后帝国时代就是中国的特殊兵种火器猛了。欧阳道：“所以我们在驱逐十字军的同时。也希望大食对大秦有所动作。刘将军。”

刘锜道：“按照我们计划，一旦我宋和十字军正面冲突，大食可以借口剿灭十字军进入大秦，对大秦西南进行占领。这样一来有几个好处。一来削弱了大秦的实力，二来可以逼迫十字军从海上朝西撤离。这样完全切断了十字军南北呼应，朝耶路撒冷去的十字军，就变成了孤军。”

使者点头，但想想又道：“其实我王是希望宋军可以和我们一起驱逐我国境内十字军。”

刘锜：“当然，只要大食朝东北方向进攻，就可以和宋军连在一起。做为兄弟之邦，兄弟有难，我们自然要帮助的。”

使者满意道：“非常感谢，真主会保佑你们。”

……

韩世忠私下听刘锜汇报后，仔细分析很久后非常满意：“欧大人真是人杰。如此一来，就能将包围我们的大秦实力削弱到最小。而后要反过来依附我们。另外大食帮助，大秦人愿意拼命，这驱逐十字军，我西北军只要出三分力气就可。”

刘锜笑道：“欧大人哪时候吃亏过。一旦我们定在君士坦丁堡。这陆上丝绸之路，就可以全部开通。航运达后，宋海直接到此地也不是不可能，君士坦丁堡虽然孤悬海外，但是进退自如。这帐，欧大人算的真精明。”

韩世忠：“我还是最佩服欧大人一心为国之心。西北两战，欧大人毫无私利，无论用什么手段，大利大宋。”

“只不过……”刘锜叹口气道：“有才之人遭忌讳。这西北军路，杭州舰队都是大宋的重中之重。你我二人就不用说了。杭州舰队几乎全是欧大人学生。三大脑中梁红玉又是欧大人之前的妻。我就是担心，如此展下去，对欧大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当今皇上圣明……”

“汉武帝的两大元帅，太祖的杯酒释兵权，高宗皇帝的狄青遭贬……”

“闭嘴”韩世忠道：“我待你如弟，但此话私下也不可乱说。否则欧大人将

更难立足。”

刘锜知道，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自从杭州舰队后，朝廷民间人都认为欧阳会有麻烦。没想其却在阳平安静呆了一年多没事。认为欧阳不犯忌讳的有两种声音，一是觉着赵玉威信很高，完全可以容纳下一个欧阳。另外一方面认为，欧阳只办事，并没有和将领们有私下交情，而且和朝廷的人也非常少来往。再者欧阳交好的一路是西北，一路是舰队。虽然两者都是精锐，但西军、东军、中央禁军都是朝廷掌握，欧阳熟人难找几个，根本不可能会遭朝廷疑惧。

而所有人根本不知道赵玉的想法，赵玉两者都不是。赵玉想法聪明得多，欧阳想反也反不了。韩世忠的三角政策已经限制死了欧阳反宋。西北军和杭州舰队威力在哪？就是火器，一旦欧阳造反，东京禁军立刻可以封了阳平军厂。而后断西北粮道，西北虽然有粮草马匹，但无铁无火药，再加军士们家乡都在大宋，怎么可能反？再说西北军道还是李纲这名忠臣，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舰队……赵玉不担心欧阳去哪当个王，什么日本王、高丽王的。包括后勤的全部才三万人，舰队能干什么？上了岸战斗力连厢军都不如。对舰队赵玉不是没动手脚，梁红玉在男权时代能成为三大脑，都是赵玉推起来的。有梁红玉在，岳飞要和某某人走，也要掂量掂量。对军队的控制能力，赵玉是有动心思。

加强中央军事集权，赵玉已经很会玩了。

……

李纲带了十几名文官不久后到达，接下来欧阳就很闲了。李纲按照欧阳的构思，由刘锜配合，对大秦展开外交攻略。和欧阳不同，这些文官都是专业人才，他们开始对本地户籍进行造册，对生产力进行评估，对土壤气候也有同样的测量手段。民俗民风了解等等。

在宋军和十字军生冲突的一个半月后，大秦新一任的主教终于诞生，主教上台第一天，就以宗教名义要求散碎贵族的兵马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比较强大力量，交给一名将军带领。军队命名为拜占庭卫**。

而几乎同时，波斯某部突然攻击宋军，连续占领了二十座中小城市，彻底把宋军赶到了君士坦丁堡境内。宋军立刻通过外交渠道向波斯国进行交涉。波斯国王回应，这是部族私下行为，具体事项在调查清楚后，一定会给宋一个交代。为表示诚意，波斯派出军队护送宋后援，并且要求此部族在事情没调查清楚前，不得再攻击宋军。

大秦方面对波斯占领原本他们土地之事也很不满，不过宋军申明大义，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十字军，局部冲突可以暂不计较，这才没有造成冲突。波斯方面也诚恳表示道歉，表示已经把部族脑送进监狱，还有为弥补两国的摩

擦，特意派出五千骆驼兵供宋军调遣。

大食也开始呼应驱逐十字军，集合多补足大量军队对大秦的西南十字军占领地进行攻击。

这三面压迫让德弗鲁瓦非常崩溃。宋军已经集结在君士坦丁堡主城的东南方向，大食军队从西南方向接近。而西北面的大秦残余抵抗势力正在集结。战争一触即。最让德弗鲁瓦头疼是无法分兵，只能看着大食蚕食自己西南的领地，不停有领主带领败军逃到君士坦丁堡。

这仗没法打，全力对付宋人，那大秦和大食怎么办？但抽兵对付大秦或者大食的，根本就挡不住宋人。和宋人那一战，德弗鲁瓦到现在还心有余悸。而就在这个时候，宋军的使者送了一封信。

信是欧阳写的，内容是，大食、大秦、大宋、波斯将在六天之后对十字军囤积君士坦丁堡及周边地区进行全面的攻击和占领。建议立刻准备船只，通过马尔马拉海峡朝西撤离，离开大秦国。如果十字军愿意和宋军协商，由宋军和平接管君士坦丁堡。宋军将对十字军西撤进行消极的追击。

德弗鲁瓦几乎是立刻同意了欧阳的提议，研究后当天就回信交代时间和日期，还有接管办法。

为什么德弗鲁瓦会如此干脆呢？欧阳对韩世忠解释说：“如果我们三方加波斯四方同时进攻。我宋军必然是担任主力。而十字军对宋军还心有余悸，并且对我宋军战法可以说根本都不了解，不清楚。再加四方加在一起兵力过了十字军两倍，撤离，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生路。”

刘锜一边道：“欧大人，末将想韩将军是疑惑为什么把君士坦丁堡慷慨让给宋军，其中会不会有诈。”

“当然有诈，不过是我给他的信有诈。”欧阳解释：“我们对另外三方，并没有承诺十字军撤退后，宋军是否进行积极追击。而我信让德弗鲁瓦误会了我们之间达成协议。假设我们四方有如此协议，一旦我宋军拿到君士坦丁堡后对十字军进行放生，必然会引得大食和大秦的不满。如此一来很可能在共同的敌人离开后，内部立刻瓦解继续开始战争。这是德弗鲁瓦非常愿意看见的。我的提议可以让他不损失兵马，还挑拨了我们四方的关系，他为什么不干呢？”

韩世忠恍然：“原来欧大人还设了这样的局。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的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同时由于我宋军完成目标。大秦和大食自然要角斗一下，争先占领十字军曾经的占领地，争抢十字军丢弃的地盘。欧大人，这是一石三鸟的信。最重要一点，大食和大秦必然会因为地盘争执导致不和。而现在乃至很久的将来，宋军就可以两边渔利。这一手真是高明。”

欧阳笑着摆手：“其实是你们不了解欧洲人。目前实力完全在下风，他们不会困兽再斗而遭遇无所谓的损失。而我们给他指点一条无损之路。否则十字军就要一方面要考虑守，一方面要考虑撤退，很是难以安排。而临走挑拨下我们盟军的关系，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彩头罢了。最关键的是，在各方中，只有我们和十字军讲利益，而不讲仇恨，所以我们当然是最好的合作者。”

李纲担心问：“欧大人，如此一来，会不会如十字军所想那般，我们和周边诸部不和？”宋是建立领土，如果邻居不友好，实力再强恐怕也呆不久。

“所以，第一是要保密。第二，宋军被盟军当成冤大头，必然是宋军成为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主力军。让兄弟们对空城打得热闹一些。还有一点很关键……”欧阳沉思一会：“我不太好说。”

韩世忠小心问：“大人意思是不是，把城内居民当成十字军，然后再栽赃十字军屠城？我宋军到达时候已经……”

“十字军占据君士坦丁堡多年，城内居民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影响。有部分还可能是十字军的侨民，即使不是，也是忠诚东正教的。一来，我们需要激烈的战斗，战斗必须有尸体。二来必须掩口，城内人不可能不知道十字军撤离。三来，此地居民非常富裕。四来，兄弟们有点莫名其妙的打仗士气不高，如此还可以鼓舞下士气。五来，为了将来的统治，主城区的居民最少必须不反对我们的统治。六来，可以储备一些粮食，防备粮道出现问题。”

一片沉默，李纲先说话：“大人说的很有道理。此城居民无外乎两种，一是天主教，二是东正教。如果想长久管理的话，道教或者是中国佛教的信徒在此地生活的不能少于三成。否则……”

刘锜问：“去哪找三成的宋人？”

李纲抚须回答：“八万厢军解甲归田。”

厢军自然是拥护的宋的统治，而且都是孔武有力的人。为了保持这粮道，动用了西北军道和他路抽调的厢军达到三十万之多。这裁减八万厢军必然会对后勤造成相当**烦。但是对宋长久统治却有莫大好处。

“结婚生子，永镇大秦。”欧阳看帐内各人道：“但这事一时瞒得住，将来，或者是历史肯定瞒不住。而且此事传到国内，我们几人也是要解甲，甚至可能是归天。”

韩世忠长出口大气道：“末将负责找替死鬼。”

欧阳对李纲道：“李大人，你忠心大宋我知道。我也知道你定然会把此事

如实上奏。不过，此事只能是皇上一人得知。否则几十万士卒辛苦半年的成果，可能被全部抹杀。”

李纲拱手：“欧大人，下官有分寸。”西夏还好，中原和少数民族常有拉锯占领，而且受到中原文化熏陶很深，当地百姓比较容易接受。即使这样也偶尔会有部族反宋事件。而今这土地孤悬海外，统治着信仰、习俗完全不同的人，三比七的比例，其实已经非常低了。

欧阳点头：“就这么定了，麻烦李大人准备迁徙厢军和迁移周边居民补充城内。另外一方面约束攻城军士，黄金议事宫最好留着。韩将军辛苦，请连夜做一份作战计划书，一些事别写在里面。”

……

见欧阳、李纲离开。一边章栏忙道：“韩将军，为什么不阻拦，我大宋王师……”

刘锜打断反问：“章栏，你知道不知道曹操将人肉充为军粮？你又知不知道三国之后，五胡为什么会乱华？屠城，即使在中原历史，也屡见不鲜。你自己要反思一下，如果不是你部下英雄救美，为何我们会囤积重兵在此，为什么会有这些麻烦事？”

韩世忠点头：“此处不比中原各方，他们信仰完全和我们不同。如果不屠城，就无法真正占领，不占领则无法同化，无法同化，我们就站不久。章栏，把你属下那个无视命令、英雄救美的副将叫来。”

“……是”章栏犹豫了一会，终于是答应下来。

章栏出来，却看见欧阳在帐外没走，而是靠着土墙看西面。章栏上前招呼：“大人？”

“是不是觉着我不再是那个西北监军？”

“……恩。”章栏点头。

“一将功成万骨枯。”欧阳勉强笑下：“记得，你不趁自己强大欺负别人再强大自己。就要在别人强大时候被欺负。这块土地在地中海的边缘，又是黑海的进口，左掐欧洲，右连亚洲。如果宋能占据此地一百年，宋可强一百五十年。占据此地五百年，宋可强八百年。如果能占据一千年，则荫及大宋万代子孙。章栏，我们拿的、花的都是宋老百姓的钱，有些事即使不想做，还是要做的。也许他们暂时不会知道有什么好处，或者以为就为了丝绸之路，但将来他们会知道，这地方远远不是丝绸之路那么简单。”

“我明白，如果就为了丝绸之路，大人还有万种办法可以选择。”章栏道：“为将者，自然是为国为民，忠君报国。大人放心，即使心有疑虑，但军令如山，章栏还是会做的。”

欧阳挥手：“你去吧。”

第一百八十二章初定

一边的白莲递给欧阳一碗水道：“大人似乎是在说服自己。”

欧阳问：“我说服你了吗？”

“白莲就没怀疑大人何时会做错。”白莲问：“不过白莲觉着上位人，不必为此烦恼。”

欧阳苦笑：“回头，我得去广德宫王文卿开解开解。”

白莲道：“要不这样。大人，而今这边大局已定，文有李大人，武有韩将军。我们干脆回京缴旨吧？”

欧阳摇头：“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漂亮一点。对周边各民族的战略，对统治下百姓安抚，对长久展的方向。还要联系设立道观，制定法律。”

“法律？”

“就是律法。”欧阳解释：“必须规定允许百姓有自己的信仰，互相尊重各种信仰的人，也包括我们要在这里建设的道教。其次保护当地军民的基本利益不受侵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的。这边百姓不同中原，中原里只要有口饭吃，谁管都一样。这边人的要求比较多，思想比较复杂，再加上对宗教的狂热，如果我走，李大人不可能应付过来，最后结局只能再次尸横遍野。只有把雏形做出来，才能让下面人按部就班。一旦当地认同我们的统治，将来即使大秦和大食联合打我们，我们也有五分胜算。也只有当地安定，能完全供应军队后勤，才能不要常看波斯的脸色。”

……

由于语言的不通，大食和大秦还有波斯人完全不知道欧阳搞的小动作。第三天，十字军开始从马尔马拉海峡渡船撤到西面。三方忙知会宋军，宋军则是对他们说，撤走的大部分是家眷，还有一些贵族骑士。君士坦丁堡和周边地区还是有十字军的主力驻扎。由于马尔马拉海峡还是十字军的控制区域。具体撤走了多少人，大家还真不清楚。

各方都怀鬼胎，对重兵集结的君士坦丁堡三方一致要求宋军主攻。毕竟按照协议，这地方将来是宋军占据，出力是应该的，而且本次盟约以宋军为主导。没理由宋军不进行最艰苦的第一战。宋军搪塞了许久，最后无奈接受了自己为主攻的事实。

第六天凌晨，君士坦丁堡的炮火声和爆炸声在数十里外均可听见。远远

看去，城内火光四起，浓烟滚滚。喊杀声震天。没有人怀疑里面正在进行最激烈的战斗，而不是单方面有组织的灭绝屠杀。

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主将和钦差带卫队奋勇进入后，战斗才宣告结束。宋军很快对三方使者宣布。据统计，歼灭十字军达六万三千人。这一消息立刻被使者们带回自己的主力。几天后，大食和大秦再也没有请宋军出战，而是全力争夺君士坦丁堡周边的领土，期间还引了两起小规模冲突，死伤过千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君士坦丁堡包括所辖的大小城市进行宵禁，而同时，主城内开始大修土木。等宵禁结束后，各城已经有不少汉人居住在其中。让不少人欣慰的是，十字军和宋军都没有破坏神圣的教堂，宋军支持并且鼓励信徒们到教堂。这点让大秦抵抗势力也比较满意。因为宋军很尊重他们的信仰。

黄金议事厅的宝石黄金都被拆光，只留下比较朴素的石门，石椅。欧阳在此向所有管辖居民宣布，君士坦丁堡正式更名为玉州。并且行宋朝流通货币。基本准则是一两黄金兑换十两白银兑换十贯钱。当地居民可以用原先持有货币进行兑换，珠宝黄金香料都有名码标价，允许进行兑换。这个政策汉人响应，当地居民却是响应寥寥。

正在大家以为欧阳会使用一些比较激烈手段时候，欧阳却没有，而是布了玉州律法。规定了玉城管辖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大部分都是从现代法律借鉴。当地居民研究后都非常认同这份法律。欧阳特别用了公投的方式，九成五的居民都同意此法律的通过，而半成反对人数中汉人竟然占了八成比重。

李纲道：“欧大人，现在宋币流通情况很不好。”

“没关系。”欧阳道：“这个只能慢慢来，再说我们带的铜钱确实也不够。我已经让人通知国内，把明年行的纸币拿到玉州来做试验。李大人，目前就是生产和建设，有他们社会才能稳定。牧场，大麦、棉花种植，葡萄等类的水果这些要扶持起来。我已经让人带话给阳平商业协会，让有意思展的派人来勘察。不过暂时是不会有强力商家进入。我们官府暂时还是要主导大部分产业。本地的渔业能展也展，对着大海被穷死，那是笑话。”

张三进来在门边报告：“大人，韩将军求见。”

“有请”

李纲见要说军事的事，拱手告辞：“细节就由下官等去安排好了。对了，第二批丝绸商队已经从国内出。韩将军。”

“李大人。”两边照面一下，李纲出去，韩世忠落座道：“大人，刚接到圣旨，皇上对目前展很满意，不过希望我们裁撤部分军队回西北。这路线拉太长，所要动用的后勤巨大。”

在玉州的禁军大概是八万人，而维持此道厢军有三十二万。目前玉州本地还无法补给军队，什么物资都要从国内运来，工程着实浩大。欧阳问：“韩将军，按最坏打算，玉州有城造反，而大秦和大食同时对玉州有企图，这样情况，需要多少兵力保证玉州安全。”

“如果当是玉州主城及要道，一万即可。但如果要照顾其他县，最少需要五万精锐。”

欧阳道：“这主城内八万汉人，其实就是八万军。分给武器也能投入战斗。我看这么着，问禁军们谁愿意留下，谁就留下。如果有过万人愿意留在此地，那明面上只要万名卫戍禁军。等稳定之后，征召当地百姓服兵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欧阳实行的义务兵制，法律上规定的一条义务就是，年满十八岁的青年男子可被征召为军队服务。服役时间四年，四年后如果双方愿意将转为志愿兵，待遇提高。这不失为年轻人一条出路。

韩世忠点头：“还有件事，由于西北军调动频繁，西夏人知道西北军精锐都远征后，蠢蠢欲动。所以近期末将和刘将军可能要回转西北道卫戍。大人即使晚一些，也迟早要回大宋。不知大人对当地的节度使和安抚司有何安排？”

虽然玉州属于西北军路，不过欧阳意思已经要分出来单独成一路。所以苍蝇再小，也是要设置文武高官。现在大都是权益之人，西北初定，李纲呆不久。韩刘两人更不用说了。目前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在此地占领了一个丝绸之路中转站后，就要为撤离此地做准备。

“前天我和章栏将军聊了一会。”欧阳道：“章将军愿意留在玉州，我准备让其娶有影响力东正教的头人女儿，当个节度使。你意下如何？”

“章将军是刘将军的爱将，韩某虽为主官也做不了主。不过，大人乃是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如果章将军没有意见的，其留在玉州可以说是很合适的人选。”韩世忠道：“此地民情复杂，国内支援困难，如果真有事生，如果没有一名文官，只能靠章将军一人独立完成。节度使兼安抚使，恐怕章将军挑不起来。”

欧阳道：“其实文治方面，只要按照律法实行就可以。说到律法，恐怕没有比阳平衙役更合适人选。只不过衙役突然提升到四品，实在说不过去。只能是从国内指派官员来。此地文官还得管武事，所以要选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韩世忠苦笑："大人，这朝廷上下官员你都是知道的，哪有什么能文能武的官员。此地贫困，又多事之地，谁又愿意来呢？"

"我倒是知道，前几年有个进士叫李光，派遣知开化县令，颇有声名。和李纲大人有交情，此人也是李纲大人向我推荐的。说此人甚有本事，并且暂无家眷。其和王黼有积怨，王黼早就放言要整死他。如果放在此地来，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韩世忠笑道："大人是觉着，派谁不是派吧？"

"也不能这么说。这李光还是比较乐意接触商人的。而丝绸之路主要服务就是宋商。所以必须要有个亲商崇法的人在这里，才比较合适。"

韩世忠道："原来大人都算计好，末将孟浪。不过看这年景，末将是可以回宋过年节。大人恐怕暂时是回不去了。"

欧阳苦笑："没想一出来就要一年。"目前虽然是八月，但是从这里回到西北道就要花费两个月的路程。韩世忠要走也要等到九月才能上路，而自己要走要么是十二月，要么就是开春。欧阳其实已经打算好，开春上路。来得时候急了，没有留意大漠风情，一心赶路。也没有享受难得一见异域风土人情。这公费旅游总是不能白折腾自己。至于阳平，甘信已经被任命为代理知县，特补了个功名，没什么好担心的。

欧阳知道伴随着自己离开，这条兵道就会变成商道，宋对玉州支援就会慢慢减少，如果现在不能让玉州尽快自给自足的话，恐怕将来难以立足。最简单，就是火药的补给就不成。欧阳火药配方威力够了，但是储存的条件实在太差。即使想尽办法，两年已经是最高期限，再下去火药就无法使用。而威慑四方的火器不能使用的话，将大大降低实力。

但在玉州开设军工厂显然是不现实的，陆路大规模运输成本高，困难多，自然灾害多，如何解决呢？欧阳想到了海路，通过海路来补给玉州。但这海路也不简单，三条路线，北路是出白令海峡，转到地中海。南路是从非洲南部绕行抵达地中海，东路是朝东过美州大陆。这么看来海路比陆路要艰难十分。

欧阳叫来了章栏，一开始就说了这个比较麻烦局面："宋军在此地可能会孤立无援，甚至无法使用火器，国内将来最多只能是几年一次补给。你有没心理准备？"

章栏爽快回答："回大人的话，没火器之前，我们西北禁军又不是不会用刀。再者，大人也说了，在这地方要四两拨千斤。善于利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是全靠蛮力。"

“恩，记得，东正教虽然被天主教攻打，但是他们和伊斯兰教仍旧有很大的信仰矛盾。等李光上任后，我准备给他安排一名伊斯兰教的妻子。你们放心，可以娶小老婆的。但是你们要记得，你们两人都是无信仰者，甚至连道、佛都不可以信仰。我想没多久，天竺人就会在这里开寺院，到时候将进一步复杂。”

章栏拍胸脯道：“大人放心，末将在一日，这地方就一日叫玉州。”

……

接下来是外交，玉州和波斯还处在蜜月期，和大秦和大食关系也不算差。但是东正教的大秦和伊斯兰教的大食却是冲突不断。还好两边的国家都遭到重创，所以目前不会有战争生。

经过欧阳的不懈努力，四方坐到了和谈桌上。并且表了一份玉州声明。声明中说，波斯和大食将返还给大秦部分土地，条件就大秦承认未归还土地属于两国所有。四方划定边境线。两方生战争之后，将由另外两方进行评估，对恶意挑衅者将联合打击。

声明还对宗教进行规定，异教在他国布道，必须得到许可。

还重要一条是，将在玉州一个中等城市开设商业交易区，任何国家不得任何借口攻击抢掠商队。

另外，宋在今年将撤走让各方都感觉威胁的大部分军队。还有宋方将支持三方对宋国内的贸易。宋将在国内寻找商人，在三方国家帮助建立高品质造纸厂、印刷厂、陶瓷厂。

玉州成立真正有意见的只可能是大秦一家，但在四方中这一家又是实力最弱的，再加此地最高武官娶了大秦贵族的女子和主教支持的态度，所以大秦暂时还是可以接受的。欧阳估计，如此安排一来，战争要起，也是等章栏逝世以后的事。

……

章栏的婚礼是在九月赶在韩、刘两人带军离开前举行。由于声明书签定不久，所以各方都派人参加本次婚礼。婚礼过程是传统的中式婚礼，当然也有少量的西方元素。当天，欧阳就当场任命为章栏为玉州节度使。

过了几天，韩世忠率部开始东回。只留下八千禁军。这八千中自愿留下来只有三千人。和厢军不同，厢军的性质有点象国家雇佣买断的劳工，脸上刺字。他们是愿意恢复自由，在当地娶妻生子。禁军待遇要好许多，最后让大家抽签，才把人选了出来留下。不过，欧阳也慷慨，把黄金议事厅所有挖

下来的黄金宝石，平分给这八千人，并且承诺，回宋后，将运送价值五十万贯的钱和物分给大家，并且全部家小免赋税三十年。条件之丰厚，让留下的禁军大喜。

十月，李光在护送下到任。此人没有任何抱怨被流放此地。第二天已经开始了解民情，熟读当地律法。并且很快开始学习当地语言。虽然欧阳规定是汉语不能丢失，但是身为地方长官，通晓语言是必须的。

十二月，李光接替欧阳，开始布政。其上任后果然没有辜负期望。举事公正，尊重民俗。比起欧阳毫不逊色。当地居民皆是放下心来。下旬，李光大婚。这个婚来得不容易，欧阳在大食和波斯之间头疼了非常久。最后波斯比较有诚意，出嫁一名十六岁的貌美温柔正牌公主，才把这个事情解决。而波斯出这么大血本，自然目的不全在此，而是希望和宋国内开始往来。欧阳自然欢迎。

一月，欧阳准备回宋，各方送来礼物。有宝石，有战刀，还有两名波斯舞娘。波斯从北魏开始对中原一直有往来。最早要追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使者往来达到几十次，还留下珍珠、驯象还有最为珍贵的王家银币。还有部族逃到唐朝中原请求复国。唐朝派兵送其返回阿富汗一带成立波斯督护府。先前还平静，唐朝军队一撤，督护府就被阿拉伯人灭了。650—1290年是波斯的伊斯兰教时期，虽然欧阳这时代波斯各族分裂，但战争很少，对中原都有好感。但由于西夏的阻隔，双方一直没有交流。而本次，则成了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友好关系的契机。

至于送给欧阳的波斯舞娘，其实是临时训练的没落部族的女儿。由于其奉献了这两个女儿，部落才得以继续生存。欧阳知道其中复杂情况之后，还是决定收下这对*奴。女人的地位在即使是现代阿拉伯世界比朱熹后的中原还要低下，用成本低的女人，连同关系，是波斯一直用的手段。对欧阳自然也不免俗。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欧阳没收礼物，也是一样办事。收了礼物也不会对你太客气。他是典型的拿了手不软的人，送了等于没送。

欧阳并不急着回宋，而是让卫队分了部分人送礼物和舞娘们回去。自己带了张三、李四还有白莲，连同八名内卫和剩余六百名禁军护卫慢慢回程。

第一百八十三章南北之争

春秋两季是比较适合在沙漠旅行的季节。夏天白天地表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度左右，夜晚却是零下10度。为了保证玉州后勤，厢军没少死人在这条路上。冬天沙漠夜晚也是人无法忍受的。驼队加向导是必不可缺，虽然有向导，但欧阳却不走直路，而是左转右转。

很多人纳闷，但是欧阳钦差卫队将军朱达看了几分明白，欧阳是观察人烟，画地图来着。相比波斯人给的路线，欧阳画的地图路途更遥远，但是却很生僻，往往走了几天也看不见一个村落。欧阳后来给朱达解释是，闲着也是闲着，画着备用，也给游沙漠留个纪念。

晃荡了小半年，欧阳才进入沙州。韩世忠见了欧阳才大大松口气，他觉着欧阳从玉州爬也爬到了，还以为欧阳出什么事。派出了不少骑兵进入波斯寻找都没有结果。根据韩世忠所说，第一批波斯使节已经去了东京，朝拜皇上。皇上是一月三问，问欧阳回来没有。这也难怪韩世忠着急。

在西北路修养了十天后，队伍继续起程，慢悠悠的回到东京时候已经是盛夏。而此时，欧阳才知道一个不好的消息。阳平商业协会和东南商业协会掐了起来。起因是在欧阳不在时，苏千终于是制造出了独特的纸，开始先朝廷一步正式行纸币。当然不是传统的纸币，而是一、十、一百三种银票代替信物进行流通，并且可以在所有阳平钱庄兑换。

很快，银票成为一种非常方便的流通货币，其纸质好，好保存。但是这样一来，东南钱庄由于没有推出银票，结果借贷市场占有份大面积缩水。周屏主导钱庄急噪行了一批银票，但不到半个月，假银票四起。其中有部分以假乱真程度，让东南钱庄掌柜也无法辨认，损失惨重。东南商业协会紧急叫停银票，而后希望苏千能提供银票用纸。苏千自然不会白白让出投入巨资，花费了三年多的研究，但为了两方和谐，同意提供用纸，但提出了收益抽成要求，没想被东南商业协会否决。苏千当然不会任由东南商业协会空手套白狼，自然也不答应。

此事后果很严重。除了西北道外，其余地方双方在对方地盘多有产业，东南钱庄开始在阳平钱庄控制的北区设立钱庄。由于双方经营理念不同，东南钱庄给存钱利息，导致北面居民提阳平钱庄现钱，转存东南钱庄。

这一来相当狠毒，导致阳平钱庄部分地区资金断链。双方都陷入困局，但是双方都不愿意让步。虽然周安和苏老爷一直协商，但是两边的年轻人却是针锋相对。

周屏的理由是，阳平钱庄单方面行银票，导致影响东南钱庄。而今东南的场主们薪水用的都已经是银票，银票已经在东南开始普及和流通。这是东

南钱庄无法忍受的。根据双方协定，阳平钱庄已经违反了当初两家订立的和约。由于阳平钱庄用低准备金行银票，实际上已经缩水了正常货币，在抢劫财富。

苏千理由是，银票虽然在东南流通，但是在东南没有设立兑换点。至于准备金，他是严格按照业务增长来行。是比年末存金高一成的金额行，并且有准备在存金减少时候，用硬通货回收银票。

双方锐战的结果是导致了双败局面。钱庄以存养贷的方式造成资金时常波动，引各地区生产成本不一，物价时高时低。影响最大的是淮河南北的四州，这四州由于东南钱庄恶性竞争，导致阳平钱庄勉强维持。而东南钱庄的股东否决了周屏调动东南资金的提议，再由于等息等贷的行为，导致这四州面临无钱可贷的局面。不少工程建设一半，被迫停工。而有部分产业旧债还未收回，没钱放工薪，也处在半停产状态。

谁也不敢肯定这风波要持续多久，不仅商家，连这四州百姓都对钱庄开始有不信任情绪。最后导致是这四州商家联合起来，要求两家钱庄放贷款，否则将按照违约不承认还存在的贷款。

但两家钱庄的股东都对局面担心，都认为是个无底洞，不同意调动他州资金进驻这四州。结果四州商人都愤怒了，两国交战，为什么他们要当替死鬼。于是把两家钱庄告上了户部。

户部裁定，阳平钱庄未通过朝廷许可，未通报行银票的总金额还有准备金情况，违反了欧阳制定商业法，按照商业法规定对阳平钱庄开出巨额罚款。而东南钱庄违反和阳平钱庄契约，未经过阳平钱庄同意北扩，违反商业法中契约法，赔偿阳平钱庄的全部损失，并处罚金。

欧阳明了这事，也不见两边任何人，写信给苏老爷和周安：“商业法是规则，赚钱是游戏。如果违反了规则进行游戏，游戏其实很不好玩。我已经向四州商业代表了邀请信，请他们在本月二十日到阳平开会。我不参加，具体协商由你们之间完成。”对阳平钱庄加了句，身为阳平钱庄的股东，对苏千妄图下先手而违反商业法行为表示失望。对东南商业协会加了句：对东南商业协会任命周屏为钱庄大掌柜，表示失望。”

大家都把商业法当成了屁。苏千未知会自己就算了，一心就顾念着朝廷之前先手出银票，但他没想过，如果没有商业法规定，朝廷满意的准备金，必然会造成抢劫财富，朝廷迟早要干涉。而周屏认为阳平钱庄有错在先，自己就可以违反商业法，这种思想更糟糕。

甲把乙打了一拳，乙也打了甲，在小学生看来是公平的。但是老师会说，动手就是不对的，无论先后顺序。周屏完全可以将苏千告上户部，她却绕开了官府和法律，私下进行报复。现实例子很多，某人被揍了，不会惊动

警察，而是集合兄弟去揍回来。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

欧阳休息一日后，宫外缴旨。九公公带话，明日特允欧阳朝会议事。

朝会从唐代起就有严格的规定，雏形是春秋时代形成。开会时间是早上的五点到七点左右。明朝亡国皇帝比较牛，大臣们午夜要准备，...就要达到。上完朝后到达自己所属部门上班。如果天气不好，可以免朝。按照朝代不同也是各自的上朝时间和放假时间。赵玉这边没有要事是三日一朝，官员每逢初十、二十、三十放假。

一品二品的官员可以乘轿和骑马，其他官员只能步行。一般来说在京四品以上官员都要出席，视情况有时候会通知到五品。不过宋的皇宫是历代最小的，容纳不了很多人。一般就是四品。

欧阳还是要在殿外吹风等宣，没办法，官太小。约莫过了一个时辰，才有太监宣欧阳进殿。

欧阳不知道是，这一个时辰，殿内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为了一个孤悬海外的玉州，值不值得付出已经付出的代价。

欧阳进来，在最后面听着，里面还在争论。

某官员曰："兵不战则怠，玉州此行练兵为主，再则，玉州已定，我大宋和波斯交好，玉州必然成为丝绸之路的门户，此举功绩可昭日月。"

某官员："这位大人恐怕是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吧？为保后勤，征调厢军近四十万，国库花费当年全部收入。累死、晒死、渴死、迷路失踪厢军更是数不胜数。这还不算，按照欧阳大人的上表，前两年，还必须每年对玉州进行最少三次的军事补给。接下来每两年就要补给一次。长期下来，耗费周折，势必民不聊生。"

"胡说，我大宋在陛下治理之下，四海升平，哪里民不聊生？"

"停"赵玉喝止两边道："欧阳来了，让这个当事人说说。"

'刷'无数目光落到了低头的欧阳身上。

欧阳出前，再向前走了几步后道："回陛下的话，这事对错还要从事情开始说起。微臣认为此战是必然冲突，并非偶然。"

赵玉道："说下去。"

“十字军是西面之国联盟，来东方就是抢掠和侵占土地、财富。而第一批商人的货物显然是入了他们法眼。此事微臣已经奏明，乃是一个一叫威尼斯小国贪图我大宋商队所带物品，而导致的冲突。试想，陛下英明开丝绸之路，一来为的是东西友好，二是商业往来，三是万国来朝。但如果无辜商人遭人掠夺，我宋军自然是不能不救。别人要抢，我禁军要救，必然势成水火。如果当初我们一意避让，诚然最多损失商队和三千忠于大宋的禁军。但是丝绸之路不通，大损国体。无威何以立足藩邦？”

“欧大人，我看你是误会了。”某官员道：“我们并没有指责西北军道有不妥当之处。而是大人驱逐十字军后，在玉州设立郡守，值当不值当？如此一地，孤悬海外，即使将来被人攻击，恐怕我大宋也鞭长莫及。如大人所说，这丝绸之路不通，主要是十字军作祟。而十字军被驱逐后，为何还要劳师动众设立州县？难道欧大人以为玉州的税金还能上缴国库不成？”

欧阳回答：“玉州设立，如果民生稳定将大利大宋。玉州不仅有当地的特产，更可以收集到大食等地的特产，最重要还有生产工艺。微臣现，大食刀剑打造品质已经可西夏剑水准，但是耗费工时材料却大大减少。如果能将此技术学习，将来我大宋锻铁术必然更进一步。再有，玉州还可以成为布我华夏文化的之地，积极同化当地人。将圣人之说，广为流传，宏扬我大宋的博大胸怀。”

欧阳话锋一转道：“对于死了很多人，微臣深觉有愧。微臣已经拜王文卿为师，将居广德宫清修一月，并且在广德宫设立死难将士招魂碑，上刻死难将士之名，希望他们能魂归故里。本人再捐百万贯给死难将士遗孤。”

欧阳说了这些话，群臣们就不再有意见了。死者为大，欧阳有心准备这些事，也算是一种补偿。严格来说，欧阳没做错事，还做对了事。设立玉州谁也知道那些好处，只不过总有些人不甘心，或者以为自己去能比欧阳做的更好。退一万步说，只要欧阳不再因为此事有功，他们就算是满意。当然不包括一些老学究的万事忍为先，和为贵思想。

忍字从很多年就说起，和亲就是中原一直以来对外的政策。昭君出塞被称为美谈，而他们不知道这女人出塞带走了很多工艺技术，虽然她活着没有战事，但却壮大了中原敌人，导致后来的屡被抢掠的历史。

好东西留给自己，垃圾让他们拿去吧。壮大邻居就是弱小自己。

这件事就这么定性了，但是没完，有大臣道：“臣有本要奏。”

“说”赵玉看了看，是御史中丞王黼。

“臣闻知东南有商人借助杭州舰队登上日本，用各种手段拉拢日本诸侯。

而后驱使日民挖白银矿藏，而后白银再返回宋内。”

赵玉点头：“此事朕有所耳闻，不过卿家说此事为何缘故。”她倒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王黼道：“臣所知，杭州舰队帮日本诸侯攻打敌对诸侯未经朝廷许可。如果此事不算，臣又知，从日本运回白银充入市场，所缴纳的税金十不足二。一些商人根本就不入税，转而在钱庄换成铜钱或者银票。而钱庄又用白银做为准备金放银票。”

“商人不入税自然是不对的。”赵玉有点疑惑：“但和钱庄有什么关系？”

户部侍郎出道：“回陛下的话，这白银成为银票，变相成为流通市面。导致世面流通货币加多。原本国库有百贯钱，而今只能买到八十贯的东西。而即使朝廷抽取了部分税金，但是白银流通绝对过二十贯，上半年，国库因为白银流入就变相损失达千万贯之巨。更让微臣担忧，而今铜钱已经少用，民间多用白银和银票做为主要交易。而我朝收上国库仍旧是铜钱。放给官员的俸禄亦是铜钱。”

赵玉有点头晕，不是一般的复杂。于是看欧阳：“欧阳，你说呢？”

“此事微臣已经有了办法。一是外流到大宋白银必须缴纳两成的白银入库，如果商家愿意把所有白银兑换成铜钱，可以只交纳一成五的税利。白银可以流通，但是必须是朝廷定下的兑换标准。比如现在一两白银兑换一贯两百文钱，陛下要觉着白银太多，就可以规定为一两白银兑换成一贯一百文钱。陛下完全可以用白银和黄金控制宋内物价，微臣觉着那些商人运来白银行经反倒是大利大宋。”

“可行，户部斟酌着办。但切忌浮动过大。”赵玉道：“兵部知会杭州舰队，对未缴纳税金的船只进行拦截。所有白银充库，船只凿沉。事主问罪。”

兵部尚：“回陛下的话，虽然杭州舰队已经有一百三十艘战船，但大海茫茫，如果要有效拦截，必然要增加到一百七十艘。但目前，舰队中有半数船无合适主官。”

“简单。”赵玉道：“让杭州舰队派人到皇家大学培训。其他军路七品以上将官可以报读。”

皇家大学在东京落成。主要几个方面。第一是科举官员的培训，第二是武将的培训，明算之类的杂科也有专门的派系。可以说皇家大学是比较高端的大学，主要为国家提供服务精英。而阳平大学书画、经贸、工商、医科都是属于培养中端实用型技术人才。

这次朝会因为有欧阳参加，自然是比较多商业上的问题。淮南西路巡查使又开始本：“舒州等四州，由于商人争端至今无法解决，三角债务产生，不少场主关门停业，本地不少物资都由外路供给，导致价格虚高不下。”垄断吞并完了，一停工，就导致了物品缺乏。

赵玉看欧阳，欧阳苦笑，怎么都找自己。无奈道：“回陛下的话，由于路途比较遥远，三角债务按照俗例是两月一清。当资金周转不灵时候，一般是先从钱庄贷款，而后由欠方飞票补帐。但由于阳平和东南钱庄互相抬杠，在重罚之下，这四州钱庄全部停业。导致场主资金周转不灵。微臣已经协调几方，本月二十日在阳平协商解决此事。如果此事没有效果，微臣自然会负责此事善后。”

赵玉问：“你刚说要清修一月，怎么去阳平协商？”

“回陛下，这是让他们自己协商。毕竟是他们自己犯的错，自然是他们自己承担。”

“说得有道理。”赵玉问：“还有本上奏吗？”

礼部尚：“臣有本。金国派使节前来，愿意割让四州之地给大宋做为舰队港口。条件就是，宋方赠其价值不少三百万贯的火器。”

“哼想要朕自己会拿。”赵玉道：“而今燕云十六州已经拿回半数。辽金连年战争，民不聊生。辽金皆为我大宋友邦，偏帮谁都说不过去。除了燕云十六州，朕对其他毫无兴趣。以后此事不用上报，内阁直接处理就好。”

第一百八十五章梁子

辽金真可怜。欧阳叹息，两国打成世仇不说，而且还一直胶着状态。这功劳有一半要落到军机处的童贯身上。辽胜了，就走私点火器甚至粮食给金。金胜了，就用武器粮食换燕云十六州。辽金现在就象是棋盘上的棋子，命运已经由不得他们选择。欧阳明白，童贯已经在制定联金攻辽的计划，接着再是灭金计划。这战略开始了一些时间，当初将西路合并到东路，就是为辽国有更多军队投入到对金战场上。只要时机一成熟，西夏已经不成为惧，宋军无后顾之忧，将势如破竹朝辽金吞噬而去。

这一方面很大还有欧阳武举的功劳，提拔年轻将领。当然也少不了赵玉对军队的重视，和火器的普及化。

终于是不再有本，赵玉感叹今天这朝上的时间真久，于是道："波斯使者已经在偏殿等候。礼部一会和朕过去，恩……欧阳你也来。"

"是"

"退朝"

欧阳落后赵玉一步说话，后面是十几名礼部的官员。赵玉笑道："听说你这次收获不错，收了三车礼物不说，还有两个波斯尤物。"

"回陛下，这两名波斯女子，微臣已经交代他们学汉话，而后将送给辽金皇帝。"

"当细作？"

"不是，当细作她们也不合格。微臣就是让他们酒醉金迷而已。"欧阳笑道："服侍我这七品官好，还是服侍两个皇帝好，她们懂得怎么选择。"

欧阳喜欢吃猪肉，但对养猪没兴趣。有生理需要花钱上ji院就好了。再说在玉州那么久，各族女人都领教过了。至于什么舞娘，不过是会跳舞，戴面纱装神秘的女人罢了。脱光了和其他波斯女人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欧阳这个逛ji院，御史也是有上表的，说欧阳道貌岸然。赵玉则是笑着回文，他花钱的。于是也再也没有人对欧阳这失仪的行为计较。

赵玉问："对波斯使节有什么说的？"

"陶瓷、丝绸等品技术他们有需要，我们藏私但不吝啬。至于其他的有关军事，还是不能答应。微臣知道他们可是对宋军的火器有想法。"

“恩。”赵玉道：“本次该如何封赏，朝内一直有所争论。你看？”

“章将军和李光必然要重封。韩刘两将军年纪尚轻，陛下再封，恐怕会害了他们。李纲大人乃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可以封封，让文官觉着文大武小，面子上说得过去。”

赵玉停步笑看欧阳：“你呢？韩将军可是说了，如果有功，你为大功。如果有过，皆是他之过。要不要封你个阳平王？”

欧阳苦笑：“微臣是文官。如果因为杀人而得封，微臣心中不安。”

赵玉点头继续走：“屠城令是你下的？”

“……是”

“做的好。”赵玉不理会楞住的欧阳，进入偏殿。

波斯使节要求和欧阳想的差不多。通商往来为要，学习技术也是重点。为表示诚意，使节还带来一些礼物，还有一些大宋没有的特产的种子。并且还愿意派人教导大宋栽种葡萄、酿酒。甚至还提到了合金冶炼技术。合金冶炼其实就是铁中加入别的物资。这点大宋一直没有觉察，即使是欧阳。他和别人一样以为纯铁是最好的，至于什么合金技术那是浮云。但是简单的在铁中填加一些比如碳物资却能让铁质提高，他还真的不知道。

和谈是友好的，赵玉显然对合金技术很有兴趣。两边会谈了一个多时辰，最后同意了波斯大部分要求。大宋内的特产种子提供，允许波斯派人到手工艺场子学习。同时大宋派人到葡萄园去学习。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第一目的是联合月氏国对付匈奴，第二目的就是取得月氏国铁器冶炼配方。最后只带了一些配置好的铁沙，并没有将配方带回来。虽然两个目的都没有达成，但是却开通了丝绸之路。

而今波斯人愿意拿出这技术来换取大宋的火药技术，却让赵玉非常为难。她知道铁质提升将提升火炮的威力和射程，宋军战斗力将大大增强。但是……

欧阳笑mimi拿出一张纸道：“这就是皇家东京造作局火药配方，如果贵使也有冶炼材料配方……我们就交换了吧？”他是商人，敢在这地方说这么不要脸的话。火药配方有什么稀奇，不就那三样东西吗？至于比例……这个就说配方，没说要东京造作局的还是要阳平军厂的。反正这家伙打死不知道，阳平小县配方比东京还强悍。

赵玉脸红了一下，身为一个皇帝，这么当面欺骗人家很不对的。不过再想想……是欧阳欺骗又不是自己，于是又恢复了神色。赵玉不说话，礼部当

然更不敢说话。这个在宋内全国皆知的秘密，于是就这么糊弄了善良的波斯人民。

当然，为避免邪恶的波斯人欺骗善良的大宋人，欧阳要把配方拿到军厂用天平调配。相信陌生人的习惯不好，对陌生人就要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

……

第二天朝廷下诏，封章栏为玉州郡公，李光赐大学士虚衔，官拜二品，另外西北军有些赏赐，再没有下文。虽然这样，朝廷手笔还是让所有人一惊。章栏这个爵位不同韩世忠的开国公，章栏爵位是可以世袭的。相当把章栏任命为玉州王，世代永镇玉州。李光干个一二十年回来，必然是官居一品，而后光荣退休，荫及子孙后代。对他这样性格的臣子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而本次评书民间开始流传，最有名是刘锜单骑破万军的故事。话说在一个伸手看得见五指的白天……

欧阳是真的去清修了。欧阳的父母都是信道的，虽然欧阳不信，但是这么干也是唯一能惩罚自己，自己又能接受的办法。虽然死的人对他来说只是数据而已。

王文卿道：“将军百战怜白骨，但你却错了？”

欧阳道：“请恩师指点。”

“成王败寇，世事当由后人评。而你却纠结后人对你看法。需知百年之后，一杯黄土则已。说你奸，你不知。说你忠，你亦不知。”

欧阳品位一会后道：“弟子明白了。凡事只有对错，我成则他错，他成则我错。多谢恩师”欧阳豁然醒悟，历代下来到现代评判标准似乎都是这样。即使是满清屠杀汉人后开始统治，当前几任皇帝对百姓怀柔时候，百姓就感恩戴德。直到现代，不少人还认为康熙等是好皇帝。但事实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减弱让中华整体实力不进反退。

一个月后，欧阳病恹恹的回阳平，饭菜太差了，让无肉不欢的欧阳第三天就想跑路。白莲等三名衙役早回阳平休息了一圈，而后再来接了欧阳回阳平。白莲道：“大人，商业协会……”

“不说公事。”欧阳制止道：“我正在领悟道家真理。”

白莲稀奇问：“什么真理？”

“饿”欧阳纳闷道：“肚子奇怪了，一点也不争气。刚满桌的东西就是吃不下去。”

白莲笑道：“如大人说的，肠胃小了。”

“我说白莲，你都快三十了，还嫁不嫁？”

“……”白莲楞了一会，摇头：“白莲终身不嫁。”

“那不成。”欧阳想想：“下次让皇家报帮你登个征婚。家财十万贯，保证你立刻成为香馍馍……开玩笑，不要那么紧张……白莲，你不会是喜欢女人吧？”

“……”白莲脸红道：“胡说。”

难得见白莲脸红一次，欧阳笑呵呵道：“不是最好。那两个波斯女人呢？”

“对了，这事和大人说下。”张三道：“出了点问题。这两个波斯女子说如果大人不要她们，希望能给她们自由，允许她们在阳平立足谋生。欧平想大人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就在外面帮她们安置了。”

“汉语都不懂，怎么谋生？”欧阳问。

李四道：“大人，你这就不知道了。两名女子已经被金尊大酒店聘请，当了舞蹈师，每七天表演一次。就这么半个月，已经红遍了整个阳平。就连东京人都远来一观。说实话，我李四也陪大人闯过南，走过北，但这么热情的舞蹈，让男人遐想的奔放，除了波斯之外，再也见不着。有客商用一万贯钱买她们陪夜，她们竟然还拒绝了。听说东京和杭州都有人请她们去巡回表演。”

欧阳笑下笑，倒也是。宋这边讲究是油爆琵琶半遮面，一种含蓄美。而人家那露的不仅多，而且身段高佻，目如电，扭起来特风骚……不红的话，那反倒说不过去。欧阳道：“我看这样很好。不管怎么说她们现在是自己养活自己。”

……

几个人都是从西域一起回来的，大家聊天也没那么多顾及。旅途还是比较轻松。再一个变化是，上谷和阳平两县之间的官道已经加宽一倍，根据寿州知州的意思，这寿州五县道路全部修葺起来，最后连通东京。使用的多是欧阳那一套，截取部分税金做为资金，雇佣农闲和外来难民做为苦力。道路日常有专门厢军保养，但是有一点，通过官道的车辆，无论是人力还是畜

力，两县之间要缴纳一定费用。人力的一百文，畜力的一百五十文，所得钱款皆用于保养道路所用。这个提议和欧阳没什么关系，是知州自己提出的。

阳平富裕，东京繁华，那两地之间的上谷自然也穷不到哪去。上谷刚上任知县早年曾经在阳平大学培训过，听闻欧阳回阳平，非常客气的迎接接待。如上谷这样的富县按照朝廷惯例，三年一期，一般干两期。宋吏部已经有官员考核制度。从刑狱到民生都有调查的。但欧阳即使人一年不在，朝廷的考评也是出色。毕竟他们也知道，欧阳虽然是知县，但已经不属于他们管理的范畴。

小住一晚，继续上路。而今是太平非常。太平倒不是说没有什么小偷大盗，而是说没有团伙抢劫，没有匪患。再加官道来往人多，古代中国人没有现代如此冷漠，也少有持刀抢劫的。

直到看见阳平城头时候，欧阳才问：“白莲，阳平钱庄和东南钱庄商量出什么结果出来？”

白莲苦笑：“没有结果大人。阳平钱庄意见是让东南钱庄撤回东南。而东南钱庄则要求阳平钱庄出售银票纸。甘大人说，东南钱庄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平钱庄银票一流通，东南钱庄市场丢了四成。而且由于大家用银票，这阳平银票又不通存到东南钱庄，无疑是给东南钱庄增添麻烦。”

欧阳点头问：“那现在呢？”

“大家都等大人回来处理。”

“又是我处理，是不是晚上和女人睡觉还是和母猪睡觉也由我来处理？”欧阳道：“张三”

“在”

“通知商业协会，三天之内如果没有满意结果，四州贷款全部清零，所有贷款方将以钱庄违反协议为由，允许拒绝偿还贷款和利息。”

“是”

欧阳道：“我们走南门。”

欧阳回阳平，谁都不见。两边商家代表这才无奈又坐到了一起。他们知道欧阳绝对不是恐吓，这事已经闹上了朝堂。但关键是双方都不愿意让步。谁让步谁就会吃大亏。

到了第二天，双方达成基本方案。阳平钱庄有尝给予东南钱庄使用用

纸，东南钱庄撤回东南。但双方在使用纸的金额上不统一。阳平钱庄认为应该是一千抽一贯，而东南钱庄则认为一千抽两百文。由于欧阳逼迫得紧，双方立刻以六百文成交。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阳平钱庄只愿意订两年供应和约，而东南钱庄希望十年。东南钱庄知道，两年后，银纸停用，他们那时候再北扩，就是单方面违反契约。

最后和约定在了三年，东南钱庄有信心三年之内研制无法仿制银票纸质。

事情终于解决，看起来似乎和以前没有区别。但是双方的高层皆被罢免，周屏被喝令回东南管理茶叶生意，苏千被降为阳平总店的掌柜。

由于南北来往频繁，矛盾冲突自然会增加。东南商业协会和阳平商业协会在欧阳主导下，联合开会，制定规范的商业管理。

以双方声明做为基础，两商业协会成立严谨的议席。一共设置二十一名议席负责南北双方的商业仲裁。议席四年一选，成员由两商业协会注册商家自行选举。欧阳暂任第一任主席。以后所有南北冲突都由联合商业协会做为仲裁。说是仲裁，其实更象是一个现代的商业法庭。欧阳只希望，所有事情能在商人内部解决，而不是惊动朝廷，重罚之下，两败俱伤。联合商业协会的口号是，团结展，互助互利。

……

一切初定后，苏老爷邀请欧阳去金尊大酒店观看波斯舞蹈。

“小孩子不懂事，让大人多费心了。”

苏老爷一说，一边的苏千端茶道：“大人，请用茶。”

欧阳拿茶喝了一口转身过来看苏千：“苏千，我有几个不明白的问题。为什么你那么急行银票？而后在这事上为什么不让步？这不象你的性格？”

“这个……”

苏老爷道：“大人见笑了，其实事情起因就是因为苏千小家子气。”

欧阳笑道：“不能吧。”

“这么说吧。这次阳平钱庄不松口，其实也是全部股东的意思。”苏老爷道：“大人有所不知。暹罗商业、日本白银，全部是东南那边商人做的。我们北面人想喝点剩汤，没想到人家连刷锅水都不给。”

欧平在一边和欧阳解释起来。由于杭州舰队的壮大，虽然舰队掌握权在岳飞，但是岳飞是支持练兵的。但附近无兵可练，于是或者帮助日本打仗，或者护送商队南下，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航行实践。但由于东南钱庄下手快，在日本的一块宋土完全是东南钱庄管理，而在暹罗的农商业也是东南商业协会打理。

阳平商业协会在构思之下，想在淡马锡设立码头，而后依靠海路对四面销售商品。没想到东南商业协会并不同意。由于东南商业协会和舰队人熟，再加岳飞不管商业，只管训练成果，所以阳平商业协会在进驻淡马锡后不久，由于缺乏有力的武力保护，遭遇了当地土著人抢劫，损失惨重。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欧平谁也不帮继续道："确实是抽不出舰队出来。一部分舰队正在帮助日本九州大名岛津家攻打四国的三好家。而另外一部分正在勘察全大宋海境水文，另外一部分在东南巡回。"

苏千道："据我所知，这攻打日本的那部分舰队是在我们阳平商业协会出请求之后一个月，才和岛津签定了协议。"

欧平并不反对道："是这样的。"

欧阳想想道："这阳平商业协会基本包圆了西北道的商业。对辽贸易、对吐蕃、对西夏，还有现在对波斯和丝绸之路。甚至已经有人愿意在玉州开设商站。陆地东西抢不到，东南商业协会自然会在海路上抓紧一些。再者，杭州舰队三巨头，梁红玉是皇上的人，岳飞只知道军事，而李宝是欠东南商业协会大掌柜周安大人情。前两人都是想帮谁不是帮，只要不糟蹋舰队，达到舰队训练目的就可以，所以就顺人情让李宝做主。苏千啊，你锋芒太盛了，你吃肉总要给人点汤喝。别说我偏袒谁。海上辛劳和危险我想你知道一些，而且都是和外国人打交道，使用的人力物力都很高。"

第一百八十六章相逢

“可是……”苏千欲言又止。

“年轻人眼光放远一点。”欧阳小声道：“据我所知，皇上那性子，得蜀望拢，迟早要对辽人而后对金动手。趁现在被贬，好好写个计划，将来怎么从里面赚钱。”

苏千和苏老爷大惊：“朝廷要对辽用兵？”

“对西夏用兵，胜对十字军用兵，胜对日本用兵，胜如果说以前皇上还是小心翼翼，没有自信的话。现在就是意气奋。”欧阳看了眼左右小声道：“皇上要学的不是唐太宗，也不是汉武帝，而是隋文帝。而今已经达到第一步，就是丝绸之路，隋朝时期，很多欧洲商人定居在大兴城，还有很多欧阳使节来大兴朝拜。隋文帝宗旨是四海臣服，虽然不是要灭国，但要辽人臣服等同灭国。而辽不臣服，何来武功之说。皇上一直没接受泰山封禅，就是想等臣服辽国这庞然大物之后再说。所以宋辽之战，无可避免。”

苏千被这些话震醒，恍然醒悟道：“我真错了，以为结交几个大臣就能知道动向，却没有想到当今皇上是除了太祖之外，宋威望最高的皇上，怎可能让臣子们左右。大人放心，苏千懂得怎么做。”

“我相信你。”一名波斯美女摇摆过来，坐到欧阳身上，掀起面纱拿起茶喝了一口，口对口的喂欧阳喝下。欧阳一笑，波斯美女抛个媚眼，优美的转身，又上了台去。

半活春宫让四面喝彩，一边苏千目瞪口呆道：“大人阅历已经登峰造极。”看欧阳不仅没有任何不适，反而搂腰配合，长吻以对，显然是非常老到。

欧阳忙解释：“别误会，我和她第一次有身体接触的。”这种场面见的多了。欧阳卧底期间，可不是电影拍的那样，这不能干，那不能碰，过着清修的生活。在国外一些私人会所，对指定接待的贵客，舞女甚至拿出男性工具，直接坐下xx的。套用某电影一句话：什么上流，都下流。

不过身为大宋官员，商人的楷模，民间的偶像，这种波斯门的事件还是不能生。不过呢，这火被撩了起来，确实不好平息。当晚欧阳就和那名美女开房间去了。虽然对万贯拒绝，但这美女显然很给欧阳面子，服侍周到不说，而且不收分文，相反还送了欧阳一颗她珍藏的波斯银币。

欧阳是有节制的，第二天虽然和另外一名美女也生了关系，但第三天就起程去了杭州。地男性来说，性不是水龙头，而是水缸。资源多少大概已经

固定了。不禁欲，不纵欲，是为男人养生之本。年轻时候没体会，等年纪大了，自然就明白其好处。

去杭州是宋徽宗的邀请，从清河水路，通过淮河，而后还有大运河。在夏季，两岸风景秀丽，清风吹拂，吟诗作对，高言畅谈，人生快哉。

到了杭州，宋徽宗要带几名学生去踏野，欧阳就和两名护卫进了杭州城。到了杭州内一看周安原先住宅已经建成了酒店，欧阳随便找了家海外进出商号道："找周安，我欧阳。"

不出半个时辰，周安就到了。见了欧阳，周安大是高兴。两边客气后，欧阳才知道，人家周掌柜现在不住城内，住郊外海边去了。八进八出的大宅子，相当八个四合院。占地辽阔，海边还有两艘适合近海航行的游船，生活是相当奢靡。

门口一对大狮子，八男八女门口迎接："老爷，欧大人。"

欧阳笑道："周掌柜，这排场有点象暴户。"

周安忙摆手道："误会，误会。不过先前还真和一个暴户攀比了一下。想我四代为商，怎么也不能让那暴户看扁了。后来想想也是好笑。"

"好笑？比如这次的南北之争？"

"差不多。"周安惭愧道："大人这边请。"他才不相信欧阳闲来无聊陪宋徽宗游河，如果是游河，欧阳肯定不会找自己。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他相信，欧阳来绝对不会是什么坏事。

前几天刚开会落实了朝廷关于流入白银的规定，难道是这事。没想欧阳第一句："周屏呢？"

周安一楞，而后怒道："这个不孝女，老夫先前没听大人的话，将她升为钱庄掌柜，没想却出了这事。老夫常和她说，利字当头为商人，和字当头为商贾。没想到她为了一口气，竟然私自干了这事。"

"周掌柜其实不要过于烦恼。毕竟是小孩嘛。再说阳平商业协会也有点咄咄逼人气势。这次虽然是两败俱伤，不过毕竟还有点收获。我想周屏也是因为阳平商业协会想插手海路生意缘故，故意制造这么一个双败局面。"

"先生好。"周屏端茶出来，恭敬道。

欧阳点头道："坐"

“谢先生。”

欧阳道：“这次来，就是想说。阳平商业协会构思是好的，在淡马锡建造码头确实可行。现在我已经和阳平商业协会谈过，将来他们最多就会以入股的方式进行海运业。所以我就想淡马锡可以考虑建个码头。”

周屏喜道：“先生意思是……”

“驻军淡马锡，将淡马锡变成军商港口。东南商业协会可以成立一个海运公司，专门管理海运。这地方不错，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拿了这块领土，大有可为。”

周安小心问：“大人意思是，这事由小女负责？”

“现在路海分明，阳平商业协会暂时不会对海事有兴趣。周屏管理海事也可以避免双方尴尬。再者，海运公司说难听就是用各种手段抢掠。周屏性情就比较适合，激进、不择手段，实在是无二人选。”

周屏红脸道：“先生在说学生是坏人。”

“最近我领悟一个真理，输了就是坏人，因为用的是阴谋诡计。赢了就是好人，因为用的是智慧。”

“谢先生指点。”

“恩”欧阳点头看周安：“周掌柜，这次来还一件事。我听说欧平和周屏的关系展还不错，也是想来看周屏的意思。”

“这个……”周屏犹豫了下道：“先生，这婚事本是父母媒言。不过如先生所说，海运才开始，如果现在就成婚，恐怕……如果能缓上几年，等一切初定。学生自然没有异议。”

“那好吧，儿女私情我也不好说太多。”欧阳道：“周屏，对岳飞还是要多公关。不是说此人是舰队主帅缘故。而是此人是热血男子，对海外扩张势力还是比较向往，私下可以资助点军钱嘛。”

周屏点头：“学生明白。学生给先生添了那么多麻烦，心中有愧。”

“这开门做生意，总有难缠的客人。但再难缠也是客人。”欧阳笑道：“你再调皮也是我学生，而且潜力不错。惟独就是大局眼光差了点。”

“是，爹爹也是这么教导我。”

说完事后，欧阳就告辞，说是准备自己到处看看。周安虽然挽留，希望欧阳小住几日。但欧阳不喜欢打扰别人，只想自己去这些船厂转转。周安也不再客气，派了自己的两名保镖跟随欧阳，一来是为了安全，二来是杭州这两人面熟，欧阳想干什么也比较方便。

杭州海港分禁军港和民用港口。两者之间距离并不远。这做港口也是有讲究的，吃水深是必然的，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能避风。杭州商军码头都设置在萧山，一左一右。相比商港，军港码头船只少得可怜。不过此地驻扎有一个军营两千人，还有三千人的厢军组成的后勤补给。

欧阳本来就是来看看风景，但没想却看出点名堂出来。什么名堂？军港在走私。商港处有专门的营运司掌管，如果要收买他们，那涉及的人钱可就多了去。但军港口不一样，船到有人卸货，只要管事的批准，船上物资就可以从港口运到陆地。当兵的也不会问船上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交税了。

军队**一直是个大问题，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通过民间渠道走私，还是有一定风险，但是通过军事来走私，外面人根本就不知道里面运作程序。欧阳问：“你们周掌柜知道这事吗？”

“这事？什么事？”保镖纳闷一会，醒悟道：“大人说的那商船啊？那虽然是商船，但是隶属杭州舰队帅司，一般是做为后勤补给。现在商业协会在海外好多地方有设点，不少物资都是通过这样的商船运输的。”

“你没看见吗？这是从船上朝下卸货，一卸就是三船。”欧阳问：“难道补给点的物资太多，要反销大宋？”

“这个……”

欧阳还要说话，张三道：“大人，你看。”欧阳顺手一看，七点方向，十来艘战船朝码头破浪而来。而正准备卸货的两艘船立刻起锚准备转入商港。而正在卸货的一艘船乱成一团。

战船上似乎已经现，立刻有几艘战船包抄拦截两艘船只。此时就现舰队，在监工搬货的将官们，突然翻脸。一干士兵把正在卸货的船只上的人员就地扣押。

李四一指：“大人，那边。”

几名商贾模样人物逃出码头，身边的士兵对他们视而不见。欧阳摇头：“摆明了想牺牲货物。我算算，朝廷收税的利润是两成，三船赔了二点四船的货。他们要十二船的货才能赚回来。”走私不仅有白银，而且还有粮食、皮革等的回流。为保证宋内市场，抽税平稳物价是绝对合理的。

一保镖道："大人明见。我家掌柜虽然没参与此事，但是是知道有人搞小动作的。但大人可能不知道，不少朝廷大臣在这些船里有股份。象这管营地的将官。十有**他们是通过兵部放到下面的亲信。"

另一保镖道："这就象猫抓老鼠。抓到了，大臣也自认倒霉，不会声张也不会报复，但是会想办法把这船充公，而不是凿沉。最后再把船收回去。而走私给金国的不少物资，也是从军港的货。御史台派了几批人来查，但内部操作复杂，又无实质证据，一直都没办法断根。倒霉时候，在海上撞到舰队，就玩完了。"

保镖道："他们不仅运货，还运劳工，就说这船下面肯定有百多个劳工。比如在日本的宋土，就有专门招募去宋做工的地下交易。这些人做的都是苦力，听说在杭州、扬州和洪州三角带还有专门的私下苦力交易市场。一般大商人不会去碰，多是中小商人场子，或者是帮助大商人加工某部材料的场子，还有一些地主才会这么干。这些人的工钱只有大宋人的两成，而且工作时间也不受照顾。唯一的好处就是，干满五年，场主就帮其落户大宋。但大部分都是落户在自然村这样的，以后有本事就自己混出来。"

"朝廷对这事知道一些，但也没有过多干涉。反正累死的又不是大宋子民，而且那些脏、累活也终于有人干。城里的粪车、泔水车，都是这些人负责。而这些位置原先开了高价也少人愿意干。"

欧阳吸口冷气，这是朝廷默许的掠夺人口，贩卖奴隶。什么淘金、挖矿用这些人，死了又不用怎么赔。画个饼，让大家充饥。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熬到五年后呢？再者五年后，这些黑心商人会不会兑现他们的诺言呢？啊……貌似贩卖奴隶是自己起头的。由于自己提议，朝廷以条件为交换，从金国换到了一批青壮开荒西北。

正想着，果然如保镖说的，从船舱下走出百来个人。这船并不大，却塞了这么多人？欧阳感觉已经有20世纪90年代中国偷渡的雏形。舰队主将开始登陆，而另外一面，杭州位置开出了千人的军队朝码头来。欧阳道："下去看看。"

欧阳到港口前，杭州开来的军队已经先一步到达，正在清点非法劳工的人数和登记造册。这些人将由私奴变成官奴，替政府做事。幸运身体好的可以充入厢军，不幸运的就不知道了。

到了这地头，欧阳也不好说名字，因为未必有人卖帐。于是保镖威力就出来了。保镖不仅认识杭州军队的将领，而且和舰队营地的将官也有交情。不过这次交情归交情，但却不准入内，私下的说法是：有头家在家，一切都按规矩来，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最后营地将官还是给了保镖面子，替商人欧阳送了一份名刺到驻地的大

帐。大帐很快有名亲兵出来关卡那：“将军有请。”

……

到了大帐位置，欧阳一楞，竟然是梁红玉在大帐外带领十几名船长恭候。整齐道：“先生好。”

都是自己学生。欧阳笑下道：“都忙自己去吧，我就是随意来逛逛，顺便看看你们。”

“是”船长们各自散去。

“你黑了好多。”欧阳走到梁红玉面前叹口气：“没想这么巧？”

梁红玉边走边说：“不算巧，早收到风声，今天有人准备在码头卸私货。岳将军就令我假借出海，两天后回转而来。只是没想到你也在附近。难道……这批货是你的？”

欧阳笑问：“是我的，你放行吗？”

梁红玉一楞：“这个……”支吾好久不知道怎么说。

欧阳又叹口气，进了大帐，两名女亲兵看茶后候立在梁红玉身后。欧阳见梁红玉实在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也不为难道：“不是我的。”

“哦”梁红玉出口大气。

“可是，如果是岳飞和李宝，一定会给我一个面子。”

“你们退下吧。”梁红玉吩咐：“我和欧大人有点私事要谈。”

……

人都出去后，梁红玉才道：“不是我没情义。而是这事已经闹大。如果真是……你的货。我相信你也会舍弃这货的。再者，我相信你想要，也有办法拿回这批货。”

“确实不是我的。”欧阳见梁红玉误会，解释了一句：“我是陪太上皇游舟而来，而后杭州逛了逛，没想到正巧在游览港口撞到这事。听说还有做人口买卖的，就想多了解一些。”

“哦。”

有点冷场。欧阳要知道是梁红玉当值，肯定不会来。既然来了就要说话："看起来，你比在阳平时候精神多了。听说你现在是正五品的指挥使，可是比我强多了，混来混去还在七品左右打转。"他现在蛮理解梁红玉。在阳平梁红玉除了逛街，就是逛街。唯一有乐趣就是夜晚和欧阳在一起喝点小酒聊天。但欧阳又经常性的不在，惠兰又要负责报社的事，梁红玉是无聊到慌。

"你别笑话我了。"梁红玉脸红道："听说你去了玉州。"

"恩"欧阳点头："才回来几个月。"

"他们都说先生威武，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威震藩外。"梁红玉道："岳将军还拿了一张奇怪地图研究了好几日，说是看能不能开舰队去支援你。那地图是不是你给他的？"

欧阳对梁红玉不隐瞒，点头"是的"

第一百八十七章偷情和闹剧

梁红玉问：“我为什么没有地图？而且都没听你提过？”

欧阳轻摇下头，表示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官人，你恨红玉吗？”梁红玉突然冒了一句一直想问的话出来。

“不会。”欧阳道：“我觉着你现在比以前好看。不过，舰队里可还有皇上的人，要知道我们孤男寡女在一起，恐怕会让皇上对你心生疑惧。”

“恩……”梁红玉点头，想想又道：“官人住哪里？”

“周掌柜安排了住处，杭州大酒店。”

梁红玉悄声：“晚上我去找官人。”

欧阳心神一荡“好，我等你。”这去找自己干什么？

……

欧阳住处是杭州大酒店独立小院，就在西湖边上，欧阳这间一面靠湖，非常幽静，乃是一等一的价钱。两个保镖住其他地方，张三李四住一间，两人在突然现湖边多出一个女人出来后，非常聪明的呆在房里玩起扑克。

久别胜新婚，一夜翻云覆雨。鱼水**，在**般的刺激下，两人很快乐。办事、聊天、再办事。直到四更，梁红玉才不能不离开。梁红玉临走前抱着欧阳道：“官人，你再娶后还会想着红玉吗？”

“你说过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如果你愿意经常和我偷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梁红玉狠狠咬了欧阳一口做为回答。

结果欧阳在杭州玩了五天，这段‘**’直到梁红玉收军令前往渤海巡逻才告一段落。欧阳在西湖边上用梁红玉名义买了一套房子，有钱好办事，很快家具都补充完毕。梁红玉舰队主补给地就是杭州，再加欧阳很闲，将来新居很有利用价值。梁红玉让在驻地照顾她生活那两名丫鬟，入住到这房子，对外则是说，这产业是梁红玉自己的。

宋徽宗非常不高兴欧阳放自己鸽子，说好是两天，怎么没了六天。迟到的欧阳解释说，这几天正在深入了解关于走私和苦力贩卖的问题，准备造表

朝廷，想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宋徽宗对这个根本没兴趣。但是欧阳这话不是说给他听的，而是说给宋徽宗保镖，也就是监视宋徽宗的内卫听的。

本次行程回到阳平后，欧阳接到一个不算是坏消息的消息，自己在辽国的赌场关门歇业了。一问才知道，辽国的税赋增加了近两倍。老百姓没了闲钱，怎么还推动赌博业的展。而赌场的上市也是弄得不清不楚，不仅没赚，反而让官府罚了一笔。箫甘云干脆手一挥，关门当富翁。

连赌场都关门，可以知道辽国经济已经在持久的战争中被破坏成什么样子。而且辽国一改学宋的募兵制，转而使用征兵制。每十户抽一丁到现在的每五户抽一丁的做法。国内矛盾越来越激烈。

大宋大战争财，各种商人物资进辽，朝廷雁过拔毛，抽得不亦乐乎。而商人们也是赚到肥头大耳。司家已经开始大量买进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产业，根据欧阳的了解，司家和河北东路军还有秘密联系。司家从来不忠诚谁。金辽开战，司家宁死不屈，一定要看清楚谁胜谁败再做决定。为了利益，他们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明眼人都看见，不管怎么展，燕云十六州很快都要姓宋了。而金辽被打烂的地盘，司家真没多少兴趣。

而今辽宋边境，宋人这边最近的军队也离辽边有百里之遥。而辽人在边境只留下五万的老弱兵马。两国在一个月前，正式签定了世代兄弟邦国的盟约。而**的辽朝不知道。永兴军路、河北东路、西北军路已经开始进行战争前的秘密准备。

十月，杭州舰队运载四名神秘客人登陆金国的苏州。

……

“联金对辽？”欧阳抱着怀中人道：“红玉，我们应该专心**，能不能不说国家大事。”欧阳来往杭州的原因很清楚，就是想拿出一套有效遏止走私的办法。这办法可以慢慢做，幽会必须积极干。

梁红玉笑着贴紧身子道：“官人，我想知道你是反对还是不反对嘛。”

“反对，最少反对在这个时候。”欧阳道：“我不懂打仗，但我觉着要先拿回燕云十六州后再动兵。这样就能把燕云十六州做为跳板。”

“夫人”门外一丫鬟敲门：“酒菜准备好了。”

“拿进来，放在桌子上吧”

丫鬟看也没看纱内人，放下酒菜就关门出去了。十月虽然有些寒冷，但房内有火炉，倒也不觉着。两人随便披了件单衣腻歪的抱在一起喝酒聊天。

只不过，聊的都是国家之事，略煞风景。

“我们也觉着朝廷太急了点。去年到今年对玉州大力支援，导致军需方面比较紧张。这么频繁的战争不是很好。而且东西军合并不久，战斗力又比较差，到时候恐怕很难做为主力”梁红玉道：“而且对辽之战必然是要持续最少两年。岳将军也觉着明年不合适，上表陈情，希望最少要两年之后。他说再有两年，我们杭州舰队就有能力一次把五万禁军送到渤海，直插辽人心脏。”

欧阳点头：“有见地，不过岳飞单独投表肯定不会被允。如果你说，再加上童贯附和，倒是能改下皇上的心思。”

“恩，谢谢官人。”梁红玉点头：“明天我立刻去办。”

“恩”欧阳知道赵玉越来越急功近利了。这瘦死的骆驼把马大，要啃下辽人这块骨头可不容易。辽不象西夏，国小力弱，军队不多，综合生产力低下。辽拥有比较完善的军队体制，而且契丹人始终还是有血性的。辽地广阔，地形复杂，也不是西夏可以比拟。和玉州就更不同，玉州其实就一次攻坚战而已，对手完全不知道宋人的实力。辽人对宋可是了解得很。

要攻击辽国，最少必须动用过四十万的禁军。最要命是即使占领，民族情绪很难安抚。虽然打起来胜算颇高，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各种意外。毕竟是打仗，什么事情都可能生。

赵玉也没想到，秘密通知三陆路一海路之后，绝大多数的将领都表示此战明年起实在过于仓促。即使是军机处也保留自己的意见。西北军路则还要半支援玉州，无法全部投入。而东路合并的河北西路整合虽然完成，但是磨合还不适应。几乎都说，最少需要两年以上准备时间。

其他人的可以不重视。但是梁红玉、韩世忠、童贯还有欧阳皆认为不合适，赵玉终于开始掂量。欧阳说的理由就是，会导致厢军厌战。

虽然对西夏和玉州，禁军是主力，但是打的仗毕竟少，胜果很大来源厢军的后勤。玉州更是非常考验了厢军，否则不会有八万人愿意留在玉州。而玉州那边还没结束，立刻要对辽大规模用兵，这将让厢军士气低到极点。

最后，赵玉还是撤消了命令。

……

阳平荒地已经成为了高档生活区，名曰：白云区。这边的土地不仅贵，而且东西也贵。阳平人叹称那地方是富人区。白云区没有场子，全部是清一色的商业、住宅区。

事先规划好的，房子是建造好的。欧阳不卖土地，而是卖房子。取消了富人区的地契，转而使用房契。这是大宋第一次将住房、用房商品化。富人区中不仅有比较先进的排污渠道。主干道八马车可以并驶，中间种植绿化隔离带。中央是商业区，是各商家办公地点，外围是住房和饮食等配套设施。

目前和阳平联系基本依靠轮渡，不过阳平大桥正在修建，预计一年左右可以完工。并且在另外一端正在修葺一条连接到官道的路。为方便群众，阳平县衙也迁移到白云区。

于是身着宋服的商人们开始了比较现代商业管理。各商家在自己拿到的门面挂出名称。有阳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阳平钱庄总部、阳平陶瓷集团等等。这里就成为各地客商业务点，也成为在各地场业的决策点。

这些不是明面上好看。而是建立了集中商业圈，效率大大提高。相对的工作强度也大大提高。人们对时间的模糊越来越不满意，而欧阳没事研究的钟表还处在外壳阶段。本着愚公移山精神，欧阳没打算在自己手上出现钟表。

欧阳将已经不可能再繁荣的阳平再推一个台阶。一等一的效率来自政府集中办公。只要进了一个厅，从报税到报案都可以寻找到经办人。而在白云区中唯一的准工业，印刷厂因为商业的展，人员和器械都是在负荷运转。这里的主治安不使用衙役，没有任何上级敢接受一个县有四百名衙役的惊人事实。于是就成立了民间保安公司，是由衙门专门人员管理，带有商业性质的安保公司。商人出行还可以在公司临时雇佣保镖。

商业展，保险业也孕育而生。目前业务虽然狭隘，甚至还不涉及到州外，但各种保险业务已经比较繁多，扩张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中，欧阳又过了一个年。幸运的是，这次过年没有圣旨再来骚扰，似乎预示这明年是欧阳的偷懒之年。

而宋朝除了商业展，军事也展迅。很多人有误会，将宋重文轻武一概而论。其实宋每年投到军费的比重相当的高。早期就是买马，有马无马成为战斗力的标准。而今使用上火药之后，特别是波斯锻造技术的流入，宋朝火器已经犀利非常，目前对重点军路的装备正在更新换代之中。

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闻到了宋的火药味。但天祚帝对某些臣子的上表不置可否。因为有奸臣给他分析，如果宋要通过武力，早就用了，要知道而今辽囤积在宋边的军队战斗力之低几近忽略不计。而宋人却非常有耐心的谈判着燕云十六州，说明宋朝短期内是不会有动武念头。自从契丹人和女真人成为死敌之后，两边已经是不死不休，展到现在，两边每战皆不要俘虏。国仇家恨，让两个民族必然只能生存一个。

在这战乱不断时代，开春后东京却出了两门大喜事。一门是小青远嫁金国，嫁给阿骨打最喜爱的孙子完颜亶。另外一桩婚姻是完颜兰嫁给赵玉倚重的七王爷世子。这个消息一出，震惊了宋民间和辽朝廷。

辽国常驻使节立刻表示不满，几乎是同月，辽国请嫁赵玉侄女，也就是宋徽宗之女，十七岁的赵瑚儿给天祚帝十四子。同时商量嫁尚公主到宋联姻。有情报显示，辽国已经重新开始调整对宋边境兵源。辽的生产力虽然大大不如宋，但是不了否认还是有相当的能力，其仿制的甩手炮虽然达不到阳平标准，但是也接近了东京生产的水准。

本来这事和欧阳关系不大，朝廷的战略中上策就是yin*辽人主力进河北，不仅包围歼灭，还可拿得口实出兵。但是事实上和欧阳却有直接的关系。辽人嫁的尚公主竟然不选皇族，而是点名欧阳。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事关老板，皇家报全力开动挖掘情报。得知辽人此举有几个意图。第一，尚公主是天祚帝最最喜爱的女儿，现在二十出头还没选好婆家，而尚公主很反对自己和宋联姻，虽然被逼无奈，但绝对不愿意嫁给已经有一群女人的王爷子弟们。第二，欧阳在大宋影响力已经过了除赵玉之外任何皇室成员，和这样能干虽然官小但有实权人联姻，绝对好过嫁给一个吃白饭纨绔子弟。第三，阳平的技术生产如果有秘密，那秘密也是控制在欧阳手中，欧阳拥有的商业、经济、人才的资源足够让辽人艳羡。

东京社也不含糊，立刻挖出了赵玉的态度。赵玉对辽人两个请求都感觉有点为难。第一是因为宋徽宗把派过来说这事的几名礼部大臣骂的狗血喷头，而且还把赵瑚儿接到了阳平生活。他非常愤怒赵玉要把自己女儿当政治牺牲品。毕竟从历史来，中原几乎没出嫁过正牌公主到异地。虽然自己失势，但公主毕竟还是公主。

第二是欧阳，欧阳不是皇族，而是有名望的士族。从来没有这样和亲的先例。就连大臣们也觉不妥当。即使皇帝嫁女给进士或者状元，都是要得到对方同意才行。当然这好处大不说，不同意以后很可能会被穿小鞋。但是在明面上，是非常说不过去的。

赵玉本想先金而后辽，两边都打点政治联姻牌，让他们再一次降低对宋的警惕。但没想到辽人这么难搞，给自己出了两个难题。很明显，宋徽宗和欧阳也是赵玉无法说服的唯二两个人，也是不能武力逼迫的两个人。

罚欧阳当庶民，赵玉知道欧阳未必会不愿意，难说还对自己感恩戴德。欧阳的知县早就是空头不管事知县。再说欧阳还是王文卿不多的几名记名弟子之一，在道界虽然没影响，但是身份颇高，用强不妥。但要软说服此人，根本就不可能。

宋徽宗更是没办法，说辈分他是赵玉的叔叔。说身份，人家是太上皇，比皇帝身份还尊贵。

赵玉这边和辽商量看能不能换两个人，但是辽人却说，只有这两人身份才能和金人嫁娶两人身份对等。谁让你赵玉自己没女儿。

于是赵玉就去抓欧阳，没想欧阳旷工，去了杭州。圣旨追到杭州，欧阳又到了扬州。圣旨到扬州时候，欧阳和宋徽宗从水路去了欧家庄游玩。直到两个半月后，欧阳才接到圣旨。欧阳反而埋怨送圣旨的，没和欧平约好时间。再不成，通过东南商业协会查找，一定会定位到自己的位置。

……

九公公接过表章，欧阳恭敬道："回陛下，这是微臣一年多时间数次往返各地港口，所罗列的目前军商港口存在的弊病。"

"哼你这个知县倒是当的悠闲。找你三个月才找到你。"赵玉很不满。

欧阳忙道："回陛下的话，这先前微臣有上表，陛下同意微臣对海事港口码头进行整理。"

"知道了，记你一功。"

"回陛下，这些只是弊病，微臣还没拿出具体办法。可能还需要往返港口数年乃至十数年，工程之庞大实在出乎……"

赵玉脸色不好打断："朕不是和你说这事。而今辽对我大宋很不满，诸多大臣武将上书，连童贯也对朕说，暂时不可偏颇，否则会影响先前布置。但人朕嫁不出去，又娶不进来，你说怎么办？"

欧阳纳闷问："什么怎么办？陛下说什么嫁娶？微臣最近一直都在忙碌海事……"

我忍赵玉出口长气道："你说。"

一边的九公公道："欧大人，是这样的。金和我大宋联姻，而辽欲和我大宋联姻。如果不准辽，就无法让辽放心，转而对付金人。"

欧阳点头："哦。"

哦？赵玉想想后道："欧阳，辽国想你娶尚公主，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娶？"欧阳惊讶反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哪知道为什么？赵玉很耐心道：“欧阳，这是军机处安排的战略。通过联姻，让将来联金对辽之事上，金人更为尽力。而且还能麻痹金人对我宋的防范之心。和辽联姻，则能稳住辽人。一旦这事成，将来我大宋以有备战无备，必然是势如破竹。灭辽之后，舰队登陆金国，尾包夹，再拿下女真人。”

第一百八十八章分飞燕

欧阳当然明白这联姻的好处。自古来，两边联姻，基本就不会打仗。这点被赵玉充分利用，别人联姻不打，我赵玉可没说不打。联姻是联姻，打仗是打仗。两码事。而和辽金联姻成功，辽人就会以为，大宋战略是隔岸观火。这样一来，两年后，宋三路齐，倾八成全国之兵，胜算在八成之上。欧阳回答："回陛下的话，微臣暂时还不想娶。再说微臣官小言微，微臣听说蔡相左夫人新丧，不如……"

"混帐"赵玉不满道："怎可乱议朝中重臣。"

欧阳道："陛下，干脆就这么僵住。反正辽人联姻于否无所谓。他们只要求大宋不和金联姻。而金人那边也好办，就找个借口拖上一两年。"

"换个办法。"扯淡，拖一两年，人家就警惕一两年。

"还个办法也简单。陛下可以收完颜兰和尚公主为义女。都封为宋之公主。而后从宋出嫁给辽金。这姻算联了。"欧阳道："金人肯定也想过陛下为难，这么一来两碗水端平，让他们自己折腾自己去。"

这个办法倒还行。宋辽是兄弟之邦，皇帝按照年纪互相称呼兄和弟。说尚公主是赵玉的女儿也说得过去。金是宋藩国，完颜兰更没问题了。收了两人，再嫁两人回国……这点子怎么听上去这么无赖？不过毕竟算是解决这个闹剧的办法。

这事了后，赵玉和欧阳说起了武器的事。随着铸造工艺的增强，而今重炮可以打出七八百步之遥。杭州舰队已经优先开始更换。不过这制造起来还是比较麻烦，所以换也只能换一部分舰队。

和欧阳说事，比和其他人舒服得多。欧阳正经说事不扯淡，不会云山雾里说一堆，而是以利字当头，一针见血。而且欧阳说事也没什么顾忌。再者从见识面来说，欧阳去过辽、金、西夏、波斯、大宋南北，对时事了解很清晰。和赵玉这深宫之君相得益彰。

"欧阳，你觉着对辽战端一开，我们有几成胜算？"

"回陛下。"欧阳知道赵玉有点焦虑："但凡在他国打的仗，即使败，我们也败得起。我败国力缩减一分，而敌胜国力就缩减五分。打不打败仗其实无关紧要。最重要是打仗不能破坏国内生产秩序。西夏人就因为全民皆兵，有兵无民，结果后继无力。而辽对金，进行征兵抽丁制，必然严重干扰本地生产，是以牺牲基业换取兵源。所以只要前线打前线的。后方生活不受到破坏，即使本次不胜，三年后又可以再打。绵延打上三十年，别说是一个辽

国，即使百个辽国也挡不住这种打法。”

“有理”赵玉喜道：“朕问军机处，军机处却是和朕说，如此如此布置必然有几分胜算。但朕知打仗诸多偶然。比如护步岗达之战，如果不是辽国内生叛乱，女真人早就灭亡。看古代战例，黄河决堤，地龙翻身，失火烧粮，都可能导致最后失败。还有什么主将被刺，突疾病，那是数不胜数。朕不是将军，所以必须明了失败后的局面。”

赵玉顾虑不仅此，即使合金灭辽后，金人万一强盛不好啃怎么办？有没把握把金人驱逐到北方草原呢？这时候吐蕃、西夏或者大理有事怎么办？不过欧阳一说就通了，只要保持一定的卫戍力量，即使进入别国的军队打败了，也不伤大宋根基。五千万人，国库年入五万万贯，要铁有铁，要火药有火药。重新组建训练，两年内军队又可以恢复活力。

赵玉还谈起了玉州，目前玉州展很稳定，国内一年两次春秋补给就可以了。再有一两年，就可以一年一补给。而丝绸之路有了玉州当跳板后，变得非常繁荣。虽然欧洲和中东还是战事，但对宋商都给予放行乃至保护。而驼队回国，也无私带上各国商人。在商队中无论信仰如何，一律和平相处。任何争端由宋商队领队仲裁。

在西北道的宣化府特地开辟了交易市场。国外商人也可以进入大宋游览和到东京朝拜。缴纳一定金钱后也可以选择在大宋定居。但是根据欧阳上表说的，无论教派，任何人不得在大宋布教，违者杀无赦。欧阳可不想极端宗教进入大宋，那是非常容易造成分裂的。政策实行也看出欧阳的影响。商队从东方带走文明，也从西方、中东、印度带来了文明。虽然还没有消化，但可以预知，只要大宋不生内战，大宋将来必定是非常先进的国家。

内战，说好听点就是存在反*政*府武装。比如太平天国和红军，都属于非政府掌握的武装。这种在现代是没有一个国家容许存在的组织。而中国五千年历史，几乎可以说是内战五千年。一个个辉煌的帝国因为内战而衰败，都是上位人的野心导致。

赵玉和欧阳吃午饭时候也说到这事。在赵玉统治以来，政策得当，只有第一年有一起农民起义，接下来都是风平浪静。本地官员已经不会去想如何讹诈穷人，而是想办法引进场业，富裕本县后再贪污。想比之下，后者不仅好看，官声好，而且捞钱容易，赚得多，并且没有后顾之忧。

欧阳表示，坚决杜绝内战。内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互相消耗一加一可能等于无限大。军权赵玉抓的很紧，说抓有点不恰当，但是能保证各路的忠诚度。欧阳认为，赵玉目前声望，只要不是有太大过错，宋已经不可能出现内战。

原先比较尖锐的矛盾是，因为商业的展导致地主雇工减少，工和农对

立。由于非法移民的出现，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赵玉对欧阳很直接说，贩卖人口她早接报，不过暂时不想动，但也不希望这事妇孺皆知。让欧阳警告那些商人稍微收敛一些。

当然赵玉也有恼火的事：“欧阳，这阳平钱庄银票是行了。但这宋纸币还能行吗？”

“陛下，现在银票每年行多少，钱庄都有上报。陛下只要稍微抽点税，不就可以了？陛下想钱不值钱，税抽重点，钱庄就多行一点。陛下要钱值钱，免了税，钱庄行就少一些。这样变相的控制钱庄行的银票。而且还不用朝廷来办这麻烦事。”

赵玉不满道：“怎么什么事情你一说就轻松解决？”

“那也要陛下信任微臣才是。”

赵玉一笑道：“而今大宋从海从陆已经是四面扩张。朕听说还占据了淡马锡，刑部上表，说西北军道已经繁荣，让朕把流放地改到淡马锡去。朕一想有意思，就让户部把淡马锡归到了宋土。”

“陛下英明。”

“英明说不上，朕学你的，有便宜就占。”赵玉道：“户部统计，去年一年，海外商人生意，和丝绸之路收取的税金就占了国库的一成半。还是你有眼光，如果不是你一力要求成立杭州舰队，哪来的海商。只不过，有大臣屡屡上表，说朕失了国体。说大宋乃是君子之邦，怎能强取豪夺，实在有违圣人之教。”

欧阳问：“陛下怎么回答的？”

“朕把他们叫在一起说，朕是女子，不是君子。”

“哈哈”欧阳乐道：“陛下真绝。”有威望是人妖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朕是看明白了。宋建国近百载。可是对辽年年入贡，对西夏小国亦是年年送礼。对吐蕃和大理还要小心哄着，买的劣马，朝廷给良马价。为什么？就是欺我华夏无人。”赵玉道：“而今大宋狼烟烧起，兵甲整齐，但反而是四海升平。军强则国强，国强则民富，民富则国盛。”

“陛下英明。”欧阳衷心赞叹。现在还不是地球村，即使是地球村也是靠拳头说法。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等，美国强大，他们军队就不叫侵略。而强大不仅是军力强，经济要强，国力也要强。国力涉及到科技、人才、金融、教育等等领域。你没军队和人家君子之谈，谁理你。你有军队后

再君子，别人只能和你君子。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君子也是有杀伤力的。

赵玉口风一转道：“但……朕可自律。朕百年后会有多少君王会如此想？”

“……”欧阳埋头吃菜不回答，这问题不能回答。总不能和赵玉说，实行君主立宪或者是民主监督制度。不小心这就是最后一餐饭。

“朕知道你有办法，说来听听。”赵玉左右看看道：“都退下吧。”

不说是不行了。欧阳道：“陛下不是有皇家大学吗？让有资格接任者去大学历练学习。而后再放到地方为官。这样就可以比较简单筛选出来。”赵玉这皇位可是有不少人看上，一群王爷的世子，甚至是非嫡子都知道大家有机会争斗皇位。赵玉也有心培养几名接替人，或者是可以信任的左右手。

听欧阳这么一说，赵玉点头，这倒真是一个办法。而且也可以一碗水端平。谁优秀一目了然。如果能将这样考核制度延续下去，大宋强盛一千年也不是不可能。赵玉道：“历代亡国者多是昏君，此法好。”

亡国的未必是昏君。欧阳心里道，明崇祯皇帝人家比老牛还勤奋，而且胸有大志，也有才能。但是社会矛盾太激烈，已经不是皇帝可以左右。制度要人命啊

赵玉点头：“还一件事，玉州律法制度朕看过了。”

欧阳忙道：“回陛下，这玉州毕竟情况特殊。”玉州设立有议席，各民族都有份，类似参议院。但是权利要小得多，暂时不得干涉军务，并且对政务的投票也只针对不动摇根本法的议案。也就是说李光似乎权利不大，他的作用就是保证基本法不受侵犯。具体农、商务由议员提出提案，再通过。而基本法是欧阳订立的，为了在各民族中保持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内部和谐与否非常重要。要说这么麻烦的事其实是为了一个重要目的，削弱宗教在国内影响，国大于教或者法大于教。只要内部团结，再加上波斯这个准盟友，玉州才能屹立不倒，直到最后同化民族。

如同现代中国，各种宗教都有，但是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即使是信徒也少有过激的举动。欧阳一直认为中国政府这点做的很好。虽然给予宗教人氏一些特权，但是换取了宗教的号召力。

要说玉州到底能支撑多久，十年？百年？千年？说实话，欧阳心里也没底。不过据欧阳所知，玉州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非常不团结。从n次的中东战争就可以知道，联合阿拉伯国家n次没打下不大的以色列，并且次次被打败。

欧阳见赵玉没出声解释道："比如一名东正教教徒和一名伊斯兰教教徒因为争论谁的信仰是真神而打起来。如果没有合适的律法，很可能会造成大规模人员冲突，最后导致国家分裂。但有了律法之后，就有个地方说法。律法不和你讨论谁是真神，因为根本法规定，信仰自由。律法只追究责任。比如甲侮辱了乙的信仰，甲获罪。普通争论动手，先动手者七成过，后动手者三成过。煽动攻击他信仰人，判斩。而最重要是议员们，议员们是拥护根本法的，这样一来身为信仰领袖他们自然会想办法平息事态。最重要一点，议员们很清楚，国家倒闭，对他们这样上流人来说，是最没有好处的。所以他们保护根本法，就是保护自己利益。如果没有律法，他们也无法压制宗教狂热导致的仇恨。"

赵玉点头："欧阳，你不当宰相，屈才了。"

"……"这话什么意思？欧阳纳闷。

赵玉不理会道："刚收到玉州的消息，大食、大秦很多人迁徙玉州，而今玉州总人口已经有六十万左右。但汉人的不足十万。难道你不担心，汉人被他们同化吗？"

欧阳笑着回答："陛下过虑了。根本法中虽然设定了三种语为官方语言。但是一家'商人'私人开办的学校，只教授汉语。而其他民族，似乎根本对学前教育不重视。语言在，精神在就在，精神在就只会同化别人，而不是自己。再者据微臣估计，这一二十年，玉州不会重燃战火，依靠教育生根，能将未来一代年轻人掌握在汉学手中。"

赵玉仔细想了好一会才点头，认可了欧阳的说法。

欧阳这边还有点事："陛下，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吗？"海上丝绸之路，是波斯在唐中叶趁唐内乱，垄断丝绸，而后唐开辟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当然，泉州港就有官方设司。"赵玉道："据朕所知，这海上虽然运载大，但是远航却少有船走。一年不过一两艘而已。听户部说，主要是远航补给困难。太上皇在位时候，曾经大手笔十船货，但没想沉了三艘，到了哪个国家又被抢劫。最后实际只回来三艘。"当时虽然有丝绸之路，但是基本局限在东海、黄海和东南亚一代。去印度已经算了不起了。一般是卖到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人转运到地中海国家贩卖。

这些东南商业协会早在干了，但欧阳说的另外的事，拿出一张地图走到赵玉面前放下："陛下，这是微臣在玉州好容易拿得的地图。陛下看，而今淡马锡港口已经稳固，东南商业协会有意组织2o艘，或者更大规模商船，由淡马锡做为跳板，过印度到达非洲，再进地中海，黑海，最后是玉州。东南商业协会的意思，在非洲再寻找一个港口做跳板。如此一来，就可以完全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而不用再被阿拉伯人转手一次。"

“商业协会有这心，倒也不错。”赵玉拿地图欣喜道：“可为，大有可为。不过……商业协会做就做了，为何还要你和朕说，是不是要朕帮什么忙？”

“陛下英明。”欧阳拍下马屁道：“商业协会希望朝廷能派出二十艘补给船，再三十艘战船护送，因为淡马锡之前就是海盗聚集地。微臣当初接旨对战船结构进行核查的标准，就是以远航为标准。但说实话，微臣对此道也是半桶水，是不是能绕行回来，会有多少船只回来，微臣真不敢肯定。”

“这话和你欧阳性格一点都不配。你就是在推卸责任。”赵玉把地图放一边道：“准了。既然商业协会敢冒险，朕难道就不敢？不过，你觉派谁为主将为好？”

“这个……”欧阳还真没想过。

“宋、辽、金局势复杂，岳飞定然要坐镇舰队，不能轻离……”赵玉问：“梁红玉怎么样？毕竟她和你夫妻一场，多少也知道些东西。”

欧阳正色道：“回陛下的话，据臣调查所知。这非洲到地中海一路对女性甚为歧视。如果知道堂堂大宋舰队主将竟然是名女子，恐怕对我宋看轻三分。”

“哼”赵玉冷哼道：“女子就不如男吗？朕出战船八十艘，补给船三十艘，禁军一万名。封梁红玉为钦差便宜行事。谁敢对梁红玉无理，就是对朕无理。”

“这个……”欧阳大汗：“陛下，这要抽走一百多艘船，恐怕岳飞此地吃紧。万一有战事，根本无船运送禁军突击敌后。”

赵玉摇头：“这个不用担心，连你也说再有两年再行论战。这两年时间，即使船队回不来，难道我们就不能再造。明年恰巧就是武举恩科。”

“……”欧阳昏迷，老婆没事跑去地中海，自己找谁**去，又要建立港口，又要巡查玉州，没一两年回不来啊。竟然忘了赵玉最大的忌讳就是说女人怎么样。该死的周安，竟然出这个馊主意。

第一百八十九章起航

吃个饭，把自己老婆赔进去。欧阳和梁红玉可是有协议，如果**偷出了小宝宝，梁红玉就得辞职回来当老婆。这事还没弄成，怎么又要远行了？欧阳闷闷不乐，充分体会到梁红玉当自己老婆时候，自己跑路一年半载时，梁红玉的孤独。其实欧阳是不愿意深想，这饶行半个地球，危险无处不在。台风、海啸、疾病、哗变等等都可能出现。更别说航路根本就是在摸瞎。虽然有自己画的地图，但那地图有可能少些东西，也有可能多些东西。最少非洲形状自己绝对是画错了，因为不可能是个椭圆底。

如果从公事来说，这航行好处非常多。东西交往、熟悉洋流水文、开辟官方航线、稳定玉州，友好欧洲。带回技术、资源、材料、种子等等。如果不是自己老婆就算了，但……欧阳出宫门，有点冲动想回去和赵玉说，我也去。可惜他知道赵玉不会同意。赵玉哪不知道危险，派别人去舍得，让欧阳去冒险就不成了。这人关系到经济、军事、外交等等领域。不是梁红玉一名武将可以比拟。

欧阳现在手中有一道圣旨，这是昨天下午，赵玉召集相关部门研究后下的圣旨。任命欧阳为杭州军路观察处置使，联络一干事宜。观察使又是众多宋官中一门中央派地方差遣。名头是虚衔，无职掌，无定员，亦不驻本路。主要任务是考察武臣。也是为难赵玉，总不能编个教导使的职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这个职业看起来比较合适。

观察使属于吏部或者兵部派遣官职，和朝廷直接派遣巡查使地位不能比，欧阳没一个跟班不说。连路里的高级文武官都不用接待。一般派个主薄打接待。因为有规定，武将是不能和观察使私下或者明面有太多接触。

于是只能是麻烦几个熟悉衙役当小弟了。准备上船走水路去杭州时，欧阳突然想起一事，折回了户部。去户部干什么？拿工钱啊。宋俸禄知县之下是县里直接扣，而欧阳实质上属于派遣的中央官员。他的俸禄可以由户部每几月送一次，不过他派差遣后一直没交代。这回头找户部官员，户部官员楞了好一会，而后开始找资料。这么多年了才来拿俸禄的人可是大宋第一个。

十几个户部成员整理了两个半时辰才大概计算出来。七年俸禄是一千三百九十二贯，还有另外差遣正俸，有钦差正俸、监军正俸等等是三千一百二十贯。而后还有猪肉六百二十斤，禄粟二十一石。除了这些还有职钱、公用钱、职田、茶糖钱、给卷钱、厨料、薪炭。还有谦人（仆役），谦人衣料、冬棉、绢、春冬衣、薪（柴火）钱、碳、盐、马料……别说户部肚子在骂欧阳娘，就是欧阳也深感歉意。换别人就算了，欧阳当了几份差遣，钦差一种给法、监军一种给法、巡查使一种给法，还得计算哪年哪月干了多久。还有主考官也干过，还得计算封院钱。更糟糕是欧阳结婚了一些时间，还得算梁红玉那份，更更糟糕是欧阳六品到八品都干过，那又是另外一种算法。欧阳

看几十双忙碌血红的眼珠保证，如果换了任何一个知县，今天就别想活着从这出去。

等大家完全整理好，再找欧阳，欧阳早就跑路。十几个人今天什么都没干，全帮一个小知县打杂了。他们哪知道，要知道算这么烦琐，欧阳打死也不会来要。因为欧阳知道，这么耍人家，户部肯定要给自己穿小鞋。比如盐巴、柴火一般折钱放，这些人肯定会实物放，玩死自己。就说盐仆人老婆七年全加一起是三十一石，相当于几千斤。倒卖官盐也是犯法的，几千斤盐你说得吃到多久？

……

汴河出，而今宋水路交通展迅。看先富裕起来的各县，不靠海也靠河。当然依小溪是另外一回事，只能折个纸船玩玩。阳平商人和杭州商人还成立了河运公司。再一些经济达城市都设立有船点。不仅有运货的，还有运客的船。乃至欧阳的小包船。河运也带动了纤夫业的展，毕竟河不是海，水流影响很严重。而欧阳看纤夫询问后得知，这些纤夫除了部分本地人，还部分是金、辽、日本和高丽的非法移民。

欧阳虽然是现代人，但见了非法移民后却没有任何制止的意思。他想着是如何去规范这个市场。让非法移民付出青春和一定劳动后，得到一定的回报。他也考虑到劳动力竞争产生的矛盾。不过按照欧阳所想，这些非法移民比较低，又举目无亲，真落户大宋后能出人投地，自己也是欢迎的。

欧阳最近带的都是张三和李四两人。王五赵六有老婆孩子。白莲女生，最好留在一地看能不能出点爱的火花，那年纪即使放在现代也是剩女。张三李四二十出头，未婚，武功不错，人又机灵忠诚可靠，是左右护法的选。

……

杭州军路已经收到了公文和委任圣旨。公文是朝廷的安排，而圣旨则是对官员的委派。按照以上所说，本次不仅只上商货这么简单。一些皇家工坊已经开始制作能代表大宋的珍贵精美礼物，本次海路原则是以商业沟通外交。随船的文官多达四十多名。这点也是封建社会的好处，皇帝定下思路，不用通过开会论证、讨论或者投票等等繁琐的手续，下面人直接开始实施。赵玉定下以商业协会友，礼部自然要出人、户部也要考察国外情况、工部也得去见见世面……三省六部除了刑部之外，全部有官员参加这次远航。

如此一来，准备时间自然就要延长很多。当是手工打造精美的礼物已经需要数月之久。玉雕、金镶玉还不能做，那些东西没有几年是弄不下来的。杭州军路，还得选派船只人员。先期前往淡马锡的补给船只也要上路。欧阳这时候才知道，美国打伊拉克就一个月，为什么事先要准备半年之久。

东南商业协会接欧阳指示，必须对即将远航的商船进行彻底的检查，并且开始采购商品。预计在三个月之后，远航船队才能成行。而欧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训。

培训第一课是语言培训，在座的都是欧阳的学生，也是本次要出行的舰队船长。欧阳语言解释很简单，就是自己在玉州时候学的。那玉州是怎么和老外沟通的呢？也很简单，德弗鲁瓦是东汉时期丝绸之路遗留在外的汉人所生的孩子，所以其粗懂汉语。

欧阳道：“我们的目标是学德、法、英三国语言中的一百句常用话。最低要求，我们说出后，对方听得懂。对方说出来，我们可以听不懂。今天先学英语，第一句就你好，我叫梁红玉。上面有标念法：哈罗，卖捏一死红玉梁。”

“……”下面九成*人喷了。

“不许笑，这是介绍自己。”欧阳正色道：“把笑的名字记下来，晚上不许吃饭。”

欧阳用了最另类的成法，用汉语标上常用短句。其实未必用得上，因为已经有定居在东京，来自法国的商人愿意担任翻译跟随船队。欧阳其实很是看不起中国教育部的英语教学办法。一开始学英文尽说让学生学习最讨厌的语法和什么元音字母等等。欧阳本身学英语就是不写先说。不背任何单词，先当一个会说英语的文盲。在一个民间结构调查中，八成恨英语的学生，就是因为搞不明白语法等问题而对英语失去兴趣。调查中现，这些学生并不讨厌说英文。只是他们不能接受考试中多写一个s和少写一个s就是零和一百的差距。而且各种语法让他们头疼脑涨。

最最让欧阳不能接受是在内地一个中学听到的，一个老师非常苛刻的要求学生完全念对，包括顶舌动作等等。但中国人都知道，南方人不习惯用鼻子音，对汉语中的g存在与否关心程度并不高。英国人也知道，即使是英国本地也有各种带方言的英语。但是要求对汉语都不讲究的人却去讲究根本就不懂的英语，实在是倒置本末。难道语文课朗读，有口音的都要靠边站？

如汉语，我们也经常用词不当。但是中学英语却是对用词不当非常苛刻。欧阳想法，学英语如何学汉语一样。先会说，而后再学。学有所成之后，再重点纠正语法错误。有口音有错误没关系，最关键是一句话说出来，对方听懂了没有。老外说：这个姑娘好亮漂，难道中国人会不理解意思吗？

一将无能，累死十四亿人。

欧阳在课堂道：“语言就是交流用的，但也是提高自己身价和别人看法的工具。比如说，来了一个国外使节团，他们的老大开口用汉语对皇上说：你

好，尊敬的陛下。也许他只会这一句，但是从这一句，我们也能看出这个使节团的诚意。所以身为大宋即将出访将军，会一两句的日常用语，不仅是对他国的尊重的一种表现，更是让他国提升对我们好感的一种捷径。我大宋再威武，也不可能真的把全世界国家都占了，俗话说远交近攻。在一路中，你们身为宋方的高级代表，必然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接待。你们丢人就是大宋丢人，你们被侮辱就是大宋被侮辱。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群学生同声，这才感觉到自己不是单纯去护航这么简单。而是身系国家荣誉，让这些军人压力很大。而古往今来，军人视荣誉虽然不至于都是生命，但也看得很重。欧阳就是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代表是国家。

一干包括几名五品的将军都在欧阳教导下，努力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接下来课程是礼仪课，本来是礼部尚书来教导出使礼节的，但说了几句被欧阳踢到一边去。扯淡什么君子德行。欧阳道：“忌讳有客人来你家做客，你们当然欢迎。但是客人如果说了做了犯了你们忌讳的话和事，恐怕你们就不会很欢迎了。就比如你们吃鱼，要吃下半部分。你们会说：‘把鱼顺一下’，如果有个不懂事的人说‘把鱼翻一下’，恐怕即将出海的兄弟们心理多少会有点不痛快。”

“打听**最为忌讳。比如打听别人收入多少，打听和其比较亲密女性是什么关系，打听父母在哪居住等。很多似乎我们看起来的礼貌，但是对地中海国家来说却不礼貌。当然，我们还得过天竺这样佛国，大食也会停靠，各地风俗皆不一样。不是我吓你们，如果你们在大食拉下一名女子的面纱看，会被视为公敌群殴。当然尊重他民族同时，也别贬低我们民族。”

……

欧阳教的辛苦，学生们也学得累。由于是全员集结，在杭州两个月，欧阳甚至都没机会和梁红玉幽会。不仅是朝廷，皇家报和民间都很关心这次远航。如此大规模的官方海上远航访问和商业交流，绝对是历史第一次。如果顺利，将在大宋和地中海开设三到四个常驻港口，那将来海上丝绸之路，将辉煌无比。当然辉煌后面也要看到几个港口的血腥。

比如淡马锡在八世纪时候就是个海盗村。而后在宋这个朝代形成了一个叫‘龙牙门’的类似部落的群居生活。居民数万，出售淡水食物，也有部分当客串海盗。据研究，即使到了现代，东南亚的海盗比世界任何地方海盗要凶残，他们洗劫财物而不是索取赎金，一旦被其擒获，鸡犬不留。

杭州舰队运送四千人登陆后，利用武器优势、战斗素养，将淡马锡血洗了一次，青壮男性基本被杀光。所得财物全部由士兵分得。而后修建港口，常驻军队。但此事并非朝廷授意，而是商人串通了军队。军队拿了财物也没

处销赃，但商人有办法换成宋钱。而商人就得到这块土地，可以开展航运，也可以开展种植，剥削本地劳工剩余价值，和就近掠夺的人口。

资本论说过，百倍利益就会怎么样。而今淡马锡已经完全在东南商业协会的控制之下。因罪配来的的宋人可以在当地女性中自行挑选伴侣，而这些罪犯的地位高过本地任何人。要不有人说，淡马锡是配充军的好地方。

欧阳当然也知道东南商业协会会用什么办法控制淡马锡。他还听说淡马锡对周边岛屿住民进行的人口掠夺。朝廷也知道，还特意派出御史去查证。但到了淡马锡却只看见一片和详和港口的忙碌。

当然东南商业协会不是傻蛋，由于潮流和气候的影响，、附近很多国家船只都停靠在此淡马锡。东南商业协会还特别设立了商业码头。周边国家对宋人占领淡马锡还是比较称赞的。而部分商家从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大宋，这些称赞的话自然也传到了朝廷的耳中。于是血腥的一面被遮挡了起来。

驻守在港口士兵，不仅有大宋军饷，而且可以拿到东南商业协会的红包。如一名士兵说的，朝廷给的钱只能喂只猫，商人给的钱可以喂两只大老虎。八年一转后，他们回到宋土就是标准的小富人家。

……

随着各方准备齐全，八月中旬，第一批远航舰队即将离港。杭州城万人空巷，齐聚萧山。从岸上看去，百来艘船只密密麻麻铺满眼前大海，秩序井然。所有船只轨杆上都竖立一面‘大宋’旗帜。蔡京代表赵玉念读了一篇檄文，身后跟随几十名京中二品到五品官员。最后点响炮，主船号令起锚升帆。日出之下，甚为威武。

张三一边感叹：终于是不用阳平杭州两边跑了。

李四问：我在杭州相好怎么办？

欧阳看着船队消逝天际，心中还是有点惆怅。本次出航，梁红玉为主将，李宝为副将。周安一女周屏和一侄在船上为商人龙头，另有百名敢冒险商贩同行。第一站是小队访问暹罗，主队直奔淡马锡。第二站是分两队天竺和大食。第三站是小队伍的大食。大部队过好望角，在非洲寻找港口休整等待访问大食的小队舰队。接着就北上前往地中海，这是航行的重头戏，预计要停留半年左右。最后一站就是玉州。

在欧阳勾勒的三条线中，这条是第一条。舰队回程，李宝将走第二条，由地中海北上继续访问北欧国家，而后朝东，沿俄国海线，在白令海峡的东侧阿拉斯加设立简易不驻军港口。而后朝南回大宋。

第三条线就是美州线。这条目前商业价值很低，还要等这两线回来情况再做决定。

周安道：“欧大人，此盛况可少不了大人之功。”

欧阳苦笑：“周掌柜，这要回得来才知道是功还是过。”

周安道：“大人过虑了。按我说，即使到不了地中海，能开通到大食的海路，商业协会就受益非浅。”

欧阳笑问：“周掌柜的东南商业协会是不是积压太多货，要让这些国家给消化消化。”欧阳可不是无地放矢。宋朝生产力本来就高。再加这几年潜移默化的重商轻农，和资源整合垄断的生产，货物充足。

第一百九十章意外

周安笑道：“大人，这一匹丝绸在宋能卖几个钱，但运出去身价徒增十倍。再换成珠宝、香料回来，身价又增十倍。百倍的利润。再者说这阳平商业协会实力太强了，特别是西北道连成的生产基地，价低质好。这宋国内有七成买卖都是他们在做，我们也只好从海路赚点小钱。”

“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赚自己的。互相不冲突。”

周安客气道：“也好得大人协调。否则就说这此远航，阳平商业协会必然要分一杯羹。而后慢慢的进驻航运。我们东南的商人只能是去喝西北风。”阳平商业协会资金雄厚，而且和朝廷重臣交往频密。这些都是东南商业协会比不上的。周安很欣慰阳平商业协会商家们的自律。当然他也知道，这功劳大部分是欧阳调解人做的。

周安递过一份契约道：“大人，这是东南商业协会的一点小意思。”

“一点小意思？”欧阳接过去一看，哈这契约上面有十项产业，包括海运公司的一成股份。这不是小意思，按照去年赢利，欧阳有这契约，年底可以分红七十万贯。欧阳把契约放回周安手中道：“周掌柜，我不会因为有这契约就帮这东南商业协会，也不会因为在阳平商业协会有一成股份就帮阳平商业协会。多虑了。”

周安忙道：“我们绝没有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大人指点，还有大人帮助各种机会的出现。东南商业协会也没有如此规模……”

“周掌柜”欧阳道：“阳平商业协会是我最早投的钱，因为是无奈，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投，恐怕成立不起来。再说我欧阳虽然比不得你等身家，但举手投足百来万贯钱还是比较轻松的。再说，周掌柜是让我空手套白狼，这种事要干了，将来南北再有纷争，恐怕我就说不上话了。”

周安见欧阳已决，无奈收了契约道：“大人，将来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来找东南商业协会。我等要皱个眉头，就枉自为人。”

“周掌柜客气了。”欧阳看最后一船也消失后道：“人已走，我们也该散了。”

一名大学士将一诗留在了萧山，刻在码头一块光滑的石壁上，赞叹王师威武之气。也许他们以为只是一个壮举，但欧阳知道，这此航行无论成功与否，梁红玉、李宝的大名在历史上已经不可能埋没。

……

没了定时和梁红玉幽会，再加四海升平，欧阳的闲暇日子又到了。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即使再精细的计划也有意外这东西来阻挠。

意外出在了贫穷的西夏。西夏内乱了。越穷越乱，越乱越穷。党项八族由于一族已经被萧银游说定居在宋西北军道，所以只剩余七部。这些酋长一般都是担任各州的刺史，坐拥一地。但由于地盘的缩水，族和族之间，族和皇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矛盾是任何时代都有的产物，宋也有矛盾，特别是欧阳挑起兴商之后。但是宋利用对外战争，比较轻松的化解或者是延缓了国内矛盾。西夏人也会这一手，当内部不团结之后，就会集结犯宋边，这是他们近百年来一直使用的手段。

宋朝已经今非昔比，特别是西北军道兵强马壮将强帅猛，几年的磨练已经成为大宋最为精锐的禁军。但事情还是生了。

事情的起因是费听氏引起。费听氏本在宋占领区内，北迁之后，一直没有落脚供养地。再加西夏担心西北军道北侵，备战而荒废生产。费听氏生活更是艰难。身为游牧民族，当生活困难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掠夺。而西夏周边最容易抢劫的富裕之地，只有河西走廊的交易区。此区有两方驻扎兵营，一者隶属宋朝凉州，一者隶属西夏。两者之间有百亩的交易地。

由于此地无险可守，所以双方都没有在此地布置防御。宋只有维持秩序的一名转承节郎这一个九品武官带领一百军士驻扎。而西夏亦然，双方都认为此地一马平川，缺少任何防御价值。而这时候费听氏五千人杀到了。

西夏副尉带人拦截，被全部生擒。西夏方的狼烟已起，宋方立刻出兵，知晓情况后，转承节郎除了派人报信之外，带领百名士兵保护商队撤离。只不过行不足十里，就被追上。所有商人和士兵全部被杀，而后西夏方守军也被灭口。费听氏非常满意即将过上以前那逍遥的生活，携带财物和商人女眷从容离去。

这种事生在两百年前的话，是非常正常的扰边，没米没粮找中原。即使是几年前，西夏人也常这么干。但是生到现在就非常不对。此事西夏朝廷还蒙在鼓里。大宋西北道接报后，西凉派出援军只看见一片尸体，带兵正将勃然大怒。立刻上奏安抚司。韩世忠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兵力，并且让人紧急征召包括刘锜在内，在外训练的六名正将回来。

事情传到朝廷，朝廷也看出是单一事件，基于对辽战略，准备派人和西夏交涉，交出元凶恶。但朝廷没想到民间一片哗然。先是各地官员上表，称当地商人要求宋朝对西夏宣战。而后朝廷里分歧加大，文官建议是兴师问罪，而枢密院的则是拥护赵玉，让西夏交出元凶恶。他们明白，一旦对西夏

用兵，对辽战略绝对要再延期。

阳平商业协会态度最为激烈，此次被杀的商人中可有两个重量级人物，乃是原始股东派去交易区实习的两名阳平大学毕业很有前途的子侄辈。阳平商业协会对朝廷软弱行为表示极大不满，同时表示，如果朝廷不能保护西北道商人的安全，商人们将从西北道撤离。

商人说的很有道理，没有一个安全的生意环境，他们是不会呆的。而同时西夏才接到使书，但对费听氏酋长迟迟不动手。也不是他不想动手，而是有三个丢地的部族都对费听氏表示理解。而在事情近两个月之后，民间声音稍有平息之时，瓜州遭遇了党项族野离氏的袭击。

但这次野离氏没那么幸运，事情生后，已经有一名正将带领部下在沙瓜两州训练防御。一接到警报，正将立刻出兵，一万三千多人将三千野离氏人包围起来。被杀死部分后，野离氏酋长儿子带部下投降。

似乎很平静收场，但是事实是，商人开始大规模撤离。当地雇工全部被抛弃，商业协会全力转运设备、粮食和皮革等成品或者半成品。经济遭受破坏事小，当地社会引大混乱，西北军路立刻进行军事管制。虽然赵玉派出欧阳连同户部和商业协会商谈，但商业协会表示，为了保证商人的安全，将全部撤离到拢县以南。欧阳的面子和他们性命比较起来，似乎并不值钱。

在十一月底时候，朝廷和商人达成初步协议，西北军路加强了对商人的保护，商人恢复生产和雇佣当地劳力。这年冬天特别寒冷，特别是西北这地方苦寒。如预料之内的，十二月上旬又生了掠夺事件。虽然由于派兵及时，没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是商人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就连本地部族也向安抚司反映对朝廷的不满。

此事拖已经不是办法。西北军道和西夏边境线很长。河西走廊接壤，沙瓜州也接壤，灵永乐也接壤。如果朝廷没有有效的措施的话，已经繁荣起来的丝绸之路必然因为匪患四起而重新萧条。到了现在，朝廷终于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否则开春之后更加难办。于是年节前二十天放假旧例被取消。

……

欧阳没管这些事，就是按照朝廷要求和商业协会进行交涉，交涉无果他也理解。西北军道太广了，要防备吐蕃，还得在黑汗囤兵，还得训练，兵源本来就不算多，更何况是那么宽广的边境线。朝廷也没打算再麻烦他老人家，年末除了年节赏赐之外，就没来人了。

不过这事毕竟是大宋目前最热门的两大话题之一，自然是要议论的。还一热门话题自然是远航舰队。据淡马锡来的消息，舰队已经全部离开淡马锡，阵容完整。预计在海上或者是天竺过年。

欧平就比较疑惑：“你们说这西夏怎么迟迟没动静？”

“不是没动静。据没表的可靠消息说，西夏朝廷正在努力和各方部落交涉。”惠兰道：“但是没办法，党项八族，虽然现在只剩七族，但是采食地少了一半。再加西夏去年和今年备战，国内生产情况很糟糕。连李乾顺吃的未必比我们现在好。所以西夏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东西给这些部族。”

甘信道：“欧平你算算，就算是一个皇帝生四个孩子，一个当皇帝，另外三个是不是要当王爷？人多了，东西自然就少了。西夏现在才剩几个州？再加很多人羡慕西北军道人生活，都逃到过来，人口凋零。今年冬天来得早，也来得狠，那些部族酋长过掼了锦衣美食，既然没地弄吃的，就打劫去了。以战养兵，一向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想法。”

欧阳道：“主要是现在西夏朝廷已经号令不了这些部族了。人都有私心的。如同猫一样，既然主人不给好东西吃，那就换一家了。几年前那场战，真是耗干了西夏人的骨血，逼着他们放下锄头去当强盗。”

王保福问：“哥哥，那皇上为什么不出兵呢？”

“皇上惦记着别的事呢。”欧阳笑道：“小孩子别参合这么多。吃完出去玩吧。来，先给你个压岁钱。”

“一贯？哥哥真小气。”王保福笑道：“去年我出去转一圈，竟然收了一千多贯的压岁钱。”

“……”欧阳黑脸问在坐的：“谁给的？”

展铭边吃边道：“大人，这一路走出去，谁不知道保福是你亲妹妹？阳平又是商人云集之地……保福，今年要坐船到白云区玩，有钱的都在那边。”新县衙是甘信坐镇，欧阳还是住在老县城的衙门内。不过现在不是县衙，全部加一起是欧阳的私人住宅。

“恩，我这就去。”王保福扔碗筷跑路。

甘信补充：“不是银票不收。”

欧阳汗：“你们……”

苏家姑娘笑道：“大人不用担心，保福就是和小孩比赛。回头还不是交到你这。保福很乖的。”

“恩”欧阳点头。

继续聊天，欧平先说话：“少爷，我反倒有点担忧。”

“担忧什么？”

“少爷没见，现在是商人在逼宫朝廷。逼朝廷改变对辽计划，而对西夏作战。”欧平和周屏混了些日子，说起来头头是道：“西夏北面地势复杂，即使是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两边兵，恐怕没有两年得不到太大战果。那对辽金计划岂不是要四年之后？大人也知道皇上，对辽之战看得甚重，各方又按计划准备完善，这时候出这个事，恐怕皇上对商人们会很不满。1”

欧阳摇头：“反过来说，商人已经有份量影响朝廷的决策。我了解皇上，最少目前商人还是利大于弊。即使将来要对商人下手，也会委婉的手段。我想皇上已经有点明白，大宋现在商为根本。牵一而动全身。应该也会知道商人是双面刃。处理得好就是双方互赢，大宋富强，可养之兵更多，皇上就更有威望。处理不好，大宋衰弱，纷争内乱，外族入侵都有可能。如果从海上说，除非皇上下禁海令，否则处置东南商业协会有可能东南内乱。对阳平商业协会来说，如果皇上想对辽金用兵，也不敢得罪他们。如果不对西夏用兵，将来对辽用兵，就没有商人敢跟进安抚地方，朝廷在这块投入人力物力，就非常大，并且地方还不稳定。”

展铭问：“大人意思是……朝廷已经决定对西夏用兵？”

“如果不用，则失信于民。”欧阳道：“皇上自为武功信义皇帝，必然知道如何抉择。”

“唉……又要打仗了。”甘信叹口气道：“这些年，几乎年年都在打。真怕皇上会穷兵黩武。”

“不会”惠兰道：“皇家报今年曾经做了一次调查，如果宋施行穷兵黩武政策，可以扫平西夏、辽、金、吐蕃和大理。宋可征召的青壮八百万人，比这些国家全人口加一起还要多。可制兵器铁石等等充裕。官仓囤积可供千万人四月足用。真穷兵黩武的话，那就太恐怖了。据了解，皇上采取还是稳定国内，对外扩充的办法，即使再打仗，对国内元气也不伤及。还有可能因为打仗更加繁荣。”

欧阳笑道：“甘信，你没见两大商业协会都非常支持朝廷对外用兵吗？不仅是辽和西夏，不少朝臣还上表对吐蕃和大理用兵。说是可以让大宋无后顾之忧。这些人都是和商人一个鼻孔出气的。占领地方越多，商人就越有钱赚。其实说起来，就是占领他国商人占领的市场。”

惠兰点头：“在这个大方向，无论是陆地和海上，朝廷和商人是一致的。就是对外用兵。宋占土地越多，商人就更加富庶。皇上千秋一帝，商人金银

满屋。各取所需。所以欧平，你担心皇上会对商人下手担忧很是无稽。”

“如果不打仗就难说了。”欧阳叹口气。要么说老美没事就打仗，这战争对缓和国内矛盾确实很有作用。不过……战终究有打完的一天，难道怂恿赵玉学习成吉思汗，一路朝西打过去？欧阳知道不现实。赵玉再雄才大志，周边几国搞定就满足了。不管怎么说，即使现在有矛盾，不可否认朝廷和商人还处在蜜月期中。除非不打仗，否则两者就有鱼水情。其实欧阳觉着打仗也是自己和赵玉的蜜月期。

……

如欧阳所料，开春后，朝廷对西夏下国书，除了要求交出恶之外，要求西夏赔偿给死难商人家属百万贯。并且保证将来不再生此事。别说是钱，就是人西夏也交不出来。费听氏是仅次于拓拔氏的部族。西夏战败和谈，他们本来就有怨言。其联合了另外丢失了采食地的两部族，要求李乾顺重新回到游牧时代。在他们看来，种粮食不如抢粮食来的快。

四月，宋终于动了。永兴军路从灵州出兵，强攻横山，威逼兴庆府。有了火器装备，外加破城开山的炸药包，重炮，横山不再有天险。一切在火器面前都是牛鬼蛇神。西北军路从西凉洲、沙州两路出兵。西凉州呼应永兴军路，沙州直取西夏军事重镇——黑水镇。

内忧外患还不算，西夏从商之人纷纷投靠宋朝，毕竟之前死难中也有不少西夏商人。刚出兵还不到三日，就有房当氏经过萧银老婆部落往利部落游说，接受宋朝管辖，并且派出两千青壮配合宋军。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辽人也想分一羹。西夏一时间是四面楚歌，虽然依仗宋军地利不熟，水土不服，还可以顽抗。但即使是李乾顺也知道，这么下去，西夏是迟早要亡国的。

而这时候，西夏人出阴招，突然向辽称臣，愿意把西夏钠入辽国版图。而辽方一时间还真不敢答应西夏。而宋朝听说此事，派使节前往辽国。一时间风云四起，连锁反应之下，宋、金、辽开始准备全面战争。百年来，几个互有积怨成死仇的国家开始准备大赌一场。

第一百九十一章奴隶贩卖

2楼

欧阳看见了临潢府记者回来的分析报道。记者调查，辽人是很希望拥有西夏全境的，但是又顾忌宋的态度，但是明面上却不说因为怕了宋。欧阳很不明白辽人是怎么想的，对金战争如火如荼，却还惦记西夏这边利益。而后看分析才明白，辽人主要是是担心西夏灭亡后，辽宽广的边境就要同时面对宋朝的三路重军。西夏对辽人来说可谓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拿地图一看，这辽的疆土不是一般的广阔，西接俄国的西伯利亚，而上京道没有多少驻军，宋人如果占领西夏要北侵的话，辽国就根本没有设防重点。不象河北路，出去还有纵深，有时间调集兵力进行包围。所以在辽朝议上，有见识的大臣和武将都坚持要保护西夏，最少多个盟友帮助。而也有不少人认为不能为小利盖和宋交恶。两边争论的焦点就是，宋有无伐辽之心。如果宋无伐辽之心，这西夏自然不能帮。如果宋有的话,有西夏在策应，宋军对付辽国还是比较吃力的。

宋这边也有担忧,原先的攻辽计划是西复中立情况下做出。如果辽和西夏联为一体，恐怕伐辽难度将会增加很多。相比金国就沉稳得多，只要辽调走兵力，金国必然会全力进攻。只有以战养战,才能让金国富裕强大起来。

而就在几方斡旋的时候，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兵了。按照计划从三方向出兵。西北军道两路前进比较容易，虽然有些许抵抗，推进还是比较顺利。永兴军路啃的是横山这块硬骨头。即使有火器的帮助，但行进也比较缓慢。而且这一路西复军民抵抗意志很强，永兴军路感觉非常棘手。

西夏凉州北面的地势可是不一样，那边都是西夏主要畜牧业的场地，高山大川，陡峭山壁，这让禁军很不适应。特别是火炮的运输用不上畜力，非常困难。

西北军路从沙州出兵的先前顺利，而后也得面对这个问题。此路主将刘锜命令丢弃重炮、火箭车。朝黑水镇全前进。而西凉州兵的韩本部，几乎毫无抵抗的通过河西走廊,但接下来就要面对囤兵过十万的兴庆府。

**家们还在诗论指责,宋朝就进军了，这一手让辽人有毒意外。在辽的印毒中，宋朝一向喜欢息事宁人，而这时候敌我还没分清就敢贸然进军，确实是让他们没想到。

阳平军厂最近很繁忙，最主要业务就是火举药的调配。东京造作局强大生产力，源源不断的制造出战争机器。

已经是盛夏时分，欧阳很悠闲吃上了西瓜。西瓜的来源一直有争议,但可

以肯定是在欧阳修之前，宋朝已经能弄到西瓜了，名为寒瓜。除了定单增加之外”欧阳没觉这场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打赢自然是好,但打输了关系也不大。虽然阳平商会有点动作，但普遍来说,对西夏现存国土兴趣不大。最多也不过是河西走廊那片养马地而已。

他现在关心的是,白莲终于要出嫁了。对象是阳平大学一名临时教授。隶属阳平钱庄总部。结过婚,妻子难产而死口单身两年后遇上了来阳平大学值勤维护秩序的白莲。贼眉对上鼠眼，教授答应了白莲婚后还可以干官差，于是就看日期，对生辰八字。在阳平说八字不和的神棍已经灭绝，更何况是欧阳主导的婚姻，谁说不和百分百吃牢饭。

于是白莲顺利过门。接下来是一年一度的足球赛。娱乐活动不能因为战争而停止。要么有句话说的，商女不知亡国恨。战争是老百姓议论的话题，但是前提是不破坏他们的生活。如果破坏了，百姓对战争的支持率会大大降低。

阳平代表队继续以东道主参加比赛，但他早成了各家紧盯的鱼脯，谁都愿意和他分在一组。

上一届，竟然出现了十比零这样的比分,让欧阳感觉甚为丢人。但本次辽金都没派队参加，当然也因为本次足球赛关注度不高和皇家报主力宣传战争的缘故。

比赛结束后，欧阳根据赵玉指示，将去杭州一趟，会见东南商会各人,对非法劳工问题进行规范，朝廷将对非法劳工进行造册。这几个月下来,非法移民犯罪率上升，而且手段较为残忍。甚至还有纠结在一起罢举工事件。

罢举工，这事在民国时期，还有法国最为常见。欧阳去过法国,正巧碰到法国铁路工人大罢举工，乘坐欧洲之星计划搁浅。转而去航空公司搭乘飞机，结果被告之，八成机长罢举工两天。就这样，欧阳还是忍了。回酒店休息了两天,准备再去机场，但让他愤怒的是，今天出租车司机罢举工了。最后厚脸皮和当地警举察局联系，警举察局本着中法友好，派出巡逻车将欧阳送到机场。不过,,巡逻车先送了岳母回家才转去机场，欧阳到达机场已经过了入闸时间。但非常幸运的是，由于机修人员当天罢举工，本班机延迟三小时起飞。欧阳告别警举察时候才知道还有更幸运的，明天警举察局巡举警罢举工一天。

欧阳后来才知道，在法国单一城市部门的部门罢举工并不可怕，全国同职业一起罢举工那才是最最恐怖的，特别是公共服条设施有的仓国罢举工长达数月。以2008年为例，一月到六月巴黎生三十几起罢举工。而传统罢举工季节是在秋季。法国21世纪来，每年会生一起大规模罢举工,而且参加人数越来越多。

而中国的罢挙工只生在民国期间。现代中国人生活富裕，工作轻松，物价低廉、言挙论自由。是不屑去罢挙工的。

本次宋朝罢挙工生在陕西的小秦岭地区。小秦岭出金为宋金场最高,年出三千五百两。而集中茎断管理后”年出金达到了一万三千两。而如今黄金和铜钱比是一两兑换二十贯铜钱。这利润虽然没有欧阳军厂来钱，但也绝对算得上高赢利产业。

在矿上，为防止夹带藏匿，非法劳工一律只有遮羞布和工具。而宋劳工则受到阳平商会出台的劳动保护，拥有一定的自由和。罢挙工的起因是一个监工看一名日籍女子穿着**，光天化日之下乱摸一气，还拉到一边强x。最后这女子自尽而死，而官府根本不受理这案件。有道是民不告官不究。愿意来告状的都是没有身份的人，状纸也写不出来。有能力告状的多是宋人,但也不想做宋奸。于是非法劳工们生气了，开始了罢挙工，要求惩治工头。

事情已经解决了，为闹事的全部消失，所有人继续干活。工头调到汉江流域采金。而本次阳平和东南商会一起开会的目的是,杜绝此类事的再生。

“调戏就算了，还强x，最后还死了人。”欧阳敲桌子问：“难道你们不觉太过分了点吗？”

一名商人道：“大人,又不是什么大事。再说工头也赔钱了，船队把骨灰和钱带到日本，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如果为了一今日本人，把我们宋人给废了，我们向下面怎么交代？”

“可你们没想想,这么一来，这些干活的还有精神吗？”欧阳道：“我的意见是萝卜加大棒。最少得把他们当人看。否则事情传出去，来干活的人就少了。我觉着大同煤矿就不错，非法劳工七百人，每年选五个表现好的入宋籍。听说那边人都很拼命。”

周安点头：“我赞成大人看法。还有一点，我想设立个用工场。海外来务工的人放在一地统挙一招聘，不得私下**。过几天高丽和金国那边会来三百多人，有兴趣可以统一报名招标。”

苏千道：“各位，朝廷最近对非法劳工很有意见，这半年来，不少非法劳工逃跑到外面祸害百姓，有的还纠结十几个人一起干，前个月就是六个高丽人灭了赵家村赵大善人满门。你们看，是不是学厢军做法在脸上刺字，这样走到哪里，一眼就知道不对。如大人说的，我们当商人的还是要有点社会责任，不管严点，祸害了乡亲们那可过意不去。”

同安点头：“我东南商会这边已经商量过了，同意。”

苏千道：“阳平商会除了大人不同意外，其他股东都同意。那事情就这么

定了。还有就是朝廷要求我们造册，收到消息，是要对这些人收人头税。

此话一出，与会人员纷纷不满："有没楇错，从海路来就要白养他们一两个月，现在还要收税。"

"静一静"欧阳敲桌子道："税肯定要收的，收多收少的问题。关系打的好,收个象征性的费用可能就可以了。现在主要讨论，这用工场的地点，管理办法、以多少天为一次拍卖。"

肮脏的交易在商人口中如果是一门学科，欧阳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和一些老股东罩着，宋劳工处境不会好到哪去。商人追求利盖，而劳工对他们来说只是工具。经过商议，定杭州距离州十多里某地为用工场。所有非法劳工只能在此卸人。由海外用工股份有限公司统一购买后，定期举行拍卖。所有非法劳工造册上报，原则上用满五年将转为宋籍，并且放一定的安家费用。非法劳工必须用劳力偿还海运造成成本。不得猥亵、强又女性非法劳工。另外还有保障劳工的权益，比如一天最低伙食标准，为避免瘟疫，还得住区卫生。劳工意外死亡后赔偿等问题。还有重点是对劳工筛选要严格，有病的特别是有传染病的，不许上岸，原船送回。

会议最后，苏千总结：我们将继往开来，为所有来大宋的务工人员提供最良好的服务。

经过十天左右准备，第一届用工会在杭州郊区一家渣村举行。有三十几个公司参与竞争。现场治安由杭州府派出兵丁维持。低附近一米的大坑中站满了惶恐的非法劳工，他们的四面是持刀的士兵。张三小声对坐在椅子上的欧阳道："大人，会不会太不人道了？"

"你看看他们。"欧阳扫了一眼和自己就坐喝茶的人小声道："阳平一个文盲熟练工，每月是两贯钱。这边一个熟练工每月只有一百二十文的伙食费。比如阳平养殖场有工人两千名。就等于每月多赚三千贯。你知道小秦岭有多少人吗？"

"多少？"

欧阳道："八十几个个采金地，总共九千人，你们算算一个月能纯赚多少钱？"

就算每人一贯，那一个月纯收近万贯。张三吸口冷气道："大人一早就知道，大人无法否决用工场？"

李四道："傻啊你。千宋吧六百六推倒女王威武。那小秦岭一直都没人愿意去,那地方是官举商**的金窝。有多少人就能开多少金。来个十万人他们也敢要。这些人不仅几乎没工钱，最重要是他们能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

“对，而今苦力的报酬正在提升。青壮们还是不愿意干，有钱未必能招到工人，而且说不干就不干，临时还找不到人。而这些人就没这个担忧。”欧阳叹气：“其实我本人是反对的,不过我知道，与其反对，不如搞好这个项目，让这些人多点生存空间。再者，金在打仗、高丽也是,日本也是内战连连。即使走出卖苦力”未必他们就觉着比自己国内差。最少一点，还能吃饱。”

正说话间，非法劳工群中突然生一些＊＊，十几名劳工冲出人群，爬出坑来。周安大惊,这边在坐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今天**是小，全是来撑第一届场面的。急忙一挥手。负责戒备的武将点头，吆喝一声，正面二十几名兵丁拔出刀来。

“刀下留人。”欧阳忙喊一句，但还是有点距离,再加噪音大，部分士兵似乎听见回头看了一眼”部分士兵却是根本没听到。

张三、李四立刻跑过去，一边拉开兵丁一边喊道：“刀下留人。”

停止了＊＊，但也有几具尸体趟在地上。欧阳对身边周安道：“都是钱啊”

周安忙道：“我这是怕他们伤了大家。”

欧阳看着血泊中惊魂未定的几个人道：“周掌柜，这几个我买了。”

“大人，要我看，这些都是次品啊。又矮又小的。”

“哦？”欧阳问：“是不是日本人？”据欧阳所知，二战后日本全民饮奶计划了开始，到了2ooo年，男性平均身高达到了一米七。已经过了中国但在之前日本身高很不行。当然”包括虾米在内大部分中国人不承认这份调查。虾米的朋友圈中，最矮的也有172。

周安也不知道是哪国的，招呼个人问后回答：““一个是日本的，其他是高丽人。州才是有人用高丽语造谣，说准备活埋他们。所以才制造＊＊。”

续阳略为惊讶：“还有懂高丽语的日本人？”

“带过来。”周安一挥手，那今日本人被拖了过来，周安也惊讶了一声：“女的？”虽然尘土黑泥，但是能依稀看见轮廓。

那女子被拉过来”一恢复自由就跪在地上磕头：“求求你们放了我？”

“放了你？”竟然还会汉语。欧阳问周安：“什么情况？”

周安当然明白欧阳问的不是她为什么会汉语，据说日本以会汉语为荣。欧阳问为什么会汉语、高丽语、日语的女人会出现在这，还问为什么这女人是求放了她，而不是求给她份好工作。周安有点冷汗，大概猜到一些，但不敢肯定。立刻派人去找船主。

“起来吧！”欧阳点下头，张三李四把那女子拉了起来。而后到了附近的茶水棚，清空无关人员开始问话。

按照欧阳估计，会三国语言的女人，肯定是有一定来头。日本在隋朝是藩国，唐朝派遣谴唐使，到宋朝就派使节来学习交流

日本在三百年前由皇室统一，但是在这几十年却开始了称霸关西的平氏和称霸关东的源氏割据，各大小名都分属两家，武士集团开始掌权,天皇身份尊贵全没有实际权利。这个女子竟然是日本崇德天皇的小女儿，叫美智子”本来准备远嫁高丽。但是没想到在海上由于拒绝停船检查，遭遇舰队攻击，一船几十个人全部被当成非法劳工卖到了杭州。

果然有来头。欧阳不是什么愤青，其居住的特区和日本民间关系一直很好。但是毕竟欧阳知道日本侵略历史。用宋舰队挑拨内乱，是他能做到的，又有利润何乐而不为。至于对日本女人，欧阳有自己看法,从研究上看，日本侵华，老百姓基本是支持的，一些女性甚至以.＊＊来帮助丈夫从军,或者是自愿充当慰安妇。

掠夺日本天皇的女儿，高丽王储的老婆。这事传出去，朝廷一定会追究。

“两个办法。”欧阳竖起一拇指头道：“灭口，杀了她和她随船的人。还有他们和其他劳工有接触，稳妥办法是全部杀光。”

虽然几百人卖不了几个钱，但是毕竟是第一届。周安摇头：“大人,恐怕不妥。”

“第二个办法。这女人我带走,上表朝廷，就说在杭州海边偶救一名女子，说自己是日本天皇的女儿。皇上未必会信，但是她也愿意相信。而后再送到高丽或者日本，这事就解决了。否则，礼部那群人要先知道这事，我们都得被弹劾。还可能被问罪。祸及杭州舰队。”

第一百九十二章宋日和亲

女子忙道：“我一定不会说的，请你们相信我。”

“你说不说我们不敢信，只能是先下手为强。”欧阳笑道：“美智子是吧。即使你到时候说真话，死的也只会是自己。”欧阳这么说并非恐吓，而是事实。即使美智子和皇帝说是被掳来的，皇帝也不会让她按照这个理由说下去。因为这样一来，宋就变成了过错方。反倒是杀了干净些。不过得控制这女人不能和大臣们私下见面，否则未必没有人想拿这事做文章。于邻生隙，是很严重罪名。历史童贯被杀的罪名就是与金生隙。

“张三。”欧阳吩咐：“去买点衣裳，再带她到酒店整理清楚。看紧了，如果敢逃跑就地……”欧阳画下脖子。

“是”张…头。

“谢谢，谢谢。”终于保住一命的美智子感激之下连连鞠躬。

卖场这边接下来是验身体，虽然已经被拍卖方按照健康分了三等。但是买方还是亲自验证，还要掰开牙床看看，牙好胃口就好嘛。投标开始，最后这几百人由三名商人分得。第一届拍卖会就此落幕。再有半个月，又会有一船人来。

……

掠夺奴隶，这是绝对禁止的。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即使是宋再再开放，但儒家思想，礼义廉耻都在骨子里。而非法劳工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有国外劳力愿意来大宋干活，是一种契约雇佣制度。相比之下，这个就不会让人去深想。

即使是淡马锡掠夺附近岛屿人口时候，都是隐晦不敢上报。更别说是在东海掠夺这种行为，绝对不能让朝廷接受。而雇主们自然也知道这道理，不闻、不问，当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他们的态度。这种氛围必然会导致民间非法武装船只的出现，结果是在暴利驱使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生。

美智子洗刷干净后，显得娇小可人。日本天皇在日本的影响力恢复还要到一千年后，但是身份是尊贵的。学习汉语是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潮流，所以她会不奇怪。无责任说一句，有位客家朋友说，现在日语和客家话有相近之处。甚至有部分是一模一样。

美智子是被逼出嫁的，逼她的不是天皇，而是关西平氏武士集团。从这就可以看出天皇的地位。

欧阳回酒店，美智子正在用餐，一见欧阳回来，马上站起来，很有礼貌鞠躬："你回来了。"

"……"这貌似是蜡笔小新的桥断。欧阳点下头："恩。张三，再开个房间。"

"是"

欧阳到书房，李四磨墨。欧阳想了好久，终于提笔开始写。写的很简要，就是说自己在杭州一个渔村遇见被渔民救回的美智子，询问清楚后，本着友邦友好，一邻带水，所以暂时收留了美智子。这边才写了一半，就有人来拜访，开门一看，原来是周安。

周安看了一眼站起来迎接自己的美智子，而后道："大人，借一步说话。"

"恩"欧阳和周安到了隔壁张三刚开好的房间，关上门。

周安道："大人，我刚才才想到这个美智子可是日本皇族。"

"恩？"欧阳不太明白。

"大人，如果美智子欲图谋杀皇上……"

欧阳呵呵一笑："周掌柜，不可能的，如果那样，那交易场就会被掘地三尺，而后一问就露馅了。"

周安小声道："大人，刚才您从那边带回来的可只是个黑娃，是男是女不近看都分不清楚。而现在房间内的是一个娇媚可人的姑娘。只要布局精细，可以布置成一个蓄谋刺杀的局面。"

欧阳想了想摇头："这样肯定会连累我。"

周安笑道："大人如果有救驾之功的话，怎么会连累呢？"

"我考虑一下。"欧阳知道，周安这是想挑起中日争端。虽然目前对日本有渗透，但是商人胃口是永远没办法满足，据历史记载，中国金银很多来自日本。但是欧阳不认为现在是侵略日本的时机。和西夏正在交战，辽金又盘踞侧目。再有舰队抽走七成实力进行远航，这一切都说明，目前没有多余的力量登陆日本。再说战争一波接一波，修养生息的时间也没有。虽然欧阳也没有马上拒绝周安，但周安看得出来欧阳是不同意的。

周安见欧阳这样态度，也不再说什么，客气几句后就告辞。

美智子很有礼貌和家教，走路小声，说话也小声，如同是小媳妇一般。欧阳在窗边看湖沉思好一会，继续开始写表。地方官的表章一般都要经过内阁，由内阁判定后，再决定是否口头知会皇帝，或者是原表呈上，一个可靠的内阁能大大降低皇帝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不过欧阳的表章由于赵玉有交代，都是直接呈递。

欧阳快写完，又把表章撕毁，转而开始写公文。这美智子已经有人盯上了，必须转几手，如同洗钱一样，为避免万一有事牵连自己，还是要把自己先洗干净。没有官印，欧阳就盖了个私印。弄好后，欧阳出来招呼美智子坐下：“美智子，我不想有麻烦，我想你也不想有麻烦。不如我们做个君子协定怎么样？”

“好”

“如果高丽和日本现你没有按期到高丽，必然会派人寻找查问。但是这么一来，肯定会牵连到很多人。所以我想请你背熟了这段话。”

美智子接过去一看，上面写船只遭遇海难，她被一艘渔船救到杭州休养，而后无意中遇见来此寻访走私的欧阳。欧阳一边道：“你要忘记一些事，还有记得一些事。否则你可能回不到日本，也去不了高丽。”

美智子想都没想就回答：“一切听你的安排。”

“张三”欧阳拿出公文道：“送到杭州府。”

“是”

……

傍晚，张三回来报：“明天他们过来接人。”

“恩”欧阳道：“叫东西吃吧，饿了。”

“我去擦桌子。”美智子自告奋勇。

“恩”

张三见美智子去忙小声问：“大人，说实在的，这事管了没好处，管不好还惹一身麻烦。”

“我在计划一件事。我先问问你的看法。”欧阳道：“日本那边，现在诸侯

割据，但可分两派。民间，包括两派都是尊重皇族，但又限制着皇族的权利。就象我们当官一样，名头喊一品大员，其实没有一点实权。这个时候，如果美智子带回日本一个有头脸的大宋名儒，这个名儒顺理成章成为日本天皇的女婿。你们说是不是能将我们儒家思想在日本扬光大，让日本武士们只能受到儒家的统领？”

张三担心道：“大人，汉武帝就是独尊儒学，而后强国。如果日本……”

“所以找的名儒必须够儒。”

“什么叫够儒？”

欧阳笑道：“就是要迂腐。对儒学深有研究，并且有大志向之人。”

“哦”张三道：“这种人翰林院很多啊。天天研究什么子什么子，不过大人，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欧阳确实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有一点他知道，儒家比起日本现在就出现的武士精神，对邻居中国来说要好得多。虽然欧阳没打算故意祸害日本，但本着一张卫生纸都有其自己用处的思想观念，对顺水推舟之事，他还是要干的。日本不比中国，地震连连，而且土地贫瘠。如果他们不侵略，那本地资源根本就自给不足。

饭后，欧阳写密折：“微臣闻知东瀛之地武力甚盛。其纠结成群，占地自足是为诸侯。诸侯互战，掠夺子女钱粮占城。虽暂无强者所领，但微臣心忧。东瀛地贫物瘠，灾害连年，如有完颜阿骨打之辈统领东瀛，其武士精神驱使之下必然伸手海外，而吾中原与其一邻带水，必然当其冲……”

欧阳先说了自己的忧虑，认为日本一旦出现统一，那他们将会开始打算把触手伸到海外。上岸是日本呼吁了几百年的话题，欧阳并没有诬陷。欧阳还分析了日本精神层面，认为其现在主导思想不利大宋。所以想出一个办法……

写好一切后，欧阳封好交给张三，让其上京一趟。张三接信，立刻出。欧阳听更响，已经是两更。当晚也放弃出门打算，而后和李四还有美智子玩起了扑克。要么说坏事传千里，祸害遗千年。日本竟然已经有了扑克和麻将。结果李四是输惨了。

三更天准备休息，美智子非常殷勤的服侍欧阳宽衣打水。虽然女有所思，但欧阳把她送出门外。女人到处有，欧阳卧底期间还和十六岁的日本女高中生**过，说句实话，日本漂亮女生的比例着实是低，相比韩国就好多了，虽然人造，但关自己什么事……

阳是不会贪图一时之快，而造成枝节。

……

第二天一早，杭州府派人接走了美智子。而后会先居住杭州府内，等待朝廷的回文后，杭州府再做安排。

在东京赵玉看完了欧阳的折子，思考了很久。虽然她不认为日本对中原会有什么威胁，但是从几朝态度就知道日本人并非善人。对隋朝称臣，对唐宋则是以国相交。最主要就因为隋军强悍，逼其臣服。而日本和高丽王储联姻消息事先不知，让赵玉也感觉不舒服。再看欧阳分析，于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态度，还是肯定了欧阳的办法。反正左右大宋没有牺牲。再者说，玉州之后，有大臣说赵玉被欧阳蛊惑，有法家的影子。现在好了，施儒家学说于海外，可以看出赵玉是坚定拥儒者。

在诸家学说中，道家和儒家是可以共存的。但是法家和儒家共存大家是无法接受的。至于欧阳说的选择一个有大志，有才学的儒家坚定思想拥护未婚人氏……这，不是问题。每三年科举，这些人多到海去。这可以到日本当驸马，又有官籍留宋的机会，消息一出，必然很多人争抢。

至于日本会不会答应？赵玉不太担心。从日本来的使节态度就可以知道，宋说一，日本是不会说二的。再说，这是帮助日本天皇竖立威信。当皇帝都知道，儒家最大作用就是，通过礼教促使中央集权，将皇帝权利无限放大。其实赵玉和欧阳一样，不知道日本如果实行了儒家统治之后，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儒家是比较温和的思想。

……

欧阳回到了阳平，每天都可以看见战报。战争进行并不顺利，为避免损失，韩部对兴庆府不下手，而是扫荡附近城县。并且从军中抽认识字的士兵安插知县管理。一方面又和附近酋长、头人和有声望的人协商，保证宋军占领后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对宋军不仅欢迎，而且很配合。

永兴军路虽然啃下了横山三县，把三县以及横山控制在宋军手上，但是损失惨重，士气低迷，原地休息整顿。

刘锜深入之后，士兵诸多水土不服。虽然保持旺盛的进攻**，但刘锜冷静下来，放缓进攻步伐，等待后勤补给。

西夏震惊宋军的战斗力，才几个月时间，就占据了一半的地盘。而且无论是攻坚战还是遭遇战，宋军就从没处在下风过。三路比较，永兴军路禁军基本是没打过仗的，但是人数最多，更有宋朝特派下来的监军童贯，杀起将来，毫不手软。打横山某县三天，杀六名正将，一名五品营指挥使。最后防

御使进退都死情况下，自提刀上，才拿下。

西夏看这路还好，火器还没完全换装，而且士兵素质不高。但是西北军路那就威不可挡。完全火器化装备，战术布置娴熟无比。即使中埋伏情况下，仍旧能反败为胜。

而此时，辽宋西夏仍旧在临潢府扯皮。西夏之败已成定局，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而宋的消息时时刺激着辽人。赵玉宣布，原秦凤路所辖将并入永兴军路之中。而西北军路则管辖所有原西夏的州县。明面看没什么，但分析后会现，一旦西夏被灭，西辽就完全对上了西北军路这支宋朝精锐。

而又有消息称，宋朝权臣欧阳有意迎娶西夏尚公主，宋徽宗也同意其女嫁到辽国。此事宋朝内部正在筹商，还未对辽派出使节。

“扯淡嘛，这纯粹是假消息你们都敢刊登？”欧阳拿着一份刚出版的皇家报，上面说自己对尚公主早生情素，还牵马踏青。欧阳问：“惠兰呢？”

惠兰助理回答：“惠兰姐说，大人看了这报道如果生气，就告诉大人，惠兰回娘家了。如果大人不生气，就说惠兰上京了。”

欧阳忍不住一笑：“惠兰有没说为什么这报道？”

“这个我知道，是九公公让惠兰姐的。”

同样生气当然还有宋徽宗，虽然两人都知道是没边的事，因为朝廷都没有和他们商量过。但是两人还在生气。欧阳还好，梁红玉毕竟在海外。而宋徽宗觉着赵玉非常不尊重自己，摔了十几个上等瓷器。欧阳对助理道：“和惠兰说一声，我这边没关系，让她有空和我去看望下太上皇，给他陪个不是就好了。”

不可否认，赵玉看准了辽人心思，这一手做的很漂亮。本来抗宋援夏方已经占了上风，但现在袖手旁观派反占上风。辽朝继续着无休止的扯皮。

由于战争开启，和冬天的即将到来，商业协会场主接到了大量的定单。衣服、鞋子、军粮等等。战争又带给了商人不一样的利润。而今宋国内主流对战争的看法是表示欢迎态度。一是失业率降低，二是商业的利润，三是话题的丰富，四是民族自豪感增强。

按照军机处预计，本次战争将在明年夏天到来之前结束，也有人认为在年节之前就可以结束。

欧阳还没离开皇家报总社，一名马快拿稿进来：“东京最新新闻。惠兰姐呢？”

助理看了眼欧阳笑答：“躲债去了。”

“小丫头，我看看。”欧阳拿过消息打开一看倒有点吃惊，赵玉手笔有点大，和美智子结婚的不是什么进士，而是一名皇族子弟。此人年十八，五岁拜大儒为师，对儒学甚有研究，被朝廷封为亲王。而报道还说，日本感谢大宋救助了海难的美智子同时，也同意这门亲事。皇族子弟将携美智子游历大宋，明年开春这对壁人将携带重礼，由杭州舰队护送前往日本，在日本成亲。欧阳看完感叹，身为大宋八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有无数的谈资可以供她们打时间。

这消息是由很多片段组成。比如有对皇族的采访，对美智子的采访，还有对礼部采访。还有一些记者听到、见到的趣闻等等组成。这些资料将在阳平总社汇集，而后由编辑编排，校验之后成版表。

近百年下来，宋朝有到底有多少人和宋太祖有血缘关系呢？这个问题就大了去，有道是王爷到处走，世子不如狗。找个自愿的和宋太祖有关系的人出来，一点都不难。

第一百九十三章大难前夕

接下来消息多是西夏战争的事，除了永兴军路巩固横山正在计较朝东北行进取夏州之外，并没有其余有价值的消息。不过由于战争的出现，原本囤田的厢军调入后勤补给，所以今年产粮减少不少，再加笼络西夏各部族所花费，还有对辽战略中粮食储备，宋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了两成。

东南那边的消息说，第一批流求种植的粮食将由海路运抵宋朝，这批粮食全部由官府按照市价收购。

欧阳看了案上的文件，才知道惠兰而今的工作量有多大。皇家报各州每个点一般是三天，最多五天必须传一次本地有价值新闻到阳平。而今近百个点的审稿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该是提拔一些记者成为副主编，分担工作的时候了。

皇家报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了宋国内的权威刊物。也有商人和官员想第二份报纸，但全部被朝廷否决。在国内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欧阳正看着，门口安保公司的一名保安进来道：“大人，县衙有人找，说姓李，是您的故交。”

“知道了。”欧阳放下稿件对助理道：“让你惠兰姐上班，还有，差不多是时候提拔几个副主编了。大家版面分明。但是朝廷和国外新闻还是要惠兰接手。至于经、商、农、医、娱乐、卫生就由副主编接手。”

“好的，大人慢走。”

……

“李汉？”欧阳一楞，这家伙领了钦差的名头，不是去办学了吗？怎么有空跑阳平来？要知道阳平识字率为大宋之。来阳平办学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家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李汉在椅子上悠悠道：“怎么，连茶都不让喝一口？”

“哪能呢，会议室看茶。”新衙门功能多了很多，包含调解室、会议室、审讯室等等。

茶上来，是好茶。房门关上，李汉品口茶道：“不错，二十贯一两的上等杭州新城茶。”

“不错啊。”欧阳赞了一句，其实是什么茶叶他也不知道。既然李汉说是，那就是了。欧阳问：“老哥是特意来看我的？”

“不”李汉放下杯子道：“我特意来救你的。”

“救我？”欧阳不解。

李汉笑道：“我去年寻得一高人，替你行了一卦，高人说你乃是火命，火气太旺，而今年是至阴之年，恐怕你有血光之灾。”

“哦。”欧阳迷茫看李汉。

“要解这血光之灾，也不是没有办法。只不过……”李汉说一半，拿茶开喝，眼角瞄欧阳。

欧阳保持迷茫：“……”

李汉见此人分外不配合，只能无奈道：“高人说如果愿意捐献钱财，必然能逆天改命。将来遇水得水，遇火得火，福禄双全，子孙满堂，加官进爵……”

“停”欧阳打住问：“老哥知道金国国师是我什么人吗？”

李汉迷茫摇头：“不知。”

“是我半个徒弟。”

李汉楞了一会哈哈大笑道：“看你，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却吹上牛了。这茶不错。”

欧阳问：“有件事我很奇怪，你不是钦差吗？钦差卫队呢？”

“……”李汉不语。

欧阳伸手在李汉脸上抓一把，并没有传说中的人皮面具。但李汉确实是钦差。确实有钦差卫队的。这事皇家报还报道过。

李汉一巴掌打掉欧阳爪子道：“养不起钦差卫队，我让他们回京了。留两个人在成都钦差行辕呆着撑门面。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人一天要吃多少钱？”

“……”欧阳沉默一会：“你老哥来阳平不会本着劫富济贫的念头来的吧？”

“哎呀，老弟真聪明，怪不得当初一见你就这么投缘。”李汉笑呵呵道：“阳平，大宋第一富县。拿个石头砸过去，砸倒十个，五个身家过百万，

四个身家过千万，还一个身家也有数十万。只要老弟登高一呼，几百万贯实在是不在话下。”

欧阳看李汉，这家伙估计已经把行头卖光了，连身上的衣服也是洗了再西，土黄色便衣快变成纯白。欧阳想想道：“老哥，这捐钱不是问题。你现在成都府路办学有难处找我们阳平，我和你交情没得说，我扛了。但是其他地方呢？老哥不会不知道，东南二十七州，真富的就三个州，北面三十一州，也只有三成富裕。这么大一个教育窟窿，老哥你倒是想怎么补？”

“得别和我提什么富裕。洪州富裕吧？那王八蛋知州给老子一百贯钱，说什么百废待新。老弟知道，这钱有多好花。在成都十间学堂，五千名学生。最简单吃一天就要五十贯，加肉了就是一天一百贯。老弟知道成都府路有多少六岁上，十二岁以不识字的孩童吗？二十一万人。你说如果都开办起来，这一天要吃多少钱？四千贯啊一年下来，去了两月放假，光吃就得一百二十万贯。如果三年为期限，那一批人就要三百六十万贯。这还只是成都府路。对你可以说让他们吃自己的，但是路途遥远，没吃没住想来也来不了。吃的差点，就天天生病，也没办法上学。让他们自己带饭菜，带的都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些学生白米馊饭都吃得很开心，和过年一样……”李汉唏嘘，老泪流淌。

欧阳安慰道：“老哥，你可以在富县先搞嘛。上谷那边最近正准备每乡办学，衙门贴补。我看你去正合适。”

“你少来。阳平地面随便抓个人都能写信。你去看看其他地方？”李汉拿出一封信道：“这是一封给当厢军弟弟的信，上面全是画图的。一个男人趟在地上，就是说他爸死了……你阳平是每十人三文盲。雅州知道吧？每两千人只有一人识字。前些日子，阳平商业协会去看了，想投资，后来调查一下拍屁股走了。那商人告诉我，这边招不到一个合适员工，瘦弱不说，连个识字都找不到，谁当工头，谁能统筹管理，谁能写信给他汇报每月生产情况，谁又能完整传达他的意思……”

欧阳举手打断李汉诉苦：“要多少钱？”谁让这事是自己提议的。

李汉沉思一会伸出一根手指：“一百万。”

欧阳惊道：“一百万？”

“五十万。”李汉立刻改口。看欧阳脸色：“要不十万？反正我话说了，今天不给个一万八千，我就不走了。”

欧阳不说话出门，一会拿了张写好字的纸和一叠白纸回来：“三百万够你成都府路所有学生毕业的了。”

李汉大喜道："老弟够意思，不过建校舍、占地、春秋两衣、礼聘先生……"

欧阳一手摁住："老哥，今天你来了。过几年你还好意思再来吗？你要再来，那我可就分期付款了。"

"……"李汉默然。

欧阳叹口气道："老哥，钱不是要来的，而是赚来的。这三百万，是给你老哥弄产业所用，不是拿来花。"

李汉苦笑："老弟，你玩我吧？我做生意？"

"当然，而且你可以做别人不能做，也不敢做的生意。"

"哦？"李汉来精神："说说"

欧阳拿出一个东西，是一排滚轮，滚轮由六排组成，每一排滚轮都有一个数字，拨动滚轮就可以变化数字。欧阳将其沾了印泥，印在了书信上，是六个六。欧阳解释："这是本人明印契约日期的东西，好用吗？"

李汉接过日期印刷器看了看疑惑问："你莫非是叫我生产这东西？我虽然老，但不蠢。"

"谁敢说你蠢，你是钦差。"欧阳道："我建议你行教育彩票。你可以在各富县设点，出售彩票。买家可以选任意号码组合。每七天开奖一次，在皇家报公布中奖号码。头奖为全部累积资金的六成，比如你现在是三百万，那头奖就是一百八十万贯。买对后面五个号码是次奖，总奖一成。对后面四个号码是三奖，还可以开特别号码，增加中奖的难度。每期无论中奖情况如何，你都抽取本期所卖资金的三成，其余七成入累积资金。明白吗？"

李汉摇头："不明白。"

欧阳印了一个号码：123456。欧阳解释道："我买这个号码，每个号码一贯钱，那就给你一贯钱。而你拿走其中三百文作为教育资金，七百文为累积资金。这招叫空手套白狼。扣去人工费不说，你在这生意中只赚不赔。"

李汉有点明白问："这么好生意，怎么没人做？"

欧阳耐心道："别人做就是聚赌，朝廷不会不管。但你不一样，你是教育钦差，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赚这钱，这钱都花在小孩的教育上。朝廷不仅不会管你，而且还会大加褒奖你。"

李汉想想大喜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就是骗钱。”

“……你非要这么理解也可以。”欧阳问：“不过别喊这么大声，你不觉丢人，我还得顾虑下面子。”

“恩……那如何防止伪造彩票？还有你不会想我开彩票点吧？”李汉帮欧阳倒茶：“送佛送到西，老弟有招，就一起打我了吧。”

“这个不是问题。”欧阳道：“你可以通过阳平钱庄和东南钱庄行，可以覆盖大半个大宋国。而有钱庄地方必然有皇家报卖，兑奖也不是问题。不过……在你所得资金中必须抽取半成做为好处费。也就是你得两成半，钱庄得半成，其余七成入累积资金。当然这还得用人家的防伪纸。你看，不用出人手，不用找场地，天天有白钱拿，是不是好事呢？”

李汉再次大喜：“老弟，老哥对你实在是……什么都不用说了。”

……

已经当回总掌柜的苏千摇头：“大人，计划书我看了，但钱庄没多少收益的。我们计算了，这一期卖二十万贯是非常高的。半成就是一万贯。但用纸这一块，成本就要千贯，再加设点、销售、兑小奖、专门成立管理部门。花消算下来，如果卖不到十万，贴钱贴定了。”

欧阳摇头：“一来这钱不用上税，二来说，朝廷对阳平钱庄看法将大大改观。为小孩入学做贡献，拥有很大的炒作价值。第…，如果你够聪明，应该知道怎么利用这不收税的盈利来调节一些数据。”

“不用上税？”苏千反问，其实这重头就是税利。对有实力商家，户部可是看得紧。

“对”欧阳拿出打好的契约道：“这契约写的很明白，如果朝廷要将此部赢利纳入税款，那本契约即时作废。李大人正等你签了这契约就上京面圣。至于东南钱庄，事后再订立契约。”

苏千考虑一会道：“大人知道阳平钱庄不属于苏千本人。这种事还得和股东们商量商量。如果钱庄是苏千的，苏千可以保证一文钱不拿，扣去成本，赚多少都给教育基金。”

“行，我等你好消息。”

……

大宋的教育资金很少，一般就是书院和国子监这块，涉及人群面实在是

狭隘。并且封建地主也不会赞成对这部分投入巨大资金。李汉要想办学，就要民间集资，而民间集资的最好办法就是行彩票。股东会没有问题，股东们还是有些社会责任的，即使没有，欧阳在一边看着，这是面子上的事，全票通过。

而后李汉携契约上京面圣。只不过李汉感觉自己虽然还挂名钦差，但是地位低了很多。通报后第二天下午才得面圣。赵玉一听说要全民聚赌，马上不高兴。但碍于李汉面子，还是耐心听了下去。

李汉根据欧阳交代，讲述了教育对大宋的重要性。有利朝廷政策推广，有利人才的选拔等等。说很多人只知有田，不知有宋。

赵玉看了契约好一会问："这点子你想的？"

"回陛下，是……老臣实在囊中羞涩，只好寻欧阳欧大人帮助。"

"我就知道。"赵玉问："你可知为何秦始皇要焚书坑儒？"

"老臣懂的，老臣只教导识字，教导忠心大宋、只教蒙学。不教导异家学说。"老百姓书念的多，就会越会想。焚书坑儒、文字狱、文化大**，这些都是想老百姓少点知识，安安静静当顺民。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就会是这些人考虑的。愚民皆顺民。

赵玉对李汉这理想本来是不待见的，她看来，部分人识字就好了，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干本分就好。原来以为李汉没钱就会办不下去，没想到李汉去找上了欧阳这个财神。

秦始皇禁私学令，也就是禁止非官方办学校传授知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虽然不禁私学。但是私学中最糟汉朝唾弃是学派。就宋一些私学书院来说，强调的是德育教育，反对为科举而学。私学和官学是相对而又共存。宋官方虽然不反对私学，但是不想私学越官方规模。如果按照李汉所说，这私学真能大面积成立起来，必然盖过官学。不过李汉也是聪明人，答应只教导蒙学。蒙学就是启蒙教育，这个阶段，教师只念书不讲解。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欧阳，任何人对圣人的言论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果进行讲解可能会出现不同版本，影响学生的思想，导致学派出现。而蒙学则是以识字为主的教学。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欧阳最早办的学堂也只教导蒙学，三字经等等，只求识字，不求理解其中意思。阳平大学也不涉及各家学派，不问政治，只开办实用课程。

赵玉问："欧阳捐了多少钱？"

"三百万。"

“三百万。”赵玉叹口气，这人比自己有手笔多了。当年自己就给李汉万贯去办学。赵玉知道欧阳绝对不是因为交情给的这笔巨款。事实上欧阳不贪污公款后，和富人比起来钱财来源并不算多。这一出手就是三年多的收入，赵玉觉着自己也不能再说什么。于是点头：“就这么办吧。”

“谢陛下。”李汉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通过。原本想这事情还要朝议一下，那时候变数就多了。他一个不是科举出身的人，平时言语又不算客气，到时候肯定有人落井下石。

李汉退下，赵玉想想问：“听说阳平开荒个白云区？”

“是的。”九公公回答：“行同三省六部在一起办公，要去另外一个部分办事，抬脚走几步就到，方便之极，白云区那边处理公事之快，可谓大宋第一。就说阳平纺织公司，公司里有大掌柜、销售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帐房、运输部等等部门在一起。比如东京要定货，就和销售部联系，两边商谈好后，就可以下契约，出公司几步就是印刷小场，可以印出契约。而后契约送到大掌柜处，双方签名做实。再一步就送到不远的衙门契约管理处，由他们抄录签字留挡，而后公司会命令运输部的提供车马，生产部调配库存……相当的快，一个生意好的公司，一天能做好十几份契约。有的甚至能当天货。”

“看看我们，枢密院在城南，兵部在城北。幸好都是用手写公文，不用印刷，要不还得去郊区的印刷厂，即使任命一名知县，没有两天都出不了公文。”赵玉道：“过几日，你陪朕到阳平看看。”如果可行，可以把各部衙门集中在一起办公。看自己找一名尚书，中午派人传，一个时辰后人到。不是他等自己就是自己等他。

第一百九十四章阳平沉尸

不仅赵玉有兴趣，阳平附近州县都已经有人来观摩学习。不少是知县、知州亲自到来。为此还专门抽人安排了接待。虽然读圣贤书的都不太看得起铜臭之人，但是没有铜臭也是万万不成的。升官财是男人们的梦想。从字面上理解，升官后才能财。商有商道，官有官道。官员阶层不富裕，老百姓凭什么富裕？这些来参观的多和欧阳一样，通过入股过着半官半商的生活。虽然这么一来，一些以权谋私的事情屡见不鲜，但贪污之事却是少了很多。

阳平近期其实是比较忙碌的，清河航道非常拥挤，主要是支援西夏战事。军粮、棉絮的原料进场，成品的出厂，所以主要水路运输线非常繁忙。甘信自从因为殉情未果被欧阳拉上贼船之后，就一直本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在欧阳指导思想之下，兢兢业业的管理着阳平。他的名字可能民间并不认识，但就阳平和附近州县来说，名头还是很大的。

甘信刚累完一天，本来想去金尊大酒店和拼头吃饭，而后回家和老婆吃消夜，但没想大内一纸公文完全打乱了这个计划。

皇上要来阳平，但是……欧阳不在。欧阳去哪了？欧阳被宋徽宗拉去太湖品上等天华谷尖茶，食太湖三白去了。甘信抓狂，这个公文怎么回复？说欧阳不在，让皇帝过一个月再来？心中不由对皇帝进行咒骂，没事就在东京好好呆着，来阳平干什么？

但欧阳已经走了两天，肯定是追不上。再说难说宋徽宗玩的性起，去哪里拐了一道，根本找不到人。甘信愁眉苦脸想了好一会，最后只能是如实回公文：欧阳奉驾太上皇侧。朝宋徽宗这边一推，大事就变成了小事。大内回文说，没有关系，皇帝就是想看看白云区而已。但甘信没想到，这小事变成了大事。

十天之后，御驾到达阳平，甘信带领一干乡绅、名望人氏东门迎接。看这次皇帝的排场，三百禁军开路，三百禁军护卫，三百禁军断后。蔡京等一二品文官跟随十来名。三省六部官员来者甚多。赵玉没打算改革，但是提高工作效率并不算改革，这次带这么多人来看看阳平白云区，也是打算开始纠合京城办公系统，将他们迁到皇宫附近。西北战到正酣时候，传个童贯都要花费不少时间，这让性子有点急噪的赵玉无法忍受。

赵玉没下銮驾，九公公负责和甘信沟通。说了几句后，衙役前面开路，引领銮架到翻修过的欧阳住处。本来是用苏老爷的大宅子安住，但赵玉在县衙住过，还听说欧阳家装修格调不错，于是就选了欧宅。

御驾刚近北街，一名老妇从人群窜了出来，跪在道中，手举状纸喊道：“冤枉啊”

告御状？所有人一惊。甘信心里打个突，大前天才收到公文说明皇帝到达时间，这两天虽然组织人修葺欧宅，但消息到了昨天晚上才向衙役们布，怎么这老妇就有准备，跑出来告御状呢？

再者阳平官府判案都判在明处，每期刑案都最少有四名乡绅陪审，而且还转交州里再审，还必须经过提刑司衙门。如果不是刑案，这拦御驾那是找死。甘信小声问：“知道这人是谁吗？”

王五轻摇头：“不知，可以肯定不是阳平老居民。”

“一会去查这人底细。特别是厢村。”展铭交代一句后小声道：“有点阴谋的味道。”

甘信点头：“闻到了。估计这次被人算计了。”

他们两人知道刑狱的麻烦。和现代不同，现在是谁举报谁举证，当时是谁有嫌疑谁举证。比如有证据怀疑甲杀死乙，如果甲提供不了无罪证明，或者是对证据进行反驳，甲就会有罪。

九公公喝道：“收状纸，带人下去暂歇。”

“是”两名内卫把状纸收了，上前搀扶起老妇，让到一边。銮驾继续前进。

……

稍微休息一会后，赵玉和十几名大臣一起会见老妇。状纸也被放在赵玉的桌子前。老妇在堂下边哭边道：“民妇夫家姓张，乃是均州开县人。内子好赌成性，不仅赌光了家产，还陪上了性命。民妇只得带女儿来阳平讨生活。十几天前听闻欧府招聘使女，又听说欧大人爱民如子，于是就让女儿来欧府应试。但怎知女儿一去十天没有音讯。于是就来欧府寻人。但没想却被欧大人家人轰了出来。听欧府杂役说并没有见过我女儿。民妇只能告到衙门，但状纸递上，却一直没有消息。无奈之下民妇只得拦轿告状。”

赵玉问：“你知我是谁吗？”

“不知，但昨晚听闻今天有贵人来，民妇只能一试。”

刑部尚，越级告官，如是诬告罪加三等，如非诬告，也要仗十后充军边疆？”

“民妇父亲乃是开县捕快，民妇如果有其他办法，必然不敢。即使充军边

疆，民妇也心甘情愿。”古代是不赞成越级上告，主要是因为越级上告，上面官员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对嫌疑官员进行误判。

赵玉点头道：“让到一边，传欧平。”

……

九公公在赵玉耳边道：“陛下，可能有人想借刀杀人。”

“怎么说？”

“别的咱家不敢说，但民妇说不知道陛下是谁，纯属无稽之谈。”

赵玉道：“真也好，假也好。即使是诬告，一个民妇也不敢有这等胆子。”

“欧平带到。”

欧平跪地道：“草民欧平见过陛下。”

“恩”赵玉点下头看老妇，果然如九公公说的，听陛下一词，脸上虽然有诧异之色，但是震惊度显然不够。赵玉问：“欧平，你看认得这个老妇？”

欧阳看了老妇一会后道：“似乎是前几日来欧府闹事之人。”

“闹事？”

“是的。几日前，此老妇拿了一条绳索，说欧府不交出她的女儿，她就在此地悬梁。草民从没有见过此老妇或者她女儿，再者近期欧府没有雇佣使女，所以认为其来捣乱，就轰了出去。”

老妇忙道：“胡说，我这边还有欧阳签字的契约文书。”

“呈上来。”契约送上来后，赵玉一看，契约上面写着雇佣张金儿为欧家使女，为期三年。下面还有欧阳的签字，私印。赵玉道：“刑部尚书。”

“是”刑部尚书接过契约仔细看了起来，过了一会后道：“可以肯定这文字和签名不是同一个人。臣见过欧大人的签字，虽然没有比对，但是第一眼看还是有八成象。本纸没有被拼接，字笔流畅，一气而就。”

“刚收到消息。”堂下一边听审的展铭对甘信道：“衙门里有个衙役不知所踪。”

甘信点下头问："派人去寻大人了吗？"

"恩，十名衙役已经在路上。"

赵玉问道："欧平，这契约你可知情？"

"回陛下，草民不知道契约何来。但招使女之事，除了夫人在时，都是草民做主。草民绝对没有见过有任何人应征使女。"

"报"一名内卫出现堂上："起奏陛下，卑职等人在设防之时，在池塘中现一具女尸。"

"什么？"欧平一干人冷汗流了下来。

……

尸体是被捆绑上大石后沉入池塘中。内卫在勘察时，现池内有隐约东西，于是拿了勾枪一捞，没想扯上一条手臂。下去捞上来后，现是个十五岁左右身高五尺二寸的少女，虽然尸身肿胀，但看得出身材修长，五官端正。展铭勘察尸体后报："死亡时间在半个月左右，沉尸之前已经死亡。乃是后脑被硬物击打而死。死前……遭捆绑**，身体多处有香火烧伤，显然被*待多时。"

赵玉听报点下头，显然比较满意展铭的公正，接着问道："展铭，你当捕快多年，多年来又任阳平当地的捕，你怎么看？"

展铭抱拳道："回陛下，从公来说，此事需大人回来后细查。从私来说，展铭认为此事有人诬陷。据卑职收到消息，衙门内一名衙役昨天晚上突然失踪，大人是十几天前离开，所以卑职想。此事定然是有人诬陷大人。"

诬陷？赵玉也觉着是诬陷。从**年前认识到现在，她都认为欧阳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但是事实却把所有不利证据指向欧阳。虽然有守卫欧宅的衙役证明欧平的话，但是只说明欧平轰人家走，不说明张金儿没有进入欧府。按照老妇陈述，当天他们是在侧门定的契约，欧平拿了契约回书给她，就把张金儿带了进去，张金儿还说过几天去看望她。

按照目前证据可以推测，欧阳当时确实雇使女，而后还很正规留契约。张金儿进欧府后，欧阳贪图其美色，霸占被拒还反抗。欧阳羞恼成怒，捆绑了张金儿**，最后杀害沉尸池塘。事后，就和宋徽宗远行，让老妇找不到人。但千想万想没想到，皇帝御驾到来，让老妇有人告状之地。

接下来几天，对欧阳不利证据一直涌来。在清河下游现了失踪的衙役燕七的尸体。老妇指认，此人就是当时在欧府值勤的衙役，见过契约交接过

程，当时还和老妇交谈了几句。而燕七身中三刀全是要害，刀口为官刀所造，下手人武功不凡。展铭和欧平当天下狱。

……

展铭下狱当天，内卫私下报告：“陛下，卑职查验过燕七尸身，恐怕不是展大人所为。”

赵玉问：“何以见得？”

“陛下，习武之人都知道句俗语，年刀，月棍，一辈子的枪。据卑职所了解，展大人用的虽然是刀，但是用的多是刺、挑等剑枪之术。这两天卑职还回京问了小青郡主和展大人交手之事，小青郡主说，展大人要杀人，空手就可以将人震死。还有除非故意，否则展大人不会使出劈砍。看尸身所伤，凶手蛮力胜过技击，下手凶狠。卑职看，倒是有七分象是军中之人所为。军中用刀，就几个招式，但实用凶狠。不过不排除是展大人障眼法，故意留下破绽。”

赵玉点头：“你的意思是这杀人手法不象是展铭所为，但是如果是展铭刻意为之，也可以做得到是吗？”

内卫点头：“是”

“朕也相信展铭和欧阳，但是证据就在面前，唯一知情人还被杀死，这案……恐怕不好办。”赵玉看九公公：“你人老成精，你倒是说说，如果是栽害，会是哪些人所为？”

九公公回答：“按小的说，欧大人为两家商业协会之，又纂写海事条例，又一方为官。恐怕得罪了人，欧大人也不知道。挡财路、挡官路都有可能。要放大的来说，欧阳遭难，最开心的还是辽金西夏人。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欧大人掌握火药等物。如果欧大人问罪，这些东西必然要上缴朝廷。朝廷用，则机密容易外泄，朝廷不用，对辽金西夏，我大宋并无多余优势。再者，欧阳问罪，还会造成商场混乱，对民生伤则极重。所以，无论此事是否欧大人所为，陛下为了将来，恐怕都要保保欧大人。办了欧阳，等于自毁长城。”

赵玉摇头：“你别看那些大臣都没说话，但是心中有数。如果朕枉私，这事无法收场。这也是为什么朕知道老妇有问题，却不问大刑的原因。朕都屈打成招，那下面官员不是纷纷效仿？再说，你也太小看欧阳，即使他真干了，必然是准备了后招。皇家报那边怎样？”

“回陛下”一名内卫道：“皇家报正在印刷，明日见报。据卑职了解，刘惠兰准备按事实布报道。并且表示会连载下去，关注本事动态。”

“做得好。”赵玉点头：“如果欧阳真是无辜，此事如果密而不宣，将来即使清白，也不会让所有人信服，民间亦会猜忌。如果欧阳真是如此贼人，那最少也保住皇家报的名声。巾帼不让须眉，有此魄力，只可惜刘惠兰一个女儿身。”

按照当前情况，虽然证据对欧阳不利，但是从皇帝到大臣们都偏向欧阳遭人陷害这个事实。京畿提刑司著名推官已经到达阳平对两具尸体进行检验。一边是御审，一边主角是风云人物欧阳，案件血艳，此事已经越了西夏战事，成为民间第一热议话题。而话题的主角迟迟没有登场。

而就在这个时候，生了意想不到之事，告状的民妇死了。告状民妇被安置在郊区的驿站，四名内卫特派保护，但即使是这样，在一个清晨，现其暴毙床上。赵玉闻听，勃然大怒，将四名内卫下狱交大内问罪。这死无对证，无疑是让本案雪上加霜。欧阳已经没有洗脱嫌疑的可能。

……

主角欧阳本在水路，被快马追上，船靠岸之后，衙役简单说了这事，欧阳立刻起程回阳平。宋徽宗一听此事也来了兴趣，表示随后而来。

衙役先行回报，欧阳和张三李四就近买了马匹回阳平。出光州进庐州境，有一个小镇。三人见夜色已晚，就停马借宿到本镇唯一一家客栈之中。

当晚，三人对已知案情进行了分析。张三刚进衙门，追随展铭学习武艺和探案，对刑狱略有心得，当下先说了自己看法：“欧府无论白天黑夜，最少有两名衙役值勤。后门堵塞，前门和侧门是唯一道路。如果要带八十多斤尸身翻墙，难度大，而且夜晚安静容易被现。所以张金儿尸体栽赃可能，就是修葺整理欧府时候，有人夹带而进，沉尸水中。”

李四点头：“燕七这人平时安分守己，虽然少和人言语，但是对公务倒也不马虎。他是第二批招募的衙役，薪水待遇也比较优厚。大人包括我们对这样的人基本没有什么防范之心。如果他趁修葺进入，工匠和监工们根本就不会理会他。还有一点，就是那契约。说当日只有燕七在场，确实那天是燕七和王五当值，虽然王五否认，但他不知道不代表没这事。还有既然大人都比较信任燕七这样的老人，再加白云区商业中心成立，或商或公每几天大人就要签署大量文件。大人又是临行，安排了一些事，有可能是燕七夹带了契约让大人签署，或者是让大人直接签署白纸。”

“不通。”欧阳道：“虽然文件多，但也会稍微浏览下是什么事，我不会那么粗心。临行前，燕七确实找我签过四份文件。我想想……第一件是阳平商业协会每月股东大会议题，我签字表示同意。第二件是一名衙役有卖赃嫌疑，允许对其家进行搜查。第三件是厢村护理每月支出。第四件是……我想

想，第四件是梅田乡中两个村子的一块土地的纠纷，签字授权让乡头面人物联系两家族长商议解决。”

张三问：“大人肯定就这四件？”

“当然，要用私章比较麻烦。当然记得。”阳平县内部的事，欧阳私章是做准的，而官印都在新衙门交给甘信使用，欧阳基本不用。

李四点头：“那就一个可能，那签名私印是伪造的。”

欧阳摇头：“我想不能，如果要布置这么一个局，不可能用假签名。”古代伪造签名比现代难，墨的颜色、浓度各人喜好不一样。更不用说毛笔的粗细还有签名的神韵。

刚说到这，张三李四突然摸上刀柄，欧阳一听，有脚步声接近。不过来人很斯文，竟然敲了几下门：“欧大人，可否开门一见。”

“开门”欧阳吩咐。

第一百九十五章故人

来人三十来岁，虽是四方脸但看起来甚为和气。脸上堆笑，很象一个做小商小贩的人物。来人朝三人一哈腰，转身关门道：“早听说欧大人乃是人中之龙，今日一见……”

“你在诬陷本县造反？”人中之龙，你直接说是大宋之龙得了。欧阳道：“有话快说。本县心情很不好，如果说得本县不高兴，今天你来得但去不得。”

“小人金大，大人如果要想从小人身上套事，那就太看得起小人了。”金大微笑道：“小人只是替主人给大人带个话。主人已经在平河上略备薄酒。”平和通长江。

欧阳笑道：“这样天气有人在水上请客，看得出来必然是位雅人，那就走喽。”

“慢”金大道：“我主人只见欧大人一人。大人可以放心，我主人乃是大人的旧交，绝不会加害大人。再说大宋还有谁敢祸害欧大人。”

张三道：“大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如拿了这人，明日让光州和庐州兄弟们帮忙，别说是他主人，就是他主人十八代祖宗都能查出来。”

金大脖子上架口官刀却不害怕，仍旧微笑道：“欧大人，小人虽然不知道很多。但知道我家主人和阳平沉尸案绝没有任何关系。我家主人只是在机缘巧合之下，恰巧得知沉尸案一些事情，久闻大人声名显赫，也想趁这机会和大人叙旧。”

“原来是这样？”欧阳挥手让李四拿开刀道：“好，请屋外等候，我换件衣裳。”

“好，小人在客栈外备了轿子。”

张三见金大走后道：“大人，会无好会。这些人趁大人不在诬陷栽赃，就是想大人万劫不复。如果大人单独行动，恐怕给歹人下手机会。”

“放心，我不是那么没用的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和最凶狠的罪犯都喝过酒，顺便骗了其全部身家外加情妇一晚。这世界没有不敢做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

……

小镇街上几乎看不见什么人。欧阳一眼可以判断，两名轿夫是临时聘请的群众演员，不会是什么同谋或者武艺高强之辈。于是大方的进轿子，轿子朝镇外而去。

一路很安静，轿子一直到了镇外，直接抬进一艘等候的船上。轿夫离开后，船夫解开捆绑的绳子，船只顺流而下。

欧阳走出轿子，身处在甲板上。一名船夫正在把舵。欧阳上去问："老哥？"

船夫摇头，指指自己的嘴，摆摆手示意自己是名哑巴。欧阳点头，转身看船舱位置，里面灯火通明，红烛印着窗纸，朦胧中带着几许神秘。

欧阳走到舱门前，敲门："有人在家吗？"

"……"没人回答。

欧阳把门一推，身子条件反射朝侧一避，但没有飞出子弹或者是人。欧阳伸头一看，只见船舱内四处悬挂白丝，满地的纸钱，一名白衣女子正背对着他给桌子对面倒酒，似乎还对对面不存在的人喃喃说着什么。

搞什么？恐怖片？如果那女人一转头，会不会是浓妆艳抹血盆大口呢？欧阳进入船舱，走了两步后停下脚步，拣起地上一张纸钱看了一会道："现在都用银票，听说阎王早用信用卡了。"

"……"白衣女人似乎是聋子，没听见也不会欣赏欧阳幽默，只是拿了一条白色手绢抹着眼泪。

欧阳再走两步，一条白纱随风飘开，那女子的对面赫然是一个盒子。盒子下还有一套折叠好的血衣。

欧阳看了那血衣好一会，突然脑子跳出一个新闻：完颜阿骨打孙子战死。据说是中了埋伏，遭遇十来枚甩手炮的招呼，收尸时候现尸体被分了好几块。欧阳把纸钱一扔道："完颜兰"

白衣女子开口，虽然没转身，但欧阳知道确实是完颜兰的声音："欧大人不向先夫上杯水酒吗？"

"不好意思，我和你先夫没交情。再说，我听说你被皇上收为义女，封为清冷公主嫁给这人，不过大婚前三日，被耶律大石暗算，身死通州，我看算不得先夫吧。本人只能对耶律大石卑鄙表示鄙视。"

完颜兰语气很平淡道："你不认为先夫的死是你的错？他本是以一档百的

勇士。十六岁就带一百人马横穿契丹人铁林军，身中三箭七刀，但依旧喝酒吃肉，豪气十足。”

“这个……”欧阳想想道：“按照皇家报第八十一期的报道，受伤，特别是外伤之人切莫饮酒，并且多食高纤维食物。并且用清水冲洗伤口后，用烈酒浇灌伤口。如果伤口过大，有条件用冰镇……”

“欧阳，只要你向先夫和我哥哥磕头，并且悔过，我可以送你一样沉尸案的证据。”

欧阳摸下巴问：“什么证据？”

“杀燕七的凶手遗留的一样东西。”

欧阳问：“怎么，不是你干的吗？”

“我没说是我，也没说不是我。”完颜兰道：“你杀死了我哥哥，又杀死了我丈夫，还杀死了我千万的兄弟姐妹，而如今我只要求你做这一点……欧阳，你吃过人肉吗？”

欧阳想想后问：“指甲算不算？”

完颜兰继续无视欧阳幽默，抽噎道：“金国已经打不下去了，这种天气，他们只穿一件兽皮前去作战，不少人手指一碰就掉了下来。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畏惧过。”

“恩……对金国目前的处境，本人表示同情。”

“如果不是你一力主张抵金，如果不是你主张销售火药，如果不是你主张阻断对金贸易……我们已经把契丹人赶到西边去了。”

欧阳问：“然后呢？”

“然后什么？”

“你们占领了辽国，然后就会南下，南下到阳平找我喝茶聊天？”欧阳道：“自从你们的阿骨打不讲信用想扣押我之后，我就知道，宋和金联盟对辽，无异于和虎谋皮。”

完颜兰仍旧不转身：“当初我真不应该帮你，结果不仅害死了我哥哥，而且害死了亶哥，还害死了无数的兄弟姐妹。”

欧阳听到这，叹口气道：“两国之争，我们各为其主罢了。有一点我必须

强调，他们的死和我真的没有关系。将军百战染征衣……我明白了，因为那个谁谁死了，你就布局害我报仇是吗？”

“怎么？难道你认为中原就没人恨你入骨？”完颜兰道：“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你，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上香磕头赔罪。如果我真想杀你，你认为当年宴席上刺了一剑后我会停手吗？”

“赔罪？”欧阳呵呵一笑道：“我没罪。我欧阳是有点小伎俩，但行得直做的正。身为宋人，我不可能朝金人下跪，即使他是死人。”岳爷的气节还是有学到几分的。最重要现代就不说了，古代教育，天地君亲师，只有这五跪。除这之外，欧阳唯一跪祭的就是死难在丝绸之路上的士兵们。毕竟那些人是因为自己决定而死，而这两个人，他们死和自己什么关系？让你再勇，没事冲在第一个，明显是怀疑自己生产的甩手炮威力。

“那你就回阳平找死吧。”完颜兰淡淡说一句。

“如果你真为女真人考虑，就希望我没事。如果你不把证据交出来，我回去会对皇上说，一切都是金人主使，目的就是除掉阳平军厂，制造大宋内乱，如此就无法对辽支援。即使皇上最后无奈办了我，也会将你们金人视为眼中钉，将来战事改变，恐怕一怒之下，女真从此消失。”

完颜兰冷笑：“你以为皇上真那么宠信你吗？即使她相信你，但为了一个臣子，你认为她会改变策略吗？”

“怎么？你觉着皇上和我就君臣那么简单吗？”欧阳道：“去了这关系不说。永兴军路、河北东路有我亲点进士数百人。杭州舰队但凡七品之上，全是我的学生，永兴军路也有我交好梁山一伙，西北军路就更不用说。你们觉着他们会不为我公报私仇吗？交出证据，这事就算了，否则别怪我心黑手毒。再抛开他们不说，就凭我商界地位，我一句话，一粒大米都运不进金境。”

完颜兰转身愤怒道：“没想到你是这么无耻的人。”

“为了正义的事业，这叫睿智。”欧阳道：“给你考虑的时间。”欧阳真没想到竟然还是证据送上门来。身为一名自律的政府官员，雁过还要拔下二两毛，证据在面前，怎么可能不弄到手。而且欧阳也看出，完颜兰年纪不小了，不可能就为了让自己磕头赔罪演这出戏。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什么药，只能是反客为主，强势威逼。

完颜兰知道欧阳没扯淡，其他不好说，但最少欧阳有能力让走私金国的所有物资停运。她很愤怒，她很愤怒欧阳能在这灵堂说出这样的话，不仅对死者没有任何愧疚之心，并且幸灾乐祸，丝毫没有尊重死者的意思。

“我杀了你。”完颜兰抽出一把刀跳起来，朝欧阳直接奔杀而来。

欧阳一低身子，左后肩膀被划过，鲜血流出。欧阳早算到会这样，并不紧张，趁近身机会忍疼一拳打在完颜兰的肝脏部位，而后也不收拳，身子一扭抓起完颜兰一起摔在地上。只不过他半身垫在完颜兰的身上，而完颜兰不仅有本身重量，还加上欧阳半身重量。这一摔，让完颜兰感觉身体都要裂开来。

完颜兰还有力气，还有斗志。但这种打法她实在无法破解。两人一起在地上，一手虽然拿刀，但根本用不出来。反看欧阳精通此道，一边不让完颜兰起身，一边纠缠快打。配合摔铰，将完颜兰摔了两次。最后完颜兰一口咬在了欧阳右肩膀上。无论什么女人，咬乃是其致命的武器，试问哪个男人没被咬过？

欧阳惨叫一声，手肘顶在完颜兰脑门上。再看肩膀，二两肉被其咬下。那是撕心裂肺的疼。欧阳怒道：“你们这些当了将军的女人，是不是都喜欢咬人？”梁红玉也咬，不过是办事之中，情不自禁。和这咬可是有巨大区别。

“哼”完颜兰被手压之下喘气。这脑门一下够戗。还有胃、肝都钻心般的疼痛。其实打什么打，谁都不敢真杀了谁，杀了完颜兰这公主，欧阳罪名就大了。杀了欧阳，金国麻烦更大。

“我们本是有情人，何必搞得这样。”欧阳放开压其脖子的手肘道：“其实我真希望你第二次来大宋，是专门来找我的。我也一直在等着你，没想到等到你那一剑。”

完颜兰深喘几口气道：“你不用手下留情，更不用给自己找借口。你是担心杀了我，你拿不到证据。”

“你毕竟是公主名头，我哪敢呢。”欧阳翻到另外一边地上道：“把东西交出来吧。”

完颜兰站起来，也不整理凌乱的衣装坐到了窗前，开窗吹风好一会才道：“你娶我，我救你。”

“哈你不怕回头我休了你？”欧阳拿下卡，整理头。卡很简单，一个弧形的玉器，和一根玉棍，可以把头卡成一束。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完颜兰道：“直接说吧，交出火药配方，而后私下供应二十船粮食。我保证你没事。”

欧阳笑道：“火药配方你们不是偷去了吗？”

“哼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敢拿假配方糊弄皇上。你那什么配方？连火都点不着。”

欧阳道：“当然，配方内容其实只有三种，你偷那配方总共是五种，能点火才叫怪事。”

完颜兰见欧阳这态度只能道：“如此，我们似乎没什么好谈的。你不用威胁我，女真人对死亡已经没有畏惧。即使你非逼我们食辽人肉而活，我们也会坚持下去。”

“我知道，听说现在青年妇女也开始和男性一样冲锋陷阵。上上个月，有十几名女兵落到了辽人手中。辽人就在金营外轮x这十几个女兵。结果金人头脑一热冲了出去，落到陷阱，几百人没一个回去，而且还送了几十名女兵供契丹人千人享受。”

“……”完颜兰没有说话，看着月亮，眼泪刷刷一直朝下掉。

欧阳叹口气走到完颜兰身边：“别打了不行吗？”

“怎么不打？不是辽死，就是我们亡。”完颜兰脸带眼泪看欧阳：“我们现在就想活下去，如果不是你，我们现在会这样吗？或者你就支持辽人，宋辽一起进军，让我们死个痛快。”

为了自由而打仗，听起来非常崇高。但是这么崇高的精神，只是被上位者利用洗脑下面人言论而已。任何制度自由只是相对的，不可能有一个国家有无限的自由。婚姻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即使是美国也对某些自由行为有强制要求。欧阳有时候也感觉自己不人道，金国纯粹是为了未来买单，从目前来看，对宋并没有什么敌对言行。而辽更冤，历史上他们也没干坏事，但是为了阻挡将来可能出现的金人南下，光荣成为挡路石。

欧阳道：“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进去。”

完颜兰苦笑：“女真还有什么听不进去的？明知宋人态度，但仍旧被宋人牵着鼻子走，除了仅剩的一点尊严，什么都没有了。”

“目前金国的状况是地广人少。”欧阳道：“你们处处要设防。其实不如放弃东京，收缩地盘。把人口集中起来。一半人从事生产，一半人打仗防御。转攻为守。你应该知道宋对辽的态度，也许你们会猜，辽倒了下个就是你们。但是宋人会怎样对你们？你们去看看西北军道的原住民就知道了。富裕、满足。有官办的学堂，有地方做工，甚至还可以自己当老板。我也知道完颜阿骨打不会同意，他是上位人，被灭的话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心系女真子民，就懂得如何抉择。”

“……”完颜兰不说话。

“三国时期，曹操大军压境。东吴人人欲降。但有人和孙权说。别人投降，过得还是原来生活，而且有可能还会更好。百姓也不用受刀剑之苦，可以安居乐业。但是如果孙权你投降，那你车不过一辆，随从不过几名。还可能被人家杀死。于是孙权就反抗了。”欧阳道：“我知道你现在是女真第二大部族的酋长。如果没有你和阿骨打部族联合，你们早就内乱分裂了。而把你嫁入大宋，明面上是亲和两国关系，但据我记者了解，有很大因素是完颜阿骨打想直接掌控你的部族。”

“……”

欧阳补充：“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女真族，那你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如果我说的话有用的话，请把证据给我。”

完颜兰从怀里拿出一片衣摆递了过去道：“先夫战死，我随船散心。偶然游荡清河处，远远见一人被杀后被抛入河中。等过去查看，只见到一灌木上勾下这块衣摆。”

欧阳接衣摆一楞问：“这叫什么证据？”

“你看不出来？”

第一百九十六章疑点

欧阳仔细一看吸口冷气：“这是禁军衣服，还是东京禁军的。”东京禁军衣摆上有金线。不对，不会这么巧吧。要区分东京和其他路禁军服装，唯一就是这衣摆。一个凶手穿了禁军衣服，即使是内穿，不小心恰巧勾到了这部位。是故意栽赃？还是老天有眼？身为一个警察，欧阳是不会相信老天有眼的。除了巧合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栽赃东京禁军，让人知欧阳和东京禁军有勾结，这罪名可大可小，赵玉如果猜忌上，那对这案子就大大不妥了。第二，跟随这条线查下去，则会跳进又一个陷阱。一个让欧阳洗刷不清罪名的陷阱。

如果是第二条，那就非常致命了。因为禁军每年放的衣服不多，如果查下去很容易找到衣摆主人，跳进他人步局之中。但是不查下去，又让人不甘心。这条完全抓住人的弱点布置。

还有，完颜兰可信吗？这别是连环套中套，一步步把自己引进死路。欧阳相信，这个局一定是有人布置了很久。只不过皇帝来阳平不过是十来天的事情，难道他们原先不是这么安排，而是知道了皇帝要来，改变了计划？皇帝亲临，除了一二品大臣和大内人员，其余人等也是临行三天左右才会知道消息。知道消息，从东京到阳平两天，布置起来肯定不够时间。肯定是先有人查知皇帝要来。

人在江湖飘，仇人自然有。潜在政敌也一定有。不过据欧阳所知，高官们有些人虽然不满自己的行为，但是未必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最多就是用似有似无的事来引皇帝疑心罢了。利用刑狱来栽害官员，那是比较少见。如此分析下来，金人的可能性就又大了。欧阳看了一眼平静看窗外寒月的完颜兰，再慢慢打量船舱内的布置。突然吸口冷气，这布局貌似特区一件轰动一时的案子。

一对夫妻原本幸福美满，丈夫一次出外，遭遇车祸死亡。由于丈夫属百分百过错方，所以法院判决肇事者尽一定义务赔偿了事。原本是谁都不会注意的案件，但半年后生了离奇之事，肇事者和一名女郎一夜*，一年后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自己妻子，还有后来出生的孩子，另外还有情妇全部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由于连锁传染，重案组介入调查，而后查明肇事者和车祸死亡者妻子有一夜*，而后对其嫌疑人进行调查。但嫌疑人已经失踪一年之久。

最后得到搜查令，打开了那对夫妻居住的房间。家具已经全部搬空，房间内布满了冥币，房间四处上挂着一条条白布。警方进入卧室，看见丈夫的骨灰盒放在桌子一边，桌子上有一瓶葡萄酒和两个杯子，还有一支几近风化的玫瑰。骨灰盒的对面是妻子的尸体。

经过调查，妻子在法院判决后，从病毒感染吸毒者上抽出血液，注射到自己身体。而后在邂逅肇事者**后，妻子为避免对方有机率不感染病毒，用安眠药让肇事者昏睡，再抽出自己血液注射到其体内。

警方事后认为，妻子调查过此病的详情，头脑清醒冷静，了解**行为不过1%的可能传染，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妻子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病。更让人惊讶的是，妻子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慈善机构，让受害者无法得到任何经济赔偿。

欧阳和同事也分析过这案子，一直不理解妻子为什么有如此过激的行为。在欧阳看来，一夜*时候杀掉肇事者就可以，为什么还要祸害他的家人呢？

莫非完颜兰的精神已经达到了自己无法理解的境况？完颜兰一直都认为，杀死其哥哥，让女真人有这样局面，完全是欧阳一手造成。如果……欧阳心中一惊，但自己似乎不能不把证据交出去。

展铭等和自己比较亲近的衙役已经下监，如果交出证据，就能让他们脱了部分嫌疑。如果对手歹毒，在禁军那安排了大量不利自己的证据，自己就是朝火坑跳。顺衣摆找出凶手，凶手指认欧阳，并且提供一些并非伪造的文书或者是信物栽赃。或者凶手自杀，留下遗书指证欧阳，完全是欧阳一手指使，那局面就会艰难得多。但如果不交出衣摆，展铭等人就无法脱狱。

好歹毒的连环计欧阳看了眼完颜兰，知道自己已经不能信任此人。环境复杂，谁是敌谁是友，很难说。

……

船靠岸，欧阳上岸。张三李四一直在陆地跟随，见欧阳没事松了口气。欧阳没说，他们也不问。第二天傍晚到庐州，欧阳昨夜无眠，精神不算很好。找了家客栈，欧阳写了一封书信找到了当地阳平钱庄的大掌柜，知州听说欧阳要帮忙，也慷慨，派出三百兵士押送此信前往杭州。

欧阳肯定不是善人，那信是给周安的。告诉周安，一旦自己问罪，就停止对金任何物资供应买卖。虽然问罪失权，但欧阳相信，周安这点事还是会帮忙的。没有人想到欧阳这个看似文弱书生也有破釜沉舟的一面。

由于此案关系重大，赵玉一直没离开，军机处有公文也是传到阳平。甘信戴罪行职，继续管理阳平大小事情。展铭由于有官职，虽然下狱，但属于软禁。欧平没身份，是真的下狱。

白莲在阳平二十里处迎到了欧阳，第一句就是坏消息：“告状人死了。”

没想欧阳很淡定，问：“自杀，还是他杀？”

“提刑大人说可能是自杀。”

“可能？”欧阳倒有点诧异。宋的提刑水准还是比较高的，怎么会有个模拟两可回答。欧阳道：“白莲一边说话”

……

欧阳回到阳平下马，周围百姓纷纷上来问好，显然阳平人也觉着欧阳是被陷害的。在阳平人看，欧阳对女人这方面追求并不是很高。几任使女都在公堂作证欧阳的品行。当然也有少部分人持怀疑态度。有钱有权人怎么玩的都有，一些正气凛然的王爷甚至是皇帝，在历史上还留下强迫自己女儿陪寝的事。欧阳怎么就不能干点这些事呢？

由于有赵玉撑着，欧阳并没有直接被问罪。不过赵玉也没见欧阳，下了道圣旨，让欧阳自己主办此案，三司监督，并且派九公公和两名内卫随从左右。从这点来看，赵玉还是信任欧阳的。其实就玩女人而死来说，赵玉真不介意。据一些记载，所谓才子纪晓岚在性生活有着非常肮脏的一面，其娶妻妾无数，其中几乎都为十三岁。换成周岁也就十一岁而已。但没有人去追究。

欧阳自信自己这方面是比较干净的，虽然青楼也去，但是在用五妹妹还是花钱解决生理问题上，身为有知识的人当然选择后者。

京畿提刑姓宋，欧阳怀疑了一会其是不是宋慈的祖先。因为其态度很公正严谨。县衙议案，多人参与。宋提刑先说话：“据本官勘察。第一位死者张金儿可能不是张氏所说那样。张氏说张金儿从小养尊处优，其父开赌后家道才中落。本官查验，虽然张金儿有所保养，但其四肢柔而有力，似乎是经过训练的歌ji。但尸体泡水较久，本官不敢下断言。”

提刑身边捕头道：“查，张金儿确有此人，张氏确有此人，其夫确实因赌而被害。有亲戚已经看过张氏尸身，可以确定是其本人。但张金儿由于面容毁坏，身子肿胀，没有人可以肯定其是否张金儿。”

提刑再道：“第二名死者，燕七。据勘验是被人在不知情下近距离刀进胸膛，而后燕七还没回神，就被凶手连砍两刀，从下刀位置看，凶手身材比较高，孔武有力，下刀娴熟。”

“第三名死者，张氏。乃是被毒蛇咬死。在咽喉位置。大家都知道，蛇无腰，一般多咬手脚。所以本官推断有三个可能，此蛇受过杀人训练。第二是蛇盘梁上，倒垂咬在其咽喉部位。第三个可能比较离奇，张氏抓蛇到自己咽喉处。”

欧阳问：“为什么会有第三个可能？”

“因为张氏手上有一片蛇鳞。相信张氏用力握过蛇身，但不确定是抓蛇咬咽喉，或者是被咬后抓蛇。”提刑道：“本官偏向前者，因为突然遇蛇，莫说是名女子，即使是青壮男性，也是先吓着。而被蛇咬后，直接用手去打蛇者，少有如此之人。”

提刑再道：“虽然面上证据说明有可能有人诬陷欧大人，但是如果欧大人说不明白这契约，此案很难再继续下去。”

欧阳接过契约一看，可以肯定是自己的签名，欧阳道：“各位大人暂且稍等，下官去办一件事，一个时辰后陛下那汇合。”

欧阳出去一趟，又回来进新衙门的文房，九公公和两名内卫鬼魅般跟随而入。欧阳稀里哗啦写了一通，然后道：“公公，咱们面圣去。”

九公公苦笑：“你连皇上都敢耍。”

“只要能证明清白，皇上英明，是不会在意的。”

……

欧阳恭敬的站在堂下道：“陛下，无论微臣是否是被冤枉，请陛下念在微臣略有薄功的面上，微臣请陛下做个保人。”

赵玉道：“尽管说。”

“微臣伯父伯母有养育之恩，又有妹妹在身边居住，展铭等人又追随微臣多年。微臣想趁现在给他们留点后路。”

“就是遗言？”赵玉摇头：“欧阳，难道朕看错你？罢了，你说，朕做主。”

“空口无凭，请陛下签字做实。”

“恩？”赵玉看一边九公公面容古怪有点疑虑道：“呈上来。”

总共是四份遗书。第一份是拿一笔钱给伯父伯母养老，修葺欧家祠堂。第二份是留笔钱给欧平，希望他娶妻生子。第三份是展铭、白莲和甘信分得阳平商业协会股份。第四份是给王保福的。随便看了一下，没有问题，于是赵玉就拿了私印在上面盖了章。

“谢陛下。”欧阳拿回四份契约，拿出笔刷刷几下，抽出其中一份道：“陛下再看。”

搞什么？赵玉接过内卫递上来的契约楞了好一会，只见上面写，我很漂亮，我很温柔，我很可爱。落款是自己的私章。赵玉感觉脸有点热问道：“怎么回事。”顺手把纸揉掉。

“陛下请看，这纸并非什么上等纸，上面还有碎渣。”欧阳从纸上撕下一层后，赵玉就看见一张空白纸。欧阳解释：“这是非常简单的障眼法，纸有两层，签字盖印多是左下位置。而撕开后签字位置其实是在第二层纸。这是微臣临时做的道具，如果精心制作的话，碎渣即使少一些也能鱼目混珠。”

“拿过来。”赵玉拿过契约，确实，认真仔细看可以看见签名纸和契约纸是两张，但是这交接边已经用毛笔写字覆盖，虽然留了一些字在签字纸上，但撕开后重新写的话，可以将残字拼凑起来。这样一来，就成了赵玉盖私印的空白纸。而撕开后，签字纸略有点不平整和残缺。赵玉恍然：“难怪张金儿的卖身契上边角有点残破。”

欧阳道：“最重要一点是，用最后一行字覆盖交接边，而后还能将残余半字补齐，工整自然。微臣看拼接处虽然有些瑕丝，但是可以说，此人做工文笔精细非常。由后补上，对格式，字体大小都要很有把握。此人应该是名家才对。微臣怀疑此人谋生手段是靠赝品为生，对字特别精通。”

“好做得好。”赵玉龙心大悦，很早听说欧阳会办案子，但一直没亲眼见到，这次一看是大开眼界。她哪知道，这一手欧阳在现代卧底用过，诈骗获利上百万。赵玉吩咐：“左右没事，那就殿审吧。”

欧阳道：“关于张金儿身子有檀香烫伤，微臣表示有疑问。”

宋提刑问道：“不知是什么疑问。”

“本县是香火专营。在阳平只有两家出售檀香之店。但下官从未去购买过，这点可以找两店伙计和掌柜做证。如果是下官做的，那下官只能是从外地购买，难道下官为了虐待一使女，要专程去外地买香吗？”

“有理。”宋提刑对赵玉道：“臣调查过。欧大人不信道佛，家中无亲人要香供奉。莫说檀香，就是细香都未在阳平购买过。”当然这不能说明欧阳家没有工具。

“还有一点。”欧阳道：“其实外面不少人误会，说下官家那个是池塘，既然是池塘总会养鱼，种荷花什么的。但下官那池塘下面全是青石铺设，四壁都也是石砌而成，这工程在微臣来阳平一两年就完成了。可下官奇怪的是，尸身如果只有细沙或者是青苔还有可能，但怎么会有淤泥？下官想，张金儿

尸身有可能是浸泡在别处，寻时机移入。”

宋提刑道：“这点确实没证实。不过常年……”

“提刑大人，这水是三天一换的。欧平和我都是喜欢玩水之人。即使是冬季，也下水玩耍。阳平北面靠山，这水就是从山上引来进水井，换水时接到水池。而排水道是连接铁管出沟，冲洗沿路扔在沟中垃圾到清河。虽然不是每次换水都清洗水池，但是如果有少许细沙必然会清理，不会沉积为淤泥。而张金儿口鼻都有淤泥，显然是层入有淤泥水中，淤泥盖过耳口鼻灌入导致。”

宋提刑道：“来人，去勘验水池。”

捕头抱拳：“是”其实就在十几步路外，几个禁军和衙役脱衣服跳进池塘，一会捕头就回报：“回报，四面确实干净，水底甚滑，只有沉尸处有少许淤泥。”

赵玉笑道：“看不出你欧阳倒是蛮会享受。”皇宫最大就是洗澡捅，和欧阳这样阔气没法比。

一直对案件没有说话的蔡京突然道：“臣虽然不清楚，但是就凭借这两点疑问，似乎欧大人并非没有杀害张金儿的可能。此案已经天下皆知，如果不办成铁案，不仅欧大人名声受累，即使是陛下清誉也会受损。”

蔡京说的有道理，欧阳能提供的都是容易被推翻，有无数可能的表面证据。欧阳虽然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有自己签字契约，但是无法证明张金儿那张契约是不是被动过手脚。欧阳可以证明游泳池不是第一抛尸现场，但无法说明不是自己或者自己吩咐人故布疑阵。至于欧阳没点香的习惯就更离谱了点。如果是现代统一认识的疑罪从无判决，欧阳必然无罪。但看现代也知道，那个出风头的李刚否定了疑罪从无，视几份铁证而不顾，将王朝送上审判席，法官也莫名其妙判其十几年刑狱。这是一贯的封建思想影响下，一个官僚的自以为比天下人都聪明而造成的后果。

现代都这样，更别说是古代。也还好封建朝廷老大赵玉信任欧阳，当然即使不信任，她也希望欧阳没事。赵玉思考许久后道：“欧阳，给你五天时间，你可以调动阳平禁军和内卫帮助办案。京畿提刑司也要用心。但如果五天之后没有办法证明你欧阳的清白。朕只能让三司接手会审。”

欧阳道：“还请陛下先释放展铭。”

“好”

第一百九十七章先手

在两名内卫和十公公的陪同下，欧阳接丫展铭，到金尊*酒店洗尘。负责招待的真娘见欧阳一点也不着急，反倒着急问：“大人，你那案怎么样了？“

欧阳笑道：“真娘，要了解案dk件最新动态，和大宋风土人情，朝dk廷政策，请订阅皇家报。年订有九折优惠哦。”

真娘见欧阳胸有成竹放了点心道：“大人随便点，这餐算我的。“

欧阳也不客气：“那谢谢真娘了。”

茶水上来后，展铭问：“大人，怎么样？“

欧阳准备说话，两内卫和九公公马上把头凑了过来。欧阳不理会他们，趴过去对展铭耳朵道：“你完全听我吩咐。”

“哦！“展铭扫了大厅一眼，人还不少。有半数不是阳平人，不过也难怪，别说商人多，就这次京里可是来了不少人。

欧阳吩咐：“小二，麻烦你，我们换到包房。“

“好咧！”

转完包厢，菜也差不多上齐。，小二关门而走。一名内卫把门拉开一缝，人靠在门边听外面动静。欧阳见其此举动笑道：“我如果是幕后主dk使，绝对不会派人偷听的。”

内卫回头问：“为什么？”

“因为偷听谈话是一个非常容易露馅的举动。说实话，虽然我是被诬陷的，但是被谁诬陷的，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公公，两位兄弟，一起吃点。”

九公公dk道：“欧大人，有事就说，我们还要向皇上回报呢。”

“说什么事？“欧阳疑惑。

九公公反疑惑：“欧大人请展大人来，不是对案dk件有看法了吗？“

“恩”“”公公误会。我家现在是皇上居住，又没有相好的。再加惠兰忙，展铭也没地方吃饭，所以就来了。”

九公公一点都不信：“你们来这就为了吃饭？“

“当然还有。”欧阳道：“这案子扑朔迷离，目前真的束手无策。我师父说过，今年我必有一劫，当时我不信。看来是真的，不过我又不能离开，只能请展铭帮我去趟广德宫，请师父帮我布阵倒转紫薇星。“

“倒转紫薇星？”九公公鄙视没文化的欧阳道：“紫薇星乃是帝星，难道你还想造卝反不成？“

“”””那就转白薇星？“欧阳呵呵一笑道：“反正你们知道展铭是去找我师父救命就是。“

展铭站起来抱拳：“卑职连夜出，快的话，后日清晨可以到东京。”

“人是铁，饭是钢。急什么。”欧阳招呼：“大家一起坐，展铭，叫小二再来一坛唐酒，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展铭犹豫了一平，但马上想起来了欧阳的吩咐，于是答道：“是！“

于是酒上来了，九公公被拉入席位，一名内卫甲见欧阳今天存心是想灌醉大家，喝了几杯后就离开，回去让大内再派两个清卝醒人去金尊酒店，而后把所听所闻呈报赵玉。

赵玉问：“欧阳喝了吗？”

“喝了，据卑职看，欧大人和展大人酒有七分意。再喝几杯必然醉地。”

“哦？“赵玉倒觉有意思问：“刚你说，欧阳派展铭上卝京，但又将他灌醉？“

“是！“

“我想我有些明白了。”

内卫甲有点惊讶问：“陛下，什么明白？“

“欧阳派展铭去东京绝对不是拜见师父那么简单，而是为了一个人。之所以把展铭灌醉，也是想麻痹凶手。

想展铭乃是习武之人，即使十分醉，几个时辰后就会恢复。而那时候正是三更或者四更时分。你说欧阳、展铭都醉，暗中凶手是不是也能睡个好觉呢？“

内卫甲问：“为了什么人？“

“不可说，不可说。“赵玉笑道：“你如不信，联和你打个赌。今丬晚四更之前，展铭必然夜行东京。”

欧阳、展铭、九公公还有内卫乙全趴下了。来保护监丬视的内卫叫来一些人手，一人扛一个，把他们都弄回了家。

是夜，内卫甲潜伏丬在黑丬暗中，果然如赵玉所料，四更一响，一个黑影就出了展府。借门前烛丬光一看，不是展铭又是谁？当下内卫甲对赵玉佩服万分。而赵玉第二天接报，对自己也是佩服万分。

欧阳住在苏府，日上三竿才起床。早有丫鬟侍侯一边打水，更丬衣。宿醉最是难受，苏老丬爷还吩咐人弄了姜粥过来。民间俗语云：早上人吃姜，晚上姜吃丬人。清早来碗姜粥，欧阳感觉好受多了。这时候丫鬟才说：“宋提刑已经在厅中等候大人许久。”

“那为什么不叫醒我？“欧阳问。

丫鬟回答：“宋提刑说让大人多休息。”

“哦！“

宋提刑今天来是和欧阳勘丬察第三死者的现场。在三名死者中，惟独张氏之死是现场。张氏报案后，暂且被安置在县中一家类似四合院的单独房子中。而死亡现场，是在卧房。拆了封条进入后，宋提刑道：“大人，这蛇本是寒物。如此天气必然是冬眠在地。但不仅出动，而且还暴起伤人。据本官看，这起案子并非意外。“

欧阳问：“那宋提刑当时不说？”

“如果此地有蛇窝，又有炉火烧烤，也有可能是野蛇。直到昨天傍晚，提刑司衙役翻遍屋子确认没有蛇穴后，才能确定。”

欧阳看院子被挖的乱七八糟点了下头，进入屋子，提刑到炕上演示介绍：“现尸身时候，蛇盘踞在张氏身边被褥上，被内卫所杀。张氏头靠墙，朝左垂，身丬体无其它伤口。“

“提刑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还请提刑大人指教。”

“大人请讲。“

欧阳道：“自古说虎毒不食子。张金儿乃是张氏唯一的亲人，听开县消

息，张氏对女儿宠爱有加，如掌上明珠一般。你觉着这样的母亲，会为了钱或者其他的，让自己女儿受尽虐卝待而死吗？”

“大人说的在理，本官亦是非常困惑。”提刑道：“据厢村人介绍，张氏是在一月前来到阳平，就是张金儿死前的五到十天左右。但是大家只知道张氏有个女儿，却从没有见其面。偶然见过背影之人，请来认尸，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据张氏所说，是担心厢军鱼龙混杂，不让女儿出门，所以后来一心想让张金儿到城里找事做。本官断案多年，听说过父母囚卝禁子女到成年一说，但是张金儿在开县的街坊说，张氏根本就没有禁卝锢过张金儿。怎么一来厢村改变就这么大呢？所以本官怀疑，这个张金儿不是张金儿。“

欧阳点头理顺一遍后道：“张氏举蛇自卝杀可能非常大，之所以要自卝杀，是因为怕本官回来对质出破绽。而能让她甘愿自卝杀的只能是……”””

“张金儿。”宋提刑抚须道：“凶手定然绑卝架了真的张金儿，以其性命要卝挟。只不过，唉””……张氏糊涂，如此之案，张金儿必然是被灭卝口，怎么可能生还。如果当时通知官卝府，倒还有一线生机。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卝局者迷。“欧阳苦笑：“哪个兵母谁不愿意以自己命换子女的命。有句话说子女乃是上辈子的债，说的真没错。”

宋提刑摇头：“到现在，即使找到张金儿尸身，恐怕至亲之人都不敢轻认。据我看，如此案子匪卝徒必然是将其尸身焚卝毁，可惜我们空知凶手计划，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都怪我，擅自离开，错过很多线索。“展铭只和仟作查验卝尸体，这也是上面想看看展铭是否牵扯在内一个举动。而衙门刑衙不等碰此事。张三等人外出，衙役卝脑王五和赵六第一时间被讯问，群龙无，结果衙役竟然没有一点进取的动作。欧阳对衙役们态度非常不满意。如皇家报那样，消息可以挖，不管什么消息。当然刊登于否是另外一回事。

宋提刑道：“其实本官早闻大人是断狱神手，在科举之前就破官印案，飞卝天神鼠案。再者大人官声本官也有所耳闻，不相信大人会有如此所为。再看这些现，这诬害之局已经有七成肯定。

可惜凶卝徒太狡猾，寻找不到有力证卝据。”

欧阳问：“据提刑大人多年经验，此案如果无法定论，将会怎样？”

“十几年前，有名外放五品官犯事。怀疑其奸杀自己女儿。本官勘验后现，此官十有八卝九是被人诬害，但无法证明其清白，最后以莫卝须卝有罪名贬为庶卝民。其听闻之下，羞愤之极，撞柱而死以示清白。”

“大人意思是”””说不清楚的话，下官就会贬为民，用不录用？”

“”””“提刑犹豫一会道：“大人这案子有点不同，御审不说，而且不利证卝据颇多。本官大胆一猜，有可能是流放充军。“

欧阳苦笑：“如果证明我是凶手呢？“

“”””也是流放充军。不过可能会被私下赐死。“宋提刑看看左右没人，才把这话小声说出来。

要么说伴君如伴虎，换别人未必死，但赵玉凑一腿就死了。欧阳不怕流放，自己放到哪去也会有人照顾着。不小心流放到杭州舰队去，夫卝妻双双把家还。不过按照提刑说的，梁红玉收到的是尸体也。

欧阳看完现场道：“没有价值，提刑大人看。三死者中，张金儿是被卝虐卝杀后移尸，这说明有一个凶手，这凶手很可能是燕七。但燕七被杀，第一现场就没有价值。燕七被杀地点不明，其尸身随水而走，又没有现场。这里唯一是现场的现场，但自卝杀成分很高。所以真正凶手其实在阳平只出手一次，就是杀燕七那次。也是唯一可能有线索的的一次，仙”……根本就找不到现场在哪，甚至是在岸边或者是家中，甚至是船上。我们都无从查知。“

“本官哪有不知，此案甚为棘手。本官断狱多年，虽然不说每次都能擒凶，但多少有所指向。但这次，本官根本看不出是哪方所为。”

东京一僻静小巷，有一家挂满书画的小店。小店的主人乃是落第举人，名叫孙嗣。虽然有功名，但得罪权卝贵，只能依靠临摹先人字画为生，其中以临摹字体为绝。宋徽宗本人也是个造卝假大师，曾经微服过这里，他的到来让孙嗣过上了太平日子。

外行买国宝级古董，是为了现实自己的地位和实力，如同孙嗣还开着店一般，钱不太重要，重要是这店有名气，谁让店中还留有宋徽宗亲笔墨宝。就如李师师一般，英俊有文采和床卝上功夫来说，宋徽宗肯定不是排列前位。但是人家是皇帝””……

这天来了两个压低斗笠客人，孙嗣似乎很熟悉一般，让童子看店，自只和两客人在街动晒冬阳喝卝茶。两动客与一下，孙*举起杯子正要饮下，一支箭飞来，将杯子撞飞出去。

孙嗣还没清卝醒过来，两个客人包裹一抖拨刀而出，但没想街左右门大开几十名禁军挺枪而出将两人包围。两人还想顽抗，禁军进退严明，齐枪刺在他们手和大卝腿之上。

“下手轻点，死了舀你们问罪。“一个身着官服人出现蹲身看了下两人伤

势，而后笑道："本官张玄明，吃苦后再说话，还是说话不吃苦，你们应该懂得选。"

听说此人是枢密院的张玄明两人眼中恐惧之色。此人乃是本朝一等一的酷卝吏是赵玉身边杀人的刀。赵玉皇位没稳定之前，这人没少用手段清理一些不听话的人。自从西北捷报后，此人就慢慢隐退到影子中等候赵玉需要时再差遣。没想到竟然把这人给引出来了。

张玄明不理会他们，舀起杯子闻了下对面无人色的孙嗣道："毒茶一杯而已至于怕成这样吗？本官就问你一句话，要么说实话充军，要么剐刑，灭三族。"

"你""""你以为你是谁？"剁嗣结巴问。

张玄明笑着一挥手，几名禁军强行进入店对面孙嗣家，拉出了孙嗣老婆，手起刀落，在光卝天卝化卝日之下竟然直接砍了级。张玄明道："孙嗣意图谋反，其夫人持刀攻击官差意图顽拖""""

"我没有！"孙嗣急道。

张玄明走到他面前小声道："欧阳乃是皇上左右手，你害欧阳，岂不等同弑君。"说完道："为防自卝杀，把他们手脚筋挑了。

"是！"这些都是张玄明直属的东京禁军，当年篡位他们已经杀了不少人，二品的也砍过，何况是这样的举人。

孙嗣忙道："我说实话，我说实话。"

张玄明很满意一点头："他的免了，我很欣赏识识事务之人。带走。"而后看看围观的人群文雅拱手道："不好意思，惊扰四邻，本官给大家赔罪。"

面对拱手几个忙还礼道："哪里哪里。"

"让其他点的兄弟们撤吧。"张玄明自然是得了欧阳的交代，但是欧阳绝对没让他这么干。那张玄明为什么要这么高调呢？

欧阳后来知道也有点疑惑，不过直觉告诉他，这涉及到**那分，自己不知道为好。在五天期限中的第三天，三份口供到了阳平。赵玉知道这事，在和欧阳他们见面之前，召来内卫甲交代："那天联所言，不得泄卝露半分。"

内卫甲汗一把忙答应："是！"展铭估计昨天才到东京，怎么可能这么快口供就到了。

赵玉疑惑，欧阳更是心惊，按他所知，张玄明当天凌晨才开始布置，按照欧阳估计是在一天后对方才会灭卝口，怎么会早一天收到消息动手？难道真是老天有眼？

前文说欧阳才回阳平那天欧阳就提到了临摹之事，而欧阳上午到达的阳平，而还没进阳平，白莲就把事说清楚。于是欧阳让白莲找个不起眼的可信任人急到东京找张玄明私下帮忙。欧阳打定凶卝徒不知道自己能破契约之迷，所以在进城之前已经布置下去。

下午契约之迷公开，这让凶卝徒万分紧张。但见大家似乎不纠结在此，于是再观察下去。而后就是金尊那场戏，凶卝徒在展铭之前奔赴东京，让东京人在展铭到达之前紧急灭卝口。那出戏只是让外人认为展铭去东京是另有目的罢了，留下时间空挡给凶手下手，张玄明秘密布下天罗地网。但欧阳真没想到，对方比自己想的提早近一天动手。对方是怎么知道阳平角息的呢？难道另外有穿越人，明了电卝话？

宋提刑道：“陛下，案子已经查明一半。乃是有人诬害欧大人。“

“谁？”赵玉问。

“乃是太卝上卝皇妃之父刘四女所为。“

“啊！”此言一出，四座震卝惊。蔡京冷笑道：“宋提刑，你莫非是第一日办案。此案怎么可能是刘四女所为。即使他有那心，恐怕也无布局之智，亦无人力物力来完成。“

赵玉点头：“联觉蔡相所言甚是。莫说刘四女，就是”也不可能。”虽然话没说出来，但大家知道她说的是宋徽宗。

“所以本案就查了一半。”宋提刑道：“据口供所知，刘四女和欧大人积怨已久，其恨不得生食其肉。两个派去杀孙嗣的人，就是其收留的江湖亡命之卝徒，身有数条人命在身。孙嗣亦承认其和刘四女关系甚好。“

赵玉皱眉头问：“孙嗣是谁？”

一名臣子道：“回陛下，乃是京中临摹高手。虽是举人，但生计艰难，后太卝上卝皇微服和其一会，交往甚密。而后才富裕起来，在京中乃是头三号的临摹师，据说其曾经临摹太卝上卝皇望江秋水，太上自己竟然辨认不出哪幅字为真品。”

第一百九十八章两大疑点

“恩！……赵玉道：你继续说。”

“孙嗣供认，他不久前受刘四女所托写过契约，是补半字契约。刘四女对他说，是他一个侄子把契约丢了，使女要造反，这才让他临摹。“宋提刑道：“孙嗣所默写下的契约内容，和张金儿契约除了皿字不对外，全部一样。并且从笔记对照，两张契约为同一人书写。”

赵玉问：“难道他没看见下面的印章和签名吗？“

宋提刑道：“外面只知道欧大人叫欧阳，而欧大人签字和私印全是签宏学之名。再加皇家报虽然对外披露，但没有将契约详细抄录上报，孙嗣自然对不上号。直到其将被灭口前还是蒙在鼓里，还以为帮了朋友一个大忙。“

赵玉问：“那为何说案只破一半？你别告诉我，刘四女死了。”后面一句话带了几分杀气。

宋提刑冷汗下额回答：“陛下圣明，抓捕这几人当天中午，刘四女居住在东京东郊的屋院失火。一家八口全部身死。至于死因，京畿提刑衙门还在查询，暂不可知。”

“混帐东西。”赵玉大怒：“借联杀人，又在联面前灭口。难道当联是死人不成？还有，这张金儿是怎么死的，谁杀的？燕七呢？又是谁杀的。还有那个……””张氏之死又是怎么回事？”

一串问题责问下来，唬得提刑跪下来道：“微臣有罪。”

欧阳忙出道：“陛下，宋提刑乃是刑狱好手。如无其仔细勘验，恐怕微臣还洗脱不了罪名。但此案纠结错杂，每节都是一人环扣，死一人则线索全断。看来此人老谋深算，已经想到了各种退路。”

宋提刑跪在地上道：“微臣和欧大人均认为，此幕后凶徒必然精通或者是颇u右手精通刑狱之人。”

“起来吧！”赵玉还是很给欧阳面子，虽然光天化日之下，刘四女一家被杀让她非赵不高兴。

理智想想，确实和京畿提刑衙门一点关系也没有。即使欧阳也没想到这事和刘四女有关京）牵扯到刘四女，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宋徽宗。那些内卫干什么吃的，赵玉眉头一皱，熟悉的臣子都明白，有人要倒霉了。赵玉道：“此案已告一段落，京畿提刑司全力追查元凶。三日后回京。”

展铭完全按照欧阳的吩咐，去东京广德宫找了王文卿，而后听说东郊失火，找开封府几个熟知打听后，立刻返回了阳平。早上到，稍微休息一会，接通知和刑堂衙役一起到新县衙。

人自然是欧阳召集的，虽然自己没事，案件也由提刑司接手，但在自己地盘生这么连环三死案件，这是非常严重的大事。欧阳让大家来就是分析案情。

展铭先汇报了东京消息："失火是刘四女在东京住处。那是刘四女被迫离开阳平后，还是皇上的太上皇赠送的院子。地处偏僻，左右一里外才有其他住户。火场总共现了尸体八具，据了解，刘四女的儿子、老婆、仆人、丫鬟恰巧八人。虽然无法辨认面容，但是尸体数吻合，身材也搭配的上。据查，刘四女全家都是死后焚烧，全是刀伤。初步估计凶手最少有三人，看伤口，怀疑凶手是经过严格刃练的禁军。"

一名衙役道："按照去杀孙嗣的人招供，刘家并不知道有燕七此人。所以可以推断，刘四女不过是一粒棋子而已。真正幕后人是杀燕七凶徒的头家，刘四女所负责就是联系造假契约。"

另一名衙役道："昨天兄弟几个连夜分析案情，如果在刘四女火灾没有现线索的话，这条线十有**就要断了，无法再追查下去。"

"不一定。"欧阳道："其实我有几个疑问，想请大家给点意见。第一个疑问是：刘四女住在阳平，天天要看见我，可能心里不太舒服，我理解。但是他这样的身份去东京，那就更不舒服。太上皇的岳丈，又是庶民，一般官员是不会和这样身份敏感的人有来往。刘四女也不是傻瓜，他身份居住东京，难道就没想过会让人以为他另有所图吗？但是他真住了，还住了很多年。并且在太上皇到阳平之后，他的衣食住行并没有太大改变。据展铭先前和我说，从火灾那可以看出刘四女的生活阔绰。大家也知道，阳平和东南商会都会给我点面子，刘四女要经商成富恐怕比较难，太上皇出行都是公费，也没有多少家底。那你们说，刘四女为什么住东京？为什么能衣食无忧？"

"这点确实奇怪。"展铭小声道："大家都知道皇上是什么样人，这太上皇可信任的外戚不多，刘四女是其中一个。而刘四女居住东京仔细分析来说就合常理，皇上要知道刘四女居住东京，必然会派人监视，看和刘四女交往都是什么人。"

一衙役更小声道："莫非这幕后人不仅是朝中大臣，还是朝中重臣，或者是显贵王爷，甚至是大内的人？"

"这样一来就更复杂了。"

欧阳点头道："如果这问题还有答案的话，还一件事就匪夷所思。凶手比我估计提前一天对孙嗣灭口。这案子很关键人物孙嗣，此人和刘四女是单线联系。孙嗣篡改契约后没被灭口有两大原因，第……他们不认为我能一眼破解契约之谜，想想也是，我一个读圣贤书的人，从来没闯荡江湖，哪懂这么复杂的伎俩。第二个不灭口原因是，刘四女和孙嗣交往密切应该不是秘密，孙嗣身死，迟早要指到刘四女头上。但是，大家想想，从阳平到东京，快马不停也需要将近一整天。当天中午我去印刷厂，下午揭密。但是为什么第二天东京早上他们就对孙嗣下死手了呢？"

展铭道："如我这样身份人，一天不停够了。但换了其他人……我们假设对方使用是绝世好马通报消息，再假设消息是当天清早到了东京。那就是说前一天的夜里马是不停蹄的。但是官道必经上谷，而这时间上谷城门早关。即使有千里马没有公文路碟，也走过不去的。昨天去上谷的兄弟回报，那天夜里上谷城门没有开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马匹能从中午到一更时间，到达上谷通过城门。"

一老衙役点头："有两个可能，第一个是对方为却保险先下手为强。第二个可能只能是有比千里马还快的马。"

"第二个可能是不成立的。因为要监视大人的行动，一见其去印刷厂，立刻识破大人的意图，并且还要立刻上路，难道灭口这事情就不用通知头家？下属自己做主？或者是头家直接监视？所以即使是有万里马，也不可能接消息后当天通过上谷。"

欧阳点头："那就只有第一个可能。不过我认为，凶手既然布局严密，不会仓促到临时起杀心，动用刘四女人不说，还要将其杀在家门附近。我觉着，凶手走这步，已经决定牺牲刘四女。所以第一个可能几乎是不可能。我推断必然是知晓我看破契约之迷后，再通知下手灭口。除非有第三种解释。"

一干人皆点头，展铭道："我同意大人的说法。

但是对方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知道阳平的事呢？"

所有人苦思不解。别说是欧阳，就是他们在江湖打滚过的，也不知道契约还可以那么糊弄。当时知道这契约，所有人第一念头是，契约是假的。从来就没去想契约的签名是真的。而且在连环死人案中，契约只是比较不起眼的一步而已。

展铭眼中寒光一闪问："大人，之前是否有和他人说起，契约有这方面的可能？或者说谁知道大人派人去东京联系张玄明张大人？"

"恩？"欧阳想想后摇叉："这个可能似乎也"……"

展铭打断道："大人，只有这个可能。"

"张三李四是知道的。白莲找人去的东京，也是知道的。派去东京这个人应该没问题，否则张大人不会得手。"

展铭点头："那就是呃"……张三、李四，还有白莲中如果有一个人是不可靠的话，那事情就能说通了。"

"我不相信。"欧阳摇头："张三李四陪我去过西北，到过玉、州。两人父母都早逝，生活无忧。和我如同兄弟一般。"

"那就是白莲？"

"不可能，白莲也去过玉州。最重要一点，如果是她，她可以找个手脚慢的上路，而后对我说，只有此人最可靠。"

"也许""""

欧阳举手，让展铭不用再说了："虽然有燕七这样的败类。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官吏都是好的。一个坚固的堡垒被攻破，只有可能是内部出了问题。猜忌是一个团体最不稳定的一点诱因。还有一点，这次你们工作态度""""

展铭很坚持问："大人，是不是把张三、李四调离外勤？"外勤是专门一个部门，第一是陪欧阳出门，第二是对外打点关系，第三是查访衙役清廉。属于欧阳的直属部门，人不多，就七八个人，但都是非常可信的人。

欧阳有点烦躁道："不用。"

下面人看在眼里，知道并不是欧阳没有怀疑，而是他不愿意去怀疑。更不想因为自己的怀疑而导致内部不合。被人冤枉是一件让人非常难受的事。欧阳自己有体会。再说如果是这三人，很有干掉自己的机会。再则白莲刚结婚不久，要出这麻烦很不好。一个不会为下属着想的上司，绝对不是合格的上司。

这时候门外有人敲门，欧阳道："进来。"

白莲进来道："大人，有两名内卫找你。"

"有请！"欧阳道："我看今天就到这里，任何消息不耳外泄。"

"是！"

欧阳拱手："两位大人找下官，可是皇上有什么事？"

“大人误会，不是皇上的事。”一内卫苦笑一下道：“卑职其实是私下来找欧大人帮忙的。”

“找我帮忙？”

内卫点头：“昨天晚上，负责太上皇安全的内卫全换了回来。而后全部锁舀，听说是要问罪。大家都觉他们挺无辜，但是说一个就被打一个，皇上还说，事情还没查明白，你们怎么就说上好话了。但卑职看皇上那态度，似手””””

“宁可杀错？“欧阳小心问一句。

“恩！”内卫点头：“其实卑职看，本案计划甚久，刘四女又牵扯其中。太上皇内卫无一点风声，也难怪皇上疑心。只不过原来牵扯其中的是内卫一名指挥使，这个指挥使在内部的名声很好，对下属和其他人都非常不错，内部有事多是找他裁决，一副老大哥的样子。但是这次赵玉火气真的很大，九公公求情赵玉都不理会。所以大家无奈才来找欧阳。毕竟欧阳可以说是赵玉最信任的官员。

欧阳为难道：“这是大内之事，我这外官不好办的。“欧阳再傻也知道，皇帝最不喜欢就是别人干涉他私生活。现梁师成这内侍和外官来往，宋徽宗就把他给贬了。虽然宋风比较开明，但是后宫、大内的事，确实是外官不能问及的。那相当皇帝的家事。

内卫恳求道：“大人，一旦明日回京。那就更没有人敢说话。他们轻者草职驱逐，重则赐死。”

“好吧！午饭后我去拜访皇上。“

“多谢大人。”

赵玉笑道：“这么说来展铭是怀疑张三、李四还有白莲了。”

“是哦！“欧阳道：“所以微臣来寻皇上决裁。“

赵玉道：“这样小事找联决裁？好吧，按联的意思，就按展铭说的办。既然没有证据，但是又有疑虑，就调开好了。”

欧阳摇头：“如此不妥。而今是坏人出阴谋，结果导致我最信任人离我远去，那坏人不是也得逞了？还有这三人和我闯南走北……点证据都没有就说不信那其他人会怎么看我？“

“倒也有些道理但是留在身边已经放心不下。”

“所以微臣就要抉择，是信还是不信？后来微臣细想这么多年来生的事才现，他们一直用忠心照顾着我没有现不了一丝的背叛。陛下看，这人谁能没有过错圣人都说做错事可以原谅。可是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现有任何背叛我证据，反而就不信他们，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他们，还有对自己都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赵玉听出多意思出来笑道：“欧大人，莫非你另有所指？”

“没有啊！”欧阳茫然道：“虽然百多衙役出了个燕七，但这么多年来只有一起。微臣所以打算继续信任。、。

欧阳话里有话，赵玉也听明白了。

阳平数百衙役这么多年出了一个燕七，他欧阳还是继续信任。而自己大内还没出过燕七，自己就开始怀疑上了，那不是自毁长城？赵玉、侧了下身子对一边九公公道：“知会下去，刘茫一干人失职，杖十惩戒。”

“是！”原本生死不明，到现在一句话定了，不过是失职罪名，没有造成后果，连解雇信都不用收的。

“联是不想某些人得意。”赵玉道：“欧阳你来得正好。联本次来阳平主要是想看看你这白云区，一直都不能成行。”

“陛下如果方便，不如现在去看看？“

赵玉犹豫下问：“会不会过于扰民？“

扯淡，你会来阳平还会担心扰民吗？欧阳回答：“自然不会，陛下驾到，蓬壁生辉。哪有什么扰民。”

“没想到你欧阳也会拍马屁？还是被人说烂的段子。“赵玉道：“吩咐下去，禁军就不要跟随了，免得有人有意见，联看还是微服的好。”

九公公点头：“是！欧大人在外稍等，陛下换好衣服就可出尔”

微屁服，大家一见到欧阳跟在一顶轿子旁边，前后左右十几名带刀大汉，猜也猜到轿子里是谁。如同欧阳是瘟疫一般，走过去就是清空一大片，所有人都把路给让出来了。上轮渡更是夸张，已经上船的全部下船。欧阳忙解释道：“阳平晕船的人还是比较多，他们想走过几个月阳平大桥建成后再过去。”

“罢了，落轿！”赵玉出轿子一看，这是一个没有船舱的平板大木船。可以容纳两百人左右。而行船依靠岸上青壮拉扯。河面不算宽，半盏茶的时间就到了对岸。

欧阳介绍：“从早到晚一天十班。如果是晚上有急事，还可以肩私船，但收费由衙门统一管理，价格比较高。“

赵玉问：“这大船一次几文？”

“为避免孩童玩耍，成年一文，婴儿免费，孩童五文，不足开销由衙门每月补贴。“

赵玉笑道：“我可没见大人你给船资。”

欧阳回答：“阳平公务人员可免费使用轮渡。“

“那联呢？”

“”””欧阳汗道：“这个微臣还没规定。”

“算了，给船家二十两白银。”

“是！”

不乘坐轿子这么一走，白云区震动。谁都没想到，皇帝这么年轻和漂亮。还好这边衙役都接到指示，再加路面宽广。本是车行道全给赵玉一人走了。赵玉看这边的布置，眼睛一亮。东京再宽的街道也不足人家这主道的三成。当看这路面，就能看出阳平的阔气。而后还有中央隔离带。欧阳介绍，所有进出人力畜力车辆，都朝左走。这样一来，南北车辆没有交汇，运输方便快捷。还设置有私人马车停点，任何车辆不许乱停乱放

第一百九十九章是谁？

赵玉道：“去看看阳平钱庄。”做为商业非实业主投资的大宋第一的阳平钱庄，当然是各行业的龙头，自然不能不看。

阳平钱庄管理集团，外观豪华，乃是阶梯式的公司。虽然所有部门都是在一层，但采取了阶梯地下加高连接的办法设计。第一层和路面平，第二层在一层后，连接一层，高过半层左右。按照这个比例一直推到纵深有六层之高。也是白云区建筑群中最高的建筑。

欧阳道：“这是微臣名下设计公司设计的。第六层全是高级职员、股东的办事点。而下面五层各有职能。”

门口四名制服保安，进入第一层，马上有名美女迎接上来：“请问……欧大人？”

“照旧介绍一下”白云区落成后，来参观的人不在少树，特别是如此恢弘的建筑，行家们都只能仰望。第六层虽然距离地面还是一层，但是在立体的手法，让第六层拥有掌握一切的霸王之气。俯瞰白云区，谁与争锋。

“好的，没问题。”美女引领大家边走边介绍：“一楼设置二十个存钱柜台，但由于是总部，只接待过一万贯的生意。如果贷款数目过两万贯，可以到二楼。”

“恩”赵玉一看，中间是阶梯上去，大厅左边是存钱点，右边是飞票业务。

上了第二层是贷款部。分了大中小三种额度的贷款点，一人对一人的业务，起贷、点为两万。

第三层是食堂，多了个侧门可以出去，出门下坡百来米就是白云区两家集中的菜市场之一。

第四层是人事部，从这层起就是管理层的位置，闲人免进，而且也没有后门。这边管理着所有阳平钱庄分店的人事。钱庄半数是固定员工，如果有解雇或者升迁，都要送备案过来。临时工则是当地掌柜直接说的算。

第五层是会计部和投资部，一上来就听见算盘响声，所有员工都在埋头算帐，数明制服男在他们身边游戈，节奏比起来是前几层最快的部门。

到了第六层，欧阳让人招呼一声，苏千等钱庄巨头一起出来迎接。一番理数后将赵玉迎接到会议室。赵玉见大家表情拘谨笑道：“你们就当朕是客户

好了。”

“是”

一个美女问：“陛下喝什么？”

欧阳道：“这是苏千的私人助理叫紫儿，要和苏大掌柜谈事，都要和紫儿联系预约时间。”

赵玉笑道：“朕还真有点羡慕你们的生活。”

“其实很累的。这里是集中资源和人力，进行统一办公。各部门分工明确，但有问题又可以快协商。”欧阳道：“我介绍一下，苏千陛下见过的，这是财务部总监，这位是会计部经理、人事部经理、仓储保安经理、律法部经理、投资部经理、营业部经理、公关部经理……”

“什么是公关部？”

欧阳解释道：“比如足球比赛阳平钱庄要打广告，就是公关部负责和衙门商谈。再比如钱庄有意入股投资，那公关部就会派人和项目人交涉，而后还会和投资部人做好投资计划后给项目人看。”

“那投资部呢？”

苏千解释：“会计部定时会做出报表，比如这个月的贷差为五十万贯，也就是我们纯多了五十万贯钱，并且预计这笔钱可以死钱一年。那投资部就会想办法让五十万贯进行增值，所以投资到比较灵活产业中。等时间差不多存金跟不上，就卖出股份回现。”

赵玉眼睛一亮问：“那能不能把国库钱做投资呢？修养民生时候投资，有需要时候再抽出来。”

苏千看看其他人道：“陛下，我们这是内部投资。陛下如果有需要可以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理财。其实小的也觉国库钱放着浪费。如大人所说，一个人总资产等于，资产加上所控资产。也就是他自己的钱加上他借到的钱。”

欧阳这个理论是欧洲研究了几百年的两大经济定律之一。欧阳接手解释：“宋百姓都是省钱，存钱居多。陛下看，他们虽然现在赚的钱是原来的两倍，但是钱去不拿去使用，而是借贷给钱庄。等于他们生活没有改变，也可以说他们的钱没有增值。而钱庄本身是没钱的，用百姓借贷来的钱贷款给场主，然后又把百姓的钱拿去投资。而实际上，等于钱庄拿走储蓄增值的利润。而在民间投资中，储蓄是一种，一辈子辛苦就为存几个钱。还有一种是个人投资，把钱买田买房放租。这种回报比较慢，但也算是低风险稳定投

资。还有一种是合伙开设公司，比如说物流公司。他们购买车马，对场子原料和产品进行运输。陛下请注意，他们购买的仅仅是车马，也就是说，运输赚到的钱，虽然是成本产生，但是不需要对运输再投入本钱。而车马是保值产品，随时可以倒卖后拿回大部分本钱。”

苏千见赵玉还是很不明白解释道：“陛下，大人意思是。第一，自己的钱和借贷的钱所赚得钱都是自己的钱，当然做生意都是有风险的。第二是，大人说物流公司，除非疾病灾害，是一个不会亏本的行业，建议陛下从这方面去考虑。”

赵玉一笑摇头：“看来，这里面的学问深了。”

苏千道：“陛下，户部还是有才俊的。”

“罢了”赵玉道：“苏千，你把投资部经理借朕用半年。”

“是”

投资部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借贷和货币。欧阳一直到现代一种现象迷惑。中国持有美国大量外债和大量美元储备，而美国财政是连年赤字。但为什么美国人反倒有钱呢？而中国生活水平就会低那么多呢？变相来说，美国是向中国借钱，中国是债主。中国债主为了能借给美国钱，在竞争之下，以低廉的劳动力、不可再生资源做为交换。但另外一方面，美国制止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增加中国生产成本。欧阳水平做不了这个课题，而是把这课题交给了阳平钱庄投资部。

相对周边来说，宋可以比同现代的美国。各国货币都是以宋币结算，控制了辽、金、吐蕃、大理的制币权。如果这课题能研究完成，即使花费几百年，欧阳也相信，只要国内不生内乱，宋国将慢慢成为地球经济霸主。产品生产只是繁荣，而非强盛。强盛就是内部势力对外作用一种延续。

……

从阳平钱庄出来，继续向前数百米是白云广场。广场四周乃是大宋最昂贵的奢侈品店。服装、珠宝、玉器、陶瓷、丝绸、绢布、皮革等等都是绝对的上等品。赵玉碍于身份，只是购买了几套衣服，并没有当场试穿。广场朝左是居民区，此地马匹牛羊不得进入。住宅区统一规划建设。每一个片区的房屋建设是一模一样，整体看过去清晰整齐。

赵玉问：“这就是你卖房不卖地的政策？”

欧阳点头：“是，如果只卖地，结构肯定互相不一样。有可能还会生非法占地之事，干扰了整体布局和、美观和住宿舒适感。只卖房，可以规划好比

如阴沟走向，垃圾集中地。当然内部装修就由买家所好了。这样还有个好处，小区只要很少的值勤人，就能保证治安。因为没有死角和遮挡物，所有一切一目了然。另外，陛下看见每个小区都有专门的保安，外人没住客允许是不被允许进入的。这座小区总共有一百二十间房子，每间房子每月要缴纳物业费五贯。一方面是保安门的薪水，另外一方面是阴沟冲洗，垃圾处理，种植花草，建设保养健身设施等等费用。”

赵玉点头：“不错，但朕不知道，你说白云区都是卖房，就是说衙门要先把这地方规划建设好。你拿来那么多钱？”

“回陛下，微臣建立了白云区建设公司。钱财来源有几方面。一是投资入股，二是钱庄借贷，三是房产预售。前个月，建设公司由于房产基本售出，于是清盘。把所得利润还钱庄贷款后，将赢利部分给股东们均分。”

赵玉好奇问：“投资一千贯，那清盘能分多少钱？”

“大概……大概有两万多吧。”欧阳擦把汗，他已经猜到赵玉什么反应。

果然赵玉大惊反问：“两年时间，翻了二十几倍？”

“陛下，这风险自然是有的。比如塌方、比如官府叫停、比如资金跟不上，比如买家寥寥无几。当然投资也是有回报的，本来我们预计，一切顺利就十倍左右的利润。但是一放盘后，买者甚多，价格狂升。陛下刚看见那小区，一个单位原先就定两千左右，但最后一直升到五千贯。”

赵玉苦笑：“欧阳，你知道不知道五千贯有多大？”

“这个……微臣知道一些。”欧阳道：“陛下要知道，阳平钱庄总部地处黄金地带，特别设计。当时投标那一套底价就是八万贯。”

“等等，五千贯。朕相信你们阳平很多有钱人，但这样小区朕看不下十座，不可能个个都能拿出五千贯吧？”

欧阳解释：“陛下，您又回来在阳平钱庄的话题了。比如张三在这边给母亲买了一套房子，他自己当然没那么多钱。但是这几年薪水下来，再借上一点凑个几百一千贯还是有的。他就用一千贯买了这房子，剩余四千贯钱庄贷款，分十五年还清就可以。一年不过两百多贯，他一个月俸禄就有一百贯。”

“哦，也就是说钱庄不给贷款，这边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更不会是那么高的价格。”赵玉明白了：“结果张三累死累活要白干很多年，才值这套房子。”

“恩……貌似就是这样。陛下看，这边风景好，治安好，连卫生都是专人

处理。还有一点，房子可以升值。”欧阳道：“据微臣所知，现在这边一个单位已经私下炒到了六千贯。东京、杭州、苏州各地商人都开始心动。微臣听说东南商业协会的十几名商人联手成立东京房地产有限公司，将东京一条街全部买下，重新建设。而后通过炒作，再把房子和地全部卖出去。”

白云区的炒房成功，让商人看见了暴富的手段。什么？欧阳知道房地产泡沫，当然知道，但这是欧阳关心的吗？

“实在没钱还钱庄贷款，房子还可以进行抵押贷款还贷款……”

赵玉皱皱眉头问：“朕怎么感觉你们似乎是有钱人和钱庄联合在一起对百姓们进行抢劫……”

欧阳小声道：“陛下，今年阳平上缴国库税利中，有两成来源于此。”

“那就是你说的级市场吧？”赵玉不再纠结这个问题，指了前面一排长长的屋顶很高房问。

“是的陛下。”欧阳道：“这边属于集中买卖。生肉类还有专人检验，如果是病死的一律不能进来贩卖。这排房子里面相通，有专门卖肉类的，有专门卖家禽的，有专门卖鱼类，有专门卖蔬菜的。还有皂角、茯苓等洗澡刷牙用品。棉线、成衣等，还有蜜饯等小吃。熏鸭卤鸡都有。所以不管是家常用品，还是办公用品，都能在里面买到。甚至种子、耕牛也有。说实在，现在生意不算好。但陆路开通，再加大桥竣工，这地方就更热闹了。”

右边是杂区，这边有各种小贩，各种美食。茶馆、说书、杂耍、戏曲应有尽有。欧阳对赵玉解释，男人能干点，女人就不用操心生计，逛街自然成了女人选娱乐。男人们也可以在工作之余来这些地方找自己的乐子。杂区也有住宅区，但价格低了左边不少。不过相对普通人来说，还是高得离谱。为了保证白云区的繁荣，这边很多房子都是钱庄和县衙产业，购买进行放租。价格比较低，每月不过两贯钱，但是居住面积自然也小，两贯钱月租的房子不过十来平米，但也足够能吃苦的自由手工业者居住了。

……

走访半天下来，赵玉真涨了不少见识。说东京繁荣那是外面看，到处是小商小贩吆喝。住宅商户混杂一起，道路狭小，人拥挤。似乎就很繁华了。但阳平讲究是生活。回到老县城已经是一更天，赵玉兴致不减的乘轿去了新城工业区。看过这一切她自己都感觉，这么大规模的地方，几百名衙役已经是非常少了，还有不把阳平升州都有点说不过去。

接下来就是去金尊吃饭，最好的扬州师傅，听说师承御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有波斯舞蹈、枇杷单曲、黄梅戏曲、通俗歌曲、杂技表演等等加

上主持金尊之夜主持人的幽默，这一天赵玉很充实。

不知道赵玉怎么样，反正欧阳累的够戗。回苏宅和苏长子喝了杯茶就去休息，全身骨头如同散架一般。逛街永远都不是男人的强项。但没想到，刚闭上眼睛，来内卫通知皇上宣。

于是欧阳挣扎爬了起来，好歹明天就滚蛋了，今天怎么也要撑过去。

到了赵玉那一楞，惠兰也在。而后一问才知道，赵玉回去后突然想起一直没见惠兰，就宣了过来。两人聊了几句，说到了白云区。说到白云区自然说到了那些衣服。而后赵玉就让欧阳过来，设计几套衣服。赵玉今天去走一趟，深觉自己的土气。自己穿的衣服款式是人家妈妈辈人穿的。

惠兰就漂亮多了，黑色的西装制度。外加一条领带，简单的披肩，气质逼人啊于是欧阳熬了个通宵，按照记忆设计出了一套高领现代婚纱。到了五更才回去睡觉。

才睡了一个多小时，又被张三叫醒，说是御驾还宫，欧阳自然要去送。折腾到中午终于是送走了赵玉。欧阳回苏老爷家洗澡吃饭美美睡到了第二天清晨。至于欧府，有些东西还要等撤走后自己才能搬回去。原本以为放假了，没想回到阳平不久的宋徽宗把欧阳又叫了过去。

欧阳一听宋徽宗找自己，就知道和刘四女有关，于是带了几名刑堂的衙役一起到宋徽宗在阳平大学的别墅。看内卫已经全部换成新人，不过都认识欧阳，对欧阳也很客气。

宋徽宗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当头就借欧阳骂了赵玉一顿，而后才玩味问：“欧大人，你知道不知道刘四女为什么会居住在东京？”

哦？难道宋徽宗知道答案？欧阳大喜问：“太上皇，是怎么回事？”两个迷题如果破解其中一个，那阳平沉尸案将很可能有线索浮出水面。

“你们退下。”宋徽宗不动声色道。

几名内卫互相看看，一起道：“是”

“别啊”欧阳忙道，自己可不想和宋徽宗单独聊天，会惹麻烦的。

宋徽宗摇头：“那就不能说。”

“……那微臣宁愿不听。”看起来这里面水太深。自己可不想成为政治牺牲品。

宋徽宗不屑道：“你怕她做甚？没你欧阳，她赵玉有今天？”

欧阳汗道：“微臣告退。”

“请便”宋徽宗也不挽留。

……

出来外面，几个刑堂就说开了：“大人，怎么不留下，那就可以破解第一个迷团。”

又有人道：“蠢蛋，大人私下听了，无论对皇上说什么，皇上也不会相信。”

欧阳点头：“虽然我多和太上皇一起游玩，但是绝对没有和其单独在一起。既然太上皇不愿意明说，我们就自己查。回衙门”

“是”

回到衙门，展铭已经在等候，展铭道：“你们先出去，我有事和大人单独说。”

众人出去，展铭关门坐到欧阳身边小声道：“我刚收到李逸风用大人名义，从钱庄入手调查刘四女金钱来往的情报，大人一定猜不到刘四女家居花费，在钱庄提钱所用的信物的户主是谁。”

第两百章资本革命

看一向镇静的展铭很紧张，欧阳不由也紧张问：“是谁？”

展铭凑到欧阳耳边小声道：“大内统领。”

欧阳大惊：“内卫指挥使？骁骑将军？那个辅佐了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哲宗皇帝托孤的那个全天下内卫的总老大？不可能吧？他对皇上的忠心……”

“嘘”展铭打断小声道：“根据我了解，这个刘四女其实是暗中在为当今皇上效力。大人想想，如果太上皇有什么心思和动作，对外联系只能靠谁？只有一个刘四女外戚。再者，太上皇对刘美人仍旧宠爱有加。哪有女儿不向着父亲。只要有风吹草动，刘四女哪会不知道消息？所以暗中收买了刘四女，太上皇一举一动也都在大内监视之中，跳不出手掌心。”

欧阳不相信道：“怎么会，如果是皇上要害我，没必要弄这么大场面，她手里多的是我的把柄。”不说别的，这事根本就不要自己审理，按惯例软禁自己，让别人去查案子。十有**也是个可能有的罪名。

展铭一摊手：“我对这问题也是非常不解。看皇上在阳平多日，始终是维护着大人。再说我也没看出来，皇上有什么理由要对大人下手。”

欧阳问：“能不能肯定皇上和刘四女有联系？”

“可以肯定，通过钱庄秘密查访，几年来刘四女使用兑钱信物四次，四次中，有两次是统领的父亲，也就是哲宗大内统领存的，还两次是统领亲自存的，每笔金额最小的是一万贯，最大的一笔是七万贯。”

“水越来越浑了。”欧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考好一会后道：“命令撤回去东京密访的衙役，告诉李逸风不得再追查此事。你一会告诉刑堂兄弟，这案子就到这里了。任何人不许议论、谈论本案。”

“是”

“展铭啊，如果真是皇上要收买张三李四他们监视我，那很多事的可能性就大了。”

展铭缓缓点头。不是不可能，监视欧阳最好办法就是收买欧阳身边人。如果一切是赵玉指使，所有一切都真相大白。展铭给欧阳带来的消息，如同是惊天霹雳一般。为防牵连他人，欧阳还是叫停此案。原本以为可能牵涉到某大臣，但没想到牵扯到内卫。如果是现代，欧阳肯定约赵玉出来吃饭，把事情问清楚。但是在这个年代，欧阳没那么白痴。以臣疑君，麻烦大大的。

但如果赵玉根本不知情，不知道自己最信任人其实在干坏事呢？还有李逸风收集的消息会不会被人造假呢？宋徽宗到底要和自己说什么，一定不当内卫面说呢？无数的疑团，欧阳感觉头很疼。

还有那块完颜兰给的衣摆，欧阳看着衣摆在想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如果是赵玉搞小动作，恐怕自己能信的人不过展铭和欧平两人罢了。那赵玉为什么会搞小动作呢？难道赵玉已经看见了商业变革对封建制度的危害？或者是洞悉了自己和梁红玉的事，或者是奸臣污蔑自己？如果明摆找自己麻烦，自己也是有名望的人，肯定会引起商界的猜忌和不满，即使在民间和朝廷，赵玉威信都要大打折扣，鸟未尽，弓就藏……如果是借刑狱之名，那天下所有人都无法辩驳。如果真是这样，赵玉的演技足可以当选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但细想下，不擅长表演的政治家配当政治家吗？

展铭见欧阳拿衣摆看得入神问道："大人？这衣摆？"

"展铭，你在东京禁军有没信得过的人？"

"东京禁军？我堂弟在里面分管物资。"

"精明可靠吗？"

展铭笑道："他是厨房的小头目，几年赚了三个老婆，两座宅子，不仅精明，而且还是人精。至于可靠，只要不是让他帮忙造反，杀个把人都是没问题的。"

欧阳点头："秘密让他查下这块衣摆的主人，能做到吗？"

"急吗？"

"不急，宁丢勿惊，稳妥为主。"

展铭点头："没问题。惠兰过几天会去东京一趟，到时候我陪惠兰去，顺便拜访时候和他说一声。"

"恩"欧阳扫了扫头背靠椅子："如果一切是真的，那就麻烦了。"他想到了张玄明，如果张玄明猜到是赵玉所为，那么高调的处置，似乎给某人通风报信，这样就可以解释得通。至于张玄明为什么要帮自己，答案很简单也很可能，如果有人要动欧阳，张玄明希望自己是那把刀，而不是别人。当然一切都是猜想，距离事实的真相还很遥远。

……

当晚和欧平王保福一起吃饭，欧阳心情并不好，胃口也不好。王保福很乖巧的先回房写字。欧平则感觉虽然案件证明欧阳是被人诬陷，但欧阳本身注意力并不在此案上。有疑问就问，欧平很直接问：“少爷，很少见你有这么为难的事。”

欧阳点头：“恩……我猜想有人要对我下手了。”

“有人？”欧平道：“少爷，这个有人是？”

欧阳指指屋顶不说话。欧平一惊，竟然是皇帝要对欧阳下手。欧阳见欧平要说话，先开口：“别问，也别管。我如果有三长两短，还得拜托你照顾保福和伯父伯母。”

欧平小心道：“少爷，我觉着不可能是皇上吧。如果是皇上，不会用这么复杂的刑狱来诬陷少爷你的。”

“就因为对我动手，所以罪名不能只是政治罪名。如果她充分估计了我的影响力，使用刑狱是最好的手段。”欧阳道：“虽然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是时候要准备准备。我欧阳不习惯等别人举刀时候再逃命。这件事你别管也别问，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东京皇家大学今年开设女班，接收少量女学员。名额有限，毕业后可得举人资格，并且能参科举，你想办法把保福送进去。”

“这个没有问题，凭少爷现在的名头，大家都会卖点面子。”欧平道：“少爷，不过你不是一直都说，希望保福平平静静过一生的吗？”

“举人就如同一道免死金牌。如果当上女官，我这边就应该不会牵连到她了。”欧阳站起来道：“我回房，你慢吃。”

……

准备，做什么准备呢？大宋兵强马壮，除非是逃命地中海，否则即使是阿拉伯国家也不敢收留。

欧阳用英文写着资料，他要整理一条思路。资料重点是法国大**。法国**时期政府和宋现在政府很相似。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非常达，出现大规模的手工工场。资本阶级为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农村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在这时期，法国出现三个阶级，第一阶级是天主教教士和贵族组成，第二阶级是统治人民的各级统治者，第三阶级资本阶级，农民还有城市平民组成。

**爆起源是法国财政紧张，国王在三极议会（相当朝会）中对第三阶级增加新税。第三阶级要求改组三极会议为国民议会。国王准备武力镇压时候，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成立了君主立宪国家，但不久后再起起义，成立共

和国家。

大**起源自然是阶级矛盾，但是催化剂则是启蒙运动。说到底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蓝图和展望。而在**中重中之重是国会。

欧阳思考对比，宋朝会和法国三极议会有异曲同工的相同。法国议会也是由第一和第二阶级组成，而国王拥有一票否决权和一票通过权。假设，如果能控制朝会，就能不经过流血，控制皇帝。暂时先由封建官员组成议会，布宪法。但其中之重是朝廷官员必须多数支持资本主义。按目前朝廷官员结构，虽然商人对朝廷大臣进行渗透，但是大部分还是封建思想。即使是渗透纠结的小部分，也是从钱和利益出，对资本社会没有认识。最遗憾是商人们似乎只对一时利益有兴趣，而放弃了干涉政治的想法，最多就是让友好大臣对某些政策表态通过或者不通过。

要进行宋**，有几点是必须的。第一点，资本社会启蒙。第二点，足够多的大臣支持。而今控制在欧阳手上的有报纸这恐怖的武器，还有商人的团结。如果要进行一系列的连锁**，有一件事是必须的，那就是金融危机。

一个月后，就是一年一度的年前南北商业协会最高级别的磋商业协会议。苏老爷已经将阳平商业协会大部分股份转给苏千，苏千不仅是阳平商业协会的ceo，也是阳平商业协会第一董事。而周安本就是东南商业协会创始人，拥有四成的股权，目前也是第一董事加ceo。两边都是第一把手，掌握着大宋过四成的财富，控制大宋过九成的货币流通。

第一次会议就三个人，原本与会的秘书、部门或者项目负责人暂时都不参加。

……

欧阳道：“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明人不说暗话。据我所知，朝廷似乎准备对商人下手。我想两位都不会问朝廷为什么要对商人下手，而是问为什么朝廷就这么快准备下手。”

苏千点头：“这事在成立商业协会之初，我们都担忧过。就是担心商业协会的影响力太大，遭到朝廷忌讳。而今这南北两商业协会从货币到民生，控制面比朝廷要展的快。就拿上谷县来说吧。城中有居民二十万，青壮六万人，其中有八成是在商业协会旗下场子做工。说句难听的，只要场子全停，上谷就会乱成一团。”

周安点头：“只要我们下令各场子关闭一个月，工人没钱，居民没物资，即使是军队后勤都不好供应。我相信朝廷应当有人看到这点。只不过，我和苏大掌柜看来，似乎朝廷不应该这么快动手。”

欧阳点头：“两商业协会每年赢利有一成半是拿出来和朝廷大臣们笼络关系，所以目前朝内政治和决策都朝商人倾斜。官*商*勾*结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皇帝未必会不知道。当前也有用得着商人的地方。打仗烧钱不用说了，当看我一个知县俸禄都知道，朝廷要样这么多官员需要多少钱。原本我也以为朝廷不会动手，但似乎看错了。”

苏千忙问：“怎么说？”

“阳平沉尸案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周安点头：“可以说家户喻晓。大人送来书信，要不是见大人没事，准备还的禁止对金贸易的指令就出去了。那时候在想，万一大人有什么事，我们南北不好沟通不说，恐怕朝廷就会慢慢想办法盘剥我们。”

“恩，那我要告诉两位的是。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此事很可能是皇帝主使的，两位怎么看？”

“皇上？”两人大惊，皇帝为什么要对欧阳下手？难道是抑商的前奏。

“如果我在这案栽了，想必你们也不会想到是朝廷意思。而后各项政策慢慢实施，重农轻商，增税、收制币权，接管钱庄等等。把能影响民生的产业都控制在中央朝廷手上。那时候商人就是孙猴子，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

“哼”苏千不满道：“他们一句话说生就生，说死就能死。就说大人商业法订立的标准已经很严明。但是上月朝廷一纸文书说商业协会内部帐目每半年要到户部报一次。严重违反了商业法，还一点，商业法也说明了，任何条例有变更，必须朝议后定论对外公布。但据我所知，这公文是皇上一句话交代到户部就变迁的。”

“有好处就拿出商业法，没好处就改商业法。”周安叹口气道：“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皇帝是老子，她只会听自己的。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朝廷的朝会来说话。”欧阳道：“我们不能一点话语权也没有，连反对声音都传达不上去。

苏千点头：“我倒也交好几个二品大臣。如果是朝议商业法，这些人应该会出声才对。”

“这样太被动了，我们不仅交好朝臣，更重要一点是要扶持自己人。”欧阳道：“我知道你们有小动作，但是你们能掌握都是七品八品官员。连朝会都上不去，我们就要把这些能控制的人扶上去，五品、乃至一品。同时对大臣们不能被动的交好，还得用手段。否则一旦有利益冲突，我们很可能是被他们舍弃的弱者。”

苏千问：“大人有什么想法？”

“建立污官帐。”欧阳道：“我的构思是派出一个我们都不承认的人，在东京行商驻扎。把各个官员阴暗的一面记录下来，有需要再要挟他们。但是绝对不能被现这人是我们的人。”

苏千和周安互相看了看，苏千小声问：“大人，您不会是想造反吧？”

“我们不干造反的事。”欧阳喝口凉茶道：“但是如果已经有人想让我们把心血都吐出来的话，我们也不能没有准备。两位都是俊杰，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说开了，今天如果有一位不同意，今天的话大家就忘了吧，让大家进来开会。如果两位都不想一直受制于人，希望商人将来也能影响朝廷决策的话，我们就朝下研究。”

苏千和周安没说同意，但也没反对。各自开始沉思。欧阳的意思很明白，不一定要造反，但是如果将来皇帝逼迫的紧话，也不能没有准备。

两人沉思，欧阳继续道：“朝廷不能都是士族说的算，也不能无法制约皇帝。大家看唐玄宗，刚开始是英明无比，开启了开明盛世。但是中晚年由于其错误，导致生灵涂炭，国家分裂，百姓疾苦。一个国家的命运，商人的命运和百姓的命运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而是应该让可以代表他们的人来决定。”

苏千道：“这事倒不是不能干。当从阳平商业协会来说，没有大人，也没有商业协会。这么多年下来，大人决策从来没错过。造反……说实话我们没人敢，但有道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如果朝廷真有什么想法，我们似乎也应该做点准备。当然，这准备要非常稳妥才行。”

“其实这近百年来，宋大商不乏其人。但善终者寥寥无几。勾官只是一时之富。改代宫内斗争涉及各地地方官，总是牵扯多人。又被人贪慕富裕嫉妒……我觉着，做点准备还是需要的。”周安道：“还请大人说说，我们计议计议。”

“好”欧阳道：“那我就先说说构想。”

三人会议持续了一天，本来要参加会议的人等待了三天后，进行一天的会议后草草收场。三人会议确定了几个计划，污官帐由阳平商业协会负责，对朝廷大臣们渗透拉伙由东南商业协会负责。欧阳写大纲，出台小说——梦游记。以幻想手法，通过述写现代商业社会生活。自由、平等为其中的主旋律。当然，欧阳是让他人执笔。

……

不反抗不是欧阳的作风，又是一年的年节，年节上午，展铭私下会见了欧阳。

“此人姓金，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就叫金三。是大前年招募到禁军，由于其孔武有力，武功不凡，目前担任校尉一职。此人寡言少语，没有交好的军士和其有来往。我堂弟注意此人，一是因为此人的食量乃是东京禁军中出了名的，二来是擅长使刀。我和堂弟说孔武有力的玩刀人，我堂弟第一个想到就是他。”展铭道：“案左右，此人还向我堂弟申领了一套禁军衣服。”

“食量大，不合群，孔武有力，这样的人很引人注目啊。”欧阳冷笑：“而且还在案时领新衣服，九成九是个陷阱等我去查。哪里人？”

“东京东路齐州人，他老家地址都拿到了。”

欧阳点头：“恩，年后你辛苦去齐州一趟，就说外出公干。我相信没有人能跟踪你才对。”

“大人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好奇心人皆有知，欧阳自然不会只是因为好奇而去胡搞乱搞，但是涉及到自己生命的事，那就得留意了。当然欧阳也好奇，这个金三那边是个怎样的陷阱呢？

第二百零一章西夏为使

西北战事激烈程度虽然由于冬季的严寒有所减缓，但是缺衣少食的西夏士兵却是非战斗减员严重。反看宋军，棉衣就不短不说，连薪炭都运到了前线。此消彼长，无论是士气和整体战斗素质，两方都在逐渐拉大。再加总指挥部兴庆府被包围，中央和地方指挥脱节，西夏军队更加被动。

元宵节刚过，皇家报总社收到消息，西夏人请司家出面向朝廷议和。据采访，西夏的条件是保留四州给拓拔氏做为采食封地，同时对其他部族贵族也有所安排。相对西夏开出这条件，西夏将对宋称臣，不仅不需要宋每年给予西夏物资，西夏反而每年进贡。

据东京社消息，朝廷上下对是否议和争论势成水火。本次争论不再有文武之争，说支持议和和反对议和都有自己的道理和心思。目光聚集焦点一是在军机处上，童贯支持议和，并且分析，西夏保留四州，根本不可能对大宋形成威胁，实力再次被削弱，并且还会被大宋慢慢同化，最后归回宋土。童贯还密奏而皇帝，只要控制西夏军马数量，将封底分外辽边，将来对辽开战，仅存的西夏王国将成为一道天然屏障。

但是军机处年轻人不同意童贯这个观点，举例说明了诸多本归顺中原异族部族最后反叛的事。并且说当前已经花费了巨大军需，西夏已经无所依靠，当然是一鼓作气将西夏纳为宋土。

另外一焦点是在文官上，蔡京表示，如果西夏人鱼死网破，虽然最后可以将西夏灭国，但我方损失也很惨重。并且年年打仗，国库干涸，民有积怨。不如同意议和，一来拿到西夏全境，二来，休兵止戈。

但户部尚书、十几名二三品大臣，还有地方文官反对蔡京的意见。李纲为西北军道节度使，上万言书说。宋得势，西夏自然不敢反叛。但宋失势，西夏就未必会不反叛。其举了太祖皇帝的事来说明西夏人由庇护而独立，由小而大。攻城掠地，壮大自己，侵略大宋，掠人占城的事实。李纲认为如果不趁此次机会，恐怕西夏将来有识之君出现，又会由小而大，威逼宋边。

所有的意见都代表自己利益集团。童贯自然是不想打，目前战略重心应该是养兵待战，为将来征辽打好基础。儒家思想启蒙，阳平大学资本思想的熏陶下有思想的年轻人则是代表了商人利益，不打商人怎么做生意。蔡京是代表封建主们说话，再打下去人力、物力资源消耗严重。李钢代表地方利益，不彻底解决隐患，边境不宁。

赵玉是头疼万分，连续三次朝会，每次朝会一个多时辰，都是吵这件事。赵玉先命令攻击部队暂时停步，由于天气寒冷，暂时停火等待朝廷决定倒也没有太大问题。但夜长梦多，必须尽快决定。

皇家报在东京、寿州进行民意调查，四成民众赞成对西夏继续用兵，三成民众希望见好就收。另外三成民众回答不知道或者是不清楚。皇家报出台西夏战略分析。认为如果继续打下去，有望在七八月左右覆灭西夏。但耗费的资金、物资总计预计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六成。

这边很关键一条，西夏人还占领着十几州的地盘。如果按照和议，西夏全境原则上全部属于大宋。但在划分的四州内，西夏有自主权，包括征兵的权利。如果西夏放弃这条权利，事情就好说了。但是西夏人哪有这么蠢。

再过几天，永兴军路和西北军路两名主将的意见到达。永兴军路本战元气大伤，穷寇勿追，希望朝廷可以考虑议和。西北军路虽然也有损失，但是韩世忠表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最少要收纳兵权与朝廷，否则万不可养虎为患。

……

在多方争论中，阳平多了很多客人。这些客人不仅有政界的，还有商界和各方士族。而今两边支持反对基本五五开，皇帝的态度摇摆不定。而欧阳这一颗能影响天平的棋子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欧阳已经接到要他上京的赵玉口喻，只不过还没出罢了。

在和这些人周旋中，欧阳看见了矛盾。封建和资本的矛盾。征服西夏所能带给资本的利益是重大的，而带给封建土地主的利益就少了很多。封建的儒家思想影响下，部分人一直认为以仁治国，先前是西夏先挑唆事端，现在人家低头就要会包容。什么有容乃大。还举了春秋时候很多典故。还有佛学的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仁者无敌。

另外代表资本一方，则是希望更多的养殖场，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原材料。还有专家拿数据和欧阳解释，每占一块地每年可以获得多少利润。

两者争端起因只有一点，在有异族拥兵的情况下，商人不可能在附近做生意。不灭西夏，此战打了白打。灭了西夏，西夏全境成商区。而另外一边担心开西夏将从宋土抽走大量劳力。而今由于商业手工业展，农村人口已经很紧张，如果还要抽取这么大面积的百姓，谁来种田。再者，商业越展，让守着田产的封建土地主们就越眼红。因为两者投资回报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细心的人也现，文官集团由于新进官员的增加和年迈官员的退休，蔡京已经领导不了文官。而武将也一样，各种声音都有。

欧阳还没启程时候惊闻一消息，在争吵中，蔡京上表，乞求告老还乡。

虽然在赵玉亲自游说后，没走成，但是可以看出朝廷势力争斗已经让这老人心疲。虽然朝廷有争斗，但是对于喜欢玩平衡权术的帝王来说，倒是一件好事。赵玉犹豫不决中也是比较满意。如果蔡京总领文官一言堂，反倒会让她不满意。

欧阳接口喻还等待几天，是因为在选择出行保镖上有点困难。张三、李四和白莲本是第一人选。从沉尸案中看，白莲是可信的，但是白莲已婚，陪自己不太方便，也会对其家庭生活造成一定困扰。所以问题就是要不要带张三、李四。

据线索分析，这两人很可能最少有一人已经成为赵玉的人。而欧阳本次去东京还想暗中观察下金三，带他们很不方便。不带吧，那就是明显不信任他们。而且还会打草惊蛇。最后询问了惠兰，惠兰给欧阳分析，他们是皇帝的人的话，你不带上他们遭皇帝更深的猜忌。如果他们不是皇帝的人，带上自然无所谓。所以惠兰认为无论怎样，都得带他们上路，但是必须放弃暗查金三的计划。

张三李四没想那么多，他们也不会去猜疑欧阳。一呼叫，他们很快就收拾好了衣服和干粮，准时到达城门口，三人一起出去东京。欧阳见他们那样子，心中还是略有愧疚。如果换了现代，欧阳不会在没铁证之前就轻易怀疑自己下属，但是到了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古代，欧阳不能不小心。

张三话多勤快，李四精明沉稳，旅途是不寂寞的。并且由于甘信的交代，两人本次都比以前更家谨慎小心。展铭年后去齐州打听金三底细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本次展铭名义是去太原府看望叔伯，要绕一个圈子，最少还得一个多月。

欧阳一行人波澜不惊的到了东京，和李汉这钦差待遇不同。太监入内禀告后，欧阳直接被宣见。

赵玉照例问候了几句，话锋一转道：“朝内之事朕相信你已知晓。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欧阳道：“其实很简单。请问辽人对西夏议和是什么态度？”

“辽人？”赵玉反问一句。

九公公一边回答：“陛下，辽人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希望西夏和我大宋同意议和，一旦宋辽交战，西夏人必然会重燃复国希望。另外一种意见是希望西夏坚决抵抗，消耗我大宋国力。”

“既然我们假想敌是辽人，那就不能让辽人拿了好处。按微臣看，西夏给议和条件我们，倒不如我们反给西夏人条件。第一，放弃兵权，可以封几个

王，由我们划几个州给他们。第二，必须放弃兵权。这么一来，球踢到了西夏那一边，不是我们不仁义，我们已经开出了条件，我们已经仁义了，我们也希望休兵停戈。如果西夏非抓兵权的话，再支持议和的人也会看清楚，西夏人有复国野心的，继续出兵他们也无话可说。如果西夏放弃兵权，对商人也没有威胁，支持商人的大臣也没有理由反对。所以我们就问西夏，要么当个安乐公，要么就玉石俱焚。无论西夏人怎么选，朝堂的意见就一致了。”

赵玉连连点头：“还是你欧阳看得清楚。”

欧阳又愧疚了，他相信同样的话别人也说过，但是赵玉单听自己一家，显然是给予自己非常大的信任。见赵玉那微笑，欧阳有告老还乡的冲动，甚至有当面问清楚刘四女之事的冲动。

赵玉道：“对我大宋来说，最希望就是西夏人放弃兵权，再打下去，对宋和西夏都不是好事。欧阳，你左右没事，不如去趟西夏。”

“去西夏？”欧阳马上不愧疚了，开始寻思，难道这招是传说中的借刀杀人？

“当然不会去西夏境，和谈地点暂定在河西走廊。韩将军派大军保护。你是出了名的占便宜好手，名头也够。也和西夏议和过，和李乾顺和有交手，朕想大宋你是最合适之人。”

“是”欧阳又愧疚了，在心中欧阳很不愿意相信赵玉将自己置于死地，但证据毕竟是证据。

“朕有个还没宣布的好消息。”赵玉心情很好道：“昨天玉州来报，两个月前，梁红玉带领的舰队已经有五艘战船先行抵达玉州码头，还在地中海的梁红玉亲笔书写了一封表章，你看看。”

九公公拿下来，欧阳打开，是自己婆娘的亲笔，里面描述了舰队的动向。其中提到了非洲黑人还有白人，舰队基本上是按照航海计划进行。除了小部分在海上或者港口维修的船只外，大部分船只都在地中海一线。舰队正挨国进行访问，表章上说，舰队受到了大部分国家国王的亲自接见，特别是地中海国家，对舰队相当礼遇，并且不少拜访的国王和总督还回赠礼物。

表章特别提到了在法国接待舰队的德弗鲁瓦爵士，就是曾经带领十字军和宋军干上一架的最高主官。其非常热情的带一干文武臣子游览法兰西。并且法兰西将会派遣十艘商船跟随船队来宋。而已拜访诸国也有商量派遣船只，将商议后定下来宋的时间。

表章上提到，本次舰队作战七次，攻击对象全是海盗。并且有两艘海盗强行登上一艘搁浅修理拖后的战船，经过战斗，船长和十一名禁军阵亡，毙

杀海盗四十五名，击沉海盗船两艘。拷问被俘海盗，而后舰队对海盗盘踞的海盗村进行报复围剿。搜得珠宝金器若干。

预计再有四个月，主力舰队将达到玉州，停留一个月后，将按计划返回。

信写得很长，显然事情非常多，每件事情都是简单述说。虽然很平淡几句话，但可以想象到生这些事时候紧张。海盗多是集中在地中海阿拉伯海峡一带，特别是罗马边境海盗猖獗非常。而宋军也采用了灭绝的报复，找到海盗村，无论男女老少，全部杀光。至于到后，海盗见旗望风而逃。他们不会理解，连审判都没有报复方式乃是东方传统。即使不是为了给阵亡禁军和船长报仇，宋人也从没有对强盗有人道的想法。

信中还说，各国的武器、船只、战术都非常落后。生产能力低，商人还没形成规模经营。他们使用的都还是冷兵器。还有提到收集了很多的蔬菜种子，有专门的官员记载种子培植的环境。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是元朝蒙古人传过去的，但又有历史学家说，在九世纪时候，欧洲就有火药雏形。又有历史学家说不是中国传的，又有人说是阿拉伯人传的，所以很难有定论。无论怎样，阳平军厂的火药称霸全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梁红玉认为，在地中海受到礼遇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宋国拥有他们所没有的武器个舰船。

赵玉见欧阳看完道：“此表章朕已命史官造册，原文不动的抄录下来留史。朕很欣慰，此事你有大功。”

“谢陛下夸奖。”死女人，怎么不给自己写封信呢？

赵玉点头突然转话题：“阳平沉尸案进行怎样？”

“回陛下，刘四女一死，微臣没有半点线索。”欧阳问：“这刘四女久居东京，不知道提刑那查到刘四女生前和谁来往密切了吗？”

赵玉道：“提刑衙门来报，说刘四女独居郊外，从来没有朝廷官员上门，也从来没拜访朝廷官员。此案惹民间议论许久还未平息，朕看此案阳平和提刑衙门暂且搁下吧。虽然刘四女是庶民，但好歹也是太上皇妃之父，查下去事关皇家脸面，朕就让大内接手侦办。你觉怎么样？”

“陛下圣明。”哼怕人追查下去扯到大内是吧？欧阳暗道。

“你回去歇息，后天早朝听宣。”

“是微臣告退。”

……

早朝听宣，赵玉先拍板对西夏的态度。如果西夏要兵权，只能灭了他们。如果西夏不要兵权，则可以割地议和，并且答应永不先侵。任命欧阳为钦差大臣，前往河西走廊商谈和议细节，便宜行事。除了钦差卫队外，跟随欧阳的还有二十多名三省六部的官员。上路到和谈，朝廷只给两个半月的期限，如果没谈成，欧阳直接以钦差名义通传各军，宋军趁夏初继续进攻。

这个钦差权限是很大的，大到欧阳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到底想致自己于死地的是不是赵玉？身为一个曾经的警察，对证据高过主观的判断。在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赵玉的时候，欧阳不能不对赵玉的信任有所保留。

而后李逸风私下一分析，欧阳才醒悟，原来自己当钦差不是利益需要，而是政治需要。在两方争吵之下，由欧阳这个似乎中立的皇帝亲信来挑起此事，双方都没话说。即使有话说，也是私下说欧阳的坏话。赵玉本身并没有受到影响。

再者欧阳负责第一次和西夏人谈判，在西北军道人面熟悉，对当地风情深有了解。一方面他本身是士族，一方面他又代表商人。还有一点，欧阳每次出手没有让宋国吃亏过。最主要是西夏人对欧阳是又恨又怕，原因是此人财大气粗。一个部族拦截关卡，多少人？五千人？那就拿五十万贯砸过去，关卡就砸下了。这种砸钱仗，根本没法打。

宋朝是不敢这么打，否则收买一个关卡，下面关卡不出钱人家不干了，还有朝廷要这么干，对士兵士气影响很大，不奖励士兵，反倒是把钱都给敌人，下面想法就多了。但欧阳私人就没这个顾忌，私人的钱，怎么花拿来砸谁自己高兴，谁管得着。虽然有钱人很多，但欧阳这样倾家荡产损人不利己的无良行为，真让西夏人真的心虚，说不准哪天又有一部族被欧阳用钱勾引跑路了。

当然他们也高估了欧阳思想品德，赵玉就知道，这家伙为国家砸完钱后，会想办法从阳平上缴国库的税金中抽取一部分金钱做为补偿。不过，每次都是意思意思让心里平衡一点，赵玉也不计较。

第两百零二章和谈

快马使节已经出，他们将宋使书给西北军路，西北军路再送到西夏那边，商谈和议的日程。日程可以商量，但是欧阳写的使文明说了，地点欧阳说的算，而且朝廷只给这个期限。信是传给李乾顺的，虽然语气还是恭敬有加，但是明言人都看出信中那不耐烦和居傲的口吻。

欧阳一开始就摆下高姿态，并且吩咐使团不急赶路，到州就歇。而欧阳这妄图挑起战火的态度，很快被人弹劾到赵玉那。说欧阳有负圣托等等，赵玉一笑了之。她知道欧阳拖延时间动机不会那么单纯，所以她不在乎。她在乎是定下了两个月重新开战的规则，无论欧阳成否，西夏兵和西夏国号将在今年年内成为历史。

朱达已经成了欧阳当钦差时候的专属卫队长，拢县攻防战，玉州战争，还有本次的西夏和议。他对欧阳生活习惯可以说了如指掌。朱达身在禁军，隶属内卫编制。这是大内掌握东京安全的重要手段。在东京禁军中安排内卫，平时他们和禁军一起训练，受罚没什么区别。要说不同的是，薪水比较高，还有掌握着自己管辖部队，忠诚赵玉。

在某县过夜，欧阳请来了朱达同饮。朱达酒量虽然胜过欧阳，但是小动作绝对输给欧阳，所以朱达醉了。有些人醉了喜欢睡觉，有些人喜欢哭，有些人喜欢笑，有些人喜欢跳舞。而朱达是一喝多话更多的人。

“武功最好？”朱达晃头晃脑道：“东京禁军武功最好的应该是三、二、一。大人不知道三二一是什么吧？我来告诉你，三，就是金三。二就是赵老2，一就是一杆竹竿。很奇怪吧，为什么是一杆竹竿呢？金三，恩，就是那个谁都不鸟的鸟人，和老2有一天因为小翠打起来了。金三说小翠是他老乡，老2说小翠是他相好。于是在春风阁掐起来了。先是用拳头，后来用板凳，最后拔刀砍起来。从楼上打到楼下，从楼下打到街上，从街上打到……一直打到了东门的城隍庙。老2被打急，刀一扔，操起一根竹竿和金三挑上了。刷刷刷三招，我当时看傻了，那竹竿耍起来每一刺都是杀招，每招都朝金三要害去。刚说到刷刷刷，刷完金三身上四个洞，有一个直接穿过去，变成两个洞。老2那下手狠啊，还好我们看热闹见要出人命，拦住才没事。老2当时还问金三：知道不知道枪是乃百兵之王。”

欧阳随口问：“金三怎样？”

“要说平时我们兄弟看金三也不顺眼，但是当时非常男人。金三受伤抱拳说，我认输。但我迟早赢你。而后每月约老2比一次。这傻小子哪知道，老2是谁？老第一枪王，和他玩枪，等于找死。人家从三岁开始练枪，足足练了三十年。每次比武，金三都是血淋淋的回来。”

欧阳点头问：“那小翠是谁？”

“切，一个*子。**倒是很挺，脸黑了点，手脚又粗，只能混混窑子，禁军里哪怕有点职位都不去光顾，会去的都是最下等的老粗，为什么？便宜啊听兄弟说，在春风阁床上功夫倒能排到前三。”朱达楞了一会问：“刚说到哪了？”

“说到金三血淋淋回来。”

“对了，要说金三也不错，他现自己确实不习惯用枪，就在刀下苦功。虽然和老2比起来基本是输，但是要说东京使刀第一好手，非金三莫属。这小子没花架，下刀快、狠、准、稳。你砍他一条胳膊，他能砍下你脑袋。”

看来也说的差不多了，欧阳出门招呼了一声，门口两名禁军进来，扶了还在继续说的朱达回去。一名禁军抱歉道：“大人莫要见怪，朱将军一喝酒就很能说话，说过什么第二天人家问他，他反倒什么都不知道。反说我们诬赖他。”

“看来朱将军酒品可不太好。”欧阳笑道：“没事，我和朱将军也不是外人。好好照顾着。”

“是”

……

这事欧阳只能放在心中，由于怀疑的对象是大宋第一Boss，那身边可信之人大大减少。和欧平是主仆之交，和展铭是知己之交，和惠兰是恩义之交，除了这三人外，欧阳宁可信任生意伙伴苏千和周安，也不愿意去相信别人。

一路停停走走，终于在期限的最后一个月到达了河西走廊的无名县。说本县无名是因为宋西夏重开战端后，临时设立的县城。一个目的是收拢河西走廊就近军民，第二个目的是做为前军的后勤补给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兵比民多的军事重镇。

韩世忠派人和知县一起十里外迎接钦差卫队。欧阳一看这知县乐了，这不是原先韩世忠亲兵中几个能写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吗？这也太凑合了。不过也可以看出，识字得到升迁的机会比文盲要大得多。军中对识字要求不太高，看民国抗日期间，政府军中只要是弃学从军的，多是个少尉。从这点也看出，即使是近一千年后，中国的教育水准还是很低。

这个知县到时候会报给朝廷，如果打了胜仗，一个熟悉当地的土知县比中央派遣的酸儒可是有用得多。更何况占据西夏全部国土后，将多不少的实

缺。要么说即使是儒学文官也有支持打仗的。

一通礼毕，开进无名县。韩世忠并不在此，而是在两百里之外的大帐中。按照战略，他的主力有两个战略目的，一是围城打援，将出城的军队和支援兴庆府的军队全部干掉。第二个目的是支援东永兴军路和西面的刘锜本部。只要他守住这个战略，另外两路进可攻退可守，全盘就活了。

战略布置最大好处就在，不是按一场或者数场战斗来决胜负。如辽对金的护布岗达之战，辽人枉费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后勤，没有明确的战略，而是一心寻找金主力决战，并且没有充分估计战争失败的后续手段。

面对打法、武器、士气、后勤都过自己的大宋，西夏人知道，除非大宋内乱，西夏的败局已定。至于什么铁鹞子，在火器面前都是牛鬼蛇神。

无名县朝北百里就进入了可能交战区域，几百人的钦差卫队对战争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韩部留了五千精骑和两万步兵由一名正将带领，保护钦差卫队前行。

……

百里后，登高可以隐约看见兴庆府的城郭，欧阳改变谈判地点，继续推进，直到兴庆府三十里，宋重军云集的数个村落，才停下了脚步。韩世忠听闻如此，忙吩咐大帐移动朝欧阳所处位置过来。

距离最后期限还有二十来天，第一封欧阳亲笔书写的使书送进了兴庆府。李乾顺刚看了开头就勃然大怒，宋欺西夏无人，竟然把谈判地点定在兴庆府二十里位置一个荒芜的小镇。这叫什么？这叫城下之盟。这是一种屈辱。但，即使再生气还能怎么样呢？西面几万宋军所向披靡，将领是西夏人闻风色变的刘锜。而中央十三万大军囤积兴庆府左右。如果换了半年前，还可以一搏，但是如今战马都快吃光，怎么和人家打呢？

再者这个欧阳是出名的渗透高手，一小小心，明天兴庆府内就会四面火起，人人造反。按耐住再看下去，还好下面言语还是比较客气。说两国世代友好，本着有事好商量的精神，希望西夏拿出诚意派人出城和谈。

……

第一场谈判，李欢对阵欧阳

李欢曰：“万事和为贵。”

欧阳问：“多贵？”

李欢答：“无价”

欧阳拿出一叠银票砸桌上：“那谁，一万贯，过来跟我混。”

被指点李欢侍从箭步上前收银票哈腰：“欧大人，小的钱七。”

“恩，后面去。”欧阳扫下头问：“多贵？”

“你欺人太甚。”李欢咬牙。

欧阳朝身后一指道：“我带了二十个人，便宜点，一个五千。你带了三十个人，一万一个。我们就赌是你西夏能把我的人买光，还是我欧阳一个能扫掉你所有人。小子，这天下就没几个人敢和我欧阳说贵。”

张三一边道：“李将军，我家大人一张书信可以调一万万贯钱。平时最不稀罕人家说贵了。”

欧阳道：“不是和你吹，也不用宋朝出马，单我一个人的资产就能砸到西夏万劫不复。所以我很不喜欢听什么万事和为贵。拿出章程来，有好处我就干，没好处我就不干。简简单单，清清楚楚。”

“你想怎么样？”李欢终于软道。

“急什么。”欧阳道：“既然是故人，也算我们有缘，一起喝一杯。来人，上酒”

李欢咬下嘴唇喝了口酒，把碗放好道：“可以说正事了。”

“我查过，你老子虽然是皇族，但在西夏不过是二品官，每月俸禄两百贯。”欧阳拿出一张纸道：“这边有份股权转让书，如果你老子愿意过来的话，每月分红最少一千贯。”

“你做梦。”李欢被侮辱大怒。

欧阳再拿一张纸：“分红每月三千贯，良田一百亩，东京宅子两套。”

“你……”

欧阳再拿出一张纸：“加封翰林大学士，官居二品。”

“我……”李欢吞了下口水，一拽拳头喝道：“我们走”

张三见西夏使节走远小声问：“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欧阳撕掉几张纸道：“诬陷喽，还能是什么意思。反正这样做不了主的小虾米，谈了也拿不到好处。还不如让他们君臣相疑。李乾顺再英明，在这个时候也不敢完全不信，要知道李欢可是有真正实权的将领。”

当晚，钦差卫队收到细作消息，李欢父子被软禁为质。

李欢对阵欧阳，李欢完败。

第两百零三章批发圣旨

第二阵，克名守全对阵欧阳。

身为一个阅人无数的老将，名守全参加和谈是沉重的，只要欧阳乱说些话，自己今天避免不了李欢父子一个下场，并且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对欧阳企图收卝买的好处全部严正拒绝。

没想欧阳今天很厚道，并没有打算诬陷名守全。嵬名守全松。气的同时，心中是一片悲哀。而今这谈判使节职位没权不说，而且人人都知道这是个倒霉差事。树倒糊称散，西夏大树即将倒塌，内部矛盾更加严重。猜忌、狐疑。特别是对上这个曾经成功收卝买，个西夏名人的欧阳，谈判使节是所有西夏人公认的苦差。

今天和谈仍旧没有半分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名守全没有谈判卝决定权，而是西夏人派来探查欧阳态度的工具。欧阳和嵬名守全东拉西扯，也没有半点入正题的意思。

傍晚名守全回到兴庆府，早有质子军等候，质子军按照李乾顺的命令对慧名守全进行搜卝查得一叠白纸。而后用点手段现，其中有张欧阳亲笔签卝名的一张千亩良田转让书。于是炭名守全被锁舀下狱。

“其实就是用点白醋，然后让人密报质子军，告诉其显形办法罢了。”欧阳谦虚道：“不入流的小伎俩而已。韩将军太过奖了。”

韩世忠道：“大人太客气。这崖名守全乃是西夏的廉颇，军中威望高，并且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还有那个李欢更被誉为西夏霍去病。这两人都是我宋军的头号大敌。没想到大人随便几句话一张纸，就让西夏人自毁长城。当今世上也只有大人有如此办法。……

“其实是韩将军和将士们的功劳。兵临城下，李乾顺现在最担心就是武将的忠诚，所以自作聪明的让李欢和嵬名守全来和谈，试试两人的忠心。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浑水摸鱼。我舀准李乾顺不敢再信任他们。或者说李乾顺其实已经不信任任何人。”欧阳道：“也只有这样把他逼到了乌江，让他认为除了自刻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才能让他放下兵权，好好当今安乐公。”

韩世忠喜道：“还是圣上英明，派了大人为钦差。看来兄弟们很快就能不用再拼命了。……

欧阳道：“韩将军，目前这个局面看来其实只要韩将军不卝要卝脸一点，胆子大一点。这李乾顺投降不投降，其实关系真不大。”

“哦？”韩世忠眼睛一亮道：“韩某的脸皮算什么。大人有办法尽管说。”

欧阳点头笑下在韩世忠耳边道：“我晃悠来河西走廊，并不全为拖时间，还在等一批货。正巧，昨天货到了，我们可以……”

一场酒宴后，开始了震圵惊宋内外的大骗圵局。

第二天，西凉印刷厂出皇家报，：西夏放弃兵权尽归宋土。同时几百名挑选出来的士兵带报纸和其他物品急驰四方。

西面刘锜对上了李乾顺的叔叔所带领的天阴镇天福军司的一万精兵和两万擒舀军。两军还在对垒的时候，圣旨到了。三名质子军手持宋军令牌通过刘锜本阵，飞马到天阴镇城下舀出圣旨大声念道：“……已和宋签定和约，所有人放下武圵器出城投降，钦此。”

城上李叔叔看身边幕僚问：“过……这是什么意思？”

幕僚道：“王爷，兴庆府早就和大宋在和谈。看来……”

“哼！放下兵权。李乾顺说的简单。”

幕僚道：“王爷，这圣旨一到，即使您不投降这仗也没法打。”

“何出此言？”

幕僚道：“王爷请看。”

李叔叔左右一看一道圣旨之下，士兵要么喜上眉梢，要么就是毫无斗志。李叔叔急喊道：“圣旨是假的假的。……

城下质子军喝道：“默目无君王，意图再挑圵动两国战火。斩此人者赏金千两。

“谁敢杀我？”王爷环顾。

但没想后背一疼，转身一看，幕僚拔圵出短剑抱歉道：“王爷，而今大家都是宋民，人不为己，天圵诛圵地圵灭。”

“你……”王爷指着幕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幕僚喝道：“炽尊圣旨，开城门，恭迎宋军。”

刘锜副将见敌方城门大开，旌旗倒地，不禁纳闷问：“将军，什么情

况？”

刘锜也很迷茫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命，骁勇校尉带本部先行进城，其他人等压阵等待。……

这时候一名随军记看到刘锜面前道：“这是钦差欧阳欧大人给刘大人的亲笔信，还有二十几张盖了印的圣旨，上面内容请刘将军找人书写。”

刘锜接过来一看惊道：“假传圣旨？……

“是的，欧大人说，西复现在兵无战心。无论真假圣旨也没有什么人有兴敖去分辨。但走动作要快，否则兴庆*收到消息，派人突围传递消息命令，恐怕就不美了。”

“唉……”刘锜叹气道：“打死打活快一年。没想到还不如欧大人一句话管用。来人，叫几百个嗓子粗的给我在军丰喊：李乾顺已经臣服大宋，宋军威丬武。”

当然，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但即使不信，由于圣旨到来，全军士气低落，逃兵大增。再加欧阳派人夹带的房产、地契、银票、黄金等物。聪明都知道，按照目前战斗力，打下去是十死无生。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而且士兵厌战情绪严重，如果不尊旨投降，恐怕不用等宋军打进来，早一步就被自己人砍了。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拥兵自重，不过按目前的西夏局势和宋辽局势，拥兵自重和自取灭丬亡没有区别。

欧阳正忙着朝空白圣旨戳印子和刻印子。西夏兵力分散，部族为单位的或几千，或数万自给自足，全民皆兵，不用百来张圣旨是不成的。萝卜用久了会失去水份，印上的字就会变形。做为一个有追求的人，伪丬造也是要追求完美的。

耗费心神还有原因，圣旨是具备一定的渀伪功能。比如圣旨的布料，还有圣旨上的图案。

各级官丬员都有对应的颜色。还有重要一点，比如是祥云圣旨，那第一个字就在写在第二朵祥云上。印子要盖在倒数第三朵祥云上。

欧阳一接到钦差任命，就立刻让场子人生产几十匹圣旨布料出来。至于圣旨的模样……有样本的，由于记者的渗透，西夏朝丬廷早有欧阳的人。虽然不是重要部门，但要说说圣旨的格式和样式，是没有问题的。

对欧阳来说，古代的防伪技术非常不成熟。即使是现代伪丬造物品也到

处都是。否则为什么大学毕业证编号要联网，否则为什么市面假卝币横行。欧阳不用信物写信找钱卝庄舀钱，都是要派身边人一起去，否则即使签卝名是真的，钱卝庄也不会兑现哪怕一个铜板。至于这圣旨……也就是布料加毛笔加玉*。当然，比如大宋为避免伪卝造圣旨，接旨程序后面还有一个程序为缴旨。事情完成后要去备案，而内阁部门要把留档的圣旨核对。如果没有留档的圣旨，将会按照伪卝造定罪。

“张三，李四。”欧阳打个哈欠道：“你们一个刻一个盖，我去睡一会。”

“大人放心。”没接过圣旨不代表不会写圣旨。看了一天，哪还有看不会的。

“对了，那个写西夏人投降假消息的记者，罚他两个月薪水，并且在正规皇家报澄清道歉。同时让阳平总社出版时候，教卝导大宋百卝姓怎么识别真假皇家报。”

“是！”

宋军非常嚣张的大面积假传圣旨，一是欧阳认定没有比马快的通讯手段，二是抓卝住了西夏卝军卝队的心理，大打心理战。并且也无视赵玉规定的谈判期限，以钦差名义命令各部弃始进攻。边打边谈。兴庆府内是一片恐卝慌。欧阳和韩世忠根本也不封卝锁消息，大张旗鼓的大派圣旨，这么明目张胆的无卝耻反倒让西夏人没有在第一时间派人澄清圣旨。又过了三天，各路消息汇总来报，所有驻守在外的西夏卝军卝队，几乎被假圣旨全面打击。刘锜兵锋直逼黑水河，按照消息说，刘锜本部是赢的丢盔弃甲。重炮粮草什么都不要了，每个士兵就七天军粮……杆武卝器外加甩手炮两枚。当然还有一堆的圣旨。

永兴军路虽然没有刘锜那般锐意进取，但是行动度也非常快，几天时间已经舀下大半个夏州所辖。所到之处，无人反抗。以至到了最后圣旨不够用，当头将领直接舀纸充当，连印都没盖。就是这样的圣旨，也是所向披靡。

西夏人知道，呵斥欧阳的不对行为是不行的。现在最好办法就是在筹码没输光之前，加紧时间和谈。一旦西夏就刺余一个兴庆府，你倒是想谈，但人家肯定不干。西夏最大的错误就是和谈太高调，搞的全国皆知，结果被欧阳所利卝用，再利卝用人性的弱点，将西夏技术性击倒。

于是又一轮和谈开始了。本次是司家牵头，由李乾顺的伯父出马，但欧阳这边却以伪卝造圣旨，精力消耗过大为由，派了张三卝去和谈。身为一个衙役，当然有自己的定位。再说即使张三签字也不会得到认证，所以仍旧是空谈。

第二天，李乾顺派出储君，欧阳派出李四。

终于再过了几天后，李乾顺非常无奈的亲笔欧阳，表示将亲自会谈。欧阳亲笔回书，身卝体已经恢复，也可以亲自会谈。（，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者，支持正！）

第两百零四章和谈陷阱

第二天的天气很糟糕，是个雷暴雨天。但这样也没有影响双方的见面。欧阳比李乾顺甚至还早到了小半个时辰。李乾顺到后心中略有安慰，但很快就被欧阳的话激怒。

欧阳的话是：“拓拔氏全族迁徙宋内。可以选择硫求、淡马锡。也可以选择琼州。拓拔氏贵族可以选择入朝为官，或者是在大宋任意地方赐与封地。至于其他族酋长什么的隔离安排，党项各族居民分流各地。取消部族姓氏，由皇上赐姓。”

这是什么？这是赶尽杀绝。不仅要全取西夏，而且还要党项人灭族亡种。李乾顺一听就跳了起来，指了欧阳鼻子大怒：“你欺人太甚。”

欧阳不理会道：“至于陛下的待遇要好些，千亩良田，封世袭国公，采食宋内一州。也就是陛下要换个富庶地方当王。陛下的妃子、孩子全部可以跟随，并且还可以挑选五百侍卫。如果换了半个月前，我当然不敢这么说。但陛下应该知道西夏目前已经名存实亡。韩将军大军不攻打兴庆府唯一的原因就是不想生灵涂炭。”

李乾顺怒道：“朕不会受人要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欧阳笑道：“陛下还有多少的玉可以碎？据我所知，除去逃兵，兴庆城内兵不足八万，马不足万匹。还有，因为嵬名守全和李欢将军的下狱，质子军和铁鹞子军心不稳。这两只本是陛下亲信军队，而今陛下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当然陛下还有一些筹码，比如城内兵士，还有大宋也要靠陛下来安抚四方。”

李乾顺身边一人冷道：“据我所知，宋皇帝是派欧大人来谈论西夏兵权的。并没有授权欧大人赶尽杀绝。”

“不好意思，本官现在是钦差，有便宜行事之权。否则还要本官来干什么？直接送张和约让陛下签了就好。”欧阳道：“陛下也知道，目前西夏军根本攻不出来。时间每拖一天，西夏就更弱一分。如果再有一两个月，兴庆府饿死无数人，瘟疫横行，全城将变成死城。陛下，大势已去。”

李乾顺面色黯然刚要说话，一名陪同白苍苍老迈文臣道：“慢，如果大宋能答应我西夏一个条件，本官定然促成此事。”

一名官员在欧阳耳边道：“此人叫吴为，本是神宗皇帝治下一县的知县。后来丢了官职，不足二十就和张万一起来到了西夏。吴为提出要建立千秋万代且威名远扬的西夏国必须入主中原，要占汉人土地，用汉人之才的政策，

从而引起了西夏和宋国在边境上经常生战争。以后每代西夏皇帝都接纳其对中原的侵略思想，蚕噬宋土。”

欧阳掐指一算，啊这老汉奸竟然活了七十多岁。欧阳看过一部连续剧，说是抗日时期一个日本人为了帮助**，在日军中当间谍的故事，其不惜弄死自己几十年的老朋友，也不惜把大批日本人送进地狱。欧阳不喜欢日本人，但更不喜欢这种人。甚至觉着这种为了所谓理想而灭绝本性的人，根本就不能称为人，比起那些贪生怕死当奸的更让人憎恨。看那人就如此，更何况是看这个吴为。欧阳越看越不爽。

不过，目前还在谈判，欧阳点头道：“请说。”这是三朝臣子，威望必然是足够的。

“欧大人虽然是钦差，但这一卸任就难说了。再说大人即使不卸任，恐怕也不会没有后招。为保我主安全，如果大宋愿意将太上皇爱女赵瑚儿嫁给我主，此事自然好说。”

欧阳眼皮跳了一下。王八蛋，竟然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怀里有一封信，是给张玄明的，让他带领东京禁军截杀李乾顺。但是如果这个赵瑚儿嫁给李乾顺，那一切就麻烦了。张玄明此事必然不敢私自动手，否则他肯定要背黑锅顶死。虽然太上皇无权，但身份尊贵。赵玉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手。毕竟一来有明面上的和约，二来用太上皇的爱女做牺牲，赵玉就成了一个无信无德之君王。

如果自己答应下来，而后再把这对政治夫妻给砍了，事后自己必然被抓去顶锅。欧阳这会看吴为就更不爽了。李乾顺心中捏了一把冷汗，他不蠢，看欧阳这表情他明白，欧阳早计划卸磨杀驴。自己一投降，生命就开始倒计时。幸亏吴为够了解汉人。

一个很不显贵的前朝公主，反而成了一面免死金牌，政治这东西真是耐人寻味。欧阳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无意识不停的敲打桌面，四面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欧阳的回答。

吴为逼一步道：“大人说过，自己乃是钦差。什么是钦差，就是皇帝的化身，又有便宜行事之权，杀个一品二品的官员也可以先斩后奏。如果大人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宋谈和约居心叵测，我大夏宁死不降。”

“……”欧阳还是没说话，他在思考种种可能。如果真答应，没有人敢秘密对李乾顺动手，否则就成替死鬼。公开动手更不成。要是连张玄明这个刽子手都不敢动手的话……难道就让他继续活下去？难道真把一州给其当王？难道真让他有时间培养势力？

无论怎么说,欧阳也不希望李氏贵族有人活下去.只有上位者下台,才能避

免因为他们的私利生动乱。当然对老百姓来说西夏统治者倒闭,换个宋的主子,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好，我答应。”欧阳冷笑：“只不过是要赵瑚儿当免死金牌而已，身为皇上的钦差，这事我准了。”

吴为点头道：“只要陛下和赵瑚儿完婚,我大夏立刻放弃兵权……”

“得寸进尺，你下一句话肯定回说在赵瑚儿没来这几个月，大宋要对西夏管吃管住是吗？我可以马上派人，即使是掳掠也把赵瑚儿弄来。但是你们必须马上解除兵权，至于陛下和身边人的一干供给，一点不短。”

“……”吴为考虑一会后问：“万一你食言而肥……”

“拜托，老子是钦差。所谓钦差，所到之处如君亲临。这样吧，我写道钦差手令，让人快马拿人过来。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有人要搞七搞八的话，也别怪我不客气。这边的将士们都愁着没有立功的机会。”

吴为点头：“好，如今两国高官云集在此，听闻大人如此说话，大人又说是代君言，欧大人，如果你没办到，那就是陷君于不义。用欧大人的前程和富贵做抵押，我自然相信。再说这边这么多大人看着听着，即使大人要后悔，恐怕也由不得大人你吧？”

“既然这样，我们能不能谈谈细节？”

吴为提醒道：“陛下只有完婚后才会离开兴庆府。”

“好”

……

其实也没有什么细节，基本先前该说都说完了。李乾顺对吴为擅自做主非常不满。吴为明白将李乾顺拉到一边说话：“陛下，可知西夏最大仇人是谁？”

“难道不是赵玉吗？”

“错了大人。即使不是赵玉当政，他们的太上皇也不是没有对西夏动武。而西夏兵败如山倒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欧阳。火药是其一手明的，韩世忠、刘锜是他亲自选拔的。煽动对西夏的仇恨是其主办的皇家报干的，诸如此事还有等等。”吴为又问：“陛下可知大宋死了哪个人，可让大宋动荡不安吗？”

“？”李乾顺本要又说赵玉，但看吴为那贱兮兮的样子问：“难道又是这个欧阳？”

“陛下英明。陛下也知道宋打我西夏，征黑汗，出兵玉州，而今还想吞辽灭金，为什么？为什么着个赵玉有如此魄力？答案很简单，就是宋富裕了，有钱有粮有人。而今宋朝廷上分了两派，一边是新进官员支持的重商轻税强民富国派，一边是老成的儒家忠君派。这是赵玉在朝廷中玩权衡帝王之术。而今新派官员势力薄弱，但是却能在朝堂上大胆言，除了有金钱做后盾之外，欧阳身为他们的幕后支持者也有一大关键。如果欧阳一死或者落难，朝廷、民间各利益派别必然开始从暗到明的争夺，最后新派不能抵挡旧派的实力，大宋政治内乱，削弱民生，攻辽不成反败，我主并非没有东山再起之时。”

李乾顺惊问：“欧阳会死？”

吴为冷笑：“自然，只要一签和约，欧阳必死。”

李乾顺问：“为何如此说？”

吴为道：“陛下看，如果欧阳交人和陛下成亲，太上皇是不会放过他的，只要太上皇告祖哭诉，用全体皇族威望，即使赵玉想保也不敢保，否则赵玉就要想怎么和皇族解释：为什么一个士族在没有通过皇帝的情况下可以决定一个公主命运？其置太上皇为何地？”

“如果他先告知赵玉征求同意呢？”

“没用的，赵玉得位本不正，又是自以为功比汉武，仁比唐宗之人，对太上皇哪敢赶尽杀绝。她绝对不会答应，但和约已签，这失名的的黑锅谁去扛？是欧阳还是赵玉？”

第两百零五章平略

李乾顺问：“那如果欧阳一不做二不休，做个无耻之人，也不去请赵瑚儿，直接把没了兵权的朕给杀了呢？”

“哈哈，陛下多滤。欧阳虽然是钦差，但是本次宋跟随那么多官员也不是吃素的，怎么会任凭欧阳坏了皇上的名声。说难听点，欧阳一意孤行杀了我们的话，我们最少也拉了欧阳来陪葬。”

“高”李乾顺喜道：“只要和约一签，无论欧阳失信与否，必然是个死局。欧阳一死，大宋必然有所内耗，到时候赵玉如果还要惦记征辽伐金的话，就是我党项人卷土从来之时。”

“是的，陛下，传闻那宋江万余人马，横行宋一年之久，所到之处，皆望风披靡。陛下如果在宋内开花，再联合辽或金，不仅可能东山再起，还可能为中原之主。”

“好好，哼要死也要拉上这个姓欧的。”

在各国当权人眼中，只有辽上位者看欧阳备爽。为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这个李乾顺、完颜阿骨打都是有为之主.而天祚帝和宋徽宗则都是属于亡国之君.下场都一样悲哀.坏人看坏人,贼眉对上鼠眼,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中国从不缺少吴为这样阴险的政治家,吴为看得清楚，宋这边也有人看得清楚。这些老派玩政治的人虽然也搞不懂欧阳心理在想什么，但看欧阳签定和约签字时候，只有一个文官忍不住稍微提醒一句：“欧大人您在代表陛下，如此国家大事，最好能先考虑几日再做决定。”

欧阳边签字边道：“和约一签，可以少死非常多人，我欧阳算什么东西。再说，晚一日签定和约，就多一日耗费兵帛。我可不想当这个罪人。”

有心提醒的大臣们见欧阳如此说，也不再坚持什么。于是和约就这么签订下来。

回到中军账，韩世仲按照和约，将派出士兵几天后接管兴庆府。不过这些都是吩咐下面人做好计划的，韩世仲则是很紧张了拉了欧阳密谈。韩世仲指了和约上和亲那条说：“欧大人，我知道前些年闹得很凶的和辽和亲之事。据我所知太上皇已经准备将赵瑚儿许配给他最得意的学生。您这和约一签，必然会惹下大祸。”

欧阳笑问：“韩将军从假传圣旨中看出我有什么高贵品质了吗？”

“这个……”韩世忠欲言又止。

“如果韩将军认为没有什么品质，也可以直说嘛。”

“老实说，我感觉大人挺不要脸的。刘将军书信给我也说，如果打仗不要脸能赢的话，他也可以不要脸。”韩世忠看看欧阳表情补充：“但是大人这次是不要命。”

“哈哈”欧阳笑这站起来拍拍韩世忠肩膀：“一个连脸都不要的人，怎么可能会没命呢？韩将军还是尽快安排接管兴庆府事宜。对了，如果有些人这两天要聚敛金钱，为将来当安乐公准备，都由他们去。但是吴为那边给我盯死了，时机成熟我也不另行通知，翰将军应该知道怎么做。”

“当然”韩世忠站起来抱拳道：“韩某早想手刃此匹夫。宋和西夏近百年战火可以说都是此人挑起。生为汉人，却为汉奸。虽然其丢官才导致对朝廷不满，但试问这天下谁有全满之事。如果一不如意就怨天尤人，那事何以堪？再者吴为担任知县期间，官声并不好。其丢官是因为对其钟爱的上司下狱不满，对新上司又口出狂言，表对旧主的忠心。”

“恩。”欧阳点头：“此人投靠西夏，挑起战火，深得西夏历代君主器重。其子孙由于其反叛行为荣华富贵，该还的终究要还。”身为一个现代司法人员，欧阳其实对某些法律还是很不理解。比如说贪污，某官员贪污二十年后被抓，但是却只追究此官员的罪行，却忽视了二十年来享受贪污带来好处的妻子和子女。按照欧阳的逻辑，享受犯罪成果判处从犯并不为过。毕竟也是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需要，而导致罪犯贪污。

韩世忠明白欧阳的意思，点下头道：“明白”

韩世忠离开，欧阳拿出写给张玄明的书信，将一张写满字的的纸放在信中，而后道：“张三，调两百钦差卫队火前往东京，亲手将这书信交给张玄明张大人。他会安排你接下来要做的事。如果他不安排你做事，而是看完信就打你回来，或者是让你原地等消息，立刻前往皇家报，把第二封信交给李逸风。”

“是”张三一口答应。

欧阳点头道：“张三，此事事关我身家性命，千万小心。”

“大人放心，张三即使是死，也把这事办周全了。”

“恩，如果张大人要强留你，你就开第三封信，用我钦差名义斩了他。”

张三听出欧阳话中有话，他不太明白为什么欧阳开始不信任张玄明。但

是他明白欧阳所说的三封信重要性，抱拳道："大人放心，我这就起程。"

"恩，去吧"

帐内就剩余李四和欧阳，李四关切道："大人既然知道不妥，也知道并无多少可信之人，为何还要冒险答应吴为那老家伙的条件？"

"你也知道这人是老狐狸，他是看准我不会不答应。"欧阳道："其实我已经屡次干坏事，如果要追究，砍脑袋未必，但是丢官流放是肯定的。以前都是靠皇上罩着，即使大家对我手段有意见，但毕竟是从公事出，也不会为难我来着。吴为很了解我，他知道我不可能看几万人死在这，而不敢担当一点风险。换句话说，这次我真栽了，我觉得也值。"

李四俯抱拳："所以即使大人有事，李四遭难，李四也一定不会后悔追随大人。"

"其实我觉这对不起你们。你们能力很强，武功好不说，还了解时局、懂实务、体恤民生，正直刚强。但担任职位却是下九流，被人看不起的衙役。"

李四笑道："阳平的衙役地位并不低。再说大人毕竟是三任钦差、一任监军、一任路查使，恐怕大宋没有几个人能有这般荣耀。我等追随大人之人，也已经沾光不少。看大人布置起来很有分寸，李四虽然不知道大人的具体计划，但是李四知道，大人不仅会没事，而且还能办了想办的事。"

"办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候也要看天意。不过似乎我一向运气都不算太坏。"

如欧阳猜想那般,党项拓拔氏的贵族开始转运隐藏财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今西夏这棵大树倒了，能不能过上好生活就看手头有多少财产.并非每个时代都有英明的极端民族领袖。不过兴庆府的李乾顺却在秘密接见一些人，包括软禁的李欢和嵬名守全。李乾顺不知道的是，在目前的悲剧情况下，他所接见绝对忠诚的某些人，已经成为欧阳的人。在欧阳财大气粗，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下，西夏还有多少对李乾顺死忠的人呢？

接管的前一天晚上，欧阳叫来了韩世忠还有十几名有接收职守的正将等人。欧阳办公事不喜欢边吃边谈，而是看茶说事。虽然欧阳不品茶，但手头都是好货色，一巡过后，有识货的将领都对茶叶赞不绝口。

军队毕竟是军队，大家一看欧阳放下杯子，立刻挺直坐整齐。欧阳道："大家手头上的事其实已经安排好了。谁管辖什么区域，谁负责细节都很明白。但是这边我要加上一条。一旦控制住城内士兵后，把这张纸上写的人全部杀掉。对外说就是流兵抢掠，误杀。其中有部分人藏了大量地契、黄金等物，全部上缴。朱达"

“末将在”朱达出位置抱拳。

欧阳道：“所有物资上缴到你这，而后按照三成的回扣回各将领手中，就算是本钦差对各位将官的一点奖赏。至于地契等不能估量的物品，我这边有统一的价格表，由我私人直接购买。”

朱达犹豫一下略为担心道：“大人，如果此令一出，恐怕回祸及平民。”

“平民早跑了。再说拓拔氏早带人搜刮一次，名单上有的都是大鱼，名单上没有的连油水都刮不下来。”欧阳再拿出一张纸：“韩将军”

“在”

“这纸上写的都是对宋友好人氏，派人保护他们家院的安全。”

“是”韩世忠接过纸稍微一浏览惊讶道：“嵬名守全？这个……据末将所知，嵬名将军似乎不太可能降宋。”

“这个老将军在西夏军中威望很高，很多将领，甚至是部族私兵都是他训练的。他是不会投降，但只要西夏人认为他也投降的话，军队没有领头羊就不会造反。”

“恩”一干将领皆点头。对方不是没有军队，目前还未解散，还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另外还听说嵬名守全最近悄悄联系一些青壮将军，虽然不肯定目的十什么，但对大宋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一旦进入城内，变相软禁嵬名守全，他所联系的将领必然生疑，生疑必变。控制一人，把可能出现的有计划哗变等流血事件彻底扼制。相反，如果杀了嵬名守全，那些被联系的将领会因为其被杀，私下联系。即使反叛不成，也会对宋军造成很**烦。软禁他，就能平稳过渡最危险的前十天。

第两百零六章偷龙转凤

一名将领担心道：“大人，按照和约，我们要保证西夏文武重臣的身家性命，如果大人这么公开的……分赃，我等也不敢不报。恐怕到时候朝廷对大人的弹劾能堆如小山一般。

“不会，我知道各位将军都是为我欧阳着想，只不过是多滤了。”欧阳道：“我已经将李乾顺给一些臣子手书密传皇上，所以这些人都是密谋造反之人，按照手书所说，李乾顺让他们等我大宋有变，就举旗起兵，呼应辽金割据一方。”

“这个……”一名六品武官道：“大人，不至于名单上的人都有吧？”

欧阳道：“和约签订之日，兴庆府就是宋土。按照大宋商业法规定，任何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物资和资金，官府有权没收非法所得。并且将事主问罪。这些抢夺地契，囤积粮食、黄金……本钦差有权怀疑他们财产来源不明。本来是全部上缴国库，但念在大家和士兵们都劳苦功高，所以拿出三成做为奖励。于情于法，都说得过去。”

一干将领这才明白什么叫做官字两张口，说你圆你就扁不了。大家劝说当然都是为欧阳好，担心欧阳会因为某些原因遭遇麻烦。在武将中，欧阳的威望是比较高的。现在见欧阳都细想完毕，如果再劝下去就不是好心，而是不识好歹，即使是欧阳不怪罪，那些有可能拿花红的将士们也会心生不满。而欧阳也不小气，三成的抽成就是防止将官夹带的有效手段。朝廷赚钱了，将官将士赚钱了，欧阳也不赔本，收购来的地契将来可以转卖给商人们，大家财，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天，一切都很稳定。西夏士兵缴械，然后由宋军统一安排，或给路费，或充进宋军。不仅有这些，还有一些商人开启的招聘会，招募卸甲的士兵到场子里上班，并且负责在本地落户。由于资本的兴起，和手工业的达，对劳动力一直处在劳力市场状态。有劳动力就有商品，有商品就可以赚钱。宋内饱和可以输送到只会打仗的近辽，还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贩卖。还能走海路对各国贩卖侵略各国的市场。

两天下来，还是很稳定。西夏士兵们都很规矩各自选择自己的去向。宋军也很客气，粮食供应都很齐备。两天后，除了一些贵族私兵之外，兴庆府已经全部是宋朝禁军。文官们开始办事，交接户口，清点户籍，丈量土地。但欧阳暂时拒绝商业进入兴庆府内。

兴庆府施行一个月的军事管制，直到李乾顺成亲之后，才会由地方官接手。而同时李乾顺也会前往开州，担任世袭开州公。李乾坤选择开州也是选了好久。寿州虽然是最富裕的，但是商人势力非常大，又有欧阳在寿州，去

那当公，等于羊入虎口。杭、扬、洪三角也不用说了。周安不是省油的灯。而看开州就不错，商业略为繁荣，知州胆小怕事。

但李乾顺没有想到，在兵权失去后的第三天，欧阳出手了。

事情起因是身为节度使武职，主理一切民政的李纲接到三十几张诉状，说是原西夏高官皇族抢夺地契、珍宝、黄金。李纲立刻开堂审理。在目击者和各种铁证前，完全可以证明状纸的可信。于是李纲出抓捕令，抓事主到堂。先前有事主还规矩前来，但没想到，这堂是剥皮堂，一轮交还加赔偿还有罚款，让这些人全部破产，没收所有财产，甚至是祖宅都充公。

这样一来，这些人就不满了，纷纷到欧阳的钦差行辕去告状。但是欧阳派李四说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兴庆府是宋土，自然一切按照宋律法执行。虽然这样让这些人无话可说，但这些人开始抱成团，以法不责众的想法明暗对抗节度衙门。甚至是已经被判决的贵族们也坚决不交非法所得，更不用说是罚款。李纲也不理会，只管审案。派出去衙役收不到钱就收不到。

就在大家都觉李钢是在搞面子工程时候，节度使本部三千禁军同时难。按照节度衙门所批公文，这些人无理对抗节度衙门，视律法为无物，所以派出兵丁强行收缴。并且派出文吏将所得财务造册交给钦差行辕裁决。

于是乎，刚平静的兴庆府翻天了。士兵如同事先演练一般，非常准确的控制这名单上的每家每户。除了三名缴纳罚款，退地吐钱的官员之外，所有人皆聚众对抗官差，欧阳马上传见李纲传达精神，聚众对抗官差，行同造反。下公文给安抚司韩世忠，命令军队平叛。一切程序都做足后，韩世忠接公文，立刻派出大军。

是夜，兴庆府内血流成河。欧阳一点都不同情这些坑害平民的人。在钦差行辕这种态度下，兴庆府被洗了一遍。

李乾顺得知之后又惊又怒，立刻派人到钦差行辕责问。欧阳出示节度衙门的公文，表示事情起因是节度衙门认为这些人造反。节度衙门则解释，按照宋律法聚众抗法，行同谋逆，他一切都是按照章程办事。李乾顺再追查下去，现那些告状的根本就不是原土地和物品的拥有者，于是告上节度衙门。李纲则回答，就因为证明这些人不是原产拥有者，所以所有物品造册后将上缴国库。

李乾顺听了回报楞了好半响，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反应过来。所谓民不告官不究。民告了，官证明这些是贵族们掠夺的财产。按照规定必须还给百姓。但又证明了这些告状百姓并非是财产拥有者，只能上缴国库。一来二去，西夏民间的钱钱成了大宋国库的钱钱，而且还有理有据无法反驳。

李乾顺而后也明白了欧阳对自己必然也不会客气，忙招呼吴为来皇宫里商量。没想到内侍来报，吴为全家涉嫌侵占他人土地，已经被节度衙门看管起来。任何人不能接近。但即使如此，内侍还是拼死带回了吴为的一封亲笔信。

吴为信上说，大宋今日不比往日，再加欧阳狠辣，吴为全家必然遭毒手。吴为请李乾顺放心，欧阳敢动谁，也不敢动李乾顺。信最后眼泪鼻涕一起流，说什么奸人当道，君臣缘分已尽，只希望看见欧阳下狱问罪那天，其他不敢奢望。还让李乾顺奋图强，万不可因为困难而放弃。

在本次行动中，包括嵬名守全在内的一干人也被软禁起来。和吴为不同的时，这些人软禁带有很明显的保护味道。粮食和日常用品都是钦差行辕直接报批，在派人保护情况下还可以比较自由的外出。当然，不能访友。听闻嵬名守全也被保护起来，李乾顺大骂嵬名守全。他认为，一切事情都是嵬名守全出卖自己的计划造成的，也难怪宋军在兴庆府稳定后还要大动干戈。就在他咒骂嵬名守全祖宗十八代的时候，钦差行辕传来消息，赵瑚儿将在十日左右到达兴庆府。李乾顺掐指一算，欧阳似乎没经过商量和讨论，直接把赵瑚儿从阳平快马带来。一个公主连銮架没有不说，似乎连轿子都没有。欧阳死地已定。李乾顺派人到钦差行辕传话，十五日后是好日子。

欧阳死期已到?别说是李乾顺是这么认为，朝内人也是这么认为，甚至赵玉都对欧阳鲁莽担心。全世界唯一纳闷就是宋徽宗了。

赵瑚儿到了兴庆府，休息整理打扮了一番，而钦差行辕开始和李乾顺商谈结婚细节。欧阳派的人强调，李乾顺新婚三天后必须出前往开州,雷打不动。

……

没有什么意外事情生，婚礼如期举行。但这婚结的李乾顺非常忐忑，这新娘子根本就没有豪烈之气，温顺得很。赵瑚儿以前可能不出名，但是在辽和亲一事中成为主角，民间都对这个脾气火爆的公主有所了解。李乾顺就纳闷，难道是因为自己实在太英俊了？但再英俊也是一个落难的皇帝。

但这婚越结越感觉不对劲，好容易入了洞房，李乾顺第一手揭开赵瑚儿婚罩。而后昏迷不醒。半夜醒过来，二话不说，让侍从备轿子，连带赵瑚儿直接到钦差行辕兴师问罪。

但没想到欧阳似乎知道他要来一样，和韩世忠和李纲正在煮酒赏月。李乾顺闯进去劈头质问：“欧阳，你给朕出来。”

欧阳听到喧哗，放下杯子笑道：“来了，一来就称自己朕，是不是嫌死的不够快？”

李纲是厚道人，苦笑道：“大人，左右是死，还是莫要让他太难堪，好歹也是一国之君。”

“好说，好说。”欧阳和两人一起迎接出去。到了院子里，只见八名钦差卫队横刀拦下李乾顺一干人，而李乾顺正暴跳如雷。欧阳挥手让大家收刀，自己拱手问道：“国公，*宵一刻值千金，为何有空来我着钦差行辕？”

李乾顺怒道：“那个可是赵瑚儿？”

“当然是。”欧阳道。

“哼你欺我白痴。你自己看看。”李乾顺一拉轿帘喝问：“这就是赵瑚儿？”

第两百零七章屠刀

帘子拉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女艳装含羞。欧阳第一次见到如此尤物，险些吐了出来。压制反胃问：“国公怎么就知道他不是赵瑚儿？难道国公见过赵瑚儿？”

李乾顺反问：“需要见过吗？”

欧阳问道：“轿子里面的，叫什么？”

老妇回答：“妾身赵瑚儿。”

欧阳问：“你真是赵瑚儿？”

“这位大人看你问得。东京谁不知道赛貂蝉、胜西施两大头牌都是我赵瑚儿的名伶。”

“原来是老鸨，失敬失敬。”欧阳喝道：“张三”

“在”张三拿这一册子从房间里冲出来。

欧阳问道：“这个就是你接来的赵瑚儿？”

张三保拳道:“回大人，卑职生怕有误，特意带来了其户籍名册。证实此人自一出生到现在都是叫赵瑚儿,如假包换。”

老鸨手绢半遮面抛个媚眼：“什么此人，奴家昨日还是姑娘。”

欧阳挥手，张三立刻过去拉上轿帘。欧阳对李乾顺道：“国公，欧某拿人头担保，这人真是国公慕名已久的赵瑚儿。”

李乾顺阴着脸道：“哼没想到大宋太上皇的爱女竟然是老鸨……”

欧阳打断问：“谁和你说此人是太上皇的爱女？”

“你……”李乾顺大怒。

“我？”欧阳指下自己笑道：“不好意思，本钦差从未答应你要找哪个赵瑚儿。连和约也没有写明。国公爱好特殊，其实我也感觉很为难，但本这少死人的原则，特意去东京请了赵瑚儿前来。顺便提醒一句，本次婚事是钦差主婚，乃是和约的重要一节，如果国公要乱来。可别怪本钦差不客气。国公，夜深人静，*宵一刻值千金，还请国公早早洞房。”

老鸨自己掀帘子伸头很是期盼道：“甚为有理。”

“呕……”韩世忠险些吐了出来。尸体什么见多了，但想到要和这样的老妖怪圆房，韩世忠不能不感觉反胃。

李乾顺算明白了，此人又一次不要脸，睁着眼睛说瞎话，虽然是瞎话，但却无从反驳。欧阳不仅在和约，即使是在口头上也从没有答应要嫁哪个赵瑚儿。不嫁宋徽宗爱女，宋徽宗自然不会找麻烦。而朝廷的重臣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上表弹劾。莫名其妙的用一个老鸨签订了一份和约。当然，这也要欧阳皮厚。据李乾顺所知，读圣贤书的就不说了，即使是市井小民，也没有达到如此无耻的境界。

欧阳在心里道：大哥，宁可不要脸，也不能不要命。即使是遗臭万年，总比英年早逝的好。再说按照现代合同法精神，但凡非欺诈不平等合同，都受到法律的保护。甲方李乾顺并没有在和约注明要娶哪个赵瑚儿。只要乙方欧阳能证明产品真实可靠，并且在没有口头协议非欺诈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属于真实合同，和约签订后，双方必须忠实履行合同所承当的义务。

李乾顺并不是商人，当然不会逐条去找漏洞。换了订立过合同的商人，就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其实到了现代，一些公司条款中也隐藏这各种动手脚小动作的可能。只不过连欧阳也没想到，张玄明从户籍中找出这么一个犯罪在狱的怪物来。最少也要找个年轻漂亮的，最最少要能搭配上这么漂亮的名字……当然，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漂亮与否和名字关系真的不大。

非专业人氏和欧阳玩契约合同,吃哑巴亏实在是情理之中。身为反千高手，不动点小动作，也感觉对不起自己曾经的职业。于是乎，这件事就成了这样。李纲观察欧阳，其脸不红心不跳，说话字字义正词严，连半分心虚都看不出来。这叫什么,这叫专业人才，宋朝就缺少这样的专业人才。要么说无商不奸。李纲这厚道人悲叹一声，同时佩服赵玉的眼光，要处理这事，确实不能派个君子来。

李乾顺被这场戏憋出一口血，而后倒地昏迷。侍从们急忙扶住。韩世忠忙道：“快送回去疗养。”他不是欧阳，越看那老鸨，良心就越不安。这可是钦差代替皇帝赐婚，还写到和约国书中，不是李乾顺想休就能休掉的。

拉走李乾顺，欧阳道：“韩将军，现在其实已经撕破脸了，千万注意莫让此人龙入大海。如果潜逃，西夏将来恐怕还会有麻烦。”

韩世忠点头：“大人放心。”

“报”一名护卫进院子报告：“枢密院张玄明张大人派人送来密信。”

欧阳接过书信看完后把信放蜡烛上点燃道：“下刀的来了。”

李纲叹口气：“如果李乾顺是阿斗人物，倒还能善终。可惜着李乾顺却是有一名有为之君。在党项人中声望颇高，对民也多有恩惠，他不死，终究是心腹之患。不知用什么名义？”

“散兵游勇聚集成匪，袭击国公，国公一家无一幸免。皇上唏嘘不已，传命国葬。”欧阳道：“而恰巧有些部族面服心不服，私下有小动作，借这个机会杀鸡给猴看。”

李纲沉默一会道：“大人，此事还是有专人去办的好。大人就不要搅进此事。”

“当然，酷吏一人就够。多了迟早会拿去杀鸡的。”欧阳笑道：“张大人也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

张玄明用欧阳钦差手令，调动了东京一千禁军来到西凉城内待命。篡位时候，张玄明眼睛都不眨杀了十几名朝廷重臣后，他也知道自己和酷吏是脱不了关系。一个国家存在一个酷吏，如同是一个公司存在一名刽子手一般。这人在公司职责就是裁员，对合情不合利益的条案进行反对，最大可能保障股东们的利益。这样人很遭员工们的讨厌，很多员工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这样人存在的需要。但事实上有一个这样的人在公司，老板是很开心的，高层也是很开心的，因为老板和高层都是正面人物，深受员工们的爱戴。而欧阳和赵玉这样的人也会给他们方便之门，当然，聪明如张玄明这样，不会承认受人指使或者有人给予方便的事实。

一千禁军驻扎在城外的兵营，也没出欧阳手令，驻扎主官就撤走自己的人，让出军营。

……

在兴庆府，按照和约，婚后三天，李乾顺前往开州日期已经到了。但临行前原皇宫却传来消息，说李乾顺身染重病，无法起行。欧阳派出的太医也证实李乾顺害的是伤风，病的比较严重。

人吓人会吓死人。但欧阳不相信李乾顺真会和老鸨圆房。所以受惊吓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再经过秘密调查，现李乾顺使诈了。李乾顺先洗个非常热的热水澡，而后突然跳进冷水之中。反复两次，所以就伤风了。

伤风就有理由不上路，而这个时间李乾顺让人联系到宋某些大臣的话，李乾顺是死是活就很难说了。迟则生变……

欧阳去探视，稍微和李乾顺聊了几句后，李乾顺明言还有一个目的。如果欧阳能放过他的几个儿子，他可以死在这里。欧阳却装糊涂告辞。临走看李乾顺掉泪，欧阳也起了恻隐之心。但这事已经不是欧阳能说的算。密报张玄明李乾顺生病的卫兵已经出，怎么解决这事已经是张玄明的事。赵玉虽然没明说，甚至都没说。但张玄明了解杀死这一家人对宋统治此地的重要性。

欧阳探视十天后，也不知道张玄明用什么手段，李乾顺乘坐马车带病出。李四接内侍密报转告欧阳："大人，少了一人。"

"恩？"欧阳疑惑问："李大人来报，都齐了啊"

李四道："大人收买的眼线说，李乾顺的原配皇后是梁太后选的，天生嫉妒。李乾顺和一个宫女其实生过一女孩。而今年十七，一直都没有造册在皇籍，转养在民家。李乾顺每年会去看望几次。"

欧阳问："那女孩知道自己身份吗？"

"听内侍说，女孩母亲并没有告诉她，生怕惹来无妄之灾难。好容易皇后死了，但西夏已经和宋打在一起，战事后果难料，李乾顺暂时也不相认。"

"恩，这样吧，你和那女孩的母亲交代一声，如果想自己女孩百年富贵的话，就闭嘴一百年。"

李四点头："我这就去办。"

"等等"欧阳拿出几张银票道："这五百贯拿给她们"虽然当地暂时无法流通，但是不过是迟早的事。

"是"

……

李乾顺离开后，就不是大家的事。但欧阳公务还没有结束。现在原西夏地盘到处是军队管理，只有过渡到文官管理，欧阳才能离开。朝廷是不会让韩世忠军政一起抓。这么一来，欧阳这钦差有一个很重要职能就是委任官员，中央派一群人来让欧阳调配。欧阳将战争期间暂任代理知县的士兵转成朝廷正九品文吏。分配人手后如果有知县空缺就任命补报。

而欧阳也没兴趣和官员们拉伙交好关系。因为欧阳知道不交好关系其实就是交好关系。你见了一名待委任的官员，就要接见其他的，否则未接见的

官员对自己就会心生怨恨，认为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反之，一个待任官员都不接待的话，大家反倒觉这公平。即使没有好差事派到，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怨不得他人。

第两百零八章杂篇

一起来西夏的御使台的御使对欧阳这作风很是赞赏。欧阳采取能力分配，了解民俗，宽仁有知县经验者优先。如果都差不多，就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采取抽签制度。抽到好县还是坏县那就各安天命。

而赵玉的褒奖圣旨也到了，给欧阳加了个虚衔，而李纲和韩世忠虚衔就高了，一个是大学士，一个是太子少保。欧阳一直以为太子太保和少保是侍候太子的，后来才知道只是一种身份尊贵的表示。比如现在的常任副市长，副厅级。副厅级就是官职，副市长就是差遣，常任就是表示在副市长中身份比较尊贵。比如开会时候说，xx副市长还会加挂号，排在xx人之前。

很复杂的官员任命，因为欧阳不追求好处变得非常简单。李乾顺出一个月，待任官员到达半个月后，人事全部已经分派下去。这其中吏部还是做了很大贡献，由于他们忠实记录着每个官员应该记录的事，有考评，操作起来自然简单。

再有半个月，欧阳就会离开。韩主力也会按照战略慢慢朝北面移动。欧阳当夜给韩世忠饯行。为避免私下接触，欧阳还拉上几个帮忙的吏部和礼部官员一起陪席。几方入座，酒才过一巡，李四就进来，和各位大人点头招呼一下，而后到欧阳耳边道：“那女孩死了。”

欧阳一惊，站起来道：“各位大人将军慢用，我出去办点事。”

出外上马，二十名当值侯责的钦差卫队跟随，一直到了护城河外。护城河位置已经有兴庆州派出的捕头和衙役。总共捞起来六具尸体，李四所说李乾顺的私生女也在其中。欧阳一看就知道是禁军军刀砍死弃尸。捕头报告，两个时辰前死的，而后遗弃尸体到护城河中。

欧阳一听有些疑惑问：“六具尸体运出来扔进城边河中，不过是一更天的事，难道就没人现吗？”

捕头抱拳：“回钦差大人的话，小的已经派出人询问附近，还有城墙上的军爷，确实没有人现。”

欧阳思考一会再问：“这个时间段是否有大批人出城门？”只有大批人出去，随手一扔，才可能混的过去。

“有，身着东京禁军制服的两百多名禁军，听说还带有几辆马车从城内出去。”

欧阳叹口气，还是被张玄明赶尽杀绝了。身为钦差，自己竟然不知道兴

庆府内有东京禁军的存在。说明张玄明一早就想瞒着自己。张玄明的聪明必然是会知道欧阳所知道李乾顺的私生女。既然欧阳没有处理和上报，张玄明干坏事时候也要顾忌下欧阳的面子。

看来，李乾顺一家应该都死绝了。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欧阳知道那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欧阳交代道："兴庆州粗定，这案子必须断。"

"回钦差大人，此案不仅蹊跷，似乎还有些内幕……"

李四一把揽过捕头的肩膀小声道："找几个该死的替死鬼。话太多，下次出现就是你的尸体。"

捕头大悟连声道："是，是"

欧阳没表情道："我会知会知州一声。"

回程路上，李四见欧阳脸色很不好，拿出一册子道："大人，心情不好时候不如看看书。"

"什么书？"

"梦生写的梦游记。"

"啊？"已经出了一册了？欧阳接过册子，停马到一户人家灯笼下翻了几页。不错，味道是那味道，白话文，意思也是那意思，幻想的资本社会。这书的大纲是欧阳写的，而写书的则是一名落魄书生。原本欧阳等人还准备采取一些手段，但没想梦生一看大纲就喜不自禁，要求给他一个偏僻的地方写书，他可以不拿所有好处，唯一要求必须让大家知道是他写的。这中了几人下怀。周安安排他到山中草庐，每十天送一次食物，每月一交稿。情有情痴，书有书痴，梦生凭借大纲和欧阳粗略的诉说，开始了写稿。

梦游记是一个书生一梦千年后，来到一个异世界，周游各国的故事，有点镜花缘的味道，其中还有美好爱情的描写。据李四说，此书面世不过一月，但已经卖出八万多册，现在不是没人要，而是来不及印刷。李四道："不过本书内容，我感觉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

"大人看第四章，是私奔的事。梦游记却说在那个世界爱情是美好的，被逼私奔是家长的错。不过还好写的比较淡化，而且也交代这个国度是坏人国度，否则就会被有心人留意，万一不小心，没书看就分外不美。"

"不用担心。"欧阳道："本朝气氛开明。只要不是附逆，太祖皇帝都说，

不以言治罪，再说着小说写的都是梦中之事，只要好看，能消遣说故事就成了。”

李四点头：“有道理还是大人看得细致。”

欧阳道：“这书我看着，以后还有帮我多买一本。有点意思。”随便看了看,这个梦生的文笔还不错,而且很会抓住读者的心里.爱写得真，恨写得切。唯一缺憾还是受到旧礼教的束缚，没有完全放开，不过能写成这样，几乎算是妖化异世界，欧阳还是比较满意的。

回到酒宴，由于欧阳突然的离开，酒宴似乎淡而无味。见欧阳回来，大家才热情一点。酒再过几巡后，安排好的名伶出场，开始玩酒令。再喝几杯就有舌头大的人开始说话：“大、大家不知道吧，李、李乾顺在河西走廊失踪了。”

“不会吧？”几个也喝多的官员问：“李乾顺好歹也带了几百护卫，又有钦差和节度衙门的手令公文。”

喝得不多的官员却是低头喝酒：“王兄，小弟敬你一杯”

那个大舌头又道：“你们、你们就不奇怪啊。说、说是失踪，其实、其实就是……”

“来人”欧阳道：“孙大人醉了，送回休息。”

“是”两名钦差卫队的应了一声。

“我、我没醉。我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韩世忠喝道：“还不拉走。”

“是”两名卫兵急忙把孙大舌头拉走。

这么一闹，酒宴尴尬了起来。大家纷纷告辞。最后就剩余欧阳和张三李四。欧阳问道：“考考你们，杀的不过是个李乾顺，但为什么他们连听都不敢听。”

张三坐下倒杯酒回答：“这还不简单，原来说君无戏言。但有了个无法无天的张玄明。黑的就变成白的，白的也变成黑的。”其实历史上宋朝也干过秘密刺杀的事，比如梁师成就是朝廷派人暗杀的。明面上解决不了的事，只能暗地解决。

李四道：“其实说难听的。如果陛下要对付大人，明着肯定不行。但是如

果有张大人这把快刀的话……朝中人哪会不知道张大人是个酷吏。但是比如李乾顺，没他还真不行。但是这些事，知道越少越少。真宗到神宗，神宗到哲宗，哲宗到太上皇，太上皇到皇上。即使都是赵氏子孙，每换一个皇帝，哪个不是斗得你死我活。朝中大臣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觉是皇上英明，留着张大人，有事可以顶罪，又能用来做阴事。等她万岁之后，新任皇上可以杀其立威。连我都懂，张大人不可能不懂。”

欧阳点头：“前年，有一赵家王爷世子玩女人玩过了，连老爸的女人都沾手。结果皇上一怒派张大人过去。三天时间就罗列了十大罪状，条条死罪。在王爷心疼之前，直接将世子就地正法给砍了。他反正都得罪了所有能得罪的人，一条路不走到黑，根本就活不下去。还有一点，他也很享受这别人都没有的特权。所以啊，大家一听孙大人乱说话，就避席而走，都是怕了这个人。”从张三李四言语看来这两人并非赵玉的人，如果不是，那很可能赵玉不是幕后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破解为什么刺杀孙嗣的命令会早到一天的秘密。当然，也不排除白莲那方面出现问题，可能是其身边的人，或者是报信身边的人。不管怎样，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出现，总会有一个合理的可能。关键是自己还想不到，所以捅不破那层纸。

而今张三和李四态度让欧阳放松不少，虽然赵玉还有嫌疑，但是进一步证明着两人清白，欧阳还是比较欣慰的。

这话题再说了几句，张三随口问：“大人，听说司家已经三天求见大人不果。”

“司家有奶就是娘，为了家族生意可以宁死不屈。”欧阳道：“你们知道我在辽有个朋友叫司勘吧？原先我以为司家会让此人打理生意。但上上个月司家新任掌柜却是另外一个人。此人听说比起司老爷子更重利，更现实。再加在辽的阳平钱庄被司家全控，连一个铜板都转运不过来，人事什么全部独立，所以我对司家很不满。我已经传话给他们，要市场没问题，找苏千谈。”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明，虞姬和吕后都买了股票，吕后在刘邦落难时候眼光独到，嫁给了刘邦，可以说买了一支潜力股。而虞姬是在项羽最火时候嫁给他，相当是高价买进，而后被套牢，股价狂跌，打成sT，接着三板市场，最后干脆停牌退市，虞姬只能割肉抹了脖子。这个故事相当有爱情和做人哲理，要不民间有句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第两百零九章商业规则

司家也一样，不买潜力股，只买绩优股。先是放弃金国这支潜力股，认购了辽国的绩优股。护步岗达之战后，绩优股险些退市，司家急忙补仓金国这支已成绩优股的潜力股。但没想大宋这支大盘股突然爆。而司家资金全部被套在辽金股票之上，手无资金看着辽金股价下跌，宋股飚升心疼不已。而今看宋股已经成为龙头股，而金国快打进三板市场，辽国也进入sT时代。所以准备大割肉买进急具继续上升潜力的大宋股。玩大宋股的都是坚定的长线持有者，没有人愿意出让。无奈只好找证券公司老大欧阳怂恿其搞增，但没想证券公司主席欧阳油盐不进，眼看大宋股越涨越高，金辽股越来越sT，甚至都挂上星号，心中急，一急就乱了阵脚。如果再不买进，就会被彻底踢出局。

而要收买证券老大欧阳只能是是给好处，什么好处？放心，欧阳是人，只要是人也就会有需要。司家为再次雄起，誓要攻克欧阳这座堡垒，让大宋股增。

第二天，司勘亲自来到了钦差行辕。原来司家以为帮助西夏和宋牵线讲和可以拿点内部股，但赵玉根本没在意，也不关心商场运作，也没有给司家面子，再者即使给面子，赵玉这外行也不知道怎么玩游戏。所以只能找欧阳。但欧阳架子不小，谁来都不见，最后无奈只能让司勘来，再不分配好利益的话，连汤都喝不上。欧阳听说司勘来，如司家所想，第一时间就很客气接见司勘。

“司兄”欧阳拱手。

“大人客气，我乃是……”

欧阳摇头：“我相信有朝一日我欧阳问斩，司兄也会送杯断头酒，如果司兄非要身份来论交情的话，那就没意思了。”

“如此，愚兄就不客气了。贤弟好。”

“好，好”欧阳招呼：“里面请。”

……

几个小菜，一壶小酒。司勘说明了来意。欧阳拿花生米吃了许久后道：“司兄，你我都是朋友，我不否认宋有野心。但是你知道，这事确实为难，在商言商，我不能破坏商场规矩。司兄也知道，这阳平商业协会对西北道贡献极大，而东南商业协会对杭州舰队贡献极大。这时候司加要加入分一杯羹，说句实话，即使苏千和周安卖我面子，但其他股东也不会服气。如果

司家想一起开入股投资问题不大，但是按照规矩任何产业主权都必须控制在商业协会股东手上。如果司家想成为商业协会决策股东，并且进入商业仲裁委员会，恐怕……很难。司兄，如果不拿出点实质的好处，我说服不了大家。司兄也知道，商业协会实行都是投票制，即使我这主席也只有一票。”

“贤弟，先看看这东西。”司勘从裤腰带内抽出一张油纸出来。

欧阳接纸看了一会疑惑道：“这是？”

“西京东道辽兵力部署。贤弟知道，这图不是司勘我能搞到的，这是样品。这上面还有驻守将领的名字和性情。比如好色的、好名的、好钱的。还有行军地理。可以说这半年来，司家对辽境进行全面走商，资料非常齐全。我父亲让我交给大人这个样品，说期待大人回话。”

欧阳沉默一会喝道：“来人。”

“在”

“拿令箭追回韩将军，命立刻回兴庆州，有要事商议。”

“是”

……

韩世忠才出两个时辰，没走多远，接到消息，知道必然有大事，于是立刻让军队就地驻扎，自己带了亲兵卫队前往兴庆州。到了钦差行辕，通报后进入。欧阳把那样本交给他评估。

翰世忠一见样本大喜道：“大人，这是宝贝啊。也许将领会调动，士兵也会调动，但是高山、大川是搬不动的。我军火器犀利，但重炮等物运输困难，还容易被敌中途拦截。而这地图几乎是一目了然。道路、树木、甚至是敌人可能的伏击点，我们都可以先在地图上列出来……如果还有人能搞到辽全境图，天下可能只有司家可以办到。他们行商辽人不会也不敢拦截。好东西。如果有全套地图，灭亡辽国比灭西夏还轻松。”

欧阳一指隔壁道：“真是司家送来的，看来司家想抛弃老主子了。”

韩世忠微笑道：“商人重利，大有可为。”

“放心，让将军回来，其实就想看看这些地图的价值。将军既然说有用，不妨将辽商业蛋糕割一块给司家。”欧阳道：“等两国正式交恶，我会在商业会议上提出，和股东们商量购买全部地图。”

“有大人主持，肯定不会吃亏。”韩世忠心情非常好。这个消息对行武之人是绝对的利好。对辽、西夏等地用兵，最吃亏就是气候水土不服，地形不熟。如果去了这些问题，等同是和辽主力直接决战，宋是不怕的。

送走韩世忠后，欧阳和司勘聊了很久。欧阳告诉司勘，这事自己是做不了主的，不过一定会在一年一度的南北商业协会上正式提出议程。欧阳也隐约说了自己看法，将来在辽区域可以成立以司家为主，商业协会参与的商业圈。并且欧阳会事先和股东们沟通和做工作。到时一定邀请司家出席。

欧阳知道司家这样家族式的管理，很难接受股东制的公司管理模式。商业协会是否会接纳新伙伴，不是欧阳一人说得算，而是需要司家拿出计划书，述说司家加入商业协会，商业协会所能取得的好处。而后还有司家的义务，比如联合制裁部分破坏游戏规则的商人。当然也有权利，司家可以自己制作项目，邀请商业协会人合作，不仅不会遭遇恶性竞争，更可以以起人的名义主控项目。

南北经济一体的商业展模式，是欧阳花费无数心血建立起来。是借鉴十一世纪欧洲汉萨同盟进行的商业联盟。一个普通商人先可以在商业协会注册登记，履行义务。达到一定贡献后可以申请成为议席成员。过两成议席推选的商人也可以申请成为议席成员。但原则上名额是按州分配。如果在商业协会大会表决中过六成议席同意接纳，商人就成为议席成员。成为议席的好处是。第一，可以对危害自己利益的项目进行提案。第二，可以和议席成员合作大项目，甚至可以主导大项目。第三，在钱庄贷款额将大大提高，同时降低贷款利息。第四，可以利用协商手段购买其他议席成员商业股份。第五，可以对商业协会投资战略进行表决。第六点，投入一定资金的大项目，比如河西走廊唯一的皮革场，议席有权投资成为股东。一句话概括就是，成为议席成员，你就成为了决策人。当然普通商人很难加入议席，但即使没加入，好处也是不少，最主要一点是能受到一定的贸易保护。

又过了几天，张玄明又托人送来一封书信。书信上面是一组填空题。内容说李乾顺被原西夏散兵袭击，包括几百护卫全部被杀死在河西走廊。张玄明问：到底是哪个部族，或者是哪几个部族干的？

欧阳知道，一旦填上，张玄明将报奏赵玉，称有冥顽不灵之徒不满李乾顺和谈，带兵将其杀害，并且还想拥兵自立。赵玉肯定会下旨给韩世忠，对这么部族进行围剿。欧阳看完信想了好一会道：“张三，把信给李纲李大人送过去。”

“是”

李四问：“大人，您意思是想李大人用这信去压服分散四地的部族。”

“我们总想是以和为贵，大宋建国来就没亏待过少数民族。但是如果这些

人不愿意听话，只能是除掉。西夏分族各有酋长，自领一地，自定律法。那些地方官到任也被百般钳制。而这信就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x厂因为领导经济问题工人闹的很凶，要求领导下台。在领导快顶不住时候，上级部门出手了，给这厂五个下岗名额，消息一出，工人立刻安静了。闹起来大家很团结，但要到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利益的时候，谁都知道该怎么选择。

事情一样，如果就灭一两个部族的话，剩余部族也会面服心不服，会留下更大的隐患。但如果让他们自己选，谁都知道，合作是生路。顺带离间了部族们的感情，那些部族因为私利就成为鱼肉，任人烹调。萝卜加大棒，虽然老套，但相当有用。

西夏虽然还是比较混乱，但基本都能控制住。大宋一时的人杰都派向了这里。东京民众自到皇宫前放烟火庆祝。西夏的灭亡，是自隋朝以来，中原对游牧民族一次大胜。不仅如此，还彻底拔除了党项人，开疆拓土。历史上有两位君王，一是汉武帝，驱逐了匈奴，二是隋文帝，武平四方。但都没有赵玉灭国永除后患来得彻底。皇家报毫不吝啬用尽赞美之词歌颂，根据其调查，民间的自信心得到极大的增强，关注国际形势的读者从原来的一成增加到四成。关注朝廷版的由三成上升到七成。

第两百一十章朝争

除了这事外，还有一件事成为热门。就是连载小说梦游记。梦游记已经成为年轻人，特别是对爱情自由追求的年轻男女追捧的对象。两期连载卖出二十万册。这两册主要是描写梦生在xx国帮助一对年轻男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在梦生的帮助下，男方通过各种磨难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拥有自己的场业，并且和女方父亲的场业对抗最后被接纳的故事。目前男方还是当学徒，而女方的家长千方百计的为难男方。里面带有现代台湾和香港肥皂爱情模式，更有中国传统的励志传奇，不抛弃不放弃，看了相当过瘾。

至于李乾顺团灭之事件，由于兴庆州还未设立提刑司，所以赵玉责成枢密原张玄明负责调查此案。轻轻举起，轻轻落下，一代君王就此烟灰云灭。张玄明在皇家报接受采访时候表示，据调查，乃是由于西夏部族不满李乾顺单方面投降断送西夏百年基业，而采取的袭击。至于是哪个部族，还在调查中，但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和嫌疑部族。不过由于要稳定民族情绪，必须采取温和手段请求部族配合，所以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本案有实质的判断。

张玄明是真想不到让欧阳写的填空题，竟然被当成杀人工具送给李纲。导致他卡在半路不能进不能退，也还好赵玉了解内情后，挺了其一把。

欧阳慢悠悠的晃回东京，赵玉让其上朝，在朝会上欧阳对西夏战争和谈经过进行了描述，而后再大概描述了下西夏目前的状况。

“由于商业的跟进，让大量闲散人员找到了饭碗。在州和县一级的城市，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也存在部分民族情绪，汉工和党项工时常有些小冲突。针对这些，节度衙门已经通告各场主，必须控制特别是工头的汉工言语上对党项人的挑衅。不过大家都知道，汉人因为此战有点自命不凡，看轻西夏人，所以小冲突还是有的。不过州县正在更换户籍，将党项和其他部族成员入册汉籍。”

蔡京打断问：“欧大人，这要人转为汉籍，恐怕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服的吧？”

“是的，虽然非汉人都有失败情绪，但如果一概强压，容易激起民变。所以州县按照下官的暂行办法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改户籍者每人三十斤粮食，全家都改户籍者，每户再补贴三十贯钱。所有支出由当地官府向阳平钱庄借贷，将来将通过征收税款还贷。根据阳平计划书显示，如果当地保持和平的话，最晚的只需要三年就可以还清。”

蔡京再问：“效果如何？”

“回蔡相的话，以兴庆州附近三县为例，十天之内有七成民众自愿办理了

户籍手续。下官已经从军中征调识字者帮助知县和户部官员。根据预计，三个月后，办理户籍的居民可以达到九成。现在李汉李大人正在西北道兴建学堂。由于名义都是私学，所以目前只接收汉籍小童入学。据下官所知，十二岁下小童改籍两个月可以接近十成。”

蔡京点头面对赵玉道：“臣先前告老，陛下一直以没有接任者为推脱。臣看欧大人接任却是最适合不过了。”

欧阳忙道：“蔡相玩笑，右相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职。需德、才兼备之人才可。下官入仕时间尚短，并且官风考评不嘉，蒙陛下恩宠才勉强行事。哪敢登朝拜相。”

赵玉今天心情不错，毕竟欧阳是她点出去的，欧阳干好事，她脸上也有光彩。她见欧阳这么说笑道：“蔡相，你不知道，这欧阳生性疏懒。要他朝九晚五，还要几天一次早朝，他是不干的。这朝中之事，还请蔡相多担当。”

蔡京知道再墨迹就是矫情，当下点头：“谢陛下厚爱，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辞职最主要原因是，手中权利被分薄了。身为不是昏君的赵玉当然不会让人权势过大。不要小看臣子们的威力，好几任皇帝的接任都是和臣子态度有很大关系。

王黼出道：“欧大人在西北任钦差，也多次出任西北差遣主官。而大人只说西北那州县之事，那农村如何？”

“农村很不乐观。”欧阳道：“他们多是以游牧为生，放养牲畜为活。而且他们不象汉民，有固定的房屋。多是帐篷一卷，就换了个地方。原先的沙、瓜、西凉等地都是以务农为主，有土地束缚所以管理比较简单。但是目前这些农村，土地贫瘠，高山黄土，很难有种植，无种植就无地，无地就难管民，所以农村还是比较混乱的。不过下官做了一份计划书，相信一两年后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赵玉问：“什么计划书？”

欧阳道：“西北军道之西北地势虽然也可以放牧，但是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养殖。所以微臣联系了阳平商业协会的皮革商，将在西北地开设四处皮毛收购点，并且在这四地开设零售商品交易点。也许他们什么都可以自足，但是盐是无法自足的，而按照规定，官盐不是谁都能购买的，如果他们需要购买官盐，就必须一户人家有一人登记汉籍。而后还会采取一些小恩小惠的手段慢慢拴住他们，比如在这四点设立冬季避寒处等等办法。但最少需要一年才有所成果。不过微臣认为，他们这样零散的生活，也不会过多影响大宋官员的管理。”

“恩，战打完了，还是要安抚为主。”赵玉肯欧阳的温和做法，但又提出

自己的疑问：“听说你擅自提拔非科举的地方官吏，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才是本次朝会的关键。非仕不为官，如同李汉这样赵玉身边人都因为没有功名，活在官场阴影之中。宋徽宗的高俅更是只能依靠无理的胜仗才被扶持到太尉职位，也只能是个武官罢了。有文转武的，但武无功名转文，那是比登天还难。

“回陛下的话，战事正酣，我禁军势如破竹。为保当地稳定和前线的运输，必须要有个稳固的后方。而任命当地知县职务必然是重中之重。而先前都是战事为主，农商业基本荒废，所以从军中抽调熟悉军队运作的禁军任职为代理知县，能比较好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事有权急。”欧阳早知道有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质问，早就做好功课。欧阳继续道：“而后地方官派任到，微臣将他们和派任地方官来个比较。吏部、兵部还有节度衙门都认为目前西北初定，最需要的是能熟悉军事，熟悉地方民情的官吏，所以以上几部大人经过比较和评估之后，认为那些先期担任知县的军士更适合担任知县。不过由于非仕不官，微臣在权衡之后，将真有实学的军士定为九品主薄，以更好辅佐知县处理当地事务。”

“呵呵，欧大人可知，这些人是没资格举仕的。”王黼道：“即使事权急，即使这些人真的有用，但也不能坏了规矩。更何况本官听说，那些兵部、户部评估的人只是十中一二，而那些肯定反对大人意见的，大人似乎一个都没请去评估。”

一名四品官员出前道：“王大人此言差矣。西北初定，欧大人虽有安民之策，但无熟悉当地的军士辅佐地方官管理，必然会有闹事集会。再说万一狼烟烧起，一个懂军事的下属还可以充当县尉组兵御寇。”

王黼哼了一声道：“那就县尉好了，大家都知，只有州级主薄才有朝廷正式的管职。如欧大人下属甘信，也是无品无官之人。”

那大臣道：“县尉只是缉盗抓奸而已，官职主薄却有治理地方，上奏上官，施行监督之职权。特殊之地，理当特殊处理。看当初西凉，也是朝廷派遣，但某县一月生八起聚众闹事，哄抢之事。看西北军道西北面，一个月最多一县只有三起，不能不说是这些人的功绩。”

一大臣出道：“臣附议。非常之地，非常之时，可用非常之人。西北军道之西北比南面更加复杂，而今初定，如果裁撤这些军士，恐怕多生是非。再说不过是个九品官吏，从太祖下来，每朝都有特例。”

“是特例，不是官制。”一名大臣道：“一朝多不过两人，而本次却一举出二十七人。”

“前朝只有失土，哪有占地？”一个年轻的武将很直接道。

“放肆”蔡京喝道：“你为何人，竟然敢论大宋历朝君王过失。”

“够了”赵玉见下面人都有参与争论的势头立刻叫停。以前中立弃权派一向是多数，但最近中立派急剧减少，连几个和事老好人都有了自己的立场。对这事，赵玉也没有自己的看法。说情，这些人帮助稳定后方，而且还有用处，过河拆桥实在太不厚道。而王黼说得也很有道理，如果一次特举这么多官员，而且还是从军士中提拔，实在太不合规矩。本来今天心情很好，但见大家吵闹，心情打了个折扣。喝止了大家，自己也没有定论，眼角一瞄，看见一边低头似乎在偷笑看热闹的欧阳有点冒火。于是咳嗽一声道：“欧阳，事是你惹出来的，你倒是给朕说个章程。”

第两百一十一章神经过敏

欧阳出抬头，赵玉看其表情有点后悔，没有偷笑嘛，把这样自己都无法定论的难题扔给欧阳，赵玉感觉自己有点过分，毕竟欧阳不管支持哪一方，都会得罪另外一方，,欧阳一直都以中立派自居。欧阳想了一会道：“回陛下，民间有句俗话说，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其实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微臣从情感上是支持那些军士留任，但是也觉他们留任不太和规矩，所以也不方便表意见。不过微臣有个提议。”

“什么提议？”赵玉见欧阳胸有成竹也欣慰玩笑道：“难道大家打麻将，谁赢听谁的？”

“呵呵”所有臣子附和一笑，表示理解赵玉的幽默，不管怎样，气氛也缓和了一点。

欧阳不理会这么低俗的幽默道：“微臣治下阳平有一乡叫梅田乡。乡里有一张姓人，因为父亲赌博不理会患病的母亲，所以一怒之下把父亲给打了。保甲、族长等人就不知道处理了。说此人不孝的话，那其对母亲没得说。说此人孝顺嘛，又动手打了父亲。是非曲直他们很难定。这事就报到了衙门，衙门本想按法办了此人，但又有梅田诸多百姓求情，实在不好下定论。最后微臣恼了，一挥袖子说：‘你们张家回去投票，同意法办的人多，就法办。同意无罪的人多，就无罪。’“

“最后肯定是无罪了？”

欧阳摇头道：“有罪，州判苦役两年。因为不少张家人认为不管出点是什么，已经不合理。儿子打父亲，天打雷劈。微臣就想，既然连陛下都无法下定论，不如就让朝臣们投票，赞成*人多就定下，反对人多就裁撤。不知意下如何。”欧阳点头，手中做个手势。

一名臣子会意出道：“陛下，我大宋不占民地，所以殿堂较小。故太祖将五品早朝的规矩改为了四品，而五品只是每月一朝。但如果要投票，也需请五品官员参加，以示我太祖留言和士大夫共治大宋话之公正。”

“行啊”赵玉点头：“三天后早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在京五品以上官员非病都得参加。”赵玉很满意欧阳的提议，投票谁都没意见，怪也怪不到任何人头上。能把事情这么轻松的解决，皆大欢喜。赵玉才没心情去管那二十几个人能不能派官职。欧阳提议，也给赵玉提醒，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是是而非，也就是说做什么决定都是对的，或者都是错的，最后导致事情拖延许久未决。如果把这些破事都拿出来表决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不就简单了？

欧阳也没想到赵玉这么干脆。要知道这是变相把皇帝拍板权利分流出

去。没有人喜欢烦琐的事，而朝会虽然是国家大事，但是争吵也是最多的，大事小事都有。将来使用投票来决定的事件必然大大增加。直到最后赵玉依赖上这样的模式，或者是朝臣们很喜欢这样的模式……不过，从这点看来，赵玉并非老谋深算城府级深之人，最多可能只是有点深而已。

本次朝会就这么落幕。百官流水而出，欧阳走中间，不是新派也不和旧派打招呼。出宫外，不拜访谁也不回驿馆，而是直接到悦来客栈，走到天字房敲门，门开欧阳进去。里面只有展铭一个人。

展铭道：“东京四面驻扎禁军，城内驻扎两万左右。小翠在的春风阁在城内禁军驻地的附近。据我堂弟说，金三是这边的常客，但是从不点小翠的牌。不过现他出没过小翠在不远的住处。”

欧阳疑惑问：“怎么ji女没住的地方吗？”还要自己租房子。

“大人，小翠是非常不入流的ji女，比起名ji不说，即使是招牌们的使女也是不如。春风阁当然不会安排住处。不过卑职奇怪，她完全可以当私娼的，但却硬是每月交钱到春风阁去接客，但又接不到什么好客，不管什么目的似乎都说不通。”

欧阳摇头：“私娼是一个圈子，没有互相来往的圈子。但春风阁不一样，你也知道，下等为院，上等为阁。能出入这些地方恐怕都是有点样子的人。只要她在这圈子一天……不会吧，难道这家伙是个间谍。”

“什么？”

“奸细啊”欧阳皱眉道：“那些能接到贵客的ji女，对她必然不会有防范之心，平时闲聊也会将床上事当八卦来聊……展铭，这个小翠是不是没客人时候也客串当丫鬟？她和姐妹们的关系是不是都不错？”

“真是，小翠任劳任怨，只要有ji女们吩咐，什么活都干。按她条件本就交不起春风阁的卖牌钱，但那些ji女都会帮她，经常殷勤把客人介绍给她，还用自己的胭脂水粉帮她打扮。”

“看来此人身份无疑了。不过，她受命于谁呢？”

展铭摇头：“先前已经报给大人，金三身份无可疑之处，齐州确实有此人，而且很会耍刀。我想他和小翠不应该只是单纯的同乡，最少也是个同谋关系。”

说到这，马路突然一片吵闹，欧阳开窗一看，原来开封府兵丁办公事。欧阳点下头，展铭出门寻了门外看热闹的小二问了几句，而后回到房间，关好门道：“不好”

“什么情况？”

“春风阁生命案，不远一处民居还起火了。”

“克”欧阳大怒骂句粗话，但马上又冷静下来：“不对，我是十天前让张三送书信给你。你是五天前到的东京。我完全相信你暗查的本事，但怎么小翠会被灭口呢？”

展铭提醒：“大人，还不知死者是谁。”

欧阳不理会继续分析：“一定有人知道你离开上京。你平时固定会去的有三个地方。一个是衙门，一个是军工厂，一个家里。也就是说这三个地方必然有奸细。展铭，你来东京是从哪里离开的？”

“收到大人信时是深夜，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去衙门交代到乡下一趟，而后巡视了军厂，从军厂离开。”

欧阳问：“你还记得军厂附近的厢村有个我们一直养住不抓的金国奸细吗？”

“这个……不会吧。”展铭摇头：“我并没有对任何人说行程，他怎么知道我是去东京，而不是去乡下。”

“你带了干粮？”

展铭大悟，从这点确实推测出来自己是远行。毕竟去乡下快捷，又有人招待。但展铭摇头：“不对啊大人，我骑快马而走，不可能有跟踪。一进东京我就化装樵夫暗查，如大人这么说，那奸细比我马还快通知东京，查我行踪？或者……大人，会不会是张三泄露了书信内容？他们就在东京等着，跟踪我，见我查访小翠，就动手灭口？”

“那就会早几天就动手了。”欧阳问：“你还记得不记得，沉尸案中也有人比我预料早到了一天？而知道本次事的只有张三、你、惠兰……”

展铭补充：“展府的人也有可能，还有见到张三回城的人。”

欧阳怒：“我越说越少，你越说越多。”

展铭笑道：“大人说的，什么可能都必须考虑。”

“好了，你去看看现场情况，能不能找点线索。”

“是”

欧阳以为自己已经接近真相，但细想一下，展铭说得有道理。和自己一起去西北的张三突然回城，必然会引起见到人的疑惑。更不用说本有心的人的疑惑。如果第二天一早就出城，向东京的主人报告，就会现后来到达东京的展铭，而后跟踪现其目的，就出手灭口。欧阳头疼，这个可能涉及人就多了，深夜是要开城门的，不惊动别人是不可能的。

玛丽隔壁,欧阳很生气，哪有这么高智商的罪犯，要么是运气太好，要么就是此人近乎妖孽。现代案件也没有这么棘手，凶手一步步抢在前头，好吧就算有无间道，但就几个知情人怎么搞无间道？

欧阳还在咒骂这个犯罪水平如此之高的时代时候，展铭表情古怪的回来了。而后也不看欧阳正脸，一抱拳道：“大人。”

“什么情况？”

“恩……”展铭组织了好久语言才道：“死者是兵部侍郎的儿子。”

欧阳：“……”

“死因是马上风。”又名做过死。通常是因为药物的刺激而导致**勃，最后引心脏等并症死亡。

欧阳：“……”

“民居着火原因是嫁女儿，爆竹点燃薪火。”

欧阳整理下头：“天色不早，我先回驿馆。”

展铭突然恭敬起来：“大人慢走。”

“咳”欧阳点头：“事情明日再说。”

“是”展铭更恭敬了。

丢死人啊，最近貌似有些神经过敏但欧阳仍旧是脸不红心不跳的出了悦来客栈。心中不屑道：莫说是一展铭，就是全部衙役来了，本官一样自如。

虽然欧阳遇糗，但是心情还是不错的，毕竟线索还在。不过又想了想，万一小翠有可能另外有目的混进春风阁呢？或者人家是钓金龟婿呢？自己神经是不是又过敏了呢？

第两百一十二章东京逛妓院

欧阳忐忑之中，东京却刮起了大风。什么大风，拉票第一波拉票行情是新派官员起的。不过手段很不恶劣，就是去游离票那喝喝茶，聊聊天。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为数不多的官员会为二十几个当兵那么热心。那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如果有投票，投票又通过的话，他们将会得到一个大礼包，尽了心也有大红包。这人自然是两大商业协会的联络人。当然这是一个绝对的亏本买卖，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但是商业协会和欧阳本次一反只追求利益，转而离奇的不重结果，而重过程。

第二波拉票跟随而来,乃是和周安和亲家关系的三省六部中三品刑部尚书.他是宋徽宗时期的科举榜眼。他先拜见了蔡京,他想请蔡京动用影响力,拉拢大多数大臣投反对票.言语凿凿说,既然金口一开,此事只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办法.但如非仕而官先例一开,恐怕将来难以封堵.蔡京原本不在意,但听尚书说，新派的大臣纷纷拉票的事，于是也认真起来。在尚书走后，派下请柬，请人来参加其孙子的二十岁的生日。如欧阳人所想，蔡京乃是科举的绝对拥护者，王黼就是他放出来咬人的狗。

其实这心态可以理解。比如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大家考得妈都不认识，但没想却有人凭借关系当上公务员，心理不爽是可以理解的。一边付出巨大的努力，一边是不通过艰苦努力就成功。不平啊

在欧阳等人的秘密策划下，东京五品官以上是风起云涌。五品和六品又成了一道分水领。参加朝会的臣子又多少呢？看很多，参加朝会的即使没有一百，那也有七八十人。

欧阳知道这批军士注定要成为政治进程的牺牲品。据统计，加上拉到票的同意军士留任的不会过二十张，反对票最少有四十张。欧阳就希望那些老派的官员能喜欢或者依赖上这样的制度。当然，由于是欧阳这个赚钱快，花钱更快的人参与此事，军士们完全能拿到非常满意的补偿金。

第二次朝会前一夜，欧阳光顾了春风阁。他不象别人那样，轿子直接抬进门去，而是非常大方的走进ji院。有什么没面子，人家宋徽宗没事还常来溜达呢。春风阁有上下两层，下层是开放式的陪酒地。有各种曲艺歌舞表演，名曰喝花酒。这边小姐性质相当*台，要不要出台大家商量。二楼就是各家的闺房，场地很大很宽敞，除了前面一排圆形环绕外，还有四条走廊。向导朱达介绍道：“大人，越里面的越花钱。而且越不好玩。先弹琴、对酒、吟诗、作对，能不能成事还要看人家喜欢不喜欢。外面一排就是脱裤子就能上的。”

欧阳相当后悔找朱达陪自己，这话你也说小声点嘛，逛ji院毕竟不是很光彩的事，没必要让自己成为全场焦点。

“朱大爷，你好久都不来了。”一位三十来岁，颇有姿色的老鸨相当殷勤的迎接上来。不过欧阳看出人家只是殷勤，并不热情。虽然有官品，但是朱达在这里毕竟还属于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

朱达很老手道：“王妈妈，你的四大头牌呢？”

老鸨堆笑道：“朱大爷，她们四人都有客了……”

朱达凑道老鸨耳边道：“我身边那人叫欧阳。”

“哪个欧阳？”老鸨吃了一惊。

朱达反问：“你说呢？现在四大头牌有空吗？”

“有，有”老鸨忙喊：“姑娘们，贵客上门。”

“不用”欧阳拿出十张百贯银票道：“随便选个头牌，弄几个小菜。”

“那就闭月貂蝉？”老鸨接钱大喜问。这千贯是小事，这人可是自己老板的老板。春风阁的老板有十家连锁ji院，目前正在申请商业协会议席。不过每年都有基本名额，ji院这产业很难进入议席。但最少和商人上层都有关系，这些人消费出手可是豪爽得很。

“行，就她。”欧阳不挑剔，即使是解决生理需要，只要过得去就成。

……

欧阳很低调的跟随老鸨，但里面人听说传奇人物来了，个个涌出来把欧阳当珍惜动物般欣赏。欧阳很有风度的朝大家点点头示意问好。

终于是进了貂蝉的房间。丫鬟准备好了热水给欧阳洗脸洗手。这房间客厅比较大，屏风后是小阳台，阳台下是有水声的池塘。欧阳给每个丫鬟一张银票后，几人出去关上房门。

内房位置传出琴声，欧阳也不急，拿了杯酒在客厅前后转了一圈。有棋盘、有宣纸。都是给两人培养感情的道具。古代和现代不一样，高级ji女也不是见钱就接，那可是会自毁身价。即使再愿意赚钱，也会推却一两个客人同床，表示自己的性格。能被称为头牌的，琴棋书画都是有一定造诣，这也是身价贵的原因。

一曲完毕，貂蝉从内房出来，对欧阳行礼：“公子。”

公子……欧阳一笑道：“别客气，其实你也知道我是谁，今天不寻风月，

只是来问姑娘几个问题。当然，茶资分毫不敢少。”

貂蝉虽然属于伪造产品，但长的还是相当不错，睫毛很长，眼睛突出气质。显然也是识人无数，见过不少奇特嗜好的人，再说欧阳目的也不是什么奇异嗜好，于是笑下道：“大人尽管问。”

“坐”欧阳帮貂蝉拉下椅子，然后帮忙把酒满上道：“姑娘，有个事先说好，这些问题可不能泄露出去。就是姐妹们闲聊，也千万只字莫提。”

貂蝉笑道：“大人之事必然是要事。再说我一个小女子，哪会和南北商业协会为敌。”

“哦？”欧阳倒惊讶，这女人对自己问的问题已经有惹麻烦心理准备，不过却没推脱。

貂蝉似乎是看出欧阳所想道：“如果不帮大人，话落第三人耳中，我岂不是更有麻烦？到时候大人说是我好奇心打听泄露，那我就百口莫辨了。”

这是个聪明女人，知道既然被事情找上了，推脱反而更有麻烦。再者也知道欧阳的影响力，卖个人情给欧阳将来难说有什么麻烦人家一句话就摆平了。牌子货并不只是外观好看那么简单。

……

“小翠？”貂蝉没想到欧阳竟然问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她原本以为是哪个官员的隐秘。欧阳这么简单的问题让貂蝉想了好久才回答：“大人，你问小翠有什么古怪的，说真的，虽然我们对她不错，但是私下也有些奇怪。要说她不好也不对，她对我们头牌，甚至有点名气的姐妹都很好。上次三娘生病想吃东门杏花糕，她花费了一个时辰去买，大热天一身汗。但如果说她善良吧……也不是。上次为了一个卖菜的多收一文钱，不依不饶的纠缠半天，还把菜农给踢伤了。大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红尘女子，虽然有点身家，锦衣玉食，但自知身份低贱。对行夫走卒即使不会恭敬，但也不至于看不起……”

“等等，你说小翠把菜农踢伤了？”欧阳问：“什么菜农？”

“是个年轻人。后来开封府的人都来了。但是小翠坚持说不是她踢的，是菜农自己弄伤。”

欧阳点头：“那就是说小翠的力气还很大。”

“农家人，力气自然大了些。”

欧阳问：“她和金三是什么关系？”

“大人说那个不爱说话的金三啊。”貂蝉道：“其实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她们什么关系。有一次赵老2来春风阁玩，随身一包金器不见，怀疑是小翠偷的，还要把她送到官府。金三就说自己那时候一直和小翠在一起，后来争闹还打了起来。还来了不少看热闹的禁军。”

“听说他们是老乡？”

“胡说。”貂蝉道：“老乡口音怎么会差那么多。而且那天小翠根本就没接客，她帮我洗一件染色的衣服了。我们倒觉是金三有侠气，完全是拔刀相助。”

扯淡，既然没来往，怎么会因为一个陌生犯罪嫌疑人拔刀。欧阳问：“能不能借笔墨一用？”

“当然可以”

欧阳拿出一封书信，在南北邮局的专用信封上写上周安的名字，随便用桌上米饭封了下口道：“还请姑娘再帮我一个忙。”

……

第二天不是早朝，而是每月一次的朝会和大宋第一届投票会议。欧阳特准上朝，在驿馆用早饭，驿卒进来道：“欧大人，门外有一个叫小翠的女子说你昨天在春风阁落了东西。”

欧阳呵呵一笑：“没想到这春风阁的姑娘起的还挺早的。李四，去把东西拿来。”

“是”

李四拿到信，欧阳放下晚筷道：“回房换衣服，准备上朝。”

……

李四看欧阳非常小心的抽出书信，而后轻轻摊开。李四精通此道，见信中一点细仍在道：“大人，未开启过，是不是冤枉了她？”

“这信开过。”欧阳指着一个木字问：“看见了什么？”

李四仔细打量了好一会道：“字体边似乎有点白色。”

欧阳点头：“我用毛笔蘸了牛奶在空白书信上先写了个木字，而后再写了墨水木字覆盖在上。但不可能完全覆盖，总会有边角没盖上。貂蝉姑娘称身子不舒服，把信给小翠让她拿来还我时候，是二更时分。所以要看信必然近火烛。牛奶书写后，干了无痕迹，但遇热就会显形出来。现在木字边有白色，所以信被拆过还被看过。”

ps：最近是不是有点乱？政府忠告市民，看书要仔细

ps2：最近换了In7的本本，输入法不是一般的难用。如果对错别字过多有意见的话，可以找微软索赔。

第两百一十三章选相

李四点头，但一想又问：“大人，有可能是书信都靠进烛火。”

“不会。”欧阳指信封道：“这边也有一个牛奶字，如果是整信靠近火烛，必然会出现一些白色粉末。而且还有一个工序。”

“什么工序？”

门外敲门，李四开门。一个斗笠大叔站在门口。李四一惊：“你怎么进驿馆的？”这地方是专门接待各地上京办事的地方官员，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

“自己人。”欧阳说了一句。

李四让开，斗笠大叔对李四咧嘴一笑，李四一楞，而后就听见展铭的声音：“大人料事如神。一个时辰前，小翠在家门口放了一块不小的青石。半个时辰前小翠离开，两刻钟前，金三进了小翠没上锁的房子，我堂弟在那盯着。”

欧阳笑道：“我信上让周安帮我把克扣的民钱换成白银运到硫求，再从硫求运进来，交完税后，这笔钱就洗干净了。既然是对我欧阳有敌意的人，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想方设法拿到这笔钱的账本，最好是抓个现行。”官*商*勾*结就算了，但是明目张胆的贪污，朝廷是不会不管的。以前欧阳贪污都是补为国出钱的缺。但这笔却是洗成自己的钱。再加数额巨大，又有账本，赵玉想不办欧阳都不成。如果赵玉是主谋，必然会让张玄明出马截取这批白银，而后报上朝廷，让赵玉大方的将欧阳定罪。

展铭道：“大人，下一步怎么办？”

“金三武功高强跟踪不易。展铭你监视张玄明，让李逸风留意皇宫，如果张玄明和皇宫没有异动的话，到时候我们就计划怎么秘密抓捕这两人。”

展铭点头：“好大人放心上朝去吧。”

“恩”

……

大宋第一次投票终于开始。赵玉先说明了投票的事情和投票的原因。而后询问大臣们对此事进行投票有什么看法，妥当不妥当。

看法多是正面的，以前也有类似的事，只不过不是靠投票，而是看派别势力，臣子们表对事情的看法。最后皇帝可有可无的事就看哪个方案拥护人多，或者是拥护大臣的影响力，而后再下决断。比如前年的淮河大水，安置难民就争吵不休，有支持朝廷支援本地赈灾，有支持难民分流到未受灾各县，开启官仓赈灾的，还有提议建设难民村，由附近州县调集粮食赈灾的。别看提议都是为百姓好，其中涉及到各地方利益冲突，赵玉对赈灾是比较大方，所以赈灾负责相当一块大肥肉。最后蔡京胜利，由淮南西路安抚司总管赈灾事宜。其实谁都知道，淮南西路安抚司老大是蔡京老婆娘家的亲戚，不过这些事不会拿到明面上说。而朝廷里的矛盾很多来源这样的利益分配不均匀。

现在人手一票投法，等于是每个人都有表意见的机会。先前怕事，或者是事不关己，或者是怕得罪人的都有机会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投票办法很容易让大家接受。

两个太监手各自拿一块白纸板，一个上面贴赞同，一个上面贴反对。蔡京身为百官之，先拿笔在反对上画了一道道：“科举举仕乃是我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制。太祖为科举公正，科举之时悬鼓宫外，可见重视之甚。虽西北初定，但君子行事，必然是有规有矩，不能如同商人一般，有利益就罔故祖宗规矩。”

一名大臣则上前在赞同板上画了一道道：“目前西北初定，民生疾苦，如果贸然更换熟悉当地的官吏，必然会引起诸多误会。没有一个熟悉的官吏辅佐，当地无法安定。为我大宋西北早日安定，百姓安生。所以即使虽然下官敬蔡相，但仍旧要赞同保留军士们官籍。”

“好了，既然是投票就不用斗嘴了。”赵玉道：“从后侧下去。”

两太监从大臣们身后走过，点到的人转身在白板上画下自己的看法。历时三刻钟，大宋第一次朝臣表决终于结束。

九公公亲自数了三遍后念道：“赞同票四十一票，反对票四十票，有十一位大臣未选。”

这结果大出包括欧阳在内所有人意料之外。欧阳观察过去，似乎对结果有心里准备的只有蔡京和赵玉两人，其他人都忍不住交头接耳小声议论。

“既然结果这样，那就这么定了。”赵玉道：“吏部跟随办理。”

九公公道：“有事奏来，无事退朝。”连续喊了三编，见大家只私语而不公开说，于是喝道：“退朝。”不可否认，九公公这破锣般的嗓门还是很大的。

赵玉先行离开，而后百官退朝，欧阳本想离开，但眼角看见还低头呆的蔡京，于是收了脚步。等大家都出门后，欧阳走到蔡京身边拱手道：“蔡相，下朝了”

“人心不古。”蔡京摇头：“变了变了。”

欧阳安慰：“是世道变了一些。”

蔡京苦笑：“你久任地方官，却是不知里面玄机。他们不是投票是否赞成反对军士们非仕而官与否，而是在投票看是不是让我下台。”

“……”欧阳一楞，他还真不知道还有这层原因。原来那四十一票并不全是同意朝政，而是有人趁无记名投票来表达对蔡京的不满。难怪票数比预计高出一倍。那赵玉显然也是知道的，难怪她毫不犹豫的同意投票表决，就是想看看朝臣们对文官之蔡京的看法。别人看不见投票，但她可是看得清楚，每人投什么票，她心里都有数。凭借这次投票赵玉进一步把握大臣们的心态，对赵玉来说未尝不是一个胜利。

欧阳还明白了，为什么一直坚持非仕不官，对科举看重的蔡京几天前根本不表意见。直到刑部尚书上门，才有点雄心想看看自己影响力。现实是残酷的，蔡京因为自己的领头，反倒丢失了大量的反对票。而四十张反对票中有多少人是看自己面子给的呢？

一场投票表明目前朝廷的政治格局。对外战事连胜，使得抑武重文之策被抑制，而文官之蔡京当了替罪羔羊。赵玉这么多年来实行多次大型军事计划，蔡京都表示赞同和配合，所以流失了大量文官的对其支持。蔡京早就感觉到这点，否则也不会想告老还乡。赵玉显然也明白，但却坚持让蔡京继续担任相位，自然有另外一番打算。

赵玉自从上台后，比以前更注重地方官。几个有能力的朝臣都被派到地方为官。最典型就是李纲、曾布。曾布现在是河北东路节度使，虽然其是老好人，但细心谨慎。在那位置相当合适。而李纲就不用说了，声望之高已经是地方官之。臣子对皇帝政策不满意，身为宰相不反应臣子意见，反而是说服臣子自愿帮皇帝背黑锅，所以有这样的投票结果，一点都不奇怪。

“欧大人，陛下宣大人觐见。”九公公从侧门过来。

“恩，蔡相保重。恩……”

九公公明白道：“咱家会派人送蔡相回去。”九公公看多了沉浮,哪有不明白蔡京虽然还在相位，但已经脱离了权利场，最后一点希望也伴随这次投票消失。

……

赵玉在花园中散步，四名宫女跟随，内卫在其活动区域内布置人手。在中心亭赵玉接见了欧阳，第一句话就是：“你认为谁可接左相之职？”宋唐虽然都有内阁或者殿阁之称，但真正意义是到了明永乐时候才建立起内阁机制。宋朝内阁有点象皇帝的秘书性质。

话说宰相全名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百官脑。在左右相中以左相为尊，比如吏部这个组织部的人事调动是要经过左相审阅的，还有兵部采购等等，相当于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脑。此职权利甚大，赵玉上任后对左相的权利有所削弱，但也仍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及人臣的职位。

欧阳不懂政治，但不是傻蛋，看了这么一出戏下来，还有赵玉那么直接的开场白，就知道赵玉已经有合适理想的人选。现在连宫女都不遣开，摆明是有意放消息出去。欧阳道：“微臣都是在外任官，不是很清楚。不过微臣觉这蔡相生活虽然有些奢华，但是忠君爱国之心却是一点不少。并且其能力……微臣认为这朝堂之中似乎还无人能出其左右者。”

“说得不错。蔡相确实能力不凡，又有资历，忠心可嘉。可惜，身为百官之，亲自出身卖面子游说祖制，朕就想不到投票如此结果？原本指望再撑三两年，却没想已经不得人心到如此。”

“陛下，蔡相也是遭人误会。”宋徽宗在位就是这样，拉蔡京上台推行新法，反对压力大了，就贬了他当替罪羊。有需要时候又再启用，反复用了三次。

赵玉听了这话没有生气，她不会对欧阳这样的实话生气：“你可怜蔡京？他也并非什么清官。这时候告老还乡，总比被人合伙弹劾推倒要来得好。”

“微臣还是觉着，蔡相精神尚好……”

“朕问你何人接任，你却和朕闲扯。”赵玉有点不满道：“左相一职，对大宋重如泰山。你欧阳别矫情和推脱，直接说。”

“陛下，微臣真不知道。微臣和朝臣们根本就不熟，连名字都叫不上几个。”

“你刚也说了，朝臣中无人能出蔡相左右者。那地方官呢？”

欧阳疑惑问：“甘信？”

“……”

欧阳见赵玉要暴走忙道：“其实朝廷也有俊杰，右相吴敏，中书门下侍郎白时中，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

第一百一十四章激将

这几个人扔出来，终于是让赵玉点下头。但是赵玉显然还是不满意道：“这几人确实有才学。特别是宇文虚中刚正有智，积虑为国。但……你们退下。”

“是”四名宫女退下。

赵玉道：“如果是太平之年，宇文虚中定然可以富国强民。但而今对辽战备、又要谋划对金……蔡京为什么失人心，其实是朕失人心，他替朕受过，有苦不能言。连年战争，商人们是财了，但是侵占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因为劳力缺失，非常不满。你可知道，八年前，十万东京禁军有三万人是帮忙种田的？你又知道，各地厢军有多少是朝廷出钱养着，却被他们拉去驱使务农的？这一打仗，厢军兵力紧张起来。而按照宋律，荒废两年耕田，官府要收回重。所以他们是不喜欢打仗的。”

欧阳小心道：“陛下是想找个接替蔡相的，被百官攻击的替死鬼？”

“西夏，朕灭了。辽、金朕就灭不得？当年太祖皇帝对赵普说：朕睡不着，因为卧床之外都是别人的地盘。朕不想寝食难安。你看李纲如何？其忠心耿耿，又常年在西北军路主持军务，韩将军褒奖有加称：有李伯记在我身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欧阳忙道：“不妥啊李大人是真真有才学的人。”

“……”赵玉看欧阳。

欧阳忙闭嘴。他早知道李纲是最合适人选。官品本来就大，又有声望，又懂打仗，后勤精通，有安抚地方的经验，也熟悉军中账目，乃是战争年代选辅佐之臣。

赵玉叹口气：“连你也觉朕是薄恩之人。太祖皇帝陈桥兵变时，陈桥守门官闭门防御。太祖只得转道封邱。封邱守门官立刻放行。你知道太祖建国后怎么对待他们？”

“这个真不知道。”欧阳说实话。

“陈桥忠于职守，升官。封邱惧死失职，斩。”赵玉道：“朕从来就不薄待忠守之人。即使蔡相告老还乡，朕也让他风风光光。难道你就觉朕会舍弃李纲？要不，你来当左相。”

李纲这人生也是大起大落，有需要时候当宰相，没需要甚至配到现在福

建三明沙县当个税官。一直到了当上西北军路的后勤官后，才挥了其优秀统筹才能。被惊为人杰。欧阳和李纲关系一直都很不错，李纲是比较难得的务实官员，但眼里容不料沙子，欧阳不忍让他跳虎口。再说西北初定，李纲离开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欧阳没回答赵玉的话。

赵玉叹口气：“真不该找你来商量。对了，朕想你出使金国。”

“……”欧阳大汗，今天赵玉的问题和要求怎么条条要人命。欧阳忙道：“陛下，微臣一去金国，回头甘信就得派人去收尸。”

“君要臣死……”

“臣不能不死，但微臣也不想送死。”

赵玉笑了一下道：“那你就上表给朕，保举李纲为左相。”

“……”难怪前面和这四个宫女放消息，东京都知道自己和赵玉议论接任左相的人选。而后自己上表推荐李纲，对欧阳友好的一看，哦，原来是陛下是要用李纲，推荐。和欧阳不友好一看，死奸臣又去蛊惑皇帝，但既然已经蛊惑了，那也只能同意了，附个表一起支持好了。坏人别人做，赵玉四两拨千金扶李纲上位，轻轻松松。小娘么用人用手段用得越来越顺手了。但比起去金国和完颜阿骨打单挑……欧阳道：“是”

赵玉点头似乎随意一般道：“听说昨夜你去春风阁了？”

什么意思？欧阳立刻神经又过敏。还好赵玉补一句道：“一早御使台就送来参表，是朕和他们说你就是一个小小地方官，没有在朝会上弹劾的规矩。着令吏部通传寿州知州就是了。”

“谢陛下。”欧阳小心脏回位。

“欧阳，这不是办法。而今你年岁也不小了，你看是不是也该成亲。”

“这个……缘分一到，自然就成了。谢陛下关心。”欧阳心里警告赵玉，你这是侵犯**。

赵玉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又留欧阳吃了午饭。据说，能被赵玉邀请一起用膳的，一巴掌数的过来，能吃两次的只有蔡京一个，能经常蹭饭的只有欧阳一个。能不能和赵玉吃上饭，这个也成了大家揣摩圣意的一个标准。

一边是展铭引蛇，一边是推举李纲，欧阳暂时也不回阳平。一个县如同一个公司一般，只要上了轨道，除非生突事件，领导是最最没用的东西。当然，有突然事件领导也未必不是最最没用的东西。

张三已经回到欧阳身边，同带来的还有几名衙役护卫，毕竟不是钦差卫队，卫队不给使用。不过欧阳和朱达关系不错。欧阳说想拜访下大宋枪神赵老2，朱达直接拍胸口答应。

虽然是欧阳主导，但进屋子聊了几句后，张三和赵老2先聊上。赵老2，原名赵括，但由于和历史人物同名，宁愿人家叫他赵老2。三十左右，枪法家传，听说祖上是太祖皇帝的亲兵队长。一手枪法是融合了契丹、后周、后唐和宋高人创造而成，实战用途极为有效。

赵老2早闻欧阳大名，但让他更感兴趣是欧阳身边的展铭，听说张三李四得展铭亲传，本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原则，下场要和两人比比刀法。张三原本想拒绝，但看了欧阳的眼色后答应了下来。

张三李四都有真功夫，一起联手对抗，再加双方都留手，两边打得旗鼓相当。耍的性起，赵老2抓起一杆无枪头之枪出手，十招就挑飞两人官刀。

张三李四甘拜下风，朱达煮茶，双方坐下来，张三抱拳道："真不愧是枪神。听说赵哥是家传枪法，不过怎么感觉不象是马战枪法？"

赵老2豪爽道："兄弟拘泥了，什么马上马下，能赢的枪都是一样。都是以拦、拿、扎这基本功为主，展出崩、点、穿、劈、圈、挑、拨等而已。只是使枪的习惯马战或者习惯步战罢了。"

李四一边道："说到马战，应该还是长刀为王。"

"错了。"赵老2道："要说单打独斗，枪变化无穷，又有缠术，可破万家兵器。而长刀来说，蛮力为主，一力破十会，但却是最怕遇见枪，遇枪有力使不出。要么我们祖宗要把枪设成软的，要么现在槊已被淘汰。但要说冲锋突围，枪确实吃亏点，枪入肉拔出，耗费时间比较多。不如刀劈砍后招的快。我们禁军中有个叫金三的，我敢说他学武天分不比我低，用的苦功不比我少，但是和我比斗却输在兵器上。"

欧阳问道："会不会是因为他祖宗没能耐？"

赵老2一听这话脸通红，忙争辩道："大人不知，这金三非一般人。其主是马上功夫，但是进步神，融合了各家刀法之长，还学得我自创步法六成本事，我敢说其绝对是第一等的使刀高手。"赵老2特别重点提到自创步法。没办法，你和欧阳不能嚎叫下场比比。只能是讲道理。什么叫他祖宗没能耐就打不过我。

朱达一边道："大人，老2说的可都是实话。这么着，他们已经约好地点比武，过几天大人有兴趣可以去观看。"

赵老2忙道：“我是以武会友，答应过金二是秘密比武。”

欧阳拍拍朱达肩膀：“算了，不要难为老2了。万一……”

赵老2脸又红了，欧阳那话听在他耳中似乎在说，欧阳不想看他丢人一般。于是道：“既然大人有兴趣，也没有为难的。我们这次定在汴河下游三十里的流云坡，时间是四天后。大人可以在山中棚子观战，但切末出声，恐金三责我无信。”

“看来有点象真的。”欧阳随意和张三说了句。

于是又激怒了赵老2，赵老2一抱拳道：“大人到时候就看好了，赵某还有要事，恕不能远送。”直接下逐客令。换了别人，赵老2九成九要求和欧阳单挑。

欧阳目的达到，就站起来拱手：“既然如此，我等就看赵兄的英姿。”

“请”

……

张三、李四、展铭，欧阳四人密会。欧阳拿出一张展铭画的地形图道：“小翠住所距离春风阁大约六十丈，直线距离二十丈左右。这边有条近路，穿过一条小巷子。根据展铭所查，小翠一般都是天微亮离开春风阁返回住处。据收集的消息，小翠本身有点拳脚功夫。因为晚上她都是在春风阁，如果要秘密抓捕小翠，白天闯空门，不熟悉里面情况，或者有没有同党，还可能被其暗门逃脱，所以是最不明智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小翠每天早上回家要经过的这条小巷。据我所知，这条巷子清早几乎是没人的，偶尔有的只是巷口卖菜卖柴的。”

小翠如平时那样，天微亮就离开了春风阁，身着衣装倒也不便宜，手拿一个盖花布的小篮子，不快不慢走在街上。街上现在是早市时间，有早起的主妇，也有贩卖青菜的小贩。走了一半，小翠朝左拐进一条弄子。弄子一边是大户人家的围墙，另外一边是住家的后门。道路倒不狭窄，足可容纳一马车通行，事实上确实有一马车朝小翠行来。

第两百一十五章嚣张的蔡京

小翠的身后还有一挑柴樵夫，看见马车也进行避让。在这不长的弄子里只有一个凹形门槛。两人都站了上去。马车经过两人身边，突然一停，车夫抓起斗笠直接飞向小翠。小翠反映甚快，虽然近在咫尺，但单手打掉斗笠。没想后脑一疼，晕死过去。樵夫抓起昏迷的小翠，车夫拉开马车棚子，樵夫抱小翠跳进车内，车夫拉上篷子，回到马夫位驾车继续前进。

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中，从动手到收工不过几秒时间，期间连一个人声都没有出。张三和李四配合默契，不愧是常年搭档。

欧阳又展开一张图道：“这是流云坡的地形图，金三刀法高强，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强过展铭你，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擒。在城中想秘密抓捕肯定不可能，机会就在流云坡。我已经激将赵老2，到时候那场比试，赵老2会使出全身功夫和金三缠斗，赵老2想让我们看看金三的真实本事。最后肯定还会小伤金三。这么一来，金三体力耗费甚大，身有伤，又处在无人烟的荒山中。展铭，你有几分把握？”

展铭道：“十成”他的意见是代替赵老2去流云坡，但欧阳为了稳当还是执行了自己的计划。这让展铭有胜之不武的感觉。欧阳又问展铭对付一个体力透支受伤的人有几分把握，展铭即使知道欧阳激将，也上当了。

“那就好”欧阳道：“按照他们以往规矩，金三不想赵老2同情怜悯，所以赵老2是会下坡骑马而走，金三收拾伤口后，会沉思刚打斗的心得，最后步行回京。小翠由张三李四负责，金三由展铭负责。行动目标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活捉两人。这两人不过是卒子，不值得冒险。特别是展铭。”

展铭抱拳道：“大人放心，我虽技痒，但明了何事为急，定然生擒金三。”

欧阳点头道：“我会联系物流弄来马车，当天运走这两人到阳平梅田乡废窑。你们三人一起走，展铭就从梅田乡回阳平，张三和李四拷问，我这边事情结束后，会直接到废窑见你们。记得，这两人都不善良之辈，不要给他们狗急跳墙的机会。”

“是”

字典中有个词叫意外，其实意外的机率很大。因为意外有多种多样。只不过展铭对上的意外相当棘手。前面一点问题也没有，赵老2和金三准时到达比武地点，也没有什么废话，两边一个起手式后就动手。

赵老2明显想让不存在的某人对金三评价提高，仪仗枪法高强逼迫金三挥

全力。此战历经半个时辰才以金三手臂和小腿受伤结束。

接下来也没有意外，赵老2和金三说了几句话后，赵老2抱拳解马离开。金三坐在石头上边包扎伤口边细想刚比武获得心得。这时候展铭从高处小棚中下到坡上，金三听闻声音，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握刀在手，低着头用另外一手擦抹刀锋。

展铭不学电视上废话，一感觉进入状态就拔刀而出。展铭出削，金三出撩，两刀一磕，展铭变削为刺，直取金三咽喉。这招让金三大惊，这刺是刀术中非常少出现的动作。而展铭这一刺不仅拿捏非常到位，而且迅疾无比。金三只能是倒地滚开。

展铭实战非常到位，全靠手腕力量突变刺为斩，将伸力变成下落之力，这一刀金三终于没有招架或者避开，左腿小肚子被切进一寸之深。展铭反手一撩，刀背顺势砸在金三脚骨上。金三闷哼一声，刀舞起，滚出去翻身起来，刀插地上，单足站立道：“好刀法。”

“……”展铭不回答闭上眼睛，手中刀一转，半拿手上，准备成分水峨嵋刺之态势强行攻入。

金三接触的兵器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变化之说，咬牙准备一拼。展铭眼睛一睁，脚步先后退半步，右手反握刀柄，左手压在刀柄上身体直冲出去。

“看枪”意外终于来了，一杆枪如同霹雳一般破空而来封死展铭前进路线。展铭忙中不慌，单脚离地，弯腰一旋，以体操标准动作，让过飞枪。枪钉在坡边的小树上，穿透树干。

来者正是赵老2，他突然想起欧阳还在观战，万一金三现引不必要冲突，这才回来一看，却没想到金三被一斗笠络腮胡男几招打伤，并且生命岌岌可危。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想联想到这事和欧阳有关系，但赵老2显然没这么想，一出手就是从没在金三面前用过的’天外飞龙’。

展铭任务在身，手一用力，刀旋转飞了出去，割伤金三的右腿，让其无法逃跑,而后空手面对同样空手的赵老2。

赵老2戒备道：“如果在下没看错，那是匈奴打猎时常用的回旋刀法。”

“可惜刀始终是刀，无法作到回旋。”展铭终于开口：“这事和你没关系。”

“阁下缩头藏尾，利用我打伤金三，怎么和我无关？”赵老2道：“在下赵括，不知阁下？”

但凡有意外总是有解决办法，欧阳不可能会想不到赵老2会出手干扰这一意外，毕竟比起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的意外，赵老2的意外要大的多。展铭不回答赵老2的问话，掏出一张布扔了过去。

赵老2手一抓接布在手，很疑惑先仔细打量布料，而后看内容大惊道：“原来你是……”

展铭摆手示意低调。

赵老2明白恭敬把布双手捧上问：“需要帮忙吗？”

展铭摇头道：“你应该知道规矩。”

“卑职定然守口如瓶，卑职告辞。”赵老2走过去拔出树上的枪，再向展铭抱拳行礼，离开山坡下山去了。

唯一的一个救兵离开，金三拖着受伤双腿怒问：“你到底是谁？”

“大内都指挥副使刘茫下属刘苍茫。”展铭叹气：“咱们得快点上路。”

刘茫真有其人，也就是欧阳在阳平沉尸案中帮过的指挥使。先前一直都派遣保护和监视在宋徽宗身边。而后因为欧阳开脱，赵玉升其为都指挥副使，派给永兴军路监军护卫。赵老2认识刘茫，但却不知道有个叫刘苍茫的。手令上说，刘茫着令刘苍茫等六人秘密捉拿奸细金三。虽然破绽颇多，但是欧阳就是藐视赵老2的智商。一个武功如此高强的人却不是皇帝身边的护卫，而是外放到禁军中当个小校尉。可见此人必然有过人之处。再说欧阳伪造那块布就防备意外用的，哪会做那么精细。大不了被看穿，仍旧是展铭对阵赵老2，能骗就骗，不能骗也没有损失。

如欧阳所料，如果赵老2脑袋能多转弯，也不会成为小兵，也不会被欧阳激将所激，也不会轻易就泄露比武地点。老天爷是公平的，在给予一个人多的时候，总会收回一些回去。

塞爷爷丢马，焉知祸福。赵老2不知道，这坡下可是埋有一套的子母拉雷，真和展铭打起来，展铭使诈，赵老2虽然一身武艺，但难说今天就陪葬金三在此。争取零意外，是安全生产的最高标准。赵老2怎么可能玩都过欧阳心眼。

……

小翠的突然消失并没有引起人的注意，不过金三就引起注意了。点卯不在，查两天没回军营，于是就报了上去。兵部出通缉令。由于金三属于招刺，也就是征召时候无人有力担保而刺字在面，是相当难以逃脱的。而各地

官府不用通缉令也会留意这些刺字的人，要么说西夏那边一个刺字的士兵成为政府正式官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过蔡京化腐朽为神奇，由于他的神奇让非常困难的事得到了通过。

今天，赵玉正式准允了蔡京告老还乡。并且赐蔡京家乡为蔡京镇，以示荣耀。但接下来蔡京所为，让赵玉就象被人打了一记耳光但无从还手那样。

蔡京走的是水路，而整整一船的黄金珠宝让东京百姓大怒。欧阳也是骂蔡京白痴，完全可以通过钱庄转账嘛。欧阳不知道的是，历史上的蔡京被流放岭南，也是非常高调的拉一船宝贝流放。沿途百姓大怒，给千金不卖其一粒米，结果蔡京在流放途中活活饿死。临死叹曰：蔡失人心，何至于此。不仅是民心，连官心都失去了。当然，后来也有人替蔡京翻案，也有几个蔡京的大功绩，比如变钞法，木兰坡等等，但是那一船珠宝黄金已经将他定性。

九公公密见欧阳道：“传陛下意思，南北钱庄不得兑蔡京一金一银。”

欧阳纳闷：“没必要吧？”

九公公摇头：“陛下自即位以来，就没有今天这般丢脸。刚送大宋名臣的牌匾过去，蔡老头就弄出一船的金银珠宝。陛下根本就下不来台，群臣们也不敢多说半个字，都在偷笑。”

“好，这事包在我身上。”欧阳叹口气，不明着换，人家还不能暗着换啊？不过他很理解赵玉的感受。赵玉哪不知道蔡京钱财有问题，本想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就算了。但没想到蔡京嚣张如此，或者是糊涂如此。欧阳问：“公公还有其他事吗？”

“没了。”

欧阳汗，就为这事派最贴身的太监出来，说一个无关痛痒的决定，看得出来，赵玉心情不是一般的不美丽。谁说只有男人好面子？于是欧阳当天赶稿，写了一篇推荐李纲为相的表章递到吏部。按照规矩，他这个芝麻官只能让吏部中吏部司转到尚书省，程序要走，但是欧阳的东西是可以很顺利送进去的。欧阳现在在大家看来是一个红而不紫的人物，没人想明着得罪他。

第两百一十六章迷茫

让人把推荐表章送到吏部，欧阳就卷铺盖走人。根本不管那表章会引起什么震动。早先回到阳平的展铭迎接到了欧阳。负责欧阳安全的衙役交差，欧阳和展铭朝梅田乡废瑶而去。

路上欧阳问：怎么样？

展铭摇头：嘴很硬，暂时撬不开。还有件怪事，大前天，有人潜入县衙大牢放火。”就谁？“

“就是谁都没救才是怪事”杨平衙门的大牢说是大牢其实非常的建议。对恶性案件知县没有审理裁决权利。都要送到州立。多以牢里都是些小偷小摸。二大牢管理也很松散，平时都是义工干的。所谓义工其实也就是犯事被罚的小偷小摸。他们都很明白，乖乖的呆在牢里是最聪明的，如果潜逃那就是粤语，会变成重犯

如果阳平拘押了重犯，都会有最少四个衙役看管，并且保证最多在阳平只过一夜就送到州里。事当天，并没有重犯，牢房就两个小偷，还有两个是义工负责送犯人饭菜。二最主要是当天没有新犯人悲剧呀。所以这四个人就凑一起完欧克。直到半夜失火，才去巡视大牢，按照两名小偷专业人士现场勘查，是闯空门贼的手法，临时踩点。最少两个人，开锁技术含量不高。

欧阳听完笑道：“那放火的一定没想到正坐牢房都是空的，不过这么看来，已经有人怀疑上我们了。”

展铭到：“恩，但也只是怀疑.

梅田乡本来有一座小民窑，是阳平瑶成立的第一拼合作者，烧瓷出了工艺是关键外，还有一个瓷土的优劣选择。事实上，寿州拥有大宋比较优质的瓷土，这也是阳平民窑建设

梅田瑶已经迁到了另外一个专门做瓷器的乡，此处地处偏僻，十几里地外才有人家，地势由陡峭，实在是个施行sixing

的好地方。欧阳和展铭先例行拜访了当地的族长等人，而后到了二更十分，就摸到了废瑶中。

废瑶内有几根蜡烛，借助光亮可以看见绑在石头上的小翠和金三。张三在睡觉，李四在一个人玩扑克。听见动静抓刀在手，展铭听声响忙道：”是我“

李四这才伸出头去：“

大人，展大人，你们可算是来了”

“辛苦了。”欧阳走过去抓起两个犯人的头生理特征后问：“怎么样？”

“不招”张三也醒了过来下床道：“不过也不是没有现，而且是大现。”

李四拉开小翠扯破的裤子，指着她打退上一道伤痕道：“这估计是三年前的老伤，大人看这伤会不会

李四拉开小翠扯破的裤子，指着她打退上一道伤痕道：“这估计是三年前的老伤，大人看这伤会不会

眼熟？”

“好像是枪伤。”欧阳不敢肯定。

展铭看了一会道：“确实是枪伤。一个乡下丫头竟然会有枪伤？”

“大人在看她的手，手茧结实，造成这样有两种可能，一是常年使用锄头，二是常年使用兵器。”张三看小翠愤怒的眼神道：“就冲这眼神，这女人打过仗。”

李四道：“在各国中，吐蕃搭理是不可能的。而西夏全民接兵，妇女不仅在二线运输保障后勤，而且也有参与到一线作战，聊过南部没有，但是北部还是有不少女兵。在过去就是金国，也是有不少女兵，高丽也有。”

“大宋也有，比如夫人的亲兵，还有皇上的内卫也有女兵，还有因罪流放或者不刺字的湘军，甚至是女衙役都有可能遭受枪伤。”张三补充道。

展铭道：“这叫什么大现呢？看来只能是让他们开口。”展铭拔掉金三口中塞的布。”噗“金三一口混血唾沫吐出来，展铭早有防备，拿布一档，全部甩在金三脸上。

第两百一十七章借刀杀人

寒暄几句，惠兰让人泡茶过来。欧阳就入了正题：“惠兰这几年下来，新闻中金、辽有什么反常的事生吗？”反馈来的记者消息很多，能上皇家报不多。而所有消息几乎都是惠兰亲自审核。

惠兰道：“展铭一回来就问了，但又不说是什么事。我倒不知道原来是大人有用。”

欧阳呵呵一笑道：““我和展铭是心有灵犀。”

展铭点头道：““我想大人也许用得着。”

欧阳道：““和惠兰就不用保密了，其实我想找下完颜兰的资料。”

“完颜兰？”惠兰稍微想想后道：“前年，应该是前年，可能是六月左右有消息说，完颜兰怒气冲冲的从金皇宫出来。由于没有下文和探究不到什么,所以这新闻根本就没有可表性。还有就是去年秋冬天时候,金派人搭乘商会商船来大宋，特意寻找完颜兰。我记得之前有报道，说完颜澶战死，完颜公主离金返宋,距离不过一两个月。

所以特意派记者去探听金派人来的目的，不过没有结果,那人就和完颜兰说了一刻钟的话，就从水路责杭州，借杭州商船回金。”

欧阳问：“完颜兰最近在哪？”

“自从完颜澶战死后”完颜兰就一直在宋。而且多是居住船上。谓河、淮河、运河都有现。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扬、杭两州。每月供给都是大内送到杭州府,完颜兰派人去拿。”惠兰道：““其实大人不说还好说起来这一两年来审查各地消息，总有点说不清的味道，但是仔细查阅又说不出什么问题。”

恩？欧阳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很多的合常理的可以解释的边角线索,似乎没有关联一般，但是一旦有一条主线出现，所有事情也清楚了。名书楼ming名书楼如同虎虎虎行动中”日军早布置轰炸珍珠港计划，但是美军情报机构无法把收集的零碎情报组成主线更无法猜到美军竟然会被日军袭击。从那时候开始”美军情报机构开始重视情报分析，由专门的研究室来整理每天回馈来的大量情报。

第二天，欧阳到报社档案室开始慢慢翻阅满是灰尘的各地记者收集来的消息。根据他看,国际新闻没有什么问题。倒是最近有个新闻吸引欧阳，完颜阿骨打似乎是生病了。政务和军务都是他儿子完颜吴乞买打理。完颜吴乞买就是完颜宣的亲生父亲。

另外一个消息是，金国半放弃的方式放弃了护步岗达之战后占领的东京把人口和财富迁移到黄龙府东面。而主力全部集结黄龙府一线。还有一个转变是完颜吴乞买暂废全民皆兵制度，转而将妇女、四十五岁的女真人抽离战斗行列进行农耕狩猎养殖捕鱼等生产，由于从大宋引进了不少的工具制造方法,金国比较顺利进入修整期。

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既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目标，只能走进行持续战斗的保障。完颜阿骨打原本就有不少成熟的促使人口数量和质量增长的政策这一手防御修养民生的做法可以说是战略上的一大胜利。

翻了国际的就翻看国内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特别是东京社在李逸风的带领下，没事就挖人全家**。就算了，但是有一条消息则让欧阳大怒。那就和王敏一起官任副相的王铺。这家伙在宋徽宗倒台的三年前，破了大宋例，从特进连飞八级到少宰副相。并且公然卖官鬻爵，借口军需大肆搜刮民财,生活极尽奢侈和腐朽豪宅内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凡是被他看中的女子”都难逃其魔掌。为了夺人之妾，竟然捏造罪名将人配边地。

欧阳本以为这些官员贪点钱就算了，没想如此嚣张。欧阳竟然认识那个被派边疆的,那人是目前西北军道一名正九品的朝廷派遣官吏。欧阳把报道放在惠兰面前道："这份专刊得。"

惠兰疑惑,少官员，不大官负面报道是一直由来的默契于是劝阳道：""大人，而今蔡京之事未平，如果现在刊，必然群情激愤。很容易就暴露了皇家报的影响力，将来审稿很可能多个几内卫在身边。"

"放心，就因为蔡京这么搞事，千宋吧七百推倒女王威武，让皇帝很难下台。我密书给张玄明让他转呈皇帝。王鞘肯定倒霉。还有那个被贬了官,而今慢慢又升回来的李邦彦这人和我一直不对路，收集下资料一起给我。"

惠兰道：""大人你一向不爱管朝臣之事。怎么今天……"

"这个苦主和我有些交情。"事实当然不是完全如此。王釉、李邦彦两人，特别是李邦彦排名只在蔡京之后曾经权倾朝野，即使被贬，但生命力依旧顽强。蔡京离开后,朝廷老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这两人,如果将这两人除掉话，为将来可能实行的革举命能进一步打好基础。原本以为赵玉没嫌疑，欧阳节奏也慢了下来。但知道金三和案子没有关系后,赵玉的嫌疑又回来了，欧阳当然要做准备。

而这次蔡京嚣张的告老还乡,让赵玉成了大家心中的笑柄，这让自认为自己是千古一帝的赵玉非常非常的不高兴，非常非常的没面子。

而这时候送上王鞘、李邦彦给赵玉开刀，赵玉是非常乐意的。

在商会用钱或者是联姻收买拉拢官员中，王鞘是c级难收买的，原因之一是其胃口很大，而且吃钱不给办事。而其他大臣拿钱办事,似乎是一种比较平等的雇佣关系一般。做生意最怕就是遇见给钱还不给办事的人。说早些年福建有一商人带了一百五十万到又地投资厂房。半年内拉关系,送、请吃花费了一百万，但连地皮都没批下来。于是这商人送给一群领导每人一狠中指跑路，并且誓，自己后三代也绝对不到又地做哪怕是一块钱的生意。所以如王鞘、李邦彦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收买的对象。和这样的人办事,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惠兰虽然觉欧阳是用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搪塞自己，但没有多问，她知道欧阳做事有分寸。所以只是对面节问题提问：““怎么描写？”

“一定要客观,说这种事时候不要把感情放进去。比如对贪官的憚恨等等。我们就象是一台坊车。无论操作彷车的是天下第一善人，或者是天下第一恶人，我们也不会因为他的身份面制造出更好或者更坏的彷线。”

“大人意思就是用旁观者的身份来做这个专题？”

“恩，称就当这事是生在大理或者是辽国就可以了。”欧阳道：“先收集材料暂时不表。”

“好！”

欧阳从总社出来后，前往厢村。厢军是以厢军居住和供应厢军消费为主居住群的一个小村落。由于此地房租廉价,很多外地来讨生活的人都选择居住在这里。也间接导致了本地治理情况比较不理想的状况。在厢村维持治安的衙役达到了四十人，衙门的两名捕头也是轮流坐镇。这里六千多人居民所花费的纯维持治安衙役配置相当白云区三万居民的配置，这还不算驻地和训练场就在几里外的乡兵。

厢军多是劳动性质，所以虽然有统一的住区，但是没有统一的管理。由于工时紧张时候,阳平军厂采取十二时辰制度，所有这边的厢军都有换班制度。再加上衙门每月补贴每人一贯的额外工钱，此地厢军还是比较富裕的人。

欧阳比较少来这，即使去军厂也是走另外一条官用车道，那道路是专门运输材料进出使用，寻常百姓不得使用。欧阳下来牵马而行，心中还是汗颜的，身为本地的父母官，这地方来不会过两次，下乡就更不用说了，到任这么久一双手就可以数过来。

村外竖立厢村两字，走进去就是一排木房，木房毕竟是衙门统一建造,所以比较整齐,但是门上的东西就不整齐了。进村当先的一排屋子有一半是挂上

牌子的。欧阳知道，这是私娼的标记。正面有客，反面空闲。虽然阳平提供很多的劳动机会，但是在身体的比较之下,不少弱女子只能是以此行谋生。

在特区卖淫不属于违法,但是有可能被控唆使他人进行不道德交易。欧阳对**的态度也比较宽松,阳平有专人负责**的管理。还会提供一些讲座，教导卫生常识。否则性病一传二,二传四，是相当破坏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另外对年纪、健康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再走进去是最热闹的市街，两边店铺是做买卖的，也有交纳一定管理费的流动商人。厢军是这地方的消费主力。欧阳把马拴在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客栈的栓马柱上走进客栈。立刻有小二殷勤的迎接：“客官打尖还是住店。”有不少来看望厢军的亲人都是住在这里。

第两百一十八章破绽

欧阳吩咐：“打尖来碗面条”

“好咧。”

欧阳找了个角落坐下，欧阳可不是闲逛来这，这家店的老板不是普通人，而是已经被确定的金国奸细，就是假火药被盗那一次。欧阳来的目的一是打听下这老板的能量，二是看能不能现点线索，把这人和金三联系起来。三来，也是左右无事。自从沉尸案后，宋徽宗一直闭门不出，即使不是在大学也只是在清河之上游玩，根本不带自己。

“面来了。”小二放面在欧阳面前道：“客官慢用。”

“恩”欧阳拿筷子问道：“怎么没见你们老板？”

“老板在楼上和远房亲戚聊天。客官认识我们老板？”

欧阳道：“不认识，只是听说你们老板出名的豪爽。”

小二笑道：“豪爽是豪爽，你看我们这店生意还可以吧？毕竟这六千人就一家客栈。就因为老板豪爽，根本就赚不到几个钱。客官是来拜访朋友？”

“亲戚，我堂哥在厢军造作局里，你有客来，去忙吧先把面钱给你，不用找了。”

小二接过去一看是一张一贯的银票，喜道：“谢客官，那您慢坐。”

欧阳见小二去忙，直接上楼。楼上走廊很狭小，两边都是房间。每房间门口挂着甲、乙这样的天干词语。转角位置是老板的房间，欧阳听见那位置传来脚步和说话声，避无可避，立刻推开身边一道门进去。

房内没人，欧阳关上门，脚步声由远而近。门上面是窗纸，下面是实木拼接，欧阳蹲身从门缝看了出去。这一看欧阳心中打了个突。走廊外面有两人，一人的画像欧阳见多，就是客栈老板。另外一人欧阳也见过，乃是金大。也就是完颜兰派去夜邀欧阳上船的那个金大，和和气气，很象是个小本商人。

这是计划外的产物，欧阳按计划等两人走后直接到掌柜门外，拿出竹签一捅，开锁进房。但转了一圈后欧阳很失望，除了床舒适一些外，和其他房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打开窗户一线朝下看，老板帮金大牵来马，两人始终没有交谈，金大接过马绳就拉马离开。欧阳出来关门锁门，直直下到大厅，坐

回桌子。而这时候老板正在和柜台的账房说着话。

“我就知道客官是上茅厕了，所以面也没收。”小二笑呵呵从旁边冒出来。

“是啊，有点水土不服闹肚子。对了，刚那个就是老板的远方亲戚吧？”欧阳问：“叫什么，怎么看这有点眼熟？”

“叫什么小的就不知道了。”小二给欧阳倒茶道：“不过应该就是附近的人，每个月基本都会来一次半次，有时候住一两天，有时候说完话就走。

“恩”欧阳点点头随意道：“听说年前阳平生一起大案。”

“客官也是看报的人吧。大案，绝对是大案。皇上亲审的大案。”小二话多：“好家伙，我生平第一见那么大阵仗，来了足足八千禁军，将厢村围得水泄不通，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八千，你不如说八万。据欧阳所知，就来了八十禁军外加几名内卫。

“我们全部都被拉去一个个问话，问见过画的人吗？有什么异常？谁常出现在她家附近。连老板的远房亲戚也被问了。”

欧阳来兴趣问：“那你们老板远方亲戚怎么说。”

“怎么说，实话说，就说自己是来看亲戚的，不是本地人，所以没见过张氏母女呗。”

欧阳一惊问：“原话是这样的？”

“好像是，小的是跟这他后面去被问话的。不过时间太久，有点不记得了。”

“干什么不招呼客人……”老板朝小二嚷了一句，而后一看欧阳忙跑过来：“大人？见过大人。”

小二抓头，老板呵斥道：“阳平知县，阳平父母官欧大人都不知道？”

“啊？见过欧大人。”

“一边忙去。”

欧阳微笑问：“老板，你见过我，但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大人是贵人，不记得小民是当然的。”老板堆笑问：“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欧阳笑道：“你这么关心我什么时候来干什么？”

“恩……这个。”老板支吾一下道：“大人是贵客，一来小店，小店蓬荜生辉,当然是要亲自来接待，这些下人毛手毛脚，说话也是东倒西歪，失礼就不好了。”

欧阳喝口茶，看得出老板很紧张自己来的时间，是否和金大照面。还有老板很紧张伙计说了什么话。这么急着说下人不会说话，提示自己不要被伙计误导了什么信息。欧阳保持微笑：“是这样的，厢军成立这么多年，本官几乎就没到过，实在惭愧。最近军厂繁忙，本官是要去巡视一二，恰巧就顺便绕道来厢村看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就没惊动掌柜你了。”

老板点头哦了一句后道：“大人，这厢村不比阳平县城，来往还需带几个人。大人千金之体，如果有个闪失，那厢村百姓可是对不住大人。”

“多谢掌柜的关心。”欧阳道：“掌柜有事去忙吧，肚子饥饿，掌柜再和本官说下去，本官肚子可就不答应了。”

“好好，大人你慢用。”

欧阳笑下低头吃面。有意思，金大竟然会对禁军说不认识张氏母女。假设金大真的是来走亲戚，不认识情有可原。但是那样就绝对不会知道画像两人是母女。因为禁军来查访时候，案件还没开始正式调查，知道风声人不多，也没有和厢村联系在一起，是后来衙役认出，禁军才到厢村调查。而且因为没调查，禁军根本也不知道两者的关系。而是拿出两张画像给大家辨认。先不说别的，单凭泡在水中多日的张金儿的容貌，连亲戚都辨认不出来，他是怎么猜到的？还重要一点张氏供词中说，没人见过张金儿正面，而且除了很少人外，大家都不知道她有个女儿。

假设金大来‘走亲戚’认识了张氏，并且知道她有个女儿，这样就可能会联想到两张画像的关系。但是他为什么又说不认识呢？

如果刚才小二说的是原话的话，金大就非常可疑。欧阳甚至可以确定此人在本案中担任了一个不小的角色。只不过金大自己已经放过，和小二的对话迟早会泄露到老板耳中。老板必然起疑心……不过老板是起什么疑心呢？是怀疑自己知道老板和金大的关系，还是怀疑自己现了金大涉案呢？

要不要立刻拘捕老板？拘捕此人能得到多少情报呢？是否要放线钓鱼，追踪老板，看他起疑心后会和谁联系？

欧阳马上想到了一件事，假火药配方被盗事情后，女真人不可能没想到，凭借自己和展铭的侦破能力会不怀疑寻访可能的奸细。但那次自己只让展铭暗中查访而已。看来那步棋非常失败，不大张棋鼓的查，反而是告诉对方自己已经怀疑有奸细。

把对方智商提高到自己等级分析得出结论，女真人不太可能让客栈老板再经手什么有价值的事或者情报。如果是自己布置，必然把老板当成一枚弃子，一边接受老板源源提供情报，另一边也做好了其被捕的打算。所以这时候抓捕老板是件非常不明智的举动。

老板殷勤送欧阳出店，还亲自解马绳。欧阳客气几句打马朝军厂而来。欧阳不担心老板敢对自己怎么样，因为这一路过去都是厢军，而且不是谁都可以进入的，已经到了内卫接管的地盘。

在马上欧阳做了几个大胆的假设。假设一，赵玉是黑手。这个暂时和表面证据比较吻合，毕竟刘四女那个关节显示，最少内卫高层是有很大嫌疑的。但是疑问来了，赵玉和金大又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也有得解释，完颜兰是大宋名义上的公主，现在叫赵兰，而完颜兰身边的人有可能是朝廷配给。而金大如果是朝廷配给的人，就有犯案可能性。

假设二，完颜兰是幕后黑手，表面证据也成立。从衣摆、从动机上都可以说明，再者现在金大套上嫌疑，如果金大忠心完颜兰，证据就成立了。但是也有疑问，完颜兰和刘四女是什么关系？完颜兰为什么要借自己刀杀金三，并且还因为如此加重了自己嫌疑，让金大暴光在自己面前？还有完颜兰为什么要陷害自己？

假设三，这事和完颜兰和赵玉都没有关系。完颜兰只是借助自己铲除金三，而赵玉根本不知道刘四女所为。也就是说刘四女是和别人勾结。这样一来情感证据就成立了。情感证据一，赵玉没有任何杀死自己的意思。情感证据二，完颜兰虽然在船上和自己搏斗，但是也没杀死自己的意思。不过也有疑问，疑问还是刘四女，大宋有哪个高官或者有势力人敢接触利用刘四女？因为利用刘四女肯定不是因为他认识临摹高手，而是因为刘四女和太上皇的关系，否则黑手的智商就低了。应该是交好刘四女合谋，而后刘四女可以包办临摹，这样才说得通。

第两百一十九章枪

“轰”一声巨响打断欧阳的沉思。欧阳看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的来到了实验禁区。看看四面站立的禁军，还有高楼上值班的内卫。欧阳擦把汗，幸亏自己面子大，否则早被拿下了。

“大人”一名正在实验的老师傅见了欧阳分外兴奋招手。

欧阳打马过去，下马道：“老师傅，这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大人说的枪。”

“枪……”欧阳汗，先不说外观，抓在手上掂量掂量，足有四十斤。再看外观，说枪实在是谦虚了，说是巴祖卡火箭筒倒是比较贴切。巨大的枪口，里面塞实火药，用捣药棍捣实，将尾部火线接进去。再把一把铁珠放进去。填装完毕后，一人用肩膀扛起‘枪’，另外一人点火。

‘轰’的一声，扛枪的摔在地上，几十粒铁珠飞射而去。劈里啪啦的声音后，百步之外的竹纸做的靶子被打成筛子。

欧阳委婉道：“老师傅……”

“行，我知道大人要说这填装时间长。”老师傅骄傲拿出一圆形火柴盒大小东西道：“这叫火药模，打仗前把火药放进去，连傻子都能捣实。如果有这样东西，打仗射不用捣火药，拿火药模子进去。最多念五个数就行。射一次后，可以把渣滓连同火药模一起倒出来，所以第二次以后射最多七个数。”

“我知道……”

老师傅忙再打断介绍：“准头高，声音响。试验过几次，每次三十枚铁珠，平均有十枚击中目标。”

“老师傅……”

“威力大，大人给我们做试验的铁鹞子的冷锻甲，五十步内入肉两寸。”

“真的？”欧阳问：“拿什么做试验？”

“猪啊。打完可以吃肉。”老师傅道：“百步有点难，但是即使入不了肉。冲力也很大。”

“有点意思啊”欧阳点头。

老师傅很高兴欧阳欣赏问：“大人刚想说什么？”

“……”欧阳楞了好一会后道：“忘了”自己要说什么来着？

“哦”老师傅点头：“大人是贵人多忘事，和老朽糊涂是两回事。老朽还要试下火药模，不打扰大人了。”

“……”欧阳无语，无语中突然想起来，他刚想说的是，这玩意根本就不是枪，最多算个炮。三十来斤只能布置防御，这还不算要携带火药的重量，那不如用真正的炮？再者最好还有架子支撑……算了，以后打仗不要枪了，人手一门炮，身后再拽一堆炮弹。那多威风，十万将士十万炮，一轮过去连山都要削平几丈。欧阳不忍心打击老师傅积极性。毕竟老师傅是从实战出，制造出实战可以使用的武器。虽然因为重炮和甩手炮，导致这玩意有点鸡肋，但最少可以卖钱啊。不是谁都象自己这样识货的.

军厂实验地防御很严密，连禁军都禁止和工人交谈。再进去一些是火药研磨地。这个区域基本都采用非人力。有牲畜石磨，有水利研磨。追求就是把火药研磨越细越好。

还有一个禁区内的禁区就是火药调配房。这里的工作人员最少，能进入的人员也最少。这地方严格按照配方将研磨好的火药三种成份进行搭配。混合好之后放在防潮的木箱中送出去。工序虽然简单，技术虽然也简单，但是机密成分非常高。

欧阳和老师傅们亲切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谈，希望大家本着科技为本的精神，再接再励，争取在今年再上一个台阶。而后还关心的询问了保卫工作，关怀询问存在的困难，同时表示，有困难要解决，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解决。

而后到军厂公关部，这边是集账房和推销为一体的办公点。欧阳重点查询了上半年，内销和出口火药。由于宋对西夏，辽金酣战，火药销售一直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欧阳传达精神，销售部重点应向朝廷推销新式武器，对各种新式武器的转让定制好价格。

转了一圈之后，欧阳离开，回到阳平吃晚饭，结束了繁忙的知县一天。

……

夜晚，欧阳让人叫来张三、李四、展铭三人秘密商议。

“第一点，必须查清楚金大的身份，祖籍哪里，家有几口人，老婆孩子的状况。是朝廷委派还是完颜兰自己从金国带的人。”

张三小声道：“大人，既然怀疑，不如把完颜兰和金大一起办了。他们不是都在船上吗？东南商业协会可多的是水上亡命之徒。”

展铭呵斥：“完颜兰大小也是大宋公主，要对她动手哪有那么简单。再说从先前看，完颜兰帮我们挖出了金三小翠，虽然居心叵测，但也难说不是好意。”

李四道：“金大我来查吧。”

“恩”欧阳点头，李四比较稳重，这事可以放心。欧阳道：“第二步，跟踪厢村客栈老板，也就是那个奸细。我估计这一两天，他会很急和主子联系。”

张三道：“我负责。”

“展铭，你得干一次坏事。”

展铭抱拳道：“大人请吩咐。”

“这案皇上已经和我说不要再调查了。但我需要禁军在厢村给金大录的口供。这份口供现在在京畿提刑衙门内。”

展铭没有犹豫答应下来：“大人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

“恩，只要确定金大当时确实是那么做供的话，无论其是什么背景，我们都要抓他到位。所以李四，你还要确定下金大的行踪。”

“是”

“你们去吧，时间自己掌握。”

……

第二天中午，惠兰找到了在家无所事事的欧阳，把王黼和李邦彦的资料交给欧阳。欧阳看了一些有些不满意，提笔删除了一部分道：“张玄明密奏皇帝，基本就是从这边抄的。将来这份东西有可能泄露出去，所以不能有我们皇家报的任何影子。”

“恩，我没想那么多。”惠兰有些歉意道：“今天早上刚收到两个消息，第一个是王黼和十几位大臣联合推荐李邦彦为右相。”

“哈，这倒是有点意思。”王黼和李邦彦虽然都拜蔡京为老大，但是两人私下关系很差。大宋朝廷中奸臣乱舞，除了赵玉篡位死的梁师成，还有那个

倒霉的杨戬之外，另外有被欧阳陷害贬官的张邦昌，这人和王李二人虽然都是朝廷实权老派的代表。但是私下互相都很不待见。欧阳问：“李纲一向讨厌这几个弄权的人，如果上台，这些人不会有好果子吃，看来是抱团取火了。推举结果怎么样？”

“皇上让百官自己议议，并且说左相主国家政事，不能空缺太久，让百官尽快各自上表。”惠兰道：“大人，如果这时候把王黼和李邦彦都放出去，恐怕皇上有所顾忌不敢下手。”

欧阳问：“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李纲是皇上借大人手推举的。而半路杀出有十几名大臣保举的李邦彦。这时候皇上要治他们罪，恐怕有人会有意见。”惠兰道：“我的意思是只上表王黼。一旦王黼倒霉，支持李邦彦的人自然就少了。而大部分朝臣是不会和皇上对着干，这样就能水到渠成，既办了王黼让皇上在蔡京事情上赚回面子，又能顺便帮皇上把李纲推上去。再说李纲本人忠直，如果此人上了相位，李邦彦迟早跑不掉。”

欧阳点头：“政治斗争你在行，就按你说的办吧。刚你说两件事，还有一件事呢？”

“还有一件事，是御史台接举报，说大人私吞税款，以公肥私。并且把所得赃款兑换白银，借东南商业协会外来白银之手变成正当商业收入。因为大人而被贬为御史侍郎的张邦昌在朝上说，虽然匿名举报不可信，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希望能派出御史和户部清查大人的账目，以示大人清廉，那谣言自然就不攻自破。”

“竟然是匿名。”在御史衙门中，有专门这样的窗口，类似现在的举报箱，是太祖时期的定制。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中，御史台是独立只向皇帝负责的机构，他们职责是监督百官，对皇帝不恰当不合适的言语行为进行纠正。李纲就曾经是御史台的谏官，可惜宋徽宗气量比宋太祖要小，说话不爱听，一不高兴就把李纲给贬了。不过匿名信举报一般不会被调查，按照当时的环境，藏头露尾的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惠兰点头道：“皇上说，朗朗乾坤，敢举报官员，却不敢留下名字。此事必然是无中生有。”

可惜了，这个陷阱本是留给急功急利的幕后小人。没想到人家宁可告不了自己也不露面。欧阳道：“如果没其他事，你先去忙吧。”

……

相位之争是朝廷大事，李纲虽然和欧阳关系还可以，但本人既不是新派

也不是旧派，不仅能干，而且处事公正。在百官上表中，大部分人表示李纲是最合适人选。而王黼等人立刻翻旧账，将政和五年议论朝政过失，被罢官职。宣和元年，因为请太上皇注意内忧外患，又被贬这些事拉上来说，说李纲目无父君，如果为相，恐怕将来成为权相。

第两百二十章似真似假

而就在这个时候，御史台弹劾王黼十大罪状。这种围绕相位展开的连续的**一直在持续。直到一天早朝，赵玉终于是表了自己看法。李纲接任相位乃是众望所归，当朝颁旨让人送到西北军道，让李纲回东京接任。至于王黼交开封府查办，三堂会审。皇帝的能量就是大，大家猜疑了这么多天就几句话搞定。不管服气不服气，反正事情就这么定了。

相位有着落了，欧阳这边派出去的人也有着落。

展铭夜潜京畿提刑衙门，得沉尸案卷宗。查询到了金大当时的口供，小二的记性非常好，金大的原话和小二说的一模一样。

李四查得金大身份，金大原名郑均，祖籍杭州。父亲是渔民，在其十岁时候，父亲因为得罪当地的权势，迁徙到金国的辰州居住。可以肯定此人并非朝廷委派，而是完颜兰在金国带过来的左右手。据金大乡亲们说，金大去母亲坟头扫墓是三年前的事，也就是这人三年前已经回到大宋。而后就清明时期见到。他对乡亲们说是跑船做点小买卖，贩卖人参之类的东西。为人和善，态度客气。乡亲们并没有见到他老婆和小孩。

张三跟踪客栈老板，在欧阳拜访客栈的第三天，客栈老板离开客栈去了一趟寿州，不确定和谁见面。张三调查得知，完颜兰的行船正巧在寿州。

欧阳当夜将所得情报和展铭分析，还没说个名堂出来。门口值班的衙役敲门来报：“大人，展大人。有个自称是完颜兰的女子求见。”

欧阳和展铭对看一眼，展铭道：“有请。”

“是”

完颜兰轿子直接抬进来，身边侯立着金大。欧阳拱手客气道：“不知公主半夜三更来寻欧某，有何要事？”

完颜兰仍旧是一身白服走出轿子，挥手，轿夫等人退了出去，只剩下金大和完颜兰。完颜兰问：“怎么？不请我们进去坐？”

“好说”欧阳吩咐：“欧平看茶。”

“是，少爷”

……

完颜兰和欧阳坐下，展铭和金大各自侯立在一边。茶上来许久，但双方都没有开口。最后欧阳道："欧平"

"在"欧阳在门外回。

"准备夜宵和明天的早餐，有可能还得准备明天的午餐。"

"你说话一直都这么刻薄吗？"完颜兰终于开口："其实我这次来是满足你好奇心的。"

欧阳呵呵一笑："我从来不认为你如此善良。"

"那如果没兴趣，那我们走了。"完颜兰站了起来。

欧阳招呼："欧平，送客。"

完颜兰大怒："欧阳，你不要欺人太甚。"

欧阳笑道："看来你很清楚，你虽然是公主，我虽然是芝麻官。但是芝麻官要公主身边的红人消失，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完颜兰冷笑："我真没想到，就凭借一个伙计的一句话，竟然被你翻到了金大。"

"坐吧"欧阳示意道："其实我觉这你来找我目的，似乎并不是你说那么单纯。"

"我直说吧。我知道刘四女是谁杀的，也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出卖金三。我甚至可以告诉你，那个大家以为被毁尸灭迹张金儿的下落。"完颜兰道："不过，你既然以商人为荣，想知道这些事自然是有条件的。"

"哈，你如果是想我私人掏钱赞助金国的话，你就打错主意了。实话和你说，我手头现在值钱就兴庆州一些地契，钱庄存款加一起不过万把贯而已。"欧阳道："如果你要的不多话，我可以找展铭借。"

"条件一个，在宋女真人享受宋民基本待遇。将在宋女真人造册给我，我必须知道他们在哪干活，他们是死是活。不会比畜生还不如帮你们宋人赚钱。"

欧阳听了这个条件倒是楞了一会，横看竖看完颜兰都不像是红十字会组织或者是世界人权大会组织的启蒙人。欧阳沉思一会问："我怎么知道你情报是真是假？"

完颜兰道：“金大。”

“是”金大道：“大人如果怀疑是金大参与案子中，那就大错特错了，大人可以扣押小人审讯。真正的事实是：小人正巧救了张金儿而已。”

“大宋五千五百万人，金大你倒是真能凑巧。”展铭在一边道：“你不如说你恰巧认识要杀张金儿的歹徒，这歹徒恰巧曾经受过你的恩惠。”

金大一笑，也不解释。

完颜兰道：“欧阳，你认为呢？”

欧阳不说话，摸下巴看完颜兰沉思，完颜兰被他看得心中有些毛。欧阳突然出声问：“完颜阿骨打是不是已经死了。”

这突然一问让完颜兰大惊，手过于用力，竟然推翻了杯子。完颜兰惊讶问：“你哪来的消息？”

虽然完颜兰表演掩饰的很到位，但她面前这两个人都是老手。展铭虽然不知道欧阳为什么会突然这么一问，但是从欧阳这一问，几乎可以马上肯定，完颜阿骨打已经死了，并且完颜兰是知道这消息的。

欧阳想得更多一些，一代君王生死，确实会引起一些风波。但是就金国来看，和辽国已经是死仇关系，军民忠诚度高，只要接任者不投降，完颜阿骨打即使死了，影响也比较有限。但为什么要密而不宣呢？按照皇家报收集的消息来看，完颜阿骨打应该在去年就病倒了。可能拖了过年，给完颜吴乞买整顿的时间。欧阳的疑心来自金国突然放弃东京，收缩防线，解除全民皆兵这样的体制大变动。看这消息时候欧阳就有些怀疑，但没朝深处想。而知道完颜兰主动上门，又提了个很奇怪的要求后，欧阳感觉金国一定有什么大事生，什么大事呢？似乎只有可能是完颜阿骨打归西。

欧阳没回答完颜兰的话，谈话席上的气氛变得非常微妙。完颜兰想说什么来补救自己下意识的行为导致秘密的泄露，但又不敢多说什么，生怕说多错多。但另外一方面又想现在自己的表现是不是会加重欧阳的疑心，一时间脸部动作非常的奇怪。

最后欧阳厚道，举杯道：“喝茶，喝茶。”

这个举动让完颜兰的脸‘刷’的通红。拿茶喝了一口，深吸口气恢复平静道：“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一人保守一个秘密呢？”

欧阳呵呵一笑：“我倒不知道我有什么秘密，是寻花问柳，还是贪污**？”自己在大宋官员中已经属于非常廉洁的一员。不欺男不霸女，连吃碗馄

饨都是给钱的。

完颜兰轻轻一笑道："如果当今皇上知道身为杭州舰队主将之一的某女将领和你有私情，不知道会不会对这将领很失望？"

欧阳沉思了一会问："展铭，几成把握？"

"九成"展铭摸刀。

"不用吓唬我。"完颜兰无惧道："我的轿夫可真的都是朝廷派来侍候的人。杀了我们，展大人还得出门再杀了他们四人，还得再杀看见展大人杀人的人。啧啧血流成河啊"

欧阳笑道："完颜兰意图再次行刺，被展大人当场格杀。"

"……"完颜兰一身冷汗，确实人家用这个理由杀了自己，自己死后都没处说理的。

"开个玩笑。我和我老婆小事，不至于为了这个秘密杀你灭口。"欧阳道："再说这官我真当腻了。如果我只当商人财的话，早就富甲天下。"（ps：富甲天下游戏蛮好玩的）

展铭道："完颜公主，我还是劝你有些念头别打。你即使是公主，也比不上大人只手遮天。即使你告到皇上处，大人不认，反说你诬陷并且还是阳平沉尸案的主谋，再用皇家报误导，你绝对偷不成鸡反噬把米。"

欧阳连连点头："除非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完颜阿骨打密不丧。"

"我为什么……"

金大忙打断道："大人多想了，阿骨打陛下只是身体欠安，已经大有好转。兰公主许久没回故土，哪会隐藏什么秘密。"

金大这话说得完颜兰大悟，差点就被人家套出话来。虽然套不套，欧阳已经相信了一个事实，但是毕竟还隔着窗户纸。如果完颜兰说出来，保证明天就上皇家报的头条。完颜兰不说，皇家报只能用猜测，公信力就低了很多。

欧阳道："我们还是说回原来的话题吧。这个刘四女是谁杀的。至于那个张金儿，我真没什么兴趣。"欧阳说的是实话，反正这事不能在公堂上解决，要个证人干什么？再说证人是被告提供，很可能是律政署的敌对证人。

完颜兰道："刘四女是谁杀的我真没有亲眼所见。不过我知道，刘四女生

前和大内有极深关系。”

娘的，这女人炒隔夜饭。欧阳大惊问：“刘四女怎么和大内有关系？”

“据我所知，皇上为最简单了解太上皇的一举一动，所以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收买刘四女。刘娘娘受太上皇宠爱，太上皇要是有什么秘密，刘娘娘必然是知道的。而太上皇如果有异动，不可能不和江湖人脉比较熟的刘四女联系。”

欧阳汗，你这隔夜饭炒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不过欧阳倒有点兴趣，自己是通过钱庄来往才查到刘四女和大内有关系，这女人……欧阳问：“你怎么知道如此清楚。”

第两百二十四章浑水

“这个你不用管，只要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就可以，毕竟我也有皇家身份，想知道一些事并非没有渠道。”完颜兰问：“这个情报是不是可以换我刚才提的那个条件。”

“什么条件？”欧阳迷茫问。

“除非你真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引导你去查金三。”

完颜兰出卖金三，欧阳还是非常好奇的。也许金三真不是完颜兰的直属下属，但是金三潜伏对女真只有好处并没有坏处。

“恩……”欧阳沉思一会后道：“其实你应该知道，我不可能能约束那么多商人对待女真劳工的态度。不过我可以介绍你和商业协会人认识，你毕竟是公主，如果能争取到什么好处和商人交换的话，也许会有所改观。”

“什么好处？”

“比如……再介绍一些劳工。”欧阳见完颜兰大怒忙道：“比如你可以说服皇上做出一些决策。很多劳工都在小秦岭挖矿，如果你能说服皇上提高金、铁等价，或者减金什么税的话，他们自然也会投桃报李。”

完颜兰问：“什么是投桃报李？”

“恩……你砸我一个桃子，我用李子砸回来。形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哼你还和我说过寤寐思服是寤寐在考虑要不要买衣服。”完颜兰带笑鄙视欧阳。

欧阳心神一暖，想起了当年去金国的情形。这个冷冰冰的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做出的牺牲。有道是爱之深，恨之切。她一定没想到她救了自己，而自己一手导致了女真和契丹人进入绵绵不绝的缠斗之中。难怪她这么恨自己。想到这，欧阳反倒有些释然。虽然自己对完颜兰那一点好感早就去了鲨鱼肚子，但是最少要对这个可怜女人好一些才是。

“咳”展铭咳嗽一声，搞什么。那女的脸红小女儿情态就算了，怎么大人似乎也迷茫了。惠兰和展铭说过，当年完颜兰被欧阳‘挟持’来阳平后，两人是有点意思的。可惜，当完颜兰第二次来大宋时候，却是刺杀任务。不仅让一段冤孽就此终局，还把一个本没机会的女人送到了欧阳的怀抱。

欧阳忙道：“我们说回原来那问题。”

完颜兰也意识到失态，忙端正坐好问：“刚才是什么问题？”

“……”欧阳看展铭。

展铭道：“大人说，完颜公主可以通过好处交换来达成目的。”

完颜兰点头道：“我需要的还要多一些。”

“多哪些？”

“恩……”完颜兰想想后道：“中原有句话叫每逢佳节倍思亲。”

欧阳点头：“这句话我知道。”

“而中原最重的也就是端午和年节。”完颜兰道：“所以端午和年节我想去看看他们。”

“这个要求倒不算过分。”欧阳道：“只不过我不太相信你只是为了看看他们。”

“你不会明白的。”完颜兰叹气道：“我们摊开说，大宋野心是路人皆知。将来我女真人或战死最后一人，或者投降亡国。最可怜的当然就是这些在宋的劳工。女真人变成了汉人，他们待遇仍旧是好的。但是在宋的女真人……”

倒也有几分道理。完颜兰自从第二次来宋后，就脱离了女真管理阶层。和欧阳会面的几次，都是希望欧阳不要再制造战争悲剧。出点一直都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上位者的以权为本。她是真的关心女真的子民，而不是完颜阿骨打那样，关心的是打败敌人，女真人的尊严是他用来收买女真人的口号，女真人的生命是他皇位的奠基石。他起兵的直接原因是辽要对他下手，才放手一搏。还有在护步岗达开战之前演出那场哭戏，比得上三国的刘备。

完颜兰却是纯真认为，完颜阿骨打真是一心为女真人着想。每次欧阳说的，完颜兰都会替阿骨打尽力反驳，认定女真起兵的正义性。而越到后面完颜兰越看清那些上位者，不过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感罢了。如红色剧‘沂蒙’中说的，打仗时候靠农村，而解放后，农村却没有人去理会。农村人救治的红色贵族们，甚至都不回来看望下自己的救命恩人。

欧阳道：“如果你真出于这么简单的目的，其实不用什么交换条件，直接和我说一声，我也会帮忙。”

完颜兰点头：“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问金大的，尽管问。”

这么大方一定是没什么可以问的。欧阳道："你们把张金儿送到京畿提刑衙门吧。"

"当然"

双方气氛变得友好起来，欧阳写了封书信让完颜兰自己去找周安。三更时分送完颜兰到门口离开。

"大人别怪我多嘴。"展铭道："每见一次完颜兰，我就感觉她就更不简单一分。"

"有些事只能选择信和不信，我欠过她人情。而且她说的也合情合理。"

"恩"展铭见欧阳这态度不再说什么，而是静静看着远去的轿子。展铭读书，而且读过很多书。文学的造诣绝对不在欧阳这个状元之下。而几千年先人所遗留下的文学智慧展铭也略有心得。他直觉告诉自己，完颜兰不仅不是表面看得那样，而且还另有所图。也许阳平沉尸案真是她干的，也许沉尸案不过是所有阴谋的一个前奏罢了。也许一切都是自己多想，但展铭知道，完颜兰绝对不只是第一次来阳平的完颜兰那么单纯。展铭感觉今天的欧阳处事有点妇人之仁。那也更说明完颜兰的可怕，欧阳竟然忘了问金三的事，虽然问了也是白问。

……

又过了一些日子，皇家报报道了李纲接任相印的过程。至于李纲在西北军道遗留下的空缺，将由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接任。欧阳知道这个宇文虚中也是有大才的人。和李纲不同的是，他不会指责谁是奸臣，谁做得不对，而是专心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并且性情坚忍，不仅能承受**之苦，还能承受精神之苦。乃是大宋少见有远见有胆识的实干爱国大臣。

又过了几天，刚上任的李纲奏请赵玉定王黼之罪。期间把大量人证物证造表成册，并且还有各苦主的状书。墙倒众人推，百官也上表弹劾王黼。王黼的下场已经决定，不会重也不会轻，流放是必然了。但是朝内在一致同意法办的气氛下，却分了两派，一派是李纲为的要求抄没家产，一派是李邦彦为的认为，非附逆等或者是刑事大罪，祖制是不对士大夫抄没的。

其实官员们倒不是对王黼有同情心，而是怕此例一开，将来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恐怕也是同样下场。但是新拜相的李纲意志非常坚决，认为王黼乃是百贪之，必须严惩。赵玉这时候才知道，让李纲这个黑白分明的人上位有什么副作用。

赵玉深知，百官中贪污者多如牛毛。其中弊病甚大，如果不是因为持续

打仗，朝廷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早就会暴。有人能贪，并不是人人都能贪。比如一个是气象局，一个税务局。哪个有油水呢？如历史记载那样，陈东等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上书把蔡京等人列为六贼，要求严办，最后也因为这事，让六贼都没有好下场。

同意抄没吧，百官中必然人心惶惶，李纲还会变本加厉。不同意抄没，那就是对新任宰相不负责。在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赵玉宣布：投票吧

投票时间是半个月后的朝会，而李纲在亲信提醒下，连夜来阳平找欧阳问计。他知道欧阳的手段，他读太多圣贤书，想不到如何用君子行为来解决问题，但他相信欧阳一定有办法。

“啊？”欧阳听说李纲亲自跑来阳平，吓了一跳。拜托，这不是西北时候，我当钦差，你当下属。你现在是正一品大臣，我只不过是从六品的芝麻官。再说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感谢我举荐你，就没觉不合适吗？

“什么？”欧阳听说李纲来的目的再吓一跳。由于李纲是当天就开马车到阳平，欧阳甚至不知道朝会生的事。

李纲正色道：“自古邪不能胜正，食君之禄，替君分忧。而今朝堂上下污官遍地，难得皇上认真处置王黼。如不趁此机会，严肃朝纲，势必后患无穷。”

欧阳苦笑道：“李大人，我们私下说话就直接点。皇上未必不知道污官遍地。而处置王黼则是因为蔡京一事而平民愤。总不能将已经告老的蔡京抓回来审吧？”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凡剥削民脂民膏则为恶国之。亏空军需中饱私囊为恶中之恶。我也知道群臣皆恶，百官欲清亦无法，皇上欲治而无方。而今皇上圣明非常，难得又开吏治之道，所以我认为应当趁热打铁，即使无法根除弊病，亦能警示世人。身为大宋之相，也是职责所在。”

道理欧阳也懂。非法占田占地剥削人民，会引民变。宣和元年，也就是被篡位的前一年，王黼置应泰局，苛取四方水陆珍异之物，据为己有。王黼听说朝廷有意联金抗辽，王黼竭力怂恿，不遗余力，且大肆搜括，计口出钱，得钱六千余万，相当欧阳二十几年的暴利收入。亏空军需，更是要命，一旦打仗没后勤，甚至连武器都不好用，那还打个屁。但……欧阳实在不想搅和到这种事中。

第两百二十五章游行示威

李纲见欧阳不说话诚恳道：“欧大人，我李纲长你十余年，又有交情。称呼大人一声老弟不为过。就请老弟帮我这忙，惩凶除恶，为国除奸。”

欧阳沉思好久后道：“李大人，在下有一策，就是大人要担待点。但是如果办成，不仅能抄没王黼家产，还有可能取了王黼级。不过……李大人，小弟没有李大人这般魄力，也不想参与朝堂的事。我就不参加，还请李大人自己找人把戏给演足了。”

李纲大喜：“老弟请讲。”

“在朝臣中真正支持李大人恐怕就陈东那群太学生,可惜官不过八品,莫说上朝，连表章都递不上去。”太学生相当现在国办大学，包学费、包伙食、包分配。但别小看他们，东汉时期连皇帝都关注朝廷事件的议论，而这议论中心就在太学中，被称为清议。东汉太学清议也出现最早的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的例子。对太学的重视尊重和气氛的开放，比较出名是东汉和宋两个年代。东汉时期有刘陶千人上书，剑指权势最大的宦官集团，汉桓帝趋于压力，只能处置。议郎皇甫规被宦官陷害，张凤三百人起集会，朝廷只能将皇甫规免罪。还有数百的太学运动更是连绵不绝，极大遏制宦官专权，延缓了东汉灭亡的脚步，可以说得上是热血青年，和科举不同，科举出来有的二十不到，有的已经白苍苍，很难有什么共同语言。

而宋朝太学更是受到祖制的保护，就是老赵定下的规矩，连当朝皇帝都不敢轻易处置太学生。哲宗时期太学生就提出，外抗强权，必先内除奸贼。追着贪官穷追猛打，导致哲宗心疲不已，无奈将数名贪官问罪应付。在现代台湾还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表明太学生在宋的地位。明以前，国子监太学生的门槛高，地位也是比较高。他们可以直接补官缺，有得甚至直接到达从五品，从而正式进入权利中心。这些人不懂政治，有得就有一股热血。热血青年当枪很好使的.

但是……李纲听欧阳说道苦笑：“大人也应该知道太学生可议政，但不参政。连基本的投票权都没有。”

欧阳笑道：“他们只要不附逆，连皇上都不敢轻易将他们治罪，有些我们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我们会被治罪的事，他们不会。这样也就足够了。”

……

国子监虽然只是学院性质，但是宋朝管理国子监的官员品阶颇大。比如祭酒从三品，先生也叫博士五品，专门教导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而太学生也有分等级，主要是看父母的官阶，也有专门庶民子弟的，四门馆、律学、

书学都是教导庶民才俊子弟。

在投票开始前五天，国子监七成以上的学生走上街头，到处张贴字报，并且在东京各处设讲台，慷慨陈词，历数王黼的大小罪状三十余条，强烈要求朝廷将王黼斩示众，以平民愤。

赵玉才收到消息，陈东的千人请愿书已经送到了宫门外。也不怕皇帝不接，带了几十个人一跪，把原本被小贩占地经营的宫门堵死。围观群众上千人，还有太学生大声念读请愿书，解释其中内容给群众们听，群众们听说王黼的灭绝人性的贪污搜刮，皆愤恨不已。

赵玉吩咐：“来人，把请愿书上呈。让一干人在偏殿等候.”

“是”一名内卫应声而出。

赵玉道：“朕从来没想到李相还有如此手段。现在莫说抄没，王黼脑袋能不能保住都难说。”

九公公回答：“听说李大人还去阳平游玩了一趟。”

“朕也猜到了。欧阳任西北监军时候，张邦昌就被他利用太学生摆了一道。唉……自东汉来，除了携器欲图宦官，被宦官抓了口实冠之造反，下狱千人。哪朝哪代敢动他们，必然被冠暴君之名。”赵玉苦笑道：“如果就这样算了，欧阳阴坏，不出点子就罢，一出点子必然是要置王黼于死地。”

九公公道：“太学还是有大功，一心只为社稷着想。宋开国来，太学递交献策、节操、抚盗、清议、驱逐京尹赵师彝诸人、招抚群盗、楮币及公田等等都是大利大宋之法。”

赵玉摇头：“难道朕真要杀王黼？王黼毕竟是两朝重臣。”

九公公道：“陛下，不是您要杀不杀，而是百官说杀还是不杀。陛下不是吩咐投票了吗？”

赵玉倒来兴趣：“你意思是欧阳有办法让百官投死？”

“这个咱家真不清楚。”九公公道：“不过如果欧大人不拿出让李大人满意的办法，李大人哪有那么容易就离开阳平。而今全东京人都知王黼之罪，还有什么后续手段，咱家真猜不出来。”

……

接见了陈东一干太学生后，赵玉就知道接下来要生什么事。陈东道：“陛

下顺百官之意来裁决此事，学生自然没有意见。但学生会带领大家挨家挨户拜访投票官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是大宋的栋梁，必然不会眼看奸人得逞而不理会。”

挨家拜访，这是绝户计。赵玉叹口气，突然想到如果是李纲这忠义之人和欧阳利益之人搭配的话，朝廷上下将永无宁日，官员们必然是如履薄冰。赵玉和太学生们说，既然此事已经交给百官裁决，她也不再过问。但是提醒太学生不要扰民过甚。

一干太学生走后，赵玉道：“派人叱责欧阳，既然只当地方官，就本份当个地方官。再妄干涉朝政，朕绝不轻饶……这句改下，再妄干涉朝政，即刻调任京师。”前一句太没说服力了，绝不轻饶，还能怎么样？罢官？欧阳现在就没干官事。谁都知道真正的阳平知县是甘信来着。

九公公问：“是密派，还是……”这个有很大区别，密派虽然只有欧阳知道，但是就比较严重，如果是大内带赵玉手谕公开申斥，那反倒不痛不痒。

“让大内派人送去吧。”还是公开的好，这样还能让人知道自己的态度，不过大家就会把欧阳归纳到李纲一党。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九公公一反常态道。

赵玉惊讶问：“为何不合适？”

“陛下没看今天的皇家报吗？”九公公道：“欧大人接受采访时候说，希望陛下看在王大人劳苦功高，网开一面。又说王大人是两朝重臣什么的。”

“哈合这做人是他，当鬼也是他。”赵玉道：“他倒落个逍遥自在。”

“咱家看，欧大人也是被李大人逼的，否则是不会喜欢在这种事上表意见。”九公公道：“再说，这个王大人也太胆大了点。如果这笔钱充入国库，倒是件好事。”六千万贯，虽然说不上大宋财富版第一，但也在前十名。

“恩，王黼确实过份，只可惜李纲，一上位就大动干戈，将来朝廷事端就多了。”赵玉道：“密传欧阳，让他不得再管朝堂之事。将来李纲还要找他帮忙，他也能拿这手谕当圣旨用，推搪过去。”

赵玉这边议论欧阳，太学生们已经开始了串联。但第一家就吃了个闭门羹，李邦彦的的李府家门紧闭。但欧阳显然早考虑了这点，太学生们锣鼓全拿了出来，一起高喊：“请李大人勿与奸人同污。”

这句话杀伤力是巨大的，如果李邦彦再不开门，老百姓都会认为，李大人和王大人是一路货色。但是一旦开门，太学生们讲的是字字在理。如果这

边当面答应下来，又在朝廷投反对票，那传出去就个小人。虽然是不计名投票，但赵玉和九公公是看得见的，九公公又和皇家报关系不错。

李邦彦不是没想过用武力驱逐，但是家丁们敢吗？这边虽然不是人人有官职，但人家是天子门生。在这样情况下有幕僚就出主意：“大人，如果还要周全王大人，恐怕不仅王大人周全不了，下个倒霉就是大人您了。”

“此话怎讲？”

“大人有所不知。将王大人问罪虽然是枢密院张玄明的奏章，但小的听说真实是皇上授意欧阳调查。也就是说，蔡京那事之后，皇上不仅丢人，而且民间议论颇多，王大人只不过是拿出来遮羞的特例。小的看，皇上未必想大动拳脚。再者，皇上那么明白暗示李纲要接任相位，王大人偏偏挑头将大人您推出去挡风档雨。这不仅让大人难做，更是触了皇上的怒头。所以王大人已经不可保。大人如果不趁现在摆明态度，恐怕会有人将大人和王大人相提并论。大人也知道，真要抄没，这大宋有几个官员能清白的？您就说李纲，任节度使时候，也常动用每月公钱私下面恤下属。他也是有良田百亩的人。小的看，这李纲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把火要熄了，他只能点把更大的火来挽回面子。所以小的认为，当今如此形势，就只能是顺着圣意，牺牲王大人。”

“恩，有道理”李邦彦点头道：“来人，告诉门外的，本官更衣后就接见他们，不得再鼓噪。”

第两百二十六章商会

李邦彦的‘叛变’让太学生的行动顺利非常。大部分有投票权的朝臣都肯定了对王黼的批评态度。身为百姓对**问题一向非常敏感。在太学生的带领下，大批东京百姓聚集王黼家外声讨其罪行，更有苦主大声述说自己的遭遇。王府内娘哭子嚎，一片凄凉。

第二天，由太学生起的，几万东京百姓画押的第二份请愿书送到了赵玉面前，要求处斩王黼，以正国法。身为都，政治气氛总是比较浓，再加上李纲的影响力，百姓们对此活动都持支持态度。历史记载，金人攻打东京，宋徽宗急提李纲为相，其呼吁军民一致抵抗外敌，暂时守住了东京。但一守住东京，李纲遭贬，而后金人二度前来，军民无领袖，终于成就靖康之辱。要知道光东京人就有五十多万人，这事也看出李纲在民间的影响力。

这几天活动一直在持续，而开朝当天，东京万人空巷，都聚集在宫门外等待朝会结果。赵玉特准皇家报报道朝会细节。而这天所有议程都靠边站，今天只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否抄没王黼家产。第二件事，是否处死王黼。

罪行已经很清楚了，刑部中的都官司念了小半个时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王黼生活奢靡，其身家估计在七千万贯左右，并且还涉及七项刑事案。最后都官司下结论，民愤极大，乃是宋建国以来第一巨贪。

念完，李纲先表意见：“陛下圣明，此贼误国误民，民愤极大，臣恳请陛下行极刑，以正朝纲。”

出奇的，没有一名大臣出声反驳李纲，大家都低眉顺耳。赵玉本身并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原本以为李纲提出意见，总有人反驳，而后如果能四两拨千斤，留王黼一条小命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李纲说完，竟然没有一人出声，这让她也有些惊诧。李纲再道：“请陛下圣裁。”

“所谓君无戏言，既然此事朕让百官们表决，自然就看表决结果。但凡五品之上皆有投票之权。本是两面。一曰：流放。一曰：抄没流放。李相意思再增一曰：斩抄收。

……

欧阳在游泳池边上，裸上身晒太阳吃牛肉干看报纸，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减少摄入食物的次数比一天刷两次牙更能有效的保护牙齿。

水下欧平钻出来：“少爷，什么情况？”

“六十票赞成，王黼大人被砍了。除了拿一部分钱安置老小之外，其他全部没收国库。还是当皇帝好啊，不用工作，随便就有七千万贯的收入。七千万，我得赚几十年。”

“少爷你是吃老本，有钱就扔，也不想想怎么投资。”

欧阳不屑道：“不投资就是投资，我这叫无形资产，品牌效应。再说十贯和一百贯有很大区别，一百万和一千万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反正都花不完。”

王保富送上一杯东西道：“哥哥，这是你教的长岛冰茶。”恩，鸡尾酒，不过把五种洋酒换成五种唐酒，把可乐换成乌龙茶。

欧阳接过来喝了一口，恩，虽然味道扯淡，但茶味道还是盖住了酒的味道。长岛冰茶，少女故意**的最好武器。斯文点上一杯，然后醉倒，醒了之后要求倒霉**男负责。不负责就去找家长说理，乃是一等一的钓仔工具。

放假回家王保福问：“哥哥，厨房边上那馊掉的是什么东西？”

“啤酒”欧阳继续看报纸。经过四次实验，啤酒生产失败。别说自己，猪都不喝。所以无法试验是否有酒精含量。欧阳吩咐：“让王婶倒掉吧。”

“难怪王婶说哥哥就会糟蹋粮食。”

“欧平回头给王婶一份警告信。”欧阳道：“保福，去玩吧”

欧平边仰泳边道：“还让她玩，昨天有媒人上门了。”

“……靠”欧阳骂了句粗话。

“报，大人，大内来人，说是持皇上手谕。”

“有请”

欧平问：“少爷，什么手谕？”

“骂我的。”欧阳看报纸喜道：“今天金尊大酒店请到了李师师演奏清心咒，欧平，回头帮我定个位置。”

“欧大人。”两名内卫抱拳。

欧阳忙起来，收报纸：“两位一路辛苦，不知有何要事？”

“陛下手谕。”一名年长的内卫道：“陛下让大人少管朝里的事，否则就把大人调去任京官。”

“微臣惭愧。”欧阳收了手谕问：“两位，有没兴趣秋泳？”

“不用了。”

“来杯长岛冰茶？”

“谢大人，不过卑职还要回京，就先行告辞。”

“那两位慢走。保福，帮我送客。”

王保福客气道：“两位将军这边请。”

快乐的生活没有因为赵玉的申斥而改变，欧阳看也没看手谕内容，就让保福收了起来。生活是轻松的，特别是当了宋官之后，生活无忧。当然除非你要去领俸禄。不过今天欧阳还是有事，要去拜访下宋徽宗。自从刘四女死后，宋徽宗就足不出户，也不派人来骚扰欧阳。今年秋季招生，身为校长很不给力。

无所事事，看报纸、听音乐，无聊折腾粮食酿啤酒。欧阳日子过得不错。

根据军机处的要求，阳平军厂开始减少对东京造作局的供应。火药供应少了，东京局就没办法向辽国出口大批武器。虽然表面上没有撕破脸，大家还是友邦。但即使是昏庸的天祚帝也感觉到气氛不对。进入冬季之后，两国边境开始紧张。

有人类就有战争，从远古的黄帝蚩尤之战，到春秋时期诸侯混战。战争经常都是突然生。而引战争的原因有的很简单，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荒唐。自从秦孝公认同商鞅的农战理念，即以抢夺别人的农田为战争的生思想后，战争开始了以经济价值为衡量的纯为利益而战的战争。

于是战争就不需要那么多理由，可能有需要的理由就是需要。不过这些事和欧阳没有关系。按照目前皇帝、将领、后勤、兵力、民心、经济、利益等等因素考虑，对辽战争即使是打败了，也祸及不到自己头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一句花。因为这句话是有责任的灌输到无责任人的头上。享受的是贵族阶级，而拼命则是平民阶级。不知道什么时候统治者们会说，天下富裕，匹夫有股。不过欧阳当然不是匹夫，他是有责任的。于是在一年一度的南北商业交流会上，欧阳引领司堪出席。由于上一届议席多数票通过，所以本届商业交流会将在扬州举行。

开会之前，苏千、周安、司堪、欧阳先开了一个四人会议。

苏千和周安作为南北代表，将审核司堪带来的计划书。

欧阳讲解道："按照计划书所称，司家将提供地图，还有做为内应帮助宋国，宋国胜率将大大提高。"

苏千合上计划："其实目前看，宋国胜率其实已经很高。按照布置，辽人将被驱赶到西辽苦寒之地。我看了司家的要求，觉着很不合算。"

周安则道："我认为比较合算。其实有司家加入，我们风险很低。"

"风险低收益也低。"苏千道："东南商业协会只涉及几个沿海州县，那些州县要展只能靠海，靠海只能依傍东南商业协会。但陆地就不同，司家在各大领域都要主导，我阳平商业协会无法答应。"

司堪性情可能会是个比较成功企划商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谈判家。所以只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欧阳。欧阳点头表示明白道："司家在金辽之地经营已百年。可以说根深蒂固，阳平商业协会要开辽市场，但又抛弃这个合作伙伴，我看并非是什么好想法。"

"大人，阳平商业协会没想抛开司家，否则就不必看这份计划："但是司家根本就没有诚意，一方面要我们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经验、设备。但另外一方面却只允许我们在各行占有四成股份。司家什么都想要，怎么没想要个管理层呢？司家家族管理，任人唯亲。好坏就是老爷子一人说得算，连份客观的评估都没有。比如司堪兄，我们阳平商业协会做过评估，其信誉是司老爷子中最高的，并且是排名第一的最优秀合作伙伴。这份报告司老爷子也有，但司老爷子却说，我们是欺司堪无商人之精明。"

欧阳问："那你怎么看？"

"司家想主导辽场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成立集团公司。我们身为股东可以遏制司家的胡作非为。否则阳平商业协会不敢和司家合作。"

周安点头："苏掌柜说的在理。司家确实不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对象。如果东南商业协会和阳平商业协会联手成立集团公司，司家地盘迟早会落到我们手上。"

"听我说一句。"欧阳道："我理解苏千的担心，也理解司家的立场。司家是非常不愿意放弃经营了百年的地盘。不如这样，司家可以主导股份，拥有实际控制权，但是必须让出管理权。也就是说司家有权解散任何产业，但是不得参与管理。只能推荐管理人选，至于选择谁，可以由股东大会看各管理

人选的计划书和未来若干年的展计划来确定。”

三人看司堪，司堪擦把汗道：“这个……”

欧阳笑道：“司兄我知道你没决定权，但是你们司家的大掌柜不是也要到了扬州，你可以反馈给他知晓，叫司德吧？”

“是我十九弟，常年陪伴在我爹身边。”司堪比较老实。

“那司兄可以先去找下令弟，我们就在这边等。”苏千道：“不过，刚说的确实是底线，我们不会放心把经营权交给司家。”

“好，我这就去。”

第两百二十七章旧友

司堪离开，几人也不说公事，喝茶闲聊些造反的事。

欧阳拿出一小册子道：“梦游记写得很不错。皇家报调查，年轻男女都对这样的社会有向往。但上了年纪的大都不喜欢。不过年纪大的识字率也低，看得人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

周安道：“经过蔡京卸任一连串的风波后，朝局基本已经稳定。这一年的两次投票可以看出大臣们还是很珍惜手中投票的权利，而不全是只为了升官为了上朝而上朝。”

苏千则道：“大人也知道，而今皇上的威望之高，即使全朝大臣都支持，恐怕我们也无能为力。”赵玉对内安养，对外战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所以要成事，有两个因素是必须的。”欧阳道：“那就是内忧外患。”

苏千想想后小心道：“大人意思是朝廷要打败仗？同时要爆经济危机？”

“对，只有这样，才能让皇上主理的朝廷失去公信力。连年战争，其实已经有很多人不满意，还有一些人还不知道自己不满意。一旦打败，皇上就会被冠之穷兵黩武的名号。再加经济疲软，大量工人失业，社会闲杂人等增加。你们也有算过两商业协会总共有多少雇工？一旦这些人有一半失业，没田没地他们怎么生存？”

周安点头：“目前就需要多吸收工人到场子工作，而后变相支持土地被官吏们兼并私有。官*商*勾*结，他们拿土地，我们把没了土地的人招募进来。如果是蔡京之流就算了，但李纲非常人，肯定迟早会重视这个问题。”

苏千：“未必，李纲拜相多是因为对辽之战。所以李纲主要是配合军机处，而处置内政还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主理，李纲一个人未必有那么多精力。”

周安点头：“如今对辽之战还未开启，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将来如果没有一博之力，我们也只能是放弃这个计划，大家颐养天年好了。”

“辛苦几十年的成果拱手相让？”苏千摇头：“成王败寇，即使到时候我们想颐养天年，恐怕别人未必愿意。”

欧阳道：“所以今年最重要事情就是加强投票主导裁决权，让朝臣分薄皇上的权利，最好能来个群臣反对皇上的事件。”

周安苦笑："去哪生这样的事出来给大家反对。"

"比如立储了什么的。事事无常，今日风平浪尽，明日波涛汹涌。"欧阳笑道："何必强求呢，反正我们就是推波助澜的，绝对不当兴风作浪的。"

……

司堪在一个时辰后回来，欧阳等人已经用过了午饭，欧阳还替司堪留了一份。司堪传达了暂代大掌柜司德的意思，说是请阳平和东南商业协会拿出一个细节出来，他好带回去给司老爷子聊天。连有权拍板的人都不敢拍板，司家和两大商业协会本次谈判注定无疾而终。不过毕竟有了个好的开端，从司德态度可以看出，他本人倒不抗拒苏千提出的底线，年轻人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

第二天是两商业协会的公开会议。有分组讨论各项产业的会议，有分组专门投资产业的会议。他们将在讨论中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议案。对涉及到利益的相关产业也会提出自己看。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家把矛盾都摆到台面上来说。

欧阳一早就现，宋人很含蓄。含蓄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绝对不会是说在商场上。含蓄经常吃亏不说，还容易制造无谓的误会，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甚至含蓄还会造成不可估量损失。有矛盾就提出，有意见也可以提出。解决商人之间、商业协会之间的矛盾和误会，是成立商业议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证明挥了不小的作用。

本次会议经历了五天，矛盾多的还是在两商业协会的内部。毕竟现在两商业协会划分比较清楚，不存在很大利益冲突。而商业协会内部有意无意的越界、恶性竞争和资源垄断竞争是本次大会最主要的处理项目。

南北商业交流会顺利结束。皇家报打出大标题：商业让生活更美好。综合描述了商业展对人民生活改善所做的成果，和两者之间必然的关系。主席欧阳在接受采访时候道，商业协会目的就是一改所有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格局。将人均耕种土地数量增加，让多余出来的人在城市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自我价值。明年，商业协会将在农具改革投入大量资金。有望成立牛耕马种的租借公司，对农具进行统一生产降低农具成本。对种子优劣进行选材，并且资助阳平大学农学家到各地免费传授经验。所以明年商业协会的口号是：以农为本。

以农为本，其实是商业协会对封建土地主一种表示友好的方式。因为商业协会的贡献，土地主们就可以用更少的人力制造更多的粮食。而粮食的使用量逐年增加，打仗之后各地库存都有下降。再加现在上多了一个西北不产粮的地盘，粮食价格，特别是大米价格都有走高趋势。

欧阳在腊月二十回到了阳平，刚进城门就有守城门乡兵禀告：“大人府上有旧友来寻。”

旧友？欧阳打个冷颤，快过年了，不会是李汉这老家伙来劫富济贫吧？不过欧阳记得，教育彩票销售情况还是比较理想，再加上赵玉也有所支持，应该不会那么不要脸再来吧？

除了这家伙还有什么旧友呢？自己不记得和谁有很深的非官非商场人物私交。怀着忐忑之心，欧阳摸到了欧府外。手指一勾召唤来值班衙役：“嘘、嘘”

衙役忙到一边小声鬼祟道：“大人。”

“是不是有个老东西来找我？”

“是啊已经来了半个月。”衙役压了声音道：“大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人。每天吃饱就借大人旧友名义到处游荡。”

“……”欧阳问：“怎么就让他住到我家去了？”

“欧总管说是故人，我们也不好阻拦。”衙役声音更小了：“听说第一天晚上就去找ji女了。”

“啥？”欧阳大怒，老子帮你赚钱浇灌大宋花朵，你老小子却拿去玩女人。玩也要等自己回来，酒水自己还有七折优惠呢。欧阳问：“那家伙在哪？”

衙役看看里面道：“在游泳池那晒太阳。”

欧阳走进府，果然有个老头坐在沙滩木椅上背对着自己。看那老头左手拿一杯唐酒，右手拉着二十岁的使女嫩白小手问长问短狂揩油。厨房那边王保福正在忙上忙下弄一些小菜。

见此情形，欧阳二话不说，快步上前，抬脚一踹，将老头连人带椅子踹进冬天的游泳池。而后高喊：“欧平，有人落水了。”

“小兔、兔崽子。”一个脑袋伸出水面，边哆嗦边骂：“你想、想要老命……呵欠”晒得爽爽的，直接入冷水，光感冒了。

“啊？”欧阳见那人，立刻捂了嘴，好久才问：“你怎么在这？”

“被、被你踹下去的。不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欧阳忙吩咐使女："去拿条毛巾，再拿我一套干衣服过来。"

"是少爷。"

"等等，拿旧的，我不穿的。"

"王八蛋，爷爷快、快归西了，还、还不捞我？"

"我看你yu火高升，帮你降降温度。"欧阳拿过地上捞杂草的勾枪，勾住了老头的衣服，把老头拽到池边，而后抓了外套一提……没提起来，衣服吸水太重了。冬天、可恶的冬天。欧阳忙道："坚持，我去找人。保福，不许靠进池边。"

"都、都这时候了，你防、防贼呢？"老头脸都冻紫了。

最后在两名衙役的帮助下，将老头捞了上来。两名衙役正在后面讨论欧阳怎么对付这老东西，进来一看，深感欧阳手段残忍。大冬天把人扔到水里泡。两衙役麻利的剥光老头的衣服，寒风吹来，光身子的老头在风中颤抖。

烧上火，再用毛巾擦干身子，老头裹着棉被仍旧在哆嗦。欧平恰巧回来，见到这一幕呵呵笑一声："太虚仙人，你也喜欢冬泳？"

此人正在欧阳老相识，金国国师太虚子。太虚子一边哆嗦一边怒骂："我欠你的啊啊，怎么见一面就倒霉一次。"

欧阳安慰："怎么会呢？上次不是让您老开天眼了吗？对了，你好好的国师不混，怎么会跑阳平来。"

太虚子流着鼻涕和眼泪道："郎中，先去帮我找个郎中。"

"去叫个郎中。"欧阳关心问："要不要叫人帮你订副寿材？"

"你、你死我都、都不会死。"太虚子大怒。

"那郎中要不要？"

"要"太虚子坚决回答，说实话他也有点心虚，正在调戏人家使女，被主人逮住。他没想到，欧阳还有一个妹妹，见他对使女那样，自然担心对自己妹妹也曾经那样，所以欧阳二话不说就踹了，踹完也没有任何愧疚之心，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太虚子要知道欧阳这么想，一定喊冤，如果敢对王保福下黑手，欧平早将把自己灭了。

在欧阳的使坏之下，太虚子感冒烧着凉……折腾到第四天才缓过劲来。

欧阳不当心其小命，有道是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第两百二十八章大阴谋？

太虚子虽然是缓过来了，但是被窝还是得包住，郎中和欧阳私下说，恐怕会落点病根，可能对将来房事不利，要慢慢条理一两年才行。人生真是充满了误会，欧阳感叹后把一碗姜汤给太虚子灌下去。太虚子紧包被子问：“能不能加点火？”

“能”欧阳回答。

“那就加啊”

“拜托我乃六品知县，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做这种粗活，有辱斯文。等下人回来再说。”

太虚子不满：“你没必要这么对我吧？好歹在金国我还放你一马。”

欧阳道：“谁让你摸我家使女的手，老不正经。”

“胡说”太虚子义正词严：“我在做正经事。”

“什么正经事？”

“看姻缘。”

“……”欧阳无语转移话题问：“你怎么跑大宋来了。”

“别提了。”太虚子神秘兮兮道：“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欧阳问：“是不是完颜阿骨打死了。”

“你怎么知道？”太虚子大吃一惊道：“据我所知，知道这个秘密还活着的人不会过五个。连我也是无意中知道的。”

欧阳不理会问：“这和你来阳平有什么关系？”

“完颜吴乞买有自己的国师。我看金国穷就算了，还排斥我这样有道行的半神仙，实在没混头，所以来大宋找你讨碗饭吃。”

“金国真这么穷？”

太虚子道：“下面人穷，上面人当然不穷。就连皇宫也比你们大宋的气派。不过吴乞买本人非常节俭。而且搞农业很有一套。连续派使到各地劝

农。在民间的威望还不错。”

欧阳问：“薛柄怎么样？”

“哼，你说他。要不是这小子一意孤行，老道我也不用做贼一般从金国逃命。还好是遇见杭州舰队码头补给。一报你名头，就让我上船了。你交的都什么朋友？”

欧阳惊讶问：“什么情况？”这么夸张，国师夜奔。

太虚子道：“薛柄用了他的面子加上老道我的面子，竟然知道了一件天大的秘密。”

欧阳送上一根中指问：“是不是完颜阿骨打升天？”

没想太虚子拍掉欧阳手，很认真摇头：“不是”

“啊？”欧阳忙问：“那是什么？”

“不知道。”太虚子见欧阳要揍自己这个半神仙忙解释：“薛柄潜入宫内，进入吴乞买的书房。而后被现，宫内侍卫包围了他。他就大喊：如敢杀我，书信必然泄露出去。那天宫里挖地三尺去找被盗的书信，但没有找到。过了一天，吴乞买起了疑心，老道也是太善良，留了封信就跑了。”太虚子一把眼泪，深悔交错朋友。

“什么信？”

“我告诉吴乞买，书信在我手上。薛柄一天没事，书信我就一天不公开。如果薛柄一死，哼哼……其实我哪知道书信，为了救那小子的命，只能是当他同党。”太虚子悲叹道：“没想我这样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不远千里而来，在这个季节被某人推到水中。连加点炭都有人心疼。”

“哈瞧您说的。我这就亲自去给您加炭。”虽然太虚子前言不对后语，但是欧阳知道后面说的是事实。现在得想办法把薛柄弄出来才是。

加旺炉火，又侍候太虚子喝了碗酒，太虚子才满意道：“其实你莫要小看金国，实力还是非常强大。可能要弱于宋，但老道觉着他要强于辽。特别是吴乞买放弃东京，搜刮人口到黄龙府以北后。”

“你管那么多国家大事。”欧阳问：“能不能救出薛柄？”

“难，虽然老道兵行险招，薛柄暂时不会有事，但是看管很严，并且身处天牢。”太虚子小声道：“我怀疑薛柄自己都没看那书信，纯粹是讹诈。如果

吴乞买起了疑心，恐怕……”

欧平敲门：“少爷，展大人来了。”

“有请”

展铭进来，欧阳介绍互相客气几句后，展铭道：“大人，我刚接报，叔父去世。我叔父膝下无子，对我如同亲子看待。我想请假半年前去料理后事。”

欧阳道：“这么急？年过完再走吧。”

展铭摇头：“年年有年过，正事要紧。”

“恩”欧阳吩咐：“欧平，你拿十万贯让展铭路上花。”

太虚子眼睛精光闪动。

展铭忙道：“大人客气。我俸禄已经高的吓人，和惠兰积蓄估计花费一生有余。”

“恩那算了。不过有需要钱就到阳平钱庄说一声。你的名头赊个几万贯还是有的。”

“谢大人。”展铭道：“那我就告辞了。不在期间，还请大人多多小心。我已经和张三他们说过，欧府衙役加一班，出城四人相伴。”

“恩，知道了。快去快回，路上小心。”

“是”

展铭走后，太虚子悠悠道：“你这个下属有意思。”

“什么意思？”

“据老道看，他是去干一件瞒着你的事。年轻人啊，不会撒谎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太虚子笑看欧阳：“放心，你打小就没有这个缺点。”

欧阳不理会道：“我要信不过展铭，就没有信得过的人。不管干什么事，反正不会害我就是。我何必又去管那么多呢？再说他有胆有谋，又有正六品的鱼符，我也不需要为他担心什么。老道，我们还是说回正题，薛柄能救吗？能猜到大概是什么事吗？”

“难”太虚子皱眉道：“老道看薛柄一直是个很稳重的人。突然不惜暴露身

份也要潜入宫中。恐怕是感觉到事情重大缘故。如果薛柄都感觉这么重要的话，老道认为可能和宋国有很大关系。”

“不会吧”欧阳掐指头当神仙。先说军事，舰队、和西北军路这两路的将领忠诚度接近满值，战斗力一百分。河北东路加永兴军路都不如西北军路强悍。再说那边的将领对朝廷的忠诚度也很高。军事叛变根本就不可能，就是现在东京的十万禁军也不是吃素的。

还一个刺杀赵玉，这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就算是欧阳这样赵玉亲信有心刺杀，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

女真人支持宋徽宗上位，这个更虚，宋徽宗被人看死不说，而且下台后，各地军事将领大换血，连童贯现在也是有职无军权。

渡海作战，突袭中原？女真有那么强的航海能力吗？真有那样的造船能力，杭州舰队不可能没有觉，要知道舰队老大是岳飞。

那还有什么？欧阳想来想去也想不到金国这个事关大宋国运的大阴谋是什么东西。欧阳苦恼道：“老道，你觉着呢？”

太虚子一摊手：“我也觉不可能。如果说要图辽还可能，但是图宋无异痴人说梦。宋朝人口多，粮食多，钱多，武器好，女人漂亮，又有诸多名将。对外民心又齐。皇帝没有失德之处。除非……”

欧阳忙问：“除非什么。”

“除非有老道道行，引得十万天兵天将。”

欧阳抓起一盅酒，捏开太虚子的嘴灌下去。

……

按照战略，宋朝明年是不打仗的。但是明年会正式对辽部署战争准备。并且会和金签订一系列的和约。阳平军厂在明年只向朝廷提供火药，禁止民间火药走私。当然，窗户纸还是隔着，宋没有那么白痴直接嚷嚷：后年我们就来打你们了。

宋军主要攻击军队是明年全部换装河北东路，已经换装的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还有除去远航舰队，重新扩充到八十艘战船的杭州舰队。与辽开战和西夏不一样，到时候战端一开，部分厢军将担负地方保安。特别是沿海一线。而吐蕃和大理边的近六万禁军也要紧守边境，避免麻烦。

这就是军机处的能量，童贯虽然道德不高，但是军事才能还是有的。现

在能做出这样的周密部署的除了他，就只有韩世忠一人，岳飞的年纪毕竟比较小，而且还未经历真正的战斗。

围三打一，三个方向进军，放开西辽线，让辽人有方向溃退。辽和西夏不同，版图太大，而且西辽多是戈壁沙漠，对行军和后勤线要求太高。最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宋军不适合大规模的远征。诸如对玉州的战事，动用的主力不多，但是耗费的后勤是天文数字。

欧阳实在想不出女真人有什么惊天阴谋，但是如果有能力还是要救助薛柄。虽然欧阳道德没有高尚到要去金国一人换一人。

……

今年年节还是那么过，不同的是少了展铭，多了太虚子。年前收到消息，李纲保荐宗泽为御史中丞，乃是从三品的官职。这消息让新老两派的朝廷官员一起恐惧，赵玉照旧，那就投票吧。如果你们愿意把这样刺头放在御史老大的位置，那后果你们也必须承担。所以今年的年夜饭还多了个李纲。

李纲还没开口，欧阳也不知道什么事，但是第一时间就把赵玉留的手谕翻出来，堵上了李纲的口。说实话，如果宗泽真去干御史，欧阳也心虚，说不准哪天就把自己给参了。这家伙不参就算，一参必然是经受得起考验的真凭实据。李纲来的时候是腊月二十八，朝廷已经放假，欧阳自己是贪污**分子，但还是愧疚自己帮助不了廉政公署，于是就请李纲留下一起吃年夜饭。

第两百三十章真正的阴谋

“不仅是守城，其实伏击也比较好用。居高临下，百枪齐。……童贯道：“重炮运输不便，此枪能补此缺。欧大人，此物有局部作用。”

欧阳喜道：“郡王，按照规矩，就请郡王签字评估，而后我等定了价chaa格上报。……武chaa器已经全部由是东雷造作局生产，欧阳卖的是专利权。

量贯摇头：“欧大人不知，本王只负责评估，评估报告要交给枢密院，由枢密院开出价chaa格。不是由大人开出价chaa格。……

“谁定的倒霉规矩？”

“宗泽，宗大人。……童贯笑道：“大人应该信得过宗大人的公正。是吧？”

欧阳苦笑：“自然是信得过。……

“宗大人还说，阳平军厂火chaa药出价太高。而今正在派人从火chaa药材料成本，阳平薪金入手，来评估阳平军厂的火chaa药价chaa格，价chaa格将报奏陛下。”童贯补充：“宗大人考虑到老师傅们的情绪，将向陛下申请资殿大学士派下，并且朝chaa廷还进行补贴。”

昏迷，该死的宗泽步步为营，把自己利润空间步步压缩。还将浮动最高的技术员工chaa资包办。如此一来就可以压死火chaa药价chaa格。欧阳感觉自己特讨厌宗泽这样正直的人，还有李纲，还有自己。明知道宗泽不会顾念自己帮他，却还帮助他当了管后勤的。

也不是哦……你雷泽再厉害也只能测算下成本和利润空间。

自己正想睡觉，恰巧有人送来枕头。一名内卫进厅道：“打扰各位大人，皇上请欧大人这边事了，进宫面圣。……

欧阳反正没心情在这，吩咐道：“老师傅，你陪童大人做评估报告。”

赵玉找欧阳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国库空虚。当然现在还是有钱的，但是赵玉舀出一份报告：“这是联借阳平钱chaa庄的投资部人做的。经过他们的预算，按照宗大人所需，和各项开支，国库将无法满足。”

“也就是说，陛下根本没钱投资。”欧阳小心问：“陛下意思是？”

“前几天，联和李相、户部商量。

办法一是增税，办法二是停止西北军道免税扶持。办法三就只能节约军事开支。……赵玉摇头：“三办法联皆不愿，恰巧你来东京，联就找你商量。”

难怪宗泽拼命的节约开支，原来是国库里真没钱。嗯想也是，宗徽宗留下是个烂摊子，国库本就所剩无几。赵玉上卝位前几年又对东南免赋税。虽然商业开始展，但是西北开始用兵，而后又建造杭州舰队这大工程。更要命的当然就官卝员俸禄，连欧阳小知县也有两名仆人的使唤钱。虽然去年抄没了一大笔钱，但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的换装都需要钱，还要囤积军粮，养军马，对大理吐蕃少数部族进行政策性的安抚。而商业税收漏洞很多，比如那个举人特卝权就让国库损失大量金钱。而后民间还有洗钱等等办法转移资金避税，商业税务又没有形成统卝一的管理，所以国库穷啊！

欧阳道：“其实还有一法，不仅不动民生，也不用损失后勤补给。”

赵玉喜问：“什么办法？……

“陛下可以向阳平钱卝庄偻贷。……

赵玉一楞：“联还要去借钱？”

“陛下，比如陛下可以借一万万贯钱。分三年偿还，按最优惠的借贷总共要还一万万两千万贯。去年国库税收总额貌似是三万万贯，陛下每年还四千万就可以了。而且第一年不用还。陛下看西北军道南面的明年就没有免税，而那时候每年少说有税利两千万，国库补贴一些，轻卝松还钱。”

赵玉想想后道：“也就是联把以后的钱舀到现在来花？恩……这个提议倒是不错。……

“这必须先让户部做出必须用钱的金额。比如预计收入是一百贯，俸禄所用等必须的是五十贯，那陛下就可以算出要借多少钱，要借多少年。”欧阳道：“其实君王民间借贷是有史载的。战国时，周赧王懦弱无卝能，然心怀雄心。图谋合楚、燕等国之力攻打秦国，但虑军饷不足，乃向国内富者借贷，允以凯旋后倍利偿还。不料，未及与泰交战，周王已惧而撤归，而所贷之军饷已用蔡。斯时，索债者日聚宫前嚣骂，使之胆战心惊，迫匿于宫中高台中，不敢下矣，后人遂将此台称为“逃债台”。”

赵玉笑道：“哈哈，我知道那个无卝能无胆之君。”

欧阳道：“陛下是爱民之君，不忍如太卝上卝皇一般，霸占四地，强征税款，导致天卝怒人怨。暴卝民一年数起。如太卝上卝皇那般做，无异杀鸡取卵。而陛下朝民间借贷乃是真正做到唐太宗时候所说：民为水，君为船。陛

下爱民如子之心，仁德之心必然四海皆知。并且民间也不会说陛下穷兵默武。”

赵玉点点头问：“如果联还不起……是不是也要铸逃债台？”这是她唯一担心的。

“当然不用，大宋岁金三万万，只要有详尽的计划书……比如将杭、扬两地税收专门用于还贷，比如茶叶税金收入来还贷。只要有计划的实施，就会是良好的循环。陛下需要用钱就根本不要熬。

等四海升平那一日，陛下就是想花钱，恐悄也没地方花。”

“恩！”赵玉吩咐：“派人传苏千和户部觐见。”

欧阳忙问：“陛下，这国库有钱了，火药的价哈……”

赵玉无奈道：“联也和宗大人说了，你用钱都没花在私处。但宗大人……他脾气你也是知道。联都怕他三分，如此之人又不敢无理呵斥，他可是会和你较真到底。所以火药价格是要降的。”

“……”欧阳感觉赵玉越来越会用人了，确实把宗泽朝外一扔，你真没话说。欧阳也不会白痴到要和宗老大讲道理。不过好歹赵玉同意向民间借钱了。

别小看这一小步，但绝对是中国人一大步。几千年来，除了那个战国倒霎的皇帝外，任何朝代国库空虚时候，都选择采用两个手段，加税或者是行大量不值钱的货币。宋徽宗时候就行过大量的钱引抢夺民间资本。中国老百姓一直都是这样，税加了，唠叨两句，他们根本不知道税收去干什么了，只是很认真的知道：纳税光荣。但他们就不想想，光荣的好事为什么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一步就是资本雏形的重要标志，相当赵玉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资本私有化。一方面原因也是商人势力的壮大和对国家的贡献，上位者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会因为商人影响力的加深，而考虑商人的态度。

“还有件事。……赵玉道：“联听闻一个传言，你和兰公主私下接触颇密？难道你不担心她再刺杀你吗？”

“回陛平，是微臣求她救人。……

“救人？”赵玉想想后明白：“原来是有人落到了女真人手上。是什么人？……

“……”欧阳急考虑要不要说实话。

赵玉看出其中名堂，于是追问：“是谁？”

欧阳老实回答：“薛柄！”

“薛柄？这名字有点耳熟。”赵玉想了一会后摇头问：“是什么人？”

“……陛下既然不记得，微臣看就不用问了。这事微臣会处理的。”

赵玉也没心思过问这些：“童大人就要做为钦差出使金国，联一直认为放你在阳平无所事事，似乎有些浪费人才。不如你代擇童大人去命……”

“回陛下，阳平政务繁忙，军厂事务繁忙。展铭又请假了半年，还要筹备足球赛……”

“不去就不去。完颜阿骨打不是已经死了吗？”

欧阳一惊：“陛下怎么知道？”

“金使和联说的。”赵玉道：“虽然而今我们联金对辽，但你还要约束商会，贩卖到金国的物礀要控刂制。”

欧阳点头：“现在海上生意基本都是东南商会在做。微臣会和他们交代一声。这些商人虽然利益至上，但都有爱刂国之心。”

“恩，你退下吧！”

经过几次秘密会面，大宋终于派出了童贯担任钦差。不可否认，童贯非常会揣摩圣意。他早看明白，赵玉和宋徽宗有本质的差距，拍赵玉的马屁，或者是老一套，用好处交好赵玉身边人说好话，都是不可行的。可行的是成绩。如欧阳那样，成绩考得好，连续几年不上缴税收，现在也是七坑八骗。赵玉哪不知道？只是无所谓。

童贯领军机处后一直都很卖力，确实也得到了比较高的回报。并非什么都可以派为钦差。就连欧阳想去，也只是个随从身份。很多人以为要失势的童贯，五十多岁后迎来了第二春。

欧阳到造作局门口，里面已经谈论完毕。欧阳看童贯心有感触。童贯热情迎接，顺便派人领了欧阳在东京造作局转了转。童贯走后，欧阳接过老师傅徒刂弟抄的评估简报。随便一看，就知道童贯放水严重。夸大了一些武刂器的性能和威力，提升武刂器的作战区域。欧阳笑笑合上简报，这家伙确实会做人。按照其说的这些依据，宗泽再抠门，也能让欧阳赚上一笔。这样的

人虽然祸卝害国卝家，但是欧阳觉着看他比宗泽顺眼。

欧阳在东京留了四天，果然如他所料，宗泽一点请他吃饭招待他的意思都没有。虽然宗泽有克扣，但是武卝器的专利权卖了两百多万贯，这要求虽然达不到欧阳预计，但是按目前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一箱图纸换两百万贯，充分说明了即使在宋代，科学就是生产力这句话是真卝理。

这一趟，欧阳心情很不错。但是回到阳平就很不美丽。完颜兰已经回到了大宋，让金大交了一封信给欧阳，上面说：薛柄年后疯了，不会有人再难为他，她已经派人照顾薛柄起居，也算是兑现了诺言。

欧阳很生气，一边是生气女真人的手段，一边是生气赵玉竟然忘了薛柄是谁。由于有共同的经历，又有舍身救命之恩。欧阳决定不管怎么样，得把薛柄弄回来，即使是弄具尸体回来，好歹也魂归故土。

欧阳立刻找到了司家在阳平的联络员，让他把一封信带给司老卝爷卝子。信里的内容希望司家能将薛柄带回阳平。

条件是他将找齐需要的股东推荐司家加入商会联盟，成为议席成员。

五月底司老卝爷卝子亲笔回信表示一定会将薛柄救出来。

六卝月，展铭回来。家也不回立刻约见欧阳。

“大人，出大卝麻烦了。”

“什么麻烦，不急，慢慢说。”

展铭道：“大人，我半年来跟踪金大三次现其去小泰岭次数非常频繁。而且在那附近一呆就是十来天，甚至是半个月。”

“小秦岭？”欧阳想想后道：“那是采金，采铁采煤地方。”小秦岭在东京西五百里左右，周边有三府七州之广。主要就是地下作业。出产金、铁、煤需。

“大人说得没错。”

欧阳道：“那边有不少卝女真劳工，金大去是不是去看望他们。年前完颜兰不是说很关心他们吗？我也和商会打过招呼。”

“大人，那边不是有不少卝女真劳工，而是有大量的女真劳工。大人还记得前几年完颜兰来找大人，请求对金开放走私贸易吗？”

欧阳点头：“记得，当时由于西北劳工稀缺，所以金国送了两万青壮过来我们也给了他们一大笔物资。”

“而今这两万人都在小秦岭。”展铭小声道：“在小看岭的女真人已经达到了四万多人。而且这一两年，输出到大宋的女真劳力越来越多。大人难道就不感觉到奇怪吗？”

“这么看来确实有点奇怪。不过……你不会说这些人要暴卝乱吧？”欧阳笑道：“那可就有些杞人忧天了。四万女真人不可能都能守着秘密，商会这边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说。我听说吴乞买是比较务实的皇帝，由于撤离了东京，搜刮了人口，自然就会地少人多一些，让他们来务工赚点外快也有可能。”

展铭道：“如果是我要干着种事，肯定也不会把秘密告诉所有的女真人。但只要事先把忠诚之士比如四十人或者是一百人安插卝进去。宋人看女真劳工猪狗不如，日积月累的怨气。等哪天时机成熟，这些人就联合一起动手兵锋可能直逼东京。还有，高丽、辽、日本、暹罗这些劳工被压卝迫早恨死宋人如果他们响应暴卝乱的话……大人，那周边除了东京还有十万禁军外，其他多是劳作的厢军，和百卝姓没有什么区别。……

欧阳边想边道：“我大宋联金攻辽，战事正酣之时，女真人突然掉转枪头，直卝插卝我大宋河北。辽人这时必然不会为难女真，而且很可能他们已经有密会形成共识，那就会形成以一打二的局面。这时候后院起火，东京危卝机。如撤兵自救，那金辽则长卝驱卝直卝入。如不撤兵自救，东京沦陷，皇上成为亡卝国之君。而东京附近不仅富庶，而且有造作局，还有阳平军厂。大宋群龙无，岳飞和韩世忠根本不知道是选回兵勤王，或者是保护国土。再加后勤被断，火器生产控卝制敌手，时间每拖一人……”

欧阳倒吸口冷气：“这阴卝谋真够毒的。早知道女真人阴险，没想到会这么阴险。如果有魄力和辽国化干戈为玉帛，拼死一击，就能轻卝松瓜分了我中原土地。”

“大人常说没有永远的敌人，而今大宋野心路人皆知。所以他们就玩了招置死地而后生。……展铭同：“不过我们没有证卝据……”

“这种事还要证卝据吗？”欧阳皱眉头：“童贯这时候应该已经签署了合作文书，并且我主攻三路禁军的兵力调配也告诉了女真人。现在最关键一点，辽金是不是已经合作。如果他们合作，我们即使现在动手，也是非常吃亏。”

“我相信辽金很难合作，再说最少现在有准备时间。”展铭道：“即使金辽联合南下，我大宋还有防守之力。如果要先搞清楚他们是否合作的话，恐怕将来局面更难收拾。”

欧阳点头道："那现在还有一个难点，怎么对付小秦岭的女真人。如果派出禁军，领头的肯定会意识到暴北露，而后招呼而起。除非能派出十万边疆禁军围剎，否则依照他们对地利的熟悉，很难有胜算。再有去哪找十万禁军来呢？……由于北面准备战事，南边和边境地区才囤积有少量禁军。

展铭补充："不仅小秦岭，各地各产业都有女真劳工。小秦岭只是比较集中一些。完颜兰游船大宋，又有公主身份，联络起来不要太简单。一声令下，狼烟四起，说不好就天北下北大北乱。宋北江万人剩了一年多剁不平不说，还从三十六人展到万人，更何况是这些视自己生命为无物的女真人。两万人都敢打七十万人，可是何等的勇气。别说厢军，就是东京禁军恐怕也不是他们对手，除非是西北军道和永兴军路。"这两路打过战，永兴军打过苦战和血战，意志比起西北军道只强不弱。

"不能调动边军，否则人家就先一步暴北乱。"（，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者，支持正！）

第两百三十一章骗

巨大的课题，欧阳本想前线打前线的，但是目前情况说不好就会祸及阳平。欧阳沉思一会道：“你和我一起上东京，此事不是我们所能摆平的。恐怕也不是皇上所能摆平。”

展铭忙道：“大人，如果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们这么去面圣，恐怕影响极大。而且这事追究起来还是大人惹的事，是大人接引了两万女真人进大宋腹地。”

“**，原来放在西北军道哪里怕他们造反。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人转到了小秦岭这个大宋腹地去了。”欧阳坐回椅子：“计划，怎么计划？除非能从这么多女真人中找出领头的，暗中一个个抓走，这样才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事情解决。”

展铭提议：“是不是直接抓捕完颜兰和金大，进行逼问？”

“我相信他们必然有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真这么做，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唉……是我的错，在没同化他们之前，就把他们放进来。如果真因为这样坏了大宋根基，我就是民族罪人。”欧阳很愧疚，自己引导商人走功利路线，没钱就融资，没劳动力就去海外找。做事不经过大脑，导致目前如此棘手的局面。一旦暴*爆，就算是被镇压住了，自己怎么面对那些死难的无辜平民？

展铭道：“大人，如果没计划直接面圣，万一皇上恐慌，造成的后果可能更严重。而且这种事，她必然独断专行，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欧阳想想道：“非常事找非常人，你陪我上京去找个无赖。”

“无赖？”

“对，那个骗子，既然他能够骗到金国国师的位置，对金人脾性总是比较了解。”欧阳道：“不急赶路，免得引人怀疑。你失踪这么久，总会有人有想法，先休息一两天，而后大摇大摆上京，再带上个专门研究重炮老师傅。”

“是”展铭很佩服欧阳，能这么快冷静下来。

……

“哎呀欧大人亲自来看老道。”太虚子是真真有点惊讶。

欧阳刚到，恰巧李纲被皇帝召见门口相遇，在其打招呼之下，直闯相

府，奔小院而来。只见那杂毛正坐在太师椅在池塘里钓鱼。左手边是西瓜，右手边是唐酒小菜，身后有小丫头摇扇子，小日子过得分外滋润。

因为在池塘边，太虚子很警觉的跳了起来："噫？还带个高手来，难道想要老道的小命不成。"

欧阳推开他，自己躺在太师椅子上摇了起来。展铭比较有礼貌抱拳："道长好。"

"还是这个年轻人有礼貌。"太虚子斜眼看欧阳："这小子……老道感觉毛毛的。"

"我每月给你两百贯零花钱，你才能请得起丫鬟，才喝得起酒，吃得起西瓜。"欧阳道："怎么算我也是你老板，能不能不一句一个小子的叫？"

"恩，你是有事求我帮忙。"太虚子道："你小时候算计老道，求老道帮忙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付曾经大施恩惠的态度。"想想，那次提的好处是让自己出名，但感觉好像是自己求他一样。

"道长越来越聪明了……"

太虚子打断道："别我宁可你叫我杂毛。你叫道长，我心里毛。"

"小姑娘，你先下去吧。"欧阳吩咐："展铭守住院口。"

"你小子当这是你自己家啊？"太虚子气不打一处来："老道乃是李相供奉，怎么说这地方老道比你象主人。"

展铭对丫鬟道："去吧，这位是欧阳欧大人，和李大人私交很深。"

"是"丫鬟行礼出院子。

太虚子不满意道："有屁就放。"

欧阳躺在椅子上闭上眼睛道："咱们哥俩算起来还是你比较能，我混来混去只是个芝麻官，你倒是当过金国的国师。"

"少来我愿意和你换换。"

"目前呢，兄弟我有个麻烦事，想老哥帮忙想想办法。"

"请叫我杂毛。"太虚子一脸警惕。

欧阳不理会道：“这事我说了，你不帮忙，兄弟我只能明年的今日去拜祭你了。”

太虚子见欧阳一点也没开玩笑忙道：“那就别说。”开玩笑不至于从阳平跑来开，欧阳前些日子在东京呆了老久，也没来看望自己。

“如果你不听的话，明年的今天我绝对不会去拜祭你。”

展铭抽刀而出，马上又回到刀鞘，一只知了分成两半。太虚子看得清楚擦把冷汗，这小子看来是玩真的。既然是玩真的，连他自己都解决不了，看来这事不是那么简单。太虚子立刻先怯阵：“先说好，我尽力，但是我不保证能成。”

“哦，如果不能成，明年只能是展铭来拜祭咱俩了。”

太虚子哭道：“爷爷，你就不能放过我吗？我从宋到金，又从金到宋，不就是想过点富贵生活吗？”

“薛柄疯了。”太虚子一楞。欧阳继续道：“我出高价让人把他带回来，死活都要。”

“女真狗，真敢下手。”太虚子咬牙，他是很清楚薛柄有多大毅力的。

欧阳道：“对，我这边也是个女真困局。我希望老哥能和我联手搞次名留千古的买卖。”

太虚子鄙视问：“说啊，难道老道还能不听吗？”

“老哥真是当代最可爱的人。”欧阳把展铭调查，和自己猜测的说了一遍。

……

太虚子没被如此阴谋吓到，点头道：“当老道金国混国师时候，完颜阿骨打对老道还是很信任的。但是却有一件事一直瞒着老道。老道好奇，和他说如果有大事可以帮忙算下运程。完颜阿骨打考虑了一会后最后拒绝了老道，他委婉说，这是女真人的事，还是让女真人的神来解决。看来他是担心老道有家人在中原，生怕老道反水。恩？看来薛柄也是知道了这件不该知道的事。“

“老哥，您老神机妙算我是佩服的。不过目前关心是应该怎么办？”欧阳小声道：“那边有两万人是我弄进来的，”

太虚子摸胡须道："难怪老道看你有牢狱之灾。"

"说正事。"

"不急不急。"太虚子拉走欧阳，自己在太师椅上悠了一会后伸出一根手指："而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釜底抽薪。"

欧阳点头："这成语我倒是常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状元啧啧。"太虚子很厚道解释："抽薪止沸，剪草除根。老道问你，这事的根在哪？"

"当然是金国。只有完颜阿骨打才有这样的卑鄙的无耻的手段。金辽如果真有联合，肯定也是金国向辽国低头。"这是必然的，一旦辽国感觉宋的敌意，金愿意化干戈为玉帛……不是吧，完颜兰的死鬼男人完颜晏是完颜阿骨打最喜欢的孙子，那是拿出去牺牲的？或者……欧阳问："老哥，你说完颜阿骨打会不会是装死，麻痹我大宋？毕竟他的才学气魄，皇上还是忌讳几分的。"

"有道理，很有道理。"太虚子点头："凭借阿骨打的精明，皇上一定会想到阿骨打能看破宋朝的野心，但仍旧和宋灭辽，肯定还有后步手段。如果完颜阿骨打死了，就解决皇上的疑虑。另外生怕大家不信，还将其死讯搞的神神秘秘。但是如你所说，连皇上都已经知道完颜阿骨打的死讯。所以这个老小子装死的可能很高。"

"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看真似真，看假似假。"欧阳点头："乃是千术中高手段。老哥说釜底抽薪，怎么个抽法？"

"断根"太虚子坐起来道："如果金国都不存在了，他们还会造反吗？再加你一点手段，安抚了他们进行分化，将他们分几等，用女真人来管理女真人，最后分散同化。"

"金国不存在？是什么意思？"

太虚子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手中可是有皇家报。要完成这个局，必须连宋人都相信金国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只是前提，还要防止完颜兰和金大，或者还有其他人掌握那些忠诚女真人，所以还必须第二骗。"

……

赵玉急问："第二骗是什么？"

"第二骗，生女真完颜十二部互相残杀。"欧阳道："完颜女真有十二部，

完颜阿骨打也是靠这十二部抬起来的。第一大部自然是完颜阿骨打，第二大部领是完颜兰。一旦制造出他们互相残杀的事，而那些在宋女真又都知道的话，不仅会互相猜忌，而且可能自相残杀。这第二骗必须比第一骗早一步施行，这样即使是完颜兰或者其他联络人欲联系女真忠诚士兵，那些士兵也会心生疑虑。”

“继续”

“第三骗，欺骗他们已经被遗忘，被人抛弃。这第三必须和第二连环而动。”欧阳解释：“比如两个劳力都是干这一样的活，他们心理很平衡。但是其中一个突然达了，被地主女儿看上，当了上门女婿，就成了另外一个人的老板。而另外一个人虽然还是干这和原先没有区别的活。但是在心中就会开始不满，甚至在人性的阴暗驱使下可能会坑那个上门女婿，让他一起回来干活才舒服。”

欧阳讲的道理很浅显，但其中内容乃是标准的社会高深问题。在网上一些年纪比较大人的口中，他们是比较愿意回到文革时代。因为大家都一样穷，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不满。在现实中很多人遇见的，自己父母在自己没出息或者不够出息时候，总是会说xx人的孩子现在在干什么，每年能赚多少多少钱。再看现在的小学生，已经会因为同学老爸开车而感觉自惭。而有车阶级的小孩又会对比自己爸爸汽车的好坏，玩具的好坏，生日花费的多少。古代人也没有那么淳朴，善良点的就是羡慕，中立的就是嫉妒，坏点的就使坏水。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恶？国外很多机构都劝告大家少参加大学同学会，为的就是让人保持一定良好的心态，因为很多人看不见比自己差的，也因为很多人看不见比自己好的。无论你怎么选择，都会影响本身的幸福度。

赵玉点头，她紧张心情好了很多。刚开始知道东京不远有最少四万女真战士，可能将来会过十万的暴军时候，如果不是欧阳在面前，她可能会慌乱到直接派出东京禁军围剿。但只要欧阳在，她心理就感觉好很多，没有什么事是这个年轻人解决不了的。欧阳有着越他年纪的稳重和思维。

欧阳继续道：“第四骗。我们先必须让他们明确自己是部族的一份子，而不是女真的一份子。原先我计划用联姻这一手。我们将一名有势力商人女儿嫁给其中一个部族，而后让他自己统领管辖。但后来想想，恐怕没有什么商人女儿会愿意和女真劳工洞房，破绽太多。所以微臣亲自参与第四骗，去找个救命恩人。微臣感激这位恩人，和他摆把子，那这个女真劳工自然就上位了。”

赵玉问：“完颜兰那边呢？”

“控制完颜兰只要控制她漂浮不定的行踪就可以。”欧阳道：“完颜兰名义毕竟是大宋公主，又是未亡人，陛下可以送一座公主府给她，光明正大派遣内卫在她身边保护。微臣就担心，恐怕不只只有一个在明处的完颜兰。也许

还有有那些领头的资料的人。”

“这确实有些难办。”

“但幸亏微臣手中有张王牌。他们通报他们的，我们通报我们的。我们再行釜底抽薪，直接公开换掉他们联络的人。”

赵玉一听倒是很是惊讶：“你有什么人可以让他们比联络人还相信？”

“金国国师”欧阳道：“此人乃是我故交，在金国行骗……当了十载的国师，可谓是法力无边，很多女真人都信奉他为神明。同时也是完颜阿骨打非常敬重的人。金国由于一件事，无法对外说明此人已经叛逃，所以他的身份还是很可以利用。说威望恐怕不在完颜兰之下，陛下知道，越没有学识之人，就越相信神明。所有无法解释的事都推给神明作怪来承担。”

“这话不可在外说。”赵玉忙警告欧阳口无遮拦，宗教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之一，道教的兴起是因为黄老无为之道。佛教的兴起是因为告诫百姓因果轮回。基督教的兴起，是因为其传颂的人权平等，符合当前社会形式和利益。赵玉问道：“既然是金国国师，想必知道不少事。”

欧阳知道赵玉问的是什么，苦笑道：“陛下，我这朋友去当金国国师，是因为在宋和辽当不了国师。他当国师的最终目的是，吃好喝好玩好。”

“……”赵玉无语许久后道：“真想不到完颜阿骨打如此枭雄竟然会请个骗子。”

“陛下，秦始皇皇帝一统天下英明吧？还是求长生。唐太宗李世明圣明吧？仍旧是服食所谓的仙丹。鬼神之说实在是难以描述，再加微臣故交会使江湖伎俩，完颜阿骨打说谋略有，但是市井小把戏却是一点都不熟悉。所以上当也不足为奇。特别是微臣去了趟金国，被这位故交利用算了一通，结果是身价百倍。”

稍微这么聊了一会，赵玉完全恢复了冷静和正常。赵玉道：“这几骗纸上谈兵确实简单。朕信你不是夸夸其谈的人。但如果有意外的话，可有什么布置？”

“为了东京的安全，微臣也不敢轻慢，所以在微臣布置之前，陛下要做一件事。就是将东京一万禁军和西北军道的换防。让刘锜刘将军回来统领。”欧阳道：“还有件事，就是要派密使到辽，签订对金联合作战。金人不信我大宋会灭辽存金，但是辽人未必会不信我大宋会灭金存辽。一旦签订，又是一笔筹码。金辽相疑，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有协议，都会互相猜忌几分。我们就是要水搅浑，越浑越好。毕竟宋辽关系不是辽金关系比得上的。”

“恩”赵玉点头。刘锜能力她是知道的。有这样一名久经沙场的名将在东京坐镇，东京很稳妥。欧阳更细心，生怕禁军派系排挤，而让刘锜带了一万本部来。至于刘锜为什么来东京，那更简单。灭西夏，刘锜功劳甚大，让其调任京师担任禁军都指挥使，也是激励将士用命的一种奖励办法。赵玉问：“刘将军一旦来东京，会不会有过大威慑力？”

“陛下，这件事我们本就打算不动干戈解决。如果刘将军真能威慑他们，倒是好事。再说消息闭塞，他们未必就能知道几百里外的事。”欧阳道：“陛下放心，微臣一定用心办事。”

“你惹出来的事，你能不用心吗？”赵玉道：“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是却搞出这样的事来。到底是谁将两万女真人从西北军道调到小秦岭？”

“这个……陛下，他们不属官府管理范畴。都是商人运作。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把眼前事办妥。”

“恩，账回头再找你算。”赵玉道：“小九，拿圣旨

第两百三十二章遇黄蓉

厅内就起玉、欧阳和十公公兰个人，这小九自然不会是叫欧阳九公公迅答应一声，很快拿了圣旨铺在案上，而后开始研墨赵玉、亲自提笔想了想，然后一挥而就任命欧阳再干一次钦差，可调动东京禁西营，大概万人禁军可调动大内内卫一营，大概一百人左右圣旨所到如联亲临，可以便宜行卝事而后吩咐："小九，将圣旨送中书省备档……所有圣旨都要备挡，以防止有人假传

"是"

赵玉道："欧阳，如果此事办不好，联也不能问天下商人之罪，只能是将你法卝办你好自为之"

欧阳细想，赵玉的意思莫非是，如果办不成就赶紧跑路？应该是，否则这么快就掀底牌威胁自己，一定是提醒自己这皇帝真真不错想明白这节的欧阳感动啊

"你退下"赵玉道："宣童贯"

九公公提醒："陛下，郡王现在应该在金国"

"……"赵玉一楞，才想起来，不过得和谁去商量呢？

欧阳提醒："李相"

对哦，还有这个文武双全的忠直之人赵玉挥手："你先下去"

九公公等欧阳走后道："陛下，此事不管怎样，似手都要对大臣，百卝姓交代一二即使平安渡过，但如果没有这两万人的话，我对辽对金的战略也不会要做重大调整"

赵玉问："你觉这欧阳当替卝罪卝羊合适吗？"

"合适自然是合适不过，陛下也知道，欧大人为人淡薄名权卝利，有事又有能力挽狂澜这种才是真正栋梁之才"

"照你意思，谁当比较合适？"赵玉问

九公公卝道："能担起来的只有当时任西北军道节度使的李相和欧大人也许未必要人出面但是陛下最好先想着，万一必须有人出，让谁出"

赵玉没回答，挥手：“传李相”

展铭见欧阳出来，立刻迎上去：“大人，宫外有点不干净，客栈再说话……欧阳上北京一般就代表有事要生，虽然有老师傅做掩护，但是总是有人好奇

回到客栈，关上门，欧阳把圣旨交给展铭：“这圣旨真迹你留着，你回阳平按照计划调度，我弄份假的用就好我得先去小秦岭一趟，去找个救命恩北人”

展铭一愣问：“什么救命恩北人？”

“不知道，所以要找嘛”欧阳道：“你明日和空马车回阳平对了，还得帮我易容乔装”

“没问题……展铭问：“大人要改什么样的？概夫怎么样？家家都要劈柴生火，不容易引人怀疑……

“不要”欧阳拒绝：“木材太重了，我怕没挑一会就穿帮郎中怎么样？”

“郎中……展铭委婉道：“郎中最少要有点真才实学，万一路上遇见需要诊治的病人，恐怕就不太好了要不道北士？”

欧阳摇头：“我虽然认识那个杂毛骗子，自己也是正宗的道派亲传，仙……阴阳八卦我都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展铭苦恼：“大人在小秦岭可多的是熟人，不打扮成下等职业，太容易穿帮……不如当差役？……

“对哦”欧阳喜道：“这个好可以骑马，大家又不会注意不过哪行差役呢？……

“陛下是阳平知县，当然是阳平官北吏……展铭道：“大人还可以自己书写一些书信，自己带去小秦岭分大人不过是个差役，没有富贵人家会见大人大人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四处跑，再加上阳平差役众多，谁知道大人是真是假”

“好这职业相当好”欧阳道：“晚上没得睡了，我得交代你布置一些事……

东京朝西是河南……小秦岭横跨陕西和河南，北临黄河，华山就在小秦岭上乃是当时宋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和铁矿石出产地，小秦岭大半隶属永兴军路管辖，共没有三府七州，横跨度相当大不过由于黄金和铁矿比较集中，真正涉及只有京兆府，河中府和河南府从接邻三地都设府可以看出，这三地人口之密集当然，此地也是阳平商会成员重点商业圈之一毕竟有人的地方才有

利润

第二天，欧阳背个包裹朝河南府出，同时，东京调防的命令也送向西北军道而老骗子太虚子也向李纲请假离开前往河中府行骗

欧阳除了去西北公干，还有一次逃命到辽国，一般都是在江南游玩这次虽然担负任务重大，但是时间充裕由于安全第一思想，赵玉意思是必须等刘锜到了东京之后，先立不败之地才考虑动手

河南府下辖：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安、宜阳、辉县、嵩县十县欧阳第一站到的是巩义，这不属于小秦领范围

到巩义是三时分，城门早已关闭，欧阳很牛B的吼叫，自己乃是阳平官差，有重要公diff务，要求进城但城墙上回答是……浇下一盆水一个同样受阻的人劝道：“官爷，不要喊叫了，他县官差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欧阳贴了个八角胡，左眉毛外还有——盅不长不短的痕迹不大明显的伤疤门再加换了衣服和头随意，反正欧阳是认不出自己既然进不去，那就不进去了欧阳学大家找个干净的地方，生起堆小火而后拿包裹内的干粮烧热了吃

“喂，大叔，江湖救急，能不能分口吃的？”

大叔？老丬子还没成亲丬昵

欧阳转头一看，是个貌似叫花子的……男人或者女人说貌似叫花子是此人打扮确实已经是叫花子，但是身上的布料不错而且是合套的挺干净，就是布料比较旧，有不少补丁和洞这造型拿到现在叫前卫，在古代叫乞丐从这点看，古今审美观确实有很大区别

至于男人或者女人主要是脸有点脏，虽然有比较明显女性的些许特征但是声音有些粗旷貌似喉结造成，欧阳真不好下判断

那似男似女的生物接近，转过来看见欧阳腰中官刀和脚上的官靴：“原来是官爷，巧都是江湖儿女”

欧阳递过去小半斤卤牛肉问：“不是江湖人最诗厌和官丬府人打交道吗？”

“哈……你个小衙役，椅一口刀就说自己是官丬府”似男似女从身后拿下个酒苛芦问：“来一？上等的唐酒，阳平产的“

难道此人就是传说中的黄蓉？可是自己哪里象靖哥哥了？欧阳接酒喝了一口吐掉：“毛唐酒”

“不会品就不要乱说话这是……花了不少钱的……似男似女道：“你懂不懂？”

“我阳平的，你说懂还是不懂？”欧阳不理会此人，身bsp;子朝后一靠开始想救命恩bsp;人的事怎么找呢？挂悬崖？不行危险度太高跳人……女真会水性的真真不多撞车？古代的车不撞则已……撞就被践bsp;踏而死被蛇*……万一人家不会救怎么办？又要保证安全，又要有人救，难度啊难度早知道就计划Ｂ，让太虚子以国师身份获救就算不小心死了，也算是造福大宋百bsp;姓，为民除害，功德无量

“阳平人？”似男似女生物凑近欧阳问：“听说阳平是个好地方”

欧阳点头朝左闪一步道：“最少不会让人露宿城外”

“你叫胡杏儿你叫什么？”此生物很热情

胡杏儿？欧阳感觉这名字有点耳熟嗯了想问：“胡万三是你什么人？”

这次胡杏儿大惊：“你认识我爹？”

“……”欧阳昏迷这家伙竟然是小秦岭最大金矿的老板的女儿胡万三地盘是欧阳本次拜访的重点他和胡万三喝过茶，吃过饭胡万三此人豪爽大方，在业内名声颇好，有难事找他有求必应，又是第一批议席的成员，在商界相当有名气胡杏儿是胡万三原配的唯一孩子，原配前几年去世，胡万三生意越来越大没空理会但欧阳实在没想到胡杏儿竟然投奔了丐帮胡万三和欧阳吃饭，可是没少说胡杏儿是他的掌上明珠，所以欧阳才感觉耳熟又加上在人家地盘，所以才这么一问没想到是真的

胡杏儿不满道：“喂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古代真是少有这样主欧阳在现代见多了，再加有涵养也不计较，解下包裹，翻找出一封信道：“这是欧大人给你爹的亲笔信……

第两百三十三章遇黄蓉

厅内就起玉、欧阳和十公公兰个人，这小九自然不会是叫欧阳九公公迅答应一声，很快舀了圣旨铺在案上，而后开始研墨赵玉、亲自提笔想了想，然后一挥而就任命欧阳再干一次钦差，可调动东京禁西营，大概万人禁军可调动大内内卫一营，大概一百人左右圣旨所到如联亲临，可以便宜行卝事而后吩咐：“小九，将圣旨送中书省备档……所有圣旨都要备挡，以防止有人假传

“是”

赵玉道：“欧阳，如果此事办不好，联也不能问天下商人之罪，只能是将你法卝办你好自为之”

欧阳细想，赵玉的意思莫非是，如果办不成就赶紧跑路？应该是，否则这么快就掀底牌威胁自己，一定是提醒自己这皇帝真真不错想明白这节的欧阳感动啊

“你退下”赵玉道：“宣童贯”

九公公提醒：“陛下，郡王现在应该在金国”

“……”赵玉一楞，才想起来，不过得和谁去商量呢？

欧阳提醒：“李相”

对哦，还有这个文武双全的忠直之人赵玉挥手：“你先下去”

九公公等欧阳走后道：“陛下，此事不管怎样，似手都要对大臣，百卝姓交代一二即使平安渡过，但如果没有这两万人的话，我对辽对金的战略也不会要做重大调整”

赵玉问：“你觉这欧阳当攮卝罪卝羊合适吗？”

“合适自然是合适不过，陛下也知道，欧大人为人淡薄名权卝利，有事又有能力挽狂澜这种才是真正栋梁之才”

“照你意思，谁当比较合适？”赵玉问

九公公卝道：“能担起来的只有当时任西北军道节度使的李相和欧大人也许未必要人出面但是陛下最好先想着，万一必须有人出，让谁出”

赵玉没回答，挥手：“传李相”

展铭见欧阳出来，立刻迎上去：“大人，宫外有点不干净，客栈再说话……欧阳上北京一般就代表有事要生，虽然有老师傅做掩护，但是总是有人好奇

回到客栈，关上门，欧阳把圣旨交给展铭：“这圣旨真迹你留着，你回阳平按照计划调度，我弄份假的用就好我得先去小秦岭一趟，去找个救命恩北人”

展铭一愣问：“什么救命恩北人？”

“不知道，所以要找嘛”欧阳道：“你明日和空马车回阳平对了，还得帮我易容乔装”

“没问题……展铭问：“大人要改什么样的？概夫怎么样？家家都要劈柴生火，不容易引人怀疑……

“不要”欧阳拒绝：“木材太重了，我怕没挑一会就穿帮郎中怎么样？”

“郎中……展铭委婉道：“郎中最少要有点真才实学，万一路上遇见需要诊治的病人，恐怕就不太好了要不道北士？”

欧阳摇头：“我虽然认识那个杂毛骗子，自己也是正宗的道派亲传，仙……阴阳八卦我都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展铭苦恼：“大人在小秦岭可多的是熟人，不打扮成下等职业，太容易穿帮……不如当差役？……

“对哦”欧阳喜道：“这个好可以骑马，大家又不会注意不过哪行差役呢？……

“陛下是阳平知县，当然是阳平官北吏……展铭道：“大人还可以自己书写一些书信，自己带去小秦岭分大人不过是个差役，没有富贵人家会见大人大人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四处跑，再加上阳平差役众多，谁知道大人是真是假”

“好这职业相当好”欧阳道：“晚上没得睡了，我得交代你布置一些事……

东京朝西是河南……小秦岭横跨陕西和河南，北临黄河，华山就在小秦岭上乃是当时宋最大最重要的黄金和铁需石出产地，小秦岭大半隶属永兴军路管辖，共没有三府七州，横跨度相当大不过由于黄金和铁需比较集中，真正涉及只有京兆府，河中府和河南府从接邻三地都设府可以看出，这三地人口之密集当然，此地也是阳平商会成员重点商业圈之一毕竟有人的地方才有

利润第二天，欧阳背个包裹朝河南府出，同时，东京调防的命令也送向西北军道而老骗子太虚子也向李纲请假离开前往河中府行骗

欧阳除了去西北公干，还有一次逃命到辽国，一般都是在江南游玩这次虽然担负任务重大，但是时间充裕由于安全第一思想，赵玉意思是必须等刘锜到了东京之后，先立不败之地才考虑动手

河南府下辖：巩义、登封、渑池、偃师、孟津、伊川、安、宜阳、辉县、嵩县十县欧阳第一站到的是巩义，这不属于小秦领范围

到巩义是三时分，城门早已关闭，欧阳很牛 b 的吼叫，自己乃是阳平官差，有重要公卝务，要求进城但城墙上回答是……浇下一盆水一个同样受阻的人劝道："官爷，不要喊叫了，他县官差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欧阳贴了个八角胡，左眉毛外还有——盅不长不短的痕迹不大明显的伤疤门再加换了衣服和头随意，反正欧阳是认不出自己既然进不去，那就不进去了欧阳学大家找个干净的地方，生起堆小火而后舀包裹内的干粮烧热了吃

"喂，大叔，江湖救急，能不能分口吃的？"

大叔？老卝子还没成亲卝昵

欧阳转头一看，是个貌似叫花子的……男人或者女人说貌似叫花子是此人打扮确实已经是叫花子，但是身上的布料不错而且是合套的挺干净，就是布料比较旧，有不少补丁和洞这造型舀到现在叫前卫，在古代叫乞丐从这点看，古今审美观确实有很大区别

至于男人或者女人主要是脸有点脏，虽然有比较明显女性的些许特征但是声音有些粗旷貌似喉结造成，欧阳真不好下判断

那似男似女的生物接近，转过来看见欧阳腰中官刀和脚上的官靴："原来是官爷，巧都是江湖儿女"

欧阳递过去小半斤卤牛肉问："不是江湖人最诗厌和官卝府人打交道吗？"

"哈……你个小衙役，椅一口刀就说自己是官卝府"似男似女从身后舀下个酒苛芦问："来一？上等的唐酒，阳平产的"

难道此人就是传说中的黄蓉？可是自己哪里象靖哥哥了？欧阳接酒喝了一口吐掉："毛唐酒"

"不会品就不要乱说话这是……花了不少钱的……似男似女道："你懂不

懂？”

“我阳平的，你说懂还是不懂？”欧阳不理会此人，身丬子朝后一靠开始想救命恩丬人的事怎么找呢？挂悬崖？不行危险度太高跳人……女真会水性的真真不多撞车？古代的车不撞则已……撞就被践丬踏而死被蛇*……万一人家不会救怎么办？又要保证安全，又要有人救，难度啊难度早知道就计划ｂ，让太虚子以国师身份获救就算不小心死了，也算是造福大宋百丬姓，为民除害，功德无量

“阳平人？”似男似女生物凑近欧阳问：“听说阳平是个好地方”

欧阳点头朝左闪一步道：“最少不会让人露宿城外”

“你叫胡杏儿你叫什么？”此生物很热情

胡杏儿？欧阳感觉这名字有点耳熟嗯了想问：“胡万三是你什么人？”

这次胡杏儿大惊：“你认识我爹？”

“……”欧阳昏迷这家伙竟然是小秦岭最大金需的老板的女儿胡万三地盘是欧阳本次拜访的重点他和胡万三喝过茶，吃过饭胡万三此人豪爽大方，在业内名声颇好，有难事找他有求必应，又是第一批议席的成员，在商界相当有名气胡杏儿是胡万三原配的唯一孩子，原配前几年去世，胡万三生意越来越大没空理会但欧阳实在没想到胡杏儿竟然投奔了丐帮胡万三和欧阳吃饭，可是没少说胡杏儿是他的掌上明珠，所以欧阳才感觉耳熟又加上在人家地盘，所以才这么一问没想到是真的

胡杏儿不满道：“喂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

古代真是少有这样主欧阳在现代见多了，再加有涵养也不计较，解下包裹，翻找出一封信道：“这是欧大人给你爹的亲笔信……

“哦”胡杏恍然大悟

欧阳还是忍不住好奇心问：“你个大千金，怎么弄成这样？”好歹也算是生意伙伴的女儿，欧阳在金需也是有很少的股份的，虽然只是带头作用

“嘘”胡杏儿让欧阳小声点道：“我爹没空管我，派了二十几个人天天跟着我那些人怕死我爹，不让我靠近河边、井边，但凡沾个水字都不让靠近从早到晚，从早到晚的跟着吃个饭，几十双眼睛看着最最恼火的是上厕所，你想想有二十几个男人在茅厕外等着你，你感觉怎么样？所以我就跑了”

欧阳深表同情

由于胡杏儿无法找到老爸反应情况，再加胡万三卝不拘小节，也不会去考虑女儿的题这让已经是大姑娘的胡杏儿无法忍受于是找了机会跑了出来

欧阳问：“你跑了多欠？”

“三个月……胡杏儿再凑近欧阳问：“你带我去阳平好不好？”

“你跑了三个月？你有没想过你爹会怎么处罚你的保卝镖加保妈？”胡万三性格豪爽的由来，就因为此人年轻时候是江湖人物人称胡侠

“我留了书信，不许爹处罚他们”胡杏儿道：“怎么样苹我去吗？”

欧阳想想，确实不能让这么个姑娘在外乱来，于是答应道：“当然可以不过我得把书信完”

“好好，我陪你”胡杏儿问：“你叫什么？”

欧阳没理会问：“你就不怕我不是好人？”

“才不怕呢我爹说这天下的官差谁也不敢欺负我怕的就是江湖鸓林找麻烦……

“……欧阳无语，这爹的教育手段有待磋商

“说啊，你叫什么？”

欧阳回答：“王五……

胡杏儿好奇问“王五，别人一知道我是谁都吓得半死一一心将我送回去你怎么一点都不怕？……

欧阳疑惑反问：“你爹很凶吗？”自己觉这胡万三还是很和善的

胡杏儿被这话问得一楞反问：“你不知道我爹很凶吗？也是，他对没惹他的人都很好每年还自己掏腰包给孤寡老人听说被你们大人欧阳怂卝恿，准备办个河南养老基卝金会说是年轻时候干的坏事太多，想积点阴卝德但是……胡杏儿再靠近欧阳道：“其实我知道我爹很凶的我十一岁的时候偷跑去找娘，结果被两个流氓欺负我爹赶到后，让人把两个流氓栓在马上活活拖死从那以后，方圆百里再也没有人敢和我多说一句话你是第一个知道我身份敢和我随便说话的人”

欧阳擦把冷汗：“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欺负是什么意思，根本无法评论你爹

凶不凶”如果是轮又，那情有可原，虽然草管人命，毕竟还有点说法不过如果真是那种事，恐怕胡杏儿不会说出来

“他们抢我的珠儿结，拼命的扯”

“……原来是这事，珠儿结是宋代非常流行的儿童装饰，百官生子女，皇帝有时还会亲赐，普通人家就是彩带，而富贵人家上面前是名匠镶嵌的珠宝，珍贵非常到了明清就展成长命锁欧阳道：“那倒可以理解”比轮又严重，暴卝力撕扯相当谋杀，会让孩童窒卝息而死

“要不我帮你分信，早一天分好，就能早一天去阳平……胡杏儿道：“到了阳平，我爹爹就不敢强拉我回家了

欧阳奇怪问：“为什么？……

“因为听说阳平衙门有规定，用暴卝力手段强行带走他人，包括已成年的子女在内，将给予责罚”胡杏儿突然：“嘘……身卝子朝阴影处靠了靠

欧阳抬头，借这火光，看见十几个骑马的人从不远处而来步伐很慢，边走还边打量被困在城外的二十几人突然领头的马鞭一指欧阳这边：“你，哪里的？”

欧阳抱拳：“阳平差役赵六……

“阳平的，走，送你过城门……领头说了一句，就带人朝城门而去

胡杏儿拽了欧阳衣服问：“你不是叫王五吗？”

“我刚才叫王五？”欧阳想想，貌似，很坚决道：“是你听错了走，进城，不进会惹他们怀疑……

马队在城下喊了几句，立刻有守城乡兵下来打开了城门领头的一指马队后的欧阳两人对兵卒交代了一句，而后交代：“每个客栈都给我查仔细了”

“是”

胡杏儿小声：“领头的是我爹的左右手”

“嘘”欧阳汗，表乱说话，自己来河南有办大事的，可是不能因为你们豪门恩仇录而耽误

幸好马队已经启动，根本就不理会欧阳两人兵卒不耐烦欧阳喊道：“墨迹什么快点，爷还要睡觉”

“是，是”欧阳扯了胡杏儿进城一进城就看见一张大大的‘通辑’布告，凑近一看，哈，原来是寻人启示找的就是胡杏儿欧阳喜道：“喂你很值钱哦，一千两黄金”

“小气爹爹……胡杏儿对自己身价很不满意问：“我警告你，你如果敢出卖我，我就让我爹爹告诉你们欧大人，让欧大人办了你我爹可是说了，欧大人诡卝计多端，是个老谋深算的狐狸看他会怎么处置你”

“……”欧阳汗一把道：“我在阳平听的都说欧大人慈眉善目，君子坦荡荡乃是大宋的栋梁之才，忠义之士你应该是曲解了你爹的话谁不说欧大人可真是个大丈夫，真君子”

“是吗？”胡杏儿想想道：“那评书里都说，欧阳大破质子军、铁鹞子还有假赵瑚儿都说明欧大人手段很卑鄙还为了一个故女，花了一百多万贯”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他，足智多谋他，视钱财为粪土他，重情重义……欧阳关心问：“是你这么认为，还是你爹那么认为？”

“我爹才不会这么说呢常说你们欧大人几岁中举，几岁当钦差还让我多留意下家里生意说东南商会的周屏，还有皇家报的刘惠兰，都是女中大丈夫十三岁时候就带我小秦岭的乱跑，但看我实在无心，到了十七岁才作罢”

“看来你逃的不是一次两次”

胡杏儿突然叹口气：“我都不知道爹爹疼不疼我，经常一年在家都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跑出来，就想看爹爹紧张不紧张”

叛逆的年纪，父女之间的矛盾欧阳劝慰道：“你想想，你爹每年要去趟阳平开卝会，一来一回就要一个来月那么多生意要看，哪有时间陪你走，前面就是客栈……

“可是他们会搜……”

“搜过了”真笨，还说自己是江湖人，一点观察力都没有从胡家搜卝查态度来看，确实有点粗卝鲁几人一组，每个房间都要进去看看掌柜的根本不敢拦，顾客也是有怒不敢言

第两百三十四章以金治金

值班小二见欧阳领了乞丐过来，倒是考虑了三秒要不要出言阻止乞丐入内。而后见欧阳有刀，这才比较客气道：“官爷……一起的？”一指李杏儿。

欧阳看看李杏儿，虽然衣服上有布丁，但是还是比较干净，头虽然乱，但也是比较干净。脸上的东西虽然脏，但不会乱掉。估计是这丫头跟了一个不入流的化装师混的成果。或者是化装师专业，但这位小姐忍受不料自己太脏。要么说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一起两间房。”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干坏事，最重要是得到地头蛇的帮助。如果没有地头蛇的帮助，那最少也要找个合格的向导。胡杏儿的身份太好了。万一遇见危险，比如被群殴情况下，自己不好暴露身份，直接拿胡杏儿一卖也就成了。还有胡杏儿跑过四年的小秦岭，对小秦岭应该很熟悉才是。最最重要一点，有了小胡同志后，欧阳现不一定要自己冒险自杀了，如果有个幸运的人能救上小胡一次，结果也是一样的。

伙计道：“地字甲号房？”

欧阳和胡杏儿同声道：“要两间。”

伙计为难道：“本店只有一间客房了。”

胡杏儿一楞，这貌似是梦游记里面的桥段。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又该死的只有一房间，雷电交加晚上，寒冬腊月，被子只有一条……两人最后实在无奈，在老天爷的逼迫下进行苟且以制造热量。胡杏儿看了欧阳一眼，帅是实在说不上了，气质也没见怎么样。要和这样的男人同房？

胡杏儿还在想这个问题，欧阳转头问：“你身上有钱吗？”

胡杏儿摸了摸回答：“没了难道你也没有？”她没钱就拿信物去钱庄贷款，反正是老爹还。也就因为这样，寻找她的马队才会一直能追踪在她附近。

“我有”欧阳对伙计道：“她睡柴房，我睡客房。”

“为什么？”胡杏儿怒。

“你没钱啊。”欧阳很简单的回答。自己傻啊，出钱去住柴房，虽然钱不是问题，但是当冤大头一文都不干。所谓的柴房，就是堆集柴火的房间。里面没有棉被和床，小虫倒是不少。不过现在还是夏天，除了蚊子多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欧阳见胡杏儿被自己噎着道：“柴房好，离茅厕近。”

“我……我就睡街上”

“哦”欧阳和小二上楼。可能会住街上吗？当然不可能。既然你要离家出走，不吃点小苦怎么行。

……

第二天一早，伙计叫醒了还在柴房的胡杏儿。胡杏儿睡眼朦胧走到大厅，见欧阳正在吃早饭，不客气的坐了下去。欧阳看看她黑眼圈和脸上的红点知道，昨天晚上一定和蚊子战斗了半夜，最后困意来临，彻底妥协。欧阳还是有些愧疚道：“不好意思啊，我没睡过柴房。看你流浪这么久，应该比较有经验，所以就让你睡了。”

胡杏儿咬牙：“早知道就城外露宿了，最少还可以点个火。”城内点火会被抓的，更别说在柴房点火。

欧阳转移话题：“你为什么洗刷一下，这么脏不难受吗？”

“洗刷？好啊”胡杏儿一笑：“等我”

欧阳目送胡杏儿出客栈，相当迷惑为什么笑得那么暧昧。而后灵光一闪大惊，急忙回客房拿了行李到账房那扔了张银票：“结账”

结账完毕，出了客栈才百多米，就看见七八个大汉朝客栈杀奔而去。欧阳闪到小巷中，只看那客栈鸡飞狗跳一番，那群汉子才悻悻的离开，似乎并没有过多盘问，只是当了一场胡大小姐的恶作剧。

“怎么样，怎么样？”欧阳的胳肢窝下伸出一个女子脑袋。

欧阳被吓了一跳，转头呵斥：“娘子，知道什么叫人吓人吓死人吗？还有你为什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还有你谁啊你。”

“我？胡杏儿啊”胡杏儿见欧阳惊诧得意一笑道：“我去二舅公那换衣服洗澡，告诉二舅公我住在客栈的地字甲字房。我二舅公知道拦不住我，赶紧去找人，我就趁机跑了。不过没想到，你也挺机灵的，跑的真快。”

“喂玩笑没有这么开的，我万一被逮到，死不死不说，肯定被暴揍一顿。”

“怕什么。”胡杏儿道：“我不就在旁边看着吗？”

欧阳考虑一下道：“姑娘，我们最好有个协议。你当我向导，而是负责事

后把你送到阳平。期间必须同心同德，不许再做出卖合作伙伴的事。”

“可以”胡杏儿道：“不过，我现在这么干净，怎么出城？”

“简单”欧阳道：“雇辆马车。”

胡杏儿鄙视道：“难道你认为他们会不搜车？”

“搜车？”

胡杏儿真想知道这人是不是白痴：“对，我坐在车上，一掀马车帘子，我就被现了。”

欧阳回答：“你不是坐车的。”

“那我是？”

“赶车的。”欧阳道：“他们一定想不到胡大千金会去赶车。”

“……为什么是你占便宜？”

欧阳忙道：“同心同德。你在这边猫着，我去找马车和车夫的衣服。”

……

粗布衣裳，有点汗味，外加一顶破旧的斗笠。胡杏儿在马车内换了衣服出来问：“我不会赶车。”

“胡扯你爹爹带你去做过生意，难道不会教你骑马？”

“你……”胡杏儿被打败道：“王五还是赵六，上车吧”

如果欧阳所想，城门那真没想到胡千金会当车夫，看了看车内的欧阳，顺便检查了一下欧阳伪造官印的阳平公文后，挥手放行。

……

在胡杏儿带领下，马车很快下了官道。胡杏儿下车到小溪边把脸弄脏一些。而后对欧阳道：“前面四十里就是我爹爹有股份的一个矿场，矿下有个村子。不过，你不是送信吗？去那干什么？”

“那矿上有女真人吗？”

“哈，这问的，肯定少不了。”胡杏儿道：“这还是个小矿，你去伊川县看看就知道了，那地方少说有五六千女真人在挖矿。”

欧阳知道，那地方主要是朝廷采购的猛火油，煤矿。河南还一大煤矿在鹤壁。从西汉开始，煤已经被做为很重要的燃料，而鹤壁据考证，当时已经有比较大规模的煤矿采集地。

古代黄金分山金和沙金，靠近黄河的辉县是小秦岭采金的重地，都是沙金。当然不是刷黄河，而是在崇山峻岭中的支流。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山中本身有金矿，而后雨水泥石流冲刷出来。由于没有火药爆破技术，采金在宋代很局限在淘金。但煤矿、猛火油就是石油，还有铁矿石都是挖掘开采。

……

目的地一到，欧阳走出车外，第一眼看见就是劳工。煤炭很黑，所以他们也很黑。这小村是因为挖矿而建的聚集地。也是矿上工人休息的地方。条件很简陋，不过苍蝇似乎不在乎，到处都是。

正是午饭时间，劳工们排队，有专人为他们打饭菜。欧阳走近看了一眼，是麦壳混合粗米，菜是青菜，没汤，喝烧开的水。南方多种稻，北方多种麦。河南两者皆有。

“干什么的？”一个负责人带了几个人上前问。

“我是阳平差役，来送信的。不知道这煤矿谁是老板？”

“老板？蔡xx”负责人道：“不过不在”

欧阳解下包裹翻找，不一会拿出一封信道：“能不能麻烦你转交蔡掌柜。”

负责人接过去看了一下，点头道：“辛苦了。兄弟自便，要休息要吃饭过去那边。有事就招呼。”见欧阳真是派来送信的官差，他们就没了戒备心。说也是，算起来都隶属阳平商业协会的老板管辖。都是基层员工。

“好，谢谢”欧阳客气一句，随意坐下来拿了水喝。他要评估下女真和外来劳工的情绪，还有身体状况，民族对立情况。这些资料不可能找负责人要，只能是自己观察。

胡杏儿很纳闷的坐在欧阳身边吃点干粮，她很奇怪欧阳既不过去工头那吃饭休息，也不急赶路。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面前杂乱的劳工群。

很团结这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欧阳虽然坐下来时间不久，但也看得出

两个极端阶层在刻意的疏远。而这样就造成了劳工内部的团结。在每个场地，都会定时来阳平钱庄的人，他们帮助劳工把不多工钱存进钱庄，当劳工合同期满，可以选择拿钱回家。当然手续费和船费都要自己掏腰包。还有一种叫赎身法，就是按照合同白干活多少年，获得汉人身份还一笔不多的钱。有了汉人身份可以去城镇打工，那价钱和这里可就不一样了。如阳平那样，还有免费识字待遇。

欧阳也现，虽然工头阶级刻意和劳工拉开身份距离，但是人都不是太坏。有劳工受伤流血，也会交代要清理伤口。工头闲聊，有个会说汉语的女真人凑过去，工头也没反对。

如果是这样分析，那女真也刻意疏远汉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自卑。如早年中国偷渡浪潮，就说特区，那时候大陆来的叫大圈仔。后来部分大圈仔被迫走上犯罪道路，大圈仔就慢慢成了大陆偷渡到特区有组织犯罪的说法。特区人愿意有人偷渡来**们不愿意干的活，对大圈仔的生活表示同情，但是同时也会划清和大圈仔的界限。我是特区人，你是大圈仔。这种环境当然会造成大圈仔们的自卑和团结。由于大陆的经济展，大圈仔名字没了，转而是对专门来特区进行违法行为特别是暴力行为的人另外一个称呼：旗兵。

坐了小半个时辰，这地方情况基本看明白。欧阳再和几个会汉语的聊聊，更清楚掌握当地情况。在非法劳工内部有多国籍，但都以女真人为主。女真人从不民族性的欺负他们。而女真团结作风也引导了其他民族。欧阳对这地方结论是：一呼必能百应。未必是因为被压迫的原因，更多的生活的向往。女真人因为用武力品尝到辽国繁荣后，这样心态就一直伴随着他们。这也是游牧民族一个很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概念没有法律，在女真部族是允许抢亲的,尊重武力,崇拜勇士。掠夺和抢劫并非是他们的道德障碍。这就是非儒家教导，和无规则启蒙教育的后果。

……

当夜在附近一小镇唯一客栈休息，欧阳房中提笔整理资料。现代社会都呼吁关注农民工身心健康。而大宋内的非法劳工则是完全被当成了工具。当然也有可喜的一面，在非法劳工内部有不少人很愿意和工头合作的，比如今天看矿上几个会说汉语的。欧阳记下了这几个人名字，将来这些人就是拥宋的忠诚人氏。貌似……貌似自己的定位是收买女真奸的人。

这招也是釜底抽薪，欧阳打算转完这一圈，让负责人将名单上的人提拔成为劳工管理者。欧阳相信，这些人比汉人工头更有用，更好用，并且更忠诚。舍得，有舍才能得，给少部分人好处，来换取大部分人的服从，貌似涉及到现代企业管理学。根据多国国家大学联合研究，理论上有评比达到七成优秀员工的企业，其员工的归属感最强。而事实是有人指出，这个结论忽略了人的积极性和嫉妒心，应该是奖励少部人的方法比较合适。

‘啪’的一声，房间门被推开，胡杏儿边擦头边问：“写什么呢？”

“出去”欧阳正色道：“未经过我同意，你不许进入我的房间。要进来之前先敲门是……喂，别拿。”

怪不得圣人说小人和女人最难琢磨。自己已经很一本正经的讲非常正确的道理，却没想人家根本目中无人，言中无声，直接抓了欧阳写的东西开看。古代可不是现代，写好字要晾开，干了才能收在一起。胡杏儿一拍手上纸道：“今天早看你不对了，说，你到底搞什么？”

“搞什么又不关你胡家的事。”欧阳拿回手稿道：“再说也是上面正经派下来的差事。”

“哦？秘密差事？”胡杏儿眼睛一亮，鬼祟的关上门，再鬼祟的走到欧阳面前很鬼祟问：“什么差事？”

“你会保密吗？”

“我会”

“恩，我也会。”欧阳道：“回去洗洗睡吧。”

“……那你明天自己找向导去，还说什么同心同德。”胡杏儿见欧阳不为所动道：“我回去就告诉爹爹，说欧阳派人来害爹爹。”说完，抬腿就走，到门边装势拉门。

“好了好了告诉你。”欧阳无奈道：“大人派我到非法劳工集中的地方摸情况。”

“原因？什么原因？”

欧阳左右看看小声道：“这个你真要保密。”

“绝对，我誓，如果我说出去，就让我一辈子被关在家里。”

“恩欧大人和完颜兰就是金国那个公主有协议。完颜兰帮他救在金国被抓的朋友。而欧大人则帮助完颜兰关心和改善在宋女真劳工的生活环境。你也知道，这些劳工生活条件确实非常糟糕。”

胡杏儿点头：“早先有听说欧大人告诉爹爹，说完颜兰很关心女真人，说可能会来看望这些女真人，让爹爹和下面人打个招呼，有来就提供方便。不过……为什么你要伪装送信的呢？”

“你也知道，这毕竟涉及到矿主们的利益，而且阳平商业协会还要研究欧大人提供的报告，才决定要不要改善，要怎么改善，都还没有定论。为防大家胡乱猜测，所以暂时不对外公开，知道的只有苏大掌柜和周大掌柜两人。”

“哦，原来是这样。”胡杏儿兴奋道：“我们一起完成，然后去了阳平，就对欧阳说，我帮了这么大忙，让他准我到阳平大学上课。”

“上课？”欧阳问：“你喜欢什么专业？”

“什么专业都不是问题，只要能离开家里。”胡杏儿顿了一会后问：“你还有没有骗我？”

“绝对没有”

胡杏儿问：“你叫什么名字？”

欧阳立刻回答：“赵六”

“你……”

“三十岁”欧阳抢答。

“有媳妇吗？”

“有”阳平公务员可是热手得很。

“好了，没问题了。”胡杏儿问：“明天去哪？”

“你是向导，去哪你拿主意。”

“恩恩。”

……

欧阳继续边想边写，在现代他有携带录音笔的习惯，在这里只能是手动了。

那些会说汉语的会不会就有领头人呢？根据分析，他们领头的追求的是隐蔽和煽动性。而会说汉语的都威望不高，人缘不好受排挤。这么推断，要特别注意威望高人缘又好的人。

见到了这些人，欧阳准备改变计划，根本就不用找救命恩人特意提拔。而且特意提拔局限比较大。只处在一地，比较难联络。而实行以金治金的办

法，未必不可行。比如c族和d族人各有两个亲宋女真人。安排c为场子负责人，d为副负责人，就能把矛盾转化到c和d上。这样一来，劳工最大矛盾不是对商人或者对宋的矛盾，而是内部的矛盾。女真也是中国人。中国人最喜欢内斗，御外敌倒真没什么本事。所以此办法绝对可行。

第两百三十五章金四

可行的条件是必须说服这些掌柜同意，让他们知道这样的好处。不过时间可能有些紧张。欧阳想了想，再写了封信给蔡xx，内容是经过阳平大学研究成果……请他将某矿几个人提拔为工头，可以先试行一个月看效果。如果蔡xx真干的话，不用他再下什么功夫，女真人就自乱。

这个办法能不能实行到对金战争中呢？

“吃东西了。”胡杏儿上次用的是手推门，这次是用脚踹门。

要命了。欧阳急忙把信收好，要被这女人看见，自己又得编。编故事可是重活累活，对欧阳这样说谎上档次的人来说，一个谎话说出来必须得经受得起推敲和考验，还必须有堵塞漏洞的先提话语。

比如一夜未归，手机没开，怎么和老婆交代呢？婆问：去哪了？公陪这小心着回答：酒吧遇见个好货色，一夜*了。婆怒：坦白从宽……是不是打麻将去了？公不回答。婆再逼问：是不是？公怒：你烦不烦，我打个麻将跟作贼样的，我都不敢说出去，只能关手机，为什么？怕丢人。成功转移了矛盾的焦点，虽然要围绕麻将进行争执，但已经从死刑降为拘留。有的人更高明，有一哥们喜欢玩台球到很晚，老婆有意见。一天半夜回来，老婆质问未果，现其衣袖有枪粉残迹，于是认定其又去打台球。其实这哥们在偷腥后，到台球室转了一圈而已。

跑太多题。胡杏儿倒没有注意异样，欧阳自然也不用去抹枪粉。胡杏儿把鸡汤放下道：“我看你晚上吃的不多，让厨房弄的。”

欧阳看了眼鸡汤问：“貌似你只去二舅公那捞了件衣服，并没有捞到钱。”

“是啊，走得急。你先吃，我出去了。”胡杏儿出了门外，过了三秒钟后，门被重重踹开，胡杏儿怒气冲冲问：“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鸡是你的钱？”

欧阳疑惑问：“不是吗？”

“……”胡杏儿楞了好一会，出门用力摔了下房门。

欧阳松口气，估计今天晚上不会再来打扰自己了。

……

第二天，胡杏儿脸色冷冰冰，说话也不好听。欧阳叫她下去吃早饭，胡杏儿就回答：“我没钱，不敢吃。”

“可是你有工钱啊。”

“什么工钱？”

欧阳拿出一张十贯银票道：“向导的工钱。”

“对哦，这钱是我应得的。”胡杏儿接钱就笑了，而后道：“走，今天我请你吃早饭。”

小女孩小矛盾，轻松解决

……

胡杏儿闹脾气归闹脾气，但是已经规划好了路线。她昨天在欧阳写手稿时候还特意找伙计打听了方圆百里矿场的分布。被欧阳气回房间后，用最节省时间的办法把线路画了出来。甚至连在哪里休息，休息多久都写上。

胡杏儿唯一要求就是不当车夫，欧阳不答应。胡杏儿罢工，最后欧阳妥协，答应最少要离开巩义一段距离后再说。因为只要胡杏儿不去钱庄提钱，就可以让胡家人寻找不到。胡杏儿很高兴的又当起了车夫，她忘了问，一段距离是多远呢？

……

接下来的地点都比较顺利,没有负责人会怀疑和为难欧阳.而欧阳私下接触的一些女真人,这些人对美好的未来都有很好的向往.虽然欧阳去过金国,但是那接触的毕竟还是上流社会.真正和女真下层人聊起来才会懂得他们原先的生活实在不象是生活.打个比方,如同欧阳级无敌向往上网,k歌的现代社会一样,他们也是无比向往富裕、安定的生活.

……

接下来两个最重要行程就是胡家控股的伊川和胡家参与经营的鹤壁。这两个是河南最大的劳工地。也是重中只重。相比其他地方的几百人，这两个地方可说是得上是庞然大物。

先到伊川，这边已经有少量兵丁参与外围的治安。在路口递上公文，一名兵丁老大给了欧阳硬纸，上面写公务进入。告诉欧阳如果有人盘查，就拿出来出示。倒不是其他原因，而是防止员工偷懒和窜岗的身份识别办法。当然，欧阳这穿着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是胡杏儿毕竟是农家打扮。

兵丁不负责公务，欧阳必须到镇中找负责人。上山下矿欧阳是不干的。镇里有很多换班休息的劳工。这是实行阳平一周休息一日的工作制。只不过，阳平那每日最高上班时间是五个时辰，这边最低上班时间是每日七个时辰。欧阳深切怀疑，他们允许休息一天是为了展当地的经济，刺激消费。

镇里面设施比较齐全，最多是赌场和ji院。按照当地薪水标准，每个矿工每月的薪水是七百文。昨天薪，欧阳看这两个非生活需要消费场所的生意就知道，他们存不到什么钱。也别小看小镇的ji院，欧阳慢慢走现其中也是有不少姿色有相当水准的女人。随便拉了个汉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漂亮的女人都是女真劳力。糟糠货色才是大宋出品。

“你个鸟人。”一个粗旷的骂声，欧阳寻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名壮汉正在痛扁一明相貌奸猾猥琐的人，一边打还一边用女真语言不停的骂。

“兄弟，他们在干什么？”欧阳问一个看热闹汉人。

“哦，官爷不知道。这两人是女真黑水部的人。壮的叫金二，瘦的叫金四。这个金二禁止所有本族的人进赌场。还让十几个轮流休息的本族人巡视赌场。见到本族人在赌博的话就拉出来狂揍。”汉人解释道：“他骂说，你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为什么要送回给宋人？要说金四这人是黑水部最刁滑的人了，偷鸡摸狗样样会。上个月偷了赌场的钱，如果不是金二凑钱赎了他，早被打死了。没想到死性不改，又来赌，真是活该。”

欧阳问：“那个拉住金二的漂亮娘子是谁？”

“金娘，金二的相好。*子。”汉人色mimi道：“就是要价太高，办一次事要十贯，听上面人说，绝对的一流货色相当值。”

这个金二是绝对的危险分子。别说威望和他的做法。看他老大哥的性格也无法容忍自己的相好经常性和宋人上床，仇深似海啊。还一点逻辑问题，按照金娘的要价，她应该早可以把自己和金二赎出去了。还能痛快的买个户籍。为什么还要在这边操业呢？

胡杏儿拉扯了欧阳衣服道：“我爹”

十几匹马不快不慢的朝镇中心而去，路上所有人都避让出道来。在马队中，一个下巴蓄胡的中年人格外显眼。腰板很直，脸上不怒自威，果然正是胡万三本人。马队根本没看赌场门口的打架，一掠而过。就在欧阳感觉人家已经过去时候，马队两个年轻人转了回来，到打架人附近停马：“金娘，胡掌柜问你晚上有‘牌’吗？有个酒宴请你过去做陪。”

“好”金娘回答。

“恩，那晚上去你家接你。”一个年轻人补了一句道：“干嘛非跟这个家伙，天天拿你钱去救济兄弟。金娘你心里有数就说一声，我们保证帮你找个好人家。”

“哼”金二一听这话立刻拽拳头，被金娘死死拉住。

金娘把金二挡在身后客气道：“我自己知道，谢两位美意。”

“那算了，走了。”

马队走了，被打的金四趁机溜走，这边的热闹也看不成了。金娘拉着还是很生气的金二到了自己的房子拉上门。房子还是不错的，看得出金娘对物资还是有一定的追求。欧阳先前就纳闷，金娘怎么不赎了自己呢？原来是爱上一个大男子主义讲义气的男人。

欧阳见胡杏儿还是低头提醒道：“喂你爹晚上要玩女人。”

胡杏儿咬牙：“我知道。”

“……你母亲死很久了。”

“我也知道，我生气不行吗？我爱生气，我喜欢生气，要你管。哼狐狸精，听说我爹每次来这里都要她陪。一呆就是半个多月，生意都不管了。”

欧阳恍然：“原来是有人吃醋人家霸占了自己爹的时间。你放心，你在你爹爹面前一站，我保证金娘银娘的他都不会正眼看一眼。”

“谁吃醋，你才吃醋呢。”胡杏儿怒道：“是不是还打算去转几圈再送公文？”

“当然要，跟我来。”欧阳道：“我先打听一个人。”

……

河边一男一女劳工。男的是金四，女的……不知道是谁，有些姿色。女的正在帮男的用水洗血。两人小声嘀咕着女真话，见到欧阳和一个车夫也来河边，于是不再说话，而是很谦让的朝旁边挪一挪。

“金四？”欧阳抱拳问。

“我是”金四有点拘谨的站起来，把女的拉到身后。

爱情真他**的无所不在，所谓爱情不是粗壮就有，猥琐的人也可以有。当然九公公那样另当别论。欧阳道：“我听说你为了不让自己女人当ji女，而到处去偷摸，甚至装病骗金二的钱是吗？”

“哼”金四有怨气道：“他金二愿意自己女人去卖，我金四可没那么大方。”

“所以你将偷骗来的钱去赌场碰运气。赌到了就还给人家，赌输了就被揍一顿。不过你都把赢来的钱和工钱交给你女人存起来是吗？”

“你……你怎么知道的？”金四大骇问：“你要干什么？”

欧阳摇头，两个相反的爱情故事。金二一般都是电视的男主角，但欧阳如果是女人宁可选金四。欧阳道：“是赌场人说的。不用害怕，我不想要你什么。而是来帮你的。”

“帮我？”金四疑惑问。

“如果给你们宋籍，并且让你在这里当工头，你能把握住黑水部吗？”欧阳道：“也就是你能成为他们的脑吗？”

金四和自己女人看了一眼道：“当然能，不瞒你说，我本来就是黑水部酋长的儿子，只不过因为和小娘互相爱慕，没办法才来了大宋。如果你做到你说的，我能保证我会让人都听我的。都听掌柜的。”

金四很聪明，一听就知道自己提拔他的目的。欧阳能看出他有很多疑惑没问，但对于金四来说，过程虽然好奇，但他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结果。既然欧阳说了能提拔，他就不问欧阳是谁？凭什么能提拔自己？反正大不了被戏弄一场罢了。金四知道自己要珍惜每个机会，即使不是机会的机会。欧阳很欣赏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心狠手辣，为了自己幸福，甚至可以干掉自己老子。

欧阳道：“最近别赌别偷了，免得没手干差事。”说完转身就走。

胡杏儿跟随疑惑问：“你干嘛？”

“你不觉这样一个为了自己女人什么都肯干的人，很值得我们感动，很值得我们帮忙吗？”

“我倒觉金二更有男人味道。”

欧阳摇头：“所以说你们女人在感情这方面……都蠢。”

镇中心是个大院子，也是矿上的管理中心。正门有数名兵丁把守。欧阳上台阶，一个兵丁出来问：“干什么的？”

“阳平差役，送公文来的。”

“哈，你们欧大人又拿朝廷的人去干私事。”兵丁没现欧阳被噎着，接过公文看了一眼道：“巧了，胡大掌柜正巧在，你先等着，一会有打赏别忘了请哥几个喝一杯。”

果然，老大门口都是会说话的。欧阳抱拳回答：“那当然”

“开玩笑的，胡掌柜要知道我们克扣赏钱，那可不得了。”兵丁道：“等着，真羡慕你们，送一次信就可以讨个老婆。”

“我爹爹就是死要死要面子，特别是对阳平来的人从来很大方，好让你回去帮他宣传。”胡杏儿一副知父莫如女的德性。

“其实都一样，只要是商业协会议席的成员，都对其他议席来送信的不吝啬。”欧阳道：“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约定。”

“那是，就是你们那个欧大人牵头的。我爹派人送过一次信，竟然打赏了两百贯。那家伙可是乐疯了，见人就说：阳平就是阳平，揣少十贯都不敢上街。”

“……”是有这么回事。欧阳看那人赶路生病，这才拿多了些，本来就是几贯钱而已。并且吩咐欧平，送信来的议席股东都要给点好处费。想必欧平这家伙为了不丢自己面子，花钱大方了。

说话间，兵丁出来道：“两百贯的赏钱。”声音很大，生怕劫匪不知道欧阳身上揣有现金一般。

欧阳擦汗接银票：“替我谢谢胡掌柜。”

“你自己谢啊，今天胡掌柜招待鹤壁的王掌柜，胡掌柜说既然赶上了，就一起来。晚上一更时分，就在这里，自己过来。”兵丁笑mimi道：“如果你有王掌柜的信，今天又可以大赚一笔，王掌柜出手也不小气。”

“真有”欧阳汗、大汗。自己目前的行为似乎是来骗钱的。

“到那边的小客栈休息吧，晚上记得准时过来哦。”

……

到客栈开房间，胡杏儿第一时间冲进来：“分钱”

“凭什么？”

胡杏儿道：“按照合作伙伴来说，你应该分钱。按照我和我爹的关系，你更应该分钱。”

“是银票，我找不开。”

胡杏儿道：“蠢啊，晚上不是还有王掌柜的赏钱吗？你先把我爹的钱给我就好了。”

“……”欧阳好一会才道：“你不去做生意实在太屈才了。”

胡杏儿接银票一笑：“我爹也常夸我有天分。”

“我没有在夸你，你不要得意。”

胡杏儿点头：“我知道，我去洗澡了。”

欧阳很不爽追道：“这几天都是我给的钱，按照合作关系，接下来你要请客。”

胡杏儿不回答和不回头，挥手表示知道了或者是不同意。

……

到了傍晚，胡杏儿又不敲门到欧阳房间，欧阳没力气再教育再计较道：“你来得正好，一起叫点东西吃。”

“蠢啊你，当然是留肚子吃好吃的。”

“你才蠢。”欧阳鄙视：“酒席一开始，你爹会让大家连干三杯，以表现自己和年轻人一样，身体贼棒。空心肚子喝三杯烧酒，要命哦。”

“那倒是真要叫点吃的。”胡杏儿虽然常和胡万三出席酒宴，但是倒从来不知道自己老爹有这样的习惯。记得以前都是喝一杯，那也是因为要介绍自己和别人认识才喝的。

“还有，你爹爹身边有酒保，只要是他做东，基本是要把客人都喝有几成醉意才肯罢休。否则就是不好客。”欧阳是身受其害，要知道这不是啤酒，而是白酒，喝不好会酒精中毒，胃出血的。欧阳交代：“还有件事，如果你被认出来的话，就别说和我一伙，我有正事要办呢。”

“放心，我爹不会注意你，更何况是我。我们都是小角色。”胡杏儿自信满满道：“今天马队认识我的除我爹外就一个。放心吧，这几个月不是白混的，再说你真以为我们会上席，就是和下人在一起吃餐好的，见都可能见不到我爹。喂你觉不觉着我们有深入虎穴的感觉，很好玩哦。”

“你想我夸奖虎父生虎女是吗？”欧阳鄙视。

“嘿嘿”胡杏儿笑道：“我去点菜，今天我请客。不过少吃点，酒席上有的是好东西。”

第两百三十六章巡鹤壁

如胡杏儿说的，欧阳被安排和矿上的中层管理人员一起就餐。而胡杏儿更惨，她是下人的下人，碍在欧阳这个下人的面子上，勉强和工头们凑一席。酒宴摆了二十几桌。每桌只有六个人，从这点看出胡万三确实是客气非常。欧阳在阳平请客，都是十人一桌，美名其曰：更多交流，更多交际。

王掌柜可以说是胡万三在河南最大的生意伙伴,其本人并不是议席成员，此人很低调，也很少过问胡万三的管理。但欧阳听说此人大智若愚，虽然是鹤壁矿业的最大股东，但主要是胡万三派人打理生意，也不强求几个儿女接手家族生意。其虽然不是议席成员，但表示尊重，欧阳还是有给他写一封信。

欧阳看过去，王掌柜四十多的年纪，外表很儒雅，身上的衣服虽然不便宜，但也绝对达不到奢华的程度。据说此人就是河南养老基金会的主办者。他开办的目的一是为了孤寡，还一个目的就是改善胡万三在河南人心中的形象。

王掌柜全名欧阳并不记得，王掌柜现欧阳在看自己，胡万三顺眼看过来。胡万三身边一人说了几句。马上就有人过来道：“官爷，王掌柜请你过去。”

请？欧阳站起来到了主桌，拿出准备好的：“久仰王大掌柜大名，这是蔽上欧大人给您的书信。”

王掌柜点点头问：“你们欧大人身体还好？”

瞧你这话问得多有意思，两商业协会就欧阳最年轻。欧阳回答：“还不错，经常到处跑。”

“欧大人到处跑？呵呵。据我所知，欧大人每去一地都有深意。为国为民为商，总有个说法。不是你们下面人看得这样。”王掌柜那出两张银票递过去：“一点小意思”

“谢谢王掌柜。”

恩？王掌柜看了眼欧阳的手眉头一皱道：“要说你们这差事也是辛苦，我听说阳平是有专门的马快负责传递消息吧？你们就是那马快？”

“是的。”

“你干了几年了，都去了哪些地方？”

“前后五六年了吧。”欧阳道：“河南这边比较少来，主要是东南商业协会那边。大人说，苏大掌柜就在阳平，阳平商业协会的事就让苏大掌柜去办，所以多是跑扬、杭、洪三地。”现在模式有点象国家政治，阳平为一党，东南为一党，都属于总商业协会的成员。而欧阳主席任期还有一年半，到时候换届，就是看哪个党派上台执政。别小看主席，虽然有内部规则约束，但权利还是比较大的，具体暂不一一说明。

“五六年，确实很辛苦。”王掌柜若有所思问：“你们大人好像就是杭州人吧？”

“是的，大人祖籍是杭州新城欧家庄。”

“欧家庄？是不是开国功臣石守信一名欧姓副将的家乡。”

这回欧阳惊讶：“正是，王掌柜真是博古通今。”几百号人在旮旯里，这老东西竟然能说出来历。真真不简单，要知道新城不少本地人都不太清楚欧家庄为什么免赋税。

“……”王掌柜点头：“小哥可是住在客栈？”

“是”

“王某对你们欧大人有些行为举止有兴趣，如果不打扰，明天王某去客栈拜会如何？”

行为举止有兴趣……靠，是不是真的，老狐狸竟然把自己看穿。欧阳吓一跳，如果不是自己又神经质的话，王掌柜的话是有所指，不过此人道德水平从听说来讲还不错，有爱国爱民的儒商气质。

王掌柜见欧阳犹豫再道：“如果不方便，那也就算了。小哥有经过鹤壁一定要来喝杯水酒。”

“方便，当然方便。”欧阳笑道：“小的就是惊叹王掌柜的才学，这才走了神。王掌柜真是真人不露相。”

胡万三不耐烦道：“王老弟，和个官差说话，还要这么客气，不如今年和我去阳平一趟。你、下去吧。”

“是”

“呵呵”王掌柜一抚胡须道：“是没什么好客气的，来喝酒，我敬大哥一杯。”

……

三更过后，欧阳还是干活，最近开夜车开的有点狠。开夜车对现代人来说根本就是小菜，试问哪个员工不加班，即使是公务员，当城市参加创城运动时候，都得为领导们上街捡垃圾，一个烟头，一张纸屑都不能出现在领导车队要经过的目视范围之内，除了当领导，哪行都不容易。

门外有人敲门：“小哥在吗？”

不是明天来吗？欧阳看看还在晾的手稿，想了想后打开了房门抱拳：“王掌柜。”

“多喝几杯，出来走走，打听小哥房间，见房内还有烛火，所以才过来一问。”

“王掌柜客气，里面请。”

“你们外面看着”王掌柜吩咐一句后进去。

欧阳关门笑道：“没想王掌柜真是奇人。”

“再奇也没有欧大人奇。王某江湖沧桑几十载，刚也是被大人吓了一跳。”王掌柜拱手：“不知欧大人为何微服河南？”

“你看看这个。”欧阳从怀内拿出一包油纸打开，将里面自己抄写的圣旨拿给王掌柜。

“这个……大人太玩笑了，怎么让我看这个？”王掌柜看了一眼大惊，而后略有所悟道：“难道是河南这边要出事情？否则也不会烦劳大人亲自来了。”

“确实。”欧阳收圣旨道：“根据情报，女真人将联合暴*。”将大概事情说了一遍。

“竟然还有这种事？”王掌柜比看见圣旨还吃惊：“暴*一起，莫说拿不拿下东京，我河南百姓不是任人鱼肉？”河南府是有兵的，但没有禁军。只有几千名专门操练的厢军作为守备兵。

“幸亏提前知道消息。”欧阳苦笑：“不过我引兵祸乱百姓罪名，恐怕是跑不了。但为了百姓，还是要把此事先遏制住，而后再论罪。于是上京请了圣旨来河南。”

“大人是要剿？”

欧阳没回答，想了一会后道：“王掌柜，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大人尽管说。”

“我们打算不动声色的化解这事。所以在各手段就绪之前，必须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亲宋的女真人。”

“大人打算学习辽人管理燕云十六州，来个以汉治汉？”

欧阳点头：“对先前去的地方名字都列出来了。上面也有非常可疑的人名字。比如伊川这边，主要是女真黑水部，这个第三大部族主导非法劳工。金二就很值得怀疑，而金四有身份，也亲宋，最难得的是他为了一女人什么都肯做。所以只要我们许下好处，让金四除了金二，这里的劳工自然会互相猜忌。”

王掌柜问：“不知道大人去鹤壁看过了吗？”

“还没有。”欧阳倒：“不急。王掌柜性情肯定是看不得小人威风。而我本次要用的就是小人。所以……”

王掌柜正色道：“大人，此事乃是国家大事。怎能以王某一人所好来定。大人尽管吩咐。”

“一句话，越是大丈夫的越要打压，越是小人越要扶持。”

“王某明白，大人放心，鹤壁那边王某心中有数，知道如何处理。只要是王某的产业，王某负责。大人可以到处巡视检查。”

“呵呵，王掌柜到时候千万别说我欧阳是小人之心。”欧阳没有客气说什么什么信得过，这种事没有信得过和信不过，只有保险和不保险。算算时间，和太虚子和展铭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天，本来要舍弃一些小地方，但如果王掌柜愿意帮忙，有可能在二十天之内把事情全办了下来。为什么那么急？不是欧阳和太虚子急，而是赵玉急。至于一些女真人不集中，零散的地方，只能是牺牲小利益，用当地官府和百姓力量来围剿，如果这些人事后胆敢跳出来的话。

门外两个看守的人根本就想想到天下有车夫会如此蛮横,还没反应过来，胡杏儿已经推开了门。

门推开后几人都一楞。欧阳先大怒：“有没搞错，老子万一正在换衣服*光外泄怎么办？”

“你不是？”王掌柜就是眼尖，话说一半恍然：“哦，难怪找不着。”

“王掌柜你认识我的车夫？”欧阳迷茫问。

王掌柜一楞：“你不认识？”

“也算认识。我到河南新雇的车夫。”

王掌柜一听，算算时间也对，欧阳没来河南之前，胡杏儿就失踪了，不可能是欧阳拐带。王掌柜呵呵一笑道：“那我就先走了。这个车夫，玩够了就回家。家里还有人惦记着呢。”说完就带了两名手下离开客栈。

“喂你不要名声，我还要名声呢。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再不敲门，得到我的允许再进我房间的话，我们就拆伙。”欧阳严肃再次说明：“最后一次警告。”

胡杏儿被欧阳严肃态度吓到，走出门外敲门：“我可以进来吗？”

“已经睡了。”欧阳‘啪’的把门关上，拉上门闩。他才没兴趣再去编造一个故事解释王掌柜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房里。欧阳除非睡觉，习惯不锁门。在阳平，常有人找自己，门外有人敲门，说声进来就可以，他懒得跑出去亲自开门。

半夜三更，胡杏儿也不敢太过问，最后哼了一句，回房睡觉。第二天，胡杏儿还是气呼呼的和欧阳吃早饭，欧阳关心问她为什么生气。胡杏儿悲剧现自己忘了为什么生气。欧阳没给她考虑的时间，聊起了旅游线路的改变。五天之后，去鹤壁

针对几个欧阳根本都不认识老板的矿场，欧阳临时打听临时写信。这些人信的内容都千片一律，说商业协会提醒，注意生产安全，注意卫生，防止瘟病的生，这些地方王掌柜有安排，欧阳是负责检查的。如同大家认识国家主席一样，大家都知道欧阳。一路开过去，通常无阻。胡杏儿唯一纳闷的是，最初感觉欧阳包裹内只有十几封信，但是到现在仍旧是十几封信。对小女孩的疑惑好解决，欧阳就说她早先看错了，胡杏儿对这说法表示同意。

……

鹤壁和伊川一样，都是重点行程。伊川是一个镇，只有三成是当地居民。相比之下鹤壁是县，常驻居民占了八成。矿工分三村矿边居住，两处在半高山，一处在郊区。

马车进了鹤壁县，欧阳突然道：“靠在一边。不许问为什么。”

胡杏儿很听话的靠马车到一边，欧阳透过车窗逢看去，好久不见的金大正在和一个汉子在一家酒店内喝酒。欧阳很肯定那汉子不是女真人，或者最少是在宋土居住五年之上。其拿筷子，品酒的样子根本没有金人的影子。

遇见金大，欧阳虽然有点意外，但也不觉稀奇。欧阳问："你认识那个靠窗三十来岁的汉子吗？"

"不认识，鹤壁我就来过几次。再说那么多年前的事，认识路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认识什么人。"

欧阳道："你去旁边的文房四宝店弄来纸墨。"

"弄？"

"你可以选择抢，或者是掏钱买。"欧阳道："记得，弄点水。"别一会要吐唾液磨墨。

"为什么老是我当苦力？"

"因为我比你聪明。"

"……"胡杏儿不再说什么，怒气冲冲去了文房四宝店，模样貌似要打劫。

笔墨送到车内，欧阳画下了汉子的模样后吩咐："去县衙"

……

欧阳先证明了自己身份，再把汉子画像递给捕头问："捕头大哥，可是见过这个人？"

"这人？有点面善。"捕头招呼："那谁，过来看下。"

一名老衙役过来一看问："这人是不是五尺七寸左右，笑起来门牙缺了一块。"

"对，就是这人。"

"这个叫安劳处，本地人，吃喝嫖赌样样会。母亲被他气死后，他就被叔叔送到矿上赚点小钱养活自己。后来来了很多非法劳工，他就自然的当起了工头。"老衙役道："最近这小子有钱，还包*了丽春原的小常春。"

“老哥知道的真清楚。”欧阳赞道。

捕头笑道：“前面我还纳闷，后来一听小常春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清楚。他是小常春的常客，被人包了，还不嫉妒死。”

“得，说我坏话，恐怕你们不知道，丽春院里面还一个叫赛常春。”几个衙役谈起了风月，欧阳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等回神准备问问为什么找安劳处时候，欧阳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

门外胡杏儿问：“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我想监视这个安劳处都和矿上什么人接触。”欧阳道：“你去你王伯伯那拿个身份来。就说我想矿上任意走动，又不会被怀疑。”

胡杏儿大惊：“我去不是羊入虎口？”

“你就说是阳平那边的人。”欧阳鄙视，人家早知道你身份了，就是不爱揭破而已。

“一个阳平衙役有没有那么大面子？”

欧阳不耐烦道：“叫你去你就去，我和他有客栈之交。”

……

一个时辰后，胡杏儿拿了块牌子回来道：“就给了这个。门客交代我，这是王家巡矿的人牌子，主要是看看经营情况，工头有没有克扣钱粮和一些不合规矩的事。还说这东西挂在腰上，在矿上想干什么都行。对了，我还没问你，那天你和王叔叔聊什么了，他为什么会去找你，怎么聊得能把这样牌子借你。”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

“恩恩”

“其实，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胡杏儿惊讶后考虑信还是不信。

“骗你的。”

“哇，你想死。”胡杏儿大怒，马上就忘记自己先前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看欧阳人畜无害的模样心中誓，在某天揭穿自己真面目回归胡大小姐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教训下这个坏人。

……

第二天，欧阳换了一身高级家丁的衣服。高级家丁的料子是比较好的，然后按照一定格式做就好。裁缝店有现货。由于欧阳要骑马，胡杏儿就比较麻烦，最后穿上男人衣服，把脸一蒙，当成是一个神秘的保镖跟随在欧阳身后。这个造型回头率到达九成。如果不是有衙役认识欧阳腰上那块象征权利的牌子，胡杏儿早被下监过堂。人靠衣装马靠鞍，欧阳路上撞见了昨天那捕头，但那捕头楞没把两人联系在一起。想想也是，当时都在议论赛常春呢。

第一处矿，显然王掌柜已经有动作，第一眼就可以看见说着女真语的监工。宋人工头手上没拿东西。而女真监工身后两个女真跟随，可是都拿着棍子。欧阳叹息，古今一样，都是耗子打架，窝里横。

显然监工们认识欧阳牌子，非常恭谦的让到一边。不用说他们，欧阳在矿上，如同脸上写着闲人回避的字一般，连汉人都绕着走。甚至是矿上主负责人都不敢上前言语，专心的找点事来做。谁和欧阳这样的巡工套关系，就会被如实报告上去，巡工对大老板负责，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所谓说多错多，对这样的巡工，少说话，多做事。没事就找点事来做。如同现代公司，公司一旦有裁员消息，而人事部经理到处晃悠准备交名单时候，千万别上去攀关系，低头做事，表示自己很忙，自己岗位很重要才是正理。别指望人事部经理会徇私，否则被裁的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人事部经理。

第两百三十七章大宋绿卡

在矿上吃午饭，胡杏儿干瞪眼，这才明白欧阳见她打扮模样，说自己是笨蛋的意思不能吃啊，一揭无遮无拦就知道是女儿身欧阳拿了饭碗坐到总负责人面前问：“鹤壁这个分矿上有多少人？”

“这矿三千两百二十一人”

“多少女真人”

负责人还真能耐立刻说出来：“两千五百人”

“几个监工”

“八个，每人自己选两个随从当副手，一人一片区域包括女真刚提拔的两个”

续阳点头：“一个时辰后，挨个叫过来”

“是”

欧阳坐回来看了胡杏儿一眼问：“饿？”

“饿”胡杏儿非常老实的回蕊

“富贵人家一日三餐，普通百姓就早晚饭”

“他们早饭吃干的，我就喝半碗粥”

“知道了，一会揣几个馒头到茅厕吃去”欧阳问：“要不要盛碗汤？”

“……”胡杏儿眼睛绿绿，古代茅厕可没有现代这么干净虫子都可能爬到脚上来胡杏儿想这自己端碗汤，拿俩馒头在那环境吃饭，险些吐出来，咬牙许久后道：“汤就不要了”

“也是，那地方没水也可以自己生产”

“……”胡杏儿越看欧阳越讨厌，她誓，欧阳敢说饭也可以自己生产，她就立刻翻脸

还好欧阳不想影响自己的食欲，没有再说话刺激胡杏儿别以为说这话的人自己不恶心这可是古代茅厕

蹲深一些，就有可能和便便来个亲密的接触何必让自己胃口变坏呢？他真难以想像，胡杏儿这样的千金真能在那地方吃下粳头

事实是胡杏儿真吃下去欧阳心中对其仰慕值达到满分不过欧阳清晰听见胡杏儿一直在吞咽唾液，压制着心中恶心欧阳强忍不刺激胡杏儿，否则这娘么会找自己玩命好容易吃下去又吐出来……

工头是最基层的管理者，在现代也是基本劳力的组织者八名工头被带来一一过堂欧阳先见了女真的工头女真工头第一次亲临这个场景，心里也有点怵他们知道这人是能把他们从天堂打回地域的人

欧阳询问下去知道，这两人已经落户到鹤壁县而且每月薪水达到五贯，送给县内一间房子工作每月二十二天，休息八天除了薪水因为试用还比较低外，福利方面和汉人工头没有什么区别

欧阳表扬了两人突出表现表示他们将在的领域中挥的作用同时，欧阳也指出，劳工内部存在一个很复杂的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展自己的亲信，将破坏矿上安全生产的坏人抓出来，给矿工们一个和祥的生活环境工头表示将继往开来，为大宋和谐安定尽自己的微波绵力

连两个休假的工头也被招呼到矿上，欧阳逐个了解了矿工们的情绪从这些人口中知道，一向不过问管理的王掌柜三天前对矿工进行了改革，施行奖惩制度奖励就是对勤劳的工人们进行奖励其中包括年底二十名优秀工人落籍惩罚主要针对煽动工人内部不满，破坏和谐的危险言论但凡举报如此言论的，按照轻重皆可以获得一到两百贯的奖励

政策颁布，和女真工头上任的当天，就有七名女真人被带走工头对下面人解释是其他矿上缺人，将让这些人去担任工头，乃是正常的人事升迁调动而这七人被带走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最后就到了安劳处，安劳处听说这次巡工的很和善，于是很大方的进去欧阳确实和善，从他口中得知和别人比较相反的状况安劳处说女真人都很听话，都很卖力没有什么怨言，最多也就一两句牢骚按他说法，形势是一片大好女真人比工蚁还勤劳欧阳询问他对女真人看法，评价也是比较正面的

欧阳话语一转突然道：“安劳处，听说你最近hua销很大，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钱？”

安劳处胸有成竹回答：“小的一直都很节省，再说薪水一直都不低再加上前个月我叔叔过世，我叔叔没有儿女，所以留了点钱下来”

“恩”欧阳点头，显然很满意安劳处这个态度：“你表现大家都看见的现在

伊川那边要个副矿长，大掌柜想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去？”

安劳处一楞道：“感谢大掌柜的厚爱，不过安劳处是当地人，实在不想跑到几百里之外”

“故土难舍，我理解”欧阳点头道：“这些女真人也是一样，不远万里而来，要对人家好点”

安劳处点头道：“小的在他们的眼中名声还是很好的”

“好了，你去忙”

巡视一圈后，欧阳现安劳处的名声确实不错看其他工头就是生人勿近按照一天下来听到看到的，欧阳认定，安劳处是这个矿的暴动主负责人，乃是标准的汉奸虽然他现在可能不知情，不过已经拿了太多好处，再加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这人应该消失

两个女真工头上任，对女真同胞就大下其手是八人中名声最滥的，但他们接受了别人接受不到的待遇，王掌柜亲自和他们见面吃饭

入夜回到不远的县城，欧阳又开始整理资料和写一封给王掌柜的信口门外传来敲门声，欧阳问道：“谁？”

胡杏儿回答：“我”

“有事吗？”

“有”

“哦”

于是胡杏儿又推门进来了她算看明白了，这样姓赵的根本就不想见自己，但是自己得见他：“喂，话说本姑娘赶车这么久，什么时候调换下工作岗位？”

“我说胡姑娘，如果换了我赶车，难道你让一个赶车去套消息？你是女人也，行事不方便”

“切，梁红玉还带了百多艘船远行数年呢“胡杏儿道：“皇上也说，女子怎就不如男？”

“这个问题很深刻“欧阳笑道：“可是你承认不承认你就是不如我？”

ｉ“……胡杏儿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欧阳拿信给胡杏儿道：“把这封信送到王牌”

“你让我一个女孩子这时候单独送信？”

“谁说女子比男强？”欧阳反问

“我去”胡杏儿很生气抓信而走她就不明白自己明明是来谈判不当苦力的，怎么又当苦力了

王掌柜亲自接见了胡杏儿，他见胡杏儿把斗笠拉得很低笑道：“大侄女，早知道是你，不知道你怎么会和官差混在一起？”

“王叔叔“胡杏儿一笑而后恍然：“难怪那赵六能拿到你的腰牌，原来他早知道你知道我身份，所以狐假虎威”

“也许是，我已经让下人煮点吃的，不急，吃了再走这半年你都去哪了”王掌柜边看信边道：“你爹可是担心死了，特别你都不取钱之后，生怕你出事”

“谁叫他老派那么多人管着我，哼”胡杏儿道：“王叔叔，你不能告诉我爹哦”

“好，不过你就打算一辈子不见爹？”

“等我和赵六去阳平，在阳平上了大学后，我再告诉他”

王掌柜苦笑：“你真以为赵六会带你去阳平？他只是不放心你一个女孩子家罢了要不这样，我和你爹说，送你去阳平大学你知道不知道，就你现在水平，如果没有你爹爹出面，你能考得上大学才怪那边可都是专业人才，你爹爹身边的左右手，都是从那毕业的”

“那么难啊？”

“你也知道，那地方是太上皇当校长，苏大掌柜和周大掌柜是客席教授就不说别的，一个教兽医的每月工钱就是三百贯但学生一次只收十人”王掌柜话题一转问：“你觉赵六怎么样？”

“恩……基本上都很讨厌而且还神神秘秘的，让人讨厌”

“哈哈来人”王掌柜把信交出去道：“让萎家让信上说的办，做干净点，越快越好”

“是”

胡杏儿好奇问：“王叔叔，信上写什么？”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掌柜道：“大侄女，你和赵六说，事情办得差不多就把你送到我这，我把你和你几个哥哥都送去阳平念大学好不好？你先吃东西，我写一封回信给赵六”胡杏儿回到房内，看着桌子的信呆拆还是不拆呢？看别人的信不对“不对，自己是合作伙伴，管理公开，账目公开是应该的胡杏儿左右看看，作贼一般揭开没封的信，而后抽信一看……

信曰：好然后……然后就没有了胡杏儿抓狂，连王叔叔都防备着自己，最恼火是自己竟然还被防备到了，太丢人了难怪爹爹说自己还太年轻不过王叔叔这样就算了，但是看欧阳也是这高深莫测的德行，胡杏儿就感觉很不好

第二天，欧阳起程，这边有王掌柜坐镇，欧阳非常放心再转了半个月后回到了鹤壁基本情况已经掌握，欧阳有信心能潜化这场危机

“卖报、卖报“一个报童挥舞皇家报喊道：“金国生暴乱，完颜阿骨打和完颜吴乞买被刺身亡，金国任皇帝完颜兰宣布，将金国并入大宋皇上着令户部，为所有女真人办理汉籍各州女真劳力，就地落籍”

“终于开始了“欧阳叹口气，报纸大卖啊报童嚷一句，立刻被人枪光欧阳吩咐：“去王府”

胡杏儿道：“生大事了”

“我知道啊所以快去你王叔叔那”

这时候一名阳平马快被人拦截下来马快有专门的衣服负责运送最的报纸，当然这人是河南府人阳平把报纸送到河南社，河南再根据内容印刷分送各县同时河南再朝西面出报纸这叫接力传递法

马快急道：“大家别抢，我就一张样品报要送到河间府印制”他消息，这报纸在河南正在赶印，明天才会在河南本府出现要到鹤壁还有两天时间“念念”所有人一起喊

马快犹豫了一会，只能是拿出油纸，再取出报纸，站在马上念道：“完颜八部联合讨伐，完颜四部拥护皇“完颜兰得到了第二、三、四、五大规模的女真部的人拥护，而其余各部不承认完颜兰的领导地位于是金国陷入了人间地域，可比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接下来消息是辽国趁金国内讧，进攻黄龙府而一女真部族投降辽人，黄龙府落到辽手杭州舰队正在渤海处游戈，暂时没有进一步行动计划，等待朝廷的指令

“金国没了？”人群之中有兴垩奋的，麻木的，幸灾乐祸的、悲哀的，也有愤怒的

一个女真汉子用女真语喊道：“兄弟们，打死那些出卖我们女真的人”矛头直棒投降的部族一个汉子怒道：“如果不是你们完颜兰酋长叛乱，女真怎么会完？”

“打”两边人群混战在一起

糟糕竟然在城里动手了欧阳学会几句女真话喊道：“矿上死，了很多人”

“啊？”两伙人楞了楞，立刻矿上走，边走还边打欧阳叹口气，挡住一时，挡不住一世，鹤壁会被秧及池鱼欧阳道：“去县衙看看”貌似公文应该比闻先到，难道太虚子和展铭摆了乌缸

胡杏儿还没动，街上有人喊道：“衙门通知所有在宋女真人，立刻办理户籍”

百来名乡兵，二十名衙役还有几十名家丁组成的队伍出现领头一个大嗓门用女真话喊道：“接户部公文，为女真人办理户籍手续城内女真人立刻到衙门办理衙门将派专人到矿上办理要打架的到一边打去，要登记户籍请马上到衙门……”

城里正在打架和准备到矿上打架的女真人听了都一愣，突然意识到，金国灭亡似乎是个利好消息自己还要干多年才能得到的户籍，马上就可以到手

大嗓门继续道：“在宋女真人落户后，将逐步享要汉人劳工权益受大宋商业法保护，享受阳平和东南商会制定的基本汉工福利保障”如同美国政挙府宣布，所有非法移民将得到绿卡一样什么仇恨，什么祖国，统统忘记

城里女真人忙朝衙门处涌去人是很现实的动物，即使浪漫也只是针对爱情女真人基本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国为何物，他们一直都是将部族当成自己的家园衙门门口排队造册时候，生了多起打斗但连欧阳都没想到，只要有一名衙役喝一声，打架的都从动手转为怒视欧阳经过衙门时候也是心惊六个衙役，三百多女真人这个比例实在是……

欧阳没想到的是，为女真办户籍这一手，让非女真的非法劳工非常不满消息传到矿上，女真人互掐饿时候，高丽人结伙和女真人也掐上了，原因就因为一句：“恭喜你们，要做宋狗”

欧阳得到王掌柜接见，王府表面没事，但内部如临大敌一般，护院、家丁还有各色青壮都持了武器王掌柜一见欧阳就抱怨：“怎么这么急？”

欧阳无奈道：“我和那边是约安的时间时间一到，那边就动手”

“老爷矿上打乱了”一名家丁进来报告：“死了个女真人现在是女真人打高丽人，女真人打女真人虽然有官府喝令，但仍旧很乱”

“让官府拉两个高丽人当场砍了”欧阳立刻道

家丁一楞：“这个……”你谁啊

王掌柜道：“还不快去”

“等等”欧阳想想补充：“把王家空院子腾出一座，让城里的女真人都进去说话委婉些，就说是为了保护宋民的安全，不想让他们参与打斗”

王掌柜点头：“就这么办还是贤弟你机灵，处乱不惊“砍几个高丽人，又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又不会激怒拥有大多数人的女真团体

欧阳点头：“这边有王掌柜事先布置，关系不大其他的小矿人手分散，也闹不起多大动静，最少不会选择和宋为敌毕竟那些工头能起很大作用现在女真联络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会搞这么一手，必然要请示上面人怎么做而完颜兰已经被软禁，即使还有主谋，这一来一回，hua费时间过久，事态早就能稳定下来那些煽动者，没接到指令，必然不敢贸然行动再者目前这样的局势，他们即使登高一呼，恐怕响应寥寥无几小矿加一起大概也有万余人，如果没有强力援军的挑头，也闹不起事来鹤壁稳住，就废掉七千兵马散矿就少一路援军伊川那边如果稳定也让女真少六七千的援军刺下中等煤矿一万多人，每矿约一千到两千人肯定也不会起事的选口并且刘将军已经带本部一万军马分三路进入小秦岭，又有女真工头帮助，不惧怕中等矿场”

第两百三十八章莫得罪小人

“如果……如果胡掌柜乱来，那就不妙了。”欧阳拿地图道。

“伊川附近有三个中矿，和三个小矿。纯女真人加一起就有万人，如果伊川起事，直奔这些矿场，就能呼应起万人来。而后朝鹤壁一行，再加他族加入强壮力量，可能会达到两万人。不过，我已经写信给胡掌柜，重用金四，杀金二，特别强调一定要剪除金二和其党羽。”王掌柜擦把冷汗问：“如果只重用金四而不杀金二呢？”

欧阳倒吸口冷气：“有金二在，金四根本就无法控制女真人。甚至可能被胁迫一同造反“不会吧，王掌柜是不是杞人忧天？”

王掌柜沉默一会道：“据我所知，胡大哥似乎不太喜欢别人干涉他的管理，而且他对金娘甚好，要他杀了金二，“恐怕有点难。“……女人……”

欧阳道：“金二号召力很强，如果加上这一带多山，地形复杂，即使刘将军分路的三千军马到，恐怕也抵挡不住。不知道金四有可能暗中害死金二吗？”

王掌柜道：“恐怕也不可能。金四自然是知道，如果自己害死了金二，金娘必然不会放过他。金娘只要向胡大哥提出纳妾的条件，金四小命可是没人关心，“所以我觉这金四没有那么愚蠢，去得罪这样一个女人，自找死路。”确实有道理。“王掌柜，这边就拜托你了。我去伊川看看。希望消息还没传到，或者胡掌柜有过人能力控制局势。”还一个希望欧阳没说，就是希望伊册也乱成一团。可惜啊，那边有个号召力过人的极端民族份子金二。这个希望很渺茫。

胡杏儿道：“我和你去。”

她虽然搞不懂什么情况，但也猜到几分。而伊”

可是和自己老爹有关系，自然是要去。

王掌柜道：“大侄女，你去也帮不上什么忙。鹤壁暂时还是安全的。将来有变，我们还可以朝京兆府方向到永兴军路。”

“王叔叔，我有事，我爹着急。我爹有事，我自然也着急，让我去吧。”王掌柜想想后点头：“那就麻烦贤弟。”

“好说。伊川摆不平，我左右都是个死。”欧阳拱手：“那我先走了，这边就辛苦王掌柜。还请王掌柜多和附近的官府和矿主联系。顺便问一下，王掌

柜不会也没……”

王掌柜摇头：“安劳处不会再出现。事关国家大事。王某没有什么客气。”

“到底什么情况？”

胡杏儿问。

“情况就是，女真人在来宋劳工中安插了不少细作。等时机一成熟，就处处响应汇集成一军，直取东京。有可能辽金联军还会破河北东路，入河北，取东京。”

“……”

胡杏儿怒：“你会和王叔叔说明白，这么大事为什么不和我爹爹说明白？哦！难怪每个矿都去看一看，而后留书信让矿主们小心。”

“对啊！我告诉他们，一旦有变化，就是让女真内部混乱，而不波及到宋人。再加有我选好的亲宋女真工头帮忙，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欧阳道：“至于你爹，“说实话我也不相信他侠骨柔情。我也知道他不会满意我们欧大人管到河南他的场子来，但是在信中是强烈要求他处决金二。”

鹤壁到伊川大概一天半的马程。先前还是官道，而后到伊…有半程只有黄土路。两人快到道路交汇，一批人马从官道上奔驰而来。欧阳见了大喜：“是宋禁军，可能是刘将军一部。”

胡杏儿：“你高兴什么，他们凭什么听你这个官差的？”

欧阳呵呵一笑：“我有圣旨啊！不要告并别人，这圣旨是我自己写的。”

“……”

胡杏儿无语，如果不吹牛的话，此人胆子到的没边。她不知道欧阳伪造圣旨又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再说，最多只能说是复制，也说不上伪造。

不管怎么想，欧阳已经拦住了军马，前锋将挥手停军喝道：“带他过来。”欧阳被带了过来，前锋官问：“你是何人，竟然敢阻我大军。”

“将军请看。”欧阳把圣旨拿出来递上。

将军一看大惊，忙下马单跪道：“先锋慕容默见过钦差大人。”

“免礼。”欧阳问：“主将呢？刘将军可在队中“………”

慕容默犹豫下道：“回大人的话，刘将军驻守京师。我就是主将。”

主将当先锋，莫弗，欧阳小心问：“你有多乒人？”

“五百人。”慕容默道：“刘将军本要兵一万，但是皇上圣旨到，只能出一千五百人入河南等地先探查究竟。”欧阳险些昏迷，赵玉还是怕死。生怕河南一不可收拾，于是就派出斥候队伍进河南调查清楚，而不敢让好容易弄回来的刘骑本部全离开东京。欧阳掏出身边一士卒的甩手炮看了看点头，标准的阳平货，看来刘骑还是派出精锐充当斥候。要知道阳平军厂已经很少生产武器，但大将卫兵的武器还是阳平打造的。比如甩手炮这东西，火挙药再有保存技术，运送到东京也会有点影响。而军厂现在火挙药现灌装技术，再加非人力的捣压，威力还是要胜东京一筹。

虽然就五百人，但死马权当活马医了。欧阳拿出地图道：“这是我画的草图，那边黄土里乃是伊川～那是重点预防地～你们跟随在我身后十里～我先看看情形，如果已经不可收拾，你就带大家回东京准备大军围剿，如果还有可为，我拉甩手炮，你们接应。”先锋官慕容默犹豫道：“大人，不是末将不尊。圣旨上说大人只能调动东京禁军西营。我们还属于西北军道的编制，而且在京是归纳到东京卫戍军。再者刘将军给的军令是：查河南情况。大人知道，军令不可违。”

一名副将到慕容默身边道：“你最好听他的。”慕容默问：“军令如山“……””

“兄弟们的意思。”

副将说完就退了回去。老板未必认识员工，但员工一定认识老板。虽然刘骑本部多了很多新人，虽然第二次对西夏战争欧阳在韩世忠这边，但是仍旧有不少老部下记得欧阳。欧阳守陇县全是刘骑本部。赚钱拿军功，不死一个兄弟，这么好的待遇，欧阳就是化成灰，他们也能认得。钦差是别人可以怀疑圣旨真实，或者可以以军务推托。但如果是欧阳就不一样了。不说别的，回去和刘骑你都不知道怎么交代，明知道是欧阳要调动兵马，你却不愿意还要百般推托。慕容默听闻那老资格副将态度，只能是抱拳：“先前冒犯，还请恕罪。大人说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多谢！”

欧阳喊道：“事后，只要我不死，每人三百贯的赏金，外加朝廷赏赐。”

算这小子运气好，如果慕容默不答应，欧阳可要冒险强取兵权，煽动哗变。“嚎！”

有钱有军功，士气全满，必杀技开启，攻击力和防御力上升，魔法抵抗力上升，会心一击率上升。慕容默终于完全相信这人确实是欧阳，除了他，没有人打仗会这么糟蹋钱的。这人去西北当监军，拉了两车银子不说，举手投足就是一个最少万贯的信物。“你就是那个欧阳？”

胡杏儿大怒。

“你爹生死不明！”

欧阳对仲胡杏儿是小菜。“你打算怎么救我爹。”胡杏儿立刻中计。

欧阳边用展铭给的药水洗脸边道：“这么说吧，有三种可能。第一个可能他老人家已经死了。第二个可能我们是去陪他老人家一起死，的。第三个可能我们安全救出你爹，一举击溃七千女真人。“……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虽然说了三路，但都是噩耗。

欧阳想想后道：“你爹正在摆酒欢迎我们。”这人比赵六还让人讨厌。

欧阳举个手指道：“还有最后一个可能，这边刚收到消息或者是出了意外麻烦。

这边刚收到消息吗？当然不是，由于伊川比鹤壁离河南近，三天之前就收到了消息。欧阳到达伊川没有看见镇外把守的兵丁。而是看见了很多血迹。迎接欧阳的是金二带领的一百多手持各种武器的人。

欧阳下马摸了下血迹，大概分析出是昨天夜里的事。看向镇里面，还是比较混乱。镇中心似乎悬挂着人头。欧阳从痕迹观察大概猜到了事情经过。目前来说，女真人虽然作乱，但还没凝聚起来。有可能女真内部也生了一些麻烦。金二就这么看着欧阳东看西看，他没轻动，因为欧阳身边的女人手上有火把和全女真最痛恨的甩手炮，左右这人已经跑不掉。

2o7513:o7回复

软饭党魁

望yao风

489位粉丝

4楼

欧阳上马问：“你是完颜阿骨打的手下？”

金二骄傲道：“是！我是金太祖也是我们生女真最忠诚的勇士。”

欧阳点头道：“可惜完颜阿骨打已经死了。“……我知道，半年前我就知道了。”金二毫不避讳自己和外面有联系。“不错，忍辱负重。甚至看着自己相好当**也咬牙忍受。”

欧阳道：“你比我想像的要很。如果不是金娘，恐怕你已经死了。”

“你怎么知道？”

金二喝问：“你是谁？”

“耻平欧阳。“…………”

有人翻译后，女真人群中一pian哗然。欧阳名头可是比赵玉响亮。

金二抱拳：“失敬。欧大人既然已经知道此地可能沦为我手，为何还要来这里寻死？”

“其实就想和你做个买卖。”

“什么买卖？”

“我用完颜兰换胡万三。”欧阳微笑道。

“哈哈！”

金二一指身后：“可惜欧大人来晚了，胡掌柜已经挂在上面。”

“扣“”，

“闭嘴！”

欧阳道：“胡杏儿。“……是！”

胡杏儿抹眼泪。

“命令慕容将军将完颜兰脑袋拿来换。”

胡杏儿还没说话，金二笑道：“完颜兰毕竟是大宋公主，你一个小知县再有呼风唤雨之能……”

欧阳一举圣旨道：“不好意思，别说完颜兰，本钦差现在砍几个一品大员都成。胡杏儿，还不快去。”

“是！”

胡杏儿抹眼泪。

“命令慕容将军将完颜兰脑袋拿来换。 ，、胡杏儿还没说话，金二笑道：“完颜兰毕竟是大宋公主，你一个小知县再有呼风唤雨之能……”

欧阳一举圣旨道：“不好意思，别说完颜兰，本钦差现在砍几个一品大员都成。胡杏儿，还不快去。”

“是！”

“慢”金二忙阻止道：“胡掌柜还没死。“……我知懑“……你知道？”

“当然，我还知道金娘不让你杀胡万三，就象她不让胡万三杀你一样。”这个是猜的。“你找死。”金二又怒。欧阳笑道：“其实你何必让这么多女真人丢了性命？胡杏儿告诉他们，我们身后十里是什么禁军？”

“西北军道开国公，威西将军刘锜本部。”吹牛不要本钱。

女真人立刻开始交头接耳，刘骑可是个名将。欧阳很满意大家反应道：“皇上已经下旨，所有女真人落户汉籍。金二啊，金国已经不在了，你就算带这几千人突破了禁军，你还能怎么样呢？河南包括鹤壁已经被我稳住，你们根本不可能有援军。我记得女真世仇是辽人，如果你愿意，我愿意保你为大宋征辽先锋。”

“谁说金国完了。”一个人悠悠的闪出队伍拱手：“欧大人好久不见。“金大？”

欧阳摇头苦笑：“你这个祸害，恨没早杀你。“……没金大还有银大。我倒是佩服大人手腕，竟然把我在鹤壁经营许久的人脉全部打乱，还杀了安劳处。”金大赞叹道：“难怪太祖皇帝在世时候，必杀你而后快。不过大人失算，别说金国还在，就算是没了，我们女真也能从大宋中原割一块出来重建金国。金将军交代下去，对欧大人可要轻点，抓活的价值黄金万万两。”

欧阳见还未实施的骗术已经被揭穿，于是下令：“点火！”

“恩！”

胡杏儿点燃甩手炮，也不扔向有些慌乱的女真人队伍，就朝左边的洼地一扔。，轰，一声后，大地震动，不远处大批军马正在驰骋而来。欧阳喝道：“现在还有机会。我不想看你们血流成河。杀了金二，落籍大宋，终身不碰兵枪。”

“说得真精彩，我都动心了。”

金大鼓掌：“可惜，没有人听得懂大人在说什么。拿下，大宋钦差如同皇帝分举身，没有禁军敢无视这么好的人质。”

金二点头，手一挥准备上前，突然几个女真人一起喊道：“十万宋朝禁军杀来，杀金二，人人落户，赏百贯。”

“谁？”

金二大怒回头一看屋顶喝道：“金四，你个小人，老子不杀你是因为……”

“因为我才是黑水部的酋长儿子。黑水部是我的不是你金二的，你已经是完颜阿骨打的走狗，你背叛了黑水部。你将黑水部将士的生命来换取自己的荣誉。我不能再看你再利用我族人的生命，所以，黑水部的子民，我用代酋长的名义命令你们，杀死金二，就能落户大宋，终身不动刀枪。”

“先杀金四。”

金二挥手转过马头，但是跟随者就七八个人。金四在屋顶上喊道：“你们还要打仗吗？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流干女真人最后一滴血？要知道他们甚至和杀害我们兄弟妻儿的辽狗勾结……杀了金二。”

但金四这边响应者也不多，所有女真人都在窃窃私语。金大忙道：“杀了金四，快，迟则生变。”

“霍！”

金二不再管其他人态度，手举一口刀朝金四冲杀而来。

欧阳叹息：“金二也算是一名汉子，可惜了。“……耳惜什么？“胡杏儿不解问。

“可惜他有个子中寒光一闪，一枝弩定在金二的咽喉上。

金四跳下房顶，低身子对还在地上抽搐的金二说：“这把弩我已经做好半年，从你第一次在我的族人，我的女人面前糟践我、辱骂我、毒打我的时

候。”

“你……你……”

金二不再理会他，一脚踩在金二脑袋上转身道：“大家放下武器，如果宋人不讲信用，我金二为你陪葬。”

欧阳虽然听不懂，但是趁热打铁道：“我是欧阳，是钦差。放下武器，不仅不会伤害你们，并且如报纸所说的，就地落籍。并且受到商会汉工最低福利待遇的保护。一年，你们就可以自己买一间房子，两年就可以娶个媳妇。”

金四同伙立刻翻译，终于有第一个人扔下手中削尖的木棍。等到禁军露头，几乎所有人都放下武器。除了一个人外。那人就是金大，手拿匕芈，但没有人理会他。他把匕芈瞄准自己心脏。他不懂，他不懂女真人。在压迫下大家奋勇反抗，在逆境中大家互相扶持。但在好处面前。为什么会这么轻易放弃呢？他明白，即使没有金四，就伊川这些人也无法完成预定的计划小。但为什么计划功亏一篑呢？

金大问慢慢走近自己的欧阳问：“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计划的。”

“去年年节前，展铭就开始跟踪你，整整半年。“……他为什么跟踪我？”

金大记得完颜兰似乎已经说清楚了。“展铭这人就是太有理智。他也没怀疑别的。只怀疑一点。那就是你们的完颜兰午意无疑的引导我对从前的回忆。”

欧阳道：“再说很多事都和你们女真人说不清道不明，他不能不怀疑。而你们最大错误就不该布置阳平沉尸案。“……不明白。”

“你们怕我，所以在行动前，就想先废了我。可惜我本身身手过得去。出行没有规律。再说，如果我再被刺，肯定怀疑金国。别说朝廷会不会对你们动手。光是两大商会联手为我报仇，你们就受不了。你们还怕因为刺杀我而改变了朝廷的战略，从而联辽对金。所以沉尸案就这么布置出来了。”金大很有兴趣问：“那为什么要出卖金三呢？”

第两百三十九章真相

“出卖金三是一招后手。万一沉尸案整不死我，就会接到金三那边去。从而最少证明一件事，完颜兰和金国在宋的细作是没有关系的。如意算盘，进退有路。说实话，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我很久，最后我宁可相信完颜兰是不知道金国细作金三。也相信了完颜兰因为完颜那谁的死，而对金国政治不再理睬。我还相信了记收集的情报，说什么完颜兰和完颜阿骨打皇宫争执。你们布局很精密，连这样的小道消息也不放过。而完颜兰在船上和我一会，又显得落寞非常，对金辽宋丝毫不关心，转而关心女真平民的生存状况。我蛮感动的，真的。”

欧阳继续道：“当你们现我竟然翻到了厢村的奸细，还扯上你金大时候。你们急了。于是你们就来找我把事情说清楚。真是不错的谎卝话，十句中有九句是真的。刘四女确实和大内有来往。我会相信你们一部分是因为我虽然知道厢村客栈老板是奸细，但我确实不知道他听谁的。联想到此人可能直属于你，这几年下来都没有什么大动静，我想可能是完颜兰放弃了宋内活动。”

“偷到假火卝药配方后，我们就知道客栈老板暴卝露了。……金大道：“所以我们让他什么都不要干，其实也是冤卝枉。客栈老板真是我的亲戚。”

“恩，知道客栈老板近几年没动后，我就相信客栈老板和沉尸案没有关系。不过我真真没想到张金儿没死，这才是我真正相信你们的最大原因。毕竟从我这人角度看，张金儿被灭卝口是对凶手最有利的。”

“峰回路转。”金大叹声道：“布置如此精密……如果那天展铭不在你家就好了。……

“其实你们把我想太能耐了，你们不了解商会的运作模式。所以以为我欧阳也会对河南场业指手画脚，或是翻查河南的资料，自作聪明！”欧阳笑道：“其实除了议席成员，外面还真不知道商会运作的模式。现在可以告诉你。股东只看账目，不得对管理指点，也不得未经管理许可私自到场子，其实我根本就不会知道河南矿场的事。”

金大苦笑：“我们还以为所有掌柜定时要向商会报告。嗯来总有人注意到不妥。如果没了你，大家注意不妥估计也不会说什么。我们应该先打进商会内部，而不是先去陷害你。”

“不是我看不起你们，这议席成员哪个不是千万贯的身家？”欧阳笑道：“有那财力，你们早投到战争之中。”欧阳道：“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而你们又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战术？”金大问这话时候，慕容默已经隔离了这两个人，配合金四，维持矿上秩序。金四很卖力的清点人数。而胡杏儿非常想去看爹，但是又不想放过大宋奇案的破卝解。要知道这案说了就没了，不一定会出现在皇家报上。矛盾啊！

欧阳道：“太卝上卝皇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是刘四女未必就没有。他向往原来那样的生活，住也希望自己的女婿能重新当上皇帝。而在中国历卝史上，一个落难的皇帝想要翻身的话，依靠外来势力的帮助是很好一个办法。虽然女真人的实力并不强，但是刘四女还是刻意留意和你们结交。以备将来有不时之需。……

“刘四女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充其量只不过是知道我们身份罢了。”金大反问：“哪来的战术错误。”

“你们杀刘四女就是一个错误，错误在你们早了一天刺杀刘四女。”欧阳道：“这一直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我甚至怀疑身边人是不是有奸细。……

“早了一天？……金大想想后恍然：“你竟然会注意到这个细节。而且还死抓不放？不愧是大宋有名的断案高毛破卝解了吗？”

“直到两个月前，我和你们的国师聊起来才被点醒。”欧阳道：“既然人力不可能提前一曰，那就只能是鬼力。

他虽然是开玩笑，但我当时惦记被你们女真人囚卝禁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救过我，他救我时候告诉我，完颜阿骨打已经出‘鹰报’，我的去路已经被堵死。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而后把所有事情串在一起分析后，我完全明白阳平沉尸案的真卝相。但是，当时恰巧展铭洞悉你们的阴卝谋，所以没空去处理案子。”

金大点头：“大概过程和大人猜想的差不多。不过……大人可能不知道。年节前完颜公主带小的去拜访大人，就是想牺牲小的，从而补救在厢村被你现的线索。这事我可以牵扯上，但完颜公主不能牵扯上。但我们都没想到，你竟然不留下我。”

欧阳哈哈一笑：“可能是天意，当时如果我没放过你，展铭就无法跟踪，我就不会巧遇你和安劳处一起喝酒。当然那个姓安的也就不会被埋在青石路下。如果不是这样，鹤壁即使有王掌柜的精明，要收拾起来恐怕也比较难。……

“安劳处确实是我好容易展起来的唯一汉卝人。可能真是天意。”金大道：“其实我已经面熟，也曾经和完颜公垂请辞，但宗颜公走却舍不得，毕竟金国能拿出手的人真不多。”

“比如说金三，是个武夫。比如说小翠，姿色又上不了台面。”欧阳笑道：“如果金三换成展铭，小翠换成李师师，那可就不得了。”

金大道：“临死之前，还有一事请问。金国真的亡了吗？”虽然他肯定其中定然有诈，但是希望听见欧阳亲口回答。

欧阳很残丬忍：“恩，已经投降了，而后争霸大丬陆的只有宋和辽。”

金大苦笑：“你嘴里的话，我已经不敢信。”

“你如果不愿意去问阎丬王，那就去问完颜兰。”

“哈哈，我还是去问阎丬王吧！”金大跪在地上，朝女真方向磕几个头，而后把匕丬刺进心脏。

欧阳吩咐：“割下他的头颅，放在石灰箱中送给刘将军。”

“是！”附近两名士兵立刻动手。

胡杏儿不忍道：“没必要吧？”

“有些人心脏在右，对这么危险的人我不能不防。”欧阳道：“你还不去看下你爹？”

“大人！”慕容默派人快马来道：“金四带的人要和胡万三打起来了。”

欧阳忙上马问：“什么情况？”

“金四要杀金娘，以除后患，但胡万三丬不允。”

原来是这样。金四聪明，他如果想在这地方混，就不能得罪胡万三。所以引起点骚丬乱把欧阳引来处理。

胡万三和四个保丬镖很狼狈，手脚那有被捆绑过的痕迹，他们身后正是金娘。而他们面前的院子有几十名女真人，欧阳到后看了下，金四并不在场。

“胡掌柜，别来……”

“命……”胡杏儿抢台词后感觉不对，立刻住口……

欧阳：“胡……”

“命……”胡杏儿见欧阳礼让，于是又喊了。

欧阳怒道：“你先。”

“还是你先，你公事。”

“不，还是你先，免得一会你又爹一句。”

胡万三看两人似乎很熟样子非常惊讶：“欧大人怎么认识小女？”

这个问题要抢答，欧阳忙道：“我来河南时候，正巧遇见令爱在乞丐堆中诗生活。当时正缺个熟悉河南，价钱便宜的人当向导，阴差阳错就选了她。”

这人说瞎话不是一般有本事。胡杏儿偏偏无法反驳。自己和欧阳第一次见面确实是乞丐打扮。而自己也熟悉河南，还给人家当了个把月的便宜车夫加向导，还真拿了工钱。胡万三苦笑：“小女顽劣，大人笑话。不知大人怎么会在此地。”

“这个说来话长。胡掌柜，你身后女人事关大宋和谐稳定。不如交给我来处置吧？”

胡掌柜摇头：“大人不知，如果不是金娘一力阻止，我和几位弟兄早成了刀下鬼。我胡万三可能不会做人，但滴水之恩，涌卝泉相报的道理还是知道的。要带走金娘，就先杀了我。”

胡杏儿对欧阳道：“我爹说得有道理。”

欧阳道：“那是狐狸精。

“爹！”胡杏儿转变了立场。

“你一边去。”胡万三道：“还请大人放金娘一条责路。”

“胡掌柜，我很想答应你，然后再悄悄杀了她。”欧阳叹气道：“可惜，就算我想放，皇上也不会放过她。和此事有瓜葛之人……个都不能留。如果胡掌柜有好生之德，不如让金娘少受点罪。真带活的走，官卝府酷卝刑可不是摆设。”

金娘道：“胡掌柜，你我相交一场，也算是缘卝分……”

胡万三打断道：“大人，你只手能通卝天。我胡万三舍弃家财，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如果让人知道我胡万三贪生怕死，连救命恩卝人都看这死在眼

前的话，我胡万三也无脸苟活。”

“你没事救他干嘛。”欧阳见胡万三态度很生气，指责金娘道：“你就让金二砍死他，然后我们砍死你不就好了？……好吧好吧！胡掌柜，我答应你就是。不过这人不能留在这里，我怕兴风作浪。”

“那大人……

“我送她回金国，以后是生是死，和我们都没有关系。……

胡万三喜道：“谢大人网开一面。”

金娘凄凉道：“回金国？金国还在吗？……

“在！”欧阳笑道：“记得，下次不要相信报纸媒体。那东西都是写一些别人喜欢和希望你知道的东西。”

“金国还在？”金娘惊讶。

“在！”欧阳挥手：“把金娘带走。”

整理一下，保卝镖找了点茶叶泡水，胡万三举杯道：“胡某惭愧，什么都不说了，胡某以茶代酒谢谢大人救我父女。”

胡杏儿不满：“爹，救你就算了，我可是给他当了很久的车夫。”

“谁让你跑出去的，不吃点苦怎么知道卝家里好。”

欧阳客气道：“其实胡杏儿是有大功的，如果没有她，小秦岭的事没有这么顺利。我会如实上表朝卝廷，给胡杏儿嘉奖。”

“那就多谢大人了。……胡万三也不客气话题一转：“真没想到女真人怀有异心。”

胡杏儿插嘴道：“爹，大人说让我去阳平大学。”

欧阳一楞，这丫头学的倒是很快。说瞎话条条是道。自己确实说过，不过那是赵六身份。

“大人说的，你就去吧办”胡万三道：“其实你不说，我也有这样想法。“

“谢爹爹。”

欧阳无奈笑下道：“胡孕柜，我还得向你举荐一个人。

“大人说的是金四？那可是个标准小人。”胡万三卝不屑道：“胡某不想和此人为伍。……

欧阳封心道：“此事金四有大功。而且有金四坐镇，那是大有好处。”

“好处大人在信里都说了。……胡掌柜点头道：“好吧，我会慢慢提升他。大人说得对，矿上安定为头等大事。……

河南粗定，欧阳和一百禁军，胡杏儿还有金娘先回东京。但是在大宋各地仍旧生了多起小规模的暴卝乱的事件。由于赵玉对民生重视和暴卝乱民卝族的单一性，所以暴卝乱并没有引规模。各处暴卝乱纷纷被压卝制、剿灭。本次官卝府不再先招安再围剿。而是一旦生暴卝乱，立刻派出兵丁镇卝压。不仅有官卝府的人，商会和百卝姓也加入到除暴行列。最大一起暴卝乱不过四百多人而已。

虽然破卝坏力不大，并且没有多少汉卝人因为暴卝乱而死伤，但事情性质是严重的。欧阳还在回尊路上，御史台在朝会上对商人进行了长达一刻钟的弹卝劾，而这几千字的弹表，无一不把矛头指向欧阳。其中包括排科举而重杂科、轻农重商等等，当然还少不了急功近利，把几万女真人送进大宋腹地。谏议大夫强烈要求严卝惩欧阳。

但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欧阳事先现女真人阴卝谋，而后亲自冒险独自到河南处理，对平息叛乱有大功。而当时欧阳要来的两万女真人都是在西北军道开工，是因为当时的节度使李纲失职，导致两万人内流卝到腹地。要求重赏欧阳，严办李纲。

宗泽就是说老实话，他认为两万人调动到小秦岭，李纲当时正在玉、州，批州知州和通判文准许。李纲确实有事后不查的罪名，但是西北战备紧张，李纲不可能还去理会这两万人的去向。宗泽还说，当初这两万人在西北的积极生产，才让玉州战事和西夏西北战事的粮草得到稳定补充，减轻了大宋各地的压力。宗泽认为，此事不过是意外之失。并且目前已经平定。

但枢密院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件事，金人就会按照原计划和宋联手。而现在局面是辽金停战，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默契，但是对我宋军看响是比较大的。

而后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欧阳虽然有过失，但是将功补过。李纲有过失是情有可原。原则是不处罚，不奖励。

朝会有人趁机提出废除商业法，重新抑商重农，这个论调受到大部分大臣和赵玉的直接反卝对。商人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废除商业法不是去了商人

的保护，而是加大地卝方卝官对商业的掌控。而且谁都知道，就因为商业的展，大宋国力曰日强大。就连弹卝劾欧阳的大臣也声明，不能矫正过枉。

最后就归纳三种论调，李纲背锅，欧阳背锅，两人都不背。最后一个论调只有少数人支持。事情闹成这样，必须要有个交代。赵玉本身也很矛盾，李纲才上卝任不久，并且在知晓阴卝谋后，立刻着手布置前线物资分配，可以说功劳不小。而欧阳更是掐死阴卝谋在胎儿状态，从仕官来功劳多多，对这人本就赏少，现在要处罚也说不过去。还有一点，处罚无非是流放罢官。一旦下达，将来要找个人来商量事情都找不到。

朝会暂歇。同时皇家报对前些日子出的假消息进行更正。更正理由配合朝卝廷扑灭女真人的阴卝谋。文中对阴卝谋经过，从沉尸案开始进行了大概的述说。而后是欧阳独自入河南压卝制暴卝乱，虽然目前不知道具体情形，但是可以肯定暴卝乱已经结束。报纸表示将完善后续细节补充，同时对假消息引起的不便，对宋民进行公开道歉。

报纸对河中府和京兆府的安然过渡原因表示不知情，虽然这两府人要少一些，女真人不过四千来人，但是在事件中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报纸还刊了朝卝廷一项决定，以欧阳离开河南为界限，任何未加入汉籍的女真人，不再添加。即使添加户籍也一律作废。这条是太虚子登底抽薪中的最不引人注目的一招，他让女真族人开始了漫长的内斗和分卝裂。

报纸还报道了朝会上的争论和记民间的调卝查。调卝查显示有三成卝人认为欧阳应该负责，三成卝人认为李纲负责，还三成卝人认为应该是当时公文的通判和知州负责，只有一成卝人认为应该不罚而奖。

第两百四十章黑锅

九公公问：“陛下考虑好了吗？”

赵玉扔一片叶子在池中，看了许久后问道：“你认为呢？”

“陛下，这是国家大事，咱家不敢多嘴。”九公公道：“如果没有一个说法，恐怕御史们不服。不喜欢的李相的人不在少数，但咱家奇怪的是，不少本拥护欧大人商业行为的大臣，却是想把欧大人拉下马。”

“欧阳的影响力不是因为他是知县。而是因为他是两大商会的龙头。还有阳平大学的影响，和对开疆扩张版图的贡献。如果他本人不当官，专心管理两大商会，这样还能放弃因为当官不得不考虑，不得不牺牲商会利益的原则。对两大商会来说是莫大的好事。所以他当不当知县，影响并不大。“赵玉道：“但如果他不当官，联就找不着他了。你看玉州、看西夏、看杭州舰队、再看河南的事就知道，联拿不出象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办事不仅合联心意，更能给联惊喜。第一次对西夏打仗，联想拿回两州就可，他好家伙，割了一大片下来。让联可以从容布置丝绸之路。”

“那李相呢……”

“边疆紧张，李相是大宋知政务、知军事、知民情，忠心不二的正直之人。”赵玉道：“目前真离不开他。”军机处可以简单说一句话，把某某禁军调配到哪里，但是下面人就要跟上，这些全部要李纲来协调。李纲有民望又有官望，本人行得直坐得正。

九公公道：“要不陛下先贬一人？过一两年重新提拔不就行了？”

“这个办法联想过，但贬只能贬欧阳。但他本是芝麻官，再贬就没有了。到时候让他回来帮联，他定然会狮子大开口。而且也未必愿意回来，其居无定所，又无家人，找都未必能找着。”

“陛下，不是还有七品，八品，九品可以贬吗？“九公公道：“我们就把阳平知县空着，让甘信来管，他贬个九品官到西北效力。韩将军可是很尊重欧大人，西北那有欧大人在，也不会吃什么暗亏。”

“这倒是个办法是。”赵玉点头：“不如让他再去趟西北。”

欧阳不知道朝廷动向，除了派出士兵汇报工作之外，倒也不急朝东京赶。一路上胡杏儿那问题如同飞流瀑布一般。光是阳平沉尸案就问了一天，完颜兰是什么人又问了一天。欧阳被疲劳轰炸突奇想，如果现代审讯人员全部换成小三八，再顽固的罪犯也宁愿招供，免得活受罪。

金娘话很少，第一句话是在吃饭时候问：“金二死了？”

“死了！”欧阳很想问她，金二那家伙有什么好的？欧阳最不喜欢这样的男人。不可否认这样的男人一般都很有魅力。但欧阳看来金二是只能当朋友的人。金四是能当丈夫的人，女人啊……

第二句话是一天之后吃饭时间：“他尸体呢？”

欧阳无奈招呼来士兵问清楚后回答：“和死去的女真人葬在一起。”

第三句话走出河南，进入东京地界，也是吃饭时间：“我早听说过你。

欧阳回答：“谢谢！”

胡杏儿就三八了：“你听说过他什么？”

“百万买妓为妻。“金娘淡漠道：“我那时候就想，真有这种人吗？”

欧阳回答：“真有，比如说我。”

“亏我爹千万交代，说他和你平辈论交，让我要尊敬你口却没想你一点都不懂在晚辈面前谦虚。”

欧阳道：“侄女，打碗汤。”

胡杏儿凌空给欧阳一个暴栗，接碗打汤道：“金姐姐，事情都过去了，别想那么多口你要觉女真太苦，就留下来。他会有办法的。”

“别扯淡。”欧阳道：“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为什么？”胡杏儿问。

“因为有两万女真人是我找完颜兰要来的。”欧阳道：“到了东京我可能就没自由。我写了一封”

第两百四十一章假道

“这个比较复杂。欧阳道：不讨大可以按照一成的比列，每年放户籍。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做个本分的良民。等他们拿到户籍后，就还要遭受现在汉籍女真人遭受的*削。”

周安大喜举杯：“还是大人有见识。”

欧阳苦笑举杯，哪有见识，只不过是将近现代录削史转换而来。但欧阳知道，如果没好处，商人是不干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把国丬家利益凌丬驾到个人利益之上。欧阳举杯道：“干！……欧阳满饮，这一招不仅让商人受益，而且还对同化女真人起到了重要作用。语言同化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欧阳对人性的认识已经透彻到麻木，看得清晰，认识得清楚。

薛柄多年第一次重游故土，心情很激动。家乡的变化之大，虽然有所耳闻，但是亲眼看见又是一番震撼。水路上那些忙碌穿梭的船只，沿河整齐的房屋和工场。即使船上的船夫也能识多字。再到阳平看看，更是大开眼界，比起他离开的东京有过之而无不及。阳平现在总人口已经达到六十万。城市人口达到四十多万。城墙没扩张，但是城市在城墙之外延伸。目前规划是朝厢村和大学展，最后将两地连接起来。由于军厂工作量减少，有千名厢军经过培训后开始担负起衙役的职责。他们的薪水除了兵部给予之外，阳平还给予每月三贯的补贴。

薛柄道：“贤弟，说句实话。如果是换了现在，当年我可能不会冒险救你。也幸亏当年比较冲动，否则大宋就少了栋梁之才。”

欧阳笑道：“薛兄救命之恩，我就不说了。我已经让人在金尊大酒店安排了位置。大宋最好的厨子，最好的歌妓，走吧！”

“那愚兄就不客气了。”

苏千也参与作陪，如周安一样，苏千也有自己的利益冲丬突：“大人，这对辽联合后，女真那可都是杭州舰队的事，都是东南商会的生意。……联合对金，现在是连民间都知道的口号。经过各地的小暴丬乱后，汉丬人对女真的好感急剧下降。

好事不出门，坏事住千里，大家都集聚想像力，对女真人破丬坏进行夸张的传播。

欧阳道：“还有两个月就是南北商会，到时候肯定要瓜分这块蛋糕。”女真人虽然物品卖得贱，但是他们所拥有的物产是汉丬人眼红的。再说，作为一个专丬业的商人，不能因为利盖少而不争取。

苏千笑道：“恩，大人说的是，不过不打辽国，司家人可是有点急了。我打算就今年推举他们进入议席。反正司家现在的财力，已经不足影响商会的左右决策。”

“对，把他和咱们先教在一起。反正我们没有什么吃亏的。”欧阳道：“你应该多和薛将军多喝两杯，打好关系。将来他有可能是前线的实权将军。

苏千道：“即使不是，也要多喝几杯。我这等满身铜臭之人，能和当今英雄畅饮，也是人生快事。”

“大人！”一名印刷厂的工行人员敲门进来道：“样本已经排好了，总编请大人过目审核。”

“恩！”欧阳接过样报，头版头条就是：大宋英雄，敌营十八年。

工作人员道：“收到东京的消息，皇上要对一些有功人氏进行封赏，展大人也在其中，并且被记为功。”

展铭去乡下了，欧阳点头道：“这种消息必须是真卝实消息，在没正式消息公布之前不许猜测刊。否则一旦有误，会让大家没面子。样本我看完了，很好。明天出报，先我们两天到东京。……

“是！”工作人员收报纸面走。

欧阳对薛柄道：“我知道薛兄害羞，不过，这世界需要英雄。既需要韩将军统兵领军的英雄，也需要薛兄这样忍辱负重的英雄。再说，薛兄出名，皇上脸上也有光彩。不过先知会薛兄一声，我做了点修改。”

“修改？”薛柄有点脸红。他知道欧阳打算吹捧自己。虽然有点难为情，但是自己在金国不就是为了有天如同英雄一般回大宋吗？

欧阳点头：“先薛兄你是陛下派出去的，说明薛兄不是无组卝织无纪律，也为陛下添彩。其次是薛兄的贡献，比如揭破早年西夏人欲追随女真人，对我大宋战略调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还有薛兄私下救出大宋被女真扣卝押的汉民两百多人，恩，这个还有被救者的采访。”

薛柄大汗：“贤弟，这不是胡写吗？”

“薛兄，没办法，人家看不到你的作用。只关心你在金国这么多年都干了什么？只要他们敢看，我欧阳就敢扯。”欧阳道：“这不仅是帮薛兄，也是帮我自己。朝卝廷那可是有人正抓我的鞭卝子。但，我接你回来这一功劳的大小，都看薛兄你的本事。再说，这种版本的报纸行量很大，大家都喜欢看。”

“贤弟真不愧是商人。”薛柄苦笑，这可是算得太精明了。

欧阳客气道：“多谢薛兄夸奖。苏干，和薛将军喝一杯。”

“应当的。”苏千举杯道：“薛将军，你要理解大人，普通百北姓，即使是朝甲大臣都不大明白薛兄你的用处。所以大人只能鼓吹。薛将军毕竟是真金不怕火炼之人。这点有识之士都明白。薛将军，我们干了。”

“干！”薛柄一饮而尽：“谢苏大掌柜。早听说苏大掌柜威名……”

大家开始很客气融洽的互相抬举，而后慢慢就开始称兄道弟。

不管是不是真心，但大家都知道，结交一个对方这样的朋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皇家报记载薛柄光荣卧底的事迹同时，也记载了欧阳九死一生将薛柄解救回来的故事。薛柄到达东京，评书就出来了。欧阳一听不是一般的扯淡，说自己散尽家财，募集海勇直北捣女真人的老巢，和薛柄是惺惺相惜。也有说欧阳单骑走辽金时候，就和薛柄拜了把子。

不管怎样，薛柄先前低调，到皇宫外外一跪痛哭后，想低调也不成了。看热闹的人立刻围了起来。欧阳赞叹大宋确实是比较亲民，政治气氛比较淡的朝代。别说明清，现在你去天北安门占地经营围观试试。不说都，你哪怕敢在县政北府前摆个摊子，那就是好汉。看宋朝皇宫，主道左右两边加一起占了一半。大臣们上下朝视而不见，皇帝也当没看见。甚至连小孩的黄白之物也有。

九公公北关键时刻出现了，看着门外黑压压的人群喝道：“来人，撑开个地方让咱家过去看看薛将军。”

守门的禁军立刻横枪压北制人群，硬生生雅开一条道。百北姓还在议论：“那是谁？……

“太监！……

“废话！”

“好像叫九公公，皇上身边的人。”

有个胆大的喊：“九公公，皇上好吗？……

“好！……九公公哭笑不得，起哄面竟然是被禁军一起赶走的欧阳。这小

子心中不爽。九公公大声道：“皇上宣薛柄觐见。”

“九公公裤带子松了。”

“哈哈！”群看热闹的起哄。

“你……”九公公转身一指欧阳，脚下绊算，摔在地上。

“小心啊！”欧阳喊道，***，这老小子竟然提议自己去前线，实在太不够意思了。欧阳想要么你就罢官，要么就别动自己。贬到九品去当劳力，不稀罕。

“哈哈，公公走好！”大家一起笑喊。九公公甚是狼狈。、

算你狠！九公公在薛柄搀扶下心中念叨一句。

薛柄帮欧阳青脱：“公公莫怪，欧大人只是玩笑。”

“他才不是玩笑，他是气我在皇帝面前提议贬他官。”九公公叹气道：“就不知道这话怎么就被皇家报那群免崽子挖去。”

“公公慢点。……薛柄忍笑。看得出九公公这人并不坏，和欧阳交情也不错。

“薛柄，你可知道当时你一声不响走了，皇上火气很大。你是她当时下属中难得几个有兵权的人。一会进去后……”

“就赔罪。……欧阳有交代。

“胡说，你就哭！”九公公卝道：“那个欧阳懂个屁。要不是因为皇上宠信他，不计较他的言语，他早就被罢官了。”

半个小时后，九公公跑了出来喝道：“欧狙呢？”

禁军还没回答，占道经营一卖豆腐花的说：“走了？”

“走哪乒”

“好像回阳辜了。”

九公公卝道：“来人，追欧大人回来，皇上要见他。”

“是！……两名禁军去侧面牵马。

九公公懂政治，懂看人，但是根本不会逻辑推理。欧阳是有吃午饭习惯的，而这时候正是午饭时候，欧阳可能走吗？欧阳带了张三李四去李纲家里蹭饭吃，主要也是去见见太虚子。李纲本人不在，现在是上班时间。

太虚子一见欧阳很直接：“其实我不太喜欢看见你。”

“了解！”真的了解。太虚子对目前生活很满意，看见欧阳就相当是说有事要帮忙。果然，欧阳没有让他失望：“杂毛，你觉着这将来宋金辽的形势怎样？”挥手，让张三李四院子外面守着

太虚子捏了两撇胡子沉默一会道：“女真有个特点，女真在完颜阿骨打成卝立金国之前，近亲通婚严重，还有哥哥娶妹妹的我们看来的荒唐事。所以比如指挥使，那边叫百夫长以下的小官素质不够好。识字率很低。这么说吧，女真人擅长打中小规模的战斗，不怕死，一个能顶十个用。但是最害怕就是大规模作战。比如他们守东京就守得很苦，因为辽军在三路都有呼应进攻。”

“杂毛，你好像跑题了。”

“薛柄曾经和我说的。所以要快击溃女真，只有从海上、陆地同时起进攻。他们囤积在内部的兵力比较混乱，没有成熟的战争体卝制。调到前线都是要事先规划好。所以在内部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一旦从海上突入，女真人虽然会顽强抵卝抗，但没什么能干的人，多的是冲锋的勇夫，所以必然无法组卝织有效的进攻而被分割蚕食。这样对于大宋来说，杭州舰队运送兵力从海上进攻就成了主战场。多数禁军肯室会晕船。所以如果大宋同意联辽对进，负责从海上进攻的话，等于和七成的女真人干上，成为战场的主力。老道认为皇上是不会答应的。”太虚子道：“皇上意思是，既要解决金国，但也要消耗辽人力量。即使是宋人也消耗，也不能让辽人坐享其成。”

“然后呢？”

“如果宋放弃从海路进攻，只能是借道伐貌。派出军卝队和辽同时进攻黄龙府。但是，宋朝一定会担心把一支军卝队放到辽的内部，如果辽一旦翻卝脸，后勤和兵力损失都是巨大的。这么冒险的策略定然不能走。”

欧阳小声道：“那就只能假道伐貌？名义上是去对付女真人，阵形一展开，呼应另外两军同时对辽展开攻击。同时深入一军占领码头港口，杭州舰队全力保证供哈……说不好，能把临潢府给拿下来。”

“哇！这么卑鄙的招你都想得出来。”太虚子叹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欧阳怒：“我什么时候出自你了。杂毛，你看我这计划怎么样？”

“说实话。”太虚子道：“我没敢去想。我老觉宋朝目前是联辽对金。还是你有见地。管他好不好，打了就是。如果按照你说那么一打，说不好就能拿下西京道、中京道，甚至是临潢府，逼壮迫辽主力撤到东京，而后宋辽齐齐威胁女真黄龙府。”

“废话，本官曾经挥挥扇子，就灭了西复。……欧阳道：“不过这事我说了不算，军机处也不全是酒囊饭袋，应该会有人敢这么提议的。”毕竟有几个都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军事理论高材生。

“说得好！”童贯笑呵呵出现道：“听说欧大人来相府。本王就想来相府骗碗饭吃，但竟然无意中听见欧大人如此奇计。”

“郡王请坐。”欧阳起身让坐。

“这位是？”童贯没见过太虚子。

“这人……是李相的供奉，高人！”欧阳道：“别理他，郡王觉着怎么样？”

“就连本王都以为，应该如何想办法联辽对金。嗯办法消耗辽人，我们占便宜。但从来没想到过假道伐琥。那辽人就更想不到了。”潼关道：“只要深入一步抢占莱州、锦州两地，全盘就活了。但是这两州距离燕云十六州略远。必须马不停算的在辽人现之前占领这两州。而后杭州舰队运来重炮补给。一旦稳固这两州，向西可和西北军道配合威壮逼西京道，朝南可以和永兴军路，以滦河为线，将辽军切成两断。控壮制南面。滦河防务可以由水师开进。一旦完全控壮制南面，天稍帝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西窜到西辽，二是北上到女真废弃的东京。如果西北军道能阻止西窜，逼壮迫天柞帝去东京，那形势就一片大好。”童贯边想边道：“女真人的态度就无足轻重。他们如果愿意从黄龙府抢临潢府，就会被宋辽包夹。如果女真和辽人合作，我们也可以稳固滦河，步步为营。除非女真人要主动向我们进攻，不过之间还隔着好几州，来得及调整。……

太虚子道：“哪王高看金人，要他们帮助死敌来对抗宋人，也没有什么利益，恐怕很难。老道想，他们最多是固壮守黄龙府。再有可能就是驱赶天稽帝去西辽，这样就少一个敌人。……

“天祐帝不能去西辽，否则我宋军就被东女真西契丹包夹。”童贯道：“一定要让他们去东京。”

“这个……欧阳想想道：“郡王不妨到时候联壮系下刘处温等人。有奸壮臣不用，哪过意得去。……

“恩！”童贯起身道：“本王卝还要回去研究，这饭就不吃了。不过……道长既然是李相的供奉，应该知道话说多了害的不仅是自己。”

太虚子明白童贯意思道：“郡王放心，我世代祖卝宗亦是中原汉卝人。

“那就最好。……童贯点头道：“告辞，欧大人。……

“郡王走好！”欧阳知道，事成，功劳有自己一份，事不成，自己要帮忙一起扛黑锅。讲道理？上卝位者很少愿意和人讲道理。

否则为什么有警车开道一说，凭什么领卝导就不能堵车或者提倡环保搭乘公交地铁？

太虚子道：“老弟，这事让他烦恼去吧。我去叫丫鬟弄饭菜。在女真，可是没牛饭这一说。”

由于没有手卝机传呼机，九公公找欧阳不到，只能回去实说。赵玉、也不在意，而是叫了童贯觐见。

军事计划是不会宣布的，第二天早朝，赵玉册封了薛柄为四品武将，派遣河北军路监军。武将派为监军还是比较少了。但是薛柄还有一身份是内卫副都指挥使，这就比较说的过去。接这是宣布对一些人的嘉奖。先是河南的王掌柜，因为统筹得当，所以朝卝廷赏百金，赐民之勇者牌匾。胡万三赐百金。展铭事先现阴卝谋，功劳最大，晋升为五品防御使。等等！有出色表现的包括慕容默都升了半品

第两百四十二章保险

王胡两人都很满意感谢皇恩，虽然钱不多，但是有嘉奖圣旨的。这种圣旨不是差遣，是不用缴旨，可以自己留着炫耀。展铭得赏心态比较淡然和无所谓，他也不愿意去外地，或者是领兵打仗，他已经习惯在阳平。

至于欧阳处置有提到一句，就是功过抵消，让他好好反省。本次有圣旨赏的十几个，赵玉手笔很大。没圣旨要求州为单位替朝廷奖赏的多达三百多人。比如金四就得十两黄金。相当一百多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激励。赵玉这么做，自然也是继续执行同化措施。

胡杏儿因为欧阳提到是自己向导，所以也有黄金五十两赏赐。虽然黄金白银不流通，但是皇帝出手当然不能用贯做单位。胡杏儿拿到赏金非常欢喜，但寻欧阳不在。等欧阳回来，她的热乎劲又过了。再加上学业紧张，教授严厉，也没时间去打扰欧阳。

十二月，又是新的一届南北商业协会。先先总结了去年以农为本取得的成果，而后针对今年商业损失比较大的情况，欧阳重点介绍了保险行业。保险在阳平有，但是区域和业务都很局限，一直都是小打小闹。欧阳在会上说："只要价钱合适，什么都可以保。什么财产损失，意外死亡等等。还可以对禁军投保。比如每年每个禁军交纳十贯保险金，如果非自杀死亡，遗孀可以获得五百贯的保金。按照永兴军路来说。打衡山那一年，总共阵亡四千多人。也就是要赔偿两百万贯。当时永兴军路禁军是十一万人，保险总金就是一百一十万贯。看起来似乎是亏了，但是谁知道要打横山呢？一来，也算是对国家做点贡献，不能让前方将士流血又流泪。二来，也有盈利的空间。当然，按照原则来说，暂时只成立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毕竟战事多，要从别的地方拉点补偿。我就是提议，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下，看谁愿意牵头管理。"

一人站起来道："欧大人，似乎应该先表决司家是否能进入议席。司家对保险业很有兴趣。"

"可以"欧阳拿起另外一份公文念道："由我、苏千、周安……等二十人推荐司家的司德将参选议席，还有三位商人都有推荐人。今年名额是两位，四人主流业务，资金规模都在准许范围。资料下去，大家看好，明天上午表决。今年是在阳平金尊大酒店举行会议，大家散会后可以到处走走，房间都定好。如果要拉关系票，自己解决。提醒一句，要挟或者是许诺好处的拉票形式是违反商业法，一旦现就此除名。最后一点，明年我主席任期到期，今年是最后一任，明天下午主要是主席职位选举，大家也可以互相沟通。"

当主席当然是好，换了别人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不应该有的错误。欧阳虽然还做为商业风向标，但是知道必须换任，并且将换任变成传统。不让任何统治者在台上呆过长时间。作为现代人，欧阳知道皇位权利后代传承必然

失败的真理。

欧阳是穿越人，但别以为离了欧阳商业协会就无法运作。有些事到了一定规模，不是一两个人能控制主导，而是社会展进步的必然步伐。

这个问题很多人找欧阳说过，但是欧阳态度很坚决。他表示自己目前是不昏庸，但不表示自己将来不会昏庸。每个人的黄金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换选是最好的办法。欧阳同时希望，大家选出来的主席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比较有领导力和头脑的人。千万别想只选自己交情好的，因为那不仅会害了大家，更会害了自己。在明天后，欧阳将担任终身名誉主席，没有实权，只是能参会一个表示身份的头衔。在有志参选人中，多是以苏千等三十来岁的进取派。他们各自有参选书，将在明天下午念读。千万别以为苏千机会最大，阳平商业协会人还是比较反对苏千兼职主席的。毕竟现在业务在扩大，做为优秀的行政总裁有很多事要忙。

欧阳不理会他们私下的公关，按照规定，与会这几天，任何人是不能直接或者间接拜访主席。欧阳乐得清闲。第二天早上，正式开始表决新加入成员，分别是司家，王掌柜、还有两个是东南商业协会推荐的。

王掌柜很谦虚也很实在，先言，他先表明自己的经营方向，就是勘察，挖掘地下，不包括坟墓的东西。策略是守成，没贷过款，也没借给人钱。有余钱除了部分存到钱庄之外，其他都资助了养老基金。

虽然王掌柜不是一个很好的赚钱伙伴，但是此人道德在圈内是比较高尚的人，和他合作拥有很强的安全性。再加他把八成盈利都供给养老基金的伟大举措。所有议席都鼓掌应对。他几乎得到了满票。

接下来竞争就比较激烈。司家财力没得说，但是商业协会普遍对其几乎全部是家族管理传统很不满意。针对这点，司德表示，将来司家只会在田地上实行家族管理，其余投资都采取股份任命制。司家第二大垢病就是不守合同，曾经擅自对在辽的阳平钱庄进行违反制度的管理，导致司家掠夺性的暴起来，控制很大流通货币。司德承认那是一次很严重的错误，并且表示，在辽的阳平钱庄除了恢复制度外，将无偿为教育基金服务，不收取任何抽成。

而另外两家，一家是红得紫的河运行业。不过也只局限在河中。另外一家是种子行业，其名声很好，虽然资本不算雄厚，但是却是淮河以南农业的主要供应商。其从波斯、玉州引进了很多瓜果蔬菜品种，而且还派人下乡教导种植，名声很不错。

经过三轮的投票，最后司家在欧阳等人事先做足了工作之后，险胜而出。另外两家虽然败北，但也不是没有收获，很多成员都对其业务有兴趣。

下午是最重要的主席选举。由于欧阳不再担任，必须有人在明年这时候

接手。比起早上火药味，下午倒是一片沉默。不是大家谦虚，而是大家都没信心能做得比欧阳还好。欧阳在台上道：“各位，做主席不仅是荣誉，还有一份责任。怎样更好的保护商家的利益，怎样更好的展商家的利益。失败是难免的，我欧阳也不是圣人，也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也没有全事考虑全面。比如女真劳工暴*一事，我就负很大责任。可以错，但不能不改。我也知道当这个职位会多很多事，不过总要有人干。换句话说，这个职位也是全大宋商人对你的认可。“

“欧大人既然这么说，就算我一个。”王掌柜站起来道：“反正我是个闲人，下面的事有下面人打理，还有胡大哥照顾。”

苏千站起来道：“大家知道我性子，胆子大。可能赚钱快，赔钱更快。我不象大人那样，是皇上的亲信。也不象很多人有大臣撑腰，但如果大家选我，我会尽全力的。”

阳平商业协会代表人说了，东南商业协会代表人周安自然也得起来：“我就不如苏掌柜有本事。能走到这一步，除了运气还不坏外，就是大家的帮忙。我年岁也比较大了，比不了年轻人。再有几年，我的家业就让子嗣们打理。所以做做主席，也算是过把瘾。”按照规矩，如果周安将过四成的财产传下去，就会被剥夺议席权利。子孙谁有本事，就自己来争。

除了这三人，再也没有人言。其实大家都知道，肯定是从苏千和周安中选。周安人脉广博，做生意老谋深算，但进取力不足。要不也不会这么多年，除了杭、扬、洪外，只展了一个衡州和半个台州进入东南经济圈。

苏千就狠了，当年阳平商业协会几乎是空壳状态，他都敢一路开到辽边境。

两人比较下来，大家还是比较偏向苏千，毕竟现在很重要的对金之战即将开始。周安的性子不适合战争带来的暴利，反而是比较适应和平时代财富稳妥积累。在表决三次后，苏千当选第二届商业协会主席。其现在可以调动的资金达到天文数字。

至于保险行业，最后由胡万三获得。他就说，不为别的，就为了欧阳救命之恩，贴钱也干了。大家都不太清楚这行业的利润和风险，司家倒是想要，但是挑不起头，合作人太少。最后定了胡万三注资五十万贯，占总股本的六成，成立大宋保险公司。由欧阳指导，暂时由胡杏儿担任行政总裁，具体人选将在三个月后的股东会上由大家提名。

……

赵玉看了欧阳派人送来的保险计划书，立刻叫好。虽然之前将士战死也有丧葬费，但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并且还会被黑心人层层剥削，俗名叫剥死

人皮。赵玉立刻找兵部和枢密院的人商量。因为欧阳在计划书上提议的是。朝廷出一半五贯钱，为全体禁军购买保险。残疾的赔一百，死的赔五百。别小看五百，足够普通一个人节俭生活几十年。

社会的展就是这样，把财富聚拢到少数人手中。如果没有政策的干预，进行财富二次分配，贫富差距还要拉大。你用十贯赚一贯时候，别人是用一千万贯赚一百万。要不为什么说第一桶金最难。

兵部尚书给的资料是，目前大宋有禁军八十二万人。如果每人五贯，就要花费四百多万。而即使是两次西夏战争中，死难的将士抚恤金加一起不过十万贯。童贯对多少钱无所谓，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解决士兵后顾之忧的办法。即使士兵没钱再投保，将来也能赔偿一半的钱。欧阳计划书苛刻的是，朝廷必须为所有禁军付钱，不能谁要冲锋就帮谁付钱。

……

胡杏儿看计划：“欧阳，你是不是当我小孩耍。这万一开战，赔光我爹资产都不够。”

“姑娘，你从事的是保险行业。保险行业有很多内部人才知道的东西。”欧阳指计划书上说：“非自杀在职编制人员才能获得赔偿。也就说第一条件不能是自杀，第二个条件他死时候必须是有编制队伍的。打仗有句话就兵败如山倒，一旦溃败，就不能算是在职，因为他没有履行义务。而且我还有一些资料。”

“什么资料？”

“慢”欧阳考虑一下后：“你还是别看了，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保险陷阱。你只要相信一句话，我不会让你亏本就可以。”

胡杏儿不爽：“你就说一条让我听听嘛。”

“好，就说一条。在填保险单的时候，有一份调查。比如会不会酗酒，会不会经常打架。”

胡杏儿疑惑问：“这有什么关系吗？打架死人不算职中。酗酒可以算自杀吧？”

“对啊，所以这就是陷阱。”欧阳道：“很多人不会如实填写，他们会担心因为酗酒，将来死了会不会赔得少。而陷阱就在这。他说谎了。他没有诚信对待我们，先欺骗了我们。我们可以拒赔或者少赔。”

“……不是很明白。”

欧阳问：“你认为你的牙齿健康吗？”

“当然健康。”

“胡说，你门牙之间的缝隙太大，而且有蛀牙。你出事后，因为你在契约上先对保险公司进行欺骗，隐瞒事实。即使牙齿和你的死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拒绝赔偿。因为按照商业法，属于不诚实契约，可以作废。利益全归未说谎者。”

胡杏儿点点头突然一把冲过去抢欧阳手稿：“给我看，给我看。”那不是手稿，那是黄金啊

“不要乱摸”欧阳急忙跳开一步，把手稿扔进池塘。

胡杏儿看着手稿浸水，字迹模糊带这哭声道：“你不让我看，你别写啊。你写了不让人家看，那你就别说啊。说了又不让人家看……”

欧阳很抱歉道：“这个我考虑了很久，还是觉这不能这么坑人的。毕竟这些人都是为我大宋流血牺牲。”

“我……我可以对别人用嘛。比如说你。”

欧阳露齿一笑：“我不相信。欧平，送客。”

“欧阳……”胡杏儿狠狠跺了两脚走人，走时候是瘸的，力气用太大，麻了。

欧平送客回来边捞水池垃圾边问：“少爷，新欢？”

“去去，我大侄女。闲来无聊逗逗她。别乱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麻烦了。”欧阳道：“他爹老江湖，临走对我说，他和我平辈论交，如果他女儿不听话的话，尽管打骂。已经暗示本少爷，你丫的不要对晚辈下手哦。”

“那少爷自己有什么想法？”

“呵呵，红玉明年就回来了。”欧阳道：“女人当然是好，但你得想到娶一群老婆的后果。你觉我还能这么安详的悠闲在这里看报晒太阳吗？得到一样东西时候，必然要失去一样东西，只是你没现罢了。”

“少爷，我觉你最近讲的道理越来越深奥。”

“比如我吃了一个苹果饱了，要再吃一个苹果时候就要考虑。我的嘴是满

足了，我的胃呢？连续进食破坏胃，而且晚上自然就吃得少了，错过了更好的美味。你和一个女人成亲之后，你手中就有一半钱她要花，你要忍受她的唠叨，你要忍受她各种毛病。相应的她会帮你整理家务，帮你煮饭洗衣服，帮你生娃娃。你也可以免费和女人上床。舍得嘛。舍才能得。”

“……”欧平陷入了思考。

欧阳笑道：“不要做无谓的思考，这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

“少爷，你很久没冬泳了。”

“冬泳比较适合你们年轻人。”欧阳喝口水道：“我比较适合晒太阳。”这就是享受生活。宁静，舒适。欧阳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老了？

欧平道：“伯父写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什么为二？”

“……不知道。”

“山高皇帝远，左右不能把我怎么样。”欧阳道：“如果有个小鬼，现在我看的就不是报纸，而是尿布。这才是要思考有意义的问题。”欧阳看来，孩子是让家庭美满的因素之一，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继承自己遗产而必须制造出来的产物。当然每个人认识不一样，欧阳也不想说服别人，但也希望别人别说服自己。

……

赵玉最终同意了保险计划书，原因就因为她和胡杏儿进行了同一种算法。认为自己出的是小头，胡杏儿出的是大头，便宜的是死难的将士。这个情感她很能接受。于是就批了。

这份就是订单，也就是业绩。于是在腊月时候胡杏儿很忙很忙，她要雇佣人手，她要起草统一契约书，还要开设公司，安排员工吃饭住宿问题……欧阳身为保险公司的企业策划顾问，这些事根本就不是他管理的范畴。幸亏胡万三帮胡杏儿留下了两个能干的人。欧阳对胡杏儿叫苦回答，身为老板，不是考验你的业务能力，而是考验你的用人能力。

胡杏儿则对一个不帮忙只说风凉话的人很愤怒。

第两百四十三章纰漏

今年年节更热闹了些，因为就多了胡杏儿这个小三八，酒桌上热闹了不少。胡杏儿也真能说，先说了阳平生活琐事，而后大倒苦水，转而又对时尚感兴趣。总的观点是，三月之前要落实所有订单很困难，刘惠兰的衣服和项链搭配得很好，菜不够咸。

……

欧阳其实很在意对战争的保险。抚恤金偏少是他当过监军后的认识。所以对胡杏儿也是尽可能的帮忙。一到三月就忙保险的事。四月，欧阳收到皇家报的最新消息，辽国同意和宋朝联合灭金。并且同意宋派出不过三万人的军马前往辽通州，一起攻打黄龙府。辽国保证一定的后勤补给。也就是说，除了这三万名炮灰之外，连一个厢军宋朝也不能派到辽国去。

宋朝自从女真劳工事件后，彻底对金断绝了任何联系。从军事到民事，并且杭州舰队巡戈黄海东海，运金物资等同通敌，就地格杀。这一切让包括大宋人在内的人所有人都感觉到，宋真的要和金开战了。

第一批禁军是由张俊为主将，薛柄为监军的三万士兵从河北军路的燕云十六州的蓟州出。其实对主将的人选军机处颇有不同意见。张俊能打困境仗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御史台那边最近正在整理张俊贪污，大肆兼并土地的弹劾。但目前让宋人尴尬的是，永兴军路和河北军路都还没有合适的主将，而张俊是比较出色的指挥官，除了他，根本就无人可派。

跟随张俊之后的是一批赠送给辽人的火器。在计划中，由于张俊部未携带重炮、炸药包等攻城必须品，这批物资就是将来几个月能补充张俊的陆地唯一物资。在三万人中，只有正将以上将官才知道此行的真正目的。在行军的第一天，张俊就砍了一个酒后多话的正将。张俊早知道自己将被人弹劾，此战如果不能完胜，那将来只能是被拿下狱，惨淡收场。

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开始秘密调防，将原先摆在前线的老弱全部后撤，补充上是两军的精锐。童贯在河北军路和永兴军路之间设置军机处。无指挥之权，却有督阵之权。

外面局势紧张，而内地仍旧是一片祥和。欧阳忙完保险的事，和宋徽宗钓了几次鱼，就被大内传到了东京。原因是完颜兰听说宋对金开战，绝食了。按照大内意思，公主可以病死、毒死、吊死，但不能自杀而死。虽然能欺骗百姓，但是史官是会有如实记载的。赵玉看完颜兰态度坚决左右没办法，就让欧阳来看看。

完颜兰被软禁的地点是郊外的广德宫。也是欧阳师傅的王文卿的道观。

欧阳来到广德宫，先带了张三李四给丝绸之路死难的将士们上香。而后拜见了王文卿，一起吃了餐饭。王文卿对这个挂名徒弟倒不吝啬，有什么说什么。劝告欧阳一些不该做的事。

直到下午，欧阳才去看望在清风阁居住的完颜兰。门口两名内卫，内有四名宫女服侍。完颜兰坐在窗户边静静看转动的风车。

欧阳出示了大内公文，内卫带四名宫女离开，张三和李四门外守侯。欧阳见完颜兰根本不理自己，于是笑道："春风阁是住**的，清风阁是住公主的，一字之差，天上地下的区别。"左右看看，水还是有喝的。

"……"完颜兰没有回答。

欧阳道："其实我很不明白一点。女真人如果真是为自己子民考虑的话，当然是联宋对辽。而后再接受大宋开出的条件，把女真之地并为宋土……当然拉，比如你这样的上位人就没好处了。但我就想不明白，那么多女真人拼死杀敌，难道不就为了不受人压迫，而能更好的生活吗？大宋已经有很好的态度，但为什么你们这群人就不满足。不成王就成寇，你们为了自己的所谓的雄心壮志而涂炭生灵，甚至漠视自己人的死活。我很不明白，你们女真人到底要什么？宋有句话叫温饱思***。女真人先前是活不下去就反抗，有吃的，就想有房子住，有房子住了就想要女人。有女人就想要有奴隶，有奴隶了就想有田有钱。"

完颜兰终于开口："同样的话你说过。这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原因是我想我族人做上等人。"

"上等人，有上等必然有下等。"欧阳摇头："人分三六九等，就因为你们这些人的思想。怎么？很愿意我在你面前学狗叫，当你的奴隶？"

"哼！"完颜兰道："事情到了这一步，你怎么说都行。我真是低估了你，竟然能把那么大的***化解无形。也是我太低估皇家报的力量。我想赵玉一定也低估了皇家报的威力。否则她不敢让你掌握。要这么看来，有一天你的下场未必会比我好。"

"其实我们是一样的人。只是大家处在的立场不同。"欧阳撕下一个鸡腿边啃边道："你为了女真人好，我为了汉人好。对自己性命反而看得比较淡。"

"你还有闲心吃东西？"完颜兰道："赵玉已经知道你和梁红玉的事。"

"哦，你想我给你陪葬。"欧阳道："可惜，你不了解汉人。我和我老婆叫痴情儿女。也许你以为皇上会忌讳我影响力，但是你忘了一点，皇上现在的威望已经无人可及。你还不知道，皇上一直忌讳的是不知道我这人有什么喜

好，现在知道我老婆是我弱点，她未必会不高兴，我还应该谢谢你。”

“……其实我说谎了。我并没有告诉赵玉。”

“恩……其实我也说谎了，皇上知道未必会高兴。”欧阳笑道：“你有理智就不会告密，否则我倒霉，你们女真人也不会好过。”

“你……”完颜兰叹口气道：“我早年就应该杀了你。”

“我很感谢你救命之恩，所以我才来劝你不要绝食。”

“梁红玉救你成了你的夫人，我救你成了阶下囚。”完颜兰问：“为什么？”

“你这个问题就深奥了。”欧阳问：“帮我倒杯酒。御酒哦，不吃白不吃。”

完颜兰出奇的配合，过来帮欧阳倒酒：“哪里深奥？”

“男女之情有很多出点。患难感情、一见钟情、日久生情、青梅竹马。”欧阳道：“你我是患难之情，这种感情来的激烈，但如果没有精心呵护，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见钟情也是一样。唯独是后两者，都是时间慢慢培养，保质期自然就长。当然后两者没有前两者来得激烈，但细水长流……你听得懂吗？”

“你在胡扯！”完颜兰道：“你说的都是道理。如果是我赢了，我说得也就是道理。强者为王，这就是为什么女真人一直战斗的原因。”

“哇，你变得聪明了。”欧阳问：“一起吃点？”

“……”完颜兰不说话。

欧阳神秘道：“告诉你个秘密吧，关于女真人的秘密，如果你把这半只鸡吃掉的话。”

完颜兰咬牙，没有比这样的手段更恶劣了。

欧阳笑道：“我是商人，有进有出才符合我的性格，你可以不想知道。不过我提醒你，这是关于全女真人幸福的秘密。”

“我吃！”完颜手抓肥鸡，三下五除二吞进肚子里道：“你说。”

“这个秘密就是。”欧阳凑过去，完颜兰伸耳朵，欧阳小声道：“除了你，

女真女人真没漂亮的，我相当同情女真男人。”

于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人很生气后，生了打架事件。可惜由于绝食，完颜兰根本就不是欧阳对手。被欧阳一个反摔扔在地上不能动弹。欧阳拍手道：“谁说文官不要学武。”

“你无耻！”完颜兰大怒。

“左右你吃了一只鸡，我也可以交差了。”欧阳将完颜兰拉到椅子上道：“本来我打算自己啃一只糊弄皇上。既然吃，就吃吧。”

“不吃！”完颜兰道：“你滚！”

“随便你。”欧阳道：“不过你要记得，完颜吴乞买一家死光光后，如果没有你这样有身份的人来引导宋统女真人，恐怕……你还是自己考虑吧。顺便说一声，自杀很多办法，绝食是最笨的一种，你可以上吊、割脉、撞头嘛。”这句话是实话，赵玉不希望完颜兰死，是对将来女真战后的一步棋子。

欧阳离开了，在第二天得知，完颜兰恢复了进食。结果在欧阳预料之中。欧阳说的最后一句话，其实只是一个台阶。说有秘密要告诉完颜兰也是一个台阶。欧阳要做就是让完颜兰进食，打破她的意志力。这种意志一旦让步一次，就很难再聚集起来。而后欧阳还提示有别的死法，完颜兰也是心高气傲的人，既然欧阳说了，她必然不会再选择欧阳说的死法。

欧阳一直就知道，讲道理是最软弱的说服手段。道理人人都懂，还要你讲干什么？欧阳也曾经尝试和犯罪嫌疑人说良心,说公义。但事实证明找证据，套口供，研究心理比说道理要好用百倍。

……

既然来了东京，自然就顺带去看看太虚子。和以前见太虚子悠闲状态不同，这次太虚子多了一些烦躁。还没进院子就听见太虚子在骂丫鬟，这让欧阳很惊讶，记得小时候算计这家伙，这家伙明知道被算计还是丝毫不在意。如他这样阅历，看多生老病死，应该很淡然才对。

太虚子一见欧阳就顺带连欧阳也骂上：“你说你小子，什么老板不好***，非让我跟个二百五的宰相。既然请我来，就得听我的是不是？”

连宰相都骂，欧阳问：“杂毛，什么情况？”

“情况，你们快再换相了。”

原来十天前，张俊还没出的时候，李纲接到了个烫手的芋头。是张俊河

北兼并土地的受害者，此人本来也不敢和官打交道，但是田产被归到禁军，而后又划到张俊自己名下，他母亲自杀而死。此人于是找了当地的商人表叔。表叔很生气，对河北阳平商会议席成员说了情况。由于张俊此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并且还闹出人命，议席成员立刻拿出重金，一定要告倒张俊。

有钱人一出手就不一样，除了到开封府越级告状外，还投递状纸到相府。开封府尹和张俊有点矛盾，于是假意公正请李纲裁决，还说毕竟是皇上钦点的主将。李纲接到这张状纸也非常为难。按照以前规矩，如果事情闹到东京，一般会补地给***的，平息此事。但又出了人命就得另外算。

于是李纲不顾太虚子的劝阻，上表赵玉说，张俊品德有问题，带兵必然也带不好兵，要求裁撤其主将一职。赵玉倒是很耐心和李纲说道理，说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什么的，李纲也点头离开。本以为此事就这么完了，但是让谁都没想到，那个上京告状的孝子听说李纲也不愿意出头，于是当夜就吊死在李纲门前大树下。

一些忠直的大臣和太学生非常不满，在朝廷上历数李纲的不是。而李纲为了这事忙碌安抚解释，心情烦躁，结果按照计划本要跟随在张俊后走的卖给辽的一批重炮、弹药、军粮竟然延迟了四天没有批示。最后匆忙上路后，遇见了秦河春季汛期，河水暴涨等几个原因相加延误了时间。张俊军队又不知情，造成了张俊‘反水’后无法抢夺这批物资。而张俊三万人平均每人就五枚甩手炮，比周边部队的辽人还少，附近又有近十万的辽军。这个疏忽导致了张俊部队陷入了绝境。

原先计划是，张俊部等物资过涤河，准备朝西南方向去时候，一万兵马抢夺物资。另外两万兵马立刻占据莱州布置防御。如果没有这批物资，拿下莱州也没有重武器防守。游戈附近的杭州舰队带的可不是物资，而都是禁军。

出了这么大纰漏，赵玉非常生气。质问李纲知道不知道何事为重何事为次。李纲没有否认，自己那时候因为要派人通知死者家属，还要不能说真相的劝告太学生和大臣，还得忙碌每天的政务公文，确实忘记了自己负责监督的那批物资。

如果欧阳是皇帝一定会原谅李纲。李纲非常繁忙。每天三省六部的公文要过目，地方官员表章要整理，还要应召到皇宫。这就算了，现在打仗时期，很多调集物资属于兵部的事，赵玉就推给了李纲。毕竟李纲就是因为熟悉军务后勤而当上宰相的。事实上，李纲确实加了物资运输，让厢军的劳力得到最小的浪费。几个战略的突然重大变化的转移也被李纲迅的调配到位！李纲很清楚，一百个厢军的劳动能力，运输地形还有各地物资的情况。但……

欧阳听完道：“杂毛，按我看李相是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可能是中书

省政事堂（宰相部门的办公地点）有人看李相不太顺眼搞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一大批物资就地停留几天，而押运的人没有任何情绪或者催促，很有可能是有人和他们说了什么。”欧阳想想后道：“也可能李相批示了，但是中途丢失，没有送到货队手上。”

太虚子点头：“后者可能很大。李大人有个习惯，当天公文不看完，是不睡觉的。这半个月下来，只有三天回府休息。”

欧阳叹道：“看来李相真是很遭人恨，有人敢借这事来开刀。也是巧，偏偏多了桩张俊吞田的事，皇上不可能不会猜想，李纲这性子的人会因为忠直而荒废了一些政务。”

太虚子道：“喂！别说风凉话。好歹李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

“其实很简单啊。让杭州舰队运物资到莱州就成了。”

“你听不懂吗？现在杭州舰队正在莱州附近游戈，船上载有四万禁军。这时候派船通知他们回来卸人装货？别说来不及，就算来得及辽人也有火器也有重炮的，就他们三万人，就算有物资也守不住西北军道和永兴军道到达。”

“你不要这么笨嘛。不就运点物资吗？干嘛非要找杭州舰队呢？东京从黄河到莱州不过半月时间，直接找商船运不就行了？”欧阳道：“收费也很便宜。”

“有那么多商船吗？”太虚子再问：“他们不愿意怎么办？靠岸的船工都下岸了，没船工难道船自己会跑？”

“有多少用多少啊。最少弄百八十门炮没问题的。”欧阳道：“只要价钱合适，再拿我的名刺去，商人九成九都会配合。你啊，金国呆太久，就是一个井底之蛙，大宋河运业可是相当强大。”

“你也知道是河船，怎么上海？”

这倒是个问题。欧阳想想后道：“我想只要肯给钱，就算是小舟，商人也敢开到渤海去。”

“如果不给钱呢？”

欧阳道：“如果不给钱，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河船，就算是李相恐怕也不知道河船和海船有什么不同，朝廷也不敢背上草菅人命名头逼河船上海。不

过只要愿意给钱，那这都是海船，生死都不关朝廷的事。说实话，如果顺风顺水的话，风险并算大。”

“如果不顺风顺水？

第两百四十四章前夕

欧阳苦笑："你是神棍，你不会让大海无浪啊就是赌赌运气，还能怎么样？难道真看三万人被辽人吃掉不管？"海船有龙骨，吃水深，能经受风浪。河船工艺比较简单，风高浪急之下容易被打翻。再加河船设计水位比较浅，很容易一个浪头过来，就盖上了船舱。但是如果风平浪静的话，并非不可行。

忽必烈进攻日本用的就是平底的内陆船。海船有河船没有的龙骨，龙骨能抗巨风。由于没有天气预报，忽必烈船队行驶了六天后在日本海遇到了强台风风暴，一夜之间，所有船队全部沉没。而黄河到莱州，不过四天海程，都属于近海航行，如果运气好的话……

目前只能是死马权当活马医，太虚子立刻出到政事堂。李纲听闻这个办法大喜，立刻觐见赵玉。得到准许后出宫开始和商人谈判。停留在汴河上的商船并不算多，但多少也有二十来艘。完全可以运输百门重炮加火药。但商人们一听说要出海，拒绝的没有，但出的价格让李纲抓狂。

李纲本也有想强行征收的意思，但是一看船上空空如也，连一个船工都看不见。知道要强制措施，必然会引起很**烦，而且拖延时间会很久。再说确实不能逼迫河船到海上去冒险。他可以背负骂名，赵玉可不会。无奈之下只好回奏赵玉。

"每船一万八一趟？"赵玉差点跳起来。这是抢劫啊喝问："是哪个商人如此大胆？"

"……是欧大人。"李纲汗道："欧大人说都是玩命的活，必须考虑到他们有可能死在海上，所以钱要多点也是补贴遗孀。"

赵玉大怒："好你个欧阳……"

李纲忙道："原本船工都不愿意去冒险，是欧大人好容易说服和恐吓才同意的。细想欧大人说得有道理，既然冒险，总要给人家一些安家费。"

也有道理，赵玉想想后道："你回去和他说，一万，干就干，不干拉倒。"

欧阳干了。于是开始装货，欧阳每船抽了三千的中介费。事情办成，顺便赚点零花钱是要的。商船隶属两个船务公司，协调起来很快，运货、装货享受一条龙服务。比起厢军装载只快不慢。当天夜里，船队就在禁军的押运下起航。而东京派出快马追回还没出宋境的那批物资。

……

人和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李纲对欧阳援手感激不尽。而赵玉在皇宫数落了欧阳整整半个时辰，主要词汇是：国难财、上对不起皇帝，下对不起祖宗，道德缺失等等。

欧阳见赵玉说累了才道："陛下，账不是这么算的。海上行内陆船危险巨大。如果有半数船只覆没的话，陛下就会被指责为无道昏君。"这话就欧阳敢说。

赵玉有气无力问："还有呢？"

"但陛下一船一万的价格给出去就不一样了。大家都会说陛下心忧将士，是商人黑了心。即使全部死在海上，也没有人觉陛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赵玉点头："你意思是说，朕反倒是赚了？"

"可以这么说。"

"那你每船收三千贯是怎么回事？"

"回陛下，他们内部价是四千，而微臣多争取来的六千就一人一半。"

"你……"

欧阳忙道："如果他们不收一万，就说明不了他们心黑。但是微臣为了不让他们多赚，所以才截取了部分。"

"四千，你敢开一万八。"赵玉咬牙道："你倒真是为国为民。"

欧阳汗颜："商人和李相都感激微臣，微臣确实如宠受惊。"

"……"赵玉无语，说起来自己也要感谢欧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再说此人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只不过这次竟然说收钱也是为了朝廷，实在是太厚颜了点。赵玉毕竟是皇帝，顺了口气问："听说童贯安排的策略是你提议的？"

"是"欧阳没指望有打赏。

赵玉点点头随意道："朕听说一个传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什么传闻？"

“传闻你和一个叫胡杏儿的女子颇为投缘。”

“陛下玩笑了。”欧阳道：“小丫头，我大侄女。我和她爹爹胡万三有些交情而已。”

“你老大也不小了。”赵玉道：“自从你和梁将军分开后，就一直没有婚娶。”按照宋仁宗留下来的规定，男十五娶，女十三嫁。不过似乎有点不合理，但即使按照唐代的男二十，女十五，欧阳也过太多。汉朝记载女人十五岁到三十岁还没嫁的，是五倍罚款。而大宋一般女子成婚是十六左右。至于是周岁还是虚岁那就不太清楚。当然五倍罚款是按梯次。

欧阳很奇怪赵玉突然说起这事，不是该嫁的都嫁了吗？于是小心问：“陛下意思是？”

“朕意思是让你早点娶个女人。”赵玉道：“吏部前几天送来了违例官员名单，到年龄不婚的就你欧阳一个。时常逛ji院，风评甚差。”这不是第一次了，特别欧阳身为知县，不带头结婚是比较严重违制行为。古代夭折率高，又是密集劳力型的社会，所以每个朝代都很注意提高人口出生率。

欧阳道：“陛下还不是未婚。”

“朕……朕未婚关你什么事。”赵玉看看左右，只有一个九公公。九公公大汗，自己似乎知道的有点多。还好赵玉收回了目光道：“朕身在其位，诸事无奈。”赵玉话语中带了一丝的无奈。

既然皇帝说了，欧阳也不客气道：“如果陛下真这么关心微臣，就让微臣娶回梁将军吧。”

“胡说。”赵玉喝道：“难道你欧阳要当随军家眷不成？”

“那就暂时不娶。”有本事你就革职，反正罚款哥交得起。欧阳其实也知道，自己行为不对。按照统治者的要求，身为知县一地的父母官是要起带头作用。还好现在比较宽容，到了南宋，欧阳这条件不娶老婆，会被弹劾不孝，那可是不轻的罪名。

欧阳没说，真要娶，要么就娶了赵玉，毕竟人家的第一次给自己霸占了，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都要拿出点态度出来。要么就娶梁红玉，其他什么名门闺秀，实在没兴趣的很。

赵玉也不生气道：“随便你了。有件正经事想听下你的意见，不过可能目前谈论过早，但不谈论恐到时候怕找不到你这个游方知县。”

“陛下请说。”

“如果按照计划，宋占据涤河以南，莱州、锦州为突出进军地。朝北就是连接黄龙府的通州。如果辽人北撤到东京的话，就形成了北辽国，南宋国，东金国这样的局面。你也知道女真人和契丹人目前停火休战。即使已经对外宣布联辽对金，辽金之间仍旧没有战事。你能不能想办法改变下这个局面？”

也就是挑拨离间，最少不能让他们同仇敌忾，化敌为友。欧阳想想道：“在通州和东京布防的是辽国唯一也是最难缠的名将耶律大石，这人不仅会军事，而且懂政治。而黄龙府那边是金国相撒改之子完颜宗翰。此人有勇有谋，乃是一等一的良将。两边守将都是两国最优秀的将领，智勇谋略不输韩将军。要挑拨他们，相当困难。”

赵玉问道：“有你欧阳办不到的事吗？”

“陛下这么说太抬举微臣。不过，辽国时常爆叛乱。而耶律大石是辽皇族，对天祚帝昏庸也有所不满。但是可以考虑离间此人。辽国换了任何人，都比此人好对付。”历史上耶律大石在天祚帝不听自己劝阻下，自立为王，创建了西辽。他对天祚帝的昏庸可是真有所怨言。

“恩。”赵玉不再说什么，站起来道：“难得一日清闲，陪朕走走”

“是”欧阳后悔，莫名其妙的被抓了壮丁，赚那么点钱容易吗？还得去挑拨金辽关系。

……

赵玉让御花园的宫女和太监全部滚蛋后问：“看过梦游记吗？”

欧阳回答：“微臣一般只看圣贤书，大学、中庸之类的。”

“你说朕哪天累类，不想再当皇帝了，但是又不放心把江山交给赵氏那群子孙，该怎么办？”

欧阳知道，送到东京大学深造的什么王爷世子，全没有入得了赵玉法眼的。其实不少皇帝对帝位的交接都不放心。明君只能叮嘱自己儿子要注意这注意那，但是很少有自己认为完全合适，或者是比自己出色的。不过这问题不是欧阳能答的，欧阳回答：“陛下，这是大内之事，微臣只是外官。”

“朕看了梦游记，里面说有一国都，是君主立宪国都。说是皇帝制定律法，但没有实在权利。”

这话问得有问题，欧阳忙问：“陛下，是不是要微臣把写书的作者找出来砍了？”

赵玉仍旧没理会欧阳继续道：“书上说那种制度传承了两千年，而皇帝仍是一姓子孙。无论皇帝是昏庸、或者是精明，都没有关系。即使是个傻子，一样能传承下去。朕看几千年来，一朝最多不过八百年。有得只有几十年。”

欧阳擦把冷汗：“陛下你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朕没意思。”赵玉道：“太上皇昏庸无能，这接下去还有几个太上皇这样的？”

“……”欧阳道：“陛下这般明君也有。”

赵玉挥手半圈问：“看见什么？”

“没看见什么。”

“宫深墙高。”赵玉摇头道：“武则天当了皇帝后恐怕也曾经后悔，为什么要当皇帝。欧阳，如果能顺利平定辽金，朕也想当当太上皇。大宋繁荣是朕创造出来的，难道不应该享受吗？”

欧阳小心问：“那不知陛下有人选了吗？”

“欧阳就是欧阳，李纲听说吓了半死，而后又说没朕不行。”赵玉道：“人选嘛，都不太满意。”

“毕竟都不是自己的孩子。”欧阳险些说成就自己生一个呗，是不是自己孩子是很关键的问题，自己的孩子自己爱，恨不得把天上星星都摘给他。

“今天的话，你自己心中知道就可以。”赵玉道：“朕也只是想将来如果需要，你和李纲可以帮朕分忧。”

欧阳笑道：“陛下当了太上皇，微臣就带陛下好好逛一圈大宋。”

“你真是不会说话。”赵玉笑笑也不计较，欧阳就是这样的人,不会要死要活的劝阻。你要不干，我就带你去玩。赵玉看远方自言自语道：“不知张俊怎么样了？”

……

张俊几天之后现自己遇见了这样一个**烦，由于消息不通，辽国内的斥候都是辽人指派。张俊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物资迟迟没有消息。眼看离开涤河越来越远，并且和杭州舰队约好会师的时间越来越近，心中急，于是找薛柄商量。两人商议后认为，那批物资应该是出了问题。既然出了问题要如何

解决呢？

两人意见有些分歧。两人共同点都是先取莱州，但接下来薛柄认为物资紧张，四面强敌环顾，已经达不到战略目的，应该从海上撤退。张俊的主张是死守莱州等待救援。

薛柄不同意，拿出司家提供的资料和地图道：“张将军看看，我们北有通州的十万辽兵，锦州的一万五千人。西有大定府八万人，南有八千涤河守备军。是六倍我军兵力，拿下莱州，我军备战时间也不过两三天时间。而且我军装备远不如辽人。附近辽人拥有的五百步射程重炮一百五十门，火箭车八百多门，甩手炮不计其数。再加莱州地低不利防守，一旦现我们意图，三面包夹，我们除了仓皇跳海，别无选择。

张俊则道：“这些地方都是辽人重兵囤积之地。估计辽人有的火器都在这了。他们敢全部拿出来，我们就废了他们一半。再说，人家还要留部分火器在临潢府，莱州的压力未必就不能承受。薛将军不要忘了一点，女真人还在黄龙府。通州兵马敢不敢南下莱州呢？一个不小心，女真人杀出来，拿了通州，直接可以攻打临潢府。”

薛柄摇头：“没有意义，我们原先的计划是吸引南、西南面的敌人支援莱州，让西北道和永兴道包抄上来。如果我们目前这样的物资情况，辽人不仅不会从南、西南调集援军，反而是打草惊蛇，以临潢府为中心朝南和西难派驻援军。”

“加上杭州舰队运的，老子有五万人，他敢不派援军，老子直接朝临潢府打去。”张俊感觉自己有点用词不当道：“本将接到的军令是固守莱州，侍机占领锦州。军令如山，明知道是死，本将也再所不惜。本将只是希望监军大人配合本将约束兵卒。”

话都说这份上了，还能怎么样？虽然薛柄是监军，但也是参谋和监视有无反叛的职责，战略的变化，行军的路线，监军没有权利参与。薛柄只能抱拳道：“薛某竭尽所能。”

“多谢，来人”张俊吩咐亲兵：“派人前往后军传令，立刻奔袭追赶主军。”

“是”后军万人用各种原因落在百里之外，职责就是抢夺物资，用部分重武器布置防御，其余都朝莱州而去。目前物资已经无法按时到达，张俊不想再有侥幸心理，果断的放弃阻截，全军奔袭莱州。

当夜。张俊招呼了正将和各级指挥使来大账。正将是有一定军马本部指挥权。而营指挥、厢指挥是主将本部的设置。禁军设置正将不多，不是因为不愿意设置，而是因为正将有时候要独立作战，能力要求非常高。部分主将

也不敢完全信任正将能跟随自己的进攻和后撤的节奏。但有能力强的一般主将都喜欢设置，有个正将本部可以灵活机动。张俊本部只有一名正将，名叫王彦。历史上此人是驻马太行山的抗金英雄，创立八字军，麾下有十几万人。看历史宋的义兵不少，宗泽当年竟然聚拢了两百万军队，被金人称为宗爷爷。当然，由于不会理财，宗爷爷忘了两百万人的日常花销所需，又缺少朝廷有力支持，所以撑不住这么大的家业，别说宗泽那时候，即使是现在要养两百万的军队也是非常困难。除非公务员减薪。

王彦五千人将作为前锋，行军一天一夜后攻打莱州城。按照张俊意思，莱州城内有码头，而且毕竟还有城墙，如果将兵力分散各地，只能被各个击破。但是负面影响也有，敌人可以集中重炮攻打。为此，王彦自己请战，打下莱州后，将本部散出去，以死士袭击敌重炮粮草后勤。张俊肯，这样一来就能大大缓解守城的压力。辽国毕竟不是西夏那样纯冷兵器军队。自从重炮出现后，城墙越薄弱。

杭州舰队一部分载禁军，另外一部分将对城内外提供海上火力支援。必要时候，可以登陆协助防守。虽然船炮局限，但是也算是鼓舞士气的一种办法。

北宋时期，禁军是绝对的主力，但到了南宋，张家军，岳家军等带军阀性质的军队成为主力。

当夜，薛柄带自己卫兵袭击跟随大军的辽三百人，不损失兵卒一举拿下。到了黎明时分，大营点卯，张俊挥舞大旗，宣布此行的真正目的。一万五千士卒毫不畏惧，恩……畏惧也没用。集体响应朝莱州出。而先锋军已经半夜出，除了一把刀外，每人只携带三天军粮和八枚甩手炮。王彦破釜沉舟，三天不下莱州，全军宁可饿死

第两百四十五章奇袭

在东京的欧阳担心的是那些平底商船的死活。不仅因为这些人是自己煽动出去的，更因为这些船的安危关系到战役的胜负和前方三万人死活。箭在弦上，不能不。坐镇中路的童贯也不知道出了这些问题，在约定的时间一到，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朝涤河慢慢运动。他们还要小半个月时间才会暴露意图开战，因为在战略安排中，莱州要吸引南面军队足够的注意力，才能让他们行动隐蔽和快。

等待是痛苦的，赵玉看欧阳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虽然自己让欧阳暂时别离开东京，但欧阳也太放松了，到处游玩，看望商业协会的朋友，还有兴趣和当地商家开会，举办关于推动东京地价上涨精神的座谈会议。在阳平白云区只卖房子和土地使用权，但在东京则是卖土地。土地怎样才会值钱呢？那就要在土地上兴建适合人文生活，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再大家帮忙炒作，点流言，东京官多有钱人更多，购买力强，这地价自然就上去了。

不过轻松的欧阳去意外现赵玉竟然去了广德宫。欧阳听说这消息就寻了过来，他也住广德宫。欧阳知道赵玉是不信佛道之人，她能来这里，说明她心中真的没底，信心不足。让欧阳不满的是，半路抓道士询问得知，王文卿按照规矩要求赵玉焚香沐浴静处三日，以表诚心。如果这事生在阳平，王文卿估计就要去吃牢饭了。扯淡嘛，目前状况这么不明朗，身为皇帝有心情在这里浪费三天时间。

但欧阳到时候，已经见不到赵玉。门口内卫很抱歉对欧阳说：“陛下吩咐，三天之内不可打扰。有要事可以找李相处置。”

欧阳问：“我想，如果我冲进去，你们会不会砍了我？”

内卫忙道：“当然不会，不过欧大人定然不会让兄弟们为难吧？”

欧阳问：“到底是谁提议让皇上来的。”

内卫想想后道：“似乎是李相进言。”

“李纲？”欧阳大惊，什么啊李纲不会那么白痴吧。

“不是，是李邦彦李右相。”

恩？这家伙也不会那么白痴。欧阳突然想起那批物资的事，灵光一闪，难道那件事就是李邦彦赶的？难道他还要干坏事？动机绝对是有，皇帝信任李纲，基本架空了两个右相。而且李纲和李邦彦早就成为政敌。李纲的两次被贬，都和李邦彦幕后指示和诬告有关。这种小人未必不会干出某些事。

欧阳道：“我有要事要见皇上。”

内卫摇头：“欧大人真要强入，我等也只能用强。伤了大人事后我们也无法向陛下交代，请欧大人不要为难我们。”

“唉……”欧阳只能叹气离开。

……

太虚子一听说皇帝被李邦彦怂恿闭关修炼跳了起来：“一定有阴谋。”

“什么阴谋？”欧阳问。

“太简单了。”太虚子道：“皇上命令李纲总领，那就是有什么事都送到政事堂。如果是送给皇上，从太监到禁军到内卫谁敢乱来？但是政事堂就不一样，人多事杂，李大人要处理的公文不是一般多。如果有一两份重要的一抽，皇上一出来，立刻就找李大人麻烦。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坐镇永兴军路童贯突然因为需要要改变策略，那必然要送公文到京给皇上过目。如果没有皇上批准，既定计划是不能变的。一来一回，可能要一个月才现公文没有送达，这就是贻误战机。”

欧阳摇头：“也未必有这么巧的事。”

太虚子道：“确实没这么巧，李邦彦也不是神算。不过这小子为什么突然说动皇上去拜神？”

“……”欧阳吸口冷气问：“你知道那个吊死的孝子吧？他的亲属似乎这两天应该就要到了。”

“你意思是有人煽动他的亲属闹事？”

“你想想，毕竟人是在李府门外吊死的。本来民间就有各种议论。不用别的，这么一闹，李相必然要分心处理这事。那有些坏人甚至可以用李相名义出公文。比如一封公文说：物资未到位，让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不许进攻。事后李相可是百口莫辨。而此事之严重，不杀李纲都难以平民愤。”

太虚子疑惑：“会不会有人拿三万将士性命开玩笑？”

“杂毛，你呆的是金国，上下比较团结。你去看看历史，有多少人为了陷害政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远的不说，欧阳知道岳飞的，虽然岳飞有点拥兵自重的味道，但是谁不知道没了岳飞会有什么麻烦。还有秦桧主力借用反贪先锋名头，打掉一堆的政敌。还有在唐代已经形成学说的政治斗争必学的韬

晦之术。

太虚子也明白，李纲和李邦彦只能存一，两人理念、为人实在大有不同。李邦彦对政敌手一直很黑。比如宋徽宗在位红得紫的王黼就和李邦彦不和。李邦彦为了直接攀附蔡京，趁蔡京眼睛有问题，私下里勾结蔡京长子蔡攸、梁师成把王黼害到丢了官职，贬为庶民。所以李邦彦一直是宋徽宗集团实权仅次蔡京的人。因为这人狠这样的异类在宋官还是比较少见。当年废掉王黼，而后王黼虽然对其恨之入骨，但也不敢得罪他。而现在赵玉算是明君，纯言语陷害不成。赵玉又信任李纲，将来迟早李纲是要收拾自己这样的官员，先下手为强是非常有可能。

太虚子想到了王黼还有被李邦彦拉下马的一干官员点头道："此人本是蔡京后第一大臣，没想到李大人突然上位，肯定很不满。不过……我们无权出入政事堂，根本防不胜防。"

一个家丁进来："欧大人也在就好了，前些日子死的孝子叔叔把那孝子的棺椁从义庄抬到门前，要老爷给他们一个交代。"

"你们通知了李相吗？"

"老爷有交代，说此事他要亲自处理，所以已经派人去请了。"

太虚子对欧阳道："看来有人要使坏了。怎么办？要不你偷摸去见皇上？"

"靠，这么烂的主意。万一皇上在洗澡怎么办？即使没有，将来告我一个亵渎神明，导致xx神飙暴走，我吃不料兜着走。"欧阳怒道："你就会牺牲我来成全你主子，你工钱是我的，你别忘了。"

太虚子赔笑："那怎么办？"

"你先出去吧"欧阳吩咐家丁离开想想后小声道："既然他会诬陷，我们也来个诬陷。不知道有没有李邦彦写的公文一类东西？"

"当然有，我叫人给你找去。"

欧阳笑mimi道："不过，事成之后你得帮我跑一趟差事。"

……

李纲正在和孝子叔叔沟通时候，二十几名禁军开进政事堂，领头的乃是默默无闻好久的张玄明，同时还有大内派出来的两名内卫。为什么会有内卫？欧阳借两个来办公事撑门面，大内还是会给面子的。

政事堂人很多，大家一见这样的阵仗，还有领队的张玄明就知道有人要倒霉。李纲不在，王敏和李邦彦作为副相自然出面迎接。张玄明也不进屋，拿出一封信，只露落款问：“这是谁的私印。”

李邦彦看了抽口冷气，和王敏对看一眼没有回答。一名内卫喝道：“是谁的私印？是不是你们政事堂的。”

李邦彦不满道：“你们六品、七品、没品的人，竟然敢私闯政事堂。态度还如此嚣张？是谁主使？”

张玄明不理会他，一指看热闹的官员道：“过来看看是不是你们政事堂谁的私章和字迹？”

一名被指的官员可没李邦彦那魄力，走过去看了两眼就道：“这是李右相的私章，上面的字似乎也有七八成相似。”

张玄明点头喝道：“李邦彦通敌有据，来人给我拿下，等候皇上圣裁。”

“诬陷，我李邦彦什么时候通敌？”

“李相，本官六品，如果没有证据，敢拿李相吗？”张玄明一指刚辨认字迹和私章的人道：“除非是他说谎？”

那官员忙道：“粗略一看，似乎只有四五成象。”

“四成还是五成，你刚才不是说有七成还是八成吗？”张玄明冷声道：“你倒是说清楚。这边可不是只有你会辨认。”

“八成，最少八成。”官员忙回答。

张玄明点头道：“我小官也不敢为难李相，只不过为了避免有人通敌，李相这几日还是要和我去枢密院小住。李相，请吧”

什么叫莫须有？莫须有就是可能有，可能没有。既然有怀疑，隔离就是正常的。李邦彦就奇怪到底是谁要诬陷自己呢？李纲不可能，李邦彦了解自己对手，李纲是正直君子。但目前不走是不行了，李邦彦不满哼了一声，甩袖子就走。

张玄明命令道：“你等陪同内卫将军查看李相有无可疑公文信件。”

“是”

……

李邦彦被扣押了下来，虽然下午就有京畿提刑证明，信上字迹是伪造的，并非李邦彦所写，但是张玄明仍旧扣住李邦彦。欧阳临时仿冒的书信，还是经受不起考验。这边没结果，但政事堂那边却有好消息。李纲听说此事回政事堂后，找不到相印。最后在李邦彦的房间找到。古代办公有点象现在的公司，经理有自己的办公室，职员使用开放办公室。房间只用屏风隔着，有很多缝隙可以看见房间里面人的动静。

质问李邦彦，李邦彦就说自己被陷害了，他说有人把相印栽害放到他房间。张玄明也审问了假书信的提供者，一名李纲府上的家丁。家丁则说是有人趁门前混乱，塞到自己腰间。自己不敢做主就去找了在李纲家做客的欧阳。欧阳这才和张玄明联系。

家丁的证人很多，是数名家丁一起现家丁腰间有书信。并且这家丁目不识丁，不可能还有临摹的手段。张玄明当然猜到可能是欧阳干的，但是没有证据他不敢指控。于是那书信就成了谜团。

赵玉出关听说生这样的事，就知道和欧阳脱不了干系。不过赵玉也不是傻蛋，虽然脑袋一热来这边关了三天，但是期间也是后悔非常。自然也会想李邦彦为什么这么干。赵玉哪不知道李纲和李邦彦不对路，不过这就是权衡之术。如果李纲干了什么坏事，李邦彦一定会举报。而李邦彦干了坏事，李纲也不会放过。如果几个相爷全部是一个鼻孔出气，赵玉反而会担心他们会不会欺上瞒下。显然赵玉认为欧阳对李邦彦的看法过激。

而欧阳其实也不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也不肯定李邦彦会不会因为要害李纲而耽误国家军事行动，一切都是猜测。但是欧阳坚持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义正词严道：李邦彦必须诬陷。赵玉也拿欧阳没办法，挥手让欧阳滚回阳平去，不许插手朝堂的事。李邦彦最后因为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动相印,不能排除嫌疑的原因，转为一个闲差。官还是挂从一品。

欧阳还担负挑拨金辽关系的任务，由于和太虚子有协议，太虚子只好拿了欧阳名刺和找韩世忠。有太虚子这个神棍在，欧阳相信金辽有一定打起来的可能性。

几乎是同时莱州城经历了一场大战。王彦带五千人急行莱州。入夜后利用被杀的几百辽人衣服骗开城门。五千禁军分三队进行全城突袭。辽人没想宋人会反水，更没想宋人来的度这么快，丝毫没有准备措施，再加本身军事废弛。城内外八千辽军两个驻扎点全部炸营，纷纷朝锦州逃窜。被王彦一路掩杀，直到第二天中午，王彦洗劫一县后，化整为零，将队伍一分为五，各自盘踞隐蔽在原先计划的驻扎的山间、孤村等地。王彦和张俊算准辽人会以为他们全部固守莱州城。

第三天，张俊主力进驻空城莱州，一边着手布置防御，一边派出斥候搜寻辽军。第四天中午，杭州舰队到达莱州，卸下两万禁军，张俊命令这些人在码头附近修整两天再编入战斗队伍。空船杭州舰队回航，回登州基地补充运送物资。另外三十来艘战船将协助防守莱州。

于是莱州就成了牵制辽人一个重点。如果不四面合力，根本拿不下莱州。如果四面合力，那就等于放西北道和永兴道两路进军。如果置之不理，登州的河北东路禁军将源源不断通过海路对莱州补充兵员和补给物资。一旦壮大，可直取临黄府。

莱州东面靠山，北面临海。只有南面和西面可以进军。第一支五千人的辽部队先到达，但带领这部队的将领勇是勇了，但智却不怎么样。竟然选择在距离莱州十里的北面驻扎等候援兵。杭州舰队早了解了当地水文，逼进沙滩，进行狂轰。船炮那密集度是相当高，一舷二十门燃烧炮，五船并列，一次就是一百炮弹。杭州舰队也是欺负契丹无能人，竟然摆了两排船对辽军进行轰击。要知道这样阵形，如果敌人突击，根本无法迅调头，用点不近不远的火箭就能烧了这十船。可惜，辽军都跑路了。

经过这一仗，辽军再没有人敢靠近北面。而能选择进攻城门就剩余南和西门。但宋人也高估了契丹人各部队的战争协调能力，直到七天之后，附近才集结起六万辽军，分两处驻营。

时间争取比预计多了五天，这让晕船想死的禁军得到了恢复，最重要是等来了商队运送来的物资。也许是赵玉拜神的效果，也许是运气好，渤海最近风力很小，浪最高不过三米。张俊等人看见这批武器是泪流满面。再看武器清单更是欢喜。里面有二十门的重炮是正在试验的开花弹炮，跟随还有制造好的两百多炮弹。炮弹落地后，会定时再爆炸，炮弹内外铁皮炸成碎片杀伤敌人。经过实战，实心重炮作用远不如燃烧重炮。但燃烧重炮射程比较近。开花弹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让张俊崩溃的是，这开花炮确实还是试验中的产品，第一轮试射就报销了两门炮，炸死一人，炸伤三人。他哪知道这些都是东京造作局的货底，存货早就运向两军路，或者运向登州。不过威力确实让张俊得到些许的安慰。炮手……正规的叫霹雳炮手也学了聪明，一点引信人就跑没影，生怕倒霉的事生在自己身上。

除了炮外，还有十来杆枪，也就是欧阳让童贯采购的‘火箭枪’。这东西张俊比较满意，近距离杀伤力还是相当大相当准。阳平军粮和阳平军火一样，难吃，但也能吃。物价上涨，采购费又定死，本次军粮比第一批出产军粮质量还要差一等。

张俊巡视城内还是比较满意的，士气都比较高。一来是因为有杭州舰队这个大家伙助阵。二来是因为保险保障了后顾之忧。但张俊就不明白，为什

么不弄点防守利器——地雷呢？

第两百四十六章官升二品

接圣旨，耶律大石被任命为辽兵马大元帅。天祚帝虽然昏庸，但不傻，知道辽国最能打的人是谁。其实很多昏庸的君王智商都不错，如宋徽宗、李后主、唐玄宗等等，只不过聪明抵挡不住**，结果落后了被后人当成了反面典型。

耶律大石接任后，立刻命令涤河南、西南的辽军占据险要抵抗宋两军路，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让宋人控制了涤河。因为涤河和土河、潢河等四河相连，一旦被全部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临潢府的人只能逃命。

而要避免宋人控制涤河，必须挖掉莱州。否则必然腹背受敌。当莱州附近辽兵过十万时候，耶律大石终于出现。

耶律大石的心情不是很好，昨天后勤被狠狠的打了一击。三十门炮，还有三百石的粮草被王彦化成灰灰。虽然王彦部付出惨重代价，但是耶律大石知道，目前辽宋都不缺士兵，缺的是物资。比如宋人在城墙上竖立的重炮不过百门而已。

历史上第一次大炮仗生在蒙古和南宋之间。而因为欧阳，历史提前了大几十年，莱州开始历史上第一次炮仗。由于那时候炮没有瞄准器，欧阳几何成绩烂到没边，又没有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再加上每门炮和炮弹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这样的炮仗，运气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耶律大石占领莱州西面两处小山冈，运炮上去，双方就开打了。经过三轮射击，由于距离比较远，双方炮加炮手完好无缺。双方主将汗颜不已。还好这丢人是大家一起丢人。第四轮，辽炮砸在墙头，弄出一块石屑割伤了一宋霹雳炮手的手。一比零。而宋开花炮爆炸，无人伤亡，损失炮一门，二比零。

距离远，用的都是实心炮，如果换成燃烧弹，因为射程近，那精准度会大大提高。炮战持续了一个白天，宋被炸毁的炮四门，自毁一门。辽被炸毁三门。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当天晚上，耶律大石趁大家被噪音干扰了一天，派出五百勇士偷营。张俊防备得紧，无法得逞，反被宋骑兵开门追杀一阵。耶律大石大喜之时，张俊鸣金，骑兵撤退。耶律大石埋伏未果。

第二天，两边都没兴趣玩实心炮了，耶律大石开始攻城。步兵推进，燃烧重炮跟随压制城头炮火轰炸城门。双方在这一天损失都比较大。宋军虽然占据地利损失比较小，但是甩手炮使用频繁，缺货现象严重。

第二天夜里，张俊命令偷营，耶律大石也是名将，早有防备，两路骑兵齐出，驱赶宋骑兵四处逃窜。但就在这时候，王彦再次玩命，带领一千人从后突击，点燃火药。而后奋力杀出重围。可惜张俊没有手机、电台、传呼机，以为是耶律大石玩花样，没有配合攻击，贻误战机。但最后还是接了王彦四百人进城。王彦大部溃散，但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

……

欧阳春泳完，正在看报纸。那边是最新通过海路回来的报道。宋朝突然反水，确实杀了辽人一个措手不及。强大的军事压力步步为营击溃涿河以南的辽军。韩世忠一分部，从原西夏出兵，对西辽和东辽之间开始骚扰性的进攻。目的就是给辽人宋要断辽后路的假象。而这一带就不同辽南了，奴隶社会化比较严重，这边的权贵拥有很多土地，不用对朝廷交纳税赋。而辽中央军在这些地方很少，这边的辽国战斗部队多是奴隶主们的全民皆兵政策组成。

欧阳看完报纸叹口气，太虚子那边怎么还没消息呢？韩世忠不会行小人之事，但他也不反对别人行小人之事，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欧阳想想，也是，现在才收到莱州的战报报纸，怎么可能能收到太虚子的成果。自从女真劳工暴*事件之后，女真人一直都很沉默。不出击，也不派使。要知道目前辽通州兵力空虚，女真人可以一举拿下通州，甚至拿下临潢府。但他们没有，很安静的看热闹。

“大人”惠兰喊了一声。

欧阳忙批上衣服问：“惠兰？怎么来了？”

“自然是好消息，远航舰队回来了，二十天前到达了泉州。”惠兰把一份手稿递了过去。欧阳看了大喜，说是第一批到达的泉州的有杭州舰队二十艘战船还有近五十艘的商船，主将梁红玉也在其中。据报道，舰队将会在直接到达海州，而后地中海各国商人朝见赵玉后，由赵玉圈化交易市场，确定交易货币和税利后，可以正式和宋人买卖。

“不知道是选杭州、扬州还是泉州？”泉州是一直有的对外贸易港口，但交易太过局限。最远的也是贩卖物品到阿拉伯，而后阿拉伯通过陆地到达黑海，运卖到地中海。看现在的规模，泉州并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

“应该是杭州。”惠兰道：“外商还要购买本地货。丝绸、瓷器、茶叶，杭州都有大量批。看来这次是真正的万国来朝。”

“没办法，谁让是我们开辟的海线。”欧阳笑道：“不知道走另外一条线的李宝怎么样了。”李宝走的是北冰洋，过白令海峡。期间还会和俄国停留拜访交流。那一带气温比较低，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适应。相比灭了西夏，欧阳

反倒更在意这次远航。里面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目的，不是单纯用赚多少钱，占多少地来衡量。

“李将军吉人自有天相。大人放心。我去准备稿子，明天就。”

“恩”欧阳点头：“写好点，这事不仅可以激励民气，还可以激励士气。”

“恩”惠兰离开。

欧阳喝到：“欧平，今天加菜，请大家都来喝一杯。”拿报纸，再看一遍。虽然无趣，但是可以打时间

“好”在练字的欧平对使女道：“今天加菜。”

使女笑道：“听见了。”

“欧阳？”一个声音喊道。

谁这么没大没小？欧阳不用看也知道是胡杏儿来了。来干什么？自然是来哭的。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赔死了。”胡杏入问：“你看今天报纸了吗？”

“正在看第三遍。”缺少娱乐节目能增加识字机会。

胡杏儿道：“你说我们得亏多少钱？”

欧阳不理会继续翻报纸问：“你知道不知道，朝廷用的铁石、煤、猛火油为什么今年全部从你爹那优先采购？”

“恩？这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欧阳道：“朝廷这钱反正都要让人赚的。既然胡家愿意拿出钱来贴补将士，朝廷自然也会对胡家有所照顾。否则你们胡家赔光了，找谁拿保险金去？这点你不如你爹。你爹早知道是个赔本的买卖，所以让你来操办。当然赔本买卖如果处理的好，未必会赔本。”

“怎么说？”

“怎么说？难道最近你们业务没有上升？”保险在大宋设立四个点，杭州、阳平、东京、太原府。欧阳道：“你赔的并不多，但是却得到了知名度。打仗这么吸引人的新闻，边角新闻大家都有兴趣，何况是你的保险业呢？我给你的海运、河运保险、物流保险等等计划书，差不多也该启动了，你还可

以和南北邮局联系，成立挂号保险，就是邮寄一封信加多少钱，可以保证送到，否则将赔偿多少多少，一来可以增加邮局的信誉，二来又是一笔业务收入。”

“你好，你就坐在这动动嘴就可以了。”

“你要干不了，让你爹换人，你连嘴都不用动。”欧阳放下报纸道：“我要游泳了，请姑娘退让。”

“德性”胡杏儿说一句，匆忙离开。她可不想被人看扁。

……

对辽战争还在继续，大元帅耶律大石遇见了**烦。有传说他和宋人有默契，其围莱州而不下，对宋两路扫荡辽军也不增援，辽帝已经派人前来问话。耶律大石知道，如果还是这样的局面，朝廷迟早要传自己回去说个清楚。

但是就目前看虽然宋军损失不小，不过莱州守军已经退无可退，除了拼死一战，没有任何选择。莱州战役持续了一个月，本支撑不住的莱州守军因为杭州舰队的补给又稳固了防御。更因为皇家报宣布杭州舰队远航归来士气大振，不是耶律大石靠人多就可以拿下来的。再加杭州舰队战船辅助侧翼，莱州相当难啃。

杭州舰队在这战争中表示出了极大的作用。杭州舰队一分为二，一部舰队是战斗船只。岳飞亲自坐镇。实行了战船连甲战术。在莱州攻城激烈时候，甲船牵引乙船，乙船冒搁浅危险强行靠进海岸。如果敌人攻击乙船，丙船燃烧覆盖沙滩，当形势危急时候，甲船将拉走乙船。虽然对莱州守军进行有效支援，但是杭州舰队战船损失惨重。毕竟耶律大石也是有谋之人，战船有拉不走的，有被辽人冲上船肉搏的，即使拉走，搁浅伤害有可能导致船体破坏沉没的。

杭州舰队的运输舰队也很大贡献，一来是源源不断运送物资。二来是运走了重伤员。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战争，伤员都是影响士气的很重要原因。莱州当地缺医少药，虽然船上也缺少，但是只要运走了，在莱州的官兵就能松一口气，毕竟代表有救。毕竟不要日日听见伤员哀号，心理好受得多。在这个时候，人总是朝好处想。

西北和永兴两军路也遇见不少麻烦。耶律大石为争取对莱州攻击时间，分兵马对涤河以南的险要之地增援固守。耶律大石就象口香糖一般，死死的粘住宋军进攻的步伐。

耶律大石虽然很奇怪，为什么杭州舰队第一补给不是人而是物资，但是

他相信下一批补给很可能是人。如果莱州再增加两万禁军生力军，想要攻打下，将会难上加难。于是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夜袭。

他将八成火器装备起来。将队伍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掷弹兵，第二部分掷雷兵，第三部分重炮兵。这一手非常阴毒。由于在黑夜，守军能见度不高，完全没想到辽军不计生死如同潮水一般的进攻。

而在三兵之中，给禁军杀伤最大的是掷雷兵。莱州可不会灯火通明，一个地雷扔到路上，又没专门的排雷兵。在守城紧急时候，不小心就被人踩踏上。不仅杀伤力强，造成宋军恐惧心理，而且大大减缓了禁军对城墙调集的守备度。

最后，西城门和城墙被占领。张俊最擅长打绝境战，对自己亲兵说，再退就是大海了。淹死或者是被杀死，大家自己选择。一名战地女记者摇旗呐喊：战死保险配五百，跳海一文不赔。于是士气上来了

薛柄、王彦、张俊分三路出。两路通过两边城墙运动直取西门。张俊身为主将强占城门。全军上下一心，终于是抢回了城门和城墙。而耶律大石最失败一个战术，就是没有安排骑兵。不过，三兵排列，再加黑夜，确实难以派出骑兵在大乱中进城。

这一场战斗几乎耗干了双方的火器储备，弓、刀已经全部摆出来。岳飞看到旗语后，当即立断，拆除一半战船的重炮送进莱州，虽然炮弹储备已经不多，但是威慑力不可小视。不过，这么一来，守军就要多防守北门来敌，压力还是比较大。

就在这么关键的战斗时刻，辽朝廷派人下旨军中，要求耶律大石将军权交给天祚帝元妃之兄，监军萧奉先。而后自己回临潢府述职。耶律大石不想回，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来回复，但是萧奉先却让他放弃了坚持。

萧奉先和耶律大石交情还是不错的，萧奉先对耶律大石说：不回，辽必败。第一，即使拿回莱州，耶律大石也不能再抗命不回去平涤河之南宋军。第二，如果拿不回莱州，最后撤退，耶律大石就成败兵之。既然这样，倒不如先回临潢府，如果时间快的话，半个多月就可以来回。那时候宋军杭州舰队补给还没到位。而且在这半个多月，萧奉先也能对莱州施加压力。

耶律大石深以为然，按他的战略眼光看，再拖延下去，莱州不再是战略关键，涤河的防守才是重点。耶律大石于是交代萧奉先必须堵塞河道，莱州和锦州关溢囤积重兵防御。而后布置战略，明攻暗弃莱州，谋划了锦州会战计划。用辽主力和宋主力决战锦州来赌一把。只是，耶律大石算来算去就漏了一点，那就是萧奉先领兵能力，和捡田螺的心理。毕竟目前来看，莱州防御能力已经快被抽干。

……

欧阳又被拉壮丁了，圣旨到，派遣欧阳接待商团。为了说明规格高，特地给了欧阳二品龙阁大学士的名头。为什么非要欧阳呢？原因很简单，全大宋就欧阳精通多门外语。欧阳因为这点也被誉为千古奇才，能在玉州那么一点时间内，就学会多国语言。

也许是赵玉对欧阳用计干涉朝堂之事还很不爽，也许是因为赵玉为迟早撤消欧阳二品官职而不好意思，欧阳也不用上京，直接和卫队从水路朝海州而去。而东京的官吏则从陆路去海州。因为李纲走不开，九公公被派遣出来代替赵玉去海州一行。

记者团也重拳出击，皇家报准备了加版对本次盛事进行报道。收到消息，第二批船队也到达了泉州，不过李宝船队还是没有消息。

欧阳身着二品官服出现，一起来迎接的大臣和官吏都非常客气。欧阳政敌不多，而且虽然是皇帝亲信，但从来没有架子。并且大家对欧阳本身能力都比较佩服。当一个人过你一些时候，你会嫉妒。当一个人到达你永远到达不了的位置时候，你只会仰慕。连赵玉听说欧阳明年将卸任南北商业协会的主席时候都认为，欧阳这人是真一点野心也没有。

九公公这次代表是赵玉，面头很大，在舰队驻地的大帐等候欧阳觐见，好小子，上次让自己出丑的账还没算呢。但没想欧阳没空理会自己，不仅他自己来了，还带了胡杏儿来，正在给各位大臣推销保险。

什么保险？一为罢官保险，年投保两百贯，如果被罢官，能获得三千贯的保险金，乃是清官们的福音。欧阳推销道：因为清官，所以难免受到坏人的暗算。为保证清官丢官不流泪，特意推出这项保险业务。大家一听，话里面意思是不保就不是清官。于是大部分都参加了罢官保险。

第二种为抄家保险，交纳一百保费，如果被抄家，就能获得三千贯保险金，保的越多，赔的越多。保金到达一定金额，还送流放地地契一张，房产若干。

第三种为意外险，比如在职期间死亡残疾的，将进行赔偿。

第四种是教育险，为子孙后代投保，本险和各大书院，阳平大学联办。名额有限。

ps：针对日更过万引起普遍担忧，大家不用紧张。事实是……从三月开始每天多写千字，现在一点鸭梨都没有。下个月打死也就五千

第两百四十七章菠萝游记

到了第二天，欧阳才去见九公公。九公公本想摆个态度，但欧阳问：“公公打算怎么迎接大家回朝呢？”

这问题难倒九公公，他有一份翰林院起草的檄文，但是连他自己也觉，别说对这一群老外念这些是扯淡，就是对杭州舰队将士念，能听懂的也只是非常少数。九公公有个好处，那就是不耻下问：“欧大人看呢？”

“当然是吃，海上晃了那么久，天天都是风干的货。我打算弄个露天自助餐。蔬菜瓜果为主。”欧阳算算：“左右还有五六天才到位，我们就搜刮附近名厨。吃一顿比说一万句话都管用。反正到了东京，皇上还得说一遍。”

“什么叫自助餐？”九公公再不耻下问。

“说了你也不懂，我叫人去办好了。”

“……”九公公无语。有这种态度和皇帝说话的吗？但九公公也不能计较，挥手：“去吧，你自己去办。”

欧阳了解人，人家在海上飘荡了一年多，一上岸面对贼长的领导讲话，和一上岸就看见瓜果蔬菜，哪个是天堂，哪个是地狱？当然，即使没飘一年时间，领导讲话，也是听众的噩梦。领导的我就说几句，已经被列为上世纪最大谎言之一。

……

经过几天的准备，远方终于是出现了舰队的影子。高山上的了望手兴奋打旗语，下面的旗手报告：“杭州舰队到了。”

欧阳听闻消息喝道：“放炮迎接，杀鸡宰猪摆席。”

舰队听到响炮，也回应炮声。士兵都涌向甲板，挥舞呐喊。在码头迎接他们的是海州杭州舰队营地的官兵。舰队士兵一下船，情绪激动，抚摸土地跪地而泣。更有兄弟相认，报头哭泣的。欧阳随手抓了一人问：“梁将军呢？”

“梁将军船最后登岸。”

“哦”欧阳伸手道：“喂砍兔宋。”

几个老外一听激动，一起抓欧阳手道：“三克油。”

“扑栗子。”欧阳招呼：“带他们吃东西去。”

“是”一名卫兵有样学样道：“扑栗子。”

“三克油。”

显然这卫兵有点外语水平，回答：“no三克油。”

欧阳道：“兄弟们,回头有哭的时间，现在大好的青菜，大宋名厨都在等你们，菜管饱，酒管够。”

“谢大人”群士兵大喜。本以为上岸要听人扯淡，没想到直接有吃的。再一看，原来是欧阳，难怪。船上无聊，大宋名人都被大家拉来说个够，特别是船长多是欧阳学生，士兵们也知道此人没废话。

一船一船的到达，除了第一艘开路船外，战船全部最后登岸。商船优先，外籍商船再优先。这是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

欧阳说的口都干了，终于是迎到了梁红玉。梁红玉一身破旧戎装。皮肤黑了，两人看了好一会，欧阳才说话：“我给你的护肤品呢？”

“那团泥，上船不久就干了。”

“让你放在水中。”

“船上水珍贵，哪能浪费。”

欧阳笑下：“走吧”

“恩”梁红玉摸脸问：“是不是变得很黑。”

“恩……比吴加亮白。”

“吴加亮是谁？名字好熟。”

“……这个问题我们到晚上看你身子黑了没有再说。”

“要死，旁边有人。”

……

梁红玉出了码头，只见原本是物资堆积地，已经铺上桌子。桌子摆成大

圆形，上铺设白布。白布上摆了百多盆菜。而大圆外围还到处是桌椅。欧阳弄来这些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梁红玉问：“你搞的？”

“你说呢？”

“当然就我家夫君有这本事。”

欧阳小声问：“先办事还是先吃东西？”

“当然先吃东西，我看见这绿色青菜比看你还顺眼。”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坏”梁红玉笑下问：“怎么吃？”

“那边有盘子筷子，菜里面有夹子或者是勺子，打起来吃就是了。”

两个人还在腻歪，讨厌鬼九公公来了：“梁将军，壮哉拿酒。”

接下来欧阳也猜到要干什么，就是九公公要代表赵玉敬酒。而欧阳也得和老外们交流祝酒劝酒。非舰队、商船成员不得饮酒吃东西是早先规定的。除了必要的应酬大臣之外。没喝酒的要扛喝酒的回去。

夜幕降临，喝多几杯的梁红玉摸到欧阳身边：“把人家带走”

于是梁红玉就被带走了，带到了欧阳的房里。九公公一切都看在眼里，轻叹了口气，举杯吩咐：“把所有老外全部放倒。”

“把所有老外放倒。”大家相应群起围攻。

……

饥渴男女一关房门就忍耐不住，狂风暴雨的亲吻，和电光火石的剥衣服。都是那么的期盼和饥渴。张三、李四守在外面，听里面声音面面相觑。张三小声道：“听这动静，我认为大人这三年半来从来没逛过ji院。”

“小鬼懂什么。”李四鄙视一句，上前阻止一名醉酒官吏道：“大人已经歇息了。”

“歇息了？”官吏醉眼朦胧问：“里面什么动静？打架吗？叫的这么凄惨？”

李四镇静回答：“闹耗子。”

“哦”官吏晃悠离开：“海州的耗子真大。”

张三叹气道：“看来以后要常跑杭州了。”

“你没看见九公公已经现了吗？”李四道：“纸包不住火。”

欧阳准备齐全，两桶的洗澡水。做完坏事，就一起沐浴，再循环……

直到三更，梁红玉才全身软绵绵的靠在欧阳身上道：“夫君？”

欧阳打个冷颤，男人最喜欢听女人说：我想要。最怕听女人说：我还想要。为了此行，欧阳忍耐了半个月没碰女人。他是了解女性的需求的，而满足女性的需求是身为男性的义务。俗名交公粮。

“想死你了。”还好梁红玉是另外一句话。

欧阳忙一抱温柔道：“我也想你，好好睡一觉。明天再说。”

“恩”梁红玉在爱人怀里很快入睡。

……

第二天，梁红玉醒来已经不见了欧阳。再赖床一会穿上内衣和外衣，开门看见张三在外。张三见梁红玉醒了道：“梁将军。”

“欧大人呢？”

“一早被九公公传走了。”张三道：“梁将军好生休息，我让人准备点吃的。”

“不用，我还有公务。”梁红玉犹豫一会道：“张三，欧大人是不是因为……”

张…头：“可能是，梁将军不用担心，欧大人是有分寸之人。”

“恩……你去看着点，告诉欧大人，说我这将军当不当都可，不要误了前途。”

张三笑道：“梁将军还不了解大人？梁将军只要做自己事就好。再说，梁将军和大人分开这么多年，总不能一直偷摸着。”

梁红玉点下头，走到院子中间：“前方正在打仗？”

“是听说岳将军也是损失惨重。”张三帮忙端来水道：“不过战局很好，听大人分析，第一阶段的作战还有一个来月就能结束。”

“你大人就会纸上谈兵。”

“但毕竟都谈成了。皇上交代大人离间耶律大石，大人也办到了。”

“不止这点，其他的他也确实能干。”梁红玉一笑，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失言，容易引起人误会。

张三当没理解道：“夫人洗漱后先休息，早餐马上送来。”

梁红玉想想后点头：“好”

……

九公公问：“欧大人知道什么欺君之罪？”

欧阳笑呵呵：“公公，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

“你和梁将军是怎么回事？”

“……一见钟情。”欧阳道：“就昨天她下船时候。”恩，这样就不存在欺君。

“对，你欧阳能耐，再加上有一堆的护身符，皇上未必会怎么处置你。毕竟处置你还得要个说法。你这事台面上太说不过去。”九公公道：“但梁将军可能就白辛苦这一趟。本来封个王也有可能，但现在不被问罪就算不错。”

欧阳问：“这叫什么罪名？”

“欧大人，咱家不会绕弯子。你要和梁将军私下有染，皇上知道也不会怎么样。但你如果公开如此，恐怕比蔡京之罪更大。”

欧阳明白，蔡京让赵玉很生气不是因为贪污，而是他大张旗鼓，让赵玉面子很难看。自己也差不多，梁红玉能当将军，也是欧阳写下休书的缘故。一旦公开关系，赵玉脸上自然也挂不住。很多人也会说欧阳当初用缓兵之计蒙蔽赵玉。

九公公道：“欧大人，陛下待你不差。虽然有点阴差阳错，但连身子都给了你。你看看现在，梁将军载誉而归，前方又在打仗。如此时刻，你想怎么样？想皇上忍一口气？或者想皇上逆民意军心处罚梁将军。你只图自己欢

喜，有没有想过别人？”

话都说这份上，欧阳只能问：“公公意思是？”

“最少目前你们不能公开关系。如果你真铁了心，那梁将军在事后告职而退，你们再成事。这样多少也能交代过去。”

欧阳问：“我告老还乡行不行？”

“当然不行。”九公公道：“我们说白了吧。欧大人在商、在军、在民影响都很大。即使欧大人你退了，但影响还在。梁将军如果还掌兵权的话，别说皇上，就连李相都会上表称不妥。再者，你们成亲后，一个妇道人家还天天在船上和一群汉子在一起，丢的不仅是大人的脸，更是士族的脸。大人你好歹是一朝状元，并不能为所欲为。”

欧阳点头道：“我明白了，我不会让皇上为难。”

也有夫妻武将的组合，但是绝对没有男文女武的例子。士族是什么？就是上流社会。韩世忠再能耐也是武将，有指挥军队的权利，但是兵权始终是掌握在文官集团。九公公见欧阳听得进去还是比较欣慰：“欧大人可能不知道，陛下这几年火气渐大，只有在大人上京时候，脾气还是比较好的。”

欧阳惊讶问：“我怎么没听说？”

“对文武百官自然会克制。但内宫的事，内宫知道。”九公公道：“欧大人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寂寞孤独，造成内分泌失调。还可能对自己有男女感情呗。事懂但不能说。欧阳点头：“公公放心，没事我会上京转转。”虽然朱熹还没干坏事，但是儒家的礼数大家都知道。朱熹后有句话叫，男不露膝，女不露皮，男挨女皮，女嫁不移。在那之前，贞洁对妇女来说还是看得很重的。那夜之后，对自己有想法，自己是能理解的。

……

从九公公那出来，欧阳还要办事，要会见各国商人。有些语言还要通过第三者翻译。拜访使节很重要几个问题，身体感觉怎么样？要乘坐马车还是骑马？你认为在哪里开设贸易港口比较合适？相当一份问卷调查。

各国商人对欧阳都是大加赞赏，很有礼貌，很有修养和风度。有人问欧阳是不是贵族。欧阳耐心解释，他只是士族。相当他们国家的隶属国王管辖的骑士。有屁大一块封地（田），拥有自己的下属。

随船来的不仅有男性，也有年轻貌美的女性。欧阳询问后笑，由于身份阶级，有两个是私奔的。有跟随父亲来的。还有几个是有理想ji女，想来大宋看看展机会，后来知道还有犯了人命案的。欧阳见女人成份都乱七八糟，于是开始筛选男人。但凡是有前科的一律造册登记。在外国商船中，有犯罪前科多是海员。而船主都是比较清楚的人，有的甚至有爵位。

按照欧阳要求，纯海员目的的海员可以跟随前往东京，其他有犯罪前科，或者欧阳感觉有修养不够的，全部就地休息，不得擅出大营，违者斩。九公公就疑惑问是怎么回事。

欧阳解释："他们不少是要被绞刑的罪犯，冒充水手逃来。而在他们国家，人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商人地位虽然不高，但是也部分也有爵位。但是苦力就没有地位了。如果皇上什么人都见，那不是丢了身份？"

九公公点头："你作主就好。"

……

过了两天，刘锜带领五千禁军到达，护送一干人等上路。这是欧阳要求的，不能光让人家看大宋的富饶和好客，也要让他们知道大宋有铁军。沿途路过，百姓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长相怪异的人，纷纷围观。刘锜很客气的让士兵压出道路。

有个外国商人就说："欧阳，你们的军队很善良。"

"不要被表面所欺骗。他叫刘锜。如果你听说君士坦丁堡宋和十字军的误会，就不会再这么认为。"欧阳道："宋军在内，对平民和善，但对外地都是凶狠无比。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下我们的前线。宋正在和辽打仗。"

商人从马上看到身边冷冰冰眼神的士兵就知道欧阳不是扯淡，这些人的肌肉非常强壮。虽然身材不高，但杀气内敛，危险非常。还有几个是少了胳膊的士兵更是冷漠，商人越看越心寒问道："欧阳，这样的军队你们有多少？"

"在我们的都有二十万。前线一百三十万。还有我们的边界、海界零散加一起也有二十万。"欧阳道："比如你知道的杭州舰队。我们是一个很和善的国家，一路到地中海我们都很友好。但是却生了海盗掠夺事件。我们很遗憾让你们看见我们残忍的一面。"欧阳前天才知道，那次屠海盗村，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海盗村，而是海盗临时停泊的地方，那应该称为一个海港小镇。本地居民有一万一千名，实际尸体数量是一万一千三百名。这个是误会，是因为语言不通的误会。也有欧阳先期教导关于欧洲海盗习性的误导。导致一场灾难性的屠杀。这一笔在历史上并不光彩，但欧阳没打算澄清。

“欧阳你客气了。那些北欧流窜在地中海和阿拉伯海的强盗是应该得到些教训。”商人显然对那个镇所属的国家没好感。

说话间刘锜跟上来问：“大人，什么时候和皇上说说，让我们回西北道，在东京闷死了。”

“这不是我说得算。”欧阳道：“按照规矩，调防最少五年。”

“五年”刘锜喊道：“兄弟们，把刀抽出来给欧大人看看，都生锈了。”

‘刷’整齐的群刀拔出。

“收起来，晃眼。”欧阳点头：“我帮你打听还不行吗？其实你别急啊。目前就是稳固涤南。到时候要应付契丹、女真人，还要把天祚帝驱逐到东京，你还怕皇上忘了你这么能打吗？韩将军也说了，攻坚战其实不适合你。你就当修整军队好了。”

刘锜见欧阳这么说喝道：“收”

‘刷’全部入鞘，号令严明，整齐划一。

欧阳见商人面无人色道：“误会，他们不是别的意思。而是和我说他们不愿意保护皇帝，更愿意上战场杀敌，说他们很久没杀人，刀都生锈了。”

“哦”商人擦把汗。这家伙在宋游历了一年后回国，写了菠萝宋游记。他在书中称，宋的人民都很善良好客，有礼貌。但是宋的军队非常野蛮，他们时刻都渴望对外敌的战斗，以战死战场为光荣。上帝保佑，幸亏宋不是这些鲁莽的将军做主。他们拥有非常严明的纪律，先进的武器，从他们眼神就可以看出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宋内有将近两百万。这数字虽然可怕，但是想到他们有五千五百万的人口，这个比例并不高。这个年轻将军曾经在君士坦丁堡打败十字军，杀死十字军四千名战士，而他的军队，却没有任何损失。在我们看似乎是奇迹，但在他们看来却是必然。

第两百四十八章交易

宋跪拜还没形成规矩。商团在皇宫见到赵玉时候，都没有跪拜。而大家震惊赵玉的年轻漂亮。很难想像，有如此军队和人民的国家皇帝是这样一名女子。赵玉在上面说话，欧阳挤掉九公公位置在旁边翻译。说到设立码头，欧阳道：“我们的皇帝是很民主的，既然你们的意见不统一，那就采取投票方式。我们给出的是，杭州、扬州、泉州、琼州。”

欧阳把各港口情况介绍了一下，所有人一致同意在杭州开设交易港口。而后是一些细节。比如欧阳可以带他们从东京到杭州转一圈，他们的船队可以让船工们跟随战船前往杭州。

赵玉小动作，手指捅下欧阳小声问：“你有没翻译错？朕让你问他们吃饱了没有，他们好像起了争执。他们怎么说也是漂泊了一年的客人。”

“放心，陛下。”欧阳小声回答道：“他们对吃没追求，只是请你把杭州港做为交易港。”

“哼你和梁红玉藕断丝连，朕还没找你算账呢。”

欧阳忙道：“说明微臣重情义。”

赵玉道：“这事可大可小，你不能胡来，否则就是逼朕动手。”

“是”欧阳翻译道：“我们皇帝说了，大家远来辛苦。宋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吃好，也要吃得饱。陛下，敬酒了。”

赵玉举杯站起来道：“请”

欧阳翻译：“希望我们贸易长久往来，文化交流日异加深。请举杯祝友谊长久。”

赵玉不是白痴，一个‘请’字怎么要翻译那么多话，小声问：“你欺君。”

“微臣不想让陛下丢人。”欧阳很直接。

赵玉脸一红，干了酒后坐下，她明白欧阳的意思欧阳是说她不懂这些商人的礼仪。

接下来就是坐陪的大臣劝酒，文官虽然有海量的，但劝酒就不成了，比划了半天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准备说服对方。武将就不客气，说两遍听不懂就拿碗。还不懂就拿坛，一人一坛的灌。这么一会，老外都看明白

了，胡子朝下留的都是好人。胡子粗拉拉的都是坏人。如果胡子粗拉拉还朝上翘的，就是坏人中的坏人。他们可不知道，中国好客程度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客人喝到桌子下面去。

对老外来说，中国白酒是闻着香，难喝。于是纷纷换了米酒。没想这东西喝起来象糖水，后劲十足。不出半个时辰，武将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老外还不懂一个中国把戏。这把戏就是，酒杯不能空。但是不空就有人找你喝，喝干了又不能空，恶性循环，语言不通，又不会用没礼貌的手盖酒杯的办法。不醉才叫有鬼。赵玉见欧阳偷笑问：“乐什么？”

欧阳乐道：“听说李宝将军在地中海被喝趴下去四次。到了我们地盘，就是我们做主。报仇雪恨啊”

“你就会玩这小心眼。听说耶律大石回临潢述职，还被软禁了起来。”赵玉道：“没想你下手这么快。”

欧阳谦虚道：“就是派点鸡鸣狗盗的人，带点钱去买通下关系而已。这也要人家皇帝够昏庸。”

“那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当年金国护步冈达威风了一把，最终胜利很大原因是辽国有人造反。”欧阳道：“如果辽国没事就造反的话，那我们不是也可以威风一把？”

赵玉笑问：“你去？”

欧阳道：“说到这方面，陛下手中有的是能人。俗话说，奸臣也有奸臣的用法。他们肯定比微臣了解辽大臣们的想法。再说目前这局面，那些辽国大臣能不为自己考虑一二吗？”

“你意思是派李邦彦？”

“陛下英明，留他在东京左右要害人闲不住，不如派出去。”

“恩，朕考虑一下。前方有此好消息，我还要去酬谢三清还愿。免得他又要趁机使坏，派出去也是好事。”

合这是三清的功劳，欧阳小声道：“陛下，三清都是汉人，如果他们真有灵，你不去他们也得帮，否则就是通敌汉奸。所以能免则免，皇上公务繁忙，万一又要三天……”

“不许胡说。”赵玉蕴怒道：“鬼神之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口出狂言，乃是大不敬，你好歹也是王文卿的挂名弟子，说话要有分寸。”

“是”

……

把酒鬼送走收拾，赵玉在偏殿接见了梁红玉等人，还是吃饭。欧阳看，赵玉是真担心他们在海上没吃的。每人一张桌子，桌子边有宫女侍候。前面可没宫女，欧阳考虑到老外有咬手的习惯。于是全部换成太监，要咬你就咬呗。

相比老外，将军们就斯文多了。食不言，吃东西都是非常小心，夹了一点就好。酒赵玉没叫动，都不动。赵玉先表扬了梁红玉，称其为大宋第一奇女子。欧阳都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果然，而后赵玉表扬了在座各位。出乎欧阳意外的是，赵玉竟然能背出他们大部分人籍贯，还有远航的事迹。欧阳听后不仅只是佩服，而且还同情。皇宫内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只能看这些无聊的公文。男皇帝算了，可以喝酒玩女人，三千佳丽，一天一个也要近十年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项目。女皇帝？喝闷酒？否则只能同性恋了。欧阳知道赵玉是个要面子要名声的好强女人，不会去找面。

这饭吃得比较久，赵玉很有兴趣看梁红玉做的海图，还有各个国家的见闻趣事。还有各种奇异的水果，饮食。梁红玉还带来面包的做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赵玉这才知道十字军不是欧阳吹的，确实是一种宗教规模形式。赵玉当即道：“欧阳，要警告他们，不要乱说话。”她原先一直不理解欧阳在陆上丝绸之路，为什么有条禁止布教，违者杀这么严厉的条例。现在才知道宗教存在的影响力。她可不希望有这么样的宗教主导自己的国家的百姓。赵玉多看了欧阳一眼，对欧阳评价又高了一分。

说到这，赵玉突然想起来问：“欧阳你知道一个叫钟相的人吗？”

“钟相？”欧阳点头：“知道。”这是一个鼎州武陵人。在家乡布道有十来年了。名曰互助会，农民交点钱粮就可以加入教派。提出财富平均，社会平等的主张，影响力波及方圆百余里，被农民称为天大圣。历史上这宗教属于农民起义，布教时间长达三十年未受到干涉，可见民间言论也是比较自由的。

“朕倒一直以为说说想法，再看他互助会又真实帮人，虽然有人上表称不妥，但是朕倒开明。不过听这十字军由来一说，朕倒有点担心起来。”

欧阳一直不喜欢此人。财富平均，等于共产。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的回报和没有劳动能力或者有能力不劳动获得回报是一样的。社会平等更不可能，因为社会分工多样化。知识分子缺少，知识分子地位自然就好。技术工人缺少，技术工人工资就高。农民缺少，粮食价格上涨，农民地位就高。欧阳提倡的平等是人权平等。对一些基本权利进行保障，而不是追求阶级平

等，财富平等。

举例来说，一个经理月工资是一千，员工八百。难道员工能要求自己工资比经理高吗？可以指使经理吗？再加利用迷信来拉拢信徒，欧阳更是讨厌。欧阳道：“其实微臣早些年就上表，将此互助会列为邪教进行打压。”

“恩”赵玉考虑下道：“来人，传张玄明觐见。”赵玉认为自己要重视宗教这个问题。特别欧阳这有先见之明的人都说不妥，互助会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不能因为人家喊几句就动手。还得弄点手段出来。

农民起义分几种。第一种是生存需求。比如宋江。由于生存的梁山泊被收为公有，活不下去，不反不行。欧阳持肯定意见。第二种是制度逼迫，因为地位太低，被严厉律法逼迫一边为死，一边为反。比如陈胜、吴广。欧阳持谨慎支持态度。第三种，李闯类型。利用大群体农民心理进行均田免赋税政策，带领他们造反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是欧阳憎恨的类型。因为欧阳知道一个基本法则，免赋税只是一个欺骗幌子，不用说别的，当就一支军队要养，就不能免赋税。没有赋税，拿什么修官道？拿什么建设基础设施？如果在第三类型在加上迷信煽动，欧阳不仅只是憎恨那么简单。

欧阳认为社会的展导致财富的不平均，可以通过社会调节，如改变征税对象等等。但绝对不能不交税，因为一个国家是需要最基本运作资金的。最重要一点，一味的强调平等，按人分配的政策将很大打击人民生产积极性，制约社会的进步。欧阳认为按劳分配是比较适合在宋推广的政策。千万别看一个知县贪污很简单，先他为了能做上知县，必须苦读n年，而后还要运气不坏才能当官。当官了还要看有没有实缺，有缺才有贪污的机会。虽然欧阳这时代贪官很多，但欧阳宁可采用引的办法，从贪污民钱国库，转移到官*商*勾*结这一块上。毕竟现在不是法律社会，不可能说打就能打干净。再说，宋律中对刑事案抓的很公正，对贪污引起公愤的也有处罚。欧阳实行一提高粮食价格，二解放农村劳力重合，三吸引官员经商等等措施，都是为缓解社会矛盾而设的。

赵玉说完这件小事，又继续探问了很多问题。比如国外的语言，文化，农作物，人口，士兵，船运行业，服装、习俗等等。

梁红玉等人一律官升二级，虽然挺狠的，但是毕竟是武将升官，没有什么人有非议。梁红玉本人被封巡西郡公。还达不到封王的境界。而且和大家预想比较低。王黼：楚国公。童贯：广阳郡王。还有真实历史后来的武将张俊：清河郡王。而赵玉任命的爵位韩世忠也只到开国公。宋徽宗时代已经封有国公和郡王。按照大家认为，韩世忠完全可以封王，梁红玉再不成也有个国公。但明显赵玉不想这么大方。

爵位一般都是皇族成员才有，除非有大功，一旦封爵那好处是很大的。比如梁红玉就有两千户的采食。也就是有两千户人是由梁红玉管理，所得的

剩余价值也是梁红玉所得。

……

欧阳职责就是带领这些商人从陆路走，由东京到杭州。刘锜本人不再参加，但本部三百兵马跟随保护。当然一方面也是监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很多人的认识。虽然未必人家是来干坏事的，但不能不防。

欧阳也作弊了，一路公文下去，不许任何官府铺张接待，勤政表现比食物表现要来得好。第一站是上谷，上谷没有造假，因为他的知县根本不在。去乡下把田聚集入股。上谷知县做的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做法。

地主们同意，而后丈量了土地后，按照土地面积和土质成立农业股份公司。地主将不再管理，而是委任有经验的人统一管理。看似成本提高，但由于牛耕马种的使用率提升，效率提升，雇佣的农民反之就少了。灌溉方便，不浪费水源。专业的农民比地主更加胜任田间管理，包天到包工，农民积极性上升。可以翻耕两季。虽然这方法不错，但是也有些局限。梯田一类的就很难规划。这是阳平商业协会以农为本的研究成果，这一措施普遍受到地主阶级的好评。等于间接的减少成本。

和阳平临近，上谷的展也是可见的。抽取乡兵担任衙役已经是大家私下的共识。接待的是仿造阳平甘信的县丞。说话得体，办事精明，还临时学了两句外语。接待下来恭敬不失威严，欧阳相当看好这个县丞。东京繁荣已经让老外们惊叹，上谷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到了阳平欧阳着实增强了一把民族自尊心。一个县比起东京丝毫不让。并且整齐的规划和科学的管理，比东京更为耀眼。

阳平商品齐全，在欧阳的授意之下，所有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百分之两百。如果要订货，欧阳非常欢迎。两方的交易是比较系统的金本位。宋买入外商商品是用黄金比价，而外商也是用黄金来购买宋商品。

阳平涨了，杭州等地价格自然就涨。官府将抽取他们涨价幅度四成作为税收收入。杭州交易市场扩建还未完工，只能是宋商腾出一些地方给外商。外商到时候，他们的水手已经按照要求把商品样品上架。外商一到，正式开始讨价还价交易。别以为外国人憨厚，欧阳明显现老外也乱提价格。不过欧阳也理解，毕竟能航行一年多来的人物都是冒险家。而且欧阳不担心黄金流失。

因为他们带黄金回地中海，黄金还是黄金，不会因为经过远航就提升价值。必须把所有黄金换成商品，才能因为远航提高价值。宋商卖出货物中，茶叶、陶瓷和丝绸是三大畅销品。水墨画也比较热门。种子类商品各国商人都有采购。

按照统筹管理，杭州舰队有十艘战船将护送商船在两个月后前往地中海，宋朝正式开通海上丝绸航线。当然，第二批来的商人，不用说见赵玉欧阳了，就是当地知州未必能见得到。就象那个登月亮的，甲就比乙早一步，甲家喻户晓，但乙是谁？九成*人都不知道。

欧阳、东南商业协会、还有当地知州，摸索了一套交易流程，也成为以后丝绸之路的借鉴。展到现在，阳平商业协会拥有陆路丝绸之路的主导权，而东南商业协会拥有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权。两家商业协会都比较小心翼翼的处理互相之间合作竞争的问题。

美中不足的是，梁红玉没有回杭州，而是去了登州休整，在船只修理，人员休息后，将加入对辽作战。虽然到时候战略意义已经不大。

西北军道进展顺利，打败了西京道的白达旦部，在协商之后，白达旦宣布带族人全部投降。为西北军道打开了门户。永兴军路攻下云内州和奉圣州两大军事要地。涤河以南已经没有强大的抵抗势力。

莱州则获得了一场大捷。王彦、薛柄各带一千人冒充辽军趁夜色混进辽军，谎称是奉圣州的败兵，被安置收容在后军。萧奉先志大才疏，听说奉圣州兵败，心中着急，妄想一举拿下莱州，对南来的败兵一律收容。而王俊就因为收到这个消息，才决定赌一把。

第二天晚上，谁也没有想到，宋军一直没有动用的骑兵出动了。两万骑兵直取东西两营。辽军还未抵挡，谣言四起，说萧奉先被杀，西北军道和永兴军路的兵马已经杀到。于是辽军炸营了。

在中国古今历史上，炸营时有生，主要是由于士兵和基层官员精神疲劳。炸营本意没有外部干涉力，而是自己士兵夜晚惊诈引。心理学家称为集体催眠，也有人称为灵异事件。距离我们最近一次炸营是淮海战役，某国民党部几万人因一士兵惊啸，导致全军自相残杀而溃败。

如果有谣言奸细渗透，再加四面火起，严格来说不能被称为炸营，而应该是诈营。不管怎么样，辽军乱了，主将一死，群龙无。再加古代没有广播，通讯基本靠喊，萧奉先根本控制不住这么大规模的营乱，在亲兵的保护下，朝锦州逃命。

第两百四十九章连环计

王峻见事有可为，留少部分兵力驻守，其余大部分全部出击。岳飞接到信号，命令战船水兵登岸追击。一个黑夜，辽人遭受了护步岗达以来的第二次重创。近二十万的主力被宋禁军驱赶了百多里。期间死者无数，宋所夺物资无数。此战之后，宋军完全控制了涤河以南的形势。

宋达到了第二阶段胜利，将进入第三阶段，攻占锦州，打开门户。锦州北连通州，西接大定到临潢。乃是军事要地。张俊本想一鼓作气，但是莱州的摊子实在太乱了，因为黑夜除了小部外，大部没有按照编制进行追击，又没有携带重武器，即使到了锦州，恐怕也拿不下来，只会损兵折将。于是张俊放弃了继续进攻，全军回莱州待援。

这些战略取得成功，但是欧阳却得到了失败。祸乱在外的太虚子来到阳平，见了欧阳第一句话就是：“干不了。”

欧阳就疑惑了：“怎么就干不了？耶律大石不是被你放倒了吗？”

“可是人家金国还有宗翰。”太虚子问：“在目前情况下，只要不是白痴的辽人，都不会想主动攻击金国。但是我又没办法让金国出兵。”

欧阳想想：“要不，照葫芦画瓢，把宗翰也离间了？”

“你小子当完颜吴乞买是辽国那个白痴皇帝？”太虚子道：“我收到消息，阿骨打第四子，完颜宗弼在苏州、辰州整兵，似乎想应对我宋军从海上进攻。看金国这态度，是把我们当成了第一敌人。”

欧阳问：“完颜宗弼是什么人，怎么都没听说过。”

“这人相当了得，连完颜阿骨打都夸奖他有勇有谋。他又名兀术……”

“我知道了。”金兀术嘛，地球人上中国人不知道不多，是专门拿来被岳飞拿来糟蹋的配角。不过……欧阳认为评书和后代流传有很大不可信，耐心请教：“这个金兀术很厉害吗？”

“也是见鬼了，女真那边是要谋将有谋将，要勇将有勇将。但是如果能说得上智勇双全的就两个，一个是宗翰，一个就是这个金兀术。”太虚子道：“要照以前看，我还能挑拨辽攻金，但目前情况，我无法让两国开战。和你说个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就是没经过证实的传闻。”太虚子问：“你知道不知道，辽国有个传统，就是所有的皇后必须姓萧。”

“……这个貌似。”欧阳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历代皇后几乎都姓萧，如同所有皇帝都姓耶律一样。

“辽人有个特点，萧家女都是女政强人。”

“你一次说完。”没头没尾的。

“话说天祚帝有个弟弟叫耶律淳，这个耶律淳有个强势老婆叫萧德妃，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而且有不低的军事才能。”太虚子道：“事情的起因听说就是耶律大石。简单点来说，就是耶律淳因为自己老婆的怂恿，还有耶律大石的原因，准备前往东京自立。”

欧阳问：“复杂点来说呢？”

“复杂点老道就不知道了。这简单来说，还是老道听了一些风声，自己分析出来的。”太虚子见欧阳鄙视道：“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这神仙。你想想，耶律大石被软禁，萧奉先大败，你说下一任辽兵马大元帅会是谁？”

“哦，你意思是下一任很可能是这个耶律淳？”欧阳点头：“所有你猜的没错话，真有热闹看了。不对我们在说你没完成的工作，这么挑拨金辽。”

“老弟，就算你干成了，皇上也未必会给我们什么好处，还有可能导致辽人的团结。干不成，也未必有什么损失。”

欧阳问：“你不觉挺好玩的吗？”

“得，辽人是好玩，金人就很不好玩了。”太虚子道：“真没办法。宗翰是铁了心不进攻，我总不能托梦给他吧？”

欧阳点头：“看来，女真人有意制造三足鼎立的形势。他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大败宋人。这样才能维持局势稳定。”

太虚子道：“既然女真人是这个想法，就不能让他得逞。不对有办法调拨。不过施行起来会比较麻烦。”

“说说”

“女真不给态度，我们就逼他给态度。”太虚子道：“如果女真亲辽，那内部必然有分裂争执，宗翰和辽人有死仇。如果女真亲宋，那辽人就得提防小心，两边的气氛就会紧张。现在女真这招高，不动声色，置之事外。辽人以

为他们看热闹，宋人也以为他们看热闹。但在必要时刻，这看热闹的有可能成为辽宋胜负的关键，所以女真期望看见三国前线交集在东京、黄龙、通州三地。”

“所以要在之前逼迫女真表明态度。”欧阳问：“怎么逼？”

“把完颜兰送给辽人。”太虚子道：“完颜兰在女真有很高的地位，她是完颜十二部中第二大部族的隐身老大。辽人得完颜兰，如果礼待送回金国，女真人立场就亲辽，如果杀之，那女真必然亲宋。”

“喂人家是公主，皇上那么爱名声的人，可能会这么干吗？再说，辽人如果不杀也不放怎么办？”欧阳道：“女真很不讲信用，问了也是白问，只有用动作逼迫才行。”

“你有什么更好主意？”

“其实有一个人比完颜兰影响更深，而且更容易下手。”

“谁？”

“当年那场闹剧，一个是完颜兰成了宋公主，还一个尚公主成了宋公主。”欧阳道：“尚公主嫁的是辽一名官员，这官员和尚公主一直作为使节留在东京。如果能把这个尚公主送到女真人的手上。女真人就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

“完颜兰是公主，尚公主就不是公主了？”

“尚公主和我关系不错的，别把我想那么坏。”欧阳道：“弄个假的就行，派出使节说，就说知道完颜磐，就是阿骨打孙子，完颜兰的死鬼丈夫忌日到了。所以特意送个尚公主过来给完颜磐祭奠。”

“啊这招不错。”太虚子道：“真真不错，就算女真人明知道是假的，但也得掂量怎么处理。如果杀了，辽人可不会知道那人是假的，天祚帝会很生气。如果不杀，我们也可以向宋人交代，女真对我们是有敌意的。这么烫手的芋头，女真人肯定是有苦说不出。”

“恩，不过先得大张旗鼓捏造一个罪名抓尚公主。宋人只知道我们是抓，不知道我们是送人去金国，皇上自己就不会丢面子。抓公主必须是大内的人，事后尚公主出面澄清自己没事就可以。”欧阳道：“杂毛。磨墨，写信干坏事了。”

……

从很多电视剧可以现，古代到处存在着阴谋，但一般阴谋都是坏人干的，而且要么是因为篡位，要么是因为灭口，要么是因为有其他的利益原因。而好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忠诚，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或者是民族英雄，对这阴谋时候总是很疲软，甚至明知道阴谋也愿意一头栽进去。这种人被称为君子。在历史记载中使用阴谋的人很多，但是却很少有为国家服务的阴谋，多的就是勾心斗角，为了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是传统，比如xx计中，就是描写宫廷斗争，演的热闹，看得喜欢。但却逃不出内斗。

欧阳读圣贤书，虽然书读的不好，但是毕竟颇有声誉。和别人不同的是，欧阳也用阴谋。从贪污民钱开始到现在为官下来，欧阳看多了官场嘴脸。阴谋对他来说是武器，用得正就正，用得邪就邪。如电影所说的，贪官要奸，清官更要奸。如果欧阳只是一个书呆子清官，那他迟早要被吞没。欧阳不爱内斗，虽然他也内斗，但那是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正直的人生存。他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君子喜欢以理服人，为什么很多君子喜欢常说有理走遍天下。

君子坦荡荡，小人爽歪歪。

……

皇家报很快报道尚公主被软禁，同时软禁还有他的丈夫。大内怀疑有人朝辽泄露了不该泄露的军事消息。一个月后，‘尚’公主出现在了女真控制的苏州。

除了船夫和尚公主之外，船上还有两个人。都是五品的大宋官服，一个是内卫，一个是陈东。同时向苏州的最高长官交了公文。名义上金国还是宋的藩属，所以用的是公文，公文上说，完颜兰要求将尚公主在他夫君完颜磐的忌日在完颜磐的坟头处死。没有完颜兰的书信，大宋摆明了你爱信不信的态度。

这个假公主是一名死囚，因为和小叔子通奸杀了丈夫而即将被问斩。私下达成协议，甲方照顾女方的母亲直到去世，并且保送他儿子到书院念书直到成年。

女真人收到这消息不敢处理，也不敢杀或者放宋官离开。立刻通知了几州最高长官完颜宗弼。很快，两宋官连同尚公主被送到了辰州。完颜宗弼并不是傻蛋，一听说宋朝这么干，就知道宋朝的阴谋。但是这阴谋很坏，即使你知道是阴谋也无法破解。这就是逼迫女真拿出态度来。

完颜宗弼金刀大马坐着，看面前两个宋官道：“听闻宋人最怕死，但见了你们，本元帅倒是长了见识。”他的官职是兵马副元帅。

“宋人不是怕死，是求个死得其所。”陈东回答。

完颜宗弼点头："看得出两位也没打算活着回去。"

内卫道："欧大人让卑职给元帅带句话，他是个商人，从不做赔本买卖。赔两文钱，就要赚足一贯钱。"

"威胁我，你们就是那两文钱吧。"完颜宗弼问："是哪个欧大人？"

"就一个欧大人敢这么说。"内卫回答。

"哦，那个小贼。缩头乌龟罢了。"完颜宗弼看看两人问："怎么，你们似乎很认同我的看法？"

陈东笑道："我也不喜欢这人，比如这次，若非皇上让我来，我是不耻做这等事。"

"哈哈，难怪欧阳是栋梁，你连瓦片都算不上，我都不知道宋朝有你等人物。"完颜宗弼道："欧阳的可怕就在他从不否认小人之事。还可怕在……比如你们的生死，他算定我不敢杀你们。"

陈东不明白了："为何这么说？"

"杀了你们，明天皇家报就会说：金国杀我大宋使节。为了你们两个无名之辈，结果导致宋军民同仇敌忾。据我所知，这叫转移矛盾法。"完颜宗弼道："我用假名出使过宋国，对欧阳了解得很。他一定会在这事大做文章。肃清你们宋朝廷内部亲金的意见。我不会上当的。"

"还有这用途？"陈东倒是惊讶。宋朝廷确实有一部分人认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可以恢复对金的贸易供应，给辽国更大的压力。就连赵玉也赞同其中一部分的看法。虽然女真不可信，但是毕竟可以利用。但欧阳坚持，女真和辽是死敌，但在共同危机前，可能不会相帮，但未必不会打默契球。

"所以你连瓦片都不是，就会被人当成工具。"完颜宗弼显然知道陈东的光荣事迹："你们欧大人有没猜我会怎么处置那个什么尚公主？"

内卫道："欧大人说，你也不敢处置。因为你一处置，消息传出去，辽军可能会挑起战火。你应该会让我们先回去，而后写信给天祚帝，要求赎金什么的。这样一来，你们没有把柄给宋辽口实。而且一来一去，时间花费甚久，你们再看宋军动向再做决定。"

完颜宗弼倒是惊讶："不错，我是有这么打算。"

内卫道："可惜，元帅不知道。欧大人在我们离宋时候就写信给了天祚

帝。说女真人愿意用苏州、辰州来交换尚公主，书信还带了一份完颜吴乞买送交大宋的亲笔密信。信上说女真人希望和宋恢复关系，一起对付死敌契丹人。”

“……”完颜宗弼楞了好一会，而后一怒掀了面前的桌子喝道：“这就是你们宋读书人干的事？空口白牙颠倒乾坤。举案三尺有神灵。”完颜宗弼很生气，他有理由生气。因为欧阳把事情转了个位置。大宋抓捕尚公主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女真人的要求。这种本末倒置的伎俩非常阴毒。就算金辽友好，派人去解释，人家也会半信半疑。更何况那个是谁？天祚帝，有数的昏君。

内卫补充：“欧大人最后说，所以女真人会杀了尚公主，对大宋表示诚意。他还说，如果完颜吴乞买不想成为李乾顺的话，应该趁还有说话资本时候做出自己选择。”

“没有投降的女真人。”

“在大宋有几万都投降了，他们现在过得不错。有些人连老婆房子都有了。”宋不是战国诸侯。在战国诸侯中打仗有时候就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并且因为有什么野心。而且那时候人们比较看中名声，正义打邪恶后退兵。但是宋的野心是路人皆知。灭辽、灭金，灭大理，灭吐蕃。西夏已经完蛋了，火器让宋人有了对付游牧民族的办法，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强大的生产力，再加名将辈出，大宋已经成为一台恐怖的战争机器。

南非世界杯中，朝鲜败得惨。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为。一个国家将全国资源放在一件事上，将能得到很大成果，甚至是奇迹。比如说中国两星一弹。日本军国侵略，还有苏联保卫战。但是这样情况很难持久，而且对社会生产破坏力很大。

宋朝不是这情况，他是内部繁荣后对外一种自然展。比如美国，本身实力强大，各方面都强大，自然而然把影响力扩了出去。奇迹一败就不起，如今宋朝有挖掘不尽的战争资源。

完颜宗弼不是一个没头脑的将军，他也很清楚，完颜吴乞买虽然进行生息养民政策，但也最多是拖住战争持续的时间。无法给予对手致命的打击。护步岗达的奇迹不可能每次都眷顾女真人。完颜宗弼道：“来人，把尚公主带去祭了我侄儿，尸体麻烦两位带回。”

内卫道：“其实最好是元帅送回辽人。否则欧大人可能会毁灭尸体，说女真人把尚公主怎么怎么了。送回辽人，可能天祚帝看了尸身后会认出不是自己女儿呢？””你们这个欧阳也太毒了吧？“完颜宗弼难以置信道：“一具尸体他还要搞名堂。”尸体送回去，人家一看，丫的不是自己女儿，怎么办？感谢大宋不出卖自己女儿？还是感谢女真杀错人？战略都调整过来，现在怎么

整？还要去考虑，女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借女真人手，扰乱天祚帝的判断。

“这个”内卫想想后道：“其实我也觉欧大人处事略有不妥。不过好心提醒，如果你不送回去，恐怕他还要对尸体大做文章。送佛送到西，不如元帅帮忙制造下辽内的混乱。以免引火上身。”一具尸体可能让辽两次战略调整，这种买卖，也就欧阳会干，压榨所有剩余价值，即使是一张卫生纸。

完颜宗弼原本以为就面上这点伎俩，但越挖下去越多。完颜宗弼小心问：“还有后招吗？”

“这个嘛……尚公主到时候会复活，从而证明了女真人故意挑衅边疆安宁。”内卫道：“还可以显得我皇仁德，虽和辽开战，但不伤及无辜人。”

“还有吗？”

“还有就不能说了。”内卫道：“元帅自己揣摩吧。”

完颜宗弼怒极反笑：“好，好一出毒计。大家全部哑巴吃黄连。来人，杀了尚公主，把尸身送回辽国。”

第两百五十章诉讼

由于涤河稳定，三军会师。赵玉任命韩世忠为大宋兵马大元帅统领三陆路一海路。张俊回京述职。其职位由薛柄暂代。

而这位有功之臣的回归也是目前的最热话题，大家都知道，先前由于其兼并土地导致两起人命案还在开封府挂着。古代律法，比如**有可能只是充军流放，但如果受害女子自杀，那罪犯就是死罪。也就是说，虽然现代法律上说，张俊不用为两条人命负责，但是在古代，就是要负责。

圈地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不说百姓，就是个五品四品的京官，有权的一样欺负你。王黼强占左邻门下侍郎许将的房宅，光天化日之下，将许将一家从内眷到仆隶一起扫地出门。相当嚣张，当然也看欺负谁，那许将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能臣，也是三朝臣子三品大臣，不过皇帝并不看重。反之现在谁敢动欧府，欧阳可能会刨了他祖坟。

所以这种事似乎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有了两条人命就另当别论。提刑衙门早就收集了所有证据交给李纲，在张俊回来前几天，李纲转到了皇帝那。北宋对刑狱相当看中，四品的京畿提刑不用皇帝允许，有权调查一品宰相刑事罪名。刑狱由皇帝直接控制。而且还有每十日录囚，就是皇帝要亲自看刑事特别是人命的卷宗。对每一个人命案都要三推，甚至到最后的五推，各级部门层层监督，直到大理寺和刑部。如果喊冤，还要再推，中书省、门下省、台鉴等等全部要过。皇帝还会派出身边人到各地方监察刑狱。千万别相信包青天有权当场把人干掉。更别说知县去斩犯人。

所以人命案还是很大的，否则当初阳平就没沉尸案。皇帝要压住人命案，御史就必须出面，否则就是失职。皇帝有特赦权，但没有包庇权。

张俊在莱州战事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张俊的才能，就没有目前的局面。这是有大军功的人。赵玉非常犯难。李纲也知道赵玉为难，但是这种事不能不处理，必须要有个交代。而张俊的罪名是：兼并田地，逼死人命。前者可以无视，后者必须重视。

李纲请教了太虚子。太虚子道：“此事无论怎么断，都不行。放张俊，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中书、门下省全部不能答应。严惩张俊，则寒了将士们的心。张俊的功劳是有目共睹。这个张俊是给皇上出了一个大难题。”就象计划生育，如果有个大官生两个不被处罚，那工作就难做了，可能引体制大变。

“为君分忧，是臣子应尽之力。”李纲问：“你看有什么办法？”

“办法就一个，立刻派人把欧阳抓来。我估摸这小子要跑路，所以要

快。”太虚子道：“对这些案子，欧阳是比较在行，这是实话。这人不趟浑水，张俊死不死和他关系不大，为避免皇上传他进京，所以可能会去哪里躲几天。”

“这事这么难办，他也会有办法？”李纲不相信。

“玉州、西夏、女真劳工等等哪件是好干的事？”太虚子补充：“就因为这件事更不好办，所以要抓，不能请。最少让人盯死了，皇上手谕一到，不来都不成。”

……

于是欧阳被人出卖，很不爽的来到了东京。张俊已经在禁军军营住下，他也知道目前的情况。莱州豁出性命，最后再冒险用血本打一大仗，就是想将功折罪。草菅人命也不是不行，但别留下把柄，事情别闹大。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但闹大之前，事主会和苦主达成一定协议。或者是借助权势来个暴死。

面对期待的赵玉，欧阳叹口气道：“陛下，微臣其实就是一个知县，陛下不能又让微臣当钦差，当监军，当路查使，当……”

赵玉不理会问：“能办吗？”

“能，不过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欧阳道：“陛下都让微臣来了，微臣能不办吗？不过据微臣所知，张俊此人会打仗，但也很贪婪。在河北兼并土地。微臣觉着，早晚还是个贪官，不如早点办了。”

赵玉道：“让你来帮忙，不是来拆台。你要怎么帮？”

“唯一办法，打掉这场官司，证明两个死者的死，张俊不用负责，或者不用负主要责任。而后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戴罪立功，还可以彰显我大宋重刑狱，刑狱重证据。”

“打掉这官司？”赵玉指自己面前道：“卷宗上已经是铁证如山。”

“所以说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欧阳苦笑：“至于陛下说的卷宗，微臣看实在是漏洞百出。”

“这倒不失是一个好办法。”赵玉就计算得失，根本不去理会欧阳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左右都很闲嘛。赵玉道：“一个月时间够不够？”

“够了，不过无论结果怎样，微臣要收一笔费用。”欧阳算算道：“最少要一万贯，打官司嘛，总是要花钱的，总不是赔本赚吆喝。”

“好啊”赵玉笑道：“左右这钱不是朕给就成。”

……

于是，阳平大学律学教授学生，阳平商业的讼师组天前往东京。按照手续，张俊的老婆去喊冤，说张俊是被人诬陷。张俊也只承认兼地，不承认涉及人命。于是这本就引人注目案子更加引人注目。

别小看欧阳的律师团，有几个是资深退役提刑，还有的能把宋律倒背如流。有一个教授去年还提出宋律中存在的三十几个漏洞，邢部和大理寺都非常重视，目前正在草拟修订。本案涉及也是最为关键的宋律中的宋刑统漏洞多达十几处。

大宋最为骄傲的是严正完善的经济立法，傲视五千年。

一部分律师前往河北调查大家讨论出来的几个疑点，剩余部分看卷宗，会见张俊。由于苦主喊冤，按照程序此案还要再推，大理寺再审理。欧阳来宋之前，宋的讼学就比较达，不过多是经济讼师，刑事方面只有写状纸，几乎没有辩护之说。但讼师名声并不好。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最善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辨饰，渔人之利是当时他们的定位。春秋时候有个叫邓析的人开启了辩论的先河。历史记载了一次其最为无耻的协调官司。

一次大水，郑国一富人被淹死，穷人打捞起了尸体。富人家属和其谈判，价格太高未果。请邓析。邓析就说，他不卖你，还能卖谁呢？穷人等急了，尸体不能砸在自己手里，于是也去找邓析。邓析就回答：他不找你买，能找谁买呢？同一个事实，邓析用角度不同，制造出两种结果，每一个似乎都符合逻辑，但合在一起说就扯淡了。从而也可以知道这鼻祖是个很没有原则的人。当然，当讼师有原则的人不多。很幽默的是邓析也收律师费，大案是成衣一套，小案子或上衣或裤子。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于是就把邓析杀了。罪名……没有罪名。

……

律师团是大，但是上场的只能一人。这人就是阳平商业协会的席讼师，阳平大学的客席教授刘浪。从小这破小孩就非常叛逆，不仅提问题把先生难倒，而且还对官府政策挑三捡四。十岁那年梅田乡生盗窃被抓之事。盗窃的是他姑姑，他就写了状纸到官府，说自己姑姑是清白的。官府不理，他竟然送状纸到提刑司，状纸上说，他姑姑不可能盗窃主人家中的珍珠，因为珍珠很难销脏，而姑姑又舍弃金器不拿，不和常理。还有珍珠虽然是姑姑屋子搜出来的，但是试问怎么有人可能将贼赃放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床上。提刑深觉有道理，于是亲自来查，最后证实其姑姑的清白。

刘浪一上场就对苦主叔叔提问："郑氏（第一名死者，身份母亲）是不是久咳难止？还时常出血？"

"是"

"儿媳妇是不是对她很不好？"

"不是"

"你胡说。"刘浪道："我这边有你们村族长头人的证明，儿媳妇常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婆婆是老而不死，说话尖酸刻薄。"

叔叔回答："婆媳之间矛盾家家都有。郑一（第二死者）很孝顺，媳妇不敢说什么。"

"也就说郑一不在，媳妇就敢说什么，甚至是做什么了是吗？"刘浪逼问："甚至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让自己婆婆伤心之下，感觉拖累了自己儿子，而后上吊自杀？"

"不可能。"叔叔坚决道："我大嫂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据我们调查，在她死的三个月之前，她去买过砒霜，还一路对人说，儿媳妇不好，她要死给她看。"

叔叔道："那是想让郑一好好教训下他婆娘。"

"也就是说，郑氏在土地被并之前，确实是有过想自杀的行为，是吗？"

叔叔叹气点头："是"

刘浪抬头道："大人，不仅儿媳之事。左邻右舍都知道，郑氏脾气不好，一次耕牛借不到，就跑到族长家闹。被赶了出来后，就要在族长家门寻死。后来族长没办法，才把耕牛先给她家用。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郑氏的死不全是张俊的过错。"

郑氏名声不好，一哭二闹三上吊在郑村都使用过，甚至为了点芝麻的事，都要在别人家哭闹。刘浪提供了很多画押人证证明了这点。这是提刑卷宗内所没有的。大理寺卿显然同意刘浪的说法，有可能是张俊，也有可能不是张俊导致郑氏间接死亡。

……

第二死者，刘浪提出了无责任论。郑一是因为认为自己投告无门而死，

并非张俊责任。刘浪提供很了很多证据，他居住的客栈伙计可以证明郑一话语和情绪很颓废。特别是知道李纲劝告他暂时不告后，精神就垮了。投诉无门，不了解事实就妄下判断，是导致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刘浪道："张俊将军深负密职重任，而如此军国大事李相自然不敢明言，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万禁军兄弟的生死。李相身为宰相，不仅到君前请命，而且还百忙之中特意去安抚郑一，赠金银，允诺李纲一日不死，此案终究有再审之时。但郑一执著钻牛角尖。他认为官官相卫，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为表达不满，最后在李相门前上吊。大家要看到这点，他在李相门口上吊，而不是在开封府前上吊。说明他不仅不感激李相做的，而且还对李相很不满，此人忘恩负义。"

大理寺卿摇头："郑一是因为郑氏的死无法伸张，并非……"

"大人说的好。"刘浪道："郑一是因为郑氏的死而死。但我们先前就证明，郑氏的死有可能是张俊的责任，也有可能不是。所以郑一是否张俊间接害死，只要弄清楚郑氏是不是张俊间接害死就可以了，是这样吗大人？"

陪审几人听了都感觉有道理，如果郑氏之死和张俊没关系，那郑一就是诬告，和张俊自然就更没关系。大理寺卿点头："是这样"

"死者已死，我们猜不到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刘浪道："但我有证据证明，郑氏死前一天，和儿媳有激烈的争吵。在同一天，郑氏因为孙子被人打了，和人吵架，被人反打了一巴掌。也在同一天，郑一丢了帮郑氏买药的二十文钱。也是同一天……所以郑氏的死就有五个可能。如果把郑氏的死全推给张俊，我觉非常不公平。大人知道很多人自杀，都是一时想不开。如果救活后，一般都不会因为同一个问题再去自杀。"

"恩"农村妇女里自杀的人还是比较普遍的。一方面是家庭暴力，还一方面是地位低下，生活窘迫。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妇女喝农药自杀事件也是屡见不鲜，有的理由还说得过去，有的根本就是性子火暴，动不动就玩命，起因就因为芝麻绿豆的事，甚至是一句话。

大理寺卿还是比较精明的，他说："也许有多种可能，但是失去田地这个原因肯定有。"

刘浪点头："此事确实是张俊做事不妥。"他很爽快承认，这个不能否认，即使有办法否认。欧阳特意交代了这点，因为欧阳认为这么公开的案子不能赢了官司丢了名声。

刘浪说的都是事实，似乎提刑有些失职，但实际也没有。提刑只收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辩护自然就是收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一场堂前辩论后，大理寺卿就提交了自己的意见。郑氏和郑一的死张俊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并

非主要责任，毕竟郑氏自杀距离土地兼并有已经五天的时间。赵玉看了上表，暂时不表意见，两天后皇家报出炉了庭审过程。

而后皇家报对民间的声音进行了收集。大部分人认为张俊不是无辜，但也不宜重判。有部分人认为，张俊有大功社稷，可以不追究。也有人认为里面有内情，不排除官官相护的可能，这部分论调很少，宋对诉讼制度有严格的要求，比如涉及到甲州实权人物的亲戚，在甲州判决是无效的，必须移到乙州异地审理。

最后赵玉裁定，降张俊为八品武将，回河北军路戴罪立功。除了退还土地之外，罚俸禄半年，赔偿郑家丧葬费用总数两百贯。张俊表示认同，于是这案子就落下了帷幕。

莱州一战，张俊本可以最少升到刘锜的身价，可惜贪婪之心让他断送了大好前程。不过他的军事能力是有目共睹，假以时日还可以重头再来。对年轻的张俊来说未必就一定是坏事。

在欧阳选拔的四大将领中，三大将领都挥了独挡一面非凡的军事能力。韩世忠更是成为众将之。唯独是刘光世很不乐观。刘世光在永兴军路带兵打过几个苦战，他本不是擅打这种仗的人，结果差强人意，被灌上假冒产品的标签。在和欧阳有关系出产的将领中，除了他外各个将领都已经算是功名显赫。这也成就了欧阳慧眼识英才的名声。

赵玉又找欧阳说话，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天下之民都用刘浪此人，我大宋不是就成了人言乱国的郑国？”

欧阳早有准备回答：“既然讼师可以帮罪人打官司，自然也可以帮苦主打官司。再者刘浪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没有讼师，就连张俊也觉自己罪有应得，而不知其中事出有因。”

“那没钱人怎么办？”

“陛下放心，现在大宋讼师微臣还能掌控，不会接这样的刑狱案。等他们人多了，微臣也有措施抑制他们”欧阳道：“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不仅民间不识法，即使是张俊，甚至是朝廷大臣也很少有知法的，所以必须得先扶持讼师。陛下也知道，太祖皇帝重法而不提倡法家。也就是法是在儒基础上做出，尊儒之法和法家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赵玉点头：“朕又想起你曾经说的宪法。”

“……”欧阳不知道怎么回应这问题。

赵玉理解，欧阳这是知道自己说了也没用。赵玉话题一转问：“今年的足

球赛有什么外人参加？”

“回陛下，只有大理派了人来。”

赵玉点点头没有什么再问的，挥手让欧阳滚蛋。

第两百五十一章国家大事

七月，阳平足球赛开锣。同时在宋北，宋辽两军得到了暂时的宁静。但辽金却关系紧张。辽军新任大元帅耶律淳在通州集结了重兵，并且对黄龙府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袭击，将前线推进到黄龙府二十里处。在辽进重开战端的同时，宋军偃旗息鼓。恢复自由丢了元帅的耶律大石强烈要求注意宋军。他认为只有宋军有实力攻打通州乃至临潢府。

辽朝也颇为重视耶律大石的意见，于是在锦州到通州地面安置了二十万的兵力。而通州到黄龙府不过七万人。辽国并非全部冷兵器，虽然宋火药武器用的差不多，但是仿造品也有，由于技术不成熟，和火药加工的局限，重炮什么是弄不出来了，但重点装备的甩手炮还是有。

掷弹兵渐渐成为两军的主力和王牌，这是冷兵器过渡的一个信号。耍刀耍得好，要饭要到老。两军都很重视军队的火器装备情况，但辽国的经济情况很不乐观，由于加赋征税，在龙化州生了辽很少生的牧民叛乱。牧民杀死了征税官员，而后潜逃入山，不少人纷纷响应聚集山林。并且他们还和宋禁军取得了联系。这个消息让辽朝廷很不安。在大家的建议下，朝廷决定向部族借兵。这些部族多是西辽的还处在奴隶社会的部族。但他们有个很大优势，他们的战士善骑善射，非常勇敢，保留有两百年前契丹人的武风。

宋辽都在战略调整，调兵遣将。金国那边也不闲着。也调换了一名将领，那就是负责金南的副元帅完颜宗弼。完颜宗弼到了被撤职才明白欧阳阴中自有更阴手。由于自己真按照欧阳说的把杀人送尸体，导致金辽开火，他被一直对他都不满的宗翰弹劾，结果丢了兵权。当然，如果不按照欧阳说的做，可能会有更**烦。谁知道呢？事实就是事实，完颜宗弼有理由怀疑宋人想从金南部海域登陆。但是针对这说法，接任他的弟弟完颜宗强很不满意，难道你守得，我就守不得？

童贯也是没想到欧阳这连环计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明着挑拨两国关系，两国明知道有问题，也只能吃这哑巴亏。当然，你也可以和民众解释，但比起无力的解释，明知道陷阱最好跳一下比较好。

如同打仗一般，明告诉你有埋伏，你可以不过，但是要远好几天路程。如果要抓紧时间，你只能是突破埋伏和包围，朝陷阱里跳。

童贯听说完颜宗弼被撤换，大喜。要攻打金国，黄龙府必须拿下，但黄龙府本是辽的军事重镇，完颜阿骨打用计才拿下，女真经营多年，更是易守难攻。女真比较薄弱就是海域，从女真南部登陆，是对付女真比较容易成功的战略。绝大多数人认为宋不敢两面开战，但童贯在河北那么多年，对辽金恩怨清楚得很。他认为两国最了不起就是互不开战，不可能会联合作战。

……

童贯调整战略报批时候，并不知道宋国内生了很大的麻烦。这麻烦来源一件赵玉说的小事。就是天大圣的钟相。张玄明去处理这事，当然是悄悄的处理。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鼎州知州的老婆竟然是互助会的信徒。消息走漏，钟相杨么挥竿起义或者说暴*。迅带信徒占领了武陵。并且打败了张玄明监军的鼎州军队。

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他们把杀官定为行法，把平分财产定为均分。斥宋国法为邪法。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

战火很快波及到了潭州，分田地，打土豪，分家产，杀仇人，免赋税。在这样非常实在好处驱使之下，本来就存在阶级矛盾被压迫底层的农民们迅相应。一个月内，起义波及十几个县，洞庭湖更是成了他们的根据地。期间湖北路对起义进行围剿，但均以失败告终。

“钟相自立为楚王，钟子昂为太子，还派一品二品到九品的官属。”欧平念消息后问：“少爷，惠兰姐问新闻不，怎么？”

“不。”欧阳在游泳池仰泳，考虑了一会道：“这种事情很讨人厌。”

几州商业协会损失惨重，他们成为第一批被攻击的目标。钱庄还好，一生暴*，钱庄立刻焚烧销毁所有库存银票。这几州经济不算达，所以储备的金银并不多。但是大富人家就遭难了。场子就不用说，家产也不用说。脑袋掉了，大小老婆全被抢了。地被割分，就连房子也被平分。其中还有一名一议席成员，被逼迫他说出钱庄信物的密码，起义军却现所有钱庄全部失火。派人潜到外地钱庄兑换一文钱也拿不到，因为鼎州一乱，过千贯的资金全部冻结。最后这名议席成员全家被杀光。

欧阳还不爽的是皇家报有六名记者，二十几名印刷工人被扣押，钟相逼迫他们出大楚报。模仿皇家报，肆意造谣。起义区周边州县人心惶惶。

本次起义类似宋初王小波的起义，均贫富。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他们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政治意图。这种是最难搞的，比如宋江，虽然他也杀官，但杀的都是名声很差的官。他也劫富，但是为是救贫，而不是拉拢士兵。宋江是反官而不反宋。所以本次事件性质非常恶劣。

赵玉愤怒，但也非常为难。目前的尴尬是周边无军可调。在宋开国的百来次起义中，不乏动用边军。就是如西北军路、河北东路，这样的精锐去围剿。但是目前对持状态，抽兵出来就打乱了战略部署。而且远水解不了近

渴。

只能命令湖北路的帅司征调附近的零散军队剿灭，让当地豪强募集乡勇自保。消息传出，民间对赵玉消极抵抗不满。皇家报身为主流媒体，比较客观的报道了所见所闻。他们将钟相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定性为曾经侵略中原百年的匈奴。相比贫苦之地，富庶地区的平民对钟相行为更不认同。特别是他们杀的对象太广泛和侵略性。

民间不满赵玉决定，大臣也不满。这次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全部形成了统一，要求出东京禁军围剿。刘锜也请战，给他一万人，必然能平了钟相的十万叛军。商业协会悬赏一万贯收买钟相的人头同时，表示如果出动禁军围剿，商业协会将出资百万做为军费。

最后赵玉终于是答应了，命令刘锜为主将，欧阳为监军，前往洞庭湖镇压。看赵玉的任命就知道，赵玉希望战决。而刘锜和欧阳配合打过仗，死的人少不说，战果巨大。

欧阳还不知道任命，只是躺在水中看天空。这次事情闹大，和区域不平均有很大关系。富县、穷县之间的差距太大。富县消费多，物价就涨。穷县物价也不会原地踏步，而是跟着上涨。很多人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是诽谤是扯淡，他们觉这人是越穷越善良。欧阳不这么认为，看宋近百年史，起义的基本都在穷县。欧阳不否认他们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对政府不满。但欧阳并不支持他们。正义的事业并非绝对是对的事业，这是很多人直到死都不明白的道理。最主要是什么叫正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别人不付出很多体力就有很多钱，而自己付出很多体力却没有钱，就会认为这是社会的不公正。但重点是，如钟相这群人中，他们并不是为了公平不公平，而是为了自己能成为不付出就得到的人。现代很多人恨贪官，有部分不避讳说，自己当官也贪。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社会心理。

“少爷”欧平在上面边喝水边问：“你觉着钟相能闹多大？”

“差不多了。”欧阳回答：“他是先用宗教影响，把自己弄成神，搞个人崇拜的办法聚拢，挥影响力。但影响力毕竟有限。除了这些地方他没有信徒。”

“少爷，他们有分好处，把田、地，甚至是人家老婆都分了。你不是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

“欧平，你去买一升米两次，两次会不会完全一样重？”

“当然不会。”

“所以啊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始终有许多不公平的。有功的要赏，但赏了就比别人多了。不赏人家还立功干什么？”欧阳道：“这伪楚的基础是

信徒，而至于为了利益加入的人，都不稳定。所以别看这伙人这么猖狂，还敢建国，但底气不足。又是内耗，要不是宋现在强大，人家金辽早趁机打过来了。”

赵玉上任后，基本没有因为赋税问题而活不下去的地区。所以这么多年，宋国内稳定展。但利用宗教和利益来驱使无知的人则是另外一回事。公文一到，欧阳非常爽快的带了几个人和刘锜大军汇合。

去洞庭湖最快就是走京西南路，而后走水路通过汉水到江陵府。一到江陵府就可以看见当地戒备森严。城内知州正在招募乡勇。大宋有很多名将是通过这种手段提拔起来。也有很多名将是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而得到升迁的机会。

到了江陵府，第一次作战会议正式召开。刘锜介绍道：“麾下军士多不习水性，走水路比较危险。从陆路前往鼎州花费时日甚多，并且贼势强大，如果每城必守，行进也会更加艰难。”

欧阳道：“我听说鼎州三面环水，而且贼人水性熟练，即使攻破了鼎州，恐怕意义也不大。”你好容易行军到鼎州，好容易再攻克鼎州一看，人家跑了。

刘锜问：“大人有什么看法？”

欧阳问：“能不能让他来找我们？”

“大人的意思是……”刘锜想想后道：“也未必不行，不过，可能大人会有危险。”

“吃饭也噎死过人，干什么没有危险。”

……

岳州也是暴*重区，除了两个县因为有江陵府派兵防御之外，其他都属于贼区。欧阳带了一千人马就这么到达了这两个县。欧阳来干什么？欧阳来看望受难的商家，安置丢失了产业的商家和家属。

这消息一出，让群贼大为兴奋。根据打探来的消息，欧阳将会在这两县呆上一些日子，因为要接引岳州、鼎州、潭州的商业协会成员和家属。

钟相听了这消息大喜，但其为人谨慎问：“不是听说刘锜带了一万人来吗？”

探子道：“回楚王的话，刘锜的人马已经到了江陵府，目前正在招募水

勇，收集船只准备前往鼎州。”

“你确定刘锜正在鼎州？”

“确定。”探子道：“楚王不知道，姓刘的徒有虚名，到了江陵就和小桃红勾搭上了。现在每天都如胶似漆。他那军队都在城外练习游泳。”

“小桃红。”钟相点头，这是江陵名ji，鼎州人。算起来还是钟相的远房亲戚。虽然和起义军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小桃红能帮忙拖住刘锜的话，他就能生擒欧阳。生擒欧阳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个绝对的利好消息。钟相喝道：“来人，去请杨么将军。”

……

洞庭湖的银鱼，口感好，肉质甚佳。欧阳吃一口非常满意，洞庭银鱼别有一翻风味。他现在在在两县之间，距离洞庭湖有十里地左右的一个村子。这地方好，两县接报来救也需要两个时辰，实在方便别人找自己麻烦。而且此地风景秀丽，女人也很漂亮。

这家饭庄的老板是个寡妇叫梅娘，不到三十，身材相当的性感惹火，当然毕竟是古代，要剥了才知道。欧阳驻扎的第二天，就和这个梅娘勾搭上。梅娘除了床上功夫了得，做菜手艺也是一流。欧阳吃银鱼，身边尤物喂酒，不禁心中感叹：**的感觉真好。

“大人感觉如何？”

欧阳色mimi问：“是昨天晚上如何，还是一会如何？”

“讨厌，奴家当然是问这鱼的味道如何。”

欧阳拿梅娘的食指吮吸一口道：“当然是你的味道最好。”

“你还没告诉人家好不好吃呢？”

“好，好”欧阳脸在她胸部蹭一下：“都好。”

“死鬼，我去打点酒。”梅娘捏了欧阳大腿一把，风情万种的下楼去了。

欧阳身后站立的张三小声对李四说：“如果梁将军知道，这个梅娘会不会被扔到海里喂鱼？”

李四正色道：“别胡说，大人一定是看出梅娘是探子，这才利用她放消息出去。”

“胡说。”欧阳喝口酒道：“你大人没那么神。随便来个地方一扫就知道谁是探子。这叫巧，恰巧这边离水远、离城也远。恰巧有这么个尤物。你们太年轻，女人这东西真正有味道是到三十岁，有滋味，懂人情，还知道男人喜欢听什么、吃什么。”

张三汗道：“大人你真玩啊？”

“废话，和女人上床也是本监军工作的一部分？”欧阳道：“当然，也能找出其他理由留在此地。但是一个理由是安置灾民，一个理由是玩女人，你们觉选哪个好一点？”

李四道：“大人，张三的意思是，这地方就一个女人是上等货。他嫉妒大人呢”

“我哪嫉妒了？”张三不爽道：“我就是担心钟相真来怎么办？刘将军拿大人冒险会不会太过分了。”

“张三，如同做生意。要成为暴户就要敢冒险。这边每耗一天，当地经济就被破坏一分，人也多死，将来恢复生产就更加艰难。”欧阳道：“再说，刘将军都说有七成把握。“

李四笑道：“张三，学着点。大人玩女人完全是国家大事。“

“什么国家大事？”梅娘笑盈盈的出现。

欧阳抓了她的手一拉，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笑道：“他们说，我玩女人也是正经事。”

“嘻嘻。”梅娘在欧阳身上蹭一下，拿起酒喂欧阳道：“那你要玩到够才走。”

“那不是一辈子都走不了？”

“那就别走了。”煤娘轻咬欧阳耳朵。

欧阳挥手：“你们出去吧，我和梅娘有要事相商。”

要事……张三李四心中笑了下，昨天晚上就要事要三更，大白天还有要事。

……

在距离此地十里的洞庭湖，两个男人正在说话。

“欧阳真在这？”

“真在。”

“身边多少人。”

“一千。”

“他在这干什么？”

“干什么？玩女人呗。天天和一个叫梅娘的*子搞在一起。”

“梅娘”

“一寡妇，风骚得很，走路屁股一扭一扭的，时常就在院子洗澡，惹得后生们都去爬墙。她不理会还唱小曲。”

“不用说这么详细，你想上，到时候抓了欧阳，天下女人多的是让你选。那些禁军怎么样？”

“主将那德性，禁军能好到哪去？听说他们从城里带了几十个女人，当官每个晚上都在鬼混。当兵就是赌博，喝酒，打屁。禁个屁军，一群流氓。”

“那欧阳有没有见什么商人。”

“没有，就是在城里设个点，让商人自己去报道。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后天晚上。”

“好”

第两百五十二章公开招聘奸细

梅娘不是探子，但欧阳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总有人是探子。欧阳不敢肯定钟相会不会亲自来。但是如果有人来，最少来的也是钟相的主力，也就是钟相最为倚重的不怕死的信徒。

欧阳不用想这么多，因为有人会去想。欧阳专心和梅娘肉搏就可以。只不过，欧阳没想到梅娘事后竟然哭了。欧阳问：“怎么了？”

“没事，刚想到你迟早要走的。”梅娘擦了眼泪趴在欧阳身上抱住问：“你走了还会记得我吗？”

“当然会。”

“你会不会带我走？”

看来这个梅娘还不够熟啊大家都是成年人，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唉……性教育还很贫瘠。欧阳道：“我给你笔钱，你愿意去哪都可以，别留在这了。”

“为什么？”

“狼多肉少。”

“讨厌”

欧阳成功转移话题。

……

该来的终究会来的。一天半夜，梅娘听见动静醒了过来，而后细一听声音，急忙推欧阳：“冤家、冤家”

“宝贝，不能只干活不加油啊”欧阳睡眼朦胧把梅娘压在身下。

“不是啊”梅娘勉强伸出手来，用微弱的煤灯点燃蜡烛。

“你身子真美”欧阳不禁被烛光下梅娘吸引，手轻轻的游动抚摸。

“你听声音，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声音？”欧阳竖起耳朵，果然听见一点动静。寂静的夜中，远方似乎有

本不该有的噪音。欧阳笑mimi道："有些事就象**，来不了再努力也不成。但来了，不努力也要来。"

梅娘急道："冤家你别玩了，好像是很多人走路声音。"

欧阳吻一口道："明天可能我就要走了。"

梅娘还要再问，突然震天声音响起，窗外火光冲天。而后是一片整齐的呐喊："西北禁军，有我无敌。"

欧阳翻身平躺道："这一千人跟随我守过拢县，跟我去过玉州。钟相一直以为他们就一千人。他不知道，这一千人是大宋第一精锐。他还不知道，这些天，他们的进攻路线被布下了多少地雷。"

梅娘恍然："难怪你要人从江陵运酒来给你喝。"

"大宋百姓哪见识过火器。他们以为一万人总是可以打一千人了吧。"欧阳**下床走到窗户前打开窗户。三里之外，火光冲天。欧阳甚至可以看见火光中敌人惊慌的表情。欧阳道："他们不知道那边其实就三百人。还有三百人已经左右包夹了他们。"

梅娘也下床偎依欧阳身上问："还有四百人呢？"

"在保护我的安全啊。"欧阳笑了一下："难道你认为钟相有我重要吗?"

……

一夜*，欧阳喜欢这个词，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当然也有很多人厌恶。不管怎样，毕竟是存在的。正在缠绵时候，门外有人敲门道："大人，生擒贼杨么。"

"其他情况。"

"贼溃败。他们已经从河边步行了七里，又要逃命七里够他们受的。兄弟们正在追杀。"那人道："比预想要顺利许多，贼人被第一波炸蒙了。然后退的时候又被第二波地雷轰炸，外加甩手炮，全部抱头逃窜，末将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生什么事。"

本计划欧阳就一千人，欧阳就欺负没见过火器的土包子们根本接受不了不间断的霹雳声。火器目前只装备到三边军和一海军中，地方部队不仅没装备，甚至见都没有见过。最多也只有听说……

三层拉雷，全部是悄悄运进来，悄悄在黑夜埋下去。每层爆炸面积覆盖

几亩地。最为要命的是，起义军已经步行了七里地，还得再逃命七里，中途还要经受再两层的爆炸。

这个计划的重要一点是……玩女人。欧阳又利用了一次人性的阴暗。很多人宁愿相信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是一个伪君子，是一个傻蛋，成功都是运气造就的。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人是真的很有本事。于是欧阳就成了只会玩女人的人，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嘛。而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人自然也就随便了。按照刘锜估算，如果起义军来一万人，可以轻松拿下，两万人，欧阳必须撤离。如果有三万人，欧阳就得逃命。控制来敌袭击的人数是很关键的。但欧阳显然是多虑了，为了不惊动朝廷驻军，扬么就带了不到五千人来，根本不够塞牙缝的，战况是一边倒的屠杀。

“让他们走”副将喝了一声，命令部下停止进攻，天刚黎明，大家整齐排列目送还有几百人手忙脚乱的上船。他们很幸运，如果钟相来了，他们就全部要被截杀。如果钟相没来，就必须要有人去散布恐惧。

此役，禁军未死一人

……

一早埋锅造饭，这千人队伍气势完全不同，所有死亡叛军头颅被割下放在车上。这些人就在车边用饭，丝毫没有感觉不适。欧阳是受不了的，他和梅娘在饭庄用饭。今天欧阳亲自下厨，弄营养早餐。

梅娘有些不舍问：“你们要去哪？”

“死的人够多了。”欧平吃口炒鸡蛋道：“他们不会白白死的，这一路下去就要用他们的脑袋来破开岳州和潭州。”

“报”几个士兵押解一个男人到饭庄：“此人就是二贼杨么。”

欧阳问：“不合作？”

“不合作。”

欧阳抓了杨么头拉起来看看，恩，是沉默型的男人，身上的肌肉很结实。昨晚，他一露面，就被认出来，最后被一名士兵生擒。他结实，禁军更结实，业余对专业，总是输了几成。

欧阳擦干净手，继续用餐，吃了几口后道：“杨么，你不怕死我一点都不佩服。这边一千号人就没怕死的。只不过他们是为国效力，而你是为祸一方。你们口口声声说均天下，可是连你自己都私藏金银，你们和民族罪人没什么区别。”

“落在你手，你要怎么说都行。”杨么咬牙：“成王败寇。”

“这话我听多了。”欧阳道：“我从不勉强别人，男人和女人都一样。你既然不愿意合作，我就放了你。”

“放了我？”杨么惊讶。

“诸葛亮七擒孟获嘛，我相信我的真心可以感动你的。”欧阳哈哈一笑道：“不仅是你，抓的你十几个部下我都放。”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乐意我高兴。”欧阳挥手：“给他们找一条船，叫他们滚蛋。”

“是”

梅娘也是非常诧异，这不是别人，是人家二领。即使不杀，也不能就这么放了。放虎归山不说，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梅娘好奇问：“冤家，你真放他们？”

“恩”

“为什么？”

“不为什么。”欧阳夹炒鸡蛋道：“张口。”

梅娘不是傻蛋，这张口的意思就是闭嘴。梅娘笑下轻张薄唇，让欧阳喂进口中。

……

杨么直到船开远了才真正相信欧阳是真放他。但越想越纳闷，对船舱内也在沉思的人问：“黄佐，你怎么看？”

黄佐苦笑道：“我看是借刀杀人。”

“借谁的刀？”

“大天圣。”

“怎么借？”

黄佐道：“么郎你会相信欧阳放了我们吗？”

“不信。”

“大天圣自然也不信。”黄佐道：“五千人，大部被歼。反倒是领安然无恙。这是挑拨之计。就算么郎你实话实说，但大天圣会信你几分呢？”

杨么沉默一会后道：“即使不信，我也无法。”

“么郎你还没看出毒计吗？”黄佐道：“大天圣杀不杀你？不杀，内部忌讳，互相猜疑。杀了，必然导致夏诚、刘衡两寨几万追随么郎的兄弟们不服。”夏诚、刘衡两寨是杨么经营的地盘，地势险要，历史上凭借这地势杨么在宋军剿灭中支撑了六年。最后内部出了四个叛徒，才被搞定。

杨么恍然，欧阳是怕自己死后，钟相吞并自己势力而壮大。杨么问：“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们不能回鼎州，否则么郎和大天圣迟早要起争端。”黄佐道：“么郎你看，大天圣无论怎么处置你都会引起麻烦。”

确实，即使钟相相信，钟相身边的人也不信。到时候情形就比较混乱了。杨么道：“我可以在大天圣面前自裁明志。”

“哈哈么郎，那不是自裁，是大天圣逼死了你。”寨里的弟兄肯定不答应。

“你有什么办法？”

“有”黄佐道：“么郎你就不去鼎州，直接回夏诚、刘衡两寨。”

“啊，这样？”

“别急，听我说。你不去鼎州自然大天圣会猜忌，但你去了一样会猜忌。不如来个明心志。”黄佐道：“么郎你在两寨呆着，左右大天圣不敢动你。然后你就找个机会打宋军措手不及，立了大功后再去鼎州请罪。大天圣必然不会再怀疑你。”

杨么沉思：“这个……”

“么郎你看，宋现在派出最为精锐的禁军。刘锜领军。刘锜是谁？是杀的人比我们见的人还多的人。正面开打，我们加一起也打不过他们。如果么郎你不回寨，兄弟们很可能就要正面和刘家军干上一场。”

杨么其实已经想到了这个可能。在钟相怀疑之下，很可能会派自己去攻打宋军，表明立场。但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昨天根本不是打仗，而是屠杀。禁军号令严明，无畏生死，有大战经验，更有威力强大的武器，根本不是他们所能对抗。

“么郎，这些人在陆地我们肯定干不过。如果能到水上，才有可能周全。”黄佐道：“么郎如果真是为了兄弟们好，应该知道要怎么办。”

杨么点头，沉思了一会后吩咐：“去夏诚。”

……

“我怎么知道能挑拨他们关系？”欧阳在马上笑着回答副将的话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放杨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处一，是避免钟相吞了杨么的人马，统领一起。好处二，有可能制造他们内部的不合。好处三，杨么俘虏放回，他威信就要打折扣。好处四，不敢在陆地再对抗我们，避免无畏的伤亡。”

副将道：“大人，杨么可是精通水战，会不会放虎归山？”

“放心，该死的时候他会死的。”欧阳道：“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陆地的贼人清理，避免再祸害百姓。至于水寨，自然有专家来解决。”

“专家？”

“恩，永兴军路的宋江一万人已经被抽出来，正在来洞庭湖的路上。”欧阳道：“这些人从水就玩水的，三十六名领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在北面一直用不上力，让他们来水里玩玩也不错。锻炼一下士兵，立点战功，将来也好回去升官。”宋北面战事一直不动，最主要一个原因找不到能控制涤河的将领。朝廷不放心招安的宋江负责这么重要的命脉，一是能力，二是信任。欧阳就打算让他们来洞庭湖立点功劳，名正言顺的接管涤河。

一旦陆路清理，水里的人就很难维持庞大规模。但是总不能遣散吧？不遣散怎么办？大家勒紧裤腰带过呗。这么下去就能不攻自破。欧阳希望用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胜利。

“到了”副将看远方的城郭。这是岳州第三县，被占领的县城。副将介绍：“根据情报，此县之后，就是贼人猖獗之地。”

战斗队形，一千骑兵牵马而行。到了三县一看，城门紧闭，城头有楚字旗飘舞，但是却看不见一个守城的。副将挥手，两名士兵拖拽一个炸药包直奔城门。没人放箭，也没人出击。炸药包安置好后，点燃引线，两士兵撤

离。

‘轰’的一声，城门被炸开。一小队出击，不管门内情形，开始攀爬城墙，另外一小队直入城内。其余士兵都整装待。不一会，城头打信号：城内无敌人。

副将吩咐：“三百人分散搜索方圆二十里，设立斥候站，其他人进城防御。”

……

刘锜本部将在两天后到达，欧阳做为先锋开进。占领三县后，欧阳留守，副将带五百人继续开进侦察敌情。城内居民还是不少，但看得出生活很不怎样。盐、米这两样最基本的店铺因为被抢掠一空，已经没货开门。部分居民已经逃离本县。县衙里面欧阳找到了一些资料。上面有互帮会内政管理的措施。相当苍白无力。最主要原因是，按照互助会的精神，没有人敢做哪怕是小本生意。县居民用米都是乡下拉来，而后用加入互助会的条件，分米下去。渔耕樵在互助会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欧阳一路查访查访过去大怒，全县识字的人竟然只有个位数。打听知道，所有的儒生、道士、和尚全部被杀，相当灭绝人性。互助会要求是一言堂，不许额外的政治言论、宗教言论出现。对钟相搞个人崇拜。

副将来报：“大人，打听清楚了。此地本有万多伪楚军，昨天晚上全部跑光。战斗力很低，有一半人连刀剑都没有。很多是临时本地招募的青壮。卑职估计很多本地的伪楚军没有离开，而是回家了。”

“让人逐街喊话，就说以前既往不咎，三天后，将开设粥厂，分粮食。闹事者斩立决。”欧阳想想后道：“补充一句，禁军重金招募能打入伪楚内部的奸细。”

“大人，这招奸细，不好这么公开吧？”

“将军多心，招什么奸细。就是让他们以后不敢再收三县的人。三县的人以后还要加入互助会，待遇就不高了。”

“卑职明白。”副将心中赞叹，一句话可能就断送了三县所存在的兵源不说，在贼内部的三县人处境恐怕就比较不妙了。

“这几天盯死点，知县什么都还没到位。乡绅商人也被他们杀光，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人出来镇场。有些贼心不死的人，恐怕会搞七搞八。”

副将问：“要不卑职暂不出？”

“不用了，五百人就够了。”欧阳道：“四面有斥候，刘将军又将到，不会有什么事。”

……

闹事的没有，招募奸细的人倒来不少。很多人一到衙门就表明自己曾经是互助会的成员，打进他们内部太简单了。欧阳也不吝啬，一人五百文的先派下去，而后许诺事成另有十贯重赏。

西夏开始全面开，欧阳的地契已经转卖给了商人，钱自然也就多了。钱多了就要花。一个下午，总共招募到两百名奸细，花费一百贯。欧阳叹气，在阳平一百贯就只能在金尊吃顿好的。

别人是招兵买马，欧阳是大规模招募奸细。不仅在三县招，只要是能证实自己曾经在互助会混过的都可以加入。刀、枪、兵器、情报、脑袋、船、甚至是钟相第十八个老婆也要。所有商品明码标价，有图有字有真相。标价上注明，钟相一个老婆脑袋2o贯，钟相一个孩子脑袋3o贯，活的加五贯。十人以下船五贯，以上的从八贯到五十贯不等。

一匹马三十贯，一把刀六贯……不仅招聘奸细，而且欢迎所有互助会拥有物资的人来应聘。海报到处张贴，每县每乡每村都要张贴解说。一时间敌占区报名加入互助会的人暴涨。

第两百五十三章断后路

第一件战利品在刘锜到达同时送到了三县。刘锜还在和欧阳朝县衙临时指挥部走时候，三个汉子带牛车拦截，从车上拉下一名老妇。一名士兵来报：“抓到钟相之母。”

“能证明吗？”欧阳问。

“钟相之母身体不好，一直在岳州看郎中。他们说他们是四县的人，在岳州讨生活，听说有悬赏奸细，就把钟母偷了出来。”士兵递上一封信道：“上面还有钟相留给郎中一封信。许诺了重金请郎中医治照顾其母。”

欧阳点头道：“张三”

“在”张三抱拳。

“一人五百贯。”

“是”

欧阳吩咐：“李四，派人将钟母送到江陵好生看护，不许死了。”

“是”

刘锜苦笑：“和大人在一起才知道什么是用钱砸死人。”

“第一批多给点散播下消息，商鞅变法还重金请人搬竹竿。我看不需要怎么打，伪楚已经人心惶惶。”欧阳笑道：“不过如果多打几仗，我只能砸官印换钱。”

“报”一名先锋禁军骑马而来，下马行礼道：“刘将军，欧大人。四县守军八千人，说愿意投降，但是要钱。”

“难道我长的真那么象财神？”欧阳苦笑，经过皇家报的宣传，欧阳砸钱之猛乃是宋来第一人。再加上禁军威武一回，再再加铺天盖地的内奸谣言四起，再再再加钟相收缩兵力，无援军可派。四县根本守不住。守城的一看这情况准备逃跑，狗头军师立刻建议，把城卖欧阳，赚一笔走人。欧阳问：“他开价多少？”

“他没开价。”禁军回答：“他说他不会卖，让大人给价格。”

“一个小县，八千半匪半民的散兵。”欧阳掐指头后道：“一千贯买了，张

三，你陪他走一趟，如果他们能帮我们劝降五县，另赏一千。”

“是”

欧阳叹口气道：“有钱的感觉真好。”

“哈哈”刘锜笑道：“应该是和大人出兵的感觉真好。”

……

“我母亲被抓了？”钟相大惊。

派去岳州接人的士兵道：“回楚王，我们到岳州时候，王太后已经被几个不要命的后生弄走。听说他们每人拿了五百贯的赏金。”

“岂有此理”钟相大怒：“我母亲又不是东西，怎么能如此辱我？欧阳，欺人太甚。”

“老爷，不好了。”一个家人打扮的人出现：“十六少爷被人抓走了。”

“怎么回事？”

“奶妈和我说，府里几个下人给十六少爷洗澡，把十六少爷给淹死，然后带尸体逃出府去。现在下落不明。”

“报。”一名士兵进来道：“岳州骑兵营指挥使，带本部三百战马投敌。岳州本城兵丁十去五六，纷纷逃散。”

钟相难以置信问：“怎么可能？”

“回楚王，岳州城下摆满了人头。带队的官说，投降的每人拿两百文钱走人，不投降的把脑袋留下来。岳州那边派小的来要求援兵弹压。”

“报”一名士兵道：“派去传令杨么的军士就一人回来，其他都被杀。说黄佐替杨么留口信，请楚王好自为之。”

最担心的事生了。老母孩子是小事，但是杨么反水就很可怕了，杨么占据了洞庭湖内部的根据地，是钟相退路所在。担心不到的事也生，由于重金悬赏，人心惶惶。比如几个自认为非常可信的下人都背叛了自己，到底还有谁可信呢？钟相扫视一圈过去，看谁都可疑。钟相已经被欧阳财力所震慑，一厢情愿认为欧阳会出巨金收买自己手下。钟相很快冷静下来下命令：“命令岳州各部撤向潭州，加固沅水水寨。哼我看宋军到了水里厉害不厉害。”

不费一兵一卒，剿匪指挥部拿回了岳州城。欧阳按照名单去寻找商业协会注册商人，但无一例外的全部是人去楼空，地上墙上血迹斑斑。富人成了大家第一攻击的对象。岳州城的儒生等被列入黑名单的，也全部身死。欧阳命人刨开乱葬坑，将他们分开掩埋。此举得到了岳州平民的大力拥护。

相比城里人，乡下要反抗得多。这也是欧阳目前面临一个问题。因为田地都已经分配下去，地主们死的死，逃的逃。不收土地肯定不行，因为会纵容和助长，但如果收土地，必然会有大规模的纠纷。在欧阳会见了族长等人后决定，按壮劳力分配，一个壮劳力可以分得一亩地。无壮劳力，一家分得一亩地。多余出来的土地，将每亩五百文卖给欧阳，欧阳等局势稳定后将公开拍卖。

有服气的，也有不配合的。有个叫红星村闹最凶，他们认为钟相分给他们地就是分给他们，而且地主都死光了，官府不应该插手。全村在几个后生挑头下都不愿意配合。禁军耐心做工作，但反被打伤。欧阳一怒之下派出士兵砍了几个挑头后生，引大规模暴*。最后大军开进，红星村从地球上消失。所有土地欧阳全部收为己有。

欧阳认为，红星村是利用了自己的强盗行为争夺了土地。而壮劳力耕种一亩田地，已经是比较高的比例，阳平壮劳力也只有七分。拿了贼赃据为己有，以为法不责众。欧阳知道这些人认为自己长的一点不象刽子手。说实话，欧阳也不想杀人，但是不杀，土地政策就无法实施下去。

屠村效果是显著的，再加上士兵耐心劝导，举例子说明一亩地的比例在大宋已经是非常高的比例。各村都表示接受，并且挑选出里长，户长，帮助落实管理。

另外一方面破坏非常严重，钟相的宗旨还有一条是焚城。虽然因为城人口集中，招募兵源容易而没有完全破坏，但城市要回复起来最少要十倍甚至百倍破坏的力量来建设。

潭州的形势比较严峻，收到军报。潭州五县一州全部被焚毁。起义军火居住水寨，或居住山林。化整为零，准备和欧阳打游击战。

游击战是不人道的一种战争，他是利用平民掩护进行的灵活作战，伤亡最大数字来自平民。中国经常批判他国小孩多少岁就参加战斗，事实上中国自己在战争年代就组织过童子军。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王二小放牛，就是诱骗未成年人卷入战争，杀死王二小的不是日本人，确切来说是八路军。最少**在这点还是比较人道，最少他们抓的是壮丁。

欧阳知道这种战术，但是从来没有研究过，刘锜显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两人皆感觉潭州形式有些棘手。这时候奸细团就挥了巨大作用。

奸细来报：xx乡八百人的互助会成员要在xx地点开会。

于是就一窝端了，俘虏做工作，放回。其他地方不敢收留这些人，同时又担心自己内部有奸细，于是惶恐不能终日。毕竟今天不是奸细，明天觉日子太苦，去做奸细也难说。人心隔肚皮。

虽然花费的时间多了点，但剿匪军进军稳健，在奸细帮助下，一处处的消灭反抗势力。最后导致潭州伪楚军在高压下全面撤退到鼎州。据可靠消息，鼎州集结了伪楚军十多万人。除了鼎州本城之外，鼎州所有县城全部焚毁。鼎州保留，是因为钟相称王，号施令所用。

禁军占领潭州期间，钟相派人从水路对各县进行袭击。但效果不大。不是因为计划泄露，就是因为人家实力太强。回流的地主和商人们共同成立武装，保卫自己的家园。再加每城都有两百禁军，非大规模军事运动难以取得效果。而大规模军事行动必然会被禁军主力知晓。即使能攻占城池，损失也将非常惨重。

在商业协会的支助，地主们的努力下，各州都建立起自卫武装。并且随着起义军的势头被压制。荆湖南路各州开始由南方兵逼鼎州。鼎州西面的京菱路也在集结，有向定州运动的趋势。

“收到消息。”刘锜对欧阳道：“杨么想摸鱼，最近在踩点。”他们现在在潭州，由于城市都被破坏，现在暂时驻扎到一个小镇。

“杨么虽然就几万人，不过战斗力比较集中，擅长水战。我听说他明了车船。船上人用脚踏动车轮，即可击水前进，其行如飞，四周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相当有才。”

“恩。”刘锜道：“此人年纪轻轻声望颇高，又有军事才能。”

“杀了吧”欧阳道：“宋江他们不是到江陵了吗？让他们去收拾残局。我们拿下鼎州就好，反正钟相现在吞不下杨么的兵马。”

“可惜了”

“是啊，可惜。”

……

怎么杀？自然是暗杀。最危险的人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朋友，你的身边人。四处奸细泛滥，虽然杨么军中比较少有，但为了防备人暗算，杨么出入都带这自己生死兄弟。但，他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名为：黄佐、杨钦、黄诚、周伦。这四人都是跟随杨么很多年的老兄弟，都有自己的部下。

他们也是欧阳在三县抓的俘虏。不同的是，他们都愿意投降，不愿意投降的都没有人活着陪杨么回去。（历史上，就是这四人反水。）

夏诚、刘衡两水寨大乱，内部矛盾直接爆，实权将领带人互相攻击，或灭叛徒，或栽赃陷害。士兵也不知道谁说是真，谁说是假，大家都跟随自己的老大乱砍一气。

宋江听报后道：“自家兄弟手足相残。一群势利之徒怎可能成事。”

吴加亮捏拳头道：“大哥，管他娘的。欧大人说了，拿下这两水寨，我们就是大宋功臣。”

这句话宋江爱听，这些年一直憋屈得很。别看是个五品武官，但麾下根本没有军队。这次接到命令后，把老兄弟老兵丁们全部点来。如果这战打得漂亮，以后就能有自己的小团伙了。还能掌管涤河一线如此重任，更是宋江所求的。宋江喝道：“信号。”

黄佐等人看见炮响立刻下令自己部下：“找布捆在左手臂上。援军来了，开水门。”

……

没有疑问，两个据说是天险的水寨被宋江轻松拿下。宋江拿下后立刻修整水寨就地防御。缩小鼎州水军的活动的能力。而这消息自然传到了鼎州，钟相对杨么的死伤心了很久，或者是为自己感到伤心。陆地三面有敌，水路腹背受敌，钟相都能感觉到自己末日。

“钟相做最错的是，杀的人太多，结果没有了群众基础，一个没群众基础的暴*是很难持续的。”欧阳道：“杀官吏就算了，连儒、道、佛都要杀，那就是自取灭亡。”

“确实。”刘锜很赞同问：“大人，即便如此，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加入？”

“谁不想做人上人。”欧阳道：“钟相画了一个饼，虽然是画的，但很诱惑人。谁不希望能过上我这样生活，有钱有女人，逍遥自在。但他们没能力做到，甚至连有钱人他们都做不了。他们不识字，就痛恨识字的人，认为如果大家都不识字不是很好？他们被剥削，就痛恨那些剥削他们的人。他们就想社会来适应他们，从没想过去适应社会。诚然，有很多是很无奈的人，但是我相信更多人可以通过自己双手改变生活。”

刘锜笑道：“大人玩笑，这些面朝黄土被朝天的人，怎么……”

“错了，这地方是鱼米之乡。靠湖靠山，有田有水有地。”欧阳道：“是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生活轨迹，而希望将别人改变。如阳平做的，集田。一村人合伙把田放一起给指定人耕种，闲散劳动力一可以去城里打工，二可以合伙打渔赚点外快。你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刘锜和欧阳牵马散布，见到听到只能叹息。民间赌博最为严重，其次是喝酒。一桌赌博，**、孩童全部挤着观看凑热闹。现代欧阳在内地农村过过年，那赌博之热情实在让欧阳汗颜。县城里的公园成了赌点，警察巡逻也无可奈何。但毕竟是县城，收敛了许多。到乡一级不得了，一溜长桌子从街头摆到街尾。打麻将是其中最温柔的，压点、诈金花、天地杠、色子什么都有。小孩不禁赌，实在是男女老少参与的运动。还有**彩这个时时都在玩的东西更不用说了，老太婆拿两个鸡蛋卖了，兴致勃勃的和人讨论着十二生肖之事屡见不鲜。记得有一年**彩连续开出近二十期的绿波，导致农村经济大萧条。

至于农村人的善良，其实也是比较少的。司机朋友就知道，撞死一只鸡要赔撞死一只猪的价格，撞到菜地最倒霉，按红菇价格赔偿不说，你还得雇佣人把车弄出来。如果你不小心撞到摩托车……欧阳忠告，赶紧跑，肇事逃逸都比你留下来要合算。

欧阳一向认为，知识和道德是成正比。当然不能老拿衣冠禽兽来说事。每个阶层都有败类，美国总统还有婚外恋。但这些都是社会问题，如李汉说的，普及识字教育所需要的经费是个天文数字，而且不少人宁愿让孩子帮忙干点活也不愿意让他们上学。

欧阳道：“回头要上表一下，但凡有子女识字，可以少征收粮食。”

刘锜笑道：“大人不是更应该和他们说下为什么要征收粮食吗？”

“我去和他们说，拿你们粮食是去养兵打仗，修桥铺路的。他们管你，他们就知道你拿走了我的粮食。”欧阳道：“当年阳平展，我也动不了农村。最后还是依靠县城展带动他们来识字。说出来你别不信，阳平花在免费识字上的钱不少五百万贯。”

刘锜惊讶：“这么多？”

“当然，你不给他们住的，他们不来。不给他们吃的，他们也不来。让他们买笔墨，他们也不干。后来我就强逼下去，不识字的工资比识字的少，但没想还有人宁愿拿工资少的，根本就没打算去识字。和我说什么理由知道吗？识字头疼我当时自杀的心都有。”欧阳笑道：“不过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完成的。”

“大人想得真多。”刘锜道：“与其为这种事分神，不如大人想想怎么打下

鼎州。”

“想过了，鼎州三面靠水，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断粮或者断水。”欧阳道：“运重炮来轰吧。”

“哈哈”刘锜不禁笑道：“大人什么时候也变如此直接。我倒是有一计。”

欧阳道：“当你说有一计的时候，我的心有点凉。什么计？”

“下毒”

……

下毒？下在哪呢？吃的不缺、穿的无所谓、喝的也有。但有一样是一定缺的，十几万人的城市虽然比较起来人口很少，但是盐的日消费量惊人。盐不仅是宋的赋税来源，已经成为战略物资之一。

古盐多为氯化钠，如果不吃盐,钠盐摄入不足，会使机体细胞内外渗透压失去平衡，促使水分进入细胞内，从而产生程度不等的脑水肿，轻者出现意识障碍，包括嗜睡、乏力、神志恍惚，严重者可生昏迷；若长期过度限制盐的摄入可导致血清钠含量过低，从而引起神经、精神症状，出现食欲不振、四肢无力、晕眩等现象；严重时还会出现厌食、恶心、呕吐、心率加、脉搏细弱、肌肉痉挛、视力模糊、腱反射减弱等症状。

第两百五十四章兵民比例

鼎州缺盐吗？不仅缺，而且非常缺。盐是盐政司调配的。钟相暴*后，盐就一直没有流入暴*区。洞庭湖是淡水湖，钟相又不会自己生产，原本偷鸡摸狗能搞一点，但刘锜一到，就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宁可本地缺盐，也绝不让一粒盐流进叛乱区。而这时候钟相收到一个消息，一批盐将通过洞庭湖运向潭州，其中一半属于补充禁军的军事物资。

虽然很可能是陷阱，但钟相也是会算账的人，现在吃盐的人太多，最不缺少就是人力，冒险是合算的。于是一支千人的船队出了。

根据可靠消息，本次押送是江陵的兵丁负责。前半段只有一百多士兵，到了中段，夏诚、刘衡将派出重兵护送。所以劫持的地点必须是在前段水路，可是如何避过夏诚、刘衡两水寨的耳目呢？

最后钟相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自己士兵对洞庭湖的熟悉进行盲航。盲航就是不举火，在月色暗淡，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利用对水路的熟悉进行航行。欧阳和刘锜也没想到钟相会使用这一招。

按照刘锜原先计算，船队会在云梦水泽受到袭击。因为那地方水路四通，水下时浅时深，非老手不敢轻易在那区域行驶。

为避免走露风声，前期的押运兵丁根本不知道有诈，被钟相下属打了个措手不及。从这事件看出两点。第一点是地方兵丁打逆风战的能力实在不怎样，一看敌人人多，全部跳水跑路，反抗者寥寥无几。第二点是，船工都没受到伤害，按照两边交战，不拆运输工具的原则，船夫们将配合起义军将货送到指定地点。

这次劫持和水浒小说诸多抢夺一样，更具教科书般的经典。水浒一般是用卖蒙*汗*药酒，钟相手段显然高明得多。

“这个钟相不简单。”刘锜已经兵临鼎州城下，和欧阳大帐喝茶接到报告不禁赞了一句。

欧阳点头：“简单的人都到不了那位置。”

“报”一士兵进账道：“将军，大人，鼎州城内集体欢呼。”

“知道了。”刘锜传令：“通报各部，四天后进攻，期间小心防范。”

“是”鼎州城下，除了刘锜本部的近一万人外，还有其余西、南两路会师的士兵和乡勇，总人数有三万人。他们由各自的帅司带领，成犄角保护刘锜

中军左右两翼。

欧阳倒是好奇了：“你用什么毒？”

“在第一次对西夏战中，和吐蕃军队有所交往，认识了一种生长在他们部落中的一种草药，叫雷公藤。长江附近也有，但是毒性不够猛烈，这东西越阴湿就越有毒性。原来是吐蕃人提供给我们治疗伤口，杀虫之用。敷在伤口，伤口不会溃烂。但是会中毒，如果敷过小半个时辰，基本就没救了。所以每次敷不能过半刻种。虽然伤口不会溃烂，但是能不能活也要看士兵的体质，能熬过四天不烧的，才行活下来。”刘锜笑道：“有这样的好东西，自然要多带点，于是就从吐蕃内买了很多，晒成干，还带去过玉州，可惜没有用武之地。这次我让人将雷公藤泡在盐中，由盐司人再加工。但时间比较紧，因为还要晒几天，所以就泡了一个晚上，毒性没有完全出来。”

也就是慢性毒，慢慢破坏人的身体。草药毒比起动物和生物毒在毒性方面大有不如，但是廉价量多。而且重点是破坏人的免疫功能，而不是另外两类重点在于神经系统。

刘锜对这种能大规模使用的毒药颇有兴趣，历史记载他有两次对金兵下毒，导致金兵大规模惨败。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利用如此卑鄙手段打败敌军的名将，或者可以说他是少见的为了打败敌人不择手段的将领。就因为他这样的手段，导致无金将愿意和其正面为敌。其手段是防不胜防。最著名顺昌之战就是三千人利用诈降和下毒大破十万金兵，其中包括金兵的主力铁浮图和拐子马。顺昌之战也成了金兵谈之色变的恐怖日。第二年，人家又来。刘锜又下毒，金人一接触知道是刘锜领兵后，直接跑路。最后导致金皇帝只能亲征刘锜。

这样的用毒专家在军事史上很少，于是鼎州遭殃了。第二天就有奸细来报，说鼎州城内现瘟疫，很多人头晕头痛、心悸乏力、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肌肉疼痛、嚎叫挣扎、四肢麻木或抽搐、肝肾区疼痛，已经死了四个人。刘锜对欧阳笑道，药性会持续四天，接下来如果他们还吃盐的话还会更严重。

第四天正午，刘锜宣布攻城。几乎没有什么抵抗的破开城门。城内哀鸿遍野。房屋、路上都挣扎着半死不活的人。城内不仅没有抵抗，甚至连投降的人也没有。禁军进驻后，一边收拢兵器，开始蒸煮万用解毒药。就是按一定比例蒸煮的绿豆、金银花和甘草，另外一边组织人从水路追击逃兵。但没想犄角两军听说鼎州瘟疫，不愿派人进入。刘锜一听如此，准备停止治疗，集中兵力追击，被欧阳制止。

欧阳道：“能救而不救，恐怕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个冷血之人。虽然治军无情，但是大宋始终是以仁为本。所以必须救他们，否则你会有**烦。”

刘锜摇头：“如不趁此机会剿灭钟相，再要剿尽，更为困难。”

欧阳耐心道：“你都信我这么多次，为什么不再信一次？”

刘锜终于点头：“好”于是传令下去，放弃追击，救治城内病人。

事后消息一直没有传开，大家真以为鼎州爆了瘟疫。于是朝廷对刘锜态度大加赞赏。认为他有仁将之风。因为此事刘锜终于脱离韩世忠的光环，成为大家认可一名统帅大将。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没有人喜欢白起这样的人。反而大家都比较尊重刘备那样有仁义光环的人。

当地状况也出乎刘锜意料，由于其放弃追击转而救治病患，让瘟疫得到控制，洞庭湖百姓感谢不已。大家都称其为刘公。更有治愈的患者为感激刘锜，愿意带领宋军追击钟相。

期间又花费了一个多月，一直到了十月中旬，宋江破掉钟相最后一座水寨，生擒钟相和其一群老婆儿子。钟相杨么起义军宣告失败。邪恶的政府军又一次镇压了非政府武装。

不过洞庭湖当地经济、人文、建筑、城市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潭州五县一州，鼎州五县全部被破坏、焚烧。商业瘫痪、经济瘫痪，恢复起来需要数年甚至十数年之久。被杀的无辜平民更是一个惊人数字。虽然钟相不是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是却是破坏力最大的农民起义。伪政权打击面之广，是古代史上少见的。

欧阳看见钟相，一个耳光就刮了过去。钟相骂道：“贪官”

“和你讲道理实在是没力气。”欧阳看旁边的龙袍道：“想当皇帝想疯了你。你倒和本贪官说说，为什么想当皇帝？回答本贪官高兴，今天就算了。回答不高兴，我让你一个个儿子女儿惨死你在面前。”

“哼”钟相冷笑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确实嘴硬。”欧阳问刘锜：“你怎么看？”

“按律钟相必剐，暴尸七日无疑。”刘锜道：“大人难道还想变废为宝？”

“说对了。”欧阳笑道：“这家伙龙袍都被我们搜出来了，但是财产一直没搜出来，还有他的大儿子钟子昂下落不明。”

刘锜道：“贼心不死，还妄图东山再起。”

在攻破最后一个水寨时候，现少了钟子昂还有其几名贴身护卫。还少就

是欧阳估算的价值百万的宝藏去向不明。经过了解，在鼎州时候，钟相就秘密将财富秘密运到洞庭湖某地。据说还征集了三十几名工匠，不过再也没有人见过运送的士兵和工匠。所以欧阳才这么有兴趣和钟相见一面。预料之中，钟相这只死鸭子嘴很硬。但欧阳又不能弄死了钟相，否则朝廷会不高兴的。

钟相是有见识、有毅力、有胆色的人，欧阳知道自己的一些手段对他用处不大。正在沉思怎么对付时候，刘锜道："大人，我看这笔钱是拿不出来了。只能是让钱庄留意。"

欧阳道："这百万贯我没看在眼里，我就担心这钟子昂将来还要兴风作浪。"

"如果是这样，我倒有一计。"

……

第二天，剿总（剿匪总指挥部）布公告，悬赏钟子昂，奖励是钟子昂过百万贯的身家。公告布第十天，钟子昂的人头就送到了钟相面前。

钟相不相信道："不可能，他们不会背叛子昂。"他们指的是几个贴身护卫。

"他们确实不会。"刘锜道："我也很佩服这样不为钱财所动的英雄豪杰。但是他们不会，他们的家人会。悬赏一贴出，很快有护卫的家人联系我们，还提供护卫们的生活习惯。有好赌的，好酒的，好色的。还有一个和自己嫂子寡妇有奸情的。那女人找到我们，说只要我们帮他们改户籍，远走高飞，并且不伤害他男人，她就带我们去找那多情的护卫。"

欧阳补充道："那护卫不放心嫂子时常被自己大哥殴打，曾经私下潜入家中，**女爱的根本没有什么秘密。虽然没告诉嫂子自己的藏身点，但却约定了时间再会。痴男怨女啊。我们抓捕了那名护卫之后，他开始死都不招，最后在嫂子的柔情外加自杀感化之下，终于是答应了下来，带我们去了藏身地。"

"女人，呵呵，女人"钟相是老泪长流。

"男人为了女人而征服世界，女人为了世界征服男人。"欧阳拍拍钟相脸蛋道："小子，男女感情这东西的力量比你只会玩女人的男人想像威力要大很多。刘将军，万一没嫂子怎么办？"

"那可能要一些时间。护卫也是人，总会惦记家人。今年可能可以不出来，但明年呢？终究是有出来的一天。"刘锜笑道："我也没想到功劳会落到

我们身上。”

……

钟子昂的脑袋代表本次剿匪正式结束。刘锜是东京禁军，当然不能久留，第二天就押解钟相一家上路。欧阳多留了几天，主要是联络商人、地主还有官府，研究一些保护地方的办法。同时阳平商业协会捐款八十万贯，其中一大半是资助当地恢复建设，抚恤死难商业协会注册商人所用，另外一半是民间武装之用。阳平钱庄将提供总价三百万的无息贷款帮助洞庭湖恢复基本商业。此举受到了赵玉和朝臣的好评。

十一月底，欧阳才离开洞庭湖，在几百禁军保护下上京缴旨。在这大半年中，辽、金、宋保持了互相对峙的状态，宋军也尝试利用涤河，但由于耶律大石的交代，涤河北上水道无法航行。并且兵力、装备还未调整到位，再加杭州舰队前期损失惨重，需要修整，所以一直都未开战端。辽国借兵需要时间，又是两面有敌，所以也没主动进攻。女真人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虽然和辽已经撕破脸，但是宗翰一直约束部属不能进攻。

看西夏、宋、辽之间的战争，很少是以覆灭对方为目的。多的是一地的占领和几城的争斗。打打和和，和和打打。大家也都习惯了这样的节奏。但有识之士都知道，明年将是三个国家军事作战最重要一年。

但在战略上起了一些变化，耶律淳虽然有个强人老婆，但本身还是有军事才能的。在听了耶律大石的意见，渐渐抽离锦州军队到大定府和通州，避免了大宋准备许久的锦州会战。耶律大石认为锦州靠海，辽军无舰队，无法承受两面受敌，撤到内陆还可以分薄宋军优势。

……

回到东京缴旨，这次比较例外，没有直接觐见，从早上等到了傍晚都没有宣欧阳。欧阳打听宫前商贩得知，童贯回来了，从早上进去到现在就一直没出来。欧阳刚到驿馆登记，宫里来人了，宣自己觐见。

欧阳印象中皇帝很少在晚饭时候宣臣子，除非有什么大事。比如第一次对西夏战争，后勤保障、厢禁军的调配谈论了一个通宵。欧阳估计是有大事生。

赵玉有些疲惫，但见了欧阳精神就来了。赵玉心情也不错问：“你喝什么？”

“茶吧。”没什么饮料好喝的。可乐啤酒咖啡都没有，是不是要考虑诱拐杭州舰队去开南美，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喝杯咖啡？

赵玉挥手，九公公亲自去冲。其实欧阳不太喜欢九公公折腾的食物，感觉有点恶心，为什么恶心，说不上来。赵玉道：“这次做得很好，朝臣们大加赞赏。最难得不废什么兵马就能成事，朕在考虑是不是安排你去当大元帅。”

“陛下今天心情不错。”

“当然，你们皇家报还不知道吧？”赵玉道：“西辽乌骨敌烈统军司的敌烈八部自立为王，并且朝南和西北军道连接。辽国后路已断，将来只能是撤向东京。”

欧阳问：“还有呢？”

“还有辽相李处温私下和童贯联系，准备投宋。还有一件大事。”赵玉一指自己面前的地图：“过来看。”

“恩”欧阳走到赵玉身边。

赵玉指地图道：“杭州舰队正在输送河北军路主力到鸭绿江高丽境内。”

欧阳一惊：“陛下要两边开战？”鸭绿江过去就是长白山部，占领长白山部就能威逼黄龙府。

“恩。”赵玉点头：“朕准备任命岳飞为镇海将军，从女真南部苏州登陆，骚乱女真调度，威胁金都辽阳府。”

欧阳不禁有点疑惑：“陛下怎么突然……”

“完颜吴乞买是个明君。这一年多来，由于基本没有打仗，女真生活改善了不少。童贯说不能让他们改善，必须让他们少医少药少食。”赵玉道：“朕深觉有理，而今辽金很难再启大规模战火。所以河北军路将转移到鸭绿江，不一定要打，只要他们集结兵力，放弃生产就够。逼迫他们以战养战，和辽人争抢人口、财富和粮食。此乃驱狼吞虎之计。”

这倒真还可以，辽边有西北军路主力和永兴军路主力将近几十万人。不仅可以防守，而且也足够进攻。

赵玉再道：“开春后，朕再征召十万禁军补充河北东路。你看看这份是兵部、户部整理出来的资料。”

欧阳翻开资料，上面是对生产调查和兵力上限的统计。赵玉指这一项道：“目前各地问题是地少人多。按照统计禁军厢军总数和总人口比例可以一比四十，只要不生内乱，我大宋完全可以维持这个兵源基数，不仅不破坏生产，还有利稳定。如果需要，可以增加到一比三十，不会大规模干扰生

产。”王安石的募军政策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兵源的需要，而是安置无土地者一个办法，可以大大缓解社会矛盾。

欧阳掐指头，一比四十就是可以设置过一百三十万的军队。按照比例，禁军可以达到将近八十万。如果是一比三十，就可以达到一百八十万。这比例并不过分，按照辽人配置，900万的人口，四十万的宫帐军，一百二十万的京州兵配置，比例接近一比五。西夏，女真这样全民皆兵的政策下，比例达到了二比一，兵是民的两倍。二战德国有一千多万的军队，人口只有六千万，为一比六。

ps:上一章对王小二的举例不当，特此道歉，特此感谢读者一马奔腾。

ps2:大家可以忽视那段,作为订阅补偿,本章字数会多一些.

第两百五十五章加租

赵玉道：“朕准备将禁军总数调整为一百万，边军八十万。”

欧阳道：“陛下和微臣说这么多，难道是想……”

赵玉抬头看欧阳痛苦的脸色后笑道：“要么说欧阳是奇才。国库没多少钱，肯定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募兵。朕准备提高两成半的商税。”

两成半，欧阳再掐指头。军厂的税率现在三成。比如一百贯，成本了不起十贯。原先是交纳三十贯，三十贯的两成半就是要交三十七贯半，一年自己收益大概百万，靠，多交七万贯的税。欧阳忙道：“陛下，恐怕不利生产。”当然，每行的税都是不同的。

“你真这么认为？”赵玉问。

欧阳点头：“陛下实话说，微臣都难以接受，更何况是商人们。”自己毕竟是暴利，而且用的是厢军工人。

赵玉道：“如果有百万军队，最多三年，必然可以灭辽灭金，四海升平，到时候再将部分禁军解甲为农，不就可以恢复了吗。”

欧阳道：“陛下知道微臣本月就要卸任商业协会主席，有些事真没办法。因为时间问题，所有南北商业协会时间定在本月的十五号阳平举行。如果陛下愿意参加的话……这些人都是大商人，他们要是答应了，下面人想反对也比较难。”

“朕正有此意。”赵玉道：“本来朕无须如此麻烦，下一纸诏书就可。但商业协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还有这次洞庭湖钟相暴*，商业协会出钱出力，很好。”

“陛下圣明。”欧阳道：“如果陛下要提高两成半，就要先提高四成，给大家空间杀价。”

“恩，听你这话还是向着朕的。”赵玉道：“朕不想多惊动人，十日官员就放年假，到时候再启程。”

“是”欧阳有点穷兵黩武的感觉。

“隋文帝十年平四方。”赵玉道：“朕上位也快十年了，才平了西夏一家，已经很汗颜。”

欧阳道：“不同，陛下当皇帝之时，国库空虚，又要养民，又要重边。朝无良将，军无好马。自然就比较慢些。而且隋文帝是平，陛下是灭。”

“恩”赵玉点头。

“咳“九公公轻咳一声，端了茶上来，提示两人现在距离过于亲近了，虽然因为是看公文，但是已经很没有礼数。

“下面坐吧。”赵玉吩咐。

欧阳坐下接茶问：“公公，你去泡茶还是泡澡，这么慢？”

“这水可是有讲究的。”九公公鄙视一眼欧阳。

欧阳拿起来喝一口，没感觉有什么不同。再喝一口，还是没感觉。

“接着说。”赵玉道：“这次你有大功，又没犯错，如果无赏朕也交代不过去，你要什么赏赐？”

欧阳想了好久后道：“微臣不知。”自己不缺什么。

“自己想想。”这个问题赵玉也蛮头疼的。欧阳差遣太小了，官到六品已经到了顶峰。封爵更不成，哪有一个知县封爵的。

“要不，陛下请微臣吃饭吧。”在现代就这样，朋友之间互相帮忙，而后请客吃个饭，非常流行的感谢和联络友谊的办法。

“吃饭？太随意了吧？”赵玉笑问：“要不朕把李师师赐给你。”

欧阳汗。九公公又咳了，提醒赵玉和臣子说话不能这么随意。

“那就再议。”赵玉道：“你退下吧。”

……

张三问：“大人，皇上不留你吃午饭啊？”

“她说吃饭太随意了。”

“欧大人。”一名宫女道：“完颜兰公主有请欧大人过去一叙。”

欧阳道：“有事让她明天来驿馆找我。”

“是”

李四见宫女离开冷笑道：“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名堂。”自从破掉那个阴谋之后，张三等人对完颜兰分外不待见。而完颜兰直到现在一直还在被软禁之中。

第二天上午，完颜兰在两名内卫的陪同下来到了驿馆。欧阳刚认识完颜兰时候，她的皮肤还是比较黝黑，到现在已经非常白皙，白的有点过头，没有什么血色。欧阳招呼：“公主请坐，不知公主来找下官有何要事？”

“我想回金国。”

“不让她回去？”欧阳问。

内卫抱拳道：“是大内的命令。”

“是哦，金国有什么好，吃不好穿不暖，在这边，锦衣绸缎随便挑，山珍海味随便吃。”欧阳道：“回金国不小心把命送掉就不好了。”

完颜兰看欧阳道：“念在我们往日交情上，你和皇上说说，放我回去。”

“这个……其实你有点误会。”欧阳搓指头。

“什么误会？”

欧阳很抱歉道：“是我和皇上说不让你回金国的，恰巧就是看在咱们往日的交情上。”

“你……”完颜兰一句都说不出来。

欧阳道：“你别怪我，你是女真第二部族的真正酋长，又能征善战，对大宋内部结构了解，又让你游荡了几年，还知道什么情报我就不肯定了。所以你不能回金国。”

“怎样你才肯让我走？”

欧阳想想后道：“基本不可能。你可能还不清楚你自己的处境，最少我不会放掉一个会成为敌人的人。等金国不存在，我一定说服皇上放你回去。”

“哼”完颜兰转身就走。

欧阳拉住一名内卫道：“对她好点，有什么要求尽可能满足。要特别小心，这女人有点手段，别让她跑了。”

内卫抱拳：“大人放心。”

……

欧阳在东京看望了太虚子，这一年来，在他的指导下，李纲的政令还是比较好推行的，而且也有了一些拥护李纲的大臣。又去看望了小青，小青嫁给了一名状元。这状元欧阳知道，是个相当有才华的年轻人。但和这状元聊了后，欧阳深感当时没干驸马这差事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驸马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但不少人不知道驸马其实就是一个官职。全名是驸马都尉。是个虚职，俗例来说驸马不派差遣，虽然听起来很威风，其实就是宅男，要陪老婆的。没事就要陪老婆去拜访王爷什么的，是个相当无聊的职位。

欧阳看那个驸马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对什么事都心不在焉。平时就自己书写字画解闷。不象什么电视剧演的，公主可以管理官员，甚至不高兴直接可以干掉官员。事实上公主是无权对官员进行更换，如果说多了还会被弹劾。赵玉公主时候受到比较好的待遇，就如同现在地方官没人敢不顺宋徽宗一样，是有一定政治因素的。公主没事干，驸马就更没事，每天吃饱喝好等死就是，因为驸马属于内官，不能干涉朝政。欧阳感叹，一个原本大有作为的大好青年，就这么被人毁了，爱当状元了。该

小青对欧阳还是很热情的，她现在是孩子的妈了。驸马不管愿意不愿意，也过来作陪。在聊天欧阳知道为什么这个驸马混这么惨了。因为小青老拿自己和自己男人比较，说今天欧阳干什么了，明天又干什么。都是大事。再看旁边那个没出息的，都是状元，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这样的男人活着真没意思。

然后是去见王文卿，例行每次来东京要拜祭下死难在丝绸之路上的将士。欧阳非不得已，不去拜访任何京官。

到了十二月十一，赵玉启程了。这次很简单，就带了八名精干的内卫和两名宫女，连九公公都没有陪同。但是在上谷和阳平一带有东京禁军驻扎，以防备万一之变。赵玉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行踪，乘坐的是阳平物流的客马车，内卫和欧阳等人骑马跟随。直到十四号早上到达阳平，欧阳安排住金尊大酒店。珍娘虽然没见到赵玉，不知道是什么客人，但看欧阳都那么恭敬，显然来头不小，于是命人精心招待。

珍娘拉欧阳问：“谁啊”

欧阳回答：“你不会想知道的。”赵玉来阳平从来没好事，第一次看运动会，导致衙役和禁军闹矛盾。第二次就是沉尸案，第三次是来加税的。

欧阳安顿好赵玉后，家也不回，立刻去白云区阳平钱庄的总部。大家都有看报纸，知道欧阳早就从洞庭湖回来，见了也不奇怪，纷纷客气恭喜几句。欧阳一边客气一边找到了钱庄六楼办公的苏千。

“大人？”苏千忙吩咐秘书：“去打一盆水给大人洗洗。”一身尘土这么急找自己，看来不是什么好事。

欧阳洗把脸，喝口茶小声道：“地主来了，现在在金尊。”

“……”苏千吸口冷气问：“不会是为了明天的会吧？”

“恩，就是因为明天的会，地主要加租了。”

“……”苏千汗一把问：“加多少？”

“原租的两成五。”

“她能亲自来，就是加八成，也没有人敢不答应。”苏千苦笑。

欧阳道：“是啊我就和你商量，能不能捞回点好处回来，否则就算我们无所谓，但是下面人肯定会不满。”

苏千问：“加租干什么？”

“招工打架。”

“恩……”苏千道：“这样，如果要加也不是不行，但是打下来的地盘要免最少五年的税，毕竟一打架我们东西就好卖，实在撑不住就开会，统一把加的租加到商品价格里去。”

“行，你和大家好好说下。”欧阳道：“这些事还是先沟通的好，但是别让大家知道地主来了。明天一露面大家必须吃惊，否则就会怪我多嘴。”

苏千叹气：“我只希望她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走。”

“一样”

……

下午，欧阳去看赵玉，赵玉居住一个独院，有个山泉引下来不小池塘，环境幽雅。进去时候看见胡万三、王掌柜还有胡杏儿正在和赵玉聊天。欧阳问：“什么情况？”

“胡掌柜女儿听说大人有朋友来，特意带了自己爹爹和王掌柜来结识的。”内卫小声回答。

结识个屁，欧阳从苏千那得知，胡杏儿这几天上窜下跳的推销保险。大家也很给胡万三面子，多少也买了几份。特别是这次的洞庭湖起义事件，就让胡杏儿有更多的推销市场。

赵玉见欧阳也来了一指自己身边的位置道：“欧阳，过来坐。”

“大人”两掌柜站起来客气，胡万三道：“早听说大人凯旋归来，恭喜恭喜。”

欧阳客气道：“让大家多等我十五天，心里惭愧。”

胡万三道：“什么惭愧，大人为国为民，怎是我等商贾之流可比。大人朋友说得好，国家稳定，大家才能更好的做生意。”

王掌柜接口道：“是啊玉娘说的好。宋开国近百年，辽、西夏一直对我大宋虎视耽耽。而今我宋朝富裕强盛，自然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别说是捐点钱，就算是王某三年不赚钱，也在所不惜。”

“王掌柜，你可考虑好了？”欧阳汗，别乱说话，这人是来加租的。

赵玉拉欧阳袖子坐在自己身边，对他道：“看王掌柜胡掌柜真有我汉人的血骨。欧阳，我也觉你上次提议的很好。”

“什么提议。”

赵玉伸出四根手指拿起杯子喝了口茶，宛然一笑并不说话。真是来对了，商家如此爱国，提高四成，自己就可以拥有一百二十万的禁军，一百二十万配备火器的禁军，完全可以轻松扫荡金辽。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欧阳忙道，四成重压，恐怕物价就要大涨。商人是不会承受这样压力，而是把压力转嫁给消费者。赵玉根本就不懂经济，你就算提价十倍，受害的也不会是掌握商品流通的人。物价涨，但是工资不涨，这些人就消费了部分的市场能量。由于粮食的官府定价，即使有所提高，但也提高不到物价涨幅，所以农民也消化一部分上涨压力。还有一部分压力就是转嫁到市场萧条指数上。

低层人员是物价上涨的缓冲区。他们只能比原来省钱才能度日，原本买一斤猪肉，现在只能买半斤，或者是不买，这样就会促使经济萧条，引裁员，失业率增加渐渐陷入恶性循环。

赵玉笑道：“我是女子，不是君子。对了，我还和胡妹妹买了一份保险，你帮我看看。”

意外伤害保险……欧阳擦把汗，赵玉有意外那叫篡位好不好。最高保额三千贯。欧阳觉这有责任和赵玉谈下这个问题。如果是两成五，商人可以牺牲消化一些。但是四成大部分就必须是低层人负担了。欧阳道：“三位如果有事，先去忙吧。”

胡杏儿很不懂事道：“我没事。”

王掌柜站起来道：“确实还有点事，大侄女别忘了下午要陪我去个地方。”

赵玉摇头：“欧阳，哪有你这么赶朋友的，再说我还想多了解点。王掌柜坐。别见怪，欧阳就是这样，爱面子，生怕我说错话。”

胡万三恍然：“原来你是大人的……”

“不是”欧阳忙道。

王掌柜看欧阳，欧阳双手手指交叉打了个王字，王掌柜一楞，轻指上面，欧阳沉重点头。欧阳是支持对金辽作战，但是欧阳反对牺牲经济和生产力对辽作战。赵玉见欧阳小动作不满道：“欧阳，干什么？”

欧阳甩手：“手指抽筋。”

赵玉不理会欧阳道：“王掌柜，坐”

王掌柜忙点头坐下，他知道了赵玉身份，但看不透赵玉和欧阳在演什么戏。一时间冷汗都出来了。这边一句话说不好，可能会惹**烦。欧阳见此忙道：“王掌柜，我这次在京里听说，朝廷有意思将商税在原先基础上提高四成，不知道你怎么看？”

王掌柜思考一会后道：“恐怕有些不妥，可能会导致大人说的经济衰退。”

赵玉道：“欧阳，你不是说朝廷是为了快拿下金辽而加税的吗？朝廷打的顺利，地盘多，商人也赚钱啊。”

“恩……那个玉娘。”欧阳耐心解释道：“商人赚到的钱带动是被占领地的繁荣，对内地关系不大。因为内地物价走高，就会有场子迁移到价格比较低的地方……”

赵玉打断问：“一场打五年甚至十年的仗，两年内解决有什么不好？”

“打仗是消费，配置得当一直打仗，国内经济也会保持繁荣，甚至因为打仗而增长。但如果透支经济，可能会一点引多点的连锁，导致五年甚至是十年的疲软。”

赵玉沉声道：“你意思是宁可用将士们的血提高国内繁荣，也不愿意牺牲繁荣少死一点人，早点结束？”

欧阳一楞，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似乎这些问题都是百姓考虑的。如同美军到处打仗一样，反战是部分百姓的事，一场战争可以抵御一次经济危机，可以增加n多就业岗位，可以提高剩余商品的销售量。政客们似乎应该把增加就业率和经济展列为要考虑。自己希望长期战争，就是希望经济长期展而不透支社会经济繁荣。

欧阳还在沉思，王掌柜开口道：“玉娘说得在理。”

不在理，但不在理哪呢？欧阳还没想清楚，胡万三就说话了：“自古有云，忘战必危。如辽人对女真，纵然有百万大军，奈何不了女真。大宋现在的禁军都是打出来的。隋文帝府兵之强，世人皆知。但四海升平后，不到二十年，素质急剧下降。我认同大人说法，不可急战。”

第两百五十六章改革

赵玉想想后问：“意思就是看不见尽头了？”

胡掌柜摇头，沉思了一会后道：“岳飞当上杭州舰队主将后，并没有因为无战而懈怠练兵。如果朝廷大臣们都能居安思危的话，倒也可以。”

赵玉点头：“胡掌柜说的有道理。欧阳，你怎么看？”

欧阳也不知道怎么说，战争本是两面刃。只好无奈道：“玉娘说是什么，自然就是什么。”

赵玉很满意点下头。胡杏儿一边问：“欧阳，你和玉娘是什么关系。”

“朋友”欧阳回答。

“那我就说几句，如果不打仗，欧阳你的火药不好卖，河西走廊的军马要跌价，粮食要跌价，棉衣麻布都要跌。这些东西一跌，卖不出去或者卖得少了，场子就要解雇工人，工人自然就意见，部分转回去当农民，收入少不说，又分薄了地。”胡杏儿道：“阳平收的税金少了，欧阳你也会少拿钱出来修桥铺路，路桥不好，让外卖场子更不好过，又解雇人……”

欧阳摇头：“这是社会问题，争论是没有结果的。”

“算了，大家别说这问题。”赵玉笑道：“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吃晚饭，我做东。”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胡万三应承了下来。

……

欧阳有点不明白，赵玉为什么非急着结束战争。他理解赵玉欲图强盛，扫荡四海的野心。因为不仅是赵玉，很多皇帝都有这么的梦想。不过能做到的人不多。隋文帝做到了，唐太宗做到了一半。但很可惜，他们都没完全覆灭对手。按欧阳所想，完全可以慢慢来，按照大宋目前的国力没有人能抵挡前进的步伐，因为大宋已经把生产力和战争能力联系在了一起。

晚饭是很融洽的，胡杏儿不怕死的和赵玉扯淡，看得出来她对赵玉很有好感，最少比欧阳有好感的多。赵玉对商业总会内部运作很有兴趣，顺便帮在座各人问了他们心中的疑惑：“欧阳，你为什么不当主席了？”

“说句实在话。”欧阳停下筷子道：“我觉着我终究有一天胜任不了。即使

我真有办法能干到死，那死后呢？就比如让苏千接手，苏千也许能干十年，二十年，但只要他糊涂一年，就可以把商业协会前途断送。与其这样，不如让大家换选。最少这样有个好处。比如说王掌柜，就代表温和守成，当大家觉当前商业需要温和守成，就能推选王掌柜当主席。也就是说将来不再是主席影响他人，而是他人的需求产生了需要的主席。”

“比如唐玄宗？”赵玉问了一句后道：“前半生开元盛世，后半生任用小人，兵荒马乱。不仅他一朝国力大损，连带接下来唐朝国力受到巨大破坏，一直都恢复不过来。”

“……”欧阳和王掌柜互相看了一眼。

“汉武帝亦是一样。”赵玉道：“后期小人环身，其性格专断暴戾，杀太子、杀忠臣，沉迷美色，又担心女人乱政，又杀新太子之母。隋炀帝亦有壮举……”赵玉历数了十几个出名的皇帝，除了隋文帝之外，要么是碌碌无为，要么是先贤明后昏庸。即使是李世民，赵玉也认为其对李武之争，造成唐衰弱也有一定的责任。

王掌柜见赵玉说的告一段落，急忙站起来道：“多喝了两杯，累了。”娘啊，今天听的都是什么。

欧阳配合站起来：“我送你们。”

……

欧阳回来坐在赵玉面前问：‘陛下，怎么了？“

赵玉让其他人离开后，拿了酒杯走到池塘边道：“一个人在深宫，很有时间胡思乱想。朕很担心朕迟早要成为一名昏君。身处宫中，很难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也是朕为什么时常让你上京的缘故。比如蔡京一事，朕就是昏庸之极。原本还以为有魏徵这样的臣子责怪朕，但他们都不敢，谁敢怪朕？他们只会在背地里偷笑。这面子朕丢得起，但是将来有人不仅是贪墨，而是造反呢？唯独是你，能把王黼送来给朕开刀，让朕拿回了面子。”

欧阳安慰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话不是这么说，你当知县，错了了不起就是罢官。但朕要错了，就可能断送赵家天下，贻害百姓。”赵玉道：“朕现在就有一事不决。诸王爷在家宴中纷纷要求朕早立储君。个个义正词严说什么，让太子随朕办事，亲民亲政，多多学习。可私下却和朕大说别的王爷那些准储君们的丑事，大夸自己的孩子。”

“哦，陛下是为这事烦恼。”欧阳点头明白，赵玉看过所有储君人选，都

不满意，而要逼迫她从里面挑一个，她这样好面子的人就自然就要联想，大好基业将来被这些傻蛋败掉怎么办？不是自己孩子不疼，这是没有办法的人之常情。自己孩子怎么看都是顺眼。

“怎么，你这个外官要议朕的家事？”赵玉笑看欧阳道：“连李纲都让朕自己裁决，不敢多说一句。”

“随便说说，反正左右没人。”

“恩，那就随便说说。”赵玉道：“也就你敢说。”

“其实陛下身体好着呢，未必有储君能活得过陛下。但是储君必然要学治国，还要到边疆监军，还要……总之，储君是一个非常大的官了。而万一陛下身体不适，或者比如现在来阳平，那储君就要监国，就要操劳政事国事。即使陛下将来现了储君错误，也无法纠正，因为如果陛下纠正，等同废除储君。有储君之位，就有内争，大臣就会立派，所以微臣认为暂不可立储。”

“但王爷们都逼得紧，左右都是朕的长辈，总要有个说的过去的理由。”

欧阳笑道：“让朝臣们投票。立哪个储君是陛下家事。但是立不立储君却是国事。”

“有道理”赵玉眼睛一亮连连点头。

欧阳道：“其实陛下真怕自己将来昏庸，也不是没有办法。”

“什么办法？”

“真说？”

赵玉叹口气：“连你都怕朕。”

“说微臣说。”欧阳道：“其实陛下可以将朝决变成惯例。比如陛下要攻打辽国，但是不知道自己做的对还是错，就宣布开朝议。由支持攻打的官员言，再由反对攻打的官员言，陈述利弊。如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陛下还不能下定论的话，就投票。不听李纲、不听欧阳、不听任何一家之言。毕竟他们也是人，他们也会错。，而且他们也有私利。”

赵玉点头：“比如立储一事，就可以让支持的大臣或者王爷们先说。而后反对立储的再说。最后表决。朕就可以交代，这是民意。”

“是的陛下，不过之前要立一些规矩。”欧阳道：“不是每事都裁决，比如某决策有十名大臣反对，那就开朝议，否则无须开。不过，陛下也要遵守规

矩，有十名大臣反对，陛下不能**专断，也必须开朝议。”

“那就是朕要干一些事就不能干了？”赵玉摇头：“比如目前我们对金辽同时开战，会有多少人支持？”

欧阳道：“陛下，你如果问能不能同时开战，必然是支持人少。但陛下问能不能和他们交恶，必然是支持人多。对辽就不说了，对金，金人阴谋造成了中原如此大的损失。谁还敢说和金人亲善？”

赵玉有点明白：“你意思是群臣投票大方向，比如对辽，对金关系，至于定下来后怎么办，他们就不能决定了，是吗？”

“对，就是这意思。”欧阳道：“陛下只要不犯大方向错误。比如前方打仗就算是输了，又能怎么样呢？朝臣又不会打仗，当然不能让他们来表决怎么打仗，谁当主将。”

赵玉问：“是不是你不想上京，才想出这么个懒办法？”

“当然不是。”

“在阳平有酒有钱有女人。你欧阳就是阳平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连商业协会主席都卸任，更是自由，无拘无束。”

欧阳尴尬笑道：“陛下太抬举了，。”

“抬举什么。谁不愿意当李后主。”赵玉道：“但朕来了，你只能不消停。晚上你帮朕做一份明天要对商人的计划书出来。包括朕许诺的一些好处。”

“是”

“朕累了，朕去休息。”赵玉喝道：“来人，帮欧大人研磨，把碳火加旺一些。”

你睡觉我干活，欧阳无奈到偏房开始构想计划书，计划书必须估计大家的利益，比如压力的分流，对经济的预计伤害，解决经济可能疲软的办法等等。欧阳总结，不加不是可能了，毕竟皇帝都来了。那就是只能解决，欧阳的计划书重点提出几项新产业。而后对阳平和东南钱庄提出建议，还有将尽可能多的压力释放在辽被占领区的办法。尽可能降低本土受到的压力。其中还包括建立海上商人武装，掠夺四处人口充当劳力，降低生产成本。在密集型的资本雏形时候，劳动力是相当高的一块成本。

直到黎明，欧阳才把计划书做好，走出房门到了院子，寒风吹来皮肤有撕裂般的疼痛。看院子内两名内卫，耸立站直，眼珠子一动不动。欧阳赞

叹，这才叫敬业。欧阳从房内拿出来两个火盆放在他们身边，再加了点炭。而后拿盅小酒看黎明开喝。开夜车欧阳在现代是很平常的事。

到了清晨，赵玉也醒了，欧阳已经让人买来了早餐，豆浆、油条加包子。赵玉让欧阳先回去休息，她自己整理计划书。欧阳也不客气，回去洗个热水澡，换上舒适的衣服，再喝一杯浓茶就出门了。

……

所有商人听欧阳介绍了赵玉身份后都叫声‘不好’，不过没有人会傻到去提议赵玉没有资格入席。人家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不过赵玉态度比他们想像得要好。当然赵玉绝对不是历代皇帝中态度最好的。隋文帝表现更好，在路上遇见老弱病残的人，主动让路，并让士兵给行动不便的人担物品，还把自己的马给百姓，给他们送路。每次干旱水灾，他都开启国库储备粮食，甚至是军粮。

赵玉先对商业协会在去年洞庭湖平乱中所做的贡献给予肯定，而后对加征商税原因进行阐述，接着让欧阳念读计划书，尽可能的减少商人们的顾虑。所有话说完，大家都看苏千，因为欧阳已经表明立场，自己是在履行职务，而下任主席苏千的态度就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

苏千道：“陛下，我等商人因大宋得利，为大宋出力，是无可厚非的。陛下亲自来阳平向我等说明朝廷的难处，和征税的用途。还安排了很多措施帮助我们，我等都非常感激。”

赵玉大方道：“苏大掌柜，有话直说。”

“其实草民就想，朝廷里有打仗的，有管地方的。但似乎没有管商人的。”

“你的意思是？”

“……草民的意思，草民意思是……”苏千看欧阳。

欧阳道：“陛下，苏掌柜的意思是。这商业协会最好在朝廷内有个位置。比如也可以提出朝政。”

赵玉问：“你意思是不是让商业协会也参加朝议？”

“对，是这个意思。”欧阳解释：“毕竟文武百官都不是专业的商人。有个人在那边，也能说明朝政对商人影响的利弊。陛下看，朝廷有几个人会知道，增加商税，其根本不是让商人多交税，而其实是百姓多交税？没几个人知道，更少人知道会造成的破坏。如果有人能阐述明白造成的影响，对陛下

和大臣们的判断不失为一件好事。”

赵玉喝了口水想了想问：“四年商业协会主席一换，是不是那个人也一换？”

苏千点头：“当然”

“从四品，商议大夫。”赵玉道：“苏大掌柜，怎么样？”

“陛下既然给我们商人说话的机会，无品亦可。”苏千道：“多谢陛下。”

“你们也不用客气，这么多年来，商业协会做的贡献，朕都看在眼中。”赵玉笑道：“不过，朝堂水深，朕倒认为苏大掌柜在朝议中起的作用不大。”

苏千道：“陛下，这决议自然是陛下和大臣们做出。草民只是把对商业的影响和利弊公正说出来。”

“恩回头朕就下圣旨。”赵玉问：“还有什么要求？”

苏千没意见，大家自然也没意见。于是，明年三月开始，朝廷正式在所有商业原税收的基础上加收四成。赵玉将把明年预计多收的税款抵押给阳平钱庄，钱庄提供赵玉一大笔现金。钱庄赚钱，赵玉也有宽裕的资金招兵买马。大家皆大欢喜

……

有皇家报这个媒体工具，在年前消息就传了出去。在皇家报总社的赵玉接受了皇家报的个人专访。这个专访轰动了大宋，从每朝每代来看，皇帝都在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官的兵权、经济权、立法权、铸币权等等。事实上赵玉前些年也这么做了，欧阳草拟的商业法就是顺势而生，加强中央的权利。而赵玉做的又进了一步，分薄集中在中央权利，建立以朝臣为主的议事机构。朝臣可议事，但没有实际差遣，地方官有实际差遣，但无议事权。很成功的将政权分离成两块。这种做法不是赵玉创。东京禁军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掌管军队；三衙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似乎赵玉对将来一些事情不能**决定，但实际上赵玉这一手不仅缓和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更使权利的产生和使用分明，不仅遏制地方私权，更能有效控制朝臣弄权。不要被假想所蒙蔽，朝臣们是得到了决定国运的权利，但是比如淮河大水，如何治理，这事就是工部、户部、负责的主官、宰相和皇帝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打仗，刑部等部门就没权议论。至于那些有官无职的人，对任何事的处理不再有说话的权利。而你没有职，又是皇帝

说得算。而同时皇帝也不能乱来，即使你委任了小人有官职，但在大方向上并不是小人说的算。

虽然这样的政治体系改变比较复杂，但哪朝的政治体系能简单？

第二个改变是赵玉定下了商议大夫这个从四品的官职，由苏千担任，虽然参加朝会，但不负责任何具体的事。有的权利只能在朝议上表自己的看法。这样苏千也不至于会耽误自己的实际工作，只不过需要要把商业协会总部移到东京。等他四年期满，新任主席将取代他的位置。相当一个朝廷观察联络员的角色。

不仅有商议大夫，还有清议大夫，从太学院选出太学生担任，任期也是四年一任，他们是清议主体，和其他官员相比少了利益之说。新设立两个官职都是从四品，不升不降并且不放这块俸禄。

赵玉在专访中还说，开春官员放假之后，将商议是否立储这样的国家大事。

还有一个比较大变化是，所有的科举进士取得功名后，将派遣各地担任三年廉查使。一来是考证这些人的能力，二来是制止地方官欺压平民，导致朝廷政务不达，随意克扣。三年后由吏部考核优劣，有贪墨者一律革去功名，和地方官往来亲密者也将酌情处置。这手仍旧是再次限制地方权利，同时也缓解百姓和基层官吏之间的矛盾。

第两百五十七章千里寻妻

很多皇帝都意识到基层官吏的重要。在宋朝百多起起义中，因为基层管理胡来乱搞导致的起义占了大部分。但真正能管理好的不多。

而对金辽，赵玉没有说任何话，只是说还在斟酌。腊月二十，赵玉离开阳平回到东京。大内也抽出东京禁军的内卫对放假的五品以上朝臣出公文，公文里说到，将在开春后第一次朝会议论储君之事。大宋年假长达一个月，所以不少官员都回老家过年，这个时间公文就少了某些人动小动作，互相议论的机会。

……

由于去年几乎没有死禁军，再加上各个领域的开拓，业务员业务的纯熟，所以胡杏儿的保险业狠狠赚了一笔。年节，胡杏儿亲自下厨，弄了两盘垃圾后。大家一致同意欧阳的提议：吃火锅。

甘信掏出一封公文道："大人，州里公文昨天送来了。"

"什么公文。"胡杏儿出手抢过去一看，是路引，疑惑问："欧阳你去哪？还要开路引？"欧阳有鱼符和官凭，是可以随便游玩蹭吃骗喝的特别通行证。

"要你管"欧阳抢回公文收好。

胡杏儿摸下巴道："去哪个地方要盖官印路引呢？"

"小丫头"惠兰笑道。

"我知道了。"胡杏儿醒悟道："欧阳你要去边疆。"去边疆只带鱼符官凭，仍旧会有麻烦。必须有州一级的证明路引，说明欧阳去边疆是有公务才行。

欧阳道："你如果能把你面前黑色的……"

展铭提示："鲤鱼"

"恩，黑色的鲤鱼吃掉，我就告诉你。"欧阳拿筷子拨了几下道："能把鲤鱼烧成这样，也需要一定过人的天赋才行。"

甘信老婆道："里面肉还是有点白，别浪费了。"

"不，烧焦的东西不能吃，会生病，而且是没救的病。"

胡杏儿问：“欧阳你去边疆干什么？去哪个边疆，西北军路？永兴军路？”

王保福回答：“去莱州。”

“莱州？”胡杏儿问：“干什么？”

欧阳道：“玩。”

“我知道，一定是密旨。”胡杏儿得意咬筷子扭身体。

欧阳问欧平：“这丫头经常蹭饭，还用台球室，有给钱吗？”

“小气”胡杏儿不理会欧阳。

欧阳自然没有什么圣旨，而是卸任了主席之后，阳平左右又没事，所以打算出去玩玩。去哪玩呢？莱州虽然不是一个玩的地方，但自己老婆正在莱州港口呢。只不过，张三、李四今年是走不了了，正月他们要办婚事。这次是展铭去，军厂就由张三李四看守。倒不是欧阳非要展铭去，而是展铭也想出去看看，别看展铭沉稳，但还是羡慕张三李四满大宋的疯跑。

今年下半年，欧平也要和周屏成亲。远航回来后，周屏性格有很大的转变。看了生死的人，对身边的事物总是更加珍惜。欧阳也比较放心。而且也商量好了，周屏以后就代表周安长驻阳平，并且成立东南商业协会投资公司，欧平继续当管家。

过了十五后，欧阳和展铭出。在他们到达真定府时候，大宋第一届形成了规矩的朝会投票正式举行。

礼部尚书代表正方先慷慨陈词，历数了各朝各代下来，他认为立储君有利稳定，减少争夺。也是为了大宋将来着想。从祖制和惯例上说都合适。

反方代表李纲表示，皇帝还年轻，根本不需要立王储。而且现在立王储，王储很可能成为竞争牺牲品。并且出具东京皇家大学的成绩单，表明在第一届各王爷世子之中，根本没有合格的人选。要么品行不端，要么懦弱无能。总之是没当储君的料。

一名列朝王爷李纲说自己儿子是饭桶大怒，冲过去抓了李纲就打，边打边骂：“我赵家子弟都是太祖皇帝的骨血，你凭什么指点。”

“来人”赵玉不同声色道：“分开他们。”

两名内卫立刻上前拉开挡住，李纲很是狼狈。但立刻回到自己位置，低头不说话。赵玉道："立谁为储君是赵家的事，但立不立储君就是朝廷的事。殴打一品大臣，不知国法家规，口出狂言，不知是非。将王爷交大内处置。"

"是"这就看出赵玉的威信，王爷不敢说一句跟着走，百官和在列王爷也不敢求情。

赵玉道："既然说了规矩，就得按规矩来。李纲没有诬陷，都是真凭实据。如果不是你们自己儿子都不争气，至于被人在这里说吗？李相，你说完了吗？"

"回陛下，还没有。"李纲出继续说，他本人并不反对立储君，但必须立有德才之人。最少在这批大学毕业生中没有一个合格。所以他希望再让一批皇家子弟进大学两年，实习一年再说。所以暂时不立储君。

两边辩论完毕，开始投票。本次投票比较先进，用黑白子投。同意的拿白子放在缸里，反对的拿黑子。最后数下缸内黑白子的数量就可以得到答案。

赵玉表现的态度似乎很客观，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本次投票基本没有悬念，黑子以绝对的优势否则册立储君。

退朝，赵玉离开。一王爷很不满意道："这算什么意思？"

一后走大臣道："虽然本朝不以言治罪，但王爷对皇上态度似乎太不恭敬了。"

"你谁啊。"

"清议大夫陈东。"陈东道："王爷不用动怒，因为下官说的是实话。"

陈东根本就不畏惧，王爷左右看了一下，大家都不理会这边的小纠纷，纷纷退朝。一个老王爷道："老十六，你还看不出来吗？皇上要限我们的权，听哥哥的话，左右不亏待咱们，别再管朝廷的事。"

"真这么绝情？"王爷不相信，赵玉刚篡位时候，是得到了王爷们的支持才能这么顺利的。

"皇上开始重职不重官了。她希望象我们这样身份尊贵，但没有实权的人，最好少说话。要说话也按规矩说话。"老王爷道："你要是有能耐，就弄几个像样的儿子出来。"

宋官职分官、职、差遣。官就是拿俸禄的标准，原来官是比较看重。而

职和差遣就是实际工作，但两者也有区别。职，就是长期负责xx事务。差遣，比如知阳平县令，属于暂时的派遣，三年一期，一般六年或者九年一换。大部分是换县调任。差遣干的好，运气不差的情况可能会升到州里当职，当然也有回京的，各种各样都有。只有官，没有职和差遣，是无所事事的。有官无职的人，一是因为调任回京后还没有安排，一是因为王爷这样皇家人物，一是老迈糊涂之人，还有就是有官职的因为犯错等各种原因被剥职，又不重新安排职位这样的人。

老王爷清楚了解，赵玉不仅要限制地方和朝臣的权利，还要限制皇族的权利。相同的比如户部尚书的权利就加大了，对一件事没有关联的非上司部门，即使官再大，也不能过问。当然，李纲总领三省，是所有官员的总上司。副相就差多了。如同市长和副市长。市长什么都能管，副市长多是负责一个领域，卫生、教育等等。

……

欧阳到了已经收回的燕云十六州就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氛。欧阳是n次，而展铭是第一次来这些地方，还有有些震撼的。见尾不见头的物资井然有序，厢军杂而不乱。重重设卡，盘查物资和行人。

出燕云后，就可以看见四处驻扎的军营。欧阳很耐心解释：“这后方都是休整部队。比如守城三个月，就撤换下来休整。还有就是训练新兵，维持一定区域的稳定。一旦有大战，他们就成编制在自己主将带领下，朝命令点出。他们所在的位置在大军主帐中都有标示。有专门中军派出来巡查的斥候，看这些部队是不是都在标示上。这就是统筹打仗。”

“身为一个大帅，不仅要知道自己各部在哪个地点，还要熟悉地势和部队马匹后勤配置，要估计出自己部队几天后能接到军令，几天后能预定地点出现。”欧阳道：“每个单位都有自己传令牌，皇上和大元帅用的是银令，枢密院用的是铜令，各路主将用的是木令。还有字验规定，打仗前规定了暗号，避免军令落敌手被利用。”

“后勤的供应主要是战马、粮草和兵器三项。粮草是按仓为单位……”

欧阳一路介绍下来，展铭才知道打一场打仗有多少难。涉及的部门，物资是无法想像的。而作为元帅，所要求的能力也是非常高。对一个常胜元帅的要求已经到达苛刻的地步。展铭感觉自己把战争想得太简单。韩世忠所布置的战地看，即使前方败了，还能在中后军组织起两次人数不少五万的反击波。如果需要，能在五天内，调动好四成的战斗力，半个月内组织好九成的战斗力。

而裁撤将领也时有生。展铭和欧阳就看见一名将领被军令裁撤，原因是其没有在宽限的三天内达到指定位置。中军不管你什么理由到达不了，就是

把你裁撤了，由副将升主将指挥。如果你感觉不服，可以向枢密院申请调查，但是最少在目前，你是无法平自己冤情的。

终于到达长城，欧阳再也不用一直出示路引，因为遇见了熟人吴加亮。吴加亮负责调度一批物资到涤河，听说欧阳要去莱州，一拍胸脯保证送欧阳两人最快过涤河。

吴加亮介绍，宋江已经被任命为涤河防御使，管理渡口、河渡和河路，麾下有两万多禁军可调配。三十六位领，一半认识字都被派为主将，负责一处。不识字的就带个识字的士兵去负责后勤押送。虽然吴加亮武力过人，但也只能去管理后勤，而且只是后勤押送。直属禁军就一百多人，相当的凄凉。

但更凄凉的人还有，欧阳过了涤河，和宋江几个领喝了酒后继续前进。在距莱州百里的一个小县见到了身为城守的张俊。张俊身边没有一个禁军，马匹一匹。他的士兵全是厢军中临时选出来的，他职责是安置朝前线去在县里过夜的厢军。防火防盗，工作繁忙简单。

张俊见了欧阳楞了好久，而后单膝跪下哽咽道："大人。"他很感谢欧阳的救命之恩，但是也很委屈自己做的事。是欧阳把他提拔起来，并且他也抓住了机会，但因为贪墨出人命，导致如此下场。

"起来"欧阳四看后道："看得出来你还是挺认真仔细的。"

张俊道："大人，我是有力气没地方用。每天都睡不好，就只能是起来规划后勤摆放。都是被逼的。"

"你感觉很委屈？"欧阳见张俊点头笑道："你和韩世忠是同年进士，都是我选出来的人。韩将军可能对你底细不了解吗？你要是委屈，要么就是你用小人之心度韩将军之腹，要么就是你还有做的不好的。相信我，只要你恪守本职，迟早少不了你的份。"

"谢大人提醒。"第一次有人开解张俊。张俊自然是听得进去。顿时有种霍然开朗的感觉。其实赵玉有指示韩世忠启用张俊，但被韩世忠拒绝，而将他派来当城守。

欧阳虽然不知道，但了解韩世忠的为人，是不会一直让一个这么优秀的将领当城守的。至于什么意图，欧阳也不想猜测，所以只是告诫张俊，做好本份。

由于是傍晚，欧阳就在县了住了下来。县有百姓，自然也有知县。不过看知县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斯文人的模样，打听后还确实是进士出身的知县，只不过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罢了。知县苦笑，一没时间，二没精力。要忙的事

情太多。

欧阳也没惊动别人到了莱州，但没想到很快韩世忠带了部将前来迎接。韩世忠非常神秘的鬼祟问：“大人，什么情况？”

欧阳汗一把回答：“没情况，我来玩的。”

韩世忠不相信：“来莱州玩？大人兴致是不是太奇特了？”

欧阳见越解释越麻烦，干脆道：“也不是找你，我去杭州舰队。”

“哦”韩世忠恍然，就说，怎么可能跑来我这游玩。见欧阳不正面回答，也不为难。送欧阳到码头，招呼来码头负责人交代几句，而后对欧阳道：“大人办好事，别忘了来喝两杯。”

“当然，当然，你去忙吧。”

欧阳搭乘了一艘刚修理好的杭州舰队的战船，前往锦州附近海域。梁红玉正在那边负责巡逻。不过船长告诉欧阳，他属于岳飞直属，渤海不是一般的大，能不能遇见梁红玉的船队要看运气。如果实在不行，一个月后，梁红玉的船队会回登州补给。

欧阳汗，老子有病啊，登州是在原宋境内，海路是近，但是陆路却非常远。等自己到那边，人家早就再启航了怎么办？船长是欧阳的学生之一，和韩世忠一样，以为欧阳担负着神圣的使命。于是答应欧阳如果找不到，就运载欧阳前往登州。

李宝还是没有消息，他已经比梁红玉部多花费了一年时间。这让欧阳感觉非常的后悔，实在不应该让李宝去开拓北面航线。海上这东西很不好说，如梁红玉这样基本都回来也有，也有可能整支船队消失无影。

经过了五天搜索，终于是现了梁红玉的船队。两船一接，欧阳和展铭就换了船。梁红玉见到欧阳，压制喜悦问：“你怎么来了？”

“拜托，这船队还是我筹划的，你还是我学生，我怎么不能来。”欧阳看看，梁红玉的船上还有不少女兵。长相都比较一般，欧阳知道这些女兵是岳飞专门为梁红玉在沿海招募的。都是有远航经验的老手。有一个已经升为船长。

“那好，先生，我带你参观一下。”

“不用，你也就多个船长参谋室，其他和别的船没有区别。”欧阳问：“你们去哪？”

“登州补给。”梁红玉小声道：“其实我们是去高丽补给，然后直接去金国。”

欧阳牙疼问：“打仗还是侦察？”

“打仗展铭你先外面喝茶。”梁红玉扯了欧阳到自己船长室，关上门道：“收到一个消息，说女真人正在率宾府某个渔村造船。上面有令，让我们秘密去查看，如果是真的，就全部击沉。”

“是真的。”欧阳道：“还是造海船。不过我们估计过他们造船的度和成本，无法形成战斗能力，所以判断他们在造渔船。”

“我可不是这么听说，我听说黄龙府运了一批物资去率宾府。其中有女真人以前缴获的大炮和火药。”

欧阳惊讶：“还有这消息，皇家报记者干什么吃的。”

“你记者又不专业，岳将军派出去的都是真正的奸细。”梁红玉道：“估计能装备十到十五艘左右。万一偷袭我们宋土，那就麻烦了。”

“我觉他们即使造船也不会偷袭宋土找不自在，应该是想当海盗抢掠物资人口才是……能不能派艘船让我和展铭回莱州？韩世忠说要请我喝酒。”

梁红玉笑问：“你真要走?”

“恩……难得来了，就玩玩”

两百五十八章交友

两百五十八章交友

渤海到达高丽很近，不过两天的路程而已。到了高丽附近海域，可以看见了鸭绿江上已经支起了军帐，梁红玉介绍：“这边都是河北军路的将士。”

“我知道，苏州那边岳将军登陆，佯攻辽阳府。河北军路围兵鸭绿江，主攻长白山，威逼黄龙府。”欧阳转头朝梁红玉一笑：“调动黄龙府兵力，驱辽吞金。”

梁红玉惊讶：“你当知县怎么知道这么多？”

“但我就是不知道你有战斗任务。”欧阳不满道：“原本以为在开战前和你会面几个月，但没想岳飞乱来。”

甲板上展铭走过来道：“这有舰队就是不同，想去哪就可以去哪,四海遨游。”

梁红玉点头：“可惜无对手。”

“你别那么好战。”欧阳问：“河北军路现在谁是主将？”

“种师中将军告老后,暂无主将，韩将军授命由一个叫吴玠副将权带，前年的武举状元，听说颇得韩将军信赖。”

“江山代有才人出。”欧阳叹，每年武举都能找点人才出来，渐渐充实军队中下阶层。使军队战斗力有很大提高。看来河北军路的主将位置，韩世忠还是留给了张俊，顺便还锻炼了吴玠统筹作战的能力，这么说，韩世忠应该是非常看重这个吴玠的。

……

船上人最希望就是登上陆地，欧阳也有这样的感觉。梁红玉要去河北军路中军办理调配物资的手续，欧阳和展铭就下船逛起了高丽西京所辖一个小镇。镇上人很多，有高丽人，有女真人，还有汉人的士兵和商人。码头距离镇子三里左右,那边除了一名高丽官员外，都是厢军,和镇子有着很大的反差。

镇子叫天尹镇，最早是和辽贸易镇，还有对宋海贸镇，是高丽比较达的城镇之一。河北军路最近的驻地距离镇子二十里，在镇外有驿站养马，供给宋军士用。高丽一直和中原关系颇好，除了清朝以后外，对中原每朝都很尊重。

高丽女子几乎是清一色的朝鲜族的服装，相当有特点。走进一家饭庄，招待的是一名妙龄少女，很熟练用汉语问：“请问几位？”

“两人。”展铭好奇道：“你汉语说得不错。”

女子笑道：“我爷爷的爷爷就在这里了。楼上有位置，两位请。”

欧阳笑道：“咱们大宋还是用大老爷跑堂，实在是太落后了。”

“哈哈”展铭和那女子都宛然一笑。

到了楼上，没有雅间。由于是近午，楼上的人颇多。古人中下阶层大部分没有吃午饭的习惯，所以在这个时间来吃饭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或者是有点钱的人。欧阳扫视了一圈，有女真人、还有当地人，还有几个宋商贾模样的人。别的没有注意，欧阳就注意到一桌女真三个人，两个是随从模样，当

中一个二十出头样子，四方脸，剑眉蓄须，相当有气势。而握杯子的手，宽大粗壮，关节灵活。桌子上放这三口带鞘的刀，刀全是顺时针摆放，显得桌上东西多而不乱。

虽然宋军借用高丽地盘，但是高丽却没有和金国断绝来往。宋的贸易封锁后，金国很多物资都来源高丽。而城外十里位置就是金和高丽的交易处。按照和高丽的谈判，河北军路在正式攻击女真人之前，这些女真商业行为都受到保护。高丽和金的关系到目前还是不错的。

所以就形成了女真人、汉人、高丽人在这里和平相处的情形。如果现两族斗殴，巡逻的高丽士兵将会把两边都拿下，鞭打后罚款放离。

那个女真人也现欧阳在看自己，也打量了下欧阳两人，虽然欧阳是商人打扮，但女真人也看出不是普通商贾。欧阳身边展铭更是给人稳如泰山的感觉。

欧阳和他目光一对，轻笑一下，准备找张桌子。没想女真人举手道：“这位汉人弟兄，要不要过来一起喝杯水酒。”

展铭轻道：“看上去三人都有点本事。”

有点本事而已，欧阳笑道：“那就打扰了。”

桌子靠窗，并不大。两个随从很利索的把自己使用的碗筷收拾到旁边，让出位置，站立在那女真人身后。欧阳拱手入座：“没请教兄台？”

“你们宋人说话就是酸，我叫斡啜。”斡啜帮欧阳倒酒问：“你叫什么？”

“朱达”欧阳拱手。

“朱达？倒没听说过这名字。”斡啜道：“你们是宋官府的人吧？”

欧阳和展铭一惊，欧阳问：“你怎么知道？”

“这位兄弟用的可是官刀。”斡啜指指展铭，展铭汗颜。

欧阳点头：“兄弟好眼力。我们是派来协调当地的。不过兄弟我就是个小卒，帮后来的大人查看下当地的情形。”

“大人？什么大人？”

欧阳道：“欧阳欧大人”

“难怪”斡啜恍然：“我就说哪里有官差这么精神，谈吐不凡，原来是阳平人。我知道你们，相当不错，听说欧阳贴身的张三李四两人，都是独挡一面的人物。”

欧阳心中疑惑，这小子是谁啊。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欧阳笑道：“看阁下也不是普通人吧？”

“人就是人，都很普通，一个鼻子一双眼睛，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而已。”斡啜举杯示意后先干道：“兄弟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突然多了这么多汉军？”

“只听说是训练。”欧阳道：“听说今年宋将征召五十万禁军，应该是把训练放到这里吧。”

斡啜摇头：“可我怎么看着，宋似乎要攻打女真。”

欧阳笑道：“怎么可能。宋军不会傻到两边开战。皇家报也说了，韩将军当了大帅之后，把训练不够的士兵移到高丽。据说是为了偷袭锦州。”这地方距离锦州就三天的海程。皇家报对外采访公布的消息就是，借用高丽境练兵，猜测是为了将来锦州会战，从海上包抄辽军锦州后路之用。而且这些军士连一名主将也没有，就由一名六品的副将带领。宋和金表面关系还是很和睦的。

斡啜笑道：“女真很多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我却认为不是这样。”

“你很关心啊”

斡啜道：“你们汉人有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自然要关心。”

“其实就让皇帝他们操心去吧。”欧阳举杯道：“我们喝酒就好。”

“好，干”斡啜放下杯子道：“这么喝不痛快，不如拿碗？”

“如果兄弟要拿碗，那我就不能陪你聊天了。”欧阳道：“我酒量不行。”

“那兄弟用杯。”斡啜吩咐：“帮我拿个碗。”

……

两人开始吹牛，先吹风景美食，而后再谈阳平，还谈论宋金将领。欧阳道：“要说女真名将倒也知道一人，就是黄龙府守将宗翰。”

斡啜问："那比起韩世忠如何？"

"不行，韩将军擅长打大战。两人交锋，韩将军也许会吃点小亏，但是长久对峙绝对是韩将军占上风。"

"恐怕未必，宗翰将军有勇有谋。最擅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斡啜有些不满意欧阳的看法。

"不争论不争论。"欧阳不喜欢做口舌之争，帮斡啜倒酒："左右宋金还是友好盟邦。"

"友好？那为什么不让宋商船靠岸上岸？"

"皇家报说了，是商人联合抵制对金贸易。朝廷每月也有一船物资过去。"

"哼就是你们大人欧阳的手段。"斡啜道："此人真是阴险非常，前年弄了一个假的尚公主，逼迫辽金重开战端不说，还让副元帅完颜宗弼副元帅被撤。"

欧阳摇头："不会吧，我们大人一向仁德。从不使小人手段。"

"哈哈"斡啜一笑，正想反驳，却听见楼下声音大作。

街上同时有人喊道："杀人了，抢劫了。"

欧阳露头一看，只见街道上一名宋商倒在血泊之中，一队巡逻兵正在赶来。回头再一看，一男一女两个高丽人手拿沾血短刀，出现在二楼。一直在二楼的女招待道："这边"推开后面的窗户。

"拿下"斡啜喝道。

"是"两随从应声拔刀而出，朝一男一女杀去。

斡啜拿起碗道："这些人原本就是盗匪，时常聚众成伙抢掠商人财物。"

欧阳点头，这他是知道的。天尹镇是宋、女真、高丽、甚至是辽商的交易地。而很多高丽人看中了这块肥土，对商人进行偷盗抢劫。虽然高丽军队对他们进行镇压，但是这些匪徒或三两成群，或百人一起，在天尹中更有他们各处窝点，所以剿起来相当困难。宋军进驻后，大面积减少了匪徒在城外活动的范围，所以镇子治安急剧恶劣。如欧阳他们看见的，一个普通女招待帮助两匪徒逃命，女招待未必是团伙成员，可能只是有个亲戚在团伙里面。当地人对匪徒是支持态度，因为这些匪徒常干劫富济贫的事。

再看街上乱成一团，不少人没有目的的跑动，推车小摊乱摆，阻挡了巡逻兵前进的道路。二楼乱成一团，原先两随从是二打二，但很快变成了二打六。即使如此，两随从也不落下风。

**，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东莞了。欧阳看眼前一幕深有感慨。打了一会，所有匪徒成员纷纷鸟散。巡逻兵上楼，只抓了被两随从纠缠无法脱身的女匪徒。带队的看了两个随从的路条，而后询问了几句。然后说了一句高丽话。一名士兵按住女匪徒，另外一名士兵举刀砍下女匪徒的级。而后尸体也不处理，扬长而去。

欧阳看得一傻一傻的，什么情况？欧阳还在楞神，一个当地人上楼，抱了女匪徒尸体痛哭一会，而后把仇恨的眼光看到两个带伤随从身上，再落到斡啜，指了斡啜说了句高丽话，就抱尸体而走。饭庄的人出来几个，开始冲洗楼梯，整理桌椅。

女招待走过来说了一句话后，帮两人倒了酒后帮忙收拾去了。

斡啜笑道：“那收尸的是那女人的丈夫，他说不会放过我的。女小二是告诉我，说我惹了麻烦，要在日落之前离开天尹镇。一旦到了宋军驻防的范围，才能算安全。兄弟是不是没见过这场面，都被吓傻了。他们杀我女真商人不是一个两个，我哪怕他们威胁。”

欧阳是惊讶巡逻兵的料理事情的方式，这方式相当有南美风情，还带有清末的色彩。匪徒和巡逻兵都很尊重游戏规则，你抢劫不要被抓，抓了你就得死。欧阳听了斡啜的话好久才回神道：“真没见过这样的。”

“怕什么。再说我手痒很久。”斡啜拔出自己的刀轻抚刀锋道：“他的小侄就在此地被抢被杀。为多少钱知道吗？区区三贯铜钱。”

一名随从点头。

“没马的女真人只配提鞋。”斡啜道：“我们的马在镇外，镇外有家客栈，今晚我们就在那杀他个片甲不留，你有没有兴趣去观战？”

“好，我们正巧要找住的地方。”

“少爷，在恐怕不好。”展铭忙劝阻道。虽然展铭不怕，但也要顾虑欧阳的安全。

“没关系。”欧阳道：“就就麻烦斡啜帮我们定个房间，我们再逛逛傍晚到。”

“好”斡啜笑道：“你们可别不敢来。”

……

“大人，恐怕会很危险。”展铭道：“我刚打听，那客栈外面一马平川，晚上有宵禁，回不了镇，到达河北军路驻地还有近二十里。”

“所以我们得先买两匹马准备跑路。”欧阳解释：“别那么担心嘛，你去码头找舰队要点甩手炮。”码头距离镇三里多地，有宋军的大量物资。梁红玉要先去河北东路中军出示军令，换得补给令后才能给予补给。欧阳从不打没把握的仗。毕竟那些人是匪徒，乌合之众罢了。不会有严明的纪律，只要火器一出，对方肯定承受不了那么大伤亡。再说看斡啜自信满满的样子，欧阳不会丢了面子又错过一场好戏。

镇外客栈很简陋，勉强能遮风避雨罢了，不过规模还可以，欧阳估计有三十来间客房。客栈外是一片平地，一眼看去可见五里之远。欧阳和展铭牵马一到，就知道晚上很不寻常。孤单的客栈外三两坐着高丽人，手里都操有各种各样的家伙。进了客栈。打尖的大厅就不少二十个高丽人。

“我叫朱达，是不是有人定过房间？”

小二点头：“有，地字乙号房，不过客官，小的还是劝你快些赶路。”

“没事。”欧阳跟随小二来到了房间吩咐：“帮我们打两盆热水。”顺便塞了张一贯的银票。

小二殷勤回答：“客官稍等。”

“大人看。”展铭一指窗外，欧阳顺眼看去，只见两百米外一顶帐篷孤单的耸立在平地中央，斡啜两名随从席地而坐吃干粮，三匹马正在安静的寻找地上的嫩草。

斡啜光着上身出来，朝欧阳举了下手，欧阳回礼。斡啜坐地上开始进食。而看另外一边，高丽人更多了。欧阳见过一个站在石头上怒视帐篷的人，这人就是女匪徒的丈夫。但现在还不能动手，在太阳下山之前，客栈附近还有巡逻兵。等巡逻兵回城之后，双方才能教练。

外面转一圈的展铭回来小声道：“客栈大概有三十来高丽人，看来有部分是想对我们下手。”

“我现在关心是斡啜到底是什么人。”欧阳问：“马在哪？”

“后院，离我们很近。”展铭道：“我看这个斡啜也不是一般人，不会是默

默无闻的小人。很可能是金国的将领来高丽探查消息。”

“不能，如果是细作的话，应该换身低调的衣服。他的高丽语和汉语说得都很好。而且细作也不会这么惹人注目。”欧阳道：“晚上看看再说。”

……

太阳下山，巡逻兵撤离。晚霞还没消失，一轮明月已经挂在天空。客栈内外开始骚动。展铭小声道：“高丽人最少有一百人，看来那女匪徒的丈夫是团伙的头目……有人在我们门外。三个，左边两个，右边一个，贴墙。”

“开始了”欧阳说了一句，只见原先三两的高丽人手拿各种兵刃成群慢慢朝帐篷走去。而帐篷的人似乎没有察觉，坐在地上有说有笑。

“……”女匪徒丈夫突然喊了一句，匪徒们一起呐喊开始小跑。

斡啜光上身，朝欧阳方向举了下手，从草地下抓起一口长刀，牵马面对远方奔袭而来的高丽人。展铭道：“没错，这人绝对是金国将领。”这样式长兵刃是金国将领常用的款式。

‘啪’门被踢开，展铭头也不回一拉刀，刀锋刺过冲进来的人脖子。随后立刻又冲进两高丽人，但还没反应过来，脖子一凉，都倒地身亡。展铭收到道：“宁挨十刀，不挨一抢。”

欧阳问：“什么意思？”

“刀一般都用砍，除了脖子就没有要害，很难一刀毙命。刺看起来比砍文雅，但是却是最凶狠的，很容易一击必杀。”展铭看窗外，斡啜已经上马奔驰，随从落后半个马身，左右保护。

第两百六十章论武

三女真人开始接战，三黑点闪电般穿过一群黑点。冲刺出人群两百米后，三马齐齐转身，对聚拢的敌人再次开始冲击。展铭也没清闲，手起，刀穿过木板到走廊。拔刀回来，刀口鲜血还在下滴。

两边开始战斗，斡啜是所向披靡，一口长刀被其舞的出神入化，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展铭这边只要出刀，就带走一条人命。走廊狭小，高丽人无法大量进攻，渐渐尸体把门口堵上。欧阳叹气："一会非得爬窗子吗？哈……出阴招了。"

"什么阴招？"

"石灰"欧阳苦笑，八个贼人一起洒石灰，斡啜的马吃痛乱跑了起来，结果腿上被砍一刀，倒在地上。而随从也不乐观，虽然马匹正常，但是他们眼睛无法张开。一手舞兵器，一手揉眼睛，结果没有互相保护，被高丽人打下马来。

"看来我们要走了。"展铭道"他们在放火烧客栈。"

"太无耻了。"欧阳右手肘撞击窗户，用力一扯，把窗户框一起拉下来。先跳了出去，落地一看，一个高丽女子正蹲在自己窗户外面，手拿火把看自己看楞了。欧阳拱手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话刚说完，展铭跃出来，眼角看见高丽少女，刀一展就切了过去。欧阳无奈摊手对尸体曰："记得下辈子要学汉语。"

"大人等等。"展铭走几步，独自闪到后院，一阵打杀后，牵了两匹马出来。这时候欧阳已经能看见客栈升起的火光。

欧阳问："你说要不要去帮忙？"只见那斡啜虽然没了马，但是彪悍无比，长刀扫去，无人敢抵，一刀在手，轻松保护两名随从。

"我听说女真人宁可战死，也不愿意外人帮忙。"展铭和欧阳不紧不慢牵马而行道："再说人家未必会输。"

"小心石灰"欧阳扯嗓子大喊一句。斡啜急忙闭眼睛左边一扑，再看原先站立的地方，果然是白雾腾腾。

展铭甚是佩服："大人怎么知道的？"

"我看那几个人掏了半天了。"欧阳道："这些傻蛋，四包石灰朝一个位置洒。如果散开，斡啜肯定会被暗算。"

“大人小心。”展铭转身，背后七个人从客栈位置追来。

“唉……”欧阳拿出一个甩手炮道：“展铭，你揣了一堆的甩手炮不用，怎么就喜欢玩刀？”

展铭无语，接过甩手炮，在欧阳手拿的火把上点燃，扔了出去。‘轰’的一声，七个人倒了六个，还一个掉头就跑。比自己出刀杀人真是快多了。

这响声让不远还在纠缠的双方一楞。齐齐朝这边看过来。客栈大火烧起，附近如同白昼一般。欧阳又取出一个甩手炮，也不点燃，直接扔到客栈火场中。一声巨响，未燃烧的木墙飞射四面。而后客栈开始倒塌。

这么一来，高丽人立刻逃散。斡啜和展铭打死打活，还不如两颗甩手炮的效果好。

……

整理一番后，斡啜一名随从生起火，另外一名随从从帐篷拿出两只野兔。斡啜本人在埋马。斡啜埋了马坐回来，心情很差，脸色很难看。

欧阳以为他失去爱马心疼，开解道：“人没事就好，马死了就死了。”

“战死，是勇士也是战马的光荣。”斡啜一指欧阳腰上别的甩手炮道：“这东西是地狱。无论你武艺多么高强，无论你骑术多少精湛，一个苦练了二十年的勇士，也能被一个新兵杀死。这才是悲哀。”

欧阳不理解，展铭感同身受道：“说得有理。”展铭从没见过甩手炮的实战，今天一见，信心也倍受打击。自己过人的天赋，练了二十多年的武，一想到可能会死在一个菜鸟手里，觉这那二十几年的付出相当不值。

“两位，不管怎么样，只能是你去适应社会，不能社会去适应你们。”欧阳道：“再说，这东西也是人用的。朱到，你是个衙役，你这么灰心就不对了。”朱到是展铭的用名。

展铭想想也是，自己似乎在杞人忧天。要知道火器现在只使用战场上，任何人携带到民间，都是重罪。当下淡然一笑：“也是，我多想了。”

“对啊你要想这东西威力大，那地龙、雪崩怎么算？”欧阳拿出一皮囊问：“斡啜来一口？”

斡啜接过酒囊，狠喝了一口后问：“这东西有缺点吗？”

欧阳很遗憾道：“成本比打一口腰刀还低，使用简单，存放容易，携带方便，威力巨大。实在要说缺点，就上用一个少一个，不象刀，可以无数次的使用。”

斡啜问：“下雨天怎么样？”

“早先下雨不能使用。不过现在泡在水中两个时辰，一样可以使用。”用蜡封了火线口，火线外包装是防水的。欧阳道：“不过在雨天使用确实会比较麻烦。”

斡啜叹气：“希望我有一天能死在刀剑上，而不是死在他的手上。“

“人只有求生，哪有求死？”欧阳道：“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玉帝要使其灭亡，必然先使其疯狂。女真人这十几年下来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我很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打？”

“为什么？”斡啜努力想了很久后道：“为了生存和尊重。再说，除了打仗，我们还会什么？”

欧阳知道，他们已经将打仗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行为。他们很多人一出生被灌输的思想就是战斗。他们最尊敬勇士，鄙视懦夫。在战场上战死被视为勇士的宿命。如同你很难向阿拉伯极端宗教组织解释一样，他们认为为真主为阿拉伯而死，他们认为是非常光荣和神圣的。他们习惯看敌人死去，也习惯看自己人死去。要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会有多难。

不可否认，斡啜对朋友还是很好的，即使欧阳手中还有他讨厌的武器。他把兔子的后腿肉都留给欧阳和展铭。两人也不再说这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喝酒，聊天。聊阳平、聊东京、聊女人。

直到两千名骑兵把他们包围，清一色的禁军服装，听到爆炸声，宋军驻地立刻派出人马前来查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将领打马出前问：“你们什么人？这些人是你们杀的吗？”

欧阳战起来，准备拿路引。却听一个士兵喝道：“他是完颜宗弼，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

“啊”所有人一惊，包括欧阳。欧阳问：“你就是完颜宗弼。”

“正是”完颜宗弼站起来，手持刀戒备回答。

“河北东路副将吴玠，主理此地军务。”目前和金还没有正式交恶，宋军之所以这么敏感，是因为完颜宗弼名头不小。战功不多，只是和辽人打了几

次，但曾经是金国的副元帅。并且皇家报也重点品评，可以说是个有份量的名人。3

“请问吴将军想怎么样？”

这话倒是难倒吴玠，总不能说我们要和你们打仗，所以先干掉你。而且此地不属于宋军管辖范围，别说杀人，就是造反宋军也不管。不过转眼一看欧阳身上的甩手炮，吴玠有话题了问：“你又是谁，怎么会有甩手炮。”

“这个……”欧阳道：“甩手炮是从杭州舰队借的。”

“你是杭州舰队的？”

“……我是阳平的。”

“阳平？”

欧阳递上路引。

吴玠看完路引，疑惑看欧阳转两个半圈：“路引上说，你是去莱州公差，怎么跑到了高丽来？”

“……”欧阳不能说，说和梁红玉船一起来的？船员不会举报，举报也没途径。但是吴玠是长官，不能不报。这一报，稍微调查就知道真相。赵玉一看，丫的打仗时候，公开跑去和前妻**。欧阳怎样不好说，梁红玉只能回家生小鬼玩。如果是西北军路，好歹有人认识，但是河北军路……学生是有几个，但是多年不见，基本属于见了面不报名号都不认识的。

“抓起来。“

“慢”完颜宗弼一横刀：“这边是高丽的地盘，你要抓他也等我们喝完酒再说。”

这兄弟真够义气。当年自己那么玩他，心中真是愧疚啊吴玠不吃这套，脸一沉正在下令。展铭突然掏出一样东西道：“请吴将军一个人自己看，不得对任何人泄露。”

吴玠接过看完一头冷汗，而后再看了几遍后，下马行礼道：“末将无知，敬请治罪。”

欧阳压制心中的疑惑，摆手道：“免了，你带人回去吧。如果还有怀疑，询问梁红玉就可。”

“是”吴玠上马喝道：“前队变后队，后队成前队，撤”

……

欧阳非常非常疑惑的从展铭手上把东西抢过来一看，险些晕倒：“你……你胆子倒真不小。竟然假传圣旨。”

展铭笑道：“圣旨是真的。”

“……”欧阳无语，确实，圣旨是真的。是赵玉亲笔书写任命欧阳为钦差大臣的圣旨，可调动禁军，圣旨到处，如朕亲临，非常大的权限的圣旨。但这种差遣圣旨，必须缴旨的。怎么会落到展铭手上呢？欧阳自然知道原因，当初为了方便，欧阳把真圣旨给展铭，弄了份假的拿到河南去用。后来没回东京，而去了薛柄那，和薛柄回东京后，就顺手把假圣旨交了上去。中书省的官员也糊涂，核对了下真有这张圣旨的存档，也没说什么。而展铭一直没用到圣旨，也记不得要缴旨这回事。欧阳知道后起初吓了一跳，而后想想到时候**可能用得到，所以贼胆包天让展铭保管起来,时间一久,竟然忘了这回事，现在露白，必须马上销毁才行。

完颜宗弼问：“你到底是谁？”

欧阳苦笑：“完颜兄弟，我说了你肯定要翻脸。”

“不可能。”完颜宗弼道：“即使你是韩世忠，即使你是耶律大石，这酒还是喝得。”

“你誓。”

“我誓……”完颜宗弼立刻誓。

欧阳很满意道：“我是欧阳。”

“我……”完颜宗弼傻楞当场。而后咬牙喝道：“你就是我做梦已经杀了一百一次的那个欧阳。”

“这个很难说，叫欧阳人不少。不过你誓不翻脸的。”欧阳叹息：“虽然我知道那事情会对你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但两国交战，用点小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经过长谈，欧阳相当理解人家对勇士的尊敬，和对自己这种人的鄙视。

“欧阳，好你个欧阳……”完颜宗弼怒极反笑：“真没想到会认识你。你就不怕我翻脸？”

“不是我看不起你，你们三个加一起，真不是我们两人的对手。”

展铭出刀，完颜宗弼大惊滚离，两个随从只感觉寒气从脖上掠过，不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呆立当场。完颜宗弼大怒道：“有种和爷爷马上大战三百回合。”

欧阳拿出自己最后一个甩手炮笑问：“你确定？”

“……”完颜宗弼对自己马上功夫是有信心的，而且他认为男人就应该在马上决生死。但是……当然完颜宗弼不会无耻到喊：有种用你官刀和爷爷马上大战三百回合。完颜宗弼把刀插进泥土，坐下鼻子出声：“哼”

欧阳拿酒电喝一口道：“我们各为其主，但是我是真的欣赏你。你要换个角度看看，如果你完颜宗弼一点才能也没有，值得我花费心思害你吗？为什么我不去害宗翰？”

这句话完颜宗弼爱听，他和宗翰一直都不和。当下接过酒喝了一口道：“好，朋友归朋友。哪天我在战场看见你，我也绝不手软。但我也绝对不会利用朋友来加害你。”

“这样才够男人。”

“你是欧阳，那这个就一定是展铭了。”完颜宗弼看展铭道：“早听说展铭武功高强，确实名不虚传。”

展铭抱拳：“将军客气。”

“今天白天喝了高丽酒，刚才喝了唐酒，不如试试我们女真的酒。”

“好”

两边不再谈论两国的恩怨情仇。欧阳教猜拳，玩小蜜蜂，五人以酒为主，敬酒不止。最后除了展铭手快少输外，其他四人全部醉倒。

太阳初升，完颜宗弼醒了过来，揉揉太阳穴站了起来，地上展铭睁开眼睛点头算是招呼。完颜宗弼见欧阳没下黑手，当下一笑道：“和你们大人说一声，以后朋友身份来金国尽管找我，谁也不敢为难。”

“谢将军。”

“这就要谢？你们宋人真虚伪。”完颜宗弼把两随从提放到一匹马上，而后抱拳道：“走了，你们也快点走，镇里巡逻兵快出来了。”

展铭站起来抱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请"

"请"完颜宗弼抱拳而走。

欧阳翻了个身道："事实证明龙不一定生龙。最少完颜宗弼没有完颜阿骨打那么卑鄙。"

展铭点头道："他不加防范大睡，确实出人意料。"

"扶我一把"欧阳爬起来腰酸："可怜我小人之心，一晚没睡好。"

展铭笑道："大人还是快点跑路吧，这么多尸体，天尹镇肯定要追查。"

"恩……"欧阳吩咐："你去找块干净木板，再拿木炭在木板上写：杀人者，完颜宗弼也"现在是各为其主，喝酒时候才是朋友。欧阳相信完颜宗弼能使阴着也绝对不会不使。

"是"展铭问："不过，这么做有什么意思？"

"让做生意的女真人鸡飞狗跳。这些匪徒肯定会因为此加重对女真人的仇恨。他们生意做不好，金国的物资就更少，敌人越弱，我们就越有利。"欧阳道："反正是举手之劳，不干白不干。"

搞定之后，欧阳离开了案现场前往天尹镇。不再在镇中逗留，前往码头准备去船上避避风头。没想却遇见一个熟人。

码头附近的大仓，重兵守卫。一个老头带了几名随从正在巡视。身边的仓司人跟随，显得战战兢兢。展铭和欧阳停马，展铭小声道："是宗泽，宗大人。好像是来清点仓储和物资。"

"这老头办事认真呢。"欧阳叹口气："不过，什么事都亲历亲为，也不是什么好事。"

"要不要打个招呼？"

"不用，万一他问我们怎么来的，怎么回答？"欧阳道："走吧"恨宗泽的人还是很多，但是谁也不敢象以前那样，想把他囚禁就囚禁。宗泽现在手拿赵玉特意的差遣圣旨，身后有两名是大内护卫。这清官要做事，手中没权也是不成。

到了码头，是舰队的临时驻地，几名船长留守，一部分士兵被征集去大仓搬运物资上船。欧阳和几个学生聊了聊，而后弄来两根鱼竿，再经过自己改造后上船钓鱼。很多人认为在海里钓大鱼才刺激，但欧阳喜欢钓小鱼。鱼

竿设计也有区别，坠子在普通钓竿的鱼钩位置，鱼钩在坠子上三十公分左右。放线下去，把坠子放到底后，再拉回来一两米，用海虾剪条做诱饵。那种频繁的鱼扯动鱼竿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不过不能在岸边，应该在海中，船只靠阳的那一边。

第两百六十一章血战

梁红玉一直很忙，直到三天后船队才正式轮流进港补给。由于是高丽的临时码头，一次只能靠一艘船。要么说不是所有的海边都能建港口。当然也可以通过小船向大船运货，但是那样明显要麻烦很多。杭州那有三个直接补给码头，其他海州等地也有两个。这都是利用天然加人力弄出来的，相当不易。

到了第五天，船队终于起航。船队一起航，梁红玉就拉了欧阳说话：“听说你干坏事了。”

“不是干坏事，是认识了一个朋友。”

“朋友？”

“恩，完颜宗弼。”

“哈天尹镇到处张贴你和展铭的画像，还有完颜宗弼。完颜宗弼祸害了女真商人，你祸害了大宋商人。宋商怕高丽匪徒们乱来，大部分都跑了。现在整个天尹镇死气沉沉。”

欧阳笑道：“我看他们还敢通缉我。”

梁红玉问：“可是……宗泽宗大人肯定会把事向李纲说明的。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解释。”

欧阳道：“夫人啊，皇上意思是不禁止我们来往，但是必须低调。别说李纲会不会汇报上去，就算是皇上知道了，也会当不知道。我倒是想问你，你就不想要个孩子？”

“等打完金辽，我就解甲归田，好生侍候你。”梁红玉叹气道：“我亏欠你真多。”

“恩，一百多万贯呢。”欧阳道：“八月有空就去阳平，欧平娶老婆。”

……

要去率宾府，就要绕过朝鲜半岛，再航行十来天。但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过了朝鲜半岛后梁红玉十艘战船遇到了麻烦。

那是一天清晨，海飘荡雾气。一声炮响从排头斥候船位置传来。所有战船了望手升台。按照欧阳教导的战备，这炮响就是有敌，所有人必须进入战

斗岗位。但连梁红玉都认为没有那必要，派出的只是了望手。

“接敌。”了望手大声喊道：“最少七艘，可能装备火器。”

“擂鼓”梁红玉吩咐：“布圆阵。”圆阵是不明敌情下一种防守阵形，大家将旗舰保护起来也保护自己，听候调度。

欧阳上了甲板，远远看去，在远方似乎有点东西，但似乎又是幻觉。直到太阳升起照射之下，欧阳才知道刚才自己现的疑似物体是轨杆。而且绝对不会是商船的轨杆。从这点也可以验证出，地球是圆的这个道理。欧阳对身边展铭道：“你运气好，我在船上飘了那么久，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展铭苦笑：“大人直接说我是衰人就好。”

欧阳还没回答，了望手大喊：“左右侦察，有敌舰十三艘，配备火器，一字排开，来着不善。”

“糟糕”梁红玉一身冷汗，真的接敌了。目前自己不仅逆风而且还逆光，又是少数打多数，非常吃亏。当即吩咐：“下令，一船、二船、三船一起由一号船负责指挥抢占风头。四号三五号为左右斥候立刻查明敌船来历。”

展铭小声问：“大人，你看会不会是李宝将军回来了。别闹个误会。”

“不会，李宝不是那么不知轻重的人。一定会挂旗而起。”欧阳道：“现的船只都没挂旗，很有可能是女真人。如果是女真人的话，他们应该比我们知道还早就开始造船了。”

了望手喝道：“敌船总共十八艘，无旗帜标识。敌船五艘拦截我船抢风船只。”

展铭问：“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表明对方有敌意。”欧阳道：“如果没敌意，就会顺抢风船只而走，保持目前状态。如果是拦截，那就是有开战的意图。”

“啊”所有人同时出一声惊讶。

欧阳也惊讶一句对疑惑的展铭道：“风停了。”

“是什么意思？”

欧阳道：“和内陆行船主要依靠水流，人力不一样，海上行船靠的是风。就是现在大家都无法前进和后退。”

了望手喊道：“报一号船到达攻击范围，问是否攻击。”

梁红玉否决：“暂不攻击。”

展铭外行人又疑问了。

欧阳解释：“我们舰队队形还没展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风，起的是什么风。一号船还有调整的空间。这种海战不是一船猛就行，必须让大部队有更好的攻击姿态。现在敌人大部分船只已经展开，但我们这边还是圆形防守，所以暂时不进攻。”

甲板很忙乱，但在甲板两边，两队士兵整齐蹲坐，他们身边有甩手炮、火把和打火石。毕竟是远航部队，对上敌人有几分数。欧阳小声道：“如果敌船和我们一样有重炮和火器，这仗就惨烈了。即使抢了风头，但在对方数量优势之下，很难完胜。”

展铭小声问：“是不是有可能完败？”

“相当有可能。”欧阳道：“我们的船是军，一打起来肯定会受到特别的照顾。还有一艘补给船，没有战斗能力，恐怕也是攻击目标。***，女真人手脚真快。”

欧阳所不知道的是，对面的女真战船统帅完颜娄室也是哭笑不得，这些船不是和大宋舰队决战用的。而是用来抢掠商船和各地港口的。但目前这个状况，两边都不敢轻易后撤脱离战斗，完颜娄室也是女真有数的名将，历史上曾生擒耶律大石的人。当机立断，如果宋人先攻击的话，就拼一把，抢夺宋战船弥补可能的损失。

女真战船是早在完颜阿骨打时候就构想的，目的不是战略上的目的，而是以掠夺为目的。或掠夺商船，或掠夺人口，这也是宋的启。宋朝淡马锡海盗行为，还有舰队巡逻各海的野蛮行为，都大大启了女真人。但欧阳不知道是，在护步岗打战役后一年，女真人就有三海船到日本掠夺了两百多人口（史载）。所以说女真早就对海洋打上主意。

而更奇特的事生了，由于洋流等原因，一号船竟然和一艘女真船只慢慢接近。这一情况两边统帅大汗。两船气氛紧张异常。各自船长和船员都祈祷快些起风。但大海就是这样，有可能一年风不止，也有可能两三天没有一丝微风。到了太阳光强烈时候，两船的距离仅仅百米，双方都可以清晰看见对方船上士兵的模样，还有已经推出来露出炮口的船舷炮，双方都从实心弹换成燃烧弹。

了望手报告：“敌船一侧有炮二十门，士兵大约一百二十到一百八十

人。”

欧阳一惊，造船图有可能泄露啊。有图纸有工匠造船并不很难。按照汇报，自己这边的炮性能比较优良，射程能远几十步，而且比较耐用。但敌人有数量的优势。这回真是遇见了一场硬仗。

欧阳到船长室，见梁红玉紧锁眉头道：“梁将军，能不能不打。”

“不打？”梁红玉摇头：“恐怕对方不是这么想。我问你，你有十八艘战船，对方十艘，还有一艘是补给船，你打不打？”

“……当然打。”欧阳汗。

梁红玉站起来，拉欧阳到窗边小声问：“怎么？怕了？”

“不怕，不过这仗就惨烈了。”

“恩。”梁红玉道：“一起风估计就要见红，你在我身边，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欧阳道：“虽然如此，但是你不能放弃逃命的计划。”

“……”梁红玉无语。逃跑是不可能的，杭州舰队还没有逃跑的先例，绝对不能在自己开启。通过远航，舰队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比陆地禁军强了很多。再加船队为个体的凝聚力，大家如同兄弟姐妹一般，怎么可能看着友船被攻击，而自己逃跑呢？梁红玉道：“宁战死，不撤退。”

“扯淡”欧阳不满。

“你教的哦。”梁红玉一笑道：“你和我说，是培养海军荣誉感的一个办法。海军有些东西让陆军永远比不上。”

“……”欧阳无奈道：“我是说，扯下我的蛋蛋。”

“要死啊你。”梁红玉头伸出外面喝道：“吩咐造饭，饭不能不吃。”

风还是没有起来，吃过饭后局势更加紧张，一号船距离敌船不过二十米的距离。两艘船船员都互相静静看着，他们都没有吃饭，都在戒备。三十米已经是可以挂舷的距离。欧阳虽然看不清楚，但是了望手一直通报这两船情况。欧阳相信，只要谁动一下，这两船就要生死搏了。

梁红玉也站在甲板上问：“女真人没有旗手，怎么下的命令？他们的旗舰又是哪一艘？”已经看清楚是女真人打扮。

一参谋人员报告："敌船上有锣鼓混响，猜测不错应该是锣鼓传令。他们旗舰无法确认。"

"让左右斥候查清楚。"

"是"

梁红玉问欧阳："你有什么看法？"欧阳经历的战斗可真不少，而且合作的都是名将，自己也有大功。"

"难道花钱买船？"欧阳苦笑道："如果非打不可，就先下手为强。千万别等别人开火自己再动手，按照心理研究，别看双方剑拔弩张，这个阶段是两边反倒是最为松懈。"比如钓鱼，一直看这浮标。看久了就会麻木。知道浮标一动才回神。而刚开始下浮标，浮标马上动，反应时间将大大加快。

"通知一号船，准备战斗。"梁红玉吩咐："第一轮燃烧弹全部尽可能上抬攻击甲板。甩手炮两轮后避箭短刃接战。"

旗语很快传了出去，宋旗舰了望手高举红旗不放下，等待甲板上的命令。一号船了望手也死盯旗舰红旗。赵玉下令："打"

旗舰了望手果断的放下红旗，一号船开始了生死搏。显然因为欧阳，一号船占了大便宜。一轮炮加一轮甩手炮的攻击，打醒了女真人。第二轮甩手炮过去后，前排士兵举盾，虽然抵挡了大部分箭矢，但梁红玉没想到敌船也拥有少量甩手炮。

勾手抛绳下勾，迅拉近两船的距离。女真甲板火焰凶猛，让要冲舷的宋军皆是一楞。与此同时，女真炮手第一轮炮几乎全部命宋船侧舷，打了十几个窟窿。不过除了炮手伤亡和船体被破坏外，其他的伤害并不大。

欧阳道："不冲船，甩手炮不用点燃，死命的扔。"

这个命令迅被传达，宋军立刻第一排举盾，后排狂扔受伤的甩手炮。而另外有士兵把一箱箱的要命手雷搬出来。一时间女真船四面开花。虽然有几个不怕死的冲过火焰到达宋船，但羊入虎口，宋军全部携带有短刃，三人一组，一夹一刺轻松消灭。

"起风了"梁红玉急忙看旗帜，是东北风，由于船队占的是西面，女真人占的是正东，这一步就吃了亏。别以为大家都是炮，风无所谓。风是很关键，上风船只转舵花费的时间远远小于下风船只。这就保证先露出自己的侧面，也可以从容掌握是否接敌舷，拥有很大的主动权。还有一点，顺风炮弹都能打远一点。逃命也快。梁红玉下令："一号船脱离接触，换重炮。二号三号抢占上风。左右斥候立刻辨认敌旗舰。"

于是第一场大规模海战开始了。四艘女真船和两艘宋船开始抢占东北位置。梁红玉主军虽然吃亏，但二三号船位置甚佳，两船长也是有战斗经验的人。到了风头左右转舵，利用顺风朝逆风而来的敌船杀去。

预计炮弹攻击范围，两船利用顺风再转舵，用自己侧舷对上敌人的船头。二十门炮齐响。大部分打在敌船身上。连续三轮轰炸，敌船不仅被轰开一个大口，而且甲板被破坏严重。

“转舵。”宋船再转，用船吃下女真船只的轰击，一直准备待的另一边侧舷对上了已经射完毕，正在填装弹药的女真船侧舷。这一轮打得就比较凶猛，女真一侧基本散失战斗力，并且船体开始下沉。

两船各自打废掉半艘船后，再转舵，和随后而来的女真另外两艘船对冲。相交而过时候，三十几名勾手同时力，两船立刻纠结在一起，而后就开始了甲板战。两艘被打残的女真船见此，炮不敢，只能努力靠近接舷，但船体损毁严重，还要不少时间。

女真投入战斗的有五艘船，宋是三艘。但因为战术安排得当，宋军略占上风。而这时候，女真主力开始朝旗舰后的补给舰接近。他们虽然也不肯定哪艘是旗舰，但是补给船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两边准备战斗，梁红玉这边除了斥候船占据一些风口优势外，各方面都不乐观。六打十三，能使用的风力比敌人要少。唯一的优势就是宋军拥有的甩手炮数量，但女真人有火箭。

梁红玉喝道：“左右斥候不要投入战斗，认清旗舰夹攻。”

了望手报告：“左右斥候了望手箭了。”

“太接近了。”梁红玉叹口气道：“下令，两船之间互相保护。”

展铭道：“大人一会自己小心，看这架势都要接舷。”他也看出女真人想夺船。

“放心吧。”欧阳道：“你自己也要小心。”

如同展铭和大部分人所想那样，女真十三船和宋包括斥候船在内六战船一补给船全部纠结在一起。宋人自然不想和女真接舷，但是由于处在下风，两船性能又差不多，女真人把握了先机和主动，强行接舷。勾枪缆绳将二十艘船全部纠结在一起。宋军大盾牌加甩手炮占了很大便宜。再加上配备的短刃，更是活动自如。要只要一艘船将近有两百人，而战斗的甲板就那么大，四百人一挤刀都挥舞不起来，短刃于是就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但女真箭术确实厉害，几个女真人在了望台上，如同狙击手一般射杀宋

军。而宋军的武器对付他们是鞭长莫及，只有先炸掉轨杆才行。

女真人骁勇，但是却没有宋军习惯船上战斗。这些都是远航过的人员，这些年下来，船上过的日子是陆地的n倍。但女真人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连欧阳都参加了战斗。欧阳没接触过兵器，所以用的是甩手炮。在四面大盾牌保护之下，安全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全场最耀眼就是展铭，这个武林高手在步战占尽了便宜。空间不够，他抓住刀背就杀人，手脚全是杀人利器。一路开过去，女真人皆是胆寒，其手下没有一合之将。他的致命武器总是能从最适合的角度出现在敌人的要害。已经有两艘女真船的船长已经死在他的手下。

欧阳对女真人很不满意，在西方，船长死了，其他人都不再战斗。怎么能船长死了，个个嚷嚷着要报仇。抽空看了一下自己老婆，其兵器不是短刃，而是长枪。挥舞起来凶狠无比，甚至能拐弯杀人。

虽然宋军局部占优势，但那是因为女真船只还没有全部靠上，还有五船的战士因为未完全接舷或者是人多挤不进去，还未加入战斗。梁红玉见此情形，终于咬牙道：“坚持到天黑。”天黑后还有希望突围，可惜还要两个时辰。

宋舰队的盲目自大，终于是付出了代价。明知道敌人在造船，拥有将近二十艘船的武装能力，但却只派出了十船前去查看。这不能怪岳飞，因为他手无船可派。他要负责接河北东路的士兵到高丽，要维修船只，要运输补给。他的补给船只几乎都被征调为运输船只。因为他的上司认为，宋附近海域没有强大的舰队，甚至连比较大的渔船都没有。

第两百六十二章最安全的地方

梁红玉到欧阳身边黯然道：“要输了。”

“有赢当然有输。”欧阳安慰道：“怕什么？”

“早知道应该让你走，就因为我想你陪我，结果……”

“夫妻不用这么说。”欧阳笑道：“我看你要安排船只突围，最少一艘，去报信。让岳将军带人来剿灭他们。”

“恩”

展铭如同地狱使者浑身是血的出现在欧阳面前。欧阳吓了一跳问：“你的血还是别人的？”

展铭从怀里拿出酒喝了一口豪气道：“暂时还是别人的。”

“展铭，一会有船突围，你跟这一起走。”欧阳道.

“那大人你呢？”

“我总不能自己逃命，看老婆死吧。”欧阳道：“她是老大，不能逃的。”

展铭道：“难道大人要我逃命，看大人死。”

“我不会死。”欧阳道：“我会投降，你还有惠兰要照顾。”

“哈哈”展铭大笑道：“大人，今日一战，已经不枉费我练武二十余年。至于惠兰，放心，她会照顾她自己。再说还有那么多阳平人。我在想，他们会不会立块碑给我们。”

欧阳道：“唯一可惜的是，没用全部身家买保险，赔死胡杏儿。”

展铭再喝口酒道：“大人，我去了，保重。来世再见。”

“来世？”欧阳忙道：“记得去找我，我警员编号……喂，那是什么？”

“什么？”展铭顺眼看去，只见东面海水尽头出现密密麻麻的黑点，很快就看清楚是轨杆。所有人都放慢了攻击，近三十艘战船出现在水平线上。

欧阳道：“你猜，是什么船？”

“看不清楚”

“不用看，能在这附近海域出现的，只有一个答案。”欧阳喜道：“李宝回来了。”李宝走的是白令海峡，由北而来。要去宋朝，必然要经过日本海。也就是现在战斗的区域。这个路线也是最短的航程距离。

旗舰了望手兴奋喊道：“一号船说，是大宋的船。”

……

李宝正在午睡，突然听见鼓噪，连忙出来一看，几千米外好大的战争场面。当即鸣炮准备战斗。很快了望手报告：“报是梁将军和女真人。”

“一回来就捞一票”李宝喝道：“三路齐冲，不许放过女真人一艘船。”出去八十艘战船，李宝走北路带走三十艘，除了拖后修理的几艘外，全部战斗能力都在这。

宋军士气大涨，但女真人有的就是战斗**，仍旧咬死。女真人口少，但为什么能把辽国打破产，一个原因自然是善战，还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出色的指挥官。完颜娄室就是其的佼佼者。见情形不利，立刻命令外围几船顺风突围，女真不能和大宋家大业大相比，打掉一艘就少一艘。壮士断臂，只能是牺牲纠缠在一起近战的船只。本是赔定了，但也要少赔。一旦脱离战斗，能在被追上前进入黑夜，宋军再神通也无可奈何。

梁红玉当然知道敌人意图，也知道这些战船逃跑后的危害。大海茫茫，要想再消灭女真舰队就难了。即使女真战船就跑出去一艘，他们也可以灵活自由的在海上攻击商船。但是目前交战还是宋人吃亏，梁红玉不可能有办法分身。只能看着女真一船船逃走。

……

最后清点，女真有七船顺利撤离。这对宋军来说可真是不什么好消息。由于夜晚降临，战场不易清理，李宝暂时没有和梁红玉会面，双方开始在海上搜救落水士兵，清点人数。

第二天一早，两旗舰会合，拿出了损失数据。宋船被抢一艘，补给船沉没，被击沉两艘，士兵死伤过三成。夺得女真船只两艘，击沉七艘，女真自沉三艘。相当惨烈的数据。

整理好梁红玉船长石，士兵烧水泡茶，李宝就说了自己的经历。由于李宝在北殴地区经历了一场风暴，结果多数船只损毁严重。修补后到了俄国海域已经是十月份。由于天气寒冷，只能停在俄国码头休息到来年开春。接着

通过北冰洋到白令海峡。李宝率队登上了阿拉斯加。那里他们看见了太阳不落山的奇观。

李宝见了当地的爱斯基摩人，印地安人还有阿留申人。在阿拉斯加，李宝现了大量动物资源。最重要是李宝在河道现了不少的黄金。经过一些小冲突后，李宝终于得到三部族的同意，在白令海峡位置圈画了一万多亩的土地，成为宋朝领土。李宝还现，当地人和宋人长相没有区别。在查阅了古老的典籍，有一定证据证明，这些人的祖先和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虽然有点冲突，但李宝手上有不少能人，他们教导当地居民制造工具，帮助当地人认识草药，到了后来，大家关系都很不错。以至最后他们会同意了划分给宋朝土地。当然，那块本就是无主之地，只有三族人零散的生活。三族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装备精良的大几千宋军。再加宋军的态度诚恳，并且许诺还会从原带来物资和技术送给三族，于是最后就这么定了下来。

这么一拖，就又过了一年，所以李宝比梁红玉晚了一年才回来。李宝说完自己的经历，开始询问宋国内的情况。欧阳不厌其烦的说了朝廷和军事上变化。比如西夏灭亡，比如现在对辽、金开战等等。李宝听了分外兴奋，打西夏用不上舰队，但是打辽金，那是非常有用。

由于女真船逃去无踪，梁红玉也放弃了围剿。和李宝船只开始一起返回宋海州。大部分船只都要修理，李宝还要去东京见赵玉。海州的岳飞也必须重新调整剿灭女真船队的策略。要剿灭，就必须派出足够的战船海上寻找，派出细作陆地打听。这样一来，船只必然不够支持河北东路物资和人员的运输。即使是调动海商船运输，也得配备足够的护航船只。女真还有最少七船战船，那就相当每个编队不能少了十艘战船或围剿或保护。

阿拉斯加被李宝命名为长州，白天长，黑夜也长的意思。在那里河川现的黄金还有潜在的动物皮革生意，必然带起新的一波淘金浪潮。要知道，从大宋去长州，真不远。

欧阳觉着梁红玉干的活实在不是一个好活。海上比不得陆地，陆地上的正将以上级别的将领很少负责冲锋在前的。本打算出来旅游看望下老婆，没想到差点连小命都赔了进去。舰队快到达海州时候，欧阳对梁红玉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梁红玉表示为将者怎么可能没有危险,不过她会自己小心安全,让欧阳放心。

接着岳飞请欧阳帮助研究女真残余战船的可能位置。

“女真战船受到一定的损毁”岳飞道：“但我相信，他们必然不敢在女真码头修理补给。完颜娄室是名智将，肯定知道我舰队会派出舰队搜寻。不过……欧大人，我目前能派出去围剿的战船真不多。不可能四出寻找。”

欧阳明白岳飞的难处，目前最重要是保证河北军路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因为大规模战争已经进入倒计时。不可能因为七艘女真战船而要求改变大宋最重要的战略。欧阳问："岳将军，有多少艘船可供？"

"李将军和梁将军的船或大修或小修，最少也要一月以上。"岳飞算算道："只有我本部的十船有空闲，可以先划出去交梁将军指挥。"

十船，连分兵都不敢。欧阳只能是无奈道："那也只能这样了。"

岳飞道："只能等候细作消息，希望到时一举成擒。"

"恩"

岳飞见梁红玉回来，也因为必须的公务抽出身去登州，带走十艘本部战船。留给了梁红玉十艘战船。这十艘可就不是普通战船，是装备了阳平军厂最新研究成果的开花炮弹。开花炮弹造价很高，炮弹内点火装置工序比较复杂。原理确实简单，等于大炮射甩手炮出去，甩手炮被射的同时点燃引线，到一定时候再爆炸。这一步最大的工序就在炮弹上，因为都是手工操作，一个炮弹制造不好，很可能就会在炮管内爆炸。所以所有炮弹都是阳平军厂制造，除了这边分到三百之外，其他的几百都给了永兴军路。

梁红玉在船上和欧阳看海图问："官人，你觉着这些女真人会躲在哪呢？"女真需要补给和修理，一旦完成，将来化整为零，将大大危害海上行船安全。最佳的时机就是现在，将敌聚而歼之。

"女真到日本的距离实在不远。"欧阳道："女真和高丽关系也不错，朝北走又有鞑靼海峡。要从补给来说，炮弹只能回女真，但要修理来说，到处都可以。"没有雷达，没有预警机，没有侦察机，没有卫星。依靠为数不多的舰队在茫茫大海上寻找七艘舰队，无异大海捞针。

梁红玉拿出海图席地而坐研究："官人，按我想女真人应该不会去高丽，即使高丽国愿意收留他们，但也保不齐有高丽人私下告密。再说，宋军正利用高丽地方布置兵力，女真人应该信不过高丽人。完颜娄室是位名将，一定不会冒险选择高丽修理补给。

"恩，其实我们也知道，女真人不配备补给船。按照他们当时船只的损坏情况，不可能跑太远。"船只受伤，没有补给船提供的木材，无法在海上边行走边修理。所以欧阳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觉着最大可能是去了日本某个港口。"梁红玉道："早就听说女真人在护步岗达之战后，多次用海船前往日本掠夺人口。相信他们对日本是很熟悉的。"

欧阳摇头："就因为他们多次掠夺，而日本和宋关系颇好，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会去日本，日本当地并非没有武装，我想这时候应该是找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梁红玉道："莫非还在女真港口？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岳将军说他们不会回女真，但他们反其道而行的话……"

"傻老婆。"欧阳苦笑："最危险也是最安全地方不适用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能估计到岳将军会否决他们还停留女真。老实说，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躲藏在女真的某个港口了？"

"那什么地方最危险又最安全？"

"这话的意思是逆反思维。想对方绝对不可能想到的地方。茫茫大海哪里是最危险的呢？"

梁红玉想也不想就回答："当然是我舰队港口。"

欧阳灵光一闪，忙看海图道："我也许猜到了。"

"哪？"

"天尹镇。"欧阳解释道："这地方好，来的都是河北军路的禁军。但是每隔一些日子就会有杭州舰队的船只运输物资和兵源来。而女真人的船只和我们区别并不大，就是少了一面旗帜而已，不要忘了他们还俘虏了我们的战船，上面有不少的公。"

梁红玉喜道："女真人俘虏了我宋战船，他们就有了我宋军服装，旗帜。最重要一点，杭州舰队编制比较特别。有我带领的远航本部，岳将军驻守大宋本部，现在还有李将军回来本部。杭州舰队又扩容了很多，很多将领之间互相都不熟悉。再者船上不同陆地，大家很难见面。不过……官人，女真人懂旗语吗？"船和船之间会打招呼的。

"应该问懂的有几个。"欧阳道："我相信完颜娄室一定是会懂的，否则他就不会设计出用鼓锣之声传递消息的办法。"在高丽修理的话，由于码头繁忙，只能是船只运载了材料，停泊在港口附近海域，而后船只上的船员自己进行修理。如果是登州和海州或者杭州，这样的成熟军事港口，就能直接进港修理，当然，在军事港口都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还有不少的驻军，欧阳相信他们不会如此大胆到纯军事港口地盘。

梁红玉道："官人意思是去赌一次天尹镇？"

“我觉这可以。”欧阳道：“最少能避免女真人得到重炮、甩手炮还有粮食弹药的补给。”

“恩，女真人火器很少。”梁红玉深觉有理道：“我赞同官人的看法，那边海域附近只有那里可以补给火器，他们应该会冒险一试。”

编制比较混乱是欧阳和梁红玉在夫妻时候对大宋禁军的结论。最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身份识别。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第一军、第二军、第一百多团什么的。禁军单位相对分散，并没有统一集番号。而且将官以上也没有比较明显的军衔制度，全是凭官职。比如河北军路一小队进入西北军道，很难有人会去盘查有没有问题。而在对西夏的战争，经常有主将死亡或者逃跑事件，导致士兵群龙无而溃散。如果在军衔制度，下一级军官就可以接替长官号施令，集结起散兵。以建制为建军的计划书，韩世忠已经递交朝廷，目的是建立军衔系统，士兵不再以谁官大服从谁，而应该是低级军衔服从高级军衔。而后以路为单位，建立识别系统。把士兵姓名番号缝制在衣服上，不仅可以一目了然的调配识别，而且收尸时候也有个凭证。汉人、女真人、辽人都是黄皮肤人的，即使依靠服装识别，但不少因为脸部伤害问题，只能草草埋葬，甚至墓碑连名字都没有。

利用编制的混乱，梁红玉和欧阳都相信，女真人胆子如果够大，真的能从天尹镇获得补给。于是梁红玉以副主将的身份命令战船准备远航。在岳飞走的第三天后的清晨，整齐的战船编队开向了高丽天尹镇。

展铭这次出来真是大长见识，男人天生有豪气，如此刺激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和女真名将共同御敌，海上血战，都让展铭感觉不虚此行。展铭也没闲着，他在船上教导梁红玉亲兵们近战格斗最简单的招式。展铭主要教导一项，左右手的协调。

亲兵使用都是不到两尺的短刃，主手为攻，副手为防。展铭特别强调，在上次大规模甲板战，女真和宋人都存在一个格斗的弊病，那就是有几分力气用几分力气。避让敌人的攻击，副手扼制敌人攻击的度，主手迅解决敌人是甲板战很需要的一个技巧。展铭画出了人体致命的要害图。并且说明短刃的致命威力和短刃的不足之处。这一套训练办法被舰队流传了下来，让将来舰队在近战占尽了便宜。

夕阳之下，展铭和欧阳拿了酒在甲板闲聊。欧阳看还在甲板苦练问：“训练怎么样？”

“主要是他们肯学。”展铭道：“这些人打过仗，知道生死就在一线。学得都很快。”

“恩，明天就要到天尹，不管有没有女真人，我们都得走了。”

展铭笑道：“大人，如果不是惦记老婆孩子，再年轻十岁，恐怕我会去军效力。”

“打仗的人不少了。”欧阳道：“大宋现在不缺名将，不缺将官，不缺士兵，就缺管理者。你想去我也不让，阳平谁来打理？”

第两百六十三章全歼

“大人是越来越闲云野鹤。”展铭问：“大人不想想上朝？”

“懒。你看李相忙成那样，我可没有兴趣。”欧阳问：“你呢？有没打算正经当武将?”

“被大人传染，也早没那份心。”展铭问：“大人，是不是大战快开始了？”

“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年之内就要全面开战。”欧阳叹口气：“希望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辽金，如果能再灭蒙古，就能保大宋数百年昌盛。”

“几千年来，游牧民族屡屡威胁我原，历朝历代和亲为主，最多也就和了一百年，人家就又来了。还是大人出的策好。用耗字拖跨他们。”

“游牧民族不象汉人，他们从小就狩猎射箭骑马，身体好，马术好。但是他们人少。”欧阳道：“如果不间断的用兵，逼迫他们保持全民皆兵，停止生产，他们体系就会崩溃。当然，先提条件是原要有强大的经济生产实力保证不间断的用兵。比如这次，百多万禁军，即使被打败，辽金两国也只能是苟延残喘。皇上有魄力下征兵令，抽丁而出，辽，金必灭。

这是二战经典的战术，德**队强大无比，攻击苏联，苏联几乎用尽了包括人力在内战争资源耗尽德国战争能力。盟军限制控制对德国物资流入，让德军后援不济，从而拖跨了德国这个战争的庞然大物。

冷战更是经典，美国利用星球大战的谎言和军备竞赛，拖跨了苏联。一个国家持续的战争能力不仅取决于军队，更取决于国内的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宋人拥有绝对的优势，欧阳所干的就是将优势化成胜事。当然一大批将领的诞生和经常性的军事行动也大大提高了禁军的战斗能力和战略水准。宋朝的战争机器已经成熟，等哪天无仗可打，反而会给那些服务战争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

“大家休息。”梁红玉出现甲板停止了亲兵的训练。

欧阳对展铭道：“女真人很顽固，无法说服他们放下武器。虽然目前契丹人综合实力比较强，但啃女真这块骨头是真正的麻烦。”

梁红玉走过来笑问：“怎么？你又想收买辽国？”

“能花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欧阳道：“只要他们开价合适，为什么不买？”

梁红玉问："能买吗？"

"可能能成。契丹人已经不是以前的契丹人。他们士兵非常没有战斗力。看莱州几战就知道。"欧阳道："军机处上表说，辽人已经不足为患。现在天祚帝正在讨论迁都东京。而他们的宰相李处温已经悄悄和童贯联系。大臣们也是一盘散沙。虽然还有几十万的士兵，但是战斗力相当糟糕。"

梁红玉道："其实辽国最糟糕是无大将，除了一个耶律大石之外，再也没有比较擅长打仗的人。"

欧阳问："现在他们的主帅耶律淳怎么样？"

"可能不怕死，但能力一般。耶律淳搞内务还不错，但是从来没有领兵经验，实在不足为惧。"梁红玉道："我脏同你的看法，女真所处地方山多地寒。禁军的火器很难挥作用。女真有名的将领很多，完颜吴乞卖又是一个任人为贤的明君。所以女真人比辽人要难打得多。"

"女真……"欧阳看大海好一会道："其实也不是不能收买，他们部族很多。完颜部就分十二部，还有长白山部，还有五国部等等。他们其还分生女真和su女真。他们能团结都是因为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并非完全靠说服，也征服了一些部落。而且在起兵之前，为了抓捕海冬青，完颜部还灭过他人部族。"

梁红玉问："有什么想法？"

"我想让朝廷组织一支女真禁军。人不用多，五千就可以。如果利用得当的话，能使他们的团结出现裂痕。"

"不是吧？大人用女真打女真，恐怕朝廷不会放心。"展铭知道欧阳说的兵源来源。

"他们熟悉当地地形，而且我们可以许下好处，让他们可以把家小或者部族的亲人都接到大宋。一旦有部族同意迁徙，不可避免的女真内部开始互相怀疑。至于你说的不放心，其实两者比较来说，利益远大于风险，在我们商人看来，是绝对可以干的。毕竟即使这五千人都背叛我们，我们只不过多了五千拿刀的敌人。但如果成功，我们就可以不通过大规模战争就瓦解黄龙府以南女真部落之间的同盟。这样买卖值得赌一赌。"

"恩"梁红玉点头："这确实是个办法。"即使什么忙都帮不上，但最少到处有向导，也可以了解各部族女真的性格特点。

……

第二天风和日丽，杭州舰队十船在梁红玉进入了天尹镇的港口。在港口停泊船只不少，有商船，也有杭州舰队的运输船和战船。在港口还有很多小码头，通过小船对海船进行运输。宋朝缺少珍贵的人参、高贵的貂皮等物。而高丽和女真都有这两样产品。朝廷和商业协会都不禁止高丽商业贸易，所以这地方还是比较繁华。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高丽也不会到处派出巡逻的士兵对闹事者进行打击。

港口很宽，梁红玉舰队寻戈了一圈后离开港口视线，欧阳又一次证明了智慧和运气的重要性，他猜对了。在船长会议室开会，梁红玉道："虽然都混在一起，但是最少肯定有三船被重炮攻击的痕迹。并且有一艘船船头写的船长是我我原先本部的人，分别在这三个位置。"

一参谋汇报："可疑的船只还有六艘，那些船长根本没有听说过。"

欧阳道："别搞错，女真是七船，不是九船。这一两年新提拔了很多将领。不认识也不奇怪。"舰队比较特殊，十船一个编队的进行巡逻，别说梁红玉部可能不认识。即使是岳飞本部的两个编队的船只也未必全部认识。还有，舰队在大宋有四个军事码头，分派任务不同，从未谋面也有可能。

梁红玉点头道："命令一、二、三号进港口，一船盯一船，将他们看死。派小艇进港，查询补给清单，看哪几艘船是一起来的。如果被他们现，一、二、三号立刻动攻击。"

一参谋问："万一打起来，有我们战船不明情况，反帮助敌船怎么办？"

"一旦开打，所有了望手就表明自己身份，不许任何战船参加战斗。"梁红玉道："四号、五号，外围游戈，攻击任何离开港口的战船。"

……

欧阳在甲板上苦笑："我看不用派人去查物资了。"梁红玉的一二三号才到位，港口就开始有些骚动，最少有两船开始起锚。梁红玉转一圈又回来，心里有鬼当然怀疑。

而一号船看守对象也在起锚。梁红玉当机立断命令开火。第一轮炮击，让所有挨打的女真人恐惧，一排炮虽然只有三成船，但是破坏力非常，央船体被撕开一个大洞。这就是阳平军厂的开花弹威力。

这么一打，不仅藏匿其的女真船乱了阵脚，所有停泊船只都乱了。大家纷纷起锚准备规避这场莫名其妙的战斗。梁红玉进港口的八船了望手，也不宣布命令，齐齐打出旗语："梁舰正在攻击女真船只，所有战船不得参战。"

而一艘女真船只打出旗语："岳舰正在遭受女真人攻击，请求支援反击。"

战船上的人莫名其妙，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这时候一艘运兵船打出旗语："我是河北东路主将张俊，所有停泊战船不得攻击，可以反击。"这时候就显示了张俊的才能，他也看不懂哪边是真哪边是假，于是干脆让港口战船不动。很快维持了港口的秩序。

张俊大名军都有所耳闻，莱州那场战斗，杭州舰队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张俊再指令："相熟的战船慢慢靠拢，互相保护商船、运兵船。"

形势立刻大好，场面就成了梁红玉舰队追杀女真船只。旗舰了望手高喊："已确认女真战船五艘，其两艘开始逃窜。"

欧阳喊问："还有两艘呢？"

"无法确认。"了望手打旗语："梁舰，不许靠近，不许靠近。"

"准备战斗"女副船长喝了一声，欧阳转头一看，三艘战船结伴朝旗舰而来。欧阳大汗："如果这三艘是女真舰队，那先前确认的五艘似乎就有问题了。"

展铭也汗一把："会是哪艘搞错了呢？"

"反击的肯定不会。"欧阳道："反击三船只旗语都是请求外部战船支援保护。如果说是误会，肯定是向交战战船打出自己也是杭州舰队的战船。"

展铭点头，确实是这么个说法："那意思就是逃窜的两艘很有问题？"

"看来有个无胆匪类当了船长。"话刚说到这，船体一阵摇晃。旗舰弹。旗舰附近四船早有准备，早支援过来，一进入射程就开火。一时间港口炮声大作，硝烟迷茫。而在外围游荡巡逻的两船一船咬上一个逃窜目标，进行攻击。虽然有一船旗语说自己是岳舰本部，但巡逻船只不为所动。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击所有离开港口的战船。

这么一场战斗，吸引了港口船上，码头，甚至是天尹镇人的目光。虽然刚有消息流传日本海的那场血战，但大家毕竟都不直观，而今看了这气势，才知道什么叫残酷的海战。

这次不同日本海都是甲板战，转而大部成了炮战。炮战的精准度很低。历史记载蒙古曾经和南宋水师在淮河进行了长达两天的炮战，但是双方损失微乎其微。没有瞄准的工具只能是依照经验和手感，当然还有运气。

一号船由于靠近而突然攻击，占了大便宜，第一批开花弹让敌人船体大面积破损，进水严重，拉慢了其的度。而后一号船利用转舵，充分利用了两侧的炮台对敌船穷追猛打，第一个击沉了敌船，立刻前去支援最近的二号船。

二号船是唯一进行甲板战的船只。也是为了规避商船无奈的选择。先前还是占据劣势，但一号船迅加入后，就开始了大反攻。

在所有船只，旗舰遭受最大的压力。由于被察觉了身份，女真人誓要击沉旗舰，甚至有两船不顾他船阻击强行想要接舷。但，他们忘了这是旗舰，不仅有最少的炮手，还有最多的开花弹。梁红玉也稳得住，玩了几轮实心弹后，立刻下令换成开花弹。转舵对接近百来米的女真船一通轰击，女真船头开了一个巨大的洞，没有商量的开始下沉。另外一船也好不到哪去，用实心弹和储备多多的开花弹打，根本就是找死。挨实心弹就一个窟窿，挨开花弹是一个大窟窿，而且对船内人杀伤巨大。看过日甲午海战都清楚，一个不会爆炸的炮弹带给敌人的伤害是很小的，但一个能爆炸的炮弹几乎是致命的。悲剧的清朝，其炮弹水平还比不上明朝。

这场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花费了两个多时辰时间。梁舰抢得一船，击沉六船，一船投降。全歼敌军。而投降的那战船经过调查，确实是岳飞本部的船只。一看就近身边打的激烈，害怕之下立刻起锚跑路，结果被巡逻船只打个半死。这叫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码头的宗泽表示，自己将上报说明，要求对岳飞用人不明之罪进行处罚，同时要求对逃跑的船长军法从事。这事是给莱州的韩世忠，让他决断。

这两场战斗，不仅消灭了女真的战船，同时也打响了杭州舰队的品牌。增加了他们的荣誉感和凝集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欧阳等人看来还是非常值得。

宗泽自然要问欧阳为什么来了，欧阳则表示，自己闲着无聊，搭乘杭州舰队船只来莱州，听说要剿女真战船，就跟随一起来。宗泽也不说什么，一样上报韩世忠。欧阳相信韩世忠不会再朝上报。要报也只会是密报。

这些天来，河北据路大部分人马已经就位，并且部分推到了边境扎营戒备。而长白山女真部的七部落放弃了生产，全民皆兵的的聚集兵力。准备应对宋人的攻击。第一步战略就位的河北军路军兵力达到十五万人，而后几个月还会陆续补充新兵六万人。他们的任务牵制北面长白山部，西面的回钹部，这两个地方是完颜吴乞买生产的大后方，也是重要的商业经济来源。

欧阳原先担心梁红玉再遇见日本海的血战，但是按照目前看，梁红玉除非遇见大台风，否则基本没有丧命的可能。欧阳也放弃了想说服梁红玉解甲的念头，但心始终有点点不满：为什么梁红玉不能自己提出解甲回家呢？

欧阳离开高丽之前，见了张俊和薛柄。薛柄也被调任了过来。欧阳就在酒桌上说了自己募集五千女真人的想法：“不需要训练就可以投入战斗，顺利的话，三个多月后就能到达前线。”

薛柄表示了赞成：“女真人很抵制外族。即使是su女真也比较抗拒，如果有他们的人帮忙，应该比较容易，辽金之战，女真俘虏甚少，也是这个原因。”女真总共有七十二部，辽将女真部分族群强行迁徙到辽内，冠上辽籍。这些就被称为su女真。

“既然两位都说好，自然是我来上表。”张俊虽然看不出什么好处，但也看不出什么坏处：“最少将来有人当向导。”

“是这个道理。张将军，薛将军长年居住在金国，对女真人甚为了解，也熟悉他们之间的语言。到时候可要多听听薛将军的意见。”

张俊抱拳道：“大人，我张俊名声确实不好，但是绝对是能听得进忠言的人。大人尽管放心。”

张俊这人军事才能是让人比较放心的，也愿意听人说，也愿意采纳意见。历史上虽然参与陷害了岳飞，但毕竟也是皇帝的主意。按照当时的价值观，你不害岳飞去害皇帝才是不正确的。而且岳飞被害也存在很多客观的原因。

……

欧阳的东游记终于画上了句号，一路朝北回阳平。在他回途，蓄谋已久的对金作战终于开始，称长白山会战。同月，对辽作战也全面展开，称锦州会战。虽然名字叫的响亮，但这两地的敌人实力无法代表两国的实力，最多是一些杂牌军，两边都放弃了一些地盘做为宋军起战争的缓冲区，以备调整战略。不过宋军的战争机器已经运转了起来。

专供军需生产的后勤线，有大半是商家负责。武器就不用说了，衣服、鞋子、盔甲、头盔。部分的精锐还配备了皮作战靴。运输那边还有很多是阳平物流负责，海商也参与海上运输。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东西，另外间接的带动了原材料的消费，如铁矿石，棉、麻、丝、皮等等，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链，为战争后勤服务的宋人更是数以百万计。

第两百六十四章女奸

由于皇家报的影响，宋人，特别是东京人现在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热议已经成了东京一道风景线。根据皇家报在东京的调查，竟然有七成宋人支持打仗，不过只有三成*人支持两线开战。欧阳就在这样气氛下，回到了阳平。

国家机器运行已经上了轨道，包括赵玉在内任何人也不能说停就能停下来。为什么需要战争？战争可以大大带动社会的进步，当然也得看是哪种体系获得胜利。因为战争已经代表利益，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

有道是商女不知王国恨，在商业气氛最浓的六月阳平，商男商女都积极热烈的参与足球赛来。当然，国家大事多少还是影响了一点，比如说有人要很不爽的加班，比如说本次参赛有特请的三军路的足球队。

欧阳看件问甘信：“让三军路参加足球赛，谁的主意？”

“我的。”甘信一笑。

“蛮好。”欧阳道：“甘信，明年你去考个功名吧。”

甘信笑道：“大人怎么突然这么说？再说要参加明年的科举，今年八月就要州里参试，我手头事多，可是走不开。”

“没关系，州里我已经打了招呼。”欧阳道：“按我看，大宋不管怎么变，这二十年之内，功名的用处还是非常大的。”凭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有相当大的用处。

“大人？”甘信有点疑虑。

“你已经把寡妇玩成了老妇，难道不考虑下将来的奋斗目标？”欧阳解释道：“我是胸无大志之人。但凭你的名声和人脉，如果有功名，必然是实缺，甚至能在京留下担任比较重要的工作，将来这阳平知县就是你的了。你别和我说，和真娘混了十年，还不腻？”

“哈哈”甘信笑下后点头：“我听大人的。”

前几次球赛加商贸会议欧阳都不在家，这次在家，访客不断。才和甘信说几句话，就有商人来拜访。欧阳接待了几起后感觉很是劳累。商贸会，是大家介绍自己产品，寻找投资的贸易会。商人自然多，欧阳左思右想干脆到大学去躲个清静。

也许是习惯了现在的生活，也许是老婆病死了几个，不用日日布甘泽，宋徽宗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偶见欧阳，一定要欧阳去品尝下他亲自去新城采摘，亲自烘干的茶叶。欧阳也有事和他交代：“太上皇，刘四女的事查清楚了。”

“不能说的你也不会和我说。”宋徽宗习惯了‘我’称呼自己。什么孤的都是虚的。宋徽宗问：“怎么回事？”

“是女真人干的。”欧阳把事情的经过和宋徽宗说了一遍道：“刘四女还是有点狼子野心。”

“后唐借外兵，割让燕云十六州。导致我原毫无屏障暴露在契丹骑兵之下。太祖皇帝对这等行径非常愤恨。刘四女真行此事，也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宋徽宗喝口茶摇头道：“赵玉确实比我有能耐，不少人和我说，说赵玉没有什么本事，都是靠下面人撑起来的。我就对他们说，没本事？能用人，懂得用人就是有本事。那次女真做乱，有二十几个女真人窜到了大学里，一百多个乡兵不敢靠近，在房里面，射一箭就有一个人死。后来调集了厢军，加上火器才把人家拿下。我当时却想当年主张这联金对辽，真无异自取灭亡。”

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还有政治和经济价值，都让宋朝每一代皇帝垂涎三尺，都试图收回。宋徽宗也不例外，联金对辽是他当时主持，李邦彦、梁师成等人鼓吹的战略。而女真暴*，他见识到了女真人的战斗力后才明白当时自己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

欧阳帮宋徽宗把茶满上道：“太上皇，这世事哪有什么真正对错。”

“你这话的意境比我的年纪还要老上几分。”宋徽宗：“此行去了哪？”

欧阳一指报纸道：“去参加了东海血战和天尹海战。”

“恩，不要小看女真人。”宋徽宗道：“女真人性情坚忍无比。你觉着他造不出船，他能造出来。但是比起他们对辽之战的战果，造船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欧阳惊讶问：“太上皇是不是也去了哪？”

宋徽宗一笑不语，他身后内卫苦笑道：“太上皇学赵武灵王去了金国。”

欧阳大汗，赵武灵王他是知道的，相当有才略的君王，胆识过人，曾经以使者身份去拜访自己死对头秦朝国君，并且全身而退。让秦昭王和宣太后惊为神人。在其带领下，赵国一时间压过秦国，可惜，儿子生太多，最后大家争王位，他自己被活活饿死。这也说明了计划生育在春秋时期的重要性。

和一夫一妻乃是保身家，和谐社会等道理

欧阳是真没想到，宋徽宗敢去女真的地盘旅游。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翻脸，但毕竟是女真人，很少喜欢讲道理的。宋徽宗好歹也是太上皇帝，竟然敢冒险。宋徽宗道："我在杭州时候遇见一个女真人，他对字到达了痴迷的地步。我很赞赏，就买了他，当成我的学生。也就是他陪同我去的女真。"

"……"欧阳倒是佩服宋徽宗，竟然敢就一女真学生带领就去逛女真。

"想不想听听我的看法？"

"当然，太上皇必然不虚此行。"

"其实你们都有些误会女真。"宋徽宗道："据我所看，女真人和我们差不多。欧阳你有钱，但是没钱的也大有人在。女真也是这样，酋长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但是女真的百姓……说句难听的，命真贱，他们对酋长的话是言听计从。所以攻打女真的最好办法不是强攻，而是擒贼先擒王。只要你擒获一部族酋长，必然能让此部族不再反抗。"

欧阳问："如果酋长宁死不配合呢？"

宋徽宗乐道："欧阳你不是最懂人性的吗？天天吃好喝好的人，怎么可能不怕死。"

有道理，欧阳点头眼前一亮。老说女真人善战，女真地形复杂。但如果用招募的五千女真人混进去，擒拿部族酋长为主，即使做不到宋徽宗说的那样，女真也必然大乱。欧阳立刻有了初步规划。

女真虽然有政权，虽然有统一领导。按那都是信服完颜阿骨打、完颜阿骨打威逼，或者是利用，等手段凝聚在一起。并非辽、西夏那般，相成央的统一集权。即使是辽和西夏，也有不少皇帝号令不到的地方。也有不少凝聚力强的部族对本族士兵还有相当的控制力。

欧阳一路回来精神有些颓废，并不是全因为经历了两场海战的缘故。而是他从心理就不喜欢死太多的人。虽然他知道历史上那不是你死我活的局面，也主动起了一些进攻策略，也希望能统一。但是，他真不希望死太多人，特别是不希望死太多宋军。而今听到宋徽宗这个分析，他直觉告诉自己，必然能比较轻松的结束对女真的战争。

于是欧阳去找赵玉

赵玉听说欧阳主动来倒是有些惊讶，宣进来说了几句废话后，欧阳步入正题："陛下，张俊是否上表招募五千女真禁军？"

“上表了，但朕只准招募一千。已经着人去办。”赵玉道：“难道是你去的主意？”

“是微臣的主意

赵玉摇头：“这朕就不懂了，为何要调女真人为军？”

“陛下可听说过赵武灵王？”

“当然知道。”

“陛下是否知道汉武帝时期匈奴单于军臣？”

“你想说什么？”

欧阳道：“赵武灵王，一世英明，但晚年因为几个儿子争斗王位，所以活活饿死。军臣单于杀父夺位。还有各朝各代，大到君王，小到黎明百姓，儿子争斗一直都没有避免。”

赵玉疑惑问：“这个和五千女真人有什么关系？”

“女真共有七十二部，几乎全部臣服完颜部。但这些部族只是形势上的附依，并非代表金国对部族人有直接的控制能力。所以微臣想悬赏七十二部部族酋长全家男性脑袋。活的一万，死的五千。然后再把我们招募的五千人送回女真。即使他们背叛我们，也就多五千的兵力，但是只要有一个得手，那就会造成一个部族很大的混乱。陛下也知道，他们可没有多少人去保护。有的甚至没人保护。如果抓到活的，还可以让他下令自己部族收拢自己部族女真人，不和我们为敌。”

“好，此策甚好。”赵玉拍掌道：“一边我们在打仗，一边女真内乱不停。完颜吴乞买如果干涉部族内事，必然引不满。如果不干涉内事，必然更加混乱。女真一块铁板的形势将扭转过来。真没想到，完颜阿骨打算计我大宋不成，还送人给我们反间女真。那上表为什么不说清楚？”

“陛下，事实是太上皇提醒了微臣。”

“哼那老家伙活腻了，敢只带四个人去女真。”赵玉听欧阳说宋徽宗不满道：“他不知道，如果他落到女真人手，朕这边行事就要多顾虑几分。”

“陛下，毕竟没有出事。”

“恩”赵玉点头：“你看这事由谁主理好？”

“女真人，当然是女真自己人带领。”欧阳道：“陛下还记得微臣上表说明河南事务的金四吧？微臣觉这可以由他带领女真人。此人奸诈卑鄙，为了女人和富贵可以六亲不认。如果陛下能封他个将军，他必然卖命筹划。俗话说……”

“不可能。”赵玉道：“无故提拔将领，还是女真人，还要把兵权给他。这不可能。”

“陛下，非常人行非常事。此人现在已入汉籍。在其担任伊川矿负责人以来，伊川矿出产量高出原先的两成。”欧阳耐心道：“如果是宋人带女真人，习性、语言什么都不熟悉，而且女真人根子里还是不服汉人的，所以只能是女真人来率领女真人。”

“……”赵玉沉思一会后问：“金四由谁调配，总要有个监军。”

“金四可以由张俊调配。至于监军……陛下，还是那句话，非常事必须非常人。既然是干不光彩的事，就只能让能干不光彩的事人来做。”

“比如说？”

“比如说朝廷派出去，成功挑拨乌谷敌烈八部的，又拉拢辽朝大臣的……李邦彦李大人。”

赵玉笑道：“你欧阳是不是看李邦彦很不顺眼，什么事比较要命就让人家干什么事。”

“那陛下的意思是？”

“不可否认，李邦彦确实是个小人。”赵玉道：“好，朕就派兵部去做这事。但是女真军不放任何火器。如果有需要可以在河北军路申领。朕就任命金四为正六品的正将。不过……这赏金谁出？”

欧阳笑下：“微臣出。”

“有钱。”赵玉想想后道：“朕听说已经有商人有身家万万贯，是真的吗？”

“陛下，微臣还没上任知县之前，东京多的是百万之人，千万也不在少数。这十年下来，总该越赚越多吧？”

赵玉问：“可是朕为什么越赚越少？”

“陛下看禁军，以前穿的不少是草鞋，现在统一布靴，有的还是皮靴。百万人换装武器、衣服等等。都是花钱的。再说，藏富民间也是一件好事。陛下要花钱，不是一样有钱花？”

赵玉摇头：“朕觉着是户部太无能，还有就是地方官和商贾的关系太好。”

“恩……”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税收是地方负责办的，而很多地方官都在场子内有股份。欧阳道：“如此这样，只能进行央集权，央派遣税吏下去……”欧阳说的是国借鉴美国的联邦税务和州税务系统。税务的成熟可以规范商业的展。朝廷重视起这块，就说明商业的展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

金四接到圣旨的感觉，如同自己了**彩头奖一般的不可思议。昨天自己还是一个替老板打工的人，今天就是比老板还强大的朝廷正式武将。也是女真第一名真正的大宋官员。连同圣旨一起来的还有兵部公，金四可以自己择选两名副将，通过河南防御使，在河南招募三千到五千人的女真禁军。另外的权限是，金四可以把非汉籍，但要加入禁军的女真人转为汉籍。最后还有皇上赏赐的黄金五十两。

当然，公也对其有所限制。比如他自己将带一千人前往海州，通过海州加入河北军路。他点的剩余四千人，也将通过分批方式输送。

金四不是傻瓜，他当然知道一些突然给自己这些好处的原因。不过这是机会，这是让他当人上人的机会。自从他知道那天在河边和自己说话的是欧阳后，他就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他甚至看欧阳的亲笔信，比圣旨还重。

欧阳信上说了他可能要执行的任务，信说，即使他不愿意这么干，在加入河北军路的编制后，他仍旧是明正将。但如果把事情做好了，将非常有可能进入大宋朝堂。欧阳还说，他也是希望少死人情况下快结束战争。欧阳分析了目前的兵力、物资、武器上的对比，告诉金四，女真没有胜利的可能。将来女真人地区的管理还要依靠他来负责。亲笔信最后附带说一句：不要让我失望。同时送上两万贯的银票让他随意使用。

这封信完全说服了金四放下最后一点心理障碍。欧阳在信说的都是实话，就因为金四知道欧阳说的都是实话，所以才这么容易接受下来。信还不讳言说到金四的老婆和孩子是人质，但如果金四战死，欧阳也保证会照顾他们。

有能力当然有魅力，金四第二天就开始招募亲兵百名，清一色的黑水部成员。而后亲兵持他出的公到附近女真聚集区招兵。他们宣传口号是：为自

由而战。演说稿是有相当有魅力的，出点就一个，说金国的女真同胞正在水深火热之，他们被当成可以随意牺牲的炮灰派上战场。而上位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根本不管他们生活怎样。所以必须将女真同胞解救出来。

有不少女真都支持这样的看法，但同时他们觉着大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先前报名的积极性很一般。但知道欧阳自己出资的巨赏后，大家脑袋就活了。一个人一万贯，十个人打掉一个窝点。抓捕一酋长两儿子，就是三万贯，每人就有三千的红利。三千即使在大宋，也可以比较舒服过上一辈子。这个才是真正刺激他们心房的。并且原先就有不少人和自己的酋长或者是邻近部落酋长有仇怨。在各种原因驱使下，而后招募工作非常顺利。当月，金四就带领一千精兵出前往海州。

时间很紧张，八月底就要动对女真的战争，金四是八月旬到河北军路报道，监军李邦彦还未到位。张俊因为上面有交代，所以将金四转给薛柄掌管。薛柄和金四一合计，决定不再等其他人。一千人在金四领带领下潜入长白山。

第两百六十五章民族矛盾

金军制相比宋更加混乱，早期实行的是猛克某安兵制，而后实行勃极烈制度。其军为九曜二十八星宿为名。大官人，就是一军主将也叫谙版勃极烈，下面还是小官人，叫勃极烈。接下来是万户长直到牌子头。纪律倒是非常严格，伍长如果战死，他麾下四人如果没有建树，也要陪死。什长战死，两伍长陪死。他们混乱在于，谙版勃极烈是一个单位，并非一个建制。有三百人一个谙版勃极烈。也是两万人的谙版勃极烈。很多小部落自成一个谙版勃极烈也就是猛克安。也有大家合起来成立的。这样军内很多是以族建制为单位。

比如金四这样的人到了女真地，如果没有和部族在一起，战时就会被当作签军，被征兵的谙版勃极烈强行征集进入军队。女真的制度是不怀疑女真人的制度，只要你是女真人，就可以也必须入战场。薛柄虽然有才学，但就因为不是女真人，一直很难得到升迁。当然也有契丹人组成的军队，不过军官都是女真人担任，军法比起女真部队只严不松。

这次行动是有系统的行动，也展现了薛柄比较高的战略指挥水平。金四将带一半人贯穿长白山，而后在接近率宾府的附近海域搭乘接应的战船离开。金四最信任亲信带领另外一半人摸向辽阳府，最后从苏州海上撤离。所得赏金千人同分，当然前提是你要能活着回来。张俊看了眼计划就完全同意，张俊看来，这千人进去骚乱后，不管能不能得手，都能造成女真内部的不信任和混乱。

……

酝酿很久的战争终于全面爆，辽人根本没想到，宋人第一个有威胁的进攻是借助水军直直杀向临潢府。宋江利用了杨么技术制造出大量车船。要知道即使是宋内官军的内陆战船都和杨么的车船不是一个档次。据记载杨么曾用两艘车船冲散百多官船。从这里可以看出车船的威力。宋江完全主导了涤河、潢河、土河、辽河四条河流的战场主动权。这让辽军一日三惊，为避免宋利用水道四面开花，偷袭后路粮草，除了在河沉船堵塞河道之外，锦州的军队全部撤退。但在撤退到大定府卫戍临潢，还是撤退通州卫戍将来临潢撤退到东京后路，朝廷和军各有不同看法。

而在宋军轻松占领锦州的同时，欧平的婚礼也正式举行。婚礼是在欧府举行，欧府以后就是欧平府。欧阳将去白云区靠河边的别墅居住。虽然欧平很坚持，但欧阳很明白什么叫夫妻生活。欧平左右帮自己活了二十多年，也该给他一些自由。按照欧阳所说，欧平还是要负责打理一些人情往来的事。但不再负责管家职位。

那欧阳那些锁事，比如收信给打赏，比如日常支出，雇佣使女等等谁管

呢？欧阳本打算不管，过独居的生活。但后来金娘从金国来到了阳平。欧阳当然不会看她再去青楼谋生，于是就留她在自己的别墅当了管家。金娘接过价值二十万贯的信物，还有银票几千贯，着实是楞了半响，她是真没想到欧阳这么大方。

欧阳见那表情解释："金娘，其实以后家主要支出都是从你这边拿。你就学欧平，自己的薪水自己拿，需要买什么东西也就买。打赏跑腿的、买上等茶叶接待客人的都要钱。我不在，你安排客人在外住宿等等都需要钱，很重要一点，别太丢面子。"

金娘想想问："什么叫别太丢面子……"

"恩……比如有商业协会人来拜访，我不在。你就帮我陪他们吃饭。吃什么没关系，最重要是贵，一桌不能少了一百贯。"欧阳道："金娘你很合适的，你见的人各式各样都有，这个管家不仅是管一个家，更多是帮我应酬。你又会骑马，经常还得上京，去寿州，我就担心你受不了。"

金娘恍然笑笑："就是苏大掌柜雇的私人助理那个意思？"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欧阳道："这边有一些关系比较好衙役名单。比如白莲孩子周岁了，你也得帮我送个红包，有空可以代我赴席。还有下个月寿州知州父亲六十大寿，你得帮我包一份不少了千贯的贺礼，有时间可以出席，多认识点人，钱不够就和我说，我不在，你就去找欧平。"

金娘苦笑："大人，我是个女子，以前又是那身份……"

"惠兰以前还不是一样。"欧阳道："都是无奈，没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你应酬的人都是会做人的人，没有人敢奚落你。"欧阳也知道开始肯定有点误会和麻烦，但目前真没有比金娘还合适的人。会骑马、识字人是很多。但是能交际应酬的人就少，最重要一点是信得过。欧阳很欣赏金娘，她能拼死维护胡万三，也对金二有情义。而且冒险回女真祭奠父亲，都说明这女子的品德比较高。话说回来，貌似才从古到今，ji女的品德和信誉都比较高。某站职业诚信投票排名，ji女排前三，公务员排倒数前三。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金娘没地方去，家已破，留在金国是不可能。而来宋国只能再从事ji女行业。难得欧阳热心将她拉入上流社会交际，她自然不会这么不识好歹。当下点头道："那我就试试。"

过没半个月，欧阳现，早应该让欧平结婚。金娘那细心真不是欧平能比的。欧阳睡得迟，总会有宵夜送来。要出门，鞋子、衣服一整套已经弄清清楚楚。细心、认真……这些只有梁红玉在时候才有的待遇，现在都有了。欧阳对待金娘是很礼貌和客气的，避免有人说三道四。当然，已经有人说三道

四，不过欧阳和金娘都是清者自清的人，都不喜和市井之人辩驳。

一天早上，欧阳吃早餐看报纸，金娘很少和欧阳同桌，她正在门外看几张请柬。欧阳：“金娘，今天一起坐。”

金娘应了一声，坐在欧阳面前看了一眼欧阳手报纸问：“大人有事？”

“我没事，我就奇怪现在街头巷尾，外加茶馆、报纸、酒席谈论的都是对女真，对契丹的战事，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

“这个……”金娘有点支吾。

欧阳道：“直接说。”

“恩，其实我是担心我太关心这些事，怕人家会多想。我毕竟是女真人，大人这边出现过女真人刺杀，女真人陷害的事。”金娘道：“也是为了避嫌。”

“我记得你祖籍是在原，你父亲还是你爷爷就是原逃难去的女真有名的医生。”欧阳拿起报纸道：“在宴席、聊天总要说点大事。你可以看看，恩……女真已经乱了。黄龙府宗翰亲自带本部到长白山一带整理弹压，但效果并不好。”

金娘点头接过报纸，报纸上说，女真最少十二名酋长遭到绑架和暗杀，一些军队甚至被酋长解散。而一些部队因为争斗酋长之位，几个儿子带领自己亲信开始互相残杀。由于女真人都尊崇勇者，所以混乱是少不了的。报纸上还说，由于女真其一部的投降，河北军路拿下了长白山南部三县，占据了可南可北的战略要地。面对这样混乱的局面，金朝朝廷立刻再次启用完颜宗弼为副元帅。

完颜宗弼虽然才军事才能上和宗翰不相上下，但是在这一带任职很久，对地形、习俗等各种状况都了解。而且他的亲兵都是这边部族人提拔，在其带领下，进行编制队伍，任命酋长等一系列动作，很快将混乱的女真南部稳定下来。并且偷袭击败了宋禁军前锋，扼制了宋军禁军前进的脚步。

“大人”李四门外敲了几下，转到屋内来道：“东京来公，说完颜兰跑了。”

“这人跑不跑似乎已经没有关系。”欧阳道：“你和衙门说一声，挂画像通缉就可以。”完颜兰对宋来说，已经没有威胁。

“是，公提醒大人小心。”李四道：“我已经命人加岗。”

“没事。她未必原来来找我麻烦。”

“恩”李四抱拳离开。

李四才离开，门外值班衙役来报：“大人，苏掌柜来了。”

“有请”欧阳道：“金娘，帮我客厅看茶。”

“恩”

……

两边客气看茶后，欧阳问：“苏千，你怎么来了？”苏千现在算是朝廷官吏，没事肯定不会来。

“找大人商量点事。”苏千来的原因是因为商业协会不少成员联合写信给他，请他解决商人和吐蕃和大理的矛盾。其实这矛盾西夏也有。也就是朝廷为了拉拢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一种比较优惠的政策引。赵玉之前，朝廷就施行这样的政策，比如高价买马，低价卖粮。非罪大恶极边族，宋内官府一般都轻判。

这是通病，原对日本、高丽、交趾等交界国家一向很慷慨，当然古代还好，看现代，虽然宪法说各种权利等等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按照政策来说汉人就是三等民族，存在相当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对居住在自治区的汉人最不公平。

由于大宋的商业展，致使和大理吐蕃贸易加深，和原西夏部族也是一样。由于朝廷的硬性政策和考虑不周详和宋国内物价的上涨，导致商人无利出口和进口，造成边境交易处于完全停顿状态。边贸一般是物易物，最多是马换茶叶。而今宋自己有养马地，马匹价格低劣。大家生活水平高，茶叶价格高昂。不可能再用以前同等数量的茶叶去换马。

当地官府很不满意，要知道，笼络少数民族是隋来的一向方针。于是强令参与边境贸易的商人重开贸易。先前也就忍耐了，但战争开始后，宋国内物价再上涨，运输成本增加，商人就不干了，谁也不愿意贴钱。于是在一个商人的挑头下，边境商集体罢市，要求少数民族按照物价买卖，实现买卖公平，从而引了商潮。最后商人被捕。政府指导价格在宋边是很普遍的事，即使在宋内地，对一些产品也有官制。

其实少数民族政策好处也有，历史记载，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宋政府经常采取抚绥、优惠的经济政策，也是为了保证其边疆地区的稳定，以达到“守内”的目的。

但这是政府的好处，不是百姓的好处，更不是商人的好处。商业协会要求苏千在朝会提出建议，在商业上所有民族一视同仁。商人可以接受朝廷边惠政策，但是朝廷也必须允许商人可以不做生意。

欧阳听完摇头："神宗皇帝时期，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攻击宋土，抢占人口，威逼要求恢复互市，最后朝廷妥协。如果朝廷进行补贴的话，肯定有商人钻空子大赚朝廷补贴的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历史上不会有这样问题，因为宋一直没有合适的养马地，对马的需求很大，但是种茶地到处都是。但现在反过来，宋有大片养马地，自然矛盾就出现了。

苏千点头："其实我也知道，现在边军都在开战。但是商业协会内部对这项政策非常不满。再说目前这样僵持下去，边族不满不说，商人们都还被扣在牢，总要个解决办法。"

"民族矛盾有三个。"欧阳道："第一民族化的内向认同，第二，相对固定的聚集领地。第三，专注民族事务的团队精英。女真人就是符合了这三个条件，所以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政权。"

欧阳说的是很著名的冷战民族矛盾理论，这是一本书，介绍了美、苏两国对待民族矛盾的不同政策，最后苏联完败，各民族纷纷要求独立，俄罗斯最后都成了反对苏联存在的主力军。苏联三个原则全犯，以民族学校代替公民学校，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排挤外族（经常旅游朋友可以感觉到），培养少数精英的思想错误，他们常说xx族代表，而不是公民代表，政府制造隔离了几个群种。

苏千想了想后："其实原周边都是这样，就说吐蕃，如果出现符合大人第三个条件的精英团队出现，也会相成威胁我原的力量。"

"对，所以你给不给边族好处并非是引边乱的主要原因。"新国成立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民族识别，生生把已经融合完成的少数民族识别了出来，重新冠上少数名称。欧阳道："你可以说明这样的情况，要求就是平等。我们尊重平等，对外贸易更要平等。我们不骑别的民族头上，但也不想看见别的民族骑在我们头上。贸易自由，官府不得参与定价。"

苏千犹豫许久后道："大人，可能会被驳斥。"

"当然会被驳斥。"欧阳叹口气："但是也不会降罪。我相信皇上最少会放了那些商人。认真考虑下你的意见。而后朝廷补贴还是什么手段，最少保证边商略有盈余。"

"大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恩”欧阳摸下巴好一会道：“可以建议几条。第一，允许边族剩余劳力来大宋务工。第二，送给边族酋长们一些官职。第三，控制一定利润率，由朝廷监督，商业协会定价。第四，开放政策，诱骗他族入汉。”最后一点不是欧阳明，而是古代一直有的政策。欧阳知道民族问题一直是一非常复杂和麻烦的事，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也只有美国相对的调整治理好。如黑人，美国不歧视不照顾，不展他们的黑人化也不干涉他们自己展。不划分聚集区，不强制分离聚集区。培养的精英是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专门培养黑人去管理黑人。虽然还有种族歧视事件，但明白的人都知道，那是部分素质低劣人引，和种族并没有太大关系。

“好，我这就回京。”

苏千匆匆告辞，金娘在一边道：“大人，别说我多嘴。在宋女真人都没有享受什么平等的待遇。”金娘立刻说出欧阳办事的两面性。

“金娘，如果现在让他们享受待遇，那宋商就不答应。不仅宋商不答应，那些地主也不答应。而且他们不牺牲同样待遇话，别人凭什么雇他们？”欧阳道：“金娘，不是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很多事情做起来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再说，虽然皇上信任我，但是我毕竟不是皇上，不是说什么皇上就听什么。即使是皇上，也不能专断独行，也有不少的规矩。”

“当年和我们一起去金国的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他身子不是很好，吃不了什么苦。我爹爹就每月补贴他一点粮食和钱。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后，女真人生活更苦了。我爹爹就没办法照顾到他。你猜怎么样？”金娘苦笑道：“我这远方亲戚闹上了门，还把我们留着过年的一小袋粮食给抢走了。”

欧阳问：“你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停止了对边族的优惠，他们肯定会不满？”

ps：本章涉及纯属欧阳观点，无所谓对错。

第两百六十六章寻梦

“我觉着应该会。”金娘道：“但是迟早要停止的，就看谁有魄力去承担这个骂名。否则就要一朝朝供下去。他们饥荒，你们送粮食，你们不送，那他们就只好抢了。”

“玛丽隔壁”欧阳骂了一句后忙解释：“不是说你，别误会。”养着养着就刁了，想想也是，厦门不久前的xx族事件，厦门政府禁止xx族乱摆摊，人家全体冲击市政府，结果政府妥协，为xx族在包括步行街划出摆摊区。恩……其他五十五个族都不允许在那些位置摆摊。

“我知道，大人忧心罢了。”金娘很能理解人：“所以我觉着，大人说的平等不是不可施行，但大人如果这边顾忌利益不愿施行，那边因为利益又要施行，实行两种标准，恐怕作用不是很大。”

“你说得很有道理。”欧阳苦笑：“只不过连皇上恐怕也没有这份魄力。”要求民族平等等于破坏民族团结，这个罪名要面子的赵玉可不爱背。

今天的下个访客是胡杏儿：“欧阳，公司快破产了。”一打仗就要死人，一死人就要赔钱。

“笨，不会降低赔偿率啊。”

“可是契约上都写好了。”

“契约最后一条，考虑各种因素，赔偿率将有基础一到三成的浮动，具体浮动原则和规则保险公司将在皇家报上公布生效。”

胡杏儿一楞翻手上的契约问：“有吗？”

欧阳拿过来一指道：“不在这吗？”

“……我怎么没注意到？”胡杏儿看看，还真有。不过是和公司介绍印在一起，普通人一般不会去注意。

“你笨”

胡杏儿怒气冲冲走了，金娘又不明白：“大人出点是为了照顾兵士们，但为什么又坑害兵士？”

“金娘，这保险公司要是倒闭了，对兵士们都没有好处。”欧阳道：“之前开出高赔率是吸引大家参保，让大家认识保险的好处。现在克扣点回来，是

因为保险公司将来损失会更大，一旦支撑不住的话，那些兵士契约就成了白纸。”

今天的访客就这么多，不过晚上欧阳受邀和几名东南商业协会议席成员去吃饭，顺便看李师师表演。李师师从原来大火，到现在的火。原因就是李师师只会整哀怨酸调，痴怨缠绵，要死要活，这种小调偶尔欣赏还成，但是没有人愿意自己被感染得很凄惨。李师师虽然正在**的黄金时期，但欧阳并没有现有其他人和自己一个眼光。当然，也是因为李师师穿的太保守的缘故。

落座后，欧阳就介绍金娘给大家认识，大家都很有礼貌，无论知道不知道金娘身世的都很客气。事实上，基本上圈子内的人都知道金娘身份。欧阳虽然花钱快，钱不多，但始终是商业龙头，他身边的助理怎能不打听是谁。

金娘招呼也很大方得体，她了解自己的位置。一个晚上下来，欧阳很满意。欧阳这边满意自己的新管家，但欧平很不满意自己的新娘子，找欧阳诉苦来了。

“什么？”欧阳吓一跳：“你们婚后一个月来月，才干了一回房事？”这是古代，一般都是少男少女，**。

“忙啊，今天忙这个，明天忙那个。水路运输、陆路运输、接待东南商业协会成员、南北邮路，南银北流……”欧平一口说了n个项目。这些项目有的要去东京，有的要去寿州。

欧阳摇头：“那她一个月最少在家半个月，你没逮到机会？”

“少爷，一大早就出门，晚上回来就在书房东写东西，西写东西。家里的事，问都不问一句。”

“周掌柜为了锻炼这女儿，确实给了她很多事。”欧阳也不满：“不过，怎么就不考虑下毕竟成亲了呢？”

“少爷，按照你说法，弄个孩子就能稳定下来。但现在连机会都没有，怎么弄？”

“去弄*药吧。”欧阳道：“量不要太多，别让她现了。你自己调整下休息时间。每天坚持午睡，晚上晚一个时辰休息。如果实在不成，我们再想办法。”

“好。少爷，当初没听你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

“男人嘛，多锻炼一下。”欧阳道：“不要买贵的，只选对的。你要实在扛

不住，就休了。”

“舍不得。”欧平实话实说：“看她累成那样也心疼。”

“周瑜打黄盖。”欧阳道：“加油。恩……你可以请你的惠兰姐出面，让他和你媳妇多聊聊，看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对哦。惠兰姐可是总编。每天都有时间照顾家里。”欧平大喜：“那我先走了少爷。”

“等等”欧阳拿出封信：“帮我送到张三他们那。”这信是梦游记的下一步的大纲。所有信件传递都是欧阳几个亲信负责。梦生再会编，也不可能能构想出一个近代或者是现代社会的大纲出来。欧阳必须提供蓝图，再让梦生去挥想像。要说梦生也**，已经帮自己娶上老婆。

大宋积贫积弱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对。但欧阳认为事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那么多的人口，和那么强大的经济支撑还被灭了一半国，不能说没有问题。积贫也许指的是两极分化，反正欧阳知道富人很多。积弱确实有一些，主要是宋徽宗这代的士兵整体素质下降。总禁军人数五十万，十万在东京只会玩刀耍花架子。还有最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暴*或者说起义。

钟相一除，赵玉更加重视地方，再加科举派地方三年监督地方官的制度，几乎不太再可能生起义或者暴*事件。从军队来说而今不要太强盛，百三万的禁军，八十万近代火器武装。士气、战斗力在各名将的调理之下，已经称雄周边。宋朝已经稳定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强盛的大国。

但改革必须进行，欧阳很了解历史，无论古今再强悍的王朝都有覆灭的一天，而覆灭根源都出在代代相传的统治者身上。梦游记的影响力颇大，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向往这梦游记里面提到的国家。无论民族、年龄、性别，在梦游记都受到平等的待遇。这待遇反应在教育、福利、学习、律法、言论、婚姻等等之。让很多遇上不太公平的事时候，都有所寄托。

梦游记现在每月一期，每期热卖。当然，盗版事业也蓬勃展，不仅有盗的梦游记，更有什么东游记、南游记都署名梦生。

很多人在看，赵玉也在看。她的手边是十几名大臣的表章，他们认为梦游记有蛊惑人心之嫌。虽是小说，虽大宋不以言治罪，但目前的社会风气开始改变，最突出一点，私奔的年轻男女增多。

还有一些表章上说：陈寿晋臣敢写三国志，虽对晋朝有所偏颇，但几乎完整记录三国人和事。晋朝国君都未将其罢官，更何况是一小民写的小说。

这是昨天朝会之后，递交上来的表章。九公公在赵玉耳边道：“张玄明，

张大人来了。”

“宣”赵玉没有放下梦游记。

“卑职张玄明见过陛下。”

“办一件事。把这个梦生给朕带来。但第一，不许伤了他。二，不许惊动他人，三，不许拷问。”赵玉问：“能办到吗？”

“陛下交付，自然能办到。”

“钟相的事你也是拍胸口答应的，但却走漏消息，害死多少人，让朝廷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赵玉淡淡道：“这次有差池，朕绝不轻饶。”

“是，卑职明白。”

九公公疑问：“陛下，何必这么大费周章？要杀要禁要放还不是一句话吗？”

赵玉道：“朕不是因为表章上写的男女私奔，朕是看这些国家体制。你看他写了二十几国，各国风情都不一样，但却围绕一个主题。”

“主题？”

赵玉点头：“就是百姓的权利。比如这边写，这县里的知县是百姓推选的。当然，也是上面同意的，不过有一点朕比较欣赏。就是有个百姓监督。多数百姓不满，可向州要求罢免本县知县，州不理会，就到朝廷来。最主要一点，州里不能打压这样的意见。这样好处有，但弊病也大。所以朕非常好奇这个梦生。再者此事如何裁决也要朕见了梦生后再下决断。朕听说，可不是少数人在看这书。”

不杀士大夫，不以言治罪，是太祖皇帝祖训。由于上次杀了王黼，赵玉还要到太庙闭关七天。历史记载，每朝宋皇每年由一个不识字太监带领到太庙太祖誓碑前默念，就有两句话。赵玉借民意，再加诸位大臣齐齐赞成，就打擦边球弄死了王黼。但事后还是去太庙赔罪。当然，如果有一些造反什么的，是允许在监狱赐死。

也有言获罪的，但是那关系到朋党、政党一些事了，而且也都不杀，贬官而已。所以赵玉是不会因为一个梦生大动干戈。不仅欧阳这么认为，就是武百官也这么认为。

……

“什么？张玄明在找梦生？”张玄明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没起程，消息已经传到欧阳的耳。当然，也是张玄明没有想到，这事和欧阳有关系。身为皇帝的刽子手，张玄明身边人和下属总有几个被人收买用来传递消息的。苏千知道此事后，立刻派亲信通报欧阳。

要查梦生，必然查杭州印刷厂。从杭州印刷厂可以查到有商业协会的蛛丝马迹。欧阳左思右想吩咐值班衙役：“找张三和李四来。”

张玄明和八名下属微服出京，直奔杭州印刷厂。用商贾的身份一打听，消息就全被套了出来。说梦生是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一天被雷劈后，突然开始写小说，也就是梦游记。印刷厂由于老板说开拓业务的要求，就试印了一册，结果市场反应良好。于是就让梦生在深山专心写书，每月印刷厂都派人去取稿和送去食物。

张玄明知晓后不再问什么，在杭州潜伏了十来天，终于看见载食物的马车出。跟随其后，来到绵绵大山。两个伙计提了食物上山，大约一个时辰左右，两人回到马车离开回杭州。

张玄明很轻松的找到了山草庐，一个头糊糊的书生衣服人正在痛饮美酒。张玄明走到他身边也没现。张玄明看桌子边上还有一些存稿，拿起来看看，语言结构几乎和梦游记一样。张玄明收了稿子，喝令把人带走。

为了谨慎，张玄明在杭州再呆了三天，买到新一期的梦游记，而后将拿到手稿一比较，果然是承接了新一期梦游记的故事内容。张玄明还是不放心，让书生写了几个字，辨认笔迹后，可以确认手稿是书生所写。一切再无可疑，张玄明立刻带书生上京复命。

……

书生在赵玉面前时而痴呆，时而胡言乱语，时而提笔疾书。赵玉看了好一会问：“这个就是梦生？”

“就是此人。”张玄明把自己收集的：“此人真明叫冯生，家本富庶。父母在其十岁去世，家产被其叔叔霸占。其愤恨不已，朝天而骂，结果引来天雷。虽未死，但是人却疯癫。这一路上常对卑职说，梦由心生，大梦初醒空乾坤。”

“大梦归兮……”书生提笔在墙上涂画，赵玉看那手字，还是很不错的。显然有比较深厚的笔功底。

赵玉问道：“梦生？你是梦生？”

“梦生？”：“我不是梦生。”

“那你是谁？”赵玉问。

“我是谁？”书生一楞一楞：“对啊，我是谁？”

九公公道：“陛下，看来此人得了失心疯。”

“能写出这么细腻男女感情的人，竟然会是个疯子？”赵玉有点不信拿起梦游记问：“王生为什么被官府抓了，但又放了。”

“王生……王生是好人。”书生突然悲从心来，倒地嚎啕大哭。赵玉隐约听见他哭道：“官府不公，还我家产。”哭完，：“我是王生，还我家产。”

“带下去吧。”赵玉叹口气道：“朕始终不相信，一个不清醒的人能写出如此好的书。”

“陛下，李白斗酒三百诗。”张玄明道：“清醒时候，李白出诗无佳作。酒后一字值千金。”

九公公点头：“陛下，咱家也常听说民间有一些传说。一些被雷劈而未死的人，总有一些通神能力，还能看见鬼魂游荡。”

“恩。”赵玉点头道：“让他休息一两天，别为难他，就送他回去吧。”

“是”

……

欧阳这边哭笑不得，赵玉又了手谕给他，让他查清楚这个梦生的背景。查人欧阳肯定比张玄明能耐，别说欧阳本身的职业，就是在杭州的人脉都非常广阔。赵玉没有任命错人。但赵玉没想到，这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欧阳。

这个疯子当然不会是梦生，那这人是谁？这人真是个疯子。背景和张玄明调查没有区别。这一招就是李代桃僵，为什么会有书稿呢？办法也不复杂，就是张三装神弄鬼，在草庐外念手稿，九疯一醒的疯子，自然就会当成神或鬼，在其脑海加深印象。虽然不会全部背出来，但是一些情节就被他写了下来，成为他是梦生的铁证。欧阳这招不是赌运气，而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意识催眠。

欧阳没期盼这招有太大效果，但保证了安全。疯子人选是早就看的，而后麻袋一套拉走，不让他见到任何人。而知晓一些内情的印刷厂负责人，在前几天正常人事调动到硫求。完全抹干净人证和物证。

欧阳还考虑到赵玉精明，未必会相信，还留了后手。唯独没想到赵玉会让自己去调查。欧阳只能亲自跑一趟杭州眼掩人耳目。而后回阳平后，写了封调查报告到大内。

赵玉看了后，因为信任欧阳，觉无可疑，于是就放过了这件事。

欧阳这边斗智斗勇，前方战事如火如荼。岳飞带兵从苏州登陆，和河北军路联合包夹辽阳府。辽阳府迁徙而走，两军交战多次，宋军胜多败少。但是宋军想和女真主力决战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再加上占领地地形复杂，多数女真族不愿臣服，多有零散袭击，让宋军颇为头疼。

在辽国战场上，宋军稳固了锦州，而后不朝通州寻找契丹主力决战，而是水陆齐打大定府。而临潢府已经考虑将都城迁移到东京。

在女真战场，由于冬季来临，和无法与女真主力决战。河北军路开始收缩防线，退回长白山三县，准备防御过冬。岳飞一部撤离到苏州。张俊想法是引君入瓮，吸引女真主力回来，而后开春后进行辽阳会战，消灭女真精锐主力。

辽国的水道成为两军非常重视的攻防战，这边没有因为冬季而放缓攻击手段。军机处要求，必须在大雪来临之前攻占大定府，这样才能在开春后，逼迫天祚帝北逃。所有这一线战斗非常激烈。耶律淳知道整体实力不是宋军对手，节节抵抗，固城坚守，消耗宋军的进攻能量，拖过这个冬天。

在期间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战斗，比如女真偷袭粮道，比如辽人诱袭等等。但大宋这边都是一代名将，步步有章法，不仅没让敌人得逞，还将计就计扩大胜果。

第二阶段战略目标是，河北军路完全占领长白以南。西北军和永兴军占领临潢。按照预计，有望在明年夏天完成。一旦完成，女真和契丹主力，将很有可能的和宋军进行决战。

第两百六十七章解决

金四因为军功，被提拔为从五品指挥使，从河北东路给欧阳邮寄了不少礼物表示感谢。有人参、珍珠等物，皆是上品货色。欧阳吩咐金娘：“明天一早把这些东西给张三他们。”

金娘点头后疑惑问：“大人，为什么喜欢交往这样的人？”

“金娘，金四邮寄礼物，是让人家知道他的靠山是我。我怎么能不收呢？”欧阳道：“你看金四确实是战果累累，抓和杀了十八族的酋长。其三部族宣布投向宋朝，这可是少死了很多人。他行为虽然是因为自私，但是不可否认他做了有贡献的事，不仅是对宋来说，对女真也有莫大的好处。”

金娘明白这道理，但又带出更大疑惑：“大人希望少死人，但为什么要极力起战争？”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能说不仅是辽金，将来蒙古也要征讨。”欧阳道：“最少我不会因为他们臣服就放弃对他们的进攻。这些不是我愿意不愿意做，而是一定要做。即使皇上不同意，我也会想办法改变皇上的心意。”

“将来的吐蕃和大理呢？”

“……”欧阳沉思一会后道：“所以当时我不同意皇上提高税利，要保证禁军的数量、质量和可持续展使用。”

金娘倒吸一口气：“大人是主张，大宋不间断对外用兵？可是古语云：好战必亡。”

“古人说的话未必就是正理。”欧阳道：“不过你不用那个表情，皇上能听我灭蒙古，就算是很了不起了，皇上必然不会对大理、吐蕃动手。”

“你欧阳好大的野心。”由于欧阳和金娘夜晚在一屋，没合房门。一个人进欧阳房间，左手拿火把右手拿了一枚甩手炮道：“不要乱来，这火线我已经弄短，两个数就爆。”一拉衣服，其腰间还别了两个。

“完颜兰？”欧阳叹口气：“你不腻啊，没事就找我麻烦。”

“坐下”完颜兰用脚关门，一指金娘，金娘只能是坐到欧阳身边。完颜兰把火把一插，而后拿出身后的绳子扔过去道：“把欧阳捆起来。”

不怕女真玩兵器，就怕女真玩火器。为什么呢？因为个个都是人体炸弹。欧阳对犹豫的金娘道：“捆吧。你怎么进来的？”门口可是有四个衙役值

班。

“进来很难吗？”完颜兰道：“翻墙。你手下为了美观，墙只设计四尺多高。转过来我看看。”

欧阳无奈转身，完颜兰看了一会欧阳反绑的绳结点头：“坐回去。”

金娘道：“完颜公主，欧大人不过是个手无……”

“哈哈，他手无缚鸡之力？”完颜兰道：“我不会再上他的当。”

“你想怎么样？”欧阳问。

“火药的配方，你钱庄的钱，宋攻打女真的机密，盐、火药、铁、棉……我都想要。”完颜兰道：“不过，只要你配合给我前三项，我就放过你。”

“火药配方我随便说一个你也不知道真假。至于钱庄我做点手脚，保证你进去就出不来。还有宋攻打女真的事，我也可以编。”欧阳笑问：“你要不整点实际的。比如一千贯什么的。”

“你当我是叫花子。”

“那好，我有一个秘密来交换。”欧阳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女真败的那么快？长白以南，根本就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吗？”

“编，你就编，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任何话。”

欧阳苦笑：“既然你一点都不信，那你要挟我干什么？你杀了我一点好处也没有。你应该知道，有我在，女真将来还会好过点，没我在，那就不好说了。”

“火药配方。”完颜兰不为所动道：“如果你给我假配方，我就先切下你一条胳膊。”

“恩，一比一比一。”

“欧阳，你真以为我是开玩笑？”完颜兰一指金娘：“那我就先杀了她。”

欧阳反问：“你怎么知道一比一比一是假的？”

“这个……”完颜兰倒是一楞。

欧阳道：“火药第一个工艺是研磨，第二个工艺是准确配方。必须一比一

比一，差错一些都会减低威力。为什么阳平火药好？因为有天平，非常精细的天平。”

完颜兰喝问：“什么是天平。”

“金娘”

金娘回答：“天平就象是跷跷板。一边比一边重就会下沉。两边一样重，就会保持平衡。”

“顺便说一句，这东西很早就有了。”欧阳补充说明。

“画出来。”

金娘无奈道：“我没见过，就听大人提起过。”

完颜兰想想道：“钱”

欧阳苦笑：“大姐，你捆住我，什么都干不成。我取钱不用信物，用的都是书信。”

“那你们准备对女真怎么下手？”

“这个可以回答，蚕食长白山以南。肃清内部反抗势力。兵逼黄龙府，逼迫女真人主力和禁军决战。”欧阳道：“同时，岳飞将登陆率宾府牵制你们兵力。将女真主力消灭后，开始招降部族，分化你们。稳固占领区域，而后北上把你们残余力量赶到大海。”

“好狠毒”

欧阳道：“恩……还是更狠毒的，在占领区，不加入汉籍，一律格杀。这是童贯还有张俊的意见，灭绝女真族。算来你们女真人其实不过二十万人。当年白起一夜就坑杀了四十万人。所以你应该感谢我和皇恩浩荡，最终皇上采纳是我的意见。”

“哼”完颜兰听出威胁，我欧阳要死在你手上，那朝廷可能就会转变对女真的措施。毕竟灭族的成本、效果比安抚要来得好，还能一劳永逸。

“打开那个柜子。”欧阳用脑袋示意。

“恩？”完颜兰脚步移动问：“里面有什么？”

“有你想要的东西。”

“哦？”完颜兰考虑了一秒，为防止有变，走回去拿起火把，而后走到柜子面前用小尾指勾开柜子。一看柜子空空如也，疑惑转头，却看见一把椅子飞了过来。再看欧阳手哪有被捆绑的痕迹。

完颜兰急忙一滚，避让过椅子。欧阳已经杀到。完颜兰顺手点燃甩手炮，看着甩手炮的火线燃烧，完颜兰反倒楞了一下。就这么一楞神时候，一双手伸了过来，抓到火线上一拔，火线被扯出甩手炮。而后就是肉搏。

金娘这才知道完颜兰为什么要捆绑上欧阳的双手，欧阳的身手可真不差，虽然不成招式，但招招实用。很快就完全制服了完颜兰。欧阳举手：“手铐”

“恩”金娘急忙拉开一个抽屉，把里面精钢打造的手铐扔了过去，欧阳很熟练的一拉一扯，把完颜兰反拷。

而后欧阳拿走甩手炮，才站起来喘气：“每次都这么搞，你不累吗？”

完颜兰哼了一声问：“你怎么松绑的？”

“这是个小魔术。”欧阳道：“其实捆我的是两根绳子，绳头我都拽在手心。一点点障眼法而已。”

门外有人敲门，一个值班衙役道：“大人，衙门来传话，说有人来报，在阳平见到完颜兰。”

“知道了。”

“大人没事吧？”

“没事。”欧阳道：“你去忙吧恩……让展大人过来一下。”

“是”

“你想怎么样？”完颜兰一等衙役走远就问。

“我也不知道。”欧阳拉完颜兰坐在椅子上。金娘帮忙整理散乱物品。欧阳头疼道：“为什么你非和我过不去？我已经三番两次放过你，我还想问你，你想怎么样？你应该知道，就算你挟持我，也无法走出阳平，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女真……”

“我们女真，你们女真，我已经听腻了。我已经上表皇上，以后没有女真族、没有契丹族、没有羌族、没有汉族，全部叫华民族。惯着你们尾巴翘到天上去，你以为你女真族有什么不同？你以为你们女真人就天赐之族？你们女真人受辽人欺压，那我们汉人还被五胡乱华，差点灭种怎么算？”欧阳很生气道：“合这你们农耕技术不是汉人明的，火药不是汉人明的，你女真要那么了不起，别用汉人的技术啊。娘的，近亲通婚的民族以为自己有多牛。”

“你……”

“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你们的都城都是仿造东京建设。金娘还问我，为什么支持打仗。我告诉你，我支持打仗是因为他们眼红原富庶生活，但又不愿意自己去创造，不消灭你们，迟早会被你们消灭。”在各国，西夏受原影响，其实已经慢慢变成了封建国家，而辽国则是半封建半奴隶。金国是半奴隶半原始。虽然也有没有时间建设的客观原因，但女真人掠夺和占据的劣性欧阳是看得很清楚。

“大人”展铭在门外喊了一声。

“进来”

展铭推门进去，看了混乱和被锁拿的完颜兰擦把冷汗问：“大人没事吧？”

“没事。”

“杀了吧，免除后患。”展铭道：“即使送回大内也是秘秘密处死。”

“胡万三说得好，他不能看金娘死在他面前。”欧阳道：“你帮我将她送到沧州大牢，做个不在册的囚犯。”

宋朝的基本监狱很有意思，只关押被告和证人还有案件的关系人用的。而判决后的犯人都不在监狱服刑，属于临时关押地。而沧州大牢出现的原因就和东汉汉武帝有点关系。

有个儒生给汉武帝上书说什么天人合一，其一条就是要求在秋季后问斩犯人，理由当然是扯淡，要么说不可尽信古人。到了宋朝，除了逆上，比如下属杀上司，奴婢杀主人这样的大罪外。其他死罪都不可在春季行刑。但各地的都是临时监狱，没有完善这些设施，于是每一路设计一个沧州大牢的东西，押解处决犯人在牢里度过春季。

后来牢里犯人并不是全部斩，有部分犯人罪行因为无法落实，就是审刑院，或者大理寺要求重新审理，或者还有喊冤要经过程序再推的，所以都暂时羁押在各路大牢。这些地方除非派兵攻打，否则没有逃狱的可能。每个大

牢都有刑部特派驻守的人监督管理，可以说得上是最严密的地方，比起东京几座天牢更加系统化。

欧阳就是打算把完颜兰秘密关押在这样的地方，欧阳拿出一叠银票递给展铭："伙食上别差了，每几天让她洗个澡。吩咐里面人不许乱来。"

展铭点头："明白大人的意思，就是吃好喝好，但是绝对不能出牢房半步。"

"恩"

展铭道："我去找辆马车，再让张三帮个手。"

"好"

"你杀了我吧。"完颜兰咬牙，她知道那些地方，牢房都是铁造嵌在石壁上，地上是大青石头。只有在四米高位置有个小小的窗口。她也知道欧阳绝对不是恐吓，凭借欧阳的能力，他轻松可以办到，甚至能让自己老死在牢。

"有荣华富贵给你，是你自己不珍惜。"欧阳道："你别以为你是公主，大内不会动手。大内已经几次起杀心。都是我在皇上面前保你，皇上看我面子，还特意派几名内卫监视你。你放心，不用呆很久，等女真人完蛋了，我就放你出来。金娘，帮忙去弄点吃的，送她上路。"

"好"金娘点头离开。

欧阳道："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没有"完颜兰很倔强。

展铭和张三很快到了，欧阳让他们稍等，金娘的红豆粥熬好，劝说完颜兰吃完后，完颜兰就被带上了马车。马车趁夜出，朝大牢而去。

完颜兰的事终于告一段落。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商业协会。开会前，仍旧是三人秘密会议。这次大家讨论的重点是有关梦生的事。欧阳道："根据调查了解，现在人特别是年轻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社会。最直观的就是不少年轻人开始反抗家里安排的亲事。私奔到阳平一些比较达的地区打工，并且想办法落户。依靠自己双手来赚取生活。"

苏千道："朝廷有人已经对梦游记开始留意。"

"听说是礼部侍郎先提出的。"周安笑道："他女儿成亲前和一个私塾先生私奔到了扬州。难怪他会生气说什么梦游记是妖书。"

欧阳有兴趣问："看周掌柜的语气，似乎事情解决了？"

"恩，那先生现在在扬州私家书院任教。拜堂成亲，肚子也大了。我就让那先生写封信给侍郎。虎毒不食子，侍郎见这样只能是认了，最少还周全下名声，对外可以说是明媒正娶的。"

苏千点头道："现在就是第二步，不过我看第二步，皇上已经帮我们做了。就是经济疲软。"

"暂时不动手，让事态自己展，现在正在打仗。后院失火很麻烦的。"欧阳道："今年朝会有七次表决，做得很好。"包括大赦与否、边族关系、长州移民等等国家大事。从热闹程度可以看出大臣们的积极性。不仅是这样，朝内还分成了几派。朋党、政党一直都存在，连欧阳修也说：小人自然和小人为伍，君子自然结交君子，绝对和朋党无关。

而今朝廷这边就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农派和商派，第二种是激进和稳妥，和鹰派和鸽派对立差不多。比如大赦，农派是支持的，增加劳动力，但是商派为了治安稳定，表示反对。由于大赦包括大量配边疆、厢军徒刑劳作的人，枢密院为代表的鹰派自然不同意，但是礼部这些讲究天合，说什么杀戮过多伤天合的人表示赞成。

赵玉对这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都无所谓。但比如在边族问题上，虽然采取还是投票，但先说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因为她的看法，导致激进派输场，边族除了一些补偿措施保障商人的最低利益外，不再有其他改变。

虽然是这样，苏千提出了自己最担心一点："皇上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别说各路禁军，就是朝廷大臣除了御史台的官员，都没有人愿意说皇上坏话的。要不然，这次边族问题我们已经拉满了票，不至于最后就三张反对维持现状的票，就因为她事先说了自己的观点。"

"其实皇上自己也在疑虑一个问题，宋后代子孙不争气怎么办？但是，别误会。这天下还得赵家人来坐。这点是不会变的。"欧阳道："我认为皇上比较倾向我们所说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她要求的皇家权利比我们预计要大。但也希望将来的臣子能限制将来皇帝的昏庸无能之举措。我怀疑，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皇上很想见见梦生。"

很多人说，宋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雏形，如果不是外敌入侵的话。也有很多人说明朝已经有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雏形，如果不是外敌入侵的话。欧阳有自己认为，他认为在目前资本**的条件其实已经成熟，但是有两个**烦，平民的思想观念，还有赵玉无人可比的威望。

周安若有所思道：“看来，有些事只能是等水到渠成。”

苏千道：“水到渠成也要我们不倒霉不行。特别是梦生，周掌柜要千万留意。”

“没问题，不会在这样节眼骨上出麻烦。”周安道：“再说，出面的只是我一个不出名的亲信而已。即使事情败露，也未必能牵扯上关系。”

第两百六十八章人质危机

三人会议结束，商业大会开始。本次大会，苏千提出了占领地开战略。其辽国将以司家为主，女真将以东南商业协会为主。西夏西北面由阳平商业协会为主导。并且提出两商业协会共同开长州的初步构想。构想里主要提及一旦大规模战争结束，肯定有很多士兵解甲归田。如果利用他们开长州，将有各种的好处等等。

大会三天，第一天是司家为主的辽国开项目，招人入股，商谈细节等等。第二天是东南商业协会为主的，主要开皮毛、牲畜、药材等女真地的项目。其还涉及到海运公司等等问题。第三天，西夏的展不仅在西夏境内，还涉及到对西辽的商业延伸，相当有潜力。

大会还有最后一个议题，也是最重要的议题。由于去年增税，导致全年经济疲软，居民购买率下降。导致大批产品积压。两商业协会议席大约积压了千万贯的货品。议题就是货品的处理问题。

有提议捐献军路，鼓舞士气的，有提议低价销售，也有提议送给弱势群体的。最后欧阳提出，把所有积压库存的产品，无论是食品，还有布料等等除了能二次利用的外全部销毁。这是糟蹋，确实是糟蹋，但是这是资本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比如牛奶过多，送和赔本卖出都会饱和市场，导致牛奶销量上升，利润下降。而把牛奶倒掉或者喂猪，这块消费空白始终存在。比如一个人要一斤食物，喝饱了牛奶就不会想吃别的。但牛奶不送不亏本卖的话，这人仍旧要去寻找一斤的食物。

最后资本家们一致同意了欧阳的意见，并且明年各场业将开始裁减人手，减少经营规模，应对市场疲软。商业协会同时认为，后年因为对外贸易的展，和市场的扩容，经济将回暖。

会议取得预计的成功，皇家报同时表了会议的精神和主张。看到报纸的赵玉则是非常不满意，商业协会裁减人员对统治阶级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赵玉宣了苏千觐见。经过商讨之后，苏千拿出了让赵玉比较满意的计划书，减薪减少开工量而不裁员

……

赵玉满意苏千，欧阳也很满意赵玉。赵玉终于不再用政治手腕来干涉商人的自由。而采取协商的办法。当然，欧阳也知道赵玉无奈的一面。商业的影响无处不在，如果单方面的扼杀商业，将会有不可估量的后果。比如一个东京人，突然现自己失业了。而后再现，由于没有成批的生产，肉类食品价格，布料价格，酒类价格全部狂涨。根本就无法在城市再生活下去。

以前商业就影响对外安置政策，税收来源，现在已经影响到每家每户。据调查，平均四名在阳平居住的人，就有一名在场子里上班。他们的收入引导和刺激各行的展，形成产业链。一旦他们断链，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候赵玉又想到了欧阳曾经提出，国家投资参与民间经营的办法。比如国家控制的盐业，就可以占五成一股份比例进行招资，控制民间资本流动，还可以使用民间比较先进的管理办法，节约成本，增加收入。比如入股海运业，就能保证海运产业税收受到监控，税收增加，盈利也增加，也同时拥有言权。但弊病欧阳也说了，容易让商人控制各种国家控制的领域，因为你牺牲了很大的主导权转为控制权。按照商业协会规定，国家成为一个单位成为议席成员，那其他议席成员有权对国家产业进行投资。

赵玉越想越头疼，这是个相当复杂的投资过程，于是下令让户部去研究。

……

年节年年过，年年都要过。本次年节多了金娘和周屏两人。欧平虽然下手，虽然也有所斩获。但是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周屏仍旧没有怀孕。所以周屏就和几个男人先上席，聊说国家大事、经济大事。

“大定府已经拿下来了。”欧阳道：“听临潢社的消息，天祚帝已经定下东迁东京的决定。但据不可靠消息，耶律淳大元帅的通州兵马有所异动。”

甘信道：“大家看十年前。我们大宋是百姓暴民不断。而契丹人是贵族暴*不断。就说东京，我记得当时也暴*，剿了好几年快平了，女真人捡便宜，两个月内占领了东京。把叛军和契丹军都赶了出去。”

展铭道：“只要不内乱，外人很难有什么办法。惠兰昨天收到消息，又有女真一部几千人准备投降过来。”

周屏道：“我听说了，听说是这部族的酋长被杀。两个儿子争斗酋长的位置。但没想到完颜宗弼让金国驸马，一个没参加争斗的儿子当了酋长。那两个儿子马上联合起来反抗。你们说，这完颜宗弼是不是出昏招。”

甘信摇头：“昏招未必，这招用得好，就能把几千人正式归纳到完颜部一起。只是完颜宗弼太武断，如果要扶这个驸马上去，怎么也得把两个儿子砍了。”

欧阳苦笑：“你想得简单，完颜宗弼那么做就激起兵变。最好做法就是驸马打败两个哥哥，强者为王成为酋长，两个哥哥臣服。不过那驸马没能耐，只能是用点小手段了。对了，甘信，今年年节安排怎么样？”

“老样子。”甘信道：“在厢村和新城设点送饭，每份饭三两米、二两肉、还有一些青菜。大人，老说市场疲软疲软的，我朝下看下面人生活都下降，但朝上看怎么不降反升？”

“哈哈，甘信你真是忧国忧民。我记得再有几个月就要去东京参加省试了。”欧阳问：“怎么样？”

甘信苦笑：“大人你连皇上面前都提起了，这还不了进士，我真白活了。”

周屏道：“现在不是有新规矩，除了状元、榜眼、探花之外，所有进士要到地方去当吏三年，监督当地地方，吏部三年后考评。不合格的要取消功名。”

“甘信就来阳平监督啊，他当代知县，然后自己监督自己。”欧阳笑道：“不过总算是有功名，将来阳平还是要你来接替。”

周屏道：“听说，明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各州要成立税司，针对特定项目进行监督，由朝廷直接管理，连知州都无权干涉。”

“不干涉是不可能的。你在人家地盘上当官，不和人家关系好一点，人家随便整你半死。”如同现代嚷嚷的司法独立，独立吗?什么?你要求独立?你小孩不想在我地盘上学了，你老婆工作呢？惹毛了，每天去你们单位门口挖坑埋电缆。

大家谈论着时代的慢慢变化，这变化是一个适应过程，也是必然出现的产物。央集权是一直在做的，现在还要做。央集权为财政、军事两大块。军事上已经做的相当不错，但财政这块确实漏洞太大。毕竟是通讯不达的年代。

大年初一是法定关扑日，是全民皆赌的日子。这也是欧阳忧虑的日子，当赌博已经形成风俗后，严重破坏治安稳定。但欧阳无力改变，每年开春第一朝，赵玉也和臣子们玩玩的。

不过今年的关扑，人们热情明显降低，大家已经知道今年将减薪，而且减少每年增加的岗位，就业形势很严峻。一方面是收入低，另外一方面物价上涨，这个年大家过得都比往年沉重。人就是这样，虽然今年经济环境比五年前仍旧要好，但是大家只会朝前看。这场风波对小产业的压力最大，一些大场已经准备着手低价收购他们。

大年初一，大家来拜年，欧阳正派红包，一名内卫找到了欧阳：“欧大人，太上皇想带他的学生去辽国。”

“别让他去。”老小子，玩上瘾了。

内卫为难：“我们不敢阻拦。”

这个是阳平的**烦，自从去了女真后，宋徽宗的旅游的范围不再局限大宋本土。欧阳道：“那就让他去吧。”

“可是？”

“没关系，将士不认太上皇，他过不去。”

内卫点头抱拳：“明白”

不可否认，自从宋徽宗到处游历后，那字画水平境界更高一等。其学生也多有出类拔萃之人。欧阳第二天上京，给自己师傅拜年，给死难的将士们上香，这些都是俗成的事。今年是三年一度的科举年，东京很多商家已经开始准备。甘信今年也会参加科举，谋求一个功名。凭这东西无论是古今外都是需要的，就是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注重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但欧阳上京却收到一个坏消息，在成都府路办学的李汉被羌族抓了。这消息让欧阳有几分诧异和抓不到脑袋，他浑然没想到这是原商人和边族们矛盾冲突的进一步体现。

张玄明请吃饭，席间说了这事，而后解释道：“贤弟，要说你管辖的商人也是够哦刁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重新开放对边族买卖，但是那卖的东西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原来边贸纠纷还没完，商人对主要贩卖货物，茶和盐进行了以次充好的办法。狠狠坑了人家一笔过冬的物资。要说上等茶叶加下等茶叶，人家未必看得出来，但商人是下等茶叶加上等树叶。盐里加白沙，反正货是这样了，你要买不买。自己看着办。巴蜀那地方问题最大，羌族纠集起来闹不满，李汉恰巧就在就近办学，于是被羌族人扣押，表示对朝廷有意见。而今边贸已经完全停顿。

张玄明道：“李汉虽然出行不讲究，但可是实在的钦差大臣。扣押钦差行同造反。但皇上不想事情闹大，免得大宋不宁。所以派我去羌族谈判，同时也要给边贸商业协会压力，看贤弟你有没有什么融通的办法。”

“我不明白一点，皇上为什么宁可得罪商业协会，也不愿意开罪边族？”欧阳道：“兄弟现在也看见，物价是一天一个价，军队装备火器后，马匹现在处在滞销状态。经济萧条，民间要马的数量也下降不少。怎么能强迫商人吃亏去便宜羌族？”欧阳对苏千也不满意，怎么就和皇上沟通出那个结果来。当然也可以理解，欧阳当主席几乎没有什么自私的想法，而苏千不想为

了边商而得罪朝廷，正确来说，边商是自成一家。

“贤弟不知道，皇上得知此事也非常生气。不过而今北面战事正酣，不可能现在抽兵出来。”张玄明小声道：“但看皇上的意思，迟早要对这些群居不服朝廷的民族下手，免除后患。”

“恩，冲皇上这态度那我就说个办法。让阳平钱庄贷款给边商，成立专门的公司，减少开支费用。朝廷地方优先采购这些马匹。边商需要的茶可直接从新城收取，免除茶叶税，盐由盐司直接供给，免除转手费。再客气说一下，商人肯定会同意。”茶叶税是比较高的，由欧阳修修订，免除这部分税朝廷不是没考虑，但怕商人狡猾，利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偷逃税款。如果成立公司就不一样，公司统一进货调配，茶吏可以派人监视。不象原来，几百成千商人密密麻麻，进货渠道混乱，无法管理。

张玄明听了喜道：“好，这个办法可行。回头我就奏明皇上。”

欧阳交代：“这是治标不治本，千万提醒皇上，要打乱他们聚集地。”

……

回到阳平，又过了一些日子。甘信上京赶考，欧阳负责起阳平的事务。甘信留了两个秘书，再加欧阳对阳平还是很熟悉，日常事务比较熟悉，接手很简单。唯一就是消耗了狠多的娱乐时间。

在这期间，宋辽之战出现点差错。辽国爆内乱。天祚帝次子阴谋杀害哥哥，被现后，天祚帝杀死次子，造成原本次子一派的军官非常不安。数天之内，有六万多辽人投降宋军。（史载，原投金）

导致宋军神攻打临璜府。如同历史女真人攻占临璜府一样，天祚帝仓皇逃窜，由于消息不通，通州一带误以为天祚帝已经身死。于是在宰相李处温，宗室大臣耶律大石，奚王回离保的拥护下，耶律淳荣登皇位。

这场内乱虽然消耗了契丹人的力量，但是耶律大石重新出任大元帅。并且从通州对宋军锦州到大定府一带进行了闪电般的扫荡。导致宋军后勤断链。虽然宋军用强大的实力恢复了后勤线，但是临璜北上军队只得就地等待。给了辽军更多的布置防御时间。

如果这不算是麻烦，那更麻烦的事是，耶律大石人品暴捡到了宝贝，宋徽宗被其俘虏。宋徽宗确实如欧阳所想，根本不可能通过兵线去辽国，但是耶律大石这次奇袭，进入宋占领区百多里，持续三天时间，宋徽宗被俘也就在可能之。

辽国一直都没废除皇家报，所以通过皇家报的消息系统给朝廷传来了消

息，欧阳当然比赵玉更早收到消息，当下忍不住骂了句粗话。他知道耶律大石此人非常难缠。在历史联金对辽时候，宋军攻打燕云十六州，遇见此人是屡战屡败，输得相当惨，结果女真人攻打下十六州，宋人一州都没拿到，最后无奈花钱再找女真人买。从这点看出，当时女真人的战斗力多么的强大。

于是大宋也出了一件百年不遇的奇事。甘信没经过殿试，就拿了进士功名，外带吏部的派遣公回到了阳平。欧阳第一眼见苦笑的甘信就知道，自己肯定要被抓壮丁。果不其然，甘信带来了赵玉手谕，要欧阳上京准备处理这次人质危机。

……

赵玉看欧阳，欧阳看赵玉，两人都非常无奈。这宋徽宗虽然没有一点权利，但是其身份又不能不顾及。赵玉先开口道："而今对辽已经全部停战，太上皇要死了就算了。但没死，朕要下令继续进攻，恐怕惹民间和朝臣大大不满。"按照原则来说，太上皇是比皇帝还要尊贵的身份。最糟糕的是赵玉是篡位来的，如果不处理好，史书就会留下重重一笔，在当时的思想观和价值观，赵玉是不可能不顾忌的。

欧阳道："微臣也了解一些，说被俘虏的总共三十余人，八名内卫外加二十多名学生。早年太上皇女真一行提点了微臣，让宋军在女真之地势如破竹。但没想去辽一行，落到了敌手。"

赵玉问："这太上皇去辽国干什么？"

"太上皇现在是人，陛下也知道，人的脑袋实在不是普通人可以揣摩。"

赵玉想起了那个假梦生，笑下道："不管怎么样，你要去次通州谈判。原则是，要钱要物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能退兵。实在不行的话，就把他……杀了。"

欧阳苦笑："陛下英明，但微臣实在无法在万军之取人级。"

"不是真杀，就是宣布死讯。"赵玉道："给你两个月时间，两个月后无论情况怎样，禁军会重新起进攻。不能让辽人拖到秋冬。"

假报死讯。这样的办法历史不是第一次用。欧阳点头："微臣竭尽所能。"

"恩？你不怕去辽国？"

第两百六十九章赎金

欧阳笑道：“辽人知道两国交战，不为难来使的道理。再说，耶律淳和他老婆微臣都认识，耶律大石和微臣也有不错的交情。李处温曾经是微臣合作伙伴，再者他现在和我大宋私下联系，也不希望微臣出麻烦。”

“你在辽国呆时间不长，但倒是混得有声有色。”

欧阳谦虚道：“这还要大家给面子。”

赵玉道：“朕听说你写信给韩将军，进入临潢府之后，把所有赌场全部拆除，只留快乐谷。还让韩将军善待一个叫萧什么云的人，是吧？”

“陛下英明，这个萧甘云是微臣的一个熟交。”

赵玉无奈，这人一点都不知错的：“你先下去吧，一会收旨，尽快出。”

“是”

赵玉当然也可以派别人去，但是那谈判时间就多了去。欧阳办事快效率高，而且如欧阳说的，全大宋只有欧阳一个官员和契丹官员有私交。虽然是很多年前的私交，但是毕竟还可以说得上话。最重要是，赵玉不想影响对辽的战略。

……

八百禁军护卫，外加张三李四两个老人，队伍迅出。民间还不知道消息，看见欧阳又当钦差，都在议论是为了什么事。张三和李四是第一次来辽国，欧阳也是很久后才来。

从占领区看，百姓还是很配合的。有点原的味道。谁当老大都一样，老百姓都要交税。就算是契丹人也是无所谓汉人统治，欧阳和一些人闲聊，根本就没看见这些人对国家大事有多么关心。他们反而关心工作、物价等民生问题。由于当地免赋税，在司家的影响下，商业进驻了一些，百姓们还是比较欢迎宋朝统治。

这种是非常见鬼的，可能只会在国出现的奇特现象。没有归属感，没有凝聚力，没有血性。欧阳叹息，难怪抗日战争打得那么艰难，难怪**要强拉壮丁。

靠近涤河，韩世忠派出刘光世带军队迎接。刘光世可能是欧阳门生最没有成就的一个。韩世忠和其同年进士，也给了他不少机会。但是此人真的怕

事胆小，打顺风战还不错，打逆风战就是一塌糊涂，韩世忠只能是派他来接欧阳。

卫队将军还是老相好朱达，朱达在欧阳身边小声问："大人当时怎么就点了这家伙。"这个是很多人疑惑的问题。欧阳点的四人，全部是狠角色，都有独当一面的军事大才。唯独是刘光世……

"最少人家豁达，情绪还是比较乐观的。"欧阳喊道："刘将军。"

"末将在。"

"介绍下通州吧。"

"是"刘光世记忆力倒不错。很快将形势说明。耶律淳定都东京，而把在黄龙府以西的长春州设立为陪都。耶律大石主兵力过三十万在通州一带活动，还有五万多人在西线临璜府北面驻防。而宋徽宗和他学生现在就在通州大军军帐。

按照辽人要求，谈判代表包括侍从不得过一百人。到了锦州朱达就忙去整理卫队精兵出来。而欧阳也和韩世忠见面。

韩世忠的军就设立在锦州，因为他们相邻的通州是辽人的主力。本来按照计划，一个月后主力将进行会战，如果能打垮辽军，就能驱赶残兵到东京，而后给黄龙府守军足够的压力。但由于宋徽宗的特殊事件，韩世忠只能约束将领暂时停火。

双方先谈了当前形式，身为大元帅，韩世忠对辽金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认为女真人即使被打败，也很难臣服。而辽人则是占一地就是一地。但是韩世忠认为辽比金难打："辽人版图太大，就当一个东京就比西夏还大。辽人也使火器，虽然威力比较小，但具备一定杀伤力。而女真基本还是战马、刀加弓的战斗方法，对河北军路造成的威胁很有限。河北军路最麻烦就是，后方不稳。前天刚收到消息，有三仓粮草被女真人烧了。其实就是一百多人，强行冲破我们四百人的卫戍军，真的不怕死。我们外围可是有一万多的兵马。"

"女真是全民皆兵，这些后方的人虽然现在是民，但都当过兵，打的仗不会比我们少。"欧阳道："这种压力总是有的。"

"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韩世忠道："真正威胁是辽人火器军厂。在长春以西，临璜以北的泰州。"

欧阳笑道："真正威胁的是太上皇。"

"对"韩世忠苦笑："我这边有三十万，临璜那边还有三十万。人比人家

多，武器比人家好，地图我们也有。但没想到闹出这事出来。”韩世忠已经收到公，规定时间就要动进攻，距离时间还有将近四十天。

“这事我来处理。”欧阳问：“你认为消灭辽金要多久？”

“辽国版图太大，虽然已经分割成东辽和西辽。但是真要把他们灭亡，最少得明年或者是后面。女真这边不好说，如果辽人和我军会战，我们胜利交界到黄龙府的话，就看我们拿下黄龙府的度。一切顺利，估计也就明年的事。”

……

身为大元帅不能距离前线少于百里，韩世忠没有去送欧阳。欧阳在一队禁军的护送到了通州边境。通州那边已经接到了书，派出几百人在边境等候，来的还是欧阳熟人，是耶律大石头的一名亲信。见了欧阳也没有什么仇恨之说抱拳道：“欧老板，好久不见，风采依然。”

“耶律将军客气了。”欧阳拱手：“耶律大石将军还好吗？”契丹人就两个姓，一耶律一萧，相当的单调。但就因为这么简单，才能制造出屹立两百年的军事大国。原周边的匈奴、突厥等等都被驱赶而走，契丹随之崛起填补了他们的空白。最后更是利用后唐的昏庸，不废一兵一马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但是儿多多败家，两百年后契丹人不再是以前的马上民族，而只是一个酒肉民族。

“将军身体很好，还常提起欧老板。”耶律小兵道：“我前面带路，估计要三天左右。欧老婆如果感觉身体不适就说，我安排歇息。”

“多谢耶律将军。”

契丹军队将欧阳护卫前后包夹而行，态度都很客气，契丹人和宋卫队的人聊得来，一路上气氛比较轻松。

到了通州本城，耶律大石带了几个官前来迎接，欧阳一见是哭笑不得，全是自己曾经在辽认识比较要好的大臣。两边并没有因为交战而对欧阳有什么敌意，大家都很客气，在城门外说了好久的话，在耶律大石的提醒下，大家才进城。

耶律大石带领欧阳穿过通州到郊外的一片军帐。而后欧阳就见到了宋徽宗。远远看去宋徽宗皮肤白净倒是没吃什么苦。耶律大石很明白事理道：“欧老板随意，有需要就随便吩咐，但是别离了通州左右。通州府衙是我的军大帐，我们先私后公，今晚已经备下水酒给欧老板你洗尘。”

说完，耶律大石竟然真的只留下几个联络人员带其他人离开。张三伸舌

头道："大人，你交游可真广泛，连人家大元帅都卖你的账。"

李四道："笨。人家是用旧情拉拢大人。最少等谈判时候大人也会给他留几分面子。"

"李四说的很有道理。耶律大石这么精明的人，不可能不了解太上皇的影响很有限。"欧阳叹气："可惜他不了解我的权利有限，不可能会答应一些皇上都不答应的事。"

"大人猜他们是什么条件。"

"辽国版图比宋还大，而今因为敌烈八部的叛乱被切割成东辽和西辽。东辽这边有宋朝强军和女真人，战端不断不说，实力又处在下风，迟早要被灭。"欧阳道："反看西辽，南和回鹘、原西夏接壤，那位置沙漠戈壁众多，千里荒芜，不适合大军行进。西北面和俄国接壤，还有比较大的展空间。"

张三若有所悟道："辽人的意思是，想转到西辽，不和宋、女真为敌？"

"我猜是这个意思，可惜，放龙入大海的事，皇上不会同意。"欧阳道："不仅是东辽，西辽皇上也要。如果把这几十万军队放到西辽，将来打起来就困难了，他们还可以依靠这么多军队完全收服西辽各部，实力将进一步加强。"北宋版图真不大，比吐蕃还小。

张三抓脑袋道："看来，这个谈判就难了。"

李四道："还是先去看看太上皇吧。"

……

宋徽宗等被捕人员集在一个小寨。宋徽宗在寨口早看见远处的欧阳。等欧阳走近就道："欧阳，你不是常吹赵玉的兵将多少能耐吗？怎么被人突袭数百里，连太上皇都被抓来了？"

耶律大石的联络官和寨子门口士兵说了几句，门口士兵撤到一边让出路来。欧阳当没听见宋徽宗的话行礼道："大宋钦差欧阳见过太上皇。"

"平身"宋徽宗显然没有吃什么苦，还有那牛气烘烘的。

"张三，你看下大家怎么样。李四，烧水泡茶。"

"是"

……

宋徽宗和欧阳两人单独一坐，宋徽宗才叹气道：“丢人，真丢人。”

“还好了。”欧阳劝慰。总比历史上你和你儿子加武百官、公主、妃子全部被女真人掳掠走要好得多。看来这家伙天生有这么一劫。

“我已经想好，我也不想看赵玉的脸色。实在不行我就自杀，这样还有颜面去见太祖皇帝。”宋徽宗抹了把眼泪道：“可惜我这边的学生，都是人俊杰，就这样陪我丧命。”

“太上皇，这辽人肯定会狮子大开口，但我们也可以落地还钱。如果真没法谈，皇上也不会派微臣来了。”

“赵玉就是怕担负骂名。到时候肯定放假消息，说我已经被契丹人杀了。”宋徽宗道：“我看她长大，还不了解她？派你来就是做个姿态，就可以交代最能干的人都派了出去。要她花一个铜板赎我，她都感觉心疼。”

“不会了，不会了。”欧阳呵呵一笑。事实是赵玉对宋徽宗确实是很不耐烦，如果宋徽宗死了，她心情会好很多。欧阳是唯一一个公开接触宋徽宗的官员，宋徽宗从来不避讳自己对侄女的讨厌。赵玉也一样不在欧阳面前避讳自己一对太上皇的厌恶。

除了食物差点外，大部分被俘人员精神状态都比较好，只有一名内卫受伤比较严重，欧阳随行卫队有郎，看过后表示性命无忧虑。

当天晚上，欧阳带了几个亲信入席，席间耶律大石学周瑜挂剑，不允许谈论两国交战和谈判之事，只能聊天玩笑。除了公务，话题还有很多，比如马，比如女人，比如兵器，比如地海的趣闻和梦游记。

第二天，终于开始了谈判。耶律大石拿出一张写好字的纸正色道：“欧大人，为表示你们的诚意，必须先把这份稿子在皇家报上表出来。”

欧阳接过去一看，原来是宣布太上皇吃好喝好被囚禁的宣传稿，这招狠辣，当然，欧阳绝对没有那么白痴把这宣传稿在皇家报上，否则赵玉第一时间就抄了皇家报。欧阳接稿后摇头：“大元帅，其实我和你说个实情吧。皇上不是很愿意太上皇活着回去。”

“那派你来干什么？”

“皇上的意思是，如果契丹人能帮她杀了太上皇，她会考虑契丹的一些条件。”

耶律大石哈哈一笑：“欧大人你不用唬我，你们皇上是要面子的人。怎么

愿意背上害太上皇的骂名。”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欧阳无奈道：“不瞒你说，已经有不少内卫到了前线准备收尸。这稿子我肯定不能。不过我本人和太上皇交情不浅，他又是我阳平大学的校长，他的学生都是交了学费的。如果大元帅能开一面，我欧阳冒着被穿小鞋的危险，把这事情背了。”欧阳努力淡化宋徽宗的政治作用。

但耶律大石也不是无备，笑道：“欧大人可能还不知道吧。我已经派人穿过前线到东京散布谣言。估计这时候东京人早知道太上皇落在我们辽人手里。我们还散布说你们皇上见死不救，阴谋借刀杀人。”

“……”欧阳无语，这叫怎么回事。被绑架的家属不希望被绑架人回来。绑架犯强烈希望被绑架者回去。

“欧大人，现在是不是可以谈下条件？”

欧阳沉思一会道：“看来我们对太上皇的价值认识上有很大的差距。不如这样，为表示我方的诚意和你们的诚意，我提议，我们先对其他人进行谈判。我的意见和一千贯一个。”

“也有道理。”耶律大石道：“不过大人来谈一千一个可是跌了大人的身份，天下有谁不识君。每个人两千贯。三十来人加一起去掉尾六万贯，不要银票和铜钱，全部换成白银，以当天汇率为准。”

“爽快人，我喜欢。”欧阳挥手，张三铺纸，李四磨墨。欧阳提笔写了提银收据道：“大元帅可以把人送到边境，我派人提了银子就在边境交接。涤河南边有阳平钱庄，肯定不会耽误多少时间，你看怎么样？”

“好啊”耶律大石正希望拖的时间越久越好，也爽快的同意下来。

双方约定，收到两边买卖消息后，大家再进行对太上皇问题的谈判。很幽默的谈判，欧阳根本就没听耶律大石的条件，耶律大石也没提出自己的条件。欧阳回去后算时间，张三是去找司家提银子，按照路程计算的话，他们交接好第一批人质，再回报距离限期还有二十四五天。怎么把宋徽宗弄出去呢？

李四道：“大人，要赎太上皇，必须让契丹人知道，太上皇没有那么值钱。”

“对，大人。难道他还能卖给别人？”张三道：“完全可以用少点钱买下来。”

“你们不明白太上皇对学的贡献价值。我不想他就这么死了。”

李四道：“大人，要契丹人不在乎太上皇价值，你先要不在乎。”

“有道理。”欧阳点头：“李四，你去运银子，顺便帮我干一件事，我就不信你耶律大石真有诸葛亮那么聪明。”

……

这几天下来，欧阳虽然很少和耶律大石见面，虽然没有出城，虽然没有打听，但是他知道耶律大石在干什么。他正在巩固西面防线，移动物资。如童贯所猜想，耶律大石不愿意和宋军正面会战。利用节节抵抗，着手将主力撤到东京，那块地盘虽然烂，但版图很大，各种地形都有，再者从那个位置还可以再北上，学习突厥和匈奴西迁的办法，保留**的火种。

从这里也看出李邦彦耍阴谋使手段的能力，从敌烈八部独立后，西辽本就是奴隶社会的部族们纷纷独立，成为居住一地的小诸侯小国王。好好的一块地盘被割成七八块。当然契丹人对西辽的掌控本来就很弱，那些都是非契丹部族臣服契丹而已。在历史，耶律大石去西辽当皇帝，有从那些部族借得兵的，也有被那些部族下黑手的。拥有自己聚集地民族就是这样的排外，要说日本在隋朝时候还是国的臣国。

第两百七十章万马奔腾

自从耶律淳担任皇帝以来，女真和契丹已经完全停火，大家都忙着对付自己的敌人。最主要就是黄龙府太强硬，本来有机会起战争的契丹人实在拿黄龙府没办法。当然当年阿骨打也是拿黄龙府没办法，用了阴招才把黄龙府拿到手。

同时，欧阳还知道，耶律大石纠结了，也许已经纠结，或者是即将纠结。

事实是耶律大石正准备纠结，他正在会见一名客人。耶律大石坐在堂上，看了站自己面前很久的人后道：“请坐。”

“谢大元帅。”来人不卑不亢的落坐一边。

“宇虚，我知道你。”

“谢大元帅。”

“你们汉人就是这么酸，特别是你们这些读书人。”耶律大石问：“我们契丹人喜欢直接了当，有什么事就说吧。”

宇虚点头道：“早听说大元帅是个爽快人，虽然宋辽交恶，但大元帅的气度还是不能不让鄙人佩服。早听说大元帅威名……”

“说正事。”耶律大石想，欧阳好歹是状元，人家从来就没有这套。要么称兄道弟，要么就是正经事，没事先客气拍马屁，非常无聊。

“好，耶律大元帅真是爽快……”宇虚见耶律大石有暴走倾向停口，心鄙视：没化的蛮子。从怀里拿出一封信道：“大元帅请看。”

亲兵接过信，耶律大石打开看完沉思了很久才开口问：“我有什么好处。”

宇虚道：“那就看大元帅要什么好处。”

“你们能给什么好处？”

“当辽国皇帝怎么样？”

“傀儡皇帝？”耶律大石不屑笑下道：“如果是让契丹西迁，倒是可以考虑。”

“恩，这个恐怕不能。太上皇没有大元帅想的那么值钱。”宇虚道：“或者可以停战一定期限，让大元帅从容把兵力挪动到东京？”

“你们宋人就是阴谋多。我军移到东京，你们就可以不废手脚的拿下通州和临璜北面的关卡。”耶律大石头道：“万一你们再衔尾追击，我契丹岂不是万劫不复？”

“鄙人虚任西北军道节度使，鄙人知道东京荒凉，如果有需要，可以再提供一些物资资助。”宇虚笑道：“鄙人听说辽军现在是坐吃山空。”

“好一个韩世忠，如意算盘打得很响。”

宇虚反问：“那不知道，大元帅想到什么？”

“你们撤出临璜。”

“不可能”宇虚道：“那岂不是告诉天下人，其有问题。”

耶律大石笑道：“这你们还想要清白？”

“大元帅，书信写是大元帅帮忙杀一人，是杀谁呢？杀欧阳欧大人，还是杀我宇虚呢？”

“你不怕死？”

“怕死就不来了。”宇虚道：“大宋一向是官不怕死，武将不贪钱。”

“哈哈，这话说得有意思。你先下去歇息，我考虑几天后再给你答复。”

耶律大石看书信好笑，问身边的李处温道：“这欧阳要救人，韩世忠要杀人，宋朝倒也很有趣。”

李处温笑道：“欧阳救人是明面上的，韩世忠杀人是暗地里的。两个很奇怪的指令都出自他们皇帝，这确实很有趣。”

耶律大石问：“那你觉着欧阳想救人吗？”

“我看欧阳肯定是想救。否则不会先赎买旁人。看来他也是担心他们皇帝下黑手，所以先救了人通报消息。可惜他想不到，他救出去的那些人被韩世忠给扣了下来。将来事成，这些人肯定是要灭口的。”

“恩，很有道理。”耶律大石想想后再问：“你觉着和谁合作好处更大？”

“我只知道，要杀的人，不会给太多好处。我们最失策是让欧阳把他们太上皇身边人给救了。”李处温道：“这样一来，那些人就可以造谣说：太上皇已死契丹人手。大军压境，我们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他们现在派人和我们谈，就希望能借我们的手来说明人是我们杀的，所以好处有限得紧。”

“那欧阳……”

“欧阳是有钱人，花钱也很厉害。”李处温道：“将军看，如果将来北上，要笼络各族，招兵买马买粮，都需要不少钱。”

“恩……”

……

“不可能”欧阳一口回绝：“一百五十万贯的白银或者黄金，太扯淡了。原辽边境内的阳平钱庄最多只有十几万贯库存，难道我还让人从阳平运来？”

耶律大石道：“我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欧阳道：“皇上就给我两个月。”

“那好，如果欧大人真想救太上皇，还有一个办法。”耶律大石伸出一根指头：“十仓粮食。”

“去哪拉？”欧阳鄙视。

“你是钦差，从军粮调拨点来，韩世忠敢有意见吗？”

“那事后我就倒血霉了。”

“忠君爱国嘛。”

“实话说，粮食不成。”欧阳道：“粮食是宗泽直接管理，他不会给我面子。”

“那……你能给什么？”

“恩……”欧阳考虑一会道：“马匹，一万匹马。”

“……”这次换耶律大石思考，契丹现在步骑比例是二比三，马还是缺的。还有物资转移都需要马。但比起马匹，耶律大石自然更想要粮食。不过耶律大石也知道。粮食管理是重之重。是直属后勤负责官卫戍部队管理，要

调动确实为难。马匹就不一样，因为马匹不可能堆积存放，早已经分到下面。

宋军后勤是这样的，粮食按仓算，指定点建仓后，后勤就要保证仓内多少天的口粮。每军取粮地方各自不同。而军队从仓拉走粮食，是军队自己负责派人来。所以欧阳说能弄到已经派到军队的马匹，耶律大石还是相信的。毕竟欧阳是光明正大的钦差，又是韩世忠的恩师。

欧阳这条件是非常有诚意了，比起宇虚各种提议都有阴谋论来说，欧阳的提议对辽只有好处，对宋只有坏处。为了谨慎，耶律大石没有立刻答复欧阳，而是约见了宇虚。

果然，宇虚话语总是留有漏洞。比如要军马可以，但是宋人驾马不熟，所以要一万匹，也只能是一万骑兵送来。要军粮也可以，但军粮都在临璜那边，或者是关卡的辽人来拿，或者是宋人送进关卡。虽然宇虚看上去很有诚意，但是耶律大石总感觉不妥。

而后李处温提醒之下，耶律大石醒悟，宋人是想借送赎款偷袭自己，让自己吃个大亏，自己一怒自然就杀了宋徽宗，而后宋人再把罪名栽赃到自己头上，可谓是一举两得。

于是耶律大石就答应了欧阳提议。一万匹马交换宋徽宗，在边境一手交马一手交人。宋军后退二十里，辽人去宋军那接马。

欧阳不担心耶律大石搞鬼，一来，耶律大石信用还是比较好的，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欧阳信用一向也比较好。二来，耶律大石如果使诈收马不放人，这宋徽宗就算砸在手里，再也没有什么用处。

……

商量好细节，定好日期后。耶律大石命人送欧阳一行人离开。欧阳到锦州，就让韩世忠准备军马。韩世忠一楞忙道：“大人，军马不能轻给啊。”

“韩元帅，你是太不关心时事了。现在一匹马国内卖十五贯。”欧阳道：“把拉粮的运货的给他们，这些马现在批价十三贯。你如果要的话，回头我二十贯转卖你十万匹。再说，不给的话，我让李四调马干什么。”

对西夏战争后，西北军道马匹剧增，但后来考虑到战术、成本和马匹的作用，军马开始减少。要知道少养一匹马，能少用三分之一的厢军。现在战法比较先进，防御阵地是人手一把铁锹。就地挖战壕，马踩不进来，还可以躲避箭石。进攻成阵推进，甩手炮、重炮如同雨下，保证火力的密集、杀伤和持续性。还有对上辽国，由于辽人会埋地雷，马队冲锋损失比较大。所以禁军形成了完全装备马匹的单位，和完全不装备马匹的部队。军队也开始分

化职能，重炮兵、掷弹兵、骑兵、工兵的兵种雏形出现。

由于大宋占据了两大块养马地给商人管理，而边贸又持续购进马匹，同时国内经济疲软，民间买马热情下降，很多人反将马匹典卖，所以马匹的库存量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欧阳说的十五贯是比较扯淡，商人黑，定死二十贯的底价，这也就是商人形成联盟的一种价格垄断。

赵玉再无耻，也不好意思让欧阳出这个钱。再说赵玉从来都不无耻。欧阳等于间接刺激了国内经济，有一定可能的拉动了马匹价格，提高商人畜养的热情。

一万匹马匹两天就凑了出来，到了交易时间。宋军后撤。耶律大石听到斥候报告也佩服韩世忠进退有度。战线展开如此大规模，但仍旧进可攻，退可守。没有露出一丝破绽。两千辽兵徒步到宋边，带这一万马匹离开。回程之，耶律大石也释放了宋徽宗，一队早等候的宋军接引，避开万马，从左边而走。两边都小心翼翼，事实证明两边都很有信用。

信用有了后怎么办？当然是赚便宜。一阵炮响，宋军左右骑兵冲击而去。耶律大石笑笑，二十里地的冲锋……但没想到，那赎金万马突然一声爆炸，万马受惊四面逃散。

耶律大石大怒，娘的，宋马竟然都没上过战场，甚至没经历最基础的训练。战马，即使是驮马也要经过爆炸和火焰的一般训练，否则一个甩手炮的爆炸就能让一队骑兵溃散。而经过几次爆炸的马匹，如同人一样，有了心理准备和免疫力。

不过几天时间，欧阳怎么可能凑出这么多没上阵的马匹呢？答案就是，人家肯定使诈，一早就去准备了。但欧阳又没有使诈，两边的交易已经完成，宋军也确实退后二十里。不过这乱马冲击自己这边防线，敌人骑兵再趁机跟随而去，说不好，通州第一条防线就这么被人拿下来。

耶律大石应变甚快，立刻下令："甩手炮"以爆治爆，一排威力不大，声音不小的爆炸，让马匹或掉头，或东西逃窜。耶律大石再下命令巩固防线，等巩固好防线，耶律大石就现自己悲剧了，人家左右两路骑兵不是来攻打自己防线的，而是去牵马的。可惜，韩世忠的大军已经开始压近增援，错失了一次胜战的机会。当然也错失了收马的机会。

马匹央为什么会爆炸呢？耶律大石也有答案，是有宋军做辽人打扮混进两千人。两千人是很多的人了，大家互相不认识也不奇怪。又是在人家地盘，心自然紧张。再加驱赶马匹是要散开的，所以被阴也是正常情况。

不过别误会，出这个主意的不是欧阳，而是韩世忠。他可不愿意敌人多一万匹马，于是左思又想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左右没有损失，了不起就打一

仗嘛。宋军现在决战**可是很强的。

战争并不是大家看电影，两伙人打在一起，谁死光谁输。如韩世忠要考虑地形能不能把队伍展开，有没有可能敌人有埋伏，自己可能不可能埋伏。追击敌人路线，撤退路线的防守。等等，也只有两边都是勇士才会互相纠缠在一起，韩世忠和耶律大石都会利用各种手段破坏敌人进攻的将领。一群人冲出去，人家后撤分两路，分兵追击，人家有伏兵断你后路袭击重炮群，前后不知情况，即使前面知道情况还得转到后面帮忙。利用局部大于对手的力量打击局部弱小的敌人，还得考虑打击的重点。不是一冲锋，后勤兵不管物资也端刺刀冲上去见红。

所以韩世忠没有继续进攻。要继续进攻必须占领一些重要阵地、重要城镇、交通要道。这样才保证敌人不会迂回到自己身后，不会让敌人三角呼应。双方还是进行对持，直到有一方开始局部进攻或者是撤退。

……

压惊酒一定是要的，一万马弄回来了七千，也是一个胜利。宋徽宗的事虽然很麻烦大家，但其脾气仍旧是牛。不过对韩世忠倒是比较客气。倒不是他怕了韩世忠，他就没怕的，而确实是欣赏韩世忠。酒过三巡就yin诗一，而后写在扇子上送给韩世忠。诗有股马革裹尸的悲壮，也有功成名就的丰收。

韩世忠把自己手下的将领一一介绍给欧阳和宋徽宗认识，这些人大部分没参加科举，其小部分是士兵提拔起来，少部分是乡勇投靠，主要部分是韩世忠身边原来的亲军。这个似乎是俗成的惯例，但欧阳知道这样很不好，因为历史上岳飞被杀害就是因为这样模式。岳家军啊，说难听点就是军阀，岳飞不是在使用朝廷央派遣的人，而是提拔部署和亲信成为主要将领。这虽然让岳家军的凝集力增强，也因为岳飞的才能，使得大量有才干的将领被提拔。

但是这样做违背了一个正常国家的体制，正常军队，是朝廷派给你人，你从选择他们各自比较熟悉的岗位。而不是有岗位空缺就提拔亲信去补漏，一级带一级，造成兵不知道朝廷国家，只知道跟着老大走的错误思想。不是说韩世忠不能提拔，而是提拔之前，必须申报朝廷，派将领回朝廷备案，说这是个人才什么的。至于朝廷给不给你，或者派到其他地方，是朝廷说得算。而不是韩世忠这样，用大帅权利先提拔，上了岗位后再送公到朝廷。当然朝廷暂时不会不满，但形成了规模后，就相当可能不满。

宋徽宗玩政治老手，借着酒力很不客气的问："韩将军，这边十多名将领都很能干，这点我相信。不过我想问下，这边有几个是西北军道的，几个是永兴军道提拔起来的呢？"

"这个……回太上皇，末将愧领大元帅，虽然统领四路。但……"韩世忠

不知道怎么说。

“你觉这他们跟你很久，吃苦又受累，出生入死，确实又有才能。所以提拔也是应该的。再说你也有这样的权利。你等等”宋徽宗喊道：“来人”

“在”屋外一名亲兵进来抱拳。

“我问你”宋徽宗道：“现在让你选，不当兵回家，好不好？”

亲兵楞了一会后道：“大元帅待我如同兄弟，自然要竭尽全力保护大元帅。”

“下去吧”宋徽宗看几张桌子人问：“你们呢？你们感激不感激韩大元帅的提拔？从一个小兵提拔成将领，从一个小将提拔到大元帅军麾下。你们感激韩大元帅吗？”

“自然是感激。”一干将领摸不着脑袋。

只有一名年轻人站起来抱拳道：“末将只知听从军令杀敌报国，不知感激。”

“你是……”

“末将吴璘。”

欧阳插话问：“你哥哥是不是河北军路副将吴玠？”

“正是。”

“坐下”宋徽宗道：“韩世忠，这么多将领只有一个服军令，而不是服韩世忠的将令，你开心吗？”

第两百七十章民攻黄龙

韩世忠忙道：“末将对皇上……”

“知道你忠心，也知道你不会造反。你会不会造反不是我想说的。”宋徽宗道：“我这次来这边，听到最多是韩家军，就是西北军道。也有不是的，不过那是早先刘锜部下。据我所知，永兴军路比这边在坐功劳大的有不少。他们就是后娘养的？说句难听点，哪天韩世忠不当元帅了，朝廷要你卸任，换……换岳飞了。你的这些部下会完全听从岳飞的军令吗？我虽然不懂，但也知道岳飞治军，军令为先。没有嫡军。如果他如你这样，派这些将领转而听从梁红玉调度，他们会不会有意见，你舍得舍不得，还是会派一些能力比较差的去？知道天尹海战吧？岳飞听说东海血战后，留下十艘战船，全是最精锐的部分给梁将军。其余比较差的自己带了当本部。把所有的开花弹留给梁红玉，他部下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将本部多一句废话，梁红玉说怎样就怎样，最后才有了天尹大捷。”

欧阳道：“太上皇的意思是，韩将军你的将领把听你和听从军令混淆在一起。”欧阳经历了海战，知道岳飞留给梁红玉的都是好货色。不仅是人，还有武器。

韩世忠一身冷汗问：“请太上皇训示。”

“你也知道我是太上皇，能有什么训示。”宋徽宗道：“反正韩家军这名头，我感觉不妥，西北军，就是西北军，就算是人换了一批，还是西北军。”

韩世忠点头，他明白自己有过失。比如说吴玠，张俊未上任时候，他派吴玠去主管事务，目的很单纯，为了吴玠这个有能力的年轻人更多机会。但不可否认，永兴军路有比吴玠更优秀的管理人才。也有资格比较老的功将，但最后这个机会还是给了吴玠。想想原因确实是因为吴玠在自己直属时候有比较出色表现。而且自己出点，不是因为河北军路需要这个人才，而是因为本着提拔吴玠心理而作出的决定。

韩世忠站起来道：“我和大家还是兄弟，你们现在也是依我军令。但是哪天有其他偏差，你们如果还是只听我的，而不从军令，那就是害了我。大家必须有令无韩，军令如山。”

宋徽宗虽然被俘，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贡献。由于他，也只有他敢这么说话，而不顾忌许多。宋徽宗成功遏制了大宋禁军出现的xx军称号的苗头。也制止了出现有军阀特色的军队。韩世忠事后上表请罪，并且提出建议，其包括在东京或者阳平大学开始军课，任何被推举提拔的将领必须前往深造，而后考核合格者，兵部对其进行分配。不再由主将或者主帅自行分配。

赵玉对这表章很满意，同意每年冬春开将领军官课程，把深造名额按照人数比例分配到各军之，又主将点选，形成一套将领人才提拔制度。

……

欧阳觉着宋徽宗还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当然，不聪明也成就不了其书画艺术。只是聪明没用对地方，因为花石纲搞得国穷民苦，到处爆农民起义，甚至动用边军围剿，国力衰退之甚。当年宋国力强盛只时，辽人萧太后攻打宋国，屡次被宋军打败。

和宋徽宗回东京路上一聊，现宋徽宗的战略水准还真不低，或者说是欧阳低了。就比如欧阳不理解宋徽宗在位时候谈论并且险些实施的联金攻辽策略，宋徽宗也有很好的解释。这解释就是，燕云十六州是原的门户，那些地方是原的天然屏障，不仅是经济，更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欧阳点头恍然，难怪赵玉也要先弄回燕云十六州后才准备向契丹开战。

欧阳经过燕云十六州，还特意左看又看，他是看不出这里除了交通之外，哪有什么天然屏障。宋徽宗耐心解释，天然屏障一指的是有山林险峻，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利用多人打少人。比如敌人只能一路进军，但他要进军，一定要遭遇到三面包夹。最重要天然屏障的原因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地势不适合骑兵活动。

宋徽宗还告诉欧阳，从燕云十六州外直取东京，只要七天时间。如果敌人从燕云十六州出，没有抵抗的话，只要四天时间就能兵临东京城下。所以东京禁军不是养着摆设用的，而是有实在的用途。道理宋徽宗懂，可惜就是任用小人奸臣，弄出十万的花架子出来。

欧阳离开燕云十六州时候，宋辽战争再次打响。韩世忠锦州兵力全部不动，而下令临璜府兵力推进，有迂回包夹通州之敌的企图。逼迫通州之敌要么决战，要么后撤。

……

宋徽宗虽然在东京小住了两天，但没有去见赵玉，赵玉也没打算见他。欧阳缴旨，赵玉问了事情的经过，由于欧阳的求情，几个内卫也只被训斥而已。不过赵玉重新给宋徽宗换内卫，并且交代，不许宋徽宗进入交战国。欧阳就顺手把花销报了。

李汉也被张玄明弄了回来，本打算要走，听说欧阳在东京，留了下来。等欧阳忙完后，就去驿馆拜访。

李汉精神不是很好，有点长咳，脚还有点瘸。欧阳见了叹口气，吩咐张三弄茶点后道：“老哥，你没事就不能先在经济达城市先办学啊？这次是运气

好，下次运气不好，小命都难保。”

李汉苦笑：“怎么说我也是大宋钦差，去哪里人家即使不爱搭理，也没想到有人敢这般乱来。”

张三进来道：“李大人，你样子有半点象钦差吗？如果他们知道你是钦差，我想是不敢动你的。”

李汉不满道：“现在人家动了，怎么样？”

“我已经和皇上说过。”欧阳道：“皇上决定一等北面有结果后，就不会让他们再有聚集区。还要感谢老哥，否则皇上也不敢下这个决定。”

李汉一听，立刻反对：“万万不可，一旦动刀枪……”

“不动？而后他们想用什么换我大宋任何东西我们都得换？”欧阳道：“老哥看女真，如果在完颜阿骨打就出世之前，辽人把女真灭了，是不是也不会今天这般狼狈。说军力，辽人高我们不是一星半点。这些地方都是养虎为患的地方……你老哥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东南商业协会周大掌柜请您老人家去那边办学。”

“东南原本富庶……”

“你先把富庶地方搞起来再说。”欧阳道：“如果你非想着去边陲冒险，我只能废掉教育彩票。”

“老弟说真的？”

“说真。”欧阳点头很认真道：“只要阳平商业协会不供应你彩票纸，你一张彩票都不敢卖，再说东南那边对先生可是尊重得很，绝对不会象你钦差加先生身份，还被人绑架虐待。”

“好吧”李汉点头：“你比皇上狠。皇上说服不了我，就不理会我。你直接是威胁我。”

“为你好，老哥”欧阳举杯喝一口道：“你在成都府路偏僻之地折腾几年，一点起色也没有。你去东南看看，不用你负责吃负责住，只要能免费上学，大家都抢着来。”为什么叫义务教育，因为有些地方思想观念不愿意上学。但有些地方削尖了脑袋，花费全部积蓄也只为了孩子能上好一点学校。区域不同，认识不同。

“不说我了，说你吧。”

“说我？”欧阳笑：“除了帅，没什么好说的。”

“我这个钦差真是大家都当我不存在，但不存在也有不存在的好处。”李汉小声道：“于是我不小心听到几句话，综合起来分析似乎是大内在秘密调查你。”

欧阳一惊压了声音问：“什么原因？”

“不知道。”李汉道：“你小子自己小心。我告辞了”

……

太虚子摇头：“不知道，没有任何风声。那老头会不会耳背。我保证最少李相不知情，否则他肯定瞒不过我。”

欧阳道：“我现在就是纳闷，我有什么事让皇上调查的。”

“除非……”太虚子道：“有人栽赃诬告。要让皇上也半相半疑，要么是非常身份的人，但大宋好像没有比你更有身份的了。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有人联合起来整你。”

“联合？不能吧。”欧阳道：“我耳目虽然不多，但是商业协会耳目很多，两大商业协会不可能不收一点风声。”

“那只有最糟糕的一个可能了。”太虚子道：“皇上对你因为某事有怀疑，但是又不敢肯定，所以让内卫调查。否则早就是刑部、大理寺的事了，你一个小官怎么也劳动不了内卫啊。”

欧阳沉思：“……”

太虚子突然问：“会不会女真人使反间计。比如你和女真人勾结什么的。”

“扯，对女真开战我最积极。”

太虚子痛苦了，想了好久后道：“那就一个可能，皇上忌讳你。”

“哈……”

“别笑，古来很多例子。要么一童谣，要么一个异象，一个神棍的屁话，甚至是皇上一个梦都有可能会对任何臣子怀疑，而你的影响力也不小，所以皇上为了排除怀疑，就暗派人调查你。”太虚子道：“不管怎么说，最少在目前，即使李汉不是耳背，皇上也只可能是对你怀疑。也可以看出，皇上最少

是不愿意怀疑你的。”

这么说欧阳就放心：“君子坦荡荡，除了生活作风，本官不怕查。我想，有可能是去年去高丽惹的事……”欧阳问：“刘锜将军是不是调任了？”

太虚子点头：“是啊，听说是韩世忠来公，说永兴军路需要刘锜这样的主将，他派去当主将的人能力还有些不行。”

“全对上。”欧阳苦笑：“刘锜是我老熟人，放在东京不放心，看来是真的对我这方面有所怀疑。”

太虚子似乎很有经验道：“这方面最麻烦是和军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其他人还好，但你夫人就很不好了，我看，也是你和你夫人一起出海打仗有一定关系。”

欧阳问：“那怎么办？”

太虚子呵呵一笑：“成亲就成了，最好能娶个赵家女子，这样皇上一定放心。”

欧阳凌空给了太虚子一巴掌，如果是这事，欧阳还真的不怕。最多最多自己只有梦生那个事。不过梦生不仅没和自己联系，甚至连梦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老板是谁。而且很有可能是李汉听错了，欧阳前天面圣时候，赵玉一点不妥表情都没有。

……

欧阳本来很想请教下宋徽宗，毕竟他是比较清楚内卫的运作。可惜被赎回来后，宋徽宗又开始了身后有小尾巴4小时跟随的日子。欧阳觉得这手真毒，即使对宋徽宗有想法的人，也无法正常和宋徽宗联系。

欧阳回家，把三十几个人衣食住行花费报到了阳平衙门。他可不是正经的官员，公钱也就是自己可以支配的钱，每月只有四贯。和节度使每月大几千是不能同比的。

前方打死打活一个月，欧阳过了无聊的一个月后，梁红玉来阳平了。在战时当然不是来旅游，而是阳平军校正式开张，梁红玉代表舰队来做教授。这批由于提拔将领多，所以临时培训，为期两个月。将来就是冬季招生，夏季毕业的两季度教学制。

开军事课，说明朝廷对外战争的**。跟随这批学员的毕业，将来禁军体制会有很大的改革。一方面减弱了主将主帅本部的力量，一方面将增强以万人为单位的作战能力。

可惜，由于是封闭管理，欧阳只是在公事和梁红玉有所交谈，无法留人过夜。欧阳看出梁红玉的压力很大。自己一直未婚，导致其心愧疚。但又放不下对军队的向往。欧阳越淡然，甚至说自己也去找ji女，但梁红玉就越感觉对不住欧阳，郑重让欧阳考虑先娶正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使是现代社会，丁克也是比较让人难以接受的。再说丁克未必就不想要孩子，有部分人是因为生活压力无奈。

欧阳表示会慎重考虑，而后就没见梁红玉，两人出现了一些隔阂。欧阳认为梁红玉根本不理解自己。虽然欧阳诅咒誓，并没有因为等梁红玉而委屈，并且很愿意享受快乐的单身生活，但梁红玉一点都不信。毕竟欧阳那境界不是当前人所能领会的，梁红玉心理压力很大。甚至开始躲避见欧阳。

不过，这个时期最吸引眼球不是武将培训，而是黄龙府会战。

黄龙府，因为辽太祖平定渤海，梦见有黄龙在此地出现，所以称黄龙府。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少年一梦梦遗，皇帝一梦遗梦，把梦给遗留了下来。要么说让皇帝有充足的睡眠是每个臣子的责任。由于黄龙府地处西部草原与东部丘陵相交地带，扼控着松花江两岸和南北交通的咽喉，因此在东北古代历史上一直是交通要冲和兵家必争之地。曾经有六七个民族的王城设立在此地。

黄龙府有深宽的护城河，并且只有三门有城门。城郭三层，一层高过一层，厚度也创之最，在城郭上还有高达五米的塔堡，主结构全部采用实心砖加固。府内更有一塔，高四十四米，塔身坚固异常，俯瞰墙头（今有遗址）。此地最大难点就是，女真人居高临下，箭石的射程已经过了重炮射程许多。女真虽然几乎没有火器，但是拥有霹雳炮和投石机，从高处射，一边可以用城墙保护自己，一边可以大范围杀伤敌人。

黄龙府经过五百年，各代占领者，特别是辽人的大力改造，其地下还有储备粮食物资的安全地方，防火防水。完颜阿骨打当年用计调离守军主力，围困千名黄龙守城部队三月之久，围点打援，耗尽了黄龙府所有的粮食，这才拿下这座城市。再经过完颜阿骨打，宗翰的精心改造，已经成铁板一块。拿不下黄龙府，宋军要北上只能是翻越长白山，或者从海路进攻，但都非常冒险，所以攻女真必下黄龙，已经是剿灭女真人大家一个共同的认识。

女真人显然也知道这点，所以早就囤积准备物资，准备和宋军来个长期消耗战。每耗费一天，宋军的伤亡、物资就会损失，直到宋人无法承受。赵玉的命令是，今年必须拿下黄龙府，这还是比较体贴的皇帝，给了张俊相当多的时间准备。但是给韩世忠死命令，必须在九月之前攻占通州，从侧面威逼黄龙府，赵玉显然给了此地很高的重视。

重视原因有一部分来自皇家报最新的报纸。

经过几十个雕刻师的雕刻，黄龙府构造被搬上了皇家报。皇家报给出了比较准确的数据征集读者意见：如何拿下黄龙府。得奖者将有一万贯的奖金，此举让黄龙府成为大宋几乎所有人热议的话题。皇家报甚至给出了双方兵力对比，火器对比，火器威力。还分析了两边主将过往的战例。

黄龙府的数据自然是薛柄提供的，薛柄不是太虚子，他对任何有军事价值的情报都很珍视。黄龙府做为军事重地，他更是了然于心。

本期的报纸大卖，而且各地都有加印。大宋掀起了土木工程学的热潮，大家都在思考如何用最短时间，死伤最少的办法攻克黄龙府。

第两百七十一章陈规

同样，南北邮路也赚了一笔，每天大宋各地到阳平皇家报总社的信件不计其数。可惜真正有价值的办法不多，最多有几个张俊早知道的疑兵、疲兵的招比较管用。不过战场形式每天在变化，现在已经有人对九月后，韩世忠大军策应攻击的形势来下笔琢磨。

韩部无法提供主要攻击火力，是因为他们必须继续前进攻击东京。这个版图比西夏还大的地方，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必须在入冬之前占领前线城镇做为基地。而且韩部这一面，并不适合大部队展开，攻城自然就更加困难，只能是扫荡城外驻军，派军队看守，不让女真人断自己后勤。

“大都是纸上谈兵。”刘惠兰指阳平大学课堂的小黑板，对大家介绍：“比较有可能的第一种，挖地道。”

欧阳点头：“可行。”

“不是很可行。”来阳平大学深造的吴玠摇头：“护城河是引松江之水而入。其深十尺有余。如果我方穴攻，必然要挖掘十三尺。但十三尺横贯，是个巨大的工程。期间还容易坍塌，还会引河水倒灌。此办法不仅耗费时日，而且危险极大。”

“不可行。”欧阳脸不红心不跳：“下一个”本次是拉了所有学员和临时教授来探讨。

“第二个办法是水淹。”刘惠兰道：“松江驻坝，开坝冲城。”这是关云长水淹七军的版本。

“这是个办法，但是水来的快，退的也快，根本就伤害不到人家。”欧阳这个明白，除非是弄个三峡工程。

“第三比较正统办法，先填平护城河，而后用重炮和石炮持续破坏城墙。”

“损失过于惨重。”一个最后面的学员道：“黄龙府和其他地方不同，重炮和投石机等传统攻城工具，其实都在历代王侯的考虑之。城墙埋地三尺，三道依托。在本就很高的城墙上再增设箭塔，箭枝带火药。如果重炮推前，火药容易被点燃。还有护城河不同他城，乃是活水。要填满护城河损失将会巨大。即使填了护城河，还要面对近五十尺高的城墙。我说句难听的，即使是女真一兵防守一梯，恐怕宋军也很难用兵刃冲上去。”甩手炮也不好用，别说要带刀要爬梯子还要拿火把还会被敌人攻击，就算是扔，垂直的角度，炸自己的可能远大于炸敌人。还有一点，火线时间不好掌握，即使你扔上去了，

人家扔回来，也是很让人崩溃的事。

梁红玉一指问：“你是何人？”这人并不是军校学员。

那人一拱手道：“下官安陆知县陈规，听闻有开此课，特意来探看。”

欧阳看这人，三十不到年纪，脸上没有什么笑容，非常端庄严肃。一个监巡的朝廷兵部官员对欧阳小声道：“听说这个陈规喜欢赈济穷人，乐善如施，家没有多余的财产，为官法廉，官声很不错。可惜是明法科进士，不是进士科。否则还要升一升。”

欧阳点头道：“既然是朝廷官吏，自然可列席。不知陈大人对此战有何看法？”

陈规从怀里拿出一张图纸，走到讲台前道：“几位将军请看，这是下官设计的抛物机。”

欧阳道：“这不就是加工改良的投石机吗？”

“欧阳大人明见，确实是只改动了轮子和部分构造的投石机，让机身更轻，而且顶上设置铁皮遮板防御箭石，看起来样子很怪异。”

欧阳苦笑：“陈大人，这别说扔石头，我们用重炮人家都不怕。”古代火药就是比较麻烦，射的准的话，能利用火箭炸掉重炮。虽然能防水，但不防火。

陈规道：“欧大人，下官扔的不是石头。”

“哦？那是什么？”

陈规小声道：“水弹。”

“……”欧阳想想也小声问：“你意思是到腊月进攻？”

“这些地方气候严寒，腊月之前就可以进攻。”

“恩……这倒是个好办法。”欧阳知道这些地方在现代最严寒时候能达到零下三十多度，冬季普遍零下十度以上。如果按照这方法实行，打的是真正经济后勤战。对于欧阳来说，钱不是问题，花几百万也比死几百禁军士兵强。欧阳道：“大家解散吧。”

下面学员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不过既然欧阳说解散，就没有不解散的道理。欧阳对陈规道：“陈大人，我不敢保证军机处和皇上能采纳你的意见，

如果方便，不如一同上京面圣。”

“面圣？”陈规一楞，他是杂科进士，还从来没见过皇帝，但马上点头：“好。”

“张三，准备马车上京。”

陈规道：“欧大人，下官会骑马。”

“那好。

……

“冻死金人？”赵玉沉思好一会才道：“倒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拖延到腊月。不仅女真人寒冷，我军将士也一样寒冷。”

“腊月水盖面则冻。如果当地再下大雪，女真人行动不能。陛下，这手都冻住了，射箭还有准头吗？”

赵玉问：“一样，我方禁军手脚一样冰冷，如何还爬得满是冰和水的墙头？”

欧阳道：“陛下，这就是保暖问题了。所以河北军路不仅要配备皮衣棉衣等，还要配备皮雪靴、外皮内绒的手套。微臣算过，全套加一起大约需要一百贯。”

“……”赵玉吸口冷气：“一万人就要一百万，河北军路主攻六万人？就要六百万？还不算建造投水车的成本，那个谁，总共要几台？”

陈规道：“微臣叫陈规，最少需要一千台，密集布置而去。水炮弹利用薄陶，增加重量，可以投抛更远，开口慢漏，避免不破裂水不留出，而且碎陶可以伤人，割脚。”

赵玉问：“欧阳，这一仗打下来需要多少钱？”

“大概要数千万贯。”欧阳汗颜道：“还不包括运输成本。”

“这不是比打仗，这是比烧钱。”

欧阳忙道：“陛下，这皮革多有积压，而今宋内经济不好。如果有朝廷这笔订单，对民间也是莫大的好事。再者，陛下花费千万爱惜河北军路将士的性命，必然名垂千古。”只要赵玉同意，童贯就不会反对。欧阳了解童贯为人，他虽然不在乎花多少钱，但是不会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因为现在军队有

的是，决死攻击，怎么也能冲破黄龙府，没必要到了腊月去赌一赌胜负。

赵玉把图纸朝桌子上一放，而后靠椅子闭目考虑。过了大约半盏茶时间才道：“欧阳，如果此事不成，朕就抄没你全部身家充进国库。”

陈规道：“陛下，计策是微臣出的，自然是微臣担当。”

“陈规，朕知道你，家无一石米，你有什么身家可以抄？”赵玉问：“欧阳，怎么样？包括阳平军厂，还是你各地的股份，包括你白云区的别墅，还有封田等等，还有你这么多年下来的俸禄。”

欧阳不考虑就回答：“好”

“……陈规你先下去吧。”赵玉倒是很惊讶欧阳的态度。以前就是出钱罢了，这次等于要把欧阳来钱的门路全部拔掉，没想到欧阳仍旧是一口应承了下来。赵玉有点不明白，如果说以前欧阳仗义舍才是为名利的话，这次可是一点好处也没有。战役成功功劳是陈规、赵玉和将士们的。战役不成，罪过是欧阳来背，而且可能万劫不复。这么一个冤大头的事，欧阳就背了，这是她非常无法理解的。“

……

“为什么？”赵玉问：“钱虽有铜臭，但世人皆爱，朕也爱。怎么到你了你眼就随意割舍的东西，朕记得上次组织河船出海，你可是大坑了朕一笔。”

“回陛下的话，微臣逃婚离家，手就一贯钱而已。钱来钱去，看得也就麻木了。”欧阳道：“别人忠君报国用的是小命，微臣怕死，只能用点钱，陛下看陈大人，别说身家，就是陛下要他压上性命，他也干的，相比之下，微臣就汗颜，无地自容。”

赵玉站起来，看了看欧阳，而后走到大殿左边，九公公快步上前推开窗子。赵玉看窗外的御花园好一会才转身道：“你知道不知道朕命内卫在查你？”

“……微臣有点耳闻。”欧阳很老实。

“是朕特意借李汉之口告诉你。”赵玉问：“你是不是很迷惑，朕为什么要查你？”

“……”欧阳只能道：“是”

“朕问你，梦游记是不是你写的？”

“……”欧阳大惊忙回答：“不是”这事就扯淡了，自己和梦生是n线联系，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怎么就扯到自己头上了？

“你当朕真的相信一个疯子会写：“朕本来也不怀疑，但是朕就想，这大宋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写出如此别类的小说，也就欧阳你了。直到梁将军和李宝的海图呈上，朕就知道，梦游记应该叫西游记，和你欧阳绝对脱不了干系。”

“……”这点倒是疏忽，欧阳毕竟不是小说家，自己创造一个世界对他来说很难，让梦生这个去次杭州城就感叹大宋第一城的宅男自己创造有太多局限。只能是借用西方的地理位置勾画出蓝图。不过毕竟是海图，欧阳不承认道：“微臣真不知。”

“记得朕刚上位时候，你和朕说的宪法吗？”赵玉道：“梦游记里面就有，以宪法做国之本纲。除了你欧阳，大宋还有哪个才子有这般的想法？”

“……”欧阳大汗。

“朕没查你，朕也不想查你。就是放个消息出去，想你自己和朕说。”赵玉叹口气道：“你让朕太失望了。不过朕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否则你不会舍弃商业协会主席位置，你要有野心，现在副相之必然有你，状元升迁本就比别人容易。”

欧阳犹豫一会道：“陛下多心了。这书其实就是勾绘一些国家体制、律法人情，激励年轻人上进，忠诚国家，忠于理想。陛下大可置之不理。书确实不是微臣写的，陛下也知道微臣这状元水分十足，不过这题材大纲确实经过微臣之手。”

“也就是说你不喜欢朕这样的皇帝？”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欧阳解释：“陛下也知道民间、朝廷、官员有很多诟病。比如蔡京贪污，比如民间赌博成风。微臣就想怎么抑制这些诟病呢？思来想去很无奈，微臣知道有些事不是陛下不愿意做，而是牵扯太广，做不了。陶渊明写世外桃园，微臣也就有了那念头。”

“你有十数条欺君之罪。”赵玉道：“张玄明去查，肯定又被你事先布置。你胆子倒真不小。”

“……”这是事实。欧阳只能道：“微臣知罪。”

赵玉也不相信欧阳有谋反的意图，如果欧阳有野心就不会现在这个样子。赵玉叹口气道：“你有罪的事干得多了。但你为国为民之心，朕也明白。这件事，朕也不想闹大。再者梦游记确实有借鉴之处。比如地方税、国税的

区分朕就很有兴趣。朕不是生气你胡来，而是觉看不透你，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欧阳道：“微臣绝对不会有害陛下之心，也不会误国误民。”

“……你下去吧”

“是”

欧阳真没想到赵玉能通过各种细节直接怀疑到自己头上。自己确实低估了人家的智商和能力。同时欧阳也很感动，赵玉给自己的底线已经很清楚。欧阳出了皇宫叹口气，乌托邦的世界似乎应该画上一句号了。从根本来说，欧阳并没有**或者是颠覆的打算。只是当年因为阳平沉尸案，他被迫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而已。不过，虽然是淡了一些，但欧阳还是比较愿意大宋成为资本国家。

欧阳同时也觉今年有点倒霉,和梁红玉有了隔阂，同时也和赵玉产生了不信任的裂缝，失去了以往默契融洽。欧阳有点惆怅的走出皇宫。

陈规第一次见皇帝，皇帝吩咐先退下的意思不太明白，于是还在宫外等候。欧阳见了一笑道：“陈大人，皇上的意思是，就是让你在东京先等着，一般来说有消息后联系你住的地方。你和内务的人交代登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随意去玩了。”

陈规一楞问：“去哪玩？”

“吃饭”

陈规道：“可现在还未午时。”

“可以喝茶嘛。”欧阳道：“走，我请客。”连**都不会，怎么当官的？

……

随便找了一家饭庄，寻了雅座，两边看茶，张三和李四在外间用饭。陈规很担心问：“欧大人，皇上是什么意思？”

欧阳没回答问：“陈大人，这本来不是你的事，为什么陈大人如此热心？”

陈规回答：“恩……觉这是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欧阳点头，这话很有意思。欧阳喝口茶道：“虽然我不肯

定，但看来皇上十有**会同意。”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官员，这样的人各朝各代都不少，但是能坚持下去就不多。明则保身等等各种官僚他们不想有但不能不有的态度就会慢慢出现。

在闲聊，欧阳了解到，陈规不仅设计水弹车，而且对古代诸多攻城器械有非常系统的研究。在应对这些器械也有自己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是一个相当有才的年轻人。

欧阳觉着本朝人才还真不少，无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治方面的都有。陈规所说应对少数民族攻击的各种手段和办法，欧阳听了深以为然。不过陈规的治就略有不足，只知道爱民清廉，对开商引资还有一定认识的不足。

欧阳还知道，陈规曾经上书，说将领们飞扬跋扈，任命亲信，必须给于重视，可惜官太小，上：“你可知道目前都在打仗，你那一书恐怕要得罪非常多人。”

陈规点头：“自然知道，不过有隐患而不提醒，是为不忠。”

欧阳问道：“忠于国还是忠于君？”

陈规一楞问：“其有区别吗？”

“比方说太上皇在位时候花石纲，流毒很严重。”欧阳问：“如果有一个机会给你刺杀太上皇，你会做吗？”

这问题让陈规楞了好久才回答：“为臣者，当尽力说服君王。”

“说服不了呢？你杀还是不杀？”欧阳道：“杀，你就是乱臣贼子，不杀，百姓疾苦，处处家破人亡。”

陈规思量许久后道：“欧大人，这问题我没法回答。我所学的是，君王有错，上书纠正，而不是废除君王而另立。杀一人，而救千万人，又是我辈之责。难不知欧大人为何这么问？”

“随便问问。”欧阳举杯道：“喝茶”

别看似乎差不多，但是要把所有正直大臣拉一起，绝对九成*人是忠君先的。从小就教育，忠君爱民。而且儒家思想都是那么教育的，天地君亲师，君是比老爹还重要的东西。还有什么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什么的。很多人认识是先有君才有国，就如同现代很多人认为爱执政党就是爱国一样。

第两百七十二章利益Vs仁义

欧阳又叹气了，不过最少连他都认可的水攻计划，已经有所眉目。很快，第二天，就有公出来。陈规将暂时卸任知县，转而负责所有相关物资的调配工作，而计划书也秘密送到了河北军路主将张俊手里。同时军机处还稍微对战略进行调整。韩世忠这边指挥的两路禁军不再有时间的压力。韩世忠可以按计划，锦州不动，临璜部军队前进，达到驱赶通州之敌，或者是逼迫通州敌人决战的战略构想，可以把伤亡控制到最低的限度。原本按原计划，九月必须拿下通州，就无法完全依靠临璜对辽军的施压。

女真人显然也不懂宋军的意图，突然在黄龙府五十里位置停步不前，安营扎寨，营帐布置完全是防守样子。在宗翰的调动下，女真在宋国内不多的奸细开始疯狂的活动，探查军情。

女真奸细，多是完颜兰担任大宋公主，在宋金蜜月期时候安插的。人数不少，但是上得了台面不多，出色的都被欧阳在那次行动挖了出来。要么说枪打出头鸟。剩余部分，虽然还受女真朝廷的指挥，但没有出色的人才，在生了一起偷窃未遂案件后，一条龙被张玄明挖了出来，最后算算，足有二十多人，清一色庸才。

这笔大项物资的的订单，全部是由苏千负责，对商家的交代是：远航商队所要贩卖的清单，运输也全部通过东南商业协会的航运公司完成，张俊派出亲兵卫队监视物资从高丽运向前线。所有货品全部大木箱封装，擅开者斩。虽然这些都能做到一定的保密，但是在前线伐木，调动工匠制造投石机就无法保密了。不过对于投石机，女真倒不太担心。

现在黄龙府以南的地盘已经控制在宋人手上，虽然还有游击行为，和女真小规模骚乱，但毕竟目前是军事管理制度，女真人一时也闹不起多大动静。但是迟早要撤离军队的，那这块地盘要怎么处理呢？或者是如何处理好占领区女真人和宋人，女真人和女真人，还有少量的渤海人、契丹人民族矛盾的问题。这是六月朝廷最热议的话题。

和西夏不一样，西夏毕竟受到儒学的影响比较大，西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语言和化侵略。并且统治者党项人本身数量并不多，在原西夏有二十几个民族，汉人虽然不是其第一大族，但也是前列的族群。

女真是另外一回事，当地基本是以女真人为主。九成以上的人都是女真人。语言不通，交流困难。而且女真人彪悍，脑子又不够好使，这不仅是说他们普遍教育程度不高，还是因为他们父辈之前的一些同族才能通婚的习俗，制约了智商的展。否则完颜阿骨打不会在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杜绝同族通婚的落后现象。

而且据户部报告，女真人看宋人很冷漠，登记在住居民工作非常艰难，女真对他族有着天然的抵触。一些酋长还说，宋统就宋统，他们可以臣服，但是必须保证他们部族有原先的聚集地，而且他们不同意自己族民学习汉语，不同意自己族民入汉籍。更不用说收税，还有征调女真人入伍。

这是个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于是赵玉出了公，所有七品以上官，都必须说说对女真地统治的看法，武将则只是鼓励上表，不强求。

到了七月旬，各地上表已经都集差不多。汇总起来不外乎是几种办法。第一，军事强制分离，迁移部分女真人到宋南，将他们分散到各地。第二，就地军事强制，任何不入汉籍的部族，一律视为敌对部族剿灭。消灭女真的人口。迁移宋民进来，同化没有反抗的女真人，让汉人数量保证过女真数量。

第三种是，以金治金。任命一个有影响力的女真人为女真族联盟的脑，由这个脑对女真户籍，女真部族进行统一的管理。

第四种，是以宋治金的办法，在占领领土上设置安抚司，所有管理者都是汉人，如同是巴蜀那边一样，和女真酋长们保持友好，让他们来限制女真人的日常行为，并且对女真部族采用一些笼络政策，让他们慢慢融合。

第五种，把所有女真人迁徙一地，居住在一起，实行自治管理，多余的土地将由汉人进驻。

辽人统治女真人的时候，是利用手段让他们部族之间自相残杀。最出名手段就是海东青。海东青是一种小鹰，辽人要求女真各族用这种鹰来换取粮食、盐等生活用品。但海东青非常灵活，为了得到生活物资，部族之间经常为了一只小鹰而大动干戈。女真七十二部，其实就存余六十八部，有一族还是完颜阿骨打灭的。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逼迫女真内迁，成为su女真，但事实证明，即使是su女真也无法完全同化。所以第六种办法就是采用辽策，鼓励女真部族自相残杀。

第七种，以仁德教化，甚至还有人说，打败女真人后，宋军就应该退回国内的扯淡说法。但别小看，这说法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在这些公，有几个人的公是什么内容很引人注目。第一当属欧阳，第二是四路军大元帅韩世忠，还有宰相李纲、久居女真地的薛柄、已经升为五品将官，在河北军路担任正将的金四、河北军路主将张俊、代表商业协会利益的朝廷商议大夫苏千，太学生代表清议大夫陈东，还有就是直良人宗泽的公。

虽然是天下官员一起上表，但是大家都知道，真正对皇帝有影响作用的就是以上几个人。这些或者是声名显赫，有头脑。要么就是对女真习性熟悉，要么就是能影响未来女真占领地统治的走向。当然，还有今年赶考的进士们，会不会被派到女真地方当知县也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

不知道是赵玉影响了大家的态度，还是群众呼声影响了赵玉。八月初，除了大元帅韩世忠和避嫌的金四之外，这几个被关注的人受宣集体上京。

契丹土地管理很简单，涤河南部一些州已经完全过渡到了正规宋土的管理，期间没有生什么麻烦。司家带领商人们也顺利进驻这些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安定的。契丹人也表示了顺天从命的态度，虽然偶尔有所不满的话语言论，但都属于正常范围。反看女真这边，治安就不用说了，乱七八糟，偷盗，抢劫，甚至有袭击军队抢夺物资的事。一旦得手就混回部族，或逃窜长白山，军队也没有太多精力去追捕。女真还一个社会现象，老人儿童多，妇女少量，男性青壮非常少。原先的青壮早被搜刮到黄龙府以北位置。朝廷不知道要在这地方投入多少粮钱才能平复当地，所以说放弃女真占领地的说法，并非满口胡言。

……

“女真劳工和女真还是有区别。女真劳工离开部族已久，许以汉籍，则可变成汉人，几万人的规模很好消化。”欧阳道：“但女真部族凝聚力强，酋长有天然的权利，而且由于人数多，当地条件很差，没有多少女真人愿意改户籍，因为他们改为汉人后，不仅无法享受汉人所享受的权利，而且还脱离了部族的生存环境。”不象女真劳工，一来他们形成了新的没有凝集力的集聚单位，二是有了汉人身份，他们有可能搬迁离开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薛柄道：“卑职的意见是，女真酋长的意见最为关键。金四俘虏的三名酋长，这三名酋长都比较合作。但现在毕竟不是战争时候，部族人都回族生活。想再用暴力手段强制干涉，定然会引冲突。”

“所以末将的意见是，杀服。”张俊道：“这些多是老人小孩女人，即使送到内地脱离部族他们也活不下去，还会扰乱地方。”

赵玉道：“张将军，如果这么简单处理，朕也不用让大家放下公事来东京。朕不关心女真人死活，但是简单杀戮朕也不想，原因你们也知道，那群老学究天天和朕说仁德，说什么兵者，凶也。擅杀有违天和，昨天还有一个四品的官，都快告老了，还在朕面前哭求，还要撞柱子。他该享受享受了，还能全个忠烈之名，反倒朕就变成逼死臣子的暴君。”

李纲忙转移话题道：“臣还是觉这以金治金好。任命女真人为当地官长。将金国变成一个或者是两个州，由最大亲宋部族酋长掌管。”

苏千摇头："那商人一点好处也没有了。谁敢去那地方开场，谁敢去那地方贩卖商品。既然打赢了，当然要占地。陛下，如果女真地还是女真管，我们就不用那么费劲。把他们土地给能使用的人，不仅可以充实国库，还可以迁民繁荣此地，最后将此地完全归纳大宋版图。"

"商人逐利无耻如此，说尽了国的好处，但却不提自己好处。"陈东不满道："微臣觉还是边族之策好。置兵官，重管城镇，轻管部族。"

"微臣觉苏千说的有道理。"欧阳道："特别是最后一点，版图再扩。如果还有女真这个称呼，万一再出个完颜阿骨打，我大宋是不是也要来一次护步岗达？而且因为女真人难管就不管吗？因为他们桀骜不驯，我们就要让步？既然现在女真打败了，微臣认为如果还这么客气，不如请张将军撤了围困黄龙府之兵回宋。我军耗费粮草、金资，赔搭多少条性命，甚至还拖累了宋国内的经济。结果还是一样。"

陈东冷道："那依欧大人的意思？"

"青壮男子和妇女入汉籍迁徙内地劳作，老人和儿童驱赶聚集一地居住，朝廷供给粮食，每三天给予半饱口粮三天。儿童长大的入汉籍迁徙，直至最后消亡女真族。"欧阳道："我们对边族忍让，是因为边族不安，几千部族竟然也敢纵马起鞭，逼迫我大宋交易，扣押钦差为质。如果不趁女真虚弱，无富裕内乱之力给予取缔，将来后患无穷。我们不能只为了不背骂名，把问题留给后人。"

"停"赵玉见大家有争吵的迹象道："韩大元帅给朕的公基本是同意欧阳的意见。原则是不能让女真人聚集成伙，女真有自己的语言，而且大都不懂汉话最为麻烦。而且苏千说的也有道理，朕辛苦打下女真，不是只为了让他们臣服，将来有机会卷土重来。几千年来，外族对我原侵扰一直没有停止，每次原耗费国力打败他们，大都是求和，历代君王也想，要那些土地干什么？还不如当个仁义之君，四海升平，但百年甚至几十年后，他们又来了。"

张俊道："其实外族也是无奈，他们土地贫瘠，种植不易。只能是游牧四面。但如果天气不好，为了过冬或者渡荒年，只能对原抢掠。"

"对，就因为这个无奈。"欧阳道："所以微臣认为必须趁他病，要他命。不能再给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

陈东道："我大宋秉承儒学，素以仁义治国。不是欧大人所说的，花费多少成本，就为了更大的好处。起战争是为了剪除外患威胁，而不是为了侵占他人土产，如此行径大违圣人之言，和强盗无异。"

"放肆"赵玉喝道。

“微臣知罪。”陈东告罪道：“但微臣坚持认为占国己有已是不妥，何况是驱赶原住民，这辽人统治女真也有近两百年，最后也是在逼迫无奈之下，完颜阿骨打才起兵反辽。”

很快就分了阵营，苏千和欧阳坚持要占地驱民，分配土地给商人和地主。陈东和李纲则认为，最多只能采取以金治金的态度，仁义为先，还举例说明隋帝有占领别人土地的能力，最后还是放弃了，其仁义自唐宋来评价很高。张俊为代表的武将就表示不能给予女真人太密集的聚集地，至于要怎么实行，他们不给予意见。最后就剩余宗泽一个人还未表意见。

宗泽见大家都看自己，于是清了下嗓子道：“陛下，这就要看怎么看了。欧大人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李相陈大人也有道理。但臣认为张将军和韩将军的意见最为肯，欧大人所担心就是外族不灭，将来成祸患。李相是为了陛下的名声。不如这样，将女真人入汉籍，但不拆分他们的群居。设置汉官而管理。”

这家伙什么成为两面派了，欧阳纳闷，后来想想，不是哦，这家伙秉承了原来的性格，保持所有人都得罪的态度，这些话不仅没立场，还把这边的人全都得罪了。要知道自己目的是商业进入，最后将土地汉化，既为商人牟利，也给国家莫大的好处。这家伙否决了。李纲那边目的是少动，最好是不动兵枪，就把事情给摆平，安安静静获得一个仁义大国的名声。这家伙也否决了这点。

大家面面相觑，赵玉倒是‘噗嗤’一声笑了，宗泽确实如同传说那般。但立刻想起自己失礼臣子，咳一声正色道：“朕的看法是，确实不能让女真人聚集，这是底线。但最好也少动兵枪，能拿点好处当然是最好了。”

这个是老好人，所有人一致认为。大家都明白，在座几人立场差异太大，很难形成统一。大家都有道理，于是大家都知道此事的下场，那就是投票表决。果然，赵玉道：“后天朝会，大家在百官面前评述自己看法。朕多给你们点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后投票表决对女真政策。由朝臣来做主，大家看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你再有道理也战胜不了少数服从多数一个真理。欧阳想起了一个童话，说有个国家大家都喝疯泉水，只有国王没喝。最后大家都觉国王疯了，原因就因为没喝疯泉水，最后国王被逼无奈，终于也疯了，于是大家认为国王是最好的国王。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一种表决和态度，但绝对不代表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

苏千和欧阳出宫后小喝两杯，苏千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大人，你认为最后是哪个决定？”

“……”

“大人？”苏千见欧阳走神，再喊了一句。

“啊？哦”欧阳小声问：“你觉不觉着一月后表决这个有点矛盾？”

“有什么矛盾？”

欧阳道：“你想，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着事，本该快决快定才是，还有你看这些官公大废周折，不仅让张俊这样的主将回来，而且还让各地方上表，现在又给了一个月的时间考虑表决，你说皇上是怎么想的？”

苏千一楞后道：“听大人这么一说，确实其有点名堂。皇上在朝廷上做老好人，也不表态，也不反对，那有必要大废周折让大家聚集在一起吗？还有大人，我还怀疑是陛下放出风声，说我们几人的意见最为重要。”

“皇上想干什么？”欧阳抓头疑虑：“揣摩圣意的事，我们都不成，还是得找个高人来商量以下。如果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这事就比较好办了。”

第两百七十三章游牧者皆为敌

“找谁？”苏千问：“太虚道长如何？”

“不行，这人有点江湖伎俩，会识人骗色，但是对这玄虚,,我相信他猜不透。虽然当过女真的国师，但女真那边的政治可是简单得多,恩，说太复杂了，女真人未必能明白。”

苏千皱眉头道：“我们当然不能找李相他们，有利益瓜葛。必须找个明了朝堂玄机，能揣摩圣意，又要支持我们，最少不能反dx对我们，立身份的人问问才行。

大人,九公公怎样？”

欧阳道：“既然皇上玩这个玄机，他敢说什么？肯定也是玩玄机。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绝对合适，他是三朝老臣，还是千宋吧九百推dx倒女王一员，可能不支持我，但是也绝对不会反dx对我。”

“谁？”

“我师傅王卿。”

王卿面对欧阳的提问，摸了七次胡须，眨了六次眼后对欧阳说，徒dx弟啊，你师傅虽然是好几品的官dx员，但从来不管内事，这事确实有名堂，你就自己琢磨去吧。完全是一副世外高人,不理会凡尘的样子。

欧阳只能说,师傅,你丫的要是对徒dx弟这么不好，小心徒dx弟反水。

王卿：小兔崽子，你还想怎么样？

欧阳：诬陷你偷看皇帝闭关期间洗澡。

当然，话不是这样。王卿确实不想过问，但是欧阳哄了哄他dx妈，也就是欧阳的师婆，王卿在母亲的压力之下，只能是说出自己看法。要不说有妈dx的道dx士象根草，这是欧阳第二次利dx用王母，第一次是请人家喝dx茶，这次是送礼。

王卿道：““当前女真地都是些小打小闹，但为什么皇上要把决定的曰期一再延迟呢？”

“是啊，为什么啊？”欧阳昏迷应了一句，你好罗嗦。

“因为皇上是偏向支持你们的，你好好想想，拖延日子对哪方车利？”王卿道：““如果皇上是选以金治金的办法，早就开始布置接⺦触酋长,任命官⺦员等事。拖住不决不是皇上的作风。”

欧阳仍旧疑问：““师傅意思是？”

“目前女真占领地虽然有点小打小闹，但是师出无名。你知道为什么打仗、罢官等等都要找个借口吗？”

“最少能向大家交代，让大家给予拥护。”

“对，比如李汉是钦差，被人给囚⺦禁了，皇上立刻让人秘密救出来,而不张扬。因为皇上知道，如果张扬，这关乎朝⺦廷颜面，皇家威严。皇上想不交代都不行。”王卿道：“所以我看皇上的意思是，希望南部女真占领地那边有点动静，让即使想反⺦对的大臣不能也不敢开口反⺦对。按这么推算,皇上自然不是希望占地那边和气”因为就这么两个月，能和气的起来吗？那就只有一个解释，皇上希望占地出事,事越大越好，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铲除女真，以绝后患。为什么皇上不明说，那是因为这种事，没办法明说。但还说明了一点。”

续阳问：“哪一点？”

“从以往来看，皇上虽然不会明说”但一定会对你说明。但皇上却没和你明说,,”

“我明白了。”王卿虽然没说完，但是欧阳表示了解，这是赵玉对自己的一种态度的转变。可能是刻意的生气，也可能是信任出现了很大问题。欧阳问：“我应该怎么做？”

“这事不走过家家，是国事,当然以国事为重。”王卿道：“但你也可以看看皇上对你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因为皇上也不会拿国事开玩笑。”

“师傅意思是要在占领地闹⺦事。”欧阳想想问：““怎么闹⺦事，要怎么闹大呢？”，

王卿微笑：““这为师就不知道了。”

“谢师傅。”欧阳告辞。

三天后，苏千到驿馆找欧阳”但被告知,欧阳去河南玩了。苏千这几天没少活动，到处联⺦系人,到处说道理。不过，情形不太乐观，大臣毕竟都是科举儒家的人，都有些迂腐。一些小决策可能会听话,但是这种违背儒家精神的驱赶和屠⺦杀，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同样，反⺦对⺦派陈东用上了欧阳曾经

策划的一招”挨家拜访大臣。这让苏千压力很大。于是去找欧阳,没想到欧阳竟然放自己鸽子”出去玩了。

也巧，苏千失望正准备离开,九公公到了，两人聊了两句后，九公公大惊：““这小子跑了？”

苏千反倒一愣：“公公，欧大人不是京官，也由我说明了观点,似乎没有留的必要吧？”

“他去哪了？”九公公问。

“好像是去河南,说是去去找胡掌柜和王掌柜喝酒。”

“来人！”

“在。”身后两名内卫回答。

“派快马把欧大人追回来。”

“是！”

“记得路上不可停歇。”

但九公公没想到的是，十天过去了，快马来报没有欧阳的踪迹。赵玉很生气，先骂了欧阳，而后再骂了九公公这个没用的东西，让他继续派人寻找。九公公也很委屈，不过毕竟是太监，有委屈是正常的，没有委屈是非常不正常的。于是愁眉不展之时,亲自前往阳平找展铭他们商量，毕竟这些人比较熟悉欧阳的行踪。

展铭正在坐堂，见了九公公吓了一跳,忙吩咐左右看茶，而后问：“九公公，生什么大事，怎么亲自来阳平？”

九公公叹口气，喝口茶连道：““烫！”

展铭忙吩咐：““换冷的。”能渴成这样，一定是马不停蹄。

“你们大人经常去哪？”九公公大喝一口冷茶问。

“经常去哪？”，展铭又一愣问：““是不是大人出什么事了？”难道欧阳说的内卫秘密暗查变成了明查？

“你别管,告诉我他经常去哪？”

“这就不好说了。最近高丽和辽国还有女真地盘都去了”不过多是在杭州一带转悠。大人说那边风景好，气候舒适。”展铭想想道：“有时候,完全是陪太北上北皇出外游玩。”

“,,”九公公晕倒，这天南地北的跑，怎么找？

一个衙役进来道：““展大人,欧大人让你晚上过去吃酒。”

“知道了。”

九公公一愣：““欧阳在阳平？”，

“是啊！”展铭更是一愣：““要不然在哪？”

“带我去找他。”

到了欧府询问得知，欧阳去了阳平大学和宋徽宗喝北茶，去阳平大学，人家又说欧阳刚走，但没说去哪。最后九公公死心了，就呆在欧府等欧阳。直到晚饭时候欧阳才回来。欧阳见了九公公也有点惊讶问：“九公公，你怎么亲自来了？”

“不亲自来，请不动你这尊哦”九公公语气尖酸。

“呵呵，九公公真是玩笑话。”欧阳道：““九公公有事让下面人跑一趟就好。”插根鸡毛管，骑马不方便，折腾吧你。

“你去哪了？”

“我一直在阳平”从东京回来就在口”

“驿馆的说你去河南了。”

“哦，对那些闲杂人等交代随便扯淡的。”欧阳问：““九公公找我有事？”，

意思说我也是闲杂人？九公公不想再计较这个事道：““皇上宣你觐见。”

“好！“续阳吩咐金娘：“明日上北京，今天不摆酒宴了，让人和展铭他们说一声。洗澡水放好了吗？”

金娘点头：““好了！”

“我去洗澡，一会开饭。

公公自便，恩,,要不一起吃点？”

“不用。”九公公见欧阳一点留客的意思也没有，站起来道：“那我先行回京。”

“公公辛劳，要不就住一晚吧？”欧阳吩咐：““也是，公卝务繁忙金娘帮我送客。恩,,还是把展铭他们叫来吧,别浪费了。”不是不留你啊，现在不是四合院，房间不多。欧阳特意选设计不多的房间别墅，就是不想有太多人介入自己的私人生活。这边就欧阳，金娘、两个使女三个住人房间。长工壮劳力还有仆役都是去欧平那边睡的。难道要欧阳和九公公一起睡？

第二天欧阳就上卝京，和九公公一起到的皇宫。赵玉见了欧阳没也心情生气了”看看时间已经将近半个月。开门见山问：“去哪了？”

“回阳平了。”

“回阳平？”赵玉一愣。

“是啊，微臣身为阳平父母官，自然是要回阳平。”欧阳回答貌似一加一等于二一样。

“看不出来你倒有这么敬业。”赵玉说了个句冷笑话后道：“明白说，联也不想女真族再存在,但是联得顾虑大臣们的看法，还是自己的名声。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吗？”

4楼被吞了？

我已经防和谐了啊擦

从来一点点……

王卿果然是老狐狸，猜得八卝九不离十。欧阳点头道：““陛下英明，女真人数众多”又曾经联合一起吞噬辽国，必然是不能这么留着不管。”“联问你办法，不是让你来拍马屁。”“回陛下，微臣这些年专心钻研奇门遁甲，而今略有所成。昨夜荒野观星象，突见一曲星坠地，不由大惊,于是掐指一酸,,”，赵玉笑骂：““别整这个,你直接说吧。”“恩,,陛下还是让我那么说吧。掐指一算，突然现我大宋一颗曲星陨落辽阳。”欧阳道：“微臣猜想定然是我大宋有大臣出事，因为女真无曲星。但具体如何,还要再过几日才知。”赵玉沉思一会问：““那个曲星是不是李邦彦？”，“这个,,微臣算不出来”陛下说是，那就是了。”“李邦彦乃是一品大臣，怎么说死就死了？”，“陛下，据算是女真人暴卝乱。”杀李邦彦还不容易，欧阳写信给金四让他下手就好，李邦彦可是金四那特殊部卝队的特别监军。而金四当前的军务就是安抚被占领地的女真人。

但没想到宋军送粮送盐，女真人忘恩负义,竟然把监军给杀卝害了。还把头颅送到辽阳宋军官长那,挑衅味道十足。当然，还有私下传闻，说李邦彦霸飞扬跋扈，强占女真女，激怒部族才被杀。哪个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一品大臣，朝卝廷的监军在安抚地方时候被女真人杀卝害。对于赵玉这样玩权卝术的人来说，过程她不太关心”她关心的是结果。虽然她有感觉欧阳会办事，但也没想到欧阳如此大胆，竟然敢杀一品大臣。但想想那地方也只有李邦彦够分量，不仅官卝职大，而且在朝还有一定影响力。人死百善,即使以前的政卝敌偷乐但也不敢公开说李邦彦死有余辜。表面上必须痛切，愤卝恨。而这时候谁还主张对女真采取和平政策，恐怕就会成千夫所指的人。一朝天子一朝臣，身为宋徽宗时期的老臣，压力一直很大。死的死，退的退转型的转型。除了童贯外，宋徽宗时期位高权重的臣子基本都退出历卝史舞台。要么说两朝甚至三朝重臣，是非常难得的称号，因为除了要比最少两任皇帝会熬外，还必须满足少政卝敌、做人玲珑等持点。反过来看，李邦彦要和欧阳有些私交，欧阳也不至于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名单就是他。可以说，欧阳也是借事件对“政卝敌”进行一次打击。

但欧阳还是谦虚的人，毕竟目前没有卫星通讯系统：“陛下微臣只是随便算算”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确实有一定的变数。赵玉问：““你不怕联百年之后，后继者有人这般对付你吗？”“陛下之朝忠臣明君，无数才俊都是陛下提拔而起。微臣不在庙堂,倒要的肯定不会先是微臣。”“哈哈”赵玉忍不住笑道：““欧阳,你如意算盘倒是打得挺响的。这事联很满意”但你也别便宜卖乖。如果腊月拿不下黄龙，联不等百年就先找你的麻烦。”果然李邦彦的小命没有放在赵玉的眼里,要么说自古帝王最无情。欧阳回答：““陛下尽管找麻烦就是，不过微臣怕陛下没有借口找微臣麻烦。”“哦？你倒是很自信。你就这么信得过陈规。联看陈规只不过是个没上过战场，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陛下明卝鉴。其实纸上谈兵也有纸上谈兵的好处。”胜了叫运筹帷幄，输了叫纸上谈兵，这都是胜者为王的概念。比如现代的战棋推演，就是纸上谈兵，但谁能否认战棋推演的重要性呢？汉武帝从来没打过仗，但对匈奴的战略都是他在皇宫卝内椎演分配和安排。所以是不是纸上谈兵并不重要，重要是会不会取得胜利。陈规就是利卝用物理学的原理对敌人进异打击具备相当可行性。再说还有张俊这个久经戎马，有丰富经验的将领坐镇。赵玉点头：“女真地羊，联的心头就能放下一块大石。”“除了女真,陛下还要剁蒙古。”蒙古在辽东京西面，在原西夏的正北方，除在辽位置，属于辽的臣属聚居部落。并非全部的蒙古族，而是很多游牧民卝族聚卝集地,最后归纳到蒙古一说。赵玉知道蒙古之地，因为水草肥厚，那里是很多游牧部族聚卝集的地方,但是互相没有什么联卝系。那块版图不小，有将近三个西夏的面积。不过这个蒙古威胁论赵玉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禁问道：“为什么？”“陛下看，这蒙古辜不象女真？而且他们比女真有过之而无不及。女真披分了七十二部”从长白到渤海四处居住，还有部分被强行迁徙形成熟卝女真。而蒙古各部落群,互相没有阻隔障碍，比女真更有天然的优势。一旦蒙古出现一个强大的可汗，又来全民皆兵那一套的话,陛下认为，他们要的目的会是哪呢？是北面不毛的俄国？还是南面我繁荣的大宋？”欧阳道：“陛下还记得还是公主时候吗？微臣就主张将所有游牧民卝族列为敌人，但凡游牧者皆为敌者，这样才能保我原不受侵

害。”赵玉问：“““你这话是不是偏激了？”“不偏激陛下。游牧民⺦族有几个特点，第一，和宋语言不通。第二，不服王化。第三，道⺦德表示和我大宋不一致。第四，崇尚武力。第五，臣服勇者。第六”容易煽⺦动。第七，生活艰难。正因为崇尚勇者和武力，所以潜在很大隐患。虽然目前他们部族分⺦裂，几族聚⺦集一起成汗。但是如果互相吞并，就可能形成强大的势力。也许微臣在世时，他们未形成气候，不过有可能祸及子孙后代。如不趁宋军强盛顺势剁灭他们，将来恐怕一不可收拾。”“剁灭？”“将草原划亅为公有，愿意的内迁，不愿意的杀掉。”赵玉更疑惑：“你要那片草原干什么？”“这个,,微臣还没想到。”欧阳思考一会道：“微臣只是请陛下剁灭他们，至于拿来干什么,以后再说吧。”“你前半段说的很有道理，游牧民⺦族确实危害我原。不过后半段就胡说,一点规划了也没有。罢了，这事联知道了。”赵玉道：“你还是多关心下对女真的事才对。”“是！”“还有，联没疑你，但你所为欺瞒君上,你自己也明白。”赵玉、道：“不用欺负九公公来探联意。你下去吧。”“,,是！”欧阳擦把汗，这点伎俩都被你看穿。欧阳不知道，赵玉虽然看欧阳小手段有些不满，但是见欧阳还能以大事为重，而不是当做筹码和自己谈判，还是比较满意的。

第两百七十四章黄龙水战

在耐心等待了又一个十天后，皇家报的最快消息传来。

河北军路监军，朝廷一品大臣李邦彦被害

根据随军记者报道，李邦彦隶属河北军路安抚司，和金四一起安抚地方女真。其工作耐心细致，获得了禁军内一致好评。但是女真人不服王化，忘恩负义，在获得一定好处物资时候还不知足，在野心的驱使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资竟然意图绑架大宋一品大臣李大人。由于深入部族，李大人只有十来名随从，面对如狼似虎的女真人，李大人毫不畏惧道：君子行事，理当舍生取义。于是招呼拔剑而出，对抗强敌。无奈寡不敌众，李大人力战而死，临死前大呼：女真为患，不灭之九泉难安。其头颅被女真割下，扔在一小县县衙门口。女真人向大宋示威，欺我大宋无人。

恩恩……这个是经过欧阳加工的版本。真正版本是，李邦彦突遭一伙会说女真话的蒙面人袭击，李邦彦身死，十几个人只有一名随从重伤生还。第二天李邦彦头颅出现在县衙的门口。

这消息一见报，朝廷民间一片哗然。哗然的原因不全是因为李邦彦的死，最主要是女真人的嚣张态度。这是对禁军和皇帝赤1u裸的挑战。报纸还刊登了女真聚集成伙对禁军后勤物资的袭击事件。

陈东李纲看报纸长叹口气，他们都知道其必然有猫腻，但他们也明白，这事即使有猫腻，皇帝也必然是知情人，否则没有人敢这么干。他们这样的人，本着老子亲不如皇帝亲的传统思想，肯定不会再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决策投票日，赵玉先表看法："可能众爱卿不知道一件事。李汉李大人，朕的钦差前不久被羌人拘押长达两月之久。朕因为对辽金开战，对边羌只能隐忍。而今女真人又杀了我大宋一品大臣，朕是不是还要隐忍，就看各位的意见。"

没有悬念，投票下来，支持欧阳他们的提议占了大部分，还有少部分态度更加偏激，要将女真灭族。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强烈膨胀的时代，军事、经济都无比强盛的时代。赵玉将单一事件提到群体政治高度时候，无论出于什么心思，已经不能再仁义道德。

最后结果，张俊将抽出半数禁军对被占地老弱女真人进行迁徙，全部迁徙到苏州。由河北军路进行统一管理。苏州三面大海，在通向辰州的关卡，重兵防御。朝廷将在苏州几县设置粥厂。同时所有女真青壮男女将被运送到大宋西夏，西北军路管辖地进行劳作，苏州女真人十三岁后就将被送走。在皇帝主持下，这场带有反人类性质的大规模迁徙终于开始。为什么说反人

类，因为在苏州，女真人只会慢慢减少到消亡。不会再有增加的可能。

女真人当然不愿意离开故土，但是这次禁军已经接到明确的指令，而且他们对女真人没有好感，他们很多兄弟都死在女真人的手上。面对反抗，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且是祸及全族。这种种族灭绝大屠杀在现代是几乎不可能生的，但是在古代，不仅是原有过，国外也有很多针对种族的屠杀记载，特别是宗教的力量驱使下，国外干的绝对比这次更加残忍。匈奴领阿提拉、马其顿英雄亚历山大、罗马皇帝握大维、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俄罗斯彼得大帝、法兰西拿破仑皇帝等等都在历史留下大规模屠杀的记录。

皇家报忽略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除了前线记者，在女真的记者全部被调到阳平进行再培训。欧阳担心这些人有的正义感太强，留下不该留下的东西。事实上确实有几个刺头，不过刺头也有刺头的优点，他们不会报道非事实的报道，只要他们没有亲眼看见，就不能报道。

十月左右，大规模迁徙进行了一大半，河北军路大部回到了前线。剩余后方的事情将由补充来的新兵完成。到了腊月，基本完成计划。到了第二年六月，人口统计出来，苏州总共有女真人口一万八千人，迁徙到西夏的青壮千多人。但是几乎在同期，苏州暴了瘟疫……

这些事都不是大家所关心的事，大家关心的事是经济又开始复苏。由于巨大的土地空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东南商业协会强力入驻被占领空白地，所需要的劳力空缺成为一个天数字。而且当地要兴建城镇，从石从铁各种加工人才都需要，阳平钱庄投资报告指出，最少要十万人，经过三年的努力，才可能补充完此地的空白。赵玉也下圣旨扶持，三年免五年减赋税政策刺激商人投资**。而且批了此地为徒刑劳作地。最后根据欧阳建议，赵玉将兴建国有种植企业，大面积圈地种植小麦。

在女真决策下达同时，韩世忠完成了对辽军的驱赶，通州敌人为避免被合围，无奈只能后撤。但事情也没有韩世忠想的那么顺利。耶律大石充分挥了他口香糖的威力，利用地形，节节抵抗，偷袭宋军粮草等各种办法，延缓宋军前进脚步。虽然禁军持续推进，但长春州和泰州这两个北上东京的门户，已经被防御了起来。而韩部战线拉太长，右翼黄龙府又有女真人威胁，还要防备耶律大石派奸细破坏，所以预计今年打开东京门户，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赵玉没有责怪韩世忠，相反还给予褒奖。因为韩部损失比预想要小很多。

张俊这边压力就大了，特别是欧阳被派为监军来前线，更让他感觉压力。河北军路监军本有两个，一个是薛柄，一个是李邦彦。李邦彦莫名其妙的挂了，薛柄现在被派驻苏辰州的主将，所以朝廷派一个监军来，也属于正常。但是把欧阳派来，这无形的压力就大了。在欧阳监军或者钦差，所处部队从来都是轻松打败敌人，战绩无比辉煌。

今年冬天来的特别早，十一月就开始寒冻。不过由于杭州舰队、厢军还有商业协会无私贡献海船的努力之下，河北军路的保暖后勤得到了很好的保证。而且还特别开设了炭煤仓，就是要应对这个严寒的冬天。

欧阳内穿棉衣，身裹皮毛大衣离开帐篷，寒风一吹，还是忍不住打个冷颤。看哨兵就没自己这么舒服了。欧阳在军附近，这边每十名士兵一顶帐篷，相当拥挤。哨兵轮班，有巡逻、站岗还有各路口的暗哨。虽然朝廷给予解决了很多物资上的问题，但是到晚上还是过于严寒，哨兵手脚冻僵是常事。不过比起以前雪地打仗，大家在露天挤在一起取暖要好得多。要么说古代冬天一般都不打仗。

今天军将开拔到前线，张俊意思是让欧阳留守这边，但欧阳没答应，决定还是去前面看看。太阳出来，军开始点卯，一个时辰后，大军开拔。比起禁军，厢军更为艰苦，他们要把军的所需物资送到前方。行走了一个时辰，造饭休息。而后将行军到前线百里位置安营。第二天午进入位置。

距离黄龙府三里多的距离就是真正的前线，一边是森严戒备的女真人，一边是筑篱挖壕的宋朝禁军。安排这面防守的女真弓手非常了得，只要宋人五百步内，基本就是一射一个准。而女真也曾经尝试夜晚偷营突袭，但张俊一直吩咐将领小心，另外在火器和障碍帮助之下，女真人一点便宜也占不到。

女真人本想不到宋人会在冬季大举进攻，但是宗翰相当了得，一看宋人的动向就肯定了宋禁军将要开始进攻，下令加强了防守。相比宋人，女真更为忍寒。传说宗翰为了猎熊，曾经在雪地里爬了一天一夜。但宋军拥有相当不错的保暖装备，而且还有大量的取火用品。不过即使是这样，双方的士气都不高，谁都不愿意在这个季节打仗。

欧阳到的时候，张俊正在监督人破冰，在前线一里左右有宋军引来的河流汇集成的小水塘。在防守时候可以用于抵御敌人骑兵冲击，在进攻时候能够取得大量的炮弹。分散四处的抛水车正在聚拢，陈规做为车长，按照军令将所有抛水车聚集起来。

目前还不能进攻，因为白天有太阳，温度还比较高。也是老天关照，在十一月的下旬，前线开始下起了小雪，温度骤降。下雪的第二天，张俊就动攻击。

……

黎明，城墙上高塔负责了望的女真士兵朝外看了一眼，只见宋军已经排开阵形。步兵、骑兵整整齐齐，还有两排一字散开的抛石机样子的木械。女真士兵立刻敲锣，接这城内锣声响成一片，在协调指挥下，女真人迅上了城墙，蹲下准备迎敌。宗翰也在城墙上，看着黑压压的宋军有点疑惑，按照他

看，宋军如果要攻城，当然是偷袭为主。夜晚寒冷，又有小雪，除了放哨的士兵，其他都回去休息。但宋人显然是在四更才集合等到天亮，根本没有偷袭的意图。

一副将道：“将军，欧大人，敌人已经聚集在城头。”

“打吧”张俊道，

“是”副将传令：“打”

军传令兵一挥舞红旗，前方负责的重炮指挥使喝道：“打”

这一打，宗翰更摸不着脑袋，城墙根本就没有进入重炮射程。接这他就看到抬着盾牌的步兵列了方阵朝城墙前进。宗翰疑惑问副将：“宋人搞什么？难道他们以为用盾牌能爬过护城河，或者是能爬上墙来？”

“大元帅。”副将指了士兵身后的一台台抛石机道：“他们跟着上来了。”

“莫名其妙”宗翰道：“传令，没有我的命令，不要浪费箭枝。宋人担心重炮被我火箭引爆，所以用抛石车？”

说话间，举盾士兵停步蹲下，四十五度举盾牌。宗翰还在纳闷，两部投水车已经开始第一轮的攻击。不过这是扔的石头。两石只到了城墙的根部。于是步兵继续前进到距离城墙两百步位置，完全暴露在女真射程之内。

“打”宗翰终于下令，一声锣响，万箭如蝗虫一般落了下来，虽然有盾牌保护，但是宋军还是倒地几个。恩，是几个。这些士兵没有携带长兵器，只有一口短刀插腰间。所举的盾牌是用铁皮包裹的大家伙。

女真副将问：“大元帅？”

“我们射不死他们，他们也别想攻上来，让大家节省箭枝。”对付这样的铁乌龟阵形只能是派出骑兵践踏，可是宋军也有骑兵，都在左右虎视眈眈。宗翰知道，一旦自己骑兵出击，说不好会被抢了吊桥和城门。宗翰见投石车开始攻击喝道：“注意蹲身躲避。”

他喊了，但是还站着。一个石头朝他飞驰而来。副将急忙拉下宗翰，宗翰推开，双手举狼牙棒打在石头之上。士气很重要，一个好的主将能保证随时可以鼓舞士气。宗翰深明此道，打算第一手就来个全垒打。

可惜他虽然有勇有智，但不阴险。他哪知道这石头模样的炮弹不是石头，而是薄陶，一打就碎，陶瓷碎开，里面的水泼了宗翰一身。

冬天洗冷水澡一般，宗翰打个激灵，而后大惊喝道：“离开城头”

但话已经说晚，一排的水弹打过来，十有四五之人招。水混合着小雪，城墙上非常湿滑。寒风一吹，大家开始哆嗦。投水车的后方，正在大面积烧水化冰，天气寒冷，几个池塘由于没有流动已经结冰，虽然进行人为不间断的搅动，但其还有不少浮冰。

而后步兵又推进了五十步，一半的抛水车推进，对城内进行轰炸。张俊令下，全军呐喊。下了城墙的宗翰大惊传令：“宋军攻城，防守城墙”他也来不及换赶衣服，把半干的皮衣一裹就上了城墙。但迎接自己根本就不是宋军，而仍旧是陶瓷水弹。宗翰无奈下令：“撤”他知道这天气泡水的后果，轻者感冒，重者冻死。

在城墙下已经生起火来，一群落汤鸡士兵哆嗦烤着火。他们比较幸运，而在塔内的神射手就比较倒霉，推进五十步攻击的抛水车目标就是他们。不用说整弹打进塔内，就是砸在塔身，水泼洒而入，他们再想逃命而下，无奈手脚麻木，扶不住梯子，一不小心就摔在城墙上。城墙上左右没有帮手，只能泡在水。他们也成为黄龙攻城战第一批被冻死和摔死的士兵。

宗翰刚烤上火，宋军又呐喊了。这会他有掐死自己的冲动，宋军明显是玩‘狼来了’那一套。副将自告奋勇上城墙，刚站起来，一个陶瓷水弹就砸在他脑袋上，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显然不能活。但临死前对宗翰道：“重、重……”

重什么，马上有了回答。由于水车的压制，重炮推到了前面，开始轰击。重炮不轰城墙，轰了作用也不大，重炮是对水弹进行延伸的攻击，对黄龙府内进行轰炸。由于这次装备的全是开花弹，百来台重炮几乎覆盖了黄龙府前段的所有目标。不管是在房子里还是在大街上，只要在杀伤范围，不伤即死。在这样的条件下，受伤和死亡区别其实并不大。

宗翰完全明白了解了宋禁军的险恶用心。水弹是压制守城兵，水在这样的天气比起重炮更有威慑力。虽然直接杀伤力不足，但是如果不即使处理，水结成冰黏在皮肤上，一拉动就是一个血口。而且城墙的路面湿滑，无法有效的调动士兵。

“宋军上来了”一个不怕冷的士兵在城头大声喝道，宋军一千多人从十来个位置冲出，拿的工具就是梯子，准备强占城墙。

“兄弟们，为了女真”宗翰咬牙把自己拔光喝道：“打败他们，杀死他们。”

“嚎”女真人集体响应，拔光身上的衣服，和大元帅一起冲上城墙。他们到达，宋攻城部队距离城墙还有一百来步。

欧阳喝道：“让他们撤回来。”

“不许撤”张俊道。

“女真剥光了，如果没有打仗，就会活活冻死。你现在派人上去，不仅死伤惨重，还让他们保暖。”欧阳道：“撤”

张俊恍然下令：“鸣金攻城部立刻撤退。”

虽然张俊立刻调整，但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女真几轮箭雨下来，宋军损失了几百人，还有一台重炮因为被点燃弹药而炸翻。张俊看战况深出口气，还好没有坚持，否则一千人不知道怎么死的。女真的战斗**和意志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见过大冬天能光身子打仗的人。

宋人一撤，城墙上**的女真人就傻眼了。宋军撤而不乱，盾兵眼睛都不眨的钉立在原地，铺天盖地的水弹仍旧肆虐城墙。宗翰只能哆嗦下令道：“撤”这真是风吹下半身，一直寒到命根里。

第两百七十五章火攻黄龙

撤下来的女真士兵哆嗦烤火。宗翰一看叹了口气，原本杀伤敌人几百算不错的，但是看这群士兵冻伤的程度，情形并不乐观。

“哈哈大元帅成了扒毛鸡。”一个汉子从宋军稀疏开花弹穿过来，跳下马讥笑宗翰，这不是别人，而是被降为万夫长，和宗翰有很深矛盾的完颜宗弼。

宗翰挥手阻止身边不忿的亲兵道：“完颜宗弼，你笑的不是我宗翰，而是笑女真。”

“哈算我失言。”完颜宗弼问：“怎么样，欧阳这家伙够毒吧？”他一听说欧阳当监军，就知道这小子要使坏。但没想到坏成这样。他可不知道，欧阳虽然坏，但还想不出这么专业的办法。

“张俊非等闲之人，要破坏水车几乎不可能。”完颜宗弼道：“我倒是有一计，可以报此仇。”

“什么计？”

“宋军前有护车军，左右有骑兵策应，间还堆积了重炮。阵形很难展开。”完颜宗弼道：“所以他们攻城最多只能派出一千人。”

“你意思是？”

完颜宗弼笑道：“让他攻”

宗韩不是傻蛋，立刻明白：“你意思是让我们从古塔上射杀城头宋军？”

“对塔高一百二十尺有余，俯瞰城头，毫无遮拦。一百名射手固守塔上，宋军就如同是我们狩猎的猎物，无处躲藏。”

“好”宗翰喜道：“那就交给你负责。”

“放心，我必然不会如你那般丢人。”

……

“**，又没了几百人。”张俊听战报后大怒拍大腿而起。两次攻城，损失惨重。虽然女真人损失也不小，冻死、炸死的人不在少数。但张俊知道第一次交锋，自己完全是依靠秘密武器赚了几分，而且算起来吃亏是自己。除了

杀伤敌人外，根本就没取得战略成果。

“这手很歹毒。”欧阳道：“古塔高一百二十尺之多，城墙上一目了然。女真擅射，根本稳固不住城头。而且我禁军进攻道阻塞，很难一次性的输送大量的兵力。”

吴玠道：“但末将看，女真也相当忌讳我军抛水车。”

“没用的，抛水车只能推进到两百步，再过去就只能砸在墙头。”陈规道：“水车最大作用就是让女真人放弃城墙而已。”

张俊道：“既然他们不要城墙，我们也不要。命令收集炸药包”

……

宋军午后有序撤退，两边暂且休战。经过了一晚上后，宋军又开始昨天的战术。护车兵，骑兵的摆开来。

“报”宗翰正在喝酥油茶，一个亲兵来报告：“大帅，宋军正在城下挖地道。”

“挖地道？”宗翰想想后大惊：“他们不是挖地道。”刚说完，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宗翰急忙出门，一名亲兵半路拦截报告：“大帅，宋军正在炸城墙。”

“我知道”宗翰脸色很难看。他猜到宋军要赶什么。在自己放弃城墙的时候，宋军在城墙下挖洞，对墙体进行爆破。别说有三层城墙，就算有十层也不够宋军破坏的。人家蚂蚁啃大象，一点点的挖掉你。

“哎呀，大元帅，你又要剥啊。”完颜宗弼出现。

“难道等人炸开一个大口？”

“我的意思是，大元帅先不着急。反正都要剥，不如让他们多炸一会。”

“什么意思？”

“一旦有效果后，他们就会运送大量的火药过护城河进行持续爆破。这时候再出手，火箭随便射几箭，宋军就鸡飞蛋打,还能炸死他们护车军。”

……

吴玠道：“将军，已经炸出个小口，是否输送大量火药？对缺口进行大爆破？”

张俊没回答问：“欧大人，你觉着呢？”

“从放弃城墙看，女真的统帅相当不简单。”欧阳道：“但已经炸了五六个炸药包，墙头连一个女真人都没有出现干扰，太过怪异了点。”欧阳是用小人之心来猜测。

“恩，我也是这么认为。”张俊道：“吴将军，把人撤回来，不要再被人家占便宜，否则将大大打击士气。”人虽然少，但是失败情绪却不会小。

“是”吴玠抱拳离开。

……

前面两天，大家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张俊这边还有时间，也不急。宗翰自然就更不急。第三天，雪停太阳出，宋军暂时停止了行动。

午餐会议，张俊和几个主要将领还有欧阳吃饭开会。张俊道：“而今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减少抛水车，让我能布置最少五千人为一单位的攻城军。但这样一来，就无法压制城墙敌人，等于硬攻。两边骑兵不能裁撤，否则万一被人反突袭，前军会冲乱后军，可能引起溃败。第二个方法裁撤重炮，两千人为一单位的支援城墙。但没了重炮，主要囤积兵力的城北就能轻松支援城墙，那就是肉搏战，我们陆续输送，他们陆续派兵，城墙成了决胜负的地方，损失将会非常惨重，而且一旦进攻就不能停止。”

“最讨厌就是那高一百三十尺的古塔。”欧阳问：“陈大人，水炮能不能打到古塔那？”

“勉强可以。”陈规苦笑道：“大人莫非想水淹古塔？据我所知，古塔坚固非常，也全是实心砖加大青石平整砌成。”

“不对，塔高十三尺，已经是非常高的。”张俊想想后跳起来道：“吴玠。收集猛火油，我们烧了那古塔。”

欧阳很惊叹张俊的物理常识，也不是每一个现代人知道，砖头等建筑材料虽然无法在高温融化，但是高温能破坏他们的韧性和强度。欧阳知道这个原理是因为9事件。当时纳闷，为什么大楼会坍塌？而后才知道，飞机撞击并非导致大楼坍塌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大火燃烧破坏了建筑材料的韧性，导致建筑材料无法支撑重量，最后全部坍塌，要知道即使是专门防火的现代砖头，也只能抵御5oo多度的温度。但张俊不可能参加过9的……

“我爹和我说，砖窑火不是越高越好，一旦太高就会出劣砖，一砸就成粉末。”张俊道：“我们就把古塔重新回炉一次。”

……

于是水仗改成了火仗，材料都是现成的，就是把水换成猛火油。八百水车压制城墙，两百火车攻击古塔。虽然第一批火弹在飞行大部分的火源熄灭，但是终究有一两个人品爆的，古塔底部的大火无可避免的燃烧起来。

宗翰听报，开始还搞不明白宋军的意图，而后在工匠的提醒之下，急忙下令：“灭火”

猛火油古代记载也叫洧水、石漆。国古代战争作用挥最大的时期是五代以及宋金辽元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石油被称为猛火油。对猛火油运用最为成熟的是宋朝。宋朝在京城汴梁设立了军器监，是专门制造武器的机构，下设十一作（即工场），其就有猛火油专门一作。猛火油一般用于防御特别是守城战役。

由于没有二氧化碳等灭火器，水浇在油上，火势更大。宗翰大骇，工匠立刻道：

“大元帅，这是猛火油，水浇不灭，只能用沙土覆盖。”

宗翰忙喝道：“挖沙土”

但命令刚下，宋军就扩展了攻击范围，除了十车对古塔位置持续抛孟猛火油之外，还有二十车开始在塔周围无差别放火。其他车停止攻击，毕竟猛火油主要是防御战，张俊局限一定的认识，并没有带太多。

面积扩大，不仅沙土策略效果甚威，宗翰还必须考虑军内防火问题。有多名士兵被不精准的火弹砸而烧死。

“报”禁军士兵报告：“将军，猛火油只能再o弹。”

张俊表情丝毫没有波动下令：“让护车军行动，十重炮为单位推前，轰击古塔。”

欧阳忙道：“张将军，女真射手那准头可是厉害得紧。一旦火箭射在重炮跑口内，连环引爆，我军损失惨重。”

“准头？”张俊道：“欧大人放心，山人自有妙计。”

‘轰’的开花弹声音传来，几炮弹在火爆炸，灭火的士兵死伤一片。宗翰喝

道：“下令，射手墙头防御。”

由于有水车压制，所有人只能剥光进行防御，不过不用担心点不上火。张俊用的猛火油他们也有一些，而且女真拥有不少东京造作局淘汰的产品火药箭，再者张俊的水车毕竟不是持续性的大雨。那城墙长达一里多地，上去千人，只要有几个能射出火箭，就可能炸翻宋军。居高临下，两百步的射程，对女真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校正”云梯车登高的了望手马上打信号旗，对各炮的落点进行校正。

这么一来二去，女真人已经冲上城墙，但是一看宋军，尽皆傻眼。他们看见不是宋军，更看不见重炮的位置，取而代之是灰蒙蒙的烟雾。眼尖朝下一看，朦胧见到护车军正在燃烧干粪便等起烟之物。

再看宋军左右无烟之处，升起了两座云梯观察程内炮火，并且利用信号旗帜对炮火进行校正。完颜宗弼急道：“大元帅，出骑兵吧。两百步，一息就到。”

“张俊是名将，不可能想不到。万一被他事先有所布置，趁烟雾抢城门而入，后果不堪设想。”宗翰无奈下令：“让大家注意古塔坍塌。”

大约花费了一刻种的轰炸时间，古塔终于承受不了双重打击，宣布倒塌。宗翰看着古塔轰鸣倒地深叹口气，接下来的战斗将要更加残酷。

……

但残酷的战斗比宗翰想像来得要早，当天夜里，宋军鼓噪，重炮齐鸣。宗翰睡梦带人紧急升城。但没想到迎接他的仍旧是无情的水弹。一副将问：“大元帅，怎么办？撤还是不撤？”撤就快点跑，不撤大家就要脱衣服。这几天被宋军水弹折腾，死的人不算多，可是病倒了一大片。

疑兵？正攻？宗翰看着黑暗的夜色，和远处忙碌煮水装弹灯火通明的宋军沉思了好一会：“撤命令百人一队，轮流朝两百步方向放箭。”大家轮流上去洗澡，一旦宋军真攻城，必然会造成死亡和惨叫。

宗翰下了城墙，巡视四处，心情是沉重的。军开始流传感冒，部分士兵还出现了肺炎，当然那时候不叫肺炎，叫肺风。是肺炎加麻疹的综合并症状。缺医少药是黄龙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最要命的是，宋军还未对黄龙府进行大规模的强攻，但黄龙府内战斗力下降明显。

第二天，宋军的水弹又开始了，宗翰真不知道宋军到底烧制了多少陶瓷，他不知道，欧阳动用了商业协会名下大厂所有生产力，整整生产了两个月。当然欧阳也有另外的想法，这批朝廷订单，可以大大缓解库存积压还有

工场无活可干的尴尬局面。客观上刺激了大宋经济复苏。据说赵玉看见所需费用，当场大骂欧阳和陈规。

这天，宋军和女真进行了城墙争夺战。女真人清一色的**上阵，因为不**就要被水弹砸。虽然宋军上城后，水弹停止攻击，但是要顾忌宋军还有甩手炮的利器，不能和宋军拉开距离。

女真人显示了不畏死的一面，西城军营士兵在自己的官长带领下，用血肉之躯强穿重炮组成的封锁线到达东城墙，持续支援城墙和宋军肉搏。最后成功的将上城的宋军驱赶消灭。午时张俊鸣金收兵，双方清点死伤，宋军死伤千人，而女真死伤过三千人，但缴获了还可以使用的甩手炮十几枚。不是宗翰运气不好，是张俊很小气，上城部队只有几十人携带甩手炮人手两枚，张俊给他们的命令是全部用光。但女真战斗毅力出乎宋军意料，结果还是被缴获了一些。

“攻击阵形无法展开是我军最大的软肋。”张俊道：“无法持续的对城墙进行支援，两千人竟然花费了一刻钟才全部登城。”

吴玠道：“撤掉水车，就可以撤掉护车军，一万人登城不一刻钟。但是女真人就肆无忌惮在城墙防守，要攻上去，比登天还难。”

欧阳道：“北面女真兵源正在陆续补充，要靠耗光他们兵的话，可是要不少时间。”

“不能耗，这种攻城战虽然占便宜，但是对士气打击很大。”张俊道：“女真战斗意志出乎我等预料之外。”

“末将有个想法。”吴玠道：“派人百多勇士趁夜晚潜上城墙，用火器扼守四条支援通道。万人齐齐趁夜登城。”支援通道就是两城延伸连边还有下城的两个石梯。

“恩……”张俊看城墙构造道：“不是不可，但是如果宗翰反扼守四条出口，我军就无法向前突破，城墙上最多只能有三五千人，而后女真城下列阵齐抛射，城墙上的禁军不是成了靶子？城内可比城外高出三四尺，宗翰的杀手锏就是南北城囤积的射手，能在几分钟内列阵，半刻钟内到达，对城墙抛射，这杀手锏到现在还没拿出来。看宋军虽然几千人能上墙，但是只有十几个人能参加进攻。即使有甩手炮，但也扔不了弓箭的抛射距离。

陈规想想后道：“如果能在半刻钟内运送四十门重炮上城墙去呢？”

“啊，那自然是好。”张俊问：“怎么运？”如果运上去就是宋军居高临下，由于城墙三层宽大，放在最后的重炮受攻击角度基本为零，盾牌兵可以轻松保护。可不象原先的，敌人在上，全面积覆盖加直箭，准确度相当的

高。而且最重要是，女真南北城出来的弓手未必会使用火箭和火药箭。不过要怎么运上去呢？

陈规道：“这是下官设计一个小玩意。”陈规拿出几张图纸。

欧阳凑过去一看大汗，这不就是传说的定滑轮或者是动滑轮吗？欧阳物理成绩一般，但是知道这两种轮子的存在。据说装一个轮子可以省力一半，再装一个轮子又可以省力一半，再装一个轮子……

张俊明显也是物理成绩不好，看图纸如看天书，而后不敢相信问：“这东西能把重炮在半刻时间拉上去？”

“当然，只要打好这几个点，下面两人之力就可以将重炮拉上去。”

张俊沉思一会道：“陈大人，军有军的规矩，你要人可以，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但是丑话说在前头，我用几千人性命去赌这图纸，如果不顺利，我必须将你正法，以祭奠战死的将士。”

“将军放心，我立军令状就是。不过我想多试验几次，培训下熟手，最快最省的将重炮运上城墙。”

张俊提醒：“重炮过护城河就开始计时，逾时不上，本将军就要军法从事。”

一里多的城墙长度，可以同时上百梯，其四十梯就是打桩定轮之用。虽然整体城墙坚固，但要打几个洞并不是太难。而且是打在砖面。就是打个洞，而后木头塞紧延伸出来部位上轮子，钉子打死在木头尾部，防止轮子滑动，而后根据要求放上绳子，绳子捆绑重炮，另外一端拉动，六百多斤的大家伙是拉了上去。城上人再利用绳子横拉，就把重炮拉进城墙上。还有一种方案是墙头放轮子，用人力把炮拉上去。恩，轮子一定是要的，否则加上摩擦力，那家伙就不是一般沉。

第两百七十六章黄龙混战

一种采用的是定加动滑轮，另外一种只采用定滑轮。经过试验前一种上墙的度最快，但是前期工序比较复杂。后一种前期工序简单，但是度慢，而且要求人力很高。张俊看了效果后提议，一种方法用二十门。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上城墙的重炮达到二十门，陈规就免死。

采用滑轮并非是陈规明，在古代建筑，特别是高塔建筑已经有采用，不过由于教育的局限性和杂科的不受重视，一直没有大方向的展和使用。在建造那些高塔等高建筑，会使用这些轮子的人都被称为名匠。但是由于国一些传男不传女等等特点，还有使用率很低的原因，一些使用方法一直没有正规普及。传闻说，金字塔的石头也是利用定动滑轮运输上去的。

在这计划，时间是最重要的。重炮必须在南北城弓手增援到来之前开火打乱他们阵形。四条通道利用火器快突破进入城内展开防御阵形，接应源源不断的军队。最后建立防线，控制城东。

……

连续五天没有进攻，天气更加严寒，宗翰心很是疑焦虑，相比之下完颜宗弼就轻松得多，两边都是名将，宗翰早布置了应对宋军各种攻城方法的策略。宋军的水车给了他很大的困扰，这一直是让他无法解决的问题。毕竟女真不可能如同宋一般财大气粗，制造水车进行反击。

宗翰夜晚巡视叹口气，即使这个冬天能守住，但明年春天就很难说了，河北军路有二十几万的大军，实在不是女真人所能直接抗衡的。伴随火器的出现，骑兵的威力大大减小，宗翰无由来感觉到落寞。

“铛……”一阵锣响打断了他。他转身一看，却见东城方向一片嘈杂。‘轰’的几声，火光冲天，宗翰认得，是宋军的甩手炮。立刻下令：“宋军夜袭，南北弓箭营由完颜宗弼调配准备应战。”说完上马立刻朝东面而去。到了近处，借墙头火光一看，城墙上站立数百宋军，还有源源不断的宋军从城头冒出来。

“报”一名亲兵停马道：“左右城墙进攻路线被封死，双梯无法上人。”

“搞什么……”宗翰说一半，突然手一举，一支箭被他宝剑磕飞。宗翰喝道：“命令，死守四路，不能将宋军让进城内。”

“是”亲兵打马传令。

宗翰改正了大家想抢回城墙的想法，而是守死路口，等候弓营进行射

杀。成败就在弓营，宗翰立刻转马到弓北营，弓手都准备齐全，宗翰挥手，大家步行奔跑跟随宗翰而去。南营由完颜宗弼带领，两边一会，双方也不废话，列阵朝东城跑去。

“元帅小心”一个炮弹落到了宗翰身边，亲兵急忙聚拢成团。两秒后炮弹爆炸，三名亲兵命丧当场。这只是噩梦的开始，宗翰所在区域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群弓手没有思想准备，立刻散乱。

宗翰和完颜宗弼立刻弹压。宗翰更是抛弃马匹，拔剑和弓兵们强穿炮火。只要再推进一百步就可以对城墙进行抛射。宋军已经大面积装备开花弹，虽然开花弹手工工艺很复杂，但是河北军路还是有比较多的数量。

炮火越来越多，宋军这次根本不计较炮身承受能力，对这片区域进行洗刷轰炸。这一手让宗翰大为惊讶，宋军哪来的炮？要知道，如果重炮放置在城下，是攻击不到此处的，城里比城外地势要高上几尺，城外重炮和城内弓手射程差不多。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宋军运炮到了城墙上，而自己身处此地恰巧是城墙位置重炮的最好的杀伤位置。

宋军一个基数十五炮弹打完，正在用各种方法冷却炮管。王彦做为张俊部下最骁勇的先锋在甩手炮的帮助下，终于是冲下了左梯。王彦带了几十个人突前，后面的人开始布置防御，重点防的就是弓手。各种物资被堆积起来做为障碍。王彦带部顺利占领了东北角。东南角楼梯还未占领。而央城门堆积了无数的杂物，本是要防御宋军强破城门进行阵地型防御的策略，但没想到却让甩手炮没了用武之地。甩手炮根本炸不动堆积的石头、沙袋和拒马枪。女真为了防御城门，还在此地布置了十几辆缴获的火箭车，虽然没有火药，但在火箭车上安插长矛后，那些不仅是天然的盾牌，还是攻击的利器。

就这么一会，有三辆火箭车被女真人推动朝王彦部杀来，王彦部的甩手炮对他们用处不大不说，而且也快用完。后面的人因为前面堵塞，也支援不上来。王彦咬牙喝道：“冲”带领本部的本部百多人，放弃掩体手持兵器和女真人砍杀在一起。这么一来，后面的部队立刻跟上，女真人数较少，再加城墙上一排弓手放冷箭和扔甩手炮，很快就抵御不住。

“射”宗翰带人到附近，一看这个情况，立刻下令放箭，三轮齐射后几乎把所有的女真和宋人全部射死，抢回东北角，开始对城墙抛射。

王彦大惊急忙喊道：“找东西隐蔽。”他的部下如同割草一般，被一千多的箭雨收割而过。

“将军威武”形势即将逆转，但城墙上却传来宋军的呐喊。宗翰不看也知道，张俊亲自上了城墙。宋军主将一般都远离战场，特别是张俊这一路主将更应该避险。假设他不小心挂了，宋军指挥失调还算小事，全军都容易溃散。

但反过来，他如果冒危险出现，士兵必然士气大振，而且他出现，他的亲兵自然就出现。主帅的亲兵一直都是军队的最为勇敢的精锐。果不其然，就一会功夫，宋军突破东南角，杀散抵抗的人。但完颜宗弼带的弓手到了，他不要提示，挥手就让下属进行无差别的射杀。只要坚持一会，西城的骑兵和步兵就会陆续到达。

宋军现在就尴尬了，由于重炮的局限，只能是推后或者进行推前调整攻击位置，不过弓手太近，导致城墙上的重炮无法使用。而甩手炮又扔不了那么远。幸好张俊早就考虑到这个尴尬，令下，城上信号官举旗，城下二十门重炮开始轰炸，炮弹落地正巧就是宗翰和完颜宗弼所处的位置。但是由于是手工制造，重炮有很大不准确性，两轮炮后，有数枚炮弹没有最大曲线、抛物线形态落到城内，而是被墙体一撞，落到了城墙上爆炸，由于城上人员密集，这误伤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也幸亏人员密集，否则就波及到不远的一门重炮，连环爆炸，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战斗还在继续，城墙上的重炮开始阻隔骑兵和步兵对东城的增援，宋军士兵从左右梯蜂拥而下，在受伤的王彦指挥下，抓盾牌或者是木板冒箭强行推进了百步。身后的士兵用一切材料布置防御阵线。现在这局面不能再盲目的扩大战果，否则重炮停止，你还没冲过去，人家骑兵已经杀到。抢城墙的前锋只配备还在城墙上专门掷弹兵。巩固防线，破开城门，放下吊桥，让源源不断的兵力和物资进入才是最正确的手段。

虽然城墙有重炮，但古代工艺毕竟落后，打了一个基数就要冷却炮管。女真五百骑兵趁机冲过炮火线，朝立足未稳的宋军冲来。张俊已经在城下，见此情形喝道：“推火箭车”并且第一个推动火箭车，将矛头对准冲刺而来的骑兵。张俊也需要时间，他要清理城门障碍物，让自己骑兵能进来。

众军一起响应，没有甩手炮的几人一组推动火箭车，准备迎接女真人的冲锋。女真人丝毫不畏惧，笔直冲了上去。连人带马一直砸在火箭车上。由于火箭车个头还是比较矮小，马和人全部翻到火箭车后，压死压伤不少宋军。后面的女真停马，和宋军混战在一起。

“射”南北弓营被受伤的宗翰聚集在一起，一千五百人两轮无差别的箭雨飞驰而下。他也需要时间，大量步兵已经在身后。而且对面有宋军的主将张俊，杀了张俊，黄龙府就能守住。

没有人知道张俊的生死，因为宋军已经打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吴玠带了两千骑直接突入，不管身边战况，长枪一指，朝聚集列阵的弓手营冲杀而去。

情形如此，宗翰叹了口气，知道事不可为，于是传令，弓手后撤，步兵突前。吴玠带领骑兵和敌人杀在一起。接这进入城门的是掷弹兵，不过他们

马上转为医疗兵，救治城墙下的兄弟。接这是步兵，骑兵大队，重炮兵。防御已经稳固，宗翰也带人脱离了战斗。吴玠也没有再追击，宋军终于占领了城东，不过城西、南和北都还在女真人控制之。这三地房子很多，而且还有女真主要储备粮食和武器的仓库，西城还有女真的大马厩。

女真有两名将，宋军也不敢继续追击，更主要是主将张俊箭了，了三箭。两处在左肩膀，一处在腹部。虽然有铠甲，虽然张俊肌肉强壮，但是三箭都入肉很深。欧阳到达，立刻去看了张俊，张俊在城角帐篷。血并没有流多少，因为三箭都没拔出来。几个郎束手无策，欧阳忙问：“怎么样？”

张俊呵呵一笑：“欧大人，我是不成了，但也打了好痛快一仗，黄龙府再坚固，还是被我张俊打下来。”

“死不了。”欧阳看看问：“你们会动手术吗？”千万别以为国古人不会外科手术，根据记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胸探心术，《列子列问》记载了扁鹊还会利用药物麻醉进行开胸手术。而在黄帝内经记载，治疗“脱疽”赤黑者，急斩之。应用腹腔穿刺术、治疗单纯性腹水，也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

但是，晋唐之后，由于封建思想的完整化，人体被逐渐神秘。解剖人体被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而且还搬上律法进行限制。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创造性的手术被记载下来。那时期的《诸病源候论》最早详细叙述缝合的步骤及术后护理。

“……”一干郎摇头。

欧阳长吸口气道：“张将军，要不我就死马权当活马医？”

“欧大人尽管来。”张俊开明道：“大家听着，我张俊生死和欧大人没有半点关系。吴玠”

“在”

“你暂领主将一职。”

“是”

张俊道：“欧大人，来吧”

“恩”欧阳吩咐：“我要很多烈酒，帐篷内放置六个火盆旺烧。白布一匹，半匹撕成手帕大小长条状泡在酒里。匕一把，剪刀、筷子，带线绣花针。雷公藤捣烂。快去”

“是”一干亲兵急忙出帐。

欧阳脱掉衣服甩甩手，指了一个郎道：“你打下手，除了加火烧水的人，其他全部离开。”欧阳看张俊还有救，没有被射大动脉，否则自己就要去找止血钳了。现在就不知道腹部怎么样，有没射穿肠子，如果有，能不能缝合，缝合后能不能消炎。欧阳目前做的只是外部消炎的措施，很大程度要依靠张俊自己的免疫和抵抗力。

……

东西拿来，帐篷内的温度很高，亲兵把张俊捆结实后退出。欧阳把筷子、白布、剪刀全部泡在酒。而后用酒洗手。先折断箭枝，而后用绳子捆死肩膀上部，匕烧红后开始挖箭头。张俊吃痛，欧阳急忙在他口塞块白布。兄弟，麻醉是没有了，忍忍吧

匕碰到肉就出一股红烧肉的味道，欧阳并非第一次做这样的手术，卧底时候还帮罪犯挖过弹头，不过那时候有消炎药，要简单得多，实在不行还可以送医院，比这时压力小。

一枚比较深的形成一定倒勾箭头被欧阳挖了出来，欧阳烧针缝合，张俊全身颤抖，显然是疼得不行。线是泡过烈酒的，那粘上内肉，疼痛可以想像。第二个手臂箭头就简单得多。没有倒勾，轻轻拔出缝合就可。欧阳松开绳子，伤口很正常，没有血肿，渗血也不多。接这是最麻烦的腹部。

腹部在现代不算危险部位。欧阳拿白布，剪一个洞盖在张俊的腹部。而后用匕割开腹部伤口，把箭取了出来。欧阳轻轻翻起皮来，用蒸煮后的筷子挑起里面蠕动的肠子检查，他的副手当即转头就吐了出来。欧阳松了口气，用于箭后没有剧烈运动，箭枝没有割伤大肠，不用进行缝合。欧阳用的不是可吸收消化的线，如果必须缝接，即使手术成功。很容易将来有后续问题。

欧阳开始缝合肚皮，先用匕把肚皮烫一烫，而后开始缝合手术。这手术就比较有讲究，你不能把皮缝一起就不管肉了，那样痊愈要很多时间。搞定后，欧阳再用捣乱的雷公藤盖在伤口上。而后叫来亲兵吩咐：“雷公藤盖半刻钟，拿掉后用烈酒冲洗。火不能熄灭，如果有烧，就用冷水毛巾盖头，不许碰伤口，不许他自己动。两个时辰后我再回来包扎。”

亲兵看熟睡或者是昏迷的张俊问：“欧大人，将军他？”

“如果两个时辰内没有烧，问题就不大。如果烧一直不退的话，恐怕就比较麻烦了。”欧阳道：“小心侍候着。”

“是”

……

欧阳穿好衣服到了外面，外面已经比较整齐有序。他坐在帐篷前呆，他自己对手术没有多大把握，但他相信自己在伤口处理方面已经做的很好。很多人都说没有抗生素，手术必死，其实有个误区，忘记了人体自身的免疫抵抗能力。欧阳曾经听说过剖腹产的起源在国明朝。

说有个妇人难产，妇人最后要求自己丈夫切开肚皮拿出孩子。孩子拿出来后，产妇肚皮被随便缝合了起来，而后用毛毯一裹放在一边等死。本以为必死，但没想到两天后产妇竟然缓了过来，也没有任何感染。

由于主将重伤，吴玠只能布置防御。大军只有一万人左右进城，但是各兵种都有。工兵还在盾手的保护下在前方布置了拉雷。城墙上是两排的重炮，左右墙边都有精兵防御。

欧阳的人品不错,或者是张俊的命硬，两个时辰后张俊不仅没有烧，而且还醒转过来。睁眼第一句话：“阎王长的很和善嘛。”

“哈哈”欧阳笑道：“看来问题不大，你们记得，仍旧不能移动，将军不能食带腥的东西，最好熬点粥。”

“是”

“大人，外面怎样呢？”张俊问。

“女真人一直都很平静”欧阳道：“吴玠将军并非浪得虚名，布置都很妥当。”

“你们把吴将军叫来。”

“恐怕不行，你得休息。”欧阳道。

张俊无奈一笑道：“请大人转告，女真如果不撤离，越迟进行反攻那反攻的力度就会越大。”

“恩，你放心休息吧。”欧阳道：“你们不许和将军多说话。”

亲兵们允诺：“是”

第两百七十七章私调

作为韩世忠看重，张俊认可的将领吴玠，确实有相当的能力。欧阳还没转达张俊的话，吴玠已经布置了第一波的进攻。他的说法和张俊类似，他认为如果敌人不撤退，那一定在酝酿大规模反攻。与其等敌人进攻，不如自己进攻打乱敌人部署。

军事行动是要监军同意批准的，监军则不能反对有可能谋逆的兵力部署。到了赵玉这里，监军还一个任务，就是担负监督将领是否违背战略进程。所以所有的作战计划必须通过或者说通知欧阳。

欧阳还是很满意作战计划，计划很简单，采取前防后攻的办法，用堆积在城墙上重炮和水车攻击城南和城北，驱赶敌人到东城或者是驱赶出黄龙府。

但大家都误会女真人，女真人并非是不打算撤退，而是因为宗翰也受伤了。冲在第一线，没有那么多侥幸。即使再英勇，但对付远程攻击手段办法也不多。三国演义赵子龙七进七出大战长坂坡，即使是小说，一个先提条件是曹操命令不许放箭，要抓活的。

还未轰炸，斥候报告，南北东三城火起。再派人探查，女真军队在完颜宗弼带领下，连夜从北门撤离。撤离很隐蔽，再加上宋军主将受伤，一心布置防御，所以根本没有现。至于火，是女真人点燃带不走的粮食、草料等军事物资的缘故。

张俊一名副将请缨道："吴将军，敌众伤病颇多，必然行走不远。恳请一部进行追击。"

"不准"吴玠道："如此隐秘的撤离，竟然能逃脱我等耳目，女真主将定然非一般人。"

副将不客气道："吴将军，将军教导为将者当需进取，不趁敌疲而击，就是放虎归山。"

吴玠和他官品相同，虽然有点恼火，但更多是无奈，这几个时辰来，由于他是西北军道的嫡系将领，所以对河北军路张俊的直属下属下达命令都不是很好用。欧阳知道这个情况笑道："这位将军，张将军让吴将军暂代主将而不是你，就说明他比较信任吴将军。那当然是以吴将军作主。"

"欧大人，你少行伍不懂兵家常理……"

"小子，我现在在给你面子，别逼我翻脸。"欧阳小声说一句后道："本监

军参加过拢县之战、玉州之战……虽然还不会打仗，但是最少会看人，所以就这么定了，凡事以吴将军号令为准。”

下面几个张俊嫡系互相看看后俯：“是”他们知道欧阳比张俊还难惹。

欧阳见此松了口气，同时也有些无奈，吴玠虽然有才能，但是战功还不足让将领们服气。张俊受伤需要时间恢复，看来自己暂时是无法卸任监军一职。同时也看得出张俊有意识的淡化嫡系影响。经过圈地案之后，张俊对处理一些事情变得谨慎很多。

由此向北，女真再无有力抵抗之地，但版图还颇大，有比西夏还大的面积，清理需要不少时间，但大家都认为，北女真除了几条河流之外，城不高，山不险，需要的只是时间问题。经过一些锻炼，赵玉新招募的禁军已经形成了战斗力量，宋朝现在的兵力已经非常强大，没有任何国家敢于正面对抗。

今年年节只能是在黄龙府度过，不过比阳平年节别有一番味道。韩世忠和永兴军路主将刘锜不仅亲自来了，而且还带来大量上等的好酒和食物来河北军路一起过年。大元帅来，吴玠和欧阳自然要迎接。韩世忠先客气几句，而后登城俯瞰赞道：“好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欧阳笑问：“韩将军是不是吟诗一？”他叫习惯了，一直没有改口，韩世忠也不计较。

“吟诗就算了。”韩世忠道：“辽金覆灭，指日可待。”

刘锜提醒道：“大元帅，应当先去看望张将军。”这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韩世忠点头一笑：“黄龙府千古名城，号称最为坚固的城池，而今在张将军指挥下落在我禁军之手，心痒难忍。走，下城”

这句话已经是对张俊非常的嘉奖，韩世忠在陪同之下，看望了还在床上的张俊。张俊伤口基本已经愈合，精神状态不错，不过见了韩世忠只能是坐在床上抱拳行礼：“大元帅，刘将军。”

“张将军不用客气，小心别裂了伤口。”韩世忠道：“拿酒来。”

张俊一名亲兵道：“回大元帅的话，将军不能喝酒。”

欧阳呵呵一笑：“是我说的。”

张俊道：“那就拿碗冷开水……不怕大家笑话，我已经喝了大半个月的冷

开水，嘴都淡出鸟来。”

韩世忠赞叹：“欧大人不仅是状元，还通晓军事，但韩某真没想到大人还通晓岐黄之术。我应该先敬大人一碗酒，谢谢大人救我宋禁军大将。”

韩世忠这话说得有水平，明敬欧阳，实敬张俊。接下来韩世忠很残忍让人在帐篷摆了一桌酒菜，张俊靠在床上只能吞口水。他面前是一成不变的鸡蛋鸡肉青菜还有白粥。

酒过三巡，韩世忠用手擦嘴，尽显军本色道：“黄龙府一打通，三军路就联合在了一起。但辽人和女真人所占据的版图还是很大。辽人和女真都不想和我禁军正面对抗，还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不过辽国那边却有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欧阳问。

“收到消息，天祚帝回来了。耶律淳要交出帝位，但是其妻德妃不允。于是降天祚帝为阴山王。天祚帝手无兵权非常无奈，辽朝廷官员现在是乱了套。虽然迁徙到了东京，但是这么久下来一直在处理这事，既没有恢复地方，也没有清整军务，乱糟糟的一团，军士兵也无战心，我来之前已经有一些宫帐军悄悄来投降。”

刘锜道：“别小看辽国，主要也是他们内部不和。辽国有专门的火炮军详稳司，再加不是火药跟不上，我禁军恐怕很难如此顺利。”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欧阳道：“几位将军各有自己行事手段和作风，但却和睦，说明大家都是君子。辽国本是大国，就因为内部不和，导致内耗，被女真人痛打，才有如今国立衰微之态。”无论是王爷造反，边疆起事，或者是农民起义，都称为内斗。而内斗是最大程度破坏国家实力的一个原因。

“有理”刘锜道：“我们三人都是同科进士，虽然和但不同。就算是当初在西北军道时候，我和大元帅和有很多指挥上的不认同，不过只要是为胜敌，同不同反倒是小事。”

“三军路到齐，可惜少一海路岳飞。”张俊笑道：“而今三军会师，杭州舰队也能歇一歇了。”

韩世忠摇头：“恐怕不行，岳将军已经接令，将从海上进攻率宾府，占领兴凯湖，将女真人一切为二。”

张俊一惊：“岳将军本部似乎不太擅长打陆战。”

“是永兴军路。”刘锜道：“大元帅考虑到女真战力，认为是两战场最为艰

难，所以永兴军路一部将海运率宾府，一部将由黄龙府出兵横切到率宾府。永兴军路本部将重点对付东海女真。而河北军路将重点对付五国部女真。”

“我不同意”欧阳突然道。

三人惊讶，欧阳很少在这样问题上说不同意的，而且这是韩世忠和军机处研究出来最快解决战争的办法。韩世忠不禁问道：“大人，此话怎讲？”

“韩将军，你应对不仅是东京辽人，在东京西面位置还有蒙古，还有西辽等多达百多部群。”欧阳道：“虽然陛下没有下令，但我个人希望你们能挑起战火，趁本次大军深入北面，彻底解决掉他们。”

三将面面相觑，韩世忠小心问：“大人，这是不是皇上有所想？”

欧阳摇头：“皇上似乎除了辽金之外，不愿再大动干戈。”

韩世忠抱拳道：“大人，如此恐怕大为不妥。”

“我的意思是，永兴军路不参与剿灭女真。而对西北面造成摩擦，你们就疑为辽人军队，进行剿灭就可以了。”那些部族少的几百人，多的数千人，而且各自为盟，互相分散，这永兴军路二十几万正规军开过去，绝对是势如破竹。

韩世忠考虑了一会道：“大人，我可以和军机处商量不调动永兴军路到女真，由河北军路围剿虽然花费些时间，但也足够了。大人可以面奏皇上，东京版图大，对付辽人还需最少一年时间。到时候不班师回朝，转而向西也不是不可。”

“恐怕我说服不了。”欧阳苦笑：“不仅是陛下，就连大臣，甚至是商业协会都不会支持我，所以我想请你们支持我。”

韩世忠摇头：“大人算起来是我三人恩师，没有大人也没有我们今天。而且大人功劳我三人都知晓，大人有其他事务要办的话，我们自然尽力。但韩某是朝廷委派领兵之人，只能听从朝廷号令。”

刘锜道：“大人恩义，刘锜不敢忘。但兵不是刘锜的，而是朝廷的。大人也常对我们说，我们是领兵之人，但不是用兵之人。用不用兵，对谁用兵，我们说的都不算。”

“当年全朝只有我一人全力反对联金对辽，而支持联辽对金。你们都是打过仗的，你们应该知道，女真人要比契丹人难对付的多。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看错。”欧阳道：“而今我觉着蒙古、西辽将来会对宋朝再构成威胁，为什么就没人相信呢？灭蒙古和西辽，我欧阳有什么好处？”

三将不再说话，各自低头沉思。欧阳叹了口气道：“算了，当我没说。今天毕竟是个好日子，大家一起举杯。”蒙古任其展，始终是个祸害，更祸害的恐怕是没有人重视这地区的安全。也许自己只是杞人忧天，因为宋现在的国力根本就不怕了什么游牧民族。但是身为穿越人，欧阳可不会放任有侵略**的民族生存。

刘锜举杯许久没喝，终于道：“我来干吧”

“刘将军？”韩世忠大惊。

刘锜道：“洞庭湖时候，我想丢弃毒者追击钟相，大人问我，能不能再信他一次。于是我相信了。结果比我想像要好。我和大人合作打仗应该是最多次的，大人不仅从未给自己谋私利，还拿出钱财来贴补战事。大家看，对西夏战，是大人竭力主张促成的，一劳永逸结束了近百年的西夏的扩张。边疆和睦，还开通了丝绸之路。无论什么事，大人都没有拿到实质的好处。也许大家会说商业协会有好处，但大家可知道，商业协会根本就不是大人的。如果没有商业展，我们能配备火器？河北军路能全部换装在冬季作战？我觉着，没有理由不相信，大人说灭，总有大人的道理。”

韩世忠摇头：“我不赞成。将使兵，官兵，这是太祖定下的死规。”

刘锜道：“辽金战后，宋军多一大将少一大将，已经无关紧要。末将恳请大元帅将说服军机处将永兴军路调到西面。”

张俊道：“刘将军，那可能会英名尽毁。”

“大人敢这么提议而不惜身，末将名声不算什么。”刘锜道：“如果扫荡完蒙古和西辽，我大宋版图将大大扩大。攻城拔寨，夺城掠地，扩张边疆一直是我从小弃习武的主要原因。即使将来判我死罪，但几百年后，大家都会说一声，那地方是当年刘锜打下来的。”

韩世忠道：“皇上英明，你开疆平地，可能不会找你麻烦。不过大人恐怕就麻烦了。”韩世忠毕竟懂些政治，即使一切顺利，刘锜不会被处罚，但会被弃用。而欧阳无法无天，一心挑动边乱，就要为此事负责。挑动握兵大将擅自出击，寻衅边疆，行同谋逆大罪。性质是很恶劣的。

欧阳道：“我不在乎。”没电、没啤酒、没辣椒、没汽车、没电话的时代自己也呆腻了。恩……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欧阳知道铁木真那个魔王和他子孙杀了无数人，对原几乎进行了本质的破坏，让原停步不前不说，而且统治期间导致经济、化大面积的倒退,汉人被列三等人。当然，从现代角度看，蒙古也是国人，但从宋朝角度看，蒙古就是侵略者。当年抗日如果失败，大和民族是不是就成了华民族的五十七个民族呢？我们子孙后代是不是

还要和谐团结呢?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即使历史学家的粉饰。比如欧阳从来就承认是自己挑动大宋向外侵略扩张。

韩世忠道：“此事不再讨论，我等也不再提起了，大家举杯，今天应该是祝贺张俊张将军顺利拿下黄龙府的时刻。”

“好”几人举杯一饮而尽，张俊喝的仍旧是冷开水。

……

拿下黄龙府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宋军强盛到无可比拟。皇家报详细记录了黄龙夫激烈的攻防战的经过，并且采访了重伤的张俊、监军欧阳、代主将吴玠、功臣王彦、后勤官陈规等等。那时候人老实，不会瞎吹，因为是光荣的胜利，欧阳也没打算瞎吹，一篇接近事实的报道浮现水面。

而后还有精彩评论，特约评论员是前将军种师，种师认为能取得如此胜利，不仅因为前方将士的英勇、将领的指挥得当。更因为后勤保障。种师说，在他们那个年代，冬天不会生大规模战争，而宋朝完全克服了这点，保暖到牙齿的衣服，还有消耗的巨量的陶瓷水弹都是只有当今生产力可以造出来。重炮等火器的出现，还有陈规的巧运重炮的办法都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

赵玉也下旨，在东京皇家大学成立杂科研究部，鼓励如同陈规这样的有才能的人进入。钻研学术，教导于民。

三月，欧阳回到了东京，原本以为可以卸任，但没想到又有事情奔波。赵玉宣欧阳后，见欧阳旅途颇为疲惫，也是有点过意不去。特意让御厨弄了些点心，但欧阳对人妖有天然的抗拒，并没有觉御厨手艺好在哪。

赵玉道：“天祚帝派人联系了童贯，想投降宋国。”

“据微臣所知，天祚帝现在就是一个王族，皇位已经是他他耶律淳手上。而且兵权在拥护耶律淳的耶律大石之手，他投降似乎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耶律淳也送来臣表，表示愿意臣服宋国。”

欧阳问：“当藩国？”

“是这个意思。”赵玉道：“他们每年进贡，以东京为界。”

“东京被女真人搜刮一次，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当藩国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有几个条件。”

“什么条件？”

欧阳道：“第一，必须放弃军队，东京内和外必须都是朝廷的军队，辽军全部解甲归田，我们派出农业专家帮助他们落户耕种，但不可以再游牧生活，必要朝廷还可以进行一定的补贴。”

“还有呢？”

“第二，允许契丹人迁徙汉地，允许汉人迁徙契丹地。东京使用大宋律法，保护商人。”

“你意思是同化他们？”赵玉道：“慢慢融合？”

“是啊，其实掌权的知道目前他们的处境，他们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给掌权的一定好处。比如世袭王，享受朝廷每年的贴补，让他们仍旧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

第两百七十八章马不停蹄

赵玉摇头：“要他们放弃兵权，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还要混合契丹和汉人，可能更难。”

“陛下，这样谈判就是边打边谈。用事实告诉他们，如果再不谈，很快就没有谈论的资本。”欧阳道：“再者不能排除他们在使用缓兵之计，所以更要打打谈谈。不过按照我看,他们应该是有诚意的，这么快攻破黄龙府，完全出乎了契丹人的意料之外,几乎等于宋军全部主力都可以随时北上进攻东京。”除去了二线部队，做为正规军三路加一起有六十来万，这是相当恐怖的数字。赵玉上位前，全国禁军的总数不过五十万人，只是辽兵力的三成而已。

“恩，有道理。”

欧阳小心问：“陛下不会是想让微臣再跑一次黄龙府吧？”

赵玉一笑不回答，看来她心情很好：“三天前，你正在路上的时候，张俊送来女真人的降表，他们条件很大方，只要求把完颜吴乞买封为王，而后女真治理女真的办法在黄龙府北面自治管理。表上还说他们可以放弃兵权。”

“不行”欧阳道：“必须消灭他们。”

赵玉一听倒乐了：“一边是契丹人，一边是女真为什么你态度如此大差距？”

“陛下，契丹人多数和汉人差别并不大，他们虽然也放牧,但已经主要食品是耕田，契丹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巨大，契丹和汉族语言共通，而且他们上位者**无能，没有太多野心，百姓们也忘记了游牧。虽然还有一些游牧习惯，但大家都认为游牧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经济支撑。他们更乐意建造房子，置办土地。契丹人服王化，在占领区，契丹人都比较配合和和善，对于他们来说，被宋统治和被辽统治，关系都不大。甚至有部分人认为宋人能带去富裕，对宋人持欢迎态度。”

欧阳再道：“但看女真就截然相反。他们是丢失了最重要的黄龙府才上表的。女真语和汉话不通，几千名女真人会汉语平均才有一个。他们除了游牧根本没有其他生存的办法。我大宋朝廷肯定不能完全养活他们一国。至于放弃军队更是荒唐。他们军是民，民亦是军。游牧所需要的兵器他们都有，只要有人招呼一声，民众立刻会变成士兵。东海一带更加苦寒，女真性情坚忍，不会愿意臣服他族，酋长不愿意放弃权利。汉人在女真地举步为艰，在被占领地，宋商被攻击抢掠不在少数。女真不受儒家学说影响，他们认为用武力夺取的东西就是属于他们的东西。不仅很难同化他们，甚至可以说无法同化他们。这是两族所不同的地方。”

赵玉点头问："你意思就是女真那边不用谈？"

"不用谈，韩将军两路可以慢慢打慢慢谈，可以少死一些人，少破坏一些当地仅存的经济。但是女真那边就养虎为患，多拖一天，敌人就更危险一分。陛下，千万莫小看女真人，他们都能想出出海抢掠的办法，不仅说明他们的礼数很差，最重要是他们有一群出色的管理者。不趁我军深入北方解决他们，时机成熟人家卷土重来，恐怕就更难对付。

"恩……朕想你再去趟契丹东京，帮朕把这事谈下来。我大宋禁军始终还没有和契丹正面决战，契丹人手还有几十万的军队，能少死的话，朕甚至可以答应耶律淳回临潢府，把临潢府给他世代为采食地。"

欧阳问："为什么又是微臣？"

"听说你和耶律淳和耶律大石关系还不错，再者你是大宋最了解契丹人的官员。还有主和的条件都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不去行吗？"

欧阳苦笑："陛下有所不知，上次赎太上皇时候，韩将军坑了耶律大石一笔，微臣估摸耶律大石会把这账算在微臣的头上。"

赵玉问："他会杀你吗？"

"那不会，他要是杀了我，等于是逼迫三军全部向辽人进攻。"欧阳回答，别说耶律大石，天祚帝也没有那么白痴。目前的战况杀使节，那是自取灭亡。但反看女真，就很有可能把欧阳留下来，这种风气不一样，思想观和价值观都不一样，很难清楚描述。再说，辽国那没有人对欧阳个人有什么意见。即使有也就可能是耶律大石，不过欧阳还是比较愿意相信耶律大石是恩怨分明的人。

"所以嘛，这些年下来对西夏，对契丹，对女真，唯独只有契丹你认为可以很好和谈的，不派你去派谁去。"

"陛下，西夏微臣也愿意和谈的，可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军队。最后他们因为微臣的假圣旨，手一个筹码都没有。输光了身子，无奈才同意微臣提出的条件。这些都可以谈，象女真，还有蒙古这样，不要谈，浪费时间。"

赵玉道："你专心做你的事，别天天惦记蒙古。朕心有数。"

"是"欧阳无奈。

赵玉问："你是不是把完颜兰送到沧州大牢去了？"

“是”欧阳道：“微臣就想，此事陛下还是不知道为好。就没有上奏。”

“那你不如杀了她。”

欧阳道：“此人对微臣有救命之恩，当然，微臣也对她有救命之恩。她可以视救命之恩为粪土，微臣毕竟是读书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

“恩。”赵玉点头问：“朕问你，梦游记怎么不写了？”

“……”欧阳擦把冷汗，你什么意思吗？

赵玉道：“让梦生继续写，朕也继续看。朕上次没说书怎么样。而是你隐瞒朕帮助写书的事情让朕很不高兴。你实在是不适合当权臣，连话都听不明白。你可知道，梦游记断了后，很多人都去找杭州印刷厂的麻烦，逼问后面怎么样了。”

“微臣明白”

“欧阳。”赵玉想想问：“朕很想知道你怎么懂那么多。甚至还会妙手回春，精通岐黄之术。”

“回陛下，民间传说但凡状元都是曲星下凡。所以微臣经常做梦梦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起床后随笔而写，就成了习惯。再说这外伤之法也不是微臣第一个使用，微臣在外游玩，旅途无聊时候翻看下医书，张将军那伤，说实话也是死马权当活马医，所幸张将军吉人自有天相。”

“哈哈，不过你做得很好。”赵玉很满意道：“什么叫栋梁，这就是栋梁。”

“谢陛下夸奖。”

“不过洞庭湖平乱朕未赏，这次监军有大功朕如果再不赏的话，你就不会安心帮朕办事。”

欧阳苦笑：“陛下哪里话。”

“来啊”赵玉道：“把东西拿上来。”

“是”一个内卫很快端了一个大盘子从侧门进来。盘子上垫红布，红布上有东西，东西上用金布覆盖，看上去相当的神秘，也有相当的体积和一定的重量。

赵玉笑道：“欧阳，让你猜三次，猜了这东西就归你。猜不，朕只好收回。”

“……”欧阳大汗，今天赵玉心情不是一般好。

赵玉吩咐：“提示一下。”

“是”内卫对金布下东西一弹指，一声金属的声音响起。

是金属，而且是整块的金属。这一来欧阳就纳闷了，皇帝会给什么东西是整块的金属呢？不对，看外形，这金属只有一半，是个长方半圆形，等于一个圆柱体对半切。欧阳看赵玉表情很得意，显然这东西是很可以拿的出手的，自己也会满意的东西。

黄金？应该不会这么俗，再说赵玉哪好意思在自己面前亮黄金。升官的公，自己不稀罕不说，而且没必要用这么大东西做公吧？难道是碑，也不对，半个圆铁皮。

“让他摸摸”赵玉似乎更得意了。

欧阳手放上去，竟然摸到上面有字，是子孙两个字。内卫轻轻一转，让开了欧阳的手。子孙是什么呢？赐爵位荫及子孙？谁见过这样的赐爵位的？难道这女人帮自己生了个儿子？

这样就不好玩了，赵玉问：“欧阳，你就想想，朕有什么让你看得上眼，赏赐你肯定会很高兴的东西。这东西上面有字，是用黄金嵌入。此物唐时之赏赐过两个，朕记得其一个是吴越王钱镠。宋时这是第一个。”

欧阳苦笑：“微臣真猜不着”要的东西有，但绝对没有长成这模样的。

“罢了”赵玉叹气道：“拿起来吧”

内卫掀起金布，欧阳看见一个尺高宽三尺的半圆柱体的铁皮，上面有字，字全部是用黄金镶嵌而成。第一排字是世代相袭，接下来上面刻有自己的功绩，从西夏之战开始算起一大堆。最后镶嵌有金字：“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这个是？”欧阳大惊。

“丹书铁券。”内卫回答。

欧阳大惊问：“是不是传说的免死金牌？”靠了，这家伙原来长的这么象半个汽油桶。欧阳记得看电视，人家免死金牌是牌子。怎么到了自己这边，

这免死金牌个头就这么大呢？这东西只是传说存在,欧阳不知道这东西本来是个汽油桶，但为了防止假冒，就切了一半在大内留底。

“差不多，不过一般都是免罪用。”赵玉道：“你欧阳坏事经常干，给你这丹书，也是避免将来牢狱之灾，满意吗？”

“这个……太满意了。”欧阳喜道：“我早看朝有几个大臣不顺眼，回头就把他们抓来揍一顿，特别那个张邦昌。”

“……”赵玉险些昏迷，没想人家第一想到的不是自己将来的安全，而是想到这么利用这东西泄私愤。赵玉只能道：“你要乱来，朕就毁掉大内那块，说你伪造。”

“谢陛下”这个才是比较实在的东西，不过回头要研究下上面写的九死是什么死，子孙三死又是什么死。不过免死金牌的行量很少，未必有人知道，估计就按次数算了。唉……官二代就是幸福，还没出生就有护身符。儿子，老子在当官，你以后可以随便撞死人了。

“你先在驿馆等着，和谈还是要靠排场。”赵玉道：“不过，对契丹人还是可以客气点。朕觉着就不用派张玄明出去处理。”

“当然，李乾顺还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必须要处理。耶律淳才小志疏，天祚帝昏庸无能，只有一个耶律大石，微臣会请他来东京做客。”

“恩，你办事，朕还是放心的。”赵玉道：“下去吧。”

……

让欧阳惊讶的是，身为书侍郎的张邦昌竟然也是和谈使团。说实话，欧阳是很敬佩张邦昌的，按照吏部记载看，其当知州到使相二十几年，竟然只有一项功绩记录在案。这样的人也只能有这么一个，欧阳就不用说了，普通知县也有开渠、增产粮食、加收税利，安抚地方等一些似似而非的名头。即使翰林院也有兢兢业业的说法。而李邦昌唯一的功绩是是因为他在宋徽宗时候上表，取崇宁、大观两地的物品来做旗帜。

难道是赵玉特意拿来给自己免死金牌开荤的？后来一问礼部侍郎，原来才知道书侍郎是使团很重要的成员。和谈，书省是要负责草拟和约的，左右相不去，当然要下一级的人物去了。

欧阳虽然官小，但是差遣大，是钦差。和欧阳一起去契丹的很多是欧阳的老熟人。曾经一起出使过西夏的官员。欧阳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第一天出行休息就把张邦昌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但欧阳没想到张邦昌的的脸皮实在不薄，进门就先歌颂欧阳的功绩，大拍欧阳马屁，说欧阳是栋梁之才，前途不可限量等等。欧阳不为所动，因为这是比较客观的对自己定位。等张邦昌口渴时，欧阳才道："本钦差一直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道理是真理，比如说李邦彦。所以本钦差想请张大人利用自己所长帮本钦差一个忙，帮好了重重有赏，帮不好的话，本钦差手边有丹书铁券，要对你干点坏事。"

张邦昌立刻起来拱手道："钦差大人说赏赐就差远了，谁不知道钦差大人一心为国为民分忧，所行之事都是关乎国家的大事。只要钦差大人吩咐，风里来，雨里去，下官绝不皱眉。"

……

欧阳其实早就猜想到辽人会和谈。黄龙府一破，不仅是女真人受不了，辽人也将宋军战斗力提升到新的高度。继续抵抗意义已经不大，更何况宋人竟然能在严寒的冬季进行大规模作战，这点是契丹人无法做到的。而辽国朝廷腐朽不堪，没有什么真正的有志之士，只要好好保障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不会反对被统治的。欧阳知道接下来工作重点已经不在是军事行动，而是拓展版图，安民生息，保持地方稳定。

经过辽占领区，欧阳也不禁感慨，曾经比大宋版图还大一倍，屹立在北方两百多年的辽国，始终不能避免因为传承的问题，导致覆灭。哪有当年萧太后时期强盛影子。在辽地和女真地采取的政策不同，多以安抚为主，无论是契丹人还是汉人或者是渤海人，都比较和善。

钦差大队开进城，大人抱着小孩看热闹，并没有什么惧怕之色。宋朝也充分考虑了当地的条件，官声比较好的地方官留任当地，官声不好的裁撤，由吏部调拨能吏填补。每一县留百名禁军由一名校尉带领配合知县维持治安。韩世忠下军令，留守士兵十三杀。挑衅、侵占、掠夺等等，全部在十三杀的范围之内。当地百姓对宋朝做的也表示认可和拥护。

朝廷为了稳固这地方的统治，特意在被占领地开恩科。这恩科只能是被占领地人参加，今年八月州试，明年省试和殿试。而明年八月是大宋州试，后面是科举年，也就是被占领地的读书人短时间内将有两次机会，对读书人来说是个莫大的好消息。宋朝还将对任何通过州试的考生放路费等等措施，是为稳定当地的重要手段。

这些手段对女真人没用，不会有女真人去赶考，他们连汉语会说都在少数，何况是汉字。所以语言、字不通，是统治的一大障碍，要么说秦始皇统一字是个巨大贡献，否则现在要学的就不仅只是外语。

读书人笼络了，还有放牧和种田的，这些人因为宋朝免赋税五年的政策大大受益。契丹当时可是加倍赋税，宋人一来就减免，到底拥护谁呢？大家

心有数。针对城里人，商业协会就做了很大贡献，其开设的场子招聘大量的当地百姓，工钱虽然比宋国内要低，但是当地物价更低。对他们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笔收入。

老百姓得到实在的好处，所以钦差大队所到之处，确实是一片歌舞升平和详的景象。虽然宋朝没有强制，但很多契丹萧和耶律人都入了汉籍，因为朝廷还给了一项政策，入汉籍生孩子的朝廷给予五斗大米的奖励。

第两百七十九章借级一用

出了被占领区，到达契丹占领区的东京。契丹人也比较友好，派出骑兵护送或者说监视钦差大队到了平州。契丹人显然很有诚意，派出李处温为代表十几名朝廷官员迎接欧阳等人，他们就是不知道，李处温早已经是宋朝的人，他故意遗漏在临璜府的老婆孩子受到宋朝的照顾，现在生活过得很不错。

欧阳到时候，两军在东京地域已经进行完第一个回合交手，宋军占领了一县三山后，正在修整。两边打仗的节奏放慢，而且互相之间也比较友好。此战韩世忠带人一围县城，就送信进去说名情况，自己外面有多少人马，装备了什么武器，士气情况和粮草情况，守城的将军和送信的副将在口头过了两招后，带兵撤退。大家都知道宋辽马上要开始和谈，不想无意义的牺牲。

“见过（参见）皇后娘娘。”欧阳等人没想到的是当天傍晚，德妃也就是现在的皇后会这么着急请他们到州府临时行宫吃饭。欧阳代表是赵玉，自然不能说参见。按照没有被废除的盟约，两国还是名义上的兄弟之邦，下面人要视德妃为自己皇后。

德妃客气道：“大家远道而来，不要拘束，请坐”

正位有两张桌子，欧阳和德妃平座，下面竖两排桌子，一排是宋人，一排是契丹人。欧阳落座后问：“皇后娘娘，陛下身子……”

“唉……”德妃叹气道：“自登大宝后，身体每况愈下，看尽了良医却没有个说法。”

“陛下吉人自有天相，皇后娘娘不必担心。”欧阳只能这么客套的说。事先李处温透露，德妃其实也有着急的原因，由于耶律淳身体很糟糕，必须在其死前完成和谈，才能争取最大的利益。否则只能是天祚帝或者是其留下的儿子耶律定得好处了。这是好消息，但也有坏消息，李处温说，德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宋朝拥立耶律淳为北辽皇帝。这和欧阳拿的底线有很大出入。

“今天不谈公事。”德妃举杯道：“辽宋两国一直来都友好共处，所以今天只论友谊不谈公事，大家尽可畅饮。”

席间确实没有谈论任何公事，欧阳知道德妃是给自己一个信号，她胸有成竹。女人比起男人更适合参与各种谈判，她们的耐心和耐性是她们取胜的关键，男性对女性的防备心一向比较低。如果不相信女性的耐性，可以和老婆交换带孩子一天，你就会知道，当你在第十分钟就后悔制造了孩子时候，母亲在第二十四小时时仍旧很有耐心。

张邦昌借醉在外走动，德妃一名宫女送来解酒之物，而后关心询问。张邦昌也是个人精，一看就知道这宫女不是普通的宫女，当即心对欧阳增加了一份惊惧。欧阳告诉他，德妃有可能会安排一些线人，特别是女人对官员进行接触，收集和谈的信息。张邦昌不知道，这是和谈商业间谍常用的手段，不要主攻利益者，比如对欧阳这样的谈判主官不要尝试去攻克，而要攻克主官副手，比如秘书。还有比如随同谈判的代表。而女性比起男性来说，除了多几项身体工具之外，还容易让男性放松警惕，提高自己的自大心理。

于是张邦昌以六十的高龄，被迫无奈的和一个二十不到的宫女去开房间。没办法，演戏就要演全套。喝两杯酒，张邦昌就可以放开咒骂欧阳祖宗，说实话，他对欧阳本也看不对眼，这些话也是憋在心好久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等，在宫女面前宣泄着自己对欧阳不满，历数欧阳对自己干的坏事，或者是怂恿他人对自己干的坏事，甚至是欧阳对别人干的坏事，相当嫉恶如仇。

接下来就是玩女人，要么说玩女人也是**工作之一。李邦昌非常努力的配合，好容易才完成了经过，而后还得表现出很满意很享受的态度。

一个时辰后，情报就送到了德妃面前。总共有三名官员落水，其以张邦昌最有价值和可信。张邦昌和欧阳不和，德妃也略有所闻。在西夏一战，欧阳根本就没把张邦昌放在眼，导致两人交恶。虽然一个是地方官一个是京官，但是一直都不对路。

德妃分析情报后得出结论，赵玉给欧阳的底线是，封耶律淳为北辽王，拥有百人卫队，一万户的采食权。这消息让德妃有点心冷，她和谈目的就是放弃一部分东京土地，和削减兵力，转而请宋支持耶律淳为北辽皇帝。

不过仔细想想也对，目前耶律淳的处境就是北辽的皇帝，如果宋朝一点都不图谋承认北辽皇帝，而派钦差进行和谈，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德妃知道自己失去了部分的筹码，如果在以前，用通州和临璜府地盘来谈判，宋人有可能答应拥立，但是就目前来看，自己定的目标太高了。

而第二天谈判，德妃就知道什么叫狮子大开口。欧阳很真诚说，自己底线是辽人放弃武装，解甲归民。朝廷将封耶律淳为辽公，采食两千户。这爵位可有个说法，爵位是可以继承的，但是每继承一代，就要降一等级。开国公下去两代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欧阳漫天要价，德妃心有数，也落地还钱。德妃提出自己几条建议，第一条就是北辽皇帝，欧阳坚决不同意，而且明说如果是这个条件就没法谈，他根本就无法向皇上交代。第二个建议是，德妃牺牲一些地盘，只要三州之王，做为回报，耶律淳做为三州之王，享受章栏玉州王的待遇，治下完全实行自治，税收什么都由三州王说的算，并且永镇三州。做为条件，三

州将放弃拥兵权，使用宋律。

欧阳则重点强调了兵权和地方管理权是本次谈判的底线。欧阳表示可以调整耶律淳的爵位，也可以打破宋例由女性继承。但是不会交出管理权。欧阳介绍了东京目前的状况，民不过五万，却有着三十多万的军队，根本无法持久。如果不交出管理权，没有人愿意移民到这地方，没民就没钱，而且女性缺少，即使拥立耶律淳当北辽的皇帝，国家一旦支撑不住，只能继续掠夺，而无法保证生产，更不用说繁荣和恢复。

采食不一样，欧阳表示只要答应，将从宋内地挑出比较富裕的城市供给采食。采食是没有管理权，但是这两千人的税利将全部给采食者使用。

第一天就此结束，看上去似乎双方都有点火药味，但实际上双方都在按照李邦昌泄露的‘机密情报’展开。德妃还收到消息，欧阳派人和降为王的天祚帝有秘密接触。这是德妃最为担心的。她早听说欧阳从来不本分的谈判，上次西夏就有假圣旨事件，最后把李乾顺的筹码全部逼光。万一宋军拥立天祚帝进攻东京，士兵将再无半点战心。

“还去？”张邦昌快哭了：“钦差大人，那是个小妖精。下官如果有钦差大人的身子自然不怕，但是……钦差大人看，下官今天很艰难才从床上起来。再去，迟早这把老骨头要被她连皮带肉一起吃掉。”

“是谁和本钦差说风里来雨里去，不皱一下眉头的？”欧阳反问。

“……”张邦昌蹒跚站起来道：“下官去就是。”

张三感觉欧阳也太残忍了，殷勤的扶了张邦昌送到门外。回来偷笑：“大人，张邦昌是一身的冷汗，衣服都湿了。”

“真是的，我让他去玩女人为国家办事。怎么搞得要上断头台一样。”欧阳呵呵一笑：“不过，张邦昌确实是关键人物。今天的谈判可以看出，德妃这个娘么心里已经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底线。”

李四问：“大人秘密派人和天祚帝接触是为什么？”

“寻找多点合作。如果德妃敢狮子大开口，我们就不谈，打扶持的名号，拥立天祚帝攻击东京。他毕竟是契丹人正统的皇帝，还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欧阳道：“反正名额就一个，德妃如果不要，那就给他了。要么说弱国无外交。对了……那个耶律淳的病情怎么样？”

“我们到之前德妃封锁了临时皇宫，全是德妃的人，连李处温要进去探病都不行。”李四道：“不过还是看出点蛛丝马迹，推测耶律淳一直在咳血。我们御医看了我们弄来的药渣辨认，应该是肺痨成疾。看这药量，耶律淳最多

只有半个月，大限就要到达。”

张三道：“听说他们都没想到我们能在冬季拿下黄龙府，对禁军的实力都有些惧怕。下面的士兵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爱战的。契丹人处尊养优了两百年，血气都已经消磨干净。”

欧阳心情不错道：“我就担心张邦昌挺不住，他死了不要紧，万一不把消息放出去就不好了。”

张邦昌又摸到了那宫女的住处，由于临时皇宫，宫女都住在州府外的民居，当地人口被女真人掠夺后，空房子都已经霉。宫女就是在等张邦昌，张邦昌强打笑容，对迎接自己的小妖精表示善意和野欲。

这次透露什么消息呢？消息是根据打听来的消息，天祚帝已经初步同意宋军的意见。他帮助宋军号令东京契丹士兵，事成之后，接受北辽公的爵位。而且张邦昌还透露，欧阳指示韩世忠将趁和谈，大家松懈时候，占领一些重要城镇。

这个消息让德妃明白，自己拥有的筹码已经不多。欧阳是步步紧逼。如果当年能逃窜到西辽，那情形自然不一样。但目前被困死北辽东京，宋军压境，咄咄逼人之态势。态度不软一些是不成的。耶律淳的病更加严重也是她无奈的一个原因。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认真确认的，如果签署了和约，宋朝如何保障自己的诺言。虽然欧阳也表现出来诚意，比如说讨价还价等等。但毕竟李乾顺是事后秘密被人杀害的。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德妃这样的人肯定能猜到是宋朝下的手。

“保证？”欧阳想想道：“皇后娘娘，我们说白了吧。西夏和辽国不一样，李乾顺是正牌的皇帝，而且在民间深有威望。我们当初也让他迁徙到东京汴梁，虽然过不上原先皇宫奢华的生活，但是最少能东京子孙能荣耀富贵好几代。但他一直借口拖延，甚至还把自己弄出病来搪塞我等，唯一目的就是不愿意离开西夏，图谋再来。所以对这样危险的人，自然是除之。”

“那我等呢？”德妃问。

欧阳道：“皇后娘娘看，宋军占领的那些地方的对待差别，我相信皇后娘娘也了解一些民间的事。即使皇后娘娘有心煽动，恐怕响应者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宋朝绝对是给了耶律淳皇帝相当大自由。想留在当地，可以。想去东京居住也可以，甚至去海外都行。地海、玉州，我大宋绝不阻拦，但有个条件。”

“条件？”德妃问：“什么条件？”

“耶律大石将军是在下的知交，我皇上也很仰慕耶律大石的将军风采，有意请耶律大石到东京任职。”

“哈哈”德妃笑道：“你们倒是眼光锐利。这个耶律大石可是比我等夫妻有价值许多。”

“那是，耶律大石乃是皇族，又深得士兵爱戴，朝廷信任。”欧阳道：“皇后娘娘想的不错，确实是请耶律大石到东京软禁。但绝对不会亏待，不说本钦差的影响力，将军们也是敬佩耶律大石，必然不能让别人糟践了。”

德妃想想后道：“这个我可以办到，不过……我们想回临璜府居住，毕竟那边还是皇宫。既然宋朝要封我等做个北辽王，排场总不是太寒酸是吧？”

“……”欧阳大惊：“你怎么知道的？”

德妃笑道：“钦差大人，明人不说暗话，是不是这样的？”

欧阳脸色变幻，拿茶喝了一口后保持沉默状态，许久后才问：“是不是张邦昌那王八蛋告密？”

德妃不否认点头：“是”

“来人”

“在”两名内卫抱拳。

“抓住张邦昌，就地问斩，提头见我。”

“是”两名内卫抱拳而去。

陪同欧阳的两名大臣忙道：“大人……”

“通敌者，杀”

德妃帮腔道：“其实我也很讨厌这样的小人。一边拿朝廷的俸禄，一边却出卖朝廷。”这是德妃的最后一试，试的就是欧阳的真诚度。如果张邦昌的话是真的，那就代表大宋确实没有暗算耶律淳的想法。如果张邦昌的话是假的，只是一个托，欧阳必然不能杀他。

两人聊天客气几句，内卫端了一个盘子进来，欧阳掀开白布后叹道：“何必呢”

德妃起身一看，确实是张邦昌的级无疑，当下也就放下了疑虑。欧阳也顺水推舟，把朝廷给自己底线坦白了出来。双方对大方向达成共识。但对细节上还有冲突。比如欧阳破例的女可代爵，老婆代替死去的老公降不降爵位？而后划分哪里的采食地？德妃当然是想要阳平，欧阳一看挖到自己自己墙角当然不答应。于是还得商量。

还有就是德妃娘家的安排，比如德妃的弟弟孩子要上大学，要落户到宋内，希望欧阳能送几个官职。欧阳苦笑，自己才六品官，怎么送官职。

这样的细节谈判不是欧阳的强项，于是门下省、礼部等随从官员就开始谈判。不仅有私利，还包含了对天祚帝的处置，士兵的安置，朝廷对东京地的补助等等。据估计这样的细节谈判最少将持续一个月。不过大方向解决了，接下来就小细节的讨价还价。

但欧阳没想到德妃比自己想像要难缠，有几个细节很难达成一致。比如德妃要求宋朝归还他们和朝臣在临璜府的产业和财物。还有一点，辽兵多是自配备武器和衣服，让他们全部上缴武器很难，最后是德妃希望把东京囤积的物资按市价换成现金的无耻的想法。

第一个细节属于情理之，虽然不在欧阳考虑的谈判范畴，但是那些土地不能搬运，地契等等暂时都扣押在军，财物当时韩世忠也造册上缴朝廷。欧阳办下来难度不大。

第二个细节属于风俗习惯，欧阳走访了一些辽兵，辽兵都表示武器、马匹都是他们私有的财产，他们不愿意把这两样东西交出去。至于火器方面他们无所谓。

第三个细节就是扯淡了，欧阳特别鄙视德妃的贪婪。

第一个细节欧阳答应了下来，第二个细节欧阳答应了一半，欧阳和约起草说，他将对士兵的武器进行购买，但是士兵必须交出武器。至于马匹士兵可以保留。第三个细节，欧阳亲自上阵理论，最后德妃接受了十万贯的价钱。后来欧阳才知道，德妃这么贪婪，是为了自身更加安全。一来转移欧阳等人注意力，二来表示她对钱财比国土看得重一种态度。

第两百八十章兄弟反目

谈判是漫长的，初步和约已经起草签订。德妃全家和朝臣大部分选择了回临璜府，同时德妃将下令所有军队对宋军投降。接下来就是耶律大石和韩世忠的谈判，怎么落实士兵的去向。三十几万人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东京人口基数太少，年轻女性特别缺乏，是放回东京以南，还是多源分流。所以这个细节是包含户部、吏部、兵部的谈判内容。

让欧阳高兴是的，德妃竟然有从天祚帝那里弄到的辽国户籍册，不仅包括辽主要统治地区，甚至辽、西辽的藩属部落都有记录。其就有蒙古百余部族。随行来的户部官员就两三个，看着推积如山的资料险些吐血。幸亏跟随欧阳来的钦差卫队素质都比较高，识字人很多，从里面抽出两百来人来帮助整理统计资料，重新造册。

耶律淳也许死了也许没死，欧阳他们并不关心。统治者已经获得自己的利益，就抛弃了士兵们。耶律大石则为了士兵的利益正在和另外一个包括韩世忠派人在内谈判团谈判。韩世忠的军队已经进入准备接收地方和安置士兵。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支辽兵突袭了只剩余八百护卫的平州，也就是钦差使团驻扎的州府。

每个朝代、每个时期、每个民族都有极端主义分子。这样人在战争年代是民族的卫士，也是他族深为厌恶的产物。因为这些人把民族的高度凌驾在自己生命得失之上。辽国也是大国，虽然已经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但不可否认总有一些人不满意腐朽朝廷的投降政策。而欧阳显然也是过于自信，原先是平州驻军保护，而后这些驻军部分分到前线受降，部分保护那些大臣皇帝到临璜府，再由当地官吏按照欧阳签订的和约安置，只留下一些吏低级官员配合整理。

结果州府，也就是耶律淳早先的临时行宫被两千骑兵团团围住。欧阳根本没有派出什么斥候，因为就八百的卫队，要整理大量的书、户籍。还要照顾随行大臣们的起居，要为大家弄吃弄穿，直到辽骑兵进城，才出警报。八百护卫将州府保护了起来，同时派出武功高强者突围向大军求救。

欧阳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旦钦差团队被灭，宋辽矛盾将变得扑朔迷离。正准备投降的辽兵必然会担心宋军报复，转而四散逃离。这样，很容易被他们聚集成伙，即使将来行不成政治军事威胁，也很有可能聚集成匪，横行东京，骚扰地方，甚至再朝北俄国流窜，形成新的独立对宋有仇恨的部族。还可能流窜到被占领地，破坏当地，拉拢百姓加入，变成有一定力量的反*政*府武装。

还有会导致宋朝对签订和约当权者的报复，使得辽民悲戚，不利地方统治，很可能会引民族性的排汉形势。

当然，这么深远的影响是欧阳后面想的，目前最重要想法是保住自己和大家的小命。

“兄弟，来契丹怎么不和哥哥打个招呼。”一个粗嗓门在外面喊道：“我带了一坛酒来，兄弟给不给大哥面子，出来喝一杯。”

欧阳听出声音，竟然是很多年没见的萧甘云。攻陷临璜府后，欧阳曾经派人探查萧甘云的下落，但听说把赌场托付给王麦两人管理就去向不明。真没想到家大业大的他真参军了，更没想到现在还带兵包围了自己的钦差行辕。

欧阳道：“好兄弟这就出来，大哥请稍等。”

一米二的围墙，八百卫队在朱达的带领下建立防御。但大家都知道，只要辽人放火，里面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得住，只能出来和辽骑兵硬拼。这是使节团，不是战斗团队，除了十来个甩手炮外根本没有其他火器。

朱达拦住欧阳抱拳：“大人，我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必须将大人安全送出去。”

“送出去？”

“我等给大人换装成卫队士兵模样，州府内还有百来匹马和一些火器，还是有很大机会突围而出。”朱达道：“只要大人无恙，大事可定，万一大人出事，恐怕一月多来和谈努力付之东流。”

“……这个等我回来再说吧。”欧阳道：“我大哥不至于会在请我喝酒时候，还下黑手，张三和李四陪同我去就好。”

……

萧甘云在州府正门前方三十米处大刀阔马坐着，他面前一张桌子上有一些腊肉和两个酒囊，所有骑兵都在百步之外散乱环视州府。

欧阳拱手：“大哥”

萧甘云站起来道：“兄弟，过来坐”

欧阳走过去坐下，萧甘云倒酒道：“兄弟年纪轻轻已经是大宋重臣，真让为兄刮目相看。”

欧阳道："兄弟也没想到，大哥真去当了兵。"

"哈哈"萧甘云笑道："原本是打女真狗，没想到现在却和宋人打上了。"

欧阳看萧甘云，除了沧桑加深之外，其胸膛外露出一条伤疤，皮卷肉开，让人心惊。欧阳道："大哥，仗已经打完了，耶律大石正在交付后事。"

"宋和辽的仗是打完了，但契丹和汉人的仗还没打完。"萧甘云道："契丹一族只有两姓，一是耶律，一是萧。不姓赵也不姓欧，更不姓张王李赵。兄弟知道吗？契丹部族有一条河，祖辈人叫他黄水，说他是黄河的女儿，还一条河叫土河。传说，一位驾着青牛车从黄水而来的仙女，与一位从土河骑着白马来的仙人，在两河的交汇处相遇，两人相恋，并结为夫妻，他们便是契丹族的始祖。契丹是神的子民。"

"恩，大哥。"欧阳道："他们那叫合体双修，无论是仙女还是仙人都属于道家，道家多是汉人修仙得道。所以要按这个传说来说，契丹也是汉人的子孙。"

"胡说"

"哪胡说了？"欧阳道："黑眼睛、黑头、黄皮肤。大哥你看看，你和我长的有什么区别？人家说你是契丹人，神的子民。那汉人呢，是神的子民吗？"

"你这是谬论。"

欧阳道："大哥，你给兄弟一个除了姓外的理由。是汉人对契丹人不好，还是汉人比你们契丹人更欺压百姓？或者是汉人把你们定为第二等民族，看不起你？你去问问临潢府的百姓，看他们更愿意和你们昏庸的皇帝走，还是满意现在的生活。"

"兄弟何必说那些无知的人。"萧甘云一指身后道："兄弟问问他们，他们是愿意战死，还是愿意做汉人的奴隶？"

"奴隶？"欧阳问："哪里象奴隶了？大哥可知道宋在女真是什么政策？难道大哥非逼大宋对契丹如此？"

"正是"萧甘云道："契丹人数百万，你们汉人杀得绝吗？"

"你一开始目的就是想我们逼迫臣服的契丹人反抗？"欧阳道："理由。"

"理由就因为我们是契丹人。"萧甘云道："你们是汉人。兄弟，如果有天你现宋朝灭亡，全部人都要投降契丹人，你会不会象我这样？宁愿玉碎，不

为瓦全，坚持下去？”

“这个……”这个问题，欧阳真没考虑过。换位思考以下，自己如果是那处境，似乎也会留点反抗的火种。欧阳摇头：“大哥，你这问题没意义。现在胜的是汉人，难道你以为就你这点人马能打败汉人？”

“当然不能打败，但是可以杀了你们。你们一死，宋朝廷必然震动而后报复。德妃和耶律淳还是原先满朝武可能都要陪葬。契丹人就重新起了反抗的苗头。”萧甘云道：“最重要是还没交接的契丹士兵，他们畏惧汉人的报复，很可能一哄而散，再聚集成团图谋复国，东京辽阔无垠，迟早我们可以卷土重来，重建契丹王国。”

“可惜。”欧阳道：“可惜大哥精打细算，但我护卫已经突围带走我的亲笔信。韩将军接到信后，将会封锁所有消息，皇家报也只会提供正面的消息。即使我们这边人全部战死，也不会引起甚至是阳平人的不满。至于我们，再过一二十年，真相就会公布，到时候个个封王也不稀奇。”

“……”萧甘云沉默好久道：“难道你们就不想报仇？”

“你是我大哥，大哥会对兄弟下毒手。但兄弟不会想去害大哥。”欧阳道：“但兄弟还是要劝大哥放下这些念头。大哥如果是想为契丹人好，兄弟可以举荐大哥为朝廷四品官员，而后大哥就可以代表契丹人在朝廷上说话。难道大哥不考虑下你的部下吗？他们有老婆有孩子，他们追随大哥来，不全是因为什么契丹，而是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

“……”萧甘云沉思许久后道：“兄弟，喝了这酒，我们兄弟的缘分就到头。”

“冥顽不灵”欧阳拿起酒囊，一口气喝了下去，而后站起来道：“保重”

“保重”萧甘云举酒囊而喝。

……

萧甘云吩咐：“命令放火，把他们逼出来，记得，别跑了欧阳。”

下面还没回应，州府大门打开，三十几匹马突然奔袭而出朝东门奔去。契丹人明显没想到宋人还敢先行进攻，当即一乱。再被宋人几个甩手炮攻击，被开出一条路来。萧甘云大惊：“追”但马上醒悟：“两百骑追出，其他原地不动。”

这时候，州府后门骑兵齐出，三十人为一队，分了两队取西门和南门。由于突变，萧甘云号令不达，不仅全军有些混乱，而且也没有分出两百骑去

追击第一波敌人。同时，州府围墙内飞出百枝箭来，更是进一步打乱了契丹兵的追击脚步。而后州府步兵齐出，全身甲胄列阵，整齐踏步而出，毫无畏惧的面对骑兵守卫在州府外。他们不能畏惧，做为钦差卫队，如果欧阳挂了他们还活着，他们就要全部陪葬。如果私自逃跑，他们的家人就要连坐。这是很森严的规矩。

萧甘云脑袋急思考，欧阳在哪？东、西、南突围？或者是疑兵之计，其本人藏匿在州府之？目前有两件事必须做的，第一件是避免卫队步兵的拼死纠缠，第二件是调配骑兵应对。欧阳如果是突破三门，那卫队肯定是集了甩手炮，追兵少的必然大大吃亏，很可能被宋人反击吃掉。

萧甘云立刻下令：“三门各领三百骑追击，一百骑环绕放火，其余千人驱散步兵，不要和他们纠缠。”布置得很好，把欧阳藏匿的四点一打尽。

但今天注定火德星君休假，契丹三追兵派出，城内还没有开始放火，七百名的列阵整齐的宋步军突然一哄而散，大家朝四面逃开。萧甘云一见大叫不好，宋军竟然要利用房屋等障碍和自己打游击。果然如他所料，很快几道寒光从不远的房屋飞出，当即有两名契丹士兵箭落马身亡。骑兵没有冲击，就少了一大半的威力，宋军突然哄散，虽然也被截了一部分，但却是很少很少一部分。

谁说南人不擅射？这边可都是东京禁军玩冷兵器的好手。虽然因为没有经历实战，手上软。但是弓术这样远距离杀伤敌人手段还是有的。而且确实也不太远。萧甘云这么一迟疑，又有另外一方向的箭杀到，带走一条人命。契丹士兵纷纷举弓和宋军对射。可是，宋军有房屋保护，契丹集一起在宽阔之地，不仅双方死亡人数不成比例，契丹还为宋军送去弹药。

虽然萧甘云也明白宋军没有多少箭手，箭手更没有多少箭枝，但是你不能不管，这样对士气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已经有一队十人的骑兵冲向街道，但刚入街，两边房屋一开，十几名宋军持刀而出，各自一个，跃起将契丹兵抱摔下马，而后拉契丹人回屋子，躲避箭雨。

萧甘云毕竟不是耶律大石这样的名将，约束力也不够，于是留了百兵在州府放火外，其他千人开始分队进行追杀宋军。他并没有扼守城门后再进行清剿。

“你们看”一名契丹人手指城墙上。

萧甘云抬头一看，只见几个宋军步兵正在利用绳子从城墙出城。萧甘云吩咐：“你带二十个人追。”

“大家都在逃出城。”萧甘云左右一看大惊，宋军竟然全部学败兵，四面溃散。不仅有三两从城门跑路的，还有成群从城墙上滑绳子的。

“追，追，别放过一个人。”萧甘云喝道：“欧阳可能就在里面，调围府百人守住城门。”

萧甘云顺利将纠集成群的契丹骑兵化整为零。而后在他身边就几个人时候，朱达带了二十名士兵身着契丹服装包围了他。

“你们还不追？”萧甘云喝道。

朱达笑道：“大人说得没错，无论是契丹还是汉人都是一个长相。”

“你们是谁？”

“我们从州府内找到了一些契丹人的衣服。混到民居之的士兵也找到一些衣物换了一套。我们而后就大摇大摆的走到你面前，你竟然真的看不穿。”

“欧阳呢？”萧甘云问。

“欧大人早出混合在西门追击逃窜的宋骑兵。”朱达到：“骑兵队一出西门，欧大人就下马脱掉外面的衣服，而后和你们的三百人混在一起追击宋军。这个时候可能早就借口掉队，逃之夭夭了。”

“好一个鱼目混珠。”萧甘云道：“可惜他们不是我的部属，互相很多不认识。他们是有血性的契丹人私下联合在一起，否则一定不会让你们得逞。”

“前方受降消息早就出了，怎么可能会有整编制叛乱的兵士。”

萧甘云用契丹话道：“你们跑，告诉大家，欧阳在朝西位置，全面搜索，不用再理会城里和我的死活，我拦住他们，不会契丹话的格杀勿论。”

“是“他身边几人立刻转马，朱达挥手，包围的士兵让开路放他们离去。

萧甘云一愣，而后大惊，正准备喊话，一个声音飘来：“大哥，该歇歇了。”欧阳和张三李四三人，全身卫队打扮，从附近一家民居走出来。

萧甘云问：“你没从西门走？”

“没有，我皮太白，和契丹人混在一起迟早会被识出。”

张三道：“大人，四面辽军混乱，还是先拿下，以免夜长梦多。”

“恩”

萧甘云很快被生擒，一队契丹骑兵冲了过来，大家很快闪入民房，而后在民房破墙穿梭，契丹骑兵根本就摸不准宋人的位置。而这时候契丹人也开始用契丹话号令大家从西门追击，搜索欧阳。城内的士兵当然知道他们叛乱的主要目的，于是全部从朝西而去，离开了平州城。

欧阳问：“那些官员怎样？”

“还在池塘泡着，契丹人没有放火。”朱达摸出去巡视一圈道：“大人布置在州府内的五十疑兵，没有派上用场。”

欧阳见被捆绑的萧甘云疑惑解释道：“我想到你两种攻击州府的办法，第一是外部放火，第二是，突入放火。我安排了五十人带甩手炮在州府内各门伏击你们，迫使你们只能在外放火。如果你们只是在外部放火的话，官员们在池塘只要不被淹死，那就不会被烧死。没想到你不放火，白浪费了我安排的人力。”经过几次战斗的熏陶，欧阳布置小规模战斗还是有一些心得，并且融合了心理学等方面，更加出色。

第两百八十一章东窗事

萧甘云问：“你不跑吗？”

“怎么跑？外面兵荒马乱的。”欧阳道：“而且我卫队有三成*人都出了城，够你们折腾到韩将军的大军到来。”

“我一早就应该守出四门，而后在城放火，失策。”萧甘云不禁叹道：“六十年前，一个契丹人可以抵三个宋禁军。现在我们虽然有心但无力，手脚僵化，弓不能挽强，刀不能劈杀。如果是六十年前契丹人的素质，你八百卫队会被我们轻松吃掉。”

“大哥，你也知道自己，三十多岁天天玩女人、赌博、喝酒、熬夜。兄弟我从来没见你动过兵器，就算是打架也是用拳头。他们也一样，很多是因为契丹目前境况，一腔热血加入军队。即使有部分是宫帐军吧……你在临璜难道不知道，宫帐军是怎么训练的？四十万的名额，其实只有三十二万人，而且还部分配回家里，当官的大吃空饷，拿军需物资和宋商交易，秘密走私。恩……就说我们的快乐谷吧，也有宫帐军帮忙看场。聚赌成风，喝酒成疾，能有什么战斗力？”

“这你就不懂了，宫帐军仍旧有精锐的铁林军。”萧甘云道：“只可惜在护步岗达损失殆尽，否则你们汉人哪有这般容易。”

“大哥，七十万人打两万人。”欧阳道：“你们竟然还打输了，你们羞不羞耻？什么精锐，五万铁林军，早听说大名，但却被两万女真人杀光光，难道你就没想想是哪里出了问题？”

萧甘云狡辩道：“如果不是因为后方有人叛乱……”

“为什么会叛乱？”欧阳道：“难道还不是你们自己出了问题？前方生死大战，后方趁机起事，哪有一点契丹人的团结？最后导致女真胜后，完颜阿骨打威信大增，几乎所有女真部落来投，最后打得你们落花流水，要不是宋朝火器、物资的支援，契丹早就灭国。”

“……”萧甘云叹气，不再说话。女真八千人击溃十万辽军，一万两千人占领了黄龙府，两万人打败七十万人。一个个奇迹不仅建立在女真的骁勇善战，更是建立在契丹**无能，战斗力低下而成就了这样的奇谈。萧甘云是带领契丹达到军事最强盛高峰女强人萧燕燕，也就是萧太后的直系后裔。他从小就听上面说契丹勇士战无不胜的神话，但现实和理想是有很大的差距。

……

一天后，最靠近平州的八千禁军到达，那将领听说欧阳钦差队伍被袭击，三魂不见了七魄，星夜带人前来。最后现欧阳无恙，才长出一口气。欧阳卫队损失也不小，在化整为零分批吸引敌人注意力的战略之下，有一百五十多人战死。欧阳拨了三十万作为他们的抚恤金，而后生还的将士也都有赏赐。

虽然经过围剿，但是还是有几百契丹人踪迹不明。韩世忠派出千人为一队伍，总共十队寻蛛丝马迹进行追击。

一干官员虽然灰头土脸，但总算还保住了性命，韩世忠打心眼真诚感谢契丹人战斗力低下和指挥不得当。

士兵们安置很快定了下来。第一部分是迁徙宋地，宋国内商人包括原本厢军劳作空缺将挪移出五万的劳力需求，由于都在经济比较达的地区，工资并不算低。当然，五万人是分批，在两年内进驻完毕。

第三部分是辽占领地产业招工，虽然不要离家太远，但是工钱比较少，待遇也不是宋国内比不上的，并且很少有识字和升迁的机会。

最后，都不愿意参加的每人给一贯的路费。

唯一条件是不准携带武器，虽然武器可以以后制造，但是毕竟杜绝了大规模的携带武器的兵源回流，缓和治安上的矛盾。所有武器由朝廷购买，从箭枝的三到精铁战刀的两贯各种价格不等。

这是很大规模的安置，涉及面很广，朝廷同意从禁军提拔士兵进行行政上的工作。欧阳由于身份特殊，他对商业协会有很大影响，对朝廷政策也有很大影响，并且和前辽官员们交往密切。他属于各方都给面子的人，他办事效率又快，辽内局势慢慢的稳定下来。

……

这边安置，但对女真的高压没有结束，韩世忠分出三万精兵从黄龙府支援河北军路。河北军路在张俊的带领之下，一处处击溃女真抵抗势力，虽然仍旧没有和女真主力决战，但是稳扎稳打，慢慢的缩小女真人活动空间。而杭州舰队也在东海女真北部部登陆，对东海女真部形成南北夹击的办法。女真被切成两块，一块是以东海女真部的的沿海，一部是东海女真以东的五国部这两块地盘。

欧阳事情告一段落，和张三李四回京缴旨。但欧阳没想到的是，刚缴完旨，卸任钦差身份。就有新的圣旨拦截住欧阳。

圣旨是给欧阳的，欧阳也接过几十份圣旨，有赏赐的，有差遣的。但没有一份是今天这样。九公公念道：“……蛊惑军心，寻衅边疆，假传圣旨，胆大妄为，着开封府拿下，交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堂会审。”

张三喝道：“谁敢？皇上竟然卸磨杀驴。我家大人平辽之力，就算是韩世忠也不可同比。”

九公公收圣旨道：“这位小哥，是非曲直自然有个说法。你可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

李四先回答：“公公，我家大人有丹书铁券，有司不得加责。”

“咱家知道，可惜啊上面还写擅调军队，图谋不轨、谋逆造反、大逆不道等等不在其。”九公公道：“老实说，如果皇上没有很生气的原因，谁敢动欧大人？”

“好了，你们先回去吧。”欧阳道：“你们让欧平和金娘把我的钱转移了，免得被抄家。”

九公公苦笑：“欧大人还有心思玩笑，这事可不是小事。”

“我知道，不就是调动刘锜灭蒙古各部，征讨西辽那块地方吗？”欧阳在一个月之前就收到了消息，说朝廷派宗泽去查这件事。但即使这样，刘锜带领的永兴军路已经分六队在草原上节节推进，不可能临时撤兵。不可能撤兵只能打下去，打下去就不能裁撤主将，朝廷是知道这道理的，所以欧阳身为罪魁祸，一回到东京卸任钦差身份，就遭到了拘押。欧阳道：“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事和刘将军没有关系，是我私自调动安排,你们帮我安置下我大哥，他如果实在不愿意在阳平住，就给他笔钱，让他去吧。”

李四抱拳：“大人放心。我们立刻回阳平请刘讼师。”

“不用。”欧阳道：“这案子没法打。”这要打下去，把牵扯的人全拉出来，后果可是很严重。先韩世忠就有默许的过失，张俊也有隐瞒不报的过失，刘锜罪名就更大了。因为从本质来说，欧阳只是河北军路的监军，并没有调兵的权利，而刘锜是永兴军路的主将，清楚明白这一点。而且即使三将来替罪，欧阳也有煽动罪名，寻衅边族的罪名是免不了的。

……

这次欧阳就不是上次那待遇了，关押的是开封府天牢，里面有很多的罪犯。身上官服装成了囚服，单独关押一室。牢房内空气潮湿，味道难闻。干草铺地就为床。除了每天伙食好一些外，其他的和别的罪犯没有区别。

欧阳下狱的事很快轰动了大宋，皇家报客观的报道了事实。最主要罪名就是寻衅边疆，蛊惑军心，擅自调动军队动战争。按照前几年的工作，辽无论是敌烈八部还是蒙古的一些部族，已经在名义上归顺了宋朝，成为宋朝所藩属的部族，目前朝廷正在开始朝西做工作。但没想到，刘锜大军一到，开始对各族进行征讨，掠杀部族酋长，不同意放下武器南迁的，一律扑灭。刘锜每占一地，将麾下士兵封为地王，给予百人禁军驻扎，一来扫荡地内反抗势力，二是稳固后方。这些地王就是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他们可以任意放牧，商业协会有商人正在心地带建设皮革加工地，牲畜交易所。他们生产所得物资将供应前辽国内的居民。

欧阳不仅颠覆了朝廷对外族，边族的安抚政策，而且开始抢占他们的土地。皇家报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完全剪除游牧民族几千年来对原的威胁。还是继续仁义治国，允许他们的存在？

皇家报列举了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原的伤害，从东周时期就开始，从来没

有停止对原的掠夺和侵略。匈奴、东胡、突厥、契丹、鲜卑等民族不断侵略，只要他们的部族和原接壤，掠夺就会跟随而来。一旦这些游牧民族出现强力领导者，原就非常受伤害。而一个游牧民族被赶走，就有新的游牧民族占据他们的土地，比如汉驱逐匈奴，唐驱逐突厥，始终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原边疆问题。

当然，由于客观性，报纸也描写了游牧民族和原的和平相处，比如昭君出塞，成公主她们带去了原的化、技术交流等等，而互相和谐制造出百年的和平。于是此事在民间形成了热议。

赵玉一直没见欧阳，欧阳也没有要求要见她，甚至欧阳没有要求去见谁。由于案情特殊，和欧阳的影响力，任何人没有大内公或者手谕，都无法见到欧阳。宗泽还没有从边疆回来，所以欧阳这案子也无法开审。

欧阳的命运还多迷惘，大家都很紧张等候宗泽的回来和皇帝的最终裁决。而就在这时候，吏部的消息出来，朝廷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结束欧阳阳平知县的差遣，罢免欧阳六品官，任命甘信为阳平知县。起因是有草原的一个汗的女儿，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东京鸣冤。拿出证据说明自己部族很满意宋朝的管理，并且世代尊宋为主，但是全族都被永兴军路迁徙到宋内，被杀百人不说，所有青壮被充为厢军。

此消息一出，大家都看明白，朝廷要对欧阳下狠手了。第一个民间反应就是物价上涨，变相裁撤员工。这不是商家为了救欧阳所干的，而是脱离了欧阳的束缚，朝廷缺乏监管制度，因为垄断而导致的局面。第一批上涨的是陶瓷、名贵药品非生活必须品。第二批上涨的陆运、河运和海运业。他们的上涨导致了各商家成本的上涨，于是带动了全商业价格的上涨。而后还干扰了米价，米虽然朝廷有定价，但运输成本上涨后，异地购米将无利可图，而本地米如果供应不够的话，只能从异地进，导致出现民间所称的黑米。而本地见黑米价格百姓不买不成，于是两城甚至是数州互相窜通，互相利用运输来制造黑米，哄抬米价。朝廷虽然想管，但是朝廷也明白，一旦打击黑米，会导致一些地方无米可供的尴尬局面。

赵玉约见了苏千，苏千则哭诉自己无奈，他已经以主席名义连续出信件，要求大家稳定物价。但他自己本身就受到很大的压力。阳平钱庄股东要求因为物价上涨，上调贷款利息。

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由于少了欧阳这威慑管制，官、商开始公开勾结，暴利驱使下，甚至有军队后勤也敢把军用粮草卖给民间商人。

不过这些事，在阳平和东南两大钱庄都稳定的情况下，其后果并不如第一次金融风暴来得严重。不过物价上涨已经是个事实，物价涨了，工钱也有涨，但是跟不上物价的脚步。而且一些地方开始刁难，克扣员工，要求义务加班等等手段。虽然破坏力不算大，但宋内经济处在了比较混乱的状态。

在这样情况下，苏千在内卫陪同下见到了欧阳。

欧阳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但是还是很干净，气色也很好。两天换一套衣服，一天洗一次澡是开封府尹特意交代。由于有内卫监视，苏千也不提欧阳案子，而把目前的状况说了一遍。

欧阳想想道："其实他们不仅妨碍了经济稳定，而且还妨碍了不少商业协会成员的利益。你比如说王掌柜，出产的就是矿。你粮食成本涨了，运输成本也涨了，但是矿的价格却没有涨，因为大部分都是卖给朝廷，即使卖给商家，也有几年的契约，虽然价格可以上调，但也有一个封顶价，此事对灵活营运的产业影响不大，但大大影响七契约等长期产业。"

"恩，大人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立刻召开商业协会。要求海运、路运、河运所涉及公司减价。如果他们不减，商业协会将联合抵制和制裁。把源头给掐断。"

苏千道："大人觉这提议的表决是否会通过？"

"肯定会通过。先前大环境良好，商人们都有比较稳定增加的收入。而今部分人为了私利暴利把规则打乱，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安。"欧阳抓了苏千耳朵小声道："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就停止运输业仲裁权。"停止对行业仲裁是主席的权利，如此就会因为运输业的暴利，而导致新的运输业的出现，而后形成竞争。既然你不听商业协会的，那商业协会也不再保护你垄断的利益。

"谢大人。"苏千拱手："大人定然吉人自有天相。"

"呵呵"欧阳笑下道："我无所谓，你去忙吧。"

……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天，九公公又来找欧阳："奉皇上手谕，特来问话。"

欧阳道："草民已经不是朝廷官员，按照惯例是开封府问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欧阳道："皇上在三堂会审之前，还不确定我有罪无罪，就将我革去官职。何必还要问话。公公回去吧。"

"这个……"

欧阳问：“刘将军那边怎样？”

“进展都还顺利。”九公公道：“欧大人怎么不上一份认罪书，恳求皇上谅解？”

“你意思是皇上是为了自己面子，所以将我治罪？”欧阳笑道：“恐怕不是吧。再说，我并没有不认罪，公公圣旨说的罪名，我都认。”

“征伐蒙古、西辽，对大人一点好处也没有，为什么大人明知道有身家性命之忧，还一力怂恿？”

“这事我之前和皇上说过，可惜皇上并不理会。”欧阳道：“至于理由，那时候都和皇上说过了。”

“难道大人认为皇上这次是开玩笑吗？”

“不是，但也不会杀我不是吗？”前脚给丹书铁券，后脚动刀，赵玉心可能有那么狠，但皮没那么厚。

“……”九公公道：“宗大人已经回到东京。后天就要三堂会审，大人好自为之，咱家告辞。”

宗泽的调查报告只是一个过场，根本就无法完全呈递。赵玉看报告，上面说，韩世忠、张俊都是知道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异议，事后也没有上报朝廷。按照宗择问话，他们认为这是一劳用逸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对原侵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刘锜等涉案人员都没有利益之争，都本着报国为民的态度而私自做或者是隐瞒这件事。

第两百八十二章怪异

韩世忠还由宗泽带来书信，表示自己身为四军大帅，知情不报，还纵容他们所为，愿意为此事负责。张俊则表示，认同欧阳所说，特别是蒙古就如同悬挂在原头上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张俊还说，他们虽然是百多部落分裂成多个联盟，但是他们语言、习惯等都是互通的，一旦有强力之人凝聚在一起，必然是大宋将来的祸患。

赵玉怒道：“祸患？但人家毕竟现在没有。你问问史官，原拓展版图，哪次不是因为有外敌侵袭，而后反击取得的地盘？有哪次是主动对部族进行攻击灭绝争夺土地的？”

宗泽不惊不怒不纠正赵玉历史问题错误道：“陛下，臣只是调查事实。据臣看，几位将军所说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有道理就可以擅自调动军队？今天调的是永兴军路，明天调的就是东京禁军。”赵玉道：“无法无天，他们怎么就知道朕没有打算？李汉被囚禁的账，朕是还没有找他们算，并不是不打算找他们算。”

“陛下，不知要对欧大人如何处置？”

“哦？”赵玉看了宗泽一眼问：“你也是来求情的？”

“不是，臣认为，如果陛下将欧大人定为乱臣贼子，就要问斩。如果陛下将欧大人定为失职，那是吏部之事。如果陛下将欧大人定为擅自调兵，那是枢密院和兵部的事。陛下所说的三堂会审，只适用刑狱、通敌、谋逆等官员。”

“原来你是来探消息的。”赵玉悠悠问：“很多人都很想知道是吧？欧阳是不是要倒台了？皇帝又在想什么？大家的心思都活络起来了是不是？”

宗泽回答：“陛下说的是别人，臣没有这等心思，既然不该问，臣就不问。既然不该说，臣就不说。”

“欧阳自己都明白，朕刚赐丹书铁劵，回头就把他杀了。这种事朕绝对不会干的。”赵玉道：“但也不能不惩戒，否则将来个个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视朕为无物，迟早要天下大乱，这事你就别管了，下去吧。”

……

“欧阳，你可知罪？”三堂会审开始，刑部尚书一拍惊堂木喝问。

“知罪。”下面站的欧阳回答。

“知什么罪？”

“……”欧阳叹口气：“你都不知道我什么罪，那你提审我干什么。”

“欧阳，不要太嚣张。”

“我不嚣张，你说什么罪，我应就是。”

刑部尚书无奈问：“你可承认假传圣旨？”

“承认。”

“你擅自调动永兴军路。”

“承认”

刑部尚书话一转：“你一个河北军路的监军，怎么调动永兴军路。”

“……秘密”欧阳一摊手：“除非你对我用刑，否则我是不会招的”

“哼规矩本官还是懂的。”刑部尚：“你看下，左右没错就画个押。”对欧阳是不能用刑，甚至还不能上刑具。

于是，三堂会审花费了几分钟后，宣告结束。三堂把情况反应到皇帝那，就等候皇帝给欧阳定罪名。

……

虽然赵玉的意思是要严处欧阳，但是朝廷内和民间都有很大的反对声音。连续三次朝会都有官员提出赦免欧阳的议案。军也有欧阳的学生上表求情，民间百姓大都认为欧阳并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特别是了解的游牧民族的侵略史后，很多人认为欧阳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赵玉的压力很大，很少有人支持她，这是篡位以来，她面临群臣和民间最不信任的一次疑问。目前主流意见是，欧阳虽然做的不得当，但其出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考虑不处罚，或者轻罚。商议大夫苏千更是提议，由群臣来表决此事。

这时候陈东上书，直称欧阳是乱臣贼子，其心没有君父，是为大逆。这说法是有根据的。古代人思想把国家和君主混合在一起。君主也认为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比如李唐天下，赵家天下等等。忠君就是其衡量是不是一个好

臣子的一个标准，而欧阳不仅在这事，还在很多事上并不考虑赵玉的地位，而是认为对的就做了，这在当时是不行的。对的事和该做的事，两者之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你做了错事，但是得到了君主的认可，那你就是良臣。比如说秦桧，他做的很多错事，但是那些事是符合君主或者说统治者的利益。

陈东朝上上表让很多人不满，但是却对了赵玉的胃口。但如果真按乱臣贼子来办，她又舍不得。而这时候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太学六百名学生上书书省，要求罢免陈东清议大夫之职，理由就是陈东上表欧阳乱臣贼子一说，没有经过太学清议，是陈东的一家片面之言，不能代表太学清议的意见。

设立清议大夫和商议大夫的职位，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规定。李纲按照规则，把太学生另选的清议大夫名字，和罢免陈东职位的表章一起送到赵玉的面前。但大家都没想到，赵玉很无理的驳斥了太学生，这让太学生很不满。集体围了宫门，要求按照规矩撤换清议大夫。

陈东是目前唯一最有力支持赵玉的人，赵玉当然不想看到其被免官这么尴尬的事，但是现在事更尴尬，不撤换就代表自己言而无信。

最后事情被闹开，几天后赵玉只能是罢免陈东清议大夫之职。

新任清议大夫在他参加第一届朝会上历数了欧阳的贡献，而后也说明了永兴军路行动的正确性和正义性。他们都是有学识的人，知道游牧民族给原带来的从来只有灾难，从来没有幸福。所以新任清议大夫完全赞成和认同欧阳的做法，并且表示，事实没有因为调动永兴军路，而给对辽战争增加麻烦。所以清议大夫要求判欧阳重大过失之罪，罢官弃用。或者是开朝议。

二十几名臣子出附和，请赵玉重视清议意见。

“你们这是逼宫”赵玉冷道：“朕开朝议不是让你们逼宫，而是纠正朕可能做的不正确的事。”

“回陛下，臣不敢逼宫。但是陛下也说开朝议是为了让陛下不做错事，不做一些昏君做的事。欧大人乃是大宋栋梁，功绩显赫。其为大宋建功立业，但却不求回报。当说此事，欧大人确有不当之举，但是其一片赤诚之心可见。陛下如果按陈东所书，定欧大人为乱臣贼子而杀之，恐怕天下人都不服。”谏议大夫回答。

“这天下是我赵家的天下，不是你们的。”赵玉道：“欧阳有什么罪，朕说得算。再者，此事是刑部、大理寺之事，并非关乎国家的大事，按照规矩，没有必要投票。”赵玉没想杀欧阳，但是别人并不知道。大家看皇帝这态度，就感觉欧阳很危险。不过赵玉也不能明言。

沉默许久，一个胆大的官员道：“太祖云，天下和士大夫共治之。”

“够了，退朝”

朝会草草结束，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毕竟赵玉威望很高，最后就是她说得算。但是当天晚上生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新任清议大夫被人刺死街头。赵玉收到消息大惊，立刻命令开封府连夜缉拿凶手，折腾了一夜，抓捕三十多名嫌疑人，但都无法确定谁是凶手。

下一次上朝，赵玉就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有十多名最支持清议大夫意见的臣子称病不朝。而来的，全都不说话。虽然没有人再为欧阳辩驳，但是赵玉感觉非常不安。赵玉终于先开口问：“清议大夫的案子怎样了？”

开封府尹回答：“抓捕的三十多人，基本不可能是凶手。”

“你吃干饭的啊？”赵玉道：“李纲你有什么看法？”

李纲出来犹豫了好一会道：“陛下，市井传闻，在清议大夫死的附近，看见过两三名内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赵玉喝问：“难道是说朕派人刺杀的清议大夫？”

李纲忙道：“陛下，市井传闻而已。”

“……”赵玉默然，虽然李纲口口声声说是市井传闻，但看朝上这架势，大家比较愿意相信是自己干的。小人都被剔除的差不多，赵玉这才知道，朝廷不能全部是良臣能吏，小人也是必须要有的。可惜三个小人都被欧阳弄死了，不过就因为欧阳弄死了这三个小人，朝臣们才更会对欧阳生死表示关心。赵玉沉默多久，下面就沉默多久，赵玉看了很久后无奈道：“半个月后投票，定欧阳之罪。”只有这样才能洗刷自己的清白。

“陛下英明”群臣群道。

……

退朝还宫，赵玉让宫内宫女离开，而后非常愤怒的狠砸几样瓷器泄心的郁闷道：“反了他们。”

“陛下，如果你冷静下来看看，似乎群臣态度情有可原。”

赵玉道：“朕很冷静，你说”

“其实此事围绕都是一个清议。清议现在被大家称为小朝廷，很多官员都在一定时间去那里表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无论你说得对还是错，只要你能说出一个道理出来，就可以在清议那边言。”

“这事朕知道。”

“可陛下不知道清议大夫的规则。按照规则，清议大夫、商议大夫不能表自己的意见。比如说陈东，他要在朝堂上表的是清议主流意见，而不能是他自己意见。苏千要表是商业协会的主流意见，并不是他个人意见。而陈东显然违反了规则，视大家太学清议结论而不顾，以自己个人看法上了一份进言，这才是群臣愤怒的主要原因。”九公公道：“他们不管陈东是什么意见，都集体反对陈东个人的意见。所以陈东才是让他们生气的原因。”

“陈东？”赵玉想想道：“他可是名直臣和忠臣。”

“陛下，陈东是清议大夫，无论他是不是忠直，但他这行为就是犯了众怒。陛下也知道，清议不仅代表太学生，而且还代表诸多官员的意见。”九公公道：“陈东确实是想帮陛下，但是反倒是帮了倒忙。当然，新任清议大夫之死，是群臣对陛下的一种不满。如果不是陛下威信够，恐怕当场就有大臣要求陛下交出几个在附近出现的内卫。”

赵玉皱眉头问：“听你这意思也相信有内卫出现在那附近？”

“陛下，京内卫数千人，出现在那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九公公道：“不过这样的事，说不清道不明。陛下即使现在抓住了凶手，陛下也不能交出去，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陛下是在欲盖弥彰。”

赵玉想想问：“你觉这事会是谁干的？欧阳吗？”

“回陛下，那基本不可能。欧大人在牢被看得很紧，而且还有内卫在左右巡逻。这些天下来，也只见了苏千一人，根本就没说几句话。”九公公苦笑：“其实可能很多，有可能就是清议大夫的仇家，也有可能寻仇认错人了，谁知道呢。”

赵玉点头：“皇帝暗杀大臣，这就是昏君。这个名头朕不想背。你去把欧阳带来。”

……

赵玉看一身囚服的欧阳，不禁深叹口气问：“你还好？”

“还好。”欧阳回答。

这么一问一答，赵玉感觉到气氛的尴尬。欧阳很淡漠的语气和其以前根本是判若两人。赵玉算算，已经把欧阳打进天牢两个多月。赵玉问：“你恨朕？”

“没有”

这样对话根本就无法进行，九公公咳一声道：“欧大人，皇上并没有打算难为你，但你也知道做出那么大的事，陛下总是要个交代。”

“……”欧阳道：“恐怕皇上先前不是这么想的吧？草民就希望皇上早些了结了此案，要杀要放，早些决定。”

欧阳说的是实话，赵玉原先确实是这么想的。虽然不至于杀了欧阳，但是却希望给欧阳的行为扣上几顶帽子。赵玉道：“朕已经决定，半月后朝议定你之罪。”

“谢陛下。”

……

由于清议大夫被杀事件，目前朝廷和民间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欧阳无罪的说法。不过朝廷大臣也明白，无罪是不可能，毕竟罪名还是放在那的。很快到了投票日期，朝内气氛略有点严肃。

陈东被赵玉升为五品翰林编修，当下第一个言，历数了欧阳在各种事，目无君父的做法。陈东也改了口风，不再说欧阳是乱臣贼子，而是说欧阳是个好大喜功的奸臣。为了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屡屡违反规矩，辜负皇上的信任，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所以他希望没收欧阳身家，贬其为庶民，流放边疆，永不录用。

新任清议大夫则认为，欧阳本事确实有错，但其出点并没有为了自己私利，而且此事对原有大功，所以他们意见是罢免欧阳官职就可。

宗泽则表示，欧阳的错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没有附逆或者造反的任何痕迹，但不惩不能警戒世人，他的看法是流放欧阳到边疆。

赵玉在上面听着，心打了一个突，她现了所有人的共通点，就是都同意罢免欧阳的官职和功名。虽然先前已经革去官职和差遣，但还注册在吏部，功名也有。贬为庶民，就是把一切给抹了，并且将来不得再录用为朝廷官员。似乎所有人都觉着欧阳还是不要当官比较好。

赵玉想起了运输业，如果当时不是欧阳提供建议处理的话，恐怕后果不

堪设想。想到这，赵玉出声道："朕倒有个提议，这欧阳是无法无天了点，但清议大夫说的也没错，欧阳并非为了自己私利。宗大人也对，欧阳的过错确实是大了点。但……宋开国以来，就从没有罢免过状元，朕觉于理于理都不合，所以建议不罢免欧阳官职，随时启用。"

这个提议让所有一楞，这皇帝这么说变脸就变脸。立刻有大臣说，欧阳有错必罚。希望皇帝能痛下狠心，给予惩治。

气氛变得很怪异，先前赵玉给欧阳扣帽子，大家一片反对。现在赵玉突然想无罪释放欧阳，大家也反对。赵玉看明白了，这朝臣真是包罗万象。赵玉是想对了，和苏千关系比较好，甚至有直接利益的大臣都是保欧阳的，但是势力毕竟太小，只能是利用另外一个集团帮忙。但另外一个集团的意见是，他们同意保欧阳，但是欧阳不能再当官，这点两个集团必须有共识。李纲这少利益瓜葛的臣子，也不赞成让欧阳继续当官。所以臣子们没有人同意欧阳继续担任朝廷官员。

没有人希望欧阳死，但是也没有人希望欧阳继续当官。这让赵玉心一凛。她总感觉其有个阴谋。运输业的涨价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有预谋有操控的和朝廷有关系的一个事件。欧阳显然是一块阻挡他们前进的绑脚石。

想念到此，赵玉道："朕决定了，欧阳之行确实大利原，罚俸半年就是。"

"陛下三思。"李纲为的半数朝臣一起走出来："有错而不罚，姑息纵容，大大不妥当。"

"陛下既然是投票定罪，臣子们自己得为陛下分忧。"一个三品大臣俯道。

"君无戏言。"有大臣提醒赵玉，你得按规矩来。

第两百八十三章天堂和地狱

这里面有利益人群，也有忠直的人，唯独没有什么见风转舵的小人。如果李邦彦在，一定会看赵玉脸色，而后出来驳斥大家。其实每个团体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大家的利益在本次却出奇的吻合，本着法不责众的思想，大家一起进言，希望赵玉把投票继续下去。他们没想到，这么一来，反倒让赵玉起了保欧阳之心。赵玉挥手道：“朕身子不适，暂且退朝。欧阳一事，三天后再投票。”

群臣一愣，九公公马上喊道：“退朝”

皇帝拥有全国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很快，事情就被查了个轮廓。话说在朝廷大臣有这样的流言，说有人开出好处，不得让欧阳继续担任官员。内卫还了解到，这个准备了很多钱的幕后老板和运输行业有一定联系。综合各种信息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复杂的信息。有一个集团，可能是一人，也可能是多人组成，操纵或者参与了运输业的那次涨价。而那次涨价只是序幕，是探查水深的工具而已。而欧阳则成了他们顺利财的障碍，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个集团拉拢了苏千那个小圈子，条件是力保欧阳的生命安全，交换条件是，苏千将支持欧阳不再担任朝廷官员。

赵玉问：“是谁？”

“幕后是谁还不知道，但是台前是以右相吴敏为的官员。”内卫道：“其有户部侍郎，书门下侍郎等等十三名五品以上大臣。”

赵玉问：“他们和苏千没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内卫道：“据我们猜测，可能幕后是商贾人物，就因为欧阳挡了财路，才想这么借陛下的手除了欧阳。陛下，您看要不要请吴敏问话？”

“不用，最近已经有很多麻烦。再者他也没干出格的事，也未必会知道很多事情。”赵玉道：“把欧阳带来。”

……

欧阳听完这些事点头，他是知道这些人存在。这些是商业协会成员二代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因为商二代很多在阳平大学进修，所以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并不奇怪，他们互相因为喜好聚集在一起。这些富二代有的是钱，而他们之很少有什么纨绔子弟，反而多是锐意进取的人。这些人比欧阳想像的更有手段，而且他们不在商业协会掌控之内，欧阳除了知道他们对政治有一定诉求外，其他也不太了解。

欧阳道：“陛下，据我所知，这些人并不成气候。”

“朕知道，朕只是奇怪，你怎么会那么遭人厌？”赵玉一挑眉毛问：“你不是自诩自己是大宋最受欢迎的男性吗？”

欧阳解释道：“他们倒不是厌恶我，而是商界我的威信太高，他们不敢和我正面冲突。陛下，这些人是不足为惧，不用担心。尽可将我流放，他们掀不起多大的风波。”

“不足为惧？”赵玉道：“清议大夫可是他们杀的？”

欧阳很肯定回答：“不会是他们，陛下一定是情报有误。”

“那你告诉我，他们的脑是谁？”

“我不说，陛下也能查到。他们的脑是东南商业协会大掌柜周安的女儿——周屏。也是我原来管家欧平的老婆。这次运输业涨价，很有可能是她一手策划的。着实让她赚了一大笔钱。”欧阳道：“陛下还记得东京天阙街吗？也是他们整条街买下，而后兴建房子转手卖出，他们这些人更喜欢这些快回报的投资，而不是父辈那样老实巴交的做生意。但他们所行，宗旨都与宋律法相和。所以陛下说他们杀清议大夫，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不是他们干的？”赵玉问：“那你认为是谁干的年？”

欧阳摇头：“这个我不清楚，我一直在牢，对外不通消息，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过陛下不用担心，只要苏千和周安控制住钱庄，再大的商业风波，也能轻松摆平。”

“李邦彦被你杀了，但是位置空缺很久，朕打算让你接任怎样？“

“……”这回是欧阳不明白：“陛下，这个草民是听不明白。”有没有搞错，先前给的丹书铁劵都不放在眼里，非要治罪。现在不仅不治罪，反而要升自己为一品右相。虽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这左右差距也太大了吧？

赵玉道：“有人想兴风作浪。”

“恩……如果没人想兴风作浪，不知道草民是什么下场？”欧阳问。

“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赵玉反问。

欧阳不答再问：“陛下，坏事以前草民也干，但这次陛下不容，甚至连丹书铁劵都不顾，而要将草民治罪。是不是因为对辽之战已经结束，对女真之

战也接近结束。陛下觉着草民将来作用已经不大，该讲律法规矩就要讲讲呢？或者是陛下认为，草民的影响力太大，大到能影响陛下圣皇仁帝的光环？”

“……”这一席话虽然无礼，但是却有理。赵玉沉默了好一会才道：“对蒙古西辽，朕也志在必得，吐蕃、大理，朕也有想法。但是蒙古诸部已经臣服，特别是敌烈八部，不仅是第一批叛辽入宋的部族，更是阻止辽人西逃的主要力量。但……你说杀就杀了？朕如何交代？如果你不认罪，是不是要朕认罪，说朕自己出而反而？”赵玉虽然说了理由，但是却不否认有欧阳所说的原因。

欧阳问：“陛下，当初陛下要将草民治罪，到底是想怎么治罪的？”

“……流放三千里。”

“你真这么绝情？”欧阳很不甘心问。

“毕竟这事是你自己乱来，怎么能怪朕绝情？”赵玉口气一转道：“再说，流放到哪，你还不是一样吃香。只要朕还在皇位上，等事情过后，要你回来，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欧阳苦笑：“您是陛下，怎么说都行了。”

赵玉并不解释：“朕打算御驾亲临辽金两地劳军，关慰民生。原本是想李纲监国，但考虑李纲太老实，未必能镇得住一些心有二意的人。所以让你出任右相，辅佐李纲，你看如何？”

欧阳恍然，这才是启用自己的真正目的。赵玉去辽金是很重要的行程，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巩固占领地来说是非常高明的一招，对当地的稳固统治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本来打算是李纲监国，但是朝廷和民间商业的能量已经出乎赵玉意料之外，看情况，李纲很难能制约他们。

“此去辽金，或是半年，或是一载。”赵玉道：“原西夏也是要去的，朕还要在他们那些地方设庙拜祖，保我大宋永镇此地。”等这边事情忙回来，赵玉就可光明正大的封禅泰山，成就武功皇帝、仁义皇帝等等名号。

欧阳点头：“陛下知道自己要远离，原先是忌讳我的才能，所以想将我流放三千里，以后等稳定了再回来。但是陛下又现，如果流放了我，李相无法控制朝廷和民间之事。所以陛下就改主意，打算让我去当右相。”

赵玉也不计较道：“有一点你错了，并非是忌讳你的才能而要将你流放三千里，而是给蒙古各族一个说法。”

欧阳笑道：“给他们说法干什么？强者为王，需要说法吗？”

赵玉不象和一个没有儒家化熏陶的人讨论这个问题：“那你是否愿意接任这个右相之位？”

欧阳犹豫一会问：“陛下不怕我干坏事？”

赵玉道：“三军路一海路都在朕的直属，朕还带走五万东京禁军，你想干什么坏事？”

“我说的是，朝廷内部一些变化。”

“随便你，等朕回来不满意，变回来就是。”赵玉说：“再者，朕也有点想法要让你实施”

……

三天后的朝会，大家站好后，欧阳身着一品官服很拉风的从大门进来。这消息保密得紧，所有人一见这情况面面相觑，议论纷纷。欧阳也不解释，朝大家笑mimi挥手示意，这让大家更摸不到脑袋。

“皇上驾到”九公公一声喊，群臣低头。这皇帝上朝也是有讲究的，从正门上朝，从侧门离朝。

赵玉坐上龙椅后，看下面大家表情，也是好笑。赵玉也不急，等这群臣来提问。但是赵玉没想到，不仅是那些原来坚持罢欧阳官的不说话，就连李纲这样不是因为个人利益，认为必须要罢欧阳官的，也不开口。

赵玉咳一声后道：“众爱卿可能很疑惑，为什么欧阳不仅不问罪，反倒是升官了？但大家应该明白，欧阳如果不是一直自己不愿意上进，凭这么多年下来的功劳，早有个宰相之位。原本朕没想启用欧阳，但是朕却收到消息，有人打算在朕御驾原西夏、辽、金之地时，兴风作浪。所以朕决定，暂时不治欧阳擅自调兵之罪，等朕回来后，再做区处。”

这话说得很有艺术，这时候跳出来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兴风作浪的人。而且赵玉也说了，只是暂时启用欧阳杜绝某些可能坏事而已，并没有不追究欧阳的过错的意思，大局出的人，比如李纲自然会接受这个说法。而从细节出的，坚决反对欧阳当官的，现在也不敢跳出来，否则一来得罪欧阳，二来就被当成典型。

一片沉默，李纲道：“以后书省之事，还要多烦劳欧相。”

欧相？这话听得真舒服。欧阳客气道：“李相客气，本相就是凑合对付一

些日子，陛下一回来，还是要回开封府天牢呆着去。不过，陛下下个月才走，所以下官向李相请一个月假，希望李相给予批准才是。”

……

欧阳当了右宰相，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热论的话题。很多人感慨，从天上到地下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念头而已。一个是流放三千里，一个是官居一品。不过，大家普遍看好欧阳。欧阳的能力不容置疑，其声望丝毫不低李纲。很快，放假的欧阳成了各方的焦点。

欧阳先回的是阳平的家，虽然人不在，但金娘还是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金娘见欧阳没事，忍不住的流了几滴猫尿。比欧阳先到欧阳家的还有一人，欧阳一见，把外套交给金娘笑道：“欧平，你婆娘让你来探听消息的？”

“不是”欧平道：“我婆娘让我给少爷赔罪的。”

“赔什么罪，左右她还是动人保我的命，只是不想我当官而已。我理解的。”欧阳吩咐：“金娘，准备酒菜，叫展铭他们一起过来喝一杯，欧平你泡茶。”

“哎，好”欧平很勤快的去烧水，找茶叶。

没多久，展铭到达，两边客气后，欧阳拉了展铭小声问：“那个清议大夫是谁杀的？”

“大人不会以为是我们干的吧？”展铭忙道：“绝对不是我们下的手。那些时间，甘信约束大家不得上京给大人添麻烦，甘信说，只要我们的人在东京露面，好事都能变坏事。所以这清议大夫真不是我们干的。”

“不是你们？”欧阳这就纠结了，不是帮自己的，不会去动这个清议大夫。清议大夫的死是将自己从地狱拉到天堂关键的一步棋子。还有杀一个大臣，可不是逼死一群老百姓那么简单，一不小心被提刑抓了尾巴，即使是王爷面临的就是死罪。

苏千他们没有自己指示，绝对是不会使用如此武力来开脱自己，苏千和周屏新生代已经有协议，大家保住欧阳小命就可以了，至于欧阳会不会罢官，不是苏千所关心的，所以不可能冒那么大风险去刺杀清议大夫。

甘信也来了，一见欧阳就苦笑：“大人这官升的也太快了些，最近可是有不少人来拜访我打听究竟。”

“其实，本来已经做好流放的打算。”欧阳叹口气：“阳平终于还是交了出去，说真的，这个右相实在没什么好开心的。还不如看着整齐的阳平舒服。”

“阳平始终是大人的家。”甘信问：“不过大人，这事我就不明白了。皇上不治罪就算了，为何还提升了大人？”

“因为皇上要巡视辽金西夏，彰显自己的武功。皇上很明白李纲才能，忠诚是没有问题，能力也有。但是对小人伎俩和一些突事件的处理，并不是很到位。再加，他毕竟只是一个左相，官虽然大，但是下面人未必都听他的。”欧阳道：“其实有趣的不是这个问题，皇上既希望我和李相合作，但也不希望我们之间太和睦，最好有点争执什么的。”

甘信理解好一会后道：“这倒是非常有意思。”

欧阳问：“女真那边怎样了？”

“张俊步步为营，现在东海女真已经全面溃败。但在五国部，还有近十三万的女真主力。投降的女真人开始增加，对宋军来说形势一片大好。其实黄龙府一下，女真就是在负隅顽抗，根本就没有出路。覆灭只是迟早问题，再说韩大元帅的西北军路已经开始增援河北军路。希望能在皇上到黄龙府之前，全灭女真。”

展铭道：“但是西面，在吐蕃边境附近宋管辖边族却不怎么安静，由于成立公司，边贸公司把重点转移到和大理边境的边族，因为那些地方价格比较公道，但没想到惹吐蕃边族不满，洗劫了边贸公司一个商站，要求大宋重点和他们交易。”

“还有什么新闻？”被关了两个多月，确实有点与世隔绝的味道。

“其他就没有了。”展铭想了想，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事。不过很快补充：“大人交代的萧甘云，去了长州。说要在那里无主之地，打下一片契丹的王国。留话说，绝对不让契丹人被人看不起。”

“哈哈，由他去吧。”欧阳道：“展铭，你辛苦帮我整理下这些挑衅边关，边族的资料。”

“是大人意思是？”

“没意思，你先整理吧。能不能有意思也不是我说得算。”欧阳道：“不过，既然是我当右相，肯定不会让他们好过。”

虽然不当知县，但阳平人见了欧阳还是很热情。欧阳当了右相，却没处理公务，也不认领自己的直属下属，甚至连办公室都没去看一眼就请假游玩去了。这样的举动让大多数人比较放心，欧阳态度表明，他对朝廷的事还是不关心的。

直到赵玉离开的前几天，欧阳才带了金娘来到东京，认领了自己的办公点，还有自己的临时住宅。金娘也大方在欧阳办公桌对面设置了一个办公桌，把自己当成书省官员，在书省进进出出。一干官员不禁感叹，欧阳就是比较有档次，配备随身小秘书。

赵玉临走前特意来看欧阳，但没找到，金娘说欧阳去和师傅吃饭去了，她负责接手欧阳的公务。赵玉也只能是留几句话斥责欧阳。

是月，赵玉终于出行。在欧阳印象，赵玉除了杭州舰队驻地去了一次外，最远就是去阳平。本次御驾规模在赵玉时期是空前的，五万名禁军随同保护，前面两万人遇山开路，遇河搭桥。后面两万人保证大队人马的饮食。虽然如此，毕竟是御驾出行，不是御驾亲征，否则那一出去都是几十万人的。还有泰山封禅，动则也要十几万的禁军和厢军。

第两百八十四章改革

赵玉虽然走了，但是朝会还是要开。李纲身为监国，站在龙椅的一旁.也有太监在旁边喊：“有本上奏，无本退朝。”按照原本监国，一般都是太子监国，或者是亲王监国，也有大臣监国的少数例子。赵玉没有立储，显然对群王爷人品和能力信不够，于是就弄出了宰相监国，当然，历史上不是第一个宰相临时监国。

“臣有本”欧阳出。

“奏来”

欧阳道：“巴蜀羌族不服王化，先有囚禁我大宋钦差，现在又袭击我大宋边贸。其不仅不感恩我大宋历年来的照顾，而且还恩将仇报，害我大宋子民，祸乱一方。所以臣认为，应当立刻出兵，剿了他们。”

李纲道：“陛下临走时交代，羌族一事，让大家先计较个办法，等她回来再做处置。”

欧阳道：“李相，而今羌族嚣张跋扈，如果不派兵围剿，等陛下大半年后回来，恐怕危害一方不说，而且还会让边关矛盾恶化。”

李纲考虑一会道：“即使是这样，还是先要奏明陛下，由陛下进行裁决。再说，我等都无调兵之权。”

“恩……”欧阳考虑一会后转身道：“李纲身为监国，遇事犹豫，不敢下定论，不敢负责任。所以本相恳请诸位大臣同意开朝议，让大家投票表决李相是否交出监国之权。”

“……”李纲一愣，他没想到欧阳把矛头对上自己。诚然，欧阳说得也没错，赵玉任命李纲为监国，这种奏本李纲是要负责的，不能再把皮球踢给赵玉。

欧阳这边道：“经过本相调查，羌族不过四千来人，青壮不过两千来人。但却逼迫我五千万人的大宋隐忍。这是何道理。既然李相不敢决断，还请让出监国之权。本相必然会做出出兵计划书，得诸位朝臣批准后施行。”

一名大臣道：“欧相说得有理，监国者不可推却责任。欧相是办实事之人，还请李相答应，朝议监国权。”

“虽然皇上是交代李相监国，但是朝议结果可以报给皇上，无论结果如何，臣看皇上也不会不批才是。”

李纲看下面人蠢蠢欲动，这才明白，这是有预谋的夺权啊不过李纲不会去想欧阳要造反，因为监国并没有出兵权。即使要出兵，也要皇帝的批准才行。李纲自问自己没有魄力敢调动军队对羌族下手，但同时也同意欧阳的说法，不能等赵玉回来后再处理羌族。想念到此，点头道："明日朝议，看由谁监国"赵玉左右去的不远，如果赵玉感觉欧阳胡闹，一句话就可以搞定。

……

李纲陈词："皇上远行，托臣监国。就想安定地方，不要再起纷争。朝廷安定，百姓自然安定……"

欧阳则说："民要养、匪要剿。如果我们不重视商人、百姓们的意见，他们被人欺负找谁说理去。不能粉饰太平，不能姑息养奸。生事情就是生事情，我们要实事求是想办法去解决这问题。今天的事，今天解决。不仅是指羌族……"

两个人风格是不一样的，李纲行事老成，必要时候会牺牲局部利益，粉饰太平，维护和谐。总的看起来他就象是一块盾牌。而欧阳则是锐意进取型的，如同一把利剑，问题出现，无论大小都要解决，为解决问题他可以不惜代价。

欧阳亮相夺权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但是很多人也表示理解。边贸的商业活动已经接近不可调和的地步。国家原先的政策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威信，也损害是商人们的直接利益。赵玉连续采取忍让的手段，但大家明白，欧阳是不会忍让的。此人虽然读的是儒学，但行事干练，讲究是公平二字。

欧阳道："我已经拟了公，如果群臣们同意由我来监国的话，我就出公请皇上许准，随同的还有可以调动东京卫戍三万禁军前往巴蜀边境剿匪的公。另外，我如果监国，将采取群议办法。比如说要不要对一些产业调节税利？大家也知道，现在米价波动很大，很多原因是因为税利过高引起，还有茶叶税，欧阳修订的，也跟随不上大宋社会展步伐，也要改一改。能做多好我不保证，我只能保证，如果大家拥护我监国，第一，不对外丢了面子，我们不欺负别人，但别人也别想来欺负我们。第二，重点改善民生，对暴利行业进行增税，对生活用品行业进行减税，降低百姓必须品的价格。第三，提高大米、小麦粮食价格，刺激农民种田积极性。第四，商业市场规范的健康的展，实现互盈互利的原则……"

欧阳总共说了十条，李纲一条都没说。互相一比，大家都知道该选谁。从政策面看，欧阳比较具有侵略性，欧阳是寻找问题，或者是询问可能生问题的问题进行解决。李纲是生了问题后，再想办法进行解决。

群臣们还了解一点，如果不是赵玉默许或者最少不反对欧阳的行为话，

欧阳就是瞎折腾，赵玉一个手谕就能把欧阳打回原形。而欧阳敢这样说话，大家都觉他有底气，有底气的原因很大可能就是皇帝的支持。

不过，即使是这样，代表周屏等年轻激进商人的右相吴敏对欧阳妄图夺权表示了反对和疑虑：“我不怀疑欧相的一片赤子忠心，也不怀疑欧相为国为民的热情。但是，大家都知道，欧相原先是阳平知县，而且说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欧相很少打理阳平的事。那我就要想想，欧大人到底有没有能力监国呢？反看李相，担任过御史大夫，出任过西北军道节度使，也当过一县的税吏，担任左相一职以来，兢兢业业，百官皆有赞誉，更是被皇上夸为大宋能臣。欧相虽然也忙差遣，但多是军务之事，从政务这方面说，确实要差一等。”

也有大臣直接指责欧阳不要脸,还说皇上交代李纲监国，欧阳不懂规矩不说，还要百官陪同胡闹。

欧阳看得明白，在几个利益代表团对自己夺权虽然表示反对，但是对行为本身表示欣赏，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愿意欧阳当家，但是却是支持欧阳这样的夺权行为。但一些非利益集团就是对自己乱加指责。

李纲感觉自己是其最为失败的一个人群代表。吴敏表了演说，要求把监国之权交给他。代表地主立场的书门下侍郎白时也宣布参加夺权。而李纲做为官僚的代表却只说了几句没有实质性的话，连他自己都失望。

清议大夫作为一个最脱的官职，念读了这几日清议的几种意见，第一种就是欧阳提出的，有兴趣和有能力的进行联合执政。联合执政就是欧阳和几个利益代表人合作推行政策。如果所推行政策被合作人反对，就进行朝议投票。由于利益团体的合作，合作的团体也可以得到利益，他们可以出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提议，在朝议时，各大利益将全力支持。也就说，欧阳提出的假设是所有议案都要通过朝议，合作和不合作不同的是，合作的团体能提出议案，不合作无权提出议案。合作的团体可以要求召开朝议，不合作团体没有这权利。相对的，不合作团体有权利提议召开朝议解散执政团体，合作团体无权提出，但可以在朝议投票。

看朝廷官员有近百人，有鲜明立场的有五十多人。还有四十人左右根本就不知道生什么事，虽然不知道，但是目前必须要投票，无论你清楚不清楚，你都得在各候选人选一个。而李纲由于准备不充分，并且没有打算联合执政，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代表了谁，最后竟然只有欧阳、吴敏、白时进行角逐。

夺权结果，欧阳以大比分胜出

……

赵玉慢慢翻阅东京来的公，欧阳代表的商业力量战胜了各大力量，当然这不是因为商业力量实力，只能说是欧阳本身具备很强的实力。欧阳邀请了白时联合执政，王敏成为最大反对党。

九公公道：“收到消息，吴敏正在和李纲秘密见面。谈论联合执政。”

赵玉笑道：“欧阳都没定什么游戏规则。”

“陛下，游戏规则已经定了啊。清议大夫、商议大夫整理出来的。”九公公拿出一份公指道：“这边写，两个月后，才允许对执政人员能力提出怀疑，并且要求朝议。同意人数达到三成，就可以开设朝议，如果不信任执政人员能力占据多数，执政人员就下台，由原先反对党接任。都什么乱七八糟？”

赵玉问：“你看见其好处了吗？”

九公公想想后摇头：“咱家没看出来。”

“以欧阳为代表的商人和吴敏代表的年轻一代商人有些不同，欧阳代表是整体利益，吴敏是代表商人的个别利益。当就羌族这事来说，吴敏是不会因为个别商人利益，而对羌族用兵，因为这会失去很多反对对羌族动武的票。”赵玉道：“欧阳上去，做刽子手，帮朕除了羌族这祸害。如果将来有不良反应，欧阳下台，换个温和的人，比如李纲上去就可以。

九公公倒吸口冷气：“听陛下的意思，不想再管了？”

“不是不管，而是不管一些事。”赵玉道：“朕拥有兵权，官员任命权，什么都不是朕说得算。但如同羌族这样的事，朕不想经手，还有对付遗留女真人，朕为了名声也不想经手。这样一来，朕只要看看公，而完全可以不理会朝政。也不用被困死在深宫之。而且还能广听民意。”

九公公恍然：“陛下英明。”

“那些都是边末，有什么英明？”赵玉问：“比如朕知道欧阳贪墨，或者以权谋私。朕不爱管这事，而武百官谁愿意去管欧阳贪墨？这么下来，朝廷风气就坏了。但现在这么施行后，如果欧阳敢贪墨，必然被吴敏翻账，吴敏向朝臣们展示欧阳贪墨，这样一来，欧阳只能下台。朝臣只不再是一团和气，大家都盯着对方的龌龊，这就是帝王权衡之术，才是真正的英明。”

九公公考虑还一会问：“这样一来，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不会兵权在朕之手。”赵玉道：“再者，他们对方都盯着对方，别说忤逆之举，就算是街上推倒一老者，也会被攻击其不敬老。”赵玉和欧阳商量，拒绝了欧阳提议的两派说法，而是把其割成四派。并且还秘密会见了白时、王

敏两人。表达了朝政改革的意图。当然，也少不了监督机构，清议大夫就是监督工具，因为第一清议大夫是无法收买的，第二，清议大夫没有利益之争。第三，清议大夫不参加任何派别。

历代名帝都比历代名臣能干吗？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是哪个因素，皇帝的才学和见识都很难越本朝所有的臣子。只不过，臣子们露头不露头罢了。赵玉就深知这点，知道自己的执政能力虽然比宋徽宗来得强，但是比起李纲实干、欧阳进取等等，确实有所不如。而且自己因为顾忌名声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反而没有下面人敢做。

太上皇事件，如果不是她执政，欧阳、吴敏谁执政都不会停战。白时倒是会停战和谈，但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军费的浪费必然要被欧阳他们弹劾反对。而宋徽宗一事，赵玉身份反倒是最难处理的，她不停战不行，她停战理由充分，别人不敢说她浪费军费，导致她不想停也只能停的无奈。

这是赵玉和欧阳对模式一个探索。欧阳虽然知道各种制度的先进，但是也觉未必就能适应国的国情。赵玉会同意削弱一定皇家权利，和其没有子嗣有很大关系。虽然失去了一定的权利，但是皇帝就不再成为矛盾的焦点。皇帝是否是暴君，和是否被推翻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么一来，很有力杜绝农民起义对皇帝的针对性，让皇帝置身事外。但同时皇帝又把持了兵权、特赦权、官员任免权等足够影响朝廷决策的权利。虽然不直接参与管理政务，但却掌控着一切。

赵玉回复公，表示同意给予欧阳东京三万禁军的调动权，同时也顺应众议，给予欧阳监国之权。另外也写了几封信给反对党，鼓励他们抓欧阳的小辫子。

……

朱达虽然不是什么名将，但不可否认还是比较优秀的将领，经历过很多的战斗。慕容默战斗经验很丰富，由于其原本是西北军道的人，所以对游牧民族在高山作战特点比较了解。

欧阳在朝议上得到多数的信任票，支持对羌族开战后，就给予枢密院出兵权利，点朱达和慕容默为将，枢密院将负责这三万人的战略目的达成。至于怎么指挥军队，怎么打仗，欧阳倒是想干涉，但却被吴敏制止。吴敏认为打仗欧阳是外行，而且身处千里之外，指手画脚有纸上谈兵之嫌。欧阳接受了这个批评。

朱达还没离京，清议大夫的朝议制度就摆到了所有人面前。把朝议形式用字规定下来，执政人和反对派别之间的关系等等。最重要一点就是，大理寺和御史台将独立出来成为监督机构。比如有人抓了欧阳痛脚，可以上告大理寺，认为欧阳没资格再执政。而后大理寺就和御史台出面调查，一旦确认

欧阳违反了朝议制度就可以强制让欧阳下台，如果欧阳是其他方面问题，御史台只能上报提议重新选举。

朱达出了，带领三万武装到牙齿的东京禁军。欧阳就是鹰派的代表，他对游牧民族还有边族喜欢采取分割同化的办法。欧阳不容许他们形成聚集区，拥有自己的语言。这点吴敏是赞成的，但李纲是反对的，而和欧阳一起执政的白时对欧阳这样想法也持反对意见。不过因为政治需要，白时支持欧阳，吴敏反对欧阳。吴敏和李纲都在等欧阳的政策出现大问题，最后把其拉下马来。比如朱达打败了，比如其他边族恐慌而起，都是能让欧阳下台的可能。

李纲对权利**不大，但是却很反对欧阳对边族政策。为了改变这一切，他也只能夺回权利后改变政策。这和皇帝打交道不同，你有可能用道理或者是万言书去感动皇帝，扭转皇帝的政策。李纲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说服欧阳，因为欧阳采取的政策是其执政内部有统一认识的。如果欧阳乱来，欧阳很可能会被自己人轰下台来。

这个制度不是说起就起的，这是赵玉已经打算很久的一个构想。不过原先代表人物并没有欧阳就是。赵玉认为欧阳不是云游，就是被自己法办，几乎不可能去朝堂。欧阳本身对当官，特别是复杂局面的朝会是没有兴趣的，不过却被赵玉的改革计划吸引。

第两百八十五章政治和利益

改革其实每朝每代都有，只不过动作大小区别而已。当从宰相这职位来说，也经过了各种风雨飘摇，到现在还没有把其真正权利确定下来。战国的宰相是军务和政务两手抓。秦朝时候觉宰相权利大，于是出了左右相来让他们互相制约……除了宰相，征兵或者募兵、按丁收税或者是按地收税等等问题各朝都不相同。王安石的变法遭遇很大抵触，最主要问题是他的改革是触犯地主们的利益，牺牲地方的权利和利益，富强朝廷。

欧阳的政治改革则没有本质触犯士族们的利益，大家都有自己一个代表团体，有本事你就来抢位置。即使士族不上位，上位者也要考虑到士族们的意见。所以这场政治改革风波，并没有实质的触动任何一方的利益。比欧阳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谁都得利，那到底谁做出了牺牲呢？很多人认为是赵玉代表的皇帝。但事实上赵玉并没有损失权利。主要权利还在她手上。至于琐事，赵玉也不是一个喜欢听唠叨小事的人。这政策还保证了将来的皇帝会脱离矛盾的焦点。如果非说赵玉有牺牲，就是牺牲了不大不小政务的裁决权。

这点权利对皇帝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大臣们来说，就是非常关注的。他们关注这些事，甚至过了对边疆的关注。以前这些事都是熟悉业务的臣子上公，皇帝看谁有道理就按谁道理拍板。现在反过来，皇帝不管了，大家一起讨论。比如欧阳提出的，增加大米零售价格，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就受到了所有人广泛的认同。但欧阳提出的修改茶叶法，就有很多人有不同意见，欧阳的理由无法说服他们，反对人氏也举出修改茶叶法后负面的影响。

……

在太学的清议厅成为东京变化最大的地方。不仅有太学生还有官员在这里阐述自己对事情的观点。比如有人提议，增加税收，多收入者多交税，原因是有钱人的钱太多。也有人提议减少外流而来白银和黄金的税收，刺激大家海外淘金。还有什么下放卖盐权到州里各种提议。

而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欧阳上任不到半个月，迫于压力，引咎辞去监国身份。原因就是吏部一份表章。上面历数了吏部这些年来给欧阳开的‘罚单’。主要就是不结婚不生小鬼两大罪名。还有是宗泽很多年前对阳平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欧阳存在贪污的嫌疑。另外一份几年前御史台公指出，欧阳私生活非常不的检点。李纲拿了这几样东西要求欧阳解释，并且说欧阳虽然是大宋栋梁，但是生活方面劣迹斑斑。这样人不能担任监国。

赵玉收到这个消息笑了小半个时辰，而后很得意对九公公道：“原来他干

这些破事，朕不想计较，别人不爱计较。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屁股没擦干净，就只能下台。”

欧阳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本来嘛，找ji女，不结婚生小孩，都是欧阳自己的私事。欧阳对赵玉也从不避讳。毕竟赵玉是看你能力怎样，不是看你能找几只母猪，生几窝小猪。但李纲拿到朝会上一说，欧阳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克林顿就不能有婚外情。

其他什么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等国家大员肯定也搞点七八五六的，但人家不是老大，不用上台面。欧阳本来不上台面，大家也不会对欧阳这些私生活说话。但既然你当监国，那道德水准必须得过得去。

欧阳在和白时商量好久后，宣布引咎辞职，不过推荐白时继续担任监国。表决将在三天后进行。不过，这么一来大家也明白了，这个监国不仅是权利比较大的人，而且还是最容易被攻击的人。欧阳这个决定一出来，获得了朝臣们的支持，也获得了一直关注朝局东京人的支持。

“你真的仁义无双？”太虚子一脸不信道：“不过老道就不明白了，你那点破事，不至于让你丢了监国的位置吧？”

“你没干过，你不会知道那有多丢人。”欧阳感觉脸还是热的：“你知道你的李纲怎么说我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我父亲早丧，母亲改嫁，但我却游戏人间，和ji女风花雪月，是为大不孝。身为朝廷官员，但却散漫自由，到处游荡，一年难得几次办公时间，这样的工作态度，怎么可以把监国的责任放在我身上？恩？不对哦”

太虚子问：“怎么不对？”

欧阳皱眉头思考好一会道：“李纲不是这么刻薄的人，更不象是翻我陈年旧帐这么无耻的人。”

“在你们几个人之，你是把柄最多的一个。其他人最少表面上还是道貌岸然。身世清白，李纲，官员之后，进士。有老婆有孩子，忠诚君王等等。欧阳，状元，没老婆没孩子，很有可能有龙阳之好。曾经因假传圣旨下狱，担任知县多年来，不理政务，常年混迹在ji院之……”

欧阳恍然：“合着那弹劾我的表章出自你的手。”

“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对羌族的政策让我家大人很担忧。你单纯的杀戮会引边疆的不满。但你小子又在监国，权利最大，皇帝也不管，所以呢，只能把你拉下马来。”太虚子道：“这点我是比较赞成我家大人的。但是我也赞成你的出兵。你的黑脸已经唱完，当然是白脸上台了。”

“你以为白时就是白脸？”欧阳问。

太虚子嘿嘿一笑道：“吴敏和我家大人都决定一起支持白时，把你完全赶下台来。白时可对你强硬态度多有不满。”

“……”这政权变换比现代日本还快。欧阳知道目前这些都是雏形，赵玉又不想用法律来约束自己和臣子，所以漏洞百出，看来还是要总结出一套可行的方案出来才行。不过现在雏形和资本立宪有一个很大不同。表决的主体包括了一些国家职能机构，比如刑部、礼部、吏部人员都用有投票权，不过也有了代表各个阶层的一些人参与在内，只能是慢慢改善，现在第一步从皇权分出政务权，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欧阳被赶下台，就打铺盖回了阳平。几个集团，几个派系怎么展，已经不是欧阳所能关涉的。否则干涉太多，赵玉那边可就不满意。清议大夫正在根据欧阳临走制度的演讲，收集一套比较可行的规则出来。

……

“只能折腾成这样了。”欧阳路上对金娘道：“皇上威望太高，不管什么规矩，只要皇上咳一声，立马恢复到原先的样子。”

金娘问：“大人意思是自己演了一场戏？”

“确切说是我和吴敏演一场戏。不过，太虚子这老杂毛比我想得阴险。”欧阳道：“左右监国不能让我当安稳了，但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下台。”

金娘笑道：“大人这右相倒是清闲，监国不了就请假。”

欧阳摇头：“如果我留在那，皇上也会不高兴的，皇上对我还是诸多忌讳，担心我胆子太大。”

欧阳回到阳平还不到十天，朝廷就有大动作，白时派出以礼部尚书为使团前往西辽。他们将和刘锜配合，用萝卜加大棒的办法，解决抵抗的敌人。同时对东海女真他们采取了比较强硬安抚的政策，而不是对待黄龙南部女真的完全强硬态度。而同时，五国部女真，再次上表宋朝要求投降。

欧阳对这些政策都不满意，虽然朝廷对女真政策还是打乱他们聚集为主，但是欧阳认为过于软弱。至于女真投降，欧阳更是嗤之以鼻，要么是女真人的缓兵之计，要么就是女真人的阴谋，即使是真的投降，女真群体投降威胁也很大，要打乱、安抚、安置、平息他们的成本比起直接消灭他们的成本要高上许多倍。当然，也有让欧阳比较满意的，那就是白时任命薛柄为对女真的谈判代表。没有派出迂腐的官吏，而派出熟悉女真人的薛柄，可以说比较聪明的选择。

同时欧阳也感觉到这样制度的弊病，就是一旦决定下来的决策，很难再因为一两个人言论而改变。比如美国打伊拉克，只要一决定下来，全世界国家加一起反对也没有意义。

由于大规模战争接近尾声，欧阳军厂的销售量很不乐观，展铭也乐得清闲，在家玩孩子。冬季来临，几个男人就聚集吃火锅。最先受到批评的是欧平，经过一年的努力，仍旧是只开花不结果。而后是甘信，他倒是想甩了珍娘，但是珍娘反倒纠缠上他，没有当断之力，也受到鄙视。

欧阳道：“刚从展铭口得知羌族那边的最新消息。羌族已经同意内迁到京西南路一带，同意放下所有武器，同意入汉籍。”

“哇”甘信大讶：“这前后态度差太多了吧？”

“要么说，弱国无外交。要么灭族，要么就这样办，别老以为我们是不吃荤的猫。”欧阳道：“本相还收到内部消息，有大臣提议抽调西北军路回来攻打吐蕃。”

欧平鄙视：“什么大臣？天天打仗，好容易要打完契丹和女真，现在又惦记吐蕃，将来大理估计也免不了兵戈吧？”

“臭小子，这建议是你少爷我提议的。”欧阳道：“西北道回军西北，而后三十万人朝西南一扑，胜算很大哦。”

甘信问：“皇上不能同意吧？”

“当然不能，皇上现在惦记泰山封禅。她已经着令礼部给日本、高丽、吐蕃、大理、波斯、玉州、长州、暹罗、交趾等等二十几个非大宋直接统辖的国家地区出了国书、使或者是公，让这些国家地区派人在明年十月之前到达东京，后年开春集体出。”欧阳道：“听说是相当浪费钱，路面要加宽，要制造很多的祭品。我记得真宗皇帝泰山封禅那一趟，总共花费了国库一万万六千万贯钱。”这东西有点象世博会，虽然有国外人氏来参展，但主要的钱是你国出的。四千亿人民币，在温饱还没完全解决的时代，折腾出啥高科技了？

甘信道：“古来共六皇封禅泰山。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还有我们大宋的真宗皇帝。”

展铭笑道：“这唐高宗和后面两个，水分就大了。”

“但当今皇上确实有这样的资格。”甘信道：“武略不输汉武，治不亚唐宗。”

欧阳小声道：“我怀疑皇上封禅之后，就要开始放权了。”

“哦？”甘信不信：“怎么可能？”

“皇上很担忧后继的问题。秦始皇厉害吧？一统六国，但第二代就亡了。汉武帝驱逐匈奴，但是国内民不聊生，将父亲景帝留的家底都败光。唐高宗，连李唐天下都被武则天夺了，唐玄宗安史之乱，英名尽散。真宗皇帝这个水货就不说了，所以大家看看封禅之，除了汉光武帝外，要么是二代不争气，要么就是老年痴呆。皇上也很忧心这个问题，从皇上角度来说，她自然是要保赵家万代，但我们都知道，就算了商朝也不过八百年而已。怎么传承万代呢？放权是其一个选择。所以泰山事了，皇上就要着手布置赵家万年基业。”

甘信点头：“很有道理。秦始皇，秦二世，当皇帝哪个不想代代传承？如果放权出去，协调得当，未必不可能传承下去。哦难怪皇上当初那么急着加税，就是想早一日对朝廷制度进行改革。”

“神宗皇帝变法，困难重重，是因为有个太后指点，其本身威望不高缘故。”展铭读过很多书，有自己的见解：“但皇上不同，宗室无人敢捋其锋，其朝廷、军、民间的威信一时无两。她说怎么改，那就只能怎么改。”

金娘敲门进来，而后道：“大人，书省送来公。”

“恩”欧阳接过来拆开一看，随手放到一边道：“让我上京议事。是女真人的事，完颜吴乞买放话出来，要么女真人战死，要么女真人被杀死，要么宋朝必须拿出一个大家满意的谈判章程出来。看来完颜吴乞买是对南部女真的政策很不满意，其实南部杀的人不多，大多是迁移了，而且南部青壮都被他们搜刮到黄龙府以北，难道我们还得帮他们养老弱病残？”

“恩……大人，从仁义来说，是应该的。”甘信道：“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公正对待怨恨，以恩德来酬谢恩德。女真恩德远远说不上，但我觉以公正对待怨恨也不妥。”

欧阳问：“这话怎么说？”

甘信道：“南部女真地已经稳定，但是这汉人和女真人的仇也算是结下了。所以我觉着大人万万不可同意和谈，左右就差一哆嗦，与其放个敌人在内部，不如一劳永逸的铲除他们，把女真族彻底灭亡。”

欧阳考虑会道：“这么说来，那现在对东海女真的安抚策略……”

“能废除当然最好，我代管阳平这么多年来，看多了仇杀。为了报仇，那些人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苦难。我感觉这些人很危险。”

展铭附和道：“大人，如果河北军路撤离后，女真又反叛，把反叛势力扩展出去，河北军路再去剿灭，恐怕就比较难了。”

“恩”欧阳点头：“我会努力说服他们。”

……

四大脑召开会议，原因就是内部出现了矛盾。李纲本着儒家思想，表示可以答应女真人一些条件，换取他们放下兵器。吴敏不反对和女真人说条件讲和，但是要求不涉及南部女真和已占领区域土地的归属问题。白时对这些问题无所谓，唯一关心的就是尽快结束对女真战争。

看似没有冲突，但三人矛盾重重。吴敏要保持当前女真被占地的治安，就不能放投降女真进来，这样李纲就无法和人家谈条件。换条件谈，花费时间太久，白时就不同意了。

欧阳站起来拱手：“几位岁数都比我大，按道理我应该叫大家一声老大哥。”

三个客气：“哪里，哪里”

欧阳道：“应该的，因为你们为了自己利益都是劳心劳神。但我想问一句，你们能不能多考虑下国家？不管什么仁义治国，我们能不能想想怎么做是对国家最好的？而不是对自己最好的？”

李纲皱眉问：“欧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圣人之言有错？”

这个帽子很大，欧阳不接，回答道：“当然没错，但是山狼的故事有错吗？女真狼子野心。我大军在侧他们臣服。但我想问问，如果大军一旦撤离，女真卷土重来怎么办？契丹东京空虚，女真南部原来是女真之地。如果他们起事，将一不可收拾。不要说别的，当河北军路耗费军资粮草已经是个让人生惧的数目，再来一趟合算不合算？”

白时摇头：“欧老弟，这么算不通了。你说女真人会臣服后叛乱，这叛乱可能多大？”

“叛乱可能非常大”欧阳打开自己的皮包……是目前很流行的男士款式。欧阳把几份件在三人面前道：“这是阳平大学研究的成果，还有金四给我的书信，还有薛柄对女真看法的书信。另外是我整理的一些资料。”

第两百八十六章政治主张

三人看资料，欧阳先从仇恨来说明，女真人对汉人的不满。而后重点提到的是女真的精英团队。龙生龙，完颜阿骨打这个枭雄所生的儿子个比个的强，女真之人才也是层出不穷。欧阳认为现在女真当权者拥有一呼百应的能力，而且不只是完颜吴乞买有这样的能力，完颜宗弼还有宗翰都有这样的能力。

再者欧阳介绍了女真习惯、从小受到的教育、语言风俗等等，欧阳认为女真人本质和羌族等边族性质不一样，和契丹人也大有区别。最主要一点很难让他们服王化。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汉人受到排斥，他们也不愿意进入汉人的圈子，除非能有几百年安静融合时间。

李纲看完沉思好一会道：“如果看了欧相这资料，我们还答应和女真议和，将来女真再起叛乱，恐怕我们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吴敏问：“李相同意欧相说的？那东海女真怎么办？”东海女真已经采取了强制性安抚的政策，各族酋长最少在表面上还算配合。

欧阳道：“既然要对五国部的女真下死手，东海女真当然不能留。让张俊将军布置，趁敌不备消灭之，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白时不同意道：“那我们不就是成了出而反而的小人？恐怕不仅我们，还会连累到皇上的面子。”

欧阳见白时拿皇帝出来，也比较不客气道：“东海女真是白大人你监国时候同意安抚的，现在要剿，自然还是白大人你出马。事后，白大人下台交代就可以。”

白时沉默一会问：“我要是不同意呢？”

欧阳一摊手：“那就要看吴相和李相的意思。”现在不是一言谈，否则欧阳早就对东海女真政策进行反对。

吴敏道：“一劳永逸，我同意欧大人的看法。”锅不是他，他压力不大。

李纲点头道：“欧相显然做足了功夫，我相信不剿灭他们会成后患。我同意欧相的看法。密令张俊解决东海女真，而后明年结束对女真战事。”

白时不满：“这是大家的意见，凭什么要我下台？”

“白大人，这是规则，我们自己私下的规则。”吴敏道：“如果你不想我们

几人商量后决定，我们只能联合弹劾你，把你拉下来。这样你不仅难看，而且还得罪了我们。反之，如果你答应这样的安排，你那一派，你仍旧有份。”

“呵呵!”白时皮笑肉不笑哼两声道：“既然大利宋国，白某担负点骂名，实在不算什么。”

这边计议完毕，第二天白时就以监国身份出密令，要求张俊对东海女真下手。张俊接到命令着实愣了一会，但很快赵玉的手谕到了，上面吩咐：按监国的想法办。于是即将过年节时候，张俊就对东海女真突然实行打击。军队强行迁徙东海女真青壮到永兴军路原属地，老弱者迁徙到苏州安置。反抗或者是各种理由不迁徙者，就地正法。战败国没有权利要求讲人权。

此事一传开，龟缩在五国部的女真人终于放弃了和谈，开始全面的备战。而宋朝廷和民间对执政的白时非常不满，怎么能出而反而呢？而且事先根本就没有知会别人，朝廷上也没有进行表决。不满的最大声音来自旧制官僚，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是他们衡量人道德的标准。早先对女真南部的处理，已经让他们很不满，不过，那次因为李邦彦之死，赵玉占据了大义的名头，再加上欧阳等人集体赞成，他们才无奈。

白时对东海女真的政策拉服了他们一部分人，但是没想到白时说翻脸就翻脸，这让他们很愤怒。以门下尚书和门下侍郎为代表的旧官僚对白时进行了抨击。随后白时引咎辞职，把监国之权暂时交给了李纲代任，朝廷和民间不满才有所平息。这就是政治游戏，用一个人暂时的牺牲，换取巨大的利益，并且消除了利益后的副作用。

赵玉在通州和几名将军一起过的年。看完这份公笑对九公公说：“当年朕处置南部女真的时候，花费了无数的心思，最后欧阳帮朕杀了李邦彦，才能顺利执行。你看他们四个人唱戏，脸不红，心不跳，说杀就杀了，而且转身一看，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朕在位上，这罪名恐怕就要朕来背了。”

九公公问：“陛下，如果白时支持对女真和谈，还同意女真一些条件，陛下会不会出面制止？”

“这个问题……朕没有想过。”赵玉皱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问题执政者所采取的手段和自己的想法不符，自己是不是会出面干涉呢？赵玉摇头：“不会，除非大伤国体，否则朕应该会放任他们，看到底能给朕弄出什么名堂来。欧阳老在梦游记吹嘘这好那好，朕也看看到底好不好。”

九公公道：“欧阳干了半个月就下来，白时也只有几个月，不知道李纲……”

“朕和你打赌，李纲最少能呆两年。”

九公公惊讶：“陛下为什么这么肯定？”

“李纲这人为人比较公正。不会象欧阳、白时和吴敏那样私心重。所以欧阳他们三人也会觉着李纲监国比较好。”

“陛下，这吴敏和白时咱家知道，欧阳有什么私心？”

“他的私心就是为了国、为了民。他展商业也好，他怂恿对辽金开战也好，都是为了大宋。朕本就应该看明白，这样的人虽然是栋梁之才，但是对老赵家却不是什么好事。”

“陛下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朕听闻市井流传一个问题，太上皇执政时期，花石纲流毒，这时候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杀死太上皇，拯救万千苍生，你会不会动手？”

“……”九公公擦把冷汗。

赵玉道：“全大宋官员可能就欧阳一个会选动手。花石纲关官员什么事？有些官员甚至因为花石纲财升官。有必要为了一些老百姓的死活冒赔上自己的性命的危险吗？”

九公公忙道：“欧阳胆大包天……”

“胡说，如果这个机会给朕，朕也杀。”赵玉道：“我赵家天下哪能就这样被一个昏庸无能之辈给败了。其十死不能抵也。少了太上皇，还是赵家人当皇帝。但多了太上皇，就可能民不聊生，甚至我赵家天下从此改姓。诸如商朝灭亡在纣王之手，如果当时有个人把纣王给杀了，那商朝还是殷家天下。唉……朕哪天也昏庸的话……”

九公公醒悟：“所以陛下不插手他们的事，陛下有错，别人未必敢说。他们有错，就会被人拉下马来。这样他们所犯的错最少会比陛下少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报”一名内卫在房门外道：“韩将军他们来了。”

“带他们去偏堂，朕这就过去。”年夜饭，赵玉请客。

赵玉在宫女帮助下整理好衣服，而后到偏堂，刚接近就听见里面有几个大嗓门在说话：“九成九能拿下。”

“无常胜之将军，再说军机处还在研究，你怎么知道就能拿下。”

韩世忠喝道：“两杯酒下肚就口无遮拦，来人，拉下去每人掌嘴十下。”

“什么事要掌嘴这么严重？”赵玉走进堂内道：“朕似乎不知道一些什么事，坐吧对了，你们，既然韩大元帅说掌嘴，就拉下去掌嘴吧。”

“是”两个倒霉将领无奈下去。

大家落座，韩世忠看这桌全是主将级别的人才道：“回陛下，是欧相给各路主将，还有军机处的公。上面问，动用西北军路，多久能拿下吐蕃？动用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多久能拿下吐蕃？我禁军伤亡会多大等一些问题。”

“……”赵玉倒吸口冷气小声问：“欧阳想灭吐蕃？”

“这个……”韩世忠犹豫会道：“似乎有这个可能。”

“西夏、辽、金是他一力挑动的，蒙古、西辽也是他挑动的。朕一直不觉他是一个好战的人，但为什么总那么积极的动战争？”

同桌的吴玠苦笑道：“我记得欧相曾经说过，要趁自己有能力欺负别人的时候欺负别人。千万别等别人能欺负你的时候再想反抗。”

韩世忠也苦笑道：“陛下可能有所不知，末将听刘将军说，欧相不仅想打吐蕃，还想打大理、交趾、暹罗、俄国、日本、波斯……他都想打。”

“唉……怪不得他一力怂恿朕，保证军队的健康平稳展，而不是为了灭哪家就强征兵税。”赵玉有兴趣问：“韩大元帅，按你看，这辽金一灭，周边还有我们的对手吗？”

韩世忠想也不想就回答：“没有了，欧相说的那些地方，完全可以指哪就能打哪。”

“左右也是个好事。既然欧阳和一些人惦记或者说喜欢打仗，就仍旧会重视军备，重视将领，重视军费。对各位将军来说，未必是坏事啊。”赵玉道：“欧阳想打，就得说服朝人，禁军就是禁军，不去管要不要打，而是接到命令后去想怎么打。”

群将抱拳道：“是”

喜欢打仗，并不是指喜欢看见人类互相厮杀，而是指支持对外进行战争，掠夺资源、土地、人口。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通过战争繁荣国内财富。资本家们无疑都是这类人。而资本家别的没有，就是有钱。钱虽然是王八蛋，但却是人见人爱的王八蛋。赵玉并不肯定欧阳的想法是对还是错，就

如同当年她自己也不知道联辽抗金是对还是错一样。不过赵玉相信，即使欧阳想动战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不愿意生战争的人在朝廷占据了非常大的数目。如果连这些人也同意的话，那就是有动战争的必要性。

……

春秋时期，曾经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所谓百家争鸣就是知识分子著书立作，表自己的政治主张、看法、内政管理办法等等，诸侯从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本国适应的学派加之利用，其是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国几千年历史用过儒家、道家、法家的政治主张，最后在南宋后开始一言堂，独尊儒术，直到明清变本加厉，扭曲儒家。但按照现代社会看，以法治国的法家几乎是全人类的一致选择。

在宋朝这个政治比较开放的年代，各种学说也孕育而生。先就是在皇家报刊登的吴敏一派为代表的天演论。此刊属于加印性质，不需要购买者额外付钱，全是周屏个人提供的资金。

欧阳并非是始作俑者，他只是和周屏有闲聊过一些问题。不过欧阳看这份政治论里面很多字眼却是分外的眼熟。比如：落后就要挨打。还有就是汉人是优势民族，汉语是优势语言……

欧阳看着看着，看出点苗头出来，周屏集团的政治主张竟然很类似社会达尔主义。社会达尔主义的宗旨是适者生存的精英团队理念。曾经在o世纪初和以前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领土扩张和种族屠杀，受其影响很深。同样现代国也受其影响很深，严复翻译社会达尔主义后，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定的痕迹。比如大家所知道乙肝患者不能从事食品制作，不得招公务员（现已废除），这就是社会达尔主义，很多人借用这样的政策来攻击乙肝病毒携带者，认为他们存在给自己带来了危险，给社会带来了负担，他们不适合太多生存空间。

还有博士可以多生孩子政策，某些遗传性疾病不能结婚生孩子政策等等，都有社会达尔主义的影子。如今国政府也很注意到这些问题，重视对弱者进行的保护，而不是物竞天择。

天演论提倡的是精英民族，精英团队，精英领导。

苏千表的是民粹主义，这就和欧阳就逃不了关系。民粹主义代表的是下阶层老百姓。他们反对、反抗精英**领导层。他们的政治目的是老百姓也可以参与到国家管理来。苏千对外的说法叫百姓主义，这也是美式民主的启蒙。由平民选择管理团队对平民进行管理。但是由于社会问题，很容易产生民族激进主义，导致小地主和小资产者罢工罢市要求政治权利。

李纲也不甘人后，提出了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原则上，国家主义不反对专业官僚治理国政，但是国家主义反对那种坏的**的官僚统治；恰恰因为它只片面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而使官僚由国家工具异化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破坏了全民利益。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打压资产阶级不顾全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疯狂消费的运动。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经济，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

总体来说，李纲的政见是允许资本的展，并且愿意保护资本。但反对资本参与到政治、基本民生来。

还有一个白时，由于没有欧阳帮忙，提不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慢慢的被三政论的光环吞没，失去了鼎足朝堂的资本。

三种政论一出，民间朝廷掀起了讨论的热潮。特别是太学清议馆更是场场暴棚。三政派的人宣扬自己思想，诋毁对方思想。李纲的国家主义，受到了官僚们的普遍支持，但是却让所有资本者反对。而今朝廷很有意思，一些官员既是官僚又是资本家，这让他们的位置相当尴尬。

周屏和李纲有一定共同性，那就是国家集权强大国家。但她主张是应该是展精英，比如资本展等办法来强大国家，她反对纯官僚排斥资本说话权利的管理。

苏千和他们也有强大国家的共同性，但是苏千的主张是百姓、小资本、小地主也应该享有说话权利，也有权参与国家管理来，要以他们的利益和主张为先，尊重他们的利益。

三人政治主张强盛国家，但是参与管理的主体不尽相同。苏千虽然财力雄厚，人脉广泛，但是其政治主张在朝廷得到的支持率是最低的，李纲略高周屏。而在民间则完全相反，苏千受到大部分的拥护，李纲支持率最低。

苏千虽然失去了大部分人支持，但是却得到了太学生的拥护，太学生的清议大夫就是苏千政治主张的一个体现，在三月，清议大夫整理了一份表章上传。表章说要改革朝廷格局，第一步是将部分有职之人撤离朝堂朝议，第二步是增加民间代表参加朝议。但最后决议以十三对六十八惨败。清议大夫不死心，上奏赵玉，反被赵玉呵斥其蛮横无理。赵玉让人带信说，任何人再私下书信她，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律查处严办。并且说，监国不宜更换频繁，定下以三年为一届的说法。

第两百八十七章密谋

“皇上这是看大家狗咬狗呢。”苏千苦笑：“大人，你的这个主张是不是太没边了点。现在谁都知道，目前当家的一是有权的，二是有钱的。大人为什么去支持没钱没权的？”

“总要有人支持。”欧阳和苏千正在清明踏青：“从我本来来说，谁当政关系都不大。关键有几点，第一，皇帝不会不满意。第二，资本展不会受到制约。第三，不会削弱军队，消耗国力。”

“大人都这么说，那看来我们在五月选举是没戏了。不过大人认为周屏和李纲谁会取胜？”

欧阳笑道：“如果我们帮助，当然是周屏。李纲虽然有官僚支持，但是抑制有钱人的权利，很多人不喜欢他。只要你和周屏联手，就可以保周屏稳胜。再说，李纲虽然是这么主张的，即使上台后，也得拉拢下你和周屏，否则他每项政策你们都反对的话，他也受不了。”这就是皇帝代替法律监控三政，大家都按规则玩，不按规则就不让你玩。

苏千苦笑：“大人真的就没戏啊？”

“那也未必，如果能提出实质的主张，也有一定希望的。”欧阳道：“皇上上位后，很注意是地方民生，避免暴民四起坏了大宋根基。可以抬皇上出来说事，就说皇上也很注重民生，但庙堂高，下面生什么事，大家未必会知道，下面人有什么需求，大家也未必会知道。这是道理，我相信即使我们失败，周屏和李纲也会因为我们说得对，而对我们有所照顾。比如允许少量百姓参政，允许下面人说话等等的办法，也是对皇上的一个交代。”

苏千问：“就不知道皇上是一个什么态度。”

“皇上态度就是不损害她自己的利益情况下，我们可以随便折腾。她的利益包括，皇家的利益，你不能说要废除帝位传承。也不能废除王爷们的好处。总的来说，皇帝意思就是少干活，但拿好处时候别落下。”

苏千忍不住一笑：“大人这分析在理。把脏活累活留给我们，皇上只负责拿分红。”

“当然，还有不能削弱了国力。否则她也会不满意的。”欧阳道：“其实你可以适当的拉拢以下武将。比如说明你执政后对军资的投入，比如重视军事人员的培养，虽然大宋是领武，但是武将们也是相当有立场的人，这批将领的凝集力特别强，有很强的民族荣誉感，韩世忠、刘锜、张俊、岳飞、张宝、吴家兄弟等等都是要荣誉不要命的人。这些人为了国家可以随时带兵出

而不问生死，皆是一时的俊杰人物。太尉一职空缺很久，我估计是留给了韩世忠的，将来朝廷武将的地位也将会有一定的提高。”欧阳还是比较欣赏现在的武制度，官说打不打，武将说怎么打，大家职权分明。毕竟从根来说，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

苏千道：“听大人这口气，是打算置身事外。其实大人的影响和威望，如果表述得体，很容易得到大家支持。”苏千这说的是实话，虽然欧阳上台没几天就辞职，但那并非强制性的。欧阳有最大优势就是功绩，相当辉煌的功绩封个王都轻松容易，而他没有获得，就更使人家对其同情。

“一个知县我都不爱当，更何况是诸事繁忙的右相，更别说是监国。”欧阳道：“再说我自己身子太歪，正不了。”特区当年有一部电影叫蛊惑仔，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而看少量官员因为一点错事，则被大家责为罪人。为什么杀人放火有人叫好，少数官员坏事却能影响大量官员的声誉呢？后来欧阳才明白一个道理，黑道的正义之所以更让人信服，因为他们本该是黑暗的。政府的阴谋之所以更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本该是光明的。所以即使是性开放的美国，他们的总统的婚外情能上升到道德批判的高度。欧阳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当这个监国。吴敏还可以，但也有私下的黑暗。反而是李纲，是有这非常正面形象的人。你想奉行一夫一妻，那你就不能娶两个老婆。你想政治进步，就不能有负面形象。你想男女平等，就要鼓励女性有自己事业。很多事情不是你喊两句口号就可以，人在做，天在看……

欧阳道：“苏千，你可以四下私下妥协商量。比如你可以先支持周屏，但是周屏也必须答应你，吴敏正式监国之后，比如增加民意大夫之位。比如士兵、农民、工人、矿工、商贩等等代表，以职业为代表，千万不要用民族来代表，什么女真代表的，不要出现。”

苏千道：“大人，我自然是信你的。但是，这么做我们有什么好处？”

“支持周屏，等于是反对李纲的政策。迫使他要反思自己的政纲是不是太过激。至于好处，这些新进的代表在心自然是倾向支持你的，等于你在朝的支持者多了出来。所以我认为周屏可能会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会对人数进行限制。这个就是谈判了，怎么谈就看你们自己的。我如果出面，等于有逼迫周屏答应要求的态势，这对将来的合作非常不好。”欧阳伸出一手指道：“这只是策略，最后支持一定得是李纲。”

谁说支持率最低就是最被动的？根据赵玉讲话精神，这次五月底选出的监国就不会这么快倒台了，最少持续三年时间。当然，除非是干了出格的事。不仅朝廷官员在关心，就是民间也很关心。因为谁上台就代表谁代表的利益团体获胜。而且不同以前，赵玉给了监国委任除御史台和大理寺外所有三省六部老大的位置的权利。比如原先三品刑部尚书，被撤换后，官还是三品，但是没了职。御史台和大理寺不再参加朝议，他们转而只对皇帝负责。

制度是一步步完善的，这种监督制度是在清议欧阳提出的理论，最后赵玉肯定下来的制度。

欧阳转到幕后，苏千本身无被选举权，所以他这一方是一名对资本运作略有常识，一定程度信任资本运作的官员，从二品的书侍郎徐处仁。徐处仁是神宗时代的进士，可以说是四朝老臣，这人骨头颇硬，曾经和宋徽宗时期最热手的童贯争执，还在经济政策上打败童贯。他是四朝老臣，资历也够，所以他也成了苏千这个集团的代言人。

周屏的代表人还是吴敏，李纲就是自己当代表人。由于上一个半年，赵玉没有在朝，三监国轮换快，制度混乱，所以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正常朝廷的运作和展。大家也期待早点定下一个做主的人。不过，也有让大家满意的。比如朱达带兵去边羌，是欧阳定的，但接下来的监国并没有将朱达撤回来，反而是提供很大的后勤上的帮助，直到朱达把事情完成。三方都很明白，赵玉虽然在外，但朝里的事都看在眼里。如果因为攻击对手而导致生不利国家的大事，后果很难想像。

如此大事，赵玉仍旧没回来，她正在契丹原都城临璜府皇宫等候原契丹官员的求见。不过却派了心腹九公公回来。九公公一回京，很多官员立刻求见。但九公公只点头见李纲、吴敏还有欧阳。李纲和吴敏他是见到了，不过欧阳不在，十天前欧阳从汴河出去，去哪了，大家也不知道。不过欧阳留京秘书金娘表示，在选举开始前欧阳肯定会回来。

欧阳去哪了？欧阳去了沧州大牢。

铁门打开，欧阳看见了完颜兰，完颜兰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按照欧阳吩咐，伙食好，两天可以洗澡一次，每天可以去晒半个时辰的太阳。完颜兰见欧阳大吃一惊问：“你怎么来了？”

“我来兑现诺言。”

“诺言？”完颜兰想想后，一屁股坐在地上问：“女真完了？”

“恩，完颜吴乞买已经死了。完颜宗弼正在和宋禁军和谈，他愿意带五千女真人去长州。”欧阳道：“我交代不能同意，要去，只能去非洲。他还有两万的直属，如果愿意全部入汉籍，并且接受朝廷的册封，大宋可以把他们运到非洲，自立为王。”

“大人”张三拿来椅子。

欧阳坐下道：“我觉着他不能拒绝我的条件。否则女真就真的亡国灭种。”

完颜兰不相信问：“这……这么快就败了？”

欧阳点头：“你们女真人也会内斗，情况越恶劣，你们就越会斗。宗翰和完颜宗弼本就水火不容，黄龙府一战后，完颜宗弼成了大元帅。宗翰成了他的副手。真没想到宗翰此人性子烈，脾气不好，心胸也有点狭隘。听闻完颜宗弼用军法杀了他的两名亲信将军后，就郁闷不已，不到三个月就口吐鲜血而死。”

张三接口：“宗翰一死，他的几个亲信部下对完颜部落人就非常不满。这时候金四又和他们接上了头。在这几个亲信大将帮助下，金四生擒了完颜吴乞买。”这就是军阀出现的恶果。只选接受自己信任人的命令，不接受朝廷的军令。

完颜兰愣了好一会问：“你骗我的是不是？”

“你没有那么大面子，让我老远跑来骗你。”

“那你不是还是来了？”

“没办法。”欧阳无奈道：“按照我和沧州守将的约定，除非我亲自来，否则任何人不能放你。但你也知道，关你五十年，这些开销都是由我来负责，你说我能不来吗？”

完颜兰问：“你骗我的是不是？”

问两遍了。欧阳想想后道：“我来就想问你，你要不要去非洲？”

“只要能和我族人在一起……”

“有条件的，入汉籍，接受宋朝官职，并且誓用尊宋国为父国，永不背叛。”

完颜兰又一楞：“为……为什么？”

“不为什么。”欧阳道：“我临时想到的。非洲可是靠海，别没过几年，你们开着船杀回来了。”

完颜兰沉默一会问：“完颜阿骨打是曾经想杀你，但至于让你如此仇恨女真人吗？”

“我说过很多遍，我和女真不存在私人仇恨。”欧阳道：“你可能不知道，你在沧州大牢这些时间。我主张对蒙古、西辽的所有游牧部族进行打击。尽可能做到一个不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如此幼稚，一定认为金

辽当年的战争最主要原因是仇恨？没有仇就不能打仗了吗？再说我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吗？”

“完颜宗弼会答应你的提议吗？”

“我相信他只要有一点点头脑就会。两万老弱病残对阵河北军路二十多万精锐，后面还有韩世忠的本部压阵，宋军囤积在五国部那过了四十万人。”

完颜兰摇头：“我不信，如果是这样，你早就让人动手了。”

“哈哈，你还真猜对了。如果我当家我真就动手了。”欧阳道：“你不知道吧？我现在是尚书右仆射兼书侍郎，不过负责的是商税这一块。户部属于我的直属，尚书是我的人。管外交军事政策的是李纲李相。他说暂时不打，我也没办法。只能是提议将他们流放非洲。”欧阳言下之意是，如果女真不同意被流放，那欧阳就有借口向李纲施压，逼迫其起进攻。

欧阳介绍，儒家很讲究天人合一，不滥杀是他们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个问题上欧阳并没有强硬，如果女真同意流亡非洲，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完颜兰摇头：“你知道为什么完颜宗弼会答应吗？因为他如果不答应，不忍受屈辱，那死的就不会只有他一人。但你要我为了自由也好，生命也好向宋朝低头，我做不到。你杀了我吧。”

“不好意思，你没有这个权利。”欧阳道：“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臣服大宋，改籍为汉，去非洲。第二个选择，在沧州大牢继续呆下去。你太仇视我了，我不能让你再威胁到我。”

“……”

“不急回答，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再见面。”欧阳道：“我已经让人准备了酒席送到牢里。喝完酒，吃好饭，就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我本人是希望你去非洲，那边毕竟还有你的族人，你还可以从头再来，没必要在这样的地方等到老死。”

女真士兵再骁勇，也无法和宋朝拼国力。当战争用国家综合实力做对比时候，女真人其实已经败了。流放非洲，是几个派系负责人讨论后做出的决定。完颜兰静静吃着东西听欧阳说话，消化这个噩耗。攻占黄龙府，大败讨伐军，到护步岗达之战，女真人一切都充满了天赐的奇迹。直到宋人开始抗金援辽，让契丹和女真两方实力进行了最残酷的消耗。这场博弈显然是宋人笑到了最后。

欧阳坐在完颜兰的对面，他身后护卫还是张三和李四。完颜兰突然一抬头问：“你让我跟随去非洲，是不是想利用两族存在的酋长继续分裂我们？”

“哈哈”欧阳笑道：“如果你女真人能团结，我们怎么分裂？不过这个完颜宗弼我倒是比较欣赏的，在女真困难时候，还有意或者无意和宗翰闹矛盾，争权夺利，最后还把宗翰给逼死。”又见内斗，欧阳已经麻木了，如同现在宋朝廷，也有窝里斗，不过这窝斗形成了规矩和条例。

“哼”完颜兰一眼就看破欧阳的险恶居心，生怕自己去非洲后和人家一个鼻子出气，正在挑拨自己和完颜宗弼之间的关系。不过完颜兰虽然只是听欧阳这么介绍，但也很清楚现在女真军队内部矛盾。宗翰派的军官大多不是完颜部，不服完颜宗弼属于情理之。到了非洲不仅有可能不会画干戈为玉帛，而且很可能在非洲那些地方互相吞并。

欧阳问：“吃好了吗？”

“好了”完颜兰边用布擦手边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那你就留在沧州吧。”欧阳站起来道：“左右比较省钱，以后和和里面罪犯的待遇一样。”

李四忙道：“大人，完颜兰颇有姿色，万一狱卒们……”

“告诉他们，玩腻了要灭口。”

“你是畜生”完颜兰大怒喝道：“你不是人。”

“恩……选择权在你那。”欧阳道：“你愿意留下来被人**几十年是你的权利，我无权干涉。”

“……”完颜兰终于道：“好吧，我入汉籍”

“那好，你将由东京禁军押送到五国女真部前线，由张俊将军和朝廷谈判使节交给女真，统一安排船只去非洲。”欧阳道：“告辞”

女真人真投降了？不，他们自然不可能投降。自从完颜吴乞买被宗翰部将出卖被杀之后，女真内乱反而成了女真人最大的问题。最后在边打边退形成了完颜十二部为脑的女真政权。虽然敌人只有不满两万人女真最后的武装，在这样情况下，张俊反倒不敢逼迫进兵。生怕不一小心女真人北逃向孤寂的大漠，为女真人保留火种。

第两百八十八章三件大事

要全歼女真剩余唯一形成势力和规模的完颜十二部联盟，就要破坏他们内部的团结，做为完颜十二部第二大部的脑完颜兰态度就很值得大家注意。欧阳原本以为完颜兰已经被榨干了剩余价值，而后才现，原来被榨成干的完颜兰仍旧有她独特的魅力。

这个骗局由太虚子布置。完颜兰将在前线会见几个原宗翰下属，杀完颜吴乞买的几名将领。这消息会很快传到女真人的耳，而后造成误会和女真内部的不和。在女真出现矛盾时候，张俊将命令金四用完颜兰部族的旗帜前往进入大漠第一道天然屏障——剖阿里，伴猪吃虎，不仅能拿下剖阿里，更能制造完颜十二部的内部尖锐矛盾，最后完全覆灭女真残余军事武装。而完颜兰是其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事情由太虚子、张俊还有金四来完成，欧阳骗完颜兰上路后，就要操心的是当前朝廷大选。这是经过半年胡闹磨合之后，宋朝第一次正式的监国选择。

监国拥有一项很重要权利，可以委任六部尚书、开封府尹这七个职位人选。可以差遣御史台对某些不满意的地方进行调查，再由御史台按照规矩呈报吏部，吏部把处置意见上交书省批准。

这个权利的公布，让所有官员都愣了好久。而后出现了奇特的现象，原本最热门的李纲变成了冷门。吴敏反而成了最热门的人选。这情况虽然吴敏是窃窃自喜，但是高兴不了很久，在三派研究私下开会后，一起在皇家报上说明，三派无论是谁上台，都会对贪墨害民的官吏进行严厉的打击。于是李纲又成为热门人选。

有些人已经看明白，无论是周屏和欧阳都没打算让自己的利益团体代表人去接监国第一棒。他们正在联合抬李纲上线。通过李纲的三年过渡，磨合选举程序。

清议大夫已经就选举，出台律法草案进行了细致的规范。先规定，皇权至上，皇帝的权威是无可比拟的。第二，监国资格选举人官职必须在五品以上进士或者是同进士出身的官。第三，候选人不得有违背1un理道德、天怒人怨的污点。第四，候选人产生推举，应是不少十名五品职京官、二品以上武官推举，才能成为候选人。选举权也放得比较开。全国官员满足条件都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上公投票。不过……满足条件的不多。条件要求或者是四品以上的地方官，只有帅司第一官，和军路节度使才有资格投票，而武将必须两品以上。这些地方武加一起全国不到二十人，特别是二品以上武将，就韩世忠和刘锜两人。

所以主要力量还是在京城。动则就是部长、副部长、第一秘书长、第二秘书长。xx委、xx部、xx研究机构、xx局……

欧阳知县六品算顶天，寿州知州从五品。府类长官知府，正五品。但东京市市长，也就是开封府尹就是正四品的大官，已经是有资格成为候选人的官品。

……

欧阳感觉皇家报最近的增刊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做为一个商人，欧阳很明白什么叫做公众信誉。皇家报不象现代某些报纸无耻到热烈祝贺xx什么的，也要算老百姓报纸钱。但凡增刊的内容一律不额外收钱，非报纸信息不进入报纸排版。皇家报只有一页是原本就附属的广告。

五月，最吸引大家眼球的一是对女真的最后决战，二是对蒙古、西辽的迁徙、开政策。还有就是大宋第一届监国大选。

对女真战争其实已经打响了十来年，大宋一开始就用‘耗’的政策持续削弱女真和契丹人的国力，军力。在其宋国是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人无耻则无敌，国无耻更无敌。宋朝一方面和女真交好关系，一方面又源源不断的运送武器到契丹，让契丹人杀伤女真人。不过如果是到了现代，就会现，宋人还是很君子的。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的拉登，最开始是美国帮助扶持他建立一定力量的地下组织，用来抵抗苏联侵略者。先前美国人称呼其为伟大自由战士。自从本大叔干了9，触犯了美国利益后，自由战士就变成了恐怖分子。如同现在某和尚被称为宗教人氏一样，如果哪天这和尚给美国人一巴掌，宗教人氏立刻变成极端宗教人氏。好人或者是坏人，主要就看你和我的关系好不好。老美的变脸战术从总统到百姓，都相当强悍。诸如虎虎虎事件前后态度转变……

拖垮了女真人，打乱了女真以战养战的念头，消耗女真战斗力。完颜阿骨打如果聪明，一早就应该和契丹人联合。因为即使女真真的打败了契丹，也要接受宋朝的挑战。宋军宣布对女真战争后，宋军就势如破竹，虽然因为气候和当地情况的影响，进展有些滞怠，但凭借总体实力和将军的英明，有惊无险的拿下黄龙府，彻底宣告女真时代的结束。

蒙古和西辽进军很顺利，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宋军会对他们突然动全面的进攻，在宋军进攻的同时，他们仍旧在进行汗位和盟主位置的争执。即使有个别部族对宋军进行统筹抵抗，但火器根本在他们认识之外，宋军毫不客气将蒙古大草原占为己有。占据蒙古后，刘锜兵分两路，一路朝西辽而去，一路北上，和俄国对草原延伸地带进行争夺。刘锜口号是，能打到哪就算哪。

土地占领了，自然要考虑使用。如果汉人不使用，这样肥美的草原迟早

要繁衍出新的游牧民族。但给老百姓什么好处，他们才会愿意去草原呢？朝廷的政策是圈地放牧。改游牧为定点放牧，改无主之地为有主之地。

最流行的一种办法是，男人骑马跑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内所有土地归他所有。而后这地就是男人的合法土地，男人可以在这区域内放牧，种植，养殖，盖房子，放火，下毒、打老婆……在一定区域将有一个县城，方便汉官进行管理，每县都囤积有千名禁军保护他们圈地的利益。汉人也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组织起队伍来，应付突*况。

至于原先的居住者，采取的措施一般有几种，第一屠杀，任何有规模反抗的部族会遭遇针对部族性的攻击。第二是驱逐，这些是通过一定谈判让出自己土地，朝北迁徙离开的部族。第三是买卖，无前两者情况，也就是不反抗也不谈判的，人口将遭掠夺，送到杭州非法劳工贩卖地进行买卖。第四种是奖赏和送礼，这方面是针对这些部落漂亮的女性。她们被当成礼物，特别是汗级的女儿和老婆，很受朝廷官员的欢迎，因为比起自己的老婆那是另有一番风味。直到赵玉把两个典型案件给御史台，牵连到几名大员和张俊身边的人后，大家才有所收敛。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监国选举。

由于欧阳前些日子去沧州大牢开小差，结果九公公只能在选举前夕和欧阳会面。九公公开门见山：“欧大人，陛下让咱家问你个问题，请欧大人如实回答。”

“是”

“第一个问题，如此监国选举会不会影响皇家声誉？”

欧阳回答：“自然不会，但会影响一些皇家的权利，也有可能导致一些王爷的不满。”

“第二个问题，欧大人如何保证赵家可以持续坐天下？”

“选举成法，由皇上监督。兵权在皇上手。由于朝廷有三方以上大员角力，所以绝对不可能出现一党倾朝的现象。皇上还对大理寺、御史台有直接的监控权利。不说大家不敢兴风作浪，即使有人有心，但也无力。”欧阳道：“最重要一点，群臣们已经不会再拥护非赵家子弟为帝，权利的转移，皇帝之位也没有原先那样使人眼馋。而监国之位争夺必然更加激烈。但兵权在皇上之手，既然再凶，也不可能造成兵变。所以而今之状况比宋原先之状况，国家更加稳定，不易爆战争。即使百姓起事，也是因为监国不利，而并非是皇上的过错。”

九公公苦笑：“谢谢欧大人回答二、三、四、五、六这几条问题。第七

条，朕哪天不高兴，能不能废了监国之职？”

欧阳考虑了一会道：“皇上废第一次，子孙必然会废第二次。那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那陛下对监国职位所做的努力，就付之东流。而且还会加剧臣子和皇上之间的矛盾冲突。”

九公公道：“第八个问题：那如果朕认为此监国不能胜任，该如何处置？”

“皇上可以先让御史台查此人，如果有作奸犯科，可以由大理寺下罪，废除其监国之权，大家重新选举。皇上也可以对监国表示不信任，而后让大家重新选举投票。但绝对不能因为个人喜好而随意废除监国之职。”

“第九个问题：你觉朕有必要封禅泰山吗？”

“大宋现在国富民强，还浪费得起。”欧阳道：“监国之策初起，必然会引各种麻烦。最不可缺的就是皇上的威信。封禅泰山，昭告天下。既是显皇上之威望，更是稳固监国之策，保赵家子孙万代。”

“第十个问题。”九公公问：“如果去泰山封禅要从阳平过的话……”

“恩……这个问题问得好。”欧阳汗道：“没法回答，最好别从阳平过。”

“第十一个问题。”九公公边看手谕边问：“本次当选监国是谁？”

“李纲”欧阳道：“做为回报，他将比较重视商业的展，并且同意增加朝内轮换大夫席位，两名大夫将从杭州、阳平出色商人产生。还有六名的职业是农、工、渔、衙役、厢军、禁军。四年轮换，在职期间，朝廷给予补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使他们无法说出，甚至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们会用自己的身份去联想，朝廷的每项政策会对他们的职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的家人，他们的身边的人能不能接受。宋近百年来，暴民百多起，严重破坏了大宋的根基，消耗了大宋的国力。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参与朝议，诸如太上皇，他知道花石纲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吗？我看不是太上皇残忍，而是他不知道全貌而已。”

这样的内幕交易，欧阳是顺手拈来，丝毫不觉着有任何羞愧。倒不是欧阳不知道君子坦荡的道理，而是他根子里都这么认为，但凡是参加竞选的，都是虚伪的。比如虾米初曾经选举的团支部书记，是行贿十几碗清汤面才弄到手。选班长那家伙用的是卤鸡翅膀，虾米干不过……

九公公苦笑：“欧大人，你回答问题就一个个回答嘛。你说这么多，咱家怎么可能记得住。”

“那就写了。”欧阳笑问：“怎么，皇上到处走走，是不是精神很好？”

九公公拿纸边写边道：“确实不错，咱家都长见识。皇上说她早年经常去江南游玩，现在去北面看看大漠、看看草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皇上说，河山大好，这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皇帝都喜欢亲征。下一个问题：你和李相做了什么私下交易？”

……

九公公记录问题答案后道：“明年开春泰山之行，昭告天地是一件大事，欧大人可是要督促督促。”

欧阳忙道：“九公公，我只是一个副宰相，明年的假我都请好了。再说，只有户部尚书是我指派委任的官员。这礼部的事，你还是找礼部的好。”

“哈，你又请假。”九公公又苦笑了：“皇上说得真没错，说你是个呆不住的主。”

欧阳客气道：“朝廷自有能人。再说不管就是管。我一年说十二个意见，人家会答应一半算是很给我面子。如果我一年只说一个意见，他们不同意的话就是不给自己面子。”

“……”这个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很不错。九公公道：“皇上说了，既然欧阳不勤公，大选之后就去黄龙府等皇上，陪皇上走走女真之地。”

欧阳一愣问：“为什么我去？”

九公公道：“你和皇上比较随意，你又对女真地比较熟悉，自然是你去了。”

原来这样，欧阳也比较理解。赵玉走出去，后门跟一群人，赵玉不说话，他们就不敢说话。赵玉问一句，他们就只会回答一句。问哪里好去的，只会回答安全地方最好去。欧阳就不同，欧阳会玩，敢玩。他和宋徽宗是跳过河，冲过竹排偷过鸡。

九公公还问了很多事，比如如何保证大理寺和御史台只会对皇帝负责，而不是被人私下收买等等。

……

很快，第一届监国大选拉开了帷幕。皇家报进行全面报道。虽然三派别已经内定了监国人选，但是三派人员总数加一起不到半数。而且李纲也乐意听听一些无派别人氏的政治见解，他掌握着几个上重要部门尚书的位置，可

以从他们间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

不过，第一届选择并不说完美，最少在部分人算不上完美。因为御史台弹劾了六名官员，其大部分是三派的比较核心的官员。罪名是非法串联。也就是私下接触过一些有投票资格的人，并且许诺或者给予他们一定好处的人，全部被抓获。

大理寺卿并且还宣布：奉皇上之命，任何用钱财、好处收买投票的官员等同违御笔，即欺君罔上。施好处者处死，得好处者，抄没家产，流放三千里。

赵玉这手笔相当的重，如果是以前，赵玉要处死大臣，特别是四品以上的大臣，会有一堆的官员去求情，即使是政敌，也不希望将来自己有一天也被处死。但是……由于御史台和大理寺是单独的两个单位，连李纲也号令不能，他们的负责人根本就不听也不敢听大臣们求情。按照规矩，推迟三天选举，三天之内把所有犯事官员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干净利落处理完毕。

不过赵玉先杀后说做法让大家还是很不满，李纲等十几名大臣上书赵玉，婉转说明赵玉此事处置的不妥当。他们认为杀犯罪的官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事先并没有说明干涉选举有什么罪责，所以是很不公平的。

但他们也就敢说说罢了，还能怎么样？再说人该杀也杀了!不过这事民间是支持的,他们可不希望选来选去只是官员们的老干部活动。民间角度是不愿意李纲当选的，因为李纲的主张对商业和农业展的帮助都不大，而另外两人的政治主张能大大增加就业率，增加人均土地耕种面积。对基层人来说，李纲上任并非好事。当然，一般基层农民都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多是东京一带商业区的工人。他们懂点政治，很清楚知道谁上台对自己的好处最大。不过可惜，最少在几十年内，宋朝是不可能进行全民公投的，说话权利还是掌握在士族、地主和商人之，在政治上暂时只能是这三种职业的舞台。

第两百八十九章刺杀？

虽然从本质上说共和党和民主党其实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但是具体是谁执政，在很多政策上还是有不少出入的。这边也是一样，不过可惜，稍微明白事理的一些人都知道第一届监国已经内定。不仅是三派商量的结果，也是赵玉的看法。欧阳和周屏都不适合新制度尝试，因为这两人的冒险精神可嘉，勇气可嘉，说不准他们监国会干出什么事来。

三派人员显然对意外各种情况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御史台和大理寺会来一斧头，砍了几个人，这让大家不禁打打冷颤。他们不知道，这两个部门也是无奈，是赵玉就要借这事来做做章，杀下歪风邪气。如果这次大家都是清正廉明，那皇帝直辖的两个部门就有麻烦了。

在有点死亡恐怖，选举终于是拉开了帷幕。这政策先是报名，够条件，愿意参加选举的都可以到吏部报名。不过要凑到十个人推荐签名，确实也不容易。再说即使有野心的人也不会去想第一届风头。所谓枪打出头鸟，李纲和欧阳两个人平时也都是比较出头的人，所以已经不怕枪打。

按照清议大夫上书规则，过两名候选人将按多轮选举。比如三个人参加候选，先淘汰一人，而后剩余两人再进行推举。这是避免个人支持率最高的，因为投票分配不合理，导致输给票数比较少的人。本次推举的候选人为李纲、吴敏和徐处仁三人，三人按照官职大小，由官职最小的徐处仁先表自己主张和拉票，接着吴敏最后到李纲。

经过第一轮的投票，吴敏先被淘汰出局。但让欧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一轮结果徐处仁以五十票的高数竟然比李纲高出二十票。如果加上已经到京的地方官的投票，徐处仁更是以六十张高出二十五张。

清议大夫宣布休息一个时辰，所有官员稍微用点茶点后继续第二轮的投票。没办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三个政治家在台上说一个时辰报告。

御史台的人严密的注意者一些参选人的活动，但三方显然都很懂事，各自到自己派别的院子。

欧阳把官帽一摘喝问：“怎么回事？你们投了谁？”

房间内只有八名官员，大家都一致回答：“当然是李相。”

“吴敏那边也有**个人，李纲有十一个人，合着大家加一起，就再没有别人投李纲了？李纲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欧阳问：“或者是有什么事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

苏千道：“会不会是吴敏那边出了问题？”

一名官员道：“我看是欧相低估了李相。大人还记得张俊圈地一事吧？大人认为为什么开封府尹要让死者去找李相？但凡有人对李相有好感，也会劝阻这件事。这件事事后竟然也没有人替李相说话。李邦彦为什么敢在书省明目张胆的给李相难看？”

“什么原因？”欧阳问。

“也就是说李相虽然不至于让大家讨厌，但大家对他也不会喜欢。”苏千道：“大人，难道你忘了就是在他上任时候，王黼可是被判斩。大宋多久没杀如此大员？李相对官员贪墨表示了不满和愤慨，恐怕也是失民心一个原因。”

一名官员道：“欧相看我们，再看朝，真没有几个人是完全干净的。除了陈东和宗泽。说实话，谁愿意李相监国？而且李相政策是抑商之策。你俸禄不提不说，反而把我们财路都断了。而且不是玩笑，一断就要三年。这三年还说不准李相会对大家怎么算账下手。所以……我说实话，我没投给李相。”

“我也没有。”一名官员接口。

欧阳清点下来险些晕倒，合着就自己、苏千、徐处仁三人投了。欧阳苦笑：“看来即使说服你们投李相，这票数也差不是一般的多。”朝外看一眼，吴敏那厅似乎也在纠结。大家当然不是因为李纲当不上监国而苦恼，而是因为赵玉已经比较明显通过九公公消息出去，第一届的监国赵玉心人选是李纲。

徐处仁这人官声官品都还可以，而且对经贸商业还有专门的研究。大家都知道象徐处仁这样的人，最多只会限制，不可能会对贪墨官员进行严肃的处罚，政策也是以稳定经济为主。所以哗啦一现，徐处仁飞了上去。从徐处仁从官经历也可以看出宋朝开明的政治和经济一直保持到现代改革开放前，有人认为北宋的自由政治气氛过了现代社会。比如……皇帝从不强制拆迁，还要征求百姓们的意见。

苏千道：“我看还是商量下善后吧。”

大家点头同意，看目前情况，李纲是凶多吉少。欧阳道：“这是第一届选举，所有人都在看着。即使现在不关心的人将来也会知道这是影响他们生活的选举。所以不能没事装病。虽然是扛皇上的怒头，也得硬皮头上了。既然大家敢选，徐大人也没有不敢当。当然，大家下一轮还是要把票全投给李相，这是政治要求，我想说一句，既然大家聚集在一起，为这个团体服务，这个团体同时也为你们服务，那团体的决定你们也必须遵守。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意气用事。”

“团体？”一个官员有点疑惑问。

“欧阳修说过，君子和而不同。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实行梦游记的资本制度。所以我们凑在一起。利益团体，就无论是在民间、商业活动或者是朝廷上的事，做到结合凝聚影响力。我们在一起还要挖掘人才充实到我们队伍来，还要著书立作说明我们的政治观点寻求大家的支持。如果有人不同意的话，没关系。但我就想大家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商业联盟，也不是什么金钱联盟或者是贪污权利联盟。我们是政治联盟，我们有追求，我们有目标。”欧阳问：“其实这观点已经反复说了，如果有人以前误会，现在愿意退出的话，我们也绝对不会有过激的行为。因为我们不是因为巴结攀附而聚集在一起的朋党，而是因为同样目标同样理想而在一起的政党。”

……

即使是以欧阳为的人全部把票砸下去，李纲在第二轮投票仍旧全面败北，徐处仁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届的监国。当然，按照规矩，徐处仁必须得到赵玉的许可圣旨，才能正式成为监国。不过，只要赵玉不是太傻，就应该知道这时候绝对不是使皇权时候，即使要用，也是事后来解决。

接着，徐处仁宣布了自己组织的民主联盟，并且宣布自己就是联盟的主席。徐处仁邀请李纲一起组成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还有六部的结构。吴敏本应该是李纲联合执政的，但却变成了反对派，这让周屏非常不满，但周屏没怪别人，谁也想不到选举上会出现这么一个意外。

……

九公公又让欧阳去外面请他吃饭，皇宫由于赵玉的离开，人气很低。内卫数量没有减少，太监和宫女数量降到历史最低。内卫现在除了要保证皇家人物的安全外，还有派出人手保护徐处仁的安全。赵玉这次没有监视性质，如果徐处仁有自己的保镖人手，内卫也可以不参与。

九公公笑mimi不是好东西：“怎么，你和吴敏都不把皇上的意思看在眼。”

“九公公，这事我越想越不对。”欧阳道：“李相的得票实在也太低了一点。这几年版图扩大，再加上基本完成改朝换代，官员这一块一直是个大缺口，可是有不少年轻人到五品，这些年轻进士大部分都在阳平或者东京大学培训过，意气奋，爱君爱国爱民。他们可不会因为李相为官正直就不选他。相比之下，徐处仁和吴敏都是有铜臭味的人，自古读书人都清高，我就不信那么多人都反对李相。”

“呵呵”九公公道：“其实告诉你也无妨，是我拿了一份手谕给计票的清议大夫让他作假。”

“啊？”欧阳惊讶。

九公公摇头：“其实不这么安排，李相还是输。原本皇上就想看看你们敢不敢遵从‘民意’。放心吧欧大人，皇上希望就是这样。如果皇上真想谁当监国，直接下道圣旨就可以，何必还要这么麻烦。难道你以为皇上还要和臣子解释那么多？更何况是当今皇上威望。”

欧阳想想后道：“老九，我们好歹也认识十来年了吧。有件事你得私下和我说说。皇上到底是怎么看这个选举的？”

九公公答非所问：“大人在出阳平知县差遣，整理清楚自己的县，而后就当甩手掌柜，为什么？”

“因为早先如果不管，那就一垃圾县，再说那时候还年轻。后来县里贪污、建设全部上了轨道，形成了一定章法后。当然就可以不管了。你别以为我很喜欢天天在臭的尸体边上吃午饭，也别以为我喜欢半夜三更玩女人时候有人通知我走水。也别以为我喜欢跑到乡下去呼吸新鲜空气。既然有人办了，我为什么还要管那么破事。再说，我管得少就错得少，不管就不会有错。钱赚到了、事能少一点自然是一点。就象是*子，很少人是因为喜欢被人上而去当*子。当官也一样，很少官是为了吃苦而去当官。但是*子当得好不好，和人家光顾次数帮助宣传有关系。官声好不好，能不能捞到钱，和你会不会吃苦经营一个县有关系。”

“只有咱家才有缘见识欧大人你这么粗俗的话语。”

“实话都难听。”欧阳道：“这朝有几个李纲？几个宗泽？陈东之流也是爱名之人。”

“皇上也不是李纲。”九公公笑道：“为什么当皇帝？江山在手，这点皇上已经成功了。而今矛盾都是在监国上，其他派的人不会看一派人为非作歹而不管。荣华富贵，这点不用说了。咱家反倒想问问欧大人，如今这情况，皇上为什么还要天天处理杂务？为什么还要背负骂名去处理边族、女真人？为什么要担负起战争的名头去对一些国家开战？白起知道吧？坑杀赵军4o万。可是大家都觉着白起残忍，谁又会想想，不会是秦王下的令，白起不过是个背负骂名的人呢？欧大人，难道你还没看出来，皇上这是实行完全的兵、政分离？”

欧阳问：“什么意思？”

“皇家掌握兵权，朝廷掌握政务。”九公公道：“为避免兵力被后来人削弱。皇上还要对兵力、后勤定下标准。比如一百比一的民和兵比例等等。说句难听的，哪天出个刘邦，他也只会和项羽去争当监国，因为大家已经习惯

了兵政分离，他想当皇帝又想管政务，必然被朝野群起反对。而且可能连他身边人都会不满意。皇权虽然被削弱，但是也没有之前那么大诱惑力。如此才有万代宋朝。”

……

大选初定，徐处仁以黑马身份夺取第一届监国之权。可掌握的几个职位徐处仁进行了分配。而后表了民生、国力政策。

欧阳见局势稳定，于是让金娘负责在东京的工作，自己和张三李四北上。到达黄龙府时候，就听到这座军事重镇的一个消息：前方已经生擒女真的完颜宗弼。消息还未经过证实，不过可以证实的是，赵玉还要十来天才会到达黄龙府。

黄龙府仍旧有很重的军事重镇影子，不仅是军队的来来往往，而且当年攻城的断壁残垣依然可见。欧阳到了戒备森严的赵玉临时行宫报到，先期到达的内卫收到欧阳会陪驾的通知，于是向欧阳说明了赵玉可能到达的时间，而后让人带欧阳到黄龙府驿馆休息。

欧阳婉言拒绝了内卫的好意，他不喜欢临时驿馆。再说在河北军路监军那么久，怎么也不能混那么惨了。到了安抚司一递名刺，很顺利抓住了几个此地认识的负责人，其就有当时代张俊职位的吴玠。吴玠留在这里就是接待赵玉，他要带领赵玉先去女真南部、长白山，而后再北上到东海、最后到五国部，也就是说，在赵玉到达五国部之前，张俊必须搞定五国部，至于蒙古和西辽，是没有时间去了，再说那些地方太荒芜，去了也没意思。

吴玠见了欧阳大喜道：“听闻大人升为副相……”

“吴将军太客气了。”欧阳道：“我这副相也是虚职而已。对了，吴将军，我刚进黄龙府就听说，前军抓住了完颜宗弼？”

吴玠一听欧阳这么问，拉欧阳到一边小声问：“大人听谁说的？”

“恩？有什么问题吗？”欧阳反问。

吴玠道：“前些日子前方来消息，说完颜宗弼突然消失，不知道是逃跑，还是生病。这时候突然起了个谣言，说完颜宗弼被禁军抓住了，安抚司派人按调查，但找不到源头，也不知道是怎样一个情况。”

欧阳呵呵一笑：“其实你们比较怀疑完颜宗弼潜到了黄龙府，准备刺杀皇上吧？”

“唉……是有这样的担心。”吴玠道：“完颜宗弼精通汉语，而且对宋人习

俗习惯非常了解，他要冒充禁军确实比较麻烦。其武力过人，神射无敌，万一真混到黄龙府之内，对皇上来一冷箭……”

欧阳一听就更疑惑了：“吴将军，没见你们有什么盘查手段。”现在黄龙府很杂，不仅有河北军路、内卫、厢军、东京禁军。还有商贾，走夫，工人等等。按照安保要求，必须清查这些人，而后对军队进行系统的盘查，把人安全等级分等，黄龙府这样大的地方最多也只要三四天也能整理比较清楚。

吴玠苦笑：“不可否认,黄龙府人杂建筑多，是比较容易下手的地方。皇上也一定会上城头去看看这千古军事重镇的风采，但是……我们根本就不肯定完颜宗弼的目的，更别说能肯定他一定会来黄龙府刺杀。皇上还要去长白山南部，长白山，东海，五国。总不能到一地就折腾一地吧？皇上知道也会不高兴。不过欧大人放心，现在是外松内紧。目前正在对禁军和厢军进行排查，最近二十天，不再有新的禁军进入黄龙府内。一旦禁军排查完毕，我们就能有五分数了。”

目前只听说完颜宗弼突然从前线消失，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见到他去了哪。张俊即将完成的对女真残余势力合围的计划，也因为这个插曲的出现，让他分外担心。在各种可能，只有一条是大宋最为担心的，那就是完颜宗弼要刺杀即将对原女真地进行巡视的赵玉。黄龙府是赵玉的第一站，所以黄龙府会不会是袭击地点，也让大家担心。毕竟女真人的处境太艰难，完颜宗弼如果不抓紧时间，连负隅顽抗的机会也没有。

但……比如**一消失，是不是美国总统就不敢出门了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完颜宗弼准备对赵玉进行刺杀。再说，刺杀赵玉哪有那么简单。

第两百九十章常胜军

欧阳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吴将军，即使完颜宗弼想刺杀皇上，恐怕也很难得手吧？”赵玉身边内卫武功高强不说，还都是死士，最重要都是头脑敏捷，反应极快，警惕性高的人物。诸如赵老只会打架的，是上不了台面的。

“对，皇上身边的人都是东京内卫和禁军，大家面熟得很。不可能混得进去。”吴玠道：“如果外围刺杀，别说是箭，即使是甩手炮，也会有内卫扑上去保护皇上，基本没有刺杀的可能。”

“假设完颜宗弼真来刺杀皇上。”欧阳掰手指算：“下毒是不可能的。化装近身也是不可能的。冷箭可能性不大，取箭搭弓瞄准需要时间，这时候很容易让附近人注意。而且很难能过得了内卫那一关……”欧阳一个个数下来，没有现完颜宗弼有下手的可能。再说，刺杀业目前还不达，狙击枪、TnT、生化武器、收割者无人机等等都还没有面世。刺客很难对系统保护的皇帝形成威胁。

吴玠道：“所以安抚司、帅司有很多另外的看法。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完颜宗弼已经带了千人心腹北上，图谋将来再来报仇，为女真人留点火种。”

“希望是这样。”欧阳点头。

……

吴玠比较忙，虽然没什么空招待欧阳，但是却给了欧阳一块黄龙府军令。有这军令欧阳可以在黄龙府畅通无阻，并且可以随意取用物资。欧阳也没有什么要求，好吃好睡好玩就可以。弄了一艘官船，垂钓混同江。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不过松花江的名字是到了明朝才改的。

在没有污染的河垂钓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由于是七月份下旬，太阳毒辣。欧阳小船在一桥下乘凉垂钓，风起吹拂，再喝口小酒，人生快意。

张三一拉鱼竿，空竿，悻悻道：“李四，你说这个完颜宗弼会不会变成了鱼精？”

李四不答问：“大人，你怎么看？”

“这个完颜宗弼我认识，别的不好说，但这人肯定不怕死。”欧阳道：“这人不仅有豪气，而且谋勇在女真也是数一数二的。胆大心细有头脑，做事有分寸。按照他这性格来推算的话，他如果是来刺杀皇上的话，肯定最少已经有三成以上的把握在手。”

张三问：“大人，他怎么会知道皇上要来黄龙府呢？”

“皇上原西夏、原辽都去了。接下来当然是来原女真。去女真最好线路就是从前辽到黄龙府，不仅近，而且地势平坦好走。黄龙府是辽、金最雄伟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当年没有陈规的水弹攻击策略，宋军不知道要花费多少代价才能拿下他。所以其他地方不好说，这黄龙府皇上是一定会来的。”

张三恍然：“也就是说，皇上来女真，什么地方可能去，什么地方可能不去都还不好说。但是黄龙府就如同临璜府一样，皇上是一定会去的。所以怀疑完颜宗弼会刺杀皇帝的人们，都把黄龙府列为最危险的地点。”

欧阳笑道：“不过防御那么严密，根本就不可能刺杀。如果是你们要刺杀皇上，你们打算怎么做？”

张三先回答：“我就弄几门大炮，到夜深人静时候对皇上的临时行宫轰上一轮。”

靠，你当开花弹是战略导弹啊还想搞斩行动。估摸一堵土墙都炸不塌。欧阳问：“李四，你看呢？”

“我真不懂这些。”李四突然一挥竿，鱼竿空起，桥面矮，鱼线被挂死在木桥上。三人抬头看后一愣，李四先合嘴道：“如果是我，我就炸桥”

这倒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暗杀手段。欧阳看桥梁，木头接的，很简易，也挺牢固。按照**原理，年代越远的桥，造价越廉价的桥，牢固度就越高。通州到黄龙府必过混同江。江上下百里只有两座木桥，一座就是欧阳身处的上游，叫土河桥桥，还有一座是下游四十里位置，扶余县的三岔桥。

如何确定皇上会走哪座桥呢？很简单，厢军重点，内卫检查的桥梁就是皇帝会走的桥梁。可惜，内卫检查的是桥的结实程度，而不是桥的安全程度。只要在桥上关键部位安装上几个甩手炮就成，如果不够专业，运一个炸药包来也不是不行。当然，这样未必就能置皇帝于死地。但是确实有几成可能能弄死皇帝。

假设赵玉死了，那大宋就热闹非凡。由于赵玉没有指定储君，还有监国制度的产生。不是没有可能爆内乱。女真人卷土重来不是梦想，当年完颜阿骨打就是带了几千人反辽建国的。

“去下游三岔桥看看。”欧阳左右一看，自己目前身处的桥梁没有任何修葺或者准备修葺的痕迹。

“是”张三忙收鱼竿，李四收船上的烤鱼、食物和酒。而后解开系在桥上

的绳子，让船顺风而下。

……

到了扶余县，欧阳就知道来对了地方。县里有很多的厢军，道路正在平整修葺，远处的桥梁上也有几个人正在爬高爬低。一到县口，几艘官船就拦截过来。靠近后喝道：“立刻靠岸。”

欧阳示意，船只靠岸，一队禁军迎接了欧阳等人，禁军老大喝问：“你等何人，难道不知道三岔县不可行船吗？”

欧阳反问：“是什么时候通知出去的？”

“上个月月底……”将官怒道：“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欧相”一个士在上面拱手道：“不得无理，此乃欧阳欧副相。”

“陈规？”欧阳抬头一看，自从黄龙府战役后，陈规前途一片光明。本来是想让他就职工部侍郎，并且阳平大学还送出教授聘书，但是陈规自己要求在外历练。陈规说，民间有很多高人技艺无法传承，他得想办法把他们弄来。集合造册后，留给后人。

……

陈规前面带路，欧阳等人后面跟随。看得出本地戒备非常森严，非官即兵，三步一哨，五步一卡。完全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就连陈规都被拦截了两次，查验身份后才给放行。即使是陈规的身份，欧阳等人也一样要被查验。这么一来，欧阳就非常纳闷，扶余县只是赵玉的过路点，而黄龙府是赵玉的落脚点。但为什么扶余县的管制比黄龙府要严厉那么多呢？而且自己在黄龙府怎么就没听说扶余县如此紧张？

陈规带欧阳来到了一个院子，这是他的临时办公地点，有两名差役帮忙烧水泡茶。坐下后，欧阳立刻提出自己的疑问：“陈大人，看扶余县这架势，来的似乎不是皇上，来的似乎是女真的千军万马。”

“大人还真猜对了几成。”陈规道：“前方特派一巴姓副将飞马来报，已经探明完颜宗弼将刺杀皇上。情报上说，完颜宗弼早在十天前就应该潜入扶余县，而后对三岔桥埋设炸药，等御驾过桥，就点燃引线。”

欧阳惊讶问：“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

“那……这两天有什么收获？”

“有”陈规道：“从扶余县一民居搜出一个炸药包，在三岔桥取下两枚地雷，还在县里抓获了两人，审讯后证实，确实是完颜宗弼的亲兵。据他们说，完颜宗弼总共带了四个人潜到扶余县。准备对三岔桥进行爆破刺杀，完颜宗弼和另外两人非常可能还未离开扶余就县。所以我和几位将军就召集征调附近的零散禁军，对扶余县掘土三尺。”

“什么将军？”欧阳问。

“安抚司在扶余的将军，还有先期抵达的三名内卫，还有前方特派来负责此事的那名巴姓副将，他和完颜宗弼多有对阵，熟悉他和他的亲信。”

“哦”欧阳点头。

陈规想想后小声道：“不过大人，我看这个安抚司的将军有点不靠谱。”

“怎么说？”

“这将军叫郭药师，听说是辽第一批投降大宋的将领。”陈规道：“但毕竟是降将，我感觉此人不够忠心。”

“这话怎么说？”

“大人刚才是没看见。”陈规走到门外看了一眼后一指道：“大人看，那边就是郭药师的本部。”

欧阳走到门边看去，街上正经过一队军马，所有士兵清一色的辽服。欧阳惊问：“怎么这样？”

“郭药师自命部队为常胜军，本部原有五万人。但韩大元帅知道其不换装后，要将其部全部解散，最后迫于童贯压力，只得留其两万本部。”陈规道：“此人依仗童贯为后台，派部下到宋境内的各州做生意，赚取钱财。又召集天祚帝的工匠制造各种珍奇之物结交权贵。在原辽一带影响力颇大，这次就是想赚个接驾之功。”

“娘的，什么奇人怪事都有。”欧阳早知道童贯不是什么好鸟，但是军事统筹确实有一套。原本想他该有自己的定位，哪想到童贯竟然在原辽展自己的亲信和势力。还培育有这么嚣张的郭药师。

按照日内瓦公约，既然投降了，做人就要低调。没把你送战俘营，反倒是嚣张了起来。欧阳也清楚，军队**是最严重，也是最麻烦的。郭药师是军机处下属的军队，就连韩世忠也不好对他们指手划脚。欧阳问：“这些士兵是

汉人还是契丹人？”

“半数汉人，半数是契丹和奚人。”陈规道：“郭药师到达后，就属张俊将军管辖。但又受军机处调度，再加张将军在前方，根本没精力理会他。”

欧阳点头：“难怪张俊派吴玠总领黄龙府事，还把你派到郭药师当联络官，但为什么不上报？”这两人在河北军路比较有威望。张俊希望郭药师老实一些。

陈规汗道：“大人忘了，现在军权都在皇上那，而军机处就如同原先的书省，打理的是军务。”

欧阳一愣还没开口，就有一名差役进来道：“郭将军前来拜访欧相。”

陈规看欧阳，欧阳喝口茶道：“告诉郭药师，本相身负秘密重责，不适合和当职将军来往。”

“是”欧阳是连童贯都惧怕几分的权臣，不仅在政务，而且在军事上有很多的心腹和支持者。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深受宠信。他不给郭药师面子是正常的，给他面子是不正常的。

郭药师听欧阳拒见，倒也没有太在意，他就是表示下自己尊重过欧阳。同时他也感觉童贯太多心。童贯给他书信上说，欧阳将陪御驾到女真，说此人相当难缠，而且无法无天，叫他小心应付。郭药师显然没明白什么叫无法无天，童贯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要是看你不爽，想弄死你，明着暗着都会弄死你。

……

扶余县的气氛让欧阳感觉很难受。第一自然是郭药师的辽服常胜军。第二就是戒备森严抓捕罪犯。欧阳和完颜宗弼有点交情，虽然对其说不上了解，但也知道几分。这人心思慎密。换了自己，自己要玉碎刺杀皇帝，一定不会把消息泄露出去。只会交接公务后，带几个心腹消失。

而前方抓到了女真俘虏，竟然知道完颜宗弼这个计划，而且凭借其泄露的计划还成功抓捕了完颜宗弼两名心腹。这让欧阳开始怀疑完颜宗弼是在玩阴谋，或者是其智商下降，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宋军的运气太好。

欧阳把疑虑这么一说，陈规击掌道：“大人说得极是。张将军派来的巴副将说，张将军也有所怀疑，特别告诉我们，不管别人的计划怎样，只要不抓住完颜宗弼，所有人就得打起十分精神。”

“报”陈规直属一支小卫队的卫队长敲门进来欢喜道：“大人，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抓住完颜宗弼了。”

“什么？”陈规和欧阳跳了起来。

……

抓获完颜宗弼这消息让欧阳等人大为震惊。欧阳、陈规比较倾向阴谋论，除了这点，他们对完颜宗弼的估计也比较高。如果说抓到完颜宗弼尸体还可以理解的话，活捉完颜宗弼就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欧阳和陈规立刻出，出门就听见街道喧哗。几人伸头一看，原来是一支百人队伍在街上游行，队伍清一色的辽服，领头一个貌颇伟岸，神情威武果敢。陈规介绍：“这个就是郭药师，在扶余附近和县内他有驻军万人。全部是辽人打扮。他军队所需物资是军机处安排优先补给。”

欧阳问：“什么功劳让他这么嚣张？”

“大人还记得，耶律大石一次反击，深入宋军百余里吗？”

“记得”那次不小心人家抓了宋徽宗，是耶律大石统兵战略能力的一次体现。

陈规道：“童贯的军机处，就是因郭药师带领两千常胜军驻守，拼死反击，才幸免于难。”

“哼才投降就这么急着立功。”欧阳道：“虽然这家伙对大宋有功，但怎么看他都不顺眼。”看足球比赛，一个转会的球员攻破老东家的大门，无论是真心还是虚情，都要克制自己的喜悦来表示低调。一些教练带领国外球队击败自己国家球队时候，表现的先是难过。

陈规笑道：“大人是看他们一身辽服不顺眼吧？看上去似乎如同契丹人军队一般。这个郭药石他说自己是宋人，不过听说他是渤海人，又听说是su女真人，还听说他**是契丹人。”

“恩”欧阳看队伍间，一个白衣汉子被五花大绑捆在一根大圆木头上，车载木头和汉子朝南门外安抚司的军大帐而去。欧阳看了一眼，就有八分肯定，这人是完颜宗弼。欧阳道：“你帮我和联系一下，我想单独见见完颜宗弼。”

“这人是郭药师拿来送给皇上的，恐怕他会怕大人抢其功劳而为难大

人。”陈规说的是一个军队现象。有些武将不会做人，谁的功劳就是谁的，导致监军等官很不满。比如这件事，郭药师会同意让一部分功劳给欧阳，但是绝对不会把主要功劳让出去。

“这是先礼后兵。”欧阳道：“李四，你到黄龙府找吴玠将军，带一万兵马前来接管扶余县所有军事。”

陈规忙问：“大人，这总要有个借口吧？”

“恩……”欧阳摸会下巴道：“怀疑郭药师和完颜宗弼勾结，意图行刺皇上。”

陈规脸无人色道：“大人不要开玩笑。”

“谁开玩笑。”欧阳道：“拿军需，吃军粮，但却着敌国服饰。怀疑他有反心并不过分，至于是不是和完颜宗弼勾结，问题并不大。回头我会让完颜宗弼指证他。去办吧”

李四抱拳道：“是”

陈规感觉很不合适道：“大人，这个……”

“是不是非要等人家造反了，我们才下手？”欧阳道：“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证据，人家已经动手了。既然投降了宋军，又要搞个性，赚眼球，装纯装嫩装热血。那就得付出点代价。”

这是个管理学，一家公司有很多部门。其有一个部门业绩一直都很不错，最少都是上水平，但是这部门很自由散漫，和别的部门不同，他们习惯迟到、早退等等毛病。最后这样的部门还是要裁撤，即使是换上一个业绩比较差的部门。一点原因来说会带坏其他部门，第二点可以说明他们对公司没有任何归属感。

第两百九十二章改道

吴玠、陈规、欧阳，还有内卫刘苍茫和前线特意派来的巴副将正在研究下一步敌人动向。巴副将道：“我部和完颜宗弼多次战斗，有一次险些生擒完颜宗弼，被拔离速阻挡。所以完颜宗弼身边的人十有**都认识，可以肯定，最少目前没有在扶余县发现他们的踪迹。”

欧阳点头：“这种事完颜宗弼自然是带心腹来。”张俊心细，安排了一个这样的人来，完颜宗弼下属是照面就死。

吴玠道：“欧大人，我和陈大人商量了一下，觉着皇上还是不走扶余县好。要不走上游的土河桥直接到黄龙府？”

“你们还是担心三岔桥的安全？”欧阳沉思一会问。土河桥就是欧阳钓鱼的地方。

吴玠道：“大人请看，三岔桥是贼人的目标，我们不敢保证贼人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手段。所以我们干脆打乱他们计划，封锁土河桥。皇上还有不到十天就要过河，我想贼人来不及有大动作，总是能安全几分。”

这话很有道理，既然在这里发现了完颜宗弼和他亲信，那就说明扶余县是比较危险的。由于还有同党没有落网，不能不担心完颜宗弼有杀手锏，而且这杀手锏是以完颜宗弼为代价，显然不会简单。

欧阳点头：“目前只能这样。这边认识拔离速不多。所以为避免拔离速暗杀，巴副将必须派驻到皇上御驾前。”

陈规道：“重点还是桥梁安全。要派出水鬼下去摸摸。”

“那就这样定了，吴将军带人回黄龙府戒备。我和巴副将，刘指挥使迎接御驾。”欧阳道：“陈大人居中调度，大家要警惕一些，可能贼人并不袭击，等我等麻痹之后，在女真南部某地进行袭击。所以陈大人还要注意收集情报。”

陈规苦笑：“这女真为什么非要和汉人长成一样。能多一双眼睛多好。”

“哈哈”欧阳笑。大家都没有提议皇帝别来女真，因为那是一个很白痴的提议。不少电视电影中，敌人布置陷阱，主角排除众议去跳陷阱，最后用我的真心感动你的真心，让世界充满了爱。这是主角效应而赵玉显然不是，赵玉来女真有很大的政治目的，不是说有点危险就可以不来。再说就几个刺客而已……

……

“刺客？”赵玉洒然一笑道：“听闻完颜宗弼是有数的名将，没想也行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欧阳心里不同意，刺客是很古老的一门职业，怎么能说下三滥呢？不过欧阳没去争论这个细节，而是把陈规他们商量，请皇帝走土河桥的建议说了一遍。

赵玉无所谓笑下，让大内去安排路线，每天走多少路，到哪里都是有规定的，比如赵玉就是傍晚到的小镇，已经是很多天前就算好的了。赵玉问欧阳：“如果你要刺杀朕，你会采取什么办法？”这样的问题也就欧阳敢回答

“比较有效刺杀有几种，一种是近身刺杀，一种是远距离狙击，一种是下毒，一种是爆破。分析前三，可能性都很低，陛下身边都是老人，即使当地父母官要见皇上也不能携带兵器，双方距离最少五丈，所以除非陛下身边人反叛，否则近身刺杀是几乎不可能。远距离狙击，就是用箭。这个难度也不小，陛下身后的人武功都不亚展铭，除非是贼人人多，几百箭为一组，否则几乎没有可能能伤到皇上。下毒，本来是比较隐秘的，比如把毒下在水中，下在食物中。但是陛下所食都有人预先尝试。所以下毒根本就不可能。”欧阳道：“那只有爆破了，如果是陆地爆破，贼人很难把握陛下会刚好踩在地雷上。再说拉雷也是非常不可能的，因为拉雷毕竟有一定痕迹。但如果是进行桥面爆破的话，还是会有一定效果。”

“如果贼人混进低级士兵之中。就可以自制炸药。”欧阳道：“最简单，把甩手炮放进挖空的木头中，而后把木头钉在桥上。引爆方式也有多种多样。第一，水鬼潜伏水中，车队过时，拉水中引线。第二，做个简单的机关，在岸边的一推石头，石头拉动引爆。甚至还可以用动物进行引爆，女真玩鹰厉害，五花八门实在是不好猜测。”

“唉……垂死挣扎，即使朕真有不幸，难道女真人还能活着？”赵玉转话题问：“郭药师是怎么回事？你干坏事就不能干干净点，人家逃了出来，连夜到朕面前告状。”

“我们暂时也只是软禁他。”欧阳拿出一张供词道：“陛下请看，完颜宗弼已经承认他勾结郭药师，欲图谋害陛下。”

“你的小伎俩朕可能不知道吗？”赵玉笑道：“你就老实和朕说，这个郭药师哪里让你看不顺眼了？”

“……身为一名军人，却没有军人荣誉感。投降宋军我可理解。但是丝毫没有降将的觉悟。嚣张跋扈，身着辽服而不换装就算了，竟然还阻止臣去见完颜宗弼。”

“哈哈，你欧阳还真坦白。”赵玉又笑了，她发现和欧阳聊天总是很愉快。突然笑容一凝道：“童贯确实过分了，竟然私招了一些军队帮他自己立功劳，军中扶持自己的亲信将领，还结交内卫、内侍，不知自己的位置，朕本来想杀只鸡敬敬他，让他自己有自己的位置。但没想到你先下手。”

封王了又怎么样？监国又怎么样？一个郡王，皇帝让你死，你就活不了。欧阳擦把冷汗，这对自己也是一样，当初要干掉自己，也不用拖延时间，直接下个罪名杀了，别人也无可奈何。难道自己人头落地之后，还有大臣帮自己在朝廷上鸣不平？

赵玉道：“不过……你迟了一步，郭药师已经去找童贯了。你把供词留下，这事，朕来处置。”

“是”欧阳递供词，内卫收下。

赵玉问：“你所说的三派监国怎样？”

“别的不好说，但却廉洁无比。”欧阳苦笑，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了副作用：“这次是徐处仁为主，李纲为辅联合监国。臣离开东京是选举后第五天，李纲任命的一名吏部尚书被人秘密告到御史台，十有**是要下台。大家都在看着这些人，这些人也是命苦，每天加班到深夜还要战战兢兢。”

“就是啊”赵玉笑道：“原本朝廷谁人不贪墨？连朕都不好管。几万乃至几千万钱，朕听了都心惊。现在好了，你既然上去了，大家都盯着你看呢。只要你敢乱来，你就会有麻烦。朕还听说，什么知州知县的，只要是有派的，现在都很小心，生怕被人抓小辫子。”

欧阳道：“陛下，这就是多人执政的好处。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人监督，人很难约束自己。很多人说大宋百姓愚昧，大宋好内斗，说大宋只适合一言堂，只允许一人独大来管理。但臣认为多人执政有监督之便。诸如蔡京一事，皇上和官员大家一起把这丑闻给掩盖了。大臣为了陛下的面子不谈，陛下为了自己面子也不谈。如果陛下是监国，那就不能不管了，否则会被人抓了把柄当成借口。这么一来，大家对贪墨就会避讳，不仅因为贪墨所受到处罚高了，而且贪墨更加容易被发现。久而久之，慢慢变得比较清廉。”现代很多人说，中国国情只适合一家独大，说出现两个政党会有怎样怎样的弊端。欧阳就很奇怪，几千年来，中国还没出现过两个政党，他们怎么就知道有这些弊端呢？

宋朝这一代是比较奇怪的，其他朝代对贪墨的官员惩罚都不轻，因为他们皇帝认为你这是在贪污自己的钱。而宋朝对贪墨看得比较清淡，惩罚力度也小。宋法对经济有专门完善的立法，有现代经济法律的雏形。对刑狱看得更加严厉，特别是死刑、死人的案件。但唯独对贪污**处置比较清淡。

倒不是说不抓贪污，而是不惩治贪污。抓到贪污的官员记录在吏部，而后不得越级提拔，每次晋级或者调动都要向吏部说明自己是贪污者，并且他们不得轻易更改姓名。也就是说宋对贪污官员只实行内部的惩罚，而不是绳之于法，和现代的纪委和足协很类似。D员贪污，并不直接法办，而是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把问题说清楚。按照法律程序这是不合法的，属于非正常的囚禁，纪委没有权利禁锢他人。正常是商业犯罪调查科或者廉政公署或者是经侦进行立案，直接将他们列为嫌疑人进行调查，而后取得证据后，提出诉讼。并不经过组织这一层保护伞。

虽然内部有惩罚措施，而且还是牵连保举人等措施，但因为只是内部惩罚，导致官员肆无忌惮。比如足协自己查黑哨、赌球等，查了十几年，毛都没查出来。而司法机关一介入，连几个大*OSS都拉下马。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如果中国政法完全独立的话，还有几个人能在现在位置上，所以千万别笑话台湾不和谐政局，因为和谐不代表不存在。

第两百九十三章跳水

赵玉比较满意监督机制对贪墨者的监管。欧阳比较关心则是赵玉的人身安全。完颜宗弼的态度让欧阳心中打鼓。第二天欧阳连续主持召开三次安全座谈会议，从赵玉的饮食、出行等各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力求做到安全百分百。

虽然忧心，但赵玉行程不会变化，不过赵玉也同意了改走土河桥的建议。欧阳在这事上也做了很多功课。比如公开消息前，派出内卫潜伏在土河桥附近观察。比如派出禁军对桥梁进行一寸寸的检查。但调查结果让欧阳失望，连一点进展也没有。

残余女真拔离速和两名同伙追查还没有着落,不过赵玉丝毫不惧怕，还是按照行程启程。先前开路的两万禁军，在他们将军的带领下，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搜查而去，但是却没有发现半点异常。这让很多人放心的同时，也让欧阳更加担心。欧阳坚持认为，完颜宗弼如果没有比较可行的计划，是不可能会把自己送入虎口。

完颜宗弼在三岔桥虽然也布置了火器，但是欧阳认为，那些都是欺骗道具。因为就凭完颜宗弼马夫和其亲信伪装的身份，在皇帝来时，根本不可能接近三岔桥。更不用说点火或者是拉线。再再说，桥梁最后还要内卫再检查，地雷这样小东西就算了，炸药包这样的大家伙绝对会被查出来。

……

土河桥南北长八十米，东西宽三米，不是坚固的石木拱形结构，而是浮桥。船只并排后，将他们钉死，而后在上面铺设木板，用粗绳负责安全。为了行舟方便，还在南北两处升起木拱，水面清空，以便船只通过。

浮桥的历史有三千多年，起因是那年代有个皇帝为了娶老婆而建造。那时候规定只有天子一人可以使用浮桥。天子用完，就要拆除。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这规矩也就坏了，浮桥开始在民间使用。宋朝已经有建造四百多米的浮桥历史。不过土河桥的升拱技术倒是让陈规大开眼界。

虽然在那个年代，汉人掌握比较集中优秀的技术资源，但辽人的能工巧匠也不少。浮桥虽然简单，但是维修的费用很高。土河桥已经有些破败，陈规边学习这升拱技术，边带人修葺桥梁，他的时间比较紧张，赵玉只给他四天时间。

临近土河桥，御驾的气氛就更加紧张。大内负责调度保护赵玉的安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巴副将因为认识拔离速，就不能离开御驾太远，随时对可疑人进行盘查。陪同文官为一集团，陪同武将为一集团，宫女、太监为

一集团。外围是卫队，除了内卫之后，所有集团不得串岗。这是很给完颜宗弼和欧阳面子，普遍大家的意见都认为，贼人不可能还行刺，即使贼人行刺也对赵玉构不成威胁。

欧阳问巴副将：“怎么样？是不是有女真混到禁军或者是太监里面？”

“没有”副将摇头后道：“大人，老实说。拔离速末将是认识的，但他的两个亲随，是什么亲随，末将还真不敢肯定。”

“这么大的事，我相信拔离速要亲自出手。”欧阳道：“不要紧张，特别是过桥时候，要特别小心。”

“是”

欧阳回走四十来米就是赵玉御驾，现在正在休息。赵玉在一亭子内喝茶，内卫戒备四面。欧阳看这边的几十人，竟然全是自己都认识的人。赵玉见欧阳回来，忍不住笑问：“欧阳，看你平时胆子很大，怎么今天这么谨慎？坐吧”

欧阳坐下首，九公公把茶端过来，欧阳一饮而尽，九公公只好再跑过来拿杯子添茶。欧阳一笑道：“按照臣对完颜宗弼的认识，他不可能会这么简单的把自己给卖了。臣在想，臣请走土河桥是不是也是他的阴谋。”

“聪明者皆多疑。”赵玉叹口气道：“你是不是太畏惧这个完颜宗弼了？”

“报”一名内卫报告：“土河桥水下已经全部检查完毕，没有发现贼人留下的痕迹，大内已经派驻禁军封锁了土河桥。”

欧阳问：“距桥还有多远。”

“两里地。”

两里地，欧阳又踌躇了，负责皇帝安全的大内副都指挥使刘苍茫一边道：“大人，我们已经严密看守，他们纵然真有计划，恐怕也无法实施。卑职倒认为，土河桥只不过是疑兵之计，贼人可能等我等过桥，警惕松懈时候，再行动手。”他也很给欧阳面子，毕竟认可欧阳认为完颜宗弼会袭击，其他人等如果不是因为欧阳的地位，早就冷嘲热讽。

赵玉一笑：“欧阳，朕问你。朕去阳平两次，一次是微服而走，身边就带几个人。禁军也是几十里外侯命，如此松懈朕一样没事，现在保护严密，为什么你反而更加不安呢？”

欧阳摇头：“陛下，攻一守十。特别是刺杀，刺杀者使用一分的力量，保

护者就要使用十分的力量。陛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没事了。”赵玉并不放在心上吩咐：“起驾吧”

九公公喊道：“起驾”

一部分内卫收拾桌椅装车压后，精锐禁军先开路，而后是内卫，再是御驾马车。欧阳忙道：“陛下稍等”

“什么事？”赵玉话语中有点不满。

“马车过得去吗？”欧阳问。赵玉可是四乘马车，桥面宽只有三米。

先前斥候内卫报告：“过不去，只能请陛下步行过桥。”

“步行？”

赵玉不耐烦道：“欧阳你怎么这么婆妈？朕步行还少吗？你倒是告诉朕，步行过桥能有什么事？”

能有什么事，欧阳还真不知道。欧阳无奈道：“是”

“起驾”

……

到了桥头，禁军双骑一列开始过桥，试桥的承受能力。桥拱门有斜度，不过难度不大。但是过不了比较大型的马车。接着是步兵整齐过河，最后就是内卫保护赵玉过河。文官等集团都在后面，非常时期，都是按身份划集团，不能乱窜。

土河桥两边的道路已经被禁军完全占据，三步一人的整齐站列。赵玉倒是有点豪气，宫服一甩，当先而走。欧阳和九公公落后几步紧紧跟随。

会有事？不会有事？赵玉刚到桥中央，她前面二十米的巴副将突然喊道：“拔离速”

“什么？”所有人大惊，顺巴副将手指一看，是一个还未过桥正在站岗的禁军。

那禁军一见大家都看过来，紧张一挥手中长矛问：“什么？在哪里？”

“拔离速哪里走。”巴副将打马转头朝河边冲来。

一内卫大喊：“站住”皇帝还是桥中央，你这马冲过来是什么意思？

欧阳恍然大悟喝道：“他才是拔离速”娘的，贼喊捉贼。王八蛋，够狠的。这个副将抓了完颜宗弼，并且抓了完颜宗弼的亲信。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信任度。欧阳想到了古代一大堆的刺杀，比如荆轲，也是借大将的头颅来接近秦王……

“对，老子才是拔离速。”拔离速将两名内卫挤下水，而后将先前就点燃的一个甩手炮朝赵玉扔了过去。

他也小看了内卫武艺，一枝箭飞来，将甩手炮撞飞出桥面，甩手炮在水面上爆炸。赵玉不惊不惧对欧阳道：“早说了，他们近不了朕身。”这话说完，拔离速已经身中两箭和两名内卫正在搏斗，虽然只有十来米的距离，但内卫们已经布置好了防御。而桥另外一边的人开始回头，秒杀拔离速就在片刻。

似乎如同赵玉所说，什么刺杀根本就不足为惧。拔离速身中十几刀狰狞吼道：“杀”而后倒在桥上身死。

欧阳一惊，似乎又一个死得没价值。那个甩手炮是拔离速唯一的杀伤力，但内卫都是不怕死的，甩手炮即使扔进来，也有死士将其处理。杀伤力根本就不足为惧。

“什么东西？”欧阳转头一看大恐，上游水面突然出现几十条载满物资的火船顺游而下，急速朝土河桥撞击而来。火船之后，还有几艘满载女真人的船只，有几十人挥舞兵器呐喊。

“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不少人一起急喊。

但怎么保护？欧阳终于完全明白了完颜宗弼的刺杀计划。首先必须让赵玉走土河桥，而不是三岔桥。因为土河上游没有人烟，有利潜伏。比起三岔桥的木石结构，浮桥被攻击的损害后果比较严重。

如何能让赵玉改道呢？完颜宗弼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那就是牺牲自己。用亲信的供词表明，在扶余县还有女真刺客潜伏，让宋人不安。完颜宗弼牺牲自己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提高拔离速的信任度，使其接近赵玉。即使赵玉走三岔桥，拔离速还能拥有一定的刺杀能力。拔离速的作用还有堵塞桥面交通，发出信号通知同伙动手，拖延时间。

欧阳就是纳闷，到底是谁确认了拔离速是前线派遣将领的身份。

“箭袭”女真人开始抛箭攻击。

刘苍茫急问：“怎么办？”

“跳水”欧阳对赵玉道：“陛下，跳吧，再晚就来不及了，会游泳的大家一起跳啊。”

“朕不跳”赵玉面无人色。她不会游泳。

第两百九十四章不杀之恩

这么墨迹了一会，第一批火船结实的撞在浮桥上，桥上的人如同赶水的鸭子一般，纷纷掉进河中。欧阳没有掉下去，而是跳下去。跳下去后，在赵玉身后一扣，以仰泳的姿势拉着赵玉顺游而下。再看附近的落水者，欧阳汗颜，竟然没有几个会水的。即使几个会水的，自保都困难，更不用说救人了。有个会游泳的刚靠近溺水者，就被溺水者扯住，两人纠缠一会，全部沉了下去。

赵玉也很紧张，到处乱抓。欧阳有经验，已经反手抓死，赵玉只能抓他手臂上的肉。欧阳忙道：“陛下，不要惊慌。”

“恩”赵玉听出是欧阳声音，紧张的心情立刻变得松弛。头一靠在欧阳胸膛上，似乎要昏迷过去。欧阳看水面情况，准备靠岸。

如果刚才遇见的事不算糟糕的话，那女真船只撞破浮桥朝下游追杀而来，那就是非常糟糕了。虽然禁军和内卫们拼死拦截，但是还是有两船女真人朝下游而去。

“在那里”一个女真人高喝一声，大家都看见了百米之外的赵玉。

赵玉又紧张了：“怎么办？”

“放心陛下，女真人玩水还不是臣的对手。”

赵玉道：“你的手在不该在的位置。”

“陛下，这位置是唯一的位置。”三个部分，第一是小腹，第二是胸部，第三是脖子。不可否认，由于当时还没有X罩，手感是相当的不错。欧阳紧张问一句：“事后，你不会杀我灭口吧？”

赵玉叹口气：“女真人来了。”要灭口早灭了。

女真小船越来越近，船上没死的人手持长矛看着淡然反看他们的赵玉。欧阳道：“陛下，大口吸气”

“恩”赵玉吸了口气，而后被欧阳一扯，两人潜入水中。

船的速度虽然比人快，但也快不了很多，赵玉根本没有潜水经验，不到十秒就吐出气泡。欧阳一转身，面对面的抱住赵玉，口对口的输送一口气。赵玉睁开眼睛看欧阳。欧阳轻轻一笑，点点头。在他们的头上，第一艘船已经驶过。

一口气后，赵玉还是没能坚持多久，吐出几个水泡，喝了两口水。双手一抱欧阳，头靠在欧阳胸膛之上，闭上眼睛又灌了一口水。

欧阳也很无奈，只能抱住赵玉，这时候升上去，根本就是欠杀。欧阳整理了下赵玉的头发，划个十字临时抱耶稣脚，祈祷神灵的保佑。

终于第二艘女真船也过去了，欧阳急速出水，一看船只上的女真人还是三面寻找自己和赵玉的下落，唯独是不找找船后这一面。欧阳扯了昏迷赵玉朝岸边去，欧阳体力也不够，很难在水中对赵玉进行施救。

溺水两分钟，就会失去意识。溺水六分钟就会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欧阳没去计算几分钟，一到岸上就开始急救。也许真是赵玉有龙气，不到一会就吐出呼吸道的水，恢复了呼吸。欧阳见此情况身子一转躺在地上不再动弹，他累得够呛，如果不是每天坚持体力锻炼，恐怕他只能放弃赵玉。

等赵玉清醒过来，面前已经有一堆小火。她的衣服已经被扒光，挂在藤上烘烤。赵玉心中惊欧阳的胆大，但压制给欧阳一巴掌的冲动，轻闭眼睛观察同样**的欧阳。却没想欧阳没有对自己下手，而是跳下河去，不到一会就从石头缝中掏出条不大的鱼上来。洗干净后，欧阳把鱼穿在硬木上，开始慢慢烧烤。

欧阳把眼光落到赵玉身子上，忍不住的伸过手去，抚摸了其一把胸部，而后给了自己一巴掌。再摸一下烘干的衣服，心情相当复杂。左右感觉差不多，就拿衣服先穿了起来。而后再帮赵玉穿起衣服。

赵玉心中略有点失望，等欧阳穿好衣服后，就睁开了眼睛：“朕不够魅力？”

“啊？”欧阳被惊吓跳了起来：“陛下你醒了？”

“你还没回答朕问题。”

“这个问题……”欧阳汗道：“陛下如果愿意，当然是有魅力。陛下刚在昏迷，臣如果乱来，那就是道德问题。”

“你又不是没做过”赵玉淡然说了一句，看四周，身后是一片森林，自己所处的是在河边的一块草地。

欧阳一笑并不说话，拿来烤鱼，捏下一块鱼肉，把刺拿掉，送到赵玉的口边。赵玉犹豫了一会，而后还是张口将鱼肉吃掉。欧阳剥鱼肉叹口气道：“如果你不是皇帝就好了。”

“怎么好？”赵玉反问。

这问题问得……欧阳手一伸，拨开赵玉的衣服道：“就是这么好。”

赵玉没反抗，静静看欧阳。外宫衣打开，欧阳看见了赵玉的内衣。手再伸过去，赵玉拍掉欧阳的手。轻轻一笑，自己把内衣解了下来。

……

“什么声音？”张三问。

“不会是夜魈吧？”李四回答道：“过去看看”

两人举着火把在森林中行走，他们也是受难的一批。不过他们水性还不错，毕竟天天和欧阳在一起，出去玩水是很正常的娱乐活动。再加他们不用救人，所以没有负担的在半游上了岸。两人商量一下，暂时还是不走出森林，而是朝下游走，看看能不能遇见欧阳或者救几个人。

天已傍晚，虽然森林内的光线很差，但是河边的光线还是很好。张三李四借光亮一看，三魂不见了七魄，哪里是夜魈，而是自己老大正在和皇帝野战。李四忙小声道：“撤”

张三忙跟随而走，走了一段小声问：“撤多久？”

“恩……明天早上吧”李四道：“我们先找点平坦之地生火，夜晚野兽多。”

……

欧阳怀抱佳人，佳人话语煞风景：“回头诛你九族。”声音还是很温柔的。

“你和我有这关系，也是九族之内的哦。“

“关系？”赵玉冷声问：“那梁红玉和你什么关系？”

“你们都一样。”欧阳放开赵玉站起来道：“一个以国家为重，一个以事业为重。都想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建功立业。除了性关系，还能有什么关系？唉……”欧阳长叹。

赵玉问：“你好像有心事？”

“恩……其实我……我很矛盾。”欧阳道：“为了民族，我必须让你消失。

但我又不忍心伤害你。”

“你……你要杀我？”赵玉倒是被这话雷到，结巴问：“为、为什么？”眼泪都出来了。

“你如果不在，我就能稳妥的约束住军队。扶持赵家傀儡，而后把选举规范化，让大宋早几百年进入资本社会。当然，天下还是赵家的天下。”大宋几个重兵军路，都和欧阳有莫大的关系，赵玉如果消失，能约束和号令他们的只有欧阳一个人。只要欧阳是为了国家稳定，而不是私利，这些将领都会听从欧阳的调度。

赵玉问：“你想当皇帝？“

欧阳摇头坐下来摸赵玉脸：“我对皇帝一点兴趣也没有。放心吧，我宁可你把我杀了，我也不会杀你。”欧阳毕竟不是什么枭雄。其本身也没有什么野心。

赵玉问：“那你想怎么样？”

欧阳沉思一会道：“我希望你配合我把你藏起来。”

“如果不呢？”

“那我就冒险把你藏起来。”

赵玉面无表情道：“朕知道你的胆子一直都很大。不仅敢和我鱼水**，还敢阴谋篡位。”

“不是篡位。”欧阳道：“赵家皇帝虽然失去一些权利，但会一直万代传承。而且我本人绝对不会监国或者是当皇帝。”

赵玉想了很久后道：“朕不会和你合作的，朕是九五之尊。”

“恩……”欧阳苦笑：“现在就看我能不能把你藏起来了。”

……

欧阳很高兴张三李四的到来。不过张三李四听说欧阳要把皇帝藏起来的念头，着实是吓得不轻。再看赵玉在一边听欧阳说话，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同，更是觉着怪异。

李四分析：“禁军肯定已经开始搜山。昨天是没船，今天早晨一定会开始搜查水道。要藏皇上，就一定要让他们认为皇上已经死了。”

欧阳道："昨天很多人都看见我在水中抓住了皇上，只要我出面说皇上已死，我想不会有人怀疑。"欧阳拿起赵玉头冠道："这个就可以是证据，可以成功把他们从找人吸引到找尸体上。而尸体不会从上游走。"

赵玉突然问："你有空吗？你要约束军队，又要和朝臣联系，还要会见赵家子弟，还要把朕私运到大宋。"

"陛下，这各路大将都是非常之人。知道发生这样的非常之事，定然是要约束自己军队。这些将领都是忠君爱国之人，不会被人轻易利用。"欧阳道："朝臣不用联系，现在是徐处仁和李纲监国，他们在臣兵权之下，有能力安抚臣子和地方。至于赵家子弟，一定要选，但只会选笨的，年纪小的，势力弱的。臣相信很多人明白，这时候接任的皇帝越能干，国家就越混乱。"

赵玉问："不如干脆废了皇位。"

"陛下玩笑。"欧阳道："臣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李四道："大人，既然要干，那我和张三就先和皇上藏匿在森林之中。等他们重点盘查下游后，我们在侍机离开。"

"恩我们定个时间地点。"欧阳对赵玉道："陛下就不要乱跑乱叫，好好配合他们两人，这样陛下也少受点苦。"

"放心，朕要么不出声，要出声，就让你们完蛋。"赵玉道："你计划失败，朕也不会杀你，朕要让你遗臭万年。"

欧阳拱手："谢陛下不杀之恩。"

第两百九十五章稳定

欧阳在森林的边缘遇见了搜查的禁军，禁军见了欧阳大喜。连忙送欧阳到不远处临时大营。欧阳则吩咐他们，森林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暂停对森林的搜查，在外集结等候其他命令。

临时大营是乱成一团，吴玠、刘茫，随御驾的文官武将正在大营处各自争吵，追究责任，互相指责。而一群人根本就没有一个首脑，你东说一句，我西说一句的,一边是推卸自己责任,一边是加重别人的责任,直到欧阳的到来。

欧阳一到，他们就有了主心骨。无论是官职、威望、宠信程度，欧阳都足可以担任他们临时老大。但大家没想到，衣裳破败的欧阳把大家叫在一起后，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噩耗：“皇上殡天了。”

“啊……”所有人都是不敢相信的表情。

欧阳详细展示了自己因为救助了皇帝，还被皇帝抓伤手的伤口。欧阳解释当时情形,原本以为局势已经控制稳定，但没想到有两船女真人追杀而来。最后只能是潜水躲避。皇帝不懂水性，虽然勉强憋过了两船，但再也没有浮起来。欧阳漂流数里寻找，没有皇帝的丝毫踪迹。

欧阳这话说完，就更热闹了。有哭的，有要死的，有磕头的……大家纷纷表示对皇帝的忠心.

“静一静”欧阳道：“我等都是大宋栋梁之才，虽然还未见皇上龙体，但是也必须有一定打算。免得好好的大宋又开争执，兵荒马乱，生灵涂炭。”

这个是正理,道德水准比较高的吴玠道：“大人尽管吩咐。”

“你选一将领寻找龙体，找可信口严之人，这是最首要之事。”欧阳道：“内卫刘茫。”

“卑职在。”

“你一会派人带我书信给韩大元帅，并且派人带信给永兴军路刘将军，河北军路张将军，杭州舰队岳将军。”欧阳道：“也不瞒大家，我要求他们约束自己直属部队，安定地方，暂时以朝廷监国的军令为准，对作奸犯科的一律不轻饶。”

刘茫抱拳：“是”

“送信给朝廷李纲李大人，徐处仁监国，让他们暗中和王爷们讨论，选出储君接任王位。”欧阳道：“刘茫，这事还得要借你的内卫去送信。为避免朝廷动荡，和选储君后王爷们不服。大理寺和御史台将归属我的监管，暂时由宗泽负责。东京禁军统领朱达带部由监国统领，优先听从大理寺的抓捕令。”

欧阳这么安排，大家都比较满意。首先欧阳没有任何趁机夺权的念头。大家都知道永兴军路都被其说动去打蒙古。谁都能看出欧阳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欧阳放弃统领各军的权利，而让将领们自己约束，以朝廷命令为准，就说明欧阳此人没有私心。没有私心的人说出来的话，总是比较容易让人信服。

这么突然事件，很大一个可能会导致内乱，内乱的根源在于兵乱。三军路一海路控制这大宋九成的禁军，只要这四路不乱，国内想乱也乱不起来。还一个会导致朝乱，各大臣和有意问鼎皇位的王爷联系，保举出新的皇帝。这样很容易因为拥护对象不和，而导致矛盾。欧阳书信中让大家把政、皇分开，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选谁当皇帝是朝廷说的算，而不再是皇家自己说得算。

“吴将军”

吴玠抱拳：“末将在。”

“郭药师的逃离，而后发生女真袭杀皇上之事。所以有些事不能不防。”欧阳吩咐：“你带人星夜前往通州，拿童贯及其亲信，送到韩大元帅处暂时监管。另外通知下去，全力缉拿郭药师。现在说是谁的过错已经都晚了，将来即使大家认为是我的错，我也会承担起来。但是目前最重要是稳定大宋，不要唐玄宗那样，出现国家动荡破坏大好局面，这就是为臣的职责。”

大家一齐道：“听候欧相调遣。”

在欧阳的调派之下，各方面工作全面展开。欧阳以右相的身份发出文书和公文，虽然没有法律意义的效力，但大家都非常给面子。也巧，大宋精锐部队全在这边附近。第三天，欧阳借口寻找张三、李四，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用马车接到了三人。

第四天，欧阳启程回朝商议大事，动用的是河北军路的两百禁军为护卫。这地方事情欧阳托付给刘茫、陈规、吴玠三人负责。

第五天，欧阳追上了张三他们，赵玉被秘密运到欧阳乘坐的大车上。大家取路一路向南。

……

欧阳端饭看被捆绑封口的赵玉道："不许出声，同意就点头，反对就摇头。"

"……"赵玉点头。

欧阳拉掉她口中布，打了一勺饭。赵玉咳了两声后说话："就算我不喊，难道你晚上要留我在马车上过夜。"

"不会，你身上都臭了。"欧阳想想道："好吧，还是去客栈房间，帮你洗个澡再吃饭。"

欧阳说完，把布重新塞上。而后把赵玉一抱，脸朝自己胸膛靠住，大方的下车去。赵玉勉强看见客栈门口的四名士兵对自己这么明显的被挟持行为视而不见。赵玉非常不甘心用力踢几下腿，一脚甚至都踢在一名禁军士兵身上。但没想那士兵哼都不哼一声，招呼道："大人"

"恩"欧阳吩咐："这娘么有点烈，不好驯服。你让厨子把酒菜送到我房间来，还有洗澡水。"

士兵抱拳："是"

赵玉这才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别说这些士兵不认识自己，即使他们以前见过自己，也不敢把皇帝和欧阳抢劫的美女这两者混在一起。不仅是门口的士兵，里面的士兵和伙计、掌柜都对欧阳行为视而不见。

欧阳很顺利把赵玉扛到自己房间，这年头只要胆子大，就没有不敢干的事。欧阳把赵玉放在床上，放下帘布，而后自己出来喝口茶水。伙计还有士兵鱼贯而入，有送酒菜的，有打洗澡水的。房间内熙熙攘攘，没有人想到和他们只有一布之隔的竟然就是九五之尊的皇帝。

闲杂人等走后，欧阳叉上门，而后拿掉赵玉口中之物后问："你要不要赖皮？"

"哼"赵玉鼻子出声。她不会白痴到去叫救命，在这地方叫破喉咙都没有人理你。

"你要赖皮，那我帮你洗澡。你不赖皮，就自己洗澡，一会自己吃饭。"

"松开吧"赵玉道："再说朕即使跑出去，恐怕也只是被人看到身子而已。"

"陛下英明。"欧阳解开捆绑其手脚的布条，而后看淤血问："疼吗？"

“当然疼。”赵玉还没吃过这样的苦。

“恩，那说明神经细胞没有坏死。”欧阳帮忙揉了几下，被赵玉一把推开。

赵玉走到大洗澡桶前道：“闭上眼睛。”

“……”欧阳闭眼睛，至于吗？已经看了N次了，还娇羞。

赵玉没有趁机逃跑，而是很老实脱了衣物，把身子泡在水中。欧阳道：“一会我也要洗，你别在里面放水”

“……”赵玉险些被这话给呛死。这话是人说的吗？赵玉转头怒视欧阳。

“……”欧阳擦把冷汗：“你要实在憋不住，那就尿吧。”

“……”赵玉保证，哪天自己回去当皇帝，一定让欧阳小便失禁三天。

赵玉洗好，欧阳下水，欧阳其实不太愿意用别人的洗澡水，即使是个美女。不过这是在二楼，换洗澡水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就凑合洗洗就算是搞定。

欧阳洗澡时候赵玉也没有逃跑，而是自己在桌子前吃饭。欧阳看得出，赵玉心事很重，吃饭完全是心不在焉。于是伸手过去，在其身后按摩肩膀。欧阳按摩技术不是盖的，宋朝的按摩业并不发达。如同赵玉这样的，最多是锤腿锤背，哪有享受过欧阳这样的手段。欧阳才动几下，赵玉就闭上眼睛，头靠欧阳身上，喘息了起来。

赵玉洗澡时候，欧阳就心猿意马，见赵玉现在勾引的表现，就一抱其身子朝内室走去。

……

女人**完，希望听见男人的甜言蜜语。男人**完，希望吃点东西、抽根烟、或者是睡觉。那事干起来似乎占便宜，但是做完之后却是分外的空虚。欧阳也是男人，也是不太细心的男人，办完事后，倒头就睡。

“欧阳……”

欧阳梦中一笑，迷糊道：“宝贝，要让你男人养精蓄锐，明天才能再战知道吗？”

“是吗？”

欧阳突然感觉到脖子凉凉的，忙睁开眼睛，只见赵玉裸着身体笑mimi看着自己。她的右手拿一把匕首压在自己的咽喉上。欧阳忙道：“陛下，你醒了。”那匕首不是自己随身武器吗？

赵玉左手一拉被子问：“你觉着我们还有君臣之分吗？等我当回皇帝，我就把你悄悄囚禁在宫中。完腻了再杀掉。”

“刀枪无眼，先拿开好不好？”欧阳脖子上的血已经留出来。不用赵玉用力，只要赵玉身子一压，欧阳小命就算报销了。而后赵玉一定会因为杀害一品大臣而定罪钦犯，只要一过堂，赵玉就能恢复自己的身份。

“拿开？”赵玉摇头：“杀了你，我就能当回皇帝。”

“其实现在不是很好，你可以少当几年皇帝，多当几年女人。”欧阳道：“要再过十年，你人老珠黄时候再想收手当女人，只能花钱买男人了。”

第两百九十六章军权

“……你不怕我杀了你？”欧阳态度出乎赵玉的意料之外.

“你要杀，早动手了。”又不是拍电影,非得杀清醒的人。

“唉……“赵玉叹气把刀扔出去，而后床上一趟，看天花板而不说话。

欧阳小心道：“怎么了？要是感觉太难受，还是杀了我吧。“

“杀你？我什么时候想杀你了。”赵玉转身，用手擦去欧阳脖子上的血道：“密谋篡位，我没有杀你灭口。你逃命辽金，我没有找你算账。你和我宫中**，我也没有灭你口。你西北军道假传圣旨，我也没有怎样你……可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认为我要杀你呢？为什么从来都不当我是自己人？”

这话说得欧阳蛮愧疚的。确实，赵玉对他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但看自己就经常怀疑和隐瞒人家，比如阳平沉尸案，直接怀疑人家。欧阳转身看赵玉道：“我很抱歉，真的。不过你放心，即使我计划暴露，我也不会伤害你。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也一辈子对你好。”

经过科学研究，一辈子、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为你生为你死……诸如此类语言对小女生效果非常好，对她们有着天然的杀伤力。赵玉显然也比较满意欧阳的说法，不再说话，闭上眼睛，贴了欧阳身子睡觉。

欧阳很明白，赵玉只是不想杀他，并非是不想当回皇帝。欧阳挺感动的，最少这么看来，赵玉看自己小命还是比皇位重的。欧阳也明白，这和传统思想有一定关系。欧阳毕竟是赵玉第一也是唯一的男人，同时欧阳就更内疚了，欧阳已经和张三李四交代，万一自己要是被皇帝杀了，就让他们私下杀了皇帝。一来是保张三他们全家老小，二来是真正意义的削弱皇权。三来说，有可能自己还能带赵玉穿越到现代特区。

人家这么对自己，自己怎么还老算计人家呢？

第二天上路，欧阳就和赵玉谈论改革，充分的听取赵玉的意见，按照路程，消息马上就要传到朝廷中，东京也很快就要处在戒严状态。李纲等大臣都在等着欧阳回去商量大事。只要正式削弱皇权，确立国家统治阶级由士族、资本家两个阶级所构成。赵玉即使恢复皇帝身份，也能在宋朝的封建社会制度埋点种子。

赵玉对改革有什么意见？意见就是要保老赵家的利益。赵家传承皇位是必须的，而后是皇家的权利。比较之下，赵玉更象是在和欧阳谈判，并非是单纯的提出意见。

快到东京,欧阳面临了一个难题，把赵玉送到哪去？赵玉当然不能弄到沧州大牢。欧阳认识这么多女人中，就属赵玉对他最好。放在家里不安全，人来人往，再说赵玉毕竟是来过几次阳平，当地人可是有不少认识她的。而且阳平没有什么软禁地点，太不适合软禁皇帝。

欧阳想过把赵玉送到老家，那边是相当不错的软禁地点，不是你想跑就能跑得掉的。但是又生怕牵连到村里的人。万一赵玉真跑了，村子也跟着倒霉。

赵玉一路上都很配合，不配合也不行，所以欧阳也不敢肯定这女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欧阳一举一动赵玉都看在眼里，她也不急，欧阳送她到哪她就去哪。反正别让她逮到机会。同时她自己也在猜测欧阳怎么打算，最后实在忍不住就问欧阳：“你到底打算好没有，准备把我送到哪去？”

欧阳汗道：“还在考虑。”

“其实你可以杀了我，或者你可以把我发送到硫求、淡马锡，还可以把我舌头割了充为营ji……”

欧阳手指堵她的口道：“别这么说话。其实我在打算怎么和你过小日子，但是又要防备你会逃跑。所以这地点才不好寻找。”

“哈哈，你和我过小日子？”赵玉看马车外的风景笑问：“那梁红玉怎么办？”

“如果你愿意。”欧阳道：“我可以不再见梁红玉。”

“哦？”赵玉轻弹指甲：“见异思迁？”

“我和她的路始终不同。”欧阳道：“她的人就算是回来，她的心还在军队那边牵挂着。其实她比较适合是找个军中将领。而不是我这样吃不了苦的懒散之人。”

“要江山还是美人？”赵玉挑欧阳下巴笑道：“没想到一个女皇帝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欧阳苦笑，哪有半点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的关系。这一个月下来，赵玉要求欧阳帮她洗澡、按摩、穿衣服，甚至是喂食。这种活起初干还是快乐无穷，但对单一女性干多了也腻。欧阳正色道：“如果你真愿意当我的夫人的话，你不能那么欺负我。洗澡我可以帮你洗，按摩也可以。但是衣服自己穿，饭自己吃。”

“当夫人？想得美。”赵玉也正色道：“我可以答应你先在你家里老实的住下，但是如果有内乱的苗头，你必须让我出面。如果真能平稳过渡的话……我可以考虑嫁给你。”

“真的？”欧阳不信。

“真的。”赵玉点头道：“我可以以夫人的身份服侍你。当然，如果你再敢在外面拈花惹草下ji院，就别怪我不客气。”

这么听来似乎是真的。欧阳疑虑了小半分钟后，立刻吩咐张三带领赵玉前往阳平，展铭将来接皇帝，欧阳很放心。欧阳自己和李四去东京。

……

赵玉被刺的消息已经传开。皇家报公正客观的描述了女真人刺杀赵玉的经过，可谓是一环扣一环，凶险非常。最后那几十船冲桥的场面也被皇家报描写得如同人间地狱一般。

消息刚散布出去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事，要干点什么，捞点什么好处。等这些人醒悟过来时候，东京已经被朱达带领的东京禁军封锁。同时西北军道、永兴军路、河北军路、杭州舰队大宋四大军队的主将纷纷在皇家报上发表声明。他们只支持朝廷做出的决定，任何煽动、挑拨、起兵、闹事者一律为大宋公敌，进行讨伐。

只要兵不乱，国家就不会大乱。由于欧阳出色的军中人脉，控制住了四名大将。让东京城内一只见吵架的，不见斗殴的。不过朝廷上是打了很多次了。主要是王爷们的互相PK。

大臣们本次出奇的沉默，倒不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想法，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想法。谁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发展。还好欧阳的公文也到了，为大家制定了一个规则。

首先，必须还是赵家子孙接任皇位，至于谁接任，欧阳来再说。这一手平息了很多人的骚动，也把王爷们的视线转移到自己的兄弟身上。

其次，欧阳宣布御史台和大理寺暂时由宗泽监管，并且可以要求东京禁军协助抓捕犯事的人。

再者，欧阳支持对现任监国徐处仁还有李纲的信任，同意把制度继续实行下去。

这么一来，大家反倒看明白了，这皇帝是最没用的职位。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但是还有两个最重要问题要落实。第一个问题，谁当皇帝？第二个

问题：军权的归属。谁当皇帝，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反正在一群王爷儿子中选一个，实在不成的就大家投票选一个，女性也可以。而第二个问题就比较棘手，兵权是交给新任皇帝，还是由监国掌管，或者是朝廷掌管？

看以前的兵制，三司、枢密院等等发兵权和带兵权全部是分开的。能顺利出兵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臣子是没有出兵权利的。欧阳到东京后感觉很悲剧，没有什么人去询问赵玉怎么死的，死得有多壮烈，而是关心欧阳对兵权的看法。

朝会前一天晚上，徐处仁、苏千密会欧阳，徐处仁道：“争论最大就是兵权。有两种说法。一种监国掌发兵权，枢密院掌调兵权。比如我们要对吐蕃作战。监国发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要谁去领军？要动用什么军队去打这仗，要不要任命元帅等等。军权平分，削弱监国的兵权。”

这个有一定道路，监国毕竟不是军事专家，不会那么专业。所以他提出一个战略要求，比如要求占领吐蕃一半地盘。枢密院就要考虑要占领吐蕃一半的地盘要出多少兵力，需要消耗多少内勤，要调动什么军路。最后把使兵的权利交给合适的将领，让他来完成监国的战略需求。

“但是这种意见的反对声音很大。”徐处仁道：“王爷们全部表示反对，他们说按照皇上生前来定制。监国管理国务，皇帝管理军务。臣子也有不少表示反对，不过反对声音并不算大。主要是大家认为监国之权还是过大。在三省六部尚书安插自己人，可以说是为了政务实施。但是如果再拥有发兵权的话，如果将来有监国不愿意下台，恐怕就只能谋逆。”

“怎么会？”欧阳道：“大理寺和御史台有优先用兵权，他们就是为了监督百官朝议所设立的。宗泽现在是第一把手，他铁面无私大家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发不发兵权利可以系统规定一下。”

PS：本书已经是虾米所写几本书中最长的一本，有人猜测马上快结束了。恩，有可能是快结束了

第两百九十七章善后

第二天朝会，欧阳宣读了自己看法。首先是成立帅府，帅府有练兵之权，但无发兵之权。帅府可以向朝廷进行申请，比如增加作战单位，更换装备等等。由朝议表决是否通过。其次是设立监管军权。比如吐蕃进攻宋边，朝廷有十名大臣上表要求召开朝会，监国必须召开朝会朝议此事。一旦得到多数大臣的支持，朝廷将同意对吐蕃用兵。而这时候枢密院必须做出战略，消灭？逼和？城下之盟？而后把战略发向帅府。这时候帅府就拥有出兵权和作战权。在和兵部私下沟通后勤补给后，帅府制定战争策略，调兵遣将，最后完成对战略目标的攻击。

这么好处是第一节制了帅府的权利，后勤都控制在兵部手中，你无法擅自调动大量军马，而兵部是监国的下属。第二，杜绝了帅府和监国合作叛乱，因为没有枢密院批准审核的战略目标，帅府即使有监国的命令和兵部的后勤，调动不了下面的各路主将。主将们坐拥一地，非得到完整手续才会出兵。

如果你要造反当**者，第一你必须是监国，第二，兵部、枢密院、帅府都由你掌管。第三，最少有一路主将是你的亲信。即使是这样，你还得小心不受你管制的御史台和大理寺。他们如果发现阴谋，可以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这样一来，你还必须拥有东京禁军的支持。

如果要出兵，手续也很快。兵部后勤是监国直属，可以第一时间拿出方案。而枢密院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下命令给帅府。帅府在规定时间制定计划,由某支或者是某几支部队负责。期间战役各种可能的变化和意外，将由帅府按照朝廷需求进行统筹安排。

这个说法得到了大部分大臣的支持，但还有几名官员坚持皇权至上，认为皇帝把政权交出来，不能不经过他们的同意而剥夺军权.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礼仪廉耻大家都懂一些，皇帝刚去世，你就把人家老本全部吃光，太不厚道了点。

“这个问题简单。”欧阳笑道：“现在想当皇帝的四十几人，谁愿意放弃军权，我们就选谁当皇帝。而且子孙后代一直当皇帝。没有亡国之危，也不会有灭国之君。”

欧阳说的比大家认为还要无耻点，但确实是实话。现在是群雄争霸，大家都抢夺皇帝的位置。如果王爷们能团结，好歹也能对朝廷造成压力。可惜，王爷们只顾自己利益。那既然这样，朝廷这边就有资本了。谁愿意不统领兵权的，就可以当皇帝。话说回来，即使你想统领兵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家不选你。

按照规矩，皇帝候选人将由十名大臣保荐产生。狼多肉少，只依靠零散的大臣很难形成决议。而有了小集团的三个派别从理论上说都有保荐成为皇帝候选人的能力。但三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李纲这个老官僚，正在和欧阳唱反调，他意思还是把兵权交还给下任皇帝。

欧阳则不客气说，下任皇帝如果拥有兵权的话，大家都只是白改革一场，而且保证大家都死得很难看。没有皇帝会一直感谢臣子的保举功劳，反而会视为一种耻辱。欧阳还列举了皇家的开销，虽然宋的皇宫小，虽然没有皇帝真有三千佳丽，但是大几百人还是有的。要供奉这么多佳丽，就要数千的太监和宫女。而真正被皇帝利用的十不足一二。所以不仅不能给皇帝兵权，而且还要限制皇帝的日常花销。

李纲本要反对，欧阳则补充，省下来的钱鼓励士子，开办官学。增加士族的权益。于是李纲就不好再说反对.

所谓士族就是门第，是九品中正制的产物。而后变成了官吏的统称。士族占有巨大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对他们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品官占田荫客制’。他们不和庶族通婚，甚至不同席。

这个现象在宋初最为普遍，宋中期因为巨商的出现、官商的勾结，红顶商人的权势，还有朝廷对商的扶持政策，使得商人介于士族和庶族之间的地位。欧阳来了，推行资本进程，垄断资源，鼓励资本干涉朝政，全领域涉足等等行为，使得资本家获得和士族差不多的地位。

资本家虽然不拥有巨大的土地，但是拥有巨大的产业和大量的劳动人口。连年战争，资本得到了巨大的扩张和影响，资本阶级和士族阶级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融合。目前朝廷两者身份皆有的不在少数，拥有一种身份，而亲属拥有另外一种身份更是普遍。虽然资本家并非都是商业协会议席成员，但从情感上，他们是偏向商业协会的。

三个小派召开内部投票会议，以绝对优势的票数表示，不能还兵权给皇帝。李纲那边人同时表示，如果李纲一意孤行，他们将重新选出代表他们说话的人。

……

私下答应放弃兵权的皇族都成了候选人。要求兵权的皇族全部出局。这场面当然让很多自以为是优势血统的赵家王爷不服。其实直到现代很多人也爱说血统，看很多神话、玄幻小说影视作品，高贵的血统可以毁灭宝物，可以担负拯救人类和地球的运动。血统低贱的人，只能去牺牲，因为他们血统低贱，所以他们不能成为主角。王子一定是配公主，大家也乐意这么看。即使是血统低贱的人也乐意，这就是奴性。比如新还珠，那太监当得真是兴高采烈，主子高兴，他就高兴，观众看了也替他们高兴，他们越忠心，观众就

越喜欢。他们为主子受难，观众们就同情抹眼泪，观众就是没在他们被切**时候流点猫尿。这似乎也是一种奴性。恩……是似乎。

对欧阳来说，神马血统都是扯淡。朱达不是省油的灯，他带领东京禁军配合开封府尹缉拿了十几名皇室成员。宋朝王爷不是诸侯，他们只有家丁而没有兵丁，哪能和国家机器对抗。就连东京老百姓都知道，大宋要变天了。

经过选举，一个四岁的王爷世子终于当选了皇帝，入住到皇宫之中。徐处仁请圣旨后大赦天下。由于一直没有找到赵玉的尸体，国葬也无法举行。欧阳心里很清楚，即使举行了国葬，只要赵玉出来招呼一声，几路兵权全被她收了回去。不过能做成这样，欧阳也算是满意，现在只剩下收尾。

所谓收尾就是责任人，完颜宗弼是幕后黑手，这是可以确定，但是帮凶是谁？为什么皇帝会被袭击？为什么拔离速能混到皇帝身边？经过河北军路的调查，这事和郭药师脱不了关系。

郭药师心有异心，其归降后不着宋服而穿辽装，这是其一。当时扶余县最高长官就是他，也就是他检验了拔离速的身份，也就是他当主官期间，不少女真人混进扶余。而他实际本应该在扶余的两万常胜军，只到一万，其余一万有部分在军机处，有部分去宋内地做生意，还有部分承包了宋商的工程，有明显的渎职行为，而且是在皇上来女真期间渎职，不禁让人联想其中是否有必然的关系。

于是，童贯、郭药师、完颜宗弼三人及其亲随，全部被大理寺锁拿到京进行调查。这个调查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不仅关系到他们三人的生死和前途，也关系到保护赵玉的内卫、东京禁军、河北军路，甚至是欧阳的前途。朝廷初定，民间稳定，军队安定，自然是要开始追究责任。这个传统流传了很久，最可笑的是，一出事故，不先调查原因，先免职再说。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早就知道那些被免职的干了什么勾当。

这次是N堂会审，皇帝派出的内侍听堂，刑部、兵部、大内、大理寺、御史台、中书省都非常重视这次审判。而其中最关键就是完颜宗弼的供词。

完颜宗弼心情很不错，虽然他不肯定发生什么事情，但看宋人这般大阵仗，显然是发生了大事。不过第一天过堂，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主审是欧阳。他从欧阳的眼神中看出，其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欣赏。而后听大堂上面官员一说话才明白，自己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女真人灭族之灾，而且没有制造宋内的内乱。最糟糕是造成了宋内制度的改变，这大出他的本意。

这么一来,完颜宗弼就打算拉欧阳下水，他一口咬定是欧阳让他画押诬陷郭药师。欧阳笑mimi一挥手：“早知此人刁滑，没想反诬上本相。蛮夷之人，不给点颜色看看，真以为这时间只有死最可怕。来人，大刑侍候。”

陪审的官员也根本不相信完颜宗弼的实话，欧阳要杀赵玉，那成功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欧阳和郭药师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借完颜宗弼来诬陷呢？你完颜宗弼为什么会听欧阳的呢？

最主要完颜宗弼不知道，欧阳没有什么争权之心，这点就能排除他一万个疑点。

第三百章收工

半个时辰，完颜宗弼上完三道大刑，拉回刑堂，各位陪审刚用完点心。欧阳打嗝后拍惊堂木：“你招还是不招？”意思大家都明白，你再不说谎，又要被上刑。

完颜宗弼是条汉子，也是个不怕死的人。但是从来没有被刑逼的经验，那生不如死的感觉让他也有所恐惧。他本身聪明，知道自己即使死扛，也根本拉不下欧阳。于是他招了。

接着是郭药师，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欧阳就问了：“为什么你的常胜军穿辽服？是不忘契丹，还是图谋起兵？”

郭药师回答：“个人喜好而已。”

“哈哈”一个大臣笑道：“大宋禁军，你个人喜好？说，为什么？”

郭药师苦笑：“真是个人喜好。”

几人同声道：“拉下去，大刑侍候。”

开封府尹道：“各位大人，要不来一道杭州龙井？”

“好。”大家点头。

……

半个时辰后，郭药师被拉了回来，他坚决否认自己勾结完颜宗弼。虽然欧阳耐心和他说：你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何必活受罪呢？郭药师就是坚决不招。

于是他又被拉下去用刑。折腾到下午，郭药师还是扛住。欧阳去用刑地方转一圈，拿了张有郭药师手印的画押回来。接着宣童贯。至于郭药师，既然不愿意选舒服的死法，只能是被折磨而死。

对童贯大家还是比较客气，赐了位置。但童贯一进来就称自己是罪臣。说自己私心驱使，做了包容郭药师在内不该做的事情。他很聪明，他知道有不少人知道赵玉因为郭药师一事写信呵斥他的事。所以干脆就认了下来。当然，他不是认谋逆之罪，而是认娇惯郭药师的罪名。

和聪明人打交道，大家都开心。一个大案，一天时间就搞定。大理寺整理之后，将发稿给皇家报，让皇家报报道堂审经过。

……

接下来的日子还是国家大事，军权的移交。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岳飞、韩世忠是支持兵权交皇帝的说法。朝廷和各将领在原辽锦州会面，这场谈判非常艰难。岳韩两人同意在非常时期约束禁军，暂时听监国调遣，但是也坚持始终要还权于皇。相比之下，张俊和刘锜就简单得多，他们不过问政治，他们同意朝廷为军队主导。最后在谈判后，朝廷解除岳飞、韩世忠的职务。

调韩世忠到东京担任太尉，调岳飞到军机处，接任童贯职务。两人留下的领导空缺将由吴玠和梁红玉接任。

这场谈判持续了三个月才结束，不过总算是平稳过渡，欧阳非常感谢两名将军明事理。韩将军则是回答，大势所趋，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将很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人利用，挑起内战。

而欧阳和接任杭州舰队主将梁红玉一会，却是尴尬的。梁红玉事业一片光明，其有大功大宋和杭州舰队。但是就因为这样，距离回归当妻子的承诺却是越来越远。

在锦州，欧阳拒绝了其委婉**的要求，转而在海边约会。欧阳很直接道：“你还是专心当你的将军吧？”

梁红玉问：“什么意思？”

“回东京再处理一些琐事后，我就要告假在家，不再管朝廷的事。”欧阳道：“我希望有个红颜知己陪我渡过下半辈子。”

“……”梁红玉问：“你有别的女人了？”

“……”欧阳沉思一会后道：“是的。”

“是你说，有得必有失。”梁红玉道：“太上皇女子之身，十多年独居宫内，才使得大宋繁荣昌盛。你如果不散尽家财，现在恐怕也有千万身家。”赵玉尸体没找到，晋升太上皇帝。

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四海分。这对小情侣终于因为各种原因，在海边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地面和地下的恋情。两人友好握手后，欧阳点头，而后独自离开，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长时间和未来无休止的等待，都是导致欧阳对赵玉下黑手的原因，欧阳下黑手的时候同等于放弃了再和梁红玉修好的机会，两人正式离婚。

第二天，欧阳离开了锦州回东京。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欧阳到了东京就递上了请假条。徐处仁等哪不知道欧阳的性格，看朝局、政局、民间基本已经稳定，于是就批了欧阳的有薪假期，等于把右相的职位长期空缺。等有需要，或者是欧阳认为有必要时候，欧阳会回到这个位置上来。最少在二十年内，欧阳的影响力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减弱。

欧阳离开东京时候，西北军、永兴军更名后正式成为边军，驻扎在东北和西北。河北军路将回收到河北，策应四方。同时从三军路抽调将领和士兵组成新的西北军路，新西北军路负责原西北军路和永兴军路的管辖区。也将是主要对吐蕃作战的力量。

因为岳飞率领的军机处，正在研究对吐蕃作战的可能性，大宋似乎不太适应没有战争的年代。

……

欧阳回到了阳平的家，已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游泳池边，金娘正在看报纸，赵玉在水游泳。金娘见了欧阳，很识趣的告退离开。赵玉躺在水面上道：“朕看报纸推算，你昨天就应该到的。”经过锻炼，她很快掌握了游泳的诀窍。

“上谷堵车。”欧阳拿椅子坐在泳池边道：“我已经把事情处理好了，你这个皇帝满意不满意？”这别墅除了金娘之外，只有刘惠兰、展铭、欧平还有张三他们能进出。仆役已经全部遣退。

赵玉上来，由前到后一甩头发道：“这一年来，我最少有一百个机会离开这里，你知道为什么不离开吗？”

“不知道。”欧阳摇头，不是一百次，而是零次。赵玉毕竟对欧阳江湖手段还不熟悉。这边附近的四座别墅已经被欧阳全部购买，住在里面都是欧阳在阳平的死忠。赵玉只要一离开别墅，就会遭到逮捕。但既然没被发现，欧阳自然也不会说。

赵玉拿了椅子坐欧阳对面，脚架在欧阳身上道：“因为我想好好欺负你。”

“不对，你得和我去趟老家，登记一下成为我的原配，而后就是我欺负你。”

“哈，谁说嫁给你？”赵玉不屑道：“想得美。”

欧阳苦笑问：“那你娶我好不好拉？”

“恩，这倒是可以考虑下。”赵玉道：“那朕就勉强封你为朕的面首，今晚侍寝。表现得好，朕重重有赏。”

“何必要今晚呢？”欧阳抓赵玉脚问：“不如就现在面试，看我合格不合格。”

“去去算你合格了。”赵玉问：“我倒是想问问你，这大宋被这么折腾，会变成什么样？”

“实话和你说，本来按照规则，宋这时候已经被金灭了一半。最少现在我们没被灭不说，还扩展了疆土。”欧阳道：“将来怎样，就让将来人操心去。”

“按照规则？”赵玉问：“你怎么知道的？”

“想知道？”欧阳问。

“恩”赵玉点头：“想知道。”

“你晚上要把我侍候舒服了，我就告诉你。”

……

原代有才人出，由于陈规这个杂科进士的功劳和政治的扶持，大宋开始重视杂科。民间的手艺也被整理成册，进行规范的教学。在阳平大学还成立了科学研究部，陈规就是其老大。他立志研究杂科，把杂科应用到人们生活之。

资本扩张，资本家的投资充斥到各种领域。欧阳离开后，资本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垄断的现象被打破。虽然引发了大宋第三次经济危机，但是却提高了小资产阶级的生存能力。

法律的健全，虽然还是没有出台宪法，但是朝议法已经出台，其对皇权和监国等权利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副作用是，讼师的需求加大。

士族的流失，由于士族之前都是采取雇佣农民劳动制度，传统的管理方法收益慢，见效慢。于是士族们就成立了农业管理公司。由公司统一对土地进行管理和耕种。操的心少了，钱赚得多了。国家货币慢慢代替固定资产成为衡量身份标准。

启蒙识字的普及，宋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也带动了凭业的产生。要从政，就参加科举。要从商，就去念大学。同时儒家道德并没有丢弃，尊老爱

幼、信义等仍旧是约束人日常行为和制度，也是制定律法参考的标准。所以并没有出现当今社会，为保护罪犯权益，而导致平民遭受伤害的荒唐律法。

国防的强大，本着兵不战则危的精神，每几年，大宋就要对外进行一定规模的侵略战争。在禁军成为陆地霸主的时候，杭州舰队更是海上的王者，大宋的军事实力和军事制度，让地球所有国家畏惧。

这么多年，欧阳其实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将宋朝强大的生产力成功转变成宋朝的综合实力。

……

“你是一千年后的衙役？”赵玉问。

“恩……准确说是衙役的小头目。”欧阳回答。

“一千年后？”

“应该是吧。”欧阳掐指头。

“你当你家夫人是白痴？”

“好吧，其实是我夜梦巫山美女，风雨之后，她告诉我，宋将被金灭亡。”

“哼非逼你才说实话。就象你说的，精神出轨也是不容许的，晚上罚你交双倍公粮。”

“夫人，你有身孕，我们要克制要忍耐。”

“我们先说好了，你要敢在外面乱来，别怪我不客气。”

“是，陛下。咱们还是先用膳吧。”欧阳道：“今天是老母鸡……”

“呕……”赵玉吐一口酸水出来：“我已经吃了四个月的老母鸡。”

“为了下一代”

“前些天梁红玉来东京，有没来找你？”

“绝对没有”

“恩，用膳吧。”

“报”张三打扰两人：“大人，你要找的朱熹已经找到。”

“编个理由，把他九族送去地海。”

“是”张三离开。

赵玉就纳闷：“你为什么和一个没见过面的人有这么的仇怨？”

欧阳反问：“我说了，你会信吗？”

“不会”

“那不就结了。”

华夏能发展成怎样？谁也不知道。但最少能免除了两次半外族接近毁灭的侵略。欧阳也不知道因为蝴蝶效应，世界会变成怎样。但该做的事都做了，即使将来华民族无法屹立世界民族之巅，那也是后人的过错。

（全书完）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选书网—http://Www.xuanshu.Com